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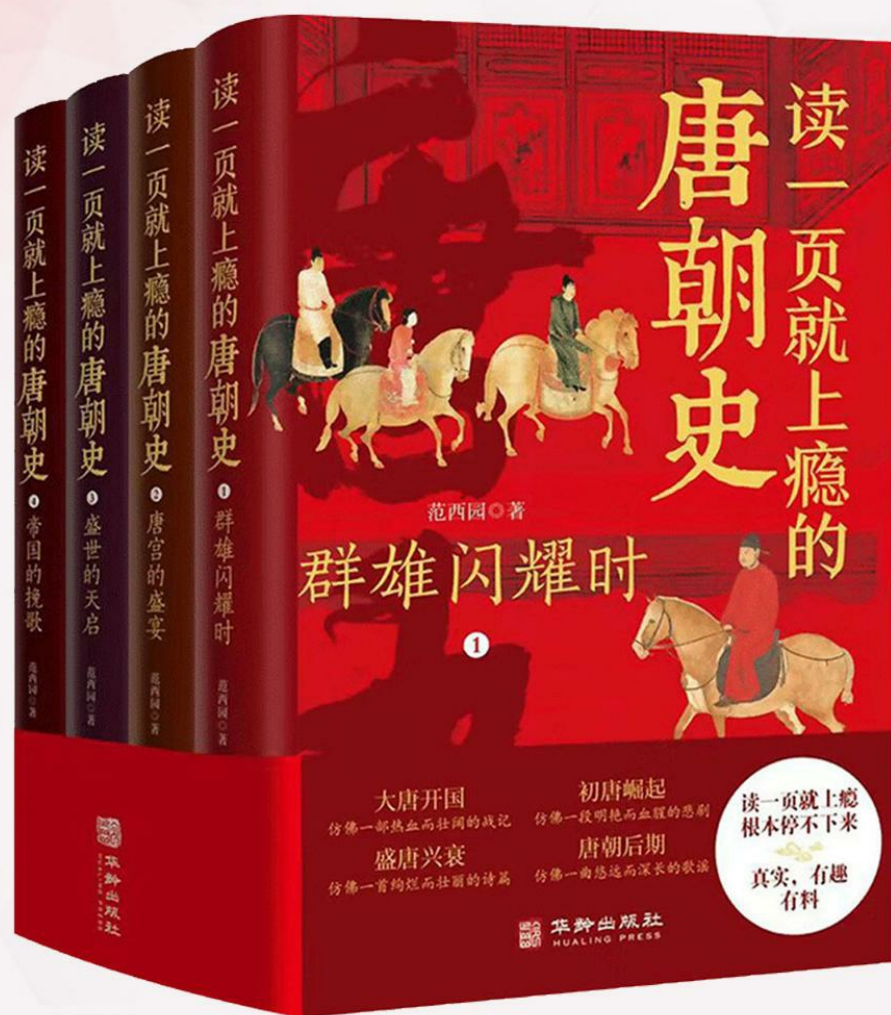
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

(全4册)



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

(全4册)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全4册）

作者：范西园

出版社：华龄出版社·天中未来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ISBN：9787516924402

字数：944千字

唐朝史

读一页就上瘾的

1

范西园◎著

群星闪耀时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自序

人间一股英雄气

撰写这部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夜晚。

在每个夜里，房间里听不到喧嚣，只有偶尔的汽笛长鸣，窗外的上海外滩从华灯初上，到霓虹漫天，高楼景观灯带耀眼如白昼，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你而亮，又仿佛外面的繁华都已将你抛弃。江对岸陆家嘴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里，夜晚的灯光如繁星一般璀璨。也许每一点灯光之下，都有一群赶工中的上班族，和此处灯光下的我一样，都为着一些可能并不那么伟大的事情忙碌着。

这或许就是现代社会的群像，我们都是这个精密的社会机器的一部分，只要还身处其中，就不得不持续完成自己手上那些标准化、程式化的工作，不断地消耗自己。这个庞大机器需要我们，却不独缺我们一个，毕竟零件损坏折旧了，还会有更新、更好、待机更持久的零件可以替换。

当我们习惯于平凡，那伟大就显得弥足珍贵。

所以，我想要写这样一本书，站在如今来回望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看看那些历史人物为何称为英雄，以及如何成为英雄。

办公桌前还有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它与本书一样，都是写了关于英雄的故事。

在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里，大体上是很少再需要英雄了，每个人只要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那社会便能顺畅运转，经济便能繁荣发展。但是，我们却又热爱那些英雄的故事，电影大片、快餐电视上热播的，也都是聚光灯下高光人物的精彩情节，毕竟自己的生活原本就够无聊的了，谁也不会乐意花时间去再看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故事。

关于本书，其实就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最后所说的那样——我写下了一代人的悲剧。我丝毫不想掩饰他们的缺陷和德行、沉沉的忧伤、莫名其妙的自负、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为完成非凡的使命在极为沉重的负荷下的辛劳。但是，无论他们的缺点如何难以弥补，无论他们的结局注定如何悲剧，他们都是那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是历史舞台上的耀眼群星。

年轻时，我曾觉得，那些最终失败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头脑发昏、两眼一黑，而作出了愚蠢的决定。可是后来我才渐渐意识到，不是历史人物太傻，而是我太年轻。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一直以上帝视角批驳古人，站那么高不冷吗？但凡在历史上留下过自己名字的，都不是简单的小人物，必有过人之能，否则便无法在惜字如金的史官笔下留下只言片语。

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如今已经难以再现的传奇。

你将看到，有人为宏图伟业做好了一切准备，却意外地中道崩殂，甚至没有机会留下遗言，来与这个世界告别。

有的人只是因为一个意外而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却奇迹般地挽狂澜于既倒，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就无数文治武功，但唯独没能如愿以偿地得到那个他最想要的东西。

有的人想要对抗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却最终粉身碎骨。

有的人借着历史潮流腾身而起，却还是被后浪拍死在了沙滩上。

有的人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想要用手中掌握的权柄立下不世的功业，最终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懦弱的人，懦弱到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以至于颓唐地过完了人生最后的时刻。

有的人仿佛生来就是上帝的宠儿，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到最后却发现自己人生无法逾越的高山，其实从自己出生开始，就高不可及地耸立在了眼前。

有的人走对了每一步，但还是逃不脱失败。

有的人不接受自己错误的人生，最后决然改变命运。

有的人在乱世的激流中退隐田园，却不甘于这样平凡地度过一生，最终重新踏入战场，再次叱咤风云，然后以惨烈的姿态陨落。

还有的人身怀不世之材，却几十年埋没于偏僻之地，所幸得遇知音，提三尺剑，扫平半片寰宇，立下盖世功勋。

我虽不相信什么人世的宿命，但在史书的字里行间流连时，也不免惊叹，究竟是怎样的手笔，才能打造出这样的一段史诗。历史往往比小说精彩，更跌宕起伏，因为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为这些人的命运编剧的，是冥冥之中的那只如椽巨手。

更可叹的是，在历史的广阔时空维度下，这些英雄如流星般划破长空，只是转瞬之间一闪而过。不变的，只有滚滚东去的江水，流淌几千年，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居民，最终化为我们儿时关于家门前一条大河波浪宽的记忆，出现在我们人生中某个夜晚的阑珊长梦里。

历史的天空中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范西园

2023年1月于上海

第一章

豪杰应运业方兴

——小小武川镇走出的英雄们

有个相面师来到武川镇，然后他疯了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因果与草蛇灰线。谁能想到，我们的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唐历史，得从近百年前长城旁的一个小小边镇说起。

武川镇，位于北魏帝国的边塞，这里水草丰美，自古以来都是饮马放牧、休闲娱乐、屯兵的名胜所在。自鲜卑族的拓跋氏入主中原以来，武川镇作为北魏在边塞设立的六个军镇之一，始终防备着北方柔然的入侵，保卫着帝国北方的安全。

相传有一天，一个水平极高、精通相面的术士来到了武川镇。此时的武川镇就像一个贫穷破旧的大军营，聚集着鲜卑人、汉人、敕勒人等胡汉各族在此卫戍的大头兵。和中原内地的大城市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这位术士走在城中的大街上，忽见一人，天庭中正，一张脸又宽又平，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富大贵之相啊！于是，他赶紧走上前，想去攀谈一番。冷不防旁边一个嬉笑打闹的孩子和这术士撞了个满怀。术士正想呵斥这个孩子几句，他突然惊奇地发现，这孩子额头隆起，虎口大目，不但是如假包换的公侯之相，按照相面术上的，还隐隐有着一股天子之气！

“奴奴，走路小心点儿。”旁边一个年长些的青年说道。术士定睛一看，这青年面额光滑，剑眉星目，印堂高挺，端的也是将封侯拜相，所生子女也将贵不可言。

术士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武川镇这座并不大的简陋城池里穿行了许久，震惊地发现，以他所识所学的相面术，在这小小的武川镇里，人人都是非富即贵的面相，有些人更是骨骼清奇，一派王者面貌。

但是……这天下怎么可能会人人都非富即贵呢？更何况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此时都是衣衫褴褛，只是一些寻常的贩夫走卒罢了。这些普通人怎么可能全都飞黄腾达？种种疑惑和惊奇，让他开始怀疑起了人生。术士自小就开始学习，并且一直引以为傲的相面之术竟然如此经不起推敲，那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

面对眼前的景象，术士的精神大厦崩塌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后来他去了哪里，只是偶尔有人提起，这个术士之后疯疯癫癫的。他又路过了武川镇隔壁的怀朔镇……发现那里又是一帮大富大贵之人，然后他彻底疯了，就在敕勒川、阴山下放牧牛羊，终老此生……

这只是姑妄听之的一个故事，但是，那些日后从武川镇走出来的豪杰，此刻确实只是在破旧的平房间游荡的普通人而已。我们看一看这些名字吧，现在也许你不认识他们，但等到三十年之后，整个九州大地将响彻他们的威名：

那个叫奴奴的孩子，大名叫作杨忠，三十年后，加封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留郡开国公。

那个年长一些的青年，名叫独孤信，字期弥头，三十年后，加封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马、河内郡开国公。

还有自小在武川长大的虎子，大名叫作李虎，三十年后，加封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

那个小名叫黑獭的武川少年，名叫宇文泰，三十年后，加封太师、柱国大将军、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安定郡开国公。

武川人赵贵，三十年后，加封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寇、南阳郡开国公。

这些从武川镇走出来的人，搅动起了天下大势。这些人的后代，也将在此后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历史风云中的核心。

武川子弟，一路向西

他们当中的领袖，就是贺拔岳。贺拔岳家自爷爷辈开始，就被北魏政府选为边防军，移居到了武川镇，担任本镇的军头。如果没有意外，他会像祖辈、父辈一样，在边疆从军头慢慢地积攒军功，升为军将，直到老死，一辈子活在这片边疆草原上。

然而，轰轰烈烈的六镇起义爆发了。

六镇，是北魏设在帝国北疆防备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边防重镇。北魏由鲜卑人拓跋氏建立，老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从北魏孝文帝开始，一场汉化革新就在进行着。国家统一采取先进的汉人礼乐制度，鲜卑人全面学习汉人的生活方式，把国都从长城旁的平城迁到了著名的古都洛阳，甚至作为皇帝的拓跋家把自己的姓也改了，按照汉人文化改成了元氏。

就这样，南方的鲜卑贵族们轰轰烈烈地汉化，学着汉人的礼仪文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吃香的喝辣的。但是，剩下的一些将士，还在六镇的边塞上忍受着北纬40度线上的凛冽西北风，整天面对的只有牛羊、大头兵以及对面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关键是朝廷仿佛忘记了要改善这些老亲戚们的生活似的，每每遇到饥荒、战乱，朝廷给的补给都是杯水车薪，只能靠着六镇将士们自己去解决。以至于到了北魏末年，六镇将士们的生活水平简直还比不上洛阳城里的一个乞丐。

贺拔岳和他在武川镇的部下们，就是面对着这样的现状。

矛盾和怨恨积聚到一定程度，势必是要爆发的。而且，积蓄得越多，爆发得就越厉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震惊中外、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六镇起义爆发了，随之蔓延到了北魏全境，演变成全国的大动乱。贺拔岳一家是世代驻守的军人，也投入到这场暴乱与平叛的战争中。他和父兄转战各地，甚至一度被叛军俘虏，父亲后来也在平定铁勒人的战役中战死。但贺拔岳发挥了自己超强的军事能力，和兄长贺拔胜辗转投靠了正在崛起的权臣尔朱荣，成为其麾下举足轻重的干将，跟随尔朱荣最终平定了六镇起义。利用当年在武川镇的号召力，贺拔岳聚集起了一大批来自武川、流离在各地的乡里故旧，比如李虎、宇文泰、赵贵就是在这时投靠了他。

此时的武川镇乡亲们怎么样了呢？

一个字，惨；两个字，太惨。

其实，武川人大多数是生活在农牧混合地带的朴实百姓，虽然他们来自各个地方，祖上来到武川，也有着被迫或者不被迫的原因，但是面对这场巨大的动乱，他们只是随着时代的滔天巨浪而动，如浮萍一般摇摆无助。他们有的因为战乱而逃离家乡，四处流浪；有的四处投奔，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有的则跟随着起义者到处迁移，最终被官军击垮，而被迁移到晋阳，像囚犯一样被严密地看管起来。就在这些武川乡亲最为彷徨无助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同样来自武川，身世、名望无不显赫的贺拔岳的召唤：

来吧！到西边去！

贺拔岳为什么要到西边去呢？原来，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尔朱荣击败北伐的陈庆之，从南梁那里收复了国都洛阳，关东地区的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

这里解释一下，关东指的是潼关、函谷关以东，也就是黄河三门峡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通常的地理划分方式。我们这一本书里，这个概念也将经常出现。

话说尔朱荣平定了关东，关西地区却仍然被叛乱影响，匈奴人万俟丑奴占据关中，自称天子，整个关西地区陷入骚动。尔朱荣此时也立下了一个小目标：先干了这个万俟丑奴。

行动力强的尔朱荣立刻组建起了讨伐小组：尔朱荣的堂侄尔朱天光为主将（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贺拔岳为副将（持节，假卫将军、左大都督），一同做副将的还有后面将会再出现的另一个武川人：侯莫陈悦（右大都督）。尔朱荣想必是非常相信这个小组的能力了，因此大笔一挥，配给他们的兵力为一千人。

是的，只有一千人。而且，这一千兵分别由这三位大佬统领，平均每人带着三百多大头兵。然而，他们要面对的是拥众数万的万俟丑奴啊！不过，好在贺拔岳也拥有了“持节”的权力，可以自行招募兵马。那么，贺拔岳可以从哪里招募兵马呢？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他最信任的武川“老铁”们。于是，就有了刚才这一幕：贺拔岳来到了晋阳，在武川豪杰们那里振臂一呼，到西边去！

是的，此番西去，强敌环伺，生死未卜，但若留在此处，又会好一些吗？对武川的乡亲们来说，还有比现在的处境更差的吗？

于是，这批被当时称作“豪强”（当地大族出身的良家子弟）的武川人，纷纷加入了贺拔岳的队伍，比如寇洛、赵贵等。一时间，又有数百人加入了这支规模尚小的西征军。那个时候，估计不太会有人能确定，这些武川人是否真的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在贺拔岳强大的能力和威望之下，尔朱天光这个主将也习惯于听从贺拔岳的意见。在贺拔岳的谋划指挥下，不足两千人的西征军进入潼关，在渭河边首战告捷，顺利进入长安。然后贺拔岳亲率八百骑兵，在岐州击败了叛军步骑两万人，收罗叛军部众，实力顿时增强。一路出色发挥，贺拔岳终于生擒万俟丑奴，把他放进槛车，送往洛阳。贺拔岳又与尔朱天光合兵水洛城，击破叛军剩余主力，至此关中、陇西各个州县纷纷归顺。一年时间里，他们基本稳定住了关中局势。

关中，自此成为武川豪强们的第二故乡。后世所称的“关陇集团”，也就从贺拔岳带领武川军人平定关中为起点，开始了他们通往星辰大海的征程。

但是，此时，一个噩耗从洛阳传来：领袖尔朱荣被北魏皇帝元子攸击杀了。

这消息令人错愕，但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原因就是，元子攸受不了了。原来尔朱荣身负平定关东的威望，以来自六镇的军人为辅翼，控制了北魏朝廷，有了一连串的头衔，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使持节、侍中、都督河北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大丞相、太师、领左右兼录尚书、北道大行台、太原王。这个“天柱大将军”的称号，意思就是像洛阳附近的天柱山一样支撑住了整个帝国。随着尔朱荣的骄横与日俱增，元子攸的忍耐度则与日俱减，终于到了元子攸和近臣们决定玉石俱焚的时候了。这天，尔朱荣又一次来到明光殿面见皇

帝，只见皇帝坐于殿上。尔朱荣微微感到气氛有异，早已埋伏在两侧的刀斧手立刻围住了尔朱荣一行。尔朱荣惊觉不妙，做了那个时候最正确的决定：擒贼先擒王，径直上殿，挟制住端坐的皇帝。正要抓住皇帝的时候，皇帝却抽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刀，利刃穿过了尔朱荣的心脏。

一代枭雄尔朱荣就此殒命。

其实，被架空的皇帝要对付手握大权的权臣，直接刺杀的方式是最无奈的做法，也是最不值得推荐的做法。因为权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权臣掌握权力的背后，是他通过恩威并施，以个人关系或者血缘、部属等各种方式维系起来的庞大权力网络。仅仅去除这个权力网络的端点，也就是杀掉权臣，将会引发一连串的“蝴蝶效应”。而在尔朱荣这里，就意味着局面的彻底失控。

尔朱荣被杀后，尔朱家族开始了愤怒的反扑。元子攸终于玩火失败，不久就被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劫走，缢杀在了晋阳城的一座寺庙里。此时，距离元子攸杀尔朱荣才不过三个月，谥号为孝庄，史称“孝庄帝”。

重新安定下来的关东局势再一次失控了，中原大地形成了以尔朱家族和以高欢为代表的怀朔镇军将这两股力量的对峙。关中的尔朱天光也受到了尔朱家族的召唤，在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十二月，也就是孝庄帝被杀的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率部出关，加入了中原的战局。

北魏末年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人物高欢，就在这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他来自距武川镇不远处的另一个军镇——怀朔镇。自此，怀朔与武川的恩怨，将延绵长达近百年之久。这时的高欢，面对四面八方的尔朱家族势力，以少胜多，在韩陵之战中击败了尔朱氏的十万联军。尔朱天光也在此战中被俘，不久被拉到洛阳城大街上枭首示众，告别在了历史长河里。最终，高欢逐一攻破了中原各处的尔朱氏势力，迎立了当年杰出帝王孝文帝的孙子元修为帝，成为关东新的霸主。

而此时的贺拔岳在干什么呢？当初，尔朱天光要出关征讨高欢时，要求贺拔岳留守关中，另一个副将侯莫陈悦跟随他一同出征。贺拔岳这边一合计，觉得尔朱氏就像一盘散沙，估计就是秋后的蚂蚱，扑腾不了多久了，那我们一大伙人可不能跟着尔朱氏陪葬啊，还是要为了武川来的这一大家子考虑。所以，他和右大都督侯莫陈悦做了一番深入交流，两边联合起来，一道占据了长安，控制了整个关中，并将尔朱氏的势力送回了关东。

等到高欢控制了皇帝元修，稳定了关东局面后，也就承认了这一事实，并以北魏朝廷的名义任命贺拔岳为“开府、兼仆射、大行台、雍州刺史”。这个任命，就意味着贺拔岳是名正言顺的关中统治者了。为什么呢？原因就在这里的“大行台”职位上。大行台，就相当于临时在朝廷之外的地方设立的行政机构，可以代表朝廷发布命令。贺拔岳担任了大行台，就有了管理关中各地方的橡皮图章。接下来，贺拔岳就补充兵员、任免地方官，渐渐开始了在关中地区的管理。

这时候，明眼人一看，发现问题了——如今的北魏故土，已经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一边是高欢控制下的关东，一边是贺拔岳等人控制下的关中。此外，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此时统领着南方的荆州一带，与贺拔岳领土相连，同样也是一股强大的武川镇势力。前面提到的武川人独孤信、小名叫“奴奴”的杨忠，此时就是贺拔岳麾下的干将。这样算起来，贺

拔岳兄弟的“武川集团”，已经可以和高欢的“怀朔集团”分庭抗礼了。

皇帝元修也是这么想的。

在苦于高欢弄权的皇帝元修眼里，贺拔岳无异于一根救命稻草。孝庄帝的覆辙在前，元修不敢再来一次对高欢的斩首行动了。他的策略就是，游走在东西两大势力之间，借助贺拔岳来对抗高欢，来一个“驱虎吞狼”。永熙二年（公元533年），贺拔岳等人平定关中的两年后，皇帝再次加封贺拔岳为“都督二雍二华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宁泾二十州诸军事、大都督”，不仅是关中地区，还把连同南方的巴蜀地区的二十个州全打包封给贺拔岳了。当然，此时的巴蜀地区还在南朝梁国的控制下，要得到巴蜀，得贺拔岳自己去取。但送礼谁也不会嫌多，这包可打得真好！不仅如此，一起送来贺拔岳这里的，还有宦官悄悄塞进来的一封信，信是皇帝刺破心血，亲自写的血书，密令贺拔岳除掉高欢。

得到“令箭”的贺拔岳，把这支“令箭”进行了充分的利用。他以朝廷的名义，纠合管辖范围内的各个势力，像关西的铁勒、万俟等部族，还有秦州、南秦州、河州、渭州等州郡，都来到平凉会盟。贺拔岳的威望与朝廷诏令之下，这些势力纷纷前来归附。

唯独只有灵州刺史曹泥依附高欢，拒绝了贺拔岳的征召。

曹泥如此大胆，还不得狠狠地讨伐？所以，下一步，贺拔岳就准备开始讨伐灵州了。为此他还招来了以前的同僚，如今也加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的侯莫陈悦，请他一起来高平会合，讨伐曹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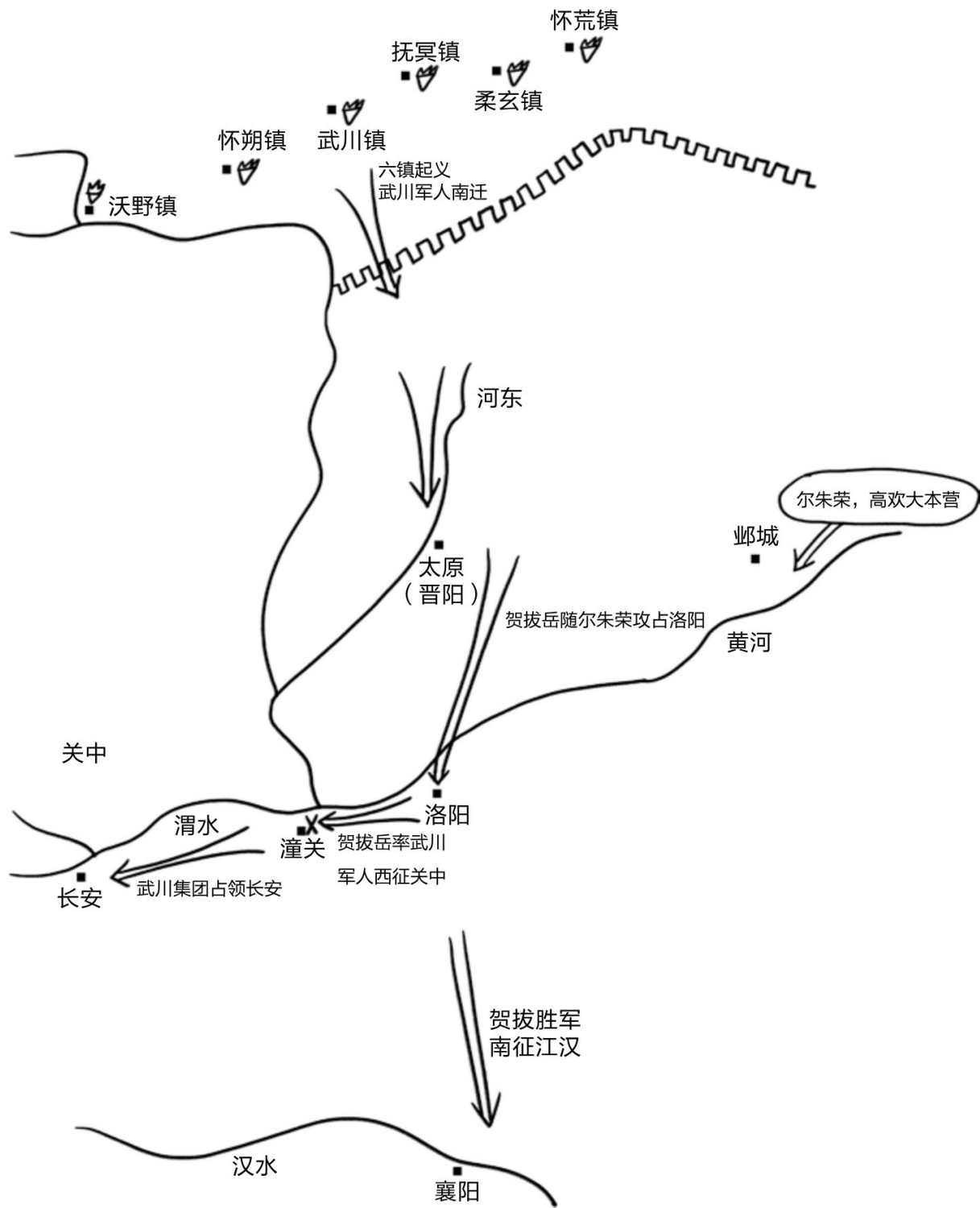
其实小小的灵州，靠贺拔岳自己的势力，灭了曹泥完全没有问题。之所以请侯莫陈悦一同讨伐，也是想要试探侯莫陈悦的动向。毕竟他与贺拔岳原本地位相当，如今贺拔岳是侯莫陈悦名义上的上司，相互关系就比较微妙了。

侯莫陈悦还是率军来到了高平，这让贺拔岳感到欣慰。来到高平会合后，侯莫陈悦丝毫没有有什么思想包袱，对贺拔岳这个名义上级毕恭毕敬，十分客气，还数次邀请贺拔岳去他的营帐宴饮。考虑到要更好地团结关中力量为自己所用，虽然他的长史雷绍提出反对意见，贺拔岳还是决定赴宴。

宴饮进行得很顺利，最终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奋进的大会，贺拔岳和侯莫陈悦都醉了，相互说了一些肝胆相照的话。其他人认为这样的聚会应该好好聚、多多聚，更好地联络双方感情。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贺拔岳和侯莫陈悦相互邀请赴宴。约定好征讨曹泥的日子到了，双方一起出发，约好到河曲会合。贺拔岳军到了河曲，侯莫陈悦已经在此等候了。侯莫陈悦又邀请了贺拔岳去营中聚会。贺拔岳来到侯莫陈悦大帐，两人商量了接下来的进军路线和进攻计划。当然，喝酒是最重要的。这时，侯莫陈悦提出自己的肚子有些不舒服，站起身来去了后帐。侯莫陈悦的女婿元洪景留在了大帐里。贺拔岳刚想说些什么，忽见得元洪景一跃而起，拔刀斩向了自己。

刀光剑影，人头落地，一代雄主贺拔岳就此遇害。



武川军人行动路线图

敢问陛下为何造反

贺拔岳至死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害了他。

一切的阴谋，发源自千里之外的邺城。高欢，现任北魏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策划了这一场惊天大案。

高欢本是一个破落家庭的鲜卑化汉人子弟，六镇起义时，他只是怀朔镇的一个普通卫兵，凭借着种种机缘，借着六镇动乱的浪潮勇攀权力高峰，最终成功上位，成为尔朱荣的心腹重臣。在他的手下，聚集了一大批来自怀朔镇的乡亲子弟，这样一个“怀朔集团”，也成为高欢后来把持国政的基本盘。

尔朱荣死后，高欢控制了新皇帝元修，并成为皇帝的岳父。他像当年的曹操那样将自己的霸府设在了邺城，留下皇帝的小朝廷在洛阳，实权都归于高欢的霸府。而与“怀朔集团”对立的“武川集团”，则成为高欢的下一个目标。

小皇帝元修不就是搞了一个“驱虎吞狼”之计嘛，得给小皇帝点儿颜色瞧瞧，好让小皇帝知道高欢才是玩阴谋的鼻祖。

你小皇帝的这个“驱虎吞狼”是母的，我高欢的这个“驱虎吞狼”是公的，要厉害一百倍！

当贺拔岳召集关西诸将会盟的时候，高欢的使者翟嵩来到了关中，游走在贺拔岳与侯莫陈悦之间。他利用侯莫陈悦看见贺拔岳光鲜亮丽时的酸葡萄心理，成功挑起了侯莫陈悦心中的魔鬼。他告诉侯莫陈悦，要是干掉了贺拔岳，他空出的位子就由侯莫陈家的人来坐。侯莫陈悦本是一个并无多长眼光的武人，在高欢的利诱下，就在高平刺杀了贺拔岳。

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高欢就干掉了他的死对头。当翟嵩回到晋阳向高欢复命后，高欢正在生病，一听消息马上从床上下来，拍着翟嵩的脸蛋说：“让我病好了的就是爱卿你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高欢喜形于色，就差亲他一口了。

此时，关中的“武川集团”，远比想象中的脆弱，南有侯莫陈悦虎视眈眈，西边、北边的那些州郡、部族也都是一盘散沙。贺拔岳手下的这群武川军人，都是贺拔岳凭借一己之力培养起来的，本来互不统属，他一死，登时就群龙无首。“武川集团”往何处去？这个灵魂拷问就迫在眉睫地摆在了眼前。

按照侯莫陈悦和远在邺城的高欢的意思，贺拔岳一死，侯莫陈悦就可以顶替贺拔岳的位子，收拾他的部众。这一点，“武川集团”谁也不愿意接受。虽然侯莫陈悦也是武川人，但他们深受贺拔岳的恩信，怎么可能反过来投奔仇敌？群起愤慨之下，就连侯莫陈悦的同族侯莫陈崇，也拒绝投靠侯莫陈悦。但不投靠侯莫陈悦，还能怎么办呢？人心浮动，整支大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都督赵贵站了出来，对将士们说：“我们蒙受贺拔公的国士待遇，怎么可以同寻常的小人物那样就此走人呢？”

国士待之，国士报之。赵贵带人前往侯莫陈悦大营，要求为贺拔岳收尸。侯莫陈悦也受到他们慷慨陈词的影响，同意赵贵收尸。贺拔岳的尸体被收敛之后，军中的众人渐渐地从最

初的混乱中平静下来。

那么该由谁来继承贺拔岳，扛起大旗呢？

如果按照父死子继的一般思维，贺拔岳的位子自然是他的儿子的。但是，一来，贺拔岳的儿子们还小，担不起大任；二来，这“关西大行台”也不是皇位，也并没有父死子继的道理。武川的将领们和贺拔岳之间，并不是等级分明的君臣关系，反而更像是一种合伙人的关系，大家各自带着自己的亲族部曲们会集在一起，统一听贺拔岳的号令。就像我们现在的企业里，部门领导、公司领导要是哪一天突然去世了，谁也不会想到要领导的儿子来接替职位。

武川众人能接受的，还是从现有的军中将领中选出一位领袖来。

此时，在平凉的贺拔岳军中，跟随最早、军职最高、威望最隆的，主要是下面几位大人物：

寇洛，军中年龄辈分最大，时任武卫将军、大行台右都督。

李虎，最早跟随贺拔岳的亲随之一，时任大行台左厢大都督。

赵贵，最早跟随贺拔岳的亲随之一，时任镇北将军、都督。

侯莫陈崇，最早跟随贺拔岳的亲随之一，时任安北将军、都督。

最终，军中一致推选了年高德劭的寇洛来担任“总兵事”，做武川各军的盟主。但是，寇洛自认为缺乏雄略，没有能力和威信来统领武川各军，所以不久就对大家说：“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寇洛不做了，那谁来当这个盟主？要知道此时的关中局势比以往更加严峻了。侯莫陈悦见没法收降各军，所以退回到了洛水城，但随时都会打回来。东边的高欢也派兵进占河西，进入了关西的地界。“武川集团”随时都有被“包饺子”的可能。

贺拔岳在世时，寇洛、李虎分别担任左右都督，是贺拔岳的左右手。寇洛辞职，当时左都督李虎也不在军中。因为李虎认为，现在贺拔公死了，可以让他的哥哥贺拔胜来做领导啊。贺拔胜也是“武川集团”的一员，现在在南方的荆州，过了武关就可以联通关中，似乎也是可行的。这也是很多贺拔岳忠实下属的想法。

然而，在武川诸将的会议上，赵贵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还有一个人，你们忘了吗？

就是贺拔公的姻亲，现在担任武卫将军、夏州刺史的宇文泰啊！这个人不仅能力强、得人心，而且还是元帅的亲戚，看来非他莫属了！

大家一想，对啊，宇文泰这小子行。

也许还有一点，众人心中这么想，但是没有说出来：宇文泰不仅是武川镇出身的鲜卑人，而且他的家族宇文氏自古以来就是鲜卑人其中的一个大部族，人丁繁盛。在北魏这个时代，身份背景都是要以家族为支持的。

大家相互合计了一下，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推举了宇文泰为盟主。当下连夜派人去夏州邀请宇文泰前来。不久，宇文泰便接管了贺拔岳的军队。

当然，那些少数意见也就被迫服从了，比如左都督李虎和他的支持者们。李虎还在前往荆州，请求贺拔胜接管贺拔岳军团的路上。但贺拔胜远在荆州，来去都要上月，而世事瞬息万变，关中的“武川集团”却要面临随时而来的各种威胁。紧急事态之下，宇文泰来担任各军盟主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受到邀请，前往平凉大营的宇文泰，和高欢派来接收贺拔岳军团的使者侯景几乎同时到达。侯景，这位日后在南朝梁国掀起巨大动乱的阴谋家，此时与后来的北周帝国奠基者宇文泰打上了照面。这真是一件惊险的事情，要是宇文泰再晚几天到，这支军团或许真的就被高欢派来的侯景带走了。

在安定城，宇文泰率几百骑兵遇上了侯景的慰问团。宇文泰骑在马上，冷冷地看着侯景，问道：“贺拔公虽然死了，我宇文泰还在，您这是想干啥？”这阵势，这杀气，大有新账旧账一起算的架势。侯景听得冷汗直冒，就担心宇文泰一声令下，骑兵一哄而上把自己砍了，只得回答说：“您别介，我侯景只不过是朝廷射出来的箭，您要算账，可千万别算到我这支箭的头上，找射箭的人去吧！”于是，自个儿一溜烟地回了关东。

“劝”走了侯景，宇文泰来到了平凉，在贺拔岳灵前痛哭一番，终于被诸将推为盟主。但是，这个盟主有什么权力，以后能做什么，都还是未知数。宇文泰现在要做的，不仅要管住“武川集团”的这大帮老铁们、老同事们，还要带领“武川集团”讨伐侯莫陈悦，为老领导报仇，更要为“武川集团”规划一条继续向前的道路……

一切挑战，对于宇文泰来说，才刚刚开始。

北魏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宇文泰接掌的这个盟主，细究起来，只不过是“武川集团”内部自封的领导岗位，北魏中央政府自然是不认的。而且，“武川集团”中，宇文泰既不是实力最强，也不是资格最老，甚至也不是官位最高，他的领袖地位其实并没有真正确立。“武川集团”选出宇文泰当盟主，而一旦觉得宇文泰不合适，也自然可以选出其他人来坐这个位子。

正当宇文泰发愁的时候，绝佳的机会来了。皇帝此时也听说贺拔岳被杀，因此派了使者元毗前来慰问，此时刚刚抵达平凉大营。

皇帝的使者当然不只是慰问这么简单。对贺拔岳死后的“武川集团”，皇帝当然也想要收为己用。宇文泰盛情款待了元毗一行，并陈说利害，一通好说歹说，不但婉拒了皇帝想收编“武川集团”的意思，还从元毗那里要来了合理合法的讨伐侯莫陈悦的理由，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侯莫陈悦了。

讨伐侯莫陈悦是一件大事，不但可以让宇文泰站在报仇的道德制高点上，赢得武川军人的认可，还可以在征讨过程中整合“武川集团”，逐渐建立起属于宇文泰的真正权威。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三月，贺拔岳被杀一个月后，宇文泰率领武川联军进入原州，攻打侯莫陈悦。在宇文泰政治、军事的双重攻势下，侯莫陈悦的大军崩溃了，侯莫陈悦的部将李弼等人纷纷倒戈投向宇文泰。经此一战，宇文泰才真正在“武川集团”中的领袖位子上站住了脚跟，得到了赵贵、寇洛、侯莫陈崇等人的真心拥戴。不久，捷报传至洛阳。皇帝虽然没有直接收服贺拔岳旧部而略有失望，但是看到宇文泰这一副同高欢誓死抗争到底的态度，认为他是自己抗击高欢的一个抓手，因此晋升宇文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虽然都是军职，没有大行台这样的行政职务，但在品阶、官爵方面，宇文泰已经基本与当年的贺拔岳持平了，这也让宇文泰得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武川集团”的老同事们了。

不过，此时皇帝的重点已经不在关中，他有更头痛的事情。永熙三年四月这个时候，北魏朝廷与高欢的霸府之间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原来，高欢作为一个熟读三国故事的野心家、阴谋家，对曹操、曹丕代汉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魏武帝曹操是怎么控制天下的，不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嘛。所以，高欢看自己拥立的这个小皇帝元修貌似不太老实，所以就准备把天子“挟”到自己的地盘里，好好地管起来。但皇帝不愿意被这样管着，而且他也不是汉献帝，况且朝廷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可以与高欢抗一抗了。但皇帝也有疑虑——洛阳离前线太近了。这个朝廷留在洛阳，要是和高欢打起来，那可是天子守国门啊！皇帝不想自己来当守门员，更不想君王死社稷这回事，于是就动起了迁都的念头。

此时，看出苗头的宇文泰不失时机地发出了邀请，请皇帝迁都长安。长安好啊，有着崤函之固，地理上就是易守难攻的局势。当年的汉高祖，不就是靠着关中之地打败了项羽，最后取得天下的吗？但是，皇帝也有些担心，宇文泰现在已经是关中的地头蛇了，北魏朝廷这只强龙不知最后能不能把他压住。

正好，皇帝得到了高欢的一件礼物：高欢手下的将领俘虏了武川镇将李虎，并送到了洛阳。

李虎是怎么被俘虏的呢？当初在贺拔岳还在世时，李虎就担任左厢大都督，至少是贺拔岳手下排名前三的人物。贺拔岳将内外军事都委任给他，非常地信任他。而贺拔岳被杀后，李虎由于还在去往荆州的路上，错过了后来的“选举”。当时，贺拔岳的军队由左右大都督管理，然后才是赵贵、侯莫陈崇这些都督，右大都督寇洛辞去了盟主，那作为左大都督的李虎，不管愿不愿意接受盟主这个说法，怎么说也应该是竞选盟主的种子选手了。

李虎来到荆州找到贺拔胜，请他去关中主持大局。可贺拔胜在荆州也是管着现在湖北地区的地方大员，部属、势力都在这里，实在抽不开身。所以，他就派了手下担任大都督的独孤信前去关中，准备代贺拔胜收编这里的贺拔岳余部。但是，当独孤信来到关中的时候，经历了种种曲折，宇文泰已经被推选为盟主，并得到了皇帝使者元毗的默许。李虎则晚了几日动身，还是想劝说贺拔胜前往关中。李虎在回去的路上，不幸被高欢的部将发现，随后被俘，送到了洛阳。

皇帝元修看到了李虎在“武川集团”的影响力，更可喜的是李虎的这一番令人感动的千里寻主之旅，能体现出他内在可贵的忠义品质。当下皇帝加封李虎为“卫将军”，送了他一大笔金帛财物，请李虎回到关中后坐镇军中，为北魏朝廷迁都长安铺路。

“卫将军”这个职务，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要知道，这可是汉魏以来最高一档品阶的军职了，自大将军、骠骑大将军、车骑大将军以降，第四号就是“卫将军”。当时的宇文泰是骠骑大将军，李虎现在拜为“卫将军”，就是跟宇文泰同一品阶了。皇帝让他去关中，也是想要试图去分化一下“武川集团”，好让这些军人最终为朝廷所用。

永熙三年七月，高欢率军直取洛阳，北魏朝廷军不敌，全面崩溃。皇帝元修带着数千残部和部分王公大臣退往关中。好在宇文泰已经让大都督赵贵等人接应，护送魏帝摆脱追击，顺利入关。入关的路上，独孤信也前来迎接。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独孤信身后一名容貌雄壮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小名叫“奴奴”的杨忠，也是武川人出身。

而关东的高欢见皇帝溜号，于是自己另外寻了一个宗室子弟元善见立为皇帝，终于顺顺当当地过上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惬意生活。北魏就此分裂为“西魏”和“东魏”。

而在长安定居下来的皇帝元修，并没有如愿地看到自己重掌大局的局面。“武川集团”的内部出奇地坚韧，李虎回到关中后，出于大局着想，接受了宇文泰接替贺拔岳的事实，并自觉退居二线，一切接受宇文泰的领导。

日久相对，新鲜感一过，宇文泰就对整天想着搞小动作的皇帝元修感到厌烦了。而且，元修的私生活也有些骇人听闻，居然把自己的堂姐元明月纳为情妇。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元修迁都长安几个月后，宇文泰把他和元明月一起毒死了。不过，宇文泰给了元修一个不错的谥号——“孝武”。此后，宇文泰另立元明月的哥哥元宝炬为帝，自此西魏皇帝彻底变为傀儡。

大统三年（公元537年），西魏迁都四年后，以武川军人集团为主体，整合关中、陇西地

区汉人、胡人各家族的西魏统治基本形成。宇文泰借鉴尔朱荣自封“天柱大将军”的灵感，创立了一种新的官职制度，由朝廷册封了“八大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这“八大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中，大部分都是从武川镇出来的豪杰。他们是：

宇文泰，使持节、太师、柱国大将军、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安定郡开国公。

元欣，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宗师、大司徒、广陵王。

李虎，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

李弼，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宗伯、赵郡开国公。

独孤信，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马、河内郡开国公。

赵贵，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寇、南阳郡开国公。

于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开国公。

侯莫陈崇，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少傅、彭城郡开国公。

此时的天下，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国局势。位于南方的是梁武帝萧衍统治下的南朝，北朝则分裂为关东地区“怀朔集团”高氏控制下的东魏，关西地区“武川集团”宇文氏控制下的西魏。二十年后，高氏、宇文氏分别先后取代了元氏皇帝，自己登基，建立了北齐和北周。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局势一直持续了四十二年，约等于汉末三国时期的鼎足局面。又一个三国时代来临了。这三个国家里，“武川集团”的西魏——北周王朝占据的是贫瘠的关西，实力最为弱小，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可能。

武川镇的征途，依然面临着重重挑战。

宇文泰的野望

虽然宇文泰控制了皇帝，还给自己加封了太师、大冢宰等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头衔，但宇文家的统治基础仍然非常的薄弱。

宇文泰掌控的这个政权，就好比一个大家合伙成立的股份制企业。当初从晋阳起兵时，贺拔岳和一千武川豪强都是创始合伙人，拿着原始股。那时，贺拔岳有着绝对控股权。随着贺拔岳带着大家东征西讨，“武川集团”的蛋糕不断做大。可贺拔岳突然被杀后，宇文泰固然拿到了贺拔岳的一部分原始股，做了大股东，但宇文泰的股份与同为武川豪强的寇洛、李虎、赵贵等人相差并不大。魏帝元修带着朝廷班子进入后，宇文泰的股权又进一步地被稀释。宇文泰就像被“武川集团”股东大会推选出的董事长，他对集团的管理，最终还是要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负责。宇文泰做的决定，如果得不到“武川集团”股东大会的支持，就很难得到推行；如果肆意妄为，那股东大会也不排除将宇文泰赶下台的可能。

大统三年出现的这个“八大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多个勋贵有了超然于其他王公大臣的地位，隐隐就像是“武川集团”的董事会。

权力，是一件微妙难以捉摸的事物，它不仅是力量的计算，还是人心、恩情、血缘、利益、道义等各个因素综合下的博弈。有的人看似身在高位，但如果下位者不支持，他就没有任何权力；而有的人看似身份低微，但凭借着手中的筹码，依然可以做权力游戏中的博弈者。

宇文泰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实施了很多举措。比如，他任用了大量宇文氏的子弟担任高官，掌握关键领导岗位；又如，领导的西魏政权向关陇地区的汉人家族张开了怀抱，吸纳大量的汉人进入政权，或者加入军队，为宇文泰所用。这不仅增强了宇文泰的势力，也使得西魏相对于关东的东魏来说，有了更高的开放程度。而为了照顾鲜卑人的想法，他还下令给汉人勋贵赐姓，比如李虎，别姓李了，从此你就是大野虎！赵贵，别姓赵了，以后你就叫乙弗贵。这样就显得朝中的汉人和鲜卑人没有差异。这一番操作，足以看出宇文泰的高端玩家水平。

但宇文泰心里知道，“武川集团”的豪帅们，固然是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的重要支撑，但也是宇文家潜在的敌人。

宇文家正在篡位的路上一路狂奔，以后他还要做皇帝。如果他宇文泰来不及完成篡位大计，那也要保证他的子孙们能完成篡位，要让他在世时的权力平稳地过渡到子孙那里。宇文家必须要篡位，如果不篡位，那就有可能面临反攻倒算，这就是自秦始皇以来皇权运行八百年的权力逻辑。宇文家的前面，到处都是血的教训。而一旦成为皇帝，就要乾纲独断，就要天下归一。他的篡位就意味着“武川集团”的一次公司改制，股份制要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宇文家要的是专制，是独裁，是自己对集团的绝对控股！

宇文泰的篡位道路走了二十年，因为他花了二十年时间来解决一个男人，以及这个男人背后的势力。宇文泰至死也没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地解决了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独孤信。

独孤信在武川的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从军之后，就以仪容俊美著称，他善于打扮，穿着衣品也不同于寻常的直男，军中的这些老粗汉们不无艳羡地称他为“独孤郎”。放到今天，也许就叫作“独孤大帅哥”。

六镇起义后，他跟随同乡贺拔胜奋战在北魏帝国的荆州战区，俨然就是贺拔胜势力中的二号人物。所以，在得到李虎送来的入主关中的邀请后，贺拔胜首先想到的就是让独孤信代替自己前去号令关中。最后，独孤信还是迟了一步，就在几天前，宇文泰刚刚担任了武川各军的盟主。他最终接受了这个结果，因为此时他们共同的敌人是高欢。如果不是宇文泰，高欢派来的侯景也许就已经接管了一盘散沙般的武川豪强们。随后，在迎接孝武帝元修迁都关中时，独孤信表现优异，被皇帝重用，也成为皇帝想要拉拢的对象。这不是宇文泰想看到的，他的办法就是“请独孤信出去”。

不久，宇文泰表奏独孤信为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这看起来像大大地升了官，其实是请他回荆州战区，别留在长安了。

独孤信去了，此时的荆州面对着东魏、南梁两大势力，情况可以说危如累卵。之前贺拔胜就因为侯景的袭击，而兵败投降了南梁。独孤信这时去荆州，土地已经丧失了大半，只剩下两个州在苟延残喘。虽然和东魏的战斗打胜了几局，但是终究寡不敌众，一样被迫投降了南梁。

在南梁，独孤信得到了梁武帝萧衍的盛情款待，还见到了老领导贺拔胜。于是，他二人连同一起跟着到南梁的小兄弟杨忠愉快地玩起了潜伏，静静地等待时机。

三年后，机会终于来了。南梁和西魏结成了战略同盟，独孤信一行也就跟随南梁的友好访问团一道回归到了长安。

宇文泰一看，好家伙，这独孤郎不但回来了，还带来了更大的一个领导贺拔胜。贺拔胜是与当年的老板贺拔岳地位相当的大人物，不是一般的佛，而是洛阳城外龙门石窟里那样的巨佛。不过，贺拔胜这尊佛此时已经老了，再无往日的锐气，而且是失去了部下的光杆司令，权力已经不能与之前同日而语。回到长安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也没有进入“八大柱国大将军”之列。

独孤信就不一样了，此时他才三十五岁，年富力强，正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历来就有着极高的威望，很受爱戴。经过几次和东魏的战争，独孤信简直是战功赫赫。他作为一个一米八的超级大帅哥，就像一辆一米八的人形自走宣传车一般，从长安城的公侯大臣到前线的边防大将，一大群忠于魏帝的贺拔胜旧部、武川旧人、关陇新人被他吸引，归附在他的周围。

更关键的是，独孤信也是武川人，历来同李虎、赵贵、侯莫陈崇等关陇勋贵关系极好。宇文泰眼里的独孤信是个眼中钉；可在这些武川大佬们眼里，此时的宇文泰何尝不是一个后生仔？

独孤氏的女婿们

那时的宇文泰当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集团出现，于是就又把独孤信请了出去：拜独孤信为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

独孤信是魏室忠臣，考虑之下还是以大局为重，于是就走马上任了。以他的能力、声望，治理陇西自是不在话下。没过多久，原本群狼环伺的陇西各州立刻变得井井有条。而且，独孤信再一次圈粉无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以至于有一天，独孤信外出打猎，回来时天色已晚，因为骑在马上一路颠簸，他的帽子有些歪了。这被当地的百姓们看见了，他们一瞧，将军这么戴，竟然既新潮又潇洒，还有一丝酷酷的、坏坏的感觉。于是，第二天，上自官吏、下到黎民，全都开始学着独孤信的样子把帽子戴歪了一点儿。

独孤信得人心如此，连“国外”的圈里人都说，独孤信占据的陇西不听从宇文氏的号令。但宇文泰也无可奈何——独孤信自始至终都遵从朝廷的命令，而且把他从陇西的岗位上拉回来又能如何？宇文泰虽然工于心计，但他确实也有雄才大略，他明白，独孤信对朝廷有用，不能因为自己搞派系斗争而损坏了陇西的稳定大局。

毕竟西魏只有关中、陇西这几块领土了，实在是内耗不起。宇文泰最终接受了“武川集团”的勋贵与宇文氏并列的局面。由于他在邛山之战中的失败，让他最终也没有机会统一中原，只能继续依仗这些功勋卓著的同事们。

既然搞不定，那就只能好好怀柔了。在宇文泰的撮合、求亲下，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独孤信从此和宇文泰结成了儿女亲家。

此时的“武川集团”已经逐步扩大，吸收了许多关陇地区的豪门望族，增资扩股成为更大的豪门团体，后世称为“关陇集团”。历史上，称这种家族为“门阀”。在师生、姻亲、部属种种关系中，整个“关陇集团”编织起了复杂的权力网络。而联姻是家族间维持关系的绝佳手段。独孤信作为武川人中的顶层豪门，既有极高的声望，又握有实权，而且还有着外貌上的基因优势，因此成为门阀联姻的热门对象。而且，独孤信的女儿，居于婚恋市场食物链的顶端，条件差一些的适龄青年，甚至想都不敢想一下。

独孤信的儿子们，娶了贺兰氏、弘农杨氏这些高门。为了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儿们，独孤信在择婿方面尤其细心。

大女儿，已经嫁给了宇文泰长子宇文毓。虽然他是庶出，但在日后继承宇文泰的地位方面，也是一个热门种子选手。

四女儿，许配给了太尉李虎的嫡子李昺。李虎自洛阳以“卫将军”的身份返回关中后，虽然参与过讨伐当年的灵州刺史曹泥等几次战役，但由于地位微妙，宇文泰几乎不让他掌握兵权，只是给了太尉这样位居三公的虚职，并拜为柱国大将军，却不分配具体军权。不过，如今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州，不知有多少官员、将领都是李虎的老部下，他的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七女儿独孤伽罗，则许配给了大将军杨忠的嫡长子杨坚。杨忠是独孤信的老部下了，一路

从泰山到洛阳，荆州到南梁，再到后来的一路征战，都是亲密而得力的助手、战友。这种战火里磨炼出来的感情，是谁也不可替代的。如今杨忠也进入“十二大将军”之列，是独孤信的得力盟友。而且，杨坚也是长相俊美，有大富大贵的面相，将小女儿嫁给杨忠的这个儿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独孤信的这张关系网，隐隐地连接起了西魏朝廷中独立于宇文泰的势力。由于声望和权威依旧不足，终宇文泰一生，最终没有完成他的篡位事业。

宇文泰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回看他的儿子们，都还是只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小白”。可以选择的似乎只有两个：庶长子宇文毓和嫡子宇文觉。但是，宇文毓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会不会到时候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江山，被大儿子的这个岳父给占了？宇文泰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因此最终还是属意于嫡子宇文觉。

那独孤信会不会不答应呢？这岂不是又出现了不确定因素？宇文泰又发起了愁。但是，宇文泰不愧是高级权谋玩家，他看到了独孤信身上既是优点又是缺点的品质——正直忠厚。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正直忠厚虽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品质，但容易给敌人进攻的机会。宇文泰就利用了这一点，导演出了一出双簧。

一天，宇文泰召集重臣们开会，会上叹了一口气说道：“孤也老了，想要立我的嫡子宇文觉做继承人，但就是担心独孤大司马（即独孤信）会有别的想法，所以有些为难哪！”

这真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也不敢接，沉默的场面一度陷入尴尬。这时，宇文泰的心腹大臣杨远“噌”地站了起来，高声说道：“立嫡不立长，孔圣人的经典里说得明明白白。宇文公立宇文觉为继承人，又有什么好怀疑的呢？要是以为独孤信会有别的不稳定思想，那就立刻宰了他好了！”说着他就拔出了刀来。他这一拔刀，会上几个结好独孤信的大臣也拔刀而起，接着其他人也拔出了刀。

宇文泰赶紧说：“各位快坐下！有话好好说！不至于这样！”

一直没机会开口的独孤信、原本在一边摸鱼而不慎“躺枪”的独孤信，这时也只好说道：“宇文公多虑了，立宇文毓还是宇文觉，都凭宇文公决定，我独孤信完全支持。”

独孤信都这么说了，其他重臣也都没有了意见。一场立储争议就这样消解于无形。

会议结束后，杨远又跑到了独孤信面前，又是行礼又是道歉：“不好意思，刚才说到关键的大事不得不这样，还请海涵。”

虽然内心不知骂了多少句，但是独孤信仍然保持住了一代名臣的风范，反过来拜谢杨远，说道：“没什么，理解万岁。今天多亏了您，才让大家没有别的意见，把这件大事给定了。”

读者朋友们，看看，快看看，什么是教科书级别的权谋？这就是！宇文泰设计这样一曲双簧，把独孤信坑了，人家还要反过来谢你。

独孤信终究是一言九鼎的君子，在会上表态支持，背地里就绝不会搞什么小动作。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冬天，宇文泰在北巡途中发病，自知大限已到，将儿子宇文觉托付给了侄子宇文护，不久病逝。

宇文泰的身体情况没能让自己最终完成篡位事业，不过他也很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老对头高欢，这个阴险狡诈的阴谋家、“职业篡位师”，也一样没亲自完成高氏的篡位事业。

宇文泰到这里终于下线了，他无数次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武川集团”，并把它从一个仅限于武人的同乡会，改造成了吸收关陇各方重要势力的利益共同体。多年以后，这个军政集团就是靠着它建立的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机器，开启了东征西讨的统一历程。

独孤信到了这里，也差不多快下线了。包括和他一起从武川镇走出来的第一代武川镇豪杰，比如寇洛、贺拔胜、李虎，都已经告别了人世。宇文泰死后没多久，在新晋柱国大将军宇文护的安排下，魏恭帝禅位给了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因为权威还不足以压服其他“武川集团”的勋贵们，宇文觉没有称皇帝，而是谦虚地晋位为“天王”，定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宇文护权倾朝野，这让资格更老的武川勋贵，如赵贵等人十分不满。

赵贵当然有理由不满，毕竟当年就是靠着赵贵的一力主张，宇文泰才成为“武川集团”的主人，最终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不知此时此刻的赵贵是否会后悔当时的选择，但可以确信的是，宇文护确实后悔没有早点儿除掉这位大爷。在宇文护的设计下，远在千里之外的盐州当官的一个宇文氏官员举报赵贵和独孤信谋反，赵贵因此被处死。而独孤信由于威望太重，以至于宇文护不敢轻易地给他判刑，也不敢公开他的罪过。最终，宇文护逼迫独孤信在家中自尽，享年五十五岁。

此时已经是557年了，老一代武川豪杰们大多已经凋谢，或者正在凋谢的路上，而下一代的关陇豪强们已经在崛起当中。

这一年，宇文护废掉了宇文觉，最终改立宇文毓为帝。独孤信的长女被封为皇后，史称“明敬皇后”。

几年后，在长安，故唐国公李虎的三儿子、独孤信四女儿所生的第一个外孙儿呱呱坠地，他的名字叫作李渊。

同样在557年，小女儿独孤伽罗的夫婿杨坚接过了父亲杨忠的棒子，封为成纪县公、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意气风发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一段新的故事，开始了。

第二章

隋文混一朔南暨

——帝王的心魔

普六茹坚升职记

杨坚蹚入政坛的这潭浑水时，正是宇文护权倾朝野的时候。

他继承了父亲一米八八的身高，还有那一缕修长俊美的胡须，举止端方，不怒自威。父亲杨忠，因为趁着南梁的侯景之乱，而率兵攻占了江陵地区，并大获全胜，此时正是北周政坛的红人。杨坚也因此沾了很多光，仕途上一路顺利。在赵贵、独孤信因被揭发谋反而死的事件后，虽然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杨坚因此也受到朝野的一些怀疑，但他和父亲的仕途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相反，因为杨忠这十几年来一直和宇文家走得很近，权臣宇文护也想倚仗杨忠来控制独孤信生前的支持者们。所以，在独孤信死后的第二年，按照杨忠的功绩，朝廷加封他为柱国大将军。杨忠终于在最后进入了“武川集团”的“董事会”。而且，朝廷给杨忠的儿子们也是一连串的加封，可以说是满门勋贵。

对了，四年前朝廷赐了鲜卑姓氏，杨忠一门已经被赐姓为普六茹氏。以后我们还是按照社会通用的称法，称呼杨坚为“普六茹坚”吧！

“普六茹坚”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论出身、家门的时代，出身的门第、背景，决定了一个人开启人生道路的起点。“普六茹坚”十六岁，因为有了“普六茹忠”这样一个好爹，当上了骠骑大将军，迎娶了独孤家的白富美。这样的起点，已经是普通寒门子弟奋斗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上限。在普通人眼里，他是一开局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

但是“普六茹坚”依旧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朝廷的水太深了，宇文护废掉孝闵帝宇文觉，改立宇文毓后，整个朝堂看似平静了下来，实则是暗流汹涌。

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朝堂就是那个吞噬人的深渊。宇文氏废掉魏帝自己登基，虽然在宇文护的主持下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触动了其他关陇门阀的神经。以往宇文家和这些门阀平起平坐，这时做了主子，变成了接受跪拜的君王。虽然不好说出来，但是搁谁心里都不乐意。关陇门阀都是在权力场上身经百战的玩家，自然不会公开叫板宇文氏，但总归会通过其他渠道似有若无地表示出来。

面对这样的局面，宇文护纵然已经是位极人臣，内心依然是恐惧的。每当上朝时，看着从上柱国到仪同三司的公卿们，宇文护心里清楚，这一张张貌似对自己谦逊客气的面容，不知道有多少人打心底里看不起自己。自己身为大冢宰、太师，代天王执政，拥有绝对权威。可他之所以能站在这个位子上，不是因为他有多少战功，而只是因为他是宇文泰的继承人。如果大臣们不服从自己、阳奉阴违的话，那宇文家的权力，最终会像那位刚被自己扫入历史垃圾堆的西魏皇帝那样形同虚设。

他也试过用官爵来笼络朝臣们，让他们为自己所用，但这个幻想马上就被击碎了。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大臣，居然和天王串通起来，一起来对付自己。

宇文护愤怒了，他用来回报这一切的是恐惧。这也是缺乏权威的统治者大多依靠的工具——你心里看不起我不要紧，只要你怕了我就行了。

有大臣密谋反对自己？那好办，杀！

连天王宇文觉也牵涉在内，反对自己？那也好办，先废了，再杀！

下一个继位的天王还是想要密谋对付自己？那就接着杀！

恐怖的阴云笼罩着北周朝廷，三年间，宇文觉、宇文毓接连被废被杀。宇文护从宇文泰的儿子中挑选了比较听话的宇文邕来担任第三任天王，更加权倾朝野。各州的总管、中央的各府，都被宇文护任命的亲信所把持。一时间，朝堂上充斥着姓宇文的大臣们。

宇文护把持朝政十五年，靠着他的杀人屠刀和权力铁腕，终于在宇文泰死后的“主少国疑”之际，将北周的政局在表面上稳定了下来，并正式晋升天王为皇帝。由于讨伐北齐无功而返，他最终没有准备自己篡位称帝。

天和七年（公元572年），宇文护和往常一样入宫，在含仁殿拜见皇太后。一向恭谨的皇帝宇文邕拉住宇文护悄悄地说：“太后年纪大了，还是爱喝酒，这样不好。兄长今天正好来了，还请一起劝一劝太后。”宇文邕拿出一本《酒诰》交给宇文护，说道：“拿这个给太后读，太后定会听进去。”宇文护欣然地接受了这顶“高帽子”，带着《酒诰》进殿就开始读给太后听。读着读着，突然他的后脑勺“当”地一声响，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原来是身后的宇文邕拿着玉笏打中了他。

宇文护被击晕后，经历了一段痛苦而漫长的死亡阶段：宦官何泉提着御刀砍他，但在宇文护积威之下，没砍中要害。在宇文护的痛叫呻吟声中，一直躲在内殿的卫王宇文直走出来，终于成功将宇文护砍死。

权臣宇文护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他死之后，十五年来培养起的忠于他和宇文氏的心腹党羽们，也被干脆地一网打尽。原来，宇文邕早已经联合一大批关陇勋贵，形成“反宇文护联盟”，等到宇文护一死，便立刻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我死之后，几个儿子尚为幼小，天下也还没有安定。天下的大事，都全交到你手上了。一定要勉力完成我的意志啊！”十五年前，临终时的宇文泰这样对宇文护说道。宇文护流着泪向宇文泰发誓，一定要完成宇文泰的命令。十五年来，宇文护排除异己、大权独揽，甚至杀了宇文泰的两个儿子。也许只有宇文护自己清楚，他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完成十五年前宇文泰交给他的使命。他的所作所为，满足不了忠臣的标准，他的暴虐嗜杀也注定为人所不齿。但这都是为了达成宇文泰的遗志，稳定朝局，延续宇文氏一族的统治，为此他不惜连废了两个皇帝。在他看来，只要是宇文氏的天子坐在大殿的宝座上就够了，究竟是哪个宇文来做，并不重要。

“性甚宽和，谄于大体”这八个字，是历史给予宇文护的评价。宇文护原本是一个宽和温柔的人，只是为了维护权力，才拿起了嗜血的屠刀，依靠恐惧来维持统治。但他的局限也就在于不识大体，终究不明白，靠着恐惧维持的统治，最后也会随着恐惧的消散而顷刻化为乌有。宇文护十五年来培植起来，拥护宇文护以及宇文氏一族的势力，就在他被杀后遭到了全面的消灭，整个朝堂被重新洗牌。成功执掌大权的宇文邕，既不信任宗室，也不相信

关陇豪族，而选择了将所有权力总揽在自己的身上。宇文护为宇文氏积累下的权力关系网，就这样被轻易抹去了。

未来终究是属于岳父的

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宇文护被杀、宇文邕亲政的四年后，“普六茹坚”参与了北周灭北齐之战，在河桥大破北齐军队。第二年，“普六茹坚”又跟随宇文邕亲征，用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攻破北齐国都邺城，北齐灭亡，北方中原终于宣告一统。

这是自父亲“普六茹忠”去世，“普六茹坚”继承随国公爵位以来，“普六茹坚”经历的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他在这场史诗般的灭国战役中表现出色。兵锋指向河北时，他在冀州大破北齐任城王高潜，立下了多项战功。

在宇文护在位时令人担惊受怕的日子里，“普六茹坚”曾经左右为难。一边是宇文邕，他一直暗自结交关陇门阀中的独立力量，“普六茹坚”作为柱国大将军，“普六茹忠”的继承者，也是宇文邕笼络的对象。一边则是宇文护。宇文护也一直看重“普六茹坚”，想要把他收为心腹。站队，真是一个大问题。“普六茹坚”为此辗转不能眠，生怕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思前想后，加入宇文护阵营貌似是相对比较稳妥的选择，毕竟宇文护此时占尽了优势，而且随时有可能废掉宇文邕，自立为帝。在做决定前，“普六茹坚”还是找了退休后过着阳光生活的父亲，把想法告诉了他。

父亲听罢，只是对“普六茹坚”说了一句话：“小媳妇夹在两个姑子中间，里外不是人，还是不要去了吧！”

父亲终究是更加身经百战一些，看到了宇文护的外强中干，但他没有直接点破，只是用了这个比喻来启发自己的儿子，暗示他不要投靠宇文护。

这就是父亲“普六茹忠”一生的智慧，那就是：可以有盟友，但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他是独孤信的老部下，但他同时也是宇文泰的得力大将，“普六茹忠”一直小心地维持着自己角色的平衡，不让人一眼看出自己已经倒向了哪一边。正因为“普六茹忠”的这一准则，让每个在位者都想要好好地拉拢他，给他更多的高官厚禄。“普六茹忠”也因此飞黄腾达，成为八大柱国大将军下辖的十二大将军之中走得最远的一个。

这是父亲教给“普六茹坚”的最后一课，“普六茹忠”把所有能教的都教给了自己的这个儿子，剩下的路要靠儿子自己背负着家族的使命，继续向前。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铲除宇文护的宇文邕，准备为自己的继承人宇文赟物色一个联姻对象，作为一股重要的中间势力的普六茹家族成为最佳选择。这一年，太子宇文赟与“普六茹坚”的女儿“普六茹丽华”完婚，丽华成为皇太子妃。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刚平定北齐不久的宇文邕在北征突厥的路上不幸病倒，英年早逝。太子宇文赟奉遗诏继承皇位，丽华随即被封为皇后。“普六茹坚”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丈。

到这里，“普六茹坚”的一生是一路顺风顺水，没有了站队压力，似乎局面终于开朗了起来。

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每当摆平了么蛾子，要开始过起幸福美满的生活时，就会有新的么蛾子打破生活的平静。

新继位的宇文赟，历史对他的评价是“诡谲奇怪”，甚至说是国家的妖孽，就因为他是一个荒淫的人。他沉湎酒色，为了一己私欲而大肆装饰宫殿。看着立为皇后的“普六茹丽华”，觉得不够满足，于是在全国组织了一轮轮的选秀活动，搜罗美女充实后宫，而且还一口气又立了四个皇后，形成了史上五个皇后同时并立的罕见局面。

但拨开历史的云雾，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位一筹莫展的皇帝。继位时的宇文赟，面对着一个巨大的落差。父亲宇文邕是雄才大略的英主，本可以北击突厥，平定南方，完成几百年来都没能完成的统一大业。而且，他在除掉宇文护后，辛辛苦苦地将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夺回到了皇帝手中，终于让宇文氏的天子大权独揽。只是天不假年，他三十六岁就驾崩了，留下年岁尚浅的宇文赟。父皇给他留下的是一个看似稳固的江山，但是他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孩子坐在大位上，拥有着从父皇那里继承的无上权力，却没有施展这些权力的能力与实力。要将皇帝的命令实施下去，还是得依靠父亲当年任用的德高望重的大臣们。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又任用了一大批宇文氏宗室的大臣，但这只是周武帝的大臣，而不是他宇文赟的大臣。很多宇文宗室甚至还不支持宇文赟的继位，这让宇文赟非常不满。另一边还有关陇豪族们，比如“普六茹坚”既是国丈，又是名将，地位极其稳固，还有身边的一大批关陇门阀，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权力网络。这张无形的大网，让宇文赟既感到恐惧，又感到愤怒。

怎么办？他选择了堂伯宇文护的做法，用恐惧来压服“武川集团”的门阀们。而且，宇文赟对这种政治手段进行了创新，加入了诡异和不确定元素，堪称“恐怖政治2.0版”。皇后外戚的权力太大？好办！那就一口气立五个皇后，外戚多了就不用担心他们权力大了。大臣们不听话？好办！那就撤了、裁了，再不听话的可以杀了。大臣惧于皇帝的屠刀闭上了嘴，却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忠心于皇帝怎么办？好办！那就派出“特务”，每家每户去盯着，监视好这些大臣。

宇文赟还觉得皇帝这个称号不得劲，你看宰相当了宰相，还可以加封什么上柱国、太师、太傅什么的，皇帝怎么只能称为皇帝？仔细研究了宗法制度后，宇文赟突发奇想，传位给了六岁的儿子宇文阐，自己当了太上皇，顺势给自己加封为“天元皇帝”，实际上依旧是总揽朝政。这一番操作，皇帝自动“升职”为比皇帝更高的“天元皇帝”，似乎这样就能让自己的权威更高一分。

但是历史证明，权威不是来自尊号、头衔的叠加。一个乞丐纵然印了一连串董事长、总裁头衔的名片，走在街上依然只是一个乞丐。

“普六茹坚”的“锅”就是在此后不久从天而降的。宇文赟循迹一看，这普六茹家权力极大，是自己的一个威胁。于是，他整天对着大皇后“普六茹丽华”说：“看我找机会给你们家灭族！”当下就招了“普六茹坚”入宫，对左右刀斧手说：“要是普六茹的脸色稍有不忿，就立刻杀了他。”“普六茹坚”拜见了皇帝之后，宇文赟在他面前进行了凌辱皇后的大表演。他带着其他四个皇后，外加若干宠姬，一起对着皇后进行了一番侮辱性集体动作。看着女儿如此受辱，“普六茹坚”依旧不卑不亢、举止自若，竟然没能让宇文赟找到杀他的理由。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这天，宇文赟忽然寻了一个理由，对大皇后“普六茹丽华”寻机刁难，想给她治罪。但丽华作为大家闺秀，应对得体，丝毫没有向“天元皇帝”服软的意思。

宇文赟大发雷霆之怒，下令赐大皇后一死，赶快去死，立刻马上。

不只是大皇后，大皇后她爹“普六茹坚”，也一块治罪。

事发突然，宇文赟的愤怒来得毫无预兆，就像他的性格如此来去如风。

“普六茹坚”的府邸也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夫人独孤伽罗说道：“让我去吧。”

这一夜，独孤夫人只身进入皇宫，在内殿见到了残暴的皇帝和她即将被赐死的女儿。独孤伽罗向着皇帝跪下，郑重地谢罪，请求饶恕女儿的性命，直至叩头流血。

此刻跪倒在地上的独孤夫人不是一个人，还有她代表的独孤信一族。就算是面对宇文泰、宇文护，独孤氏也从未低头。但此时此刻在宇文氏皇帝面前，独孤氏磕头服软，请求皇帝网开一面。宇文赟的内心终于平衡了，下令免皇后一死。

“普六茹坚”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用它们来审视这个黑色的朝局。他敏锐地发觉，此时的皇帝只是“独夫”而已，这十几年来一直沉默着的关陇豪族们，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在位三年后，纵欲过度的宇文赟掏空了自己的身体，在天德殿去世，史称北周宣帝。

皇帝暴死之际，内廷的宇文赟的宠臣们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召宇文氏的宗王们入朝，而是找到了“普六茹坚”，请他入宫执掌大权。

“普六茹坚”当即入宫，在内臣的协助下，很快控制了权力中枢。得益于周武帝宇文邕的改革，如今皇帝的权力中枢空前强大，以至于此刻“普六茹坚”只要控制了这个中枢，就可以把持整个集权的政府。小皇帝宇文阐拜他的这个外公为假黄钺、左大丞相，令百官都听命于他。“普六茹坚”以正阳宫为丞相府，开始施政。他精简了北周以往烦琐严苛的法令，关键是结束了宇文赟时期派出去监视大臣们的特务政治，很快就收获了天下人心。

睽违数十年，关中朝廷终于有了宇文氏之外的其他家族主掌朝政。这一天来之不易，早已经对宇文氏不满的关陇集团，已经等待了不知多少年。

反攻倒算的时候到了，而此时的宇文氏一族，虽然仍有大量宗室子弟把持官位，但已经失去了人心。关陇豪门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普六茹坚”的身后。

普六茹氏、独孤氏两个家族老一辈人所积蓄起来的力量也在此时显现了出来，“普六茹坚”继承了独孤信的关系网，诸如韦孝宽等驻守地方的独孤旧将，也成为“普六茹坚”的盟友。一些地方对“普六茹坚”掌权不满而发起的叛乱，虽然一度蔓延至关东，但最终也很快被韦孝宽等人平定。

自宇文泰时期就建立起来，长达四十七年的宇文氏统治，不到一年，就像一块烂木头一样地瓦解了。随着各地叛乱被平定，而宇文氏的宗室们，在被杀了一批、架空了一批后，也安静得像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宇文氏政权，成之于关陇门阀，也败之于关陇门阀。

“普六茹坚”在581年二月进封隋王，同月，小皇帝宇文阐就下诏禅让，让位给自己的外

公。“普六茹坚”按照历史上每次篡位必备的传统礼节，进行了“三辞三让”的固定曲目，就欣然接受天命，在万众欢呼之下，君临临光殿。皇帝恢复了自己的姓氏，以自己为中原名门望族弘农杨氏的后人，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

这真的可以说是时来天地皆同力。从宇文赟驾崩到杨坚最终篡权成功，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这时间节奏，犹如在篡位的列车后面点了十八个窜天猴。581年，隋文帝杨坚，成为隋朝的开创者。

号外！天下一统！

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一代事也等待着它所需要的一代人。

隋朝建立的这个时代，正是天下分裂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自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天下进入了长期的战乱当中，至今已有约三百年了。这三百年来，无数英雄尝试着要将天下重归于一统，但是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有的身死国灭，有的放弃成果退居一隅。归根到底，都是时势使然。英雄们文韬武略再强，总有那么多对手，出于自己的立场而抗拒统一。

而在隋朝建立后，时势风云变幻，天下已经期盼着统一的步伐。

杨坚接盘的关中政权，经过宇文氏和关陇集团的经营，已经从“后三国”中最为弱小的这股势力，演变为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强权。宇文泰夺占了西蜀、荆州；周武帝宇文邕灭掉了北齐；到周宣帝时期，还从南朝梁朝那里占领了淮南、江北之地。

反观南朝梁朝，经历了“侯景之乱”，富庶繁华的江南在叛乱中变成了白骨堆积如山、千里无人烟的战乱区，以往享誉百年的世家高门王、谢两家，此时也在战乱中式微。“旧时王谢堂前燕”，终于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整个梁朝的世族社会崩溃了。萧氏梁朝丢了大片土地，只剩下江陵地区，成为隋朝的傀儡。

出身微末的军人陈霸先建立起陈朝，偏安于江南。陈朝经过陈霸先父子两代的经营，微微有了些起色，收复了江淮、两湖地区。但是，当北周灭齐之战打响后，陈霸先的继任者陈宣帝想要趁着北方两国火拼捡一个漏，所以兴冲冲地挥军北上，结果遭到了北周的迎头痛击，不仅将从北齐那里得到的地盘统统吐了出来，而且整个陈朝的精锐部队也在淮、泗地区的战场上全军覆没。陈朝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隋朝建立的时候，陈朝已经到了陈宣帝之子陈叔宝在位时期。

陈叔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皇帝，优秀的作曲家、作词家、美食家、文学家，他的音乐、文学造诣上承汉魏，下开唐宋，可以说是在艺术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大佬，甚至连后世的大诗人李白，也从陈叔宝的诗作里汲取灵感。但这位大佬，唯独做不了一个好皇帝。三千里陈朝在他的手上，终于走向了尽头。

其实，这一切也不能全怪陈叔宝。陈宣帝北伐失败，陈朝精锐尽失，此时只能休养生息，以图来日。陈叔宝继位后，也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政策，寻求贤才，减免租税，奖励农耕。然而，此时的陈朝，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仅仅凭借一条长江防线，与隋朝隔江相望。而且，由于战乱而严重缺乏劳动力，民生愈发凋敝。隋朝初年，政府控制的人口有六百五十多万户，三千多万人口；而此时江南的陈朝，只有寥寥五十万户，大约两百五十万人口，令征发军队、组织生产，都显得捉襟见肘。举个例子，陈叔宝短短七年时间，十次下诏大赦，就是因为人力实在匮乏，只能通过赦免犯人来补充劳动力。缺乏劳动力，就没有人当兵，没有人种田，整个国家就越发穷困。

到了这个时候，也许所有人都在默默盼望着：统一吧，结束这一切。

而杨坚也同样非常需要一场胜利。

他掌握了整个帝国，但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开国皇帝像他一样顺利，这个皇位简直就像宇文家的败家儿子扔在地上以后杨坚顺势捡的。杨坚在北周时期的功绩只能说是中等水平，是靠着勋贵大臣们对宇文氏的普遍失望，又作为小皇帝的外公而掌握权位的。虽然在杨坚的高超政治手腕下政局基本稳定，但朝臣们对他并没有形成心悦诚服的君臣尊卑关系。杨坚身负雄才大略，当然不愿意别人说自己的位子捡的，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改造帝国的伟大计划要施展。在施展这一套改革计划之前，他也需要足够的权威来控制帝国机器，如臂使指地按他的意思运行。

统一天下，摆上杨坚的日程。

这是隋朝立国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务必要准备周详，万无一失才行。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看到杨氏的统治基本稳定，杨坚便召集了一干重臣们，盘算起了灭陈大计。这时，尚书左仆射高颍献上了一条毒计：江南江北气候差异大，隋朝在江北，粮食收获时间晚；陈朝在江南，粮食收获时间早。咱们可以利用好这个时间差，每次到了南方的农忙时节，我朝就动员兵马，做出一副进攻的样子，陈朝必然会屯兵防御，耽误了农时，这样他们的水稻就没人收割，烂在了地里。等陈朝一动员起兵马，我朝就解除动员，壮丁解甲归田正好赶上江北的收获季节。长此以往，陈朝就人财俱尽。而如此再三之后，陈朝习惯了江北的调兵，到时候隋军就真的渡江南征，趁着他们摸不清头脑的时候，一鼓作气，平定南方。

高颍的这条计，毒就毒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用最小的成本来拖垮敌人。这条妙计一出，江南不知会有多少普通百姓破产，多少人因饥荒而死。杨坚与高颍一样冷酷地计算着这一切的利弊，江南百姓的死活自然不用太多计较，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一计策，并下令实施。此外，杨素、贺若弼等重臣也争相提出计策，杨坚一一予以采纳。

南征的计划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第一步，吞并了在江陵苟延残喘的萧梁小朝廷，隋军进驻江陵、汉口，建立起南征的基地。

第二步，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三月，隋廷下诏，列举陈朝国主陈叔宝罪状二十条，盖上大印，将诏书抄写了三十万份，派出间谍广撒在陈朝境内，抢占舆论战线的高地，争取江南人心。

第三步，按照高颍的提议，全面开辟“第二战场”，发动间谍战：隋廷命令潜藏在江南的广大间谍反复纵火，焚烧陈朝的粮草物资，迫使陈朝军民穷困潦倒。

绝望的情绪在陈朝上下弥漫，这一条条计策，全都是对陈朝的降维打击。但凡陈国有一点富余的兵马，或者富余的人力，也可以想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惜，国弱民疲的陈朝已经没有能力还手了。在隋朝的绝对力量面前，陈国君臣只有反复念着“长江天堑，坚不可摧”来安慰自己。陈叔宝也把自己关在后宫，唱着《玉树后庭花》《春江花月夜》，在宠妃张丽华的石榴裙下体验一国之君的雄风。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十月，杨坚正式下令，开始动员举国之兵，南下灭陈。他在淮南的寿春设立行省，作为灭陈战争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命次子晋王杨广为前敌总指挥部的尚书令，各路大军的元帅统筹各路兵马。当然，此时的杨广只有二十岁，并没有指挥如此庞大战争的经验，真正负起指挥责任的是元帅长史高颎。

这真是一场倾国之战，隋朝动员了从东边的大海到西边的巴蜀，一共八十多个地方总管（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共计五十一万八千人，分东、中、西三路发动了攻击。

西路军，由清河公杨素担任行军元帅，率领舟师出永安（今重庆），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荆州刺史刘仁恩自江陵西进，与杨素东西夹击，清扫长江上游沿岸防线的陈军。

中路线，由杨坚的三儿子秦王杨俊担任行军元帅，从襄阳出兵，十余万大军水陆并进到达长江北岸的汉口，进逼江对岸的武昌，切断陈朝下游国都建康与上游两湖地区的联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另一路偏师行军总管周法尚率三万水军逼近樊口，呼应中下游的杨俊主力。

十二月，大军动员完毕，西路军和中路军率先发起进攻。杨素的西路军穿过水流湍急的三峡，在狼尾滩遭遇陈朝将领戚欣的数百艘青龙战船。杨素的千余艘黄龙战船趁夜突破陈朝水军防线，同时骑兵、步兵在陆上袭击陈军据点，战斗一夜之后，戚欣的守军全军覆没。杨素继续东下，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杨素端坐在旗舰上，一身明光铠甲，陈朝人望而生畏，感叹说：“清河公就是江神！”隋朝大军到达了三峡最后一峡——西陵峡，陈朝将领陈慧纪占据狭窄的峡谷，用三条巨大的铁索拦住江面，让隋军的黄龙战船无法通过。两军在西陵峡防线展开了血战。

同时，隋朝中路军也到达汉口，陈军在江夏坚守，两军对峙长达月余。

这时终于轮到隋军主力东路军了。西路军、中路军虽然没有快速击溃陈军，但是将长江中上游的陈军牢牢拖在了汉口以西。接下来，就是东路军这一招“叶底藏花”的绝杀了。一动，则定乾坤。

东路军在行军元帅杨广、元帅长史高颎、司马王韶的指挥下，兵分五路前进。

589年正月初一，正是陈国君臣欢庆春节的时候，此前长江上游雪片一般的加急奏报却被陈朝中书扣押不发，建康城的军民对于已经开始的灭国之战丝毫没有觉察。冬日的长江，江水刺骨，庐州总管韩擒虎率领五百精锐从庐江连夜渡过长江，奇袭对岸的采石城，进而占领姑熟；吴州总管贺若弼则率领数千人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发兵，横渡长江，攻占京口（今江苏镇江）；杨广的中军也在行军总管宇文述的指挥下，占领六合，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城西。三路大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逼近建康。此外，隋军东西两翼还有蕲州刺史王世积率军进攻长江沿岸重镇九江，青州总管燕荣率领舟师出东海，从海上进入太湖流域，奇袭姑苏，扫荡陈朝沿海城池。

直到正月初四，陈叔宝和他的大臣们才反应过来，开始调兵抵抗。然而，这为时已晚。贺若弼、韩擒虎渡江的兵力虽然少，但是与之相遇交锋的陈军一触即溃，很快投降，隋军安抚之后，马上用这些降军作为仆从军，占领周围的州县。到了正月初七，韩擒虎的前锋部队已经能看见建康城头陈朝的大旗了。建康城内外十余万大军，在隋军的两路精锐包抄之下，竟然毫无抵抗意志，刚交战不久就全线溃败。韩擒虎的五百骑兵和贺若弼的几千人一

个在南，一个在北，几乎同时进入建康城。韩擒虎率先从皇宫内的一处枯井里，拉出了抱着宠妃张丽华、孔贵人瑟瑟发抖的陈叔宝。

陈朝灭亡了。和北方政权对峙了数百年的六朝南国，就以这样一种毫无尊严和体面的方式，屈服在了北朝人的铁蹄之下。

此时，西陵峡前线，杨素的西路军也发动了总攻。猛烈攻击之下，陈慧纪被迫撤退，想要下长江驰援建康。但是，他在汉口遇上了早已拦在江上的秦王杨俊的中路军，就这样被“包了饺子”。在绝对力量的打击之下，陈朝各军纷纷顺从地投降了隋军。隋朝大军从长江一路推进到了岭南、交趾，就此陈朝全境均被占领。

至此，四百年的分裂乱世，终于在隋朝重新归于一统。

谁还敢说朕的皇位是捡来的

此时此刻，出现在长江黄河流域的这个大帝国，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俯瞰着四海八荒。与秦汉时期的统一王朝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帝国混合了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更为多元的文化，在语言、习俗、生活、思想等各个方面，糅合进原本华夏文明的血液里。这个新的帝国并没有像汉朝那样尊奉儒家，虽然儒家的伦理观念和文化典籍依然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从君王到臣民却并不把儒家思想当成统率一切的思想，至少统治阶级是这么以为的。佛教、道教才是社会风气的指向，佛寺、道观、伽蓝塔，在整个帝国随处可见。

站在这个新的庞大帝国之巅，杨坚要给予这个伟大的国家所应有的伟大制度。所以，借着发动统一战争的权威，杨坚进一步加速了改造帝国的计划。

首先，政治体制变革。这件事情，其实从隋朝立国以后就悄然开始了。北周的政制是按照《周礼》上的职官制度制定的，把朝廷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看起来似乎很理想、很漂亮，但是实施起来，总是职权不清、条理不明。这套六官制度相传由周公制定，但是以讹传讹，由汉儒记录下来时就已经不清不白了，再经过西魏、北周这样以鲜卑人为主体的政权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实施，就更加不伦不类。因此，杨坚早早地废除了六官制度，还是按照汉魏时期的旧制办。在汉魏旧制之上，隋朝君臣还进行了创新——将行政机关尚书台改为尚书省，总揽政令的执行实施；再设立中书省（为了避讳杨忠的名字，隋代称为“内史省”），管政令的决策；设立门下省，负责政令的审查复核。三省之间各有分工，又互相制衡。三省之下，设立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归尚书省管理。这样的制度架构，历史上被称为“三省六部制”，自隋朝以后，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

三省六部制能实施这么久，关键也就在于它的好用。以往的权臣，只要担任了丞相、大冢宰之类的行政长官职务，就可以依靠制度的力量架空皇帝，指挥整个国家机器。而在三省六部制之下，三省之间互不统属，权臣再高，也不过一个中书令、尚书令，在制度框架下是不能权倾朝野的，除非他掌握军权跳出制度框架，才可能扰乱朝纲，总揽大权。杨坚正是需要这样的一套制度，好让自己这个皇帝稳稳地控制住朝局，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关陇勋贵们压得服服帖帖。

其次，律令制度。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一部由十二篇，共计五百条条文构成的新律公布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律》。同时，新的政令制度也建立起来，规定刑罚处断的法规，和刑罚以外关于行政、官制、税制的政令，共同形成了这个新的中央帝国的律令制度。

这看似平平无奇，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像在西方之地，有一度强大的罗马帝国，和它的《罗马法》；还有称霸欧罗巴的拿破仑帝国，也有它的法典。一个帝国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帝国，不是看它征服过多少土地，而是看它怎样统治了一个世界。征服过的地方，如果没有合适的方式来统治、治理，那就像建在一盘散沙上的楼房，顷刻间就倒了。律令制度，就是隋朝治理这个大帝国的方式。

简单地说吧，我范西园是一个在路边摆地摊的小贩，这天收到本地大贵族清河郡公批的一

张条子，上面写着，命令范西园某年某月某日去城外小河边为新修的水利工程运沙子，不去？也许在南北朝的时候，我就得去了，因为清河郡公是世家大族，本地爵位最高的大老爷，他的条子我怎敢不听？

但是，现在不行了。在大隋朝的新律令制度下，政令、征调都要由三省六部以及中央政府统辖的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正式政令、公文为依据，就算你是关陇勋贵，或者“崔卢李郑”这些顶级豪门，打的条子就只是一张纸而已，不能作数的。政令一同，皆出于公门，国家是理论上的唯一权威。

再举个例子。范西园今天又收到一张条子，居然是住在仁寿宫的大皇帝打来的，我何德何能，居然能接到皇帝的手令，只见条子上写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范西园你即刻来长安城外的工地搬砖头。”请问我是否奉诏？

如果我是一个有着封建主义法治思想的良好臣民，除非不得不给皇帝一个面子，我当然也是拒绝奉诏的。因为皇帝的手令，要是未经公文流程发出，同样也是一张白纸。皇帝的政令，应当经过中书省决定和草拟，再由门下省复核后发出，交给尚书省下发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的公人再提刀找来，下令让我去搬砖。

当然，这一切只是按照律令制度运转的理想情况。也许皇帝听说我不听奉他的诏，就会马上叫人悄悄地把我砍了，即使我到时候临死前高叫：“处死臣民也要有刑部的公文！”但也没有人为我伸冤了。

然后，就是官员的选拔问题。从汉末、魏晋以来，官员的任用来自各个地方的选拔官，这个选拔官很快就被地方上的世家大族控制。世家大族依靠着控制住选拔权，给地方上的人才评级、打分，自然就能倾向于“朋友圈”里的关系人士，这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下，诗书传家的大型士族垄断了官员的选拔，世代代稳居政府的重要官职，再依靠财富积累和教育积累，拥有了巨大的势力，数百年来形成了连皇帝都要敬他三分的世家大族，北方有“崔卢李郑”（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南方则有“王谢”（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顾陆朱张”（居住在江东的地方高门）。

例如，当年“职业反叛家”侯景，从东魏叛逃到南朝后，想向梁武帝请求娶一位出自王家、谢家的豪门女子为妻，结果被梁武帝怼了回去，说：“王家和谢家的门第太高，不适合你老侯，还是去朱家、张家以下的门第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吧！”侯景深感受到了侮辱，不久之后就发动叛乱，因此南朝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像侯景这样一位北朝名将都被认为配不上王、谢这样的高门，哪怕是他们家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毕竟王、谢两家人，连当皇帝的司马家、刘家都瞧不上——由此可见世族豪门在当时有多么高的地位。

而杨坚偏要勉强，偏要把世族压下去。他下了命令：各地方的人才选拔官，也就是“中正官”统统废除，朝廷直接命令各州的地方官，每年选三个人才上贡给中央，然后中央有关部门按照德行、才能分别开科，来选举两个科里的人担任官员。这套制度在杨坚死后，逐渐演变成了通过考试来录用官员，最终成为如今高考、公务员考试等诸多考试的最初来源——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世家大族无法垄断人才的来源，势力就被逐步削弱了，从而这就增强了皇帝的力量。而且，从此以后，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庶族寒门，出现在了权力场上。

这一项项伟大的帝国改造工程，也要有配得上这个帝国之伟大的基础设施。因此，一项同样宏伟的工程也在启动着。

此时的国都依然是西汉就已经建好的长安城，这个长安城虽然经历了无数战火，但毁坏后又重建，重建后又毁坏，修修补补已经经历了八百年。八百年里，长安城不知换了多少批居民，几百年无数代居民的大小便，统统倾洒在这座城池里。那个时代虽然有专门的掏粪工人，长安城还不至于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大粪围城，但排水技术终究不太到位，小便只能自然风干或者下渗到土里，带着盐分和“香味”物质进入地下。于是，八百年后的隋朝，长安城居民取水用的井里打出的水已经又咸又苦，混杂着上了年份的陈年“香味”，实在是不能饮用了。而且，汉长安城的设计是以宫殿为主，居住面积并不大，狭窄的城市空间也配不上像大隋这样的大帝国。

于是，杨坚决定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高地重新建造一座城池。这个任务，他又交给了宰相高颎。

高颎则找到了著名城市规划设计师、建筑家、发明家宇文恺，开始主持建造新国都。在宇文恺的设计下，一座旷古绝今的伟大城池诞生了，它东西长九千七百米，南北长八千六百米，有二十五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一百零九个坊，以及东西两市，坊内也再纵横交错地建造街巷，最终共同组成一座肌理清晰的城市。杨坚把它叫作大兴城，相信隋帝国将在这里继续史无前例的兴旺和辉煌。

这几项制度推出以后，再借助着隋朝灭陈、统一天下的声威，杨坚的权力终于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时，杨坚终于可以大声吼一句：“哪个人还敢说朕的皇位是捡来的！”

杨坚和他的心病

随着权力日重，一个怀疑渐渐地从杨坚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并越来越成为他心中的困扰。

这些朝中的大臣们会不会像当初的自己一样，夺了老杨家的皇位呢？

表面看上去，似乎不会，毕竟此时的隋帝国如日中天，皇帝权力无以复加，朝中大臣以高颎、苏威、李德林等人为主的这一批人才，也在国家治理与建设方面展现出齐心协力、奋勇向前的面貌。但这又怎样呢？杨坚篡夺的北周政权，难道当时不算如日中天吗？杨坚的女婿周宣帝宇文赟的权力难道不强吗？朝中大臣，比如他杨坚，当时难道不显得公忠体国吗？

正是因为杨坚有过这样一番篡权的体验，他才会如此悲观、冷酷地想这个问题。毕竟他当年还姓“普六茹”的时候，还表现得如同大周朝的头号忠臣呢！如今这些朝中的忠臣孝子们，谁也保不定暗地里有什么小心思。而且，在这个时代，世族政治的传统深入人心，“铁打的世族，流水的皇权”。皇帝对于很多贵族而言，也不过是一个更高一阶的大贵族而已，公侯易位为帝，其实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杨坚自己不就是这么轻松上位的嘛。就这样，无限的猜疑蔓延在隋廷的皇帝与大臣之间。这些想法就像除不尽的毒草，时时刻刻在杨坚内心的黑暗角落疯狂生长。

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杨坚度过了他五十二岁的生日。都说男人五十岁是一道坎，五十岁往后，男人就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老。杨坚虽然含着金钥匙长大，平日养尊处优，但是仍敌不过岁月的侵蚀。衰老让杨坚的心理状况出现了改变，他原本就是一个冷酷而刻薄的人，对他人的猜疑夹杂着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让他变得更加阴鸷和酷烈。

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曾经都是杨坚最初幕府中的成员，也是关陇门阀中的重要人物，在开皇年间受到重用，冠绝一时，据说宫外的人们称他们为“四贵”。杨坚曾一度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心腹之臣，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知己。然而，此时杨坚不敢再相信了。人都是会变的，杨坚会变，这些大臣自然也会变。

杨雄为人宽容，礼贤下士，深受朝野的尊敬。这在杨坚眼里，仿佛是和他的阴鸷刻薄有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杨坚怎么看杨雄，都觉得他像当初深得人心的父亲杨忠，或者是当初假装礼贤下士的自己。于是，他下旨任命杨雄为司空，位列三公，看似地位尊崇，但实际上没有实权，等于是“请”他坐上权力的冷板凳。

苏威的儿子苏夔年少时就名满天下，有众多门客。这还了得？苏威这小子，是想做孟尝君还是篡汉的王莽？杨坚当然也不能忍，于是在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就以苏夔写的文章得到很多朝臣附和为理由，认为苏威、苏夔父子是在结党，命令虞庆则调查。苏威只好向杨坚负荆请罪，杨坚就让他拿出史书，专挑史书上结党营私的部分去读。苏威恐惧，只得叩首请罪。杨坚只是冷笑：“已经晚了。”随后免去了苏威所有的官职。

杨雄、苏威还留着一条命，苏威后来也恢复了原来的爵位，并且为了保持在官场的地位而越来越投皇帝所好，而虞庆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虞庆则是将门世家，比作为文臣的杨

雄、苏威更加有威胁。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虞庆则查办完苏威的案子，就因为说错了话，被人诬告想要谋反。杨坚查验情况之后，因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明确，就将虞庆则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

到了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的时候，真正依旧保留权力的，就只剩下了平陈功臣高颎了。其余三人死的死，退的退，一度声势煊赫的“四贵”几年间便不复存在了。

这还是杨坚的亲信大臣的结局。如果要拉一张杨坚处死功臣的名单，这张名单一定非常地长：王世积，当初在灭陈战争中表现优异，加封柱国大将军，结果在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被亲信举报说谋反，就此被降罪诛杀。李彻，因功升任上柱国，因为皇帝猜忌而不受重用，因而在家里口出怨言，皇帝得知后，招他到卧室内赐宴，谈崩，惨遭下毒致死。史万岁，是平定尉迟迥内乱、攻灭陈国的功臣，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因为被诬陷谋反，被皇帝命令武士将其暴杀于朝堂……

真是结局只有一个，死法各不相同。这些人里，或许真的有人心怀异志，有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保不齐要是没有死，真的有可能在平行时空成为“第二个、第三个杨坚”。但此时他们的死，只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权力本身触动了杨坚敏感的神经。他宁肯错杀、枉杀忠良，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成为“下一个杨坚”的祸根。

晚年的杨坚，行事决断的标准更加苛刻。他设立了廷杖制度，要是皇帝和大臣开会的时候，大臣触怒了皇帝，就有可能当庭遭到杖打。到了后来，廷杖被使用得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之中就有四个人先后受廷杖。要是执行廷杖的侍卫不用心打，杨坚还会下令把这个执杖之人斩了。所以，廷杖下手越来越重，受刑的人很多都被活活打死。

延伸到对社会的刑罚，执行中的裁量也越来越严酷，甚至超出了律令规定的裁量范围。当时朝廷下了专门的敕令，规定偷盗军用粮草一升以上，一律斩首、抄家。没错，就是一升，不是一石，就是你只要偷盗十斤粮食，就是死罪，不光死罪，还要抄家，家属卖身为奴。《开皇律》里写得清清楚楚，死刑所要经过的秋决、三奏而决这样的法定程序，现在不管了，皇帝要你三更死，那就别想活过五更。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大胆，下面的官员也争相实施苛政，残暴的官员才是好官员，谁要是觉得这不合律令规定，那谁就是胆小鬼。这种严酷的刑罚方式有没有起到杜绝犯罪的效果呢？没有，整个帝国境内的犯罪率反而越来越高，有的地区更是盗贼遍地。这时，朝廷又下了新的敕令：

“盗一钱已上皆弃市。”

偷一枚铜板，就处以死刑。弃市，就是在人群聚集的闹市区砍头，以示为大众所弃。这一刑罚在几年前刚刚被《开皇律》废除，现在又回来了。

这个帝国似乎看起来一派富强，户数人口在杨坚当皇帝的时候也几乎增加了一大半，仓库里的粟米足够四五十年之用，但实际上百姓却过着困苦不定的生活。

但杨坚坐在大殿之上，当然看不到这一些了。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还有一件吸引所有人瞩目的大事，搅动了整个朝局。

朕不是怕老婆，是尊重老婆

杨坚如此性格，家庭关系自然也并不和睦，他和自己的几个兄弟都不亲密。而对自己的儿子们，杨坚也是一如既往地严厉。比如，三儿子秦王杨俊，因为骄奢淫逸、品行不端，杨坚就下令免去杨俊的所有官职。就算到了三儿子病重的时候，想要上表谢罪，杨坚也不愿意原谅这个儿子。

但有一人，杨坚绝对不敢像对待其他人那样严厉，哪怕说话大声一些也不敢，这个人就是杨坚的妻子，独孤伽罗。

独孤伽罗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十四岁嫁给杨坚，和杨坚一同经历大风大雨，还在宇文赟的淫威之下替杨家扛下了那一场狂风骤雨，在隋朝建立后理所应当成为皇后。她和杨坚早已不是简单的夫妻关系，而是共同经历过淬炼的“战友”。杨坚与独孤伽罗初婚之际，就约定“发誓不可以和别的女人生下子女”。当时社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夫妻之外，往往另外纳聘姬妾，和小老婆生下庶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杨坚贵为天子，几十年来都遵循了约定，还真的没有纳妾或者选妃，他一共五个儿子，全都是和独孤伽罗一起诞生的。

同时，独孤伽罗还有另外一层身份，那就是杨家老上司的女儿。杨坚一家对老上司独孤信始终有着特殊的感情，独孤信是老领导，也对杨家有着救命之情、赏识提拔之恩，没有独孤家就没有杨忠，没有杨忠也就没有杨坚。比如，重臣高颎，父辈曾经效忠于独孤信，因此被赐姓“独孤”，所以在私下见面时，杨坚从来不称呼高颎的姓字或者职位，而是直接叫他“独孤”，可见独孤氏在杨坚心中是多么崇敬的一个地位。而对于独孤家的这位大小姐，杨坚自然也是又敬又爱——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

杨坚当皇帝的这二十多年，“后宫宠幸，不过数人”。“数人”，当然不止是一人，杨坚偶尔也有开小差的时候，一时情不自禁，也会宠幸一些宫人、女官。独孤伽罗改不了大小姐脾气，听说杨坚宠幸了谁，就马上过去强行阻遏，有时候还瞒着杨坚，偷偷地把杨坚宠幸的女人给杀了。比如，名将尉迟迥的孙女，因为尉迟迥叛乱兵败而被收作宫女，杨坚一天碰见，就不禁伸出了他一代帝王的“咸猪之手”，从此收为宠姬。却不料独孤伽罗趁着杨坚上朝，回头就把尉迟家的孙女弄死了，惹得杨坚大怒。

大隋帝国的开国之君，表达愤怒的方式就是离家出走！杨坚气愤地一个人骑着马奔出宫苑，一口气出走了二十多里。当大臣高颎、杨素找到独自疗伤的杨坚时，杨坚只能叹着气，发出了很多已婚男士都会有的感慨：“我贵为天子，竟然也不得自由！”回去以后，杨坚面对着独孤伽罗，依旧只能一脸客气。

宫里都知道，天下大事皇帝说了算，皇帝的事皇后说了算，所以皇帝和皇后就像天上的日月一般，说不清到底谁更高，但缺一不可，因此宫中都称呼他们为“二圣”。

皇后要是讨厌谁，那谁就麻烦了。可是偏偏不巧，皇后讨厌的是她的亲儿子，太子杨勇。

杨勇是个柔弱的人，意志不坚定，还有一些骄奢淫逸、沉迷美色之类的坏习惯，但这些坏

习惯却让人恨不起来，因为这些只是普通人都常有的小毛病而已。如果他能有贤臣辅佐，未必不能维系隋朝的统治。

然而，独孤皇后不喜欢他。独孤皇后喜欢的是二儿子晋王杨广。杨广一直细心体贴，三天两头地来给她请安，一言一行都能看出他的孝顺。更重要的是，杨广有着独孤皇后最为看重的品质，那就是专一。杨广娶了南朝名门之后萧氏为晋王妃，就一直专一地对待着妻子，两人相濡以沫，是模范夫妻。看着杨广夫妇出双入对的样子，独孤皇后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和杨坚一起鲜衣怒马地在灞河畔郊游的样子，如此美好，如此伉俪情深。和大儿子比起来，独孤皇后的这个二儿子更像他的父亲，独孤皇后是这么认为的，杨坚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

反观太子杨勇，在私生活方面简直就像照着标准答案故意反着来的，他整天沉迷于声色，完全没有继承他父母的精干个性，来皇后宫中请安的时候，好像只是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一般，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更不可理喻的是，他对妻子不好，用情不一，以至于太子妃气出了心病，不多久就去世了。结果，太子居然让妾室云昭训来主持太子宫。真是胡闹，一个小妾身份的人，怎么可以主持后宫之事？这又触碰了独孤皇后的心理底线。

都是自己生的儿子，人和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独孤皇后对太子彻底失望了，她决定向杨坚提议，废了太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太子。

独孤皇后的意见，杨坚自然是要好好听的，但他所考量的却不只是个人品行问题。

太子杨勇与宰相高颎结为姻亲，身边集中了一大批关陇门阀中的大臣。太子本来就是一个柔弱的人，耳根子软，如果等到他继位的时候，大臣一撺掇，那隋朝就又将至关陇门阀的天下了。他杨坚这二十年来好不容易建立的独裁统治，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这些关陇世家反攻倒算。更可怕的是，关陇门阀其实也是杨坚自己的基本盘，虽然这几十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打压那些权力变大的关陇勋贵，但他的立足点始终是关中，他的统治也十分依赖着关陇门阀的支持。要是关陇门阀转而支持太子，那杨坚自己的帝位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他的人生经历和坐在皇位上的二十年经验告诉他，不要迷信亲情，在权力的考验下，亲情什么都不是。太子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但也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这让热衷于猜忌他人的杨坚，开始猜忌起了自己的儿子。

而反观晋王杨广，自从平定陈朝以来，杨广一直与南朝的贵族有着万千联系，他的妻子、僚属，都是南方世族。好好地重用杨广，对于杨坚来说，是维系帝国在南方统治的一个纽带。而且，杨广的南朝世族班底，对自己的关陇门阀班底没有威胁。假以时日，如果由杨广来继承自己的皇位，那下一朝天子就同时拥有了关陇门阀和南方门阀的支持，何乐而不为呢？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六月，失去父亲宠爱的秦王杨俊因病在府邸郁郁而终。这难免让太子杨勇更加兔死狐悲起来。在皇后的排斥、皇帝的猜忌，以及忍受十二年来功臣横死的高压环境下，太子杨勇崩溃了。这年冬天，当皇帝召见杨勇时，杨勇惊惧地对来东宫请他的宿卫说道：“可……可以不要杀我吗？”

武士们把吓成一摊烂泥一般的杨勇架到武德殿，只见杨坚一身铠甲戎装，在禁卫军的守卫下临朝，宣布了废除太子之位的消息。杨勇只是无力地伏在地上，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磕着

头说道，“臣本当处死，伏尸于街市上。幸得皇上垂怜，让臣和一家保全性命。”说着，泪水已经打湿了衣裳。此刻他唯一卑微的愿望，就只是保全他一家的生命。太子这个名位，对他来说只是让父母猜忌不喜，让他时刻提心吊胆的累赘，从此以后，他终于重获自由。自由，这个愿望终于满足了，他仿佛卸下了二十年来压着的重担，已经被废为庶人的杨勇轻松舞蹈着离开了武德殿。仿佛此刻，杨勇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大殿上侍立在两旁的王公大臣们没有说话，都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600年十一月，杨坚立晋王杨广为太子。第二年，杨坚改元仁寿，希望改元之后，大隋能有一个新气象。

这场易储风波引发了一连串朝野的动荡，连宰相高颎也被波及，最终免职。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独孤皇后去世了，杨坚既悲痛于伴随自己一生的妻子的离开，也为自己的自由暗暗干杯。独孤伽罗崩后不久，杨坚马上把嫔妃虚置的后宫填充了起来，增加了三名贵人、六名嫔、十八名世妇、四十三名御女……但当杨坚面对日渐充盈的后宫，想要挺枪而上，大显身手，好好释放一番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以往之所以想要宠幸别的女人，其实只不过是因为独孤给他的管束让他透不过气来，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罢了，自己心中真正所爱的始终都是那个大小姐独孤伽罗。

杨坚的晚年，因为独孤皇后的去世，太子杨广虚伪矫饰的面具渐渐撕了下来。原来，杨广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一于萧氏的人，他的府邸里一直都有数不清的姬妾。更可怕的是，杨广来皇宫时染指皇帝妃嫔的流言传播开来，让杨坚一阵头疼。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也许是因为在独孤皇后死后，狠狠补偿这几十年来禁欲煎熬的缘故，杨坚的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召了左仆射杨素等几名重臣以及太子杨广，让他们住在仁寿宫，以防不测。忽然有一天，一个宫人将杨素亲手写的密信错送到了杨坚手上。在信中，杨素向太子一条条地说明了皇帝驾崩后可能的情况，以及夺权的途径、方式。恰在此时，他的妃嫔宣华夫人陈氏衣衫不整地进来，哭着告诉他，太子竟要对她行非礼之事。这一记实锤打在杨坚的胸口，他觉得出离愤怒，狠狠地拍打床板：“这个畜生怎么可以托付大事！我真不该听信独孤皇后的话，把大儿子给废了啊！”杨坚气急攻心，终于到了生命的尽头。

历史究竟会如何评价他呢？是大力改革，奠定新帝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以诈术得国，最终因此而猜忌群臣？是施政苛刻，但统一天下功不可没，还是节衣缩食，最后成就“开皇之治”？

这些都不得而知了。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前，却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总是要让叱咤风云的英雄最终以悲剧收场。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杨坚在大宝殿驾崩，终年六十四岁，史称隋文帝。

太子杨广继承皇位，改元“大业”。

多事之秋，终于来临。

最像父亲的儿子

自古成大事者，大多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杨广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忍的人。在隋文帝时期，他厉行节俭，连卧室帷幕的挂钩这样的小细节都要专门下令不得铺张。投文帝所好，杨广和他的妻子萧氏也都衣着朴素、节衣缩食，就为了人人都说一句，晋王言行是五位皇子里最像当今圣上的。虽然杨广最爱锦衣玉食，最流连的还是纸醉金迷的南朝。

不过，杨广也许确实是几个皇子中，最像父亲隋文帝杨坚的，他有着和父亲一样旺盛的欲望，一样城府极深的性格，以及一样冷酷的心肠。只是他的身边不像父亲那样，有一个时时约束自己的独孤皇后。隋文帝刚一驾崩，杨广便赐了向杨坚告状的宣华夫人陈氏一个木匣子。陈夫人和宫女以为是太子赐了毒酒，都不敢打开，最后鼓起勇气打开了，才发现里面是几枚精致的同心结。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陈夫人是南朝陈宣帝的女儿，因为国家被灭所以被送入隋宫，成为隋文帝的妃嫔，一直被隋文帝宠爱，并奇迹般地护着她安然经过了独孤皇后独霸后宫的岁月。陈朝当初是杨广所灭，他们在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的建康就已经认识了。杨广忍了十四年，直到此时此刻。于是，隋文帝崩逝的当晚，杨广便和陈夫人发生了关系。

由此可见，杨广对女色也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审美趣味。

不仅如此，杨广也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心魔。

此时的天下，治安状况已经很差了，民变和盗贼劫掠事件此起彼伏，但这并不影响帝国的基本面。这个帝国依然欣欣向荣，仓库丰盈，军力强盛，大部分百姓都在官府的统治下安定地生活。至于那些盗贼，怎么也不过是些癣疥之疾罢了。

但是，当今皇帝得位不正的流言悄然传了开来，而且传得神乎其神，煞有介事，说皇帝与先帝嫔妃私通时被撞见，恼羞成怒，就悍然害死了先帝。这让杨广恐惧起来，他意识到这不是思维简单的平头百姓们在街坊闲暇时的臆断。这个谣言的传播者肯定知晓后宫的内情，所以才能根据杨广在杨坚临终前对陈夫人进行性骚扰的故事，编造出这样一段骇人听闻的弑君谣言。幕后黑手，就隐藏在朝堂里，藏身于那些道貌岸然的关陇贵族当中。

看来不仅民众里面有坏人，贵族里面也有坏人哪！

杨广自我感觉极好，在他的眼里，没有谁比自己更适合做新一任的皇帝了，他不仅又聪明又帅，才华横溢，胸怀大志，而且政治身份独特：他有一群近臣，团结着江南地区的势力；通过拉拢杨素等几个重臣，进而笼络关陇门阀；同时还与关东地区的高门世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先帝在时，事事以关中为本位，而不在乎关东、江南士庶百姓的想法，因而关东、江南新征服的地区并不稳定。想必是上天把使命交给杨广，让他完成先帝也没能完成的功业——整合天下！

因此，杨广不能容忍有人质疑他继位的合法性，哪怕是一丁点儿也不行！他先假托是先帝遗嘱，赐死了当着庶民、优哉游哉的杨勇。可怜杨勇只度过了四年岁月静好的时光，就这么提早被弟弟送往了地狱。然后是四皇子蜀王杨秀，被杨广安了一个使用巫蛊之术诅咒隋文帝的罪名，削爵为民，软禁了起来。

这时隋文帝的嫡子只剩下小弟弟汉王杨谅了。杨谅也感觉到了危险，决定先发制人，于是抢先在杨广开始整他时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声讨宰相杨素。杨广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杨素，派他去平定杨谅的叛乱。杨素亲率五千骑兵，果断地击败了杨谅，把后者幽禁起来，杨谅也在不久后死于幽禁之中。

其他的哥哥、弟弟都被自己灭了，杨广终于是唯一具有继承先帝皇位资格的人了，那他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地统治这片江山了吗？似乎仍然不行，杨素、高颎这样的三朝元老，凭借着二十多年立下的不世之功，威望极高。高颎虽然之前因为废太子杨勇的缘故而被撤职，但他在朝中的影响极大，杨广继位之初，仍需要他来稳定朝局，所以重新任命高颎为太常。而杨素借着杨广依赖他控制关陇门阀，则更是拥有了滔天的权势。

杨广和他的父亲一样，不能容忍他人有着僭越自己的威权。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杨素病了。杨广殷切地派出太医去为杨素诊治，又送了很多上好的药材，但是私下里他却不停地问医官，杨素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死。杨素何等聪明，他叫来了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对儿子说：“我已经位极人臣，恩赏无以复加，再活着也没有必要了，不如就此了结，好让弘农杨氏的荣耀由你继续下去。”从此杨素便不再服药，任由病情恶化，没多久就死了。

朝廷和弘农杨氏此时都需要的，是一个死掉的杨素——杨素和杨广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杨广听说杨素去世，非常高兴，假装悲痛地赏赐了很多东西，便继续开心地玩了。在杨素的灵前，杨广没有意识到，杨玄感的目光尤如恶狼一样，正冷眼看着自己。

而高颎则没有杨素的眼力见，不停地劝谏杨广不能过度使用民力，不能过于铺张浪费。杨广和高颎，早年在平定陈朝的时候，就因为高颎擅自处死了杨广倾慕已久的陈朝宠妃张丽华，而结下了一点儿梁子。杨广继位后，沉迷于招募乐工，组建管弦乐队，却被高颎上奏阻止。杨广新仇旧账一起算，以“诽谤朝政”的名义处死了高颎。被一起处死的，还有贺若弼、宇文弼等其他几个前朝老臣。

这下朝堂终于干净了，杨广终于可以腾出位子来，培植自己的亲信。杨广至此终于如愿地控制了帝国的朝堂。

“驴友”杨广的“旅行攻略”

世界那么大，杨广想去看看。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开始了此后每年都会来一次的自由行。对外他宣称，出巡的理由是听取舆论、与民交流、考察风土人情，但实际上，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整合这个帝国。隋帝国疆域万里，隋文帝制定的律令制度出了关中，其实很多都没有真正地执行。如何才能让这个帝国真正成为可以全力贯彻皇帝意志的没有感情的机器呢？

杨广就从秦始皇那里找到了灵感。秦始皇扫除六国、统一天下，为了慑服六国的遗老们，就长期亲身外出巡游，让六国的百姓和官吏们亲身感受皇帝的威严。秦始皇如此，杨广也这样。更何况他作为一个生活精致、情趣高超的人，旅游也是他的一项爱好，能在整合国家的同时悠游于乐，饱览自己统治的大好河山，何乐而不为？

第一年，杨广携皇后及后宫，乘坐龙舟前往江南。他一路沿着大运河南下，船队延绵二百余里，沿岸的纤夫征调了足足八万人，极尽奢华。他来到江都，就为了让江南的百姓们见识见识这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还有限制了他们贫穷的想象力的帝王威严。

东都洛阳城的修建也在同时进行中，完成了大兴城建造工作的宇文恺，马不停蹄地又赶到洛阳，在汉、魏洛阳城外的洛水两边，建造了一座新的洛阳城。东都大城周长七十三里，每月都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来工地施工。杨广对于东都有着远大的规划，在他的设想中，东都将会成为帝国经略东方的大本营，他以后将在这里君临东方。

当然，还有另一层考虑，在隋朝，关中地区已经日渐干燥，当年的郑国渠、白渠等灌溉系统已经年久失修，粮食产量锐减，已不再是秦汉时的那个富得流油、沃野千里的四塞之国了。每到灾年，关中便养不起人口繁多的大兴城，以及庞大的隋廷官吏，隋廷便经常全体搬家，就食洛阳。

更令杨广重视的是北方的安全。此时，在北魏时期成为中原王朝劲敌的柔然，已经被崛起于漠北的突厥部所吞并。突厥成为隋帝国在长城外最强悍的敌人。当年的北周武帝，就是在征讨突厥的途中发病而死的。隋朝立国之后，突厥也曾数次进犯，都被隋军击退。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与隋帝国相连的是东突厥。敬服于隋廷的强大，东突厥上表臣服，两国缔结了盟约，东突厥启民可汗尊奉杨坚为“圣人可汗”。

突厥虽然臣服，只是慑于中原王朝的威力，难保以后不会继续犯边。所以，杨广决定让突厥人看看什么是绝对力量。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八月，隋炀帝的车驾从大兴城出发，前往云中。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他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十万匹骏马，一路彩旗招展，锣鼓喧天。

隋朝承接北周制度，实行府兵制，在全国设置了五六百个鹰扬府，每个鹰扬府有八百人到一千二百人不等的府兵。府兵平时耕作训练，战时被征召为兵。五十万人，已经是当时能征召府兵数量的极限了。这样的倾国之兵，规模不下于灭陈之战，一路浩浩荡荡，军容严整，威武雄壮。这是从北周到隋这几十年来，这个武川镇走出的军事集团东征西讨积累下

的老底，几代人的武功，尽萃于此。

这一次，杨广还经过了云中附近的武川镇。这座他们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小边镇，依然是近百年前的样子，安静地屹立在阴山脚下，经受着日月风沙的洗礼。

大设计师宇文恺还专门为隋炀帝建造了一座能行走的宫殿，上面殿堂宽大而又华丽，可容纳侍卫数百人，称为“观风行殿”。整座宫殿由机括和轮轴推动，精巧无比。在“观风行殿”的两边配有“行城”，所谓“行城”，据记载其长达两千步，配备有木城楼，雕梁画栋，能以轮轴驱动前行，有如移动的城市一般。

突厥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一群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普通的突厥牧民，见到北巡的仪仗，以为是天神下凡，纷纷屈膝叩头。

杨广带着帝王的威仪抵达可汗的龙庭，进入突厥启民可汗的大帐，堂而皇之地坐在草原之主的尊位上。启民可汗恭敬地向杨广敬酒，然后谦卑地跪伏在地。其他草原各部的王侯，连大帐都不敢进，只是跪在大帐外，露出肩背，肉袒相迎，献出草原最为尊崇的礼节。

草原摆起了隆重的盛宴，杨广一行君臣与突厥各部把酒言欢，草原各部首领纷纷上前敬酒。杨广喝得微醺了，他想起此时帝国要震慑突厥各部的目的已经达到，不由得志得意满，诗兴大发：

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

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

索辔擎膾肉，韦鞬献酒杯。

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在杨广眼里，昔年的秦汉天子，也只是北击匈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如何比得上此时此刻，草原上的可汗们齐聚一堂，发自内心地匍匐在帝国皇帝的脚下？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在西部的边疆，杨广的足迹从武功到陇西，再出临津关，到达今天的青海，巡视青藏高原的东缘，顺便在祁连山下指挥大军征讨不臣服的吐谷浑部。经过曲折的山路，历经风霜，终于抵达张掖，进入河西走廊，视察了丝绸之路，并在焉支山举行盛大的集会，西域二十七国的君王以及各路胡商共同参加。

这趟旅程历时十个月，行程近万里，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一个在任的皇帝来到过河西之地，下一个走到这里的，是一千年后大清国的康熙皇帝。在边塞，望着悠悠祁连山和横亘东西的长城，杨广不由得又一次诗兴大发：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塞上的夜晚星汉灿烂，无尽的原野和群山隐隐显现在星空之下，看着这片土地，无尽的豪壮之情和志得意满的成就感充溢着杨广的胸怀。

还有谁不服从我杨广的统治？睥睨天下的杨广在心中骄傲地问着。

没有人回答。

第三章

长城窟边多马骨

——隋炀帝的梦碎

令人头疼的高句丽人

在大业初年，全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在疯狂地施工建设着。大兴城、仁寿宫的建设进入竣工阶段，东都洛阳城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北方的长城也有二十万民夫干得火热。有些工程项目则是杨广突然迸发出的灵感，比如他在经过太行山时，见这条大山脉分隔了河东和河北两个重要地区，运输交通不便，那何不打通太行山，让天堑变通途？于是，他下令征发河北十余个州郡的男丁开凿太行山，建造一条从河北到太原的“高速公路”。

杨广雄才大略，精力充沛，即使在北巡云中、西巡河右的旅途当中，也没有停止对政务的处理，往往批奏折到深夜。对覆盖全国的这些伟大工程的部署，他很多都是在深夜处理政务时发出的命令。杨广以“大业”为年号，就是为了寄托他想成就一番不世伟业的理想。杨广也对这项大业富有无限的激情，他不是一条不愿意为梦想奋斗的咸鱼，在杨广眼里，为了宏图伟业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随行的宦官、近臣们也发自内心地赞叹：“天子如此勤政，真乃一代圣君！”杨广对此泰然处之，毕竟他还有更大的功业没有完成，要是真正完成的话，秦皇、汉武可能都不及他杨广这样的千古一帝。

毕竟，他也曾在前往云中的路上，看到当年秦皇、汉武修造的长城，这时只剩下了一方矮矮的残垣断壁。而杨广建造的大运河，将会是一个不会老去的工程。此后的千秋万代，都将享受这项工程带来的福利。

于是，从江南到洛阳，再到长安，这样一条延绵万里的超级大运河工程，开始在数百万人的手中进行建设。

运河，古代的“高速公路”，它对帝国的重要程度也许比现在的铁路、高铁干线还要重要。在隋朝，陆路的运输总是需要牛马畜力，往往十斤粮食从江南运往长安，经过沿途差役口粮的消耗、牛马粮草的消耗，最终只有一斤粮食能送到都城。更别提治安不好的时候，还有剪径抢劫的贼人。所以，水运不需要太多粮草损耗，是最为经济实惠的运输方式。

这条大运河从余杭出发，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江南河”，直至长江沿岸的京口；再通过当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拓宽形成“山阳渚”，从广陵（扬州）到达淮安；再经过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就开始开凿的通济渠，从淮河一直到达汴河畔的开封；通过汴河的天然水道，就到达了开皇年间就开凿起来的广通渠，大业年间，因为避讳杨广的名字，改名为“富民渠”，经过天险潼关，最终到达国都大兴城。

这条运河动用民夫数以百万计，不知有多少普通百姓因为开凿这条大运河而累死、病死，但最终顺利竣工，成为隋朝以后数百年间中华帝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这条运河联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以及后来的海河，成为纵贯万里的历史奇观。

但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了隋帝国的面前，让这条运河的计划进一步拓展了。

这个问题，就是高句丽。

高句丽，在隋代已经是控制了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辽河流域的庞大国家。听名字，似

乎是一个朝鲜人建立的政权，其实不是。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土生土长的扶余人建立的国家。后来，三韩人建立的新罗政权统一了朝鲜半岛，才借用了“高句丽”这个国号，建立了高丽国，最终成为如今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的前身。

扶余人在当时的势力范围极为广阔，不仅是高句丽国，东海之外的日本，也是扶余人东渡以后建立的政权；此外还有朝鲜半岛西南端的百济国，也是扶余人建立的国家。高句丽趁着战乱以及后来的南北朝对峙，快速地扩张起来，吞并了周边的小国，还蚕食了汉魏时期中央帝国在这里建立的乐浪、玄菟、辽东各郡。

高句丽的扩张引起了中央帝国的警觉。他们意识到高句丽不是一个像突厥、柔然或者吐谷浑那样的草原政权，而是一个和中央帝国一样的农业国家。它有着完善的政府机构，清楚的法律制度，丰富的文化成果，实在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劲敌。到了隋朝初年，高句丽东西三千一百里，带甲三十万，是一个不亚于当时南朝陈国的东北大国。隋文帝时，为了收复辽东的汉魏故地，帝国曾对高句丽有过一次征讨，但最终因为征伐路上大雨阻隔，远征军损失惨重，三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由于突厥南下，高句丽此时又上表臣服，最后隋文帝只能将征服高句丽的事情不了了之。这次失败也间接导致了当时负责这次远征的宰相高颎下台。

而杨广即位后，突厥臣服，大隋的版图上只剩下高句丽这样一个敌人了。

高句丽必须除掉，因为它的存在成为隋帝国建立四海宾服的“国际秩序”的阻碍。高句丽只要有一日拒绝向帝国臣服，那其他周边的邦国就会对是否真的要向帝国朝贡而感到怀疑。这才是杨广更大的计划。吸取第一次征讨高句丽失败的教训，杨广要先解决军队的后勤运输问题。于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杨广下令开凿一条从汴梁旁边的沁河口，一直通到涿郡的大运河，取名为“永济渠”。于是，河北的百余万民夫，投入热火朝天的大运河建设中。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年满四十的杨广迎来了属于他的丰收之年，一座崭新的都城巍然耸立在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装修典雅，恢宏壮丽，杨广正式命名其为东京。同时，杨广又设立了“国家图书馆”，藏书多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史之最。他又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大运河工程也接近了收尾，这条运河从江南出发，经过汴梁，又继续北上，直达河北涿郡。这条大运河又宽又深，不管是他旅行用的大龙船，还是运送粮秣的大趸船，通行起来都毫无压力。完成这一切，也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这都是靠着这样一代英主的伟大领导，才创造起的人间奇迹。

这几年来，隋帝国的军团陆续攻灭了交趾、林邑、契丹、琉球、伊吾等国，皇帝亲率大军远征吐谷浑，征服了半个西域和青藏高原的东边。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谁能有如此辉煌的武功。此时的大隋，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八百九十万户，全国人口最新统计数字为四千六百零三万人。

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评价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而杨广并不觉得这是他的极限，他要做的才刚刚开始。

百万雄师过辽河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杨广坐着龙船，通过了刚刚竣工的“永济渠”，沿着运河水路巡幸到了帝国东北部的涿郡。他很满意自己指挥修造好的这一奇观，相信这条运河将会成为自己的幸运之河，载着大隋帝国的将士们一路平定辽东的高句丽。

此前，他已经下诏征召高句丽王入朝觐见。高句丽王很自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还彻底断绝了和隋廷的外交来往。这样，中央王朝就有了征讨这个拒绝臣服的东北政权的正当理由。此时，杨广大张旗鼓地来到涿郡，与高句丽遥遥相望，这是给了高句丽王最后的机会。如果高句丽王此时乖乖地到涿郡来，像启民可汗那样，谦卑地跪伏在自己脚下，杨广也可以胸怀大度地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

但是很遗憾，高句丽没有丝毫反应。

如此，双方便免不了兵戈相见了！

杨广是富有军事经验的领袖，深知两军交战，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道理。在他制定的征服高句丽的总体战略里，攻城略地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战”，要以无敌的军势在心理上摧垮高句丽人，让他们明白，要和帝国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就像当初，见到杨广巡行塞北的阵势而吓破了胆的突厥人一样。杨广相信，大军所到之处，必定也能让高句丽人闻风丧胆，最后兵不血刃地让这群令人头疼的东北人乖乖地向天朝上表投降。

所以，在抵达涿郡八天后，杨广下了一个震动朝野的决定：天下之兵，不论远近，都要在明年的春天抵达涿郡，征讨高句丽！

这场发动全国的浩大项目，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的春天开始了。诏令下达全国后，西到张掖、西凉，南到岭南、交趾，全都按照命令响应起来。士兵从全国四面八方出发，启程前往涿郡。各种粮草、军械，也在更早的时间便运输出发。在江淮地区，无数工匠、青壮被召集起来，以便赶造跨海远征的大船。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四方兵马终于集结完毕。此时，征伐高句丽的大军，有幽燕之地的陆上部队，也有从胶东半岛的东莱郡出发的大隋海军。所有兵马相加起来，总共有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两百万大军。

这一百多万人，拥挤在小小的涿郡，吃喝拉撒都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在集结时还出现了一番不小的混乱。但这都不是问题，杨广关心的是高句丽人的反应。高句丽人虽然称霸扶余，但全国之兵不过号称三十万，如今大隋两百万雄兵压境，高句丽人也会在帝国的绝对力量面前一筹莫展吧。

为了更好地展示大隋的军威，杨广采纳了太府卿元寿的建议，仿效汉武帝大军出关，旌旗千里的阵势，将百万雄兵分为二十四军，每天出发一路军，二十四天发完。按照一天行军六七十里来估计，每一路军相隔七里，到时的阵势一定是旗帜相望，金鼓相闻，从头到

尾，绵延两千里。让这些高句丽的乡巴佬看看什么叫作军威，什么叫作天朝盛世风貌！

二十四军之间从头到尾，排成纵向的“一字长蛇阵”，杨广也熟悉兵法，知道如此行军不符合军事常识，万一敌人从中间切断，或者后部袭击，那大军前后相距一个月的路程，就有可能首尾不能相顾。但这次出兵原本就是一次向高句丽耀武扬威的军事行动，高句丽若是真的有胆来袭击，在隋军的绝对兵力面前，最终只能是以卵击石。更何况这也是万一而已。隋朝大军到处，高句丽很有可能就像突厥人一样吓破了胆，望风而降了。

而且，这次杨广还招来了突厥各部酋长，以及各国使节前来助阵。这样的排兵布阵，场面无比壮观，也可以顺便让这些首领、使节们好好看一看，传回各自的国内，省得他们以后再生什么熊心豹子胆，想要对大隋有什么不臣之举。

为了更好地贯彻皇帝的“心战”大计，二十四路大军都设了受降使者，不受大将节制。并且，杨广下令，如果高句丽人在战场上投降，那就必须立刻接受、安抚，不得擅自继续进攻，作出不利于朝廷招降政策的事情。各路大军用逼降的方式，尽量争取高句丽问题的和平解决。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三月底，浩浩荡荡的隋朝大军到达了辽河，先头一军，主将是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准备架设三座浮桥渡河。就在浮桥即将贯通的时候，忽然对岸杀声四起，高句丽引兵突然袭击，击溃了东岸隋军的先头部队。

高句丽人还是选择不投降，准备死战。

麦铁杖选出骁勇善战的敢死队，厉声叫道：“大丈夫的性命自当有其所在，不战死沙场，难道要死在床前、病榻吗？”他亲自带领敢死的精锐，沿着还没架完的浮桥涉水跃上对岸，开始强攻，一番血战。怎奈何高句丽依仗东岸的高地，据险而守，麦铁杖以及几名虎贲郎将不幸战死。

杨广闻讯震惊，下诏抚慰了麦铁杖的家属，赏赐了他的几个儿子，命令强行架设浮桥。两天时间，隋军顶着高句丽军的袭击，终于架完了浮桥。第二天，总攻的号角吹响，已经到达辽河的几路大军相次进攻，与守卫东岸的高句丽人开始了决战。高句丽人终于大败，损失数以万计。隋朝诸军于是乘胜包围了辽东城。

辽东城，就是汉朝的襄平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姬姓燕国修造的城池，是被高句丽占据几百年的华夏故土。大隋帝国，在今天终于将势力抵达了这里。

辽东城几百里之外的沮水（今朝鲜大同江），以平壤道行军总管来护儿为主将的水军也在前进当中。大隋的舰队收尽江淮地区的水军精锐，从胶东半岛出发，渡过茫茫沧海，乘风破浪，楼船齐头并进，铺满了方圆数百里的海域，预计从海上直取高句丽首都平壤城。此时，他们水陆并进，在距离平壤城六十里的地方遭遇了高句丽守军。

这是大隋朝廷计划中的“斩首”行动，南北两边，水陆并进，最终在平壤城会合。

来护儿一眼望去，高句丽大军在岸边列阵，形成联营，绵延数十里。如此军容，可以想见是驻守在国都的高句丽人把老底压上了。斥候也报告说，高句丽国王高元带上了境内的所有兵力，在此抵抗隋军。

隋军渡海而来，舰队虽众，但是加上水手，总共也不过八万。旗舰之上，众将脸上微露难色。来护儿却大笑着对副将周法兴说道：“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就怕他们坚壁清野等待王师，现在他们全都出来送死，那我们就自然可以灭掉他们，然后再吃早饭！”他下令水军控制江面，地面部队在高句丽阵营前列阵。

大隋以骑兵见长，此时渡海而来，却不能带多少马匹，因此主要都是步兵。但这些步兵，也都是江淮一带精挑细选出的健儿，丝毫不惧高句丽人多势众。这时，高句丽看准来护儿的主帅队伍刚刚到达，立足未稳，于是高丽王的弟弟高建武亲率数百敢死队杀了过来。来护儿也不担心，他所部武贲武士也是精锐中的精锐，武贲朗将费青奴率部抵挡住了敢死队的突袭，两军相持在了一起。

震耳欲聋的马蹄声这时传了过来，高句丽敢死队大为惊骇。原来是来护儿之子来整带着骑兵冲来。高句丽人没有想到，隋军居然真的克服了海浪颠簸，将一批战马渡海运了过来。骑兵撕破了高句丽敢死队的队伍，来整骑在马上一刀斩杀了高建武。乘着势不可当的军威，隋军全军出击，一战将高句丽人杀得大败。

此时，平壤城已经在眼前了。来护儿拒绝了副将周法尚稳妥的建议，选出精兵四万，强行军直趋平壤城下，以图杀高句丽人一个措手不及。高句丽人士气低落，与来护儿刚一交战，就败退入城中。来护儿挥军杀入平壤，占据了王宫、府衙及各处城门。

连日的劳苦，终于在此时得享胜利的果实。为了提高士气，补偿将士连日的苦战，来护儿下令，允许军队公开劫掠。

平壤城被点燃了，到处都是吵闹声，隋军放纵了自己，任意烧杀抢掠。望着冲天的大火，来护儿不由得心想，这胜利是否来得太容易了些？

平壤城的偏僻角落，几个满载着战利品的隋军敲开了一处寺庙的门，想要看看庙里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他们却发现寺庙当中，满是军容严整的高句丽武士，杀气腾腾。隋军还没搞清楚情况，就立刻被杀。一直埋伏在空寺庙中的高句丽武士趁着隋军劫掠，阵容混乱，突然杀出。隋军烧杀抢掠，积累了血海深仇，高句丽复仇之日，就在今夜。

来护儿喝令纠集将士，但是黑夜之中，一片混乱，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他只得在部下的护卫中逃离了平壤城，逃回帝国水军舰队停泊的地方。平壤城的四万精锐在混乱中死伤惨重，逃回来的只有几千人。好在副将周法尚组织剩余军力严阵以待，让高句丽人无法继续攻击。

来护儿屯兵于平壤城外，继续召回平壤城逃回来的残部。这一战，帝国水军精锐折损严重，已经无力独自发起攻击了。但他还不能退，他接到的命令是与北边走陆路的隋军主力会合于平壤。

海路只是偏师，隋军还有希望，那就是陆路的百万大军抵达平壤的那一天。

鸭绿江畔，宇文述正指挥他的军团，雄赳赳，气昂昂，横跨鸭绿江。

宇文述也是武川人，他自幼骁勇善战，熟习弓马，经历了征讨尉迟迥、平定南陈、灭吐谷浑等数次大战，战功卓著。而且，因为他是皇帝当初从龙的心腹，大业年间，已经是朝

中“五大勋贵权臣”之一，官拜左翊卫大将军。按照隋朝的官制，他已经是常规序列里的最高军职。

周、隋以降，朝廷中官员的官职，其实有四种身份：封爵，代表着荣誉和地位；勋官，代表着功名；散官，代表着利禄；而职事，则是官员真正的差事和掌握的职权。宇文述的职位是许国公（封爵）、上柱国（勋官）、开府仪同三司（散官）、左翊卫大将军（职事）。从每一个方面看，都是顶格的职位。

此次东征高句丽，他被封为扶馀道军将，领二十四路大军中的一路，兵出扶余。临行前，为了表示忠心，宇文述把家眷也一起带到了军中，其中就有他的两个儿子——宇文化及和宇文士及。

辽东城的战事并不顺利。由于天子的“心战”策略，高句丽人每当城池即将被隋军攻破时便提出投降，将士只能停止攻击，按照受降使者的要求准备具有仪式感的受降典礼。而高句丽人则会马上加紧修补城墙，继续竖起反旗，据城而守。如此这般，围城三个月，辽东城依然没有攻下。皇帝听闻之后大为震怒，六月十五日亲临辽东城，训斥围城将领，亲自督战，催促大军继续攻城。同时，为了保证陆路军能及时与来护儿的海路军及时会师，杨广派出了宇文述以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等，率领九路军队，一共三十万五千人，绕过辽东城，直接渡过鸭绿江，一路杀向平壤城。

此时的高句丽，辽东城附近的主力部队已经被击败，鸭绿江以南的军队则集中于平壤城，以对抗来护儿的水军。因此九路大军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但是高句丽人就像甩不脱的鼻涕，始终派出小股兵力不停地骚扰袭击，隋军不停地击败，他们又不停地继续骚扰。有时候，隋军一天要遇上七次大规模的骚扰。

隋朝大军在高句丽军的骚扰中逐渐疲惫，更令人头疼的是，他们遇到了后勤补给困难。

从河北到辽东，要经过泥泞的滩涂，还有崎岖的山路。穿过沼泽遍地的辽河平原后，一路又是崎岖不平的山地和丘陵，粮草运输极其困难。而且，九路大军绕过沿途高句丽城池去攻打平壤，补给线很容易就会被切断，所以九路大军的将士们只能自带干粮，负重前行。宇文述原本预料得过于乐观，认为让每个士兵带上一百天的粮食，就足以支持大军抵达平壤的那一天。但是，道路远比想象中的难走，士兵们开始私自丢弃粮草辎重。尽管他下达了严格的军令，但依然不能禁止。粮食很快就不够了，宇文述看着士卒的脸上渐渐露出枯黄的饥色，心里也开始焦躁起来。

九路大军跨过鸭绿江后，就在高句丽人的沿途阻隔下艰难地向前，几十天后，才抵达了萨水沿岸，渡过河再行百里，就可以看见平壤城了。然而，这时军中的情况已经很糟糕，士卒们连日战斗，粮食匮乏，士气低落得可怕。宇文述意识到，这时再向前必定是徒劳无功。

但是，另一路军统帅于仲文为了追逐叛逃的高句丽降将乙支文德，想要继续进兵。各路主帅为了是进还是退争执不休，于仲文最后怒道：“如今人各一心，如何应敌！”

宇文述如何不知道这个道理？这九路大军，互不统属，名义上是归皇帝统一调遣，实则没有人来统一指挥。宇文述虽然职位最高，但并没有号令其他各路权力。当今天子最爱大权独揽，不愿意将大权委派给其他人，当初宇文述就是担心皇帝猜忌自己，所以不得不带

上一家老小随军，免得皇帝怀疑。哪怕是皇帝任命任何人一点调度各军的权力，九路大军也完全可以部署有序地往前，在过江后形成相互配合的走位。但此时九路大军各自为战，谁都不想无谓损失，也不想让别的军抢到攻占平壤的首功，自己白费力气。

最后，九路大军全都渡过萨水，继续往前，没有任何一支军队留在萨水北岸。

又是艰难地行军，到了平壤城外只有三十里的地方，宇文述看见了严阵以待的高句丽军。没有奇迹，没有幻想，来护儿的海路军已经被高句丽人击败，高句丽军此时以逸待劳，就在这里等着疲惫不堪的隋军。宇文述分析清战场的形势，与各军主帅商量后，下令班师回朝。

大军已经连日行军作战，听闻撤军的消息后，失望的情绪更加在军中弥漫。沿途，隋军不断地遭到四面八方的袭击，只能且战且退地来到了萨水河畔。612年七月二十四日，宇文述军开始渡河。由于缺乏统一的号令，宇文述这一路军没有人在对岸掩护，也没有人在南岸殿后，渡河演变为一场混乱的大型“春运”现场。

高句丽人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候。

总攻发动了，喊杀声从背后传来，高句丽人袭击了军队的后方，隋军在渡河中无法形成阵形，而不能结成阵形的士兵，只能各自为战，在仓皇中崩溃逃散。宇文述明白危机的到来，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他只能带领已经渡过萨水的少数兵力仓皇撤退，到了辽东城时，两个月前的数万大军只剩下两千七百人。

最后胜利的希望也已经失去了，眼看着雨季到来，大军不堪再战。七月底，辽东城的杨广下令全军撤退。但是，东北的雨季还是不早不晚地到来了，整个辽东陷入了瓢泼的大雨中。皇帝收拾着撤退的大军，踏着泥泞的道路，狼狈不堪地回到涿郡。不知又有多少饥寒交迫的士卒，倒在了回归故土的路上。

平壤城外，苦等在江边准备接应宇文述军的来护儿，眼见陆路军大败，会合进攻平壤的计划失败，为避免孤军在外，只能挥军撤退。

这场声势浩大的东征最终宣告失败了。

得胜的高句丽人，将隋军的尸体收拾在了一块，叠成一座小山一样的高塔，称为“京观”，宣扬着他们击退两百万隋朝大军的赫赫功业。

我叫王薄，万万没想到.....

我叫王薄，是一个世代住在邹平的普通百姓，这一节将由我来讲一讲我的故事。

我和其他普通百姓一样，都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有吃的、有穿的，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在这个不安稳的时候，这个简单的愿望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都只是一个奢望。

邹平在齐鲁之地，离大海不远。从我小时候起，朝廷和以往的鲜卑人一样，把我们普通百姓当作草芥，丝毫不在乎我们的死活。每到他们需要人力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抓人，驱赶我们去运粮、造房子，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我和百姓们都麻木了，也就随他们怎么整。城头变幻大王旗，几年来这旗子从“齐”变成了“周”，又从“周”变成了“隋”。对百姓来说，不过是换了一批差役我们的老爷罢了，活依旧得干，日子依旧得过。

而我，则和父亲、爷爷、爷爷的爷爷一样，十几岁就早早地娶了一个同乡人家的婆娘，不美也不丑，没过几年就生了几双儿女。

都说隋朝皇帝是几百年出一个的仁君，朝廷上下厉行节俭，我也就听这些读书人说说笑笑罢了。朝廷节俭不节俭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头上的税没有减，百姓也都没捞着好处。而且，听说朝廷下了“均田令”，要把那些没有人耕种的地匀给普通百姓，每个百姓据说能有好几百亩田可以种。这就更好笑了，定这些政令的官老爷，是没有到我们这儿的农村看过吧！这里人口多，田又少，不知从哪里变出这么多田来。对了，那些官老爷的田庄倒是有好几千亩田地，皇帝倒是也下个令，把这些田庄匀一匀给我们哪！

开皇年间，关东、关西都闹了好多次水灾、旱灾，像我们家境还算殷实的人家倒还好，很多穷人家没有收成，就不得不卖房卖地，再到后来，就卖儿卖女。邹平还算富庶，有的地方饥荒到了树皮、草根、观音土都吃尽的时候，就开始吃人了。这样的人间地狱，我这辈子都不想看到。我只是想做太平时的一条狗，据说现在天下太平，不知我这条“狗”能不能安心地做下去。

饥荒了，官府要开仓赈济吗？听人说是，但是少得可怜。朝廷粮仓里的粮食，不是可以吃四五十年还用不完吗？大老爷们，怎么只爱惜仓库，不爱惜我们这些百姓？这样的话，我是不敢说。官府一个劲地宣传圣上的英明，说现在碰到关中大旱，就特许他们到关东，有粮食的地方住着。我听了之后忍不住笑了，我读书少，这是在逗我吗？欺负我没读过《孟子》？当年梁惠王说自己碰到河东闹灾荒，就把那里的百姓移到河内，就这样都被孟子骂了个狗血淋头。朝廷这样把关西的百姓移到关东，一趟路少说有几百里，不知道这一路上会饿死多少饥民？

我叫王薄，是一个普通百姓，我的愿望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万万没想到，我的这个愿望到了大业年间已经变成了奢望。

新皇帝不时地有新的想法，时而建这个，时而建那个。前几年，皇帝下令要开凿一条从黄河到辽东的大运河，就征发我们全村的人去工地运沙子。这一干就是三年。很多年老病弱

的人，都死在了运河边。死掉的人就草草地埋在运河旁的大堤下面，没有墓碑，没有记号。

运河开通后不久，听说皇帝坐着龙船沿运河到了涿郡，忽然下令，发动天下所有兵丁，全都去往涿郡，要攻打不臣服天朝的高丽人。我们这一家，孩子虽然长大了，但他们是老王家下一代的希望，征壮丁的事情，还是我来吧！于是，我就随着大军，千里迢迢，前往辽东。

这一路，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一段旅程。乱，实在是太乱了。皇帝下令天下所有的兵马，不论南北远近，都要准时到达涿郡。这足足百万人，全都拥挤在各地去往东北的路上，从幽州一直堵到了冀州。所有人都在这条混乱的路上，昼夜不停地往前挪。我在路上累得睡着了，前面一动，监军的鞭子就到了我的身上。我就只得摸着疼痛的肩膀继续往前挪，又累又渴。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了路上，尸体就被丢弃在路边。

我不知道那些路边死尸的名字，他们也许和我一样，只是某个地方安稳过日子的农户，然后临时被动员到了这里，还没有见到辽东的影子，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路上。而且，还是那种毫无尊严的死，所有尸体堆在一堆，受着日晒雨淋，无人看管处理，慢慢地就发臭、生蛆。这一路上，满是尸体和苍蝇，尸体的臭味难闻得让人窒息。

好不容易，我活着到了涿郡，朝廷草草地分了二十四条进军路线，说是按照路线，大家最终在高丽人的国都会师。我们这一路，走走停停，完全不知方向。东北的风光确实秀丽，连绵的群山苍莽葱翠，但我实在无心去欣赏，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要背负着沉重的军械、粮草、辎重。辽东的道路因为少有人走，所以狭窄而泥泞，我的脚走到起泡，然后是溃烂，一些地方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但还好这不伤及性命，有的兵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就倒下了。军官看也不看，就让人把倒下的人丢弃到路边。路程太远，身上的东西太重，实在是背不动了。我就和很多大头兵一样，偷偷地把背着的东西埋在路边。纵然军令说发现就斩首，我也不管了，因为再背下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不留心就倒下。

几天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忽然一阵急促的军号居然是在我们的后军响起！为什么是后军？后军被袭击了，我们难道是被包围了？我们就要这样死在辽东的荒郊野岭吗？惊慌、恐惧，连同这几日行军的饥饿和疲惫，让我们所有人都崩溃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感觉自己丢掉了手里的兵器，脱掉了身上简陋的甲衣，没命地往南跑去。就这样一路跑，渴了喝一点儿路边的河水，饿了随便找点儿东西吃，居然奇迹般地回到了邹平。

我叫王薄，是一个普通百姓。万万没想到，我回到家之后，发现短短的几个月里，一切都变了。

我的大儿子，在我走后被拉去滨州，为朝廷修造远征用的战船。因为朝廷催得紧，他们日夜不能停息，就这样连干了一个月，终于累死在了大船旁边。为他收尸的人说，我儿子和其他工匠一样，整日整夜地泡在水中，所以自腰部以下都长出了蛆虫，死的时候，大腿都已经烂光了，整个人枯瘦得就像一副带着皮的骷髅。

我的婆娘，因为大儿子的死而哭瞎了眼睛。家里没有劳力，小儿子还小，大儿子和我全都被征发走了，家里的庄稼到了收获的时节，却没有人来帮忙收割，全都烂在了地里。我们这样一个小康之家，家里的粮食吃光了，就只能去市场上买，但是此时市场上物价飞涨，一斗米涨到了好几百钱。大女儿嫁的人家，也同样没有一个男人从辽东活着回来，揭不开

锅了，只能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人要吃饭，不吃就会死。婆娘没有办法，只能把小女儿卖给了邻庄的富户。自己瞎了，不能干活，最后没办法只有上吊自杀，让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大女儿带着孩子最后走出了家门，谁也不知道他们最后去了哪里。

这一切都是在我到了家以后，还没有成年的小儿子告诉我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官府不仁，则以百姓为刍狗。

这朝廷，像草鸡、草狗一样地对待我们，是以为我们普通百姓不敢造反吗？

我叫王薄，万万没想到，我最后还是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听说朝廷在辽东兵败后，还想再发动一次征讨。当征兵官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和围过来的其他几个邻居一起拿起刀，砍死了征兵官。

我们造反了，聚起了一帮人，占据了邹平城外的长白山，做起了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山大王日子，到处抢劫掠夺。此时的我，就是个毫无感情的抢劫机器。

起义的农民们创作了一首诗，叫作《无向辽东浪死歌》，这是一首让大家别去辽东白白送死的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短短三四个月，我们的山寨队伍就发展到了几万人。他们都曾是普通的农夫、工匠、商人，平时见了官府的差人，全是胆小得头都不敢抬起来、话都不敢大声说的老实人。但是，因为朝廷的政令，让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没有了活路，只能一起来到山寨，和我们结伙造反。这时的他们完全变了样，拿起刀杀人不眨眼，攻入齐郡、济北的城寨后，大家争相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良家妇女，仿佛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

当大家都没有活路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了——既然大火已经被点燃，那就让大火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高丽跌倒，就要在高丽爬起来

杨广在梦里，依然不能忘记这一场惨痛的失败。

他常常对自己说，如果当初不抱着靠军威压服高句丽的幻想，用招降政策束缚将领的手脚，辽东城定然不会接连难以攻克。

如果当初不是想要拉起百万大军这样无谓的声势，而是用几支强悍的精兵，后勤压力便不会如此捉襟见肘，将士也不会面露饥色。

如果当初战场上有统一的指挥，各路军队也不会各自为战，那么隋军在面对高句丽人的偷袭时，便不会如此崩溃。

如果.....

但这一切，都只是如果而已，世上最没有价值的，就是“如果”。杨广不是喜欢用“如果”来粉饰自己的人，他是建立起千秋万代功业的明君。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信奉的信条就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杨广筹划着下一次的东征。

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导致民力使用过度，全国都出现了民变，尤其是齐鲁一带，百姓不堪沉重的劳役，开始群起为盗贼，比如王薄聚众在长白山，窦建德聚众在清河高鸡泊。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也传唱在山东百姓的口中。百姓民变，虽然乌泱泱一下子可以聚众十几万，其实都没有经过训练，在官军面前，都只是乌合之众而已。杨广对此并不太关心，但也意识到，这次应当避免过于兴师动众了。

从辽东的战局可以看出，由于天下承平已久，各路府兵已经习惯于日常务农的生活了，训练程度很差，这让杨广很不满意。于是，杨广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九月回到东都洛阳后，马上下令，从天下兵当中选出精锐的骁果，给予他们很高的薪资待遇，成为专心军事的职业军人。于是，叱咤一个时代的“骁果军”诞生了。从原本的府兵之家，以及游荡在社会各处的豪侠健儿中，朝廷挑选出了十几万“骁果”，设置左右两府分别统属。

次年（公元613年）元月，杨广再次下诏，征集天下兵集中在涿郡，再次征讨高句丽。

这一次，杨广吸取教训，一改原来耀武扬威的套路，虽然号称集天下兵，但并没有真的进行全国总动员，兵力只有数十万。但这数十万军力，也是杨广精挑细选的精锐，就盼着在辽东战场上大显身手。原来的招降政策也一同废止了，允许诸将在前方便宜行事，自己判断是招降还是开战。

隋朝进军路线，还是采用了原来的海陆两军并进的方式。613年三月，东北大地的寒冬过去，杨广亲率陆路军抵达辽东。为了解决上一次东征时出现的后勤问题，杨广修好了辽东古城，用以储备军粮，保障后勤。他还安排了礼部尚书杨玄感，也就是已故宰相杨素的儿子，在黎阳督办粮草，保证全国的粮食从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前线。而南边的海路军，

仍继续由来护儿统率。考虑到上次来护儿在平壤城外屯兵数月，苦等陆路军会合的情况，这次特地命令来护儿的舰队晚上三个月再出发。

做完这些部署后，杨广的大军第二次渡过了辽河，大军再次包围辽东城。

在争夺辽东城的战斗中，隋军从四面八方架起云梯、挖掘地道，昼夜轮番攻打，高句丽将士则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抗，战斗持续了二十余日，双方死伤累累。杨广又命隋军缝制百万条布袋，装土垒墙，高与城齐，隋军士兵登而攻之；又命士兵制作八轮楼车，踞高俯攻城内。高句丽在辽东屯驻的重兵，被隋军死死地压在了城里。

“骁果军”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精锐健儿斗志昂扬，在隋军阵后的军鼓声中，勇攀城墙，城中的高句丽军损失惨重，隋军的欢呼声响彻四野。

辽东城危在旦夕，指日可破。

在杨广的估计下，几日后攻破辽东城，隋军便转向东南，直取高句丽国都平壤。与届时会合的来护儿舰队一起合兵，从船队补充粮草后，水陆夹攻平壤城。高句丽必定亡国。

历史性的时刻，就在眼前了！

这时，一袭快马八百里加急地飞驰进皇帝大帐，把一封十万火急的告急信送到了杨广的手中，他的美梦就此被击得粉碎。

楚国公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叛乱！

613年六月初，杨玄感以三万人起兵，一路杀往东都洛阳。他以来护儿抗命没有东征、形同造反为由，要求各州县听从调遣。在杨玄感的号令下，当地州县纷纷投降，大量乱民群起响应，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前民部尚书李子雄、柱国李密等人直接跟随杨玄感参加叛乱。杨玄感英勇善战，有名将之才，有的人将他比作项羽，士卒甘心为他效死。当杨玄感大军逼近洛阳时，兵马已经发展到了十余万人。

后院起火了，杨广这下真的坐不住了。那些地方上的农民造反，对于帝国来说，只不过是癣疥之疾，而楚国公杨玄感是杨素之子，弘农杨氏之后，是门阀中的门阀，贵族中的贵族，再加上李弼、韩擒虎、杨雄、裴运的子孙们纷纷归附杨玄感，这已经摧动了帝国赖以维持的根基！

辽东城破指日可待，如此大好的战果，就要这样白白地丢弃了吗？杨广的心头在滴血，权衡之下，他最终下了命令，立即停止攻城。

613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军诸将收到了皇帝的密令，连夜退兵。为防止高句丽军队察觉隋军的动向，隋炀帝命诸军将军资器械积如山丘。隋军轻装疾退。由于担心隋军诈退，高句丽军队不敢轻易出城追击，使隋军顺利渡过辽河，安然退去。

在东莱，杨玄感叛乱的消息传到了正要扬帆起航的来护儿这里。

杨玄感起兵的理由居然是讨伐来护儿的叛乱？这让来护儿哭笑不得，但处境又有一丝微妙。皇帝是猜忌之君，万一像汉景帝杀晁错，以平息诸侯之乱那样，把来护儿杀了祭天，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来护儿当机立断，召来周法尚等诸将，商议回军解救东都。

情势微妙，诸将的心情更加微妙。周法尚等人认为，大军调动需要朝廷敕令，但现在没有敕令，那就要按原计划出海远征，不得擅自回军，所以都不愿意服从来护儿的将令。来护儿厉声说道：“洛阳被围，是心腹之患，高丽的问题哪里比得了？擅自调动的罪责，我来承担。有敢违令的，军法从事！”他力排众议，下达军令：即日起，回军，解救洛阳。

来自四面八方的隋军，围向了东都洛阳。

我杨玄感，今日与公等起兵

杨玄感第一次见到李密时，他们都还是声名不显的年轻人。那是大业初年，父亲杨素还是宰相的时候，他途经李密居所，只见李密正骑在大青牛上读书。杨素好奇地询问这年轻人是谁，所得到的答案居然是当年武川集团的开国功臣，柱国大将军、赵国公李弼的曾孙。

“后生，你读的是什么书？”杨素问道。

“是《汉书》里的《项羽传》。”李密行礼回答，双目炯炯有神。

这真是一本应景的史书，隋帝扫六合、四海一、创立新制，隐隐有着比攀当年秦始皇的功业。而《项羽传》中，项羽混在人群里，望见秦始皇的车驾，说出的那句“彼可取而代之”，太令人印象深刻了。这一层，杨素与李密的心中敞亮有如明镜，但都彼此没有点破，只是暗暗惊异于对方的想法。

杨素回去之后，就将李密推荐给了杨玄感，说这小子的学识气度，你们都赶不上，快去和他交朋友！从此以后，杨玄感便和李密倾心相交。

隋朝建国，就是隋文帝以诈术从宇文家的孤儿寡母那里篡得，虽然宇文氏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杨氏也是半斤八两。这一点，关陇集团的贵族们都心知肚明。既然是诈术得国，皇帝不得不整天地防着门阀权臣，所以从隋文帝到今上，都是雄猜之主。杨玄感的父亲杨素，表面上位极人臣、无限荣光，但杨素刚一死，皇帝就整天对着人说：“幸好杨素死得早，否则我早晚要把他给灭了族。”

仇恨在杨玄感的心里累积，父亲临死前拒绝服药，拒绝治病，只因为防着皇帝的猜忌。这一切历历在目，杨玄感永远忘不了这段仇恨。

因此，杨玄感和他的族人们密谋着复仇，暗中串联朝中的各路势力，寻找机会，废掉当今皇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在杨广巡幸河西时，杨玄感就想要趁机下手了。但是，叔父杨慎暗中提醒杨玄感，如今朝臣们和皇帝一心，还没有到皇帝垮台的时候。杨玄感听后，这才作罢。

大业初年的关陇门阀，在隋廷高压的政治形势下选择了蛰伏，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大隋的江山看似歌舞升平。而杨玄感等怀有异心的勋贵们，则在帝国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运行的背后，看到了天下将乱的征兆。于是，他们潜藏在表面平静的睡眠下，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杨玄感的叛乱进行得出奇顺利，很快就从铠甲也凑不齐多少的杂牌军，整合成为聚众十万的庞大反对力量。杨玄感公开打出旗号，声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征讨辽东导致天下骚动，今天我杨玄感在此与公等起兵，解救百姓的困境，救苍生于倒悬！”

无数不堪徭役之苦的平民百姓加入了杨玄感的队伍。

这时，听闻消息的上柱国李密已经从长安赶来，杨玄感立刻请他为军师，让他来出谋划

策。李密这十几年来，读书专挑变乱造反的地方看，对此早有准备，立刻献上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乘着皇帝的大军主力还在辽东，立刻占据幽州，封锁长城一线，阻挡朝廷主力回来，届时征辽大军后路被断，不战自溃。杨玄感到时就可以以河北为基地，控制天下。

中策，向西进入长安，占据崤山、函谷一线的天险，据此控制关陇，像当年的秦人、宇文氏那样，东面挾伐关东。

下策，就近占领东都洛阳，占据中原要冲，以此对抗四方来兵。

这三策，都是李密深思熟虑的结果，而选择哪一策，则需要杨玄感来定夺了。此时的杨玄感已经占据了卫州、黎州、怀州，策略中提到的长安、幽燕远在千里之外，洛阳却就在河的对面。李密的上策太过凶险了，距离幽州，杨广的征辽部队更近一些，即使现在立刻发兵，沿着永济渠到达幽州、涿郡，也很难保证可以先皇帝一步控制那里。更何况到了那里，还要面对号称天下精锐的“骁果军”，这足以让草草聚集起来的杨玄感军压力山大。杨玄感不能选择这一策，后来证明他的考虑是对的，皇帝杨广收到消息没多久，就在当月紧急回到了涿郡。

而抢夺关中的中策，也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潼关、崤山一带，有着屈突通等将的重兵把守，杨玄感如果劳师远征，很难面对以逸待劳的官军。因此，杨玄感能选的只能是下策了——控制天下要冲洛阳。隋廷在这里苦心营建了多年，人口财富数以万计，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控制了河南各路州县，以这里为称霸基地，然后再征讨各路进犯的官军。

这不是下策，而是杨玄感认为的上策。

几天之后，杨玄感渡过黄河，南下洛阳。听闻杨玄感要解救天下百姓于倒悬之急，早已经到了忍耐极限的各路豪强纷纷来投。

此时，洛阳城由隋帝杨广之孙越王杨侗、民部尚书樊子盖驻守，看到杨玄感大军到来，只能闭城不出，坚守待援。刑部尚书卫玄，已经率领数万大军从关中而来，与杨玄感会战于洛阳城西。交战之时，两军阵势相持。正在难分难解之际，杨玄感亲率骑兵数千，从中路突击，击溃了官军的步兵战阵。他有如西楚“霸王”项羽一般，挥舞长矛，身先士卒，呼叫叱咤，众敌莫不震骇。这一战，杨玄感军大获全胜，随后继续围攻洛阳城。

在战场的短兵相接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展开。杨玄感、李密等人拉动自己的人脉关系，开始笼络朝中重臣和地方大员们。一个是武川集团的奠基人李弼之后，一个是三朝元老杨素之子，在朝中的关系早已盘根错节。杨玄感早就筹划着要立洛阳城中的越王杨侗为帝，还修书给樊子盖，劝他归降。

但情况渐渐出乎杨玄感的意料，原本朝中的那些关系网络，以及城中的杨侗、樊子盖，给予他的回应都是一片沉默。

门阀贵族们拒绝与杨玄感合作，他们在叛军和官军之间，还是选择了大隋朝廷。杨玄感低估了隋廷的威望和影响力，在那些朝中元老们的眼里，皇帝依然是手握生杀大权的那个人。

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骁骑尉将军来护儿、武卫将军屈突通、武贲郎将陈陵等人的大军，也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杨玄感虽然一次次击败了各路大军的围攻，却最终寡不敌众，处在了四面八方官军的包围之中。而那些原本在起兵前暗地里向杨玄感作出承诺，说愿意支持他起兵的元老勋贵们，却始终没有站出来，而是任由杨玄感孤军奋战。

杨玄感骁勇善战，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围困洛阳城多日后，寡不敌众的杨玄感被迫放弃了洛阳，进行了战略转移，向着关中去。

弘农，是杨玄感的老家，弘农杨氏在这里经营数百年，早已经根基深厚。在弘农城，他得到了本地世族力量的支持，他们劝说杨玄感进攻弘农宫，占领了这处要塞后，建立基地，可以在这里割据。杨玄感听从了家乡父老的建议。

但是杨玄感连攻三日，弘农宫没有攻下来。身后的追兵却已经到了。

于是，杨玄感又被迫转移。一路撤退，到了阌乡，此时杨玄感手下的士卒已经流亡大半。再往前，就已经是莽莽秦岭了，到了这里，杨玄感已经退无可退。

退无可退，那就在此背水一战吧！

杨玄感在董杜原摆下战阵，等待着各路追兵的到来。

那一天，黑云沉沉地压在秦岭脚下的这一片荒原上，飘起雨丝，时有闪电惊雷，有如天落泪、鬼夜哭，这一场仗打得天昏地暗。最终，杨玄感大军全线崩溃。

杨玄感带着几十骑亲随仓皇而走，一直逃到了一个叫作葭芦戍的地方。他自知难免一死，对着弟弟杨积善说：“事情已经失败了。我杨玄感英雄一生，不能受宵小们的屠戮，还是由你杀了我吧。”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杨积善一刀下去，结束了杨玄感的生命。

杨玄感自杀后尸体传至洛阳，被皇帝下令一寸寸分尸，摊在街市上三日后，焚烧成灰烬。杨积善自杀不成，被车裂于洛阳。皇帝下令诛杀杨玄感余党，从朝野各路揪出了数万人，三万余人被杀，六千余人被流放。

但是，天下人已经看到了帝国统治的松动，杨玄感之后，各地的叛乱、起义越来越多。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春，平定了杨玄感之乱后，皇帝杨广再次下诏，让群臣百官商议讨伐高句丽之事。在恐怖的政治环境下，百官一片沉默，没有人敢反对。几日之后，皇帝又征天下兵，第三次征伐高句丽。

三月，皇帝亲率的中央军，带着已经到了的各地征兵抵达了涿郡。可是那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不想在辽东白白送死，隋军士卒在路上逃亡相继，明着暗着溜了号。朝廷举行了盛大的誓师和祭祀典礼，还把抓到的逃兵们统统当场斩了祭祀黄帝，但仍然不能阻止士卒们的逃亡。

七月，皇帝率军抵达辽东的怀远镇。此时的全国各地，已经一片疲敝，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变乱四起。朝廷的征兵诏令下达后，各地的地方兵不约而同地迟到了，并没有奉诏抵

达辽东。

天下已经乱了。

大军第三次逼近辽东城，而此时的高句丽经过前两次战争，也已经耗尽了国力，高丽王高元上表给皇帝杨广，表示愿意臣服。皇帝踌躇之后，最终还是接受了高句丽的降表，哪怕他自己心里明白，这只是一场虚假的臣服。

海那边，渤海滨的奢卑城（今大连附近），来护儿的舰队击败了高句丽守军，攻占了这座重要的城池。这第三次征伐，海路军按照计划如约出发。吸取前次讨伐的失败经验，他们占据了辽东半岛的奢卑城作为前进的跳板，然后从这里攻击平壤。这样分步进行，能够防止士卒们在长期海上航行中的减员，同时也能让大隋在平壤城附近建立起永久占领的基地。

大军就要前往平壤了，此时的高句丽在隋军的兵锋之下，举国震惊。

但皇帝的诏令此时却已经到了，告知来护儿，高句丽已经上表降服，令舰队即刻退兵。

悲愤的来护儿仰天长啸，对众将说道：“我们大军第三次出征，还没能占领高句丽。这一次回去，恐怕我们就再也难以回来了。”如今的帝国虽然已经因战争而疲惫，但是国力更差的高句丽经过两次战争，全国更加疲惫不堪。来护儿相信，不需要陆路的进军，只要这一支自己的舰队，就可以灭亡高句丽，俘获高丽王，凯旋而归。

但他在恐惧的众将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奉诏，班师返回。

最后一次东望高句丽国延绵的海岸线，所有人的眼神奇特而复杂。这片倾洒了无数隋军将士鲜血的土地，终于要和大隋帝国说一声永别了。

千秋大业梦，破碎在雁门

第三次讨伐高句丽的战争就如此草率地落下了帷幕。

杨广不愿意接受失败，但不得不面对三征高丽的结果。从有关部门掌握和汇报给他的信息看，国家经历了几次战争和各地的叛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用三次倾国之战，换来高句丽王这张轻飘飘的投降书，实在是不值得。而且，杨广在撤退后不久，要求高句丽王来国都朝见时，又遭到了高句丽的拒绝。真是岂有此理！当时杨广就又动了再征高句丽的心思。但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得一件一件做，如今得先把国内这乱局给重整一番再说吧。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五月，杨广的銮驾抵达了河东的汾阳宫避暑，之后便下达了一连串的诏令。

凡是造反作乱的“贼人”，一律诛杀！

各地官府加紧讨贼，对贼人以及家属严加追究，斩草除根！

同时，杨广还任命了一些得力的，并且他信得过的近臣担任抚慰大使，到各地去体察民情民意，同时督办讨贼镇压的工作。

比如，在民变的重灾区河东，杨广就任命卫尉少卿、唐国公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这位比他大三岁的表哥，是杨广四姨妈的儿子，承袭了李渊他爷爷，也就是当年柱国大将军李虎的爵位。李渊的母亲独孤夫人身体不好，所以就把李渊寄养在妹妹独孤伽罗那里。李渊与杨广一同长大，杨广对他知根知底。征伐辽东的时候，李渊就在怀远镇负责督办粮草，看得出来他能力不错。更让杨广放心的是，他这位大表哥平时有酗酒的恶习，而且做事不检点，爱收受贿赂，社会风评不佳。杨广就喜欢大表哥这个特点——要是他像杨玄感一样洁身自好，整天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那还得了？

选人、用人方面，杨广自认为他作为皇帝还是有一套的。

各路抚慰大使都一一派出去了，从各地传来的报告看，“剿贼”工作成效显著，每个地方的官军都把“贼人”打得节节败退。

六月的一天，宦官匆匆来报，说边关岚城镇紧急求救，突厥这日忽然大举来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军范安贵率军还击，由于兵微将寡，被突厥骑兵击败，范安贵战死沙场。

消息传来，百官震惧。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皇帝杨广北巡突厥，草原各部首领俯首臣服的景象还历历在目。这几年突厥启民可汗依赖隋廷的支持，对帝国百般跪舔。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也同样对隋廷态度恭敬。而此时忽然直接率军袭击隋军，还杀

死主将，究竟是因为什么？难道是因为看见帝国征讨高句丽吃了亏，所以起了反心？

杨广决定亲自去草原看看，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凭着自己皇帝的威严，对突厥再加以震慑和安抚。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杨广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除了随行的大军，杨广还带上了僧侣、尼姑以及“皇家管弦乐团”，准备到了塞外，招待突厥可汗，然后面对广阔的天空和大海一般的草原，痛痛快快地来一场盛宴。

这次也好尽情地享受一番，将这几年他受到的挫折与痛苦甩到脑后。

八月秋高风气爽，杨广的銮驾携着百官、嫔妃、宫女、艺人，浩浩荡荡地往北开去。他们一路沿着长城巡弋，欣赏大好河山。在这个祖上龙兴的地方，杨广重温先祖开拓功业的历史，同时他还通知突厥始毕可汗前来迎驾，届时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应当就可以收获良好效果了。

当然，还有一点儿不愉快的小插曲。楼烦郡太守上奏，说始毕可汗最近异动明显，可能不利于大隋，因此劝杨广返回太原。但这个情报看似不太可信，此番突厥部的动向，确实与前几次启民可汗时的情况不同，但以突厥的实力，也不可能真敢袭击皇帝的车驾吧。说到底，在杨广看来，不管是启民还是始毕，其实不过是隋廷在草原册立的傀儡而已。

行了几日，始毕可汗果然传来消息，说马上前来觐见，不日即可抵达。这正中杨广下怀，于是在长城边设好排场，准备等待突厥始毕可汗的到来。

这时，杨广收到了另一封信，登时如坠冰窟。

信来自当年启民可汗从隋廷求娶为妻的义成公主。草原民族有着另一套伦理道德标准，所以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按习俗改嫁给了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这时义成公主传来急信说：始毕可汗准备袭击皇帝銮驾！

探子也传来消息，前方出现大量突厥骑兵，人山人海，不计其数，离这里只有几日路程！

杨广这时才真的确信了始毕可汗的异心。此番北巡，不像上次发动各郡兵马一起，只是带了皇帝的近卫部队，万一突厥大军赶到，杨广可能就要被俘虏了。惊慌失措的杨广立刻下令，全军回撤，往雁门关要塞撤去！

从塞上到雁门这两三百里的路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皇帝銮驾带着随行的十万人，丢掉了大部分辎重，富丽堂皇的“观风行殿”不要了，可以滚动的移动城堡不要了，那些为始毕可汗准备的乐器和礼物也不要了，所有人轻车简从，向着雁门关逃命。八月初八到八月十二日，大队人马终于在花了四五天时间后抵达了雁门。

真是惊险，短短的一天过后，突厥大军便包围了雁门关。

登上城楼，杨广只看见了漫山遍野的突厥骑兵，密密麻麻的，像庞大的蚁群一般汇聚在雁门关下，估计足足有数十万人！而雁门城内的军民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五万人，能和敌人一战的，估计一半也不到。杨广做梦也没想到，当年只能仰赖大隋帝国鼻息才能生存下去的突厥阿史那家族，如今已经能拉起数十万骑兵了。

城中的粮草只能支撑二十天，这二十天里，会有人来救驾吗？

只见城下的突厥骑兵在城墙外停下，突厥武士们弯弓搭箭，箭矢如雨点一般射向城楼，好几支箭居然就射到了杨广的脚边。虽然杨广久经战事，天南地北地打仗，但是几乎未曾亲临前线，如此凶险而绝望的情势，他还是第一次碰到。

杨广的自信心，在这一刻崩塌了。

什么宏图伟业、帝王霸梦，都不重要了。要是这次能安安全全地返回中原，杨广愿意什么都不要。惊慌失措的杨广抱着小儿子赵王杨杲痛哭，悲惨的呼号声响彻雁门城楼。守城的将士、随行的大臣、跟在后头的奴婢，全都看见了痛哭流涕的杨广，看见了杨广哭到红肿的双目。

突厥人围城后发动攻城，幸好雁门城池坚固，守军还能坚持。但雁门郡的其他城池就没那么坚挺了，除了还有险可守的崞县，由杨广的次子齐王杨暕守着以外，其他三十九座城，已经被突厥人尽数攻克。

杨广想要突围而走，但突围而走，留下十几万军民在雁门，皇帝的威严将荡然无存。没有办法，杨广只能雪片似的发出诏令，征调大军前来救援。同时，他写信给义成公主，请她想办法让始毕可汗解围，哪怕是网开一面也行。

其他军队都在各地平叛，不知何时才能抵达。雁门关可怎么办？绝望的情绪，连同乏粮导致的饥饿一起在城中蔓延。

九月的西风猎猎地吹动着帐外的旗幡。

左屯卫大将军云定兴的眉头依然紧锁着，望着北方远处沉郁的阴云。他真的不想有这么一天，要面对战场上的生死存亡。毕竟，他只是一个善于制造铠甲的手艺人，靠着女儿嫁给废太子杨勇才上了位。杨勇被废后，他靠着贿赂巴结宇文述才保住了权位，然后只是机缘巧合才成为统领羽林军的大将。面对突厥围城的危局，他实在想不出个解决的办法。

围城已经接近一个月，雁门城中的粮草可能早已经用完，不知皇帝怎么样了？

好在皇帝及时下达了诏令，附近各处的矫健儿郎听闻天子蒙难，都纷纷投军，想要报效国家，为解救天子出一份力。此时，关陇勋贵们几乎一半是武川镇豪帅出身，自来有尚武的传统，关陇子弟年少从军本就多见。一时，军中聚集了很多贵胄出身前来投军的年轻人。

虽然投军的人很多，但是他这一支羽林军势单力孤，怎么能对抗突厥数十万骑兵？

云定兴自己想不出办法，但他是个开明的人，愿意听听聪明人是怎么说的。于是，他召集了部将们，还有几个刚刚投军的贵胄子弟，共同商议破敌之策。但是，诸将意见不统一，有的说要背水一战，有的说要进入雁门关，各有各的说法，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这时，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说：“突厥此番数十万人出动，几乎是倾巢而出，其势必不长久。”

“何以见得？”

“突厥仰赖骑兵，骑兵仰赖骏马。而马匹在一年中，只有八九月份的秋季最为膘肥体壮，到了冬季，就是水草冰封的时候，他们要是还不退兵，马匹就会大量饿死。”年轻人说，“我有一计，愿意献给云将军。”

一天后，从忻口前往雁门的驰道上，烟尘滚滚，旌旗飘扬，看这样子，似乎有十万人的大军正在往这里赶来。原来，这是云定兴按照年轻人的计策，安排下的疑兵。年轻人的计策似乎起了作用，没过多久，突厥人就自动偃旗息鼓，退回了塞北。

望着突厥人北去的身影，云定兴抚掌大笑，对着年轻人说道：“多亏了你的计策，让突厥人不战而退……对了，年轻人，忘了问你叫什么了？”

“我是唐国公李渊之子，名叫李世民，听闻天子蒙尘，故而赶来从军。”年轻人回答。

十六岁的李世民，第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多年以后，李世民才知道，其实并非他的这一计策才让突厥人退兵的。这个质朴的计策有诸多漏洞，比如万一突厥人真的想要决战，那又当如何？真正的计策，不是算定了只有一个结果，而是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局势，周详地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并准备好相应的措施。那时的李世民才十六岁，也许还并不懂这些。

真正让突厥大军退兵的，是义成公主写给始毕可汗的信，信上义成公主警告说，小心北方有变。刚坐上可汗大位，隐隐担心自己的弟弟们作乱的始毕可汗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因此马上撤兵了。当然，他还带上了沿途掳掠得到的战利品，以及这项围困大隋天子一个多月的新成就。至此，突厥部终于再一次扬眉吐气，不用做南边的隋帝国的一个小跟班了！

而皇帝杨广，由于在雁门关城头当着所有人的面崩溃大哭，犹如一个傻子，终于褪去了一代圣君的最后光环。这让大家看到，当今天子也不过是一个色厉内荏的普通人罢了，在突厥人面前照样哭成狗。

帝王的威权，便在此刻悄然崩塌了。

第四章

一时人物尽鹰扬

——关东群雄兴衰史

李氏当为天子

自古以来，一句谶语广为流传：“李氏当为天子。”

魏晋以来的中土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渐渐衰微，刚健质朴的思想风貌渐渐难以看到，而日趋转变为崇尚谶纬与神秘主义的新潮流。种种隐秘难测的谜语、图谶以及流言和歌谣，在百姓当中暗中传播。

一起兴起的是土生土长的道教和从天竺传来的佛教。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并逐渐开枝散叶。北方的胡人崇尚佛陀，当年的北魏洛阳城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座寺庙、僧院。佛教僧侣因为拥有着规模庞大的信众，也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力量。

根据佛教教义，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佛教历经“正法”“像法”两个阶段，最终将进入“末法”时代。这个时代充斥着罪恶与患难，人民颠沛流离，佛法无法弘扬。而隋朝自建立以来，人民生活确实十分困苦，朝廷屡次大兴土木、发动战争，普通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让人不由得相信，如今已经到达了“末法”时代，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了。一种关于“救世主”的信仰也随之流传开来，很多生活困苦的佛教徒相信，将有未来佛弥勒降生人间，建立人间净土，拯救苍生于苦难。在这种神秘传言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出现了弥勒教徒在洛阳反叛的事件。大隋三征高丽以来，托名为弥勒转世而发动的起义也同样在各地时有发生。

而道教，则历来与各种神秘莫测的图谶脱不开关系。古谶“李氏当王”，上溯其源可推到东汉末年原始道教中“李弘”的出现。“李弘”是道教中太上老君降世的化名，魏晋时期的道藏中说：“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木子弓口”是当时人设下的一个简单的哑谜，木子为李，弓口为弘。当时的信众们相信，一定有真君降世为“李弘”，在末世劫运的大动乱以后，只要“李弘”治天下，就一定会让百姓安康，重新使天下回归太平。

这也是动荡年代里，百姓们的一个心理慰藉，不然总不能把实话都告诉他们，说在这个世道里，普通百姓只能生活困苦，只能疲惫不堪，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苦干后耗尽体力，又在战乱频仍当中无法聊生。

所以，淳朴的百姓们相信了弥勒降生的故事，相信了“李弘”托世的谶言。如果连这些念想都没有，那这日子就真的没有盼头了。

李密这一生，也因为这一句谶语而改变。

他是当年柱国大将军李弼的曾孙，但李弼一脉到了他这里，混得不算好也不算差。开皇年间，李密继承了父亲蒲山郡公的爵位，论家势确实是在关陇门阀中的顶层了。他在当时还是太子的杨广的东宫任职，担任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连同封爵一起，差不多相当于“某市荣誉市长、太子下属第一师师长、东宫高级带刀护卫”，是作为太子继位后的高级官员来培养的，前途不可限量。此时的李密，才区区二十岁。

李密长了一副黑白明澈的瞳孔，面相非凡。而当时还是太子的杨广似乎也知道“李氏当王”的传言，因此不太喜欢李密，没多久就把他“请”出了东宫。

杨广似乎对这一句谶语非常忌讳。这也正常，他长期以来都习惯于怀疑一切可能对自己产生威胁的人，并且如果发现这样的人，会毫不犹豫地除掉。后来当上皇帝的杨广在征讨辽东途中，有个名叫安伽陀的方士建言，说出了“李氏将为天子”的谶语，劝杨广杀尽天下姓李的人。此时，李姓在全国到处都是，杨广也没有傻到真的要把所有姓李的人给杀了，但还是借此机会处死了当初助他夺得太子之位有功的李浑、李敏。

当时的李密不确定杨广是否是因为这句谶语而把他劝退的，如今朝中李氏人数众多，赵郡李氏、陇西李氏，都有过权势熏天的时候，他老杨家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要杀他这个小年轻吧！所以，李密也很欣然地接受了太子不要他的这个结果。他已经从天下局势中看出了将乱的端倪，于是散尽家财，招收门客，为了即将到来的大变局做准备。也就是在这时，他见到了杨素和杨玄感父子，并在十年后加入了杨玄感的举义队伍，但最后不幸战败。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的一天，淮阳县令赵他接到一个乡里农民的举报，说他们那个邻里中有个叫刘智远的教书先生举动有异，还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诗，一看就不是正经人。此时，赵他正为了处理又一次东征高句丽要筹措转运的粮草而焦头烂额，听到这样的举报，气就不打一处来。大隋朝实行严格的乡里制度，如果邻里相互包庇，整个里的家家户户都要连坐，所以举报邻里是一件再常见不过的事情。如今皇帝还下了各地“讨贼”的诏书，对“贼人”的追究和连坐更加严厉。所以，每天县衙都会收到各种各样来自淮阳群众的举报信。

但是无意中，赵他看了看这位淮阳群众抄录的诗：

金凤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

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赵他被这首诗的气韵和胸怀吸引了。这首诗谈不上格律或者辞藻，诗句质朴，有一点汉魏风骨，但字里行间自有一股雍容华贵的味道，不是寻常的乡间里坊穷酸书生能写得出来的。然而，这股雍容华贵之气，只是偶尔不经意间舒展，真正充溢于其中的，是挥斥方遒的傲气和野心。秦汉帝国的功业，被他视为指掌之间的事，大汉开国功臣樊哙、萧何，只

不过是一朝时来运转，才飞黄腾达的市井之徒、刀笔胥吏。

看完诗以后的赵他敏锐地意识到，写诗的这家伙不是寻常人。如果他不是寻常人，又为何隐姓埋名地在这里做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

赵他于是带着人来到了这个叫刘智远的教书先生家里，沿途他听了淮阳群众的报告，原来这个刘智远到淮阳并不久，平时给几十个童子教书识字，赚取营生，但如今天下骚动，人丁寥落，还有谁定的下心来读书？于是，刘智远先生就显露出郁郁不得志的样子，这天还写下这首诗，对着寥寥无几的学生讲了些神秘莫测、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这些乡民们淳朴无知，但是因为生活的压迫而练出的这样一副刁钻自私的样子，让赵他觉得厌恶——这个刘智远费尽心思地教他们的孩子读书认字，他们却反过来举报了他们的先生？不过，他的工作让他不得不仰赖这些狭隘的乡民，并没有对这些淮阳群众再多说一句，就到达了刘智远的家中，正看见了抬头发呆的这个年轻人。

原来是他。

当年在大兴城的朝中，赵他便远远地望见过这个年轻人，他那时风光无限、意气风发，而刚刚当上官、出身科举的赵他，对这位蒲山郡公只有仰望的份儿。这个年轻人的起点，是他这样的寒族可能一辈子都望不到的顶端。即使此刻，这个年轻人憔悴不堪，面带风霜与菜色，但赵他还是很快认出了他——李密。

李密与逆臣杨玄感起兵作乱，如今已经被全国通缉。

此时，李密听到动静，猛然转过身来看着赵他，眼神像是一只受伤的豹子。都怪赵他带的人太少，李密这一眼传出的寒意，竟然让赵他难以确定自己身后的随从是否打得过李密一个人。

只是一瞬的工夫，李密一个猛子跃出，抄起藏在一个隐蔽处的朴刀和家什，朝树林逃去。

这是李密的第三次逃亡。他从杨玄感兵败后，在潼关附近被抓，送往河北的皇帝行在那里。不知是因为李密贿赂了押送他们的差役，还是得益于李密所在家族庞大关系网的照顾，他在抵达邯郸后的一个夜里，趁着看守不备，从关押的地方穿墙而出。

出来后，李密发现，当他成为一个反贼后，偌大的天下居然没有他的去处。他只能前往近处的山大王郝孝德那里落草为寇。这郝孝德也真是挺好笑的，见到李密以后，竟然没有意识到他背后巨大的价值，只是把他随便安置在一个地方。这段日子里，李密没有人照顾，也没有吃的，只能削树皮吃了充饥。

估量起来，郝孝德也许是没办法安置他蒲山郡公李密这尊大佛，又害怕李密反客为主，火并了他。当然，郝孝德不可能看过《水浒传》，但他们应有的生存智慧，应该都是相通的。郝孝德在李密危难的时候收留了他。李密是个讲义气的人，也不让他为难，自己离开了山寨，到了淮阳隐姓埋名，做了教书先生，然后没几个月，便发生了刚才这一幕。

淮阳也待不下去了，那该去哪里呢？

这时李密听说他的妹夫丘君明这时正在不远处的雍丘担任县令，于是便悄悄地前往雍丘。

到了妹夫这里，丘君明很仗义地收留了李密。但是，县衙人来人往，确实不方便住，于是便拜托了远近闻名的大侠王季才收留李密。王季才也是仗义豪侠之人，很爽快地收留了李密，像贵宾那样招待他。

李密从小也是散尽家财、结交游侠的人，身上不经意间便流露出游侠的脾气，于是和王季才一拍即合，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此时，皇帝北巡塞外遭遇了雁门之围，所幸解围之后，先是回到了洛阳，后来又一次下了江南，浩浩荡荡的船队前往江都。李密远远地看着天子的龙舟，沿着大运河经过雍丘，后面王公大臣的坐舟跟在后面，同样也是华贵非常。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造反，也许他也正乘着大船高高兴兴地前往江都吧。但造反前的这一切，早已经恍如隔世了。

有那么一个时候，李密以为这就是他的归宿了。以刘智远这个名字，远离朝堂，栖身江湖，最后像王季才那样成为一代大侠。

但是，厄运又毫无预兆地突如其来，追捕的官吏突然围住了王季才的家。火光冲天而起，李密又一次仓皇地逃亡。

原来是妹夫丘君明的侄子丘怀义举报了他的叔父，带着人来追杀李密。

望着远处冲天的火光，原本的怨念在李密的心中化为冲天的怒火。如果杨氏朝廷的天下再也容不下小小的李密一人，那就让李密，让这个杨氏朝廷，永远地消失在天地间吧！

我李密才是预言之子

翟让是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接纳了从淮阳逃窜而来的李密。此时，翟让只是瓦岗寨的寨主，带着一万余人在郑州与开封之间落草为寇，抢劫沿途船只和过往商贩，安心地做着河盗。那是瓦岗寨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大家一起，有酒喝时喝酒，有肉吃时吃肉，连同徐世勣、王伯当、单雄信等豪侠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自隋文帝开皇年间以来，朝廷的律令就变得越来越苛刻，稍有犯法便可能会被判死罪或者流放。但这样严峻的刑罚，反倒助长了各地的犯罪，因为这样的刑罚只会震慑平时小心过日子的良民，而对那些不良分子来说，偷东西是死，烧杀抢掠也是死，那还不如好好干一票大的。等到大业年间，皇帝杨广三征高句丽，关东地区军力空虚，沉重的徭役又导致无数人家破产沦为流民，所以各地盗匪群起，各自占据山头，相互声援接应，势力好不壮观。

而当李密来到瓦岗寨时，翟让首先感到的是恐惧。他们一个山寨，只想趁着国家治安混乱的时候啸聚山林，过一过天王老子没人管的自在生活，哪里会想到有一个杨玄感叛军的主谋会来投奔？要是皇帝知道李密到了瓦岗寨，真的调兵过来剿怎么办？单雄信等一些部将也建议，直接把李密悄悄剁了，没人知道，然后继续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岂不是更好？

但李密不多久就通过王伯当献上了他的“山寨发展规划方案”。当翟让看着李密的献策，一时间以为自己是在看一部童话故事。

李密分析说，当前的隋廷早已经失去了民心，精锐在辽东尽丧，外交关系也因为雁门之围而陷入困窘，皇帝抛弃了中原，去了江南，这正是像当初秦末天下大乱的大好时机，需要刘邦、项羽这样的人来做弄潮儿。瓦岗军现在士卒勇敢，可以进占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将隋朝彻底推翻就指日可待了！

翟让听呆了。

就像一个开乡镇企业的小厂长，忽然有一天遇到了从“五百强”大企业离职后跳槽来的公司高管，这位高管因经济犯罪不得不来小厂求职，因此为小厂做了项目策划书，并告诉厂长，从今天开始发展，总有最终上市，然后成为新的“五百强”企业的那一天。

在翟让眼里，李密就是电，就是光，就是一个“超级巨星”。他曾经是东都法曹，也就是洛阳高级法院的小法官，虽然也是不错的官职，但和蒲山郡公这样的超级门阀比是远远不及的。更何况李密个人魅力四射，和他交谈几句，就让翟让由衷地折服。和李密的这番谈话后，翟让的发展观、战略观都被刷新了，当即将李密委以重任。

翟让给李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收罗附近山寨的农民们。他想看看李密肚子里是真的有才干能力，还是只会纸上谈兵的漂亮草包。

李密完成得很出色，他虽然大半生过着公卿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有一股豪侠的气质，和那些目不识丁、五大三粗的土匪们居然能相谈甚欢，不多久就带着附近的各路农民军一起投了瓦岗。这让翟让更加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也许，这个年轻人身上真的具有无穷的能量。

李密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力量，虽然只有几百人。

瓦岗寨说到底，只不过是各路山大王、河大王的聚居地，各路大王各自拉起一批小喽啰，群聚在山寨里。有了什么打劫的目标，几个首领就拉起各自的喽啰，一哄而上，赢了就抢，输了就一哄而散。

这也是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时几乎所有农民军的情况，像长白山的王薄、高鸡泊的竇建德，也都是如此。

但是，打仗靠的是什么？是组织、纪律，令行禁止，指哪打哪。这也就是兵法在战争中的作用。如果士兵训练有素地结成战阵，彼此配合，那几百人打败几千上万人也是常有的事。比如，农民军、盗匪军虽然每个地方都号称几万人、十几万人，但是一旦遇上训练有素的官军，哪怕只有几千几百人，官军也都可以完胜农民军。

瓦岗寨里，单雄信、王伯当、徐世勣等人都是勇猛非凡的好汉，但实话实说，此时的他们在李密眼中，其实不过是几只菜鸡。

李密是将门世家，从曾祖李弼到父亲李宽，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将。李密家学渊源，熟稔兵法，而且当年在东宫也是统领过东宫左亲卫数千人的大都督，有过训练士卒的经验。通过招抚，有了本部统领的几百小喽啰，李密按照训练士卒的兵法教他们列队、听号令，而瓦岗寨的其他统领们却像看耍猴一般，笑嘻嘻地不以为意。

直到不久之后，瓦岗寨按照李密的建议，各寨统领一起进攻金堤关。这个关口依山而建，联通黄河水道，有守军驻守。进攻金堤关这样的地方，原本是瓦岗群豪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也很自然地进展，当各寨喽啰乌泱泱地攻上了金堤关时，却迎来了守军训练有素的迎击，瓦岗群豪不一会儿就溃败下来。

这时，一支几百人的小队逆势而上，穿过溃退的士兵，与守军发生交战。李密练出的兵卒战斗力极强，按照指挥官号令猪突猛进，一战击败了守军，顺势攻占了金堤关。

其后，按照进攻金堤关的战法，瓦岗寨一路凯旋，占领了荥阳郡周边的各处县城，大军直逼荥阳郡城。这也是李密的规划，首先攻占荥阳，建立政权基地，然后与各路英雄一起争天下。

到现在，瓦岗寨这些桀骜不驯的统领们才真的对李密刮目相看。

正当瓦岗群豪准备攻占荥阳时，一个坏消息传来了。在荥阳太守的求救下，齐郡通守、河南道讨捕黜陟大使张须陀亲率所部前来救援。

张须陀，在各路起义的群豪眼里，就是一个大魔头。他领兵不多，虽然所部只有一万多人，但是所到之处，群豪无不望风披靡。像河北的卢明月、王薄等各路群豪，全都败在张须陀的手下。他和卢明月一战，更是创下以一万全歼十万人的辉煌战绩。张须陀麾下也是人才济济，秦叔宝、罗士信等将领均都是骁勇善战的将才。

李密加盟瓦岗之前，瓦岗曾和张须陀的偏师前前后后打了三十余场仗，全都是瓦岗败北而告终。

此时，张须陀看到瓦岗军势大，竟亲自率主力而来！

翟让等首领一听是张须陀来了，便回想起了瓦岗军一度被他支配的恐惧，立马打主意，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就想要溜走。

但李密制止了想要撤退的翟让，就问他们，这个张须陀，今天感觉害怕要躲，难道要躲他一辈子吗？在李密眼里，张须陀和来护儿、于仲文这样的名将还差了那么一点儿意思。只不过是因为皇帝三次征高句丽，无数精锐死伤在辽东，又有一大批将领因为兵败忧愤而死，张须陀才脱颖而出。他靠着家传的练兵技能，四处征讨流寇，没遇到过真正训练有素的对手，这才获得了“威震东夏”的名声。

优秀的将领，不像评书里说的那样，有什么奇谋妙计，一本兵书走江湖什么的。对于将领来说，强大的统率能力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更需要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以应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

以李密对张须陀的了解，张须陀为将还不合格。

翟让终于在李密的力挺之下，准备迎击张须陀。张须陀的大军转眼间就抵达了，两军摆开阵势，一边是倾巢而出的瓦岗军各路群豪，一边是严阵以待的张须陀军。而李密则率领所部千余人埋伏在远处的密林里，等待时机。

开战以后，瓦岗军主力在张须陀正规军的冲锋下，渐渐支持不住，且战且退，并往李密埋伏的这处树林退却。饶是徐世勣、单雄信等将领作战勇猛，才勉强稳住阵脚，让这帮草头兵不至于溃败。

这时，李密的左右建议说，此时给张须陀一个突然袭击，两边夹攻，一定能取胜。

李密只是摇了摇头，说道：“让箭再飞一会儿。”

在张须陀的锋芒下，瓦岗军终于支持不住，开始有了崩溃的迹象，正好不远处有个破庙，一些喽啰渐渐向着破庙溃逃。张须陀见瓦岗军溃败，于是下令全军出击，掩杀过去，收割胜利的果实。

这套路，张须陀用了无数次，在剿匪的战斗中使用得得心应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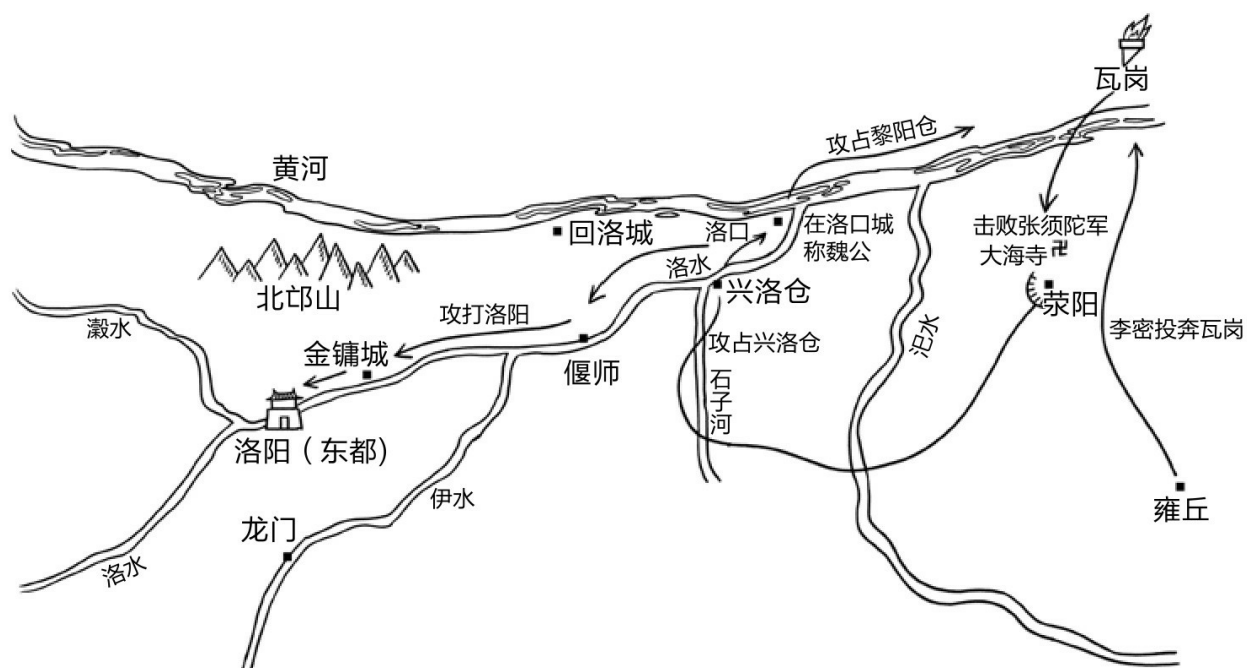
而李密等待的就是张须陀全军出动的时候，这时张须陀已经打出了所有的牌，派出了所有的预备队，接下来李密怎么做，官军都没有还手之力。

那边的张须陀惊讶地看到树林里斜刺里冲出一队人马，人数虽少，但是训练有素，轻易地冲破了张须陀军追击时松散的队形。一时间，这队人马杀声震天，不少官军竟为之气夺。溃逃中的瓦岗群豪听见动静，一看原来是援军到了，士气大振，又向着官军杀了回来。两支军队前后夹攻，终于将官军团团围住。

张须陀左冲右突，虽然带着自己的精锐亲卫队来回冲击，但兵溃的大势无法逆转。眼见大

势已去，张须陀只要求一个军人式的死亡，于是带兵冲进了瓦岗军的大阵之中，最终被斩杀于马下，壮烈殉国了。

这一战，瓦岗军终于大获全胜。翟让特许李密建立牙帐，独自领导一支瓦岗军队。从此以后，李密告别了隐姓埋名的日子，终于以自己本来的名字拉起一面大旗，向天下宣示，那个被朝廷追杀多年的蒲山郡公正式向朝廷宣战了！



李密起兵行军路线图

贼人狡猾，竟敢擅自赈济百姓

东都洛阳，已经是风声鹤唳。

留守在洛阳的越王杨侗等人，一直紧密注意着虎牢关外这支“贼寇”的动向。从金堤关失陷，到张须陁战死，瓦岗寨最近的战绩令人咋舌，从传回的情报看，瓦岗寨这群“贼寇”的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

不久以后，真相终于大白：原蒲山郡公李密，居然投奔了瓦岗寨，自己拉虎皮扯大旗，做起了山大王。非但落草为寇，这李密还带着瓦岗军击败张须陁，占领荥阳；而后李密率军占领了兴洛仓，这又给东都不小的震动。

兴洛仓是永济渠和通济渠之间的一处大仓，从江南运来的大米都储存在这里。它周回四十里，设有三千多个巨大的地窖，每个地窖都能储粮八千石，这样算起来，足够一千万人饱饱地吃上一年时间，是帝国最大的粮仓。李密这一下攻克了兴洛仓，不仅解决了瓦岗数万人的粮草问题，还开仓赈济百姓，一下子吸引了方圆百里的困苦平民前去投靠，队伍一下子变成了十余万。

当然，这十余万里包括了士卒和家小，实际的兵马数量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洛阳方面仍对此一片震惊。大胆李密，不但加入了“贼寇”，居然还敢开粮仓赈济百姓？这些百姓平时受官府的盘剥明明已经习惯了，饿着肚子也不敢造反，这下好了，李密居然把朝廷辛辛苦苦搜刮来的粮食又分给百姓了？这让朝廷的脸往哪放？

所以，上自朝廷，下至普通官吏，都把李密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为瓦岗寨如果只是一群“贼寇”倒也罢了，但李密一加入，瓦岗的这群“贼寇”就变成了朝廷合法性的挑战者，这是朝廷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此，越王杨侗派出了虎贲郎将刘长恭，率领洛阳留守的步兵、骑兵两万五千人，东出讨伐瓦岗军。同时，他下令镇守在天险虎牢关的河南讨捕黜陟大使裴仁基发兵策应。两路军队合击瓦岗军。

洛阳城的军户和恶少，听说这趟出征是征讨“贼寇”，立刻觉得这是大大的美差，毕竟农民军的战斗力极差，过去几次，每回官军都是大获全胜，所以有的人还托了关系想要加入这趟“剿匪”，就为了大胜之后可以讨赏，同时在“剿匪”的时候，还可以大肆劫掠。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春天渐渐到了，大军便在刘长恭的率领下从洛阳出发。杨侗以下，每天都在期待刘长恭平叛而归的好消息。

但几天之后，坏消息就犹如倒春的寒潮一般，让洛阳军民不敢相信：官军在石子河大败，刘长恭只身逃回东都，士卒们死者十之五六。

在石子河，李密依旧用了对付张须陁一样的战术，以主力部队与官军正面展开交战，然后集中少数精锐部队寻找战机，一举击溃或者歼灭对手。这一次，单雄信的几千精锐横冲过来，从两侧撕裂了官军阵线，将官军截为两段。于是，兵败如山倒，洛阳城中的官军主力大多丧生在了石子河畔。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又接踵而来。

在洛口，李密在瓦岗群豪的簇拥下摆酒庆功。在他的卓越指挥下，瓦岗军从一群山寨土匪成功发展成了管理十几座城池的政权。瓦岗众将对于李密是真心实意的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时的徐世勣、王伯当等将领私下劝说翟让，说李密是天下英主，如今威望这么大，不如将头把交椅让给李密，让他带领瓦岗群雄，进一步迈向巅峰。到时候，翟让自己亦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而且，大业年间流传的一首预言般的童谣，唱道：“桃李子，得天下，鸿鹄绕阳山，婉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一位名叫李玄英的处士研读之后，忽然有所顿悟，找到瓦岗寨来，告诉大家这首童谣隐藏了“李密得天下”的谶语——桃李子，就是在“逃”的李密将得天下；鸿鹄绕阳山，是“皇后绕扬州”，意思是皇帝、皇后都将迷失在江都（扬州）；而“勿浪语，谁道许”，意思就是嘴巴要严“密”，正对应李密的大名。结合“李氏当王”的谶语看，李密就是上天内定的“天选之子”啊！

此时，翟让却如坐针毡。他是官吏出身，对官场之道也十分了解。如今李密作为二把手，权势、威望都在自己这个一把手之上，那在权力场上，处理不好的话，最终就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境地。当初还刚刚占领荥阳的时候，李密就建议马上去打兴洛仓，但一把手翟让的回答是：我只是个从小种田长大的废柴，志向不过是在瓦岗和大伙儿一起快快乐乐，没想过要打兴洛仓。你李密如果要打，自己去干吧！于是，两军分道扬镳，翟让自己回了瓦岗寨休息，让李密去打，就像后世《水浒传》里的宋江与晁盖一样。直到看见李密居然得手了，翟让才匆匆地跟上来分一杯羹。从这开始，翟让和李密之间便有了说不出的细微矛盾，只是两人都没有把这个矛盾挑明罢了。

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实际能力，翟让也不敢和李密斗，他自忖不是李密的对手，同时也不希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山寨陷于内讧之中。因此听了众将的劝说后，他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不多久，翟让就将头把交椅让给了李密。

就此，李密正式成为瓦岗群豪的首领。按照他的曾祖李弼的魏国公封号，李密自称“魏公”，正式登坛即位。

当初群豪只是一帮“流寇”的时候，叫瓦岗寨还是很正常的，但是群豪不能一直做“流寇”，还是要走向正规的。李密踏出了建立政权的第一步，他设立了行军元帅魏公府，作为统一发号施令的政权机构。看名字也能知道，它结合了“行军元帅”和“魏公”两个头衔，属于军事与行政合一的机构，下设长史，协助分管行政；设司马，协助分管军事。这样一来，军权和行政权理论上就总揽在“行军元帅兼魏公”的李密身上了。

同时，对于老领导翟让，则拜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并设司徒府；任命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余的人各按等级授予官职。都城就设在离兴洛仓不远处的洛口城。

领兵的头领们，各自封一些将军，分别掌管自己的部下，这没有问题。而翟让的这个司徒，就有些微妙了。司徒府，是“魏公”下属的司徒府，还是独立的司徒府？司徒是“三

公”之一，按职责是总揽百官。但是，在北周朝和隋朝，司徒这个官职已经是个虚职，实际总揽百官的是尚书令、尚书仆射之类的官员，而这些职位，翟让都没有。那么，翟让担任的这个司徒，实际上并没有管理官员的权力，真正的权力是在行军元帅魏公府的左右两位长史身上，就像三国诸葛亮的时代，实际管理行政事务的是丞相府的长史蒋琬、杨仪。

翟让实际上是被架空了。他地位虽然隆盛，但手掌所及的，只有他本部统领的那些喽啰而已。

但这个问题，是到后来才被翟让发现，此时的翟让还沉浸在一把手与二把手和谐相处的幻想里。那时的群豪们并没有太多政治斗争的经验，也没有真的了解过权力为何物，都天真地以为，大家可以一直像这样和睦相处下去。

魏政权的影响力，随着开放兴洛仓赈济百姓的美名传扬了出去，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各地农民军，比如聚在长白山的孟让，还有在齐鲁一带的程咬金等势力，就一股脑儿地远道而来投靠了魏政权。更令人瞩目的是，还有那些对隋廷的苛政失望的官员们，也都纷纷投靠了李密。洛阳城不远处的巩县，就在县令柴孝和、侍御史郑颐的带领下向李密投降。这再一次令洛阳城感到震惊，自天下大乱以来，政府携官员、百姓成建制地向农民军投降的事情，这大概是头一遭。

镇守在虎牢关的河南讨捕黜陟大使裴仁基，也和儿子裴行俨率部投降李密。虎牢关是洛阳城东的重要关隘，当年汉末“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就是在虎牢关外展开大战的。在演义小说中，还有过“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得到虎牢关，让李密的政权将洛口到荥阳、东郡几片领地连成了一片。而投降李密的虎牢关守将中，也有几个后来成为英雄的年轻将领，一个叫秦叔宝，一个叫罗士信，他们作为原来张须陁的部将，战败后由裴仁基统领，此时就一块加入了魏政权。

实力大增的李密对秦叔宝、罗士信等人非常喜爱，他在所有军队中，拣选了八千精锐，号称“内军”，由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裴行俨统领，称为“四大帐内骠骑”。李密的军事作风承袭了父祖带领鲜卑骑兵作战的风格，所部配备了大量的骑兵，其中的精锐也同样放在这支“内军”当中。每逢碰到硬仗，“帐内骠骑”出动，秦叔宝、程咬金等人带领“内军”骑兵冲锋陷阵，几乎就没有他们冲不垮的阵形。

“有我李密在，这八千内军，足可以抵挡百万大军！”李密不无骄傲地对众将宣称。

他这话不是吹牛。八十年前，东魏、西魏对峙时期，高欢、宇文泰各率东西两军在沙苑展开决战，东魏军集中力量攻击西魏军的左翼，西魏军左翼由于兵力处于劣势，眼看就要支撑不住。这时位于右翼的柱国大将军李弼率领六十名重装骑兵冲来，横着冲杀进东魏军阵中。就这六十骑，居然将东魏军截为两段，就此形同崩溃。西魏军左翼趁势夹攻，于是东魏军大溃，战局就这样被李密的曾祖父靠着六十骑生生扭转。李密的家族世代研习重装骑兵的战术，对骑兵训练、行军、战阵都是自有一套家传绝学，如今有了这数千“内军骠骑”，虽然训练只有一年不到，但是可以抵挡天下雄兵！

李密人狠话不多，就因为他是那个从来不吹牛的人，所以他夸下的这个海口才显得如此令人望而生畏。

天下反贼一箩筐

与此同时，在江都的皇帝杨广正收到全国各地雪片一般的告急文书。中原乱了，这意味着他的銮驾要一直滞留在江都。

从雁门之围以来，杨广的颜面扫尽，意志也逐渐消沉下来。原本在他的蓝图里，他将是继承父亲隋文帝的意志，开创千秋万代基业的伟大帝王。十年来，他建设了无数伟大的工程，还东征西讨，勤勉尽责；他以为靠着这番努力，就可以让他的帝国登上世界的巅峰。

谁能想到，这一通操作却使大隋陷入了崩溃的边缘。雁门之围以后，杨广能感受到群臣态度的转变，那些之前在自己面前话都不敢多说一句的大臣们，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说话也变利索了。杨广不说，但他的心里却苦苦的。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十多年来营造出的无上威权，因为他在雁门城楼上的失态而变成了一个笑话。

罢了，罢了，杨广再也没有精力来重新收拾河山，那就让江都成为自己内心的一个慰藉吧。这江南的风景也是十分美好地。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大隋朝原本就已经严峻的动乱局势进一步走向糜烂。

在河北，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整合在河北各处被冲散的农民军，又重新卷土重来。他们在各地所向披靡，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建立政权，窦建德号称长乐王，署置百官，改元丁丑。

在江淮一带，无业游民杜伏威、辅公柘聚众屯于六合；以渔猎为生的李子通占据海陵；山东农民左才相带领长白山农民军转战淮北，从三面威胁江都。随后，农民军与杨广派出的精锐宿卫军交战，隋军大败，返回东都的运河交通线被彻底阻断。

在江南的彭蠡泽，也就是鄱阳湖一带，林世弘带领农民军击败了官军，自称皇帝，国号为楚，攻取了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郡。

在荆州、两湖一带，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和一些下级军官、流民流寇一起举兵，推戴当年梁武帝的后人萧铣为首领。萧铣自称“梁公”，打着当年南梁的复国旗号，占据了岳阳、洞庭一带。

在陇西一带，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金城校尉薛举也占据西北边地，起兵自立，自称“西秦霸王”，引得周边各处“贼寇”归附，兵锋甚锐，所至之处城池皆被攻下。

而其中，最为让杨广瞩目的，便是占据洛口、自称“魏公”、直逼东都洛阳的李密、翟让势力了，没想到当初杨玄感谋反案的漏网之鱼，如今竟然兴风作浪到如此境地！东都洛阳是朝廷重镇，集中了数不尽的宫室、财富，而且还有朝廷重臣的家眷，一旦被李密的叛军攻克，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李密，又一次激起了杨广的愤怒。在杨广眼里，李密就是隋廷中那些各怀鬼胎的关陇勋贵们的缩影，他们这些人，吃着朝廷的俸禄，放下碗就又要造朝廷的反，天下哪有这样的

背信弃义之人？如果不是这些人在背后搞鬼，帝国的征伐高句丽项目早就在第二次东征时就成功了，也不会有现在这种烂摊子！

杨广对所有关陇门阀都怀有强烈的猜疑之心，因此他并不太重用关陇人。扶持他上台有功的宇文述在到了江都不久后就病逝了，对他的儿子宇文化及、宇文士及，杨广也只是给予高官厚禄，却并不信任。他真心信任的还是虞世基、裴蕴、萧钜这些出身于南方的贵族们，整日里和他们谈论诗文，将一腔不得志的哀愁倾洒在方寸纸卷之间。

然而，东都的局势让他不得不加以重视了。李密自二月僭号“魏公”以后，开始了对洛阳的攻击，并一度攻占了洛阳城外的回洛仓，前部人马已经进入洛阳街巷，抢掠居民，焚烧洛阳宫外的天津桥。幸好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率领七万人击退了李密派出的前部。但是，李密亲率他的“内军”主力增援，和隋军在洛阳城东的汉魏古城交战，隋军大败。于是，李密乘胜收复了回洛仓。

回洛仓就在洛阳城北边，又紧挨着城墙，在回洛仓眺望，连洛阳宫里洗衣服的宫女穿什么衣服都能看清楚。李密就占据着回洛仓，挖堑壕，修营垒。只是因为他的士兵擅长野战，没有什么攻城经验，所以只能封锁洛阳城，在城外修造攻城器械。更可恨的是，李密还撰写檄文到各个郡县，将杨广的罪状罗织了一些，一条条地写在榜文上，将杨广骂得有如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这心理战打得让人措手不及，东都附近的郡县已经开始大量倒向李密的势力了。

李密打着讨伐昏君、反抗暴隋的名义，威望日隆，不仅河南各地大多归附李密，黄河以北的群盗和郡县也开始松动。武阳郡丞元宝藏，让门客魏徵给李密写了封投降信，表示自己可以免费帮助李密向西夺取魏郡，再向南攻打黎阳仓。此时，杨广并不知道这个叫魏徵的人以后将成为一代名臣的故事，也不知道他在李密和元宝藏之间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他只是得到消息说，李密和元宝藏两面夹击，又攻陷了河北重要粮仓——黎阳仓。一时之间，洛阳附近的三个大粮仓全部归李密所有。杨广的朝廷这几年辛辛苦苦地从各地征收上来的粮食和财富，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李密。

杨广恨得牙痒痒，发誓要荡平李密，更重要的是要守住东都这个帝国重镇中的重镇，所以调集从南到北全部可以用的精锐，一起发兵救援洛阳。

第一路，河北黜陟大使、太常少卿韦霁，率领河朔地区留守的三万士卒，沿着运河南下。

第二路，河南黜陟大使虎牙郎将王辩，曾屡次击败郝孝德、孙宣雅、时季康、窦建德、魏刀儿等“贼寇”，率领所部指向洛阳。

第三路，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郡尉独孤武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独孤武都是当年河内戾公独孤信的孙子），率领所部从黄河对岸的河内救援洛阳。

第四路，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一带的精锐健儿，打败了南阳的卢明月之后班师回朝，旋即带领江淮劲卒两万人，火速赶往洛阳。

第五路，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领关中精锐，东出函谷关。

第六路，则是大名鼎鼎的右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他的本部燕地三万精兵是当年

在辽东高句丽战场上九死一生回来的精锐，燕地兵以骑兵为傲，此番也收到杨广发出的诏令，南下征讨李密。

此外，皇帝此前从西南征调过来平叛的邛都夷部的黄蛮，也在江淮附近。杨广也命令他的得力亲卫、备身将军王士隆带领这些强悍善战的蛮子兵，北上支援洛阳。

这几路大军，已经是隋廷手中的家底了。看着人数虽然是几万人，不比李密那边所谓的拥众几十万，但这几路军加起来的十几万人，都是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师，多民族、多兵种，职业的正规军，除了要保护江都銮驾的十多万“骁果军”，还有要抵御北方突厥人来犯的河东太原的李渊所部外，这是隋廷能调出的所有底牌。杨广下令，由涿郡留守薛世雄统率几路部队，为的就是将李密群殴致死，反复按在地上使劲蹂躏。

此时的河北，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三万燕地精兵一路南下。

燕地精兵，锐不可当，薛世雄沿途顺便扫荡了河北的各地农民军。这些农民军只是啸聚山林，组织性、纪律性极差，遇上薛世雄麾下的精锐，往往都是一触即溃，丢盔弃甲。说丢盔弃甲也不太准确，因为这些人根本是连盔甲也没有，很多人不过是拿着锄头锤人的农民罢了。

所以，当薛世雄带着儿子薛万彻刚从涿郡出发时，自称长乐王的窦建德军就瑟瑟发抖了，他们估量不是薛世雄的对手，马上丢弃了薛世雄行军路线附近的郡县，全都缩回大本营躲了起来。薛世雄毫不费力地一路南下，看着叛军四散溃逃，骄傲之情油然而生。不管是窦建德，还是李密，在薛大将军面前，还不是得乖乖叫爷爷？

大军行至河间，在城南扎营修整。河间郡守也从所属各县征发了新兵，在燕地精兵营帐两旁设立了军营。薛世雄决定在整合了河间招募的部队以后，先讨灭窦建德，然后一起南下，与其他几路军会合。

这日凌晨，天色将明未明之际，忽然喧哗声大起。薛世雄忙从自己的帐内走出，才知道窦建德亲率所部偷袭了不远处一个河间募兵的兵营。这些河间兵都是刚招募的新人，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一碰到窦建德军的偷袭就惊慌失措，全都向燕地精兵的军营逃来。

恐慌迅速在河间兵中间蔓延。此时，天色未明，不知窦建德来了多少人，恐惧的河间新兵们一下子慌了神，全都跟着逃向了燕地兵营。

权衡之下，大营最终还是打开，放这些河间新兵进来。但兵营之内空间有限，其他营的士卒们进来，如何腾出空来组织守营？薛世雄的眉头渐渐锁得更紧了，当时只得下令，燕地精兵出营列阵，防止窦建德的军队杀到这里。同时，他赶紧派出斥候，打探敌军的消息。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清晨的雾气忽然重了下来。浓稠的雾气像是扯不开的帷幕，阻挡在士兵们面前，几步之外，甚至看不清对方的人脸。

在这样的大雾之下，又如何摆开阵形？

燕地士卒们无法列阵，就只能靠着大营的栅栏紧紧挨着，这样来组织防御。薛世雄望着营门之外，那里一片浓雾紧锁，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隐隐传来的马嘶声和窸窣的脚步声。一切停下之后，面前的浓雾静得可怕，有如暴风雨来之前那短暂的平静。

忽然，前面猛地出现了敌军的身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猝不及防的燕地兵被窦建德派出的精锐士卒袭击，本来就组不成阵形的燕地兵一下子被冲垮了，敌军冲入了大营，不知有多少人进来。大营里乱成了一锅粥，士兵们看不清对面的人，只能对着虚空乱砍一气。有的自己人竟相互打了起来。

窦建德军趁势掩杀过来，整个燕地大营登时崩溃。

薛世雄只能带着左右几十个骑兵逃进了河间城。进城之后，四处打探的斥候才回来，薛世雄得知，刚才袭击大营的只有窦建德的区区数百人。羞愧和悔恨夹杂在薛世雄心中，但此时他的大部队已经被击败，再难有什么还手的余地了。本部的燕地精锐全都折损了，薛世雄还如何号令各路官兵？他最终带着残部撤回了涿郡，不久就因悔恨而病逝了。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意外和不确定性，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所向无敌的名将与燕地精兵，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败给了突如其来的坏天气。

最是江南好风景，皇帝再次驾幸临

在江都得报薛世雄兵败的消息，隋廷也大感惊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剩下几路大军仍然需要有人指挥，难不成要将这些军权交给死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吗？虽然……虽然这其实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越王最熟悉洛阳的战局，总比远道而来的各路人马要强，但是万一越王有了调度权后，拥兵自重怎么办？那洛阳还不如被李密攻克了好呢，毕竟皇帝本人还安全一些。朝廷于是把调遣各路兵马的大权，交给了统领江淮劲卒的江都通守王世充。

毕竟在皇帝的眼里，王世充办事，他很放心。

王世充是江都通守，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官职，他也没有足够的声望能够担得起元帅的职位，所依赖的就只有皇帝的宠幸。杨广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十多年统御朝廷积累下的帝王术心得告诉他，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忠心，只有当臣子做事情要依赖皇帝的权威，否则就不能成事时，他才能暂时忠心地依靠皇帝；要是等到他真的翅膀硬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那就是皇帝要恐惧、对付他的时候。

此时此刻，王世充是忠心的，但也不意味着他将来一直会忠心。无数经验已经证明，永远要防着这些臣子们，哪怕他们貌似是最忠心的人。杨广讨厌那些看起来能力强、受欢迎、有声望的人，这些人怎么看怎么像还没造反的杨玄感；而那些有污点、贪小便宜、能力声望不那么强的人，倒是可以重用，因为他们也没能力造反。比如，他的表哥李渊就是嗜酒并且贪小便宜的人，就凭这一点，杨广不怕他在太原能作什么妖。

王世充也是这样一枚好棋子。他是有着西域胡人血统的混血儿，出身卑微，一头卷发，声音像豺狼一样，正经的士大夫都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杨广从王世充的眼里看出了熊熊燃烧的野心，凭着他这身份和这野心，自己就能好好利用。而且，王世充也很懂得讨好杨广，靠着他在江都的人脉关系，为杨广献上了很多珍奇异宝，还有年轻少女。以毁坏自己的社会风评的代价取悦皇帝，可见他能依赖的就只能是杨广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只会阿谀奉承的草包，而是有真才实学的，文才、武功样样都是一流，看问题一针见血，奏对颇有见地。

综合看来，王世充是个人才，而且是暂时可以利用他来控制东都，防止杨广的孙子越王杨侗篡权的好棋子。

此时的李密，则有着别的考虑。

当初，他辅佐杨玄感起兵之时，曾献上、中、下三计，上计直取幽州，阻挡隋帝西返。虽然计策极有想象力，是他战略规划事业方面这张履历表中的得意之作，但其实李密也知道，这一计太险，如果自己是决策者，多半也不会采纳。就像当年诸葛亮北伐，魏延献出的“子午谷奇谋”一样，听起来惊世骇俗，但是细想之下，执行层面却有重重阻碍。所以，李密真正希望杨玄感选择的是兼顾进取和保守的中策，也就是取关中之地，以之作为王霸之业的根据地，再从关中出发讨伐隋廷。

这就是谋士与决策者的区别，谋士为主公设想各种方案、规划，更优秀的谋士还会帮忙分

析各种方案的优缺点，然后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就像现代社会的咨询公司一样。但是，主公才是最后拍板的人，决策者要自己来权衡整体利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计策。

没有最好的计策，也没有最差的计策，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计策。我们后世也许在读历史的时候会做一下事后诸葛亮，批评当时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会作出一些“失智”的事情，做事昏了头才导致他们失败。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那些看似“智障”的决策，其实背后都有很多现实的考量。

比如，这时李密就在艰难地抉择，下一步魏政权要往哪走。

以巩县县令投降魏政权的柴孝和，此时是李密的心腹谋士兼业务骨干，他对李密的建议就是取关中。因为关中易守难攻，有四塞高山为屏障，又有滚滚黄河做天堑，当初的汉高祖就是以关中为基地打败了项羽，实在是风水旺盛的一块宝地！而且，柴孝和不是只会喊喊口号的人，他站在整个魏政权的角度，规划出了很细密的计划：三把手裴仁基镇守在洛阳城旁的回洛仓，牵制城中的部队；二把手翟让镇守在兴洛仓，对抗各路援军；而李密自己，则亲率精锐主力，向西突袭长安。这段时间的政治宣传下，各地百姓都盼望着李密能来解救他们于水火，这一路一定势如破竹。否则时机一旦错失，难保有别人会抢在前头，占据了关中这块宝地！

李密何尝不知道这些，因为当年西取关中的计策，知识产权就是自己的。而且，现在李密所在的洛口是天下当中，条条大路都通这里，四面八方也都能攻向这里。再加上隋炀帝把魏政权视为头号死敌，调集了隋廷能调动的几乎所有精锐力量，都来攻打李密，所以洛口实在不是久留之地。

但李密还有别的顾虑。

因为此时的魏政权虽然控制了从东海到河南的广大地区，但这些地方其实只是当地实力派选择性的依附，魏政权对这里的控制非常薄弱。而且，魏政权旗下的那些所谓的各路群豪，其实也都是“流寇”出身，部队的装备、战斗力、凝聚力都很弱，要是跟在李密的精锐“内军”后面，打一打顺风仗还好，而要是随着李密西征关中，沿途艰难险阻，遇到挫折或者长途奔袭，这些乌合之众的士气很快就流失了，队伍不好带不说，还要提防他们逃跑或者投降敌军。这是李密极为头疼的。

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就是抛下自己在丰、沛的根据地西征关中的，但那时的刘邦是在项羽牵制了秦军主力的情况下进入的关中。此番李密要是西征，难度要大大高于汉高祖。要是西征失败，李密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李密只能取其下策，留在关东，进图洛阳。洛阳汇集了天下的财富，有它作为根据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李密最终没有采纳柴孝和西征占领关中的策略，而是继续留在洛口，和各路大军死磕。

其实，李密最终没有西征，也有一个他无法说出的原因，就是翟让。

李密已经看透了翟让这个人，他胸无大志，自私又贪婪，靠着李密的天才表现，他曾经掌舵的瓦岗寨成为雄踞一方的农民军霸主，他也因此收获了所有人的尊崇——毕竟，他是这个魏政权的创始人嘛。翟让最初因为自己的平庸，而依靠李密成就了一番大事，但也正因

为自己的平庸，让自己无法配得上现在的这个位置。当所有人都对他说，这个政权的基业是依靠翟让而创立的，翟让于是就飘了，幻想着自己要是没有将头把交椅传给李密的话，自己早就已经是号令一方的大王了。

这让李密的魏公府和翟让的司徒府，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裂痕。

李密知道，这个裂痕是无法弥补的，因为它起源于人的贪婪。人的贪婪像无法餍足的怪兽，不将人整个吞噬决不罢休。

所以，万一李密率军西去，正当大军苦战之际，翟让在背后忽然刺一刀，又将如何？也许翟让没有这个胆子，但李密还是不敢冒这个险。翟让对李密有知遇之恩，当初是他将绝境中的李密委以重任。李密记得这些，也不敢忘记，所以他不会对翟让起什么杀心，除非.....

除非他真的要置李密于死地。要是真这样，李密也决不会手软。

和王世充的大战，打得极其惨烈。

两军在兴洛仓的西边对峙，这一百天里，大小六十余战，谁都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一边是李密选出的精锐骑兵，在主帅李密严格的训练下，一片严寒般的杀意；另一边则是隋朝从各地调来的精锐，有骁勇彪悍的江淮劲卒，有狂热凶蛮的南蛮步兵，还有关陇、河内等地支援的骁勇之兵。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李密是个狂野派的将领，作战时身先士卒，带着他的“四帐骠骑”专挑难啃的地方冲。但常在桥边走，哪有不湿鞋，在一场战斗中，李密便为流矢所中，受了重伤。李密重伤之际，魏军吃了几次亏，还在洛水战斗中大败，损失惨重，连业务骨干柴孝和也在这场战斗中不幸战死。听闻柴孝和战死，李密悲痛万分，没想到造反尚未成功，他便先行一步了。

就在这军心未稳之际，魏政权的后方又出现了新的险情。

司徒府又来事了。

翟让的司徒府作为名义上的百官之首，在李密前方战事吃紧之际，在后方紧吃，渐渐地在兴洛仓站稳了脚跟。此时，原本掌握行政大权的魏公府左右长史，也被翟让的司徒府不遗余力地打压，架空了他们的权力。

先是有一次，翟让喊了行军元帅魏公府记室，也就是李密的“办公室主任”邢义期赌博，邢义期因为去晚了，被翟让打了八十杖。邢义期带着屁股上的伤回去了，李密看在眼里，心里雪亮。这明明打的不是邢义期的屁股，而是他李密的脸哪！但为了稳定大局，李密暂且容忍了下来，他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事上，那么行政事务就暂时先让翟让这个司徒统摄一下好了。

然后，翟让的部下就劝他，请他加封为大冢宰。大冢宰这名头实在是太响了，当初隋朝建立前，哪个权臣不是当着大冢宰而后权倾朝野的？翟让自己也不好意思要这个名头，而是采取了非常务实的做法，就是继续敲打魏公府，从他们这里一点一点地榨出权力来。

行军元帅魏公府左长史房彦藻这天收到了翟让的“敲诈信”。翟让在信上说，当初你房长史

在攻占汝南的时候捞了一大笔钱，全都给“魏公”了，却不给司徒府，让司徒府的行政经费从哪里来？要知道魏公自己就是翟司徒推立的，以后谁是老大还说不定呢！

再加上司徒府的一些若有若无的风声传了过来，说翟让他哥哥翟弘跑过来一个劲地劝翟让，说：“大兄弟，这天子可得自己当啊！怎么能让给别人呢！你要是不当，我可就当了啊！”翟让听完之后，既没有呵斥，也没有反对，只是态度暧昧地哈哈大笑。翟司徒听到这样的话，居然还哈哈大笑，难道是默认了吗？

综合各方面信息，李密终于到了要做一个艰难决定的时候了。

毕竟此时前方的战事最重要，这样的生死关头，后方不能出任何一点岔子，否则就是魏政权的灭顶之灾。

这是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气已经很冷了。李密在前线大营里摆下酒宴，邀请翟让以及主要的重臣参加。夜色将近之时，翟让带着哥哥翟弘，还有旧班底徐世勣、单雄信赴宴。三把手裴仁基，还有孟让、郝孝德这些各寨首领也前来参加宴会。战争时期，一切从简，大帐里空间有限，容不下这么多人，于是将领们分开宴饮。帅帐之中，就留下了李密、翟让、裴仁基等少数几个领导级的人物。

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微醺了。

李密醉眼惺忪地说：“翟司徒，我最近拿到一把好弓，要不要试一试？”

“什么好弓，拿来让俺玩一玩！”翟让也来了兴趣。

于是，侍从们从后台拿来了一把弯曲的弓，看这材质，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硬弓。“我来试试！”翟让站起身来，弯曲臂膀，拉动弓弦。似乎是这几年花天酒地的生活，让他的身子大不如前了，这把硬弓似乎已经让他微微吃力了。

翟让的心里正这样想着，忽然一柄锋利的刀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魏公”阴谋杀人！翟让最后意识到了这一切，用尽最后力气，双眼瞪向坐在首席的李密。此刻的李密，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翟让忽然有了一点儿懊悔，他想起和李密初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如此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本该是一个不错的领导，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安分的大臣，但是一切事情都作出了，已经无法回头。

翟让倒在血泊里死了。

刀光剑影也发生在其他几个帐篷。在翟让死去的同时，他的心腹、兄弟也同时被李密豢养的死士诛杀。将军徐世勣想要逃跑，走出几步，却被守住大门的侍卫砍伤了脖子，血流如注。

“不可！”还是王伯当喝止了这一切，他虽然是翟让旧部，但也是李密的好友，说话有一些分量。

此时，李密处理完帅帐的翟让，也走到了这里。他身躯高大，睥睨四周，眼神阴冷，活脱脱一个阴鸷的帝王。

“扑通”一声，大将单雄信跪了下来，乞求李密饶命。李密很大度地饶恕了单雄信。转眼之间，除了翟让兄弟等铁杆死党，翟让原来的部下们几乎都已经倒向了李密。这场血腥的火拼，最终以李密大获全胜告终。

这场火拼或者政变虽然残忍，但是也将翟让对整个政权的安全与团结隐患被消解于无形。此刻的李密，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客。那些原本在瓦岗寨的聚义，那些温情脉脉的兄弟友谊，还有那些大家喝醉后说过的肝胆相照的话，就像沙子一样随风而逝了。留给魏政权的，只有冷酷的权力法则，以及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这个政权在悄然地脱胎换骨，变得成熟，变成了大家都看不懂的模样。

然而，几乎在李密刺杀翟让的同时，千里之外的关中，一支打着红白相间旗帜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大兴城北边的玄武门。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关中真的就这样易主了。

第五章

白旂黄钺定两京

——桃李子，起晋阳

大表哥李渊的抚慰

李渊时常会回想起五年前的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在涿郡时，他与当朝权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驸马都尉宇文士及的对话。那时他们正在城头，看着帝国的百万雄兵在皇帝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向着辽东而去。那时的皇帝杨广满心以为在这样的军威之下，高句丽人会自然会屈服，丝毫没有预料到这场规模宏大的进军最后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李渊和宇文士及是旧相识，也都是皇亲国戚，而且他们的先祖都是当年武川镇的军人，算起来还是同乡。只不过，宇文士及的先祖当年只是北周太祖宇文泰麾下的一员家将，而唐国公李虎则是武川集团的创始元老。

望着远方的征辽大军，他们虽然不知道几个月后的灾难性失败，但是多少感到未来局势的难以预料。连年穷兵黩武、过度使用民力，天下已经到了快要耗尽的时候。

这天下是关陇勋贵的祖上一起打下来的，从北周太祖平定关东时起，就是天子与勋贵们共天下。对于天下安危，武川功勋之后责无旁贷。

那么，若是天子不肖，朝廷昏乱，天下不宁，那武川后人自当站出来，替天下革除弊病。

这是宇文士及和李渊的想法，也是大多数关陇门阀的普遍观点。二人四目相对，有些言外之意，都默契地没有挑明，但意思全都已经点到为止了。他们都看见了皇帝杨广鞭挞天下营造出的这片盛世景象的外表之下，其实是疲惫的民力和累累的白骨。两朝隋帝都是严厉而且多疑之人，在隋廷严苛的政治气氛之下，即使是他们这样的重臣，也都是紧绷得喘不过气来。勋贵门阀之间在暗中交通来往，趁着一股股汹涌暗流，各自准备着天下有变那一刻的到来。

而李渊，就是当时那股暗流中的一朵硕大的浪花。

皇帝是个阴鸷雄猜的国君，这一点朝中之人大多都心知肚明，因为不明的人早已经被皇帝给搞死了。比如，当年的宰相高颎，曾立下不世功勋，因为皇帝杨广生活奢靡而忧心，私下里和其他人说了几句，就被人告发，最后被杨广以“诽谤朝政”的罪名下诏诛杀。而李渊的心里也跟明镜似的，虽然他和杨广一同为独孤皇后养育长大，但在权力面前，杨广连亲兄弟都杀，何况是表兄弟？所以，在朝廷里，李渊低调做事，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当官。不过，李渊虽然低调，但也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铁杆的武川镇嫡传，世袭唐国公，更是杨广的亲密大表哥，因此仕途也算顺畅。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叛乱，天下震动，关西地区也是骚扰不定，于是李渊被外派前往关西的弘化郡镇守，兼知关西诸军事，紧急去安抚关西地区。有了这个任命，李渊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事业当中，和当地的豪强、大族们打成了一片。祖父李虎当年在关西地区赫赫有名，李渊也是有名的忠厚之人，所以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还有地方大族豪门，都争相与李渊结交。但是，李渊干了一会儿，就从宫里传来皇帝开始猜忌他的小道消息。原来是不久前，皇帝诏命李渊前往他巡幸所到之地，正好李渊那时候病了，所以没有前往。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正在后宫，皇帝杨广听说李渊生病的消息，于是马上就

问：“大表哥生病了？是马上就死的那种吗？”

这个事情传到李渊那里，当时他就吓得要命。皇帝虽然不太积口德，但是他这么问隐隐透露出的猜嫌意思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当年杨素就是被皇帝问了类似的问题，于是就放弃治疗自己等死了。隋炀帝的朝廷不需要能干的人，能干的人都被皇帝一个个除掉了，谁出类拔萃，谁就可能会变成皇帝的眼中钉，会被皇帝怀疑他是在准备图谋大隋的江山——毕竟他们老杨家当年就是这么图谋的。于是，李渊赶紧拼命挖掘自己的小毛病。自己不是爱喝酒吗？那现在就剂量加倍，拼命喝酒，整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而且，他还开始收受贿赂。虽然老李家这些年来就没碰到过“缺钱”二字，但李渊还是以收受贿赂来自污。其实，朝中的其他大臣又何尝不是这样？这就是大业年间朝臣的必备生存技能。

当年的权臣杨素，不也是到处收受贿赂来自污吗？到头来还是被皇帝逼得放弃治疗等死。幸好李渊这兄弟浓眉大眼的，长得略微憨憨的，因为长相就没少被皇帝嘲笑、揶揄。皇帝本来就不太把这位大表哥当回事，因此李渊也就平安地度过了危机。等到三征高句丽结束后，天下大乱，皇帝需要一个亲密之人安抚河东地区，于是就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选用了大表哥李渊来担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

李渊获封这个抚慰大使以后，第一反应是：“这究竟是个啥官？”

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既不是代表官阶的散官，也不是正式的差遣官，而是一个临时性的“使职”。从秦汉以降，从没有一个叫作“抚慰大使”的官衔，全靠“伟大英明”的皇帝别出心裁，自创了这样一个职位，来应对三征高句丽后山西河东地区纷繁复杂的治安局面。中国古代虽然不是什么法治社会，但中央王朝从秦始皇以来运行了上千年，也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与章法，政令执行、官员权限，天朝自有法度。那这抚慰大使，在山西河东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对州郡是否有管辖权？是否有自己的军队？调兵权限怎么样？更关键的是，钱从哪里来？是直接从地方收税，还是靠中央调拨经费？这都是一个新职位需要明确的问题。

不过，好在皇帝的诏令下面拖了一句，算是划定了这抚慰大使一职的权力范围：“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也就是规定，这抚慰大使有权按照朝廷制度，处罚、免除、选拔、补用山西河东道地区郡县地方的文武官员，还可以征发河东地区的现有军队，讨捕群盗。

这么一听，这抚慰大使倒是有点儿名堂了，不仅有了对整个山西河东地区地方文武官员的人事任免权，还有征调各地兵马的权力。李渊很喜欢这个任命，他曾对二儿子李世民说：“咱老李家封号是唐国公，春秋时期，太原就是唐国的国土，来这里上任，真是上天给予的恩赐！”

但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在李渊就任抚慰大使的时候，整个河东地区已经被各地蜂起的民变打成了筛子，小股“流寇”不算，称得上号的就有龙门的毋端儿、翼城一带的历山飞、绛州一带的柴保昌，都是拥众数万以上。而李渊这边，说是可以调动河东的兵马，但是终究这些兵马不是他这个抚慰大使直接指挥的，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年代，指挥极为不方便。而且，李渊从中央空降到河东，原本地方上的实力派也都抱着看戏的心态，若即若离地跟随着李渊的号令，实际上是出工不出力。

李渊就只能靠着麾下的那一点儿本部兵马来讨“贼”了，还好唐国公家大业大，养的家丁与

门客人数不少，战斗力也强。而且，李渊几年来结交天下豪杰，在江湖积累下的声望此时也派上了用场，抚慰大使的旗号一打，很多地方豪杰也前来投靠。比如，并州富户武士彠，在江湖上也是一条好汉，结交李渊之后，又是赞助钱粮又是贡献人手。这位兄台的女儿很有名，就是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此时还没有出生。就这样，李渊整编起了一支上千人的军队，更关键的是，这支私兵由李渊绝对控制，并且训练有素。

当河东地方州郡或是在观望，或是被四处的“流寇”打得龟缩在城中无法出来的时候，李渊的这支人数少而精的军队有如机械战神一般出现在了农民军的面前。第一战，李渊对阵龙门的毋端儿。这场人数对比悬殊的战斗，是上千人对战上万人的一战，毋端儿的数万人在龙门的霍邑一带摆起了龙门阵，仿佛这场战斗势在必得。

但开战以后，李渊亲自带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甲骑，向着这上万人发起了冲锋。这是自魏晋以来最为恐怖的骑兵冲锋战术——“甲骑具装”，马匹和骑兵全身都包裹着铠甲，坚不可摧，几十骑的冲锋，却有排山倒海之势。在甲骑锐不可当的冲锋下，整个毋端儿军被冲垮了。李渊连发七十余箭，每一箭都射中，敌人应弦而倒。农民军在这暴烈的骑兵冲击下全线崩溃，于是官军顺势掩杀，斩敌不计其数。

李渊将斩杀的农民军尸体筑成“京观”，来恐吓以后胆敢造反作乱之人。另外，李渊开始派人向毋端儿部的残军招降。因为“甲骑具装”冲锋而陷入应激创伤的残兵们，最终向李渊归降了。

这一战，得到部众数万，李渊算是迎来一个开门红。虽然这数万人是农民军的家小为主。但李渊从残兵中挑选出精壮之人编入自己的部下，实力一下子增强了不少。

随后，李渊又以类似的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了绛州的柴保昌，又得到了数万人丁。因为这些战功，李渊被封为右骁卫大将军。不久之后，李渊又在雁门之围后率军征讨突厥有功，被仓皇南下的皇帝杨广封为太原留守，正式坐镇太原城。创业家李渊，就这样挖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第一桶金。

此时，天下已经乱了，皇帝也在雁门关城楼上痛哭流涕，颜面尽失。隋帝国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皇室的真实处境就这样被隋廷的勋旧贵族们冷眼瞧着，尽是轻佻的神色。临走前，在汾阳宫，李渊与宇文士及又一次见面。四下无人的时候，二人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李渊也在密室里挑明了心迹。

隋失其鹿，武川旧人自当共逐之。

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也背叛了大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春天，太原城的上空被一团阴云笼罩。

坏消息伴随着从北边驰来的驿马，接连传了过来。

二月，马邑鹰扬校尉刘武周，趁着马邑太守王仁恭外出视察之际，突然发难，杀死王仁恭，控制了马邑城，随后开仓济民，传檄境内，各地纷纷归附。这些年来，这个边塞之地早就发生了饥荒，但是太守因为朝廷没有政策，就守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就算烂掉了，也不愿意发给饥饿的百姓。此刻，仓中的粮食反倒成全了刘武周的收买人心之举。

雁门关有陈孝意、王智辩率重兵把守，听闻刘武周叛乱，于是率军征讨。两军相斗之时，忽然有大队突厥骑兵赶到，于是隋军大败，雁门关失守。原来刘武周早就已经投靠了突厥人，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还获得了突厥大汗赐给的狼头大旗。窥伺中原多年，突厥人终于将触手伸进了关内。

三月，刘武周攻取楼烦郡，占领汾阳宫。汾阳宫是皇帝新建的行宫，储藏的粮草、财物无数，刘武周对这些受之不恭，同时将汾阳宫中的宫女都送给了突厥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收到宫女，回馈了草原的土特产——大量战马给刘武周。刘武周兵威更盛，占据了马邑、雁门、楼烦、定襄北方四郡，又有突厥做后盾，成为雄踞一方的“定杨可汗”。太原北边的门户直接暴露在了刘武周和突厥势力面前。

听闻这个消息，皇帝震怒，派使者前来问责，要将李渊绑回江都，使者此时已经来到了太原。

十九岁的李世民在太原城上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太原城下，他所募集的一千多兵士正列队向前，行入太原城中。这是他在周边郡县招募的兵马。此时，不只是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所招募的新兵，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太原汇聚，新兵已经达到了上万人。李世民也听说了皇帝派使者来到太原问责的事情，但他并不担心，这件事情他早已经安排好了。皇帝并不知道，此时的太原已经不是使者能说了算的了，城上的大旗表面上姓杨，实际上已经姓李了。江都来的使者进入太原后，就此再无声息，就像水滴在湖面上掀起的涟漪，转眼间就复归于平静。

太原城，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它位于胡人与汉人杂处的交汇地带，历来民风彪悍，出产天下闻名的精兵强将。十年前，汉王杨谅在这里起兵反对继承皇位的兄长杨广，兵败之后，大股反隋势力隐藏在了太原城中，蛰伏待出。还有许多从残酷的征辽战场上逃回来的将士，也在太原躲避。李渊、李世民父子转移到太原以后，对这些有罪之人深自结纳，收罗了一大批能力出众的逃亡之人，其中就有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在内。李渊有对地方官员的赏罚任免之权，于是将刘文静等人免除了罪行，授以要职。刘文静作为李渊父子的心腹之臣，更是重新获得了晋阳令的重任。还有从北方四郡撤退回来的残余官兵，李渊父子也与他们相交好，引为己用。

但是，经历过修直道、修长城、修运河、三征高句丽的山西河东道已经民生凋敝，兵源捉

襟见肘，于是李渊派出了李世民等人，到周边地区募集新兵。李世民的兄长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则在河东郡结交豪杰，为李家积聚力量。

太原城的各路力量，基本都被李渊父子收为己用。李渊的图谋是什么，也许半个太原城都知道了，但是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

在太原城，还悄悄流传着一个更为神秘的说法。那一句家喻户晓的童谣唱道：“桃李子，鸿鹄绕阳山，婉转花林里。莫浪语，谁道许。”桃，是陶唐的陶，对应唐国公的封号；李自然就是李渊家的李，而李家的族幡就是婉转的形状；鸿鹄绕阳山，还有一个版本是“洪水绕杨山”，也就是李渊这股深渊洪水将要冲陷杨隋的江山。这句童谣对应着“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都将未来天子、那个“李弘”转世的圣人指向了唐国公李渊。当然，在营造这种民心所向的舆论环境过程中，李世民自然是功不可没。

此刻的天下已经沸腾了，各路叛军占据州郡，已经形成了群雄逐鹿之势。这样的时刻，大丈夫自当提三尺剑，荡平天下，建立不世之功。李世民早就有了这样的大志向，他曾与刘文静推心置腹地谈过，刘文静的规划很简单：如今太原豪杰遍地，可以收拾组织，组成数万大军。然后趁着关中空虚，半年之内便可打进关中，号令天下！

刘文静提出的方案与李世民不谋而合。如今，第一步组织豪杰正在慢慢完成，但关中却遥遥无期。如果形势变化，比如关中突然增兵，或者哪一路诸侯抢先占领了关中，那当初占据关中的计划就会化为泡影。李世民等得心焦。如今天下形势瞬息万变，太原城中也并不太平。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本身就是皇帝安在这里掣肘、监视李渊的，如今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他们的图谋，恐怕马上就会有不利的举动。然而，父亲李渊仍然在观望外面的局势，迟迟没有正式举兵。

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究竟何时才能举事？李世民看到这一切，心中不免焦虑起来。

这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马邑被刘武周占据之后，败退回太原的马邑郡丞李靖，这时突然逃出了太原。李靖是名将韩擒虎的外甥，极善兵法，当初李世民在雁门关外和突厥交战时结识了他，又是欣赏又是佩服。李靖也因此成为李渊的拉拢对象，在筹备举兵起事的时候，李靖也参与其中。但是，此时李靖像是忽然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太原城。据说他把自己关在枷锁里，以戴罪之身前往长安，要向镇守在此的代王杨侑举报李渊的行径。

如果李靖真把李渊的图谋一五一十地抖出来，那形势就更加不利了。也许长安就有了提前的准备，或者增加守军，或者抢先进攻，无论怎样，李靖的这次动向打乱了李世民和他父亲原有的一切准备。

李世民的眼神依然坚定，他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这次都要说服父亲，起兵！

入夜，晋阳宫里，李渊与晋阳宫副监裴寂正在欢畅地对酌。裴寂是李渊的旧相识了，如今，更是李渊的知己兼同僚。在晋阳宫内饮酒作乐，是李渊和裴寂的一个小秘密。毕竟他们虽是宫监，但按律不得私自使用晋阳宫中的娱乐设施及娱乐人员，否则就是死罪。但是，此时的李渊和裴寂，各自正左拥右抱着面容端庄秀丽的宫女，在宫廷乐师们的丝竹伴奏下，享受着皇帝才有的快感。李渊的结发妻子窦氏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在晋阳宫里和

小姐姐们做做游戏，是单身多年的李渊不可为外人道的快乐源泉。

但李渊知道，这样清闲快乐的日子，也许要好久才能重新到来，又或者，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多年以后，李渊重新过上了每天和漂亮小姐姐宴饮作乐的生活，但是彼时他的心境早已与此时不同了。

脚步声由远及近，李世民带着刘文静等一千人，从外面走了进来。李渊原本松弛的面色严肃了起来，挥了挥手，身边的宫女连同乐师等人都默默地退了下去。

“刚刚我们的暗桩传来消息，几日后在晋祠的求雨大会，其实是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想要骗父亲前去，他们好趁机下杀手。”李世民说道。

“我们的人去追寻李靖，但他行踪诡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

李渊克制不住自己的怒气，愤愤地道：“我李氏受天命指示，要匡扶天下，但因为二郎的兄弟们没到，所以迟迟没有起兵。谁想到李靖居然做出如此狂悖之举！”李靖此刻忽然出走太原，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更重要的是，他危及他女儿的安全。李渊和妻子窦氏所生的三女儿，嫁给千牛备身柴绍，此刻正在长安，万一长安那边对自己的女儿、女婿不利，他绝对饶不了李靖！李渊是一个极其疼爱子女的人，他迟迟没有举事，就是要等到将小女儿，连同在河东的儿子李建成、李元吉接回来，才能放心施展自己的宏图大计。但至今他们都没有回来，这让李渊怎么能放心？

当然，李渊没有举事还有其他原因。毕竟他这一族，世代忠厚正直，当年他的祖父李虎，就算宇文泰给他穿小鞋、架空他的军权，仍然是顾全大局，为了武川集团的根本利益着想，自觉地退居二线。先祖的言行就是此时李渊的榜样。李渊祖上三代，都小心地处理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自己更是谨慎做人，对什么事情都深谋远虑，若非万全之策，轻易不下决定。而此时举兵，毕竟有违君臣之义，而且也有重重风险，虽然已经有了多年的精心准备，但事到临头，李渊也一时难以真正下定决心。

这时，裴寂则提出了一个意见：“此时情况甚急，唐国公可以效法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典故，举兵拯救社稷于水火！”他说的是典籍中记载的商朝国相伊尹，因为天子太甲不肖，行为不端，而放逐了太甲，自己掌握朝政的故事。当年的霍光、董卓，都是援引了“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这个典故，把汉朝皇帝废除的。此时，裴寂也建议，李渊可以以匡扶隋朝社稷的名义举兵，来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父亲，如今已到了紧急的时候，请速做决定吧！”

李渊沉吟着，过了许久，终于点头，认可了李世民的建议。情况紧急，李渊立刻做了安排，一面安排心腹带人控制太原各地；一面以商议紧急要事为名，请王威、高君雅来晋阳宫开会议事。同时，李渊再次派人，前往河东与长安，接应李建成等子女到太原会合。

五月十五日清晨，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来到晋阳宫，李渊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们。各人落座之后，刘文静带着鹰扬府司马刘政会，携一封密信走了进来。

李渊说道：“昨夜我收到急报，说有人要造反，因此紧急请两位前来商议此事。”他示意刘政会将密函给王威和高君雅看。

刘政会不肯：“信中所告的，是副留守要谋反的事情，所以只能由唐公来定夺！”

王威、高君雅这时才醒悟过来。高君雅挥着衣袖大叫道：“这是反贼，反倒要杀我！”他正要寻机开溜的时候，早已经埋伏在外面的士兵们早已一拥而入，牢牢控制住了王威和高君雅二人。

太原城的街巷上，李世民正指挥士兵们把守住各个坊市入口，全城戒备。那些想要反抗或者逃脱的人，也被尽数拘押或者就地击杀。

李渊父子们的时代，就在今天正式到来了。

突厥大军，兵临城下

史书上，李渊在太原举兵的过程中是一个被动者，仿佛都是儿子李世民准备了一切，说李世民请裴寂劝李渊举兵，然后安排裴寂将李渊灌醉，然后与宫女夜宿，因为做出了夜宿宫女的错事，最后才被迫起兵。但是，多年以来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李渊在策划整个起兵计划当中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李渊，只靠十九岁的李世民，是没法顺利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的。

而无巧不成书的是，拘捕王威、高君雅之后第二天，突厥骑兵竟然真的大举来犯，兵临城下。因为突厥骑兵的到来坐实了王威、高君雅的私通反叛之罪，于是李渊名正言顺地把这两位长期掣肘自己权力的副手当着全城将士的面砍了。而对入侵的突厥军，李渊则以逸待劳，使了一个“空城计”，大开城门，安居城中，还设了几股疑兵迷惑突厥，突厥兵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主动撤兵。

以上这些，都是留守府记室参军温大雅记录中的故事，但事情真是这样的吗？为什么突厥大军会这么巧合地出现在太原城外？为什么一向谨而慎之的李渊，这次大胆地设下大开城门的“空城计”？这“空城计”就真的能对突厥人产生威吓的效果？万一哪一队突厥人不听号令，就真的冲进城门又当如何？为什么突厥人到了太原城外，又非常配合地不进行攻击？这一个个问题，都让这一段历史显得扑朔迷离，细细思量，又会感到深深的恐惧。

下面这一段故事里，并没有什么英雄的光环，反倒令人有些沮丧，却更为真实。

早在很久以前，李渊就通过刘文静和儿子李世民，与突厥处罗可汗建立了合作关系，突厥骑兵突然兵临太原城下，其实也是预先的安排。李渊起兵以后，要尽快平定河东，进而占据关中，那就不能与北边的刘武周政权以及突厥人为敌，否则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于是，突厥骑兵出现在太原城外后，李渊果断地向突厥称臣，并与处罗可汗在城外会盟，结成了香火之情。

一边称臣突厥，另一边打着“尊隋”的旗号出兵，李渊不仅用隋朝的红色旗帜，还加上了突厥的白旗，所以整支军队的旗帜红白杂处。处罗可汗收取了李渊献上的大量金银宝物之后，得意扬扬地满载而归了。

但是，处罗可汗还不是东突厥的主人，突厥的首领还是处罗的哥哥始毕可汗。李渊虽然表示向突厥称臣，可还不能确定始毕可汗的态度。因为此时始毕可汗的妻子还是隋朝的义成公主，万一她向始毕可汗吹枕边风，像当年雁门之围时写信劝回突厥大军那样，在这时让突厥大军进攻太原，就十分难办了。所以，突厥骑兵北归之后，李渊就向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语气极为恭敬的信，表达了自己的敬仰和感激之情。还让送信的刘文静传达别的意思，也就是借兵给李渊。

李渊借得不多，只需要五百，这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如果借得太多，就有被突厥人左右的风险。借这五百人，其实也是为了向突厥求个安稳：毕竟你已经是唐国公的支持者了，就不要在背后和唐国公为难吧！

刘文静带着李渊谦卑的诚意，向着草原深处而去。

这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如果是你，会选择相信哪一个版本呢？

六月的一天，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行终于抵达了太原城。得知他们归来，父亲李渊和二弟李世民热情地为他们接风。

身为唐国公一系的长子长孙，李建成的身上担负着比他的弟弟们更多的使命。李建成比二弟李世民足足大了九岁，母亲窦氏去世得早，他那时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了。弟弟妹妹中间，最大的李世民也只有十五岁，因此李建成担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父亲就任太原留守后，李建成更是担起了家长一样的职责，带着一大家子人留在河东城居住。

不过，这次回到太原城，李建成的心中微微有一点儿沮丧，因为他的任务失败了。原来，父亲当时交代李建成，让他在河东城结交当地的英俊豪杰。李建成这两年来，结识了河东城的各路英豪们，还逐渐渗透河东城防，打算一等到太原有消息，他就立刻起事接应。

但是，这些准备都失败了。李建成遭到了河东官府的围剿，所以他带着李元吉和家眷们一路撤回了太原。这一段路程其实非常凶险，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李智云因为太小而留在城里，就被河东城的官府抓住，扭送京师，不久之后就被处决了。李建成在路上还遇到了妹夫柴绍，但是妹妹却没能和柴绍一起过来。他们都是劫后余生之人，会合在一起后，回到了太原。

李建成并不是无能之人，虽然在河东城的图谋失败了，但是他在亲信的接应下，总算将一家老小完整地带了回来（除了异母弟弟李智云）。李渊见到家眷们归来，心中的一颗大石头落了地，毕竟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在一起，河东城没拿下来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再打下来。所以，李建成回到太原后立刻被委以重任。毕竟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武川镇以来，亲兄弟、亲儿子来当左膀右臂已经是不成文的传统了。李建成是李渊的嫡长子，将来还要继承李渊的位子，自然要让他担当起这方面之任。

李建成终于回来了，之前为了等待他们的回来，李渊虽然已经举事，但是迟迟没有发兵，错失了不少机会。虽然此时远在长安的女儿、女婿还没有消息，但也不能再等了。所以，李建成回来不久之后，太原城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军事行动。

太原留守府下令，河东、陕西各地兴起义兵，到太原集合！

但西河郡丞高德儒拒不从命，李渊立刻派李建成、李世民前去讨伐。西河郡的守军并不多，所以这次讨伐是李渊给两个儿子的重要锻炼机会。毕竟李建成和李世民虽有掌兵经验，但带领大军出征还是头一遭，做一军之主将带兵出征，不是像看上去那样只要骑着马一哄而上就可以的，这是一个精细活。几千几万人的军队，要计划好行程，设计好行军路线，安排好大军吃喝拉撒，还要看情况派出先头部队、殿后部队、左右侧翼部队以及各路侦察斥候，这些每一件拎出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有的将领虽然勇冠三军，但是最多带千八百人左右就到了极限；古往今来的一些名将，能带十万人而游刃有余的，那也是如凤毛麟角一般难得；而能像当年的“兵仙”韩信那样，说出一句“多多益善”的，那就是不世出的天才。

而西河郡，既可以是李建成兄弟的经验包，也可以是一块试金石。李渊一起兵就让年轻的

儿子们领军出征，实在是用心良苦。

父亲的殷切希望怎么能轻易辜负？这是起兵第一战，李建成与李世民都提着十二分心来治军。他们军中的这些大兵，全都是刚刚加入的义士，一没有经过训练，二没有战斗经验，军队纪律也不好。李建成等人再三下了军令，整肃军纪，义士们才加强了自我约束，纪律意识提高了不少。行军路上，大军浩浩荡荡，李建成、李世民和义士们同甘共苦，一起休息一起劳累。看到主将如此，士气便蹭蹭蹭地上涨。大军一路上对百姓秋毫无犯，即使百姓沿途献上瓜果酒肉，李建成兄弟也推辞不要，收罗了一大批民心。就这样，大军昂首向前，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从太原出发之后第五天，大军攻克西河城，生擒高德儒。

七月的太原城，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三万大军在此誓师，李渊发布了讨伐檄文，并自称大将军，宣布昏君杨广的罪行，以杨广为太上皇，拥立远在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正式向隋廷宣战。“废昏立明，拥立代王，匡扶隋室”的口号响彻太原城。随后大军出发，李建成为河西郡公、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李渊留下四儿子李元吉为姑臧县公、镇北将军，留守在太原。李渊亲率三万大军，以两个年长的儿子分别统率左右军，向着长安进发。

长安城外的鄠县，李氏庄园。一个英气勃勃的女子乔装回到了这里，她是李家三娘子、李渊的三女儿、柴绍离散的妻子。这处庄园是李家的祖业，庄丁门童无数，却并不是安全的躲避之地。鄠县的官府已经收到了讨捕文书，但是因为李家在县里属于大户，关系盘根错节，官府才没敢贸然行事。

于是，李家娘子命令庄里，散尽家财，并招揽山中亡命之徒。这下振臂一呼，登时有群盗响应。庄丁连同亡命徒一共数百人，啸聚于李氏庄园，抗拒官府抓捕，响应父亲李渊的旗帜。李渊的弟弟李神通，还有长安大侠史万宝也与李家娘子合在一处，于是李家的势力又是大振。

将门世家，必有虎女。李家娘子的名号渐渐地在大兴城以西的地界传扬开来，远近的盗匪，比如胡贼何潘仁等，都响应李家娘子的邀请，各自带着数千人汇聚到了这里。

谁能想到，一个女子竟然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呢？

谁才是宿命之子

亲爱的李渊老哥：

见信好，听说老哥不久前在太原举事，我对此深感欣慰。如今隋帝无德，就像商纣王一样暴虐，大家全都造反了。我看这些造反的人里，还是老哥你与我最对味，都是出身高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如我们像武王伐纣那样搞一个盟津之会，一起与暴君决战于牧野，然后再合兵进攻关中，俘虏了代王，一刀宰了。咱团结起来，成就一番大事，共享荣华，岂不美哉？

魏公书

收到这封书信时，李渊正在向霍邑行军的路上，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清源、西河，一路畅通无阻。但霍邑却是一座坚城，群山环绕，易守难攻，又有虎牙郎将宋老生率军两万把守，三万大军自起兵以来遇到了第一场硬仗。

而在洛口建立政权的“魏公”李密，此时刚刚除掉了一直掣肘在旁的翟让，准备雄心勃勃地大干一番，与洛阳的各路隋军一决雌雄。此时的魏政权，已经控制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天下五大粮仓，李密已占据了兴洛、黎阳两个，势力滔天。相比之下，唐国公李渊只占了太原附近的小小一块地盘，除了数量极少的精锐，其余大部分都是新招募的义士，说白了就是一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草根，虽然士气正旺，但是战斗力终究有限。所以，李密的这一封信，讲起来似乎是双方一起结盟反隋，但信中说的反抗商纣，有周武王做首领；反抗暴秦，有项羽做盟主；现在反隋，自然也是要有领袖的。鉴于如此明显的实力对比，李密的言下之意就是李渊要奉李密为盟主，大家一起干一番大事。

李渊和李密都是关陇门阀，李渊是李虎的孙子，李密是李弼的曾孙，说起来，李渊还高了李密一辈。但是，李密在信中坦荡荡地称呼李渊为大兄弟，按照当时的书信礼仪实在算不得客气，甚至有一些不逊。

毕竟在李密的眼里，天命已经昭示了他将有天下，成就周武王式的大业，那让李渊来做辅佐周武王的太公望，那不是十分看得起李渊嘛！

但是，李渊并不觉得气恼，反而愉快地把这封信交给其他的将领，说道：“李密自诩有天命加身，实际上就是在自我膨胀，成就不了大事的。这样也好，他在那边继续去啃洛阳城，正好为关中阻挡各路援军，成就我们的计划，真是完美。”

有的下属就问了，应当怎么回复李密这封过于膨胀的信呢？

李渊笑道：“他膨胀，那我们就谦卑，反正赞美是最便宜的，多赞美他几句，让他继续膨胀，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敌人。等到我们占领了关中，而他李密在东都与隋兵鹬蚌相争，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计划如此完美，李渊都忍不住仰天大笑了三声。当下让温大雅以他的名义修书一封，献给“魏公”。温大雅大笔如椽，立刻写了一封辞藻华美、预期恳切的回信。

尊敬的李密大兄弟：

万分荣幸，收到来信。如今天下，生灵涂炭，看到这些，深感悲戚。我本不才，守在太原，虽然起兵，但很佛系，不想称霸，只想称臣，所作所为，只为自保，稳定边疆，匡扶局势，尊敬隋朝。

天下百姓，需要领袖，说到领袖，舍你其谁。至于老夫，因为太老，没想这些。支持兄弟，成为领袖，希望老弟，荣登大位，如周武王，牧野克商；如汉高祖，灭了秦朝。

说到会盟，实不方便，我还有事，要稳太原，何时能来，不太确定。内疚于怀，期待谋面，祝愿魏公，成就大业！

仰慕你的李渊

这封信后来传到了李密那里，他见信之后，十分高兴，对左右说：“既然有唐公的拥戴，这天下一定能平定了。”于是，他继续把重心放在攻占东都上，暂时取消了其他的攻略计划。

但是，李渊这里的问题还没有结束。

南下霍邑的路程并不顺利，原本干旱数月的河东，此时忽然下起了漫天淫雨。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李渊的大军被迫停在道上的鼠雀谷，太原后方到军中的补给线也因为大雨而陷于停滞，军中的粮草渐渐开始难以为继，那些新招募的义士们的士气也大受影响，有些人还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更让人忧虑的是关于北方的传言，据说突厥和刘武周联合起来，准备趁着李渊大军在外，偷袭空虚的太原城。而赶往大漠向始毕可汗送信的刘文静也迟迟没有消息。

恐慌就像传染病一样，在军中蔓延开来。太原如果失守，那么军队的补给、后援以及将士们的家眷全都会落到敌人手里，三万大军立刻就会崩溃。军中的裴寂等老成持重之人，都主张退回太原，择日再攻打霍邑。

但是，李建成、李世民则坚决反对。因为此时回军，万一宋老生从霍邑追来，大军就会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此时，隋廷已经听说了李渊举兵的消息，派了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数万“骁果军”从关中增援，刚刚抵达河东，尚未与宋老生合兵一处，所以现在正是进兵的最佳时机。不论突厥人是否会来犯，霍邑城一定要打下来。否则等到屈突通与宋老生合兵一处，那李渊军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踌躇良久，李渊最终没有下撤兵的命令，而是继续等待雨停。

雨一直在下，终于有一天，从太原运来的粮草也到达了大营。这批军粮足够一个月之用，李渊军终于不用担心粮草不足的问题了。

大雨终于停歇了下来，天气放晴，三万人继续向南进发，渡过汾河，抵达霍邑城外。

霍邑城易守难攻，还有宋老生的两万守军，兵法上说“十则围之，倍则攻之”，李渊军与霍邑守军兵力相比并不占压倒性优势，反倒是守方有优势，李渊军则处于劣势。如果宋老生

坚守不出，那么李渊长期难以攻下，万一等来了屈突通的“骁果军”，那李渊的胜算就更趋近于渺茫了。

所以，一定要把宋老生引出来。事不宜迟，李渊亲自率领数百骑兵，抵近霍邑城外五里。同时，李建成、李世民各带数十骑到霍邑城下，视察地形，作出一副准备攻城的样子。

霍邑城上，宋老生善于攻坚冲阵，却不擅长谋略，见到李渊的两个儿子如此猖狂，居然搞一个贴脸式侦察，当即带领主力部队出城，要与李渊的军队决战。宋老生率军出城之后，与城外的李渊军骑兵且战且进，一直追出了一里路。李渊军的主力出现在眼前，宋老生于是下令列阵，全军出击，两军在城外展开了激战。

此时，宋老生激战之中，忽然听见阵后有人高叫：“宋老生已经被斩了，投降不杀！”宋老生震惊着回头，原来他们出城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带着左右二军堵在了城门外边，然后带兵从隋军阵后掩杀过来。

此时，隋军正在鏖战之中，士兵们忽然听见后方传来喊杀声，又听到主将已经被砍了，登时惊慌失措。战场之上混乱无比，普通士兵只能看见自己方圆一丈左右的敌人和战友，求生的欲望带着隋兵后撤，但后路已经被李建成兄弟堵住了，如何后撤？混乱之中，后撤演变成了溃败，城外的隋军开始四散奔逃。

宋老生被裹挟在乱军之中，虽然高声叫喊，澄清自己没有杀，但是他到底死没死，此时已经不重要了。隋军已经全部崩溃，人们争相踩踏。宋老生想要撤回霍邑继续坚守，但是城门已被敌军堵住，场面混乱无比，只得在城墙下喊话，叫上面的守军想办法让他上去。城墙上的隋军放了根绳子下来，宋老生也顾不得主将的形象，抓住绳子就往上爬。这时，其他人看到绳子，就全围了上去。溃兵们全都想要抢到这根救命的稻草，宋老生还没爬上城，就被刘弘基发现，一刀砍死。

霍邑之战，李渊军大获全胜，并顺势攻占霍邑城。对于投降和俘虏的隋军将士，李渊采取了宽大政策，规定凡是投降或者投靠的人，都给予奖赏。隋军中的投降者，不论是留在军中为李渊效力，还是返回他们的关中老家，都授予他们五品散官阶，当然前提是不拿朝廷俸禄，毕竟李渊没有那么多钱来付他们的薪水。

五品散官虽然是荣誉职务，但是对于士兵们都是实打实的鼓励和优待，李渊的优待政策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开来。此后，李渊大军所过之处，无论是乡村、坞堡，全都望风而降。有时候，大军行进路线外的边远县邑，李渊只要写一封信过去，那边就立刻爽快地投降了。

李渊军一路沿着汾河推进，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八月十五日，抵达了黄河不远处的龙门。这时一队突厥骑兵向这边飞驰而来。这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难道突厥人真的打到太原了吗？这时，终于有人辨认出了刘文静的旗号。原来是出使突厥斡旋的刘文静回来了，还带着突厥康鞘利的五百突厥骑兵，战马两千匹，前来增援。

刘文静终于成功说服了始毕可汗，双方结成了正式的同盟。

虽然突厥骑兵只有五百，但是象征意义却很大。当李渊一路挺进，军中还出现了突厥的旗帜，这对于抵抗的隋军会带来很强的心理杀伤力。

消灭了霍邑的宋老生，河东就剩下驻守在此的屈突通了。然而，屈突通不是宋老生这样有勇无谋的对手，而是打败了杨玄感的名将。他麾下的“骁果军”是天下精锐，虽然经过几次失败，士气十分低落，但屈突通是朝中名将，在守城上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这场攻城战势必会打得十分艰难。李渊大军是由军纪欠佳的豪杰义士们组成，虽然积累了野战的经验，假以时日必能训练成一支强军，但目前还不是，而且霍邑之战也证明义军在攻坚方面并不擅长。

因此，河东城必定是一场硬仗。

这时，蒲州人薛大鼎向李渊献计，直接从龙门过河，占取对岸著名粮仓之一的永丰仓，然后传檄天下，平定关中。

李渊十分心动，然后拒绝了薛大鼎，封了他为大将军府察非椽，让他主管监察，多提一提其他的宝贵意见。

李渊之所以不西渡龙门，是因为这条路太险。龙门渡的黄河，水流湍急，原本就比较难行，而七八月汛期的大水则让渡河更为困难。李渊的大军要过河，势必时间缓慢，万一屈突通趁着李渊军分隔两岸突然来袭怎么办？其实，渡黄河的最佳位置是在蒲坂渡，也就是当年韩信全军坐着木头澡盆过江的那个渡口，连坐着澡盆都可以过江，可见蒲坂渡的黄河段有多容易过。如今条件好了，蒲坂这里修起了一座水上浮桥，叫作蒲津桥，过河更为方便，实在是行军入关的最佳选择。而要控制蒲坂渡，那就要摆平蒲坂附近的河东城。

李渊听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继续南下，攻打河东，但他不想在河东城下与屈突通硬碰硬。他要占据战场的主动权，牵着屈突通的鼻子走。

八月，唐国公李渊抵达汾阴，沿岸百姓纷纷献船，黄河岸边的群盗也向唐国公投诚。唐国公很高兴，于是组织他们建立了水军，以其首领孙华为主将，让他们先行过河，为主力部队进入关中铺路。同时，李渊还以左右统军刘弘基、王长谐为主将，分出左军、右军各三分之一，连同归附的突厥人阿史那大奈的几百骑兵一起，共计六七千人，占领蒲坂津，先行渡过黄河，在河西站稳脚跟。

这就是李渊的风格，他不喜欢在边路做过多纠缠，要做就做，直奔主题！

条条大路通长安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黄河岸边，大将军府右统军刘弘基等人正准备渡过黄河。远处的黄河上，几百只舟船正抵达对岸，这是孙华的水军，舟中之人靠岸后下船。在东岸看过去，那边的人就像群聚的蚂蚁一般。

唐国公的这个决定其实十分凶险，当刘弘基得知了这个决定时，也暗自捏了一把汗。刘弘基渡河，如果屈突通出城追击，则李渊可以趁势进攻河东城；如果屈突通仍固守在城内，那刘弘基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关中自由行动，先闯出一片天地来。

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刘弘基、王长谐率军渡过了黄河，开始逐步在长安东北部行动，寻找战机。但是，六千人的兵力，能发挥的作用着实有限。此前由孙华派出的水军，也并没有起到接应的作用。在受过正规训练的隋军面前，孙华的水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刘弘基这支先遣部队只能从零开始，寻找关中地区的战机。

一个夜晚，先遣军的营外忽然喊杀声起，哨探来报，有隋军大举来攻！不出李渊的预料，屈突通听闻刘弘基等人率领的先遣军已经渡河，害怕关中受到威胁，赶紧派出虎牙郎将桑显和率领数千人渡过黄河，追击先遣军。此时，桑显和率领所部“骁果骑兵”趁着月黑风高的晚上夜袭，是想要打先遣军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刘弘基等将领早有准备，指挥部队列阵而前，迎击隋军。

沉重的马蹄声滚滚而来，听得阵前列阵的先遣军不禁心颤。刘弘基这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

那是隋帝国纵横天下的骄傲，“骁果军”中的“甲骑具装”。骑兵连同战马坐骑全都披挂着厚重的铠甲，刀砍不进、箭射不入。这是步兵战阵的噩梦，战场之上，只要数十“甲骑具装”列阵，往往能轻易地撕开步兵战阵的防线。数百年来的征战历史中，“甲骑具装”都是最为骄傲的存在，数十几百“甲骑具装”击溃几千上万人的军队，都是常有的事情。桑显和的“骁果军”配备了大量“甲骑具装”，同时还有步兵配合，黑夜之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重骑兵战阵。

刘弘基等人下令迎击，两军短兵相接，步兵战阵相持在一起。黑暗中的战场混沌而模糊，两军只能凭火炬和月光依稀辨认方向，别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一片混战中，只能听到兵刃相击声，两军战阵指挥者的号令声。“骁果军”果然是天下精锐，虽然只有数千人，但爆发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这时，隋军的“甲骑具装”从步兵阵后出动了，步兵阵听从号令让开了一条通道，“甲骑具装”的骑兵队奔驰而出，向着先遣军战阵直冲进去。只听得马蹄声沉重，一片惨呼里，“甲骑具装”就在先遣军战阵中撕开了一条口子。

远远看见这样的情形，刘弘基意识到大事不妙，如果再让隋军的“甲骑具装”继续冲下去，那自己就会有崩溃覆灭的危险。他看着远处，心中默默念着，这场仗不能败。但他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预备队，再无多余的兵力来应对桑显和的“甲骑具装”了。先遣军唯一的希望，

只剩下了……

呼哨声从隋军的后方传来，那是突厥人相互呼叫的声音，一队突厥骑兵突然出现在了桑显和的阵后！难道突厥人打来了？很多“骁果军”将士惊疑起来，回想起了雁门关外一度被包围的恐惧。。

突厥骑兵队里，领头的是阿史那大奈。投靠李渊后，他被赐予了汉姓，名叫史大奈。战斗开始前，他从大营悄悄出发，打了一个大迂回，绕到了隋军的后方。这些突厥人虽然没有披上厚重的铠甲，失去了盔甲的防护，但是更为轻便灵活。只见突厥骑兵左冲右突，专门找隋军的弱点攻击，隋军战阵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隋军骑兵见状，调转马头，向着史大奈所部直冲回去。但是，“甲骑具装”不太好掉头，而史大奈的轻骑兵却可以，他们一个转身，就避过了“甲骑具装”的冲锋，从侧边又是放箭又是劈砍。“甲骑具装”沉重的身形，怎么也追不上轻装前行的突厥骑兵。

先遣军本阵，见到史大奈的穿插取得效果，刘弘基顺势下令：“反击！”原本将近溃败的步兵战阵此时重新收拢起来，继续向前推进，后方遭到突袭的隋军战阵终于显露出乱象。此时，原本被击退的水军统领孙华也率领所部在隋军侧后方掩杀。隋军的一场混乱演变成了溃败，失去斗志的“骁果军”大溃而走。刘弘基顺势追击，一举大获全胜。

重新清点兵马之后，刘弘基会同王长谐继续扩大战果，顺势占领了冯翊郡，距离隋朝都城大兴城，只有两百里了。

在河东，与城内守将屈突通相持数日的李渊，在众将的拥戴下加封为太尉，全军欢欣鼓舞。败退的桑显和还顺便毁掉了蒲坂的浮桥，这更让李渊确信，对方已经在被击败后丧失了赢的信心。李渊最终下了决定，留下一部分兵力与屈突通相持，剩下的军队渡过黄河，直取关中！

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李渊派李建成的左军占领广丰仓，在此屯兵，以扼守住从河东以及潼关过来的援兵。永丰仓看到李渊大军到来，立刻爽快地投降了。这关中最大的粮仓，不费吹灰之力便落到了李渊的手上。

而敦煌郡公李世民也渡过黄河，率领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右军将领，向西大举挺进，通过泾阳、武功等地，打一个大迂回，最终抵达大兴城的西边。

此时的关中，经过与杨玄感、李密的数次大战，大部分兵力都已经被抽调至东都洛阳，此时还在与“魏公”李密进行决战。所剩无几的精锐，也控制在屈突通的手里，此时还在河东城的城墙内龟缩不出，关中已经成为李世民纵横驰骋的天下。关中各郡县，听闻是出了名的仁厚的李渊来了，而且听说此前投降的郡县官民，李渊都给予了极为丰厚的赏赐，于是全都积极地投靠了过来。

更令人欣喜的是来自三娘子的“大礼包”。在郿县游走的李三娘子、李神通的“别动队”，在这段时间屡屡击败留守的隋军，还不停地吸纳周围造反的流民军队，势力越来越大。此时，李三娘子已经占领了多个县城，足足拉起了一支七万人的大军。此外，李渊的大女婿、左亲卫段纶也在蓝田起兵，聚众一万多人。这些军队全都加入了李渊、李世民的队伍。

于是就这样，李世民一路凯歌，队伍越来越壮大，到了大兴城西郊时，已经是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了。

而李渊、李建成的左军，见到李世民事势如破竹的形势，估计屈突通也不敢有什么动作，于是也率军离开永丰仓，与李世民同时抵达大兴城外。

而大兴城中，留守的只有代王杨侑的一点儿兵马，已经没有与李渊的大军相抗衡的能力了。

有趣的一幕形成了，大兴城外，是号称拥戴代王杨侑为帝的李渊；大兴城内，是坚持维护现任皇帝杨广统治的代王杨侑。但就算李渊号称要向围城中的代王杨侑献出忠心，代王杨侑镇守的大兴城还是得照打不误。十一月，李渊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当然也下令：“不得侵犯隋室宗庙以及代王和隋朝宗室成员，违者夷三族！”

长安城的攻防战十分惨烈，水军统领孙华就丧生在了城下。十一月初九，大兴城被攻陷。当李渊大军杀入代王杨侑所居住的东宫时，卫兵与侍从全都四散而逃，堂堂大隋帝国，居然没有愿意为了保护代王效死的战士。军士们踏入代王的殿宇，刀枪指向了年仅十三岁的代王。代王身旁，只有侍读姚思廉侍侧，面对大军，他厉声喝道：“唐公举起义兵，匡扶帝室，你们谁敢对代王无礼！”士兵们愕然，不敢上前，大隋帝国只能以这种妥协的方式保持了一点儿最后的尊严。

李渊来到东宫，向十三岁的代王杨侑参拜，迎接他进入皇宫的大兴殿，登基为帝，改元“义宁”。大业十三年变成了义宁元年（公元617年），远在江都的皇帝爷爷杨广被遥尊为太上皇。随后小皇帝进封李渊为唐王、大丞相、尚书令，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李渊废除了大业年间太上皇杨广的所有严苛法令，政务一概清简。大丞相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一切事情由大丞相府裁决。至此，李渊完全控制住了关中局势。

大兴在手，皇帝我有

屈突通太难了。

谁能想到，那些上次见面时还在朝堂上一起开会议事的大臣同僚们，转身出去就造反了呢？像杨玄感、李密这种人造反也就罢了，谁能想到，连素来以老实人著称的唐国公李渊，这浓眉大眼的皇帝亲表哥也叛变了大隋？不只是李渊，屈突通在朝中交往的那些达官贵人们，李渊一到，几乎立刻投降。屈突通终于意识到，关中的士族官吏、地主豪富们都已经丧失了对隋廷的信心，这大隋朝已经无可挽回了。

但是，屈突通还能怎么办？他世受国恩，奚人的血统与家庭塑造了他谨慎、古板、难以转弯的性格，让他没法融入关陇地区的汉人与鲜卑门阀，也因此与李渊走得并不近。所以在这时，他想到的办法就只有——解救长安！

617年十一月，屈突通留下鹰扬郎将尧君素驻守河东，自己率领“骁果军”主力紧急往回赶。当他们抵达潼关附近时，迎面而来的却是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刘文静所部。原来，刘文静带着从突厥借得的五百骑兵，连同自己的本部兵马早已奉李渊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为的就是将援兵阻隔在潼关之外，彻底让隋朝的京师成为一座孤城。

潼关是天险，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关中到关东，两地之间大多是险峻的群山，只有狭窄的一条淆函道联通了陕东与陕西。而原本淆函道的门户在函谷关，但汉魏以来，由于黄河冲刷下切，函谷关逐渐失去了天险的作用。于是，防守淆函道的重任便转移到了淆函道西端的潼关。潼关建在黄河岸边的麟趾塬上，只有一条宽仅数米的孔道，狭窄得只能容下一辆车通过，两边则都是悬崖绝壁，道路奇险。潼关城控制了这条孔道，居高临下，就算有几十万雄兵打来，由于没法展开阵形，照样会碰一鼻子灰。

而在隋朝，新的情况发生了。潼关城南大约四里的地方，由于长期雨水的冲刷，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可以绕过潼关城，照样通过麟趾塬抵达关中。隋廷于是在这条沟道上又修建了一座关城，称为都尉南城。而北边汉代就建起的潼关城，则被称为都尉北城。

刘文静就扼守在潼关外的孔道上，他兵强马壮，突厥骑兵更是彪悍非凡，生生地顶住了屈突通的数万大军。屈突通只得改变策略，让屯兵于都尉南城的潼关守将刘纲接应自己，里外同时夹击，以图尽快击败刘文静，顺利通过潼关救援京师。但在刘纲正准备出兵之时，统军王长谐已经从永丰仓出兵抵达了潼关城的后方，并趁隋军不备，斩杀守将刘纲，顺势占领了都尉南城，与刘文静合兵一处。

屈突通见都尉南城被占领，只能选择最可靠的做法：退保都尉北城。他虽然进入了都尉北城，前往大兴城的路已经打通，但忌惮刘文静从后方切断退路，无法再继续西进了。两军于是隔着山头相持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转眼间两军就在潼关的南北两城对峙了一个多月。不能等下去了！与其顿兵在潼关，还不如与对面的刘文静决一死战。

夜深之时，屈突通点起兵马，由骁将桑显和带队，趁着夜色奇袭刘文静的大本营。然而，

屈突通在潼关北城坐镇一夜，天亮之后等来的，却是前方“骁果军”全军覆没，桑显和仅以身免的消息。

这场战斗，将士都抱着死战之心，最初“骁果军”奋勇而前，一连攻破了刘文静两个营寨，只剩下刘文静最后的大本营没有攻克。战场之上，万箭齐发，从半夜杀到天明，刘文静也被流矢射中，军中为之气夺，大营眼看就要被攻破。但此时的隋军也已经疲惫不堪，饥寒交迫，有的军士直接一趴，在死人堆里睡着了。于是，桑显和下令暂时休息，就地吃早饭。就在此时，对面的刘文静抓住这个时机，带着最后一点儿生力军反冲过来。

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又一次传来，突厥人的呼哨声再次出现在了隋军后方，战场上的突厥骑兵不知从什么时候绕到了后方，向隋军夹攻。桑显和经历了上一场战役的失败，见到突厥兵就条件反射般地害怕，仓皇带着少数亲随撤出了战场。

经过此次战败，他们再也无力与对面的刘文静相抗衡了。一些部下也悄悄地向屈突通建议道：“不若就此投降？”的确，连京师的勋贵们都投降了，大兴殿上坐着的照样还是隋朝的皇帝，此时若是投降，没有人会嘲笑他。

但屈突通过不了内心的这一关。“我蒙受两朝天子的恩典，才有今天，既然食君之禄，怎么可以在主君遭难之际反投他人？”屈突通垂泪说道。

每个王朝覆灭之时，都有为它殉国之人。如果大隋真的要灭亡了，那就让屈突通为它而死吧！

不久，几个童仆出现在潼关城下，屈突通认得这是他在长安宅子里的家童。屈突通让家童上来，才被告知，大兴城已经失陷，自己的家眷被俘虏，但唐王并没有虐待他们，家里人也劝他归降唐王，好一家团聚。偌大一个京师，竟然如此轻松地被唐王所攻占。屈突通又是惶恐，又是不安，只得提刀斩杀了家童。

大兴城是不能去了，那只有东归洛阳，再谋救国之策。于是，屈突通率领剩下的兵马东归洛阳，留下桑显和断后。

桑显和经过两次战败，已经失去了斗志，屈突通刚走，他就立刻投降了刘文静。

刘文静占领潼关都尉北城后，立刻派副将窦琮、段志玄率领精骑，连同桑显和一起去追屈突通。他们沿着淆函道直追了五十里，最后在当年的函谷关附近追上了屈突通。面对追兵，屈突通不能再逃了，他背靠淆函道口，结阵应敌。

但屈突通等来的不是精骑的冲锋与破阵，而是他儿子屈突寿的身影。“父亲！事到如今，投降了吧！”屈突寿哭喊道。

“往昔和你是父子，如今阵前，就是仇敌了！”屈突通不顾脸上滑落的泪水，厉声喝道，命令左右将士放箭，射向自己的儿子。但左右沉默着，没有一个人动手。“难道你们要我亲自放箭吗？”屈突通夺过左右手上的弓，弯弓搭箭。

但那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屈突通瞄了许久，始终狠不下心来。

“将军！”桑显和出现在阵前，挡在屈突寿身前，“京师已经陷落，我等都是关中人，还能

去哪里呢？！”

“降了吧！”见到桑显和，听了他的话，屈突通阵中的将士们松动了，有些将士直接放下兵器，径自投向对面的阵营。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骁果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关中，谁都不想去洛阳，纷纷向对面投降。

情形已经无法阻止，屈突通明白大势已去，他想起自己说过要为国家而死的誓言，城头上激励将士的话还历历在目，但是他真的会孤身冲入敌阵吗？当他的箭头指向自己儿子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明白，自己是射不出这支箭的，他也放不下眼前的亲儿子，还有远在京师的妻儿们。他长叹一声，从马上下来，最后向着东南方，皇帝杨广所在的江都方向拜了拜，号哭着说道：“臣力屈至此，不是要有负于国家，请天地神祇见证！”

窦琮、段志玄默默地看着屈突通做完了这一切，挥了挥手，将屈突通拿下。

屈突通全军就此投降了李渊。

在函谷关战败投降后，屈突通被押往京师长安。李渊听闻屈突通来了，立刻厚加封赏，加封他为兵部尚书，加爵蒋公，并兼任秦国公李世民的元帅府长史。屈突通知道，李渊这样做，既是仰仗他的将才，好让屈突通归降的“骁果军”旧部为李世民所用，也是要把他作为一个归降的榜样，让天下人看看，之前的死敌一旦归降之后，不但不处罚，还委以如此大的重任。不过说实话，屈突通的心里对唐王李渊确实多有感激，古往今来对投降的敌军主将，不处罚就已经是宽宏大量了，唐王二话不说，直接给他封了有实权的官职，确实宽宏得远超过他的预期。

他看着唐王实施的新政，那些严苛烦琐的刑罚被废除之后，百姓们都是如释重负的样子。刚刚战争结束的大兴城中，百官勤勉奋发，百姓晏然安稳，马上恢复出了勃勃的生机，一派新朝的气象。他早听闻唐王是宽厚之人，此番见他作为大丞相，治理关中，果然是张弛有度，井井有条。

或许当初他早点儿投降，关中便能少受一些战乱之苦了。

因此，当唐王命令屈突通前往河东城，劝降当时他留在这里驻守的尧君素时，虽然他的内心并不愿意前往，但还是真诚地领命，动身来到了河东。在河东城下，屈突通与城楼上的尧君素四目相对，不胜唏嘘。

世事变迁，原本的将军已经是敌方的降将，原本的属官却仍然在捍卫着大隋的疆土。

屈突通泣下沾襟，向着尧君素说道：“如今我军已经战败，唐王义旗所指，各地莫不响应，形势已经这样了，尧卿还是投降了吧！”

尧君素答道：“屈突公！你是社稷重臣，天子、代王都将国家重任托付给你，奈何你却负有国家，投向敌军，还到这里做别人的说客？”他看着城下的屈突通，“屈突公的战马都是代王亲赐的，你真的有脸再骑它吗？！”

看着尧君素，屈突通仿佛见到了往日那个将家国忠义放在嘴边的自己，不禁羞愧满面：“君素，我是力屈而来，没有违背一将之道！”

“君素一直都还在河东等着将军，怎么能说力屈？屈突公何须多言！”尧君素喝道。

屈突通赧然而退。

河东还有尧君素在，就算当初在函谷关，所有部将都投降的时候，他也可以从风陵渡过黄河，继续在河东坚守。尧君素的坚持，让屈突通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就算那个时候，他不能确定河东是否归降，但他也是可以继续尽力做些什么的。然而，屈突通并不恨城头上那个把自己骂得无法还口的尧君素，因为尧君素就是当初他想成为的自己。如果尧君素真的要做大隋的殉葬者，以成就君臣之义，那千年以后的人，也不会因为臣节嘲笑这一代的隋臣们了。

河东城门死死紧闭着，就算尧君素的妻子也在城下劝降，尧君素亦丝毫不为所动，抄起弓就一箭射向自己的发妻，妻子中箭而倒。但城中的将士们却不像尧君素这般忠心，每天都有人偷偷地逃出来。屈突通从河东逃出来的人那里听说，尧君素也知道隋朝大势将去，但他对周围的将士们说：“我是皇帝府邸的旧臣，不能不为朝廷死节，城中的粮食不知还有几天能吃完，城中粮尽的时候，应该就可以看清天下大势了。如果隋朝真的会覆亡，那就是天命如此，到时候我就将自己的头颅割下来，作为你们投靠新朝的献礼吧！”

尧君素的言行，让屈突通当初的挣扎变成了一个笑话。人各有志，屈突通在最后时刻选择为了他更珍惜的东西而活下去，尧君素为了他认为更崇高的东西而就义。

河东城，就像大隋帝国最后的尊严，巍然屹立着。唐王的军队没有攻城，只是将河东围困起来，等待城中之人自行投降。义宁元年（公元617年）的冬天转眼就过去了，义宁二年（公元618年）的新年，屈突通和围城的将士们在河东城外的飞雪中度过。

城中不知怎样？可还有粮草？如果粮食吃光了，柴草烧光了，那这个春节城中的军民百姓就会易子而食、陷入人吃人的惨境。难道这便是尧君素所求的仁吗？

好头颈，不知谁来砍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的新年，杨广也并不好过。

在关中，此时已经是义宁二年了，可耻的叛徒、他的表哥李渊，居然背叛了朝廷，占据关中，还挟持他的孙子杨侑登基，建立伪政权。这让杨广十分生气。要不是他纠集大部分兵力解救被李密围困的东都，自然不会让李渊得手。

这几年在江都，杨广都沉湎在失意与痛苦之中，他原本想要创下不世的伟业，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的时候，他以为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便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但是，谁能想到，短短五年时间，情势就急转直下，最终天下大乱，整个隋帝国分崩离析。这一切，错就错在像李渊这样的贵族身上。他们以为自己有功勋在身，就丝毫不把皇室放在眼里，哪怕他用残酷的手段加以震慑，他们还是贼心不改，背地里策划出这样的叛逆之举。害得他的大业功亏一篑，最终落的如此不可收拾！

所以滞留江南，其实也是他对现状的逃避。他流连于江南的美景与美色中，整日纵酒放歌，只想借着这一点儿年华时光，享受人间的欢愉。

有一天，杨广揽镜自照，年近五十岁的他在镜子中的容颜，依旧是风采不减当年，只不过面容上多了一分纵欲过度的憔悴，鬓边华发隐隐可见，好在他素来养尊处优，皮肉依然滑嫩柔软，保养得极好。都说人的岁数，看他脖子上的皮肉就能够分辨，杨广多年以来阅美人无数，用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而此刻他的脖子，在精心养护之下，仍然像初生的少年那样柔嫩，不禁开口赞道：“好头颈，但不知谁来砍？”

一转头，发现身边的侍女们都吓得不敢说话。杨广也笑了笑不以为意，但是想到此时天下大乱，看到这样的战局，恐怕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江都说不定也有一天会被攻陷，万一那一天到来，难道他真的会甘心让“反贼”把自己的脖子砍断？

不，他不甘心，就算是“反贼”来了，他作为天子，也不能甘心如此受屠戮……好歹也该留个全尸吧……

几十年来，因为他而带来的死亡与杀戮不知有多少，那一次次战争、一场场工程，每一次都是带来数以万计的人间惨剧。但或许杀业越大的人，会更加惧怕死亡。杨广每当想到自己的死，便会恐惧到不得了。所以，杨广便吩咐下去，准备毒酒、毒药，万一等到事情不可挽回时，他也要控制自己的死亡。

那天晚上，杨广做了一个梦。梦里面，那句“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真的灵验了。他果然带着数十万大军出海，由来护儿挂帅，千艘万艘舰船浩浩荡荡，从海上远征东方，高句丽人、琉球人、倭人莫不宾服。

但是，他也只能继续在梦里做那些一统四海八荒的千秋大梦了。杨广自己也明白，他再也去不了哪里，江都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于是，他专心做起了“宅男”，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过问天下局势，假装这个朝廷依旧太平无事，还下令在江都修造丹阳宫，准备建成后作为自己新的宫殿。杨广打算，从此以后他就在江都安心待着，不管天下的纷纷扰扰，说不

定乱到最后，还真有自己一丝重整河山的机会呢！

天子要修造丹阳宫的消息，在江都的“骁果军”营中炸开了锅。“骁果军”的将士大多数都是关中人，他们的家人、妻小全在关中，天子要在江都无限期地待下去，就意味着这些“骁果军”也将无限期地滞留在这里，无法回家。

各种谣言流传着，有的说，李渊占领长安后，便将“骁果军”在关中的妻女全部配给义军将士做奴婢；也有的说，天子打算印证“白衣天子出东海”的预言，要出海探索新的世界……各种说法虽然荒诞不经，但是相信的却大有人在。

但右屯卫大将军宇文文化及并不担心这些。

他原本就是一个只看今天，不管明天洪水滔天的人，长安人称他为“轻薄公子”，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也正是因为他在骄奢淫逸方面颇有造诣，宇文文化及早在天子还是晋王的时候就与他结下了诚挚的友谊。几年前，弟弟宇文智及怂恿宇文文化及和突厥人做走私买卖，想到有利可图，他便兴冲冲地参与了。没想到事情败露，皇帝大怒，还是宇文士及的妻子南阳公主求情，他和弟弟才免于一死。事后，他被罚为奴，被赐给父亲宇文述，也算是皇帝宽宏大量的做法。宇文文化及没了官爵，于是就跟着父亲来到江都，在此尽情享乐，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不久前，父亲宇文述去世，也曾一度让他不知道未来怎么过。好在父亲宇文述临死前央求天子的宽恕，天子念起和宇文文化及的旧情，于是再次启用了他，宇文文化及也就再次成为右屯卫大将军。

这天夜里，宇文文化及的府上出现了几个神秘兮兮的来客。

一起造访的，有他的弟弟宇文智及，这让宇文文化及稍稍有些安心。

宇文智及身边的，是武贲郎将司马德戡、虎牙郎将赵行枢、直阁裴虔通等几个“骁果军”的军头们。这让宇文文化及感到会有一桩新的买卖要来，而且是一票大买卖。司马德戡笑吟吟地看着宇文文化及，直截了当地说道：“军中骁果们思归，我等均觉得可以借此干一番大事，打算纠集江都城中的骁果起事，诛灭隋帝，成就帝王之业。大将军德高望重，我们愿意推戴大将军为首，主持大计！”

宇文文化及万万没想到司马德戡说得竟是这样的一票掉脑袋的买卖。他吓得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冷汗直冒：“休得再说了，这我可不敢！”

“起事的安排，我们和宇文少卿已经都商议好了，都是万全之策，宇文大将军不要担心，事情一成，那就是泼天的荣华富贵。”

原来，大多“骁果军”士兵们早已经想要回乡，天下如此大乱，“骁果军”内部也在暗地里串联，准备集体叛逃。司马德戡从中看到了机会，认为这种人心可用，于是和几个“骁果军”中的将校一串联，渐渐地就组织起了一个关中骁果的“兄弟会”。“兄弟会”几番开会，就定下了集体叛变，回归关中的计划。他们又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得依靠一些朝廷贵族，于是就找到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当即指出，要坚决摒弃小打小闹的想法，要干就干一番大事，要叛乱，就得把天都掀翻了，把“骁果军”集中在一起，干掉皇帝，进而夺取天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再一商量，就决定拥戴完全不知情的宇文文化及为起事的主帅。毕竟宇文文化及的父亲宇文述，生前是“骁果军”的主帅，德高望重，以宇文文化及为首领，也

可以借宇文述的名号拉拢更多的人。一切都已经密谋妥当之后，众人才到宇文文化及的府上，向他摊牌。

这时，宇文智及也开口劝说。听着弟弟的循循善诱，宇文文化及茅塞顿开。可不是嘛！天下原本就已经乱了，皇帝早已是一个虚名，杀了他，自取其位，保得宇文家成为天下之主，这一票买卖可真值啊！

而且，还有那句广为人知的《桃李子》讖诗作为证明。宇文文化及已袭封许国公，而“莫浪语，谁道许”，难道不是说他杨隋的江山，最终会被许国公所取代吗？

这番想通了之后，宇文文化及就当机立断地同意了，立马投入热火朝天的造反大计中。

事成的话，名垂青史；失败的话，遗臭万年。而宇文文化及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遗臭万年。

大业十四年、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十一日，在司马德戡等人的谋划下，“骁果军”哗变，随即控制了江都的各个城门。军将裴虔通率领数百骑兵冲入宫殿，控制了整个江都宫，把守皇宫的殿内宿卫纷纷逃走。

只有一人挡在了叛乱的“骁果军”面前，他就是当年武川元老独孤信一族的后人——将军独孤盛。大厦将倾之际，独孤氏选择与社稷共存亡。

裴虔通持刀向前，对独孤盛说道：“独孤将军，事已至此，不关将军的事，请您不要轻举妄动！”语气虽是客气，但话里已经全是威胁。

独孤盛怒喝：“贼人，说的什么话！”拔刀拒战，最终被乱兵杀死。

护卫皇帝的千牛卫见“骁果”叛军杀进宫，已然毫无战意，竟然自顾自地散去，叛军如入无人之境。

宇文文化及在“骁果军”的簇拥下入宫的时候，还不知道宫中的情况，一路战战兢兢，沿途有来拜谒他的，他都不敢表态，只是低着头骑马向前，口中说着：“罪过，罪过。”江都城中杀声四起，那是叛军们在趁机劫掠。宇文文化及不在乎叛军的军纪如何，只是叮嘱他们不要动那些随皇帝来此的关陇贵族，剩下虞世基之类的江南门阀，则随他们怎么弄。

他们进宫之后，司马德戡迎接他登上朝堂，拜为丞相。裴虔通早已在西苑找到了皇帝杨广，等候了多时，他也不敢动皇帝一丝一毫，只是客气地围住皇帝的房间，不让皇帝出来。听闻宇文文化及在朝堂，于是把皇帝杨广请到了殿前。

听闻皇帝到来，宇文文化及的心脏怦怦直跳。皇帝在多年积威之下，所有人的内心都惴惴不安。但皇帝已经来了，不管怎样也得有个处置的办法吧？宇文文化及便说道：“哪用得着让那家伙过来，赶快把他弄回去结果了罢了！”

“宇文卿家要结果哪个家伙？”皇帝径直走上殿来，站到了殿中，毫无惧色。坐在大殿宝座上的宇文文化及，差点儿想跪下向皇帝行礼。裴虔通、司马德戡拔出刀来对着皇帝，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皇帝见状，只好叹了口气，问道：“我有什么罪，该当如此？”

“骁果军”将领马文举回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欲。致使天下丁壮全都死在刀兵之下，女子、弱者做了沟壑中的炮灰，人们流离失所，各地盗贼蜂起，却专听阿谀奉承，拒绝纳谏，怎么能说是无罪？”

这么说，皇帝也没法反驳，顿了顿，幽幽地回道：“我确实对不起百姓，可你们这些享受朝廷荣华富贵的人，又有什么颜面造反？”他环顾众人，语气转而严厉起来：“今天的事情，谁是主谋？”

宇文文化及听了，差点儿又想跪下认罪。这时司马德戡抢着说道：“你是天下人的仇敌，普天之下，人人都是主谋！”宇文文化及定了定心，让身边的内史侍郎封德彝宣读杨广的十几条罪过。封德彝读了一半，就被皇帝直接打断道：“德彝，你可是读了圣贤书的士人啊，怎么有脸干这种事情？”封德彝羞愧地退了下去。

殿中沉寂了一会儿，皇帝从容地斥退了封德彝，宇文文化及等人一下子拿皇帝没有了办法。只有哭声在殿中回响，那是皇帝的爱子赵王杨杲，他只有十二岁，哪经历过这些，只有缩在皇帝怀中号啕大哭。

叛军将领们不耐烦地呵斥，但他们越是怒吼，赵王哭得越是厉害。裴虔通走上前，一刀将赵王砍死，鲜血飞溅在了皇帝的衣袖上、脸上。

皇帝惊呆了，到现在，他才真的感到了黔驴技穷，在这些兵将面前，讲再大的道理也是没用。他看着儿子的尸体，终于沉默了下来。宇文文化及就在这时和其他人商议后，最终下令，处死皇帝。

听闻要处死自己的决定，杨广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他对提刀过来的叛军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你们怎可对天子用刀剑？取鸩酒来！”指示周围的侍女去取之前就下令准备的毒酒。

但是，鸩酒怎么也找不到。也许是萧皇后或者哪个心怀关切的妃嫔偷偷地把皇帝准备的毒酒拿走了。皇帝还想再仔细找找，但殿内的叛军不答应了，坚持要马上杀了皇帝。皇帝叹了口气，自己解下练巾，交给叛军。几个力气大的“骁果军”士兵勒紧杨广的脖子，杨广涨红了脸，抽搐着双腿，像兔子一样地被勒死了。

隋朝的第二位皇帝杨广，就这样被自己一手栽培出的军将给缢杀而死，与他的哥哥废太子杨勇是同一个结局。他至死也没有想通，他的王朝大业究竟为什么失败。

纵然杨广的身后还有他的孙子们在别人的拥立下延续着帝位，但隋朝在杨广被杀时实际已经灭亡了。隋以诈术得天下，又以猜疑镇群臣，最终得到的是勋贵的背叛和将士的离心，所以在它灭亡时，誓死保卫它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江都宫外，“骁果”叛军擒住了正要入朝的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这位一代名将，隋帝国最高级别的将领，被自己麾下的士兵们俘虏了。来护儿问道：“陛下何在？”

左右士兵答道：“已经被就地处决。”

得知皇帝已经被杀，来护儿长叹一声：“我身为大臣，担负国家重任，却不能肃清奸凶，以至于国家落得如此境地，只能抱恨黄泉之下了，还能说什么！”于是被叛军杀死。

第一次出征高句丽的隋帝国将领们，此时已经全部陨落。

河东城区，被围困数月后，已经到了人吃人的惨境。尧君素听见城外围城的军队高呼：“隋帝已经被宇文化及所弑，城内快快投降！”

城中之人，已经不愿意坚守下去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甘愿为一个王朝殉葬。更何况，这是一个不义的王朝，一个带给天下无数痛苦的王朝。

一群隋军士兵悄悄地围到了尧君素的身后。尧君素没有看向他们，只是拖着虚弱的声音说道：“动手吧，拿着我的头，向唐王投降。”

一拥而上之后，尧君素被杀，河东城向唐王李渊的大军打开了大门。

在大兴城，宇文化及弑君的消息很快传来。唐王李渊为皇帝杨广发丧，谥号为“炀”，取《谥法》曰：“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杨广在历史上留下的谥号，就是这个并不好听的“隋炀帝”。当初，他给陈朝后主陈叔宝上的谥号就是“炀”，多年之后，这个谥号又被别人送还给了自己。

几天后，大兴宫中的皇帝杨侑在群臣的支持下，坚持要禅位给唐王李渊。唐王李渊在三辞三让之后，接受了隋帝的禅让，登基为帝，国号为“唐”，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定都于此。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赵王（后改封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此时，距离北周静帝将皇位禅让给隋文帝杨坚，才过去了短短的三十八年。

从北周到隋，从隋到唐，三代天子都出自武川镇。

天下长安。

第六章

何事昏迷还至此

——群雄的混战

国不可一日无君

短短几个月，天下形势渐渐超出了“魏公”李密的控制。李密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前还在书信之中言辞恭敬的李渊，居然直接把长安给取了。李渊取得长安之后，立刻向各地发布文书，许多关中、巴蜀的郡县全都投靠了这个新政权。原本只占有太原附近地区的李渊，马上成为群雄逐鹿当中最不容小觑的一大势力。

在整个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里，魏政权都与隋军主力消耗在了洛阳城外的战场上。作为帝国的头号敌人，李密吸引了隋朝大部分兵力的围攻。这场拉锯战，李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在这一年接近尾声之际，打了一场大胜仗。洛水之上，李密出动了他的看家老本，“内军”的“具装甲骑”冲锋之下，隋军全线崩溃，在洛水浮桥上拥挤踩踏，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来自天下各路的隋军将领，包括杨威、王辩、霍举、刘长恭、梁德、董智等人，全都战死在了洛水之上，只有主将王世充逃了回来。当天夜晚，洛阳附近天降大雪，游过洛水逃回营寨的隋军士兵耐不住寒冷，也大多冻死。李密终于大获全胜。

东到海滨、泰山，南到长江、淮河，各地州郡全倒向了李密。就这样，李密也算是勉强挽回了没有及时进入关中，结果被李渊抢先带来的被动局面。

大业十四年、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正月，李密再一次发动大军，进占洛阳外的金墉城，屯兵邙山，逼近洛阳城东北的上春门。正在这时，情况再一次超出了李密的预料。江都那边传来消息，宇文化及带领“骁果军”叛变，杀死隋帝杨广，还立隋炀帝的侄子秦王杨浩为帝，把江都地区的财宝和宫女掳掠一空，带领十余万“骁果军”浩浩荡荡地从江都出发，往洛阳方向而来。

江淮地区的农民军首领的求救信雪片一般地送到了李密手中。宇文化及的进军速度极快，转眼间就已经到达徐州。如果继续西进，就会与魏政权正式交锋，到时候李密就会面对两线作战的艰难处境。

而洛阳城中，则开始为隋炀帝发丧。皇帝杨广死了，洛阳也不可能向在长安称帝的代王杨侑俯首称臣。国不可一日无君，段达、王世充、元文都等大臣于是一致拥立十四岁的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由于杨侗这个皇帝，统治范围只有洛阳附近这一块地区，和过去的隋帝实在不一样，所以姑且称其为“皇泰主”。

却说李密正在左右两难之际，忽然收到了皇泰主杨侗的招抚书信。李密的各路细作早已经渗透进了东都，从情报之中，他依稀可以猜到洛阳朝廷招抚他的目的。

原来，洛水一战王世充大败，作为败军之将，他把自己捆起来向杨侗请罪。但这一战各路将领全都战死，朝廷除了王世充也靠不了谁了，他仍然是一军之将，洛阳朝廷也不敢轻易拿王世充如何。杨侗专门派了使者解开王世充的绑缚，好言安抚，让他驻扎在紫微宫东北的含嘉仓城，整顿兵马。

皇泰主杨侗登基之后，王世充被封为郑国公，与段达、元文都等六名大臣一起辅政，号称“七贵”。此时，洛阳城中已经山穷水尽，粮食渐渐吃完，普通百姓开始饥饿而死。元文

都等辅政大臣于是向皇泰主建议，招降李密，委任他为重臣，共同抗击江都造反而来的弑君罪人宇文化及。这样既能解决目前洛阳城的危机局面，也可以抗衡王世充的跋扈独行。

其实，李密也何尝不知，洛阳朝廷的招降，并不是什么好心。可能洛阳朝廷巴不得李密和宇文化及打得两败俱伤，然后皇泰主的两大安全隐患全都能完美解决。但李密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不能陷入两线作战的处境，洛阳一时难以攻下，就只能稳住他们，全心对付宇文化及。此时，隋炀帝已死，十三年的暴虐政治也算是有了个终结，当初李密造反时朝廷诛杀自己亲族的仇，如果算在隋炀帝本人头上的话，那这仇也算是报了。所以，现在接受招安，按照儒家的伦理大义，应该说也没什么问题。

于是，李密最终接受了洛阳朝廷的招安，受册封为隋廷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皇泰主也让人带话给李密，说只要平定宇文化及，便请他回到东都，将军国大政交给他。

宇文化及带领十万大军，把江都所有的船全都掳走，乘着船浩浩荡荡地沿着大运河北上。他对统军之事不太关心，全都交给了手下的大臣们，所以这一路走来军纪极差，大军靠着沿途的劫掠维持士气、补充军粮。宇文化及自己则占据了隋炀帝的后宫嫔妃，坐着隋炀帝当年留下的龙船，到这时他才体验到了当年隋炀帝南巡的绝妙体验。到达徐州之后，前面的水路被农民军所阻断，于是宇文化及下令舍弃了舟船，搜刮附近各地的马车、牛车，得到两千辆，于是把从江都掳掠来的财宝、美女用牛车拖着，带着大军走陆路继续向前。两千辆车对十万人来说显然不够用，平均五十人才能分得一辆车。所以，那些铠甲、军器，全都让士兵们自己扛。

士兵们满脸问号，要知道，“骁果军”中有大量的“具装甲骑”、重装步兵，他们一身的重甲有几十斤重，普通身板穿着连路都走不动，只有关中等地招募来的健儿们才能顶着这样的重甲打仗。但平时，这么沉的家伙什是不可能自己扛的，全都要作为辎重携带。现在让这些“骁果”们自己背着盔甲走，那比让他们打仗还难受。

军心大怨。

宇文化及是那种但凡有部下请示事情，都要带回去让左右手拿主意的主子，对此能有什么办法？只能靠继续放纵士兵沿途劫掠来提高士气，但是“骁果”们的行李都得自己扛，再劫掠来宝贝，行李岂不是又加重了？更何况，现在的中原经过大业年间的暴政，早就一穷二白，人烟稀少，“骁果”们累得甚至连劫掠都没有心情了。

司马德戡也对宇文化及失望了。当初他们一起谋划造反，只是想要带着一波“骁果军”反出江都，直接回家，谁知道事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对当初同谋的赵行枢说道：“当初是你们误了我啊！我们本来想干一番大事，结果你们塞来宇文化及这个废物，周围还有一群小人鼓动，那就是废物加废物。我们发起的这番大事就要败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早已对宇文化及失望，又是看不起的骁果“兄弟会”都附议司马德戡的看法，大家商议妥帖，决定组织他们所控制的后军，施加“斩首”行动，杀向中军，诛灭宇文化及，重新掌握“骁果军”的大权，而后推举司马德戡为主，割据一方。他们还联络附近的农民军首领孟海公，寻求合作。事情安排完，一切就等孟海公的回应了。

谁能想到，宇文化及几天后游猎到了后军，等到司马德戡出营迎接之时，忽然一声令下，

逮捕了司马德戡等人。原来，这个密谋已经先被宇文文化及知晓，他不动声色，突然先发制人，密谋叛乱的“兄弟会”被全部拿下。

宇文文化及看着被五花大绑的司马德戡，略带悲怆地问道：“当初冒着天大的风险造反，如今刚刚成功，正要一起共享荣华富贵，为什么又要反叛呢？”

“当初我们是要诛杀暴君昏主，没想到，我们却推举了一个更加昏乱暴虐的人。不得已，我们才这么做。”司马德戡如此回答。

但是，真的诛杀了宇文文化及，拥立了司马德戡，又当如何？新的首领可以约束“骁果”们的军纪？可以扭转如今长途行军的窘境？可以忍耐得住隋炀帝龙船中的极乐诱惑？谁能保证下一个被拥立的，不会是又一个暴君昏主呢？

他们每一个人，当初都是乱政的帮凶、暴君的凶器，不真正改头换面，是无法避免下一个悲剧的。

司马德戡等二十个同谋者的尸体，被吊在了从徐州到东郡的路上。宇文文化及率领大军继续前进，往东郡而去。

暴烈的对决

618年七月，宇文化及大军抵达运河畔的东郡，东郡通守王轨投降。宇文化及转而杀向黎阳，企图夺取黎阳仓来补充粮草。李密于是从洛口出发，率领步骑两万人，迎击宇文化及的大军，也抵达黎阳城外。同时，李密命令守卫在黎阳仓的右武侯大将军徐世勣领本部五千人坚守仓城，两军以烽火为信，相互掩护照应。

宇文化及守在黎阳县城，与李密军对峙。

李密的军队不善攻坚，这从他们围困东都一年多都没成功的事情就能看出来。但是，除了攻坚之外，不论是守城还是野战，李密这两万人的战斗力都是没得说的。虽然李密军加上黎阳仓里徐世勣的军队，总共也只有两万五千人左右，面对宇文化及的十万大军处于劣势，但是他看准了宇文化及远道而来，必定缺少军粮，于是定下了坚守之策，等待宇文化及粮草用尽，再一举歼灭。

淇水两岸，几万人隔水对峙。“骁果”们的数次攻击都被严阵以待的李密军击退，宇文化及于是带人在对岸叫骂起来。

李密望见宇文化及的身影，高声回应道：“宇文化及！你的祖上不过是匈奴人的奴隶破野头家罢了，你父兄子弟都受隋朝恩典，怎么居然做出弑君的事情，杀害隋帝子女，还阴谋篡夺皇位，玷污皇妃，残害无辜？真是天怒人怨，人神共愤！若是你早日归降，虽然你本人不可能宽恕，但还可以保全自己的子女！”

宇文化及听完之后，似乎良心上受到了一些暴击，低头想了很久，忽然怒睁着双眼大吼道：“李密，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打仗，有种的就好好相杀一番，讲这些文绉绉的作甚！”

看着对岸的宇文化及，李密笑着对左右说道：“宇文化及这厮我很了解，本来就是一个平庸怯懦的人，想不开要做帝王，我们只要把他当狗一样拿着棒子敲一敲就可以了！”

对岸的宇文化及备下攻城器械，开始猛攻黎阳仓城。但每次攻城，李密都率领“内军骠骑”五百人，与黎阳仓城内的徐世勣里应外合，击退了攻击，顺便还将城外的攻城器械给烧了，并擒获宇文化及的部下将军于弘达。

东都洛阳，被擒获的于弘达被李密送到城中。

万人空巷，洛阳城中的百姓都来围观这个弑君之将。百姓们一年多以来积累下的怨恨全都倾泻在了这个叛将身上，城中之人愤怒地吼叫着，将手上能扔出去的东西全都掷向此人。

皇泰主下令，架起一个巨大的铁锅，将五花大绑的于弘达扔了进去，活活将他煮熟。残酷的行刑场面，也算是填补了洛阳城中百姓战乱的伤痛。仿佛这一年多来的围城，以及家国破亡的悲剧，全都是这个普通的“骁果”将领做下的。

黎阳城外，宇文化及围城多日，仍然没有丝毫的战果。但苦等多日，终于收到李密的求和书信。李密在信中说，之前阵前的话是说给将士们听的，如今他们两军，放到哪里都是所

向无敌，何苦在此打得两败俱伤？不如强强联合，共图大事。为表诚意，李密愿意先借粮给宇文化及，以解决吃的问题上的燃眉之急。宇文化及大喜，便开始积极地准备与李密和谈之事，暂时将节约军粮的事情放在了一边。

他原本就没有管理十万大军的能力，至于什么补给线、军粮管理什么的，他就更加不在行了。原本他的“战场”就是在秦楼楚馆的床上，在龙船上的后妃们之间，谁能想到命运的安排下，十万大军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身上？

于是，大军的粮草就一点点虚耗，直至用尽。直到粮草真的告罄之时，宇文化及才意识到，李密的求和不过是他虚与委蛇的手段。大呼上当之际，宇文化及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当即下令全军出击，强攻李密的营寨。

宇文化及的大军渡过永济渠，到达对岸，战线推进至卫州地界的童山。“骁果军”结阵而前，向李密大军强攻。

“骁果军”，是当初隋帝国五十多万鹰扬府兵中挑选出的精锐，不久前在关中，屈突通的万余“骁果军”就让李渊手下接连失利，实在不可小觑。此时，宇文化及的数万“骁果军”，更是当初跟随隋炀帝走南闯北的百战之师，虽然在宇文化及治下军纪是差了一点儿，但是打起仗来，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手。

这场战局，李密也将他的老底押了上去，他的八千“内军”，号称可以抵挡百万大军，现在面对天下闻名的“骁果军”，倒要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

在“骁果”们的全力攻击之下，大战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傍晚，李密军的阵形逐渐支持不住，出现了局部的溃散。李密是个彪悍之人，“骁果”们虎，他便要比“骁果”更虎，带领帐下“四骠骑”，向着对面的阵线冲锋过去。当年他的先祖李弼，就是靠着这样的骑兵冲锋之法，击退北齐的十万大军的。

回应李密的，是“骁果军”阵形中雨点一般的箭矢。

“具装甲骑”，从人到马都穿着厚重的铠甲，原本不惧怕箭矢。但是，李密和他的骠骑毕竟是农民军出身，装备并没有跟上。战场之上，李密被乱箭射伤，所幸被部下救下，转移到了汲县养伤。“内军”骑兵损失惨重，但他们的冲锋应该是发挥了作用，“骁果军”的攻势被遏止住了。

李密的两万人，终究抵挡住了宇文化及的倾巢出击。

宇文化及眼看激战了一天，自己损失惨重，却始终没有击败李密军，而手下的这些士兵们早已经疲惫不堪了，有些人干脆从战场上撤了出去，做了逃兵。

更可怕的是，今天是真的揭不开锅了。到了开饭的时候，战斗了一天的将士们发现，晚餐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配给，于是闹了起来，军队差点儿崩溃。宇文化及连夜撤退到了汲县，搜刮全城可以吃的东西，招待自己的士兵们。同时，他派人紧急前往东郡，拿住把守东郡的王轨，逼他赶快拿出军粮来，不然有他好受的。

不出意料，王轨回头就投降了李密。

在汲县等不到军粮的宇文化及，有如无头苍蝇团团乱转，李密打不下来，黎阳仓的粮食又拿不到，那只有继续北上，攻略河北的州郡找吃的了。

但是，他麾下的将士们等不到这一天了，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再跟着宇文化及等下去了。部将陈智略率领岭南“骁果军”万余人，投降了李密。部将张童儿率领江东“骁果军”数千人，也投降了李密。此时，宇文化及手下只有两万关中“骁果军”了。宇文化及无力阻止叛逃的部下，甚至没有阻止他们的理由，只能任由他们离去。

人数一少，粮草的问题才稍稍缓和了一些。宇文化及带着剩下的两万“骁果军”继续往北。而此时，原本跟随他的心腹们甚至有的又想要阴谋叛乱，宇文化及又除掉了那些打算叛乱的将领。将士离心，连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之前说要前往济北筹措粮草，带着封德彝等人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心腹死的死，走的走，宇文化及终于体验到了孤家寡人的感觉。他和宇文智及兄弟二人带着剩下的人马到了魏县，彷徨无计，只能终日酗酒宴饮。隋炀帝的萧皇后，还有六宫嫔妃、宫女也一路被挟持到了这里。宇文化及兄弟每天能做的，也就是和这些小姐姐们一起做最后的狂欢。

酒醉之后，宇文化及忽然放声大哭起来，对宇文智及说道：“当初是你强行带人拥立我，现在大军败了，还背着弑君的罪名，被天下唾弃。我们宇文氏一族马上就要被诛九族了，全都怪你当初出的馊主意！”

宇文智及怒道：“当初政变成功的时候你不感谢我，到了现在打败仗了，却又开始怪我了？你干吗不把我绑了献给河北的窦建德？”

两兄弟就这样相互埋怨起来，争吵演变成了斗殴，烂醉如泥的两人就在酒桌前扭打在一起，打到累了，精疲力竭，就沉沉地睡去。第二天醒来，两人又继续喝酒、吃肉，和小姐姐做最后的狂欢，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魏县剩下的“骁果军”将士们，有的也就跟着他俩喝得烂醉，略微有些追求的，就趁机散去了，军中的将士一天比一天地变少。终于有一天，宇文化及酒醒了，看了看军中形势，明白败局已经无法避免，他的末日即将到来，叹了一口气：“人生故当死，难道不能当一天皇帝吗？”他一手提着刀，一手提着酒，带着身边的几个军士醉醺醺地就往他们立的皇帝杨浩那里去。他当场毒死了可怜的皇帝杨浩，自己成了皇帝，国号为许，建元为天寿，还设立了百官。

“莫浪语，谁道许？”这句童谣，不知挑起了多少人的野心，又不知到底误了多少人。

此时的宇文化及，西边是李密手下魏州的元宝藏，南边是唐皇李渊手下的山东道安抚大使李神通，还有北边的长乐王窦建德，几面夹击之下，已经势穷力竭。当初投降宇文化及的“长白知世郎”王薄，也就是那首《无向辽东浪死歌》的作者，这时建议宇文化及往东平一带发展，吸纳那里的农民军入伙，壮大实力。王薄当初就活动在那一代，在那里颇有一点儿影响力，对于宇文化及来说，这也是能选择的最好办法了。于是，他听从了王薄的建议，往东北方向转移，进入了聊城。

这天夜里，宇文化及还在和兄弟几个一起饮酒、吃肉，和小姐姐做最后的狂欢，忽然城中喊杀声大作。宇文化及惊觉而起，才知道王薄已经投靠了长乐王窦建德，打开城门，窦建德的大军已经进入城中。

转眼之间，宇文化及要逃已经来不及了，他被当场抓获，宇文智及还有他最后的几个亲信则被就地斩杀。宇文化及被装入囚车，押送到了河间。在那里，宇文化及见到了长乐王窦建德。窦建德宣布了宇文化及的一连串罪状，然后将宇文化及斩首示众。

刑场之上，宇文化及回想起了年少时他在长安城中飞鹰走狗、声色犬马的日子。他读书不多，《史记》是他少数读过的史书，李斯在刑场上的那句遗言，似乎也说出了他的心声：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英雄的末路

正当李密在黎阳苦战宇文文化及之际，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也在洛阳城中上演了。

魏国公李密的捷报一片片地传来，让皇泰朝的内史令元文都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他和其他辅政大臣眼中，李密是他们的同路人，而王世充不是。毕竟李密是关陇高门，历来活动在长安的达官显贵社交圈子里，和他们北魏宗室元家有着共同语言。而王世充不过是身世来历不明的杂胡野种，一个外地的军头，只是靠着手中掌握的军权，才在朝廷中有了那一点话语权，不然的话，怎么配和其他六位辅政大臣相提并论？

然而，在洛阳城中，王世充的势力越来越跋扈，虽然名义上他被发落在紫微宫外的含嘉仓城驻守，但是由于他掌握着洛阳周边的军权，洛阳城中的大小事情，没有他点头，全都转不动，连其他辅政大臣都得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连皇泰主想要给元文都加官御史大夫，都因为王世充坚持不同意而作罢。

所以，元文都带着密奏觐见皇泰主杨侗，申明利害，说王世充此獠一日不除，朝廷便一日难以安息。皇泰主深以为然，同意了元文都诛杀王世充的请求。元文都得到皇帝的许可，就和其他几个辅政大臣商议决定，在朝堂之上设下伏兵，等到王世充上朝之时，将其当场诛杀。

但是，元文都没有想到，纳言段达开完会之后，转头就投向了王世充，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这次政变计划。

是夜，紫微宫外。王世充竟然抢先一步发动了攻击，麾下兵力强攻宫城东边的太阳门。宫城守军在城门外激战，结果大败亏输，守将皇甫无逸只身逃脱，王世充的大军进而将宫城团团围住。

而此时的宫中也已经乱成一团，元文都来到乾阳殿拜见皇泰主时，十四岁的皇帝着急之下，哭得像个小孩子。不过，此时的皇泰主确实也只是个孩子，可怜身在帝王家，背负着与自己的力量并不相称的重担。

王世充令人敲着宫门，在宫外喊话：“听说元文都勾结李密，要向李密投诚。幸好有段达告知，臣在这里不是造反作乱，而是要诛杀造反作乱的叛党！”

元文都对王世充的借口哂笑待之，好生安慰心神不宁的皇泰主。此时，宫城防御良好，粮草充足，军民都站在隋主这一边，若是等到太尉李密的大军回来，王世充自然不战而败。元文都当下安排将士，登上城墙抵御叛军。

但皇泰主耳边听到的，只有宫外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他看着元文都，思索良久，又看了看旁边的段达——王世充的喊话已经明明白白，正是段达坏了大事，此刻段达却好好地站在这里，让元文都又惊又怒。正在这时，只听见段达大喝一声，左右立时将元文都拿下。

元文都本是一个文臣，手脚被制住，没有丝毫办法，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着皇泰主。

皇泰主躲闪着元文都的炯炯目光，低声说道：“事情都这样了，元公还是自己去和王世充说个明白吧。”

元文都没想到，此番他费尽心思为了皇泰主出谋划策，皇泰主却如此轻易地听了段达的话，把他出卖给了王世充，辛酸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段达下令，卫士们将元文都拖出乾阳殿。元文都挣扎着停下，转头看着皇泰主说道：“陛下就真的信段达的话，以为把臣献给王世充，就可以安抚住他吗？臣今天死了，下一个跟着亡的就是陛下了！”

此时，皇泰主也已经泪流满面，左右大臣站在殿上，一片沉默无声。元文都看了皇帝最后一眼，就这样被一路带出了宫城。此时，紫微宫城的大门已经按照段达的命令打开，王世充的军队涌入了宫城。元文都逆着涌入的人流而前，到了兴教门外，最后被乱刀砍死。

在汲县休息几日，李密的箭伤终于痊愈。修养的这几天，江南“骁果军”、岭南“骁果军”纷纷前来投诚，李密的粮草还算充足，于是将他们好好安置下来，补充了一点儿实力。

童山血战，李密的损失实在惨重，原本上万人的“内军”，此时已经死伤过半；而他训练起的“帐内骠骑军”，在最后的冲阵中，战马大多也都已经损失了；投诚的“骁果军”的马兴许早已经被吃了，所以也并无什么马匹补给，整支军队已经是疲惫之师。

此时，洛阳的坏消息也传了过来，王世充政变得手，在朝中大权独揽，下诏要李密返回洛阳，朝廷将大大地犒赏。但李密也得到了消息，王世充手下的江淮劲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了讨伐李密的大战。

李密从来也没有真的以为朝廷会真的接受他的归顺，他也从来没有真的打算归顺朝廷，接受朝廷的册封，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此时，王世充既然挑明了要继续与他作对，那李密也就干脆拒绝了入朝觐见皇泰主的诏令，回师洛阳城东十五里的金墉城。

王世充这边，也发动两万江淮劲卒，进逼金墉城东面的偃师城，在洛水南岸安营扎寨，一副准备渡河决战的样子。

事到如今，看来是非决战不可了。李密清楚自己的军队在童山刚受到重创，一时半会儿是难以真正恢复，但他携大胜之威，又吸纳了数万“骁果军”进来，对付王世充应该不在话下。于是，李密分兵三路，留王伯当驻守金墉城，邴元真驻守洛口，他自己亲率主力前往偃师城应敌。

618年九月，王世充带领五千精兵，从浮桥强渡洛水，抵达北岸。而李密率领的大军已经在邙山的南麓严阵以待了。关于如何应敌，李密的手下出现了争论。上柱国裴仁基的意见，是趁着洛阳空虚，直接甩掉王世充直取洛阳，等到王世充回援时，再以逸待劳地对付王世充的大军。这确实是一个好计策。但洛阳几次都没有攻下来，李密的心里真的没有底。也许王世充原本就根基不稳，李密作为皇泰主亲封的太尉、尚书令，真的可以相互串联，一起将王世充击败。不过，李密无法冒这个险。

谋士魏微的建议则是老成谋国之见，他直接指出，此时李密的军队已经十分疲惫，战损严重，不如深沟高垒，与敌军相持，等到敌军的粮食吃完，就不得不退兵了，此时再大举出击，在敌人士气与战斗力最低的时候一举击败他们。

而另一边，单雄信、程咬金等瓦岗将领，还有陈智略、张童儿等“骁果”将领，全都主张与敌军决战。单雄信等将领是一直并肩作战的，李密知道他们好勇斗狠的性格，自然会倾向于出战。而张童儿、陈智略这些骄横的“骁果”将领，李密虽然从他们归降以来就厚加封赏，但还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真的驾驭他们。他们刚刚降服，真的会一切服从李密的调遣吗？如果王世充引诱，他们会不会直接倒戈投向敌军？李密并不能确定。眼下他也只能与敌军速战速决，防止“骁果”降将这个隐形炸弹。

但是，李密没想到的是，这一战会败得如此彻底。

单雄信如果知道后世的小说家们将他描述成一个义薄云天的大侠，那他一定会既惊讶又高兴。他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如果自己真的是忠义之人，那当初李密在酒席上杀掉翟让之际，他就应该力战而死，而不是一见翟让被杀，就立刻毫不犹豫地跪下投诚。魏公府长史房彦藻说单雄信轻易屈就，料想不是忠诚可靠之人，劝李密杀了他。要不是单雄信“业务水平”好，李密也许真的会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

房彦藻说得没错，他单雄信确实不是忠诚可靠之人，然而李密就忠诚可靠了？当初李密落魄之际，投奔翟让的瓦岗寨，翟让好心收留，却没想到李密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翟让的好心。

当然，非常之人自当行非常之事，翟让有谋反的动机，李密在内外不稳之际杀了翟让稳定政权，确实无可厚非。李密是天纵奇才，魅力四射，兼有雄才大略，单雄信以及其他的瓦岗旧将们都为之折服。但自此以后，翟让被杀事件也成为魏政权所有将士们心中不能说出的伤痛，每当李密带领众将连战连捷，万众欢呼之际，忽然想到了翟让的死，就犹如大快朵颐之际吃了一只苍蝇，这种感觉只有单雄信等将士们才清楚。

瓦岗群雄们原本靠着一腔豪气而聚义，但随着翟让的死，以及李密接受招安，担任了隋廷的太尉，这股豪气在政治的算计与阴谋之间，逐渐地消磨殆尽。毕竟为了政治利益，“魏公”连隋廷都可以投靠，那投靠隋廷之后，原先那些战死在隋军刀下的兄弟们又算什么？难道是“魏公”晋升为太尉、尚书令的筹码？失望的情绪悄悄蔓延开来，单雄信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然而“魏公”是何等样人？世家出身的贵胄，自然不会关心麾下这些普通小兵们的想法。

而童山之战后，单雄信等将士对李密的态度，更是逐渐由失望演变成了怨恨。这一场仗打得实在太惨烈，原先瓦岗出来的老弟兄，不知有多少战死沙场。但是，由于“魏公”没有府库，所以赏赐将士的事情没有人管。而“魏公”又约束军纪，不让弟兄们抄略附近乡里，所以一场仗打下来，丢了性命的不少，可却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观新归降的“骁果军”，“魏公”却给了他们不少赏赐。这样的做法，令不少人心寒。

此时，王世充的瓦解攻势也在展开。单雄信听说，不少瓦岗将领被王世充所笼络，其中就包括他自己。他与众将一起驻守在山脚下，见士兵们士气低落，所以也没再下令修缮营垒，只是让士兵们就地休息，准备作战。到了决战的时候，当王世充大军来袭之际，士兵们甚至连阵形都没有摆好。就在此时，王世充前夜偷偷派出的三百骑兵已经绕到了单雄信后方的山谷之中，这时突然从背后袭击，猛攻单雄信的外马军，还大肆烧毁营地。

单雄信营垒未成，仓促之下无法应战，只得向各军求救。李密赶紧派出麾下的裴行俨领军前去，还拨出了精锐的“内军骠骑”，由程咬金带去增援。但此时单雄信阵脚已乱，败势无

法挽回。裴行俨、程咬金也接着败退。裴行俨中流矢坠马，幸好有程咬金上前，抱起裴行俨，才从王世充的骑兵铁蹄下逃脱。

这仗打得太窝囊了，单雄信一口怒气涌上，当场就带领所统军队向王世充投降了！

单雄信阵营的崩溃，带来的是整个战线的松动，一场惨败正在酿成。李密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裴仁基、裴行俨父子，战败被擒。

他派去支援的“内军骠骑”，也深陷于王世充的万军之中。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等所部都遭遇重创，被当场生擒。

看到李密主力战败后，原本便人心不稳的“骁果军”的反应也很简单，主将陈智略、张童儿带领部下临阵投靠了王世充。

李密见败局已定，只好率领残兵撤回洛口。在去往洛口的路上，洛口守将邴元真勾通敌军，准备向王世充投降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邴元真此人的做派，早已让李密十分不满。当初邴元真管理着兴洛仓，就利用职务之便，向洛阳的王世充走私粮食，用来交换衣物、财物之类的东西。当被李密发现制止时，洛阳方面已经通过这次走私得到了大量紧缺的粮食，李密围困洛阳的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此时，邴元真竟又如此大胆，居然私通敌军准备投靠。

李密沉下心来，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带人埋伏在洛水对岸，也就是王世充前往洛口的必经之路上，准备趁着王世充过河时不备，发动突袭，再一次复制一年前在洛水浮桥上的大胜成果。

李密军在洛水旁的山林里埋伏，就地过夜，只等第二天王世充经过时，河边哨探传递讯息，他便可以带兵进行突袭，将王世充击毙在洛水之上。

这段时间的战斗，让他十分疲劳，他也就在这山上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醒来，却什么信号也没有收到。他走近洛水一看，才发现王世充早已经带人渡过了洛水，往洛口城而去。

只因为哨探没能传来消息，李密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战机。李密的疲惫之师，不敢继续阻击王世充，于是继续东撤，逃到了虎牢关。王世充一到洛口城，邴元真便带着那储存着李密无数粮草的兴洛仓，大大方方地投降了。

这件事情让李密越想越惊恐。这些哨探为什么不放消息？是否已经被王世充渗透？还是因为翟让或者其他的怨恨，而故意要李密失败？李密猜不透自己的部下们在想什么，他也不敢去猜想。多年以来，他都以一个“先知”一般的姿态带领着部下们闯东闯西，却一直没有注意过部下们究竟在想什么。以往一连串的胜利，也让李密自大起来，觉得只要有自己的旗帜在，部下们定然会跟着他齐心协力。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这支队伍从来就没有统一过。

这时，李密纸面上依然拥有着从黎阳到江淮的广大疆域，控制着无数个州县，但这些郡县真正效忠于他的还有多少？黎阳的徐世勣、东平的徐元朗、黄州的周法明……这些人主要

是翟让旧部。甚至像徐世勣那样的人，当初在杀翟让的政变时还被砍了一刀，差点儿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要不就是带着势力范围名义上归顺的地头蛇，李密一败之后，就有可能投向新的实力派。

此刻天下，竟然没有他李密的容身之处。

瓦岗的谢幕

洛口失守，虎牢关直接面对着王世充大军的锋芒。王世充这一战，收降了李密的数十万大军，风头正盛。而李密这边，全军将士都沮丧到了极点，实在不堪一战。

这时，原本守在金墉城的王伯当见李密军败，于是渡过黄河退守河阳，联系上了李密。于是，李密带着人到达黄河北岸的河阳，与王伯当相会合。众将相会，见了面都不忍心直视对方的眼神。几个月之前还声势滔天的瓦岗军，如今只剩下了残兵败将。李密的心中既恐惧，又痛苦，恐惧的是如今的将士们是否真的忠于自己，痛苦的是他如今已经陷入了几乎无可挽回的失败当中。前往黎阳仓或者其他地方重整旗鼓？李密不敢，他真的不敢。如果徐世勣要报当初砍脖子的仇，李密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他一度想要自杀，但最终还是被将士们阻拦了下来。

这时有人提议说：我们不如投奔长安吧？

这个说法，虽然初听下来荒诞不经，但是细想却甚有道理。唐王李渊已经在长安称帝，此时派出各路人马前往巴蜀、陇西、关东各地，并接管了一大片原本是隋廷控制的郡县；听说李渊治下政治清明，百姓休养生息，政令井井有条，军队战力蒸蒸日上。而且，李密当初也与李渊联合，虽然写的书信颇不客气，但也只是说共同来做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嘛。如今力量对比调了个位置，那自然是李渊做周武王，李密做姜子牙，两人总归有着共同抗隋的“革命”情谊。

换句话说，当初要不是李密顶着天下的隋军主力，李渊也不会这么轻易地得了长安。

诸将听下来，都心动地被说服了。李密见诸将意思一致，于是点头同意，带领最后的两万军队一路往西而去，投奔长安。

在长安，唐朝皇帝李渊隆重地欢迎了李密。

李渊和李密也算一年多的“笔友”了，相互的书信中一直都是客客气气。此时，李密前来投奔，李渊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巨大的政治价值。毕竟李密虽然失败来奔，但是他在关东仍然有极强的号召力，北至魏郡，南至长江，东至大海，西至汝州，广大郡县在名义上仍然听从李密的号召。

这几个月，李渊派出的淮安王李神通在太行山以东经略，收降前隋郡县，但受制于窦建德还有宇文化及的势力，一直困难重重。此时有了李密，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招降所属的郡县，定然会让局面大大改观。

然而，唐廷是否真能够驾驭得了李密？这一点，李渊的心里也有些犯怵。

李密是天下无双的英才，虽然因为自己刚愎自用的性格而战败，但是才华、格局、气度、声望，都是一流中的一流。特别是他礼贤下士的能力，让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能臣干将，连长安城中都有不少他的“粉丝”。更重要的是，李密有非凡之志，从当年那首《桃李

子》的童谣被认为是预言“李密将有天下”以来，他就一直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宿命之子，如此之人又怎会甘居人下？

所以，在李渊看来，说李密是治世之良臣、乱世之奸雄都并不为过。他要利用好李密的力量，但如何安置他，则是一个大问题。深思熟虑之下，李渊在重重地犒赏李密之后，册封他为光禄寺卿，封爵为邢国公。（魏国公的爵位已经封给了尚书右仆射裴寂，所以只能给李密换一个封爵了。）他与李密的岁数相差了差不多二十岁，但既然之前以兄弟相称，现在也还是互称兄弟吧。

光禄寺卿，是与六部同级的九寺五监长官，妥妥的部级领导干部，地位甚高，但并不掌握军权；平时的工作，是为皇帝准备饮食，在大宴之时负责皇帝进食，是个经常能接触皇帝的职位。李渊打算让李密在这个位置上先待一待，相互磨合一段时间，等到他确实习惯了人臣之道以后，再让他逐步担起重任。

李密归降唐廷，朝野都是欢喜，但唯独一人不开心，这个人便是李密。

都说李密在长安过得很好，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屈突通一归降，朝廷便加封他为公爵、兵部尚书，而且还掌握着一方的军政大权。而李密呢？只是光禄寺卿，整天的工作是帮皇帝准备吃的，活脱脱一个太极宫宫廷食堂总管。这在李渊看来是拉拢李密的手段，但在李密眼里，自己也是一个曾经纵横捭阖的枭雄，现在要帮皇帝准备吃的，这简直比杀了自己还难受。

他可是李密，万里挑一的英杰，怎么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

因此，徙居长安不到半年，李密便坐不住了，他不是一个甘于人下的人。当初沮丧之际没有多想便投了长安，但是随后才得知，徐世勣还有其他州郡依然忠诚于他。由于李密乍然投降，徐世勣以及关东各郡守将都没有准备，权力一时间出现了真空。但徐世勣还是当机立断，笼络住了一些李密西逃后想要倒向王世充的州郡。在徐世勣的联络下，魏政权原有的辖地，除了投靠王世充势力的叛将，还有那些半独立的山头，其余郡县都由徐世勣接管了。

懊悔之情无时无刻地不在折磨他。终于，机会来了。当唐廷谋划着进一步控制黎阳以及山东、河南地区时，李密站了出来，表示原意发挥余热，利用自己残存的影响力镇抚山东，配合淮安王李神通，一起对抗王世充与窦建德。而且，李密还当即建议由他原来的心腹谋臣魏徵出马，前往黎阳说服徐世勣归顺唐廷。

看见李密如此积极踊跃，唐皇李渊同意了李密的建议，以他为主将，左武卫将军王伯当为副将，并召集当初从关东带来的旧部，动身前往黎阳，安抚昔日的部众。

但是，当李密率军出发之后，唐皇李渊改变了主意，派人前去将李密追回。此时，李密已经抵达了淆函道的东端，函谷关附近，当初屈突通也是在这个叫作稠桑驿的地方被唐军追上的。面对通知李密大军返回长安的使者，李密决心不能再屈就下去了，此时他就犹如困龙游入大海，正是再展宏图的时候，怎能再回长安继续为李渊那老小子端菜呢？

于是，李密不顾副将王伯当的劝阻，竖起反旗，攻下了附近的桃林县。他又一次施展了其不意的惯常风格，扬言要往洛阳方向去，还派出一部分先遣部队，做出一副与黎阳的徐

世勣会合的样子。但实际上，他是要前往东南的汝州，与旧部张善相汇合。安排妥当之后，李密便率军秘密地继续出发，前往汝州。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腊月三十，正是一年的除夕，百姓欢度年节的日子。这一天，李密依旧在军中度过，他吩咐部众加紧前行，到了汝州再过新年。经过陆浑县时，天上下起雪来。经过熊耳山南的溪谷，大军准备涉水渡过。正当半渡之际，忽然伏兵四起，箭如雨下，箭矢的锋芒闪动着寒光，将谷中的众将射成了刺猬。

原来是已经担任行军总管的关中大侠史万宝，在副将盛彦师的建议下，早已埋伏在此处，等候李密大军的到来。

李密自以为无人能识破他的声东击西之计，但没有想到，这个除夕之日便是他的毙命之时。他连同王伯当等几个亲信，就被斩杀在熊耳山下。

驻守黎阳的右武侯大将军徐世勣，此时还不知道李密的死讯。从长安来的使臣才刚刚抵达黎阳，来人便是随同李密一起西去的谋臣魏徵。从魏徵嘴里，徐世勣得知李密在长安过得不错的消息，于是略微放下心来。随后，魏徵便开始劝说徐世勣，请他归顺唐朝。

徐世勣原本心中满是不甘——“魏公”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怎么一句话就交给大唐了？但这既然是“魏公”的意思，而且还有魏徵循循善诱，终归还是接受了归顺大唐的局面。徐世勣虽然不算自小受礼乐教化之人，但是行走江湖，终究是靠着讲义气、懂道理。他是李密帐下的大将，受李密的恩惠，如果直接将属地献给唐廷，就是借主公的失败来为自己邀功，不算一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他将州县的户口、财物账册整理登记起来，托魏徵交给“魏公”李密。

这样，他做的一切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但徐世勣不知道，此时的“魏公”李密，已经死在陆浑的熊耳山下了。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闰二月，李密死后两个多月，唐廷的诏书传来。唐皇李渊得知徐世勣的意思，大为钦佩，感慨他是一个纯臣，于是下诏封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徐世勣也听闻了李密的死讯，于是请求为李密收尸，唐皇爽快地同意了。于是，徐世勣将李密以诸侯的礼节安葬，坟高七仞。没过几天，唐廷又一次加封徐世勣为唐朝的右武侯大将军、曹国公，并赐姓李氏，将徐世勣加入唐朝宗室的宗籍。从此以后，徐世勣便以李世勣这个名字行走在世上，并且正式接受了唐帝国的指挥。

同月，唐军与王世充在洛阳西边的九曲对峙。被俘虏后被迫投降王世充的秦叔宝、程咬金等瓦岗将领因为厌恶王世充的狡诈多疑，在阵前带领数十骑兵跃马降唐，被李唐厚加礼遇，随后进入李世民的秦王府，成为一方大将。

几乎同一时间，长乐王窦建德斩杀宇文化及，在遣散了一并俘虏后，奉表于洛阳的皇泰主朝廷，皇泰主封窦建德为夏王。

宇文士及、封德彝则来到了长安，投奔李唐。由于是乱臣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在殿前向唐皇李渊谢罪，讲起了当年在涿郡时他与李渊密论时局的故事。李渊大笑，对裴寂道：“这位老哥六七年前便和我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说到谋事，你们都还在他的后面呢！”随后对宇文士及厚加封赏，让他协助秦王李世民外出征战。

带着宇文文化及的首级，萧皇后在窦建德的护送下一路北上，终于与和亲突厥十余年的义成公主相会。

世事变迁，身如浮萍。自夫君杨广死后，萧皇后深陷于宇文文化及的乱兵之中，只能用几块门板将夫君草草安葬。然后的这一年时间里，她与后宫妃嫔度过了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这段日子，此时的萧皇后已经不堪再回忆。而等到宇文文化及身死，她又被窦建德控制，然后成为后者结交突厥部的一个筹码，被继续一路往北送，送到了突厥手中。

见到义成公主，姑嫂二人百感交集。上次见面时，已经是几乎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她们都还年轻，有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这辈子可以和一个男人结为同心，并且从一而终是多么幸运。但是，义成公主远嫁突厥后，先后侍奉了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父子三人；萧皇后在隋炀帝死后，也有过难以启齿的经历。此时的萧氏，夫君横死，几个儿子也死了，只有几个孙子，或者被立为傀儡，或者被幽禁囚居，都是处境艰难。

草原如此辽阔，风光如此迷人，也许能够让萧皇后稍稍有所慰藉吧。

在定襄，萧皇后立她的孙子杨政道为帝。定襄的长烟落日、原野孤城，有如大隋帝国的墓碑，孤独而寂静地守在边塞之上。

而大唐帝国，则在战火之中，如朝阳一般升起在九州大地之上。

第七章

争言社稷要灵长

——次子继位之路

少年李世民和他亲爱的兄弟们

李世民的少年时光，在与兄弟姐妹相亲相爱中度过。他二十岁以前，从未见过什么高山，他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高山，是自己的命运。

他小的时候，曾有善于相面的游方术士经过，预言他将来一定能济世安民，于是父亲李渊便将他的大名取为“世民”。李氏乃将门世家，因为深受鲜卑习惯的影响，又出自武川这样的边塞，所以兄弟姐妹之间十分质朴地生活着，平时的爱好也都是弓马骑射。

影响李世民人生的，是他年少时见到的隋炀帝出行时的场面。那场面堪称盛大，十万匹骏马跟随下，隋炀帝坐在令人咋舌的“观风行殿”之上，雕梁画栋的移动城堡跟随御驾前行。李世民虽然也算见过世面的少年，但面对如此奇迹一般的景象，仍然深感超出自己的想象力。

在少年李世民的眼中，隋炀帝几乎是他的偶像，集英明神武、霸气睿智于一身，大丈夫应当如是。

更关键的是，隋炀帝和李世民一样，是父亲的次子。他靠着自己的钻研和努力，最后凭借实力与影响，最终继承了皇位，这同样也是一件十分励志的事情。

在李世民的那个时代，长幼之别虽然在汉人门阀中很讲究，但是还远不如嫡庶之别讲究。像关陇的门阀大族，虽然爵位是按宗法制度，只能由一个人继承，但是其余的嫡子一般也都能继承父亲的田产，也同样能得到朝廷的荫封。在仕途上，一家兄弟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相互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同提携合作的关系。因为如果家族里出仕的族人越多，那家族就越旺盛，相互之间就都能关照帮助，从而有了更通畅的晋升渠道。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不是长子，爷爷李昺也不是长子，但最终还是袭封唐国公，成为一线大贵族。

李世民的母亲窦夫人一共生了四个嫡子，除了老三李玄霸早年夭折，其他三兄弟都健康地长大了。大哥建成、四弟元吉，都与李世民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是最为亲密的，父亲也最为器重他们三个。所以，太原起兵之后，建成、世民、元吉分别负责三大块工作，其实就是父亲李渊的三个分身，代表父亲掌管着家族的基业。

但是，到了攻占长安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李渊父子起兵，是奔着成就大业去的。他们不再只是官宦人家，官宦人家的子弟要的是官爵、资财。从此以后，他们就是帝王之家了，人生轨迹已然大不相同。官位、爵位、田产有千千万万，但皇位只有一个，他们三兄弟中最终也只能有一个人继承皇位，其他几位兄弟，就算功劳再大也只是臣子。这就是生在帝王家要遵循的权力逻辑。

大哥李建成是嫡长子，按照宗法制度，是李渊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所以，李渊获封唐王后，建成就是唐王世子；李渊登基称帝后，建成就是太子。除非李建成出了什么意外，或者因病早夭，否则李世民是无法按照正常的宗法制度继承李渊的皇位的。而大哥李建成的身体很好，也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建成成为太子后，便长期留守长安，辅佐父皇处理政务，因此也基本不会出现战死之类的意外。

说到皇位，李世民不能说自己没有念头。换句话说，他雄心壮志，其实也正是为了成就一番大业。李世民坦坦荡荡，不可能虚伪地说自己不想当皇帝。但隋炀帝作为次子，也一样得到了皇位。李世民从隋炀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的心里隐隐有一个念头，成为他奋发向前的希望：也许只要自己努力打拼出更多的功绩，父亲就能看中自己的才能，将未来的大业交给他掌握。

那个时候，出于他们兄弟多年的亲情，李世民自然会善待自己的兄弟，尤其是自己的兄长。因为是李建成帮着家里把李世民、李元吉带大，这份恩情李世民一直记着。如果李世民真的登上皇位，他也相信自己是能保兄长一生的荣华富贵的。

所以，接下来，他要依靠自己的天才，赢得更多的战功，让父皇真真正正看到他的能力，然后放心地将大唐江山交付给他。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唐朝，势力范围只及于关中、河东等一片土地，洛阳有王世充，河东有刘武周，河北有窦建德，陇西有薛举，北地还有梁师都，可以说是四面受敌。这年年初，李建成、李世民曾经率军进取洛阳，但是由于实力仍然弱小，因此未曾决战便撤兵西归。关中是合适的军事基地，但历史上利用关中成就帝业的秦始皇、汉高祖、北周武帝等人，并不仅仅依靠关中这一小块区域，而是有着陇西、巴蜀这些腹地才能成事。因此，武德元年，唐廷派遣宗室子弟李孝恭作为山南道招讨抚慰大使，攻打巴蜀地区。

而陇西地区的薛举也是唐廷的严重威胁。薛举从金城，也就是现在的兰州起兵一年多，迅速攻占了整个陇西地区，自称“西秦霸王”，拥兵十三万人，声势极为浩大。关中和陇西原本就是一体的，陇西是关中的后背，如果陇西不稳，唐廷就不能专心向东，经略关东天下。所以，从李渊攻占长安之后，双方就一直有所交锋。李世民的西路军攻下长安后，负责长安以西的防务，因此也奉命率军阻击过薛举的东进，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当时局势未稳，虽然李世民这一路胜了，但是李渊派出的另一路军，由窦轨率领，出大散关进攻陇西，则由于轻敌冒进而被击败。唐军就没有继续集中力量攻克陇西，双方相持在陇山一带。

陇西民风彪悍，自古以来就盛产精兵强将、骑兵战马。薛举善于用兵，经常创下以数千人击败数万隋军的战绩，这在寻常起义军中是很少见的。而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则号称“万人敌”，也是个战力可怕的猛人。李世民初次与他们交手时，就感到对方士兵强悍的战斗力。所以，陇西一日不平，唐朝就始终存在肘腋之患。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薛举调遣各路主力，大举东进，侵入唐廷控制的安定郡。不仅如此，薛举还按照谋臣郝瑗的建议，联络盘踞在陕北地区的梁师都，以及塞北的东突厥，约好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长安。

如果“西秦”的计策得逞，那李唐就真的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了。不过，唐廷冷静应对，出使突厥的宇文歆劝服突厥始毕可汗，以割让河套地区的五原、榆中为代价，维持了唐廷与突厥的盟约；又派骠骑将军蔺兴柰率军抵御梁师都的来犯之兵。

面对薛举这个大患，唐廷则决定以主力相抗。秦王李世民担起了这个重任，被任命为元帅，以刘文静为行军长史，殷开山为司马，统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等八个行军总管，共四万人讨伐薛举。这是李世民第一次单独作为统帅外出征讨，虽然他此时只有二十

岁，统兵的资历尚浅，很多事务都是由刘文静、殷开山处理，就像当初差不多年纪的隋炀帝平定陈朝时由高颎实际指挥一样，但是李世民很重视这次出征，他要以出征为机会，证明自己才是“天选之子”。

安定郡在泾河河谷，薛举派遣宗罗睺占领平凉，而后翻越陇山，沿着泾河河谷一路向下游打去，兵锋直指安定郡城泾州。泾州守军依靠坚实的城墙防御，薛举军一时未能攻克。也就在这时，李世民的四万大军已经到达了战场。

这四万人几乎是李唐朝廷一大半的野战军力，想来应当有实力与薛举决战。但薛举的陇西铁骑战力极强，如果硬碰硬，唐军势必会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胜负难料。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时，还没有强大的骑兵，就将守在陇山的曹魏政权逼得只有防御之力。李唐只有关中与河东两地，兵力相较于当时的曹魏要少得多，李唐的兵力虽占优势，但薛举父子也不是孬种，却决不可轻敌。

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统帅，他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得尽善尽美。

泾州城依然被围困，但李世民并没有急于去救援，而是在泾州城东边数十里外的高塘城停了下来。这里控制着泾河河谷往东到达关中平原的通道，又是一片居高临下的高地，易守难攻的效果，李世民决定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的战场。

李世民有限的统兵经历让他悟出一个心得，那就是永远要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如果不行，那就逼着敌人来到己方选好的战场。

这个道理说着简单，实施起来却是复杂无比。毕竟战场的形势千变万化，真正能做到“用兵之道，存乎一心”，不仅需要天赋，还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李世民自太原起兵以来，展露了他军事上的天才，但是要真正成为天下名将，还是需要大量的战场经验。

唐军在李世民的安排下，在高塘城筑下深沟高堑，据守不战，就等着薛举的大军自己过来。而薛举大军一旦来到高塘城，补给线就暴露在了坚守泾州的唐军面前，所以只能速战速决，到时候出击与否的主动权就在唐军手上了。

然而，李世民没有想到，在这时他忽然染上了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染上之后浑身发冷发热，不停地发抖，根本无法指挥战斗。李世民患病之后，只能将指挥权托管给了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李世民知道，他制定的这个战略一定有很多人理解，于是向刘文静等人表白了他的想法：“薛举大军来犯，想要的是速战，我们不一定能打赢，唯有打持久战，等他们粮草将近、士气降低的时候，再来一举破敌。所以，切记此时要坚守不出才好！”

李世民在病中忍受着“冷战”的折磨，军务都交给了刘文静和殷开山处理。此时，唯有希望刘文静等人能听从他的安排，将这个“龟缩战法”贯彻到底。

但是，刘文静、殷开山都是李世民父辈的大臣，吃过的盐比李世民吃过的饭还多，打过的仗比李世民经过的事还多，李世民虽然名为主帅，但在刘文静等人眼里，这个年轻人担负的任务是拔高出征统帅的官阶，在形式上镇住军中将士，实际中如何行军打仗，还是要靠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虽然刘文静从太原开始就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但是在军事策

略上，他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而非李世民这个资历不够的年轻统帅病中的嘱咐。

当薛举屡屡攻打泾州城和不远处的折墌城，并且开始派出小股兵力骚扰高墌城的唐军大营时，刘文静与殷开山决定不给“西秦”耀武扬威的机会，于是下令各军在高墌城外摆开阵势，让“西秦军”仔细看一看，唐军如何军容严整，如何士气旺盛，如何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正当“八总管”的大军列开阵势之后，薛举的攻击开始了。原来，薛举早已派兵绕到了唐军背后，突然发动攻击。唐军刚刚列阵，没有准备防御用的工事，陇西骑兵便轻轻松松地在唐军阵中穿插突袭。

“八总管”全都败下阵来，唐军大败，战死者十之五六，连行军总管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都被“西秦军”俘虏。

这一仗，唐军几乎全军覆没。李世民在病中听到消息，连忙率军撤退，一直退到了长安。折墌城、高墌城全部失守。

李世民的第一战就这样不幸以失败告终。

秦王李世民的真正第一战

听闻战场失败，关中大为骚动，甚至有人还提议撤回河东，以避开薛举锋芒。为兵败负主要责任的刘文静、殷开山被降了罪。不过，他们二人作为起兵有功之臣，攻占长安之后便被皇帝李渊赐了免死铁券，刘文静可以免死两次，殷开山可以免死一次，于是两人都被削职为民。而主帅李世民则并没有被大家斥责。

李世民宁愿被叱责，也不愿意接受父皇理解的安慰，只是说一句：没事，二郎尽力了。他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给父皇更大的期望。

这时，又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了，“西秦霸王”薛举突然病死，“西秦军”暂时停止了攻击，薛举之子薛仁杲在折墌城称帝。这给了唐廷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李世民再次受命发兵，收复了高墌城。

这一次，李世民继续以往的战术，无论薛仁杲如何，他都坚守不出。他算定了薛仁杲的补给线更长，“西秦军”的粮草更为缺乏，而且泾州城依然在刘感的镇守下，艰难地支撑着，像一个楔子一样嵌在敌后。泾州一日在，“西秦军”从陇西到前线的补给线便一直受到唐军的威胁。于是，唐军等待着敌军在坚城之下自己将意志消磨殆尽。城中诸将群情激奋，全都要求出战，而李世民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谁再敢请战的，斩首。”

上一次的败绩，李唐朝廷的关中精锐损失惨重。这次李世民带来的军力，已经是东拼西凑得到的，有上次战斗的残部，有关东王世充那边投靠的降卒，还有归附的农民军。这支凑出来的杂牌军，显然难以正面与薛仁杲士气正旺的精锐相抗。不过，万事都有两面，对李世民有利的一点是，上次那些叔叔伯伯辈的悍将有的被俘，有的被罢职，如今的将领如庞玉、梁实，在唐军中的资历与原来的“八总管”不能同日而语。这个将领配置，对于二十岁的李世民来说，显然更容易驾驭。所以，李世民一声令下，高墌城内一片肃然，再无人敢言出战。

李世民的坚守，不是龟缩不出，而是将战场的主动权紧紧攥在手里。高墌城内，他加紧训练，逐渐将这支东拼西凑来的军队渐渐拧成一股绳。同时，李世民还调遣秦州总管窦轨、长平王李叔良驰援泾州，并要求他们积极出战，持续骚扰“西秦军”的后方。

泾州城中，断粮已经数日，当城中军民杀马、吃树皮充饥之时，长平王李叔良的援军终于赶到，解了泾州之围，而且还带来了急需的粮食。

奉秦王李世民将令，守将刘感与李叔良率军出城，侵扰“西秦军”后方。他们分成小股部队，对“西秦军”的补给线展开了全面打击。薛仁杲调转过来，集中力量攻击泾州军，在百里细川一场恶战，刘感军败被俘。

薛仁杲再次围住了泾州城，并招降了刘感，要他去劝泾州守军投降，要让泾州守军认识到，援军都败了，白白守在城中没有任何意义。刘感一口答应，来到泾州城下。薛仁杲大军阵前，刘感走到城门前边，等了许久，城中的李叔良等众将闻讯也都上了城楼。刘感见他们来了，于是深吸一口气，大声喊道：“城中的唐军战士们，你们再坚守几天，薛仁杲

大军已经缺粮，快要支撑不住了！如今是报国之际，秦王的数十万大军已经集合在附近，胜利眼看就在眼前了，大家坚持住！”

薛仁杲大怒，连忙让人将刘感拉回来。这个号称“万人敌”的统帅素来性格嗜杀，刘感如此出尔反尔，薛仁杲也要给他一点惩罚。于是，刘感被带到了城外的小树林里，半截膝盖被埋在土里，使他无法动弹。这时，薛仁杲跨上马，一边飞驰，一边弯弓，大声怒吼着，将他愤怒的箭矢一根一根地射在了刘感身上。

刘感用自己的生命，将这个关键的信息传到了城中：薛仁杲军缺粮了。

薛仁杲虽然打败了泾州的唐军，但补给线依然无法支撑。他们在这里与李世民军相持了六十多天，再多的粮草也有用尽的时候，这些陇西武士们都开始焦躁起来，士气在一点点降低。在高塘城与唐军对峙的“西秦军”将领，比如内史令翟长孙、将军梁胡郎等将领，不少也都带领部下成建制地叛逃到了李世民这边。从梁胡郎问到了许多关于“西秦军”的情报，李世民觉得交战的时候到了。

李世民先派出行军总管梁实在高塘城外的浅水原扎营，引诱敌军来袭。薛仁杲大将宗罗睺等了两个多月，就等着唐军出击的这一天，果然出动所有精锐，强攻浅水原上的唐军营寨。浅水原之战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宗罗睺强攻唐军营寨，梁实据守待援，一连胶着数日。唐军营中一度陷入缺水的情况，梁实等将士几乎丧失了战斗力。李世民见敌军接连作战，估计对方已经疲惫，于是召集众将升帐议事，就讨论一件事情：明日开始反击！

次日天明，李世民派遣将军庞玉率领主力出击，在浅水原上列阵。宗罗睺二话不说，集中兵力便开始猛攻庞玉的阵营。这时的唐军再一次直面陇西铁骑带来的恐惧，只见陇西军所向无前，没见过世面的唐军哪见过这样不要命的攻击？唐军阵形出现了松动，庞玉只能奋力支撑，不断派预备兵补充军阵的缺口。

眼看唐军的战阵就要被宗罗睺攻陷之际，李世民带领骑兵终于迂回到了“西秦军”的后方，下令骑兵冲锋。只见李世民带着数十骑兵冲在最前面，有如天神下凡一般，冲入“西秦军”的战阵，左冲右突。见到主帅如此神勇，唐军士气大振，对着“西秦军”前后夹击，鼓声动地，呼声震天。唐军将士呐喊而前，一路将“西秦军”慢慢地推到了浅水原边缘的山谷，其阵营中掉下山谷的不计其数。宗罗睺这边终于大败，唐军斩杀数千人。宗罗睺带领残部，向着薛仁杲盘踞的折塘城退去。

眼看宗罗睺退却，李世民、庞玉、梁实三部军力会合在了一处。正当欢呼胜利之际，李世民却依旧没有下马，下令清点人数并拉上所有能骑的战马，要一路追击过去。

唐军众将以为，秦王李世民这两个月始终坚守不出，定然是个用兵谨慎的人，但谁也没想到秦王要这样疯狂一把，也不做休整，直接追击过去。难道是忘了那些轻敌冒进最后不慎惨败的血淋淋的教训了吗？终究窦轨作为李世民的舅舅，按住李世民的坐骑苦劝道：“宗罗睺虽然败了，但薛仁杲的主力还在折塘城，万万不可以轻敌。秦王还是暂且按兵不动，观察一下形势再做下一步打算吧！”

但李世民不同意：“舅舅放心，我已经深思熟虑了。”

“兵圣”孙武有言：“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当初“西秦军”兵势正盛，李世民选择了不动如山，但此时宗罗睺没有了斗志，一路撤退之际，正是该侵掠如火的时候。李世民当机立断，清点出两千骑兵，一路追了过去。剩下的步兵们，李世民下令他们要在最快时间赶到折墘城战场。

紧跟着宗罗睺，李世民奔驰数十里，一路追到了折墘城下。薛仁杲万万没想到唐军会来得如此迅速，但他作为“万人敌”，也不是吃素的，当即下令出城列阵迎敌。但是，两军在城外列阵对峙之时，薛仁杲手下的将士们却没有了战斗的意志，骁将浑幹等人直接在陈前倒戈，向李世民投降。薛仁杲不敢再应战，带着人退回了折墘城中。

到了傍晚，唐军主力也已经急行军赶到，于是折墘城被四面围困了起来。城中的士兵们毫无斗志，都偷偷地翻越城墙投降唐军。

这是个不眠的夜晚，李世民在城外，看着越墙而出的“西秦军”士兵们，明白胜利的天平已经不可阻止地倒向了自己一边。城内的薛仁杲又何尝不知这一点。天色大亮之后，计穷势蹙的薛仁杲出城投降。而此时，城中还有薛仁杲手下精兵万余人。

这场大胜之后，陇西便基本在唐军手中了。李世民一路西进，畅通无阻，没多久就平定了陇西。

多年以后，李世民在读《晋书》时，看到三国时司马懿在五丈原对抗诸葛亮的故事，于是带着一丝骄傲批注了一句：如此怯懦，并非良将之道。此时，他的心中，也在隐隐地将五丈原之事与他指挥的浅水原之战作比较。他与司马懿一样坚守不出，但相比之下，司马懿的做法就显得更加拙劣了。司马懿只是一味地龟缩防御，任由诸葛亮活动在五丈原之上，还开心地种起了田，战局被动无比。哪像李世民指挥下的唐军，表面上看起来是缩在城中，其实活动范围已经遍及整个战区，多路偏师在侧翼左冲右突，牵制敌军力量。以至于薛仁杲在浅水原决战之前，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越打，越是陷入唐军的包围之下。等到回过头来他们才发现，整场战局的结果早已在李世民进驻高墘城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陇西再往西，就是西凉地界，有自称西凉皇帝的李轨盘踞于此。李轨出身陇西李氏名门，名义上与同样自称陇西李氏之后的李唐皇室出于同宗。当初也是应着“李氏当王”的谶语而起兵自立，不多久就击败隋军，占据了河西走廊。

对于西凉，李唐政权采取了外交与间谍攻势。唐廷派往西凉的使者安兴贵，因为同样出身于西凉名门，于是被李轨任命为左右卫大将军。安兴贵随后拉拢西凉各个世家，西凉的大家族渐渐地倒向了唐廷这一边。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凉州城在安兴贵的组织下发动了叛变，他派人告知全城：“大唐天子派我来抓李轨回京，不服从者，罪及三族！”李轨感到大势已去，带着妻儿登上了玉女台，最后一次向着自己的故乡告别，随后被安兴贵捉拿。于是，西凉地区也被纳入了唐廷的版图。

对于薛仁杲、李轨这些僭越称帝之人，唐廷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将他们斩首于长安。但是，对于他们的部众，李世民则善加安抚，许多有才华之人，都被吸收进了自己的队伍。接下来的征战中，他们也将跟随李世民的足迹，征讨天下不臣。

被嫌弃的刘文静的一生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的唐廷，在艰难地打赢了对薛举、薛仁杲的战争后，已经平定了陇西、西凉，将整个关陇地区收为己有，同时还收纳了李密的关东部分地区；山南道大使李孝恭也一路南下，平定了汉中、巴蜀。大唐已经初步有了统一天下的气象。随后，唐廷设立了陕东道行台，作为经略关东、征伐中原割据诸侯的中枢，由秦王李世民担任。此时的李世民，伴随着功劳的增加，加封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行台、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风头一时无两。

虽然刘文静因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失败而被降罪，但作为举兵的首谋，在平定陇西之后就被恢复了爵位和封邑。当然，官复原职是不行了，刘文静转而被任为民部尚书，兼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就是李世民经略关东的副手，协助关东事务，可以说责任重大。

但刘文静并不满意这个官职。当初他从太原时就是皇帝李渊的左膀右臂，与裴寂两人一起，是公认的李渊副手，与裴寂既是好朋友，又是同僚，地位相当。起兵之后，裴寂做长史，刘文静做司马；进入长安后，裴寂担任尚书右仆射，刘文静担任纳言，排位相连，地位也几乎相当。但是，到了刘文静复职后，却变成了民部尚书，归尚书仆射管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也比朝廷中央的尚书仆射低了一级，原本的平级关系变成了上下级关系，这让刘文静非常不满。

他不满是有底气的，不仅是因为他在李唐集团中的资历，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项独一无二的法宝，那就是突厥。

这几年来，突厥对中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了投靠突厥的“定杨可汗”刘武周以外，中原的各路割据势力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与突厥有联系。唐廷平定关西的时候，每次危机都与突厥有关。当初唐军举事之时，也是迫于后方压力，而向突厥称臣，还打上了突厥人的白旗。在这其中，刘文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刘文静北上拜谒突厥可汗，借得马匹和五百突厥骑兵以来，他就成了唐廷与突厥之间的联络人，在维系唐、突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唐廷要维持与突厥的外交关系，不能不继续依靠刘文静，而要依靠刘文静，也势必会将他恢复官爵。

随着李唐的控制范围逐渐扩大，突厥与唐廷的矛盾也逐渐明显起来。自从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城外与处罗可汗结盟时起，突厥就希望中原保持分裂的局面，以便他们能从李渊政权，还有其他向突厥称臣的政权那里获取想要的财富。突厥人有着草原人的智慧，他们看出中原地区的混战会带给突厥无穷的好处。而当李唐政权逐渐统一了关西和巴蜀，隐隐有着君临天下的气势时，突厥人便警觉了起来。他们得想办法遏制李唐的进一步壮大。

盟约在手，突厥也不好直接与李唐翻脸，于是他们找来了手下其他的“马仔”，他们就是陕北的“毗伽可汗”梁师都，和“定杨可汗”刘武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三月，梁师都再次进犯唐朝控制的灵州城。同月，刘武周也联合突厥兵，率两万人南侵并州。大唐的北疆州郡纷纷告急。

这个时候，刘文静该出马了。他与突厥的关系素来良好，此时朝廷需要他来与突厥交流，

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刘文静也积极就此向皇帝表态，说愿意出山，来担当起与突厥斡旋调停的重任。

但是，这一次刘文静的算盘打错了，他没想到自己已经受到皇帝的猜忌。在皇帝眼中，刘文静这不是积极帮助，而是挟寇自重，这是朝廷不能容忍的，唐朝自建国以来，就对向突厥称臣的事情讳莫如深，而刘文静却一再地拿这件事情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还想借突厥来立功，简直是做梦。

刘文静没想到，他以为可以打出的王牌却成了皇帝猜忌自己的原因。更郁闷的是，裴寂等朝臣更将刘文静视为一个不稳定因素，仿佛与突厥的关系就是他可能作乱的证据。

河东的战事打得不理想，刘文静在朝中的位置也越来越微妙起来。四月，镇守太原的齐王李元吉派出抵御刘武周的军队全军覆没，随后刘武周包围了太原城。

丢得这么容易，难道是因为内部出了叛徒？说到“勾结突厥的叛徒”，大家很自然地又把目光看向了刘文静。刘文静这是躺着也“中枪”，他本来想趁机表现一番，提高自己的地位，谁想到竟落入了如此尴尬的境地。不仅刘文静，连刘文静的上司李世民也被怀疑了。毕竟官场上刘文静公认是李世民的人，刘文静“勾通”突厥，那秦王李世民也脱不了干系。而且，秦王李世民和处罗可汗的私交也很好，同样也有嫌疑。

所以，发兵支援河东的事情，唐皇没有选择军功赫赫，并且以陕东道行台驻扎在河东长春宫的李世民，而是派了太常少卿李仲文作为行军总管，前往被刘武周围困的介休，督军抗击敌军。

刘武周实在太狡猾了，李仲文的援军还没到介休，就在半路上的雀鼠谷遭遇了他的伏击，又是全军覆没。

此时的朝中，太子李建成作为皇储不宜出征，有能力担起统帅重任的，除了李世民也没有别人了。但李世民身上的嫌疑未除，而且征服薛举之后他也隐隐有了军功过高的端倪。李渊还是没有选择让秦王挂帅，而是选了他的铁哥们、尚书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率军穿过雀鼠谷，到达介休。此时，介休城已经被刘武周麾下大将宋金刚攻下，于是据城抵抗唐军的攻击。裴寂扎营在城外地势较高的度索原上，准备围困介休城。

行军打仗，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裴寂有治理之才，唐朝开国之后，修订律令，整顿政务都是一把好手，但在战争方面却不专业。不专业也就罢了，裴大宰相的军事技能几乎可以用“磕碜”来形容，居然几乎一模一样地复刻了三国时期马谡失街亭的错误。他以为驻扎在度索原上，居高临下，就可以在防御中高枕无忧，却不料被宋金刚派人掘断了水源，唐军一下子就缺水了。数万人缺水可不是什么小事情，裴寂只好转移营寨，寻找有水源的开阔地带扎营。此时，城中的宋金刚却趁机突然发动了攻击，唐军正在乱糟糟地搬着物资，转移营寨，却没有想到要防备此时敌军的攻击，登时大败。

裴寂独自逃了回来，到了晋州才站稳脚跟。在太原城苦等援军的李元吉得知裴寂战败，于是也放弃了太原，带着妻小逃回了长安，太原城就此失陷。皇帝李渊闻讯震怒，唐廷在太原布置了数万军队，粮草可以支撑十年，而且太原还是大唐的龙兴之地，谁能想到就这样说丢就丢了。

短短五个月，唐军节节败退，从太原一路败退到了晋州。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陕北的梁师都又集结大军，还联合了突厥千余骑兵再次进犯延州（延安）。虽然延州总管段德操设计再次将梁师都击退，但是那边的探子报告说，突厥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据称，在梁师都的游说下，突厥将联合它的仆从势力，在整个北方边境展开攻势。陕西方向，有突厥部大军联合梁师都南下；处罗可汗将亲自攻打晋州，占据河东；处罗可汗的弟弟突利可汗则联合东北的契丹人、奚人攻打幽燕地区；而夏王窦建德则从河北出发，与处罗可汗会师于晋州、绛州一带，几路大军将一起把唐朝统一天下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也是上天眷顾李唐，这个计划制订不久，突厥的处罗可汗就病逝了，突利可汗即位。为了稳固内部，这个全面南侵的计划暂时没有实施。

虽然计划不实施，但是唐廷也绝对要和突厥做一个切割了，朝中与突厥有关的内部势力，唐皇也决心加以整顿。而作为突厥与唐廷的联络人，刘文静虽是太原起兵的谋划功臣，但还是成为需要排除出“核心圈子”的对象。

而刘文静自己的意志也逐渐消沉下去，甚至变得喜怒无常起来，酒醉之后，甚至还拔刀砍自己家里的柱子。

多事之秋，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关东的战局也更加糜烂。

驻守黎阳的李世勣归顺唐廷后，河北、河南相当一大片地区也跟着投靠唐朝。淮安王李神通作为一方统帅，掌握着这片与长安之间隔着王世充势力的“飞地”。这片区域还受着河北的夏王窦建德的直接威胁。619年九月，窦建德率军进攻相州，李神通大败，逃到了李世勣驻守的黎阳。而窦建德的军队也跟着围住了黎阳，一顿猛攻之后，黎阳连同黎阳仓也被窦建德攻陷，李神通、李世勣以及魏徵等人全都成了窦建德的俘虏。最后，河北、河南归顺唐朝的州郡全都被窦建德、王世充夺走，唐朝损失惨重。只有李世勣后来带着几十骑勉强从窦建德那里逃回了长安。

正当河东的战局乌云密布之际，刘文静家里一个不得宠的小妾忽然向唐朝官府告发，说刘文静谋反。原因就是刘文静在家里聚集了一帮人，在半夜里披着头发，拿着刀，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经过官府调查，刘文静声称，这是他因家中闹妖怪，所以招了道士来驱除邪祟，在半夜那些人神神叨叨做的，是驱邪仪式。

然而，却没有人相信刘文静真的是如此了。半夜里他们干的事情，只有天知道。当初江都的“骁果军”密谋杀隋炀帝以及大臣们，所作所为还在眼前，谁能保证刘文静干的不是和他们同样的事？

619年十月，宋金刚攻陷涪州、龙门等地，裴寂于是下令坚壁清野抵抗宋金刚。但是，由于裴寂处置不当，惹怒了当地的百姓，导致河东民变四起，当地人吕崇茂等势力造反作乱，打败了裴寂，并举兵响应刘武周势力。裴寂转眼也在四面楚歌中到处碰壁，逃回了长安。此时的河东，唐朝只能控制西南黄河岸边的小小一隅之地。唐皇李渊大惊，河东、河南、河北的关东领土眼看着全都没了，让人既惧怕又心痛，他甚至还颁下手诏，打算放弃整个河东，躲避敌军锋芒，集中力量紧守关西地区。

而刘文静也再无复起之望了。他的作用就是结好突厥，但是唐廷与突厥的外交失败、河东溃败，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朝野的怒火。在裴寂的建议下，原本就对刘文静猜忌很深的唐皇李渊决心处死他，下诏抄没他一家的家产。

临刑之时，刘文静抚膺长叹道：“飞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说完之后，他走上刑场赴死。

刘文静的死，对于李世民来说既是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左膀右臂，却又是一个转机。就在唐廷要放弃河东，缩回关西之际，秦王李世民上表请战。

李渊与李世民终究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就算李渊登上了皇位，要使一些帝王心术来驾驭朝中群臣，但终究还是不忍心继续猜疑自己的亲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一月，李渊终于起用李世民为统帅，拨出关中精兵三万，连同秦王本部兵马，再一次向着河东进发。

来自友商刘武周的友善

619年十一月的隆冬，李世民率军越过冰封的黄河，经由龙门到达河东，踏入了这片已经成为战场的故土。此时的河东，已经几乎全部被刘武周占领，只剩下绛州孤零零地坚守着。宋金刚军一路势如破竹，而唐军的士气则降到了低谷。

面对来势汹汹的“定杨军”，李世民延续了他在陇西战场上的策略，决定避其锋芒，坚守要塞，消磨“定杨军”的士气和心态。如今的局面，虽然看上去对于唐军来说几乎已经是死局，但是李世民站在整个战场形势的高度审视之后，从中看到了转机。

“定杨军”真的如此势不可当吗？乍一看，“定杨军”联合突厥，利用骑兵优势，短短几个月席卷河东，从雁门一直打到晋阳，唐军望风披靡。但是，这次惨败的原因，三分是因为唐军猝不及防，三分是因为唐军指挥不当，而敌军强大倒不是主要原因。更何况，仗打到现在，刘武周并没有见好就收，结果把战线从太原一直拖到绛州，补给线长达四百多里。李世民凭借战场上的经验敢打包票，“定杨军”此时内部一定已经出现了运输补给的问题，只是因为一路胜利，让这个问题凸显得并不严重而已。

唐军在河东的统治崩溃了吗？看上去是的，因为“定杨政权”和吕崇茂的民变势力已经占据了唐朝在河东所有的重镇。但是，李世民派出的斥候报告说，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在一些易守难攻的小山寨、小据点中，还有少数忠于大唐的将士仍旧在坚守待援。

而唐朝已经失去河东百姓的民心了吗？确实，裴寂当初坚壁清野，把普通百姓强制搬走，还烧掉他们的存粮，弄得天怒人怨，以至于吕崇茂借机起义，拉出了一大批农民军。其他州郡的百姓们也很轻易地在“定杨军”进驻之后，接受了刘武周的统治。但是，对于百姓们来说，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大多数百姓，只是为了在战乱之中求个安稳罢了，只要有一个政权，不给他们添堵，不把他们最后的粮食抢光，他们就认定这个政权不错，愿意跟着它混。

简而言之，谁赢了，他们就跟谁。

这一番分析，又坚定了李世民收复河东的信心。他继续进军，到达绛州附近，宋金刚所部就在那里围困着城内的唐军。李世民没有直接进入绛州，而是在绛州西南的柏壁驻守下来。他不喜欢被动地进入敌军准备的战场，要打，就要抓住战场的主动权。如果主动权在敌人那里，那就守在敌军不得不打的地方，让敌人自己乖乖地来到己方准备好“接客”的地方。

柏壁就是“接客”的绝佳场所，它在汾河南岸的一个高地上，居高临下扼守着汾河河谷的通道。同时，它三面都是河沟，另一面是大山，守军可以凭借高崖与河沟轻而易举地防守，当年东西魏对峙时，名将斛律光就屯兵于此。而且，柏壁与绛州城隔水相望，互为犄角，随时都可以相互支援。

其实，李世民虽然想坚守在柏壁，和对面的宋金刚拼军粮，可自己也并没有多少粮食。此番出征十分仓促，出发时就没带多少粮草，而后方关中的粮草也迟迟没有送过来。河东的

州郡仓库里的存粮早就被抄掠一空，眼看唐军还没交战，自己就面临断粮了。李世民没有对后方的补给线抱多大的希望，估计此时后方关中也乱套了，一切只能靠自己。他发布告示，向河东百姓征粮，许诺得胜之后必定偿还。

百姓们听说秦王的大军来了，都安下心来，大量百姓前来柏壁大营，由近及远，献上自己不多的一点儿存粮。献粮的人越来越多，唐军的粮草问题终于解决了。

李世民自己也感慨人心的神奇，百姓是因为什么而支持他的呢？究竟是他和他的家族素来的恩德，还是简单地认为跟着秦王李世民可以打胜仗？又或许，三年前，李渊在这里将投靠之人都封了五品散官之时，就无意间地积累下了和百姓的这份人情，隔着茫茫时光，帮助了三年后的李世民。

唐军吃食无忧之后，就安心地在柏壁坚守下来，休息整备，把士兵们养得壮壮的，把战马喂得胖胖的。

然而，李世民从来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抓取主动权的机会。他派出大量小股部队，潜入宋金刚军的后方，骚扰敌军的补给线。他自己也不歇着，带着亲随出营四处侦察，不放过一点儿可乘之机。

惊险也在侦察过程中出现了。一天，他只带着一个亲卫孤身潜入宋金刚大营附近，观察营中形势。这片高地能把营中士兵们的一举一动看个遍，李世民发现好多士兵走路时已经带点儿摇晃了，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看来宋金刚这边缺粮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这让他很兴奋，所以他和亲兵决定放松一下，在山坡上小睡一觉。看着天空云起云落，李世民睡着了，睡得很香，直到被亲兵急促地摇醒。

“秦王快上马！有敌情！”亲兵低声说道。李世民脑中的弦再一次紧绷，意识到情况严峻，飞快地和亲兵上马，才走出百余步，就被一队“定杨军”追上了。

原来，“定杨军”发现不远处山坡上居然睡了两个人，于是派出一队士兵把整个山坡包围了。幸好山上有条蛇在追逐老鼠，从亲兵的脸上越过，把亲兵惊醒，他一看不对，立刻叫醒了李世民。

追兵在后，李世民不慌不忙，弯弓搭箭，就往后面射去。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李世民一箭就将领头的骁将射下马来。追兵们见领头的骁将中箭落马，于是纷纷退去。李世民这才有惊无险地安然回到大营。

这件事情告诉李世民两点：第一，敌军战意下降了，要不是将校带着，其他普通士卒的士气已经很低落，不然也不会领头的一中箭就撤退了。第二，以后再也不能那么大意了。李二郎啊李二郎，这次大意了吧，以后不能再带一两个护卫就出来了。即使下次还要……起码也得带几十几百个护卫才行吧！

十二月的严冬，唐廷派出的另一路军由李世民的叔叔永安王李孝基率领，从陕州出击攻打夏县的农民军吕崇茂。吕崇茂不是对手，赶紧向绛州城外的宋金刚求救。于是，宋金刚派出了偏将尉迟敬德南下救援。尉迟敬德，也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尉迟恭（本套书为方便阅读，后面统一用尉迟敬德），此时已经是勇猛出名的骁将了。他领兵到达夏县，和城中的吕崇茂内外夹攻，就将李孝基的唐军打得大败，当场俘虏了李孝基和副将唐俭、陕州总

管于筠。

“定杨军”这一仗再次证明了他们的战力，要不是李世民这个水平的名将，恐怕派出再多人也不能抵挡他们的骑兵冲击。

李世民闻讯时已经迟了，李孝基已经被尉迟敬德击败。这场失败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不是李孝基贸然出击，而是与李世民相互稍稍配合一下，都不至于有此惨败。也许李孝基与太子李建成交好，不愿意将战功与秦王李世民分享，真相是否如此已经不得而知了。李世民不能容忍“定杨军”再次耀武扬威，于是派遣殷开山、秦叔宝悄悄出营，埋伏在尉迟敬德回军时必然经过的美良川上。

这一队奇兵杀得尉迟敬德措手不及，美良川上一场激战，“定杨军”被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定杨军”损失两千多人，唐军反败为胜。尉迟敬德被打败后，带着残部连同李孝基这些俘虏退回了大本营。

随后，李世民继续派出偏师，由秦武通率领，清扫南边的反叛州郡。当初河东城（唐朝建立后改名为蒲州）的王行本（尧君素部将）叛乱，投靠洛阳的王世充，这时终于等到了唐军复仇的反攻。

宋金刚又一次派出了尉迟敬德，让他戴罪立功。这次尉迟敬德吃一堑、长一智，把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他偷偷地带着麾下精锐骑兵，来了一个大迂回，先往南，再往西，只求在蒲州打李世民的偏师一个措手不及。

但保密工作做得再好，又能怎样呢？李世民这次看似是在派兵围攻蒲州，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宋金刚的部队引出来。尉迟敬德会如何救，从哪里救，李世民全都算得死死的。这次尉迟敬德还没抵达蒲州，就在半路的安邑遭遇了秦王李世民亲率的三千人早已准备好的伏击。这场伏击之中，尉迟敬德带来的精锐骑兵再次全军覆没。尉迟敬德只靠着一身勇力，左冲右突，和副将寻相二人孤身逃回了宋金刚营中。

说起来，这是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河东战役发生以来的第一次全胜。这场胜仗中，如果没有李世民，谁也打不出这种神仙操作。宋金刚、尉迟敬德直到最终惨败，也未想通自己究竟是如何败的，因为败得实在太不合理了，夏县如今依旧有吕崇茂占据着，还是柏壁大营到安邑战场的必经路线。李世民居然既算准了尉迟敬德保密的行军路线，又奇迹般地带着三千骑兵绕开了夏县的监视，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了安邑，给了“定杨军”迎头痛击。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尉迟敬德手下这来去如风、纵横北地、身经百战的骑兵，居然被李世民的区区三千骑兵给全歼了？！要知道，骑兵的机动力极强，一遇到不测就可以轻松地撤出战场。尉迟敬德也是一代将才，谁知在李世民可怕的战场判断力的指引下，唐军轻骑兵专门挑“定杨”骑兵的薄弱处、要害处打。双方虽然兵力相当，但李世民居然就奇迹一般地把不可一世的“定杨”骑兵给包围歼灭了！

这样的手笔，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执行力，哪怕是古代名将韩信、白起来了，也不一定做得更好。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就在河东的战火中走到了年关将近的时候。这一年是唐廷的多事之秋，几次军事惨败，还有刘文静的死，都让这一年笼罩着层层阴云。好在年底之时，有了美良川、安邑的大胜，让这个年过得稍稍带着希望。此时，从河东战场到长安朝野，都

默默地祈愿着，希望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不再是一个多事之秋。

一曲《秦王破阵乐》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的春天，“定杨军”大将宋金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全面被动当中。

先是蒲州城最终被秦武通攻陷，王行本逃回了王世充那里。而后是唐军四处出击，后方的潞州、浩州、汾州、隰州等地都面临着唐军偏师的全面威胁。宋金刚派出的援兵都被唐军击退，四处疲于奔命。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从太原到宋金刚大营的补给线受到唐军的全面骚扰。到了620年四月，宋金刚的粮道已经被全面切断。唐军甚至已经到达了北方三百多里外的介休附近，并且攻占了介休汾河河谷上的张难堡要塞。宋金刚无法确知，攻占张难堡的唐军是李世民派出的，还是当初李元吉、裴寂做主帅时失散的唐军。但不管怎样，军中粮草已经不足了，再拖下去，他的大军就有崩溃的危险。

然而，无论宋金刚如何派人挑衅，安居在柏壁的李世民始终拒绝出战，坚守不出。

宋金刚征战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猥琐的打法。自己不正面出战，然后放出零星的小部队到处穿插骚扰，像一群赶不走、杀不尽的蟑螂一般。看来对面柏壁大营里的不是李二郎，而是“李二螂”吧！

四月十四日，宋金刚大军的粮草终于耗尽，只得下令撤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宋金刚的背后，潞州有唐将王行敏，浩州有唐将李仲文，隰州有唐将刘弘基，“定杨军”竟然已经身处于包围之中，只有沿着汾河往北，经过霍州、介休回太原这一条路才稍微安全一点儿。宋金刚也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将领，知道撤退时是大军最危险的时候。当初隋炀帝第一次征辽东时，就是在大军撤退中遭遇袭击，几乎全军覆没的。所以，他慎重地安排了断后部队，以偏将寻相为后卫，大军徐徐北撤。

宋金刚的顾虑是对的，李世民的追兵果然来了。

寻相的断后部队到达吕州时，李世民的追兵终于赶上了他们。李世民识破了寻相耍的埋伏、偷袭之类的花招，双方一番恶战，李世民大破寻相。李世民随即下令，全军稍作休整，然后继续追击。

这番胜利来之不易，所以李世民既然已经出击，就要追上宋金刚的主力，让他们全军有来无回。

于是，唐军继续从吕州北上，开始追击。这一追，就追了两百多里。李世民的追击，要的只是一个字：快。粮草和辎重快不起来不要紧，辎重兵慢慢来，主力部队先行。主力部队继续向前，步兵快不起来也不要紧，慢慢走，但是剩下的数千骑兵要以最快速度向前。他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追上宋金刚的主力，然后彻底地把他们打趴下。

李世民继续率军一路北上，到达高壁岭一带的时候，连麾下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将都追怕了。此时，唐军经过一通急行军，辎重队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间是紧赶慢赶的步

兵大队；而最前面的骑兵队则由李世民亲率，带着秦叔宝、程咬金、秦武通、翟长孙等一千骑将，把大部队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因为步兵和辎重的行军速度受限，所以队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大家都是带兵打仗的行家，这种情况能不让人心惊胆战吗？孤军深入、轻敌冒进，这类兵家大忌，李世民全都犯了个遍。但李世民仿佛什么都不管，就是一马当先，骑着他那匹叫作“特勤骠”的名贵战马，蹄声嗒嗒地闷头往前。行军总管刘弘基实在忍不住了，拉住“特勤骠”的缰绳苦劝道：“秦王把敌军打得大败，一路追到这里，已经是大获全胜，功劳已经足够了。如今还要继续深入，还请秦王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而且，士兵们都已经又饿又累，实在不能再往前了，还请秦王先按兵不动，等到后面的粮草和大部队跟上了，再追击也不晚。”

刘弘基说得委婉，只是劝李世民爱惜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在说要爱惜全军将士的性命。如此冒进，万一要是有什么不测，就是全军覆没的危险。

李世民也听出了刘弘基的这一层意思，但丝毫不为所动，回答道：“宋金刚这次被打败，军心涣散，是我们等了一年才有的机会。现在是有些战功，确实来之不易，但我们眼前的这个机会，错失了再想抓住就更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停在这里不走，那他们就会缓过神来，准备防御之策，到时候我们再想打过去就晚了。”顿了顿，他继续说道，“世民竭尽全力，就算这次殉国了也不足惜，哪还会管自己的身体呢？”他豪情满怀，倒是丝毫没有在意此时讲殉国之类的话会不会犯忌讳，策动缰绳，“特勤骠”又载着李世民向前飞驰而去。

将士们虽然确实又饿又累，但见秦王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一样忍饥挨饿，所以大家也都不敢提这件事情。骑兵继续向前，一头钻入了数十里长的雀鼠谷中。

李世民担心的，就是通往介休的这条雀鼠谷。当年他们从太原起兵，攻打霍邑的宋老生时，李世民就曾带着右军走过这条雀鼠谷。几个月前，李仲文也在雀鼠谷中被“定杨军”击败。这条山谷险峻异常，只有鸟雀、獾鼠才能翻上山去，因此而得名。万一宋金刚休整下来，在雀鼠谷阻击，那唐军就会面临严重的威胁。

果然，雀鼠谷已经有了宋金刚安排下的守军。不过，这些守军都是刚刚吃败仗的败兵，士气不高，而且都没想到唐军居然这么快就到了这里，一时完全没有了斗志。李世民麾下的铁骑毫不费力地消灭了他们。前前后后，一整天内，他们在雀鼠谷中遇上了八处守军，都被李世民带领骑兵一一击败，斩杀、俘虏了几万敌军。李世民安排少数将士管着，等待后面大部队来接收，就继续匆匆打马而前。

一天八场战斗，再加上长途行军，到了夜晚休息时，将士们全都累得几乎虚脱。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其他将士们也都一样。全军到处找吃的，搜遍附近，也就只找到一头羊。

一只羊，不能更多了，战马是如今最紧要的东西，更加不能吃。于是，李世民下令，全军上下一起分食这只羊。数千唐军，每人就分享到了一小块羊肉。

但这块羊肉，也许是将士们这辈子吃过最香、最可口的肉了。

咚，咚，咚，鼓声响起，原来是秦王李世民击起了乐器。星空之下，篝火为伴，李世民高声唱起了战歌，歌声嘹亮，激昂而高亢。将士们回想起这天的战绩，想起秦王一马当先，将敌阵瞬间冲垮的场面，豪情壮志不由得再次充盈了他们的胸膛，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应和了起来。原本的饥饿感烟消云散，铿锵有力的战歌声响彻了整个山谷。

多年以后，李世民让人将这首战曲重新填上新词，便成了著名的《秦王破阵乐》。每当这首歌曲奏响，便让人回想起当年的那个乘风破浪的时代，秦王李世民带着数千人狂飙突进，一举破敌。最终，这首歌曲传遍天下，从东瀛岛国到印度天竺，都在传唱着这首曲子。

李世民，代表着马背上无双的世界精神！

第二天，李世民的几千骑兵终于走出了雀鼠谷，抵达了介休城西门外，而宋金刚才刚刚驻扎在这里没多久。

宋金刚在介休城尚有两万士卒，却万万没想到李世民这时已经兵临城下了。此刻宋金刚退无可退，便决心与李世民决一死战。当即出城，在西门外摆开一字长蛇阵，他准备给李世民来个迎头痛击。

李世民在城外休整了一会儿，等后面掉队的士兵们稍稍赶上，便开始组织攻击。李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等人攻阵北，翟长孙、秦武通攻打阵南。战斗打响，宋金刚的战阵快速向前推进，而唐军稍稍向后逐渐退却，渐渐地，“定杨军”与介休城的距离拉大。也就在这时，李世民亲率的精锐骑兵迂回到了“定杨军”后方，猛攻宋金刚的后军。宋金刚全军腹背受敌，于是又兵败如山倒。宋金刚骑马逃走，连介休城也没进，就往太原城而去。

介休城中，就剩下了尉迟敬德、寻相的留守部队。

但李世民还是没有理会介休城，连补给线也不要了，他绕过城池，继续带着身边还能站得起来的骑兵，向着宋金刚追击。占领介休城的任务，则交给后面赶到的略阳郡公李道宗和宇文士及。不久之后，尉迟敬德和寻相便带着介休城和永安城投降了，不过这都是后话。

又追逐了几十里后，李世民的追击部队抵达了张难堡。他们惊奇地发现，大唐的旗帜居然飘扬在这处要塞之上。原来，守将樊伯通、张德政原本是浩州守将，李元吉、裴寂等军败后，就在这里孤独地坚守着。整整一年里，他们击退了前来围攻的“定杨军”，还顺便劫持了几票“定杨军”的运粮队，在骚扰敌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要知道，李世民这支部队已经三四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于是，李世民等人在城堡下高呼守军开门。

但在守军眼中，这队经历过连日血战的骑兵衣衫褴褛，满身血污，完全看不出是谁的军队。

“我是秦王李世民，快让我们进来！”李世民说道。

然而这个几天没有卸甲，脸上全是肮脏的血污与尘土的年轻人，谁也看不出他到底是谁。李世民只好摘下头盔，向城堡内示意自己的身份。

“真的是秦王！”有人认出了李世民的样子，张难堡内登时欢呼雀跃。一年的坚守，终于等到了唐军的援救，而且还是秦王亲自到来。无数守军都高兴得流下泪来，城堡的大门立刻向李世民敞开。

李世民进城之后，看见城中唐军将士喜悦的样子，也很感动。随从这时告诉守将，秦王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于是城中守军赶忙准备起来。但是，张难堡此时也是条件艰苦，他们拿出最好的东西，也只是粗米饭，以及浑浊的酒。但尽管如此，李世民以及随同到来的追击骑兵的将士们，都吃得异常开心。

一顿粟米吃尽，大军继续马不停蹄地北上，这半年来“定杨军”侵占的国土，誓要他们原原本本地吐出来！

宿命中的洛阳

太原城中的刘武周毫无准备地听闻了宋金刚失败的过程，然后被秦王李世民匪夷所思的操作震惊了。这是怎样一场神仙仗？四面开花，千里奔袭，直捣巢穴，一气呵成，面对这种敌人，还怎么打仗？刘武周怕了，于是放弃太原城，带领五百骑兵逃往塞外的突厥部。留在城中的宋金刚还想抵抗一下，就收拢之前溃退回太原的兵马，准备再做最后的挣扎。然而此时，败退的“定杨军”之中已经无人再敢迎战李世民了。宋金刚只得带着百余骑亲兵，也逃亡突厥。据说他们后来由于失去了利用价值，先后被突厥人腰斩处死。突厥趁机吞并了“定杨政权”，占据了“定杨政权”的北方四郡。

太原城，在李世民抵达城下后，顺理成章地投降了。李世民得到了守军与百姓的热烈欢迎，就差拉一块横幅，上书“欢迎殿下莅临忠诚无比的太原城”了。至此，李唐当初在河东的失地，终于全部收复。考虑到突厥强盛，目前还不是硬拼的时候，唐军也就不再继续北上。

李世民也已经在战火中不断得到淬炼，脱去了刚刚掌兵时的青涩与稚嫩，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才将领。士兵们也已经认定，跟着秦王打，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与风险，最终都可以化险为夷。

李世民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让将士们愿意跟着他，一起创造历史。

此时的秦王府，已经人才济济。虽然经历了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文静事件的阴霾，但秦王府的人才不降反增。秦王府的人才已经能拖出一条长长的名单来，里面全是可以震慑一方的重要人物。

这些英才来自四方，像刘弘基、殷开山、长孙无忌，是太原起兵时的原从将领；段志玄、丘行恭，是李世民从太原打到长安一路上接纳的义军领袖；房玄龄、杜如晦，是李世民政下长安后投奔过来的高级人才；屈突通、萧瑀、宇文士及，是归降唐朝的前隋官员；褚遂良、翟长孙，是李世民平定薛举、薛仁杲时得到的人才。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才全都在秦王府、陕东道行台任职，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性情喜好、人际关系圈。按照历史长河里，权力场上抱团扎堆的恶习，这些人才会形成一个个小派系，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争夺利益蛋糕。比如，三国时的袁绍，就是因为集团内部派系斗争而被搞得焦头烂额，最终落得失败的下场。

但是，在李世民这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领导下，秦王府中出奇地团结，在面对大事情上，全都紧紧围绕在秦王李世民的周围，尽心尽力地做事。

这不能不说是天才领袖的个人魅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一对搭档，历史上就有“房谋杜断”的美称。房玄龄善于出主意，也就是善于写策划案，把上、中、下策略计划得妥妥帖帖；杜如晦则善于对策略作出判断，房玄龄做再多的方案，杜如晦也能根据实际，向李世民给出方向性的建议。他们一个做了秦王府记室，一个做了兵曹参军，都在李世民的决策核心层发挥着重要作用。而

且，房玄龄本身还是关东大族之后，腕子大、人脉广，所以还向李世民推荐了更多的人才。李唐皇室是关陇门阀，在前随时结交的也是以关陇人为主，房玄龄这个“人才引荐大师”就大大拓宽了李世民的朋友圈。而且，在以上河东战事以来，越来越多的关东人加入了李世民的小团队。其中就有当年魏政权李密的旧部，如李世勣、秦叔宝、程咬金、尤俊达，还有刘武周的部将尉迟敬德等，都投奔李世民麾下，秦王府顿时实力大增。

这个团队，既有文臣又有武将，还有很多人文武兼备。毫不谦虚地说，这是一个可以征战天下的超强“天团”，和当年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的团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关键李世民还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比如，尉迟敬德，前脚还在跟唐军杀得昏天黑地，后脚就降了唐，李世民立刻委以重任，让他带领李世民的精锐骑兵。这事连之前同样大战一场然后投降的屈突通都看不下去，劝说李世民要小心尉迟敬德。但李世民一边感谢了屈突通的忠心提醒，另一边对尉迟敬德还是照用不误。事实也证明，在李世民的信任之下，尉迟敬德死心塌地地报效李世民，而且真的在后来起了大作用，几次在关键时刻救了李世民的命。

这就是李世民，这个“天选之子”的魄力。

所以，当李世民在河东取得大胜，收复河东全境，班师回到长安的时候，唐廷内部的局势渐渐变得微妙起来。秦王的势力越来越壮大，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而太子李建成，一直留守长安，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虽然手下也有一批人，但同秦王府的人才比起来可差得远了。秦王李世民会不会成为威胁太子地位之人？这一点谁也没有把握回答。一道深深的沟壑，逐渐产生在李建成、李世民这两个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之间。

而唐皇李渊也感受到了威胁。自古以来，王朝建国的过程中，功臣集团的势力都始终是皇帝权力的一个威胁。比如，韩信再强，到了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就立刻变成了帝国安全的威胁。李世民是唐帝国的头号功臣，此时已经收拢了各方人才，还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如果李世民不是李渊的亲儿子的话，那就真成了帝国政局稳定的心腹大患了。

但是，就算李世民是皇帝的亲生儿子，对于皇帝来说就不是一个威胁了吗？

这个问题，没有人敢深入地往下想。权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无底洞，会将正常的人性吞噬进去，也会将原本充满温情的父子人伦腐蚀得腥臭不堪。翻遍史书，子弑父、弟弑兄的人伦惨剧还少吗？唐皇李渊虽然极爱自己的子女，但当他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便成为政治人，不得不去衡量权力关系，用帝王心术来驾驭自己的臣子与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亲生骨肉。

李世民的这场凯旋，被唐廷轻描淡写地揭过了，他只是被加封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也没有太多额外的封赏。因为皇帝自己也拿捏不准如何来处理他与李世民的的关系。从亲情上来说，李世民是他的骄傲，那股英武之气，像极了李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时候；但从权力上来说，李世民又是李渊的威胁。作为皇帝，李渊不得不猜忌秦王李世民这位手握军事大权的功臣，提防他权势过大，威胁皇帝的权力。

不过此时，还不是一心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的夏天，唐廷与洛阳王世充的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郑国公王世充先是通过政变控制了洛阳隋廷，然后又打败了“魏公”李密，一时风头无两。皇泰主封王世充为太尉，也就是李密以前在隋廷的官位。王世充把持朝政后，最初是做了

一番大事的，贴出布告，收揽人才，还亲自到审判庭去坐堂断案。但是，没过多久王世充就受不了了，找了各种理由不再去升堂。

王世充是个枭雄，极善于笼络人心。大败李密之后，原来李密控制的大片州县都被王世充收拢了过来。但是，这种笼络往往会暴露出他的虚伪一面，秦叔宝、程咬金等将领也是因为不满王世充的言行，才在阵前光明正大地向王世充告别，转而投靠了唐军。

随着王世充权力的增长，欲望也在不断地膨胀着，他开始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位置。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三月，王世充被封为相国。但是，他还不满足，让他的爪牙段达、云定兴（他在雁门之围时出现过）制造出谶语和祥瑞来，为王世充进一步称帝铺路。同时，段达、云定兴还有其他洛阳朝廷中的大臣们，也都纷纷上表，劝说皇泰主禅位给王世充。

洛阳的紫微宫里，年轻的皇泰主杨侗面对着劝说他逊位让贤的臣子们，空有一腔怒火却无处发泄。面前的这些臣子，都是从开皇、大业年间就侍奉隋朝天子的老臣，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又是他们在亲手将隋朝最后的朝廷挖坑埋葬。他想起了当时元文都的遗言，泪水不禁沾湿了衣裳。

隋朝的忠臣们早已死在了贼人的刀下，如今朝堂上这些衣冠楚楚的公卿们，没有一个愿意做帝国最后的殉葬者。

所以，当王世充假惺惺地向皇泰主许诺说：“如今天下未定，需要有个年富力强的君主来主持一切，等到天下相安无事了，就会恢复皇泰主的统治。”皇泰主也便妥协了。据说王世充发誓一定会遵守这个盟约，等到一切大功告成了，绝不违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皇泰主要是还想活着，那就只有答应了。

619年四月，王世充接受皇泰主禅让，自立为帝，年号开明，国号为郑。

但是，前隋在朝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王世充称帝一个月后，朝中的隋朝遗臣谋划进行一场政变，李密的旧臣裴仁基、裴行俨以及老臣宇文儒童等几十人谋划商议，想要刺杀王世充。结果被王世充提前知道，几十人都被灭族。对于朝中潜藏的反对力量，王世充采取了坚决而又血腥的镇压政策，对一切可能反对或威胁他统治的臣子，都毫不犹豫地除掉。皇泰主杨侗，也在不久之后被王世充秘密地鸩杀。

在王世充严酷的刑罚下，洛阳城陷入了一片恐怖之中。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唐朝平定河东之后，中原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王世充的郑国在天下当中，疆域覆盖了齐鲁、河南、江淮、襄樊的广大地区；李唐则控制了关西、河东、巴蜀；夏王窦建德则占领了河北地区，并在不久以后称帝，同样声势浩大。

这样鼎足而立的局势下，唐廷选择了先攻打洛阳的王世充。这就是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洛阳的缘起。又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在中原这张画卷之上徐徐展开。

第八章

收取关山五十州

——这就是“天策上将”

郑国不可小觑

从河东战事结束，到准备讨伐洛阳，唐军只是休整了短短一个多月。这当然也是因为王世充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以来，就不停地蚕食着李唐在关东的疆土。但唐廷更看重的是自己与突厥之间的短暂和好带来的绝佳机会。

当初李世民收复河东后，对于刘武周的后台突厥，李唐如今依然不能得罪。从李渊到李世民，都清楚李唐目前最重要的是重整破碎的河山，而对突厥，现阶段则还是要笑脸相迎。如今关东的两大势力，窦建德的夏国和王世充的郑国，都与突厥结好。不久之前，突厥还送了王世充两千匹骏马，解决了洛阳骑兵短缺的问题。

所以，要稳住突厥，唐廷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当李唐收复河东后，突厥新继位的处罗可汗来到了晋阳，守将李仲文面对突厥大军，只能任由其来去。处罗可汗盘桓了几天，留下了一名特勤，也就是突厥的大将，领数百突厥兵在晋阳，名义上说是帮助李仲文防守，维护唐朝与突厥的攻守同盟，实际上是留下人来监视晋阳的一举一动。而处罗可汗一路北上，沿途在各处关隘与要塞都留下了一些人马。

这个代价真是高昂，李唐的半个河东都沦为了突厥人的“半殖民地”。而换来的，是与突厥之间的暂时和平。河东与窦建德的夏国接壤，唐廷又进一步与窦建德修好，防止窦建德与王世充联合。同时，唐廷又册封了幽燕的军阀罗艺为燕王，淮南的农民军领袖杜伏威为吴王，名义上将这些地方势力纳入了唐朝的统治。这一步步操作之下，唐廷终于获得了相对稳定一些的外部环境。因此，唐廷更要把握好这个关键的当口，发兵东征。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刚刚回到长安不久的李世民，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下一段征程。他和弟弟李元吉一正一副，率领众将抵达新安，这里距离洛阳不到八十里，各地调来的五万大军已经在这里汇聚。

而洛阳的郑廷，听闻唐军将至，也动用了倾国之力来对抗。王世充下令，选调郑国境内各州的骁勇来洛阳，以充实防御力量。王世充还派遣他的几个兄弟，镇守在襄阳、虎牢、怀州三个重要据点。洛阳城则是防御的一大重心，王世充命他的几个儿子，分别把守在洛阳的南城、东城、宝城、含嘉仓城、曜仪城各处。而王世充自己则亲自统领精锐的野战力量，准备正面抗击李世民的主力。

王世充的野战力量分为三军：一为“内军”二十八府步兵，以他当年带来的江淮劲卒为主体，由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率领；二为“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是嫡系部队以外从李密军、“骁果军”那里招降得到的其他步兵队伍，由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率领；三为“龙骧”二十八府骑兵，是郑国这些年积攒下的强大骑兵力量，由左辅大将军杨公卿率领。三军一共三万人，虽然人数稍微少于唐军，但都是从郑国军中挑选出的精锐步骑兵，实力着实不可小觑。

对于这个把一代枭雄李密都打败的王世充，李世民不敢轻敌。他先派出了陕州总管罗士信，领前锋部队围攻新安东边的慈涧。王世充闻讯，立刻亲率三万大军顶上，和唐军开始了直接交锋。

之前李世民平薛举、薛仁杲，还有刘武周、宋金刚，都是先坚守不战以消耗对方力量，然后趁敌军力量最弱的时候再猛然展开雷霆一击。这个战法几乎变成了李世民的“三板斧”。但这次对战王世充，李世民要不要照样“祭”出他的“三板斧”呢？对于李世民来说，这不是一个确定的回答，因为他制定怎样的战法，取决于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战局。

而在此次战局中，王世充的郑军是主，唐军是客，如果像以前的“三板斧”那样，那就只有双方耗到天荒地老，等到唐军自己的粮食都没了，郑军依旧可以从自己东部的州县里源源不断地调来军粮。李世民不是墨守成规的将领，自然不会按照以前的“三板斧”对付王世充。

他的成功不是复制、粘贴来的，而是靠举世无双的天才创造出来的。

李世民要更多地了解王世充这个对手，所以他带着一小队轻骑兵深入敌军大本营，观察郑军的营寨情况，以及布防方式，顺便也找一找新的战机。这次他学乖了，不像当初对战宋金刚那样，带着一个亲兵就莽撞地上去，而是带了近十个骑兵，不能更多了，动静一大，反而更容易被郑军发现。

然而，也许是这天出门没有翻黄历，李世民没侦察多久，迎面而来的竟然是同样前来寻找战机的大队郑军。两边人马在小树林里突然打上了照面，都是出乎自己的意料。反应过来之后，郑军赶紧冲了过来，凭借着手下人多，控制住前后两个道口，把唐军包围起来，就要把李世民等人活捉。

狭路相逢勇者胜，此时李世民要退已经来不及了，只有拍马向前，迎头而上！只见他骑在马上，左右驰射，每一发箭，都有一个郑军应声而倒，转眼冲进了郑军的人堆当中。面对李世民汹汹的来势，前方的郑军居然望风而逃。李世民驱动胯下的青骊马，盯着敌军的大将而来，短兵相交，一把将为首的左建威将军燕琪提到了自己的马上。青骊长嘶，有如四蹄猛兽，李世民纵声大喝，一干郑军手持兵刃，竟在阵前为之气夺。李世民拿刀抵着燕琪身上的要害，燕琪手下的郑军投鼠忌器，只得往后退却。李世民带着手下几人，穿过郑军的包围，挟持着燕琪，向着唐军大营奔去。郑军只得远远地跟在后面。

慈涧的唐军大营，罗士信手下将士望见前方沙尘滚滚，依稀可以看见郑军大队人马奔来。最前面的却是几名轻骑，一头窜进营中唐军的射程，向着营门冲来。沙尘覆面，这几个骑在马上的人浑身都是尘土，看不清来者是谁。唐军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准备迎战。

“我乃秦王李世民，快开营门！”李世民见营中唐军认不出自己，竟然要把自己当成敌人打起来，不由得高声叫道，并解开头戴的兜鍪，露出自己的脸来。

营中有认识秦王的，方才明白果真是秦王本人来了，都是大惊，连忙打开营门放李世民进来。李世民等人这才摆脱了追兵，安全地回到营中。

这一次有惊无险的侦察，也让李世民确定了王世充军中的虚实。第二天，齐王李元吉带着五万主力大军抵达了慈涧，准备与郑军决战。

但王世充似乎没有在慈涧决战的意思，见唐军兵势正盛，于是拔营撤回了洛阳。毕竟洛阳城高池深，防守严密，这几年来，杨玄感、李密等无数枭雄都在洛阳城下折戟沉沙。对王世充来说，与其困守慈涧，补给和援助都依赖洛阳，还不如直接坚守洛阳，固守待援，等

待唐军斗志消磨再出击，“以李世民之道，还治李世民之身”。

这是一场名将与名将对决，一边是老谋深算的王世充，一边是年少天才的李世民，双方还没有正面交锋，仍旧只是轻飘飘地打了几个来回，但彼此都确认了对方的实力。

见王世充一步步稳如泰山，李世民无法以静制动，那便来个以动制静吧。他与李元吉亲率唐军主力屯驻在洛阳城西北不远的北邙山，筑起一座座连营，封锁洛阳通往外地的各个路口，逐步将洛阳守军压制到城中。而几路偏师则快速地活动起来，大将王君廓直取洛口，占领兴洛仓，切断洛阳的粮道。回洛仓中的存粮虽然已经被搬空，但为了防止它与洛阳互为犄角，于是李世民派怀州总管黄君汉攻占回洛城。同时，不久前在宜阳那边射杀李密的史万宝也在南路出兵，占据了洛阳城南的龙门；从太行发兵而来的刘德威则攻占了黄河以北的河内。唐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将洛阳围得有如铁桶一般。

慈涧之战，洛阳之围

此时的洛阳城中，王世充眼见着包围圈被唐军一点一点编织起来，却没有还手之力。尤其是回洛城，作为洛阳通往黄河的出口极为重要，他几次派人解救，都被黄君汉打退，最终回洛城落入唐军之手。

自李密围城以来，洛阳就一直在缺粮，每天都有人饿死。虽然打败李密后，洛阳城的米粮供应缓和了一些，但运来的粮食仍然不足，百姓都面有菜色，连公卿大臣都要为吃的问题发愁。为今之计，王世充只能指望郑国境内各州县能尽早地前来救援，带来援兵和粮食，否则洛阳久处围城之中，形势只能日益窘迫。

但是，他没想到，唐军刚把洛阳给围起来，周围的州郡便开始像雪崩一般地向李世民投降。先是瓦岗的旧将、洧州的张公瑾，带着城池投降了唐军。然后是邓州本地豪强杀了郑廷派去的官员，全境投降。到了九月，就不再是一个州一个州地来了，王世充任命的显州总管田瓚带着二十五个州投降唐军，直接把洛阳和襄阳的联系给断了。随着史万宝、王君廓一南一北地推进，洛阳以东的河南地区的州县也纷纷投靠了唐军。

没想到看似威武雄壮的郑国，对河南的统治就这样一下就瓦解了。

王世充气得发抖，当初他对各个州县的地方官，不知赏赐了多少钱，也不知怀柔了多少恩德，但临敌之际，这些州县长官的心中竟然没有半点儿感恩之意，直接就投降了唐朝。

直到此时，王世充才慢慢地意识到，当初他以诈术取得政权，又枉顾道义诛杀了皇泰主和正直的朝臣，他所开创的郑国也就打下了不义的烙印，就算给了臣子再多的利益，也依然难以让这些只靠利益维系的臣下遵守“忠义”二字。他有些后悔这么快就篡位为帝了，若是当初留着皇泰主做“吉祥物”，保持着隋朝的名义，也许还能多留住几个臣子的忠心！

当初种下的因，最终得到应有的果，每个人是如此，每个王朝也都是这样。

九月的末尾，王世充收到了滑州行台仆射邴元真被杀的消息，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吃当初种下的苦果。邴元真是李密手下的大叛徒，与王世充勾结已久。邴山之战中，邴元真见李密战败，就立刻带着兴洛仓投降了王世充，瓦岗旧将都恨他恨得牙痒痒。濮州刺史杜才干是李密的旧部，他就带着这一口怒气，假装投降了邴元真。邴元真来到濮州慰问时，杜才干等到邴元真入席落座，就一声令下，几个刀斧手立刻将邴元真抓住。杜才干指着邴元真的鼻子，怒斥他当初背叛李密的罪状，然后将他拖下去砍了。随后，杜才干带领濮州军民向唐军投降，并派人带着邴元真的首级前往黎阳的李密墓，祭奠李密的英灵。

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王世充屯驻在洛阳城西苑的青城宫，与在北邙山下扎起连营的唐军隔着澗水相望。王世充想问一问自己是否还有机会，于是在澗水边望见秦王李世民的仪仗时，高声喊话道：“隋朝亡了之后，你们唐国称帝关中，我们郑国称帝河南，两边相安无事不好吗？何故带兵到我们东边来？”

对面唐军答道：“四海八荒都向往我们大唐的领导，就只有贵方站在天下的对立面，我大唐就为此而来！”

王世充认得说话之人，竟是逆贼宇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心中既好气又好笑，宇文士及这个滑稽小人，是做定了“三姓家奴”了？但王世充有求于唐军，不得不客气地继续回道：“我们两方此时握手言和，罢兵休战，岂不美哉？”

良久，对面只传来宇文士及冰冷的声音：“奉大唐天子诏令来此攻取东都城，没有什么可以谈判和好的可能！”

王世充的求和动议被唐军干脆地拒绝了，两方的和平再无希望。困窘之下，王世充只能寄希望于洛阳的城防了。毕竟这里汇聚了前隋留下的技术精英，还有大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洛阳的商人与工匠。洛阳的城防器械是天下最强的，城头上有最为先进的大型石砲，大砲打出的飞石重达五十斤，一砲能射出两百步。郑军还有一种名叫八弓弩箭的大型弩机，箭矢像车轮的辐轴一样粗，箭簇也粗如一把巨斧，弩机一发，能射出五百步。当初的杨玄感、李密，都是在这些大杀器面前吃了巨亏。

同时，王世充也放下面子，一改当初与河北的夏国之间对立的紧张局势，派出外交使节，向窦建德修好，请求夏国发兵救援。

洛阳持续坚挺在唐军的包围中。

李世民抵达北邙山的连营后，又一次坐不住了。他没有安然地在营中高坐，他要出城，到第一线去查看地形与战况。他年少时曾随父兄来过东都，那时还是隋帝国的全盛之时，东都洛阳城刚刚由宇文恺建造完成，宫殿富丽堂皇，街巷繁华异常，竟然比京师长安更加富庶繁荣一些。而此时，李世民登上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景陵，俯瞰陵下这座庞大的城池时，只见得烟尘四起，街巷破败，与往日的时光判若两然。

但形势不容李世民继续感慨，远处的马蹄声轰响，郑国万余步骑军已经逼近了北魏宣武陵下，将整个山丘团团包围。和以往李世民外出侦察时遭遇的意外不同，这次郑军的突袭显然是早有准备，是一次有指挥、有预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王世充是怎么知道李世民在这里的？也许是因为这几个月来，原本在河东战役中投降的刘武周旧部，如寻相等将领纷纷叛逃，是他们将李世民的这个习惯告知了王世充这一边。郑军找着机会，见魏宣武陵上人头攒动，就认为这是李世民大驾光临，于是全军大规模出动，誓要将唐军主帅生擒活捉。

但是，李世民不惧敌军突袭，洛阳城防坚固，强攻必定有所损伤，他也希望以自己为诱饵，引得郑军出动，在野战的战场上击败敌人。

经历了前几次外出侦察的险情，李世民学乖了，这次他带了五百名骑兵随行。但五百人在万余人面前，也依然犹如一叶小舟面临大江大河，优劣形势明显。李世民紧急之下，当即下令，五百骑兵列阵于陵上，等待时机。

陵下围着的郑军则发动了攻击，当中一队骑兵，在为首的一员骑将率领下，向着李世民直冲而来。这领头的骑将，便是归顺王世充的李密旧部、别将单雄信，他挺一杆丈余长的马槊，向着李世民的方

“这是秦王，快住手！”随同李世民一起来此的李世勣大叫道。

李世勣、单雄信，当年都是翟让的旧部，翟让死后，他二人又都归于李密，做左右卫大将军，是铁哥们、好兄弟。但此时，他们却分属两个阵营。李世勣虽是呼喝，但是念在以往交情，并没有出手。此时，李世民麾下骑将，近半都出自以前的瓦岗，面对过去的同僚单雄信，一时间踌躇不前。

单雄信听得李世勣连呼，不由错愕地迟疑了一下，但冲势未停。也正是这一个迟疑，李世民身后冲出一员黑甲骑士，挺枪挡住了单雄信的这一击。这黑甲骑士，正是原“定杨军”的降将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跃马而前，一枪刺中单雄信，单雄信中枪坠于马下。面对尉迟敬德的神勇之威，跟随单雄信杀来的郑军骑兵都不敢硬拼，只将单雄信救了回去。

尉迟敬德护着李世民，带着骑兵队借着单雄信等退却的当口，向着郑军重围突入。尉迟敬德等诸将奋勇冲杀之下，竟然杀出一条血路，带着李世民冲到了重围之外。尉迟敬德救下李世民后，见阵中还有一队战友掉了队，陷入了重围，于是又拍马杀入，在敌军阵中进去又出来，如入无人之境。郑军大阵之中，有岭南“骁果军”改编而来的六千“排槊兵”，精锐非凡。“排槊兵”长槊林立，有如枪刺组成的钢铁森林。但尉迟敬德单骑而入，在万军阵中左右躲避，居然避开了“排槊兵”的所有刺击，敌军未能伤及尉迟敬德分毫。只见尉迟敬德左冲右突，随手夺过敌军长槊，折返一刺，就刺中了一个敌军，如此来回，终于将所有战友救出了郑军军阵。

这时，唐军大营中的屈突通见郑军大举出动，于是也带领大兵赶到，终于及时地加入了战场。有了援军相助，唐军士气大振，终于攻破郑军军阵。

转眼之间，郑军尸横遍野，千余人丧生在了战场上。败军退回了青城宫。

而唐军此战擒获了郑军军中勇将陈智略。这陈智略带领岭南“骁果军”从江都宫变开始，先跟随宇文化及，后投李密，再降王世充，此番终于被唐军擒获。而陈智略手下的六千“排槊兵”，也不愿意再跟着王世充在城中挨饿了，都随着主将被唐军俘虏。

唐军大胜而归之后，李世民重赏了尉迟敬德。当初李世民力排众议，毫不怀疑尉迟敬德的忠诚，此时终于得到了尉迟敬德的誓死报效。而李世民也从这次五百人抵御万余人的战斗中，看到了精锐部队的重要性。他从麾下骑兵中选出骁勇善战的一千余人，作为自己的亲军，全军都是黑色铠甲，红色衣袍，号称为“玄甲军”，由秦叔宝、程咬金（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别统领。李世民也靠着这支“玄甲军”，打最难的仗、冲最硬的阵，所向无前。

北魏宣武陵一战后，唐军与郑军又进行了几次小的交锋，王世充都吃了亏，逐渐被逼退回了洛阳城中，只能凭借洛河两岸坚固的城墙据守。李世民趁此机会，又派出其他几支军队，由李世勣等人率领，接管了郑州、汴梁一带。到了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十二月，淮北、徐州一带的郑国州县也开始向唐军投降，郑国只剩下了洛阳一座孤城。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元月，李世民、李元吉率军从北邙山转移到了不久前被唐军攻下的青城宫，以这里为大本营，准备对洛阳发起攻击。

但就在唐军准备修筑营盘和防御工事的时候，城中守军趁着唐军立足未稳，大举出击，从

洛阳城西的方诸门一直杀向青城宫。洛阳城西，过去是隋朝皇室的皇家宫苑，里面圈养着从各地搜罗来的珍奇异兽。隋炀帝当时修造了合璧、翠微、宿羽、青城等十一座宫殿，青城宫是防御最为牢固的一座。洛阳这几年屡遭围城，原本的禁苑早已荒废，那些移栽来的名贵树木成为城中军民御寒的柴火，那些花了大价钱才安全送来献给皇帝的珍禽异兽也成为洛阳军民用以充饥的食物。郑军穿过西苑荒芜的废墟，在当年曾是皇家马厩的院落边，依靠马坊的院墙和沟塹列阵防御。这是郑军的绝地反击，他们在城中已经憋屈了很久，要趁着唐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放手搏一搏！

唐军仓促应敌，军中出现了一阵慌乱，唐军诸将也面露惧色。按照唐军以往胜利的经验，对于这种来势汹汹的敌人，最好能避其锋芒，坚守不出，等到他们锐气丧尽之时再出击。但是，李世民并没有被敌军的阵势给吓住，他没有到青城宫的主阵，而是留在澱水对岸的北邙山。他领着诸将再次登上魏宣武陵，眺望整片战场，明白胜败在此一举了，就对诸将说道：“各位，敌军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时倾巢而出，只是为了寻求决战，赌这么一把。我们今天就遂了他们的心愿，把他们全面击破，把他们打得再也爬不起来！”命令诸将准备决战。

诸将安静地听着主帅的命令，他们相信李世民的判断，因为他的每次判断都能带着唐军走向胜利。

“屈突将军，率五千人渡河，迎击郑军！”李世民下令道。屈突通是李世民素来信赖的老将，将正面交战的艰巨任务交给他，李世民放心。屈突通得令后，李世民又嘱咐道：“两军交锋之后，屈突将军就放烟为号。”

号令声中，屈突通带着五千兵士渡过澱水，与青城宫的唐军合兵一处，开始向着西苑马厩的郑军发动了猛攻。两军战况激烈，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郑军看起来丝毫没有受到城中缺粮的影响，竟爆发出极大的战斗力。

北邙山下，李世民和他的“玄甲军”已经披上坚甲，全都紧紧地盯着杀声传来的方向。终于，几缕长烟飘向天空，屈突通终于发来了信号。李世民振奋地跃上青骊马背：“儿郎们，跟我走！”一声呼喝，李世民亲率“玄甲军”自南而下，与屈突通合兵一处，冲向郑军大阵。

王世充也是一代名将，领兵的手段不是浪得虚名。李世民与屈突通两军夹击，郑军丝毫不见乱象，竟生生地顶住了唐军的合击。李世民的“玄甲骑兵”冲入郑军阵中，却发现大阵之内，王世充的数千“内军”正严阵以待，长槊尖锐的枪头泛着杀意刺骨的寒芒。郑军的长槊与长枪，正是抵御骑兵冲锋的利器，此时王世充的“内军”结成紧密的战阵，“玄甲骑兵”冲杀起来倒是颇为棘手。

敌阵到底是否强大，得冲一冲才知道。李世民号令身边的丘行恭，和他一起带着数十骑冲向敌阵，意欲测一测敌军战阵的深浅。枪刺如林，但“玄甲军”的马铠与骑兵甲也坚固无比。转瞬之间，李世民带着几十骑就冲破了郑军枪阵，从兵阵背后突出。他身先士卒，所过之处，无人能当李世民之神勇，郑军皆望风披靡。

但没想到，李世民冲得太快，与后队拉开了距离，居然一不小心冲到了一处西苑前隋留下的长堤下，被挡住了去路。李世民一回头，才发现自己冲得太快，已经与后队分散了。箭矢如雨，只听得悲嘶几声，李世民胯下的青骊马已经中箭毙亡。

此时，只有骑将丘行恭还没有被冲散，当下回马驰射，将追在前头的几个敌军长槊兵射倒。他百发百中，追兵在震慑之下，一时不敢上前。而后丘行恭下马扶起李世民，将坐骑让给他，自己提着长刀护在马前，时而蹲距闪避，时而跃起杀人，登时将数人斩于刀下。他们一人一骑，奇迹般地杀出了枪阵，与唐军大队会合。

见识了郑军兵阵的深浅，李世民下令唐军骑兵全体披上甲冑，分为数队开始向着郑军冲击。整个战场上杀声震天，一边是屈突通的步兵正面对抗郑军战阵，一边是唐军各路骑兵在郑军侧翼左冲右突。然而，郑军战阵之中的将士们不愧是百战之师，都是经历过洛阳大战、黎阳大战、北邙大战等历次血战的精兵悍将，他们的兵阵几次被唐军骑兵冲散，却仍然殊死相抗，在王世充的指挥下重新结阵迎战。而唐军骑兵也遭遇了起兵以来最顽强的抵抗，骠骑将军段志玄这一队冲入郑军战阵深处，胯下战马被郑军刺倒，结果被当场俘虏，揪着头上的发髻就要被郑军兵士押送回营。所幸段志玄眼疾手快，趁着押送兵不备而逃了回来。

这场血战从早上一直杀到中午，郑军终于又一次被冲垮，露出了败象。唐军趁势发起总攻，将郑军逼得节节败退。

不得不佩服王世充和他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能组织各军徐徐地退入城中，没有让后撤演变为全面溃退。尽管这样，一场血战，唐军还是俘虏和斩杀郑军七千多人。唐军就此完全占领西苑，大军围住了洛阳城的宫城。

窦建德来了怎么办

关东群雄之中，如果说谁能称得上是有德之君的话，那就非夏王窦建德莫属了。

窦建德年轻时，是一个仗义疏财的里长，有着豪侠的名声，重视承诺，爱打抱不平。像后世《水浒传》里的东溪村保正晁盖，窦建德的开局就是从村长开始的，这和李密、李渊这些关陇名门的事业基础不能相比，连在出身上被人看不起的王世充还不如。毕竟王世充也算有些家底，靠着关系做上了江都通守，手下有两三万江淮劲卒；而窦建德一开始只是一个“村干部”，管着村里的两百号“民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窦建德不能成事。乱世当中，英杰顺势而起，当年的汉高祖刘邦，不也是从“村干部”一飞冲天，成为大汉天子吗？

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的东征高句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窦建德也是其中一个，他不愿遵守朝廷征召，去辽东的高句丽战场白白送死，所以和同乡的兄弟们一商量，便杀了县令，到附近的高鸡泊建立山寨，落草为寇。他以侠义之道出名，身边的山寨兄弟和附近的百姓们都发自内心地爱戴他，实力渐渐发展壮大，成为河北附近的一支强大农民武装。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窦建德更是打出了震惊天下的河间之战，将强悍的三万幽州兵，连同右翊卫大将军薛世雄打得惨败。但此时的窦建德势力，依然还只是草台班子，他们并不是很懂得政治规矩，所以窦建德自称为“长乐王”。这个不伦不类的尊号，寓意大概是大家一定要开心的意思，年号就直接取了当年的干支，叫作“丁丑”。

其实，在隋末的农民军当中，河北、河东的农民军对称号的想象力是一个比一个强，上谷郡的王须拔自称“漫天王”，窦建德北面的魏刀儿自称“历山飞”。在后人看来，这样的取名套路颇有些误入三流通俗小说片场的既视感，哪怕这些山寨大王们麾下有几个通点儿文化的地方官员，都不可能取出这样令人汗颜的名字。

但是，击败薛世雄以后，隋朝在河北的统治迅速崩溃，最终河北的州县纷纷向窦建德归降。窦建德这时展现出了他的豪迈气概，对投降的隋朝官员均委以重任，并依靠他们搭建起了对标隋廷的政权架构。

就这样，一个“村办企业”成功升级成了治理体系完备的“大型集团”。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窦建德自称“夏王”，按照五只大鸟降落在树上的祥瑞，改年号为“五凤”，这才有了点儿上台面的政权形式。虽然“夏”这个国号的来由让人摸不着头脑，年号“五凤”也让人联想起过去村花的闺名，但至少窦建德政权已经明白了要通过制造祥瑞来提升政权的合法性。

一个由善良、仁德、侠义的君王统治的政权会是什么样子？窦建德给出了他的回答，夏国的君臣上下都带着刚毅朴实的风格，做事情讲道理，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钩心斗角。连前隋的投降官员，也抛弃了以往官场上的虚伪面貌，改造以后重新做官。随后，窦建德攻占了宇文化及最后盘桓的聊城，并以君臣大义的理由斩杀了宇文化及等主犯。而对于宇文化及掳来、经历过沿途那些“最后的狂欢”的隋炀帝宫人，窦建德也没有贪图她们如花似玉的

美貌，只是任凭她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窦建德自己的生活非常朴素，妻子、儿女的吃穿用度也一如寻常富户的水平，大臣、将士们也因此不敢铺张浪费。此时的夏国，尚未被利益与权斗所腐蚀，境内朝气蓬勃，百姓也得到了奢望已久的安宁。

夏军将士们以出身草莽的农民为主，并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但河北的农民和别的地方不同，他们很多都是当年北齐“怀朔集团”的后代，受过一些军事训练。武德元年建国之后，夏国就击破了盘踞已久的“历山飞”势力，占领河北全境，又收拢了宇文文化及带来的一部分“骁果军”，还拿到了传国玉玺，实力大大增强。但再往北，就是自立为幽州总管的罗艺。此时罗艺已经统率了幽燕地区的州县，占据了旧隋帝国东北部的版图，麾下的军队都是在边疆战场上冲杀过的精锐。而罗艺本人已经上表长安，投靠唐廷，并被唐皇李渊封为燕王，赐姓李氏。窦建德与燕王罗艺打了好几仗，双方互有胜败。

当窦建德收到郑国皇帝王世充的求救信时，窦建德刚刚结束与罗艺的战争，两方暂且罢兵言和。而洛阳那边，李唐已经以全胜之势包围了洛阳，郑国境内则分崩离析。对于如何应对洛阳的战事，夏廷之中出现了争论。

唐廷对夏廷，历来是以结好为主线；夏廷对唐廷，虽然之前夺占了李神通、李世勣占领的黎阳等领地，但是始终也还客客气气的，没有到唐郑之间那样你死我活的态势。窦建德对唐朝将领也十分尊敬，李神通被俘后，窦建德安排他在馆社中善加优待。李世勣被俘后从窦建德处逃跑，返回李唐，窦建德也认为李世勣这样的行为十分忠义，因此不再追击。可以说，唐、夏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反倒是夏国和郑国，长期以来相互侵袭，早就断交，已经好多年没有往来了。

但是，中书侍郎刘彬则认为，如今中原三国鼎足之势下，唐军如果攻破郑国，那夏国也必然唇亡齿寒，不能独自孤守。为今之计，不如解除郑、夏之间的仇怨，出兵援助郑国，两国联手夹击唐军，必然胜利。

而攻破唐军之后又如何呢？刘彬也都想好了：顺势而为，如果郑国可图，那就顺手吞并郑国，彻底在三足鼎立当中占据优势。

窦建德权衡之下，采纳了刘彬的建议。他派遣礼部侍郎李大师出使唐廷，劝说唐军罢兵回朝。同时，他征发大军十万人，渡过黄河，向河南进发。

他的第一战，是占据曹州、定陶一带，自称“宋义王”（名称也很奇葩）的孟海公。窦建德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十一月渡河进攻，到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二月，终于攻陷曹州，俘虏了孟海公。孟海公也顺势而为，投降了窦建德，并积极效力，成为夏军征伐河南的急先锋。两军合兵一处，矛头直指虎牢关。

洛阳城外，李世民正指挥唐军四面八方地包围住小小的洛阳紫微宫城，发起强攻。唐军借助云梯、投石车，日夜不息地攻城，但这座紫微宫城坚固无比，当初的天才建筑师宇文恺设计这座宫城时，就充分考虑到了洛阳的外郭和西苑被攻陷后的危机情形，所以对紫微城的防御花了大心思。

洛阳城处于南北交通线的中央，位置异常重要，但在防御上却有一个硬伤，一条洛水穿城而过，将洛阳城分为南北两半，敌军可以轻松地乘船通过洛水，攻击洛阳城中的每个地方。再加上洛阳外城很宽阔，也就是说洛阳外郭城在防御方面到处都是硬伤。因此设计者

宇文恺将防御的重点集中在了洛水以北、外郭城西北角的紫微宫城。整座紫微城被布下了重重防御。宫城以北，有圆壁城、曜仪城的重重阻隔；宫城以东，有含嘉仓城、东城的屏障；宫城以南，有洛水的天然屏障；宫城以西，还有数座隔城。万一攻城的敌军突破城墙，守军还可以退守下一道城墙进行防御。当初皇泰主杨侗在世时，就将洛阳三万户居民迁入宫城，放弃了外郭城，将军力集中在宫城防御。

唐军强攻了十多天，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攻占紫微城。城中潜伏的唐军细作掀起了多次暴动，也迅速被王世充组织扑灭。此时，唐军已经连续战斗了大半年，将士都疲惫不堪，想要回关中老家。

正当李世民一筹莫展之际，又传来了夏军逼近的消息。

考虑到严峻的形势，行军总管刘弘基等大将都建议唐军班师回朝，暂且休整。

李世民摇头否定道：“如今大唐举兵到此，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东的群雄，平定中原。如今郑国境内的州县都已经望风臣服，王世充只剩下洛阳这一座孤城，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弃之而去？”

如果回去，就意味着这半年打下的一切功败垂成了。

他当下命令全军：“洛阳不攻破，大军就不回师，谁敢再提撤军的事情，定斩不赦！”

但几天之后，来自长安的诏书到了，父皇李渊派来的使节表面上是犒赏劳军，其实私下里是向李世民下达密令，让他班师回朝。

此时，李世民承担着山一样的压力。从中央朝廷到军中，所有人都认为此时是撤军的时候。军中支持继续作战的，只有山东出身的李世勣、王君廓等人。关陇诸将虽然由于李世民的军令不敢明说，但从他们的态度看，也是清一色地主张班师回朝。毕竟关陇是他们的大本营，此次主力没有损失，等到来年养精蓄锐之后，大可以继续出关作战。

怎么办？退军了，虽然无法建立泼天的功业，但是也并不会给李世民的名将声望带来什么损失。当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未能完胜，不也是广为传颂吗？而唐军继续作战，虽然有可能彻底灭掉郑国，击败夏国，但若是失败，则是万劫不复的败局，所有的责任都将由李世民一人承担。

李世民最终决定继续作战。他不是赌徒，在战场上从来不敢以赌博的心态寻求侥幸，之所以决定不撤军，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胜利就在眼前。此时就是灭郑的最佳时机，因为突厥的处罗可汗不久前病死，颉利可汗刚刚继位，突厥王廷不稳，所以暂时停止了对中原的侵袭。强悍的王世充终于被李世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击败，缩在洛阳宫城苟延残喘。此时不灭郑，更待何时？他当即写下奏表，主张洛阳必能攻克。并且，他派了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当面向唐皇李渊解释自己的用意：如今若是班师，那夏国乘机消灭疲惫的郑国，坐收渔翁之利，那么等窦建德坐大，必定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

玄甲大军出虎牢

虎牢关，是洛阳东边的门户，窦建德渡过黄河，要继续往西援救洛阳，就必须经过虎牢关这一天险。正因为虎牢关是天险，易守难攻，王世充也安排了侄子荆王王行本重兵把守。所以，虽然李世勣率领唐军从嵩山一路往东，连商丘、汴梁一带都占据了，虎牢关却依旧还掌握在郑军手中。

终于在这个时候，虎牢关中的将士坚守不下去了，守军中的一个司兵沈悦遣人联系上了驻守在管州的李世勣，说愿意作为内应，接应唐军到来。从敌我形势来看，李世勣判断沈悦应该不是诈降，当即安排王君廓夜袭虎牢关。这天夜晚，沈悦在城中发起暴动，火光照亮了夜空，王君廓于是率领唐军猛攻虎牢，终于攻克了这座雄关。

但是，窦建德也率领夏军已经进入了郑国境内。在夏军号召之下，孟海公、徐圆朗等农民军首领都投靠在夏军麾下，又与郑国徐州行台王世辩（王世充之弟）、滑州行台仆射韩洪的数千人合兵一处，声势越来越壮大，号称有三十万大军。李世勣只有几千唐军，虽然打下了元州、管州、汴梁等州县，但是军力仍然太过弱小，打下的州县也没有被唐朝完全消化，最终这些州县被窦建德率军一一攻占。

面对窦建德的十多万大军，李世勣退守虎牢关。夏军在虎牢关外二十多里的荥阳驻扎，准备攻打虎牢。

几日后，李世勣终于等到了李世民亲自带队赶来的援军，虎牢关守军上下都极为兴奋。但随后李世勣得知了李世民派来援军的数量，原来的振奋之情又大打折扣了。

只有三千五百人。

这三千五百人，虽然是唐军中的精锐，包括了“玄甲骑兵”和其他骁勇之士，但在夏军十余万人面前，还是太少了点儿。

李世勣后来才知道，秦王李世民亲自率军至此，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那时军中，屈突通、萧瑀等人，都建议放弃洛阳之围，退回新安，在那里组成防线。但是，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坚持不解除洛阳的围城。封德彝前往长安向唐皇李渊陈说之后，得到了唐皇的肯定，这也让李世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就此，他下令将唐军分兵两路：一路由齐王李元吉指挥，屈突通、萧瑀等关陇出身的老将辅佐，他们留在洛阳，继续围困王世充。另一路则由李世民亲自率领，统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等关东出身的将领，东出虎牢关，抵挡来犯的夏军。为了防止王世充得知唐军分兵而乘机反攻，李世民故意大张旗鼓地出发，经过北邙山，往巩州方向驰去。洛阳城中的王世充见状，不知李世民卖了什么关子，担心有诈，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反而任由李世民离开。

抵达虎牢关后次日，李世民继续延续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带领五百“玄甲军”出关，查探夏军的情况。由于人们的口口相传，秦王喜欢浪一把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李世民决定将计就计，先挫一挫敌军的锐气。出营的路上，李世民命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带了绝大多数兵力埋伏在了道路两侧。李世民自己则亲率尉迟敬德和两个骑兵扈从，骑了

二十多里路，直驱窦建德的大营。

此时的尉迟敬德，屡次救过李世民的命，已经同李世民有了过命的交情，也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与尉迟敬德并排而行，望着眼前烽烟四起的长空，不由得豪气顿生，纵马言道：“我持着弓矢，敬德将军执槊相随，敌军纵有百万之众，又能奈我们如何！”

尉迟敬德也被激起了血性，笑道：“秦王所言甚是，就算他们百万大军杀来，我护着秦王冲杀过去便是！”

李世民也笑了笑，道：“这样的话就太孟浪了些，我们要是真碰见敌军，走才是上策！”

四人四马有说有笑，一路前去，竟然没有碰见夏军侦察的斥候。李世民心中略微有数，看来窦建德并没有太强的统兵才能，抑或是军中并没有良将，否则怎么会骑到他们营前了，对方居然没有丝毫的觉察？如果是他来领兵，每到一处，第一时间就放出大队斥候时刻侦察，同时安排各营轮流出营值守巡察，把握四周的形势。夏军这几年虽然从草寇升级为正规军，但仍摆脱不了原来的草莽作风。

一直到了夏军营外三里，李世民等人才遇见了一拨夏军游兵，于是开心地像过年见了亲戚，按住马等待对方来叙旧。谁承想这队夏军游兵见了李世民四人，还以为是唐军的小股斥候，见怪不怪地懒得进攻，掉转头就回去了。

李世民身经百战，每次出来都是得到敌军如临大敌般地对待，谁想今日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他拍马而前，朗声道：“我乃秦王也！”抬起弓，就射杀了敌军的一员将领。

夏军大惊，连忙回营通报。李世民就安然地坐在马上等着。不多时，夏军营中冲出了大队骑兵，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看数量竟有五六千人之多。面对追兵，两个扈从都大惊失色，而李世民却只是淡然道：“两位老弟如果惧怕，那就先走在前面，我与敬德来殿后。”他这么一说，两个扈从也不敢多言，四人按住马辔，徐徐而行。

追兵驰骋呼哨，眼看就追及到背后，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一边徐行，一边回头弯弓搭箭，每发一箭，就有一个追兵应声倒下。夏军骑兵见有人被射杀，惊惧地停下放箭。但是，夏军寻常的弓箭，射程远不及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的硬弓强弩，于是只好继续追击。但是，一靠近李世民等人，追在前面的夏军骑兵就又被射落马下。如此再三，李世民射杀了七八人，尉迟敬德射杀了十几人，于是夏军骑兵便逡巡不前，没有人再敢冲在前面，以致越追越落后。李世民怕夏军跟丢了，还不时停下来等一等，引诱他们上前，终于把大队夏军骑兵引入了来时设下的伏击圈。

呼声乍起，早已等在这里的李世勣、秦叔宝、程咬金几人包抄过来。没有防备的夏军登时被“玄甲骑兵”击溃，这五百人的唐军，大败十倍于他们的夏军骑兵。夏军丢下三百多具尸体逃回了大营，殷秋、石瓚两员骁将也被唐军俘虏。

大唐秦王谕河北窦氏：

山东、河北领土，自久以来为我大唐所有，但被足下侵夺，还建立了伪政权。但念在足下俘虏淮安王李神通后以礼相待，并让我大唐公主归国，所以此前大唐也与足下冰释旧怨，相互结好。但足下却反复无常，又与王世充结交。王世充在眼看就要覆灭于我大唐王师之

际，巧言令色劝足下发兵，足下就被引诱，率军来到这里，实在不是什么上策。现今我们前锋交战，大唐轻易击溃了你军，足下应当心怀惭愧才是！因此深盼足下好自考虑，悬崖勒马，若不识大体，执迷不悟，定然会追悔莫及！

大唐秦王

窦建德收到李世民这封并不是很客气的信，显然不会很愉快。他已在河北军民的拥戴下晋位为王，离登基称帝只有一层纱的距离，只是他生性耿直，不在乎称不称帝的虚名，不想学着王世充那样再造几个祥瑞就自号“九五之尊”，但好歹也是一方诸侯，号令群下。在李世民的信中，却是以大唐秦王的名义、自上而下的命令口气，完全否定了夏政权的合法性。难道他们唐国是名门之后，并且有隋帝的禅位，就自以为是正统。而自己不管多受河北百姓的爱戴，只因为他出身农民，就是僭主、伪王吗？窦建德不信这些，他要凭实力说话，下令迫近虎牢关，开始攻城。

但是，虎牢关属天险，在唐军的驻守下固若金汤，夏军连日攻城，都难以攻破。几个月来，战事都不理想，军中的士气一点儿一点儿地低落下去。窦建德发觉自己又一次被李世民套路了，落入了和当年薛仁杲、宋金刚一样的境地。李世民正面固守不战，背地里又派出偏师，骚扰夏军的后方，袭击夏军的粮道。窦建德派大将军张青特在后方保卫粮道，不料却遭到唐将王君廓的轻骑的袭击，张青特不幸被俘。

这时，窦建德的首席军师、国子祭酒凌敬建议，夏军可以绕过虎牢关，北渡黄河，攻占黄河以北的河阳，然后翻过太行山杀入河东，占领汾阳、晋阳，从蒲坂津渡河直取长安。这一计，绕过了唐军主力，还拓展了夏国版图，占据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广大地盘。此举还能直接威胁长安，正好“围魏救赵”，逼得唐军回师自保，这样郑国的重围也就自动解除了。窦建德考虑之下，听从了凌敬的这一计策，准备移师北上。

但是，郑国不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此时，洛阳实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城中已经完全断粮，三升粟米已经炒到了一匹上好丝绢的价格。那些王公贵族们的服饰珍玩，已经像土芥一般地被花掉换成粮食。普通百姓则更苦了，什么树皮、草根、叶子、虫子全都被吃光，最后只能吃土充饥。人在饥饿的时候，土是吃得下的。按照那时洛阳人的食谱，有种美食就以土为主要食材——将浮土在水里筛去杂质，把那些啃不掉、咽不下的石子去掉，然后撒上米屑、谷壳，做成土饼。吃了这东西，肚子里会有一点儿饱腹感，但是人没有营养补充，就会得浮肿病。街巷上、城墙上，有人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久而久之，道路边满是倒地饿死的人。这时候，那些养尊处优、风度翩翩的公卿们也连米糠都吃不上了，不得不吃死去人的肉来维持生命。原本三万户军民，渐渐地就只剩下了不到三千户，每家每户，都有人在不断地饿死。整个洛阳紫微宫城在唐军的围城之下，有如人间地狱一般。

到了这样的地步，洛阳可以说随时都可能陷落。窦建德别说是“围魏救赵”了，可能连河东都没抵达，在半道上的时候，洛阳就已经被攻陷了。王世充派往夏军大营的使者一连串地到来，使者们哭诉着洛阳城中的惨状。王世充的侄儿王琬也在夏军营中日夜哭泣，恳求窦建德援救洛阳，闻者无不动容。窦建德是有着慈悲之心的人，听了自然心怀戚戚。诸将们却劝说窦建德不要过河（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王世充使者重金贿赂之下做到的），窦建德便犹豫起来。

虽然窦建德是个仁厚之君，但毕竟是国君，要权衡利弊。洛阳既然这么惨了，那救了洛阳

能给夏军带来什么好处？为了证明洛阳城中的郑军尚可一战，王世充派遣了骑将杨公卿、单雄信引兵出城，袭击城外的唐军。负责围城的齐王李元吉率军迎击。这时候，郑军终于用鲜血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这些面容饿得浮肿、瘦得脱相的郑军，骑着他们最后坚持没有杀掉的战马，步骑联动，大挫城外的唐军，唐军行军总管卢君谔战死。

然而，郑军也只能靠着这场胜利证明自己战力犹存。虽然取得小胜，但郑军也消耗了自己最后的战斗力，再也无力扩大战果，只能退守城中等待援军。

见窦建德改变了主意，军师凌敬反复劝说，最终演变成了争吵。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也劝说窦建德：“军师的意见是对的，如果还是顿兵在这里，师老兵疲，不知何日才能胜利。”

“你这是妇人之见！”窦建德不屑道，“我这次来，是为了解救郑国于倒悬之急，现在舍弃了他们而攻打别的地方，那不仅是畏战，而且是无信，大丈夫怎能无信！”

虽然这么说，但是窦建德也不得不考虑而今的局势。唐军在虎牢关固守不出，对于两边都不是个办法。战争对于哪一方来说，都不是可以轻易承担的事情，两军必定会有决战的那一天。他派出打探的细作报告说，唐军的马匹草料不够了。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的话，那决战之日就在不久之后。于是，窦建德下令在黄河对岸牧马，把马喂得壮壮的，准备与唐军决战。

凯旋之师克东都

窦建德有间谍，李世民当然也有间谍。从唐军的情报网那里，李世民得知了窦建德已经知道自己军中草料缺乏的消息，于是在河北牧马，准备决战。

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毕竟唐军确实也到了极限，这场倾国之战已经从武德三年的夏天打到武德四年的夏天，接近一年。所以，他先派出一队骑兵渡河，牧马黄河边，引诱窦建德到达李世民准备好的战场。

窦建德果然全军出动，到达牛口，在汜水河畔摆开了大阵。十余万大军北靠黄河，西临汜水，南连鹊山，战阵延绵二十余里，从虎牢关上一眼望去，竟看不到边际。夏军士卒跟着鼓点声昂首前进，密集的鼓声震耳欲聋。李世民麾下的唐军将领都是身经百战之人，但见了这样的阵势，依然不禁惊惧胆寒。

而李世民则只是带着诸将登上虎牢关旁的高丘，眺望前面的夏军大阵。俯瞰良久，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战阵，讲的是协同与配合。对于一军之将来说，实在是劳心费力的事情，因为打仗不是打群架，战阵中每一列、每一队的士兵，都要将他们如臂指使一般的指挥来去。但是，由于号令所限，将领只能通过旗帜、金鼓、传令兵来下达调动命令，所以战阵当中的人越多，命令的传递就越困难。三万人的战阵，几乎已经是将领指挥的极限了。人数再多，就会演变成大兵团作战，由好多个将领分别统领几千几万人，相互配合，各自为战。

虽然眼前的夏军这十几万人的战阵看起来唬人，但是真正打起来会怎样，却是一个谜。他们的前军和后军相距二十里，那前方发生的战况，需要传令兵跑上好几里路，报告给主帅窦建德，然后窦建德再下一个命令，由一群传令兵分别再跑十来里路传话给战阵各方向的夏军。可想而知，战阵的指挥效率会低得吓人。李世民远远观察夏军的状况，也发现这战阵中的夏军全都吵吵嚷嚷、交头接耳，完全不在战斗状态。如此军纪不严、斗志不强的军队，就算号称三十万，延绵二十里，也只不过像一个臃肿而迟钝的巨人，徒有其表而已。如果遇到真正的精锐，必然无法应对。

所以，李世民笃定地对诸将说道：“窦建德的军队看来是没见过真正的敌人，摆出这样的阵势，自以为很牛，所以看轻我们。我现在就和你们打个赌，过了中午，我们必定能够击破他们！”

诸将心下稍安之际，只见远处大阵变动，三百骑兵渡过汜水，在虎牢关外一里处停下列阵。夏军使者骑马奔来虎牢关城下大呼道：“请对面的朋友选几百精锐，来与我们比试比试！”

窦建德如此骄傲自大，那一定要将他的气焰给压下去。李世民当即命令王君廓率领两百长槊兵杀向对面的骑军。槊是步兵对抗骑兵的一大利器，两兵相交，王君廓指挥两百长槊兵用丈余长的马槊抵御住了夏军骑兵的冲击。一番血战，谁也没占到便宜，收拾阵形之后，两队人马各自退回阵中。

忽然，城下又有队骑兵打着郑国旗号冲出阵前，衣甲鲜亮，威武无双。只见当先一将身着华丽的明光铠甲，骑着一匹神骏异常的青骢马。有人认得这是王世充的侄儿王琬，胯下那匹坐骑是当年隋炀帝的爱马，此时在阵前耀武扬威，不由让人惊诧，郑军与夏军果真合兵一处了。此时的夏国，难道已经全部占据了虎牢关以东的地区？如果是这样，那可真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人。

众将看向李世民，此时李世民的神色也有些犹豫，眉头紧锁，看上去似乎也对眼前的局势忧心忡忡。李世民却喷了一声：“阵前这人的马，果真是一匹好马啊！”

没想到李世民皱着眉头原来是因为这个，素知李世民喜爱骏马的尉迟敬德大大咧咧地说道：“这有什么，我这就去为秦王把这匹马取来！”

“那不行，岂可因为一匹马而折损猛士？”李世民道。

“取一匹马而已，不过是探囊取物的事情。我只带两个人，定然可以全身而还！”尉迟敬德不从，还向李世民打了包票。

李世民点头首肯。其实，一匹马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让尉迟敬德施展一下身手，壮一壮唐军的士气。只见尉迟敬德带着两员骑将杀出关来，手提长槊，径直朝着王琬而去。他的神威之下，夏军阵中的军士们竟然都不能抵挡。王琬没有防备，便被尉迟敬德像抓小鸡一般地提了起来。尉迟敬德来去如风，就这样连人带马、干干净净地将王琬和青骢马带了回来，只留下阵前陷入茫然沉思的夏军将士。

唐军鼓噪欢呼，一时间快乐的气氛充盈着整个战场。

看到尉迟敬德阵前立威，诸将建议就在此时出击。但是，李世民摇了摇头，道：“再等等吧。”转头吩咐别将，“在河对岸放牧的马可以带回来了，去通知一下，回来以后，就加入战场。”说完便回去休息了。

仲夏时节的烈日炙烤着战场，夏军大阵中的将士们逐渐酷热难耐，又饥又渴，但军令在上，只能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于是所有人都忍不住坐下休息了。士卒们争着到汜水河边饮水，又产生了不小的混乱。夏军一些军士都已经抱怨起来，说既然唐军不出战，还不如先退回去休息。

李世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眼看过了正午时分，他升堂坐帐，命宇文士及带三百骑兵掠过夏军的战阵西面，向南骑行。他吩咐宇文士及道：“你们经过敌军战阵时，如果敌军不动，那就引兵撤回；如果动了，那就和他们打起来。”宇文士及领命，带着三百骑兵沿着汜水河，在夏军阵前贴脸而过，一路往南。此时，夏军将士们正在排队喝水，见唐军骑兵冲来，一下子乱成一锅粥，有的抄起家伙准备抵抗，有的则四处乱窜，想要寻机溜走。李世民见状，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一声喝令：“玄甲军披甲，全军出战！”士兵们纷纷上来为骑兵将士和战马披上甲胄，准备组成“甲骑具装”，冲锋陷阵。这几十斤的铠甲由于太过沉重，只在临战之际披上，否则一直披挂穿戴着，人和马都会受不了。

但是，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李世民一定要抓住敌军混乱、宇文士及冲杀的时机。李世民等不及骑兵披甲了，此时在河边吃草的牧马也已经赶到，于是他下令大军准备好以后立即全军出击。他首先带着随行的五百亲卫骑兵轻装杀出，骑兵涉水渡过汜水河后，同宇文士

及一起，直扑夏军军阵。

中午时分，夏王窦建德正在帅帐之中接受群臣的朝谒。夏廷的随行大臣，还有战阵中的各路指挥官都在帅帐外向窦建德行礼。之所以要众将朝谒，不是讲究那些流于形式的礼数，而是夏军不得不为之的做法。这个战阵实在是太大了，指挥起来极为困难，而且到了此时，各处都已经出现士卒饥渴疲惫、想要撤退的情况。窦建德不得不把各处的指挥官全都找到帅帐来，既是商议对策，也是统一思想，让他们回去以后各自善加落实。

就在朝谒之时，号角声骤然响了，窦建德惊座而起。他千算万算，谁也没想到，此时唐军居然大举来袭。只见唐军骑兵飞速驰来，渡过汜水，轻易地穿插进了夏军阵中。夏军士卒此刻还在满地坐着避暑、喝水、偷吃干粮，完全没有防备，只能任由唐军闯进了阵地。而指挥官们也都在帅帐开会，前方阵中竟然没有组织起像样的还击。眼看着这几路唐军骑兵左冲右突，有几队还正向着窦建德帅帐而来。“骑兵队上前，顶住唐军！”窦建德大声吼道。

夏军骑兵原本在帅帐之后休息待命，此时得令后，上马迎战。然而，前方眼看着唐军骑兵冲来，群臣纷纷退避到帅帐前，拥挤成一团，骑兵队竟然受阻无法出来。窦建德怒火丛生：“都挤在这里做什么！敌军到来，诸将各司其职，文臣退到后面，让骑兵队出来！”

然而，唐军穿插的速度实在太快，帅帐已经完全暴露在了唐军骑兵的射程当中。不得已之下，窦建德退却到了东边的一处山坡，据坡而守。他们刚上了东坡，唐军骑将窦抗就已经冲到了面前。夏军骑兵纵马迎战，两军激战，终于将窦抗的这一队唐军击退。

指挥部暂时稳定了下来，可是当窦建德在山坡的高处俯瞰自己的军阵时，才发现整个夏军大阵已经乱作一团。他方才下达的命令，此时还在由诸将逐一传递到战阵各处去。然而，军令还没有传到，形势就已经发生变化，那一条命令已经过时了。面对唐军迅捷如风的攻击，夏军有如泥足巨人，深陷在水潭当中，正在以极其缓慢的节奏慢慢应对着。整个十余万人的大军，也在缓缓地崩溃。

东坡之前，窦抗的骑兵队略有受挫。但是，更多的唐军知道夏军指挥部的位置后，从各处赶来。唐军骑兵训练有素，每一队骑兵队的指挥官都遵照主帅李世民的命令，根据战场的变化形势便宜行事。窦抗受挫之后，李世民带领骑兵也抵达了东坡。一声号令，唐军的骑兵队直冲对面的军阵，压着夏军骑兵和步弓手打。“甲骑具装”的淮阳王李道玄也在战场之中，夏军这边箭如雨下，全都扎在了唐军骑兵厚重的铠甲上。“甲骑具装”的唐军不惧箭矢，从东坡的西面穿过，插进中军阵中，又从东面穿出。李道玄下令调转马头，又从中军阵后面插入，再一次对穿到了大阵的西面。

夏军的中军都是窦建德的嫡系部队，战斗意志极强，但在李道玄这队甲骑箭射不入、枪插不进，一次次的冲锋之下，终于绝望地溃散开来。

“道玄出来了！”李世民见李道玄再入再出，全身上下都是夏军射中的箭矢，活像一只刺猬，又脱下兜鍪，露出稚气的面孔来。李世民这位年少的堂弟总喜欢学着李世民一样冲锋陷阵，幸好他的铠甲厚重，才没有受创，然而他胯下的战马虽然披着马铠、戴着马面甲，但是有的箭矢也穿甲而入，已经遍体鳞伤。李世民见状道：“用我的马吧！”于是将自己备用的战马“什伐赤”让给了李道玄。

有了上次洛阳一战的教训，李世民出战时都带着备用的坐骑。

此时，唐军步兵大队和具装骑兵都已经到达战场，领队的唐军诸将按计划插入夏军战阵的每一个地方，整个战场杀声四起，尘埃滚滚，遮天蔽日。

李世民召集附近的骑兵团，找到了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几队骑兵。夏军在东坡的中军已经被击退，散成几个部分各自为战。于是，李世民下令，让队伍把旌旗卷起来，不露出旗色，然后自己带头提枪冲杀进了敌阵，一直穿插进了夏军大阵的深处，再从阵后杀出。

“亮旗帜吧！”李世民道。于是，唐军的大旗一齐展开，赤色的将旗迎风招展。程知节、秦叔宝等将带领骑兵，挥着旗帜在夏军后阵左冲右突。前面还在奋战着的夏军听到喊杀声从后面传来，回头一看，才发现唐军的旗帜已经在阵后飘扬，都以为全军已经战败，一时间再也没有战意，迅速地崩溃了。败兵纷纷四散退走。

败了，终于是败了。

窦建德在唐军的冲锋之下中了一枪，受伤之后，在乱军之中骑着马奔逃到了黄河岸边的牛口渚，想要找船渡河逃回河北。然而，河边的船夫早已经逃走，窦建德没找到船，这时唐军车骑将军白土让、杨武威带兵追来。窦建德只好上马继续奔逃，但他受了伤，越骑越慢，由于失血过多，力气也渐渐消散，控制不住马缰，坠下马来。

白土让追上窦建德，挺枪欲刺。窦建德用了最后的气力呻吟着说道：“别杀我，我乃夏王也，能给你富贵。”

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白土让如果放了他，与他一起回河北，一定能给白土让高官厚禄；二是白土让如果不杀他，而是俘虏他，送给唐廷，那唐廷一定能保白土让一生富贵。

白土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理解，带着窦建德回到虎牢关，献给了秦王李世民。

窦建德虽败，但毕竟是一方诸侯，李世民还是客气地招待了窦建德。这是窦建德第一次与李世民如此近的面对面说话，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四岁，但英姿勃发的样子，让人由衷地赞叹。这一仗，输在这样一个天才的对手面前，窦建德心服口服。

秦王问他：“我大唐讨伐的是王世充，和你有什么相干，为何率军越境，犯我兵锋？”

窦建德苦笑了一下答道：“这次不来，恐怕以后就要劳烦秦王长途跋涉来捉我了。”

这一战，唐军以数千人对战夏军十余万大军，结果夏军全面战败，除了流散的士卒，五万人成建制地投降。

窦建德被唐军以宾客之礼相待，与秦王李世民同进同出，算是报答当日他俘虏淮安王李神通、将军李世勣之后的优待。虽然窦建德不免心想，五万人居然就这么投降了——就算是五万头猪，这不足一万唐军要抓住他们，也不止要花这些时间吧。但是，他此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请李世民能善待这些降卒，善待河北的百姓。

此时，唐军粮草已经捉襟见肘，供养不了这五万人。而且，这五万降兵，人数也已经远远超过虎牢关的唐军了。如果是放在前朝，遇上白起、项羽那样的“大杀神”，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降卒坑杀，但秦王李世民没有这么做，当天就将这五万人遣散了。窦建德跟在李世民身边，看见了这些降卒们听说被遣散后如释重负的眼神，心中百感交集：这些士卒，原本只是安居在河北的普通百姓，只是因为隋末的苛政、战乱，才不得不扔下锄头，抛下故乡，跟随他四处征战。虽然窦建德自己号称是有德之君，但真的是以仁德对待自己的部曲、百姓的吗？也许此时李世民将他们放归乡里，让他们继续安居乐业，才是最好的归宿。

窦建德随着李世民回师洛阳，在洛阳宫城下，以俘虏的身份见到了城楼上的郑国皇帝王世充。二人相见，窦建德心里又是感慨万千：“我窦建德，没想到在今日与兄弟你相逢啊！”原本他们都是各自镇守一方的国君，但是窦建德已经成为阶下囚，而洛阳城中的王世充，也眼看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两人说了几句话后，都不禁相对而泣。

不知此时的窦建德与王世充，究竟谁更自由？

洛阳宫城内，被俘虏的长孙安世被唐军送进城中，见到王世充后，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虎牢关之战的全过程。殿中君臣听罢良久，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夏军此来声势浩大，挟雷霆之力攻虎牢，没想到被李世民用区区数千人给击败，连窦建德都俘虏了。这秦王李世民，究竟是怎样一个神仙人物？

绝望的情绪蔓延在郑廷当中。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洛阳一定是守不住了。郑国三大行台中，滑州行台、徐州行台已经随着窦建德一起落败，而今之计，或许可以带着少数人突围而出，逃亡到最后的襄阳行台。但是，王世充摇了摇头说道：“我军之前指望的，只有夏国的援军，如今窦建德都被俘虏了，就算我们逃出去，也不太有胜利的希望。”

郑廷的众位大臣、战将望着皇帝王世充，陷入了沉默。这个一代枭雄，就算在与李密作战的洛水浮桥惨败、所部全军覆没之际，也依旧斗志昂扬。但是，如今面对城外李世民的唐军，却垂头丧气地丧失了继续战斗的信心。

还能说什么呢？第二天早上，王世充手持国玺，带着太子、群臣，身着白色丧服，领着洛阳仅剩的两千兵马打开城门，缓缓地走到唐军大营门口，正式向李世民投降谢罪。李世民坦然接受了投降，对王世充以礼相待，并允诺会为王世充求情，让他免于一死。

而城中的百姓，早已经凋零殆尽。一将功成万骨枯，唐军创下“一战擒两王”的史诗般的传奇，但传奇的背后，其实是洛阳城中地狱一般的人伦惨剧。不知是出于怜悯、同情还是什么原因，李世民下令唐军入城后不得屠城、抢劫。经历了数月劳苦的唐军将士，也许同样震撼于城中的景象，并没有按照惯例要求纵兵劫掠，放松一下，而是秩序井然地接管城中的市集、官衙。史诗般的洛阳与虎牢之战终于落下帷幕，这座被围困了长达近一年的大都市，终于向唐帝国敞开了大门。

“天策上将”入长安

战败之后，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与夏国左仆射齐善行带着几百骑兵撤退到了洺州。

夏国此战，十万精锐尽丧，连国主窦建德也被唐军俘获，夏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该何去何从？此时，夏军残兵商议，夏王窦建德的子嗣幼小，不足以抵抗唐军，可以在夏王的养子当中选择一位，立为首脑。

但是，有人又问了，如今夏国缺人缺粮，怎么抵挡唐军？另一方则回答，大不了在河北抓壮丁、搜刮民财，实在挡不住，那大伙儿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继续回高鸡泊做山大王，或者去海边做海盗，到处都有容身的地方。说着说着，众将逐渐没了底气。唐军虎牢大胜，给夏国诸将带来的震撼太大了，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真的可以战胜秦王李世民的唐军，并都默认了落草为寇这个最坏的打算。然而，当初夏王以仁德而受河北百姓爱戴，难道夏国政权要成为河北百姓最讨厌的那种强盗？

这时，左仆射齐善行摇头道：“隋末天下大乱，我等相聚为盗，也只是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夏王如此英武，兵强马壮，却一朝被唐朝易如反掌般地擒获，这实在不是人力所能及，可见天命在大唐那里。现今遭受如此惨败，守也守不住，逃也逃不到哪去。诸位，我说的是这样吗？”

一片沉默，诸将都已经默认了这个事实。

“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输，又何苦再戕害百姓？”齐善行继续道，“不如我等投降唐朝，还百姓一个安宁。”

夏廷的将领、大臣们商议之下，都同意了齐善行的意见。他们搬出府库的财物，全都分给了将士们，对他们说，带上这些钱，不要侵扰百姓，自己回老家过上好日子。将士们守着秩序，一一领到了财物，然后离开。几天之后，夏国全部兵卒都散走了，只留下夏廷的百官们。而城中依旧秩序井然，百姓晏然无事。

对比洛阳的惨状，这也许是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发生的最有人情味的一幕了。

随后，百官自行带着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以及从宇文文化及那里缴获得到的八枚传国玉玺，前隋的各项国宝、礼器，向唐军上表投降。河北夏国全境，以这种温和而平静的方式，终于归入了唐朝的版图。

李世民进入洛阳宫城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派记室房玄龄去中书省、门下省收缴隋廷当年留下的图籍、档案资料。当年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时，萧何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如此。李世民一直惋惜的是，几年前他们攻打长安时，不是他的右路军先入城，而是左路军李渊、李建成本先入城，然后打进皇宫。当时的长史裴寂并没有想到要收集隋朝留下的档案，以至于宝贵的图籍资料在战火中遗失了。

但遗憾的是，洛阳宫的图籍资料早已经被王世充毁去。

李世民不敢入住紫微宫，毕竟这是天子才能住的地方，而是暂时驻扎在城西的闾阖门上，并将战报送往长安，封存府库。按照朝廷法度，郑廷的府库财物应当由朝廷统一处理，但是洛阳城破之后，将士们没有屠城劫掠，终究需要及时犒赏才是。于是，李世民搬出府库的金银丝帛，赏赐给了将士们。

不久，唐廷传来命令，处斩段达、单雄信、杨公卿、张童儿、朱粲、郭善才等十余人。瓦岗旧将单雄信也在处斩的名单当中。单雄信与李世勣誓同生死，与秦叔宝、程知节等人的关系也很好，李世勣反复劝说李世民留下单雄信，说这员将领骁健绝伦，他愿意用自己全部的官爵来赎单雄信的罪。

但单雄信毕竟是失节的将领，当初李密如此优待他，单雄信却直接转头降了王世充。就凭这一点，李世民就不能答应李世勣的请求。洛水之上，这十儿人尽数被斩。

洛阳城中，一处宅第的高门缓缓打开，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走了出来，乘车来到了闾阖门下，秦王李世民正坐镇于此。老者向卫兵请道：“烦请通报秦王，说前隋旧臣苏威求见。”

这个老人，就是当年著名的隋朝宰相苏威，正是在苏威的辅佐下，隋文帝开创了“开皇之治”。隋炀帝年间，苏威被炀帝猜忌，逐渐失势。随着天下大乱，苏威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历经了江都宫变、黎阳大战，然后脱离了宇文文化及，到了李密的手上，不久之后李密战败，又辗转来到洛阳。由于苏威四朝老臣的声望，王世充对他十分尊敬，拜他为太师，成为象征着郑国正统的“吉祥物”。

乱世之中，每个人都有如浮萍一般，身不由己。苏威奉上奏表，说明自己这几年的艰辛，请求大唐朝廷原谅，并念在当初同在隋廷为臣的旧情上，继续对他收容留用。毕竟这几年的颠沛流离，苏威都是随机而处，虽然看见了如此多的罪恶，但都不是他的作为。

苏威等待良久，满以为会得到秦王李世民的接见，谁想到下来的是秦王的一个侍从。侍从向苏威行礼说道：“秦王公务繁忙，就不见苏公了。秦王命我传话给苏公，说苏公是隋室宰相，见朝廷危亡却不能匡扶，使得皇帝被弑、国家沦亡。而苏公自己，见到李密、王世充之辈，却拜服舞蹈，忝列在伪朝之上，甘心为他们做招牌。如今苏公已经老了，身体不好，我朝对此不再追究，苏公也请不要再求见了。”

苏威的脸微微涨红，道：“烦请使者向秦王解释，我当时身不由己，这几年来，也并未做什么有违法度之事……”

“苏公请自重，苏公这几个月来是如何过的，就不必由别人再问了。”

苏威怔怔地望着前面的侍从，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几个月洛阳围城，城中的粮食都已经吃完了，活下来的人，如果不吃死人肉，又该怎么活下去呢？在秦王李世民这里碰了壁之后，苏威又自己到了长安，想要求见唐皇李渊，仍然遭到了拒绝。他已经八十多岁，所有的官爵头衔都是旧朝所封，新朝并无爵禄。此时的他，年老体衰，家财散尽，终于到了困窘的时候，就这样度过了最后的两年，随即去世了。

这个老人，就犹如旧时代的幽灵，与崭新的大唐格格不入。大唐也拒绝了这个苟延残喘的幽灵，不愿意再用他来装点门面。苏威在当年是个能臣，又逢迎了两代隋帝隐忍猜忌、刻薄寡恩的性格，他遵循着自己的“精致利己主义”品格，投皇帝所好，排除异己，将朝政搞

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但如今的新朝，一切都清简刚正，虽然也有种种需要纠正的问题，但是唯独不需要的，就是苏威这样的狐媚之臣。

时代改变得太快了，一不留神，原本炙手可热的弄潮儿，便成为旧时代消散以后的灰烬。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李世民身着黄金铠甲，李元吉以及李世勣等二十四员将领也金甲在身，跟随其后，带领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在锣鼓号角声中凯旋而归，进入了长安城。一同带来的，还有囚车中的郑国国主王世充、夏国国主窦建德，以及从他们这里缴获而来的前隋国宝。长安城中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秦王李世民率领的凯旋之师。

在太庙前，李世民献上了王世充、窦建德二王，并将隋室的仪仗、宝物贡献给祖宗。李渊随后赦免了王世充，这既是由于秦王李世民在前面的承诺，也是因为王世充的篡权是在隋炀帝被弑之后，所以王世充在大节上没有违背与隋炀帝的君臣大义。至于王世充谋害皇泰主的事情，虽无实据，但也脱不了干系，因此皇帝李渊下令将王世充及全家流放蜀地。而夏主窦建德，则因为是农民出身，靠着对抗朝廷才僭越称王，因此李渊下令处死窦建德。于是，窦建德及其妻子被拖到了长安街市上斩首示众。

眼见短短几个月，儿子李世民就扭转了洛阳城外的艰难局面，俘虏两国国主，关东广大地区悉数平定，喜悦之情无以言表。看着李世民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样子，李渊骄傲得就像在看着年轻时的自己。他下令摆下大宴，召集群臣百官一起为李世民接风，让百官一起来膜拜、赞叹自己生养出的这个天之骄子。

李世民创下的功勋，朝廷再怎么赏赐都不为过，李渊甚至嫌过去制度中的官爵、名号都不足以配上李世民的特殊功绩。封王？李世民已经是秦王，是王爵当中最高一级的封号。柱国大将军？过去这个封号还有点儿价值，但隋朝以来“柱国”的名号已经通货膨胀得厉害，如今在长安“上柱国”已经满街跑了，还是不够。考察过去的官爵名称，倒还是以前梁武帝封侯景的“宇宙大将军”，还有北魏孝武帝封尔朱荣的“天柱大将军”这样的封号配得上李世民，不过这“宇宙大将军、天柱大将军”已经不幸被侯景、尔朱荣这些乱臣贼子给搞臭了，总让人有一些不好的联想。思考良久，李渊决定另外给李世民选一个徽号，来旌表自己这个天才儿子的勋德。

不久，李渊下旨，为李世民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天策上将”的爵位在王公之上，甚至高于太子。皇帝是上天之子，而秦王则是上天的马鞭，这个比喻不得不说确实颇为形象。另外，朝廷还为李世民增邑二万户，赐金辂一乘，袞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如此隆重的嘉奖，李世民的收获无以复加。但是，李渊此时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赏赐确实都是很好的，却不是李世民真正想要的。李世民真正想要的，其实只是一笔一画，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而已。

太子。

此时，太子是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出征之时，是太子辅佐着李渊处理政务，李渊也一门心思地把太子建成当成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就算李世民取得如此高的功勋，但李渊依然没有易储的意思。事实上，李渊即使想过易储的问题，最终也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虽然是个慈爱的父亲，想把他认为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心爱的儿子们，但同时作为一国

之君，他也要维护自己的权力。此时，李世民重兵在握，已经是大唐的头号权臣，如果再获得了太子之位，成为帝国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的话，那大臣百官们会听谁的？谁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一个未来还将继承帝位的权臣。

当凯旋的喜悦与欢庆渐渐退散之后，“天策上将”府与太子东宫之间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一边是聚集着如云的猛将、荟萃的群英，一边是皇室的嫡长、社稷的正统，没有一方否认自己想要获得帝国的继承权，宫府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无法调和。

而那一天，当李世民身着黄金甲，接受长安百姓盛大欢迎的时候，远远地有一人，正冷眼看着这一切。

他就是魏徵，这个在我们的故事中多次出现，但全都一闪而过的顶级谋臣。他经历过李密的兴起与失败，又随李密投降唐朝，接着前往黎阳的李世勣那里，协助唐朝接管李世勣的州县，随后不幸被窦建德俘虏，不久之后又成为窦建德的谋臣。魏徵经历过多次大风大雨，但都安全度过。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徵随着唐军来到了洛阳，看见了洛阳城中在围城后那些可怕的景象。这些景象随后成为魏徵每每午夜梦醒的阴影，他不由得对秦王李世民的做法产生了巨大的问号。

如果他李世民是“天选之子”，那为何要让洛阳百姓无辜遭难？为何不制止手下人滥杀无辜？他秦王的功业，就要建立在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之上吗？

出于这些怀疑，魏徵随后叩动了东宫的大门，拜谒了太子李建成，随后受朝廷安排，担任了太子洗马，也就是教授太子政务、文章的官职。此后几年，魏徵也因此进入了大唐中央政权内部权力斗争漩涡的最核心。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是大唐统一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但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又已经悄然开始。

第九章

大壑何由起蜚龙

——河北的至暗时刻

河北的至暗时刻

河北，自魏晋以来，就是一块特殊的地方。几百年来胡人与汉人杂处，渐渐地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民俗。北周灭北齐后，河北更是作为北齐“怀朔集团”的巢穴，长期潜藏着种种不稳定因素。

“真命天子卯金刀。”这句暗语一直在河北的汉化胡人当中悄悄流传。“卯金刀”三字，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刘”字。刘姓乃汉朝国姓，也是匈奴王族的汉姓，它承载了四百年的荣耀。所以，无数河北百姓在战乱之中，都默默地相信这样一句话：“刘氏主吉。”这句谶语又和佛教里弥勒降世的教义混杂在一起，让河北胡汉各族百姓觉得，在最坏的时候，总有一个姓刘的英雄会横空出世，像汉高祖、汉光武、汉昭烈乃至刘渊、刘裕那样，摒除奸凶，开创太平之世。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五月，窦建德的旧部将领，如范愿、董康买、高雅贤等人走到了最为绝望的时候，此时他们不由得真心地相信“刘氏主吉”的预言了。他们经历了至暗时刻，国主窦建德被俘，大多数将领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左仆射齐善行带领大多数部众投降了唐朝，声势煊赫的夏国就这样迅速被唐朝吞并了。

由于当初齐善行在洺州准备投降的时候，将夏国府库中储存的财物全都分给了将士们。唐军进驻洺州之后，为了追回将领们私藏的府库财物，抓了不少原来的夏军将领，还动了大刑，定要拷问出那些财宝的去向。看到旧时同袍战友伤痕累累地被拖出衙门，夏国旧将们全都惊惧不安。

更令河北百姓震惊的是，夏主窦建德被俘送往长安后，竟然被唐朝天子处以极刑，而且还是像寻常贼寇那样在闹市斩首示众，真是屈辱无比。想当初窦建德击败黎阳的唐军，俘虏李神通、李世勣后，一直都是予以优待。谁想唐朝居然恩将仇报，直接就把窦建德给斩了。窦建德对待部下和百姓一直非常仁义，他被唐朝诛杀的消息传来，不仅夏军旧部义愤填膺，河北的百姓也悲痛无比。

说到底，在河北百姓们眼里，从宇文氏的北周到杨氏的隋，以及现在李氏的唐，全都是起源于武川军人集团的关陇势力。这些年，隋朝对待河北都改不了压制的政策，虽然河北大族在朝廷当官的渐渐变多，但河北的百姓还是免不了觉得自己是被一群关陇来的征服者统治着。李唐刚刚平定河北，也免不了以征服者的姿态，派出大量出身关陇的官员们到河北州县当官，这就更触动了河北百姓敏感的神经。

到了七月，朝廷征召窦建德旧部范愿、董康买等将领入朝。朝廷的征召似乎是带着善意的，想要让窦建德旧将们为唐廷所用。但是，有了窦建德被杀的事情，范愿等人首先的反应是惊惧，唐廷似乎图谋不轨，想要把他们骗到长安，然后一网打尽。所以，范愿、董康买等旧将一商量，下定决心要为窦建德报仇！

他们求神问卜之后，神巫也告诉他们“刘氏主吉”的谶语。这就是说，只要找一个刘姓将领为首领，他们的举事定然能成功。

推举谁为主呢？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夏国名将刘雅，于是找到刘雅，邀他入伙。然而，刘雅听罢，摇头婉拒：“如今天下才刚刚安定，我们这些军旅之人已经没什么用处了，我已打

算归老于农桑。起兵之事，我就不参与了。”

其实，刘雅说的也是河北百姓们的心声，乱世之中，人为草芥，就算河北州县官员都是关陇人又怎样，还不是比战乱再起要强。但刘雅这么说，就等于站在了范愿、董康买等人的对立面。他们听罢怒火中烧，又害怕刘雅会将他们的密谋泄露，于是就将刘雅杀害于家中。

那应该找谁来做首领呢？这时，范愿、高雅贤等人想到了当年的夏国汉东郡公刘黑闥。

刘黑闥那时还在家中种菜，但自己的这颗心却不是种菜的心，自己的这条命也不是种菜的命。当他看到范愿、董康买等人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一定在密谋一番大事。

他与窦建德是很早就结识的同乡，刘黑闥家里穷，还没少受到窦建德的接济。但隋末乱起之后，他俩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当窦建德在高鸡泊落草为寇之时，刘黑闥则跟随了邯鄲郝孝德落草，又随着郝孝德投靠“魏公”李密，成为李密帐下的裨将。李密战败后，刘黑闥又跟随李密旧军投降王世充。王世充看重他的武力，因此任命刘黑闥为马军总管，镇守新乡。刘黑闥看不上王世充虚伪奸诈的人格，没多久就投奔了老朋友窦建德。窦建德大喜，任命刘黑闥为将军，封汉东郡公。

虽然与窦建德都来自漳南县，但刘黑闥几乎是窦建德的反面。窦建德仁厚、中正堂堂，刘黑闥却狡诈、诡计多端。在军中，刘黑闥以善于奇谋著称。每次出征，刘黑闥都率一队斥候四处打探，往往就能抓住战机，一举出奇制胜。然而，刘黑闥的奇谋并没能阻止夏军在虎牢关外一溃千里。战败之后，他仓皇逃走，躲回了漳南老家，闭门不出。他平时只是拿着锄头在家里种菜，玩起了“开心农场”的游戏，以此打发时间。

但是，他真的愿意就这样在家里种着菜度过余生吗？刘黑闥空有一身本领，没想过自己会就这样埋没于世。

范愿、董康买是花了一番气力才找到刘黑闥的，一开始他们都没想到，昔年那个飞扬跋扈的刘黑闥将军，现在却是一个满身是土的种菜百姓。刘黑闥听了他们的一番密谋，心中狂喜，没想到风云际会，在此时才把他推上了历史浪潮的浪头之上。他欣然同意共谋起事，杀掉家里的牛，煮肉款待同乡的壮士们。这一个多月来，他早已经暗中在乡里纠结了一个百余人的小团体，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场。

他们在家中歃血为盟，约定生死。然后，在刘黑闥的指挥下，一百余人趁夜闯入了漳南县城，杀掉县官和差役，占据了这座小县城。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权威听闻漳南出现动乱，率兵前来平叛。但是，刘黑闥就带着手下的这百余人，游走在唐军队伍的间隙中，虚虚实实，时而突袭，时而隐蔽，最终奇迹般地以少胜多，将唐军打得落花流水，戴元祥、权威也在战斗中被杀。刘黑闥收集降兵以及他们的军械，队伍壮大到了上千人。

打退了附近的唐军，漳南的形势算是稍稍安定下来。夏军旧部原本四散回了各自的老家，但很多人早已习惯了打仗，无法适应种田营生，听闻刘黑闥起兵，很多人都放下锄头，前往漳南来归附，队伍又扩大到了两千人。刘黑闥在漳南窦建德旧居处建造祭坛，为窦建德设置了灵位，带领夏军旧将们上坛祭奠。刘黑闥对着灵位祷告道：“夏王，黑闥今日重新起兵，把以前的兄弟们聚起来了，大家都来为你报仇！”

河北各处对唐朝不满的不稳定势力见刘黑闥起兵，背后又有“刘氏主吉”的谶言，于是不少州县中的窦建德旧部都杀掉刺史、县令，率领本州县投靠了刘黑闥。同时，虎牢之战后暂时投靠李唐的农民军首领徐圆朗也扣留唐廷派来的大臣，起兵响应刘黑闥。

对刘黑闥的起事，唐廷迅速作出了反应。刘黑闥起兵三天后，唐廷任命原来在窦建德那里做了三年“高级囚徒”的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全面负责讨伐刘黑闥。不久，李神通带领三千关中骑兵赶到冀州，同时征发河北州县的守备兵力，连同燕王罗艺的幽燕兵，共计五万人，讨伐已经发展到了深州的刘黑闥军。而此时，刘黑闥军中只有数千人马。

面对如此悬殊的敌我对比，刘黑闥气定神闲，他已经发现，对面李神通军中人数虽众，其实核心战力不过是三千关中骑兵罢了，其余的数万地方守备兵，数个月前还是夏王麾下的军士。自己虽然兵少，但祭奠了旧领导窦建德后，继承了兴兵复仇、再造夏国的大义，河北军民都心怀同情，对面这些河北守备兵，迟早也都将为他刘黑闥所用。

于是，刘黑闥分出部分兵力，由窦建德旧将高雅贤率领，抵挡从北边来的罗艺幽燕兵；自己则亲率主力，背靠滹沱河大堤，决心背水一战，迎击李神通的唐军主力。战场之上，狂风大作，风沙向着刘黑闥军迎面吹来，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唐军借此有利机会，发动了强攻。两军激战中，刘黑闥军背靠河水，退无可退，而对面的河北地方守备兵看见这些昔日同胞，也无心作战，双方居然打了一个平手。

这时，决定战场形势的情况发生了，狂风忽然改变了风向，吹向了唐军方向。李神通三千关中骑兵原本是唐军主要战力，但是大风刮过，战马被吹迷了眼睛，骑兵阵形登时散乱。刘黑闥趁机带人发起冲锋，乘风反击，李神通因此大败。战场上的河北守备兵见形势逆转，三分之二都倒戈相向，投降了刘黑闥。罗艺的幽燕兵虽然击败了高雅贤，但见到李神通战败，战况不利，也撤出了战场。随后，刘黑闥乘胜进攻罗艺，又一次击败了幽燕兵。罗艺见势不妙，于是率部退回了幽州。

大败李神通率领的唐军，刘黑闥就仿佛开了挂一般，军势大振，横扫河北。短短两个月，刘黑闥迅疾如风，利用李唐在河北立足未稳，河北百姓敌视唐朝政权的时机，迅速攻略河北州县，从河北南部的魏州、贝州，一直打到了北边的长城边塞，军力越来越壮大。到了621年十一月，刘黑闥攻占长城边的定州，李唐元老级的将领李玄通被俘。李玄通被俘后拒绝投降，趁守卫不备，引刀自刺，溃腹而死。

定州与突厥接壤，刘黑闥占领定州之后，得以直接联系上了突厥。李唐最不愿意的情况发生了，突厥与刘黑闥结成了联盟，颉利可汗派出了一支骑兵来援助刘黑闥。

至此，河北局势彻底糜烂。

要不要用秦王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二月，李世勣受命于败军之际，与右卫将军张士贵带领两万人增援河北。这两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中征调的府兵，是李唐的家底。他们一路东进，进驻河北的宗州城。

此时，刘黑闥占领并州后，得知唐军重新进入河北，于是挥军南下，留下燕王罗艺龟缩在幽州城。不过数日，刘黑闥就带领大军到达了宗州城北几十里外的南宫县。

李世勣原本就是绿林豪杰出身，几年来身经百战，已经成长为统领一方的名将。他这两万人，都是在洛阳、虎牢的战火中淬炼出来的老兵了，经得起考验，打得起硬仗。不过，这时的刘黑闥也已经不是当时和李神通对战的那几千人了。李世勣估计他这两万人还不足以战胜刘黑闥，他的战略意图是阻击刘黑闥，让刘黑闥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宗州以北，再经由身后大运河源源不断的补给，最终将刘黑闥的大军拖垮。对此，他留下副手张士贵驻守在宗州城中，自己带领五百骑兵前往南宫县的刘黑闥大营查看敌情。

李世勣也抱着一点寻找战机的想法，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像秦王李世民那样消灭一些刘黑闥的前哨部队，壮一壮唐军的士气。但是，在到达刘黑闥大营前的时候，李世勣放弃了这个想法。李世勣被眼前刘黑闥军的阵势震撼了，只见敌军阵容严谨，杀气腾腾，同时还有大量突厥兵助阵。没想到突厥已经与刘黑闥结成如此深入的合作，刘黑闥也远远不是简单的民变流寇，而是起兵以来最难对付的敌人。

李世勣身经百战，但有一点他很确定，那就是这一仗他打不赢，他麾下的这两万唐军也打不赢，这样的敌人，必须以大唐倾国之力才可以抗衡！他还没有和刘黑闥所部交锋，便撤回了宗州。而且，李世勣连宗州城都没有进入，就与城内的张士贵打好招呼，自己率大军先行撤退，张士贵在城中继续抵抗几天，为大部队安全返回争取时间。

到了洺州城，也就是整个河北的政治中心，李世勣依然没有停下，连洺州城都没有进，就继续往南边的相州撤退。他已经觉察到了洺州城的不对劲，城中的土豪大户早已经与刘黑闥以及窦建德的旧将勾结在一起，秦武通、党仁弘的唐军岌岌可危。李世勣令洺州守军出城，与他们一道撤离。这个时候，李世勣已经不要求胜了，只是希望在局势一溃千里之前，为大唐保留住更多的有生力量。

事实证明，李世勣的判断是正确的。刘黑闥军的战斗力高得远远超乎想象，张士贵在宗州城被围之后，眼看城破，只好轻骑突围而出，往相州而去。李世勣的唐军，由于以步兵为主，走得并不快，很快被刘黑闥率领的骑兵追上。一番激战，唐军的步兵绝望地被刘黑闥的骑兵轻松突袭穿插，五千唐军步兵当场被杀于乱军之中。

只有李世勣和少数一些将领勉强逃了出来。

唐廷在河北的统治，由于操作不当，已经到了要危及整个关东统治的地步。

当初秦王李世民平定河北后，河北军民因为震慑于李世民的强大武德，看不到取胜的希望，所以很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秦王的影响力过于强大，不利于李唐朝局的稳定，更直

白地说，是不利于唐皇李渊统治的稳固。如今秦王已经到了封无可封，只能由李渊自创“天策上将”这一封号的地步，如果功绩再大，李渊就真拿他没有办法了。

其实，秦王尾大不掉的情况已经有了苗头。洛阳平定后，李渊答应自己的宠妃张婕妤要将洛阳城外的数十顷良田赐给她的父亲，还专门写了手敕，作为这些田的不动产权证明。然而，不久张婕妤就来哭诉，说这些田已经被李世民直接拿来赏给刚刚从夏国被救出来的淮安王李神通了。这让李渊十分愤怒——淮安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确实应该赏赐，但是不应由李世民来干。而之前李渊安排贵妃、妃嫔们去洛阳宫里挑选隋室留下的珍宝玩物时，万贵妃私下里向李世民讨要更多的好处，也被李世民无情地拒绝了，说得还很好听：“宝物财货都已经充公，官爵应该授予贤才和功臣。”到了这几十顷田这里，李世民的的标准就改了？变得可以私相授受，供他收买人心了？

李世民曾是李渊最爱的儿子，但权力会让人变味，既改变了李渊，也改变了李世民。李渊曾对好友兼宰相的裴寂发过牢骚：“二郎这孩子长期带兵在外，被身边那些谋臣书生们教了一肚子的权谋，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纯真的孩子了。”

所以，李渊没有用李世民或者李世民的属下来担当治理河北的重任，而是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太子左庶子郑善果。李渊满以为，可以靠玩一把帝王心术，用太子李建成来制衡秦王李世民，就能把朝局稳定下来。然而，李渊却没想到，河北实在太特殊了，一系列操作失误，酿成了刘黑闥之变，让河北彻底走向了李唐帝国的对立面。

想不到这个以往一直在李密、窦建德身边籍籍无名的刘黑闥，竟然成为如此难以对付的敌人。唐廷先后派出李神通、李世勣两波讨伐军，却都在刘黑闥的面前全军覆没。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都说李唐征服天下如此迅速，是因为对手太弱，却很少有人真的明白，实在是因为秦王李世民太强。那些对手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大唐打疼，就被李世民连锅端了。现在刘黑闥造反，秦王不出来了，唐廷就把李世勣这样的王牌名将给搬出来了，可还是在河北折戟沉沙。

其实，刘黑闥刚起兵时，李世民就在河南，但李渊还是选择了派李神通前往讨伐。刘黑闥一路狂飙突进的时候，李世民就在长安待命，但李渊还是没有用他，而是派了李世勣、张士贵；等到十二月，刘黑闥越坐越大的时候，李渊还是没有用李世民，而是派了义安王李孝常来做主将，调遣兵马准备东征。这时，刘黑闥已经收复了原来的夏国全境，在洺州城外祭奠窦建德，然后沿用当时夏王所赐的封号，自称汉东王，收揽原来夏国朝廷的班底，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以前夏廷的所有官员均恢复原职。刘氏政权的官制、行政都沿用原来夏国的方式，但也有着刘黑闥自己的风格，军中将士在刘黑闥的教训之下，狠辣勇决远远超过了原来的夏军。

李孝常正准备开拔之际，在洺州城外战败的秦武通、陈君宾等将领逃回了长安，向李渊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失败的经过。李渊这才意识到，不能再有别的顾虑了，此时刘黑闥已经成为威胁帝国存亡的劲敌，如果因为防止秦王府坐大而选了像义安王李孝常这样的平庸将领做主帅，那只会继续消耗唐廷宝贵的关陇步骑，千里送人头，而将战机拱手送人。

此时，秦王李世民也上表朝廷请求出征。李渊踌躇之下，总算是决定“祭”出大唐的杀手锏，下令由李世民挂帅，李元吉为副，率军前往河北救急。

虽是将重任交给李世民，但唐廷拨给东征军的人力、物力却少得可怜。李世民只带走了很少的一点儿关陇步骑兵，出征河北的兵马，主要还是陕东道大行台自己的那点儿兵马，以及李神通、李世勣的残部，还有绛州总管罗士信、云州总管郭子和的地方部队。连同将领、粮草，朝廷拨付的也很有限，需要陕东道行台自己来解决。一直以来随李世民出征的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屈突通，也坐镇洛阳，主管大军所需的粮草物资。

这当然不是李渊存心要给宝贝儿子使绊子，实在是关中的防务也很紧张。刘黑闥军中出现的大量突厥骑兵表明，刘黑闥与突厥已经结盟，突厥很有可能趁着唐廷对河北的战争胶着之时，南下进攻关中。突厥对于唐朝始终是个肘腋之患，当初洛阳虎牢之战时，突厥处罗可汗就以协防的名义，带了大量突厥兵到晋阳以北的各个州郡驻防，实际上是想侵吞唐朝的河东疆土。后来，这被唐廷坚决制止，并果断地处死私通突厥的晋阳守将李仲文，将突厥赶出了河东，至此唐廷与突厥的关系严重恶化。当此之际，关中兵力不能减少，四处关隘都要小心防备突厥兵与陕北梁师都联合来袭。再加上关中府兵在李神通、李世勣手上折损了不少，所以能拨给李世民的府兵确实不能更多了。之前一直跟随李世民出征的柴绍、窦轨等将领，都被留在了关中驻防。

不管怎么说，李渊自己是不会御驾亲征的。毕竟他之前才和宰相裴寂聊天喝酒时，还晒笑过古代开国君主东征西讨，操劳无比，哪像他老李和老裴这样，安居在都城聊天喝酒，就让手下的儿子们、将领们把天下给拿了。这些话都白纸黑字地让史官记下来了，难道还要让事实来打脸吗？

李渊虽然雄才大略，但“宅男”属性实在根深蒂固，打仗太累人了，要始终吊着一颗心不能松懈，而且好几十天、好几个月都不解甲，全身上下、整个军营也臭烘烘的。既然儿子有能耐，那就让他来做吧，李渊会为他感到骄傲的！

惨烈洺水城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新年，李世民还是在军中度过的。他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征，在武德五年正月渡过黄河，抵达了获嘉县，再往前，就是被刘黑闥占据的河北道了。

李世民的直属兵力以关中府兵和秦王府十八个军府为主，一共两三万人，加上陕东道征调来的其他兵力，合计大约五万人；而刘黑闥的主力是起兵之后历练出的一到两万嫡系步骑兵，加上突厥盟军、其他河北叛军，加起来同样也是五万人左右。可以说，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斗。李世民是军事天才，刘黑闥也是万中无一的“军神”，彼此都不敢等闲视之，两军还没有正面交上手，就已经在暗中较量了起来。

我们来看一看两个“钻石级玩家”是如何对阵的。

获嘉县在河北的最南端，李世民的意图是利用刘黑闥刚刚占据河北南部的卫州、相州之时，拉长对方的补给线，逐渐消磨刘黑闥军的士气。但是，刘黑闥马上洞悉了李世民的意图，主动放弃了卫州和相州，退往北方。唐军随之跟上，在邺城、洺州一带与刘黑闥军对峙。双方彼此克制着，避免主力交战，只是相互叫骂，让斥候互相撕打，一番下来，谁也没有占着便宜。

第一回合，打平。

随后，李世民联络幽州总管罗艺，罗艺于是率军南下，准备与李世民一南一北地夹击刘黑闥。而刘黑闥则将计就计，留下范愿带领一万人在洺州虚张声势，实际上率主力秘密北上，准备先击溃罗艺的幽燕兵，然后再掉头全力还击李世民。而李世民在河北布下的情报网络此时发挥出了作用，马上将刘黑闥军秘密北上的情况汇报给了李世民。此时，唐军尚立足未稳，李世民判断决战的时机并不成熟，还是应当牵制住刘黑闥，慢慢地寻找时机决战。于是，李世民想了一个计策，让部将程名振带了六十面鼓，到洺州城外极速敲击，一时间地动山摇，吓得守将范愿不知所措，急忙向刘黑闥求救。刘黑闥的大军才刚刚没走出太远，估计自己的计策已经被对方识破，只得南下继续对抗李世民的唐军。而对于北边的罗艺，刘黑闥则安排自己的弟弟刘十善、行台张君立率军一万抵抗。由于寡不敌众，最终战败，罗艺的幽燕兵得以继续南下。

第二回合，一开始打平，但由于刘十善、张君立战败，刘黑闥算是略输了一局。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二月，罗艺乘胜收复了北边的定州、深州、廉州、赵州。李世民在这一阶段，通过由主力部队牵制刘黑闥，终于转变了河北危如累卵的局面，将战线自幽州到定州，再到赵州、邢州连成了一线。这第三回合，刘黑闥算是输了，不过他主力未损，又在河北占据主场，所以胜负依旧难以预料。李世民和刘黑闥有如两个绝顶的武林高手，双方都没有真正出手，只是虎踞龙盘，相互试探，等待着借势而动，一击必杀。

而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整盘战局的形势。

洺水县，在洺州城东，四面环水。在这里，刘黑闥军中驍骑李去惑等人占据了洺水县城，

投降了李世民。这对于唐军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占据了洺水县，就如同在刘黑闥战线的腹地打下一颗钢钉。李世民当机立断，令大将王君廓率领骑兵一千五百人，火速赶往洺水城，增援城中的李去惑。

这是一着风险很大的棋，如果成功了，就等于切断了洺水城的补给；但如果失败了，王君廓这一千五百人深入敌后，就有可能有去无回。李世民不是赌徒，他从来不侥幸行事。为了照应王君廓在洺水的防御，李世民开始对刘黑闥发动攻击，以牵制住刘黑闥的主力，为王君廓到洺水后整顿城防赢得宝贵的时间。

但是，这样的牵制没有延续几天，刘黑闥终究是找到了空隙，迅速回军攻打洺水。时间就是胜利，刘黑闥争分夺秒地回师，只想更快地赶到洺水，并且尽早破城。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急躁，而急躁就容易犯错。他还没意识到，不知不觉地，自己已经被李世民推着进入了唐军安排好的战场。在前往洺水城的路上，刘黑闥遭到了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的截击，毫无防备的刘黑闥军在秦叔宝突袭之下最终大败，唐军趁势掩杀，到了天黑才收军。

起兵以来，刘黑闥的本部兵马还是第一次被唐军击败。

但是，刘黑闥终究是刘黑闥，就算吃了败仗，还是立刻收拢军队，迅速赶到洺水城下，指挥军队将洺水城四面包围。洺水城对于刘黑闥军极为重要，所以他发了狠地猛烈攻城。由于洺水城四面环水，于是刘黑闥在城东北的水浅处版筑起了两条甬道，准备穿过水面，建成之后就可以让攻城槌通过甬道，直达城下。

幸好刘黑闥晚抵达十天，让洺水城内的王君廓有了整備城防的喘息之机。就靠着这个时间差，洺水城才得以不像之前唐军在河北的其他城池一样，在刘黑闥军面前迅速被攻陷。但是，李世民率领唐军抵达洺水城时，城中被刘黑闥大军包围，依旧寡不敌众，形势危急。李世民三次组织突击队想要突入城中，增援城防，但都被刘黑闥军击退。面对局势，李世民召集诸将商议，李世勣说得一语中的：若是甬道马上就要建好了，到时通到城下，洺水城就必定守不住了。

这时，绛州总管罗士信站了出来：“末将愿意进入城中，掩护王君廓将军突围。”

权衡之下，为了保全城中千余唐军精骑的性命，李世民同意了。于是，李世民亲自登上洺水城外西南的高地，用旗帜向城内的王君廓发出信号，让他突围。李世民选在城西南发出信号，因此刘黑闥军在城西南加派了兵力。当天，城东北的甬道已经修造得差不多了，王君廓从城北杀出，领着轻骑穿过甬道冲出重围。由于刘黑闥军抽调兵力集中防守城西南，王君廓的突围压力大大减小，而在城外，猛将罗士信已经领着敢死队两百人等在了这里。

这是一场伟大的逆行，罗士信的两百敢死之士掩护着王君廓突围而出，而自己却留在了城中。刘黑闥重新包围了这座县城，而罗士信则留在围城之中，继续坚守。王君廓的突围似乎激怒了刘黑闥，让他不分昼夜地猛攻。甬道修成，刘黑闥军搬来了撞车、巨槌，撼动着洺水城行将崩塌的城墙。

冬天的大雪在寒风中洋洋洒洒地落下，如鹅毛一般漫天飞舞，铁甲冰冷如霜，城头雪花弥漫。李世民几次想继续向城中派兵增援，所以猛攻城外刘黑闥军筑下的阵地，却受阻于大雪，无法涉水入城。八天之后，洺水城终于被攻破了，猛将罗士信被俘，不屈而死。

这一局，刘黑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总算胜出了。同时，明眼人已经发现，刘黑闥虽然获得了洺水城，但是城外的防线已经被李世民的唐军打得千疮百孔，登上洺水城的刘黑闥军，实际上已经到了极限的边缘。

李世民也看准了这一点，在罗士信被俘而死后，他继续率军攻打洺水城。终于，四天之后，刘黑闥迫于压力放弃了洺水城，唐军彻底占据了这一处战略要地。

此时，罗艺的幽燕兵也已经与李世民会合，于是唐军分兵把守洺水的南北两面，做出据守的态势。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李世民终于夺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唐军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他们延续以往的习惯，坚壁不战，同时程名振等将领带着大量小股部队切断了刘黑闥的粮道。刘黑闥从后方的冀州、贝州、沧州、瀛州等地通过水路、陆路运来的粮草，大部分都被唐军劫走。两军对峙之时，李世勣等将领带领小队游走于战场各处，像一群嗜血如命的蚊虫，专门盯着敌军的缝隙下手。高雅贤就在李世民的大军威逼之下被李世勣率军击败，他也在战斗时中枪而死。

就这样在小股摩擦中，李世民与刘黑闥一连对峙了六十余日。刘黑闥毕竟是有才能的名将，六十天来，就算粮草被劫，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意志。李世民一直都有亲自带兵窥探敌营，寻找战机的特殊习惯，这六十日来，他没少带兵出营挑逗，但愣是没有占到半点儿便宜。而刘黑闥这边呢？他看似一筹莫展，实际上已经想好了办法。

入夜之时，右武侯大将军李世勣的军营忽然被喊杀声惊醒，刘黑闥一马当先，向李世勣所部军营发起了攻击。

但是就在这时，早已经预感到刘黑闥将要袭营的李世民出现在了刘黑闥军的后背，趁势向刘黑闥后军发起攻击。

狭路相逢勇者胜，刘黑闥见李世民袭击其后方，连李世勣的军营也不管了，就调转枪头向李世民杀去。河北兵的骁勇善战在此时显现了出来，虽然腹背受敌，但是在刘黑闥沉着应对、集中优势兵力的猛攻之下，李世民带领的这一队骑兵反而被包围了起来。李世民征战多年，也见过像薛举、刘武周这样战斗力爆表的敌军，但刘黑闥似乎更胜一筹，李世民以及他的精锐“玄甲军”又一次陷入了险境。包围圈外，其他唐军拼死想要攻进来解救秦王，但刘黑闥的重步兵战阵实在坚硬，唐军怎么也打不进来。平素算无遗策的李世民也没有预料到刘黑闥的亲卫部队竟然如此战力惊人，难道他李世民就要丧命在此？

危急之时，只听阵外断喝连连，尉迟敬德带领一队彪悍壮士冲进了重围，如“杀神”下界，用血肉冲破了刘黑闥军的枪阵，将李世民救了出来。刘黑闥也见好就收，顺势收兵回营。这一场，虽然刘黑闥没有算到李世民会将计就计地偷袭后方，但是在关键时刻震慑住了李世民的“玄甲军”，最终得到了一个不胜不败的结果。

而在唐军营中，经此一战的李世民已经预感到，刘黑闥更猛烈的攻击即将到来。因为刘黑闥的粮道已被李世民切断，军中缺粮，急于结束战争，势必要在这个时候发起决战。而以河北兵之勇悍，如果强攻唐军大营，唐军是否真的能抵挡还是一个未知数。李世民不得不先做好准备，他派人在洺水上游修起堰塞，拦住来水，并安排人看见刘黑闥军与唐军交战时，就决堰放水。

这个安排竟然是壮士断腕的计谋。唐军与刘黑闥军同在战场，虽然唐军营地已经修在河边

远处的高地上，以防敌军水攻，但是交战当中，势必会有唐军与刘黑闥胶着在一起，那时一旦放水，就会把刘黑闥军和自己人一块给淹了。如果不是刘黑闥真的把李世民给逼急了，李世民绝对不会定下如此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计策。

622年三月二十六日，刘黑闥果然率领麾下最为精锐的两万步骑兵，踩着浅浅的洺水过河，上岸之后，列阵于唐军连营面前。中午吃过饭后，刘黑闥军便对唐军大营发起了攻击，唐军则依靠营门、辎重、寨墙，在营内死守。这时，李世民带领全副武装的“玄甲精骑”杀出营寨，先冲向刘黑闥军的骑兵。全身披挂的唐军骑兵在防御上有优势，终于艰难地击溃了敌军骑兵，随后在刘军步兵军阵当中左冲右突，像在虎牢关外那样反复践踏着河北步兵。但是，刘黑闥指挥若定，率众殊死迎战。李世民亲率的骑兵冒着敌军如雨般的箭矢四处冲锋，他胯下的骏马“拳毛騧”身中九箭，依然西风顾影，驰骋冲杀，却还是没能扩大战果。

李世民望向洺水上游，心中不免焦躁，此时他们已经与刘黑闥军交战，但是按照事前指令，堰塞决堤的大水却迟迟没有到来。殊不知看守堰塞的军士见秦王与刘黑闥军胶着在战场上，谁还敢决堤放水？

战斗从中午一直杀到黄昏，战场激烈万分，天色将晚，依然没能分出胜负。李世民焦急万分，派人前去堰塞传令，命令立刻放水，否则军法从事！

“轰——”大地隆隆作响，让战场上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洺水上游的方向。李世民知道堰塞已经决口，于是下令骑兵撤出战场。而当大水冲到战场前的时候，河北兵士们才意识到洪水到来，这才四散奔逃。大水将战场淹没，连唐军营寨也被淹没了一些。低洼处的洪水已经深达丈余，刘黑闥军终于崩溃，四散奔逃。

洪水退去后，唐军借势出击，大获全胜。这一战，近万人被大水淹死，又有万余刘黑闥军在交战中死亡，刘黑闥军的主力基本上全军覆没。刘黑闥在洪水到来之前，就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和左仆射范愿等两百骑兵偷偷地离开了战场，一路北上投奔突厥。

河北局势终于在李世民三个月的苦战下大获全胜。刘黑闥和他的这支身经百战的河北精锐，也在洺水之战中灰飞烟灭。其实，刘黑闥可以击败唐朝绝大多数名将，甚至也不弱于历史长河上起起伏伏的其他枭雄，可惜他刚刚占领河北，就被更胜一筹的李世民，携带着大唐开创初年蓬勃进发的洪荒之力，给摧枯拉朽般地冲垮了。

刘黑闥波澜再起

李世民率军追亡逐北，平定河北之后，继续挥兵南下，与齐王李元吉和李世勣等诸将一起讨伐河南的徐圆朗。还在行军路上，李世民就受到朝廷的征召，返回长安汇报战况。天子之命不得有违，李世民当即将全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弟弟李元吉，自己快马加鞭地赶回长安。

在长乐宫，唐皇李渊热情地欢迎了得胜归来的李世民，随后李世民向李渊汇报了他对剿灭徐圆朗的战略规划。李渊听后十分满意，让他随即返回军中实施这个战略。但是，心细的李世民已经意识到，他的父皇不希望自己继续建功了。以往李世民每次出征，李渊都放心地将军中大事全权委派给他，从没有让李世民回首都述职。即使在洛阳之战最为一筹莫展之际，李世民也只是派了封德彝回长安向天子面奏军中之事。而此时，对区区一个徐圆朗，天子就要事无巨细地过问，无外乎是一个暗示，要李世民知道，他东征西讨最终都要向朝廷、向天子负责。

李世民动身返回关东，跟在他后面从唐廷发出的，就是朝廷废除山东行台的诏令。

山东行台隶属于李世民的陕东道大行台，在关东战事推进过程中，一直由李世民、李神通一手操持，通过它来管理河北、齐鲁一带的政务。唐廷废除山东行台，转而设置了洺州、幽州、并州等几个大总管府，直属于朝廷，其实就是为了降低李世民在河北地区的影响。这一点，李世民心中自然雪亮。

所以，李世民也渐渐地明白了要避嫌，消除父皇的疑虑。他来到河南后，就不再自己带兵，而是部署李神通、李世勣等将领进攻徐圆朗，连下十余座城池。李世民没有直接指挥兵马，但淮泗地区臣服李唐的杜伏威便心惊胆战，生怕朝廷顺便把自己给讨伐了，于是直接上表朝廷，说愿意入朝，将自己的淮泗领土完全献给唐廷管理。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秋天，李世民回到长安，东征西讨的这五六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军中度过，这次终于有了一段解甲释鞍的日子。皇帝特地为他在长安修造弘义宫，让他好好地放松休闲。但是，李世民并没有真的放松下来，一年前他被封“天策上将”之后，就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收揽贤才，如今一年了，已经运行得卓有成效。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姚思廉、薛收、褚亮、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等卓有名望的文士、鸿儒，都成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时常与他们讲经论道。这不仅满足了李世民在诗歌、经学方面的兴趣，同时也让他结交了不少朝中文臣。以往李世民征战在外，基本的支持者大多都是武将，文官并不多。而文学馆开设之后，许多在朝为官的文臣都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这又让李世民与他们拉近了距离。

李世民原本就在诗文、艺术方面也有过人的天分，此时整天与文学馆的学士们结交在一起，倒是让唐廷之中有些人暗自松了口气。

不过，在李世民大搞文学艺术事业的同时，天下却并没有如他所愿，安宁下来。突厥与唐廷的关系始终在恶化，边境时有摩擦，唐廷只靠着郑元璠等人开展外交战，并利用和亲，让公主远嫁突厥，来略微缓和一下与突厥的关系。同时，在南方的长江流域，由李孝恭、

李靖主导的平定南方战争，也在宏大地开展着。

逃到北方突厥那里的刘黑闥，此时从突厥借得兵马，又招揽故将董康买等人，准备兴兵南下复仇。刘黑闥之前的数万精锐损失殆尽，此时只靠着那点残余部队，以及突厥骑兵作为主要战力，实力已大不如前了。所以，唐廷委任河北道行军总管李道玄为主将，史万宝为副将带兵三万，前去讨伐。

李世民是与刘黑闥交过手的人，比唐廷所有人都知道刘黑闥的厉害。李道玄是李世民的堂弟，只有十九岁，之前一直跟随李世民出征。李世民知道这个堂弟是怎样的一个将领，知道他虽然有着名将的潜质，但是毕竟年轻，很有可能在刘黑闥那样老奸巨猾的对手面前吃亏。李世民也向李渊提过醒，但李渊告诉李世民，他已经手敕给副将史万宝，把军中大事都委付给他。史万宝是战功赫赫的老将，应该不会有事。

话是这么说，但李世民的意見终究引起了李渊的重视，于是又委任齐王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从并州太原出发，准备攻击刘黑闥。但李元吉从河东才刚出发，李道玄就已经与刘黑闥在下博交战，结果唐军惨败，李道玄战死。

李道玄一直以来都把李世民视为偶像。李世民出征时，遇到恶战往往就亲率“玄甲军”冲阵，最终逆转战局，李道玄一直佩服得不得了。虎牢关外，他就学着堂哥李世民的樣子，直冲窦建德的帅帐。这次亲自统兵，虽然李道玄是名义上的统帅，但是面对刘黑闥来势汹汹的敌军，就想复制李世民的操縱，于是率领轻骑兵就直接突入刘黑闥的军阵。史万宝无法制止，就打算借着李道玄在前方交战，引诱刘黑闥军主动攻击，却没想到李道玄深入敌阵之后，就直接被刘黑闥军给围住，连着李道玄本人在内全部被扎成了刺猬。唐军见主帅被杀，全军崩溃，史万宝再想还击已经不可能了。

这件事情也说明，李世民的成功真的是不可复制的。以往他敢带着轻骑莽上，全都是审时度势，做好了万全的防备，所以前前后后数十次冲阵，即使身先士卒，轻骑深入，屡屡遭遇险境，却也从来没有被箭矢刀枪所伤。

李道玄、史万宝的战败，让刘黑闥声势大振。借着上一场战争积累下的声威，刘黑闥所到之处，州县守军要么投降，要么弃城逃走，短短十几天，就将原来的领地全部收复。齐王李元吉抵达河北之后，也忌惮刘黑闥的强悍，始终顿兵不前，不敢出击。

这时的唐廷，更确切地说是唐皇李渊，又面临了两难的选择。之前每次遇到难啃的敌人，都只有派李世民出征，才最终能把敌人搞定，这次是否也是如此呢？

太子李建成也为此犯愁。这几年弟弟李世民四处征战，势力、风头都已经盖过了作为太子的他。李世民获封“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那是否在东宫太子之上呢？谁都说不清，也不敢说清。

这几年，李建成作为皇位的接班人，一直处理着关中政务，但凡出征，往往因为太子生命关乎社稷稳定，所以都交给李世民来完成，这也是从北朝、前隋时留下的旧例。毕竟对于天子来说，太子既是继承者，又是自己皇位的隐性竞争者，哪个皇帝都不希望太子的功劳过大，反过来压制自己。不过，这几年，李建成也还是做出了一些功绩的，不只是完成大军的后勤，保障首都附近的稳定，他还在刘文静被杀之后主持了与突厥的外交。当初突厥准备大举进攻之时，是李建成一手策划，最终以割让河套地区的五原、榆平的代价，稳住

了突厥人。

此后，李建成还长期征讨陕北、河东的稽胡部族，稳定后方的局势。唐朝与突厥关系恶化之后，李建成还前往河东，击退了雁门关外来犯的突厥兵。但是，这些功绩相加起来，可能都比不上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这一项大功。这两年，东宫与天策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李世民立下这一项项泼天的功绩，最后难免会觊觎李建成的储君之位，而李建成拿什么与李世民争呢？难道只有自己的嫡长子身份？可如果李建成死了，李世民不就是新的嫡长子了吗？

幸好李建成的东宫也聚拢了一批人才，比如太子中允王珪、太子洗马魏徵。在河北战事吃紧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东宫的机会，劝说李建成道：“如今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太子殿下常年宅在东宫，没有什么大功来镇服海内，急需一个‘经验包’来刷功绩。”这几句都是没有价值的大白话，是人都看得到。但是，后面魏徵的话则一语点醒了李建成：“如今的刘黑闥，就是那个‘经验包’，他看似来势汹汹，但是队伍里都是逃散后收拢的人马，人数也不满万人，是绝佳的立功机会。”

魏徵原本就在窦建德麾下与刘黑闥共过事，对刘黑闥这个“大魔王”实在是太了解了。

初看起来，刘黑闥作为“初唐名将绞肉机”，除了李世民之外至今没有敌手，怎么会是一个“经验包”呢？但是，魏徵、王珪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如今的刘黑闥已经不是当初纠合了窦建德旧部的那个强大的刘黑闥了。当年窦建德从河北义军、薛世雄余部、宇文化及“骁果军”余部那里积攒下的精锐，已经在洺水大战时消耗殆尽，如今他的嫡系部队只有数千人，而突厥兵看似骁勇善战，但草原骑兵打顺风仗还可以，逆风局势下就很容易一哄而散。如今刘黑闥虽然一举收复了原来的州县，但是原因却不在刘黑闥本身有多强，而是河北的本地豪强们不归附唐朝，于是就借着刘黑闥反攻，顺势而起，响应刘黑闥。而且，虽然刘黑闥声势浩大，但是在晏城的桑显和、观州的刘会面前都吃了败仗，这在上一次起兵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李建成主动请战。同样在是否要继续起用李世民领兵问题上头疼的李渊当即答应，将陕东道大行台以及关东诸州县兵马、将领、钱粮物资的处置权交给李建成，由他全权便宜行事。不仅如此，唐廷还慷慨地调配了朝廷十二卫大将军中一大半的将领，以及秦王府、陕东道大行台的一大批能征善战的骁将，随李建成出征。

李建成带着自己的班子抵达河北时，战局又有了很大的改观。齐王李元吉也不弱，趁着刘黑闥安抚洺州、招兵买马之际，果断出击，在魏州击败了刘黑闥的弟弟刘十善所部。刘黑闥听闻刘十善战败，于是亲率大军南下攻打魏州。魏州总管田留安是个狠人，带领城中军民同心协力，守住了魏州城，刘黑闥军竟然不能攻下。刘黑闥引兵绕过魏州，往南攻打其他城池。田留安就率军果断出击，趁刘黑闥军不备，大获胜利。

这就暴露出了刘黑闥军的弱点。虽然刘黑闥在军事方面一流，但是将领也要有得心应手的队伍才能相互成就。失去了原来如臂指使的河北旧部，刘黑闥就算个人能力再强，实际打起来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李建成与李元吉合兵一处，抵达魏州城南，与围困魏州的刘黑闥军对峙。刘黑闥两次摆开战阵，寻求决战，都被李建成避开。而刘黑闥似乎也知道军队战力大不如前，所以也没有像上次洺水之战那样，真的对唐军营寨展开强攻。李建成用了魏徵的攻心战略，利用唐廷

授予他的便宜行事之权，一改之前对于被俘河北将士的严厉政策，将之前被关押的俘虏全部放回。刘黑闥军中的伍率原本担心自己投降后还是会像窦建德那样被杀，这次见到战友们被释放回来，便放下了一颗心，偷偷溜号的、把军官绑了投降的士兵们也渐渐多了起来。

刘黑闥担心城中的田留安与城外的李建成相互夹击，自己腹背受敌，最终放弃了魏州城，连夜北上，往洺州撤军。李建成次日见刘黑闥撤军，于是继续追击，追出五十里，终于在馆陶的永济渠旁追上了刘黑闥军。永济渠上的桥梁损坏，刘黑闥军无法通过，正在加紧抢修，而李建成已经率军将刘黑闥军逼到了河边。刘黑闥见状，仿照韩信当年的计策，令大将王小胡在河畔列阵，想要背水一战。自己则率军在桥边守着，监督修桥进度。还没等浮桥完全修好，就先过桥，到了河对岸。

背水列阵的刘黑闥军将士们远远地看到了刘黑闥过桥，不禁回想起几个月前洺水之战时，刘黑闥撤下大军偷偷撤走的行径。军阵之中，将士们登时炸开了锅，所有人都疑问着，难道这次主帅又要丢下大军自己跑路？怀疑和不信任很容易击垮一支军队，几万大军在无穷的猜疑之下，渐渐地崩溃了，将士们争先恐后地从军阵中跑出来，向着对面的唐军投降。

要不是因为浮桥没有竣工就遭到了溃兵的踩踏，结果又一次崩坏，李建成的大军没能马上过河，刘黑闥甚至都不能安然地带着几百骑兵逃回去。

刘黑闥主力溃散，洺州城估计也守不住了，整个河北也守不住了，于是他继续疯狂奔逃，准备逃回突厥人那里。李建成的唐军在背后一路追，刘黑闥也就一路逃。奔行数百里，刘黑闥和属下骑兵已经又累又饿，到了饶州时已经跑不动了，身边也只剩下百余人。正好，饶州守将是属于他的诸葛德威，见刘黑闥到来，于是热情欢迎他入城。

但是，看着眼前的诸葛德威，一股不安的感觉涌上刘黑闥的心头。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雨，刘黑闥相信自己的直觉，于是谢绝了诸葛德威入城的邀请。但是，诸葛德威见刘黑闥一行满面尘土的样子，既心疼又痛惜，连说着请刘黑闥保重身体，入城先好好休息，好好吃一顿，说着说着，竟然流下泪来。

刘黑闥心中百感交集，见身后的骑士们也已经到了体力的极限，于是答应了诸葛德威的请求，入了城。众人到饶州城内集市中找了酒楼，在诸葛德威的安排下大吃一顿。多日的奔波，刘黑闥只能吃一些干粮，如今在饶州，总算可以好好犒劳一下将士们了。

正当刘黑闥和将士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一群持刀军士冲了进来，抵住了刘黑闥等人的头颈。诸葛德威冷笑一声，下令将刘黑闥等人拿下。刘黑闥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是对的，诸葛德威早已经背叛了他。

就这样，刘黑闥和弟弟刘十善被押送给了太子李建成，随后在洺州被处斩。临刑之时，刘黑闥叹道：“我当初如果继续在家当个种菜百姓，那该有多美好……没想到最终，是高雅贤误了我啊！”

怎么会是高雅贤误了他呢？真正误他的，是他无穷无尽的野心。

第十章

勒马擒王须李靖

——红拂夜奔之后

大牛李药师，可抵三个师

史诗般的李唐征服关东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另一场战争也在宏伟地推进。

当李世民与郑国、夏国胶着在洛阳、虎牢一线时，割据在荆楚、两湖地区，自称梁帝的萧铣政权开始蠢蠢欲动，准备趁机北上中原。萧铣自隋炀帝被弑那年（618年）称帝，已经发展成为东至鄱阳湖地区，西至三峡，北达汉水，南抵两广，号称拥兵四十万的割据政权，时常想要沿着三峡逆流而上，攻打大唐在巴蜀地区的州县。此时，唐朝与郑国、夏国的战事仍未分出胜负，如果梁国再加入战场，那胜负将极为难料。

对于这个危机，唐廷自有其应对措施。措施很简单，就是派出李靖前往夔州（即重庆），协助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防守三峡，进而攻灭梁国。

是的，此时唐廷没有一兵一卒的空余，能拨给巴蜀战区的只有李靖。不过，李靖一个人，足以抵得上数万大军。

李靖，字药师，后来又成为大名鼎鼎的李卫公，在后世又往往与小说故事联系起来，把他想象为托着塔的李天王、生了小魔王哪吒的陈塘关总兵，这多半是因为李靖神乎其神的战功。李靖是关陇将门之后，前隋名将韩擒虎是他的舅舅。韩擒虎一直以来都对李靖十分欣赏，曾说只有李靖才配和他讨论孙子、吴起的兵法之事。李靖年轻时，曾被权臣杨素看重，据说杨素曾指着自己的坐床对李靖说：“总有一天你会坐到这个位置。”并将李靖引为自己的座上宾。

杨素、韩擒虎都是隋朝最顶级的名将，李靖也正是在这些顶级名将的调教下，成为隋末唐初军事艺术的集大成者。

多年以后，李靖的故事成为大唐传奇中的一段小说，“风尘三侠”的故事广为流传。在这个故事里，李靖在杨素府上结识了杨素的宠姬红拂女，二人一见倾心，红拂女在夜晚来到了李靖家中，结伴私奔。私奔的路上，和一个自称虬髯客的虬须大汉相识，三人成为知己，并结拜为兄妹。他们一同来到了汾阳，见到了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交谈之后，三人被李世民的气度与胸襟折服。虬髯客原本想要凭借家财与能力取得天下，但见到李世民后，才意识到真命天子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是将所有家产赠予李靖，让他助李渊、李世民成就大业，自己则独身前往海外开创基业。

“风尘三侠”的故事流传广泛，后世已经难以知晓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是怎么样的了。也许故事的一开始，只是一个关于李靖与红拂女的传奇，并没有另外杜撰出的“虬髯客”，应该是李靖自己有取天下之志，但是见到李渊、李世民父子之后，他才倾心折服，愿意辅佐他们成就李唐大业。当然这些只是故事而已，但故事本身就是加工后的历史，或许某一点是真有事实根据呢。

毕竟那首《桃李子》的童谣预言了“李氏将有天下”，此时已经深入人心。李靖姓李，而童谣中那一句“莫浪语，谁道许？”，有人觉得这一句的谜底是李密的“密”，可谁又能否认靖

肃的“靖”也有可能是这句谜语的答案呢！

单从《桃李子》这首童谣讲，至少把其中的预言解为李靖，比解释为李渊要靠谱一些。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当时担任马邑郡丞的李靖参与了唐国公李渊起兵的密谋。但是，临近大事的时候，李靖却突然离开，自己戴上枷锁，要前往长安向朝廷告发李渊的图谋。这件事情极大地打乱了李渊的计划，让在河东的李建成兄弟，以及在长安的女儿、女婿一家全都身陷于危机之中。李渊也不得不改变了起兵计划，仓促举事。从这件事情上，李渊对于李靖就产生了无法化解的仇怨。

那时李靖躲过了李渊派来的多路追兵，辗转来到长安，向代王杨侑的留守朝廷报告了李渊起事的消息。但没想到的是，李渊起兵神速，三个月就兵临长安城下。长安城中兵力空虚，守军在周长七八十里的城墙边都站不满，更谈不上守好这座庞大的城池了。但是，李靖参与长安城防，硬是给李渊的义军极大的杀伤。占领长安后，李靖被俘，由于他的“光荣历史”，于是成为李渊钦定的处斩对象。临行前，李靖不甘地大声向李渊喊道：“明公兴起义兵，本是为天下除去暴乱，怎么还没有成就大事之时，就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呢？”

这一出“刑场说唱”的壮烈程度，堪比当年韩信被汉高祖刘邦赏识之前，差点儿被砍头的那次在刑场上的慷慨陈词了。在小说话本里，“刑场说唱”一般都会搭配一出“刀下留人”，实现一个戏剧性的反转，但现实中这种成功的“刀下留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要是唱得不好就可能演变成“坟头蹦迪”了。一般来说，临刑前的犯人总会说些慷慨激昂的话语，也许行刑官听了会十分感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会按照命令将这个犯人给砍了。

所幸李靖的“刑场说唱”振聋发聩，把李渊给感动了，于是下令放了他。

当然，实际上也是因为秦王李世民久慕他的才华，为李靖说了情。李靖获释之后，便被李世民召入幕府，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到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的历次大战，李靖的名字一直没有出现，其实他一直在幕后协助李世民，为他参谋军事。年轻的李世民，他的军事天才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也需要名师的指点，而李靖就是其中的名师之一。李世民出师也很快，经历几次战斗之后，便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指挥风格。

李靖就像一个始终处于帷幕之后的影子，影响着大唐初创阶段的对外战争。他了解自己的敏感身份，由于自己的“前科”，唐廷不敢授予他兵权。唐皇李渊也一直没有消除对他的恨意，所以李靖也始终小心翼翼地行事。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李靖协助着李世民，为唐军建立起一整套战术体系、后勤体系，让唐军从原来四方聚义的豪杰义士，变成了真正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李靖也因功被加封开府，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对于秦王李世民，李靖的心情是复杂的。这个年轻的亲王，仿佛是初升的朝阳，将大唐这个刚刚诞生的王朝最蓬勃向上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的李靖，也曾和李世民一样年轻而才华横溢，十六岁就当上了长安功曹，年少时出入韩擒虎、杨素等权贵名将的府邸。然而，在前隋两代皇帝治下，有才之士被压制，而奉承逢迎的小人则借机上位，李靖空有才华，但蹉跎半生，到了四十多岁仍然只是马邑郡丞。而李世民的眼中并没有岁月蹉跎留下的痕迹，永远是那样的激昂向上。李靖微微有些羡慕、嫉妒，但更多的是折服与感激。他五十岁时，原本以为这一身的才华抱负将再无机施展，是李世民给了他机会，让他的人生半百的时候，重新有了一展宏图的舞台。

抱有如此想法的远不止李靖一人，秦王府中的英杰们，很多都是经历过前隋的旧臣。比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这些顶级谋臣，在隋朝从娘胎里带来的浮躁消沉的风气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或者得不到赏识，埋没于社会；或者和光同尘，与世人同流合污；或者消极避世，在小角落里维持着自己的尊严。终于，在他们以为这辈子就将如此浪费了的时候，秦王任用了他们，让他们有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李靖和他们一样，真心地效忠这个新王朝，希望它的赤帜插遍天南海北。

因此，李靖也心甘情愿地做了三年秦王的影子。直到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南方的梁国谋划北上，大唐眼看就要面临三线作战的窘境时，唐廷才不得已起用了李靖这张底牌，调他入蜀，辅佐驻守在夔州的赵郡王李孝恭。

此时的李孝恭，还是一个三十岁都不到的小年轻，可也积累了不小的功绩。他担任山南道宣慰大使后，一路南下抚平了巴蜀，还击败了在汉水流域割据的朱粲势力，打到了三峡边，迅速地将巴蜀地区并入了大唐的疆土。这当然是因为巴蜀地区在隋末相对和谐，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起义与割据势力，清扫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不过，短短几个月，数十个州郡纷纷投降，这也是和李孝恭的个人能力分不开的。

李唐皇室化家为国，宗室子弟独当一面，这也是关陇集团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幸赖宗室中能人辈出，从李建成、李世民到李道玄、李孝恭，都是家学渊源，能力强悍。但是，梁国也不弱，多次溯流而上攻打唐朝控制的峡州。巴蜀一带是李唐的偏师，战力并不强，李孝恭也没有与强敌相斗的经验，不然，唐皇李渊也不会冒着风险，把李靖这个“前科犯”派往李孝恭那儿做帮手。

李靖的所作所为，是唐皇心中过不去的坎。李靖接到诏令后，就带着几名骑兵轻装简从地出发南下。经武关到达峡州时，正好遇上梁国正在攻打峡州，因此李靖便停留在峡州，协助峡州都督许绍战胜了梁军。但就是因为李靖在峡州停留得太久，唐廷难免疑虑，这个“前科犯”待在唐、梁边境地带，到底想要干什么？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要搞？毕竟他是李靖，他这个“谍报大师”若是真要对唐军不利，那后果可是灾难性的。于是，唐皇火速派人向许绍密令，让他赶快诛杀李靖。

虽然李靖的死对大唐来说可能是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李靖投敌，大唐的损失会更大。

幸好许绍坚持向唐廷说情，希望唐皇能网开一面，李靖这才暂时免罪。

被释放之后，李靖总算抵达了夔州，向赵郡王李孝恭报到。此时，夔州正处在多事之秋，不仅东边有梁国的威胁，西南的南蛮部落也未平定，并时而威胁夔州的安全。李靖来到夔州之前，开州蛮首领冉肇则就率领部下举兵造反，攻打夔州。开州蛮兵生性强悍，李孝恭率军出城迎战失利，只得退回城中。此时，夔州正处在风雨飘摇的状况下。

李靖第一次来到夔州，略微考察了夔州附近的地形后，便向李孝恭请战。李靖知道唐军新败，士气低落，因此提出他不要太多兵力，只要八百人即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孝恭同意了李靖的请战。李靖带着八百人出城，直接就踏破了开州蛮的大营，取得大胜。虽然开州蛮兵强悍，但是没有严格的军事纪律，迎战之时或许可以凭着一腔孤勇打败唐军，但一回营，那就该休息的休息，该吃饭的吃饭。这在李靖眼里全是弱点，于是他就借着开州蛮没有哨探、疏于防御的弱点，以少胜多，大败开州蛮兵。

冉肇则带着蛮兵逃了一阵子，忽然回过味来，发现方才的唐军数量真不多，只是打了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又骂骂咧咧地掉头打了回来。经过一处山谷险要的时候，忽然杀声四起，早已埋伏在此的唐军从四处险要之地杀来。原来李靖早就料到了蛮兵会打回来，于是将计就计，在隘口设伏。冉肇则想要组织反击，却被李靖带领一队步兵当场斩杀。开州蛮兵死的死，降的降，八百唐军一战俘获了五千蛮兵，大胜而归。

这场战役受到了唐廷的热烈表彰，还发了表彰信加盖国玺送了过来，把李靖从头到脚地使劲夸了一遍。唐皇李渊还亲自给李靖写了一封信，对他说：“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既往不咎，吾早就已经忘记了。”

李靖是聪明人，天子雄才大略，自然也是聪明人。聪明人和聪明人说话，有些事情一点就透了。皇帝说过去的那些事情他早就忘了，可如果真的忘了，又何必在信里反复说这件事？李靖心知肚明，皇帝始终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只不过李渊胸襟开阔，愿意摒弃前嫌，对李靖委以重任；但另一面也提点李靖，不要忘了自己是背叛过李唐一次的人，希望他想想清楚，时刻警醒，不要再犯错。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李靖已经年过半百，他再不建功都要老了。朝廷将平定萧铣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自己也同样渴望建立一番功业。于是，他深入地了解敌我形势后，向唐廷呈上了他的计划，并献上平定萧铣的十条计策。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唐皇李渊也是深通兵法之人，见这十条计策条理分明、思路清奇，分别从内政到外交、军事到情报，方方面面思虑周详，一看就是出自兵法大家的手笔，大为满意。李渊当即授予李靖行军总管的职务，兼李孝恭的行军长史，实际上由李靖全权代理巴蜀方面唐军的军务。

于是，李靖在他人生已经走入后半期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真正的机会。

非我萧梁不使力，奈何……

萧铣，乃是兰陵萧氏之后。兰陵萧氏自萧道成建立南齐，再到南梁、后梁，在南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年。萧铣是当年梁武帝萧衍的六世孙。“侯景之乱”后，萧氏蜗居在江陵，建立西梁政权苟延残喘，最后在隋帝国平陈前夕，被隋军攻陷。兰陵萧氏也就沉沦下来。萧铣的父亲早死，家道中落，只能以卖书为生。当萧铣以为萧家东山再起已经没什么指望的时候，隋炀帝继位了，他的亲戚萧氏成为大隋帝国的皇后，他也得到了余荫，被封为罗川县令。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岳州的校尉董景珍等几个低阶军官合谋造反成功，但是自觉威望不足，听说萧铣乃帝王之后，又宽仁大度，有当年梁武帝的遗风，于是找到了还在做县官的萧铣，希望请萧铣来担任大王。萧铣原本也是一个有野心之人，见隋朝的乱政已经逼得天下叛乱，自己也可以借势恢复梁国的社稷，重现当年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于是欣然同意。萧铣也收揽数千兵马，响应义军。董景珍等岳州叛军与他合兵一处后，萧铣筑坛于岳州城南的洞庭湖畔，告祭上天，自号为“梁王”。在政治方面，萧铣也是懂行之人，告祭的那一天，因有异鸟飞来，于是众人便认为这是上天的祥瑞，所以年号就设为“凤鸣”。

然而，萧铣的梁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是有缺陷的。他虽然被推奉为王，但是手下的嫡系军队只有当时在罗川县募得的数千人，其他兵权都在董景珍等岳州诸将手上。这些老兵油子出身的将领本来就骄横，造了反之后就更加天不怕、地不怕，看梁王萧铣，往往就觉得是一个摆设，军中事情还是自己说了算。起兵一开始，梁军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火拼事件。在罗川县便投靠萧铣的颍川贼寇沈柳生，因为担心与董景珍等岳州义军会合后影响自己的地位，便杀了董景珍派来迎接萧铣的将领。董景珍得知后，又迫使萧铣杀了沈柳生。萧铣在这一场火拼过程中，完全无力控制，只能跟着拳头大的那一边的意思来。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萧铣按照手下众将的意思称帝，宣布恢复当年的梁朝，并设置百官，制度全都依照当年梁朝的旧例。当然，萧铣自己做皇帝还是不够的，关键还要满足众将的需求，于是封董景珍为晋王，雷世猛为秦王，郑文秀为楚王，许玄彻为燕王，万璦为鲁王，张绣为齐王，杨道生为宋王。这些“异姓王”全都是拥兵自重的将领，获封为王之后，自然都很满意。

萧铣的唯一优势，就是自己的政治手腕。从称帝开始，一直到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末，他一直游走在权力的钢丝绳上，在一步步壮大梁国势力的同时，将国家大政逐渐地把持在自己手中。他一边派遣这些有实力的将领四处征战，扩大势力范围；另一边慢慢地在军中“掺沙子”，把这些年投降的前隋将领混杂在各路军中，让他们互相制衡。

攻占江陵后，萧铣马上以回归梁朝旧都的名义迁都到这里，把岳州留给董景珍他们，自己到了新的国都来经营。

这些出身低阶军官的梁军将领们，虽然在行军打仗方面比萧铣在行，但是说到治理地方、管理钱粮，就完全是一头雾水了。萧铣礼贤下士，招揽了岑文本等一些江南士族，让他们加入梁国政权，慢慢地建起了一套钱粮财政体系。而钱粮恰恰是军队赖以生存的根基。萧铣把财权、军粮抓在了手里，士兵吃的是梁国的粮，那众将手下的梁军便不再是将领的私

兵。董景珍、雷世猛等这些将领一开始并不懂这些，等到缓过神之后，自己的手下已经依赖上了梁廷供应的钱粮，想要独立已经不行了。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萧铣顺势下令，休兵裁军，让这些士兵回归田园，命令诸将将兵权交出来，由梁廷统一安排。

这道命令，当然也有无奈的原因。荆楚之地历经了“侯景之乱”，动荡了上百年，再加上隋朝这些年的横征暴敛，国力、民力始终没有恢复过来。梁国众将手下加起来号称四十万大军，实际可能打个折扣，但估计也有十几万人。梁国虽然占据了从岭南到汉水的广大地区，但洞庭湖以南的荆南、岭南地区依旧非常荒芜，开发程度低，确实支撑不住这么多的军力。

但是，萧铣真正的用意，还是削弱诸将势力，将军权统一到自己的手上。但是，这些骄横的众将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休兵，任由梁廷裁撤。萧铣的底气不只是自己这三年来训练控制的嫡系兵力，还有自己控制的钱粮财政大权。要是萧铣不发粮草，那士兵就没东西吃，只有炸锅了。

诸将心中一百个不情愿，晋王董景珍的弟弟素来骄横，此时心怀不满，于是谋图作乱。阴谋泄露之后，被萧铣名正言顺地下令诛杀。而此时的晋王董景珍，在萧铣的政治操作之下，早已不复当年的强势，远远地镇守在长沙。萧铣派人招抚他，但董景珍心中害怕，便联络李孝恭表示愿意投诚。有了董景珍叛乱的理由，萧铣便顺势派遣齐王张绣前去平叛。张绣领兵围城，董景珍溃败而走，被自己的部下杀害。不久，萧铣又以张绣居功自傲为理由，处死了张绣。这两人都是当年岳州起义时的主要将领，他俩一死，岳州派系的将领们再也不复当年的声势，也就乖乖地接受了萧铣的调遣。

历经三年的耕耘与运作，萧铣就此全面控制了梁国各军。

梁国经历了这几次内部动荡，虽然兵力有所减损，但是兵权就此统一。如果长此以往发展下去，那之前的这次内乱也只不过是梁国政权发展中的一次阵痛而已。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萧铣也是能力出众的佼佼者。东汉末年，孙策统一江东花了三年。到了孙权真正整合江东势力，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的时候，江东势力已经经营了十年之久。而萧铣几乎是白手起家，短短一年多就攻占了荆楚各地，如果再有时间做好内部经营，未尝不能恢复当年江东六朝的声势。

只怪李唐崛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四年时间，李唐从太原发迹，转眼占领长安，南下巴蜀，到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和能力。当萧铣盘算着要趁中原大战之际分一杯羹，还没有准备好时，唐军便连败窦建德和王世充，基本平定了中原。整个天下，名义上只有长江以南没有平定了。萧铣此时就算是想要逐鹿中原，也已经有心无力了。

非我群雄不使力，奈何李唐有高达。

李唐麾下，至少有两大“高达”，第一个天下皆知，就是“一战擒两王”的秦王李世民；而第二个此前一直没有崭露头角，萧铣以后才知道，他是为梁国量身定制的，那就是李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李靖在夔州阅兵，准备攻打萧梁。

萧铣并不知道李靖是何许人，只是听说此人原本差点儿获罪被处死，此时却被李唐重用，任命为行军总管，并大肆修造战船，练习水军，气势汹汹地准备顺流而下，攻打江陵。听说这个消息，萧铣一度觉得有些好笑——这李靖想来是个北方人，从来不知道水战怎么打吧？这滚滚万里长江，从巴东、夔门以下数千里，穿过三峡天险，从第二阶梯下降到第三阶梯，流速实在惊人。特别是夏汛、秋汛时节，水流量大，水路就更是难走。俗话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舟，李唐士卒以北方人为主，抛弃了他们的优势骑兵，要通过水战来打败梁军，真是小看梁军水师了。

李靖难道是要复制曹操赤壁之战的耻辱吗？萧铣不禁出现了这样的疑问。此时，李唐在中原刚刚平定关东，还没有完全安抚平定，就传来了徐圆朗等人降而复叛的事件，短时间并没有实力进行南征。夔州李孝恭、李靖的唐军，不过是偏师而已，没什么大的问题。萧铣当即下令大将文士弘率领水军严密守备，其余主力部队则继续贯彻屯田政策，休兵种田，争取赶在秋收时节将粮食收获，以缓解梁国军粮短缺的问题。

九月的秋雨霏霏而下，长江又一次进入了汛期，秋潦时江水暴涨，一年中的江面此时最难以行船。虽然听说夔州的唐军调动频繁，但是萧铣认为此时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于是继续执行原来的休兵政策。

但令人震惊的是，秋雨连绵中，前线的告急信雪片一般地传到了江陵萧铣的案前。唐军两千余艘战船冒着大雨和江洪东下，趁着梁军毫无防备，连破荆门、宜都两处重镇，进展神速，数日之后便到达夷陵城下。同时，唐军还另外从襄阳、黔中出兵，袭击梁国南北两边的侧翼。而之前投降萧铣的前隋将领周法明也在江夏叛变，响应唐国号令，逼近江陵。

夷陵，长江三峡的最后一站，湍急的长江水穿过西陵峡，从这里出来，再往下游就是一马平川。因此，夷陵是崇山峻岭的东头，也是荆楚江陵的最后屏障。

此时，文士弘率领数万精兵，正驻守在夷陵城不远处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宜都，见唐军来到，便急忙率军出击，一场大战蓄势待发。

当年三国时，汉昭烈帝刘备同样从夔州这里兴兵，东下讨伐孙吴，两军在夷陵对峙，最终惨败于陆逊率领的吴军手下，四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座夷陵城，究竟是否会再续以往的传奇，成为梁军大破唐军的战场呢？

千里江陵一日完

在夷陵城外，哨探飞报，文士弘率领数万精兵杀来。行军元帅李孝恭和麾下诸将激动不已，准备出兵，与梁军一决雌雄。

但是，李靖则认为不可，他劝道：“文士弘是梁军中的健将，士卒精锐骁勇，如今带领精兵赶来解救友军，恐怕我军无法抵挡，还是暂且不要迎战为好。”

当即有人反问：“那该如何应敌？”

李靖建议道：“可以将战船暂且停靠在长江南岸，不与敌军交锋，等到文士弘士气衰落，然后再出击决战。”

众将中有人也是经历过平薛仁杲、刘武周的几次大战的，听到李靖的这番建议，不禁露出了谜之微笑。都听闻秦王疲敌、破敌的“三板斧”是李靖教授的，却没想李靖来到赵郡王李孝恭军中，教的也丝毫没有新意，一样是这“三板斧”之策。李孝恭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可见梁军没有防备，现在唐军士气旺盛，趁势击破文士弘，又有何不可？何必要把战斗的时间拖这么长，白白浪费如今的大好战机？

虽然李靖说是被全权委任以三军的指挥大权，但是李孝恭作为一军主帅，做决定做惯了，所以没有听李靖的建议，径自点兵出战，并留下李靖镇守军营。李靖如今还没有积累下军中的威望，只能听凭李孝恭亲率大军出战。他在南岸的楼船上，远远地望见唐军舰队刚与文士弘的舟师交战，文士弘的战船便迅速地插入唐军阵型。虽然唐军的战船刚刚建好，设备崭新，但是由于没有经历过大战，水军经验不足，因此很快败下阵来。长江江面之上，唐军船只溃退回来，逃回南岸的大营。

梁军迅速追击过来，一路掩杀，唐军损失惨重。随着江面上的战况一边倒地倾向梁军倾斜，梁军战船也顺势追击劫掠。

李孝恭的坐舟在护卫船的跟随下退回大营。李孝恭见到李靖，脸上也浮现出愧色，正想说几句道歉的话，李靖却开口道：“来不及解释了，我们快上船！”随即带领营中剩余的战船杀出了营寨。

此时，梁军的一场追击已经演变成了抢劫，梁军的所有战船分散在各处，到处在劫掠唐军战船上的钱粮财物。李靖意识到，现在是敌军战意最低的时候，要赶快趁此机会反攻过去。李靖带领的唐军，一路穿过迎面败退回营的战船，向梁军战船发起了冲击。梁军战船早已经散开，不成阵列，立时就被唐军冲散。大雨中，江面雾气蒸腾，视线模糊不清，战船之间相隔甚远，只能用旗号来传达讯息，偏偏这时梁军由于雾气，完全看不到各处的旗号。如今李靖冲击过来，梁军战船协同混乱，并相隔在江雾中，战船难以收拢，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梁军因此大败，被杀者不计其数，还有更多的人跌落在湍急的江水中溺死。李靖下令四面出击，终于反败为胜，俘获了梁军四百多艘战船。文士弘大败之后，正在百里洲收拢士卒准备再战。但是，李靖的追兵转眼已到，再次将立足未稳的梁军击败。而江州总管盖彦见

败局已定，便带着所管辖的五个州投降了唐军。

从俘虏们的嘴里，李靖得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梁帝萧铣由于没有料到唐军会在此时进攻，仍然将都城的守军分散到各地种田以节约军资，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召回来，江陵城只留下了宿卫数千人。从李靖在江陵的情报网得到的调动信息看，江陵空虚的情报是真的。李靖当机立断，向李孝恭提议分兵，自己率领轻骑先行出发，大部队收拢逃散士卒，随后赶上。经此一役，李孝恭才真正地开始佩服这个大他二十多岁的部下，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李靖稍作安排，随即带领五千轻骑兵作为先锋，直奔梁国都城江陵。

此时，唐军舰队已经穿过三峡天险，再往前，就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了。百年之后，大诗人李白从荆门出蜀，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一马平川，终于可以舍弃舟船，跨上骏马，纵马驰骋了！

梁廷听闻文士弘战败，举国皆惊，急忙征召散落在各地种田的士卒们。但是，萧铣安排他们开荒种田的任务，大多都在长江以南各支流上的偏远地区，仓促征召之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来。正在紧急征调民夫充军之际，李靖率领的大军就已经杀到。梁军大将杨君茂、郑文秀出城迎敌，列阵相抗。李靖率领骑兵略微做了休整，便号角一吹，数千骑兵携带着马蹄声的轰响，冲入了梁军的兵阵。

与梁军打了这么久，李靖都靠着水战取胜，两边都差点儿忘了，用骑兵兵团冲击对抗才是他的老本行。李靖对水战的技能，很多都来源于当年舅舅韩擒虎灭陈之战后传授的经验；但骑兵战的技能，则是他多年镇守雁门关外的马邑，和突厥骑兵真刀真枪的对抗得来的。梁军以步兵为主，虽然荆楚之兵彪悍狂野，但是很少见识过大队骑兵的冲击场面。而江陵城外一马平川，正好是骑兵的用武之地。李靖矛头指处，唐军骑兵就轻易地击穿了梁军的阵形，左冲右突，大破梁军。

梁军全线崩溃，四千甲士都被唐军所俘虏，唐军顺势占领了江陵的外郭城。等到李孝恭率领主力部队抵达的时候，李靖已经在清扫战场，优哉游哉地在城边扎营，只是前锋兵少，还不能把江陵围起来罢了。李孝恭来了之后，唐军围住了江陵内城，又占据了江陵水城，水城之中停靠的大量楼船、滕艫、斗舰，全都成为唐军的战利品。

但是，此时的唐军看似顺风顺水，实际上已经处在四面危机之中。襄阳李瑗的北路军、黔中田世康率领的南路军都受到了梁军阻挡，无法前进。东边江夏归顺的周法明也陷入了梁军四面八方的包围。此时的李孝恭、李靖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孤军。江陵是梁国的都城，势必会有四面八方的梁军前来救援。此时，唐军全力围攻江陵，如果作战不利，后路又被切断，那就可能如同当年的刘备那样被陆逊“包了饺子”。

李靖因此提议道：“不如将所有俘获的战舰全都扔到江面上，任由它们顺流而下。”

话一出口，军帐中举座皆惊，诸将都说：“这些战舰都是王师破敌后的战利品，我们应当把它们好好用起来，怎么可以舍弃它们又还给敌军呢？”

李靖不慌不忙地答道：“萧铣的领地广阔，我们孤军深入，如果没把江陵城打下来，那等到援兵到了之后，我军就会腹背受敌，还有可能撤不回巴蜀，就算有了这些战船，我们又怎么用？”

诸将沉默不语。确实，唐军从上游顺流而下，确实占了好处，但如果战败了，要经过长江三峡逆流而上，就极为困难。两千多年来，要经过三峡湍急的江水逆流回去，全都要靠沿途的纤夫把船拉上去，单靠风帆、船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有了这些船，唐军也一样很难撤回去。

李靖继续说道：“我军不如放弃这些舟舰，让它们堵塞江面，顺流下去。援兵看见了，一定会以为江陵城已经被我们攻破，所以不敢轻易贸然过来，顶多派些斥候过来打探。这样我军就可以喘息几个月，江陵城必定就可以被我们攻破了。”

李孝恭和诸将听罢，方才恍然大悟，这样一条奇谋，从前都闻所未闻。李孝恭当即下令按照李靖的意思行事。千余艘战舰堵塞江面，全都被放进了长江之中，场面颇为壮观，乍一看，还真有梁军惨败的样子。

不多久，这条计策就发挥了作用。梁国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已经率军自珠江而上，穿越灵渠，再经由湘江到达了江陵附近，见到沿岸的船只残骸，登时没有了战意。他们原本就是因为梁国阻隔长江，无法与国都联络，因此才归降了萧铣。此时，他们见萧铣兵败，也就顺势向唐军投降了。

萧铣困守江陵内城，已经好几天没有外界传来的消息了。他只知道向境内传书告急之后，还没有一支援军赶到。

他咨询亲信大臣岑文本的意见。岑文本思索良久后，也别无长策，隐晦地劝说萧铣，为今之计，不如投降。

投降？萧铣苦笑。他这四年来，为了国事殚精竭虑，终于有了如今的梁国。但这一切转眼就在唐军兵锋所过之地土崩瓦解。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他靠着一己之力，重新建起了祖先的功业，如今之败，也许就是上天注定的吧？是天命在唐不在梁啊。

于是，萧铣召集百官，宣布了出降的决定：“天命不在我们这里，如果奋战到最后，那么梁国百姓就会因为战乱而生灵涂炭，我兰陵萧氏数代国君受百姓爱戴，怎可因我一人之故，让百姓蒙受无谓的战火？”随后告祭太庙，下令打开城门。萧铣率领群臣身着丧服，来到唐军的大营门外，向李孝恭拜道：“如今该死的只有我萧铣一个人，百姓无罪，希望贵军入城之后不要杀掠。”

萧铣主政几年，百姓平安无事，而且梁廷为了减少百姓的赋税，还特地裁军务农，百姓为此无不感激。开城出降之时，城中百姓无不暗自垂泪。

于是，唐军入城。憋了几天的唐军将士都希望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劫掠，放松一下，同时填一填自己干瘪的腰包。

此时的李靖沉默了，他在等待李孝恭的回答。纵兵劫掠原本就是军中激励将士的一个手段，在此时的乱世再正常不过，况且只是劫掠，并不是屠城，也不伤主帅的阴德。正当李

孝恭要同意之时，跟随在萧铣身旁的岑文本站了起来：“江南百姓自从隋末以来，已经饱受苛政与战乱，如今城中百姓全都是战乱后的幸存者，实在经不起下一场动乱了。江南百姓都盼望着大唐会是天命之主，因此愿意归化为大唐的子民，此时再劫掠，恐怕会让大唐失去江南的民心啊！”

李孝恭点头称善，立即下令禁止劫掠，一场大型抢劫总算消弭于无形。

萧铣被送往长安，面见大唐天子。在紫宸殿上，唐皇李渊看着殿下负戴枷锁的萧铣，开始数落他的罪状。此前，薛仁杲、李轨、王世充、窦建德都曾在萧铣此刻的位置上，听凭大唐天子的处置。对于薛仁杲、窦建德这类因为民变、起义而起的群雄领袖，唐廷一直以最为严厉的手段对待，处以极刑，以警示后来心怀异心的民间草莽英雄，防止再有野心家起义造反。萧铣虽然是名门之后，有着萧梁皇室的正统宣称，但对于唐廷来说，也不过是一个民变而起的草寇而已。萧铣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只是答道：“隋失其鹿，而天下共逐之。我萧铣没有天命，所以被押送来此。如果这就是我的罪状，那我也不会逃避，请朝廷给我一个体面的死法吧！”

但是，唐廷没有给萧铣以体面，而是下令将他斩首在闹市。这处刑场，当年斩杀了薛仁杲、窦建德，如今又迎来了一个兵败的诸侯。

萧铣投降后几天，梁国各处的援军终于纷纷到达，前前后后有十余万人。没有人能想象，如果萧铣晚点儿投降，或者援军没在沿途迟疑几天的话，江陵的战局将会如何发展。但是，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援军们眼见萧铣投降，江陵城破，也全都卸甲投降。荆楚的州县听闻唐军对江陵城秋毫无犯，也都没有了抵抗的心思，纷纷心甘情愿地归顺了大唐。

朝廷论功行赏，李靖被封为上柱国、永康县公，并任命他为岭南抚慰大使，让他顺势安抚梁国在岭南的州县。李靖得令之后，一路南下，九十六个郡的部族百姓见大唐天威到此，无不顺服地归降。直到此时，李唐才发现这个梁国有多么富庶。李靖这一路南巡，归附的州郡人口足足有六十万户，而经历了隋末天下大乱，当时的全国总人口也不过只有两百余万户。

什么事情到了李靖手上，都仿佛不费吹灰之力。短短几个月时间，这个盘踞在江汉的一方大国瞬间消散如烟，统归于大唐。

铁索横江如何破

在李靖一路平定南方的同时，北方中原的河北战事也在秦王李世民和他的兄弟们的手上一直推进着。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世民对刘黑闥、徐圆朗的大获全胜，为南方政局带来了一个新的影响，那就是吴王杜伏威请求入朝。

杜伏威也是隋末的一号猛人，起于青萍之末，但乘乱而起，与同村的辅公柘一起加入了农民起义军。隋炀帝南下江都，沿途压榨江淮民力，激起了越来越多的民变。杜伏威、辅公柘也就趁机壮大，并趁着王世充带领江淮劲卒北上洛阳对抗李密的时机，一举占领了江淮。隋炀帝被杀后，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作为楚王、东南道行台，并攻打趁乱割据在江南、自称为吴国皇帝的李子通。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正当唐廷与洛阳王世充激战之时，杜伏威终于击败了江南的吴国，攻占余杭，俘虏吴国皇帝李子通，送往长安。杜伏威加封为吴王，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起兵之后三年，他终于成为占据了江淮地区和江南地区的一方霸主。他的才能、眼界、格局，可以说是三国时孙策、孙权兄弟的综合体，领兵打仗算得上一流，收揽人心、治理一方也很在行。同时，和孙权很像的是，他并没有角逐天下的野心，只希望能称霸一方。所以，在李唐一举平定中原的过程中，杜伏威也安心地在江淮做他的“土皇帝”，没有想过要介入北方的战局里来。而当李世民大败徐圆朗，趁势陈兵于江淮边境之际，杜伏威惊惧于李世民大军之威，于是就主动入朝，向唐廷跪表忠心。

唐廷对杜伏威的入朝很重视，拜他为太子太保。朝见天子的时候，杜伏威的班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仅次于太子李建成和“天策上将”李世民，恩宠无比。

杜伏威入朝，留下养子王雄诞掌管江淮军权，江淮太平无事，也算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唯一有一个人不开心，这个人就是辅公柘。

辅公柘与杜伏威少年时就是最好的朋友，后来又一道起兵，在军中一直平起平坐。杜伏威的能力强些，做了老大；而辅公柘的年纪大些，于是军中都尊称他一声大哥，呼为“辅伯”。但是，杜伏威坐大了，就渐渐无法容忍辅公柘威胁他的权力，于是尊辅公柘为仆射。这看似尊贵，但军权却在担任左右大将军的王雄诞、阚陵，也就是杜伏威的两个养子手里，实际上将辅公柘架空了。杜伏威带着养子阚陵入朝之后，辅公柘觉得自己的仅有一点儿行政权力也被唐廷收走，他终于受够了位居人下的日子，要做真正的君王！

于是，辅公柘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夺权计划。

虽然掌管军队的王雄诞是百里挑一的将才，但是在权谋方面却少了一根筋。辅公柘散布消息，假称自己收到了杜伏威的书信，说杜伏威怀疑王雄诞有二心。王雄诞听说之后委屈万分，为了自证清白，于是就称病不去管事情了。辅公柘要的就是王雄诞如此，于是就大大咧咧地接管了军权。

不过，王雄诞毕竟在军中很有威望，业务能力也很强，辅公柘想要拉拢他入伙，便将谋反计划告知了他。谁知，醒悟过来的王雄诞一口拒绝了，他对辅公柘说：“大唐兵威所向无

敌，‘辅伯’是嫌自己不能灭族吗？要我一起造反，那还是杀了我吧，就算我跟着你一起造反，也不过多活一百多天而已。”

辅公柝便缢杀了王雄诞，随即向江淮军民宣布，吴王杜伏威已经无法回到江南，所以辅公柝接到吴王的书信，奉命起兵。辅公柝原本就是江淮割据政权的二号人物，又说有杜伏威之命，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辅公柝称帝，国号为“宋”。此时此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君王。

辅公柝这样做，还宣布所有的叛乱罪魁祸首都是在长安的杜伏威，无异于宣判了杜伏威的死刑。他和杜伏威两个昔年的好朋友，此时却相互算计，不惜置对方于死地。果不其然，虽然唐廷没有立刻降罪给杜伏威，但是他本人在辅公柝叛乱之后不久便“吃错药死了”。谁也说不清，他究竟吃错了什么药。

然而，王雄诞的遗言有如一句诅咒。辅公柝称帝后不久，唐廷便征调各路大军，向着江淮之地杀来。

对于反叛的辅公柝，唐廷布下了四路大军。

赵郡王李孝恭率领舰队从长江顺流而下，攻打江州（今九江）。

岭南抚慰大使李靖率领交州、广州等地的岭南兵北上，攻打长江南部的宣州（今宣城）。

怀州总管黄君汉率军攻打亳州。

齐州总管李世勣攻打淮河、泗水一带。

几路大军中，李孝恭是总指挥，而李靖作为本朝军事方面的权威，担任副手，节制各路大军。当然，辅公柝占据淮南、江南，不能轻敌，唐廷一度打算让秦王李世民为讨伐辅公柝的行军元帅。但是，李世民正坐镇太原，防备突厥来袭，抽不开身。南方的战事，还是要由李孝恭、李靖自己来解决。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月之后，几路大军凯歌猛进，一直打到了长江边上，江淮地区尽数被唐军收复。

自古以来，金陵都是整个江淮和江南的中心，而金陵的安全，最直接的保障就是一东一西两个重镇：东边，是镇江旁的京口；西边，是上游的芜湖。辅公柝自己驻守在京口旁边的丹阳，既照应住了金陵城，又与江对面的江都保持联系。而对于芜湖，辅公柝则安排手下重兵守卫芜湖旁的梁山三镇。陈正通、徐绍宗率领步骑三万人驻守在芜湖城外的青林山，冯惠亮、陈当世率领的三万水军则驻扎在长江东岸的博望山，与西岸的梁山遥相对望。冯惠亮、陈当世下令，用巨大的铁索连接梁山和博望山之间的江面，封锁长江，使船只无法通行；又在博望山边的江岸上筑下却月城。

却月城，从当年宋武帝刘裕发明的却月阵发展而来。刘裕当年以两千人摆下却月阵，大败南燕的九万大军。其核心就是背水列阵，水面由战船掩护，正面以战车、护盾防御，对防御骑兵冲锋，有极大的功效。冯惠亮、陈当世的却月城，则更加发展了一步，临时性的战车、盾牌，被改进为木栅栏、石墙等更为坚固的防御。沿岸的却月城延袤十余里，又有水军舰队在江面巡弋，将长江防线守得如铁桶一般，滴水不漏。

唐军原本就发源于武川、关陇军事集团，骑兵是唐军的看家本领，此时对方筑下却月城，骑兵的本领就无法施展。李孝恭、李靖、李世勣等几路大军先后汇集到了芜湖。李孝恭遵循了唐军对敌的一贯套路，派遣奇兵截断对方的粮道，但截粮道是项技术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辅公柝军的补给虽然受到了影响，但仍然有运粮队将粮草源源不断地运到军中。

以往李世民的“三板斧”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因为李世民在龟缩固守的同时，派出偏师将敌军补给死死掐断，最终导致对方粮尽而退，随后趁势击败。但此时，唐军截粮并不成功，又深入敌军腹地，旷日持久地耗下去徒劳无益。面对形势，李孝恭召集诸将议论军事。李世勣等诸将都建议说，冯惠亮等水陆两军军势强盛，又据险而守，防御严密，如果强攻的话一时半会儿也攻不下，不如绕过这里，直取丹阳的辅公柝老巢。如果丹阳的辅公柝被击败了，芜湖的军情也自然迎刃而解了。

这条计策避实就虚，颇有道理，李孝恭觉得可行，便准备点头同意，依计行事。但在此时，一旁的副帅李靖却道：“不可！”李靖顿了顿，见诸将凝神倾听，于是继续缓缓地说道：“虽然辅公柝的精锐都在梁山三镇，但是自己在丹阳也留守了不少兵力。如今我军连博望山都攻不下来，就真的相信石头城能打得下来吗？如果打辅公柝的时候，十几日打不下来，而冯惠亮又从后方袭击，那我军就危险了。”

听了李靖的话，诸将不由得冷汗连连，问李靖的计策。李靖说道：“冯惠亮、陈正通这些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的骄兵悍将，他们不会真的不想出战，而是辅公柝老谋深算，命令他们坚守不出罢了。如果我们一边攻城，一边挑衅他们出战，完全可以一举而破敌。”

军事权威一开口，谁也不敢再质疑，李孝恭当即同意了李靖的计策。

李靖的计策看上去平平无奇，只是简单的挑衅、破敌，这就是他的军事风格——把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计策操作得惊世骇俗，不管敌军耍出如何的花样，李靖总是一招平平无奇的正面突破，然后敌军就土崩瓦解了。

一番平平无奇的部署后，唐军分出弱队和强队，弱队先出战，攻打博望山城。长期以来，辅公柝军中一直认为，李孝恭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尔尔，没有多少关陇府兵，只是脆弱的巴蜀兵而已，此时见羸弱的唐军来攻打山城，还没打到女儿墙下，便溃退败走，登时跃跃欲试，众将率军杀出营寨，趁势攻了过来。然而，追出几里，才发现唐军已经摆好阵势，严阵以待，“宋军”追兵全部被唐军击退。杜伏威的义子阚棱在阵前摘下头盔，高声道：“我是阚棱，你们不认识了么？为何还敢与我来战。”“宋军”将士们很多都是阚棱原先的部下，见到了他，也都没了斗志，还有一些直接走出来，向阚棱纳头便拜。原本来势汹汹的“宋军”追兵，一下子便全线溃败。

在博望山、青林山两处山城，唐军乘胜追亡逐北，掩杀过来，直接击溃了两处山城中的守军。冯惠亮、陈正通等守将仓皇而逃。

“宋军”逃得快，李靖追得更快，他让其他几路军继续清扫战场，自己则点起精锐骑兵杀向辅公柝驻守的丹阳。“宋军”还没有溃退到那里，李靖的轻骑兵就已经到了丹阳城下。辅公柝猝不及防，知道丹阳守不住，于是带着部下继续往江浙一带撤退。

辅公柝在丹阳原本还有数万人，假如唐军真的绕过梁山攻打丹阳，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辅公柝一路奔逃，逃到句容的时候，身边只剩五百人。结果这五百人跟着辅公柝，也觉得混不下去，想抓着辅公柝向唐军投降。辅公柝发现了部下的叛意，连妻子、儿女都不管不顾，自己带着心腹几十人连忙逃了。一直逃到了湖州武康，被当地村民一通殴打，扭送给了唐军。辅公柝被一直带到丹阳，斩首示众。

从辅公柝起兵到失败，才只有不到两百天。正如当时王雄诞不幸言中的那样，辅公柝从起兵作乱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罢了。

七年时间，随着燕王罗艺奉诏入长安，辅公柝被梟首示众，李唐总体上扫清了隋末四处割据的群雄们，基本统一了全国。

纵观几千年的王朝更替，秦始皇嬴政从亲政开始，花了十七年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从沛县起义开始，七年之后便登基为帝，但要真正消灭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实现统一，则还要花上更长的时间；汉光武帝刘秀用了十四年；汉末的曹操征战二三十年，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

李唐的统一进程是最快的，这也不免让人误解，是不是因为李唐的敌人们太弱？

其实，不是李唐的敌人们太弱，而是李唐的名将们太强了，根本没有为他们留出变强的时间。薛举、王世充、窦建德、萧铣、杜伏威……放在其他任何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都可以成为璀璨的霸主，但在隋末唐初这个“地狱模式”的战局里，他们的发展进程生生地被李唐给掐灭了。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天下百姓终于得到了乱世之中最为珍贵的安宁。而在唐帝国的核心，长安城里，一场暴风雨也在酝酿当中。

第十一章

宫府相图势不收

——暴风雨中的天策府

李元吉的抉择

其实，齐王李元吉自己也不知道，他对二哥李世民的恨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或许从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这种恨就已经埋在了心里。从小，李世民就是“别人家的小孩”，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与赞叹，他相貌英俊、谈吐优雅、丰神俊朗、文武双全，连父亲李渊都钟爱他这第二个儿子。而李元吉呢？也许是母亲窦夫人生下他时身体不好的原因，他相貌平平，甚至有些丑陋，嗓音也很奇怪。甚至他刚出生时母亲就因为他长得丑而不想养他，靠着家中婢女的照顾，李元吉才被艰难抚养长大。

李家四兄弟当中，三郎李玄霸早夭，二郎李建成年长李元吉十多岁，长兄如父，李元吉一直都很敬爱他。二郎李世民并不比他大多少，所以亲朋好友们常常拿李元吉和李世民相互比较。一比之下，李世民竟然各个方面都比他强。李元吉不爱读书，或许也是知道自己比不上二哥，所以专心弓马猎术，号称“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猎”，希望靠这个获得父亲的称许，和亲朋子弟们的赞叹。然而，没想到二哥这一点也比他强。当李元吉还在树林里射野兔、麋鹿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经在征讨“历山飞”时箭无虚发，射人射马了。

李元吉的这二郎哥哥，是天生的骄子，永远光芒四射，永远一副未曾被岁月蹉跎过的样子。平心而论，如果李元吉不是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也许会为他倾倒，但李元吉不幸做了他的兄弟，因而始终生活在李世民光环的阴影之下。李元吉守太原，打不过刘武周跑了，而后李世民为他收拾残局，顺便将刘武周给灭了；李元吉出征讨贼，也是做李世民的副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哪怕是身着金甲，凯旋的时候，李元吉也只是跟在李世民的后面，看着二哥接受长安城的鲜花与欢呼。

李元吉后来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手中的长槊。在洛阳围城时，李元吉听说尉迟敬德善于用槊，就想要挑战尉迟敬德。以往李元吉与手下武将比试，不管对方是不是让着他，总而言之都是李元吉赢了。但没想到尉迟敬德是个直汉子，把自己的马槊去掉枪头，竟是想认真地和李元吉比试。李世民也过来添油加醋，听说对用槊的高手来说，夺槊比避槊更难一些，于是让尉迟敬德试着空手夺过李元吉手中的马槊。结果一场比试下来，尉迟敬德三次空手把李元吉的马槊夺下。虽然李元吉口中赞叹着尉迟敬德的身手，心中却也不免怀恨在心。

李元吉只是一个能力一般的普通人，没有二哥李世民那样的能力与胸怀，也和二哥玩不到一起。所以，虽然几年来李元吉做着李世民的副手，忍受着李世民的正义、大度、果决、刚直，但终于有一天，这些忍受化成了喷薄而出的怨恨。

在征讨刘黑闥的战争中，李元吉成为大哥李建成的副手。李建成需要李元吉来抗衡日益壮大的李世民集团，李元吉也需要李建成这个靠山来扳倒李世民，壮大自己。二人一拍即合，结成了联盟。

二人之所以结盟，确实也是因为李世民的权势已经不仅威胁到了东宫太子的地位，而且还影响了整个皇权的稳定。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天的李世民，在诸多头衔加身之下，官爵已经长到一口气念不下来了：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

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使持节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领十二卫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不久之后，他还要加封为中书令。

也就是说，环绕着关中，关东、陇西、河西、巴蜀，名义上的领导都是李世民。长安城内外十二卫大将军，也就是整个皇家禁军，领导人也是李世民。军中的实力派将领，包括李靖等人，也都是李世民的人。一道政令，由中书省最高长官——中书令李世民安排草拟，然后由兼任“天策上将府”司马的侍中宇文士及审核成文，再交由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李世民来负责安排落实。然后在关东、巴蜀、陇西等地，也再由行台尚书令李世民来将中央政令具体地实施下去。

李元吉敏锐地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太子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的问题了，李世民的权力已经威胁到了皇帝的权力。在权力面前，没有温情脉脉的父子兄弟，只有你死我活、你争我夺。就算李世民再孝顺、李渊再慈爱，涉及权力，李渊也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胁。

看清了形势后，李元吉打算在权力场上搏一搏。站在大哥李建成这一边是最正确的选择，这意味着他的靠山不仅有太子，而且还有天子。东宫与秦王府的权力斗争，其实是秦王身后的军功集团在对整个皇权。至于扳倒李世民以后怎么做，李元吉也盘算得门清。太子李建成势必会因为整死李世民而得罪开国功臣们，最终声名狼藉。而他李元吉一直都是南征北战的副统帅，自然有资格、有机会顺理成章地继承李世民背后的那个功臣团体。到那时候，踩着李建成上位成为太子，那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李元吉是相信自己有天命的，毕竟他名字中的“元”和“吉”，两个字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唐”字嘛！不信你可以自己写写看。

所以，在与太子结盟之后，李元吉不遗余力地劝说李建成，通过暗杀来除掉李世民，还说要为长兄手刃这位二哥。有一次，李世民随天子、太子来李元吉的宅第做客，李元吉安排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准备乘机刺杀李世民。结果被随同而来的李建成发觉了，拉李元吉到一边，声色俱厉地让他停下来。李元吉这才悻悻地停下刺杀计划，生气地说：“我这都是为兄长着想，我又图些什么！”

是的，正是因为李元吉“不图什么”，谋杀李世民的責任，自然就可以通通地推给李建成了。

李建成自然也不是傻子。他本是仁厚之人，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可以狠心去干事情的。当初晋阳起兵，他与李元吉从河东逃出来，唯独丢下了同父异母的弟弟李智云。李智云的生母万夫人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万氏在窦皇后死后就是李渊资格最高的妾室，李渊称帝之后，她原本可以顺理成章地晋为皇后，但由于没有子嗣，就始终停留在贵妃的位子上，没有晋升为皇后。李渊的生育能力极强，庶子生了一大堆，但后位空悬，膝下的嫡子只有窦皇后所生的三个。而李智云为什么没能一起逃出来，也就成为李建成不能说出的秘密。

但是，对于李建成来说，除掉李世民却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因为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李世民，而是唐帝国用以统一天下的军功集团。他如果不能驯服开国功臣们，那就算杀了李世民，等到李建成继承皇位后，一样无法坐稳江山。每个王朝在开国之后，为了保证皇位的平稳交接，开国皇帝往往要杀掉一些无法为储君所用的功臣，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率军平定河北刘黑闥，李建成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壮大自己的力量，压制李世民手下的功臣们。李建成这几年，派人在各地招揽壮士，带来长安，编入东宫的私人武装。父皇李渊在这方面倒是非常纵容，没有禁止。李建成因而招募了东宫卫士两千人，号称“长林兵”。他又偷偷地结纳燕王罗艺，请他带了三百幽州突骑兵，屯戍在东宫里。有了这两千多人，李建成也就在京师范围内，形成了对秦王李世民的压倒性优势，毕竟秦王府只有几百号卫士。

有了两千“长林兵”，李建成觉得还不保险。自己这个二弟的军事才能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他那几百卫士，都是跟随在其身旁一路南征北战的“玄甲军”精锐，窦建德、刘黑闥的几万大军都照样冲锋，李建成就怕“长林兵”不是对手。所以，他继续委托自己过去的东宫宿卫，如今已经是坐镇京师西北的庆州都督杨文干，让他招募西北精壮来充实东宫宿卫。

盛夏之时，天子带领秦王、齐王前往仁智宫避暑。李建成作为太子，继续留守长安监国。父皇和秦王不在长安，李建成的行动便更为自由一些。杨文干又一批从庆州送来的壮汉们，也在李建成监国后抵达了长安。李建成为了表达善意，特地派了郎将尔朱焕、校尉乔公山，给杨文干送了一批铠甲。

铠甲一直以来都是朝廷严控的战略物资，禁止私相授受，李建成送这批铠甲给杨文干，本来也是想给他一些甜头，以壮大自己在庆州的羽翼。然而，尔朱焕、乔公山押解着这批铠甲走到一半时，竟然改了路线，径自去了仁智宫向李渊自首了，还举报说是太子让杨文干举兵造反，与太子在京城里应外合。

天子在外，而京师造反，这是天子极为忌讳的。特别是庆州地理位置特殊，与突厥接壤，仁智宫恰好又在庆州和长安之间，如果李建成、杨文干真的要造反，而且还私通突厥的话，那形势对李渊将大为不利。李渊听了自然大怒，但对外还是得稳住，于是不动声色地将李建成从长安召来。但是，李建成已经从仁智宫那里打听到了消息，吓得六神无主。有的部下劝说李建成趁机造反，而李建成思虑良久，最终还是穿着低微的庶民服饰，前往仁智宫请罪。

李建成一路北上，到了距离仁智宫还有六十里的鸿宾堡，将所有部众留下，只带十余骑去见父皇李渊。如此诚心的样子，李渊最终还是让李建成进宫觐见了。李建成来到李渊面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扑通跪下，一边哭着一边谢罪，然后用尽全力把头重重地砸在地板上，发出“咚咚咚”的巨响。李建成一边哭着，一边用力磕头，好几次把自己的头磕晕了，额头的鲜血也染红了地板。

就这样，依旧没能平息李渊的怒火。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于恶劣了，不管李建成是否真的有心造反，单单私赠铠甲给杨文干这件事情，就已经触碰了李渊的底线。

李建成磕晕在地。李渊看着略有些心疼，就让宦官将他拉到寝殿外的帷幕旁，给他喂了一些热水和麦饭，李建成这才悠悠醒转。这天晚上，李建成就被殿中监陈福严密地看守了起来。

既然李建成说破了嘴，又是请罪，又是否认他和杨文干打算造反的指控，第二天，李渊的气稍微消了一点儿之后，就派了司农卿宇文颖前往庆州，召杨文干来仁智宫面圣。如果杨文干真的只是收了铠甲，那就判他撤职流放，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

然而，宇文颖前往庆州不久，就传来了杨文干正式举兵造反的急报！

听了这个消息，不单是李建成哭晕在了厕所，李渊也慌了神——宇文颖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说了要他稳住杨文干，带他来仁智宫觐见，结果是背着炸药救火，一点就着。要是杨文干引突厥大军打来，那刚刚稳定下来的李唐帝国，就要再一次陷入战火了。

焦急之下，李渊下意识地又想到了自己的次子，那个一次又一次担任“救火大队长”的秦王李世民。

东宫与王府的“窃听风云”

李世民被紧急召进父皇李渊的寝殿时，已经知晓了杨文干造反之事，也约莫猜到了李渊的用意。

看见眼前的父亲略有些憔悴，李世民忍不住安慰道：“杨文干那个竖子，竟敢做这样狂悖叛逆之事，估计庆州府的僚属们都会立刻将他擒杀。就算不行，那就派一员上将讨伐他便可以了。”

“不然。”李渊摇了摇头，“杨文干的叛乱关系到大郎，恐怕响应他的人会有很多。这事情，还是需要你来办。等二郎得胜归来，就立你为太子。”说着，李渊叹了口气：“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狠心杀掉自己的儿子，到时候就封大郎为蜀王。蜀兵脆弱，不足为患，等我百年之后，你继承大统。若是大郎能安心侍奉你，二郎便记得要保全他；若是不行，那二郎你取他也容易。”

看见父皇一夜苍老的样子，李世民心又喜又悲。喜的是，父皇终于有了立他为太子的打算；悲的是，才发现一晃之间父皇已经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事不宜迟，李世民即刻启程，率领轻骑急进。不出李渊所料，杨文干声势浩大，占据了庆州之后，又继续南下，占领了宁州，想要与京城的太子李建成会合。然而，李世民已经在此时抵达了宁州。

“天策上将”的威名实在太过于隆盛，杨文干所部听闻李世民来了，全都不想做“玄甲军”铁蹄下的亡魂，还没交战，就四处溃逃。杨文干自己也被部下所杀。李世民几乎兵不血刃就平定了杨文干的反叛，得胜回朝。然后，到达长安的时候，他才发现长安一切如常，太子安然地稳坐在东宫，父皇李渊也绝口不提之前答应过的改易皇储的事情。相反的是，李渊对他的态度比以往还要冷淡。

原来，李世民出征之后，李元吉和后妃们连日在李渊面前为太子求情。李建成终究是自己的儿子，李渊也就心软了，如今杨文干已经平定，他也就不再打算降罪于李建成。

一直以来，李世民总隐隐有个缥缈的幻想，觉得自己功劳越高，父皇李渊也就会论功行赏，改立他为太子。然而，权力斗争的规则就是如此残酷，李世民的功劳越大，就越不可能成为太子。因为如果李世民成为大唐帝国合法的继承者，那唐廷的大臣们是愿意听他李渊的，还是更愿意听第一功臣、第一权臣并且是未来皇帝的李世民的？李渊的权力，将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这也导致了每次一有动乱，李渊都不得不仰赖李世民来平定，而事成之后，又因为李世民势力更大了，更为猜忌他。

李世民驰骋天下二十多年，从未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而如今，这一条过不去的深沟就横亘在他面前，皇位对他似乎触手可及，却又触不可及。

身处在权力斗争的旋涡里，关键是要多看、多想。

这一场杨文干事件，牵涉众多，前因后果扑朔迷离，不得不让人多想一想。杨文干被杀

后，皇帝处置了几个人：

一是派去杨文干那里传信的宇文颖，其实他是让杨文干起兵的导火索。因为他擅自将朝中仁智宫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文干，杨文干听罢就直接起兵了。所以，宇文颖被抓获后便被处死。

二是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他们三人被皇帝叱责为渎职，导致皇子兄弟不睦，因此撤职流放。可是从表面上看，这场叛乱难道不是太子自己送铠甲给杨文干，被告发为叛乱，然后杨文干听说之后就真的叛乱了吗？与兄弟不睦有什么关系？而且，被处罚的还有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这是“天策上将”李世民的下属，又怎么会躺着“中枪”？

其实，这也是李渊静下心来后看出的端倪。太子谋反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性并不大。虽然送铠甲这种事情是重罪，但是李渊也不是不知情，平时都对自己的儿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出了事，大不了找一个替罪羊顶包便是。关键是有人诬告了太子作乱，才进而导致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之所以有人诬告，自然就是因为东宫与秦王府之间近年来明争暗斗的结果了。所以，推想下来，诬告太子谋反，最得利的是秦王李世民，所以谋划这场诬告的，也最有可能是李世民的手笔。

李渊处罚天策府的杜淹，就是因为他是向李世民通风报信的人。这段时间以来，杜淹一直想要投靠太子李建成，因此从李建成那里知道了不少事情，很有可能就是东宫和天策府的双面间谍。

然而，这件事的主谋真的是李世民？

李世民平定了叛乱，不但没有受到赏赐，还背上了密谋陷害太子的罪名，一时间百口莫辩。李世民平素的行事风格都是谋定而后动，一动就是雷厉风行，杨文干事件的前因后果，实在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

那么，受李建成之命送铠甲的尔朱焕、乔公山，究竟是受谁的命令才向天子告发？如今已经说不清楚了。但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策动杨文干造反的宇文颖，其实是李元吉的人，是受了李元吉的指令，才干预了杨文干的造反。

这位不起眼的四弟，终于在此时渐渐地露出了他狰狞的面容来。他不动声色的这一招，既惹得太子一身腥，又把诬告的脏水泼在了李世民身上，可谓一箭双雕。

混乱是李元吉藏身的掩护。局面越是混乱，李元吉便能藏得越好，也越能实现除掉两个哥哥，最终夺得皇位的野心。

武德末年的李唐皇室，上演了一出错综复杂的“碟中谍”大戏，间谍、双面间谍、策反以及反策反，种种行事层出不穷，简直是一出盛大的“窃听风云”。李世民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谍报网络，如今已经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延伸到了全国各个州县。不论是朝中大员，还是地方官，都在李世民构建的情报关系网中。

这是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当初在洛阳，李世民在李世勣的力荐之下，起用了瓦岗旧将张亮来镇守洛阳。张亮被赏赐了大量金帛财物，实际是一位“超级007”，身负为李世民结纳

山东豪杰的使命。但是，这件事情被李元吉告发，将他严刑拷打，让他说出事情的原委。好在张亮是条硬汉，愣是一个字都没有吐出来。

而李建成、李元吉的谍报工作也在日夜开展着，天策府上下，乃至李世民身边，都安插了不少暗桩。

杨文干事件之后，转眼间已经入秋，到了郊猎的时节。李氏三兄弟陪着皇帝李渊到长安城南打猎。这时，李建成拉出一匹胡马，对李世民说：“这马性子烈，喜欢蹶人，二弟身手好，可以试一试。”

李世民说试试就试试，骑上马之后，这匹胡马果然就开始蹶人。李世民身手矫健，这马一蹶，他便跳到数步之外，等马平复一下，就又继续骑上去。如此蹶了三次，李世民终于将这匹烈马给驯服了。李世民不由得豪气顿生，回头对宇文士及说：“他们想借这匹马摔死我，可是死生有命，怎么能伤得了我？”

这句话，被李世民随从一个暗桩听见，转头便报告给了李建成。李建成听了之后，便让关系好的嫔妃打小报告给李渊，说：“秦王刚才说，我有天命在身，要我去做天下之主，怎么会平白去死呢？”李渊听了以后大怒，召了李建成、李元吉，然后召来了李世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天子自有天命，不是你靠着智计才略就能求到的。你这小子，也求得忒急了！”

李世民在众人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明知被诬陷却没法声辩，毕竟自己确实说过“死生有命”之类的话，只得摘下冠冕，顿首于地，道：“孩儿无辜，还请将儿交付三法司审问查验，证明孩儿的清白！”他柔中带刚，气得李渊的脸青一阵，白一阵。

就在这时，忽然传来急报，传信官匆忙将一份急件呈给了李渊。李渊看了信，沉思良久，抬起头来看着李世民，道：“二郎起来吧，戴上冠冕，这些都是家事，以后好好说，不要动不动就说要交给三法司审问什么的。”

李建成、李元吉，以及嫔妃们都没有料到李渊的脸变得这么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穿戴收拾好，重新坐在了李渊身旁。

“边关急奏，突厥兵大举来犯。你们看一看，过会儿我们商议此事。”李渊将手中的急件递给了李世民等人，转身走开，满脸都写着“担忧”二字。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秋，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突厥颉利可汗、突利可汗集合了举国之力，分几路大军大举南下，从河东的朔州、代州，一直到西北边疆的原州、绥州，万里边疆狼烟四起，大唐的北方边关全线告急！

惶惶大唐，为何迁都

自前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征高句丽，到如今的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天下经历了十二年的浩劫，在册人口从近九百万户，锐减到了两百余万户。唐军平定天下的战争十分艰难，国家财力困难，将士也疲惫不堪，正是急需休养生息的时候。所以，天下刚一平定，唐廷便开始了裁军工作，之前唐朝主力军队关中府兵，一共十二军二十六万人，裁撤到只剩下三万“元从禁军”，让大部分府兵将士解甲归田，安享太平。然而，突厥大举来犯打乱了唐朝的节奏，天下安定了还不到三个月，便又要面临战火。

此时的突厥，几乎是整个亚洲大陆最强大的政权，有史以来，北方草原从未有过突厥这样强大的游牧帝国。唐军要真与突厥决战，国家的财政与兵力都不允许。而防御突厥的形势同样十分不利，由于武德初年割让了河套地区，突厥的势力便越过了阴山；加上有梁师都的策应，因此突厥但凡南侵，都可以轻松地打到关中附近，直接威胁大唐的都城。

因此，有人便在朝议时建议说：“突厥之所以屡屡进犯关中，无外乎是因为长安城里有宫廷美女，又有金银财宝。所以，如果烧掉长安城，迁都到别的地方，那突厥人自然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不再南侵了。”这个主意得到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宰相裴寂的支持。如今关中由于气候干燥、生态恶化，粮食产量原本已经无法支持长安这个大都城的供应了，毁弃长安，迁都别地，既可以从突厥直接威胁中脱身，又可以解决京师日益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

而迁都到哪里，李建成的班子也已经谋划好了。如今洛阳、晋阳等关东都市，都已经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巴蜀、陇西也过于偏僻，不宜定都，最合适的就是襄阳了。襄阳位于天下之中，又不在李世民的势力范围内，从长安出武关就能到，还可以经由丹江水运，接受江南的米粮，可以算是暂时作为陪都的权宜之计。

这个计划，李渊也心动了，还派宇文士及专门前往襄州行台考察建都的事情。自建国以来，太子李建成一直负责关中以北的防务，如今他主张烧毁长安城，又有皇帝的支持，基本上等于给迁都之事定下了调子。尽管唐廷重臣大多出身关陇，谁也不愿意真的抛弃关中，迁移到襄阳去，但是迁都这事有了皇帝的支持，终究没有大臣敢提出反对意见。

就当所有人噤声之时，李世民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面奏李渊，直言道：“自古以来就有戎狄之患，本朝四处征战，所向无敌，怎奈何现在胡人侵扰边疆，就要迁都躲避？这岂不是贻笑于四海，让百姓们取笑吗？”他想到父兄居然真的想要烧掉自己的都城来抗敌，不由得胸中憋着一口气，话里更少了顾忌，又道，“当年霍去病只是汉廷的将领，都立志消灭匈奴，而臣忝列在王公之首，倘若安定不了边患，到了要迁都躲避的地步，那就是臣的失责！”

李渊听了拍着桌子大怒。关中的边防不是李世民的职责范围，现在他说自己作为秦王失责，难不成是在暗示太子乃至皇帝都要为边防的困境负责不成？

李世民不惧李渊的怒火，坦然对视，目光中自有一股威严，竟然在气势上隐隐地压过了李渊。只听李世民说道：“乞求陛下赐给臣效力的机会，解决了颉利可汗，用锁链套着他的

脖子带来面见陛下。如果没法奏效，再讨论迁都的事情也不晚。那时候，臣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

朝堂之上沉默着。李世民的话说出了大多数朝臣的心声。

太子李建成冷哼一声，道：“当年汉朝的樊哙夸下海口，说带十万兵就可以横扫匈奴，结果贻笑大方。秦王的话，倒是和当年的樊哙有点像嘛。”

李世民转向李建成，针锋相对道：“太子这就不懂了。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怎么可以相互比较？樊哙这样的小人，何足道哉？世民在此敢立下话，不出十年，必定平定漠北，我说到做到！”

朝臣们都知道，秦王李世民真的是人狠话不多之人，他说十年，那一定不会超过一天。可是，如此强大的突厥，难道真的可以在十年之内就平定了？要知道，当年的汉武帝，一辈子都没能完成击败匈奴的愿望。

李渊挥手示意两个儿子停止争吵。李世民的话确实有些道理。于是，李渊命令李世民带人亲自去北边看看突厥的军势，然后再回来商议。李世民趁势请求了便宜行事之权，让他可以与突厥谈判。李渊只想稳定关中局势，自然就答应了。

对李渊的这个安排，太子李建成心中有很多个不乐意。原本关中防务在李建成的手上，现在李渊派李世民来插手突厥事宜，怎么看都像在抢李建成的权。于是，李建成联络后妃们一起向李渊抱怨，说突厥不就是想得到财宝嘛，秦王看似忠义，其实也不过是假借御寇的名义，实际上是要总揽兵权，以实现篡权的谋划。李渊听了也不得不小心一些，于是又补了一条命令，派齐王李元吉与李世民同去，还特地在兰池隆重地为李世民、李元吉饯行。

八月，关中进入秋雨时节。李世民、李元吉率军从长安北上，在豳州遇见了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率领的联军。由于连日大雨，唐军的粮草辎重队被堵在了路上，全军将士又累又饿，士气极其低落。

此时，李世民与李元吉的关系已经完全决裂。众人都明白，李元吉之所以随行，就是李渊不希望李世民总揽军权，而派来牵制李世民的。所以，但凡军中的大事小事，只要需要李世民定夺的，就少不了李元吉的首肯，军中的指挥再也难以像当初洛阳、虎牢之战时那样顺畅了。军中指挥不统一，士气也就更为涣散。就在此时，突厥两可汗率万余突厥骑兵迁回到豳州城西，在五陇坂上安营扎寨，摆开阵势。

唐军诸将也都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一眼看见这万余骑兵，就被震撼了——类似于二次讨伐刘黑闥时，李世勣探刘黑闥军营时的那种震撼。虽然万余突厥骑兵没有精良的铠甲，但是无一不身手矫健，唐军以疲惫之师，很难说是否打得过。但李世民却还是李世民，那个浑身自信、豪气干云的李世民，他回头看向李元吉说道：“胡虏逼近到这里，我军不可以露怯，一定要出去打一仗才行。你能和我一起出战吗？”

李元吉则已经被这阵势吓坏了，但嘴上却不能软，道：“敌军形势如此，怎么可以轻易出战？万一出战失利了，后悔还来得及吗？”

李世民不禁笑了，以往是谁轻敌出战，结果导致全线溃败，现在都忘了？于是，他说

道：“你不敢出战，那我自己去便罢，你自己留在城里好好看着吧！”

由于李元吉不同意出战，李世民也不带上大军，只是点了自己亲卫的一百骑兵，开门驰向突厥大阵。万余突厥骑兵杀气腾腾，大雨依旧不停，万余匹战马呼出的热气，在雨中汇成了战阵上空的一团云雾。而李世民就带了一百人，迎着千军万马奔驰，在突厥军阵之前显得渺小而又激扬。

到了五陇坂上距离突厥骑兵一箭之地外，李世民按马停下，高声叫道：“我大唐与可汗和亲，为何负约，深入我国领土？我乃秦王，如果可汗能斗，便单独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一拥而上，那我就以这一百骑抵抗你们便是！”

秦王李世民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响彻长城内外，如今突厥骑兵们听说面前这个年轻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秦王，不禁骚动起来，既想看看秦王的模样，又感佩秦王如此无畏的气势。李世民面对敌军毫无惧色，他以轻骑犯险，就是想凭借自己的光环，让敌军不敢轻易出击。见主帅颉利可汗没有回应，李世民又大胆地往前驰了几十步，进入了突厥骑兵的射程之内，喊道：“突利可汗！你之前和我结盟，说好了有急事就相救，如今却引兵来攻，为何如此没有香火之情？”

东突厥各部，名义上奉颉利可汗为主，但各部本身依旧有很大的独立性，突利可汗和其他特勤们的权力都很大。突利可汗是颉利可汗的弟弟，统领了好几个部族的骑兵。按照突厥人“兄终弟及”的习俗，突利可汗就是颉利可汗的继承人，所以两人关系微妙。此时，李世民不理睬颉利，单单与突利可汗喊话，说得又是些“香火之盟”的敏感事情，很容易引起颉利可汗的猜疑。颉利可汗不免想着，李世民轻骑敢于孤军直入，难道是与突利可汗有一些别的谋划不成？

见突利可汗不应，李世民继续向前，准备渡过五陇坂上的河沟。这时颉利可汗终于忍不住了，派骑兵过来对李世民说：“秦王不必渡河，我突厥人此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与唐国重申之前的盟约罢了。”

于是，颉利可汗带着突厥大军自行退出几里。

唐军亲眼看见秦王以一百骑逼退万余骑兵，更加对李世民惊为天人，原本低落的士气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但是，五陇坂上的雨势却逐渐加重，绵绵秋雨演变成了滂沱的暴雨。如此天气，怎可再出战？但是，李世民不这样想，他对诸将说道：“突厥人所依仗的就是他们的骑射，如今雨这么大，他们弓箭上的皮筋、鱼胶全都被泡开了，没法骑射，在营帐里可能连篝火都点不着。而我们在城里有吃有穿，还有炭火保障，长刀、马槊依旧锋利，正是以逸待劳的时候，还等啥！”当夜，他便率领大队人马趁着夜色和雨势出城，向突厥大营进军，列阵迎敌。

这下子，轮到突厥人开始惊惧了。李世民又派人与突利可汗会面，陈说利害，终于以美女和财宝为铺垫，再次说动了突利可汗答应和亲。虽然颉利可汗想要出战，但突利可汗却极力反对。突利可汗带领了一大批突厥军队，如果他不出战，颉利可汗也独木难支，只得接受了突利可汗的意见。派出了突利和颉利的堂叔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来到唐军阵中，请求和亲。

接洽之中，双方相谈甚欢。突利可汗还与李世民结为兄弟。至此，突厥此番举国南侵，经过五陇坂之战，唐朝以金帛财物、和亲公主为代价，最终与突厥达成了会盟合约。一场差点儿成行的迁都之议，也至此不再有人提及。

但是，这个结局，对于大一统的唐朝来说，毕竟是不光彩的。李世民、李元吉率军回到长安。和以往一样，皇帝在隆重为李世民出征饯行之后，再次冷漠地对待了李世民的凯旋。没有鲜花和锣鼓，没有百官迎接，李世民交出禁军兵符，将被迫议和、重金贿敌的责任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还背负了勾通突厥、挟寇自重的嫌疑和皇帝越来越重的猜忌。

皇帝想要分家产了

自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之后，唐廷再没有遇到可能会动摇国本的大战事，李世民也就始终留在了长安城里。东宫、齐王府与天策府之间的明争暗斗还在继续，甚至愈演愈烈。李世民怀念着纵马驰骋、意气风发的岁月，然而长安城里琐碎的钩心斗角，无时无刻不在消磨着这个曾经的天才少年的意志。

长安城的重重宫墙，仿佛一道牢笼，困住了李世民。

对李世民来说，李建成、李元吉以及后妃们在天子面前所进的谗言其实并不可怕，自己持身端正，问心无愧，就自然不怕这些捕风捉影的诽谤。真正让李世民感到吃紧的，是东宫对天策府展开的一系列权谋。虽然他身上的官衔越来越隆重，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还被加封为中书令，但李世民感到自己的权力却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流失。

权力的来源不是朝廷的官衔，就算李世民的尚书令、中书令、十二卫大将军这些官职都是实实在在的差遣官，而要真正拥有相应的权柄，仍然需要实际把控好三省六部的人、财、物才行。比如，虽然李世民领十二卫大将军，按照制度是统领了整个京师的禁卫军，但是由于太子受命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一些军机事务直接与十二卫大将军联系，他这个领十二卫大将军的职权也就被架空了，成为一个虚职。东宫也就通过类似的一系列操作，将政务、军务的决策与执行，全部绕开了李世民，仿佛有高人指点一般，一步步有条不紊地把李世民在京师的职务都变成了空壳。

后来，李世民才知道，这太子背后的高人，就是太子洗马魏徵。魏徵的手段极为老辣，又不动声色，仅仅是通过寻常人不会仔细关注的律令制度，就逐步地化解了李世民在朝廷中枢的实权。一开始还没注意的李世民，最后才惊觉，尽管自己在长安城之外的关东、巴蜀等地还有很大的权力，并保持着私下对驻军在外的将领、各地方官的控制力，天策府内也是人才济济，但是在长安城内，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功勋很大、官衔很多、人气很高的王公，仅此而已。

这一招“润物细无声”，凌厉而又致命。

由于这一切都是合法合规、名正言顺的，李世民竟然也毫无办法。是的，“天策上将”过去是没有的，谁知道它的权力如何？太尉、司徒，原本就是虚职，而总领十二卫大将军，过去也没有先例，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像太尉这样的荣誉头衔呢？中书令、尚书令，这是朝廷中枢的宰相做的，裴寂、萧瑀、封德彝他们做得很好了，秦王在外面打仗多年，对政务也不熟悉，交给专业的宰相来做，岂不美哉？

李世民知道，目前的现状不能持续下去了，此刻的长安让他窒息，而父亲、兄弟也是如此陌生。东宫的卧底报告，魏徵不停地建议太子诛杀李世民，只是一直没有得到李建成的采纳而已。如果魏徵的谋杀真的开始实施，李世民就更加危险了。好在李世民还有退路，当年他安排了张亮等人在陕东道大行台，笼络关东豪杰，如今已经经营得很成功，万一长安城形势有变，他就可以离开长安，回到洛阳的根据地。

但是，这还算是退路吗？长安城中的权力斗争，从来就不是东宫、齐王府与秦王府的斗争，秦王府真正在对决的，从一开始就是太极宫，是紫宸殿里的大唐天子李渊。

一天夜里，李世民收到了太子李建成的邀请，前往东宫夜宴。虽然东宫与天策府形同决裂，但李世民与李建成终归是家人，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寻常人家的兄弟吵架、抢家产后，最终不也得一起吃年夜饭嘛！所以，这一场夜宴进行得很畅快，李世民喝了很多酒。但是，进行到一半时，李世民忽然胸口剧痛，随即大口吐血，一吐就吐了数升，最后还是淮安王李神通扶着李世民离开，连天策府都没有回，直接就安顿到了太极宫西宫。李渊听说了，也急忙赶来看望。

李世民在东宫宴饮时心痛吐血，显然是中了毒。但是，毒究竟是谁下的，如何下，为何下，这些问题都十分蹊跷，查不出个原因。太子李建成当然有最大的嫌疑，可也有人暗地里说，也有可能是秦王李世民给自己下的苦肉计，嫁祸给李建成。众说纷纭，什么故事都有。李渊不想再深究下去，只是对李建成斥道：“秦王一直酒量不好，给我记着，以后不可以再请他晚上宴饮喝酒了！”

这件事情没查出个原委，便被李渊下令停止调查。但是，李世民不明不白地中毒吐血，李渊免不了会惭愧而心疼。等到其他人退下后，李渊对李世民说道：“从起兵到平定天下，都是你的功劳，我之前想立你为嗣君，你推辞不要，所以才给了建成。现在建成年长了，做了八九年的储君，又没犯下什么错，我不忍心废掉他。如今看起来，你们兄弟之间已经不能相容，如果再留在京师，必然会有纷争。我想，你还是回你的陕东道大行台去，统领关东之地，你可以自己用天子级别的仪仗、旌旗。”

这么多年，如今是李渊八九年来第一次与李世民推心置腹地谈话。李世民听了不由地流泪道：“父皇年纪大了，实在不忍心远离膝下。”

李渊看着卧在榻上的李世民，道：“天下是一家，长安和洛阳，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我要是想你了，也会去你那里做客，不用担心。”此刻的李渊，不是那个拉动东宫打击秦王府的帝王，而是一个年迈的父亲，一个硬不下心来对付儿子的可怜老人。

李世民含着泪答应了，第二天便开始准备行装，遵旨南行。但是，李建成、李元吉这边却不乐意了。他们商量着说，李世民要是走了，那这两年东宫精心收走李世民的权柄，形成的压倒性优势岂不是要白费了？李世民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就犹如困龙游入大海，重新掌握了兵马钱粮，万一皇帝李渊殡天了，皇位继承之争无法解决，那就很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而李建成和李元吉可都不想在战场上和军事天才李世民对敌。

“划山而治”，难不成要让这个统一不久的国家再次分裂？

所以，在李建成、李元吉的活动下，无数官员上了密奏，说秦王的左右听说要去洛阳，都喜不自胜，恐怕是不会再回来了。李建成又托裴寂这样的皇帝近臣把“划山而治”的利害说给李渊听，终于说动了李渊，把“划山而治”的想法给结束了。

李世民前往洛阳的行程无疾而终，于是继续留在长安。此时，所有的明眼人都已经意识到，李世民功盖天下，一手撑起了大唐的武德，理应继承这个帝国，要是天子决心不再改易皇储，仍旧以李建成为太子，那这几个兄弟之间就必有一战。

天策府内外也都抛弃幻想，积极备战。不论是李世民还是天策府上下，都已经被逼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还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亲信也捅破了窗户纸，直言劝说李世民要尽早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否则犹豫不决，就会导致覆灭的后果。

同时，宫府之间依旧谍影重重。东宫和齐王府对天策府的骁将们，展开了全面的策反，还对那些策反对象赠送了大量的珍宝金银。比如，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敬德名声在外，他们便秘密地送了一车金子、银子给尉迟敬德，想要笼络他投靠过来。但是，李世民对尉迟敬德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于是尉迟敬德严词拒绝了。李建成大怒，与尉迟敬德绝交。李元吉也安排了刺客要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听说了，于是将家门大开，等着刺客过来。刺客知道尉迟敬德的厉害，几次都不敢下手。李元吉见刺杀不行，便直接把状告到了李渊那里，说尉迟敬德在准备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于是李渊下令，将尉迟敬德投入诏狱进行审讯。

其实，尉迟敬德确实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天策府与河东等外地州县官员、豪杰的联络，尉迟敬德功不可没，但这些府中秘辛全都是高级机密，不可以丝毫吐露出来。尉迟敬德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吐一个字，于是李元吉准备将尉迟敬德给处决了，报复他当初在洛阳城外比试马槊时受到的羞辱。最终在李世民的苦苦请求之下，朝廷才总算把尉迟敬德释放了出来。但是酷刑之下，尉迟敬德一个八九尺高的黑脸大汉已经瘦脱了形。

李世民知道，收买尉迟敬德，只是东宫和齐王府渗透政策很小的一个环节罢了。只不过尉迟敬德是个耿直汉子，不懂得那些弯弯绕绕，就直接将太子和齐王送钱的事情抖了出来。天策府中不知道有多少文武官员，已经被李建成、李元吉给收买了。

比如，中书令封德彝，是一直跟随秦王李世民经历了洛阳、虎牢之战的亲信。他左右逢源，三边下注，既被李元吉收买，随时沟通消息，又暗地里在皇帝面前为李建成说话，最终秘密地成为东宫、秦王府、齐王府之间的三面间谍。多年以后，封德彝已经老死了，李世民才从别人那里知道这样一回事。原来，李渊因为秦王李世民功劳大，想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心中犹豫不定，于是找来封德彝，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封德彝却坚决劝阻了李渊。

听说这件事情后，李世民气得面孔扭曲——如果没有封德彝的劝阻，李世民顺利接任太子，他又何必与自己的亲兄弟斗得如此激烈，最终导致了后来如此悲惨又血腥的结果？

在架空了李世民的权力之后，东宫的第二步手段也雷厉风行地实施着，那就是翦除天策府的羽翼，彻底让李世民在长安城里孤立无援，成为孤家寡人。

李世民府中的足智多谋之士，论能力独推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于是，房、杜二人就成为靶子，在朝中太子与齐王党羽的弹劾之下，被勒令逐出秦王府，且严令不得再与秦王联络，如果私自与秦王会面，立刻处死，绝不姑息。

而秦府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程咬金）也是李世民手下的一员悍将，同时也受到弹劾，被唐廷贬谪外放，出任康州刺史。

就这样，李世民身边的得力悍将们越来越多地被调走、贬谪、外放。连平素直肠子的程知节也忍不住对李世民说出了心里话：“知节是秦王的人，就算是砍了我也不会离开的。还请秦王早做决定，要是大王的手下一个个的都被安排调走了，那大王您的身边还剩下什

么？还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

李世民听了程知节的话，沉默了。二十多年来，他难得一见地露出了受挫困顿的神色。但是，李世民不是那种容易灰心丧气的人，哪里遇到了挫折，他就会从哪里反弹起来，将那些看似凶猛的阻碍一扫而空！

李建成、李元吉，看似步步为营，将李世民架空成了长安城里没有实权的王公，但他们也实在是低估了李世民的力量。这些年的经营，李世民已经赢得了关东高门世族的支持；而多年的行军征战之下，从朝廷到地方大将，也都是李世民的人，从天策府连向地方大员们的“快递”专线，一刻都没有断绝，这就是李世民的底气。

以为可以在权力的牌桌上步步为营，就可以将李世民逼入绝境了？李建成太天真了，到了这一步，李世民有能力把整个牌桌都给掀了。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降维打击”吧。

李世民曾派人千里送信，询问李靖、李世勣等驻守边关的大将们，万一有朝一日他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夺取皇位，他们是否支持。不久，李世民收到回信，李靖、李世勣都婉言推辞，说不便参与。这些信看似谢绝了李世民的意思，但李世民也没说让他们参与，只是询问他们的意见罢了。而李靖、李世勣推辞不参与，意思也再明白不过了，他们都已经暗示了自己是站在李世民这一边的。只是他们此时直属于唐廷，还不是李世民的僚属，因此从君臣大义上讲，不应当参与这场针对太子与皇帝的政变，而不参与，就已经是对李世民最大的支持了。

而长安城中，又是如何的光景呢？朝廷十二卫大将军，还有驻防京畿的十二军府兵的将领里，除了燕王罗艺等少数几人以外，不是李世民的旧部，就是与李世民交好，连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和太常卿领参旗将军窦诞（李世民的姐夫、妹夫），也都偏向于李世民这一边。由于决战之时涉及天子，李世民不能保证这些朝廷禁军能直接站到自己这一边，但是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成为自己的绊脚石。如此算一算，真正能为东宫、齐王府所用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私养的两三千护卫而已。

确认了自己的基本盘坚实稳固之后，现在就是李世民绝地反击的时候了。

“太白经天”，变乱将起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星象有变。太白星忽然明亮，在艳阳高照的正午时分都能看见。“太白经天”象征着天下大乱、江山易主、天子驾崩、大臣被诛，以往秦始皇驾崩等屡次政治动乱的时候，都出现过这种星象。于是，天子令太史监研究此事，查清星象的原因。

深夜，东宫率更丞王晔秘密地进入了天策府。王晔是李世民谍报网中的一环，长期在太子李建成身边做卧底，潜伏在东宫多年，终于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他将一个惊天密谋报告给了李世民。

突厥联合党项人，上个月进犯廓州的黄河南岸，围困乌城。虽然这片地界属于李世民的州县，但是皇帝和太子都不希望李世民继续领军，所以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征，皇帝欣然同意，随即命令李元吉领着燕王罗艺等将领解救乌城。李元吉顺势请求抽调李世民手下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将领，并带着秦王李世民下属的精锐之师补充李元吉军，一同出征。这也同样得到了皇帝李渊的首肯。

于是，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届时大军出征之际，秦王李世民必定到昆明池饯行，到时候就命令刺客在那里的休息室将李世民暗杀了。做掉李世民后，上奏说李世民暴卒，就算天子不信，但也已经是既成事实。后来的事情就好说了，那时他们拥有了数万大军，是长安城的决定性军事力量，顺势“奏请”天子将国事交付给太子，那他们兄弟俩便可以大权独揽了。而天策府的战将们原本已经在李元吉军中，如果到时候他们不服，就一一杀掉，完全没有问题。盘算一通，计划天衣无缝，兄弟俩就愉快地决定了。

率更丞王晔管的是计时用的漏刻，平时在殿中报告时间，除此之外，谁也不太注意，李世民当初安排他在这个岗位卧底就是这个目的。而恰恰在李建成、李元吉密谋之时，王晔就在殿旁的漏刻边上，默默地听到了这一切。觉得事情非同小可，他立刻飞奔到天策府，报告了这些。

李世民听完之后大惊，他没想到自己尚犹豫不决之际，自己的亲兄弟竟然策划了这样一个连环计划，不仅要除掉他，还要挟兵马自重，趁机威逼皇帝退位让权。他急忙让王晔回去，又召来大舅子长孙无忌和心腹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一起商议这件事情。长孙无忌顺势再次劝说李世民，请他先下手为强。李世民长叹一声：“兄弟骨肉相残，自古以来都是人伦惨剧，我知道他们一直在图谋我的性命，只不过我不想先做那个恶人，等他们发难之后，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消灭他们。这样难道不可以吗？”言下之意，是想等到昆明池饯行之时，李建成与李元吉行刺之后，再出手制服。

“大王一定等他们发难再出手，这是不要命了吗？”尉迟敬德插口道，“如今我等众人誓死追随大王，可大王自己到了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却还是不拿安危当回事，纵然大王自己轻视人身安全，可也不能把上天赐予的社稷重任不当回事啊！如果大王不听我这一句劝，那我就自己逃到山里去做贼好了。反正是不能再留在大王左右束手待毙了！”他语气耿直，却道出了众人的心声。在座的众人，数尉迟敬德救过李世民的次数最多，也数尉迟敬德最有资格说出这一番话，毕竟他的身上，之前被李元吉严刑拷打所受的伤还没有完全痊愈。

长孙无忌也说道：“尉迟敬德所言有理，若是大王不听他的话，那真的就完了。”他向着李世民拜了一拜，又道，“如果大王还在犹豫的话，敬德要去做贼，那我无忌也跟着一起去，不能再追随大王了！”

话都说到这么重的份上，李世民也不得不仔细考虑了，他思索片刻，说道：“我所说的这个计划也不是完全不行，这事我们再从长计议。”

尉迟敬德大声道：“大王还在犹豫，是不智；难以决断，是不勇，敬德没想到，大王竟是这样的大王！”他走到门边，向外示意后，对李世民继续道，“天策府中的八百勇士，之前很多都被外派到其他地方，我已经擅作主张，把他们集合在了一起，甲冑、兵器也已齐备。大王不是说过，和敬德两人拿着弓箭、拿着槊，就可以横行于天下吗？有此八百健儿，又有何事不能平？如今形势已经在进行了，大王难道还能停下吗？”

李世民从座上惊起，走到庭院之前，只见八百敢死精锐已经集合，肃然而立，杀气逼人。天策府中的僚属们也都聚在了庭前，静静地看着李世民。李世民默然良久，向着众人问道：“如今形势，你们都怎么看？”

回答他的，是一边倒的支持。

“可天下刚刚平定，不能再生变乱了。如果以我李世民一人的性命，换得天下人的安宁，这也并无不可。”

“大王也知道，齐王是有野心之人，我们在那边的卧底报告，齐王其实也想谋夺皇位。这次他掌握数万大军，难免会有处理完大王之后，再将天子、太子一并端了的想法。如果让太子和齐王得了志，恐怕天下会更乱，乃至大唐也将崩溃不复存在。”侯君集等人劝道，“以大王的能力，除掉此二人有如割菜一般，何必要殉匹夫之节，忘了社稷的安危？”

但是，李建成、李元吉终究是李世民的亲兄弟，不是其他人的骨肉同胞，李世民最终决定之时，仍然有些犹豫。

“大王以为，舜是怎样的人？”

“自然是圣人。”

“舜的父亲不肖，兄弟凶恶，想要害他。舜挖井的时候，父亲和弟弟却在井外边填土，要是那个时候舜不自己出来，而是任由父亲、兄弟活埋，那他就是井里的泥巴了；舜修屋顶的时候，父亲和弟弟在下面放火焚烧，要是舜不自己跳下来，那他就是屋顶上的灰尘了，又怎能最后泽被天下，成为万世圣君呢？”

这个典故戳中了李世民的痛处。是的，如今的他是在自救，而自救的目的，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李世民终于被说服了，于是下令占卜，测一测吉凶。李世民很少占卜，这一次其实也是想安慰自己，证明做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指引。正要扔出龟壳，查看征兆的时候，幕僚张公瑾走了进来，将龟壳一把夺过，扔走说道：“占卜是为了解答疑惑，如今势在必为，何必要占卜？若是占卜出什么不吉的话，难道这件事情就不做了吗？”

李世民拍案而起，道：“行！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既然定计，便不再犹豫，以往那个处断果决的秦王又回来了。见府中尽是武将，原来的“十八学士”大多都已经被设计支走，于

是李世民对长孙无忌下令道：“请舅兄把房玄龄、杜如晦请来，一同商议大计。”

长孙无忌出去后不久，孤身返回，说房玄龄等人因为有天子的严令，所以都不敢尊奉李世民的教谕过来。

事情到此，留不得一点儿转圜的余地。李世民怒道：“玄龄和如晦难道是有二心不成？”他取来自己的佩刀，交给尉迟敬德道，“请尉迟公亲自去他们那里看看，若是他们真不想来，那就砍了他们的头带过来吧！”

房玄龄、杜如晦并非故意不来，只是想借此测一测李世民事行的决心。此时，二人见尉迟敬德把秦王的话带到，都是大喜过望，马上乔装为道士，跟着长孙无忌一起偷偷地进入了天策府中。

一切都在隐秘地进行着，因为李世民知道，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行事，那就要把自己施展抱负的阻碍全部清扫干净，不留任何隐患。所以，他所要对抗的不仅是东宫和齐王府，而是阻碍他登上权力顶峰的所有障碍。

哪怕这些障碍里，包括当今的皇帝。

六月三日正午，“太白经天”的星象再次显现。太史监终于测出了“太白经天”出现的缘故。太史令傅奕密奏天子道：“太白星出现在西方秦地的星野上，预示秦王将有天下。”

这句话，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秦王李世民将作乱，据有天下；二是天子将立秦王李世民为储君，因此秦王将有天下。李渊不确定应当如何解释，天象是天意的显现，而天意始终是混沌难测的，只有等一切帷幕拉开，大戏奏响，天意才能清楚明白地展现开来。拿着太史令的奏报参详一番之后，李渊当即召李世民入宫，将奏报放在了他的面前，想听他的解释。

李世民没有正面回应李渊的问题，只是报告了另一件事情：“太子与张婕妤、尹德妃等后宫嫔妃私通，淫乱后宫。”对于自己身上所受的猜忌与怀疑，李世民也辩解得干干净净，“臣一直以来，受到建成、元吉的诽谤，他们还利用与后宫嫔妃的龌龊关系，鼓动嫔妃们也一起来攻讦于臣，想要置臣于死地。然而，臣对兄弟没有一丝一毫的辜负，如今他们想要借着大军开拔，在昆明池饯行之际将臣谋害，看起来简直像在为昔年的王世充、窦建德报仇一般。要是臣如今枉死，永远地与君父阴阳两隔，魂归地下，见到地狱里的王世充、窦建德，让他们知道臣是因为这个而死的，实在觉得羞耻！”李世民的这一席话说得荡气回肠，此时他再无顾忌，终于将多年以来郁结在心中的委屈抒发了出来。

李渊愕然。

多年以来，李渊对待李世民，总是因为这二儿子手握重兵，而下意识地以君臣关系的尺度来对待，父子之情也渐渐地淡了。而且，还因为皇帝猜疑权臣宿将的固有思维，而对李世民越来越顾忌。甚至在齐王仍住在宫城中的时候，就将李世民从太极宫的承乾殿搬到了低矮狭小的弘义宫里。与这个儿子在空间上渐渐远离的同时，李渊听着后宫嫔妃的耳边风，也在内心与李世民疏远了开来。但是，李世民此时的话却如当头棒喝，让李渊警醒起来。在帝王家，父子之间关系最难相处，他一直暗自防备着权力最大的李世民，可对建成、元吉，则没那么多的防备，万一这样做错了呢？如果李世民说的情况属实，李渊自己被戴上

绿帽子还是小问题，太子、齐王与后妃勾结、串通一气则是大忌。这意味着李渊对于他这两个儿子根本不存在秘密，自己的身边隐私如同箩筐一般敞开在太子与齐王面前，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万分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查、细查、详查。李渊对李世民说道：“这件事情，你应当早点儿告诉我的。明天朝会时，让他们一起来对质。”

无论是天象，还是李世民的话，都让李渊产生了一种预感——明天会是一个大日子。

六月四日的前夜，娥眉月高悬，太白星闪烁，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太极宫里，李渊在凌晨时分便紧急召进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重臣入宫，讨论李世民举报之事。顺便，他也希望就此将太子与秦王的争斗做个了结。

东宫和齐王府也接到了翌日入宫议事的通知，要求务必到场。从传旨宦官的口气探听起来，这次似乎要商议什么大事。据说“太白经天”的星象征兆着秦王将有天下，猜想天子是真的打算要对秦王开刀了。李元吉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急忙前往东宫商议，准备天明之后，二人一同结伴入宫。

天策府中，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李世民，此刻竟也紧张起来，站起来做着深呼吸，揉抚胸口。妻子长孙氏也在李世民的身旁，一起看着星星、月亮，讲些轻松的话语，以缓解丈夫如今紧绷的神经。李世民看着自己的妻子，想说万一明日的政变不成，就让她带着几个孩儿远避到关东，但话未出口，便想到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他失败了，妻子、儿女自然也是逃不过被诛戮的命运，因此仍是无言，终未开口。

时间过了三更，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将领走入，意味着出发的时间已经到了。李世民与诸将沉默着对视，大家都没有说话，但彼此的心意都已敞亮。李世民在侍从的服侍下穿上铠甲，再在铠甲之外披上衣袍。一切就绪之后，李世民走出房间，明亮的目光掠过每一个秦府将领。

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段志玄、程知节、秦叔宝、长孙顺德、侯君集、张公瑾等诸将，一一还给了李世民坚定的眼神。这个晚上，秦王府留在长安的党羽们瞒过了所有监视者，齐聚到了一起。长孙氏安排了酒食，为将士们饯行。见到秦王妃出来为大家勉励鼓劲，凝重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将士们饮下壮行酒，豪气顿生。

出发了，李世民带着天策府的将领们，连同八百精锐之士披星戴月，踏出了征程。前方的路，结果未知，或许是刀山火海，又或许是通途大道。

流光隐现，天将大明。

尾声

业已弯弓肯罢休

——玄武门的十二时辰

血色的黎明

626年六月四日，庚申，大唐皇帝李渊起了大早，准备去外殿与裴寂、萧瑀等宰相商议几位皇子之事，却在此时，忽然听得外面步履急促，听起来有许多人走过。过得片刻，一个陌生的面孔走了进来，还带着几个衣甲鲜明的武士，在李渊面前拜了一拜，道：“宫外有贼人作乱，请陛下移驾暂避。”

李渊表面深藏不露，心中却已经是惊涛骇浪。这个人是谁？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本护卫他寝殿的那些熟悉的宿卫都去了哪里？他不动声色，假装轻描淡写地问道：“汝乃何人？出了何事？”

这人没有回答，只是重复了刚才说的话，语气更加重了一些。

李渊见这情形，又见武士身上带着一股杀气，显然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估摸形势，他没有别的办法，便只能随这人一起走出了寝殿。乘着銮驾，李渊被带到了御花园深处的海池边。海池是后花园里的一处景观湖，李渊在闲暇时都会来此散心。但是今天，李渊发现情况与往日完全不同，沿途站岗的宿卫军士一个都没有了，整个花园安静得吓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挟持了，不仅是他，整个后宫也都被挟制了。

在海池边坐了不多时，只见裴寂、萧瑀等宰相也都到了这里，身后一样也是全副武装的铠甲武士。裴寂等人的神色里带着惶恐，一副“我是人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只见武士们来到李渊面前，又是一拜：“情势紧迫，请陛下暂且在海池上泛舟。”他们的语气，恭敬之中又带着不容反驳的味道。

看着眼前的武士们，李渊忽然明白了过来：“你们是秦王的人？”他心中雪亮，像这样的武士，带着这样的刀剑与鲜血淬炼出的血腥杀气，不是跟着李世民从尸山血海里冲杀出的贴身武士，还有谁有这样的气势？

皇帝不吃眼前亏，李渊和裴寂等人，还是在武士们的护卫之下登上了游船。

这是要把天子和宰相们隔绝起来，是谋逆，秦王是疯了吗？！他没有权力调动禁军，就靠秦王府这点儿人，难道不知道失败后会是什么下场？

这游船一划，就划了好几个时辰，从天刚擦亮一直到日上三竿，李渊听见不远处的临湖殿，还有宫城北处的玄武门方向，喊杀声此起彼伏，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但他不能表露，只能假装淡定地继续划船。过了好久，忽见一个皮肤黝黑的大将身着重铠，手持长矛，径直向这边而来，正是秦王府的尉迟敬德。李渊靠岸之后，才发现尉迟敬德的铠甲上沾满了血迹。见此情景，李渊不由得大惊：“今日谁在作乱？尉迟卿来此做什么？”

尉迟敬德答道：“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经派兵诛杀了他们，又怕惊动了陛下，所以令臣前来保护。”

李渊的脑袋里嗡地一声巨响，太子……齐王……他们都被诛杀了？李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时间倒回黎明之前。

李世民带着府中将士，提前到达了太极宫北边的玄武门。玄武门守将是中郎将常何，他本来就是李世民安排在这里的暗桩，一直帮助李世民笼络驻守玄武门的宿卫。此时，常何见李世民到来，立刻下令开门，放李世民和他的八百亲卫入宫。

李世民的部署是这样的，他率领人马入宫之后，接管宫中宿卫的布防，控制整个后宫。他自己再等在建成、元吉入宫的必经之路上，伺机出动，截杀他二人。连秦府诸将都惊异的是，这一切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皇宫宿卫几乎没有抵抗，就将驻防移交给了秦府卫士。这时，诸将们才知道，几年的经营之下，李世民已经将宫中宿卫牢牢地拉在了自己这一边，如今这一切，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

但是，这一切计划还有漏洞——万一李建成、李元吉变卦，临时不进宫了，那如何是好？

对此，李世民同样留了后手。万一李建成、李元吉不进入他的埋伏圈，李世民已经控制住了皇帝，稳稳地把持住后宫，到时候以皇帝的名义下令收捕这兄弟二人，估计也毫无问题。毕竟李世民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名义掌管，带人把握住前朝之后，下一道诏书非常容易。

与此同时，雍州治中高士廉带人进入牢狱，将囚犯们尽数放出，发给他们铠甲、兵器，将他们武装了起来，带着他们前往长安城北的芳林门驻守。这些囚犯大多是收捕的贼人和战俘，受过军事训练，高士廉许以自由，囚徒们欢呼雀跃地接受了武装。雍州府监牢在长安城西部的长寿坊，夏日的清晨，高士廉带着千余名囚徒浩浩荡荡地经过西市，穿越十几个坊市，跨过半个长安城来到了芳林门。喧闹声惊醒了沿途坊间居民们的睡梦，好奇着这么大清早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雍州州衙、长安县衙都已经收到秦王府的知会，假装对此一无所知，所以高士廉带着囚徒们一路畅行无阻，直通芳林门。

芳林门连通秦府和太极宫，也是李世民留下的退路。万一宫中形势有变，李世民便可以带人撤出宫城，经过芳林门退回长安城北边弘义宫中的秦王府。实在不行，他也可以离开长安，带着亲信和妻小们去往关东洛阳。几天之前，李世民已经安排了屈突通、温大雅前往洛阳，整顿陕东道大行台的事务，做好最坏的打算。

天蒙蒙亮的时候，太子李建成从东宫出发，开始前往玄武门。正要进入宫门之时，忽然被张婕妤拦住了。原来，张婕妤打听到了李世民向李渊状告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淫乱后宫的事情，因此急忙前来预警。只是宫门在宵禁之中不能打开，张婕妤只能等到天明时分玄武门开了，才急忙赶出来。

听了张婕妤的消息，两兄弟都很吃惊。李元吉建议，这次要么还是托病不要进宫吧，回府之后有宫府兵保卫，保证安全，再观察形势。

但是，李建成以为不可，这次托病不去，难不成是要默认李世民指控的私通之事？他自信这段时间已经买通了宫中禁卫，进宫大可以放心。万一真的有变故，他们还能带上东宫的“长林兵”，以及齐王府的卫士，应对不测。二人商议已定，于是大摇大摆地走进玄武

门。过城门时，李建成还抬头看到了城楼上的常何，这又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常何是李建成出征刘黑闥时的老部下，回长安后，李建成也没少拿金银财宝笼络于他。有常何在，李建成完全放心，他丝毫不知道，常何与李建成自以为笼络到的其他很多将领一样，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是李世民的死党，在跟随李世民征战过程中倾心折服于他，并肩血战、九死一生中，已经结成了过命的交情。对于李世民用恩信结交的死党，李建成的那些财物又能笼络些什么呢？

李建成、李元吉进了玄武门后，带着少量亲随一路往前。走到临湖殿的时候，他们发觉情况有些不对，整个后宫安静得吓人，没有平时宦官、侍女们的人来人往，气氛显得极为诡异。他们意识到事情有变，即刻拍马往回走，想要退回东宫。

就在此时，两兄弟忽然听得后面有人叫唤他们的姓名，自他们成为太子、齐王以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敢直呼他们的姓名了。他们回头定睛一看，竟是李世民立马于树林边的道上。此时，他脱去了衣袍，露出铠甲，寒光森然。

“呔，想找死吗？”李元吉厉声骂道，他抽出弓箭，弯弓就要射向李世民。但是，他没有带弓箭，又穿着衣袖宽大的公服，紧张时刻，竟然连拉三次都没有拉开弓弦。

见状，李世民先行弯弓搭箭，弓弦一声脆响，李建成应声而倒，利箭封喉。

大唐太子，李世民的长兄，就这样死在了李世民的手下。这一箭，只能由李世民来射出，他开了弓，就意味着再也没有回头箭。二十多年的兄弟情仇，由李世民亲手画下了句号。

兔起鹘落，李建成身后的一个扈从总算清醒过来，向着玄武门的方向逃去，凄厉的叫喊声打破了沉寂。马蹄轰响，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张公瑾等九人九骑跟随而上，九支羽箭破空，齐王李元吉身后的扈从们应声而倒。似乎是坐骑感应人心，李世民的马忽然惊起，不受控制地往旁边树林里奔去。“嘭”地一声，李世民撞上了一根树枝，坠倒在地。

此时，李世民的脑中一片空白，亲手杀死兄长，说不出究竟是悲伤还是释怀。他只是茫然地倒在地上，由于身上的铠甲过于沉重，一时间竟站不起来。这时，李元吉突然冲来，他进宫时没有带兵刃，只能夺过李世民所带的长弓，拉着弓弦勒在李世民的脖子上。李世民涨红了脸，眼前只有李元吉狰狞的面目。李元吉并没有中箭，秦王府的骑兵们都有着小心思，不想背上射杀皇子的名头。

终于，尉迟敬德策马奔了过来，挥动长弓，高声呵斥。李元吉见势不妙，抛下李世民，疯狂地向着武德殿方向奔去。那是他之前的寝殿，人在危急之时，总是下意识地往家里跑。

尉迟敬德策马追上，挟带着新仇与旧怨，一箭射杀了李元吉。

李建成、李元吉兄弟，至此尽数被杀。

但是，方才逃跑的扈从已经从洞开的玄武门逃出，惊动了城外太子与齐王的卫士们。他们意识到宫中有变，于是呼喝响应，原本等候在不远处的两千“长林兵”和齐府卫士，听到信号迅速赶来，会集在玄武门下。但是，宫禁之地，擅闯就是死罪，听说太子已经被杀，是否要冒着死罪闯进玄武门，东宫和齐府的将领们拿捏不定。这时“长林兵”护军冯立说道：“太子在时，我等受他的恩情，太子遇难，我等岂能脱逃？”于是，冯立与副护军薛万

彻等将，率两千精骑直驱玄武门。

驻守玄武门的禁军宿卫，原本受秦王的命令，说只要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所以，禁军宿卫们就这样开着大门，无人关上。眼看着“长林兵”和齐府兵就要冲进宫来，秦府将领张公瑾终于赶来，独自一人奋力拉起了需要数人合力才能挪动的大门，终于在“长林兵”抵达之前将大门关上。

此时，秦府八百卫士的大部分都已分散在后宫各处，秦府将领分别带领一小队人前往后宫的其他各门，与那里投诚于秦王的禁军宿卫共同防御。玄武门前并没有多少秦府兵马。面对城外的宫府精锐，玄武门宿卫军心中犯怵。他们只是为天子守宫门的，此时敌众我寡，难道要为皇子相争陪葬吗？

就在这时，云麾将军敬君弘带领一队禁军宿卫赶来，他是驻守玄武门的主将，但方才并不值守，此时听到这么大的动静，连忙到了玄武门现场。敬君弘并不是李世民的嫡系，但眼见秦王府寡不敌众，玄武门将要被攻陷，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抵抗的阵营。亲信低声劝阻他，说形势尚未明朗，不如静观其变，等到秦王调来其他援军再打也不迟。敬君弘不答应，坚持出战，回头看着宿卫军们，道：“愿随我一起的，跟着我上！”当即有中郎将吕世衡等人跟随，他们高声叫着，齐头并进而上。

当初敬君弘作为前隋降将，正处于身受狐疑之时，却被秦王看重。国士待之，自当国士报之！

宿卫们见主将都挺身而出，不由激起了一腔血勇，都跟着顶了上去。敬君弘、吕世衡转眼被东宫、齐府的士兵吞没于兵刃之下，但更激起了宿卫们同仇敌忾之心，一起拼了命地与敌军血战在一起。

玄武门的喊杀声响彻了整个长安城。天策府中，秦王妃长孙氏得知玄武门被围，知道形势严峻。此时，虽然李世民算得周密，宫内外的禁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增援玄武门，但援军多得一个是一个。于是，她下令集合了整个弘义宫中的家丁，并发给他们铠甲和兵器，将他们尽数武装起来，增援太极宫。

而在宫中的海池，李渊见到了刚刚杀死李元吉的尉迟敬德，吃惊不已。他被控制在海池里被迫泛舟，却发现挟持他的秦府卫士并不多，原本期待着禁军宿卫能组织起来，将这些“叛党”处理了，却没想到这一幕并没有发生。随着玄武门外喊杀声响起，飞矢如雨，有的箭还射到了内殿，越来越多的禁军宿卫竟然前去增援。听了尉迟敬德介绍说太子与齐王作乱被杀，李渊终于明白，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是要将他的两个兄弟连同李渊这个老爹，一起连锅端了！他看看尉迟敬德甲上的鲜血，又看看尉迟敬德手上尖锐的长矛，最后看向身边的老朋友裴寂，问道：“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如何是好？”

一代雄主李渊，竟然也到了没了主意的时候。

裴寂一直都是李渊的死忠，之前自然也是偏向于太子这边，如今听说太子、齐王皆被诛杀，仓皇间手足无措，只是沉默不语。还是身边与秦王结好的萧瑀、陈叔达说道：“建成、元吉原本没有参与太原的起义，又无功于天下，这几年来嫉妒秦王功高望重，所以勾结在一起，乃至图谋不轨。如今秦王已经出手讨平诛杀了他们，既然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那陛下如果厚加礼遇，将国事交付于他，自然一切太平了。”

此时的李渊意识到，不仅他的禁军，还有他的朝廷大臣们，乃至整个长安城，全都在这场政变里站到了秦王李世民这一边。他长叹一声，一下子颓丧了下来，失魂落魄地说道：“不错，这也是我的心愿啊！”

尉迟敬德继续道：“如今禁军宿卫正在抵抗东宫和齐王府余党的进攻，秦王已经在带领卫士保卫玄武门，还请陛下降下手敕，命令诸军受秦王处置，好调动大军，一起剿灭叛贼。”

李渊点头，此时的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命都攥在尉迟敬德手上，也只能按他说的做了。

担任天策府司马兼检校侍中的宇文士及拿着早已草拟好的敕书交给李渊，这封敕书已经经过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一切手续齐备。李渊点头后，宇文士及带着诏书走了，至此长安诸禁军全都正式受李世民的节度。

玄武门外，战斗仍在继续。秦叔宝、长孙顺德已经带领一队“具装甲骑”，从别的宫门赶来支援。宫城外的禁军也在赶往玄武门的路上。胜利的天平渐渐地向着秦王府和宿卫们这一边倾斜。冯立、薛万彻眼见战况越来越不利，心中就剩下了最后一个念头：就算战死，也要在秦王身上咬一口，为主子报仇！于是，他们重新收拢骑兵军阵，准备往西北的秦王府邸杀去。

就在这时，玄武门上一员大将沉声吼道：“叛逆李建成、李元吉已经奉诏伏诛，从党立刻投降！”嗓音雄浑，盖过了城下的一切嘈杂，说话的正是名震天下的尉迟敬德，他手中提着两颗头颅，城下的“长林兵”、齐府卫士一看，正是太子和齐王的首级。

尉迟敬德身边的黄门侍郎裴矩也亮出手中的诏敕：“天子有令，变乱首犯是建成、元吉，其余人等快点缴械投降，还可从轻发落！”

原本杀声震天的玄武门外一下子静悄悄的。“长林兵”和齐府卫士们原本靠着一口气厮杀，相信自己是在为大唐的朝廷平叛，此时却突然被告知，原来连天子都已经钦定他们是乱党，而对面秦王府的卫士才是在平叛。而且，太子、齐王的首级已经被拿在尉迟敬德的手里，原本的浴血奋战一下子没有了意义。

累了，困了，散了吧。两千将士们像是被抽去了主心骨，沉默着开始撤退、溃散。

冯立没有阻止这一切，任由身边的同袍们四散逃走。他长叹一声道：“奋战到现在，我们应当已经对得起太子的在天之灵了！”于是跟着溃兵一起逃散开来。

秦王府的卫士们、禁军宿卫们也没有追逐，只是肃立注目着，任由他们逃走。交战这么久，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值得尊重的对手。如果不是秦王及时地控制住天子，并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此时四处溃逃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春风武川行

李世民射杀李建成之后，情绪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李世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起当年自己孩提时候的画面，哥哥建成会抱着他，带他出去游玩，他最无忧无虑的岁月，就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但此时，哥哥和弟弟已经成为一具尸体，还是死在了他的手上，他们的人头被割下，并拿给玄武门下的“长林兵”展示。

虽然李建成有诸多的不是，几次想要谋害李世民，但建成终究还是他唯一的兄长。

得知李渊颁下诏敕，李世民才敢来到海池边。他一见李渊，登时控制不住，伏在李渊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这哭泣是真实的，此刻李世民的心中和李渊一样，完全为悲伤所占据。哭到不能自己时，他竟抬头吸吮李渊的乳头。

李渊也悲伤地流泪，这个动作让他想起李世民断奶时，四处寻找母乳，李渊就是这样抱着他，拿自己的乳头让李世民吮吸，哄他止啼，让他入睡。那时李世民白白嫩嫩的，眉宇间最像李渊，是李渊最爱的儿子。

“你没有错，是为父错了，一直听信谗言，几至有投杼之惑。”李渊垂泪道。他说的是“曾母投杼”的典故：一个母亲织布之时，听别人传假消息说儿子杀人了。虽然相信儿子的忠义仁厚，但当第三个人告诉她这个消息时，这个母亲不由得停下了机杼，疑惑着，万一儿子真的杀人了呢？

权力终究会将人吞噬，它让一个慈爱的父亲变成了冷酷猜疑的君王，让一个至情至孝的儿子变成了阴谋夺位的“杀神”，让每一个人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虽然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两人冰释了前嫌，但是当年那个父子同心、并力征战的日子，是再也回不来了。

玄武门之变三日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事无大小，皆可独断。

玄武门事变二十八日后，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等大将受封为十二卫大将军。

玄武门事变一个月后，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受封侍中、中书令等要职，从此进入决策中枢。

玄武门事变两个月后，李渊禅位给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继位，改元贞观。大唐帝国进入了最为辉煌灿烂的时候。不久之后，这个发源于武川镇、崛起于关陇间的帝国将成为天子共主，文治昭昭，武功赫赫，接受万国来朝。而此时，距离当初贺拔岳带领一千多武川豪强进入关中，已经过了近百年。

又是三年过去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武川镇，初春之际，草原还未泛出新绿，正是牛、羊、战马最为瘦弱的时候。武川镇一如八十年前的那样，偏僻、粗犷、质朴、贫

穷，一眼望去，只有远处巍峨的阴山层峦高耸，巍峨而荒凉。夜晚的草原满天星辰，犹如一片星星、月亮组成的海洋。

沧海桑田，这里作为突厥领土已经近二十年了。当年从武川出发征战天下的那些英雄故事，已经是飘渺不真的传说。如今武川的百姓，已经不知道大唐的天子，祖上也曾在这里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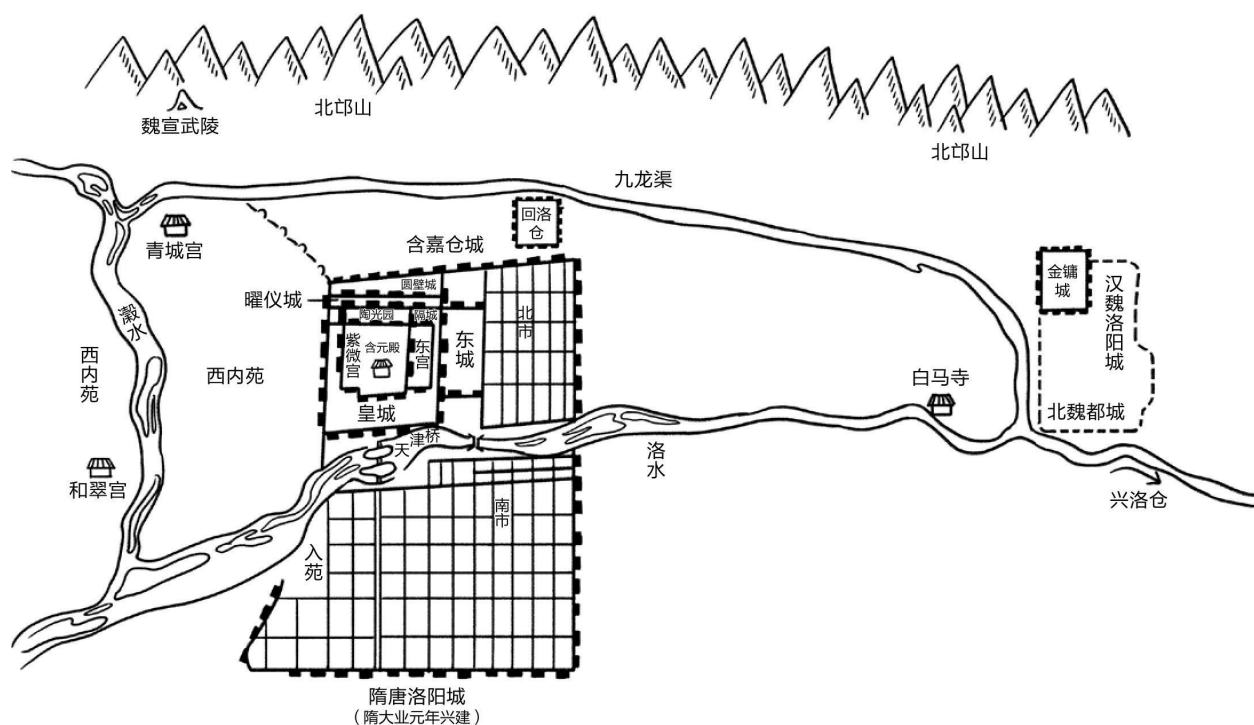
不再有“武川集团”，甚至不再有“关陇集团”，大唐在迈向大一统的世界帝国的路上，早已渐渐地抛下了地域集团的累赘，轻装上阵，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天下的所有英才，进入中央朝廷的彀中。

马蹄声由远及近，一大队骑兵浩浩荡荡，向着北方进发。兵部尚书、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李靖奉大唐天子之名，正沿着白道，经由武川，一路向北，讨伐突厥。几天以后，他将与颉利可汗交战，最终直捣可汗牙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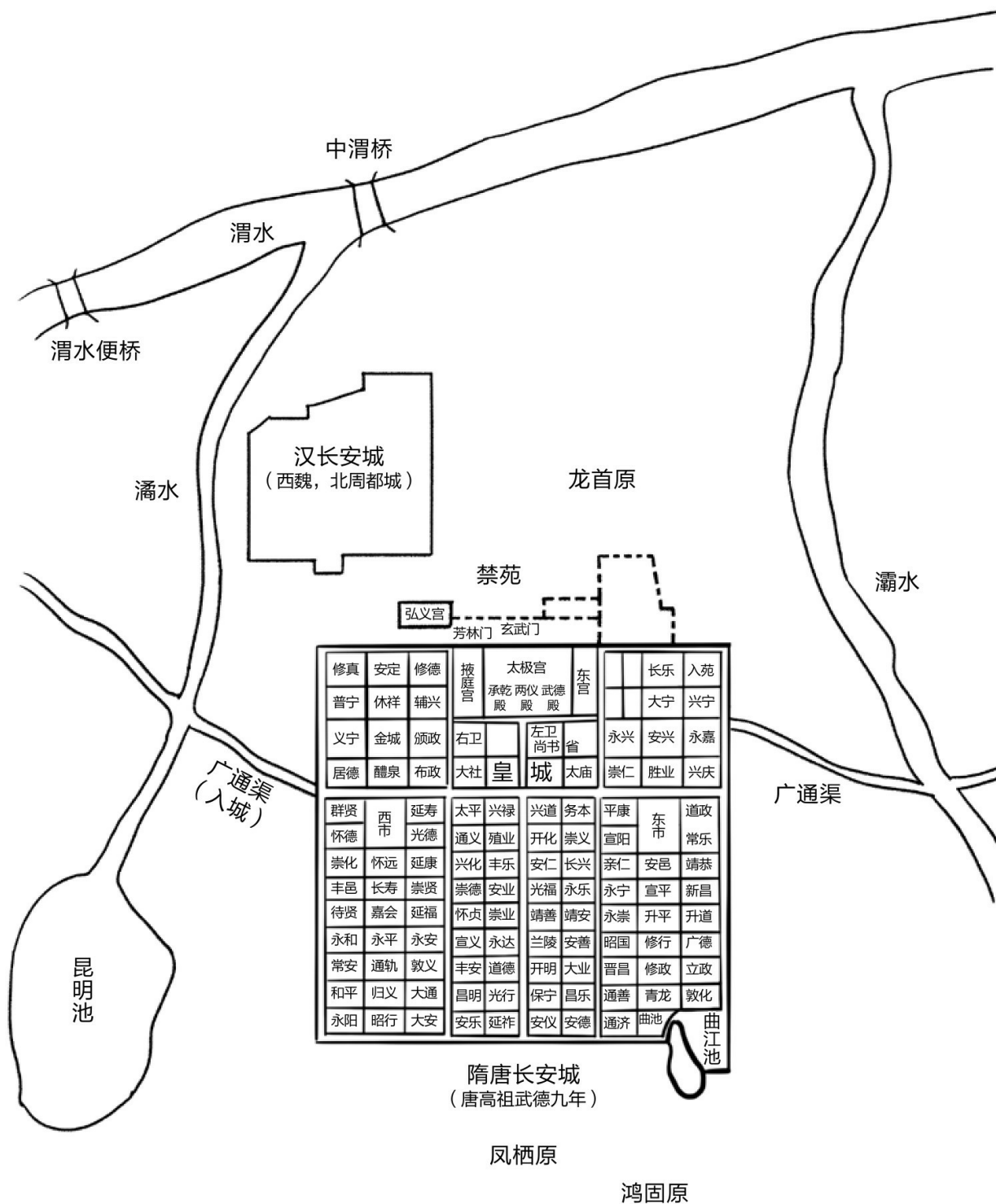
这片土地，也是李靖祖上的家乡，毕竟他的先祖也同样是武川人。豪杰之气一朝汇聚，之后再也不会重现这样的盛景了。李靖最后看了看这片草原，然后扭头向前，策马扬鞭，不再回顾。

故乡就是故乡，是永远回不去的羁绊，而他们的未来，永远是坦荡的征途。前方的路崎岖不平，但天高地阔，星辰如海。

（本书完）



▲隋唐洛阳城周边形势图（隋大业十二年）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唐]令狐德棻《周书》

[唐]魏徵《隋书》

[隋末唐初]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

[明]顾炎武《日知录》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黄永年《唐史十二讲》《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

唐朝史

2

读一页就上瘾的

范西园◎著

唐宫的盛宴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楔子

玄武门的诅咒

午夜，在空旷幽冷的太极宫，李渊、李世民父子时而会梦回多年以前的大海寺。

那是荥阳城外，黄河岸边的一处禅院，隋朝大业初年，李渊担任了荥阳太守，经常会来此礼佛。李世民年幼多病，身体总是治不好，反倒越来越严重。李渊是信佛之人，大郎建成小时候生病时，他听了僧人的说法，将建成托底给毗沙门天王，也就是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多闻天王，还给建成取了小字叫作“毗沙门”。建成后来平安养大，李渊相信这其中有着神佛的护佑。

如今他最爱的二郎也生了病，求医问药无法，李渊又将希望寄托在神佛方面。

听说大海寺灵验，还是南海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李渊便带着李世民前来这里祷告。他们礼拜在观世音菩萨像之下，祈愿这个未来佛能护佑二郎平安长大。李渊还为寺院捐了不少香油钱，请寺院的僧人为他和二郎每人雕刻了一尊弥勒佛像，放置在大佛前的高处。

大海寺祈愿之后，李世民的病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这一年，李渊四十岁，李世民八岁，此后戎马倥偬，世事变迁，李渊成了大唐皇帝，李世民成了天策上将，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那场暴烈的玄武门之变时，已经过去了足足二十年。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的一场噩梦，它扯掉了皇家最后残存的一点温情脉脉，剩下的只有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这场事变之后，李世民作为皇太子移居东宫，然后又派人杀掉了建成、元吉所有的儿子。那是十个年幼的李家男孩，竟一个都没留下。李渊虽仍在太极宫里安坐，但却被李世民的人死死地监视起来。

父子之间，表面上仍装作父慈子孝的样子，可撕开虚伪的外表，骨子里只有谁也不相信谁的猜疑。

不久之后，李渊便禅位给了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李世民继位为帝，并在新年改元贞观。李世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天下之君，但建成、元吉被割下的鲜血淋漓的首级，常常出现在李世民深宫的噩梦里。于是李世民令尉迟敬德前往大海寺，重新修缮这座被兵荒马乱破坏的寺庙。

后来在李世民的梦境里，从大海寺的高处望去，荥阳城外的护城河水随着潮汐的涨退起起落落。海潮一般的水声中，这位年轻帝王的梦境才渐渐安宁。

西域之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只恶龙盘踞在山洞之中，霸占周围的少女和财宝，所有自告奋勇去山洞里和恶龙决斗的勇士，没有一个活着回来。一个英勇的骑士听说之后，便前往这个山洞寻找恶龙。在黑暗的洞里进行一番厮杀之后，骑士终于杀死了恶龙。他继续往洞的深处走去，才发现整个山洞里，到处横陈着过去被勇士们杀死的恶龙尸体。胜利的骑士坐上恶龙的黄金宝座，看着眼前的金银珠宝，慢慢地喘息，逐渐他的头长出了龙鳞和犄角，一点点变成了新的恶龙。

原来每一个屠龙的勇士，都变成了下一只恶龙。

大唐建国之初，一扫北周、杨隋两朝对于群臣的猜忌，大胆放权，不拘一格采用人才，整个朝政焕然一新。但谁也没有想到，最深刻的猜忌，却经由玄武门之变，烙印在了李唐皇室的血脉之中。这场血案成了几代李唐皇室的梦魇，父子兄弟之间，猜疑的种子已经种下，彼此之间再也难以真正地信任。

每个帝国的继承者，都顶着猜疑的压力艰难承继帝位，然而在登上帝位之后，就变成了新的恶龙，开始继续猜疑新的继承者们。

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有如一场诅咒，屠龙少年，复变恶龙。

玄武门的这场政变，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

事变发生后，胜利者虽然没有开始秋后算账，清除余党，但许多原本攀附于建成、元吉的家族由于担心未来可能的不测，开始举家迁徙，离开故土，往帝国顾及不到的地方远遁。其中就有一些陇西李氏的支脉，一路向西，来到了西域之地。七十多年之后，一个李姓少年出生在了距离大唐长安城万里之遥的西域碎叶城，他出生之后返回了中原故土，世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作李白。

李世民取得政权之后，改变了唐皇李渊原本排斥佛教、关停长安及各州县佛寺的政策，下令不再强制僧侣还俗，和尚、尼姑、道士全都照旧住在寺中。于是，在长安城中大觉寺落脚的僧人玄奘幸运地免于还俗。也是这一年，这个叫玄奘的沙门僧，在长安城遇见了从天竺远道而来的高僧波颇，从波颇口中得知，在佛教起源地天竺那烂陀寺，有高僧戒贤讲授《瑜伽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三年以后，玄奘从长安启程，开始了漫长的取经之路。

受到余荫的还有少室山上的另一家禅院。当年洛阳大战，这里的寺僧志操、昙宗等僧人曾帮助李世民的唐军打败了王世充郑军的一支偏师，李世民执掌大权之后，为了表彰此事迹，特封参战的昙宗和尚为大将军，赐田四十顷，水碾一具，允许寺庙豢养僧兵，以作自卫。这就是后来驰名天下的嵩山少林寺的缘起。

玄武门之变的余波，还带出了一些亲附李渊的太原元谋功臣们。富商出身的武士彠，原本是李渊起兵前的好朋友，因为资助李渊起兵有功，后来封官加爵，成了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玄武门之变后，武士彠作为李渊原本的亲信，身份敏感，被李世民召回长安，确认是否忠诚。虽然李世民最终克服了一直以来的不信任，重新任命武士彠为豫州都督，但武士彠的仕途也就此停摆，几年后便去世了。玄武门之变这一年，武士彠第二任妻子杨氏所生的女儿，还只有大约三岁，丝毫不知道外面世界所发生的变故。很多年后，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作武曌，后人称她为“武则天”。

时代的潮流，就是这样冷酷无情，但却仿佛冥冥之中有天意一般，裹挟着所有人，浩浩荡荡而去。

第一章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李世民的贞观长歌

萧萧兮渭水寒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长安城阴云密布，流言四起。

这是皇太子李世民登基为帝的第十六天，但长安城城门紧闭，全面戒严。一切都是因为北方前线急报传来，说梁师都已经策动突厥军南下，十几万突厥大军正长驱直入，先抵达泾州，转眼就突破了唐军的防线，几天前抵达了距离长安城只有一百里的武功县，逼近了长安。骑兵的推进速度很快，据说如今已经到了七十里外的高陵。

长安城的将士们没有料到，突厥竟然来得这么快，同时，他们也不免疑惑，突厥人为何来得这么快？

要知道，长安虽然在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但是四周环山，四面都有严密的防御关隘。突厥人要取道泾州进犯长安，就必须经过险峻的萧关。萧关在泾州附近，这里有燕王李艺领天节军一两万人在此驻守，李艺身经百战，虽然手下没有多少从幽燕带过来的嫡系部队，但也断不可能如此不堪一击，转眼便让突厥人逼近长安了。

唯一一个可能便是，李艺那里在搞鬼，让突厥人几乎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帝国的腹心。在宫廷斗争的站队中，李艺虽然原本与李世民在河北打出了很多配合战，但在李建成、李元吉的拉拢下，和建成走得更近，还因为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时手下的人无故殴打了李世民的左右亲随，而与李世民的关系闹得很僵。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一党覆灭，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艺的地位就变得微妙起来。李世民因为要稳定局势，仍然给了李艺很多优待，加封李艺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从一品的高官，但另一边却将李艺原本右武卫大将军的头衔转手封给了天策旧将程知节。

李艺是否因为心怀不满或者疑虑而私通突厥，故意放颉利可汗的大军进入萧关？这一点，远在长安的李世民难以确定，但他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李世民立刻任命他最信任的战将之一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为泾州道行军总管，率军抵御突厥。另外急调灵州大都督李靖回防，支援长安。

突厥的行军速度实在太快了，尉迟敬德的军队紧急从长安出发，还没行出五十里，就已经在长安城西北的泾阳遭遇了突厥的前锋兵马。一场激战，击破了突厥的前锋部队，斩首一千多人。但是，尉迟敬德兵力有限，还是没能阻止突厥大部队的推进，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的大军抵达了长安城外的渭水便桥旁。

此时，距离李世民登基，才过去二十天。

关中各处关隘驻扎着大唐的十二军，总共不下二十万人，但是突厥大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除了天节军统帅李艺行为可疑，天纪军统帅张瑾也龟缩在豳州不敢出来。张瑾是李渊的老哥们了，在军中资历很高，刚刚被李世民主持封为冠军将军，此时这个称号却显得无比讽刺。

人心惶惶的长安城，在此时迎来了颉利可汗派出的使者。

长安城的东宫，颉利可汗的心腹大将执失思力走进了殿里，面见新帝李世民。他是大唐人民的老朋友了，当年李唐太原起兵时，突厥派康鞘利带领五百突厥兵助力，其后执失思力的祖父执失淹也带着数千骑兵增援，在后来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如今，执失思力继承了执失部酋长的位子，带着本部落的骑兵随颉利可汗南下，看上去是站在了李唐人民的对立面，实际上却不知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带着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了长安城外。”执失思力在开场白时便将突厥大军的兵力夸到了天上，十余万人夸大成百万大军，看样子是要为后面颉利可汗的要求预先做铺垫。

但李世民不等执失思力继续说下去，便厉声责备道：“前年我与可汗会面，说好双方和亲，还前前后后送了那么多钱帛。可你们的可汗却自己毁约，带兵深入，在我面前难道不愧疚么？”他指着执失思力，继续道，“你虽是戎狄，没什么文化，但怎地竟把朝廷恩泽忘得一干二净，还当我不算数，把自家兵力夸得不着边际。这件事情太过分了，我今天就先把你斩了再与他们和谈！”

一听李世民硬的不吃，甚至还要当场砍人，执失思力立刻怂了，跪下来求皇帝饶命。

宰相萧瑀、封德彝在一边也慌了神，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要是真把执失思力给斩了，那大唐就没有与突厥正常交流的机会了。

至少，得让执失思力把话讲完，看看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吧……

但在与突厥人打交道这方面，李世民还是比萧瑀、封德彝在行。就算执失思力没能说下去，李世民对颉利可汗的意思也再清楚不过了。如今大唐已经统一了天下，只剩下梁师都借着突厥的扶持苟延残喘，颉利可汗就算再雄心勃勃，也不会真的想要与李唐一决雌雄。他们之所以组织倾国之兵南下，其实就是趁着唐廷因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新君继位而局势未稳时，想要挟唐廷，给出更多的价码来求和，所以才带着突厥各部全都过来，看上去是一起来打仗，实际上都是想要来打秋风的。

而颉利可汗派出执失思力来做使者，意思就再明白不过了，执失部作为李唐人民的老朋友，自然更容易得到唐廷的好感，一切都是为了方便日后的谈判。

所以，当萧瑀、封德彝劝李世民依照礼节将执失思力遣返的时候，李世民一口拒绝了，他说：“我如今要是让他回去，突厥人会以为我真的怕了，气焰就更嚣张了。”当即下令，将执失思力交给侍中高士廉，将执失思力拘禁在门下省。

李世民不喜欢被要挟，更不喜欢被牵着鼻子走，这十年的征战告诉他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敌人摆好了一个局等着你钻进来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桌子掀了，再摆张新的。

于是，这个刚刚继位的大唐皇帝丢下议政的大臣们，不由分说，径自披挂，穿上了他金色的铠甲，略作安排，便带着高士廉、房玄龄一起跨上骏马，离开东宫，从玄武门飞驰而出，经过城北禁苑，还有汉魏长安故城的断壁残垣，不久便抵达了长安故城不远处的渭水便桥前。

桥的那边，是颉利可汗、突利可汗带领的十几万突厥大军，一眼望不到头。李世民在渭水

南岸桥边的高地上远眺，要确认一件事情。

他对战场形势判断方面的天赋，让他可以看一眼敌军军容，便能知道对方是否可以战胜，这几年来，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强敌的伎俩，都逃不过他的一双火眼金睛。这十年来，除了他初出茅庐时受挫于西秦霸王薛举的兵锋以外，唯一吃过亏的便只有刘黑闥的河北军了。而此时此刻，渭水对面的这些突厥兵军容不整，这更坐实了李世民的判断，草原各部这次组团南下，不是派了精锐大军要决战，而是跟团旅游来了，只是想凭借人多势众，且李世民根基未稳，趁机讹诈一大笔钱。

确认万无一失之后，李世民立马在水畔高地上，朗声言道：“颉利可汗！吾李世民也，汝为何负约！”话语如风，带着帝王的威严，传到了对岸。

正沉浸在前往大唐首都旅行的喜悦中的突厥将士们，忽然见到对岸李世民到来，横刀立马，凛然生威，金色的明光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有如天神下凡一般。李家二郎征伐天下的传奇故事也在突厥各部流传着，那首秦王破阵乐也在草原间传唱，突厥各部酋长及部下，无论是否与李世民是故交旧识，都情不自禁地纷纷下马，向这位年轻的大唐天子参拜。

继而渭水南岸烟尘滚滚，驻守长安的禁军们听说天子自己带着几个人到前线去了，连忙一起紧急点兵追了出来。一时间，战旗和甲士们遮蔽了整片渭水畔的原野。

颉利可汗面对李世民这样的阵势，也不禁暗暗恐惧起来。而且，执失思力迟迟不归，也让颉利可汗有些担心，执失部一直与唐廷关系不错，要是执失部与唐廷联手对抗他，那形势就大大地不利了。

从长安赶来的禁军将领渐次觐见，还有萧瑀、封德彝等大臣们也匆匆跟了上来。侯君集、段志玄等大将争相上奏，请求出战，唐军将士们见天子冲在前面，不由得生出了一股血勇，士气大盛。这时李世民摇摇头，下令各军退后列阵。

天子之命无人敢不从，禁军诸将于是下令后队改为前队，退后里许，列起军阵。

但李世民却没有后退，留在渭水桥边，在罗盖下安然休憩，等待着颉利可汗的到来。萧瑀反复劝说李世民不要轻敌，但李世民不为所动，“我等已经筹划详尽了，萧卿也许还不知道。暂且在阵后等我们，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等好好瞧着吧！”

李世民就等在桥边，没有大军，只有少数亲兵护卫。突厥人见唐军主力退却，看上去没有敌意，于是有的部落首领便自己过了桥，前来拜谒大唐皇帝。李世民坦然接受了突厥达官们的朝拜，回应很简单：既然来了，那就是大唐的客人，大唐乃天朝上国，自有待客之道，且在一边稍坐，主人有酒肉款待，吃好喝好之后，不与大唐为敌，便另有礼物相送。

桥这边的突厥达官们越聚越多，开始吃吃喝喝起来，气氛欢快，有如过节一般。桥那边的颉利可汗终于坐不住了。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峙变成了大型欢庆盛宴，这仗还怎么打？突厥原本就是各部落组成的联合体，各部酋长独立性很强，既然各部酋长们都在李世民这边喝酒了，那看来这仗是真的打不了了。

过了不多久，可汗牙帐走出的使者来到了李世民面前，将颉利可汗请和的意愿带了过来。

真是神奇的一幕，突厥各部组成的联军一路南下，还没有正式交手，突厥可汗便主动请和，这大概是古往今来头一遭。

李世民嘴角微微上扬，大手一挥，下诏允许颉利可汗的请和。当然，为了表现诚意，唐廷还是付出了大量金银财帛赐给颉利可汗与突厥各部。但由于和议的主动权在唐廷，突厥也没有太多狮子大开口的余地。双方谈定了一个数字之后，握手言和，一切妥当，李世民留下突厥达官们继续畅饮，自己天还没黑就回到了长安城的太极宫。

用金钱换得和平终究不是李世民的本意，李世民其实也做了第二手准备。他几天前就已经密令李靖、长孙无忌在豳州设伏。一旦和谈破裂，李世民便会趁着突厥的达官贵族们酣醉之机，袭击突厥大军，得手之后，一路直追，正好与等在豳州的李靖、长孙无忌合兵，前后夹击，将突厥人打得有来无回。

然而，李世民深思熟虑之下，还是选择了讲和。不是因为李世民没有把握打赢突厥，而是因为此时的大唐百废俱兴，以现有的经济实力，实在经不起又一场战争了。而且这回李艺等人的动向让人捉摸不定，万一生出内乱来，大唐就将再次陷于战火。

两天后，渭水便桥之上，李世民与颉利可汗正式会盟，杀白马宣誓停战。会盟之后，颉利、突利可汗便带着唐廷赠与的金银财宝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望着突厥人满载而归的背影，李世民心满是不甘与屈辱。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这次李世民暂时低下了骄傲的头颅，但这份耻辱，他绝对不会忘记。他也同萧瑀承诺，此时赐给他们钱财，是为了让他们骄傲自满，等到时机成熟，定将突厥一举拿下！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就是这个道理。

至此之后，李世民时时挑选禁军士卒数百人，让他们在显德殿外的庭院广场上操练，练习箭术。为此劝谏的朝臣多如牛毛，说按照律法，带着兵刃到御前就是绞刑的重罪，如今这么多人在显德殿外练兵，要是有人图谋不轨，突然行刺，后果不堪设想。但李世民不以为然，他说，四海之内都是赤子，他与将士们推心置腹，难道还要对宿卫们多加猜忌？

与臣下用心相交，这就是李世民的用人之道，看着操演的将士们，李世民相信，几年之后，他们都将成为帝国最为骄傲的精锐之师。

但为今之计，最重要的是“攘外先安内”，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代价，李世民用暴力强行夺位，导致大唐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过渡便仓促交接。朝廷内部的人事、职权，都要好好理顺才行——这才是李世民的当务之急。

玄武门的余音

常言道，成王败寇。这个道理如果放在权力场上的话，对，但也不全对。

玄武门之变的几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确实算得上是成王败寇。得胜的李世民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太子，并控制宫廷，总揽大权；失败的建成、元吉被诛杀，家族男丁被诛杀殆尽，全部在皇室宗谱上除名，不被留下任何反攻倒算的机会；李渊也被李世民派人牢牢地保护起来，名为护卫，实为软禁——他也是这次政变中的失败者，虽然保留了一个帝王的体面，但是失去了帝王的权力和自由。

但是，胜利者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失败者的党羽呢？

如果照旧把这些党羽们当作败寇，将他们一网打尽，并且肉体消灭，无疑是最愚蠢的一个办法，它不仅不能增强胜利者的实力，还把那些可以收为己用的力量全数推向了己方的对立面。更何况李世民的势力与太子党、齐王党之间盘根错节，相互之间交集很多，不是简单画一道线就能分出哪些是建成、元吉党羽的。比如玄武门前发动猛攻，还差点掉头攻破秦王府的东宫右护军薛万彻，他的哥哥薛万均却是秦王府右二护军，是李世民心腹。若是太子党薛万彻被肉体消灭了，那把功臣薛万均置于何地？难道还要株连过去，让秦王府旧将们心寒？

但是，将这些人都放了的话，一样很危险。谁能保证这些党羽中不存在建成、元吉的死忠分子，要誓死为主报仇，或者在暗地里兴风作浪，颠覆李世民的政权？史书上，游侠义士们为死去的旧主复仇的故事还血淋淋地跃然纸上，都是心慈手软者的前车之鉴。

进入了这个权力游戏之局，就容不得半点温情。

所以如何处置建成、元吉的旧部，是一个大问题，考验着李世民的政治智慧，既要让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又要避免给将来的安全留下隐患。当时有人建议，其他党羽就不要牵连了，只把范围限制在原来东宫、齐王府的左右近臣，大约一百多人。这个方案是李世民手下诸将都能接受的，毕竟当初他们决意跟着李世民发起政变的时候，原本就已经想到，万一这件事情失败了，他们都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但是尉迟敬德反对：“有罪的是建成和元吉，要是株连到支党，朝局就没法安稳了！”

这样的话，也就只有尉迟敬德有资格说。要是别人这么说的话，难免要担心李世民会怀疑他是否有什么私心，要包庇建成、元吉的党羽。但尉迟敬德不会，他是在玄武门里救了李世民性命的人，还亲手射杀了李元吉，纳了投名状，对李世民的忠心没有任何死角。李世民对尉迟敬德也是毫无保留地赏赐，把整个齐王府内库中的金银财宝全都赏赐给了尉迟敬德。

不过，即使是尉迟敬德，说这句话的时候仍然留了余地，他说的是不能株连到“支党”，而不是“余党”，杀一百多个太多了，把建成、元吉的那七八个心腹给杀了，也就足够了！

毕竟李唐开国的战争中，李渊对叛乱者的惩罚非常严厉，王世充手下十几个主要大臣，都

是被直接拖到洛阳城外砍了的。爹都是这么做的，李世民这当儿子的应该也差不离。

但李世民的想想法，似乎有些不一样。

当初在玄武门外组织强攻的冯立、薛万彻、谢叔方，差点把人手空虚的秦王府捅了个透心凉，罪责不可谓不大。就连薛万彻的哥哥薛万均都未必敢把他保下来。而李世民只是把手一挥，说道：“他们都是在做自己的分内事而已，是义士，没什么可怪罪的。”亲手赦免并释放了他们。

而原太子洗马魏徵，应该是建成当之无愧的铁杆心腹、头号智囊了，当初设下步步为营的妙计，一点点把李世民困在秦王府中，要不是李世民当机立断掀了桌，可能太子建成真的可以按部就班地继任。魏徵还嫌正常操作不能保险，预料到李世民掀桌的可能，所以一直劝说建成直接对李世民采取肉体消灭，只是建成一直没真的狠下心，等到狠下心的时候，李世民已经得到消息先行一步了。

对于魏徵这样的建成死党，李世民让左右将其扭送到自己面前，对着他厉声喝问：“都是汝这厮捣的鬼，之前为何离间我们兄弟？”

都说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李世民雷霆盛怒之下，在场众人心里都暗自为魏徵上香，心说这哥们应该是人头不保了。但是魏徵却神色自若，毫不畏惧，淡然说道：“先太子如果听从在下的建议，一定不会有今日之祸。”

如果魏徵碰上的是别的君王，那这句话将成为魏徵的遗言写在史书上，然后跟着写一句，“遂就死，年四十六”，完毕。但魏徵碰上的偏是李世民，这个天选之子历来不走寻常路，他从魏徵的话里听出了不卑不亢的求生欲。魏徵终究是在做着忠于本职的分内之事，而且还差点置李世民于死地。建成以国士待之，魏徵也以国士报之，成了秦王府可怕但值得尊敬的对手。如今天下方定，是用人之际，魏徵既然真的有国士之才，那就不能白白浪费在权力斗争的消耗中，李世民可以抛弃前嫌，照样以国士的规格礼遇他，来换取魏徵对大唐的忠心报效。

当即，李世民一改怒容，谦虚地礼遇于他，任命魏徵为太子詹事主簿。

詹事主簿虽然是从七品上的官职，和魏徵原来从五品下的太子洗马差了不少级，但位卑而权重，掌握着东宫三寺、十率府的政令机要，在皇帝李渊挂机养老，皇太子李世民主掌军国大事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詹事主簿等于要负责将权力中枢的大小事宜分配给各个行政机构去处理，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主任。李世民就是有这样的魄力，前几天还和魏徵斗得你死我活，如今就要把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他。

李世民用人的胆略原本便是如此，他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当初对待屈突通、尉迟敬德，全都是先前杀得你死我活，收服之后便委以重任，李世民也靠着这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风格，收获了屈突通这个战场后盾，还有屡屡成为战场上关键先生的尉迟敬德。

而之前因为杨文干案件而流放边疆的原建成心腹王珪、韦挺，也被李世民召回长安，担任谏议大夫。连魏徵、王珪这样过去担任建成左右手的心腹都被委以重任，那基本就给建成、元吉党羽的处置定下了调子，那就是能用之人，全都尽数收为己用，不再另行株连。

对建成、元吉党羽的重用，真不是看上去这样容易的。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里，一家公司挖来竞争对手的业务骨干，在待遇安排上还得小心翼翼，生怕新挖来的人才待遇不统一，遭到老员工们的不满。李世民要解决更棘手的问题——魏徵、王珪这些人获得了紧要职位，那让秦王府的旧人怎么想？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的，晚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那些秦王府将领们在玄武门出生入死，终于变革了天命，将李世民捧上太子之位，得胜之后忽然发现，他们得到的官位赏赐反而不如那些革命之路上的敌人。

然而，在李世民的驾驭之下，新人、旧人各尽其用，没有亏待谁，也没有埋没了谁。追随李世民激战玄武门的旧臣们得到了丰厚的优待，就算是能力并不强的，也有相应的勋官与散官阶。而那些重要的差遣职位，则留给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这一点李世民一视同仁，不管新人还是旧人。也正是因为李世民毫不偏私，处事公允，清简正直的风气渐渐形成，从太子僚属到朝廷百官，大家都真心地想要一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李世民成为皇太子之后，专心与民休息，恢复国力，修补隋末唐初全国战争的创伤。他下令放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飞鹰走狗，不举办大型宫廷娱乐项目，不接受全国各地上贡的物品，请百官对如何治理国家提交意见。东宫的政令简洁而严谨，朝廷内外都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不过，大唐的疆域太大，东北的幽燕、东南的江南、西南的巴蜀，都还没有感受到新时代的到来。甚至连李世民的嫡系亲信也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位新晋皇太子的意思。各个地方都在按部就班地遵守固有的权力斗争逻辑，对建成、元吉党羽进行秋后算账。

李世民在益州行台的代理人，益州行台仆射窦轨，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一直以来关系不良的行台尚书韦云起，以协同建成谋反的罪名收押后斩杀。对于窦轨名为平叛，实为诛杀异己的行为，李世民也不能明着处罚，只是调窦轨回京做了右卫大将军，然后废除了益州大行台的设置。

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因为也是建成、元吉在幽州的外援，受到李世民的征召之后，在副将王君廓的撺掇下当即就真的造反了。王君廓是跟随李世民一路讨伐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的悍将，当年在洺水城带着本部人马抵御住了刘黑闥大军几天的进攻，担任李瑗的副手，其实就是因为李瑗自己能力有限，需要像王君廓这样的猛人镇场子。但王君廓是李世民的人，撺掇李瑗造反，其实只是为了把这个挂名的上司清除掉，为李世民干掉一个潜在敌人，同时也让自己顺势做上一把手。他的算盘打得很成功，李瑗前脚刚造反，王君廓后脚便带人平定了李瑗的叛乱。李瑗临死前大骂王君廓道：“你这小人出卖了我，一定会遭报应的！”

没想到李瑗真的一语成谶，王君廓杀了李瑗之后，虽然如愿以偿成了幽州都督、左领军大将军，但却因为后知后觉地没发现朝廷风气的变化，而疑惧不安起来。他奉诏入朝时，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的幽州长史李玄道托他带信给亲戚房玄龄。王君廓路上拆了信，却发现信中内容全是草书的暗语，王君廓根本不懂以前秦王府的这一套地下联络体系，还以为是李玄道在举报他，于是立刻落荒而逃，投奔突厥。

最终，在前往突厥的路上，王君廓被途中的乡村农民给杀了。

玄武门之变后的几个月里，天下各州县就处在这样游移不定的徘徊当中，建成、元吉余党逃亡在各地，虽然李世民已经明令赦免了这些余党的罪，但经历过隋代的虚伪矫饰风气的

各地官员们，大多都是官场老油条了，朝廷虽然明面上说赦免，但谁能保证这道赦免下来，是真心还是假意？毕竟从前周、前隋到武德年间，这种引蛇出洞、放线钓鱼、政令与实际操作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凡有经验的地方官，都会觉得太子李世民不是真心想赦免这些党羽们的。

所以，到处都是州县官员捉拿住建成、元吉余党，要扭送中央讨赏的情况。

谏议大夫王珪也不避嫌，直接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李世民，请他拿个主意。李世民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下了严令，禁止继续举报，如果有人拿勾结建成、元吉、李瑗的事情来向官府告发的，必须予以严惩。李世民还派出了魏徵，到关东各地巡视，宣传朝廷对待这些余党们的人才政策。

以魏徵这样的建成前任心腹来带领政策宣传队，没有秦府旧将监督，一切全凭魏徵这个安慰使全权裁断，足以看出李世民对魏徵的信任。魏徵本人就是最大的招牌，到关东去现身说法，让州县官员们还有那些原本有疑虑的余党们亲眼看看，连魏徵都被重新重用了，李世民的赦免政策还需要再怀疑吗？

魏徵出巡到关东，在磁州便遇到了带着枷锁被准备送往东京的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师行，魏徵见状，立刻为他们解开了绑缚，自作主张赦免了他们。

这件事情，远在长安的李世民早就通过眼线得知了，开心得像是个孩子——国士以待，国士以报，他真的获得了魏徵的忠心，而建成、元吉留下的其他各路人才，就更势在必得了。

两个月的时间，皇太子李世民的新政风风火火地展开，朝廷内外气象一新。各个州县也基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世民的政令，除了幽州都督李瑗的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外，天下一片稳定，百姓继续休养生息。

被架空了的李渊，也许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无可挽回地结束，索性连皇帝这个尊位也不再恋栈了，下诏传位给太子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安心在宫里养老。八月初九的甲子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大赦天下，成了大唐帝国的第二位皇帝。

然而，李世民虽然当上了皇帝，但还是住在太子的东宫。本该由皇帝入主的太极宫里住着的也依然是退休后的李渊。李世民已经有了杀兄弑弟，囚禁父皇的前科，实在不想再刺激他的父亲，并担上逼父亲搬家挪窝的名声了。

更何况此时他刚刚继位，天下虽已平定，但仍然残破不堪，全国只剩下两百多万户，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局势还并不明朗，朝廷内外的实权将领里可能还有人野心勃勃，李世民需要把父皇留在他视线可及的地方，以防万一的事变。

事变终于来了，但这次不是来自境内的州县军卫，而是来自北方的突厥。

走进新时代

变故迭出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终于过去了，新年的钟声敲响，李世民正式下令改元贞观，这一年，便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初三，唐廷大宴群臣，在这场宴会上，一出盛大的节目精心展现在赴宴群臣的眼前。那是经由宫廷乐府改编唐军战歌、排演出的乐舞《秦王破阵乐》。大鼓震天敲响，有如决战前的狂欢，气势雄浑，感天动地。

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

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

群臣之中，无论是否跟随李世民亲临过战场，都不由被这首乐舞所打动。歌舞方罢，李世民道：“这首曲子是民间自创，虽然是战歌，没有文德颂歌那样雍容，但功业是由此成就的，不能忘本。”右仆射封德彝当即奏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颂歌岂能比得上这样的气势！”

这个马屁拍得恰到好处，李世民很受用，但谦虚还是有必要的，李世民笑了笑说道：“文德和武功，各随其时，封卿说文不及武，这话还是有点过了。”封德彝听了，也立刻点头称是，拜谢李世民。

此时的封德彝，还没有被抖出玄武门之变前在东宫与秦府间首鼠两端、两头下注的那些事情，依然是人见人爱的道德楷模。甚至因为封德彝在武德年间向来亲近秦王府这一派系，更受刚成为宰执的房玄龄、杜如晦的亲爱。而知道封德彝与隐太子（李建成后来被迫谥为“隐”）关系的魏徵、王珪，也识趣地选择了沉默，不来抖破这件事情。

作为隋相杨素一手培养出的职业政客，封德彝已经成了官场上无懈可击的滑不留手。他的成名之作就是当年为隋文帝杨坚修造仁寿宫，极尽奢侈之能事。隋文帝听说了之后，斥责封德彝劳民伤财，但事后却重赏了他。因为封德彝把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那点心思摸得门清，知道他们表面讲节俭，实际上就爱这些富丽堂皇的东西，因此自己揽下了劳民伤财的帽子，把享乐的好处留给了皇帝、皇后。皇帝、皇后住着大宫殿，心里美滋滋的，自然也就少不了他封德彝的好处。封德彝就是靠着这样揣摩领导心思的手段，一路平步青云。甚至在江都加入宇文化及的乱党，弑杀隋炀帝后，都能四面逢源，在宇文化及败亡后逃亡长安，通过向李渊献出秘策而重新被启用，平稳着陆，并成为李世民的得力助手。

春江水暖鸭先知，皇帝的喜好变了，像封德彝这样的官场弄潮儿自然是第一时间跟上。前隋的皇帝物欲强烈，喜好猜忌，大臣们便投着皇帝的喜好来相互攻讦，互相站队；而大唐的皇帝急于恢复国力，澄清吏治，于是那些前隋的旧臣也就跟着换了个角色，个个都越来越像爱民如子、敢言直谏的好官。

甚至连当初在隋炀帝面前刻意逢迎取悦的裴矩，也变成了敢说话的直臣。因为皇帝一直觉得地方官吏收受贿赂是个大问题，想要集中整治一番，于是来了一个“钓鱼执法”，秘密让属下试着去给一些官吏行贿，有个官吏不知是钓鱼，真的收了一匹丝绢的贿赂，李世民准备严惩。这时裴矩挺身而出，劝谏道：“陛下这样钓鱼执法的行为，不合圣贤精神，都

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如果以诈术判刑，就会导致人人都免而无耻了。”李世民一听，觉得确实有道理，非常高兴，公开大肆表扬了一番，说要是人人都像裴矩这样能够据理力争，那绝对不用担心天下治理不好。

不过，不管这些官员的正直敢言、爱民如子是不是装出来的，只要他们愿意装，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总归是好事。

封德彝在揣摩圣意方面的造诣更是炉火纯青。他与萧瑀分别担任左右仆射，萧瑀还是封德彝的举荐人。李世民继位后，一些军国大事，萧瑀一般都是与他先商议妥当之后再报告给皇帝。而两人在将奏报面呈李世民时，封德彝总是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判断李世民的心思，因此好几次临时变卦，顺着李世民的意思发表观点。这让萧瑀常常很尴尬——皇帝的首肯、还有意见独到的形象，这些好处都让封德彝一个人占了，也难怪萧瑀会生气。

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确实气人，但却对他毫无办法。

假如有一天，皇帝不经意间若无其事地问：“朝廷封了那么多宗室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好处吗？”作为大臣应该如何回答？

要知道，封宗室为王的是如今的太上皇，还好端端地在太极宫住着。分封皇室子弟为王爵，那是当年李渊定下的政策，为的是加强宗室的力量，便于控制天下，所以一口气封了几十个王爵。你说封这么多王对天下没有好处，就算太上皇已经不是皇上了，可那么多的宗室都在京城内外，一人一口唾沫星子都可以把你淹死。

可封德彝却说得很明确：“不好，就是不好。”当然也有一大套理由，说从两汉以来就没有像本朝这样多的宗王，更关键的是封德彝也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宗室爵位多了，都需要相应规格的供养，这样对百姓不好。封德彝看得很清楚，李世民突然提起宗王多这件事情，一定是有的放矢。他虽然是在问有没有好处，但其实早已经预设了答案，那就是没好处。宗王们的供养消耗了太多民力，李世民已经看不下去了。

果然，李世民听了封德彝一席话，深以为然：“朕作为天子，休养百姓是朕的责任，怎么能因为要供养自己的宗族而再过多劳动百姓呢！”不久之后，李世民把宗王中那些没有大功的子弟都降了三级，郡王降为县公。而封德彝在这件事里，看似是得罪了太上皇和宗王们，但世人都看得出这是皇帝的意思，只不过封德彝第一个揣摩出圣意，然后给出满分的回答而已。封德彝自己也因此更受看重。

封德彝直到去世，都保持着自己贤相的形象，有识人之明如李世民，也没看出他的另一面；才智过人如房玄龄、杜如晦，也都被他展现出来的这一面所蒙蔽。直到十七年后，封德彝当年劝阻李渊不要改立李世民为皇储、结交隐太子为党的事情才被揭发了出来。

大奸似忠，大伪似真，世上最难的事情就是看穿一个人。

李世民作为全天下的最高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处理人的问题。皇帝不可能将大权独揽，事无巨细地裁决每一件事情，所以只能选好人，用好人，让对的人做对的事。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君王之治道，孔夫子以来的儒家花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关键就是一句话：“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千年前的孔夫子眼光毒辣，透过表面的权谋计画，一抓就抓住了主线：政治的好坏，要从根子上来把握，而君王、皇帝就是这一切的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天下的问题追根溯源，其实都可以说是统治者自己的问题。

如果皇帝把政治当作一项交易，那官吏们自然也就把当官看成一项买卖；

如果皇帝用猜忌、制衡的眼光来选官任事，那官吏们自然也就跟着扯皮推诿、人浮于事；

如果皇帝用严刑峻法来驱使臣民，那从官吏到百姓自然就只知逃避刑罚制裁，毫无廉耻之心。

习惯了权谋算计的政客，往往以为那套宫斗技巧就是帝王所应做的，却不知道堂堂正正的帝王之术究竟为何物。归根到底，治理天下和治理小家、小村一样，都靠“公正”二字。只有皇帝真正以正直的公心来对待政务，朝政才会自上而下地气象一新，人人清正廉洁，以至于官吏们公而忘私，社会和谐发展。

李世民继位后，由于天下刚刚平定，各地治安情况不佳，常常有盗匪出没，于是李世民便与群臣商议，讨论如何整顿治安问题。这时便有人建议，沿用前隋时期的方法，加重刑罚，严厉打击。李世民听了之后忍不住笑了，前隋都已经做出“偷盗一文钱以上便处斩弃市”这种事来，却也没见得把治安改善多少呀！他对群臣道：“百姓之所以要做盗贼，是因为繁重的赋役，贪污的官吏，灾荒的饥寒，这三座大山在头上，所以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这番分析，说的道理都是不错的，其实很多有识之士都这么觉得，可道理大家都懂，做不做得好却是另一回事。隋朝挥霍民力，劳师动众，导致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实在太深刻了，说到税赋就立刻会想到隋炀帝。

李世民给出的回答是，一切从皇帝开始。从皇帝开始减少奢侈靡费，然后再轻徭薄赋，任用清廉的官吏，不要折腾，不要劳民伤财，让百姓们安安稳稳地过上太平日子，好好吃上一口饭，也就不再有人要做盗匪了。

这一番上行下效，几年时间，天下就仿佛变了一个样。盗贼们看到国家安定了，也都各自回到他们家乡，过上了安稳日子。战争过后的社会，遇上重新安定的局面，渐渐展现出它欣欣向荣、蓬勃生长的一面来。几年时间，大唐的天下仿佛变了个样，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居民们睡觉也不用关家外面的门，穿行在大唐帝国各地的客商们，因为不用担心盗贼抢劫，都可以放心地露宿在野外。

所谓天下大治，说得不外乎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治天下从来都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的，要是皇帝只是按照圣人的教诲那样，以正待人便可以家和万事兴，那也把治国想得太简单了。堂堂正正的王道，和权谋致胜的霸道，是一只手的两面，缺一不可。

自李世民登位以来，虽然唐廷君臣都励精图治，但和平的外表之下，其实潜藏着汹涌的暗流。

看不见硝烟的朝堂之战

贞观初年的朝堂，隐隐分成三个派系。

这三个派系在太子李世民的领导下，确实都想要施展抱负，开创一个新的太平之世。但是，之前玄武门发生的惨剧实在太过暴烈，骨肉相残实在太过震撼，使得这件事成了每个人心头的一道伤疤，任谁都是心有余悸。因此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一路延续下来，朝堂上看不见硝烟，但是每一个派系都绷紧了全身，防备对方的反扑。

声势最大的派系，自然是跟着李世民一路披荆斩棘的哥哥们了。秦府功臣是玄武门之变最大的受益者，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成了尚书左右仆射，也就是事实上的左、右宰相，总揽尚书省六部的行政大权。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张公瑾、侯君集等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武将，也都位列十六卫大将军，成为一方大员。作为一起出生入死，还一起拿建成、元吉纳过投名状的兄弟，功臣小团体的自我认同感与关系紧密度极强，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朝中群臣。

地位颇为尴尬的，是原本建成、元吉的旧人。这些旧人在新朝重新得到重用，有代表性的就是魏徵和王珪二人，他们受李世民看中，分别担任尚书右丞和谏议大夫，官位虽然不如房杜等人，但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便下了命令，让谏议大夫等谏官也一同入朝堂议事，所以王珪、魏徵等人同样也进入了帝国的核心决策圈，地位虽不高，但职权却十分重大。而建成、元吉手下原先的武将们，在被调往二线观察一段时间后，也重新予以重用。比如围攻玄武门的薛万彻，不久之后就会重新执掌重兵，成为帝国响当当的名将。

而第三股小团体，态度则更为微妙，那就是跟随李渊在太原起兵的元从功臣们。李唐集团的创业分为两个阶段，如果说秦府功臣们就像公司上市时成功打得新股、一举登天的投资者的话，那元从功臣们就好比创业阶段的天使投资者，像武士彠这样的元从功臣，就是在太原实打实真金白银资助李渊成功起兵的。而作为这个小团体当之无愧的领袖，裴寂更是有着大唐帝国创始合伙人的超然地位。贞观初年，裴寂卸去尚书左仆射的职位，只是担任荣誉性质的司空，但是朝廷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看裴寂的脸色。

毕竟谁都知道，裴寂的背后，就是那位太上皇。

退位后的李渊，虽然是太上皇，但在朝堂上仍然保留着很大的权力。他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就算退了位，不参加朝会，在朝野也还是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而且通过裴寂等重臣，也对帝国权力中枢的决策在施加影响。

按照礼制，皇帝退位之后就要让出正殿，让新帝使用，但李渊自有他不让出的底气，所以到了新朝，太子李世民仍旧住在东宫，也在东宫上朝议政，皇帝居住的太极宫，始终由李渊悠闲地住着。

新年之后不久，盘踞在泾州的天节军统帅、燕山王李艺终于不出所料地谋反了，同时还占领了天纪军统帅张谨所辖的豳州。张谨也是李渊的老哥们，大唐的元从旧臣，此时李艺顺利地占领豳州，接管张谨的天纪军，让人不由得怀疑张谨这样的元从旧将对新朝天子的态

度。这时李世民只能派出他最为信赖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前去平叛。仰赖李世民在军中的影响力，李艺还没有与平叛的官军交锋，手下便哗变不干了，李艺带着亲信家人逃走，在路上被杀。朝廷将他枭首示众，并褫夺了赐姓，李艺从此又改回叫“罗艺”。

罗艺的反叛，也许是意料之中的，李唐平定天下，靠的是唐廷与江南的杜伏威、辅公祐集团和幽州的罗艺集团的三角联盟，罗艺、杜伏威对于唐廷更多的是种战略合作关系，如今杜伏威已经在辅公祐叛乱时原因不明地暴卒了，罗艺的幽州势力在李瑗、王君廓一案后自然会坐立不安。然而，另一场谋反案则让李世民始料未及。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义安王李孝常与右卫将军刘德裕、右监门将军长孙安业密谋带领宫中宿卫兵造反，但李世民早年布下的情报体系发挥了作用，这件阴谋提前暴露，一场叛乱消弭于无形。

但一查下来，才让人冷汗直冒，不寒而栗。

和以前的边军造反不一样，这一次谋反的，居然是宫中的宿卫兵。要知道，李世民自己就是靠着策反宿卫兵之后成功控制宫城，囚禁李渊，杀死兄弟的。要是这件事情真的发动成功，那李世民就真的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而更可怕的是，经过审讯后拉出的参与谋反的名单，不仅包括了建成元吉旧交，还有元从功臣、秦府功臣这些小团体的成员，以及一大票关陇门阀的亲戚朋友们。连刘弘基、长孙顺德这样长期随李世民征战，甚至后者还在玄武门前扛过枪的铁杆“秦王党”也牵涉其中。

参与谋反的还有刘德裕，他曾是秦王府旧将，但武德年间做了无间道，投靠了东宫，玄武门之后，也许是李世民认可了他的忠心，转授他为右卫将军。还有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同父异母的长兄，不过当初其父长孙晟去世后做了家长，就将长孙无忌兄妹赶出了家门，好在长孙兄妹得到老娘舅高士廉收养，最后借着李世民的關系平步青云。长孙安业武德年间在李建成的东宫做监门率，李世民继位后，因为是长孙皇后的长兄，所以不计前嫌地任命他为右监门将军。这些人虽然是建成元吉旧部，但是因为同李世民的關系，因此没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主谋李孝常，是当初李渊进军长安时主动献出大业仓的功臣，武德年间受到皇帝的荣宠，封为义安王、利州都督，封邑三千户，位极人臣。此次据说他听信了一句“天道自常”的谶纬，以为“李氏将有天下”的预言其实是应在自己身上才谋反，但如果真是因为迷信谶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参与进来了。李孝常一直与太上皇比较亲近，他的儿子们平时也与建成、元吉交好。

李孝常父子，连同其他参与此次阴谋的刘德裕、长孙安业等人，不管他们在武德年间站队如何，此时都是对玄武门之变后这一系列变故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建成、元吉一家男丁族灭、家眷打入掖庭宫的悲惨遭遇，同情受牵连的同僚们，还同情那个失去子孙、失去权力乃至失去自由的大唐开国皇帝——李渊。如今建成、元吉已死，如果李孝常等人谋反不是为了自己做皇帝，那究竟是为了谁而造反？

那位安居在太极宫的太上皇，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这场阴谋的背后。

李世民果断地结束了对这次谋反的追查，只是处死了案件的几位主谋。连主谋长孙安业，也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而改为流放。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仅仅予以免除官职，几年之

后重新叙用。毕竟如果像寻常造反案件那样刨根究底、株连三族的话，就要把很多关陇门阀一锅端了，要是再查到太上皇那里，就更加会给李世民帝位的合法性带来空前的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李世民也意识到，不能再偏爱于秦府出身的旧亲信了，过去他是天策上将、秦王，对于朝臣自然可以分出一个亲疏远近；但此时他是大唐的天子，是所有朝臣和百姓的君王，如果再要论亲疏、论跟随自己的资历，那不但会寒了百官的心，萌生不稳定因素，而且还会助长秦府功臣们的跋扈心理，反倒让他们变成了尾大不掉的朝廷隐患。

举个例子就能知道了，玄武门之变过去几年以后，当时担任同州刺史的尉迟敬德参加了一个宴会，宴席上有勋官、职事官等更高的人坐在尉迟敬德上首的位置，尉迟敬德登时便怒了，质问道：“汝有什么功劳，敢坐我之上？”在尉迟敬德等秦府功臣看来，在新朝地位的高下，取决于功劳，而不是什么官职。

由此，秦府功臣反倒给成为天子不久的李世民一股不安全感，不仅是因为他们平时对同僚的跋扈——跋扈没什么大不了的，特别是尉迟敬德这样为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功臣，自然有跋扈的底气，李世民也需要尉迟这样的一块行走的功勋章来鼓励其他将士们建功立业；让他感到不安全的，是功臣们的权力日益强大，比如房玄龄、杜如晦担任左、右仆射，总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握的权柄又多，工作能力又强，这就为他们的权力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就算李世民再怎么信任房杜二人，他作为天子，也不可能坐视朝中有谁的权力大到影响朝中局势的平衡。

王珪、魏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崛起的，他们这个小团体经过了几次事件，基本已经在解散的队伍上徘徊，而李世民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在关键时刻大力提拔他们，成了王珪、魏徵等人的后台。而李世民为他们设计的角色就是——谏诤。

对李世民来说，谏诤不仅仅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批评建议，更是他为帝国权力中枢设计的一项制度安排。中央朝廷的三省六部制，虽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相互分工，地位相当，但实际上各项权力都在实际掌管六部的尚书省这里，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才因此权力滔天，以至于朝廷不敢将其作为实权职位，而把权力放在曾经的尚书省副职，也就是尚书左、右仆射这里，但即便这样，左、右仆射的权力依然很大。李世民就是要发挥中书省、门下省的作用，通过谏诤，来监督尚书省从上到下的具体施政。王珪在贞观元年担任黄门侍郎，也就是门下省的副长官，第二年转任侍中，全面掌管门下省，李世民反复叮咛，要求门下省发挥监督职权，对每个政令都要拿出来讨论，甚至将讨论大政方针的政事堂就设在门下省，并且参加政事堂议事的成员都相当于宰相，这一切都是为了制约尚书省的权力。

而魏徵，则更是以谏诤出名。他担任谏议大夫兼尚书左丞，专门有风闻言事的职权。李世民经常把魏徵请进自己的卧室，让他知无不言地提意见，魏徵一五一十地提，李世民便有多少是多少地接受。而且他们还经常上演一些惊心动魄的劝谏大戏，这样既表现出了李世民从谏如流的风度，又无形之中抬高了魏徵的朝廷地位。

同时，李世民还语重心长地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两位相公担任仆射，要广求贤人，做好宰相的职分。那些日常琐碎的政务，太消耗精力，做多了就没法帮助朕求贤了。”所以下诏，尚书省的日常政务交给尚书左右丞打理，只有那些大事情，才需要仆射来处理。于是两位尚书仆射的日常职权就进一步下放给了尚书左丞魏徵。

没了日常处理政务的工作，那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左右宰相平时干什么呢？其实，天子早就安排得明明白白了，修国史的任务，已经交给了房玄龄。

杜如晦不久后便去世了，右仆射的官职一直空置。房玄龄又是很通透练达之人，于是房杜“让贤”于王魏的美名便就此传扬开来。

几年后的“创业守业大讨论”也标志着李世民苦心营造的朝廷权力格局的成熟。此时的魏徵已经继任王珪成为侍中，主掌门下省。李世民间群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哪个更难？”

房玄龄当然回答说，创业更难；而魏徵有不同意见，认为守业更难。他们各有各的理由，但归根结底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自然会认为自己更重要。李世民最后对这次大讨论总结道：“当年玄龄随我定天下，备尝艰辛，自然认为创业更难；魏徵与我安天下，自然认为守业更难。如今创业已经完成，如何守业则是我与公等要一起谨慎小心的事情！”

两边都肯定，但是隐隐之中，李世民和朝臣潜意识里已经把房玄龄视为创业阶段的功臣，而把这几年治理天下的功绩归功到了魏徵这里。房玄龄、长孙无忌最终成了贞观初年的吉祥物，受到群臣尊敬的同时，已经将实权拱手让给了魏徵等人这边。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秦府功臣们的保护？毕竟终李世民一生，都没有做过其他朝代开国时那样的屠戮功臣之举。在太平年间渐次淡出舞台，安享人生中剩余的旅程，这样的结果，既是秦府功臣们的可惜之处，也是他们的幸运之处。

妖言的代价

裴寂年轻时，也是有着神奇故事的人。他出身于高贵的河东裴氏，但所在的这一支早已经家道中落。据说，少年的裴寂曾在华山上的华岳庙中祷告，祈求道：“我穷困至此，求神明为我指点命运。要是我的未来真有富贵在等着我，就请在梦中给我一点征兆！”当天晚上，裴寂便梦见了一个白头翁，对他说，“你到了四十岁之后才会得志，最终可以位极人臣。”说罢便消失了。

这其实是一个谁都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故事，梦中发生了什么，全取决于裴寂怎么对别人说。关键是说出来之后，别人是否会相信。这个世上本无那些神神怪怪的事情，信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这些故事。不管裴寂是靠着他和河东裴氏的关系网，还是自己的个人魅力，总之大家都信了，而这个故事也更加助长了裴寂的人望，成了日后李渊看重他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最讲究门第、关系的时代，裴寂虽然父亲早死，穷得叮当响，但既然是河东裴氏之后，自然不愁仕途没个出路。他十四岁时，就补上了州主簿的荫官，大略相当于现在州政府办主任的职位（正处级）。后来，他靠自己出众的外貌条件，被选为左亲卫，也就是皇帝亲军的武官。大概就是这些时候，他结识了同在皇宫、正担任千牛备身的唐国公李渊，二人成了好友。

裴寂的能力是很强，但说实话，还没有强到可以从大隋帝国的贵族精英中出类拔萃的那种程度。如果隋炀帝不作死，搞得天下大乱，他大抵会在中央和地方任上熬一些没有突出政绩的资历，运气好，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可以进入权力中枢，勉强对得起自己当初编造的那个白头翁的预言。但世事就是这么不按常理出牌，裴寂四十六岁那年，天下真的大乱了。而乱世的舞台总是留给有野心的人，裴寂就有足够多的野心。

作为元从功臣，裴寂等于是李渊父子之外整个起义队伍中最重要的策划者之一（与刘文静并列），并且他看管的晋阳宫，为这次起兵提供了海量的粮草、财帛和甲冑军器。靠着这些贡献，裴寂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安心做他的第二大创始股东。所以，即便后来裴寂与刘武周在河东打仗，连连丢兵失地，但李唐建国以后的每次论功行赏，裴寂都像是钉在功劳簿上一般，每次都能得到最高级别的封赏。

李渊常和裴寂一起喝酒吹牛，将他二人自比于汉高祖刘邦和丞相萧何。同样是王朝的两个主要缔造者，刘邦、萧何起于寒微，在阵前苦战才取得成功，哪里比得上他老李和老裴，世家出身，轻轻松松便能占有天下。但是平心而论，裴寂的才能其实并不能和萧何相比。当初刘邦进咸阳，萧何第一时间保护文书档案，但李渊进长安之后，虽然政权平稳过渡了，却还是有大量户籍田册遗失在战乱中。

不过，无论如何大唐的基业本身就有裴寂这一份，李渊也对裴寂极为优待，虽然裴寂说了不止一次，请求退休之后回归乡里，李渊不但送了裴寂印钞机（铸造铜钱的机器），还与裴寂结成儿女亲家，拉着裴寂的小手说要和他一起相与偕老，逍遥一代。

玄武门的金戈铁马虽然打碎了李渊和裴寂把持权位的梦想，但李渊逊位为太上皇后权力依

旧保留了不少，裴寂也仍然十分得宠，还与长孙无忌一起获得了与新皇李世民同乘一车的荣宠。作为元从功臣团体的领袖，裴寂就是太上皇在朝中的代言人，不管李世民心不情愿，但面子上依然要尊重裴寂这位朝中元老。

从武德九年到贞观三年，李世民通过整合秦府功臣和建成元吉旧部，终于形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掌管尚书行政之权，王珪、魏徵等人负责谏议之权的贞观朝新政局。裴寂一不留神，睁开眼睛后才发现，唐皇李世民已经将朝中派系调教得如臂使指，完全控制住了朝局。

不经意间，朝中两大派系已经被天子拧成了一团，悄然将元从功臣一派挤到了一边——更确切地应该说，是将裴寂一派排挤到一边，因为萧瑀等旧臣，同样站在李世民这一头。

当今天子想要在朝中消除太上皇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了。

于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法雅事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法雅是谁？他是一个沙门僧人，广受达官贵人欢迎，出入于高门之间。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打着佛道、术法的幌子，其实做的是政治掮客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个中间人。

太上皇退位后，明言不参与政事，所以也不便会见裴寂等朝臣。太上皇如果要获得朝局的信息，或者要给谁传话，就需要一个对外的窗口。而法雅作为知名僧人，出入宫廷与各个官员府邸再正常不过，所以便很自然地充当起了传信人的角色，无数密室里谋划出的决策信息，就通过法雅出入各个府邸，相互传递。

这一切，唐皇李世民是看在眼里的，但是一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来是因为涉及太上皇，面子上不好看；二来是因为，如果太上皇李渊的影响力在朝中足够强，那么就算掐掉了法雅这条线，也会有其他途径来传递这些消息。直到贞观三年，李世民的羽翼已经丰满，才最终下令，禁止法雅出入太极宫。随后，以法雅妖言惑众为罪名，将其逮捕。

所谓妖言，其实是一个统称，那些不方便公开说的大实话，还有太上皇等人对于现状的抱怨和谋划，都可以归入妖言这一范畴。毕竟当今天子与太上皇父慈子孝，怎么可能说出那些怨望之辞？显然是乱讲的妖言！

法雅的肚子里藏着太多的秘密，从他被逮捕之日起，就注定了死路一条。李世民将审问法雅的任务交给了他一直信任的杜如晦，杜如晦不负众望，把握住了审讯的方向，供出了这样一件事：司空裴寂听过法雅所说的这些“妖言”。

当裴寂听说法雅的供词时，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坦白交代是不可能的，要是他说，“但是太上皇确实说过这些啊！”那事情就严重了。这样的大实话，可真的不能闭着眼睛乱说，他只能无力地辩驳道：“法雅当时只说了当前流行的疫情问题，一开始没说过什么妖言。”但是法雅已经豁出去了，将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密室里他们说了什么，全都一五一十地在公堂上说得清清楚楚。

都到这份上了，裴寂还能说什么？还是认栽吧。

于是，法雅妖言惑众，被按律诛杀。裴寂因参与妖言，免除官职，封邑减半，遣回河东老家。

裴寂曾经常常想象自己衣锦还乡的样子，但唯独不是这样仓皇地被强行遣返。他还想保留一点开国元勋的尊严，请求唐皇李世民让他留在长安城。

李世民不是无情之人，他可以让裴寂留在这里，但唯独不是此刻，此时已经对太上皇出手，就要不留后患地将他在朝中的势力连根拔起，因此断不能留裴寂这样的人物在长安。于是当面数落起裴寂来：“裴公徒以自己的恩泽资历，才忝居于朝臣第一位，然而裴公在武德年间执政时，政令刑罚处处荒谬，行政管理松弛紊乱，这全是裴公的责任！只是念在裴公一起参与太原起兵的旧情，所以不能严惩，现在特赐公回乡扫墓，怎么还要过来求情？”

这番言辞极为尖锐，就差啪啪啪打屁股了。而且李世民说武德年间政治的恶习，可不是简单地在打裴寂的屁股，而是他老爹太上皇李渊的脸啊。

裴寂无话可说，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蒲州老家。他的封邑虽然减半，但仍然有七百五十户的实封，而且印钞机还在，做个富家翁归隐山林绝无问题。但不久之后，又爆出另一起妖言案——另外一个和尚对裴寂的家童说，裴寂有“上天之分”，裴寂吓得不得了，只想把这件事情秘密压下去，于是密令亲信将听了这话的家童给杀了。亲信也怕自己被灭口，于是私自放了这个家童，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要被裴寂处罚，索性到长安城告了御状。就因为这件事情，裴寂被判流放岭南。

命运真是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当初裴寂因为一个神秘的预言而成名，结果又因为一个神秘的预言而沦落。

裴寂出事之后不久，在太极宫有口不能言的太上皇李渊终于决定，从太极宫搬出来，移居到以前天策府所在的弘义宫，更名大安宫。自法雅、裴寂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李渊在朝中的影响力终于被清除，当他真正失去了权力之后，就自然没有理由再留在这个应当属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宫殿里了。

登上太极殿的李世民志得意满，向群臣重申了三省六部相互制衡，各有分工的道理，贞观朝的政治终于艰难结束了过渡期，开始真正步入正轨。

三年后，唐皇李世民想到裴寂佐命开唐的功勋，将他召还归朝，但裴寂没能等到回长安的这一天，便已经在岭南流放之地病逝。

这已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了，裴寂错过的这三年，还有一段更为宏大壮阔的故事，发生在大唐帝国的北疆。

第二章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乘风破浪的巨唐

五年磨剑，枕戈待旦

还是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当突厥大军南侵，唐廷惶恐，商议迁都襄阳的时候，秦王李世民坚决反对，曾立下话来，给他十年时间，他定能平定漠北，说到做到。最后靠着李世民的五陇坂之战击退突厥。

这几年来，从秦王到太子，从太子到天子，李世民始终不敢忘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渭水之盟，也是李世民无法忘却的耻辱，他已经下定决心，等待时机成熟，天下百姓元气恢复，定要挥兵北上，一雪前耻。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距离当初夸下海口的时候，已经过去五年了，时机不待人，李世民还有五年时间，这五年时间，足够他平定漠北，扫除东突厥之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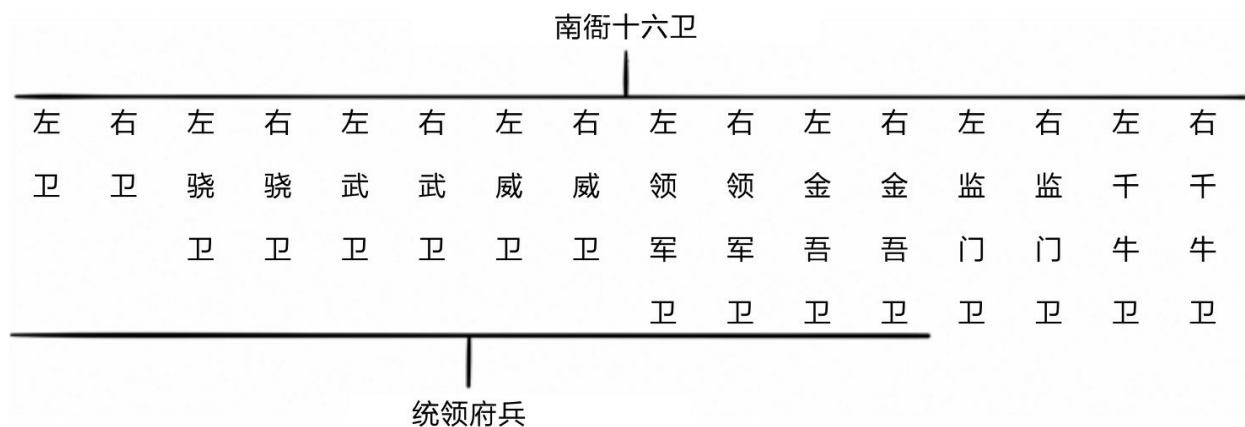
太难了。

此时的东突厥是整个亚洲大陆上的主宰者，从西域诸国到东北亚的高句丽，无不向突厥称臣，东突厥此时的实力已达到鼎盛。面对类似体量的匈奴，当初汉武帝雄才大略，卫青、霍去病等千古名将，也还是花了上百年时间才彻底平定匈奴。五年时间平定漠北，谈何容易？

但是，李世民继位以来的这三年，大唐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头一件事，就是军制改革。唐廷任命军事家李靖为兵部尚书，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军备。唐朝继承了武川集团兵农合一的传统，恢复了在隋朝一度接近废弛的府兵制，设置了各个军府，下辖若干府兵，府兵们战时出征，平时种田，府兵将士自备军资，要是征战立功，就能得到封赏。而经过兵部的改革，府兵制从关中扩展到全国，全国置折冲府六百多个，军府大小不等，所有府兵总量达到六七十万人。府兵之上，则由朝廷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来管理。李唐朝廷设了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千牛卫，左、右监门卫一共十六卫，其中，前十二卫各自统领京师以外的五十个折冲府，以及驻扎在京师的直属内府。东宫六率也分别管辖一些折冲府。但朝廷十二卫和东宫六率都只是行使日常管理权，真正到了战时，朝廷还是要另设行军总管来进行指挥。这就做到了军权统一于中央。

左右十六卫概览



府兵制的好处就是不打仗的时候府兵们可以自行回家种地，这为中央帝国以较少的养兵成本，维持了数十万半专职化的军事力量。这些府兵们平时都由折冲府组织训练，这就让府兵们的兵员质量比那些临时抓出来的壮丁们要好上不少。而且，府兵们都有顺畅的靠军功获取功名的通道，因此他们尚武而又好战，渴望获取功名。“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就是那时社会的精神风貌。

但如果只是这样简单地改一改府兵制度，那就不需要李靖出马了。李靖为大唐军事体制带来的，是一次整容式的革命。

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步兵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强，遇上薛举、刘武周、刘黑闼这样的硬骨头，总是吃亏，最后是靠统帅的指挥艺术，以及唐廷和秦王府强大的后勤能力和动员能力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李靖，则革新了整个军事体制。

军队的核心，是组织程度。一盘散沙的一百人和组织精良的一百人，完全是不同的面貌。唐朝以前的军队，从商周到南北朝，组织方式都是实行什伍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进而叠加到百人队、千人队，这其实是最基本的军队管理方式。随着战争艺术的升级，骑射兵、重骑兵乃至甲骑具装都在战场上轮番出现，到了隋唐这个年代，简单的骑兵战术、步兵战术都已经被淘汰，步骑协同作战成了最具战斗力的军事组织方式。如果按照原来的什伍制来组织，那就是若干个步兵千人队、若干个骑兵千人队之间的配合，这已经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配合方式了，隋朝就是将四个骑兵团、四个步兵团以及一个弩砲团、若干个后勤团组成军团，号称骁果军，靠着这样的军团横扫天下。

但是李靖要的不止是这些，他追求的是将军队的灵活度、配合度达到极致。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李靖要打造高水平的合成化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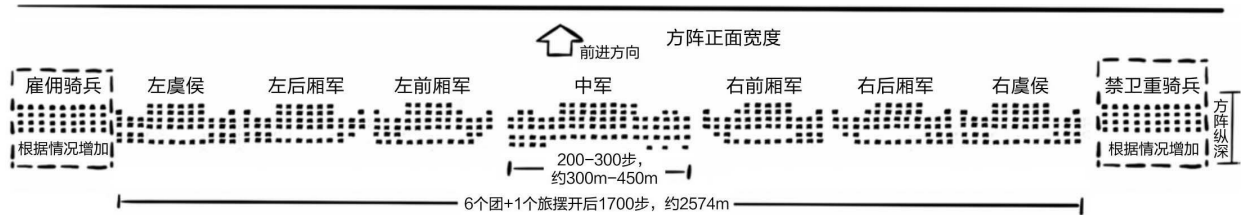
最基层的是三人组成的小队，其上是三个小队组成的中队。五个中队，加上一名队长、一名队副、一名军法官和两名旗手，组成一个五十人的大队。大队是基本作战单位，内部兵种相同，以三人为单位开展具体战术。现代社会的学校里，一个班级一般最多也就是五十个人，因为五十人基本上就是人与人能相互熟悉、并且自我管理、有序配合的人数极限，再往上的话，队伍就乱了。

大队之上，直接就是军。在李靖的规划下，一个军团包括了中军，左、右虞侯军，左、右前后厢军共七个军，每个军之内都设有数量不等的长枪兵队、陌刀队、长弓队、具装甲骑队、重骑兵队、轻骑兵队和后勤队。整个军团共计两万人，大将要发号施令，只需要经过两道手就能将命令下达给大队长，实现了扁平化管理。而军团里的每个军，都可以靠着本军的两三千人来进行多兵种混合作战。

这种作战方式，已经有点类似现代战争中的合成旅了，在唐初的亚欧大陆，足以从组织度上对周边国家进行降维打击。

军制之后，是财政。

李靖改制后的军团结构



打仗靠的是什么？是钱粮，是后勤，将士在外征战，后方就要源源不断地补充粮草物资，后勤要是一断，前方的军队就会立刻崩溃。大唐开国不久，好在承袭了周隋以来的财政制度，对农田征收“租”（租税），对家庭征收“调”（布帛），对壮丁征“庸”（劳役），这就是“租庸调制”，隋朝靠着这个财政制度而强盛一时。不过，隋朝两世而亡的教训摆在眼前，唐廷君臣们因此在徭役和租税方面十分谨慎和克制，不敢兴造那些劳民伤财的大项目、大工程。但凭借着初生政权的蓬勃朝气和制度红利，财政储备很快便从隋末满地疮痍的废墟上回过血来。

有了财政力量的支撑，唐廷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搞起军备竞赛了。配合着军制改革，府兵们不能说武装到牙齿，也可以说武装到嘴唇了。一个府兵除了要自己准备“随身七事”，也就是被服、毡帽、鞍辔等七样出门远行的随身物件，其余行军时所需要的铁锥、筐子、斧子等工具，由各地折冲府提供。其余的装备，包括战鼓、军旗、弩炮、弓箭、刀枪、铠甲等一应军械物资，则全部由兵部统一调配提供。唐军士兵，从上到下铠甲兵器一应俱全。比如，一个战斗力较强的长枪兵，兵部会给他单人配发一领铠甲、一根长枪、角弓一把、弓弦三根、羽箭三十枚、佩刀一口、匕首一把、鹤嘴镐、斧头还有绊马索等杂项用具无数。要是骑兵，单兵的装备就更为复杂、更为昂贵了。而这种种复杂的装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唐军野战士兵日常配备的基本标准。

为了对付强悍的突厥骑兵，唐廷也立志打造世界一流的骑兵。训练骑兵，马匹是关键，骑兵一人配两匹马是常规状态，到了远距离作战，每个骑兵往往要带一匹战马和三匹备用马。李世民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担任太仆少卿，主管马政，在陇右、关内设立大量马场，饲养军马。几年时间，唐廷直属的马坊、牧监饲养出了数十万匹良种马，以供作战使用。

同样准备妥当的还有粮草。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开始，当时驻守在太原（并州）的李世民便开始在突厥边境大量组织屯田，设立军仓，以备不时之需。此时边境的军仓体系

已经成熟，再加上各州县官仓调度，足以支持北伐东突厥所需要的军饷。

短暂的和平时期，唐廷与东突厥王庭日常遣使通好，但在这和平外交的画皮之下，唐廷的外交攻势和间谍网络也在无声地铺开。每个出使突厥的唐朝使者，都是谍报网络的关键一员，他们在出使的过程中仔细打探东突厥各部的情报，刺探虚实，漠北草原的雪灾、牧民们的饥荒，全都被一一报告给大唐天子。在长安，朝廷的鸿胪寺既是外交机构，在表面上持续与各国使节迎来送往，同时也是情报机构，自鸿胪寺卿郑元璠以下出使突厥的使节们不仅收集情报，还结好突厥上层贵族，通过裙带关系和金钱利禄，让他们为大唐所用。秦府旧将张公瑾被任命为代州都督，主管边镇前线对东突厥的情报工作，监视着北方草原的一举一动，还对突厥各部实施离间。

不久之后，东突厥的政局不出所料地乱了起来，这当然也是由于颉利可汗贪婪无度，导致东突厥内部人心涣散，但来自大唐的神秘力量自然也功不可没。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唐廷趁着突厥内乱，无暇他顾之机，趁机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带兵消灭了残存在陕北朔方的最后割据军阀梁师都，拔除了北境的心腹之患，同时也扫清了讨伐突厥之路。在将来，朔方也将成为征伐突厥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

在间谍网络的策应之下，大唐的外交使臣也走向了草原各地，构建起了环突厥包围圈。帝国东北向突厥臣服的契丹、奚族各部，还有西北的回纥、党项各部，都纷纷投向唐廷。连当初与中央王朝打得你死我活的高句丽，都因为不愿臣服于突厥，而向唐廷频频示好。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唐廷将他们一一结纳为盟友，悄然将突厥孤立起来。

此时，漠北之地的一个叫作薛延陀的部落进入了唐廷君臣的视线。薛延陀是铁勒人的部族，与北迁的一支薛姓汉人通婚融合，便有了“薛延陀”这个名号。这几年来，薛延陀在东突厥的北方崛起，成了一支强大的游牧部族，与回纥、拔野古等部联合对抗突厥，气势汹汹。薛延陀部首领乙失夷男野心勃勃，将东突厥北方的一些小部落悉数吞并，实力大增。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末的冬天，唐游击将军乔师望悄悄潜入草原，躲过突厥人的盘查，将大唐皇帝的册封文书交到了薛延陀首领夷男的手中，是日，唐廷正式封乙失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乙失夷男大喜，投向唐朝，并在郁督军山（也就是当年霍去病燕然勒功的燕然山）下建立了可汗牙帐。至此，大唐终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完成了对突厥的战略合围。

颉利可汗为了镇压这些叛乱，导致兵源不足，于是向侄儿突利小可汗调兵。突利可汗不出所料地拒绝，而颉利可汗又不出所料地要发兵攻打突利可汗——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掌握在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身边潜伏的唐军间谍手上。突利可汗惊惧，连忙向唐朝投降，并且请求搬到长安来住。

颉利可汗至此，终于成了孤家寡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瑾传来了消息，他们已经侦查到，薛延陀等各部皆叛，东突厥内部权力内斗汹涌，塞北发生饥荒……诸多迹象表明，如今讨伐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朝廷批准用兵！

而此时，在长安的李世民也已经处理好了朝局，裴寂流放，太上皇搬离太极宫，一切步入正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李世民于是大笔一挥，下达最终命令，任命兵部尚书李靖

担任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启动北伐计划。

五年生聚，五年教训，蛰伏着的大唐，终于要开始绝地反击了。

来自大唐天子的邀请函

征讨东突厥，是大事情，但唐廷君臣们不想把它打成汉武帝讨匈奴那样的倾国之战，导致国力虚耗。按照唐廷的计算，打一场十万人规模的战争，应该在百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为了这场战争，朝廷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开始准备，调运内地的钱粮物资，同时发动关内关外的府兵，一起送往边镇，到了十一月末才大体完成。唐廷以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平定梁师都后驻守在朔方一带的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加上李靖、张公瑾的定襄道，一共六个行军道。十余万兵众，都受李靖统一调遣节度。

这是李世民对李靖的绝对信任，李靖再也不用作为一个挂名亲王的副手，而是作为真正的大军统帅，名正言顺地指挥战争了。接下来，就是李靖展现指挥艺术的表演时刻。

大多数的战略规划都在出兵前完成，交给相隔千里的六路大军分别执行。布置好一切之后，李靖自己亲率三千骁骑作为前锋，从马邑出发，直取东突厥颉利可汗牙帐所在的定襄城。

定襄曾是隋朝故土，到这时候，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孙子杨政道仍在突厥人的护佑下，以这里为小朝廷，延续着隋朝的国祚。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的新年正月，李靖带兵乘着凛冽的寒风抵达定襄城外的恶阳岭。突厥人见李靖率军而来，而且军容军貌竟好像脱胎换骨般地变了，全都出乎意料。这几年草原上灾害连连，牛马都饿死很多，如今冬天，定襄城中的马匹只能吃一些秋天存下的干草，越吃越瘦。而唐军的战马吃的是大豆、麦子，越吃越壮。所以恶阳岭下的唐军虽然只有三千人，但装备精良、斗志昂扬，战马膘肥体壮，足可以一当十。

定襄城内，一日数惊，早已经矛盾重重的可汗王庭变得更加风声鹤唳。

颉利可汗也敏锐地意识到情况的不妙，和属下们商议，认为唐军这次定然是倾国而来，若非这样，李靖怎么敢孤军杀到这里？但颉利可汗不知道的是，他的可汗王庭此时对于李靖已经是一面到处漏风的幕布，颉利可汗刚这么说，就有间谍转头把这话带给了恶阳岭下的李靖。李靖听了这话，也只是笑笑，颉利可汗倒也不笨，但就算他知道，也已经迟了。此时六路大军已经出发，颉利可汗的命运，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定下了。

这就是李靖的底气，突厥可汗尽管来，他只出三千人正面硬刚，随敌人怎么变换。

因为整个战局对于李靖是单向透明的，颉利可汗直到李靖打到门前才知道唐军大举北伐了，而李靖却连颉利可汗说了什么话、拉了几次屎都一清二楚。唐廷的情报网已经渗透到了突厥王庭的核心部位。连颉利可汗的亲信康苏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出使突厥的莒国公唐俭给策反，此时见到李靖军至，立刻直接向唐军投诚，打开城门，放李靖大军进了城。

颉利可汗知道时已经晚了，连康苏密这样他平时信赖的嫡系亲信都勾结李靖，颉利可汗再也无法确知自己在定襄城还能相信谁了，只好自己只身往北逃去。

唐军入城之后，清剿城中突厥残余势力，并俘虏了萧后和“隋王”杨政道，那写着“隋”字的王旗，时至今日才终于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李靖派人押送萧后和杨政道前往长安，随后便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准备再次动身。

颉利可汗一路北上，一边逃，一边收拢前来救援的部下和逃散的士卒，却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唐军安排得明明白白。他们撤退到了白道，也就是当年的武川镇附近，派使者往长安向唐廷投诚，同时抓紧时间休整。

就在颉利可汗立足未稳的时候，李世勣率领的大军已经杀到了这里。

李靖平时一贯以正兵取胜，不是因为他不会用奇兵，而是正兵明明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犯不着再出一趟奇兵。如果真要他用奇兵的话，那奇兵的用处就是为那些被正兵打垮败退的敌军收尸。

李世勣就是唐军的奇兵，他与李靖几乎同时出发，李靖正面向定襄突进的同时，李世勣则向西北的云中进军，当颉利可汗从定襄败退到白道的时候，李世勣的大军就已经按部就班地等在了附近。

一番大战，突厥人再次大败，颉利可汗再次往北逃窜。

长安城里，突厥使者执失思力再次请求觐见唐皇李世民。

时过境迁，时移世易，四年前他来到长安的时候，突厥大军正在城外的渭水便桥边饮马，整个长安城都盼着可汗能握手言和，收兵北归，那时的执失思力，何其志得意满。而此时他受颉利可汗之命而来，则满是失败的酸楚和屈辱。

入宫之后，执失思力在殿前下跪，代表颉利可汗向唐廷谢罪，请求举国依附于唐朝，并且承诺，颉利可汗自己也将亲自入朝，接受大唐天子的处置。

和上次执失思力所受的雷霆盛怒，乃至差点要被李世民斩首的惊险情节不同，唐廷君臣对执失思力十分客气，皇帝十分仁慈地接受了他代表突厥所提出的请求，还以莒国公唐俭为鸿胪卿（相当于外交部长），与执失思力一同返回突厥王庭安抚突厥所部。唐俭是突厥人民的老朋友了，多次出使过东突厥，派他再次出使，无疑是一个善意的信号。

不过，执失思力也明白，仁慈是强者才配拥有的，唐廷的仁慈，意味着这个不可一世的突厥帝国，此时已经日薄西山了。

但执失思力不知道的是，当他献完请罪表退下之后，唐皇李世民向在一旁看着的唐俭问道：“唐卿觉得，这次可以把颉利可汗给抓来么？”唐俭的回答是，“靠着我们大唐的力量，自然可以拿到他。”唐俭的回答意味深长，却正中李世民下怀，因此就有了唐俭出使的故事。

有这几年搜集的情报打底，唐廷君臣早已经将颉利可汗的性格习惯摸得透透的。这次颉利

可汗卑辞求和，绝不可能是他的本意，突厥人想的不外乎就是拖得一刻是一刻，等到来年草绿马肥之际，撤退到大漠以北，与九姓突厥汇合。要是真的让颉利可汗的图谋得逞，那他就真可谓是困龙游于大海了。

此时的颉利可汗正在铁山，铁山往北不远就是碛口，过了碛口，也就是翻越了阴山天险，再往北就是茫茫大漠。此时阻挡颉利北上的，就只有漠北的严冬了。颉利可汗要是被逼急了，绝望北逃，大漠茫茫，唐军就算在颉利身边安插了间谍，他们也没有机会把情报送出来，唐军就再也找不到突厥人在哪里了。李世民、唐俭要做的，就是让颉利可汗稳住，所以他们明着下诏准许投降，其实是在为塞北的唐军提供巨大的战略机会。

下一步，就看前线的李靖怎么做了。

当李靖和李世勣两支大军在白道会师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得知了颉利可汗上表谢罪，天子已下诏允许投降的消息。所以，当李世勣在白道的军营迎接李靖到来时，两位当世名将最想要了解的都是对方的想法。李靖没有别的话，开门见山地问：“懋功（李世勣字），你怎么看？”

李世勣是直爽人，当即便道：“颉利虽然战败了，但此时仍有数万之众，此时他就在碛口不远，如果他通过碛口逃亡阴山以北，道路艰险，那就没法追上了。为今之计，只有一战，趁他们接到诏书，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的时候，彻底解决他们！”

这想法恰恰与李靖不谋而合，也与千里之外长安城的李世民所见略同。一战解决突厥，是待游牧部族的最优解，草原广袤，中原王朝的军队大举而来，游牧部族很可能就骑着马不知躲哪里去了，要是旷日持久地打下去，那就是军队后勤的灾难。所以当初出征之际，李世民就写了亲笔信给李靖，说：“军中的事情，一切由你决定，我就不管了！”有了李世民的准话，李靖这个节度诸军的主帅，就有底气放手一搏。

从头至尾，唐军的战略就是打一场快、狠、准的斩首行动，将突厥可汗的部队全歼于阴山以南，就算是击溃了突厥军，但如果让颉利逃出了碛口，也不能算成功。此时此刻，颉利可汗就在碛口边上，半只脚都要跨出阴山了，再不出击，难道还留着过年？

因此，李靖和李世勣干脆地拍板决定，继续出击。当天夜里，李靖便点起精骑一万，带足二十日的粮草，即刻出发，直取铁山的可汗牙帐。

这件事情，唐军将领中其实还有点不同意见，副总管张公瑾说，鸿胪卿唐俭还在可汗牙帐那里和谈，这不是把朝廷使者往火坑里推吗？想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汉王刘邦派酈食其说服齐国投降，齐国放松了戒备，而韩信趁机带兵灭掉了整个齐国，出使齐国的酈食其被盛怒的齐王给扔进鼎镬里活活煮死了。要是颉利听说唐军反水，那唐俭岂不是也会有相似的命运？李靖当即就怼了回去，“这就是当初韩信破齐的计谋，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唐俭而牺牲整个战局？”军情紧迫，他不想听部下提问题出来，有问题请自己解决，大唐在那里不是有很多间谍吗？是打是和，这事儿没得商量，有能耐就自己去把唐俭救回来！

李靖的大军一路北上，终于到达了阴山山麓之下，沿着山脚再继续前进，便是铁山牙帐了。却在此时，前面忽然遇上了千余人的突厥斥候队。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绝对保密，李靖当机立断地把这队斥候俘虏了下来，带着俘虏们继续往前。

在铁山大营的数万突厥军面前，李靖的一万人占有着明显的劣势，到了这时候，行动的保密性就更为重要了，不能让突厥人提前发现唐军的行踪，否则有了防备，仗就会变得非常棘手。眼下这一万人的马队，长途行军，一人带着一匹战马，两三匹备用马，目标实在太太。李靖于是决定，派出小股先锋打头阵，大军随后就到。而他选择的前锋指挥官，却是一个叫苏定方的年轻人。

苏定方出身于河北，参加过窦建德的军队，被夏军大将高雅贤收为义子。窦建德兵败之后，苏定方又跟随高雅贤响应刘黑闥起兵，当初在洺水城与李世民血战的，就有他苏定方一个。刘黑闥兵败被杀后，苏定方再次归隐田园。贞观初年，苏定方在大刀阔斧的府兵制改革中被重新启用，受命担任一个折冲府的折冲都尉，这次他随大军出征，一路也立下了不少战功。

李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年轻人，他没有与刘黑闥直接交过手，但感觉到苏定方有着和刘黑闥类似的狠劲和狡猾，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李靖将突击的任务交给了苏定方，令他领轻骑三百，作为前锋。

此时的草原冬春交替，清晨时浓雾弥漫。苏定方带着手下乘雾而行，奇迹般地没有迷失方向，终于摸到了铁山的可汗牙帐这里。

可汗牙帐中，唐俭打出的迷魂炮弹一炮奏响，从颉利可汗到手下的首领们，全都沉浸在天子降下的仁慈的圣恩里，渐渐地放松了警惕。直到清晨的浓雾在初升的红日下一朝散去，负责放哨的突厥兵才恐惧地叫道：“唐军……打来了！”

而此时，苏定方的前锋部队距离牙帐只有一里之遥。苏定方当即带头，与身后三百唐军高声呼喝，驰马望着可汗牙帐杀来。

这三百人，竟然杀出了千军万马般的气势。

突厥人毫无防备，无组织状态下的部队，就好比一盘散沙，一冲就垮了。唐军骑兵冲入营帐，到处骑射砍杀，突厥人的防御被彻底撕开，暴露在了唐军的铁蹄之下，很多突厥人都放弃了抵抗，俯伏在地。被惊动的颉利可汗又是惊恐，又是愤怒，大声怒吼着唐俭的名字，恨不得手刃了这个唐朝人，但此时的唐俭，早已经得到消息，消失得无影无踪。颉利可汗绝望了，他带着妻子隋朝义成公主仓皇而逃，此刻他只有一个信念：向北，向北，向北……逃出碛口，一直到漠北，只要到了漠北，那一切都还有转圜的余地……

在颉利的身后，李靖的大军也已经赶到，趁势摧枯拉朽地推平了突厥余部的抵抗，这一战，唐军斩首万余人，可汗牙帐里剩下的十余万男女全都成了俘虏，数十万头牛羊杂畜，也都成了唐军的战利品。风餐露宿多日的唐军，终于可以放松一下，吃点烤全羊，开一场篝火狂欢节了。李靖放任士卒抢劫抄掠，一场歼灭战演变成了群鸦的盛宴。

那颉利可汗怎么办？

当颉利可汗带着义成公主和一同逃出来的首领、部众们，一路奔逃到碛口时，终于彻底绝望了。在这里，另一支唐军正吃着火锅唱着歌等着他们来。原来，李世勣在李靖军出发后，也立刻出兵，按照约定来到了碛口，等在了这座隘口前。他们早已经料定了颉利可汗的行踪，就等着颉利可汗钻入口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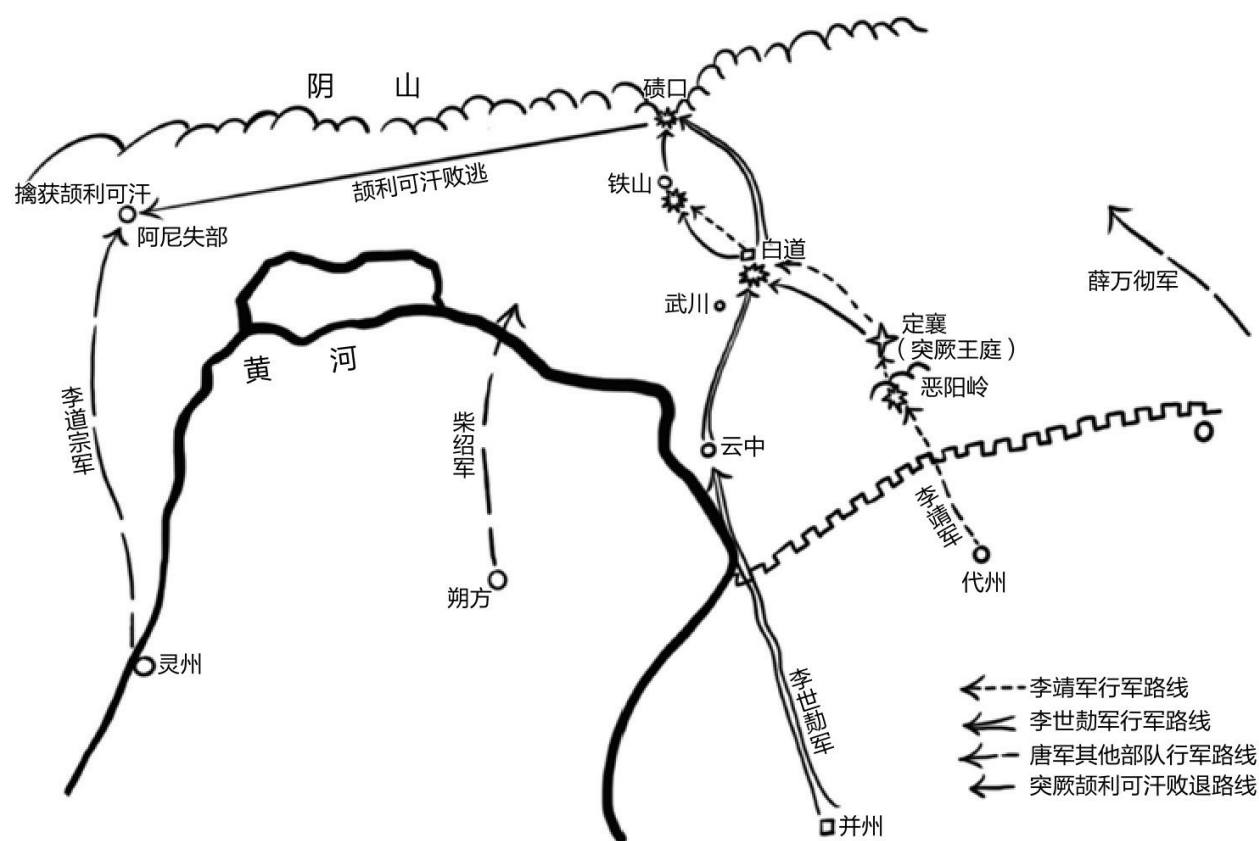
一阵厮杀，原本就濒临崩溃的突厥残部崩溃得更加彻彻底底，各部首领、酋长们没了胆气，全都乖乖向唐军投降。

前隋的义成公主死在了乱军之中，这也许是她所希望的结局——这个了不起的女人，还是小姑娘时就远嫁突厥，先后嫁给了启民、始毕、处罗、颉利，二十多年里，她身处突厥权力漩涡之中，却时刻不忘效力于自己的母国，哪怕自己的母国大隋已经分崩离析，最后宣告灭亡，她也用尽全力周旋，只为了向那些大隋的敌人复仇。此刻，她的计划彻底失败，而她自己，却也算彻底得到了解脱。

颉利可汗仍然在奔跑。碛口去不了，那便去其他地方避一避，他决定一直向西，先投奔驻扎在河西附近的部下苏尼失，然后再取道河西走廊，向吐谷浑求援。苏尼失是他一手培养出的人，突利投奔唐廷之后，颉利可汗便任命苏尼失做小可汗，有如此恩德，苏尼失一定不会负他。

但来到苏尼失那里的颉利可汗，很不幸地被苏尼失绑了，献给了唐廷。

唐灭东突厥行军路线图



原来，颉利可汗会逃这件事情，也同样算在了唐军统帅的计划里，大通道行军总管李道宗这一路，就是为了防止突厥可汗西逃而设的。在李靖、李世勣进兵的同时，李道宗也从灵州（今宁夏银川）出发，击败了苏尼失所部，迫使其投降。颉利可汗逃往苏尼失之前，河西这边就已经摆上好酒好肉等着他了。

即使颉利可汗不往西边逃，而是往东边逃，去投奔高句丽或者渤海国，也没有关系，东边的畅武道行军总管薛万彻在营州等着他。要是颉利逃往契丹、奚人这里，也完全没问题，恒安道行军总管卫孝杰也从幽州出兵，抵达契丹人这里静静地等着。

总之，这张来自大唐天子的邀请函怎么说也都是要亲手送到颉利可汗这儿的。这位几年前还不可一世的大陆霸主，此时乖乖地坐上了为他准备好的小车，一路往长安而去。

万岁！天可汗

塞北大捷的消息，被写在露布之上，由快马飞传，一路到达长安。听闻消息后整个长安城沸腾了，万人空巷，庆祝这场胜利。四年前突厥人在渭水便桥前耀武扬威的样子还历历在目，而此时大唐将士一战灭国，从阴山开始往北一直到大漠，万里疆域全都并入了大唐的版图，实在是一个令人扬眉吐气的大好消息。

天子李世民为此大赦天下，这个好消息配得上一次大赦。

唐军一战擒突厥可汗，最为震惊的不是唐朝百姓，而是那些之前向东突厥称臣的周边小国的主君们。他们难以想象，那个在他们眼里犹如庞然大物一般的突厥，居然一朝被大唐完全消灭了，不可一世的突厥骑兵，也在唐军面前土崩瓦解。突厥王庭原本聚集着各个附庸国的使者，目睹了唐军的军容，回国报告给各自的主君后，主君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全都傻眼了——这个大唐，居然有这么强？

所以塞北的铁勒诸部、四方小国的使者们蜂拥着来到长安，都希望抱紧唐朝的大腿。他们一起拜谒天子，请求大唐天子上尊号为“腾格里”可汗。

腾格里，是突厥、铁勒等草原游牧部族信奉的最高天神。腾格里可汗，也就是“天可汗”，草原诸国的万王之王，诸国共主。

李世民抚须微笑：“我乃大唐的天子，也要纡尊降贵再来做你们的可汗么？”语气和缓，但带着一代雄主的骄傲。听到天子没有说不，群臣和四夷长上尽皆拜倒，高呼万岁。从此之后，李世民又多了一个“天可汗”的名号，从今以后四境诸国的主君更替，都需要天可汗的允准，如果天可汗不准，那他就是伪王。诸国之间若有矛盾抑或战事，都由天可汗来裁断，对那些不义的主君，天可汗可以下令征伐，各国兵出钱，都要配合天可汗的调遣。

不久之后，颉利可汗被带到了长安，作为一国之君，虽然被俘虏，但护送的唐军仍然给予相当的优待。李世民登上顺天楼，在诸国使臣们面前训斥颉利可汗：“汝有五罪：继承父兄王业之后，滥施淫威导致亡国，这是其一；多次与我大唐背盟，这是其二；恃强好战，导致生灵涂炭，这是其三；骚扰我国，掳掠大唐子民，这是其四；方才我宽赦汝的罪，却拖延着不来亲自谢罪，这是其五。不过当初在便桥你我曾有盟约，其后便不再大举入寇，所以赦了你的死罪！”颉利可汗哭着拜谢天子的恩典，被人带下。从此之后他的时光便在太仆寺渡过，被封为左威卫大将军、归义郡王，享受着丰厚的优待，并凭借着自己在游牧方面的专业素养，为大唐帝国的养马事业献计献策，发挥余热。

住在城外大安宫颐养天年的李渊听着身边人绘声绘色地讲述顺天楼上的场景，沉吟良久，终于长叹一声说道：“当年汉高祖在白登受困于匈奴，一辈子都没看到大仇得报；如今我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灭亡突厥，也算是无憾了。托付得人，又有何忧？”

此时李渊已经离开皇帝之位四年了，这四年里，最初他被迫传位，心中是不甘的，李世民继位后立刻废止了他定下的很多政策，李渊也自然心中不快。幸好这几年，儿媳长孙皇后

一直带着孩子们来看望他，这让李渊心中的不快略有缓解。但李渊作为开国帝王，对权力有种本能的追逐，退位之后，依然利用自己对旧臣们的影响力，左右着贞观政局，他甚至还放任自己的旧臣密谋夺权，虽然失败，李渊仍然一直试图把控着手中还剩下的那点权力。直到裴寂被流放，朝局重新洗牌，他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弃了权力斗争，乐享于太妃后宫之中，李世民于是就多了一大堆的弟弟妹妹。

而直到此时，李渊心里才算略微对这个儿子做下的事情感到释怀。

李渊很高兴，于是邀请了儿子李世民和相熟的公卿大臣十几个人，以及诸亲王、妃嫔在凌烟阁摆酒设宴，庆祝这次可以载入史册的不世之功。酒酣胸胆尚开张，李渊玩到兴处，自己弹起了琵琶，李世民随着歌声起舞。这个节目将夜宴推向了高潮，公卿们接连敬酒祝寿，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琵琶声中宾客群起欢饮，直到深夜方才罢休。

酒要一口一口喝，事情也要一件一件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俘虏和收降的突厥部众？东突厥原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实是种族、血统、文化各不相同的部落联盟，此时王庭被一锅端，其余部落有的向北依附薛延陀，有的向西投奔西突厥，有的则直接投降了唐朝，粗略估计，有十多万突厥部族投降了唐朝。对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呢？

朝廷中比较多的一种说法就是，将这些突厥人迁往山东、河南内地，让他们散居在百姓当中，学习男耕女织的技术，补充关东地区紧缺的劳动力。同时，永空塞北之地，禁止游牧民族居住，以防再有新的游牧部族南下骚扰。但这个建议很快被其他人否定了——塞北之地是不可能变成真空地带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批游牧民族迁走，就会有新一批的游牧部族过来，更何况，把突厥人安置在中原，要是一旦他们被策反，那反倒会生出无穷的祸端。

讨论着讨论着，逐渐形成了温彦博和魏徵两种意见。

温彦博建议，应像汉朝那样，保全突厥部落，把他们就近安置在长城外的边区，让他们成为守护内地的屏障。温彦博很敏锐地看到了帝国即将面临的新的威胁，北方的薛延陀吞并了部分突厥部族，正在雄心勃勃地四处扩张，所以要利用突厥人的力量，在唐朝与薛延陀之间建立一道缓冲区。

而魏徵则举了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南下的例子来反驳。当初汉朝将匈奴部族安置在边境，汉末三国变乱，中原人口锐减，胡人就趁机起兵，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有这样的前车之鉴，魏徵主张将突厥人放归原地，不让他们与唐人的城池接壤。

这个争论，其实关系到李唐下一步的外交政策。按照魏徵的主张，唐廷就只需要守好长城以南的传统疆域，不要耗费人力物力去管草原部族的内部事务。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唐朝天下初定，国家尚未完全恢复到隋朝时那种财大气粗的状态，而把版图扩张到塞北，实在是一件需要不停砸钱，收益回报率却很低的事情。漠北草原产出的只有牛羊，从经济角度，实在犯不着耗费有限的国家开支，去做这样没有收益的事。

但李世民最终却采用了折中的方案，下诏将突厥降众安置在长城以外从幽州到灵州近万里的广袤边境上，设立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四个都督府，由突利等突厥酋长担任都督；同时，在突厥的漠北故地设置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令归降的苏尼失、阿史那思摩（赐姓后改名“李思摩”）分别担任都督，驻扎在黄河以南，遥领颉利可汗的旧部。又命令突厥

族出身的开国名将史大奈担任丰州都督，率部监视和保护突厥诸部。其余归降的突厥大小酋长们，则迁居长安，担任一些将军、中郎将之类的职务。就此，唐廷建立了对突厥故土的统治，这样的统治方式被称为“羁縻”，朝廷不像对内地州县那样、对州县百姓编户齐民地治理，而是只管那些部族酋长，再由部族酋长来管束自己的部族。

之所以决定将突厥故土纳入帝国的版图，是因为李世民不仅要考虑治理漠北的经济效益，还要从政治、国防上通盘考虑。自古以来，中央王朝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北方边疆的稳定，关系到帝国能否安心治理百姓们。但是，只要北方游牧部族存在一日，那边患就一日难以消除，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部族也顺手管起来，让他们成为帝国的附庸。李唐皇室既是汉人家族，同时又有着鲜卑人的血脉，这也给李世民管理草原部族带来了血统上的优势，让他可以作为部族的天可汗，来号令各部。

这为大唐历朝的对外战略定下了基调，那就是积极防御。积极防御，不是积极扩张，也不是消极防御，简单说，其实就是你要打我，那我就先打败你；你可能威胁我的安全，那我就先把你给合并了。大唐帝国不像世界历史上其他大帝国那样具有侵略性，它的对外扩张，始终是立足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角度。

此时漠北薛延陀汗国的崛起也引起了唐廷君臣的注意，薛延陀可汗乙失夷男隐隐有着承继突厥地位的野心，所以，大漠南北的突厥部族，也就成为唐廷有效抗衡薛延陀南下势头的筹码。

相比于善使淫威的颉利可汗，薛延陀可汗夷男则更加虚伪、狡猾。多年事奉突厥的夷男练就了刀砍不进、水泼不入的独有智慧，他表面上向大唐的天可汗臣服，但实际上则是利用唐朝的庇佑，扩充自己的势力。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夷男出兵击败了西突厥的肆叶护可汗，又征服了北边的黠戛斯部，势力范围扩充到了天山南北，隐隐展现出有着与唐廷争夺霸主的欲望。

但此时，唐廷还不急于对薛延陀用兵，因为西北方向的战事，又重新燃了起来。

灭国吐谷浑

隋末的中原大混战，让中央王朝丧失了几乎所有地缘外交上积累的成果，之前在隋朝的大粗腿下瑟瑟发抖的吐谷浑，在伏允可汗的谋划下重建政权，并恢复了实力，占据了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广袤地区，还威胁着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交通线。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后裔，伏允可汗趁着唐廷忙于统一战争之际，与南边的党项人部族一起，大肆骚扰唐朝的陇右边境。

陇右一直是长安的西北屏障，一寸国土都不能丢。如今，唐朝最大的威胁东突厥已经被去除，按照唐廷的积极防御政策，是到了该好好清理西北边境的时候了。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进犯凉州，唐廷于是令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主将，率领西北的边兵，讨伐吐谷浑。在天可汗的号令下，唐军还征发了西北的党项部族兵力，与边兵一起沿着黄河西进。但是，吐谷浑凭借着青藏高原上复杂的地形，与唐军交战刚一不利，便带上牲口跑得没影了。唐军行军八百里，人困马乏，却找不到吐谷浑主力的踪影，只有副将李君羡的部队找到了一支吐谷浑偏师，斩获五万头牛羊，牵着牛羊返回了陇西。

这次出征无功而返。段志玄刚刚回军，吐谷浑便又反扑过来，骚扰唐境。李世民既然是天可汗，就不能容忍这种时候吐谷浑主动向大唐挑衅，于是下诏，大举讨伐吐谷浑。

有了段志玄的前车之鉴，朝中上下都明白，征伐吐谷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持续在高寒的山地高原作战，后勤也会很困难。最硬的仗，自然要靠最硬的将领来打，环顾大唐朝野，能称得上本朝第一名将的（李世民本人除外），那就只有李靖了。

李靖的这几年，说实话过得并不怎么样。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平定东突厥，是他与李世勣、唐俭、张公瑾等整个团队的集体功劳，但在这其中，李靖作为主帅，从战略规划、军事调度到临场应变，全部堪称完美，足以称得上是“一战封神”。

所谓“封神”，就是字面意思的“封神”。正是因为李靖灭突厥这一战肃清了北方边患，后世的百姓们将李靖视为北方的守护神——毗沙门天王，也就是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多闻天王。后来李靖就因此以手持宝塔的北方天王形象在庙里被供奉起来，进入了代代相传的佛道神话故事，成了哪吒他爹“托塔李天王”。

然而，平定突厥后，李靖却走入了人生的一段低谷。御史大夫萧瑀弹劾了李靖，说他在铁山之战时放任士卒掳掠，导致可汗牙帐中的许多珍贵战利品遗失。在朝堂上，一千重臣对李靖大加责让，李靖哑口无言，什么都没说，只是俯首谢罪。

胜利之后纵兵掳掠，其实是那个时代军队激励士气的常态，李靖平时虽然严格御下，但还做不到“不碰群众一针一线”。李靖心知肚明，自己一战灭国，这样的功勋震动朝野，对于朝中内阁的宰相们的权力有着极大的威胁，甚至对于皇权也可能是一个挑战。自古名将最怕的就是功高震主、兔死狗烹，昔年隋朝大将史万岁击破突厥达头可汗，结果因罪被诛杀，就是因为功勋与兵权过大，遭到了猜忌心极重的隋文帝的死亡凝视。如今群臣攻讦，

至少也算是降低自己威望、明哲保身的办法。

看着李靖深陷在负面舆论中，天子李世民最后还是发了话：“李靖有大功，不但不赏，还要降罪，这不像话！”当即赦了李靖的罪，加封勋官为左光禄大夫，拜尚书右仆射，接替因病致仕的杜如晦担任右相，还赐了丰厚的奖金。

但李靖担任右仆射后，也始终低调行事，在政事堂的议政会议也不发言，一副尚书省吉祥物的样子。每日最为上心的，大概也就是教新任兵部尚书侯君集兵法。李靖的兵法上承诸葛亮，在战阵、行军、后勤等方面都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几十年来从未有过败绩，而侯君集继任李靖成为新的兵部尚书，是年青一代将才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所以天子李世民特地下令，让李靖将兵法所学教给侯君集。

说到兵法，外行人往往立刻就想到奇门遁甲、奇谋秘计、秘传韬略这类。与后世的军事学类似，真正的“兵法”，其实关键也只是一些军队组织、训练、行军、战阵等理论，不是什么神鬼莫测的神技，而是一整套军事理论体系，只不过为了避免那些草民出身的乱臣贼子学会了扰乱国家秩序，才加上了一些阴阳学的神秘因素。所以，李靖能教授给侯君集的，大体也就是那些枯燥的军事理论。至于战场上的指挥艺术，那些军事谋略，其实是无法直接教會的，而是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靠实战的经验积累而悟得。

侯君集是出色的将才，但不免也想着从李靖那里学得一些秘计奇谋，没料想李靖教的只是那些枯燥的理论，下意识地就觉得李靖是在藏私，不想把真才实学传给他，所以还向天子告状，说李靖不肯倾囊相授，肯定是心怀不轨。害得李靖还不知如何解释——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秘笈，大家都不一定会相信，会觉得李靖打仗这么牛，怎么可能没有秘笈？所以李靖只能说，“天下已经平定了，用这些军事理论已经足够了”。

李靖已经老了，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他一直消磨在这一件件官场上的琐事当中，历次征战落下的病痛折磨着他的身体，远征突厥时，他在隆冬凛冽的霜雪中行军上千里，之后便得了足疾，严重时几乎无法走路。所以李靖屡次请求退休，言辞恳挚。天子李世民也体恤他的情况，给他加官为特进，官位仅次于三公，这样他便不用一直上班，只要隔两三天去中书省、门下省开个会、平章政事就可以了。和其他朝代的开国君王不同，大唐天子一向优待功臣，李靖得到如此厚待，差不多也可以就此淡出政事，安享晚年了。

但是，不久之后，吐谷浑的战事燃起，大唐将士将再次出征。天子李世民遍览朝中诸将，竟然找不到李靖之外可堪担任主帅之职的大将。与李靖齐名的李世勣坐镇并州，防备薛延陀来犯，暂时还走不开。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彻等年轻一辈还稍欠火候，而其他将领都是将才而非帅才，左不行右不行，难道还要李世民来御驾亲征不成？

就在此时，李靖上表，请战！

他是军人，军人的归宿就是马革裹尸，如今他虽然已经年老，病痛折磨得他甚至没法正常走路，但他还是想要回到属于他的战场，燃放生命最后的能量。

李世民大喜，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领六路大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出兵陇西积石山；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出兵河西；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从凉州出发；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从川西出发；利州刺

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出兵盐泽（今茶卡盐湖）。总共六个军团十余万人，其中，李靖统领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充当主攻部队，往青海湖方向集结。

这场战争，更像是李靖最后的秀场。唐廷安排了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彻等一批帝国新的将星跟着李靖，来见证李靖最后的辉煌。不是说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将兵法的玄机教给年轻人吗？那就让年轻人跟着，亲眼看看李大师是如何操作的吧！

伏允可汗听闻唐军大举讨伐，定下大纵深战略，为唐军设置重重障碍，消磨唐军的士气和后勤补给，企图让唐军像上次的段志玄那样无功而返。同时拉动党项羌人叛乱，迟滞唐军的进攻。但李靖毫不恋战，继续前进，领兵抵达了鄯州（今西宁附近）。

如何进军？李靖征询一同出兵的侯君集的意见。与其说是在询问，不如说是在考一考自己这个有想法的学生。

侯君集给出了他的答案：挑选精锐，长驱直入。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前无古人的行军，伏允可汗狡猾得像只狐狸，一在战场上吃亏，立刻就跑得远远的，因此可以预计这场战役需要长途行军，这时候，人数多就成了劣势，人越多，吃得越多，后勤压力就越大。所以必须要轻军简从地踏上青藏高原。

李靖听从了侯君集的意见，各路大军都挑选少量精锐继续前进。鄯善道李道宗做前锋，首先在青海湖东边的库山击败吐谷浑军。不出所料，付允可汗刚被打败就脚底抹油地逃了，吐谷浑人烧掉沿途野草，让唐军战马没有草料补给，全部撤入青藏高原中部的山脉之中。那已经是在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山一带了，从库山过去，要经过重重的山峦和关隘，中央王朝从未征服过这里，甚至几乎没有踏足过。

征服难度太大了，连一向果敢的前锋李道宗都觉得这仗没法再打，当然，这也是大多数将领们的意见。李靖的中军抵达库山后，众将一商议，竟然只有侯君集主张继续打下去。

“如今我们要是退兵，那一回到内地，吐谷浑就又打过来了，像段志玄那次一样，毕竟这次一样没有把吐谷浑打疼。”侯君集道，“如今是最好的战机，趁着他们在山里逃散了的时候，一战成功，否则以后会后悔的。”

虽然众将反对，但站在侯君集这边的，还有主帅李靖，于是这件事情就愉快地决定了。继续深入不毛，追击吐谷浑！和众将想得不一樣，李靖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奇谋妙计，他的作战计划里只有朴素无华的一招，那就是正面突破。毕竟李靖说过很多次了，他打败敌军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正面突破。

李靖下令，兵分两路，北路军由他亲率，带领薛万均、薛万彻以及胡将契苾何力；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率领，两路大军分头出击。

跟随过李靖打仗的将领，都是从一头雾水到恍然大悟的。一般人想不到，李靖的战术如此平平无奇，却又惊人地奏效。他的北路军一战于曼头山，二战于牛心堆，三战于赤水原，四战于赤海，五战于蜀浑山，六战于居茹川，就这样走了一条直线，吐谷浑人设下的六道防线，就这样被李靖一道一道地攻破了，大军直抵吐谷浑国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

在李靖的正面部队教吐谷浑人知道什么是绝对力量的时候，另一支部队又从吐谷浑的后方出现，如神兵天降。那就是侯君集的南路军，他们绕过崇山峻岭，经过破逻真谷（今青海玛多县花石峡），忍耐着高原的寒冷与缺水，通过汉兴山到达乌海（今冬给措纳湖）。在这里，侯君集正好等来了败退的付允可汗残部，一阵厮杀，又一次大破吐谷浑，斩俘无数。

侯君集马不停蹄，继续西进，深入吐谷浑国土内部，经过星宿海，抵达了柏海（今扎陵湖）。五月的夏天，高原上依然寒冷彻骨，天空飘着飞霜，侯君集、李道宗打了一个巨大的迂回，到了柏海方才回师向东北。他们纵横两千里，在没有后勤、没有友军的情况下，漫长地行军，终于来到了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与李靖的北路军汇合于伏俟城下。

两路军夹攻之下，吐谷浑国都伏俟城很快就被唐军攻破。

伏俟城虽破，但吐谷浑的主力还是带着牛羊牲口远远地遁走了。不久，唐军在吐谷浑的间谍传来情报，伏允可汗已经向西逃窜，抵达了且末城西边的突沦川，藏身于塔里木盆地的茫茫荒野，似乎想要前往西域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一带）暂避。

原本李靖与唐军将领们的战略意图就是南北两路军合围，最终完全歼灭伏允可汗的军队，就像对待颉利可汗那样。但受限于地缘，唐军没法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完全封锁各条道路，所以熟悉地形的伏允可汗成功脱身。不过伏允跑得越远越好，大唐在东边，他只管一路向西。

两汉魏晋一直经略西域，但那片土地已经有三百多年没有中央帝国的军队踏足了。

但这难不倒大唐的王师，此次西征的唐军中还有很多铁勒、突厥等部族的军队，比如铁勒人契苾何力，就是出身于西域，这次出征他带领所部，立下了赫赫战功，还在赤水原之战中，救下了陷入苦战的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使战局反败为胜。他们熟悉西域地形，可以作为前锋。于是李靖坐镇伏俟城，李大亮、薛万均兄弟以及契苾何力率领兵马继续西进。

李靖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适合长途行军了，就把建功的机会留给年轻将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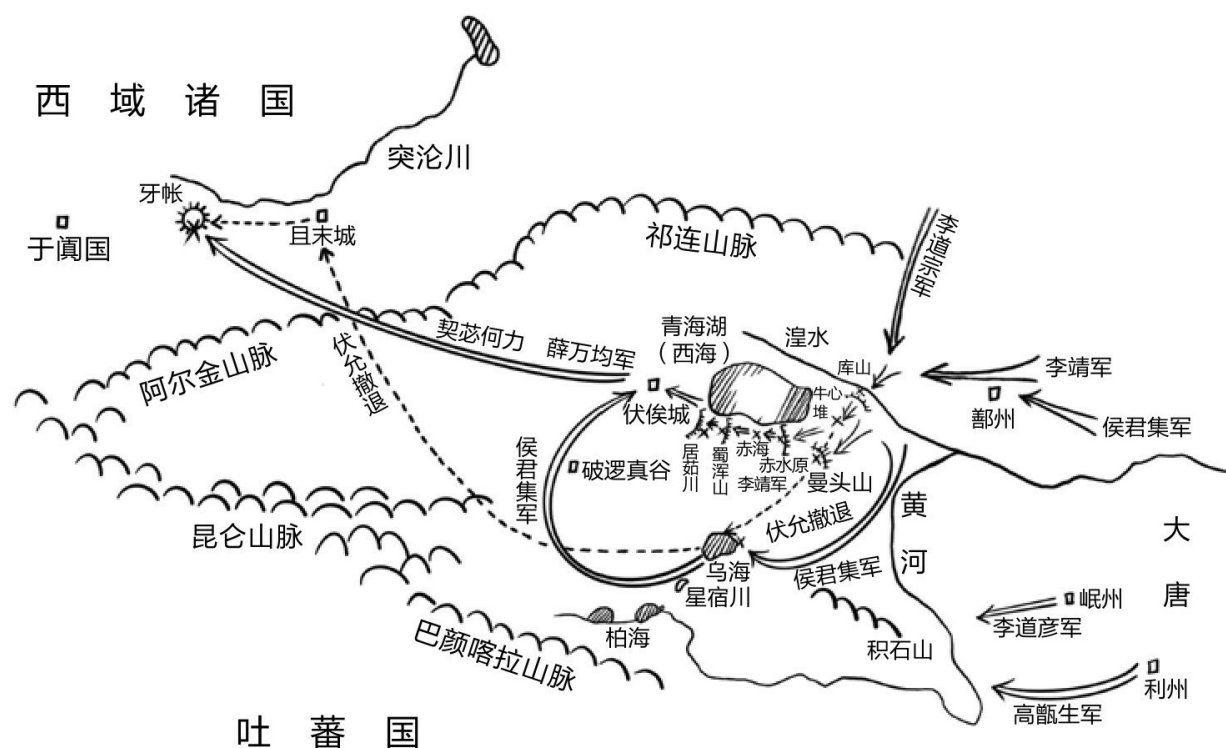
这条行军路线穿越了整个青藏高原的北部，薛万均、薛万彻这样胆大之人都迟疑着不敢进军，毕竟深入荒原，缺乏补给，很容易就会在长途跋涉之下全军崩溃，有来无回。但契苾何力却似胸有成竹。他挑选精锐骑兵千余人，带足干粮和马匹，独自向着突沦川挺进。薛氏兄弟只得率部跟着一起进军。

这一进，就又是数千里，唐军一路从青海湖沿着黄河的源头，经过柴达木盆地，翻越可可西里。这是一场死亡行军，不过死的不是将士，而是马匹。唐军将士一人带着一匹战马和多匹备用马，粮草有限，只能给人和战马食用，而备用马就一路消耗着死在路上。一路荒原，没有河流水源，将士们就刺马血饮用；干粮用完了，就吃马肉。就这样一路行军，终于顺着吐谷浑军中卧底所留下的记号，抵达了伏允可汗设在突沦川的牙帐。

伏允可汗以降的吐谷浑人完全没料到唐军居然一路追杀到这里，毫无防备地骤然遭到唐军袭击，全军终于彻底崩溃。伏允可汗自己带着千余骑兵遁入了塔里木盆地深处的茫茫沙漠，不久之后，被崩溃的随从所杀。整个吐谷浑部再也不敢幻想着向唐军挑战了，伏允可

汗的嫡子慕容顺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向唐军举国投降。

唐平吐谷浑之战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十八日，捷报传至长安，天子李世民下诏恢复吐谷浑国号，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并且由李大亮领精兵数千人，长驻于吐谷浑。

这场战争是一代军神李靖的告别演出，此后李靖的身体条件再也难以支持他指挥新的作战了。同时，征伐吐谷浑也成了大唐新一代将才们的毕业演出，跟随李靖出征的侯君集、薛氏兄弟、李道宗、契苾何力等将领，此后都大放异彩，成了李唐新的将星。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年底，新的吐谷浑可汗慕容顺被部下所杀，国内大乱，侯君集只是带着小股部队前往吐谷浑，吐谷浑全国便乖乖地听从大唐的安排，以慕容顺之子诺曷钵继任可汗。新可汗全面接受李唐的教化，采用大唐的历法，使用大唐的年号。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四月，西域的高昌国与西突厥串通反叛，唐廷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带领薛万彻、契苾何力等将讨伐高昌，高昌国王鞠文泰听说唐朝大军逼近的消息后，居然惊恐发病而死。侯君集包围高昌之后，围城打援，击破了前来救援高昌国的西突厥欲谷设的援兵，顺势占领了西突厥的可汗俘图城。随后，侯君集指挥唐军最终势如破竹地攻占高昌，高昌国遂就此灭亡。唐朝攻取二十二座城，拓地八百里，在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正式开始了对西域的治理。

但是，在吐谷浑战争进行的同时，青藏高原南部另一个叫作吐蕃的部族出现在唐廷的视野里，并开始相互进行了最初的接触。吐蕃与大唐，相互之间还不够了解，并不清楚对方的实力，双方也就这样拉开了两百多年恩怨的序幕。

铁勒双雄恩仇录

薛延陀可汗乙失夷男与契苾何力之间的故事，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那时他们都还是孩子，铁勒人世代居住于漠北，是突厥人的近亲，有薛延陀、契苾、回纥、仆固、拔野古、同罗等大大小小十五个部族，到了乙失夷男与契苾何力爷爷这一辈，铁勒人自己建立了汗国，契苾何力的祖父契苾哥楞担任大可汗，实力居其次的乙失钵担任小可汗。

但是，不久之后突厥人征服了铁勒部族，铁勒人的汗国破亡，薛延陀和回纥等部一起归入东突厥，发配到北方作为东突厥人的屏障。而契苾何力的族人则归入西突厥，被流往南方，成了西突厥对吐谷浑作战的炮灰。吐谷浑衰落之后，契苾部又被西迁往西域，为西突厥人对抗那里的异族部落。

乙失夷男与契苾何力，都成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最终成功突破身上的枷锁，带领着族人重新开辟了新天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灭东突厥，乙失夷男成为薛延陀的可汗，崛起于漠北；而契苾何力则趁着西突厥的内乱，带领族人踏上漫漫长路，从中亚的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路来到了沙洲（今甘肃敦煌），投靠大唐，契苾何力也被封为左领军将军，与族人在河西走廊上安顿下来。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朝灭吐谷浑。乙失夷男的薛延陀已经成了草原霸主，几乎占据了整个漠北；契苾何力则随唐军在吐谷浑立下赫赫战功。大唐天子对待异族将领，向来是以开放的姿态尽用其才，之前突厥的史大奈、执失思力就深受唐廷的重用。是金子总会发光，契苾何力也被天子李世民看重，让他做了玄武门的宿卫官，拱卫宫城安全，并且还将宗室之女临洮县主嫁给他。

乙失夷男的梦想，是恢复祖辈的辉煌，建立一个属于铁勒人的汗国。这几年来，唐廷开始旁敲侧击地针对薛延陀的崛起采取一些行动，但夷男并不想挑战大唐的权威，也自知没有这个能力。

对于大唐，夷男是心怀感激与向往的，薛延陀原本是漠北的小部族，饱受突厥欺凌，是大唐不远千里地派来了使者，册封夷男为可汗。夷男曾经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那次南下时，随颉利可汗的大军见过一次大唐，看着大唐天子在渭水桥头纵声大喝，如天神下凡，还隔着渭水眺望过长安城，这里的雄伟与繁华让夷男大开眼界，原来天下竟有这样强盛的国度，这样伟大的城池，这样令人敬畏的君王。夷男从未想过与大唐为敌，他的野心，是在尊奉大唐为宗主国的前提下，掌控草原的霸权。

短短几年时间，薛延陀在夷男的领导下快速地崛起，成了铁勒部众的领袖，称雄漠北，统领着二十万大军。夷男相信，突厥既然灭亡，大唐必定需要在漠北重新树立一个领导者，以薛延陀的实力，最适合担任这个领导者。但夷男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在长安发生了一桩突发事件。

那是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阿史那结社阴谋作乱事件，阿史那结社被唐朝天子任命为中郎

将，由于心怀不满，便纠集宿卫中的四十几个突厥人，密谋趁着夜晚突入九成宫行刺天子，所幸阴谋提前败露，一场叛乱化为无形。阿史那结社虽然被杀，但天子却担忧起了身边的突厥人来，不久之后，任命李思摩（阿史那思摩）为突厥可汗，将灭国后移民到黄河以南的突厥人全部遣返至黄河北岸的漠南地区，还下诏告知夷男，以大漠为界，薛延陀管漠北，突厥人管漠南。

这让骄傲的夷男怒火冲天，突厥人手上有着铁勒人无数血债，好不容易打败了突厥人，这下居然要让他们重新回到漠南做主人？要知道，漠南的水草远比漠北丰美，凭什么战败的突厥拿好处，让薛延陀吃亏？更何况，被封为可汗的李思摩算什么东西？根本没有高贵的阿史那氏血统，有什么资格与自己并列？夷男原本打着将突厥人俘虏献给大唐的名号，提出要反攻李思摩率领的突厥人，但唐廷根本不予回应，还不停催促李思摩北上，派兵屯扎在边境，为突厥人撑腰。为了不与唐军发生冲突，夷男勉强咽下这口气，眼睁睁看着突厥人重获自由，回到了漠南的故土。

夷男是善于隐忍的人，当初已经忍了突厥十几年，终于等来了反攻的机会，此时夷男也可以再等，等到一个彻底赶走突厥人的时机。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这个时机到了，听闻大唐天子抵达洛阳，即将前往泰山封禅，夷男认为机会来了：趁着唐廷专注于封禅大典，迅速出击，消灭漠南的突厥人。

这年冬天，夷男调动漠北各部二十万大军，以突厥人盗窃羊马为借口，大举南下。先头部队由夷男的儿子大度设率领（乙失大度，“设”是官职名，类似于左翼统帅），三万薛延陀主力部队为前部，五万其他部族联军在后方接应，只要大度设的三万薛延陀军首先击溃思摩的突厥军，各部联军就可以一拥而上，争抢胜利果实。

大度设率军一路南下，一直杀到长城脚下，却发现突厥人已经烧毁了牧草，早早地撤退，这让薛延陀人更加痛骂这些突厥人没有胆量决战。大度设派人登上长城，望着长城里面大骂李思摩，然而，大度设和薛延陀将领都知道，长城那边就是大唐的国境，不能再往南了。

就在此时，薛延陀人看见南边烟尘漫天，大队唐军正在往这里赶来，恐惧于唐军的声威，大度设不想与之交锋，连忙带人撤走。撤退的途中，问题出现了，突厥人烧掉牧草，坚壁清野，薛延陀人的马队、牲畜没有东西吃，粮草补给成了问题。向北行军几天，穿过白道，大度设终于抵达了诺真水，这片水源和河边的水草，略微给薛延陀大军补充了给养，所以大度设就决定在此休憩。但是没休息多久，唐军的骑兵就追了上来。

领兵的唐军主将是李世勣，副将是薛万彻，都是战功赫赫的一方名将，此时他们带着所属唐军骑兵，及部分突厥骑兵，共六千人，在大平原上摆开了阵势。“诺真水之战”就此爆发。

大度设决定迎战，全军列阵，摆下了长长的阵型。

薛延陀虽是草原部族，但长期的作战经验下，薛延陀军也形成了步骑混合军队，每五人成一小队，四人步战，一人领着五匹马掠阵。步兵在实战中能完成更多战术，以往与西突厥的作战，就靠着步兵击败了西突厥的骑兵，然后骑兵将战马交给小队中的其他人，大伙儿乘胜追击。面对李世勣的大唐、突厥联军，大度设也用了这样的战法，大部分兵力下马，结阵步战。

唐军先派突厥骑兵冲击薛延陀战阵，但薛延陀的战阵就是针对骑兵而设，轻松地击败了缺乏训练的突厥骑兵。随后，唐军骑兵冲锋而来时，薛延陀步兵照样万箭齐发，唐军骑兵自己穿着铠甲，虽然没有怎么伤亡，但胯下战马很多却都中箭而死。

就在薛延陀人以为看到胜利的希望之时，却只见对面唐军骑兵全部下马，手持长槊，徒步朝着薛延陀战阵冲来。

之前见的都是唐军在草原战场上驰骋，直到此时薛延陀军人才想起来，中原王朝，一直更擅长的是步兵。面对战力恐怖的唐军长槊兵，薛延陀的步兵战阵终于在对面的冲击下开始溃退。

而此时，薛延陀战阵后方掠阵的骑兵，也受到了唐军副将薛万彻的骑兵袭击，唐军将薛延陀人的马匹全部抢了过来。失去马匹的薛延陀步兵腹背受敌，在唐军前后夹攻之下，终于全线崩溃，四散而逃。大度设见情况不妙，连忙指挥大军北撤，但随行的大量牛、羊牲口却被唐军缴获。缺少补给的薛延陀人穿越茫茫大漠，又遭遇了暴风雪，人畜一路冻死，大度设最后只带着十分之一的人马回到了漠北的大本营。

这场失败，让作为可汗的夷男进一步看到了大唐的恐怖实力。大唐只以三千军马，加上三千突厥兵，就击败了薛延陀的数万主力。所以，夷男只得派遣使者与唐廷以及它的小伙伴突厥求和。在使者面前，大唐天子严厉告诫，薛延陀与突厥以大漠为界，互不侵犯，否则大唐将会严厉讨伐。天子还带话给夷男：利害关系，可要做好选择！

在唐廷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下，夷男服软了，不再公然与突厥为敌。但夷男的雄心壮志不可能被一杯冷水就浇灭，所谓服软，不过是他暂时的蛰伏。强行占据漠南这条路行不通，夷男可汗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小目标”：求娶大唐公主。

大唐的公主，不是那么容易娶的。此时四方诸国，求娶得一个县主都已经是天朝莫大的恩典，公主就更加高不可攀了。只有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时，唐廷为了安定刚平定下来的吐谷浑，将弘化公主下嫁给了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再往前推，隋朝也只将公主嫁给东西突厥这样的一方大国。如果没有什么实力和威望，是根本没有资格迎娶大唐的公主的。夷男遣使来到唐廷请婚，并献上骏马三千，貂皮三万八千张，为的就是能得到和亲，以及这份和亲所带来的无上光荣。如果夷男真的求得了公主，那他就是天朝子婿，就可以凭借这层关系来压服草原各部。

苦等许久，夷男终于等来了唐廷的决定——可以和亲，但前提是将囚禁在薛延陀的契苾何力送回来。

契苾何力被囚禁在薛延陀的缘故，还得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发生的事情说起。

诺真水一战后，薛延陀大度设虽败，但并未伤及薛延陀的根本。唐廷还敏锐察觉到，薛延陀借着这次小规模冲突，趁机整合了铁勒各部，而原本被契苾何力带到河西归附大唐的契苾部，也出现了不稳的苗头。于是，契苾何力征伐高昌国得胜归来后，便奉诏前往凉州探亲，去看望他的母亲。

奉诏探亲，自有一番深意，说是探亲，其实也是让契苾何力安抚居住在凉州一带的契苾部族人，不要让他们被薛延陀策反。

但是，当契苾何力来到凉州时才发现，局势远比想象当中的要糟糕。契苾何力的弟弟贺兰州都督契苾沙门，已经带着母亲连同大部族人前往投靠薛延陀了。投靠薛延陀是契苾部大多数人的意思，毕竟契苾与薛延陀原本是一家，一个大可汗，一个小可汗，沾亲带故，比亲人还亲。族人们劝契苾何力一同投靠薛延陀，但契苾何力厉声拒绝了：“大唐天子待我等如此恩重，为什么要叛离呢！”坚决不与其他族人同去。

族人二话不说就把契苾何力绑了，带到了乙失夷男的可汗牙帐前。

分别多年，何力与夷男终于又见面了，但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战友，而是敌人。夷男其实也想拉何力入伙，从此薛延陀与契苾两部再次携手作战，重出江湖。但是何力十年来与唐人并肩作战，受到天子的信任和感化，思想上已经“唐化”，怎么可能答应夷男的请求？拔出刀来，向着长安城的方向喊道：“我乃大唐忠烈之士，怎可受辱于胡虏之庭？我何力忠心昭昭，天地可鉴！”直接割下左耳，誓死不从。

夷男大怒，没想到这些年下来，这个何力已经变成了“铁勒奸”！恨铁不成钢，夷男扬言要杀掉何力，最后还是在他妻子的劝说下才罢休，从此将何力囚禁在了营里。当然，何力既是契苾部的首领，又是当世名将，夷男也不会亏待他，平时一起吃饭喝酒，除了行动自由，别的什么都给。而当夷男收到唐廷提出的条件，说要放了契苾何力才能和亲时，夷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毕竟契苾何力没有归附的可能，而夷男确实真心想要娶公主。

于是，契苾何力被遣还了长安，他回到长安后，听到之前唐廷听说何力被带往薛延陀时，很多朝臣都认为何力背叛了大唐，只有天子力排众议，坚持相信何力的清白。契苾何力的心中感动万分，他作为胡人，与唐廷的朝臣和将领们共事，其实因为身份而受过不少的歧视，但之所以一心向着大唐，不只是他成为大唐将领时的自豪感，还因为天子推心置腹般的信任，以及他无与伦比的魅力。听到之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何力更是无悔做一个唐人。

而在天子面前，何力首先提出的，就是劝阻这场和亲。因为何力对夷男的心思再清楚不过了，夷男自己本身就有妻子（之前还劝他不要处死何力），再要求娶公主，不过就是为了得到唐廷赐给他的金字招牌，巩固自己的汗位。唐廷如果将公主尚给夷男，无异于养虎为患，到时候夷男一翻脸又要兴兵南下，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

送走了契苾何力后不久，乙失夷男接到了唐廷的知会，以新兴公主尚给夷男为妻，并要求夷男备齐配得上大唐公主的丰厚聘礼，亲自送到灵州，届时大唐天子也将驾临到此，礼会夷男可汗。夷男不禁大喜过望，苦等多年，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了，大唐天子的车驾亲自驾幸灵州来与他相会，这是何等的荣幸！马上下令国中加紧准备送给大唐的礼物，届时由他亲自送给天可汗。

这场筹备几乎榨干了薛延陀统属的铁勒各部，夷男派人四处征税，有羊出羊，有马出马，定要将这份礼物准备得风风光光的。有人劝谏说，薛延陀与大唐，都是一国之主，这时大唐定下日期让夷男过去，这在外交上显然不对等啊！但是夷男当场驳斥了这种幼稚的想法——大唐天子，是大唐的天可汗，和一般的国主能比吗？这次不只是一场代表薛延陀荣耀的外交盛事，更可以让薛延陀趁势得到唐廷的官方承认，确认薛延陀为漠北的主人，这样的回报，难道不值得现在的付出？

于是，筹备多日之后，夷男按计划带着羊、马、礼物动身出发了。然而，这场路途行程万

里，还要经过腾格里沙漠，没有水草，一路上不仅羊、马大量死亡，迎亲队还受制于地理阻碍，最终没能按时抵达灵州。

唐朝天子因为这个理由，拒绝了和亲。

夷男也许至死也不敢相信，这场和亲居然是大唐天子与他曾经的小伙伴契苾何力设计好的。大唐天子压根就没有打算将公主嫁给他，只不过是给夷男出了难题，让夷男徒耗国力罢了。对于大唐，夷男向来不悛以最好的善意来揣度天子的心思，也许自己真的错了，没能完成天子交办的任务，以至于和公主失之交臂。

后来的日子里，夷男只是进攻了李思摩的突厥人，将他们赶到了黄河南边，但也仅此而已了，后来唐军大举进攻高句丽的时候，夷男也不为所动，自始至终保持着中立，这几年里，大唐的北境维持着难得的和平。

但契苾何力早已经把夷男算得死死的。他熟悉夷男的身体情况，估计他再过一两年便会病死，到时候夷男的两个儿子必然会争权夺利，那时将是分化瓦解薛延陀的最好时机。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夷男去世，而夷男的嫡子乙失拔灼马上杀掉了庶长兄曳莽，自称多弥可汗。此时的薛延陀，经历了和亲事件时的大肆搜刮，以及契苾何力等人对铁勒诸部的分化瓦解，已然是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为了转移矛盾，拔灼发兵进攻黄河以南的突厥人，结果被突厥统领执失思力击败。次年，天子李世民亲自来到了灵州，指挥江夏王李道宗、右卫大将军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五路大军发起进攻。而漠北的铁勒诸部也纷纷起兵反抗薛延陀的统治，并投靠唐廷。这年九月，李世民在灵州与回纥、拔野古、同罗、仆固、契苾等十一姓铁勒诸部会盟，各部再次拥戴大唐天子为“天可汗”，共同发誓，从此诚心归附大唐，死无所恨。

会盟的同时，各路唐军已经在回纥等部的配合下，将薛延陀军摧枯拉朽般地击垮了，拔灼也在乱军之中被击杀，唐军一直杀到了郁督军山（杭爱山中的一处）。薛延陀余部七万人一路溃逃，李世勣指挥唐军一路追击，最终彻底灭亡了薛延陀。

在占领的漠北土地上，唐廷设立燕然都护府，成为经略漠北的大本营。在燕然都护府的经略之下，诸如回纥等较强的漠北部落，稍有一点独立的苗头，就被死死地按下，再也难以成为下一个薛延陀了。几年来的数场战役，已经将大唐的战略威慑化成了草原部族们内心最深处的记忆，终唐之世，漠北的铁勒各族始终与唐廷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几百年来很少再有战争发生。

第三章

何意萧墙内，阴谋中构倾

——贞观朝的宫斗大戏

李家的好儿郎们

晚年的李渊，过着清闲安逸、养尊处优的日子。历朝历代开国君主，都要为自己打下的江山呕心沥血，最终往往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而李渊不需要想这些。他虽然出行自由略有些限制，但宫门一关，他在宫里做什么都是随心所欲的，所以李渊很开心地过起了天下第一宅男的生活。

都说一个人的心情影响生育能力，李渊提前退休以后，他以六七十岁的高龄，再接再厉又添下了十几个小皇子、小公主，看来这几年他的心情确实还不错。

天下渐渐安定，贞观君臣们的精心治理终于有了成效，百姓好不容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朝廷清点死囚，共计三百九十人，天子下令允许他们回家探亲，到了明年约定的日子再回监狱报到。到了第二年约定的时间，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在没人逼迫的情况下，这些死囚全都自发地按照约定回到了监狱，没有一个囚犯因此逃匿。天子李世民有感于他们的诚信，下令将这些囚犯的死罪一一赦免了。

这件事情，当然也有作秀的嫌疑，它更像一场政治色彩浓厚的表演秀，展示着在大唐天子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下，百姓积极向善，连死囚都受到朝廷恩德教化的影响，自觉遵守约定。但平心而论，这场表演秀也只有贞观朝才有能力组织起来。因为这件事情就算有高层授意，但三百九十个死囚，自然有三百九十条心思，要是各想各的，很容易陷入可怕的“囚徒困境”之中——只有所有人全都回去复命，才有可能得到赦免，而自己单独逃走，有可能逃脱法网，但是其他囚徒就有可能最终接受死刑，按照现代博弈论的思想，最终的“纳什均衡”得到的结论是，所有人全都不回去复命，偷偷逃走，才是这场博弈的最优解。而中央政府完全将州县百姓编户齐民，按照户籍账册统一管理，每个百姓的籍贯、户口全都受到朝廷的严格管理，死囚一逃走就会无所遁形，最后只能选择按照约定回监狱去复命。

唐朝初年的户籍制度，与租庸调制、府兵制形成了一个整体，每个户口的男丁不仅要按律登记入册，还要记录下个人的主要外貌信息，防止冒名顶替，在没有信息化技术的那个时代，已经做到了尽可能地完美。因此，租庸调制才能得到贯彻，国家也就因此富强，朝廷也就可以有足够的钱粮人力发动一系列的对外战争。

李渊也很高兴看到大唐的战争节节胜利。也就是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他与儿子李世民，带着群臣和宗室们一起往长安城北的禁苑打猎，在少陵原上纵马驰骋，好不快意。会猎结束后，天子请客，在汉长安城遗址中的未央宫摆下酒席。未央宫是当年大汉天子宫殿的正殿，虽然此时已经历经沧桑，逐渐荒废，但李渊图的就是它的象征意义，那就是如今的大唐，已经建下了远迈汉高、汉武的功业。

未央宫的酒席上，李渊喝得有些熏熏然了，乘着酒兴，他命令一同随行的颉利可汗跟着音乐给大家跳舞。颉利可汗被软禁在长安之后一直心情不好，唐廷之前还特殊关照，准备封他为虢州刺史，让他去那里的森林草原打猎，颉利诚惶诚恐地婉拒了。这次会猎，自然少不了他，却不曾想太上皇会突发奇想这么一出。

看着当年叱咤风云的草原霸主，此刻成了舞蹈演员，唐朝君臣们的心里都各自有着一番感慨。但李渊还不尽兴，还让南蛮酋长冯智戴当场咏了几首诗，与颀利的舞蹈相和。看着这一番情景，李渊方才满意地笑道：“胡越两族酋长相亲相爱地表演节目，这可是千百年来头一回啊！”

李世民不失时机地回道：“如今四方蛮夷都来向我朝称臣，全赖陛下的教诲，不是臣智力所及。当年汉高祖也在未央宫为他的太上皇摆酒，但汉高自己却妄自尊大，臣等定然不会像他那样！”这样一番话，竟然将贞观朝对外战争的功劳都归于李渊之下，这可把李渊乐得哈哈笑。殿上群臣都高呼万岁，未央宫的宴饮在一片快乐的气氛下结束了。

未央宫的这次晚宴，终于让李渊父子之前的隔阂消除殆尽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

抛开各自的政治角色，自李渊以降的李唐帝王们，其实都是性情中人，都深爱着自己的父亲和儿孙，只不过权力让家庭的亲情变了味，最浓烈的父子兄弟血脉情，仿佛诅咒一般，最终变质为比死亡还要恶毒的仇怨。此时李渊父子的仇怨看起来化解了，李世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孝，以弥补玄武门之变以来自己带给父亲的伤痛。

天子李世民，要送给李渊一件礼物。

李渊迁居的大安宫，原本是李渊当年为洛阳虎牢之战得胜归来的秦王李世民订制的宫殿，所以规格形制上，都略低于太子居住的东宫。而且大安宫地势低洼，夏季潮湿燥热，李渊常常住得不舒服。为此，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世民采纳了监察御史马周的奏请，下诏在长安城北郭外的龙首原上，为李渊建造一座新的宫殿。

这座宫殿由著名艺术大家阎立本设计，司农少卿梁孝仁监造，起名为“永安宫”，不久之后，更名为“大明宫”。

但世事就是这么无常，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这座大明宫还没有修建好，太上皇李渊便已经驾崩于大安宫的寝殿内，谥号为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史称“唐高祖”。这位大唐帝国的开创者，虽然在自己执政时期因为政变而被夺去了所有政治权力，但他所奠基的这个帝国，却在他退位之后，一步步地迈向了世界文明的顶峰。

太上皇驾崩，留下遗诰说，政事重要，不要因为自己的崩逝而影响天子处断军国大事。这寥寥几句话猛地触动了天子李世民的内心，悲痛如潮水般卷来，往昔父亲的关爱，全都历历在目地浮现于眼前。他曾是太上皇最爱的儿子，也曾是太上皇的骄傲，李世民曾以为，经历了玄武门的夺权，骨肉相残，李渊两个嫡子因他而死，自己也许在太上皇的心里已经如同路人了。但此时此刻，看到父亲的遗诰，李世民这才意识到，父亲心中早已经暗暗认可了他继位后的成就。

李世民拒绝了群臣的劝谏，按礼制辍朝，不再议政，朝中的日常政务，全都交由东宫太子李承乾来处断。

这是李承乾首次以监国的姿态来处理包括军国大事在内的一应政务，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是熟悉又陌生的，因为从他还是个婴儿开始，就为了监国的这一天做准备了。

他是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出生在太极宫承乾殿，于是就以这座殿为名字。取名虽然简单，却是由唐高祖亲自取的，寓意为“继承天位”，承载了祖父李渊的深意，与父亲李世民的一片拳拳之心。作为李世民的嫡长子，李承乾被寄予了继承李世民的宏图大业的期望。从李承乾还是个孩子时起，李世民就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来培养，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锻炼机会，李世民都给他配备了最顶级的条件。李承乾也不负厚望，从小就聪明又伶俐，很完美地完成了父亲交给他的所有任务。

这次李承乾担负起处理军国大事的重任，同样也交出了近乎满分的答卷，各项政务处理得面面俱到。

父亲李世民眼里的李承乾，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如此地优秀，如此地知书达理、明德善断。虽然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承乾生过一次重病，在精心照顾下总算是痊愈了，却也落下了腿疾。不过李承乾还是能自己走路的，一瘸一拐虽是难看了点，但也不影响他日后继承大统。然而，只有李承乾自己知道，做一个如此优秀的太子，实在是太累了。

从幼年开始，李承乾就深受一种不安全感的困扰。这种不安全感一半来自他的父亲，一半来自他的兄弟们。

他的父亲，是集英明神武、文韬武略、细腻果敢、仁义勇决等几乎所有帝王应有的优点于一身的完美男人，是百年不遇的天纵英才。而作为父亲千秋大业的继承者，难免被周围的人寄予了厚望，但李承乾太明白自己了，他不是天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就算再优秀，他也没有父亲那么强的能力，父亲信手拈来就能做到的一件事情，他也许要拼尽全力才能做得合格。

而治国，就是一件拼尽全力都未必能做好的事情，古代那些所谓的“昏君”，其实未尝不想把国家治理好，只不过能力不行，或者时运不济，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而已。而李承乾完成得不错，就说明了他的能力，只是有他的父亲珠玉在前，似乎所有人都认为李承乾的表现是理所应当的，一旦李承乾哪里做得不对，那就是他的能力不行，无法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好皇帝。

但是，自古以来像李世民这样的好皇帝能有几个？难道不能做得像父亲一样好，在李承乾这里就是不能原谅的错误？可怕的是，李承乾的老师以及东宫官员们心里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所信奉的儒学思想、圣贤之道，原本就要求一国之君既是道德表率，又是治国全才，这样才能引领群臣，做好治国理政之事，推进文治与德化，因此有唐一代，称呼皇帝为“圣人”，就是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皇帝。天子李世民，差不多勉强可以称为皇帝的理想型，那太子李承乾，自然也要按着这个范式来要求。

李承乾尽力了，尽力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做一个好儿子，在百官面前做个好太子，而他所有的尽力，都没有得到赞许，而只是堪堪合格，再接再厉。

而在这样的日子里，李承乾还要承受着兄弟们带给他的另一种压力。

和唐高祖李渊一样，李世民也极爱自己的子女们，他与承乾的母亲长孙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他把几乎所有的爱都留给了长孙皇后和这七个子女。其中，承乾无疑是最受眷顾的其中之一。按理来说，李承乾作为嫡长子，可以凭借父母的亲爱和自己的尊荣地位，与弟弟、妹妹们相亲相爱才是。但玄武门之变，改变了这一切。

那场暴烈的政变，是每个人心中的疤痕，也成了每个皇子长大成人之后的必修课。儿女是父辈生命的延续，同样也可能是恩怨情仇的延续。父亲李世民以惨烈的流血斗争，杀死兄弟才夺得皇位，儿子李承乾在心有余悸的同时，难免会惴惴不安地想：是否自己的亲兄弟也会像父亲那样杀死自己来夺位呢？也许自己不会想谋害自己的兄弟，可自己又怎么确信兄弟不会想要谋害自己呢？怎么确信兄弟是否知道自己不会想要谋害他呢？

人心是最难猜的，所以无限的猜疑链就产生在了李承乾和他的兄弟们之间。

尤其是当李承乾的弟弟们，这些李家儿郎一个个都如此优秀的时候。

三弟吴王李恪，是父亲与杨妃（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所生，二弟早夭，所以李恪就是承乾最年长的弟弟。李恪英勇果敢，周围人都说，吴王像极了天子年轻时英姿飒爽的样子，所以广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四弟魏王李泰，小名叫青雀，也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才华横溢，聪颖绝伦，在艺术文化上造诣极高，平素礼贤下士，更受到天子的宠爱，李世民还允许李泰在府里开设文学馆，招揽有文才的士人——父亲年轻时就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怎么让承乾安心！

还有齐王李祐、蜀王李愔、蒋王李恽、越王李贞，也都是聪明伶俐之人。九弟晋王李治，是和承乾一母同胞的嫡子，虽然年纪还小，但也聪明善良。这么多的弟弟，带给承乾的是无穷的压力，很多个夜晚，承乾都因为梦见玄武门之变重新上演在自己身上而惊醒。

其实，李承乾的兄弟们也同样深受玄武门的梦魇所困扰，那段兄弟相残的故事，有如恶魔在耳边的低语，提醒着李家儿郎们，最危险的敌人，就来自他们兄弟当中。

父亲的偏爱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对李承乾的人生来说是一道分水岭，也是贞观朝的一条分界线。这一年，李承乾的母亲、李世民最心爱的妻子长孙皇后崩逝在了太极宫的立政殿。

李世民是个感情炽热之人，平素性情激扬，犹如烈火，而长孙皇后则温润通透，犹如清爽的甘霖。贞观的这十年，长孙皇后小心地帮助天子调处着他与后宫前朝的各处关系，后宫的宦官、宫女犯错触怒了李世民，李世民想要降罪的时候，长孙皇后往往会先把这件事情缓一缓，等到李世民气消了之后，再慢慢劝导、说情，那些其实没有犯罪的宫人也就幸免于降罪。而魏徵等前朝官员要是劝谏过于激烈，又惹怒了李世民，长孙皇后同样会用她特有的方式，来让李世民转怒为喜。

二十余年来相互扶持，长孙皇后与天子李世民已经超出了寻常的皇帝与皇后的关系，他们更像是一对灵魂伴侣、亲密战友，分别在前朝与后宫经营着他们夫妻二人共同创下的天下。

李承乾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与父亲不一样的爱。长孙皇后的力量支撑着他，因此他才能顶住压力，一直做好一个太子。

然而，如今母亲就要离去了。

佛家相信因果与福报，李承乾年少重病时，父皇李世民下令大赦，为承乾积累业报，说起来也巧，承乾之后便奇迹般地康复了，只不过落下了腿疾。这次，母后的病用尽药物也难以奏效，于是承乾也想请父皇赦免罪人，并在民间增发度牒，允许更多人剃度进入佛门，以为母后积攒冥冥之中的福报。但是，这个要求首先被长孙皇后自己阻止了。

无助的承乾只能将自己的困难说给亲近的大臣房玄龄听，房玄龄又将这件事情陈述给了天子李世民，李世民也颇为哀楚，同意了大赦的想法。但是病中的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同时，长孙皇后的病已经到了药石难治的地步，此时大赦，也已经来不及了。

李世民是在长孙皇后弥留之际，才知道了那些曾被自己有意无意地忽略的事情。

自从李世民成了皇帝，身上经年累月积攒下的伤病渐渐显露了出来。身经百战的武将们进入承平的岁月后，主要的事情就是养伤，比如秦叔宝、尉迟敬德这样的斗战之将，打起硬仗来不可能身上不带伤，秦叔宝历次战斗，流血数升，尉迟敬德也是每次身披创痕，所以他们在贞观年间都因为身体等原因沉寂了下来，缺席了这几年大唐的对外征伐。而李世民作为当年的天策上将军，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受过伤，但是长期高强度的行军和战场指挥，也让他积累下了许多的陈年旧疾。他年幼时一度体弱多病，身体底子并不好，这几年的高强度工作，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再加上李唐皇室遗传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当时俗称“风疾”），所以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开始，李世民的风疾愈演愈烈，多年以来怎么也治不好。

李世民只知道自己染疾的这几年，是长孙皇后昼夜不离地照料，却不知道，长孙皇后自己也有着类似的病。他甚至还因为长孙皇后一族与京城的门阀，还有以往的秦府功臣们一直

结好，而开始暗暗担心，一旦自己的身体状态恶化，长孙一族是否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带着这块心病，李世民忽略了长孙皇后的病情，乃至最终医治无效，才悔之晚矣。

弥留之际，长孙皇后给李世民看了当初她照料李世民时，偷偷藏在衣服里的毒药，对她的丈夫用最为礼貌的语气郑重地说道：“当初陛下病重的时候，妾身便准备了这一副毒药，准备与陛下同生共死，免得日后落入当年吕后那样擅权的境地。”

李世民这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因为不知不觉陷入了帝王的猜疑，竟导致他错失了这几年与长孙皇后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长孙皇后最后时刻的话，也完全都是对李世民的劝告。她劝李世民，要好好对待房玄龄，因为他早年参与那么多奇谋诡计，至今守口如瓶，可见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人；要避免任用她的亲族，如果想要保全长孙无忌一家，那就不要让长孙无忌把持权位；她不在的日子里，要一直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言……

李世民没有把所有的心思都留给长孙皇后，但长孙皇后却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的丈夫。

油尽灯枯的长孙皇后，与李世民见了最后一面，不久便撒手人寰。当年意气风发的秦王李世民，如今已经渐渐变成了老谋深算、驾驭群臣的帝王，但在长孙皇后心目中，他始终是豆蔻年华时，她所初见的那个少年郎。

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长孙皇后崩逝后，葬在昭陵，也就是李世民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共同陵寝。后来的日子，李世民终日思念不已，于是在玄武门外的禁苑里造了一座高台，当李世民想念亡妻时，便登台北望，只是为了看一眼几十里外的昭陵，以宽慰自己思念的心。

直到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徵一起登台，让魏徵看远处陵墓的轮廓。魏徵说看不到，李世民便指向远处帮魏徵来分辨。魏徵于是说：“原来陛下说的是昭陵，臣还以为陛下说的是献陵呢。”献陵是高祖李渊的陵墓，魏徵的意思是，天子过于关心自己的亡妻，却忘了自己的亡父。李世民自然听懂了魏徵话里的意思，没说什么，只是大哭了一会儿，下令毁掉这座高台，再也不登高远眺了。

天子对皇后的爱，被寄托在了皇后亲生的孩子们身上，不仅仅是太子承乾，长孙皇后的其他子女也都得到了天子更深的疼爱。尤其是魏王李泰，更是受宠。李泰才华横溢，但不爱运动，所以养得肥肥壮壮的，李世民见到圆滚滚的李泰，便想到他上早朝的时候一定会很辛苦，心疼之下特别准许他乘着小轿子上朝。他听说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对李泰不是很客气，也不管三品以上的大员都是像房玄龄、魏徵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不由分说便召集这些人训斥了一番。为了李泰的教育，李世民还特地任命了宰相级人物王珪，担任李泰的老师，负责教导，这样的规格甚至超过了太子李承乾。种种逾越礼制的优待，都显示出李世民对李泰的特殊偏爱。

然而，身边缺少了长孙皇后这样完美的后宫之主来左右平衡，李世民对儿女们的宠溺，反倒成了皇子们彼此之间相互疑虑的源头。由于李泰受到的宠幸过高，太子承乾免不了要怀疑和焦虑，而其他的皇子心中也同样满是疑问，至于魏王李泰，则更是产生了许多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毕竟他的父皇就是靠着经营谋取到了皇位，他李泰也未尝不可啊！

于是，魏王李泰的身边聚集起了一个小集团，不仅有老师王珪，还有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中书令岑文本等一千朝中大员。再加上天子特许李泰设立文学馆，于是他做起了和当年李世民还是秦王时一样的事情，那就是结纳社会贤达。在天子日益加重的宠溺和李泰逐渐增长的野心下，这个小集团一天天地扩大起来。

此时的朝局，便形成了太子党与魏王党相抗衡的态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今虽然已经立了承乾为太子，但天子自己就是夺了哥哥的太子之位才成了太子。所以太子不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李泰决心冒着风险搏一搏，谋得太子之位。

而当李泰正春风得意，享尽荣宠之际，李承乾则在自己人生的低谷里越陷越深。失去母亲之后，李承乾的意志消沉了下来，更加听不进周围大臣的劝谏。东宫官员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宿儒，一直以来都以天子李世民这样的标准严格要求着承乾，但是承乾累了，不想做那个所有人眼里的“模范太子”了，东宫官员们的严厉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承乾唯一想做的，就只是喘口气而已。

他只是和父辈们一样喜好田猎，并且讲究精致的生活，这些小癖好对于世代贵胄的李家来说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他不明白，在老师们的眼里，它怎么就是一件天大的罪过，按照于志宁、张玄素的劝谏，仿佛有了这些爱好，社稷就要崩塌了一般。更让承乾窒息的是，他不能对谏言有不满的态度，父皇已经在纳谏方面作出了表率，面对劝谏，承乾必须虚心接受。而这些都是承乾难以接受的，父亲的私心偏爱、魏王的咄咄逼人、近臣的紧紧约束，再加上自己因为足疾而产生的自卑，这些内外因素渐渐扭曲着承乾的内心。

于是，太子性情奢靡，不听劝谏的恶名，便渐渐传扬开来。

也许是魏王李泰党羽们的渲染，也许是其他人的添油加醋，京师的名流圈开始流传太子承乾的奇闻异事：一会儿说，太子请了许多突厥艺人来东宫寻欢作乐，放荡淫靡的音乐里追求生命的大和谐，不堪入目。一会儿又说，太子宠幸一个太常寺的少年歌手，还给他取名“称心”，一直做些难以描述的事情。天子得知后，将称心偷偷杀了，太子居然悲痛万分，一连几个月都不上朝，还在房间里给称心弟弟立了牌位，设灵堂祭奠……宫闱秘事，一切不能为外人道，但传得骇人听闻，神乎其神。

其实，天子对太子依然是十分优待的。不管是青雀（李泰）还是承乾，抑或是雉奴（李治），都是皇嫡子，也许李泰因为智商情商均高，让李世民更喜爱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承乾失去了天子的父爱。李泰因为事情办得漂亮，而受到天子的大量赏赐，数量之多一度超过了太子的规格，可这主要是因为长孙皇后在世时，对太子的用度赏赐限制得太多，稍微多送了点就超过了太子规格，所以不久之后，天子干脆下诏取消了太子出用库物的限制，还对承乾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你是国家储君，原本就应该有特殊待遇，切勿推辞。”

而且，听闻宫外传扬纷纷的“太子不肖”之说，李世民也动用了重量级人物为太子压阵，让朝廷第一号人物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担任太子太傅。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天子东巡洛阳，准备封禅泰山时，也照旧让太子留守长安监国，并安排了另一位大佬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担任太子少师。一年后，也就是唐廷大破薛延陀这一年，天子还任命掌握朝廷实权的魏徵来担任太子太师。十余年来，魏徵已经成了唐廷内阁最重要的决策参与者，主管门下省，此时身患疾病，加官为太子太师，主要也是为了显示太子之位的分量。

然而，李承乾的心态已经崩了，纵然天子不遗余力地巩固承乾的地位，为承乾提供政治筹码，承乾依然无法克服内外各方带给他的压力。

在李承乾看来，魏王李泰来势汹汹，就盯着李承乾的错处攻击，所以他自己一定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果断反击。当初隐太子李建成失败的教训就摆在面前：要是承乾再不还手，那隐太子就是前车之鉴！

十几年前的那场政变，李承乾会自然地把自己带入隐太子李建成的角色当中。他不想重蹈覆辙，既然魏王李泰步步紧逼，那李承乾就要先发制人。而要克制李泰，不能靠于志宁、张玄素这些坐而论道的君子来成事，而是要靠军人和谋士们。此时承乾首先想到的，便是当年在洛阳城搞谍报网络出身的张亮，此时的他是太子詹事，如果能让这位情报大师真正为承乾所用，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承乾借着职务之便趁机笼络，但张亮似乎对承乾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不久之后，张亮借着天子东巡，出外担任洛州刺史，远离了东宫这个是非之地。

但机会往往就在不经意间从天而降。

承乾的老师魏徵此时已经病重，于是承乾便遵守师生之礼，常常前去看他。魏徵是个直臣，天子命令他教导好太子，魏徵便一丝不苟地尊奉旨意，哪怕他已经病重。病榻之上，魏徵将自己胸中的韬略，包括如何御臣下、安百官的权谋之术，全都倾囊相授给了承乾。魏徵教给他的那些学问，与孔颖达这些一代名儒口中的圣贤之道全然不同，而是魏徵步入政坛后，历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主君后，二十多年来积累下的治国理政、把控朝局的心法。

这些对于二十六岁的李承乾，无疑是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

同时，魏徵还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将他当初在隐太子李建成手下当官时就已经结好的李安俨推荐给了承乾。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当年是隐太子部下，亲身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经验丰富。玄武门之变后，天子赏识李安俨的作为，于是任命他为左屯卫中郎将，掌管宫城宿卫。而承乾要的就是这样身居重要位置的将领，万一真的遇上玄武门之变这样的危急时刻，承乾也算是有了这一手准备。

侯君集更是意外之喜。此时李靖虽然在世，但早已经退休。侯君集在李靖的栽培之下，已经是与李世勣并列的名将，在军事谋略上堪称全才，是唐廷目前唯一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在职将领（连李世勣都没有真正指挥过）。当年玄武门之变，侯君集在谋划方面出力最多，对派系斗争自然也是熟门熟路。几年前在征讨高昌国的战争中，侯君集作为主帅，指挥大军一战灭国，平定高昌，大败西突厥，立下赫赫战功，却因为私自将高昌国宝据为己有而被下狱收监。虽然后来天子赦免了侯君集的罪，但有功而下狱，让侯君集一直心怀不满。魏徵与侯君集交好，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也在东宫任职，因此侯君集便与李承乾搭上了线。

李承乾与侯君集，两人都是政局当中的失意人，因此便惺惺相惜起来。

此前，李承乾的小团体中主要是他平素所亲昵的皇亲国戚，如杜如晦之子杜荷，娶了承乾嫡亲的妹妹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是承乾的姑姑长广公主之子。他们由于格局有限，只是帮着东宫豢养了一百多个杀手，领头的是武功高手张师政、纥干承基，计划暗杀魏王李

泰。没想到李泰看着虽然胖乎乎的，内里却是个精细人，刺杀活动从未找到过机会实施。

侯君集这些实权派的加入，让李承乾的班底有了质的飞跃。侯君集看出承乾虽然努力，但其实在政治斗争方面资质平平。所以，要真正帮助承乾稳步踏上权力巅峰，就必须要建立起包含各方面力量的利益共同体——就像当年的秦王府一样。

李承乾不能等了，他的足疾越发严重，家族遗传的高血压带来了一系列的并发症，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天子都知道了承乾的健康问题，对臣下说，万一太子身体无法支持，那其他皇子就可能接替成为皇储，让大家要对其他皇子好一点。

这一年的五月，象征着杀伐与征战的太白星再次有了异动，进犯到了毕宿（二十八宿之一）这片星野的左股，十几天后，“太白经天”的星象再次显现，这个十六年前伴随着玄武门之变同时到来的可怕星象，似乎又在隐隐昭显着新的一场大变的到来。

就在此时，出外担任梁州都督的汉王李元昌回到了长安，与太子承乾见面。李元昌是高祖的第七个儿子，辈分上是承乾的叔叔，但其实两人就差了一岁，是一起玩到大的同龄人。在权力斗争上，李元昌自然站在承乾这一队。当然李元昌还有一个条件：他拜见天子时见到天子身旁的一位弹琵琶的宫女十分美艳，只求事成之后请太子将这位宫女赐予他。这个要求，承乾自是欣然应允。

于是，夜晚东宫狭窄的密室里，李承乾、李元昌会同侯君集、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聚在一起共同相谋。他们每人用匕首划破自己的手臂，用同一块丝巾揩下流出的血液，在火里将浸透着每个人血液的丝巾烧成了灰。然后，他们将灰烬洒在酒里共同饮下，从此他们便血液相连。他们对着灯火盟誓，共同蛰伏朝中等待时机，借着星象指引的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变局，帮助太子承乾继承大业。但就在此时，齐王李祐居然抢先在山东造反了。

绝望的反扑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长安，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一年的正月，面对愈演愈烈的太子与魏王相争态势，天子李世民不得不在朝会上对群臣表态，坚决保持李承乾的太子之位，万一太子不豫，那也会按照古礼，立嫡长孙李象为储君。但太子与魏王两边势力已经势如水火，各自代表一方派系的利益与未来，李世民的表态根本无法停止两个儿子之间的政治斗争，正如当年的高祖李渊无力阻止秦王府与东宫、齐府的争斗一样。

而一代名臣魏徵，也在这年的正月撒手人寰。魏徵临终前，天子下令医官全力抢救，不计成本地拨给大量药品与补品，还让李安俨留宿魏徵府邸，随时通报病情。天子随同太子一同探望魏徵，并当场将长孙皇后亲生的最小的嫡女衡山公主许配给了魏徵之子魏叔玉，想要用婚事来冲喜。但魏徵的病情回天乏术，随即薨逝，留给后世一大段正直敢言、忠诚直谏的君臣佳话。天子因魏徵之死悲痛不已，特将魏徵陪葬在昭陵，亲自写了魏徵碑文，刻在墓前的石碑之上，还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是的，对于李世民来说，魏徵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他从魏徵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他还是天策上将、秦王、尚书令的时候，曾是一个和魏徵一样敢言直谏的纯臣，心无旁骛，心中装的全是天下、社稷和百姓。登上帝位之后，魏徵就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谔谔直言，只要魏徵在身边，李世民就不会忘记当年那个纯粹、炽热的自己。

此时，随同李世民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开始逐次凋零，杜如晦、屈突通、秦叔宝、张公瑾、段志玄、柴绍等名臣名将都已谢世。尉迟敬德，那个救过李世民不止一次的战将，这十几年来一直被天子告诫不得骄横乱来，此时也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再没了往日那股凌人的煞气。

对于这些往日的战友，李世民是满怀感情的，虽然身处九五之尊，他不得不用上帝王术来驾驭臣下，但李世民终究没有亏待过跟随他的功臣们。杜如晦逝世多年后，李世民在吃一块美味的香瓜时，忽然想念起当年他与杜如晦一起吃瓜的样子，一时间泪如雨下，让人把自己吃剩下的半块瓜送到杜如晦灵前祭奠，此后不时送上宫廷御饌来祭祀这位老友。

英雄迟暮，终究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情。唐初创业时的那场风风火火的传奇，此时的亲历者们也都已经老去。李世民为了旌表开国功臣们的功绩，命人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等二十四位功臣录下画像，放置在凌烟阁上。凌烟阁是天子日常宴请贵族重臣的地方，在此挂上二十四位功臣画像，也是为了让君臣时时不忘当年创业的初心。

齐王李祐，就是在这个当口谋反的。

李祐与其说是一个乱臣贼子，不如说是玄武门诅咒的第一个牺牲品。他的生母阴妃乃是当年李唐起兵攻打长安时，长安城内隋军主将阴世师之女。那时阴世师驻守长安，因为李渊起兵而派人掘了李家的祖坟和宗庙，与李家结下血仇，城破后被杀。阴妃流入掖庭宫后，

被李世民发现并纳为姬妾，然后生下了李祐。

因为自己的身世，李祐从小自然受到不少周围人的流言蜚语，性格不免冲动易怒。天子的爱始终聚焦在几位嫡子嫡女身上，李祐比李泰小不了多少，但待遇却是天壤之别，李泰可以凭借宠爱始终留在长安，就算封了外州刺史，也可以凭借荣宠留在宫中。但李祐就不一样了，就算他找了各种理由，却终究不得不奉命出京去往封地齐州（今济南），那时的他才十八九岁，正是青春中最彷徨不定的时候。在齐州，他无依无靠，只有严厉刻薄的长史权万纪和陌生古板的典军韦文振在辅佐他。李祐正值叛逆又贪玩的年纪，自然和这两人玩不到一起去。

齐州虽然说是齐王李祐的“封地”，但李唐一代并没有实施分封制，李祐只是作为世袭的州刺史来到齐州就任的，所以他的长史和典军，并不是齐王的属官，而是唐廷任命的朝廷命官，最终是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这就防止了分封制下地方封国的坐大。

自李祐懂事之后，玄武门的故事就时时成为他心中的阴影，在宫中环境下，他感受不到兄弟之情，从哥哥、弟弟们那里，他只能感觉到疏离与防备。他最信赖的大舅阴弘智也告诉李祐，他的兄弟们太多了，难免会在天子千秋万岁之后生变，年轻的男孩子要注意保护自己，还是多找些卫士吧。李祐听进去了，并且把舅舅的话奉为圭臬。

权万纪表面上忠诚可靠，对李祐严格教育，但实际上不过是个偏狭的小心眼儿，他似乎摸清了天子纳谏的爱好，对李祐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而这些苛刻的要求，最终只不过成了权万纪管教皇子的成绩，并得到了天子的赞扬。而李祐只是稍有些不满，养了一些护身的卫士保镖，就被他拿着说事。后来权万纪家宅晚上被人用石头砸了，便被权万纪拿着作为要阴谋杀害自己的证据，收监了李祐的卫士，还上表参劾李祐的不轨行为，千里传书到了长安。

皇子犯错不是小事，唐廷派来了刑部尚书刘德威作为特派员调查，这么一查，便查到了李祐豢养死士，到处游玩这类斑斑劣迹。于是上报长安，着令齐王李祐、权万纪一起出发前往长安谈话。

事到如今，李祐再也不能忍了。权万纪污蔑他图谋不轨，那便图谋不轨给他看！愤怒的李祐派出二十余骑兵一路紧追，将权万纪杀死在路上，然后带兵控制了齐州城，杀死典军韦文振，正式举起了叛旗。

这场反叛，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荒诞的——一个地方大员，被自己的属官给逼得造起了反，然后杀掉了自己辖地最主要的几个手下，这时回头一看，坏事儿了，把手下都杀了，那现在该指挥谁来帮着造反呢？齐州虽然只是一州之地，但也管着好几个县，州长史管着整个州的行政系统，典军管着州府的常备军队，没了长史和典军，州刺史就等于是两眼一抹黑。所以，齐王李祐造反之后，虽然州府僚属们立马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但李祐没有得力的官员来协助他，能用的人就只有一帮不学无术的鹰犬。他煞有介事地封了一大堆的上柱国、开府等官员，指挥着府中卫士们驱使百姓入城，但整个局面已经失控了。他这一点儿人，根本无法管好齐州城，城门虽然已经派人关上，百姓们却没有傻到跟着李祐一起背上谋反的罪名，晚上全都在城头吊下绳子逃了出去，而李祐的私兵们没有丝毫办法。

城中的治安也一片混乱。连李祐出个门，都让一个叫作罗石头的路边围观群众冲到自己面前。罗石头提着枪，当面把李祐骂了个狗血淋头，挺枪向李祐刺去。幸好李祐的保镖燕弘

亮及时阻挡，并处决了罗石头。

表面上控制了齐州城后（其实只是控制了齐州城门），李祐便兴冲冲地开始攻城略地了，结果刚出城门，带着骑兵经过高村时，一个叫高君状的村民远远地朝着李祐骂道：“主上提着三尺剑平定天下，百姓们无不感蒙他的恩德，像上天那样敬仰他。你这齐王忽然带着几百人就想作乱，怎么会如此不自量力？”李祐大怒，把高君状抓了过来，下令要杀了他，但李祐手下的将士们却都觉得高君状说得很对，没有人愿意下手，最后这事儿只能不了了之，李祐自己也灰头土脸地回了城。

回城之后，李祐自己索性也不出来了。他派出鹰犬们管着城中的兵马，自己与燕弘亮等几个亲信整日在寝室里吃吃喝喝，丝毫没有对将来做打算。燕弘亮趁着酒意夸下海口：“大王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右手拿着酒杯，左手挥刀，为大王把敌人消灭个干净！”李祐听了很高兴，他原本就是没有主意的人，此时他完全信了燕弘亮的话，也不管周边的州府、县城有没有归降。

这一切在英国公李世勣的大军到来时，迅速地结束了。准确地说，李世勣的主力还没有到，只是旁边的青州、淄州等地的州兵抵达城外时，这场荒诞的叛变，就以又一场闹剧告终了。被派去整顿齐州防务的兵曹杜行敏不想陪着李祐一同翻船，带领手下发难，在城中起义，这样一来，不仅是齐州城中的百姓们，连李祐的左右心腹也参与发难，凿开李祐的府墙，杀了进来。

李祐带领最后的党羽躲进屋子里，做着最后的负隅顽抗。杜行敏带人将齐王府团团围住，向里边喊道：“齐王昔年是皇子，如今已成国贼，不早点投降，恐怕要被我们烧成灰烬了！”

听闻外面要放火，李祐连忙提出要有条件投降。他贵为皇子，官员们原本就不敢轻易处置，他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保下他最信赖的燕弘亮。等到杜行敏答应会保全燕弘亮后，李祐便开门投降了。

李祐并没有如愿以偿地保住他的燕弘亮，城破之后，有人挖下了燕弘亮的眼睛，扔在了李祐面前的地上。李祐被带往长安发落，这场叛乱就在李世勣的主力还没抵达战场的时候，就完完全全地被齐州军民合力平定了。

王侯的陨落

齐王李祐的这场荒唐的叛乱没有兴起丝毫波澜，却生生打断了李承乾一党的计划。

原本按照杜荷的想法，就应该顺应太白昼见这一天相的启示，借口太子病情危殆，引得天子亲自来探望太子，届时便可趁机发难，控制天子之后，便可以遵从玄武门之变的老套路，尊天子为太上皇，诛杀魏王李泰的余党，李承乾便可以如愿以偿地重回舞台。

齐王李祐叛乱的消息在此时传到长安。对于这位想法大胆却无雄才的弟弟，李承乾是颇不以为然的，也不信他能掀起什么波浪。他还对纥干承基说，“东宫西墙距离皇宫大内只有二十步，要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哪里是齐王可以比的？”他们的谋划一步步近了，但没想到，忽然有一天，纥干承基被捕了。

原来，当初齐王李祐听了舅舅的话，要招纳武功高手做护卫，就曾找过纥干承基。纥干承基不得不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接受调查，因此被齐王谋反案牵连下狱，接受严刑审问。牵涉谋反可不是什么小事，按照唐律，是妥妥的死罪了。纥干承基不想死，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做污点证人，在刑部积极自首，寻求立功，不但把他和李祐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还把东宫里那些阴谋诡计乖乖供了出来，只求免于极刑。

纥干承基叛变，称太子谋反，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刑部不敢擅作主张，赶紧上达天听。天子立刻下诏调查。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等宰相级官员领衔，奉敕令组成了一个超级审案天团，调度中书省、门下省以及大理寺的各路管员参与协助。审案天团里没有庸人，全面调查之下，东宫里的那些图谋、图谋的那些参与者一一浮出水面，查得清清楚楚。于是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就此上奏，称太子一党反形已具，案件事实清晰、证据确凿，李承乾、侯君集、李安俨等一应参与图谋的官员，都犯下了十恶不赦之最重的首位——谋反罪。

亲子谋反，这似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见的人伦惨剧。但李世民看上去似乎并不觉得意外。其实，早在张亮调离东宫，前往洛阳任职的时候，他就已经将东宫的种种异动，还有侯君集等人的不满情绪一一汇报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只是示意暂且不动声色，等待他们一党的反叛迹象真正显现出来时，再处理不迟。

其实李世民还抱着一丝希望，如果李承乾最终没有行动，或许可以暂且掩盖过去，他也可以不用对自己这位嫡长子采取行动。

在李世民眼里，太子承乾还是太稚嫩了，承乾甚至无法真正收服以詹事于志宁、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为首的东宫僚属，实质的威胁性其实并不大。李安俨虽然身居宿卫武官，直接影响天子的个人安全，但李世民自己当年就是靠着策反北门宿卫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决胜，历来就注意自己宿卫队伍的掌控，从当年的阿史那结社谋反案以来，李世民进一步加强了对宿卫兵的重视，李安俨并不能真正策动宿卫参加反叛。

但是，李世民没有想到，真正可能给天子带来威胁的，是侯君集这个军界大佬。侯君集掌管兵部多年，又在带兵打仗中积累下很高的声望，他在军中的影响力，怎么高估都不会

多。

太子一党谋逆一案被查后，由于侯君集是军中的顶梁柱，三法司轻易不敢惊动，直到侯君集的女婿、东宫千牛备身贺兰楚石走上朝堂，在天子和百官们面前告发了侯君集参与太子党阴谋的事情。于是天子召见侯君集，当面对他说道：“朕不想让刀笔吏来折辱侯公，所以自己来审问侯公这件事情。”

李世民继位以来，平常都与大臣们推心置腹，不爱摆些什么九五之尊的架子，谈话时与继位前一样，都是自称为“我”，要摆架子的时候，也是道一声“吾”。而在此时的场合下，他自称为“朕”，也许是因为侯君集问题牵涉实在太大，这位平灭数国的名将气场实在太强，连身经百战的李世民都要靠皇帝的威压来镇住场面了。

面对自己身受的指控，侯君集断然否认。

但是，当贺兰楚石被传唤上殿，在所有人面前将东宫密室里侯君集参与的歃血盟约、定策献计，从头到尾一桩桩、一件件地说出来时，侯君集哑口无言了。侯君集无法断定，贺兰楚石这个平素他所信赖的女婿，究竟是因为贪图性命和富贵，临时起意告发了自己，还是他从头到尾就是天子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卧底，既藏身于东宫，又刺探着这位掌控军权的岳丈。

侯君集是个执着又纯粹的人，他似乎就是为了建功立业而生的，当初他因为一腔热血追随李世民，就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参与太子一党，也并不是因为什么个人与家族的利益，而是不忿于高昌灭国一战后自己所受的折辱，想要通过复刻玄武门之变的奇谋，再造一个能让他继续建功立业的新朝。此时的他知道，自己一步踏错，已经无可挽回，贺兰楚石是否是天子设下的暗桩已经不重要了。

侯君集是李靖之后难得的帅才，这几年大唐创下的功业，离不开他这一份，李世民心有不忍，问左右侍臣：“君集有功，想要为他求得一条命，可否？”虽是这样问，他和群臣都心知肚明的是，侯君集这次是必须要死的，他的战功太大，声望太高，一旦卷入了这场谋逆案，如果不处以极刑，那以后就会给朝局带来无穷的变数。群臣也很干脆地一致认为不可免，毕竟谋大逆是《唐律》中明确不能赦免的十恶不赦之罪之一。得到了否定的反馈后，李世民看着侯君集说道：“就此与侯公长诀了。”说到这里，泪如雨下。

望着眼前正在垂泪的天子，侯君集心中感慨，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往事历历在目，他们本该是千古称颂的君臣，可惜他错估了自己，也错估了君上。一切都不可追谏了，侯君集只能向着李世民拜别。

皇城外的闹市，是处斩过窦建德、萧铣等枭雄们的地方，侯君集从来不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在此被处斩。临刑前，被问到有什么遗言，侯君集对监刑将军说道：“君集蹉跌至此！只是当年从秦王府时就事奉陛下，后来还击取二国，只求陛下念在君集做过的事情，留下我一个孩儿，保全香火。”

听闻了侯君集的遗言，天子李世民不免长叹，下令不再株连杀戮侯君集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女，只是被流放于岭南。

其余同谋者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一同处斩。张玄素、赵弘智等其他没有参与同谋的

东宫官员，因为不能匡正太子言行，因此被免官，降为庶人。不过一切到此为止了，不再搞那些株连三族的事情。

这也是天子李世民能给出的最大的仁慈了。

此时的李世民，也许忽然想起了自己崩逝的父亲，十七年前，年轻气盛的李世民悍然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那时的他一心只有江山和社稷，并没有太多考虑人伦之情。可惜命运仿佛开了他一个玩笑，十七年后的今天，当初种下的因结下了多年后的果，父亲遭遇过的事情同样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李世民才切身感觉到亲人背叛所带来的痛苦。太子承乾、汉王元昌的谋逆虽是板上钉钉，但他实在不忍心看到骨肉相残的事情再发生在自己和嫡亲儿子的身上了。

“怎么处置承乾呢？”李世民询问左右。但这个问题却没有人敢回答。太子谋逆，论罪当诛，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谋逆的太子大多逃不了被杀的命运，而天子忽然这么问，看起来像是不太想杀自己的亲儿子，但朝中大臣，哪里敢为太子求情？这几年太子与魏王的党争愈演愈烈，求情之人，难免有为太子站队之嫌，到时候就算天子不会怀疑求情者是太子一党，也难保不会为魏王党所容。太子既然完了，魏王无疑就是下一任储君，得罪了未来的储君，这不是找死么？

最终，还是一个从六品的中书省小官站了出来，他就是通事舍人来济，当年隋朝名将来护儿之子。来济进奏道：“若能让陛下以慈父之心处断，让太子得尽天年，那不失为一个善举！”李世民马上听从，保全了太子承乾的性命，只是下诏废为庶人。

来济的话，说得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是站在天子的角度出发，为如何不伤害君父的德行而出谋划策的。既不像是在为太子求情，也没有伤害魏王的利益，毕竟来济也已经暗示给魏王一党说，只要让太子得尽天年就好了。而太子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遭此变故，自然也会大减阳寿。事实上，承乾被废之后，过了不多久便郁郁而终了。

对于汉王李元昌，天子还想免其死罪，但是群臣无不是人精，这时立刻敢说话了，反对赦免汉王。于是李元昌被赐自尽于家中，不过，元昌的母亲、妻儿全都得以保全。

对叛乱平定后被捕送京的齐王李祐，天子李世民则亲自写了一封诏书，字字带血，行行垂泪：

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为梟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盘石之基，为寻戈之衅。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无君，神人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讎。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惋叹之甚，知复何云。

我的儿，你为何如此愚蠢，以至于自取灭亡？

你所犯下的罪孽，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以往是我的孩子，今后便是仇敌！但这都是我的错，我上愧于天，下愧于地，此时只有惋叹，其余无话可说……

这些话语，更像是李世民写给自己的独白，接连遭受两个儿子、一个弟弟的叛乱，李世民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中，以往他对自己的骨肉爱有多深，遭遇背叛后就对他们恨有多切。承

乾是长孙皇后的骨肉，是他的嫡长子，或许李世民很难真正恨起来，但对一直以来被他嫌弃的齐王李祐，李世民将他满腔的恨意倾泻而下。

最终，李祐被废为庶人，赐死于内侍省，以国公之礼厚葬。那两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小民罗石头、高君状，则分别追赠和加封了官职。

不久前逝世的魏徵，由于和侯君集、李安俨关系密切，又和这次的太子谋逆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而也承受了李世民的怒火。李世民下令推倒了魏徵墓前自己亲手书写的神道碑，还下令终止了魏叔玉同衡山公主的婚约。

帝王之怒起，必有惊涛骇浪。这片巨浪裹挟着短短几个月发生的数场变动的余波，让整个朝堂走向了一场大洗牌。

长孙无忌的崛起

自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来，长孙无忌坐了十七年的冷板凳。

那一年，他被定为功臣第一等，进封齐国公，担任尚书右仆射，但仅仅几十天后，他就离开了相位，改任开府仪同三司，虽然职级与宰相相同，但却没有了实际的权力。之所以罢相，据说是因为长孙皇后担心她兄长荣宠过大而带来灾祸，所以一再恳请，天子迫于无奈才免去长孙无忌右仆射的职位，但其实长孙无忌也心知肚明，他是因为遭到朝野的非议才不得不离开实权岗位的。

自魏晋以来，世族门阀对朝局的影响就非常大，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决策。此时的世族们鄙夷身为外戚当上宰相的长孙无忌，推崇尊敬老牌士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世家大族看不上长孙无忌，满是鄙薄的议论，毕竟大唐立国以来，担任尚书仆射的，都是像裴寂、萧瑀这样出身书香世家的士族，还没遇见过像长孙无忌这种武将家族的子弟。为此，天子也就不得不让自己最信赖的这位大舅哥坐上冷板凳。

说起来，长孙无忌也是出身于家大业大的长孙一族，但还是被世族门阀所看不起。

隋唐之际，门阀之间也是存在着鄙视链的。

高居鄙视链顶端的，是中原的“郡姓”，他们是从汉朝开始就读书仕宦的“old money”（老贵族），几百年来开枝散叶，出过不知多少王侯将相，经历了南北朝混战，依然巍然不动、树大根深，连皇室都可能不放在眼里。像这样的郡姓，关东有王、崔、卢、李、郑，关中有韦、柳、裴、薛、杨、杜。

鄙视链往下，则是江东的“侨姓”。他们是少数民族南下之际从中原南迁的北方士族，在南国打造了六朝烟云。其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陈郡袁氏等姓。近百年来，侨姓在江东受到战火摧残，有所衰落，但由于他们与中原郡姓是老乡，共同语言多，所以在隋末唐初的朝堂上也都有着一席之地。

再往下，则是“吴姓”，也就是世代居住在江南的土著世家，代表家族是朱、张、顾、陆四大家族，他们从东吴开始就活跃在南方的官宦圈子里，只不过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南方人，受到北方发达地区家族的轻视。

还有就是发源于代北边塞的“虏姓”，也就是南下的鲜卑贵族，比如元、长孙、宇文、于、窦等姓。这些鲜卑贵族是北魏到北周数个政权的建立者，因而也成了新兴的贵族，只是他们根基较浅，血统也并非汉人，虽然他们封爵很高，但对中原郡姓、高门望族而言，是不愿意和这些虏姓通婚的。

周、隋、唐三朝出自武川军人家族，都带有鲜卑人的血统，天子的李氏虽然号称是出自高贵的陇西李氏，但其实只是赵郡李氏的一个分支。李唐皇室的家风，也带着鲜卑人的风格，天子李世民在政变成功之后，纳了巢刺王妃（李元吉妻子）入后宫为妃子，这样采纳弟媳的做法，在士族高门的眼中简直可以说是不堪入目。在中原郡姓高门的眼里，李唐建国才十多年，暂时还只是和周、隋这样国祚只有几十年的短暂王朝差不多。这几百年来，

各路王朝像流水一般过去，铁打不变的也就只有他们这些中原大姓了。所以郡姓高门宁愿在士族之间相互通婚，也不愿意和皇室结亲。

连皇室都看不上，那世族们也就更看不上在他们眼里是靠攀附李世民才上位的长孙无忌了。

在战争中形成的武川集团，进入关中后吸收关中势力，进化成了“关陇集团”，伴随李唐开国，最初的“关陇集团”又已经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而失去了意义。这段岁月里，李唐皇室赖以统治的基本盘，就是皇室与功勋家族组成的同盟。

长孙无忌坐冷板凳的十七年时间里，他没有白白干坐着，而是跟着天子李世民一起维系着这个靠联姻、社交连接起来的勋贵同盟。天子李世民有意识地抬高这个勋贵同盟在贵族圈子里的地位，所以组织吏部尚书高士廉（也是重要的功勋贵族）组织编写了《氏族志》，把世家大族从高级到低级按照差等做了一个排名，并且力排众议，几经删改，最终将皇族定为第一等，那些有着国公之类封爵的勋贵、国戚为第二等，然后才是关东、江东的那些望族，连博陵崔氏这样的顶级士族门阀，都只能排为第三等。这其实是官方配组，定了一个钦定版鄙视链，硬将勋贵门阀里的新贵族顶到了老牌贵族上面。

由于国舅的身份，长孙无忌也就成了灵魂人物。

太子与魏王的党争中，勋贵门阀和士族门阀都牵涉其中，但对长孙无忌来说，无论太子还是魏王，都是他的亲外甥，他只能选择明哲保身，没有参与到站队当中。而其他宰相级的人物，比如身为太子少师的房玄龄，自己属于东宫官员，但他的儿子房遗爱，则是魏王李泰的心腹。其他宰相们也或多或少地都与这场党争有些关联。

权力的游戏，关键就是选边站，选对胜出，选错玩完，而什么都不选，那就是什么机会也没有。这十几年来，长孙无忌的心思越发地沉稳，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选择的权利，等待天子自己做出选择。这一点难能可贵，也让长孙无忌得到了朝臣们的尊重和天子的感激。而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这场多事之秋，长孙无忌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机遇。

身为勋贵门阀的领袖，长孙无忌对于太子被废后重新立储的态度，显得举足轻重。

立谁为新的太子呢？

原先李承乾与李泰一起竞争太子之位，如今承乾被废为庶人，十有八九自然就是李泰了。但天子李世民似乎还有些疑虑——魏王如今已经结纳朝臣勋贵，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党羽，如果成为太子的话，那就可以获取更大的权势。东宫的权力比寻常亲王太多了，不仅名正言顺地统领着军队，而且还有编制庞大的东宫僚属，李泰若是入主东宫，是否会成为李世民权力的一个新的威胁？

更何况，李世民与长孙皇后还生下了七皇子晋王李治，他年纪虽小，只有十五岁，但也十分聪慧。

经历了种种风波，李世民已经心乱如麻，实在难以好好思考这件事。好在李泰等几个儿子每天都来看望他，这让李世民的心里有了些许安慰。当李世民与儿子李泰独处时，李世民

也讲了他在立储方面的为难，毕竟李泰和李治都是嫡出，立哪个都让人为难。

但李泰却贴心地安慰，肥硕的身躯靠在李世民的怀里说道：“这些青雀都不在乎，经历了这些事情，臣刚刚才算真正成了陛下的儿子。陛下如果在立储上为难的话，臣有一个儿子，臣死的时候，就会为陛下杀掉他，好将帝位传给弟弟晋王。”看着李泰贴心的样子，李世民心软了，点头答应，将要立李泰为太子。

李泰走了之后，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两位出身于南朝望族的宰相级重臣，再一次上奏，劝说李世民立魏王为太子。但是，这样的催促却让李世民的心中冒出了一丝疑虑，他不由得想，魏王的势力已经大到让岑文本、刘洎都为其站台了，难道真的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而就在此时，长孙无忌上奏，坚决建议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这位低调了十几年的小舅子，终于站到台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长孙无忌历来被李世民视为心腹。看到他站在了晋王李治这一队，李世民又是欣慰又是惊喜，也许这就是他们几十年相处形成的默契，即使没有事先沟通过，长孙无忌也总是能准确地猜到李世民真实的心意。

但立储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天子想要立谁就立谁的，朝中掌握权力的重臣的态度同样很重要。所以李世民决定投石问路，探一探周围大臣们的口风。

第二天，李世民对身边的侍臣们提到了李泰探望他时所说的杀掉自己儿子来请晋王继位的想法，感慨了一番。

“陛下此言大错，望陛下好好想想，以免犯错！”话还没说完，谏议大夫褚遂良便站出来劝阻道，“魏王说继位后，要杀掉自己的亲儿子，反倒让弟弟来继位，怎么可能有这等道理？当初陛下宠爱魏王，赏赐比太子还多，所以给了魏王不切实际的想法，然后才有了如今的祸乱。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难道还要重复以前的套路吗？如今陛下既然要立魏王为太子，那就不能再宠爱晋王，最好先把晋王给处理了，这样方才能保证后宫变乱不再发生。”

但如此爱自己孩子的李世民，又怎么忍心再失去别的儿女呢？他流着泪说道：“对，我的确不能这样！”

而当李世民召见晋王李治时，正看到他满脸忧心忡忡的样子，反复追问之下，李治才吞吞吐吐地说，是哥哥青雀告诉他，因为他与汉王李元昌交好，所以肯定会被牵连降罪。听了这孩子的陈述，李世民心里恍然不悦，没想到以往在自己面前可爱聪颖的李泰，逼反了承乾不够，还想要逼疯亲弟弟。

李世民最后一次与承乾见面时，承乾已经是个庶人了，身体很差，看起来活不了多长的时日，但却显出了久违的轻松。自知大势已去，承乾倒是能坦白地说几句实话了：“臣已经是太子，不需要再求什么。只是被李泰算计，才到了今天的地步。要是李泰成为太子，那就让他阴谋得逞了。”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李世民的心中其实明镜似的雪亮，李泰是个不错的皇帝候选人，因为

他城府深、心机重、善于笼络人心，也靠着一步步的造势，把大哥承乾逼到了死胡同里，不得不筹谋举逆。皇位就需要这样兼具狐狸和狮子两种性格的人来继承，即使这在道德上确实有问题。

李泰什么都好，可李世民的内心却终究不愿意立他为太子。因为要是李泰做了太子，那不就说明太子之位是可以通过一步步有心机的钻营得来的嘛？若要为子子孙孙传位稳定，那就断然不能起这样一个头。更何况，按照李泰的性格，要是真的继承了皇位，就容不下承乾和李治几个兄弟了。而李治的性格相对温和，想来可以善待他的兄长们。

而且从上次的话也可以看出，晋王李治并不是“傻白甜”，他在李世民的追问下，几句话就把自己与李元昌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还顺便给哥哥李泰背上了一个大锅。小小年纪就如此腹黑，将来一定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李世民最终决定了太子的人选。为了让朝中的主要重臣们接受并支持新的太子，李世民还要先排演一幕大戏出来。

这场戏的导演、编剧是李世民和发小长孙无忌。

领衔主演：李世民。

主演：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

只有一句台词的龙套：晋王李治。

群演：文武百官。

大戏从两仪殿开始，朝会结束后，群臣散会离开，内阁几位宰相被李世民留了下来。李世民对几位宰相诉苦道：“我三个儿子加上一个弟弟，做出这些事情出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便用头撞向坐榻，虽然演技略显浮夸，但情绪和动作都已经到位。

长孙无忌等人急忙上前抱住李世民。

李世民被拉过来后，还要寻死觅活，抽出佩刀就要往自己身上刺，褚遂良几步上前，夺过佩刀，递给了一旁不知如何演戏的李治。长孙无忌安抚下李世民，相互使了眼色，向着李世民问道：“请陛下示下，所欲为何？”

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我欲立晋王。”

在场的人里，房玄龄是倾向于魏王的，李世勣的态度还不确定。不等他们开口，长孙无忌抢先道：“谨奉诏！请陛下放心，要是有人提出异议的话，那臣就上奏斩了他！”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句话，转头看向一边的李治：“你阿舅同意立你了，还不快快向他拜谢？”

于是演技不在线的李治行礼之后，说出了这场戏里他唯一的一句台词：“谢舅舅！”

其他几位宰相看着这一切，他们知道天子的心意，所以就以默许表达了支持的态度。李世

民环顾一圈道：“公等既然都同意了，却不知外朝的群臣是否认可？”

长孙无忌等人答道：“晋王仁孝，天下人一直全都心仪于他，愿陛下召集百官问个清楚，若非如此，那臣等便只能万死谢罪了！”

于是，天子李世民立刻下令在最隆重的太极殿升朝，把那些刚散会回去不久的六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都重新召集在一起。面对群臣，李世民开门见山地问道：“承乾悖逆，李泰也很是凶险，皆不可立为太子。那朕要选择皇储，应该选谁呢？”

承乾、李泰已经是钦定了不能入选的皇子，答案已经很明确了。事先已经得到口风的群臣们不约而同地欢呼着答道：“晋王仁孝，当为皇储！”

看着群臣如此欢欣鼓舞，李世民也很是欣慰，这一场大戏也到了杀青的时候。这一天，还做着成为太子继承大统之梦的魏王李泰接到李世民的传令，带着随从入宫。到了永安门，在城门司的指引下，随行的一百多骑士被阻隔在外，李泰独自进入宫城。李泰入宫之后，立刻被带到了皇城的肃章门内，随即被拘禁起来，幽禁在了长安城北的禁苑之中。随后晋王李治被封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新的东宫班底组建了起来，长孙无忌兼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东宫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谏议大夫褚遂良为东宫宾客。长孙无忌也因为立太子的功绩，成了新一届“太子党”的领衔人物，两年后又兼任侍中，重新进入了核心的权力圈。

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终于即将到来。

第四章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绕不开的帝国坟场

唐僧回国，唐皇出国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正月二十四日，长安城迎来了一位贵客。为了迎接这位贵客的到来，上至担任京师留守的宰相房玄龄，下至长安城的普通百姓，在长安城西沿途排成了长达十里的长队，人头攒动，只为了瞻仰一下这位贵客的容颜。

这位贵客，便是大名鼎鼎的高僧玄奘法师。他自贞观元年出国，前往西方天竺的那烂陀寺，学习佛经原典，游历天竺各国，访师参学，前后十九年，终于带着大量珍贵典籍，以及一百五十粒如来肉身舍利等法宝，行程五万里，回到了大唐的领土。

当年他出国时，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允准，而是越过玉门关的边防与烽燧私自离开，但回国之时，他得到了朝廷正式批准的敕令。而此时的大唐，疆域已经不只及于玉门关，而是远拓西域，征服了高昌、焉耆等国，驱逐西突厥。从于阗到葱岭，都是大唐的国土。

玄奘抵达长安后，入住修德坊的弘福寺。此时天子李世民正在筹划一次新的远征，已经抵达东都洛阳，随时都有可能率领大军出发。佛家礼敬当世的君王，玄奘要在大唐弘扬佛法，势必需要大唐皇帝的支持。因此，玄奘得到天子从洛阳发来的召唤后，马不停蹄地动身，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都，在洛阳宫的仪鸾殿拜谒了天子李世民。

连续二十天，玄奘每天都被召入内殿密谈，从早到晚直至擂鼓关闭宫门，他们不只谈论玄奘研究的佛法，还谈论了大唐天子更为关心的事情，那就是西域的情报。玄奘途经西域各国，又在天竺生活十余年，熟悉西方各国高层的情况，整个人就是一部行走的西域资料库。相比于玄奘法师所沉心的佛法，天子李世民更感兴趣的是经略西域能带给帝国的利益，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要玄奘协助唐廷，投身于开疆西域的事业，但是都被玄奘婉拒了。

之所以拒绝天子的隆重相邀，是因为玄奘早已发下宏愿，要将此番取得的真经全都翻译为汉字，光大佛法。最终，开明的大唐天子成全了玄奘的心愿，在长安弘福寺设立译经院，请玄奘主持。三年之后，太子李治为纪念母亲长孙皇后而建造的大慈恩寺落成，玄奘法师又入寺升座，此后玄奘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的名号，与弟子们共同在这里潜心译经。

当然，为了回报大唐天子的看重和朝廷的支持，玄奘首先做的，就是撰写他游历西域的报告。这份报告由玄奘口述，徒儿辩机笔录，记载了玄奘亲眼见到和亲耳听到的关于西域一百三十八个邦国的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这份报告剔除了一些敏感的情报信息后，就是最终流传于世的《大唐西域记》，千百年后，《大唐西域记》几经流传改编，并经过艺术加工和文学创作，最终成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

而此时的李世民，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关心。他在洛阳与玄奘法师谈了二十天的话，谈好之后，立刻启程北上，开始了向高句丽的远征。

高句丽和中央王朝结怨已久。当初隋文帝、隋炀帝两代人，以倾国之力征讨，换回了一个

损失惨重、动摇国本的结果，最终导致了隋朝的覆灭。辽东遍地树立起的用隋军尸骨堆起的京观，几十年来沉默无声地纪念着这几次惨烈的远征。

唐初，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突厥，唐廷与高句丽曾有过一段联合，在这段蜜月期里，唐廷还顺便派人前往辽东，拆除了边境的几座京观，将隋军将士的骸骨带回中原安葬。但随着东突厥的覆灭，高句丽再次恢复了实力。不仅如此，高句丽王高建武还在辽东边境修造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防御外敌的进攻。外敌是谁自然不言而喻。

唐朝满脸问号——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我们修长城防御蛮夷外寇，怎么这回变成别人依样画瓢，修长城来防御我们了？

这其实也容易理解，高句丽并不是什么蛮夷，而是有较高程度的农耕文明，他们的人口充足而富庶，城池坚固而又完备，重装骑兵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当年的隋帝国扫平了东亚大陆上肉眼可见的邻国，却唯独打不下高句丽铜墙铁壁的辽东城。而且，高句丽与同样是扶余人的百济国联盟，对新罗人（也就是后来的朝鲜人）建立的国家步步紧逼，大有一统朝鲜半岛的趋势。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在政变中杀掉了高句丽王，掌握了大权，然后立刻大举攻伐新罗国。新罗抵挡不住，向唐廷求助。唐廷派遣专使，带着天子的诏书前去调停，遭到了渊盖苏文的拒绝。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唐廷早已经注意到了高句丽蠢蠢欲动的迹象，既然渊盖苏文给了唐廷宣战的理由，那就却之不恭，不客气地笑纳了。

由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惨剧才过去三十多年，大唐朝野对这段故事记忆犹新。人们往往会把那场亡国之战与这次的远征联系起来，所以反对这次战争的大有人在，连右卫大将军李大亮病逝之前写的遗表，都用主要篇幅苦口婆心地劝说李世民停止这场远征。但是李世民生力排众议，坚持要启动国家机器，开启战争。

对李世民来说，征讨高句丽是他于公于私都要做的一项事业。

于公，是要维护大唐的国家安全。李世民执政以来，大唐始终信奉着守国门于藩篱的战略，以战略攻势保持内地的安全。高句丽已经把百济、靺鞨等周边势力收做了小弟，还与海那边同样是扶余人建立的倭国交好，如果再吞并新罗，那就更加威胁大唐一直以来建设的这套“以大唐帝国为核心的天下朝贡体系”，这套朝贡体系的要义就是，天下只能有一个天朝，一个大哥，别的国家只要接受了这套逻辑，沐浴在文明灯塔的照耀下，那就是好的小弟。可如果像高句丽这样要冒出头来另立山头做二号大哥，那就要吃天朝大哥的鞭挞惩罚。

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李世民这一代人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留给下一代来做。因为李唐的强大军事机器是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下的府兵，都是官宦后代出身的具有良好军事素质的“良家子”，平时休养训练，战时应召建功立业，好处是耕战结合，朝廷不需要为养一支常备军而耗费财政成本，但坏处就是，要是长期以来没有战事，那府兵们的训练就会废弛，堕落成弱不禁风的“少爷兵”。自征服东突厥、吐谷浑的战事以来，唐廷大约已经十年没有进行过大型的军事动员了，之前对高昌、焉耆、薛延陀的战争都是小打小闹，出动一万人左右的府兵，主要军事任务都是由藩属国的仆从军来承担。要是府兵们再不出来

活动活动，那一些折冲府的武备就真的废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征伐高句丽也是有必要的。

而于私，李世民也希望通过这次战争，打出风格，打出水平，重新振作起贞观的新气象。

后世所称道的贞观之治，是以朝政清明著称的，但随着魏徵等贤臣的去世，到了这个时候已渐渐显出了颓势。几次政变不仅暴露出唐廷表面平静的水面下一如既往地汹涌而黑暗的政治斗争，而且让李世民自己也尝到了亲人背叛的苦果。这两年来，李世民的胸中仿佛一直憋了一口恶气。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二月，废为庶人的李承乾病逝在了流放之地黔州，李世民心中悲痛，以至于不再上朝。

他一直都是天之骄子，如果他的人生是一段精彩纷呈的史诗，那这部史诗写到这里已经有了要烂尾的迹象。难道经历过波澜壮阔的开国之战，还有云谲波诡的玄武门十二时辰，最后他的故事结局，竟然是在兄弟儿子背叛之后，孤独地老死在长安城阴森的皇宫里？

不，他不可以选择这样的结局，因为他是，李——世——民。

他是大唐的战神李世民，曾经的天策上将，今天的大唐天子、番外诸国的天可汗，他就算老了，也要继续他的辉煌！

所以，当看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世民下诏，大军集结，开始进发高句丽。随后的几个月之内，大唐的盟友吐蕃、吐谷浑、突厥、回纥、薛延陀、铁勒、高昌、契丹、奚、新罗、于阗、伊吾、焉耆……全部向高句丽宣战。

半个亚细亚大陆的军事力量都集结了起来，一起向着高句丽进发，只为了奉大唐天子之命，报当年父辈折戟于辽东之仇！

集合了，复仇者联盟

这场战争，李世民动员出了超级豪华的复仇者联盟。

首先，当然就是情报战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三十年来一直是大唐拿手的传统艺能。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开始，唐廷打算经略辽东时，就派了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句丽，说是友好访问，其实就是调研考察，搜集情报。陈大德到了高句丽之后，拿着珍贵的丝绸贿赂当地官员，不求什么，只不过是想到风景名胜区旅游一下。“热情好客”的高句丽官员听说这位天朝来使不求别的，只是观光，都对这笔买卖高兴得不得了，带着陈大德的观光团到处游览，什么看起来新奇有趣，就带陈大德往那里钻，就这样来来回回在高句丽全境逛了一个多月，陈大德载着调研记录和手绘地图满载而归，顺便还在高句丽这里找到了很多流落在此的汉人，将他们成功地发展为“带路党”，以备将来为唐军引路和刺探。

战争前夕，营州都督张俭率领由契丹等外族兵组成的调查兵团，侦查高句丽长城以西的山川地形、水草长势，随后回到洛阳，将实时的军事情报汇报给了李世民。唐军此后踏入辽东，全赖情报口的同僚们所提供的详实精确的信息。

其次，就是军械物资。有赖于三十来年的战争，李唐的军事器械技术水平在长期不断的战斗实践当中升级，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怖的水平。将作大匠姜行本，作为机械学专家监工打造的抛石机，可以将三百多斤（唐代的一斤约等于现在的600克）的巨石抛到一里之外，如果是比较脆的城墙、寨墙，可以直接打出一个缺口。其余的攻城战术，自然也是得心应手。姜行本受命担任工程兵这一路的行军总管，在幽州的安罗山准备建造云梯、冲车，当时还有各地的能工巧匠争相献上他们的发明专利，在天子的主持下选取实用性强、杀伤力大的攻城器械，编入工程兵中。

而最有声望的专家还属工部尚书阎立德了。阎立德主持的工部，是整个远征的技术总支持。吸取了当年隋炀帝东征时后勤运输困难的教训，阎立德在江南的九江、南昌等地建造大船四百艘，用来运载输送前线的军粮。

同时，大唐海军还有五百艘战舰，在山东的莱州港集结，由刑部尚书张亮担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选取江淮、岭南的兵卒四万人，加上长安、洛阳的良家子三千人，组成舰队。在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的率领下，以左武卫大将军左难当、右武卫将军常何（就是那位玄武门之变时玄武门的守将）为副总管，一等接到命令，便直取辽东。

陆上部队则由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负责组织。李世勣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各路军团六万人，加上兰州、河州的胡人降卒，合力并进，集结于幽州。

水陆两路军，共计十余万人，名将不计其数。要指挥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以往这样级别的出征，除了李世民亲自挂帅，一般都是由李靖来领衔，后来还多了侯君集这位李靖门生。然而，侯君集已经在两年前的谋逆案中被赐死，李靖如今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难以担任这次重任。所以，以谁为帅成了一个大问题。

大唐军界，如今可以担当重任的名将，应该只有三个人——李世勣、薛万彻、李道宗。这

三位大将的能力，是李世民亲自认可过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杀敌破军，毁城灭国的赫赫战功。

但李世民作为军事战略家，对这三位名将却看得更清楚。李世勣、李道宗，领兵打仗中规中矩，虽然稳健，但难以取得大胜；而薛万彻爱好剑走偏锋，兵行险着，用兵若非大胜，就是大败。这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最优结果就是大败敌军，灭亡高句丽，若不能做到，那也要给敌军主力以重创，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从这个目的上看，三位将领都不能保证这一点。

李世民还特地去探望了已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的一代名将李靖，询问他对征伐高句丽的事情怎么看。李靖此时已经年过七十，几十年战争生涯落下一身伤病沉疴，但听出李世民的意思，当即表示，他已经病愈了，完全可以出征。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而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看着白发苍苍、连站起来都很困难的李靖，李世民最终还是没有忍心让他继续出征。

所以，李世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御驾亲征。

谁让他是整个帝国最强的主帅呢？

自登基以来，李世民身为天子，就没有再亲自领军出征打过仗了。在宫城的层楼重阙里待得久了，整日考量朝中权力平衡的事情，盘算着那些帝王心术，差点要让别人忘了，这金銮殿上的天子，曾经也是叱咤风云的名将。如今他倒要看看，他这把绝世好刀，多年未曾出鞘，如今究竟是否还是锋利。

就这样，兴师远征问罪的复仇者终于集结完毕了。

大军统帅自然是天子李世民。除去房玄龄留守长安，萧瑀留守洛阳，大军出发后，行至定州，又留下了太子李治在此，作为监国坐镇这一重要的后勤运输集散中心，并有高士廉、刘洎、马周三位宰相一同掌管机要事务。中书令岑文本、侍中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作为统帅部的参谋，随李世民一同出征。

这时，退休多年，在家沉迷于修仙的尉迟敬德也出来了，他生命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就是在当年的开国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的战功。承平年间，尉迟敬德因为对人骄横，常常惹下祸端，也经常被李世民警告处分，后来沉迷于求仙问道，渐渐地就把这一切给看开了。如今既然天子李世民决心御驾亲征，又怎能少得了他呢？

面对尉迟敬德的请战，李世民答应了，任命其为左一马军总管。这是当年秦王府的官职序列，如今的尉迟敬德，已经是开府仪同三司，位同最为尊贵的三公，一个马军总管看起来不算什么，却有着别样的象征意义。这就仿佛一个热血的故事，那些追风的少年老去多年，被蝇营狗苟所牵累，终于有一天，一阵大风袭来，而那些追风少年一夜之间，全都回到了人们的面前。并肩御敌，一切都宛如昨日。

尉迟敬德领骑兵，像以往一样护卫李世民的銮驾，而陆路大军主力，则由正副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世勣、江夏王李道宗这两位当世名将统领。开国老将刘弘基担任前锋大总管，负责前哨。另一位名将薛万彻，此时还在代州的雁门关，防范漠北薛延陀汗国的入侵，因而

没有加入这次远征。

缺席了薛万彻的远征军，依然是全明星阵容。

行军大总管李世勣以下的陆路六军，有汉兵，也有唐廷从各部族征调的蕃兵。汉兵由张士贵等人率领，既有大唐府兵，也有从关中、关东征召的兵募。此次朝廷下令募兵，有数以十万计的适龄男青年前来应征，但唐廷不打算像当初的隋炀帝那样追求军队的规模，而是以质量取胜，此次参加远征的汉军只有不到三万，但他们都是长安、洛阳的良家子弟，装备精良、战术优异，是这次远征的王牌力量。而六军之中，来自突厥、铁勒、契丹等周边属国的士兵，由执失思力、李思摩、契苾何力等外族将领统率。大唐天子既然是他们的天可汗，自然可以以可汗之名，调动属国的大军。

唐军还特别设置了前军，作为开路的先锋部队，以开国元勋刘弘基领衔，担任前军大总管。这支先锋军主要由契丹、靺鞨等蕃兵再加上幽州、营州本地兵马组成，以骑兵为主，由之前负责侦查的营州都督张俭实际统领。

在出征的将领和文官之中，比如刘弘基、尉迟敬德这样的老将，很多已届垂暮之年，早已经退隐养老，此时毅然出征，大多都心里清楚，这也许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披挂上阵的机会。既然这样，那不妨再创下些名垂青史的战果，也让年轻的晚辈们看一看，他们这些老骨头当年在战场上的英姿。

集结了，复仇者们！

听闻大唐天子御驾亲征，高句丽朝中也是慌了手脚。

渊盖苏文等高句丽的统治者们，都清楚大唐此刻的实力。高句丽虽然雄踞长白山南北，但体量上终究无法与大唐及其朋友们硬碰硬。此前之所以有恃无恐，不过是因为仗恃着辽泽天险的地利之便而已。

大辽泽南北一千里，东西二百里，上古时期曾是一片大湖，这片大湖千百年间在辽河泥沙的冲积之下逐渐干涸淤塞，形成了河网密布、泥泞难行的沼泽，步兵通过尚且艰难，骑兵和大队辎重车辆就更难行走。当初隋朝两代人，四次征伐高句丽，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辽泽难行导致后勤困难，才最终折戟沉沙。

但契丹、奚人这些塞外部落原本就熟悉辽东地形，已经在前军总管张俭的率领下抵达了辽河对岸，准备等到唐朝天子的六军跟上以后就进攻。探得这些消息，渊盖苏文等人意识到形势紧急，连忙一边整军备战，一边遣使去唐朝天子那里请罪，答应高句丽成为大唐的藩属，并会像突厥、契丹那样派遣年轻贵族充当天子的宿卫。

这些请求被唐朝天子一一拒绝了，天子的态度很明显，这仗，铁了心要打。

张俭指挥的骑兵在辽河以西四处袭扰，击破高句丽的边防部队。前军统辖的这些契丹、奚族人没有什么军纪，四处袭扰，侵掠如火。面对唐军的兵锋，渊盖苏文果断下令，将军民撤往千里长城以东，而高句丽的大军，则集结在千里长城一线组成防御。

这一计划，也是效仿了当年乙支文德等将领击败隋炀帝两百万大军时采用的谋略，主动将辽泽作为屏障，利用长城和后方的辽东城、玄菟城、安市城等坚固的城池要塞作为战略大

纵深，逐步消磨唐军的兵士气，最终让对方不战自溃。

当高句丽诸军正全力防备张俭的一举一动之际，三月，李世勣的大军却来势汹汹地抵达了大辽泽旁，从李世勣派出的斥候们的行踪看起来，唐军是准备沿着当初隋炀帝东征的路线，经过怀远镇，攻打辽东城。于是，高句丽军将主力布置在了怀远镇对岸的长城防线上，留下一部分兵力来防备南线张俭方面的入侵。

辽东城经历了几代人的修缮，早已经固若金汤，守在这里，让高句丽军的将士们略微定下了心来，祈祷着这一次能继续得到上天保佑，守住这座坚固的要塞。

然而，在怀远镇和辽东城附近守了一个月，高句丽军一脸懵地收到了李世勣大军兵临玄菟城下的消息。

原来，一切都是李世勣散布下的幌子，唐军佯装要向怀远镇进军，实际上到了大辽泽后，就率领数千人偷偷潜行向北，沿着当年隋炀帝留下的甬道，径直向着通定镇迂回。在通定镇，李世勣率军渡过了辽水，由于高句丽大军集结在怀远镇对面，所以李世勣领兵轻松地翻越了千里长城。四月一日，大军抵达了玄菟城下（今辽宁沈阳附近）。

玄菟城告急，如何是好？高句丽急忙准备前去救援，可还没等到援军出发，四天之后，辽东道副大总管李道宗率领数千人又杀到了玄菟城东北边数十里外的新城（今辽宁抚顺北）。李道宗麾下十几名骑兵逼近城门，面对唐军兵威，城中守军竟不敢出战，只能坚守待援。

但坚守待援，也要有援军来才行，如今唐军的行踪诡异不定，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这让高句丽各路人怎么敢放下本城，出来救援？

果不其然，当高句丽军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北线李世勣、李道宗大举进兵的时候，前军总管张俭率领着胡族骑兵组成的前锋部队，沿着南边的海岸线，突破辽河防线，来到了辽东半岛的建安城下（今辽宁盖州附近）。建安城的高句丽守军胆子略微大一些，见张俭带来的前锋部队人数只有几千，又是由高句丽人平时看不起的契丹人、奚人组成，便出城迎战。上天总是把机会留给大胆的人，张俭果断地击破了出城迎战的高句丽守军，斩首数千级。

说起来，高句丽军的装备并不差，精锐部队都装备着工艺精湛的铁甲，张俭带着的胡兵们没有这么多的经费，装备也许还不如高句丽军。但军队不仅仅是靠着装备取胜的，高句丽军的军事体系仍然沿用汉魏时期的军制，而贫穷的胡族虽然使用着丐版装备，却经历了大唐帝国的军制改革，战术体系上已经和高句丽军拉开了代差。

高句丽人到了现在才略微摸清对面唐军的布署，原来唐军是分一南一北两翼突进。那么问题来了，哪一边才是主攻方向呢？

问题很快得到了解答，玄菟城被围十五天后，与新城一河之隔的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南）出现了大股唐军。原来，李世勣和李道宗并没有强攻玄菟和新城，而是留下一部分兵力围城之后，率主力继续攻打盖牟城。盖牟城也是险峻的山城，一千四百年后的辽沈战役中，这里曾发生了惨烈的阻击战。唐军不玩虚的，开始对盖牟城进行猛烈的攻击，十天之后，攻破了盖牟城的城防，城中两万余人口，还有十余万石粮食，全部成了唐军的战利品。

有了盖牟城这一处据点，唐军便可以大胆地在辽东四处活动了。几天之后，李世勣、李道宗的主力抵达了辽东城外，迂回了一个大大的弧线，唐军终于叩响了这座击退隋朝两代君王的传奇之城的大门。

高句丽算是明白了，原来这一系列虚虚实实的操作，都是为了打进这座辽东城啊！

但唐军仿佛那爱作弄人的命运一样，当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些什么的时候，命运总是会反过来扇你一个巴掌，告诉你，“不，你没有明白。”

五月三日，大唐天子率领六军，抵达了大辽泽的东岸。

在李世勣率军迂回通济镇的同时，天子李世民率领车驾抵达幽州，与应召到此的各国联军汇合在一处，一共约五万人，带着之前姜行本打造好的攻城器械，一起向辽东进发。为了车驾和辎重器械通过辽泽，帝国的总工程师（将作大匠）阎立德填土造桥，修建了长达两百多里横跨辽泽的野战桥，让大军顺利通过了这片大沼泽。高句丽军意识到，之前不管是张俭，还是李世勣、李道宗，都只是这场战争的序曲，而天子率领的部队，才是这次远征的主力，真正的大战，此时才堪堪打响。

而高句丽人原本计划的大纵深战略，自然也泡汤了。当初高句丽人想得完美，在辽河东岸、千里长城、辽东各城分别筑下三条防线，层层防御，哪想到唐军先派了一队人绕到三条防线后面，然后在正面和背后一起发起攻击，要是一不留神，这三条防线的十几万守军就要被唐军合围了。

长城沿线的高句丽守军这时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回军先击溃包围辽东城的李世勣，然后回头来迎战大唐天子的亲征部队。于是，高句丽人收拢兵马，步兵骑兵合计共四万人，先去解救辽东城，然后与唐军背水一战。

辽东城外，听闻高句丽四万援军赶到，李世勣、李道宗等一众唐军将领倍感压力山大。

从幽州出发，李世勣和李道宗的军队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隐蔽性和机动性，一直轻装前进，兵力也并不算多，此时来到辽东城下的，不过数千人而已。此时一边是辽东城内守军，一边是刚到的援军，唐军就只能分兵守御，李世勣负责应对城内守军，留给李道宗来对付援军的，只有四千骑兵而已。

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军中都觉得不可硬抗。暂且退却也许是理智一些的做法，但大唐天兵岂可为高句丽人退避三舍？所以将领们没有人提议退兵，但都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安营扎寨，加强工事，用深沟高垒来暂时拖延高句丽军的进攻，等到天子率领主力抵达之后，再打败敌军。

但李道宗对此不以为然——敌军远来疲惫，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战机么？他对众将说道：“我等属于前军，前军的责任，自然是为天子车驾扫清道路，难道还要把打仗的任务留给君上吗？”

这个想法，与李世勣不谋而合。两位主将定下了调子，将士们便撸起袖子干了起来。

大军在辽东城外的广袤原野上列阵，李道宗下达了冲锋的号令。果毅都尉马文举高声叫道：“不遇上劲敌，怎么能显出谁是壮士？骑兵们，冲锋！”一马当先，带领一队骑兵冲入

敌阵。马文举是隋朝骁果军将出身，参加过江都宫变、童山大战以来的无数次战争，因为有参与宫变的黑历史，才一直不被重用，只是担任一个折冲府的副长官。他带的一队骑兵也都身经百战，几十年里见证着唐军大兵团骑兵作战战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高句丽人大都没见过如此爆裂的骑兵对线，看着唐军的重骑兵杀来，情不自禁地掉头逃窜。

唐军骑兵轮番结阵冲锋，两军战作一处。高句丽军终究人多势众，而且也都是训练有素的兵团，渐渐借助着绝对兵力优势，挽回了原本的不利局面。

而这个时候，战线一侧，行军总管张君义的本队出了状况，高句丽人逼退了唐军的进攻，张君义顶不住高句丽军的兵锋，败退了下来。这一处败退，导致整个战阵出现松动，唐军军阵终于崩溃了。

“不许退却！”李道宗见状立刻收拢溃退的士卒。也全赖唐军扁平化的指挥体系，败退下来的唐军以五十人大队为作战单元，竟然奇迹般地重新组织了起来。李道宗登高而望，只见远处的高句丽军正在重新集结起来，准备追杀溃退的唐军。多年以来的战场经验让李道宗敏锐地发现，高句丽人的组织上出现了问题，也许因为是多支军团临时拼凑起来的原因，高句丽人集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混乱。李道宗当即下令：“收拢兵马！重新冲锋！”他自己带着几十名亲随的重装骑兵，带头冲进了混乱的高句丽军阵。

那一刻，仿佛是李唐列祖列宗灵魂附体，原本就混乱的高句丽军，在李道宗的左冲右突之下，开始濒临溃散。

这给了败退下来的唐军宝贵的喘息之机，其他唐军将领也借此重新整顿本部兵马，开始组织反击。

而这时，从战场之外飘来了一股杀气。驻防在辽东城旁的李世勣也带领一支军队赶到了战场，重步兵列阵而前，齐头并进，将混战演变成一场杀戮。高句丽军在夹攻之下终于大败，全军溃退。

这场战役终于以唐军反败为胜告终，高句丽军阵亡千余人，伤者不计其数。

两天后，天子李世民的车驾终于到达了辽东城外，主力大军在马首山上安营扎寨。得知了两天前的战况，李世民大为欣喜，赏赐了李道宗，并破格提升马文举为中郎将，依法处斩了先逃跑的张君义。然后，李世民带着数百骑兵来到辽东城下，查看围城情况。此时李世勣正在一步步紧张地拆除辽东城外高句丽军修造的城防工事，填埋城外的沟壑。李世民骑在马上，也开始帮着兵士运送土方。

天子亲自运土，围城将士们都是精神大振，銮驾随行的官员们也争相加入劳动的队伍，围城工作大大加快，不多久便宣告完工。

接下来，就是见证大唐绝对实力的时候了。围城工作完工之后，李世勣开始指挥大军攻城。大唐工程兵部队那能投出三百多斤巨石的抛石机，还有各种各样的冲车、冲竿、云梯、望楼等花式器械，全都派上了用场。十多天时间里，巨石的轰炸声伴随着唐军将士们的呼喝，让城内守军只能躲在墙里瑟瑟发抖。

五月十七日，南风大作。李世民意识到机会来了，派遣精锐的敢死队登上城西南的冲竿，

借着风势点燃了辽东城西南的城楼，猛烈的火苗从西南边顺风刮向了城中，这一点点散开的星星之火，燎起了全城各处木制的屋楼，整个夜空都被大火点亮。

总攻的时候到了，大军趁势如蚂蚁一般登上城墙，攻入城门，攀上那些被抛石机轰开的缺口，杀进了城里。高句丽军人英勇地抗击，但终究抵御不住唐军的攻击。唐军杀敌万余，俘虏士卒也万余人。李世民登上辽东城，下令点燃烽燧传信，将获胜的消息传至千里之外在定州城监国的太子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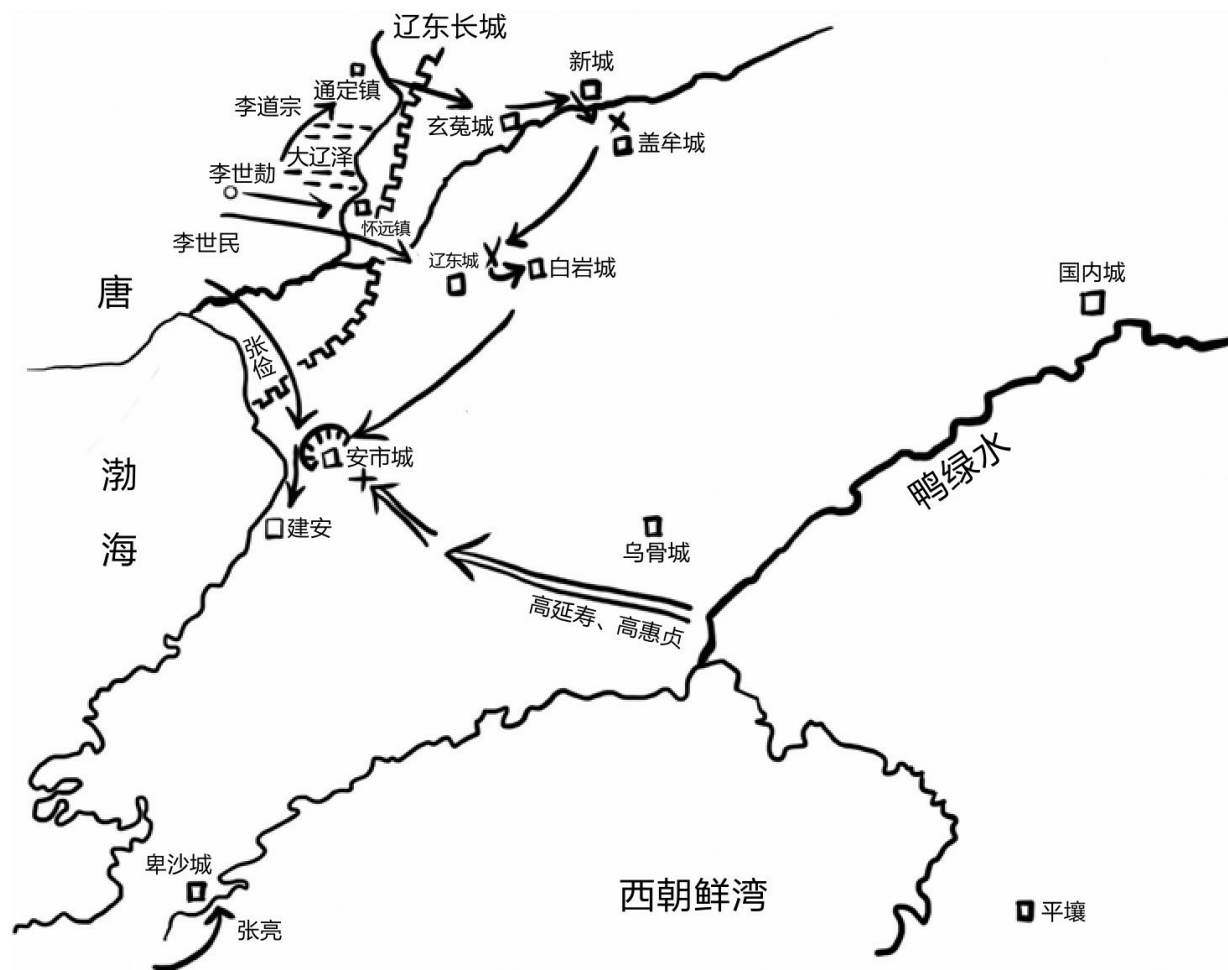
历经几代君臣的征伐，辽东城终于被中央王朝攻克，成了大唐帝国统辖下的辽州。

在千里之外的南边，大唐舰队在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的率领下，越过茫茫大海，抵达了辽东半岛南端的卑沙城（今辽宁大连附近）。

卑沙城是海岸边一座险峻的要塞，四面都是高耸的悬崖，只有西门可以登上。行军总管程名振带领本部兵马，趁着夜色攀上了城墙。唐军登上城墙后，围绕着城墙防御工事，与高句丽守军展开拉锯战，最终攻下了这座城池。张亮随即领军北上，接应辽东城的亲征大军，同时另派丘孝忠率领一路偏师，向着鸭绿江挺进，骚扰沿途的城池。

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圆满地完成了，玄菟城、新城等城池的守军见辽东失守，也都放弃了抵抗，唐军顺利占领了辽东北面的各个地区。各路大军此时都抵达了辽东战场，对高句丽军终于形成了合击之势。

李世民对高句丽作战行军路线图



安市城合战

多年以后勇冠三军的薛仁贵，是在安市城下开始自己的传奇故事的。那时的他已经三十岁了，出身于河东望族薛氏的他，蹉跎到了而立之年，始终一事无成。直到天子亲征辽东，招募关中、关东良家子为兵募，才给了薛仁贵一次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之机，各家子弟全都挤破了头想要入伍，薛仁贵靠着关系拜谒了行军总管张士贵，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了张士贵麾下的一员大头兵。

攻克辽东城之后，唐军稍事休整，又继续向着东北方向的白岩城挺进。薛仁贵也在军中，但攻城这样的苦活累活，自然不能动用他们这些宝贵的良家子弟兵，突厥、铁勒的部族兵承担起了主攻的任务。

白岩城是一座建在水边的山城，居高临下，险峻异常。突厥兵在可汗李思摩的带领下徒步登山，迎着守军的箭矢而上。李思摩不幸中了流矢，受伤后被抬下阵来。李世民亲自来到突厥军营看望李思摩，还亲口帮他吮血。听闻天子亲自下嘴为可汗吸血，突厥、铁勒等部的参战部队大受鼓舞，拿出了加倍的劲头攻城。

此时，乌骨城守军派一万多人前来救援白岩城，来到了城外不远处。契苾何力率领八百骑兵，拦在狭长的山道口上，迎头回击。他骑马挺身冲入敌阵，高句丽军枪刺如林，契苾何力腰部中枪，血流如注，被人救下之后，勇气更盛，简单地一包扎，然后再次跃马上阵，带着骑兵继续冲锋。

狭路相逢，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高句丽军虽然强悍，熟悉地形，但面对唐军骑兵疯狂的冲击，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崩溃了。契苾何力一路追击，狂追几十里，一直追到天黑看不见才停下来。

援军全都被击败之后，李世勣指挥唐军继续猛攻，抛石机里一颗颗巨石向着城头奔去。最终，白岩城主孙代音感到胜利的机会渺茫，派人出城向天子请求投降。听说天子将唐军的旗帜交给白岩城的使者，让他们一旦投降，便将唐朝旗帜树在城头上。

知道白岩城准备投降，包括薛仁贵在内的大多数唐军小伙伴们都不乐意了。因为高句丽人投降，可不仅仅意味着唐军不用再努力攻城了，还意味着大唐将给予白岩城以体面，城中的守军和居民都会被文明对待，从而幸免于城破后的劫掠。可这怎么行呢？打了这么多天的城池，眼看着要城破，高句丽人却在这时要求什么体面，可将士们当初托关系、托人脉好不容易从了军，一是为了建功立业，二是为了赏赐和战利品。唐军已经是一支仁义之师了，向来只取钱财奴仆，不做那些屠城之类的事情。要是拿下白岩城之后，天子因为体面而不准军队劫掠，那这么多天的攻城不就白干了嘛？

行军大总管李世勣将军立刻表示不同意，带着几十个全副武装的甲士气势汹汹地来到天子銮驾前请愿，说出了薛仁贵等一线战士们的心声：“士卒们之所以冒着枪林箭雨攻城，不外乎想得到敌军手里的财物；如今白岩城眼看就要打下来了，怎奈何就要接受敌军投降，寒了战士们的军心？”

听说主将李世勣做了这样的事，薛仁贵也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带着甲士闯到天子这里上访，要是碰到气量小一些的皇帝，那就是逼宫、兵谏这样的重罪了。好在当今天子毕竟非同一般，当即下马，向着李世勣等人解释道：“将军说得是，但纵兵杀戮，朕终究于心不忍。要不这样，将军麾下有功的将士们，朕用府库的钱财来赏赐，如何？”说起来，就是用天子的私房钱来赎买整座城池百姓们的身家性命。

这个方案，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毕竟只有天子一个人吃亏。随即，白岩城头竖起了大唐的旗帜，全城军民终于向唐军投降。而天子也遵从自己的诺言，用府库的钱财奖赏攻城将士们，薛仁贵也拿到了颇为丰厚的一笔。

但赏赐终究没有劫掠让人刺激，薛仁贵和战友们都期待着下一场战役——领军主将已经许诺了，下一场战役，胜利后保证会有一次痛痛快快的抢劫。

下一站就是安市城了，在那里，命运之神将亲吻薛仁贵的额头，但此时的薛仁贵却丝毫不知。

六月十一日，天子李世民从白岩城出发，向着南边的安市城（今辽宁营口附近）进军。六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安市城北，前军刚刚抵达安市城，就立即发起了攻击。而就在此时，渊盖苏文派遣北部倭萨高延寿、南部倭萨高惠贞率领高句丽、靺鞨等族十五万联军，前来援救安市城。倭萨这个官职，相当于高句丽的一方军区统帅，南北军区倭萨皆出，就表示高句丽已经发动了倾国之兵。而此时安市城的唐军，满打满算也不过三万多人。

面对五倍于唐军的高句丽人，李世民却是成竹在胸，虽然他之前没有和敌军交过手，但却把他们的动向算得明明白白。在李世民看来，高句丽军的对策不外乎三种：利用地利之便，与安市城守军汇合之后，据险防守，让唐军顿兵在坚城之下，逐渐消磨士气，这是上策；看到唐军之后，掩护城中守军，趁着夜色悄悄撤走，这是中策；而不自量力地拿着十五万大军与唐军三万人硬刚，这就是下策。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等人说道：“以他们这些人的水平，必定会选择下策，与我们硬碰硬。那就看着他们被唐军擒获好了！”

把十五万人攻打三万人说成是自不量力，大概只有李世民才会有如此底气。

高句丽军果然选择了第三条方案，准备与唐军决战。既然如此，李世民也早已经为高句丽人选好了战场。高延寿、高惠贞的大军从东南而来，要穿过从鸭绿江到安市城的连绵数百里的千山山脉。这里遍地都是山地与河谷，大军难以展开，就算高句丽军有十五万人，战斗区域就只有狭窄的几里地，也很难形成战场上的优势。

为了确保高句丽军能顺利到达安排好的战场，李世民还命阿史那社尔率领一千多突厥兵不停地骚扰引诱。看见装备简陋的突厥兵，高句丽军不由得笑起来，以为唐军都是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沿着通往安市城的狭长河谷一路直追，一直到了安市城东南边八里开外的六山山口前。在这里，唐军主力三万人已经等候多时。高延寿等人也是身经百战了，看见前方的唐军，于是也在六山脚下沿着山谷结阵，由于山谷太过狭窄，十五万人形成了绵延长达四十余里的连营。

和以往数次大战之前所做的一样，李世民带着总参谋长孙无忌等人，连同数百骑兵登上高山，就近查看高句丽军阵的情况。看着山下的景象，李世民君臣心中了然，胜利已经可以说是牢牢掌握在手中了。高句丽大军将所有的兵力都安排在了这段四十多里长的山谷中，

只要堵住山谷两头，那三万唐军就可以轻轻松松完成对十五万敌军的包围。

这时，李道宗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趁着高句丽人以倾国之兵来战，后方必然空虚，他可以带着精兵五千南下，直驱高句丽首都平壤城，彻底搅翻高句丽的大后方。

但是这个想法过于大胆了，如果是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也许权衡之下会欣然答应，但此时李世民身为九五之尊，一举一动干系甚大，此次御驾亲征也更倾向于稳妥。面对高句丽十五万大军，谁也不能确保到时候没有突发情况会出现。李道宗献完策之后，李世民沉吟良久，并没有回应。

六月二十二日这天夜里，李世民下令诸将升帐议事，命李世勣领一万五千人，在山谷口列阵，迎击高句丽军的正面攻击；出奇制胜的任务，则交给急需军功来提升朝中威望的长孙无忌，由他负责带领步卒一万一千人作为奇兵，从河谷北山的另一处峡谷取道，绕到山谷的另一头，伺机发起攻击；而李世民自己，则带领步兵骑兵四千人，挟带鼓角，收卷旗帜，登上北山，作为总预备队，既以号角和鼓声指挥山谷两头的唐军，同时也会在开战之后寻觅战机，一起出击。

布置妥当之后，李世民感觉微微有些飘了，还在帅帐旁安排了受降帐幄，信心满满地吩咐道：“明日午时，就可以在这里接纳降虏了。”

次日，李世勣指挥步骑，在谷口列阵。高句丽这边见状，也立刻整军出战，要冲破谷口唐军的阵形，杀往开阔地带。两军交战之后，双方都惊奇地发现，对面敌军超乎想象地棘手。高延寿此番打头阵的都是高句丽军中的骁勇精锐，一波又一波地向李世勣的大阵发起冲击，自辽东远征以来，唐军从来没遇到过如此凶猛的攻击。一批又一批的唐军精锐奋勇而上，才堵住了阵形的缺口。

此时，登上北山的李世民终于望见峡谷那头飞扬起的尘土，知道是长孙无忌的奇兵已经到达了指定地点，当即下令鼓角齐鸣。低沉浑厚的号角声响彻整个峡谷，这是唐军齐攻的信号，唐军鼓噪而进，发起了反冲锋。

此时的高句丽军就像是一只庞大而迟缓的巨兽，前后两头都受到了攻击，但大多数士卒都停留在四十多里长的谷地无所事事，只听见远处唐军震耳欲聋的鼓角声，却看不到唐军的人影，缺乏训练的靺鞨兵首先慌乱起来，出现了混乱的状态。

阴暗的峡谷里，空中黑云密布，仿佛在呼应着下方的杀戮，突然风云变幻，一时间雷电交加。薛仁贵在阵中，与战友们并肩浴血而战，身边不知有多少人倒下，这些倒下的战友都是和他一样家世背景优越的良家子弟，此刻却像尘土一样地倒在地上。一股力量推动着他奋起，薛仁贵披上鲜丽的白袍，手持戟枪，腰挎双弓，大声疾呼，冲入敌阵，此时正好一道闪电划破天际，映照着满脸血污的薛仁贵，犹如上天降下的杀神。雷声响彻战场，薛仁贵左冲右突，所向披靡。

站在北山上的天子李世民看见了山下身形勇健的薛仁贵，看着他一路大呼而前，竟然独自冲破了高句丽军的战阵。这样的身姿，不禁让他回忆起当年虎牢关外锐不可当的自己。眼见高句丽军阵已经被冲乱，最佳时机已经到了，李世民一声令下，率领着本部卫队冲了下来，彻底击垮了高句丽军的战斗意志。

唐军前后夹攻，追亡逐北，一战歼灭敌军两万余人。高延寿收集残部，背靠着山崖固守，他们还有四万人，绝对兵力上甚至还多于唐军，但已经被唐军团团包围。长孙无忌又拆除了所有桥梁，断了高句丽人的退路。最终高延寿率领余部三万六千多人请降，并带着高惠贞等部将躬身膝行，进入唐军营门，在天子帐前拜伏请命。

看着跪倒在地的高延寿、高惠贞等人，李世民微笑着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今后还敢与大唐天子交锋么？”

高延寿等几位高句丽降将，都拜服在地，哑口无言。这场战役，高句丽占尽了天时、地利，却输得彻彻底底，五万匹马、五万头牛，一万多领铁甲，军器辎重无数，全都成了唐军的战利品。高延寿等人这次彻彻底底地知道了什么才是天之骄子，从此把屁股稳稳地坐到了大唐的凳子上，为大唐出谋划策，并成了唐廷的鸿胪卿和司农卿。

薛仁贵因为作战表现优异，得到了天子的特别接见，并拜为游击将军。他和其他得胜的士卒，都得到了应有的犒赏——限时自由劫掠活动。趁着唐军大获全胜，高句丽举国震骇之际，附近的城池因此都自动卷铺盖撤退，唐军大肆抄略之下，安市城方圆数百里都成了无人区。

然而，安市城却在唐军的围困之下，久攻不克。

这座城池，历来有城险兵精的名声，在高句丽诸城当中是个异类。如今见到唐军大破十五万高句丽兵，非但不投降，反倒在城头鼓噪。因此李世勣请求破城之日，杀尽城中所有男丁，既是出一口恶气，也可以把安市城抢劫得彻彻底底。而安市城中的守军见状，更加没有了投降之心，全城一致守城。

唐军的抛石机、冲车在这边轰啊轰，这边的安市城就跟着不停地修啊修，用木栅来填补城墙上被轰开的缺口。

唐军又在城墙的东南一隅堆起了土山，准备越堆越高，最终居高临下地攻城。而安市城这里则跟着开始抬高城墙，唐军的土山高多少，高句丽人的墙便建多高。

而且，城中守军并非死板地守城，而是有来有回地打。有一天，安市城中鸡鸣大作，前方指挥官李世勣还不以为意，李世民却听出了不对——围困到现在，城里的鸡估计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到处是鸡叫声，一听就是城里的守军在大举吃鸡，又没有节日，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鸡？肯定是在犒劳士卒，准备反攻了！因此急忙提醒李世勣小心夜袭。

当晚，安市城守军吃完了鸡，果然放下几百个敢死队，吊着绳子出来袭营。幸好李世民及时亲率援军赶到，猛烈回击，数百敢死队这才被击退，抛下几十具尸体撤回了城中。

其实，盯着安市城攻坚，并不是唐军的最佳策略。高延寿、高惠贞投降之后，折服于大唐天子的人格魅力，都献出了宝贵计策，建议唐军留一部分人在安市城，其余部队继续南下，攻打实力更弱的乌骨城，然后在张亮的海军部队配合下，南渡鸭绿江，直取平壤城。

在长孙无忌的劝说下，李世民最后放弃了这条计策。这条行军路线虽有着极大的机会，却也存在着不可预估的风险，毕竟在唐军后方，新城、建安城还控制在高句丽手里，屯戍着十余万兵马，虽然有前军总管张俭的牵制，但万一被击败，唐军连同天子銮驾，都有后路

被断、无法回国的危险。

说到底，都是唐军此次出征兵力不足的缘故。为了避免劳师动众，唐军只派出了六万多人，加上张亮的海军也不过十万，和当年隋炀帝的倾国之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初没有分兵李道宗袭击平壤，此时放弃了攻打乌骨城，其实都是因为兵力捉襟见肘。

所以只能拼尽全力先攻克安市城了。唐军分班出战，每天要轰击六七个回合，城东南的土山日夜不停地在李道宗的监管下被加班加点地修造。整整六十天，终于堆起了五十万土方的大山，比安市城墙都高了数丈，居高临下，李道宗命果毅都尉傅伏爱带领一队人驻扎在山顶，只要等到总攻之时，就可以凭借地势控场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日夜不停地赶工终于引发了重大安全事故，整个土山忽然塌了，五十万方的土石向着安市城墙垮下来，把城墙也给压垮了一截。

这场事故给唐军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城墙崩塌，正可以趁势冲进城去。但由于唐军的应急措施不到位，主将李道宗、一线指挥官傅伏爱都不在现场，倒是城里的守军率先反应过来，数百人杀向了土山，土山上的守军没有防备，高句丽军一举夺取了土山，迅速在土山边修造工事，挖起堑壕。

当驻扎在城外东岭的天子李世民得知消息时，整个土山都已经被占据了，这个绝佳的进攻机会就这样与他失之交臂。李世民愤怒地处斩了直接责任人傅伏爱，命令诸将强攻土山，但是接连三天，高句丽军顶住了攻击，牢牢地把土山攥在了手里。

这场军事失败，负责土山攻击的李道宗难辞其咎，按照军纪，这是失职的死罪。李道宗卸下铠甲，赤着脚徒步至天子帅帐前请罪，但李世民终究爱惜将才，特赦了李道宗，对他说：“汝罪当死，但与其杀了汝，不如像秦穆公那样赦免战败的孟明视，让你以后再立功勋。”

这时围城已经两三个月，辽东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九月的天气就已经草枯水冻，寒风刺骨了。随行的补给，以及缴获的几万头牛羊，已经被唐军吃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打下去，大军便难以为继。九月十八日，李世民最终下令撤军，先将盖州、辽州的百姓人口迁移到关内，随后，大军最后一次在安市城外阅兵，李世民正式下令，各军凯旋而归。

说是凯旋，但其实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虽然大唐攻取了十座城池，迁徙辽东户口七万人，还在新城、建安、安市打了三场大战，斩杀敌军四万余人，但安市城还挂着高句丽的大旗，唐军攻占的十座城池，撤军后也很难继续驻守下去。

安市城上，见唐军准备离开，城主亲自登上城楼，遥遥向着大唐天子拜别。望着远处城楼上的人影，李世民也以绸缎百匹回礼。这场攻城战，双方都是令人尊敬的对手，各自向对方透露出了惺惺相惜的意思。

完成无数不可能任务的李世民，终究没有在辽东再次创下奇迹。

回师的路走得很艰难，历经秋雨之后，阎立德原本督造的野战桥已经不堪使用，唐军忍着寒风，冒着暴风雪，用草木、器械填塞出道路以供行走，虽然一路减员并不算太多，但是随行的马匹却十有七八都死了。十月十一日，大军回到营州，清点人马，这场战争中，唐

军阵亡达两千多人，这和李世民以往的战绩相比，已经是个不小的挫折了。阵亡将士的遗骸被收集在一起，用最高级别的太牢祭祀，李世民亲自写了祭文，在仪式上洒泪祭奠——这次牺牲的战士，很多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将种，如今却已成了一堆冰冷的遗体。李世民心中带着懊悔，意识到自己缺少了魏徵这样的谏臣，不免暴露出容易膨胀的缺点。带着对魏徵这位老伙计的思念，他下令重新修好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时被他下令推倒的魏徵墓前的神道碑。

好在这次他还得到了薛仁贵这样的将才，他们将是帝国未来的希望。从安市城回来的一路，薛仁贵一直跟在李世民身边，这个年轻人甚得他的喜爱，李世民甚至还说：“我得辽东千里，不如得到你。”

回京的路上，李世民又会见了年迈的军事家李靖。李靖与他拿着行军记录，重新复盘了这场战争的每一个部署，啧啧地叹了一声：“当初陛下若是同意李道宗的提议，派他带领五千人前往平壤，战局也许就有转机了。”

“有这回事吗？”李世民问着，冥思回忆了一遍，缓缓说道，“那时事情杂多，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李世民是否真的想不起来，此时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这次向高句丽的远征，结局已然是无法更改了。

谁是女主武王？

这次远征高句丽，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三月二十四日车驾离开定州，到十月二十三日车驾回到临渝关（即山海关），得到太子李治的迎接，整整七个多月，李世民都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

出发时，李世民指着自已的战袍对太子说，“等到下次见面时，我再换掉这身袍子。”于是从春天到夏天，夏天到秋天，不管浑身汗酸臭，还是长了虱子跳蚤，李世民愣是一直穿在身上，没有脱下过，风吹日晒雨淋地，都已经穿得朽烂了。从者们都劝李世民换件袍子，李世民则说，“将士们的衣服都穿破了，只有我穿着新衣，合适么？”直到此时见到太子，太子如约献上新的衣袍，李世民这才换了衣服。

军中条件简陋，整支军队都弥漫着浓烈的体臭味。李世民可不是像当年的隋炀帝那样乘着观风行殿出征的，而是实打实地和将士们同甘共苦，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待了七个多月，平时还要日理万机，处理军机要务，神经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状态，直到回到定州，一切重担卸下之后，李世民终于病倒了，身上长出一个巨大的痈疮。

在缺乏抗生素的岁月里，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症状，很容易导致细菌进入脊髓，引发全身的败血症，最终不治身亡。当年西楚霸王项羽的亚父范增，还有三国时的刘表、曹休，都是得了痈疮之后病逝的。李世民得了痈疮，也意味着收到了鬼门关自由行的门票。

患痈之后，李世民由于感染引起的炎症，一度高烧不退，太医一度开出了病危通知书。当留守在定州的宰相马周、刘洎探望李世民时，李世民已经陷入昏迷，失去意识了。二人出来之后，刘洎控制不住表情，悲哀而忧惧地对同僚们说：“病势如此，圣躬真的要危急了啊。”

好在痈疮也不是不能治，只是需要将痈疮中的脓血吸出，然后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自行康复，这个过程，三分靠医术，七分靠神佛。纵然是在大唐太医院，以当时顶尖的医疗技术看，似乎也只能如此了。

而为李世民吸出脓血的，是太子李治。李治一口一口地，为昏迷中的李世民吸掉疮中的污血。也许是上天注定李世民能逃过这一劫，或是幸而身体底子好，李世民的身体免疫系统终于发挥了作用。在步辇上躺了好几天，终于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恢复了健康。

但李世民病愈后不久，黄门侍郎褚遂良告诉了他一个令人震惊的八卦消息：宰相刘洎在李世民病危时曾说过，朝廷大事不足虑，只要依循伊尹、霍光的故事，辅佐幼主，诛杀有二心的大臣，便可以了。

病中之人，常常会陷入无法理喻的敏感焦虑中。此时的李世民正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褚遂良转述的话触碰了他的逆鳞，他不能容忍有人图谋在他死后做什么僭越权位的事情，哪怕只是说一说，他也无法接受。所以，尽管刘洎极力否认，中书令马周也为其作证，找了证人对刘洎当初说的话，口径都是一致的，但李世民在褚遂良的坚决指证之下，最终下令赐刘洎自尽。

不管刘洎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李世民都会赐死他，其实也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其他朝臣的僭越之心。

在御史台官员的监督之下，刘洎奉旨服毒自尽。但临决之时，请求给他纸笔，要向天子上奏遗表，陈述自己的情况，但御史台原本就是褚遂良以往统管的机构，派出的御史自然拒绝把纸笔给他。当李世民听到这段情节的时候，他渐渐恍过神来，意识到刘洎可能是清白的，但刘洎早已经自尽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天子不可能有错，有错也一定是派去的人出了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在心里恼恨着整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其实是首先举报的褚遂良。但褚遂良并不是什么奸佞之臣，他不仅是绝世的书法大家，还精通文史，正直敢言。他担任起居郎，负责撰写皇帝起居注的时候，以一己之力将想要偷窥国史档案的李世民挡在外面，到了褚遂良离任以后，李世民才如愿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李世民信任褚遂良，正是因为褚遂良的客观公正、眼光独到。

而褚遂良之所以没有理由地指控刘洎，看上去是一场门下省副职（褚遂良为黄门侍郎）整倒门下省正职（刘洎为侍中）的职场故事，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就会发现这场斗争其实波及了整个朝堂。褚遂良不是出于个人私怨才这么做的，而是由于朝中不同阵营之间的较量。

这几年的朝堂，原本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如天子所愿的那样结束，而是换了新的面孔继续上演着。过去的魏王党虽然没了魏王，但当初支持魏王李泰的岑文本、刘洎、马周却并没有离开政坛，相反，他们还是李世民计划中将来辅佐太子李治的重要大臣，在东宫兼任了各种要职。而且他们与贞观朝的压舱石、顶梁柱——房玄龄交好，可以说，房玄龄隐然间就是这一派的领袖。

另一边，长孙无忌这几年在李世民的支持下，权力迅速扩大，成了炙手可热的权臣。除了舅舅高士廉之外，褚遂良也成了长孙无忌这一边的得力助手。

如今太子已立，政治斗争已经无关于立储，而是关系到将来新君继位后的朝堂控制权了。长孙无忌是太子的舅舅，岑文本、刘洎、马周等人是太子的老师，那太子应该听老师的，还是听舅舅的？这个问题，两边都难以确定，正因为难以确定，所以大家都想要争上一争。

在东征高句丽的行军路上，岑文本负责处理各种各样的军事调度，最终积劳成疾而去世。岑文本去世之后，刘洎自然就成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一派要解决的对象。怪也怪刘洎太过耿直，在李世民出征前立下大话，说定会好好辅佐太子，要是大臣有罪，一定立即予以诛杀处罚。话里的矛头，都指向了同样留在定州辅佐太子监国的褚遂良身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刘洎说过的话，最终变成了别人的矛，把自己置于死地。

留守长安的房玄龄，其实也并不容易。他身处高位，权力太大，贞观朝的二十年来，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次远征辽东，房玄龄与镇军大将军程知节一起镇守长安，掌控整个帝都，权力非同寻常，自然引起了别派的嫉恨。李世民出征没多久，就有无数关于房玄龄的流言传入李世民的耳中，幸好李世民对房玄龄依旧信任，明察秋毫，这才让房玄龄安

安稳稳地坐镇长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中书令马周病逝，房玄龄这一派又失去了一个臂膀。长孙无忌随即被任命为检校中书令，并主持尚书省、门下省事务，全面掌握三省六部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首相。褚遂良也在不久后被任命为中书令。至此，朝廷两大派系的对抗，终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派全面胜出，房玄龄一派悄然退场而告终。

与波动不定的朝局相伴随的，还有极不稳定的星象。从贞观初年至今，象征着变革与杀伐的太白昼见星象屡次发生，著名预测大师李淳风接到天子之命仔细研究之后，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太白现，女主昌。”

大师就是大师，回答言简意赅，惜字如金。而字数越少，信息量往往就越大，“女主昌”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叫“女”的主公将要崛起？还是一种“女”的征兆预示着将会兴旺昌盛？这个“女”又是什么意思？总不可能是一个女人将要做皇帝吧？因为这句“女主昌”的预言，长孙皇后作为第一夫人，就一度处于尴尬的境地，甚至与李世民的夫妻关系都受到了影响，这让后来的李世民始终感觉懊悔和歉疚。

而好巧不巧，民间近年来广为流传的一本记载着各种神乎其神的谶语的《秘记》中也写道：“当有女武王者。”两下对照，就把这个“女武”的谶语传得神乎其神。

天子李世民，历来是讨厌这些妖言的。之所以讨厌，其实是因为李世民和大多数士庶百姓一样，打心里相信这些神秘难测的事情——无神论者不会讨厌妖言，而只会蔑视它。当初李唐就靠着“李氏当有天下”“桃李子”这些谶语来加强政权的神圣性，如今怎容得下别人妖言惑众？因此妖言历来都是重罪。

就在两年前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张亮，就因为妖言而被治罪。张亮当初率领海军班师回国后，驻守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听人说自己符合另外一句图谶“有弓长之君当别都”，非常高兴，随后就被热心的邺城群众给举报了。李世民对张亮的行为极为愤怒，这个张亮，当初在谍情口工作时已经掌握了太多的秘密，如今又牵涉妖言，那还得了？敏感的李世民间即就把张亮斩首于市。

而这句“女主武王”的谶语，在如今太白昼见的诡异星象下，更加被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对此，李世民不由大皱眉头。所幸这句谶语不可解，内容匪夷所思，所以还没有人敢冒出头声称自己就是这句谶语的对应者。毕竟要成为对应者，既要套得上“女”这个特征，还得套上“武”这个字，满足这些条件的实在太少了。

而就算少数满足了条件的人，也都不可能兴起什么风浪。

比如后宫的武才人，是开国功臣武士彟之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入宫，因为面容姣好，被李世民赐号为“武媚”（也是李世民出于恶趣味玩的一个谐音梗），又是“女”的又姓“武”，那不就符合谶语里的条件么？但武才人当了十年才人，并不太受李世民宠幸，如今二十郎当岁，还像个不经事的铁憨憨。大唐之朝虽然风气开放，但还没有开放到真有人来当王的程度。要说她就是谶语里那个“女主武王”，恐怕连武才人自己都不信。

就当这句谶语的热度即将散去的时候，李世民却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一次宴会上，李世民宴请三品以上的武官。虽然贞观之治仰赖朝中的文臣，但李世民骨子里还是喜欢和这些洒脱率真的武将们做朋友。这次宴会宾主尽欢，李世民还与将领们兴起了酒令，行至酣时，甚至还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这次玩的真心话是：你小时候的乳名叫什么？

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说他的乳名叫“咬金”。众将：哈哈哈哈哈哈。

左领军大将军张士贵说他的乳名叫“忽崂”，也就是鳄鱼。众将：哈哈哈哈哈哈。

左武卫大将军李君羡说他的乳名叫“五娘子”。众将听了都是一愣，随即爆发出更猛烈的“哈哈哈哈哈哈”。任谁也没想到，这个平素以勇猛著称的大将，竟然有一个如此女性化的小名。

李世民也跟着笑个不停，边笑边道：“竟然有如此刚猛的娘子耶？”但是笑着笑着，李世民心念一动，想到了什么，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李君羡的小名，是女子的名字，而且是“五”娘子。

李君羡的官职，是左“武”卫大将军。

李君羡的封爵，是“武”连县公，连他的属县，都是在武安县。

这真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要不是这次无意间玩了真心话大冒险，谁能想到那个“女主武王”的预言，竟然是对应在了李君羡的身上。李君羡是跟随李世民多年的老伙计了，从征讨刘武周、王世充开始，李君羡一步步从一线战士升迁到了统军一方的大将，还在一直跟着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夺位，在渭水便桥击退突厥，立下赫赫功劳。但谁也无法拍着胸脯保证，李君羡将来不会危害到大唐的社稷，所以出于保证李唐江山稳固方面的考虑，李世民在这次宴会不久之后，就找了个理由，将李君羡解除军职，外放到了外地。

几个月后，李君羡又被御史弹劾，说他勾结妖人，图谋不轨。这件事情不幸给李君羡带来了杀身之祸，六月十三日，李君羡被定罪处斩，全家财产均被抄没。

关于李淳风与唐太宗的这段对话，《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记载，但是内容颇为可疑，学界也多有争论，所以特地标记一下，以免读者妄听妄信。

据史官记载^④，李君羡被杀之后，李世民召见了大占星家李淳风，询问道：“民间所传的那本《秘记》中的预言，可信吗？”

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那个秘记中所预言的女武王，已经在陛下的宫中，还是陛下的亲属。从今以后不超过三十年，这个人就会成为天下之王，将李唐子孙诛杀殆尽。《秘记》中的预言已经成真了，虽然如今还不知道这个女武王是谁，但天命注定，无法改变。”

李世民沉吟道：“那如若是将疑似之人全数诛杀，又会如何？”

李淳风的回答是：“天之所命，靠人力是躲避不了的。如今多加杀戮，未必真的能杀掉这个王者，只会徒劳地让无辜之人枉死，还会增加此人的戾气，反过来更加狠毒地对待陛下

的子孙。况且这位王者如今已是陛下的眷属，三十年后，恐怕此人已经老了，受陛下的仁慈亲爱，或许能被感化，到时候也可以仁慈地对待陛下的子孙。要是真能如此，即便江山易代，也不能断绝大唐的社稷。”

听了李淳风这一席话，李世民最终没有再对“女主武王”的预言继续追究下去。

但预言这件事情，吊诡之处在于，现实和预言往往会相互影响。就像那句“李氏将兴”的谶语引来了大唐的开创，预言往往会在无意识当中对现实世界起作用。李世民不知道的是，多年以后，这句“女主武王”的预言，竟然真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身边的武才人，在她的心里种下了野心的种子。

多年以后，武才人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作“武曌”，寓意为日月当空。如今只要略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已经知道，武曌，也就是武则天，日后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一包印度神药引发的惨案

这一场惨案，最初还得从三藏法师玄奘说起。

玄奘从天竺取经回国，在长安城的大慈恩寺开设译经院，着手将梵文经书翻译成汉文。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得到了从天子李世民到长安一众天潢贵胄们的鼎力支持。

不过天子李世民还有一个要求：你玄奘法师作为唐竺文化交流的桥梁，不能只翻译佛经，净做些文化输入的工作，还得把我们大唐文化传播到遥远的天竺去吧。

天子的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大唐建立在几百年战乱的废墟上，如今虽然在经济、军事、外交上成了东方世界的领袖，但在文化领域却贫瘠得吓人，诗歌、文章，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历数建国以来的文学成就，好像就只有领袖诗词拿得出手一点。如今文坛分成两大流派，一派崇尚质朴刚健的汉魏风骨，一派热衷浮华绮丽的南朝风度，可无论哪一派，如今的较量都好比是菜鸡互啄，全在玩古人玩剩下的。

所以，玄奘法师奉命将道教典籍《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准备往天竺传播。

既然是传播，就得要有负责传出去的人吧。此时的玄奘已经拒绝了朝廷官职，一心扑在翻译经文上，前往天竺传经的任务只能交给别人。所以，唐廷任命太子右率府长史王玄策担任使团团长出使天竺，带着翻译好的作为国礼的《道德经》，送给天竺各国的国主们。当然，这一趟出使不是只跑这一个任务，王玄策还要担负起睦邻友好的任务，同时从天竺各国带回最新的制糖技术。

王玄策是天竺问题专家，曾经作为副使去过一次天竺，这次再度出使，自然是驾轻就熟。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王玄策带领一支三十多人组成的使团，取道吐蕃，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过泥婆罗（今尼泊尔），到达了天竺列国。

天竺自从一百多年前的笈多帝国崩溃以来，一直处于列国林立的状态。不过这些年情况有了转机，中天竺摩揭陀国一个叫作尸罗逸多的诸侯崛起，号称戒日王，征战六载，迫使周围四个天竺国尽数臣服，国力盛极一时。戒日王也对东土大唐很感兴趣，当他见到唐朝和尚玄奘时，就问玄奘，他是不是就是来自那个传说中的遥远大国“摩诃至那”。

“摩诃”在梵语中是“巨大”的意思，“至那”就和西域诸国语言中的“Cina”“China”一样，来源于几百年前的“秦”，“摩诃至那”就是“大秦”，当年的大秦帝国和后来的汉帝国的强盛，深深地印刻在天竺人的记忆里。

玄奘回答：“摩诃至那是前朝的国号，如今我国名叫大唐。”

于是戒日王热情款待了玄奘，还派遣使者到达长安，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当年的王玄策就是因为戒日王的那次通使，才受命第一次出访天竺的。

然而，当王玄策第二次踏上天竺的土地时，情况变了。

戒日王尸罗逸多已经在不久前逝世，他所建立的摩揭陀帝国就此陷入混乱。在乱局中，戒日王曾经的手下阿罗那顺拥兵自立，控制了这个王朝。这时阿罗那顺听说大唐使者到来，首先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权力。他篡位上台，根基并不牢固，要是国内的反对势力借助大唐使者的声威，联合起来反对他，那阿罗那顺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权威就要如付诸东流的恒河水了。

因此，阿罗那顺率领各路兵马，对并没有准备好的王玄策使团发起了攻击。王玄策区区三十多人的使团，如何是阿罗那顺的对手，手下三十多人全部被擒，这一路上天竺列国献上的贡品，也都成了阿罗那顺的战利品。只有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两人逃到了吐蕃。

怎么办？出使在外，大唐使节居然平白被欺负，这让大唐很没面子。大唐要统领各国，最重要的就是面子，帝国的威严容不得一丝玷污。所以，王玄策决定好好收拾收拾这个阿罗那顺。

此时他们只有两个人，对面是天竺百年来最强大的王朝，实力差距看起来悬殊，但别忘了，王玄策的背后还有时刻为他撑腰的大唐。从吐谷浑到吐蕃，再到泥婆罗，全都是大唐的属国，遵从大唐的号令。所以，在吐蕃和泥婆罗，王玄策提了一个要求：“即刻动员兵马，大唐要向你们征兵了。”

吐蕃是青藏高原上崛起的新秀，曾与大唐打过几场小仗，但最终被唐廷的“军事问候”感动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上表归顺。唐廷也看到了吐蕃不容小觑的国力，于是使用了对藩国最高规格的待遇，在松赞干布的反复请求下，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和顺公主嫁与吐蕃和亲。此时的吐蕃与唐廷之间正处在蜜月期，连赞普都是大唐天子的女婿，有什么话自然是好说。

于是，王玄策从吐蕃借到一千两百人，又从泥婆罗借得精锐七千人，转过身就带着两国联军杀了回去，向阿罗那顺兴师问罪。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五月，王玄策率军开始攻打阿罗那顺所在的茶镞和罗城，阿罗那顺带领数万人迎战，双方激战三天，天竺军被杀三千多人，溺亡近一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王玄策副手蒋师仁率军在后面一通猛踹，阿罗那顺收集残余力量回军再战，结果又被蒋师仁打得大败，连阿罗那顺自己，都在这场战斗中被唐军俘虏。

王玄策异军突入，给摩揭陀帝国内部带来了连锁反应，那些原本就对阿罗那顺心怀不满的城主们，立刻倒向了阿罗那顺的另一边，短短几天，天竺五百八十座城邦全都向王玄策投诚。东天竺、章求拔等国又是送来牛马劳军，又是发兵援助。不久之后，副使蒋师仁又率领吐蕃军和泥婆罗军，与摩揭陀的残余势力在乾陀卫江与天竺人激战，唐朝阵营再次大获全胜，阿罗那顺的老婆孩子也终于和阿罗那顺自己在战俘营相会了。

当年戒日王穷其一生缔造的这个庞大帝国，就被小小的一个唐廷使团给击溃了。至此戒日帝国不复存在，天竺又回到了曾经那个城邦林立的时代。

王玄策大获全胜，带着被俘虏的阿罗那顺全家，还有数万俘虏、无数战利品返回长安。天竺的很多婆罗门、刹帝利老爷们，因为向往王玄策背后的大唐帝国，想要一睹天朝容颜，也都跟随着王玄策的使团，一路到了长安。

这一连番击破异国、俘虏国主、扬国威于万里之外的功绩，在唐廷君臣们看来，确实是大功一件，值得重赏，不过也就如此而已了。天竺兵弱，对他们的战功衡量标准，类同于帝国南方的蛮族，远远不如抵抗北方强悍的草原民族所得到的战功这样重要。所以王玄策被加封为从五品的朝散大夫，成了有资格穿上绯红色官袍、腰间佩银色鱼袋的朝廷重臣——从五品以下的官职，只有资格穿绿色官袍，没有鱼袋。

而这次出使，王玄策还有另一件收获，那就是一同跟随使团来到长安的著名天竺方士，那逌迦娑婆寐。那逌迦娑婆寐据说已经有两百岁了，习得了长生不老之术，能制作一种神药，名叫“毗茶佉水”，能消草木金铁，服用之后，小则延年益寿，大则让人得道成仙。王玄策深通天竺文化，也对那逌迦娑婆寐的这套说法深信不疑，听说天子李世民自出征高句丽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于是将这位天竺仙师引荐给了天子，希望那逌迦娑婆寐能有办法来治好天子的身体，让伟大领袖可以千秋万载地治理大唐江山。

所谓“天竺神药”，此时在长安宫城内外已经被打上了灵异的光环，深受天潢贵胄们的追捧，就如同后世所谓“美国最新科技成果”一般。仙师那逌迦娑婆寐见了天子之后，受到了高级别的礼遇，特别被授权在金阙门内居住，炼制丹药。同时，兵部尚书崔敦礼还奉命全力配合，那逌迦娑婆寐要求的各种药材，都到全国各地去收集。那逌迦娑婆寐奉行原产地主义，同样的东西，产在东土大唐就不灵了，一定得去天竺的婆罗门诸国去采集。兵部家大业大，天竺仙师的这点要求，也都被满足了。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第一期神药终于炼成了。那逌迦娑婆寐将神药郑重地献给了天子李世民，李世民欣喜地服下。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在家族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折磨下，长期受苦于病痛之中。他的身体在年轻时的征战中透支了不知多少，其实早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时，李世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如今方才五十一岁，身体已经到了各个机能老化衰竭的时候。若非如此，他也不会等不及前往婆罗门诸国采药的唐军回来，就急于要求天竺仙师把药先炼出来试试了。

服用天竺神药（第一期）之后没多久，李世民的病情更重了，太医再次出具了病危通知书。

太医和宫人们谁也不敢断言，这次天子的病危是否真的和前不久服下的天竺神药有关。若天子真的是服用了天竺仙师制作的丹药而病危，那天竺仙师这一帖药就真的是名副其实，把大唐天子送上“得道成仙”之路了。

病危的李世民，也隐隐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据说那逌迦娑婆寐的第二期神药在原产地药材到货后马上就能制成，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李世民估计自己已经等不到新药的制成。也许是看天竺进口医疗技术不灵，他选择再试一试本土医疗技术，所以移驾到了道教名山终南山就近治疗。这里空气清新，适合疗养，虽然只有武才人等几个年轻的低阶嫔妃照料，但有太子李治随行，日夜奉侍汤药，这让李世民的心里略感欣慰。

纵横天下三十多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拥有真挚的人伦亲情，如今李治连日的悉心照料，略微让李世民找到了一点寻常父子间的亲情。最后的这段时光里，李世民和李治无话不谈，他只想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将自己几十年的故事、心得与悔恨，一股脑儿地全都说给儿子听。

看着这个他与长孙皇后共同的儿子，李世民想着，也许真到了要交待身后事的时候了。

新君即位，需要靠得住的重臣班底来保证政权的平稳交接。此时朝廷原本的两大阵营抗衡的形势，已经随着房玄龄、马周的逝世，演变成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联手控制的局面。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多年的亲密战友，褚遂良也跟随他多年，找这两人来托孤，李世民非常放心。

政界安排好了，李世民还得为李治在军界安排一个得力的助手。长孙无忌治国能力虽强，但军事水平却很抱歉，李世民给过他很多历练的机会了，但对每次的结果都心知肚明。如今李靖已经在四月去世。军界支柱，还得数李世勣、薛万彻和李道宗三人。这三人里，李道宗首先被排除了，因为李道宗是皇室宗亲，对皇位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不能让他军权过大，威胁到他乖巧的雉奴宝宝。李世勣和薛万彻两人相比起来还是李世勣更值得托付，一是因为他久经考验的人品，二是因为他比薛万彻更稳重，更能服众。当然，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李世勣是秦府旧臣，二十三年过去了，虽然秦府功臣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已经淡出，但当年秦王府的旧将们，如今不知有多少已经是军界大佬，李世勣凭借这一层身份，或许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得让李治收服这位大将。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是可以倚靠的将领，但你对他没有过什么恩惠，很难让他真心效力。我现在准备贬他为外官。等到我死之后，你就授给他仆射之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的话，必定为你尽死力。”随即外放李世勣为叠州都督。

李世勣也是明事理的人，乖乖地就去叠州赴任了，等待着下一个机会的到来。

这些日子里，李世民最后所想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星相预言下三十年后将要取代李唐江山的那个“女主武王”。如若这个“女主武王”是自己身边的眷属，那这个人会是谁呢？这些天来，那个被自己取名为武媚的才人一直和太子共同照顾自己，十分贴心。这个女孩十几年前入了后宫，但李世民并不太关注她，直到这些天，得到她的照顾，才对她渐渐有了感情。看着武才人年轻而又姣好的脸庞，李世民实在不敢相信，这个女孩会是预言里的那个人。

李世民这辈子杀过无数的人，但他内心并不是嗜杀之人。虽然李淳风做了预言，但也未必真的会有自己后宫的眷属在三十年后夺取江山，又何必再行杀戮呢？即便预言是真的，然而天命不能更改，也只能盼望着这个人会仁慈地对待李唐的族裔了。因此，对自己后宫的眷属，李世民决定用佛法来熏陶她们，下诏要求，等他死后，这些女子一概削发出家，陪伴青灯古佛。

但还有一个问题，万一长孙无忌权力过大，变成权臣，尾大不掉怎么办？毕竟李唐至今只有两代人，谁也难保不会有一个杨坚一样的人，在李唐的体制内篡了李唐的皇位。所以，当李世民自觉大限将至之际，他找来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着陪在床边的太子的面，交待自己的后事：“太子就交给你们了。我死之后，一切都委给你们行事。”说完，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道，“有无忌、遂良在，我就放心了。”末了，李世民还对褚遂良一通叮嘱：“无忌对我忠心耿耿，我能有天下，无忌出了不少力。你以后做了辅政大臣，千万别让其他人的谗言损害无忌。要是真的发生了，那你就不是个好臣子。”

此时的李世民，在驾驭群臣的权谋方面已经是炉火纯青，他看似是在叮嘱褚遂良，保护长孙无忌，可是在场三个人里，真正能保护好长孙无忌的是未来的皇帝李治，李世民何必对褚遂良说这样的话？

其实，他是把话说在前头。对长孙无忌，这段话是震慑，提醒他以后不能过于膨胀，导致朝野非议；对褚遂良，则是预先把长孙无忌倒台的锅安在他的身上，将来太子即位后万一真的要对长孙无忌有动作，那也不是李治做错了什么，而是褚遂良没有保护好长孙无忌。从头到尾，不管长孙无忌将来的命运如何，不管李治未来是否会对长孙无忌开刀，错误都不在李治，李治的身上一定会干干净净。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当安排好了身后的一切之后，李世民在终南山下的翠微宫含风殿溘然长逝，结束了他五十一年传奇一般的生命。

太子李治悲痛万分，抱着舅舅长孙无忌的脖子哀哭不止，但长孙无忌迅速点醒了这位梦中人：“主上将宗庙社稷交付殿下，您怎能只知哭泣？”此时的局势并不绝对安全，皇子李泰、李恪仍对皇位虎视眈眈。于是，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他们秘不发丧，太子带着羽林飞骑、宿卫精锐迅速赶回长安，控制了京师的局势。随后，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高季辅、太子少詹事张行成等东宫班底火线任命进入三省中枢，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控制朝堂。安排停当之后，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太极殿宣布了天子的遗诏。六月初，李治在太极宫继位，追谥驾崩的李世民为太宗文皇帝，葬于昭陵。

听闻太宗皇帝的死讯，四方诸国前来朝贡或者在唐廷做官的几百外国人，都不禁痛哭流涕，剪掉头发、刺伤脸面、割去耳朵，各自按照本族祭奠可汗的礼节，纪念这位不世出的王者。

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结束了，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有无数人称赞和歆慕这二十三年的贞观朝，以及唐太宗和他的朋友们。

第五章

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

——从感业寺到紫宸殿

永徽朝的“三巨头”

新皇帝李治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朝廷下诏改元“永徽”，至此大唐帝国终于有惊无险地进入了第三个纪元。

李治继位之后不久，立刻加封不久前被外放叠州的李世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然后再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召回长安，入朝担任尚书左仆射。此时李世勣已经依法避讳太宗皇帝的名讳，改名为李勣——唐太宗李世民在世时，嘱咐如果只是和他的名讳重了一个字的话，就不必避讳。如今太宗驾崩，成了先帝，那该避的讳还是得避起来。

长孙无忌担任太尉，兼检校中书令，同时还负责一起处理尚书、门下二省的政事，管起了整个三省六部。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位托孤大臣，再加上左仆射李勣，组成了永徽朝的三大巨头。三巨头辅佐着二十出头的年轻天子，延续着贞观年间的政令，因此百姓生活安宁，有着贞观的遗风，世人皆称道这段时间是“永徽之治”。

永徽之治的秘诀在于“无为”二字，李治垂拱在太极殿、两仪殿上，由三巨头以下的百官们处理政事，上层不好大喜功，下层没有天灾人祸，于是海内晏然。而如今朝中重臣，都是贞观朝培养出的能臣干将，虽然帝国的疆域越来越大，但是朝臣们处理这些事情仍然是绰绰有余。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右骁卫郎将高侃率领回纥、仆固等部联军，在西域大破西突厥的车鼻可汗，一路追击，最终俘虜车鼻可汗，收降西突厥各部。东西突厥终于全部收抚在了大唐朝廷的王旗之下。唐廷在原来的突厥境内分别设置了单于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管辖突厥全境。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等人主持删定了新版的律令，称为《永徽律》，颁行四方。长孙无忌主编的这部《永徽律》质量极高，甚至可以说是上下几千年整个中华法系的律令水平的巅峰。律令是帝国的根基，四方百姓都生活在唐律的规制之下，正可谓是律令修得好，日常工作没烦恼，全国州县也都显露出井井有条的治理态势。

而皇帝李治之所以要搞无为而治，其实也不是他真的想要如此，而是由于个人威望有限，他不得不这么做罢了。如今他才区区二十多岁，没有父亲太宗皇帝那样的天才领袖力，面对着朝中卓越而优秀的一众大臣们，难免心里犯虚。更何况，他的叔叔、哥哥们此时也都在朝中，李治年纪轻轻，说话自然也都得依旧小心翼翼。

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皇帝第五个儿子，也是高祖年纪最长的儿子。李元景从太宗驾崩后来奔丧开始就留在了长安，此时加封为司徒，俨然是李唐宗室的领袖。

吴王李恪，是太宗皇帝最年长的儿子。宫中的人一直都说李恪最像太宗皇帝，太宗还曾一度想要改立李恪为太子，最后还是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力劝之下，才没有真的更改储君的人选。太宗驾崩后，李治、长孙无忌最担心李泰争权，唯独不许他来奔丧，但对李恪却并没有什么限制。此时的李恪还是司空兼梁州刺史，他风度翩翩，一举一动都是士人圈子的模

仿对象，是那个时代大唐的著名弄潮儿。

玄武门之变以来的李唐宫廷，一直斗得很激烈，一旦控制不住，就是你死我活的对决。面对着优秀的叔叔、哥哥们，李治年轻得就像个孩子，除了皇帝的头衔，他还没有足够的威望来与他们硬抗，他只能选择扮演好一个乖宝宝，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交给外朝。当然，李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乖宝宝，他也在等待时机，拉拢自己的盟友。

而李治能指望的，自然是舅舅长孙无忌了。自古以来，舅舅都是家族男性中最能被信任的天然代理人和保护人，是外甥最可以依靠的外援。因为无论叔叔、伯伯还是哥哥、弟弟，都可能在家族利益方面存在冲突关系，而舅舅是亲娘的亲哥哥，超脱于父系家族之外，寻常人家的孩子要是受了点欺负，都会去找舅舅来帮忙，帝王之家的舅舅自然也是这个道理。长孙无忌此时权力再大，也是作为外戚执掌的相权，和李治的叔叔、哥哥们对于皇权的直接威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还是先帝钦点的托孤大臣，没有理由不和李治站在一边。

长孙无忌也自然乐意帮忙了，不只是为了先帝的嘱托、外甥的期望，还为了他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三十年来，长孙无忌在朝中都是毁誉参半，有人称许他的功劳，有人鄙薄他的能力，这些他都不在乎。他的利益已经和这位当皇帝的亲外甥捆绑在了一起，皇帝的手，就是他的对手；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他的敌人，就是皇帝的敌人。

要下手，首先要选择突破口。长孙无忌选择的突破口，就是他的老朋友、老对手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

房遗爱曾经是魏王党的干将，但随着魏王李泰被降为濮王，失去角逐皇储的资格后，房遗爱进入了他人生的低谷期，包括但不限于：父亲去世、官场失意、被老婆戴绿帽子……

当年他娶了太宗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为妻，照理说是门当户对，佳偶天成，但实际上夫妻生活并不和谐。高阳公主和房遗爱都出身高贵，免不了带些骄傲的性子，婚后相处不好，索性就“各玩各的”，过起了一种类似“开放婚姻”式的生活。然而，唐代虽然风气开放，终究还是男权社会，房遗爱可以妻妾成群，享受齐人之福，高阳公主若是寻找婚外伴侣，却很难被社会所容忍。

更何况，高阳公主寻找到的，是更为禁忌的一段感情。在慈恩寺的经院里，高阳公主结识了玄奘法师的高徒——辩机和尚。在梧桐森森的幽静禅院里，高阳公主和辩机开启了一段“地下”感情。而不巧的是，一场盗窃案意外地把这一件宫闱秘事公之于众了。

御史台在核验司法案件时居然发现，有个盗贼盗窃的赃物里有皇家御用的浮屠宝枕，一追查，发现这件赃物是盗贼从著名的辩机和尚屋子里偷的。一来二去，高阳公主和辩机和尚的这些事情全被御史知道了，不光知道这些，御史们还查到高阳公主送了辩机数以亿计的礼物（或者说香火钱），以及高阳公主为了补偿被她戴绿帽子的房遗爱，还特地送了丈夫两个美女供其玩乐。

这样一个惊天大八卦，引来了整个长安城朝野众人争相吃瓜。太宗皇帝震怒，下令腰斩辩机，诛杀知情奴婢十余人，强行平息下了这件事情。

房玄龄、唐太宗接连去世，房家又闹出了家庭矛盾，房遗爱和长兄房遗直因为爵位、家产之类的事情争执不已，到处告状，再一次惊动了朝廷中央。皇帝李治下令，房遗爱贬为房州刺史，房遗直贬为隰州刺史。

接连遭到绿帽、贬官等种种打击的房遗爱，心中的怨气越来越强。此时皇帝换届，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失意的房遗爱正好有很多遭遇相似的朋友，可以一起倾诉平生不得志。

比如名将薛万彻，多年来在和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的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太宗征讨高句丽失利后，薛万彻还担负起侵扰高句丽的任务，率领海军将高句丽打得大败。但是薛万彻在政治方面似乎缺了根弦，并不太擅长处理朝廷关系，因为功劳太大，成了被打压的对象，一度被贬流放，到了永徽朝，仅仅只担任宁州刺史的职位。房遗爱和薛万彻都娶了公主，有了沾亲带故的姻亲关系，再加上相似的遭遇，共同话题便特别多。两人谈到兴起，就谋划起来：“要是国家有变，就尊奉荆王李元景为主。”

而他们的另一位姻亲，也就是娶了巴陵公主的柴令武（柴绍之子），也加入到他们的谈话当中。柴令武和房遗爱一样，当初都是魏王李泰的亲信，如今新君登位，他和房遗爱这样娶了庶出公主的驸马都尉，都在宗室队伍里坐起了冷板凳。天子李治嫡亲的姐妹，长乐公主和衡山公主，分别嫁了长孙冲、长孙诠，所以李家的“长房”一系，差不多是和长孙氏玩在了一块。其他“偏房”的驸马都尉们，难免会感觉受到了冷遇。他们互倒着苦水，情不自禁地把希望寄托在荆王李元景身上，仿佛李元景才是天命之子。

这样的话，其实也只是这几位恰逢失意的热血中年、受了委屈的皇帝女婿们激动时的几句抱怨，连房遗爱和薛万彻自己都未必会把这句话当真。李唐乃天下之共主，太宗皇帝又这么受百姓爱戴，让一个并非太宗血脉之人当皇帝，也得看看天下人答不答应吧。

不过，源出武川的李唐皇室，受草原部族文化影响很深。像突厥可汗阿史那家族，从始毕可汗到处罗、颉利可汗，都是兄终弟及的路子，李元景作为高祖皇帝在世最为年长的儿子，按照突厥、鲜卑人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倒是在顺位上排得很靠前。薛万彻是鲜卑后代，也许是受鲜卑人的传统文化影响，才冒出这样的想法。

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恰逢房遗爱在高阳公主的撺掇下，想要从长兄房遗直那里抢得父亲房玄龄的封爵，高阳公主还打算上告房遗直非礼于她（房家的私生活太乱了，这件事情也许还真确有其事）。房遗直一家索性直接把房遗爱连同高阳公主一起举报了，说房遗爱夫妇罪大恶极，为了不累及房家，所以上告。

儒家伦理，讲究的是“亲亲相隐”，兄弟若有犯错，为他们隐去才是应当的，若是直接举报，不顾血缘关系，那就是不仁不义。房家这样的事情，就好比“狗咬狗”，本身就是士族圈里的一大丑闻。

而长孙无忌，也凭借着房家的突破口，严加审问，终于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三位皇亲国戚曾经吹牛要拥立李元景的事情审问了出来。或许只是开玩笑时说过的话，但被长孙无忌直接定性为谋反。朝廷迅速将三位驸马，连同躺着也中枪的荆王李元景拘禁了起来。

这一轮操作，傻子也能看出长孙无忌是在针对过去党争的对手。房遗爱也隐约意识到，没有天子李治在后面背书，长孙无忌光靠自己的势力，是不敢把这么多皇亲国戚一股脑儿地抓起来的。这几年积累下的政治经验，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狱中房遗爱指认吴

王李恪，声称他也参与了这次同谋。

吴王李恪，也许是在魏王李泰被打压放逐之后，最能威胁天子李治地位的人。房遗爱希望自己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充当一支射向吴王的利箭，以求得能像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纥干承基指认李承乾谋反一样，成为污点证人，立功然后得到特赦。

长孙无忌十分感动，然后逮捕了吴王李恪。所有他想要扳倒的人终于尽数落网，是该到结案的时候了。

专案组对这次案件的拟办意见呈到了天子李治那里，长孙无忌做了回坏人，在拟办意见上写道：自李元景、李恪以降的同谋者皆依律论罪处死。而李治还想继续扮演乖宝宝的角色，他哭着对左右侍臣说道：“荆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我想赦免他们的死罪，可以吗？”然后，在兵部尚书崔敦礼等人义正词严的劝说下，李治终于放弃了求情，完成了按部就班的表演。

房遗爱也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得到立功特赦，李治当面对房遗爱说，“你受了尚公主的尊荣，没有所有好处全都占的道理。如今你告发李恪谋反要求宽大，已经太晚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朝廷下诏，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皆处以斩刑；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因为是宗亲，所以宽大处理，改为赐死。侍中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他也是另一位驸马）也受到牵连，因为和房遗爱交好，所以流放岭南。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也一同被流放。

这次处理，无异于唐朝政坛的一场大地震，连李道宗这样的名将，也因为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关系不好，同样获罪流放。当朝三大名将，一口气就被长孙无忌除掉了两个。长孙无忌也借由这次事件权倾朝野，无人再敢得罪。

而李治也如愿坐稳了自己的位置，虽然他不是像父亲一样无畏的英主，但他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无情地剪除了宗室当中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当然，对于嫡亲的哥哥李泰，李治保留了自己的温情，最终让李泰安然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算是践行了他对父亲的诺言。

临行前，薛万彻大声言道：“薛万彻大好健儿，本来应当为国家效死力，怎能被房遗爱连坐诛杀呢！”他以为自己可以像当年的战神李靖那样来一场刑场说唱，然后就能感动行刑官和在场观众，最后被下诏赦免。通过继续在战场上拼杀，取得将功赎罪的机会。

但薛万彻一番慷慨陈词，确实感动了在场的观众，却没有感动那位能决定他生死的人。

时间到了，赦免的命令迟迟没有到来，绝望的薛万彻意识到，自己的救星终究不可能到来。二十八年前，他本来应该在玄武门前被当场斩杀于秦王府的玄甲铁骑之下，但那位不世出的君王看重他的才华，赦免了他，让他披上铠甲继续驰骋天下，立下名垂青史的功勋。这二十八年，不白活！

既然如此，何不死个痛快？薛万彻解下衣衫，引颈就戮。

刽子手一刀砍下，也许是慑于薛万彻名将光环下的威严，又或者是那个人给薛万彻开的一

个玩笑，这一刀不幸砍偏了，薛万彻血流如注，但却没被砍死。这是一场令人揪心的痛苦死亡，血泊中的薛万彻用尽气力吼着，“何不用劲！”只想求得一个痛快。刽子手又砍下第二刀，然后再砍下第三刀，场面一度残忍血腥，刽子手用尽全力，这才斩断了薛万彻坚硬的脖颈。

一代名将的头颅被砍下，一同被斩断的，还有贞观年间留存的最后一丝温情。

感业寺绝恋

当永徽朝局正风云变幻之际，那个在多年后将改变历史的女人正在感业寺里清苦地生存着。

对于武媚来说，文皇帝李世民既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对她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第一次遇见这个男人时，她是被同父异母的哥哥们赶出家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少女，而他是受万民爱戴的皇帝，他们的年纪相差二十岁，十四岁是她初入宫的年纪，“武媚”是他赐给她的名。

和洛阳城里其他仕女一样，她从小听着李世民当年征战天下的故事，对这位英俊天子倾慕不已。她很高兴自己能够被选入宫中，成为五品的才人，她以为凭借着自己出众的美貌，能够赢得天子的青睐，但很可惜，她并不是李世民喜欢的女人。她不像长孙皇后，长孙皇后端庄、贤淑，而武媚却是飞扬、娇憨的一个姑娘，两人不是一个类型，所以她入宫十余年，始终没有得宠，空虚地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

幼年丧父的武媚，对于年长的李世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依恋，后世的心理学家称之为“恋父情结”。她把李世民的人格投射到自己的人格上，情不自禁地模仿李世民的行爲，学习李世民的喜好，李世民写得一手漂亮的飞白体书法，于是武媚也学着临摹飞白；李世民爱好骏马、弓箭，武媚也学着驯马、骑射；李世民性格激扬澎湃，武媚也暗自模仿着李世民的作派。这一切有如女儿对她崇拜的父亲的一种模仿，武媚以为她越与李世民相像，就越容易引起李世民的注意，殊不知，她有板有眼模仿李世民一举一动的样子，在遍览人世沧桑的李世民眼里，显得如此幼稚。

武媚没有想到，欣赏她身上这股魅力并为之着迷的，并不是李世民，而是他年轻的儿子——李治。

李治的年纪比武媚小四岁，武媚刚入宫成为才人时，李治只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孩子。那时武媚见了这个名唤雉奴的小弟弟时（当然，按辈分武媚应该算是李治的小妈），她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内向而羞怯的孩子，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失去了亲生母亲长孙皇后，生活在暗流涌动的后宫，见证着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这两个他嫡亲哥哥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整日生活在忧虑之中。好在有薛婕好的照顾和宫人们的悉心服侍，让他幼小的心灵得到了一点点的抚慰。

李治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心里常常会多看、多想。生在帝王之家，激烈的斗争让他的心智很早地成熟，在他成长最重要的这段时间里，男性带给他的是压力和攻击性，而女性则是抚慰他的心灵港湾，因此他不自觉地养成了对女性的好感和依赖。后世把李治的这种心理特征称之为“恋母情结”。

十年后，武媚再见到李治时，李治已经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了。李世民自征伐辽东归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他们两人都长期在病重的李世民身边照顾。日日相伴中，两个青年男女之间便生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往往默然相对、暗室相逢、窄途邂逅时，两人就不

自觉地红了脸庞。在李世民的病榻前，武媚与李治彼此传递汤药或者别的什么，不小心碰到了对方的手，都如触电一般，感觉到了柔软的肌肤，肌肤里的热度，以及热度里清晰可见的跳动着的脉搏。

这就如同一段职场恋情，处于高度的精神压力下，两人很容易产生默契，并擦出火花。

更何况武媚这样一个美貌少妇，正好长在了李治的审美点上。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治二十一岁，他眼前这位美丽干练、刚强坚韧、散发着成熟女性荷尔蒙的武才人深深吸引了他。武媚二十五岁时，这位帝国的皇太子出现在她生命里，也重新湿润了她干枯很久的身体与内心。

但就在这一年，太宗皇帝崩逝，也意味着这段并不为世俗所认可的感情，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连禁果都尚未吃到，便被生生掐住了。武媚和其他太宗皇帝嫔妃一样，按照太宗皇帝遗命，削下满头青丝，进入禁苑中的感业寺为尼。

皇帝崩逝之后，让嫔妃出家为尼，并不是皇家的什么惯例，前朝确实有嫔居的嫔妃出家修行的先例，但让所有嫔妃都剃度出家做比丘尼，恐怕是头一回出现。所以宫里常常谣传，是因为当初李淳风算到，那个“女主武王”是太宗皇帝眷属，太宗不忍心将嫔妃们诛杀，这才下令所有后妃出家的。武媚也听说过这个谣言，有时候她不免想着，自己是个姓武的女人，那段谶纬会不会说的就是她自己呢？

这是个危险的想法，武媚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但无论如何，她不甘心就这样伴随着青灯古佛，结束自己的余生。

登基后的李治，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岗位中。他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立志要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伟大的君王。至于当初在父亲病榻前发生的秘密恋情，并不是他最需要考虑的，虽然略有些遗憾，但还是得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

李治在继位前，就有自己的后宫。他的正妻，也就是如今的皇后，出身名门太原王氏。王皇后虽然血统高贵，但性格古板，并不是李治的理想型。李治宠幸更多的则是南朝梁萧皇室血统的萧淑妃，这个女人性格活泼，甚至带一点泼辣，但李治就好这一口。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的五月二十六日，是太宗皇帝的忌日，李治亲自来到感业寺进香，祭奠太宗，进香之后，他还顺便探望了感业寺中过去的宫人。

李治环顾左右，扫视寺中女尼。人群之中，他一眼就望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一年前的秘密情人，此时略带憔悴，宽大的僧袍依然掩盖不了她风姿绰约的身形。此时，他们一个是万丈荣华的帝王，一个是麻衣布衫的比丘尼，看上去就像隔着深不见底的沟壑，可那时的眉目传情还恍如昨日，他们的心都未曾远离。两人相互久久凝视，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流泪，犹如梨花带春雨，无声地诉说着这一年来的遭际。李治也跟着流泪，一切尽在不言中。

回宫之后，李治收到了武氏传来的一首情诗，诗中写尽了此前两人相隔两地的痛苦情思。李治读完此诗，不禁心潮澎湃，闭上眼睛时，两人当时的情意绵绵历历在目。他方才发觉自己内心，对那位小姐姐已经思念如狂。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从这以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便随之重新开始了。

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看在眼里，传着传着，总算是传到了消息并不灵通的王皇后这里。此时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听说李治和过去的武才人相互对哭，感觉到了一丝机会。既然皇帝喜欢武才人，何不把武才人收揽为自己人，来对抗那个咄咄逼人的萧淑妃呢？

于是，王皇后主动做起了红娘，为李治和武媚牵线搭桥。在感业寺，王皇后嘱咐武媚，先在寺中蓄起长发，等到时机成熟，就将她迎入后宫。

在王皇后眼里，这位大姐姐不过是天子一时兴起才有的恋人，只是因为当初身份阻隔，天子求而不得，才会对她念念不忘。论年龄、论出身、论地位，武媚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至少如今的后宫嫔妃几乎都是贞观年间出生的，只有武氏生于武德年间，已经是个二十七八岁的老女人了，再过几年她年老色衰，自然更不会给王皇后自己带来什么威胁。

她很热情地等着武氏蓄发，只等武氏回宫，就能有一个控制后宫的臂膀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武媚回到了后宫，不是作为太宗皇帝在世时的才人，而是当今天子的昭仪。这种采纳父亲姬妾的行为被称为“烝”，是明摆着的僭越行为，但出自武川的隋唐皇室一直带有鲜卑风气，一些儒生们无法在道德上接受的事情，隋唐两代皇室往往都很看得开。前朝隋炀帝就“烝”了隋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先帝唐太宗也纳了弟弟李元吉的妻子杨氏为妃。相比起来，当今天子封武氏为昭仪，也并不算是一件太过于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然，天子的诏书也做了一番解释：当初天子在贞观年间就受到武氏的照顾，太宗看着喜欢，于是就将武氏赐给了李治。这番漏洞百出的说辞，勉强填住了百官的悠悠之口。

入宫之后不久，武昭仪便诞下了一位小皇子。这是李治的第五个皇子，也是和武昭仪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从时间推算，这也许是武昭仪在感业寺留长发期间怀下的。李治对这个新生的孩子喜欢得不得了，特意给他取名叫“李弘”。

李弘，是几百年来道教图谶当中预言的太上老君降世在人间的化名，也是预言当中的天命之子，从取名中可以看到李治对这个皇子的厚望。

但刚刚二度进宫的武昭仪，一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

后宫是一个自成天地的小社会，嫔妃、女官的设置，就像外朝一样品秩森严。整个后宫以皇后为尊，其下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相当于正一品；再下是昭仪、昭容、昭媛、修仪等九嫔，相当于正二品；再下一等是世妇，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个编制；然后还有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如今永徽朝廷延续贞观的节俭政策，嫔妃数量总体不多，四妃九嫔的编制都没有满，只有日常与王皇后争风吃醋的萧淑妃。昭仪是嫔位之首，此时在后宫的位分仅次于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

而武昭仪一没有家族靠山，二没有后宫的人脉资源，如何在这个后宫立足，就成了大问

题。好在她是王皇后安排下进宫的，只要暂时在王皇后面前多加讨好，就没有人敢对她不客气。可如果只是托庇在王皇后之下，做一个负责与萧淑妃抢风头的鹰犬，那武昭仪就只不过是一个整天想着邀宠的普通后妃了，也许现在靠着李治对她的新鲜感，可以暂时取得一些荣宠，但又能如何呢？此时风头压过了萧淑妃，难保以后不会有其他更为美貌、更为年轻、更为善解人意的女子进入后妃队伍，她到时候怎么去争？女人的青春转瞬便会老去，这一点武昭仪自己清楚得很。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不像她们一样，整个世界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男人转。在太宗皇帝身边的这十几年，她慢慢认识到了“权力”这件东西的意义。太宗皇帝是她政治道路上的启蒙者，给她展现了权力的美妙。只不过她当时只是依傍着权力，权力的光环让她有了自己拥有它的错觉，但太宗死后的一连串变故像冷水一般浇醒了她。此时她既然重新回到了后宫、这个天下的权力中心，她就要自己亲手握住她梦寐以求的权力。

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武昭仪约摸看透了一些，她知道，权力的本质在于人心。这一点，儒家经典上老生常谈般地说过，但经历过权力场的种种人和事，才会让人有真实的体悟。权力是让别人服从的意志，服从的人越多，权力也就越大，就像玄武门之变前，唐高祖和隐太子虽然有着更高的名分，但真正拥有最强权力的，始终还是天策上将李世民。

所以，武昭仪在谦恭地奉事着王皇后的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编织起自己的权力网络。渐渐地，这个谦虚而亲切的武昭仪慢慢被宫人所接受——相比于贵族世家出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这位武昭仪简直是人间的四月天，让人春风拂面。从她相识的宫女、内侍开始，武昭仪靠着她的亲和力以及一点点小恩小惠，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让更多的宫人为自己所用。

虽然此时还无法预料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武昭仪相信，这些她结好的宫人们，总有一天会为自己派上用场。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属于武昭仪的机会终于来了。

陛下要离婚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三月，大唐天子李治带着他宠爱的武昭仪，连同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万年宫就是当年隋朝的仁寿宫，由杨素、封德彝督造，修造在群山之间，风景秀丽，冬温夏清，规模宏大，宫殿极尽奢华，后来改名为九成宫，有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九成宫碑在此。到了如今，万年宫已经是唐廷领导班子集体疗休养的胜地。在这里，李治可以抛开后宫里相看两厌的王皇后和其他嫔妃，与他心爱的武昭仪一起过夫妻一般的二人世界。而群臣也能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办公，休闲工作两不误。

五月的一天，山上下起一场暴雨，没人预料到，这场暴雨在夜晚竟然引发了山洪暴发，整个万年宫的居住者们熟睡之际，大水夹杂着泥石流汹涌地冲向万年宫的北门。

在大自然的绝对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是无助的，守卫的将士见状全都四散逃走，要不是值班的右领军将军薛仁贵冒着擅闯宫禁之罪，拼死登上宫门，踏着大门的横木拼命呼叫，惊醒了李治和武昭仪，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被惊醒的李治连忙带着武昭仪狼狈地逃出宫殿，他们刚刚爬上高坡，想要喘息一下的时候，就看见洪水冲进了寝殿，整座宏伟的万年宫顷刻间变成了一片汪洋。

这场洪水，造成了三千人丧命。李治死里逃生，难免会感到生命的无常，而对于自己的人生，也有了新的思考。

李治这年二十七岁，先帝太宗在二十七岁时，已经先后攻灭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闥，立下惊世功业，成了万众敬仰的军神。一样是二十七岁，李治却只不过是靠着父亲垂爱而将皇位传给他，坐在帝位上，却处处受限于长孙无忌等执政大臣，自己无所作为。幸好后宫有武昭仪在，但整个后宫还是被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得乌烟瘴气，不让他省心。李治死里逃生，更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他的身体并不好，年纪轻轻就有了白发，父亲和哥哥李承乾、李泰都英年早逝，也许自己的寿命也不会太长。他决心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里，真正干出一番大事来。

而要干大事，就要将权柄重新拿回自己手里，做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皇帝。

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曾是他最依赖的人，靠着长孙无忌在朝中坐镇，李治才坐稳了他的皇位。但是时移世易，长孙无忌的权倾朝野，此时已经成为李治通向真正的权力巅峰道路上的绊脚石。

这几年，朝政在长孙无忌等贞观旧臣们的主持下，治理得一切如常。非但“如常”，而且平静得几乎反常，贞观朝曾经盛况空前的大臣谏议，此时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如水一般平静的朝局，一切仿佛都在长孙无忌等人的掌控之下。李治多次鼓励百官谏言，但应者寥寥，百官都说，如今有贞观遗风，一切都好，没什么可以再劝谏的。

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住在太极宫里的李治听不见，看不见，只能凭着对朝臣的信任，相信外面的百姓真的安居乐业。然而，万一真的是长孙无忌等人蒙蔽了李治，把情况都压下不报，又会有怎样的后果？

大唐立国只有三十多年，和以往的北周、杨隋的国祚长短并无区别。前面这几朝，都是皇亲国戚夺取了皇位。改朝换代的最大风险，从来都是这些帝国所仰仗的贵戚们。长孙无忌会不会是下一个杨坚、下一个李渊？谁也无法回答这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所以李治就在五品以上官员参加的朝会上说到：“当年先帝在世时，五品以上的官员上殿劝谏终日不绝，难道只有如今这个时候没有大事情发生吗？为何诸位都没有事情报告？”话里既透着对如今朝局的不满，也带着一丝担心失去权力的恐慌。

面对天子的疑问，整个朝堂回应的是一片沉默。不论是否为长孙无忌的羽翼，朝臣们都没有吭声。

只有一个从六品的雍州参军薛景宣大胆地上书劝谏，劝谏朝廷几个月前大兴土木，修造长安城的外郭墙，说当初汉惠帝修长安城不久就晏驾了，如今又在造城，必有不利的事情发生。这封谏言写得很没有水平，而且还乌鸦嘴般地暗示修了城墙之后皇帝会有不好的事情，宰相于志宁等人一直认为，薛景宣胡言乱语，建议诛杀。

但这一次，李治少有地批驳了宰相们的奏议，下令赦免薛景宣。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在满朝朱紫贵胄全都一言不发的时候，是这个六品小官大胆地站了出来，要是连这个好不容易才等到的谏言者都砍了，那李治还要鼓励谁来大胆直言？

李治一向都是一个性格温顺的人，他因为这样的性格被先帝选为太子，也因此被群臣赞一声“仁君”。温顺的外表就像是李治用来保护自己的外衣，李治很喜欢裹在这一层外衣里，来获取他人的认同和爱戴。然而渐渐地，李治身边的人们也都感觉到，这位年轻的帝王开始变得强硬起来，不再是过去那个乖宝宝，开始会对朝臣说“不”了。

这样的改变，既是李治经历劫难之后的自我成长，也是因着武昭仪带给他的力量。武昭仪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英姿飒爽，生气勃勃，给李治带来了全新的精神世界。从此，李治不再因为照顾面子而客气地对待王皇后和萧淑妃，将他全部的宠爱都集中在武昭仪身上，对王皇后和萧淑妃愈发地冷淡起来。

王皇后的舅舅，担任中书令的柳奭也因为王皇后失宠而感觉不安，试探性地提出了辞官，解除中书令的职位。想着如果天子仍旧看王皇后一分面子的话，就会好言相劝，继续将他留在中书省的岗位上。

没想到的是，李治二话不说，干脆地同意了柳奭的辞呈。

而柳奭解职事件也给了李治启发：或许他全面掌控朝局之路，可以从后宫开始做文章。后宫虽是天子私事，但一举一动都牵扯权力关系，而后宫恰恰是李治的主场，从主场开始行动，自然更为稳妥。

做一个怎样的大文章呢？李治深思熟虑之下，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离婚了！

王皇后没想到，她亲自招来的武昭仪，确实是帮她压住了萧淑妃的风头，可连她自己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这一年，武昭仪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婴，也许是万年宫那场山洪时受到惊吓、动了胎气，小公主非常虚弱，过不多久便夭折了。可从此之后，宫中开始疯传起了“皇后杀

死了小公主”的谣言。谣言煞有介事地说，小公主在王皇后探望过之后，便突然夭折了，十有八九是王皇后嫉妒武昭仪得宠，就趁着看望之机亲手扼杀了这条年轻的生命。

这件事情，王皇后百口莫辩。她没有杀死小公主的动机，如果是个皇子，王皇后也许还会动一动心思，可她何必要杀死一个对自己的利益没有威胁的小女孩呢？其实王皇后并没有受到正式的指责，流言却发疯般地传播着，让她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机会，这让王皇后百思不得其解。

她确实不可能明白，因为她对自己出身门第的骄傲，注定让她不会注意那些传播谣言的宫人们。她不知道的是，自己随口的呵斥、无心的羞辱，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恨意，而这些对自己有恨意的人，都悄悄地被武昭仪收揽了，如今遇到这起并非空穴来风的谣言，所有被武昭仪笼络的宫人们都成了行走着的“水军”。

这件事情传到了李治这里，李治怒道：“后杀吾女！”就算王皇后哭着向李治谢罪辩驳，可王皇后又怎么能证明自己没有干这件事情呢？

从此，天子李治便动起了废后的心思。他要和王皇后离婚，改立武昭仪为后。

夫妻关系，是五伦之首，离婚自然非同小事。民间家庭的和离，只要夫妻双方达成一致意思之后，写下文书就可以了。但是天子之家，皇帝皇后这对夫妻是天下人的道德垂范，怎么可以说离就离？更何况，皇后不仅仅是皇帝的妻子，也是国家女性官爵中的一级，是有正经编制的，废后自然不同于寻常夫妇的离婚。

按照唐律和典籍，如果有七个理由，丈夫可以依法休妻，断绝婚姻关系（称为“七出”），但都是没有子嗣、作风淫乱、不事舅姑这样一些了不得的大事。就算天子要废后，那也应当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吧。

李治仔细研究了唐律，钻研礼法典籍，终于灵机一动，找到了理由：王皇后至今生不出孩子！如今的太子李忠，是宫人刘氏所生，由王皇后来抚养而已。这不就满足了合法休妻七个条件中“无子”这一项了吗！

有法理上的理由其实还不够，王皇后出身望族，要废后，终究还是需要朝臣们的支持才行，最关键的，是需要李治事实上的“监护人”长孙无忌的同意。更何况在大唐的律令体制下，皇帝要下诏废后，必须要中书省草拟诏书，再由门下省复核后发布，长孙无忌总揽中书门下大权，他不首肯，中书省、门下省未必肯配合皇帝的废后之举。

所以李治决心要离婚之后，立刻带领武昭仪亲自登门拜访他的老娘舅。在长孙无忌的家里开怀畅饮，然后，李治赐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孩子五品朝散大夫的散官阶。不仅如此，还赏给他金银珠宝丝调整整十车。礼物送出去了，长孙无忌也坦然接受了。李治有意无意地把话题扯向皇后无子的问题，就等着讨论深入之后，将这个问题套到休妻的标准上来。长孙无忌当然听出了话外音，当这位小外甥带着宠妃武昭仪一起登门时，他就已经猜到皇帝此番来就是想废黜王皇后。但长孙无忌也是一等一的人精，他不直接拒绝，而是用别的话题遮挡，就是不回应王皇后无子这个问题。李治没有办法，只好扫兴而归。

李治是天子，当着舅舅的面难以开口，那就只有找第三者来从旁规劝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身于弘农杨氏，家里与长孙无忌之父长孙晟有旧交，拜访了几次长孙无忌，最后被

冰冷地回绝了。礼部尚书许敬宗也迎合着李治的心意去劝说，结果被长孙无忌无情地斥退。

这下子，李治真的没辙了。他的性格并不强势，处理朝政时往往先进三步，然后退两步，最后在妥协之中与朝臣取得最终的共识。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政治智慧，永徽朝也因为他善于妥协的风格，在长孙无忌等朝臣的经营下一片和谐。但是如果到了要啃硬骨头的时候，这个性格往往就不太适合了，面对长孙无忌对废后一事强硬的否定态度，李治不免感到事情棘手，为了不伤及大局，他只好暂时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

这一放，就是大半年。这大半年里，好不容易辞退了柳奭空出来的中书令的职位，马上被来济顶上，侍中一职则由韩瑗担任。这两人都是长孙无忌的人，李治鼓起勇气、“奶狗”发威般争取到的用人空缺，又被长孙无忌拿了回去。

其实李治也挺无奈的，他在朝中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人，许敬宗也许是他的人，但威望还不足以担任中书令这个关键职务，而年轻一辈，官位上更是无法胜任。曾经他以为舅舅的人就是他的人，但事到临头，却遭到了当头一棒。

按照李治一般的行事风格，如果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往往会先认栽，暂时消停下来，蛰伏起来等待下一个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往往要几年甚至更久才能等到。但一切从这时开始便不同了，因为他的女人，是武昭仪。

之前尝试废后的路径都进入了僵局，那武昭仪便开一条新的路。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六月，王皇后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被人发现在偷偷地扎小人，行诅咒厌胜之术。她们到底是否真的行了这种诅咒术，其实不重要，武昭仪在后宫的羽翼已经遍布各宫，在王皇后身边放一个针扎的小人，并不是什么难事。厌胜是重罪，尤其是后宫之中，一旦发现就要严惩，汉魏以来已经有不少皇后因为被发现偷偷扎小人而获罪。武昭仪为李治提供的这颗炮弹，着实不轻。

但当王皇后母女陷入厌胜的指控时，门阀贵胄们再一次出来保下了她们二人，李治还是没能借助这颗炮弹一举实现目的。这场风波，最终以禁止柳氏入宫，柳奭再次被贬外放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罚方式告终。

看到朝臣们如此强势，一个厌胜之罪都不能扳倒王皇后的支持者们，李治真的有点灰心丧气了。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案：皇后也不废了，我只加封武昭仪为妃可以了吧？只不过如今贵、淑、德、贤四妃作为正一品的皇妃，官衔比同样是正一品的长孙无忌差不了多少，这样太委屈了李治的武姐姐，所以李治想了想，提议说：“加封武昭仪为宸妃如何？”

宸，乃是北极星（北辰）所居之处，也代指帝王。宸妃这个名号，其含义比贵妃更高，是李治为武昭仪独创。李治在取名方面一直有独特的心得，以后还能反复地看到李治想出其他千奇百怪的名称。这样安排，既避免了朝臣因为废后的问题而争执，武昭仪也可以如愿抬高位分，可谓一举多得，连李治自己也为这个创新的想法而自豪。

然而，朝臣们依然是一片反对，而且就数刚刚升任中书令、侍中的来济和韩瑗反对得最凶，说“宸妃”这个名号太过于“非主流”，没有先例可以遵循。

此时的李治终于看清了朝臣们的想法——在长孙无忌等这一班大臣们眼里，李治还依旧是那个温顺的雉奴宝宝，给他提出的要求，就算雉奴心里不乐意，最终还是会乖乖照做，朝廷内外的一切大小事情，只要大臣们自己定下了就行。李治明白，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立谁为后的问题了，而是争夺朝廷最终决定权的一场战役！

决战庙堂

就在李治放弃幻想，准备正面与长孙无忌的势力开战之时，很多在长安城追逐梦想的官员从中看到了机会。

多年以后被评价为奸臣的李义府，就在其中。他确实是个小人，但这个“小人”，不是说他道德卑下，而是说他的身世低微。和世代官宦的士族、门庭显赫的勋贵们不同，李义府是寒门出身，先祖做官做得最大的只有他的祖父，官职是射洪县丞，一个九品芝麻官。这样的家族，虽然在县里混得还不错，但在世族豪门眼里只是不入流的蝼蚁，在一个论门第、论出身的时代，李义府如果要进入仕途，充其量只能做到八、九品的地方小官。

但唐朝继承隋制，发展起了科举制，给了寒门子弟跻身中央朝廷的机会。李义府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成为进士，终于有了被上层社会赏识的机会，随后被刘洎、马周等宰相发现了特殊才能，成为监察御史，并随侍当时还是晋王的李治。

他的这项特殊才能，就是写材料。

任何时代，材料写得好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才能，达官贵人们的奏章、公文，都需要有个得力的人来操刀，将领导的想法落实到笔头。所以自古以来，有很多名臣、宰相都是领导秘书出身。李义府相貌堂堂，人又机灵，文笔又过硬，所以成了李治的得力助手，伴随着李治从晋王变成了太子。他曾写《承华箴》奉上，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太子李治将《承华箴》上奏父皇，太宗览毕大喜，称：“朕得一栋梁也！”下诏赐予李义府帛四十匹，并令其参与编修国史，担任弘文馆直学士。

在弘文馆，李义府与来济都是最优秀的笔杆子，被并称为“来李”。但是，来济因为是隋朝大将来护儿的儿子，原本就在门阀圈子里，所以升迁得特别快，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已经成为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而李义府没有家世、没有背景，职事官七年没有变过，就只不过是一个中书舍人。

这其实也是李义府的运气问题，此时长孙无忌名震朝野，权力达到顶峰。而李义府是刘洎、马周举荐的，这二人正好是长孙无忌曾经的对头，再加上李义府没有背景、靠山，行为举止也没有什么贵族范儿，所以一向骄傲的长孙无忌一直不喜欢他，甚至有点讨厌。得罪长孙无忌之后，李义府便被寻了个理由，被贬为壁州司马。

这种五品官员的人事调动，如今都是长孙无忌说了算的，中书省大笔一批，转给门下省，只要门下省复核盖章之后，李义府就该乖乖被贬出京了。好在李义府还在中书省当官，提前秘密打听到了消息。可他无权无势，打听到消息又能如何？得罪了大佬必定只有自讨苦吃。

走投无路的李义府急忙找到了同为中书舍人的好朋友王德俭，急切地商量对策。王德俭还算够义气，透露给李义府一个重要机密：天子想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但是苦于长孙无忌等宰相们的不同意。

到此时为止，天子李治为废后而做的一系列筹划，全都仅限于皇室内部的核心圈子里，不单是普通老百姓，就连李义府这样身处中书省这样的中央核心机关的普通官员，都对此一无所知。王德俭兴许是因为和太原王氏沾边，这才略微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他建议李义府，如果能起头建议天子立武昭仪为后，兴许接下来可以逢凶化吉。

李义府在中书省虽然是边缘人物，但也明白王德俭这个建议非同小可。

中书舍人官居正五品，有权直接上书谏言。要是他上奏建议“废王立武”，那就是把暂时还被压在宫闱中的这场废后风波，直接撕开包装，赤裸裸地放在朝廷的眼前，让群臣议论。这事要是成了，李义府兴许就有机会再向前一步，谋得更高的发展；可如果这事儿没成，李义府就得罪了所有王皇后的支持者，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长安城数也数不清的达官贵人们。

留给李义府考虑的时间很短，因为贬谪他出京的诏书很快就会经过门下省的用印，正式下达。绝境中的李义府终于狠下了决心，他原本就是赤条条一身，没有家族庇佑，亦没有家族的牵累，如今已经得罪了长孙无忌，其实也没有其他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既然如此，那何不赌一把，博取那翻盘的机会？

这一天，李义府代替王德俭在宫禁之中的内阁值晚班，这天夜里，他用浑身写材料的解数，写下了一封酣畅淋漓的谏言，仔细誊写完毕之后，叩响了天子李治的御门，大声疾呼：“臣谏言：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

李义府自己并没有完全料到，这一封上奏，竟然意外地成了天子李治逆势反击的序曲。

听闻李义府的上奏，李治大喜，亲自召见了李义府，和他彻夜长谈，然后赐给他整整一斗珍珠。听闻李义府马上要被贬官外放，李治爽快地大手一挥，吩咐说，就别让他出京了，还是留在中书舍人的岗位上。

李治非常高兴，因为自继位以来，和他打交道的朝臣主要都是政事堂的宰相们，对于四品以下的官员，李治其实并不太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李义府的谏言让李治发现，这个朝廷其实并不完全是长孙无忌一手遮天，还有很多略低一级的官员，尤其是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官员们，对长孙无忌这些领导班子并不是很感冒，也很支持他立武昭仪为后的想法。只不过李治身为皇帝，住在宫禁之中，平时无法与这些支持他的臣子们通气。要是把自己的意思传递出去，就一定会有大臣站在他这边，在朝中形成舆论，来倒逼长孙无忌和他的党羽们。为了更好地传递出天子废后的意思，武昭仪还专门悄悄地派遣密使去嘉奖李义府。李治也开口，破格提拔李义府，将他连升数级，担任中书侍郎，也就是中书省的副长官，一举进入政事堂宰相的班列。

提拔李义府的决定，长孙无忌并没有阻挠或者反对。毕竟他是李治的舅舅，并不是真的要夺皇帝的权，李治既然开口要提拔李义府，长孙无忌自然不好多说什么。

这是一场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边是太极宫的天子，一边是地处“南衙”的中书、门下、尚书省宰相们。朝臣们都看出了皇帝的真实心意，那些想要博取上升机会以及皇帝青睐的官员们，都纷纷上表，支持皇帝的意见。两个月时间里，朝廷沸沸扬扬地都在议论废后立后之事，而且舆论渐渐偏向了武昭仪，提议更换皇后的建议越来越多。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都暗中通过武昭仪，向天子表达忠心。软了多年的李治这次

在武昭仪的支持下终于硬气了一把，尝到了甜头。

趁此势头，李治发起了最后冲刺。

有一天朝会结束后，李治示意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褚遂良、右仆射于志宁四人留下，到内殿议事。召的这四位大臣，是当朝最为重量级的大臣，究竟所为何事，已经很明显了。褚遂良道：“今日召见，多半是为了讨论皇后的问题。天子的心意既然已经决定，有违逆的必死无疑，太尉是天子娘舅，司空是开国功臣，咱不可以让天子背负杀娘舅、杀功臣的恶名，那就只有让我这个无功之臣来与天子死争了！”

到此为止，司空李勣始终没有表态。这与他在朝中的角色有关。作为军界第一人，李勣一直对朝廷的政事保持着一定距离，也不想为谁站队，而是专心于大唐开疆拓土的事业。这一次内殿会议，一向身子硬朗的李勣立刻表示自己病了，掉头便请假离开了朝堂。

所以这次内殿密会，由李治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四人参加。坐定之后，李治也不废话，直接对着他舅舅长孙无忌说道：“皇后没有儿子，武昭仪为我生了儿子，吾如今想有个自己的嫡子，那么立武昭仪为皇后，如何？”废后风波吵吵嚷嚷了大半年，这是李治第一次直接表态，向长孙无忌提出了他的诉求。

长孙无忌还没有回答，褚遂良便先发言了——这应该是他们预先商量好的战术，长孙无忌作为舅舅还是怀着一片苦心的，出于为外甥的考虑，他暂时不能直接表态，因为他一旦表态，一切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褚遂良的回应一如他既往的风格那样锋芒毕露，滔滔不绝。他搬出了太宗皇帝的话，来说明王皇后没有犯过错，又是先帝认可的儿媳，那就不可以违背太宗的遗愿，擅自废后。

这一番话，不仅说得李治哑口无言，而且还否认了之前宫人们对王皇后的一切指控，包括扼杀小公主、施法厌胜诅咒，等等，甚至连李治特别强调的“没有儿子”这项过失，褚遂良也没有回应。这一场正面交锋，也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一场交锋，天子没有捡到任何便宜，朝臣们以为，按照这位青年天子的脾气，撞了南墙之后，一般就会接受现实，放弃废后的打算。然而他们都错了，李治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柔弱的年轻人，这几年来，他的柔软已经化作沉着，逐渐成了一个成熟的帝王。他知道，这一次不能软，再软下去，君权就注定会一直在相权面前抬不起头来。

第二天，李治锲而不舍地再次召开内殿密议，李勣仍然因病缺席，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到场。李治还是前一天那几句话，无形之中也是一种宣示，让宰相们知道，要是不答应这件事情，他就会一直这样和宰相们耗下去。

也许是前一天夜里重新整理了思路，褚遂良给予了更为有力的还击，他直指武则天不够资格。他指出，就算要更换皇后，也要找个配得上天子的人选，而武则天不够皇后资格有两点：其一，出身一般。不是名家，不是天下令族，家族地位太一般。其二，武则天侍奉过先帝，人所共知，如果让武则天当皇后，如何遮掩天下耳目，如何对待天下的言论？而天下会有什么言论呢？当然是说皇帝不孝了。前一点说明当时朝廷盛行与大族通婚，这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但后一点更击中要害，这种言论大家都会想，但是谁也不敢或不好意思说出来。而褚遂良竟然直接说了出来，彻底撕开了宫闱秘事的这层薄纱。

话说到这里，相当于君权和相权双方都已经“梭哈”了，相权一方给出了虽让天子难堪，但绝对无法反驳的理由。李治虽然气到炸裂，但褚遂良站在绝对的道德制高点上，让人根本无法发作。就在这时，褚遂良又继续趁热打铁：“臣今天得罪陛下，罪过太大，死罪死罪！”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象征地位的笏版放在台阶上，解下头巾拼命磕头，以至于鲜血直流，“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

褚遂良原本的用意，也许是觉得自己与天子的关系势必无法缓和，这才请求辞官。可这件事情在李治眼里，却是拿着辞官来要挟他。李治的怒气爆发了，下令左右将褚遂良拉出去。

在公开场合下，这是李治第一次对着大臣，尤其是宰相们发飙。

而此时一声娇叱，将场面推向高潮：“何不扑杀此獠！”

说话的，是被推向风口浪尖的武昭仪，原来她一直在殿后，隔着珠帘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候她冲到了台前，恰到好处地发起了宣战书，向着众人宣言，褚遂良这个南蛮子在御前无礼，理应当场扑杀！

只见武昭仪怒目圆睁，厉声叱骂，这样荒诞而劲爆的场面，直接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局势开始难以收拾了，长孙无忌终于被逼出来发言：“遂良是先帝选中的顾命大臣，不可以加刑！”面对这样的场面，与长孙无忌并不完全穿一条裤子的于志宁也慑于压力，不敢多说话。

此前君臣们争议的焦点还在废后的问题上，李治面对宰相们毫无反驳能力。但武昭仪一出场，成功地将问题焦点转移到了褚遂良该当何罪这里。褚遂良失礼无状在前，长孙无忌又为了保他，两人都是理亏，便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对皇帝废后了。

局面登时扭转，接下来的几天里，换成了韩瑗、来济等重臣开始劝谏，反对改换皇后的举动。可事情已经不再是废后是否合乎规范，而变成了朝廷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李治铁了心要废后，这些反对的谏言全都没有采纳。

主动权已经开始向着李治倾斜，此时的李治还需要一个人的意见，那就是司空李勣。

几天后，李勣的“病”好了，入朝觐见天子李治。李治还是问了那个问题：“朕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可遂良固执地觉得不行。遂良是顾命大臣，这件事情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吗？”他这句话，已经显露出了一个成熟政治操盘手的风度，既摆明了自己的意愿、朝臣的分歧，明确要求李勣表态，又把李勣框在了李治设置好的范畴当中——褚遂良是顾命大臣，李勣也受过天子的顾命，只要李勣这个顾命之臣首肯了，那接下来的一切就都好办了。

李勣没有犹豫，用极为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了那句足以掀起朝堂地震的话来：“此乃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个回答，看似没有表明态度，只是说这件事情由天子自己裁度，但其实是再明确不过的回答了。顾命大臣又如何？这是天子自己家的事情，不用听别人的意见。李勣轻飘飘一句话，直接否定了褚遂良的反对资格。李治得到李勣这个意思表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终安心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在永徽朝，虽然李勣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长孙无忌，但李勣始终低调处事，多年以来与太宗李世民共事的经验让他明白，自己在朝中的角色不是萧何，而是周勃，他在宰相岗位上存在的意义恰恰是他的存在本身。与长孙无忌相比，他并没有太多的治国才能，从一个朴实少年一步步升级成长为一代名将，他的技能点全点在了军事上。

当年太宗李世民曾对李勣说过，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值得托孤了。李勣一直记得这句话，他骨子里还是那个山东豪侠，轻生死、重然诺，既然被太宗托付，那就要倾其所有来实践自己的使命。按照太宗临终前的设计，李勣其实是长孙无忌的制衡者，他们共同保障着李治的皇权。如今，李治的君权与长孙无忌代表的相权已经到了剑拔弩张、势必要判出输赢的地步，那就到了李勣出面来保卫天子权位的时候了。

冥冥之中，六年前去世的李世民又一次出手，通过他安排下的李勣，拉了他心爱的儿子一把。

所谓“一言定鼎”，不外乎如此。李勣一句话，标志着这场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李治将全面获胜。

655年十月，褚遂良被贬官为潭州都督。

王皇后、萧淑妃以下毒害人的罪名，被废为庶人，母亲、兄弟全都流放岭南。许敬宗还顺便启奏，将王皇后死去父亲的赠官也一并削去，天子欣然同意。

六天后，百官上奏请立新的皇后，天子于是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的册封典礼上，李勣临时受命，担任“颁奖嘉宾”，亲手将皇后玺绶交给武皇后。

一场废后风波，李治终于取得了完胜。这个胜利，不仅意味着他心爱的武媚正式成了他的妻子，也意味着李治真正掌控住了朝廷的局势。这是李治与武媚共同争取到的成果，李治决心在这个属于妻子的大日子里，让她接受整个唐廷的祝福，所以破天荒地加设了一个环节，让百官在肃义门集体朝见皇后。

肃义门前，百官无论大小，都真心地拜贺门楼上伫立的武皇后。此时此刻，不论是李治还是武皇后，或许都心中明了，百官其实是在向强大的权力而拜——谁赢，他们便拜谁。

贪婪的新贵

在被册封为皇后的第三天，武皇后便写了一个奏表，请求不再追究之前反对废后的来济、韩瑗的责任，同时还要褒奖他们深情为国的精神。

这次上表无疑是表明皇帝皇后的一种态度，既然李治的目的已经达成了，那一切事情就到此为止，大家相互和解，恢复原来其乐融融的样子——至少假装和原来一样。这当然是武皇后与李治夫妻二人商量后的决定，毕竟武皇后由于早年遭遇，已经养成了睚眦必报的性子，请求奖赏那些抗议封她为后的大臣，不可能是她的本意真心。

而此次的有功之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也都被大加封赏。许敬宗拜为侍中，李义府也晋升为中书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官阶提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到了这里，朝政达成了新一阶段微妙的平衡。一边是退居二线的长孙无忌、于志宁、来济等人，他们虽然没有贬官降职，朝中影响力依旧很大，但却失去了原本的权力。另一边是李治夫妇和许敬宗、李义府这些朝廷新贵们。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结束了，新的一年，新的气象，宰相们共治天下的永徽朝结束了，属于李治的时代到来了。李治下令改元显庆，大赦天下，永徽七年改为显庆元年（公元656年）。

李治并不是父亲李世民那样的不世出的英雄骄子，也没有李世民征战四方所积累下的威望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所以并不能完全让朝堂内的各方势力都臣服于他。这一次强行压制朝堂对于改立皇后的争议，他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与舅舅长孙无忌之间所产生的无法弥补的裂痕。武德、贞观朝的勋贵们，大多数都多多少少与长孙无忌沾亲带故，李治并不能完全有把握可以驾取得了这些高贵的长辈们。

不过幸好有上一代人留下的礼物——科举制（此时的正式名称叫作“贡举”）。贡举起于隋朝，在贞观年间被尤其重视。太宗皇帝曾在端门前，看着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自豪地感叹道：“从此之后，天下英雄都入吾彀中了！”原本的朝廷官员，一般由士族荐举，或者功勋贵族们世袭，天下官员都是几个小圈子里的人，没关系、没出身的寒门子弟，甚至是本地土豪大户们，想要走仕途的话，要么从比九品芝麻官还小的流外官开始一步步熬资历，像李义府他爷爷那样熬一辈子只是个九品县丞，要么就是从军，出生入死，用战功来获得勋赏和官职。而贡举制度一出来，朝廷开科取士，就等于是跳出这些小圈子，向天下招揽人才。那些普通小家庭的子弟，若有才华，也可以一朝登科，成为“厅局级”以上干部。

在贞观朝，每年进士及第的只录取九人，更低一级的明经科人数也差不多，一年所产生的官员也就那么几十个人。全国的士子当中选几十个人，胜出的自然也要看家学渊源、学习条件，家里要是没钱，连书也看不到，就更谈不上考进士了。所以即使是进士当中，也有相当多的士族子弟，真正出身寒门的就更少了。

可即便是这样，科举对于天下士子的意义，被估计得再高也不为过。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的宰相李义府，如果没有开科取士，那他一辈子也许都是达官贵

人们的幕僚。

中书侍郎郭正一，如果没有开科取士，父祖都没有官位的他就算文才再好，也许也只能是当地的一个能吏。

太子中舍人上官仪，如果没能成为进士，那他也只能通过赏识他的杨恭仁，去谋取一些看上去还过得去的官位。

这些年青一代的官员们，都是贞观年间的进士，如今，他们已经成长成了中央朝廷的中坚力量。李治也充分利用着这些太宗拔擢出来的人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时间，这些朝廷新贵风头正旺。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一朝的新贵们，倒是有些自己的特色。

李义府成为天子的宠臣，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上奏废后，帮了李治一把，还因为他成功地承担起了长孙无忌等人撂下的担子。

这个帝国，已经不是当初草创时的样子了。它东到辽水，西至西域，南至交趾，北至瀚海，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疆域。而全国各地的事情都要上报唐廷中枢，经过中书省来处理，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而显庆朝的帝国疆域比之贞观，甚至比永徽年间还要大上不少，机要事务就更加多了。当年宰相岑文本担任中书省长官时，就是因积劳成疾而活活累死的。如果让一些能力不足之人来主持，那整个帝国就全乱套了。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帝国与西突厥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这年八月，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率领各部族联军，不远万里前往西域，讨伐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强兵两万骑，其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驰迎冲击，西突厥大败。唐军追奔二十里，斩敌一千五百余人。

这场战争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就有了苗头，到了三年后的现在，已经是战事最为紧要的时候，程知节、苏定方率领大军在外，唐廷中枢要及时提供后勤保障，同时要通过前方传来的情报来判断战局，防止大军有孤悬在外的风险，还要处理战事相关的外交、情报工作，工作艰巨无比。如今，长孙无忌因为“废王立武”事件而做了甩手掌柜，连带着朝中与长孙无忌结好的许多老臣也都态度消极。中书令来济之前因为废后，也与天子李治闹出了些不愉快，幸好他总算是以国事为重。但李治要证明自己的人也能担当重任，所以压力都到了李义府这个中书省副职身上。

李义府是天生的宰相料子，他深通帝国中枢这一套运转规则，在他的运作下，中书省工作张弛有度，井井有条。每个人的童年都会以特有的方式映刻到他成年后的行为中，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样的世家子弟不同，李义府的成长轨迹充满艰险，也曾受尽白眼和讥诮，所以他养成了一套寒门特有的处事风格，他对每个人都满面春风，面带友善，不当面得罪任何一个人，就算是碰见政敌，也始终保持微笑，回头再把这人解决了。

这当然和世家大族们光明磊落、以直报怨的风度截然不同，所以李义府也就得到了笑里藏刀的名声，人称“李猫”，说他像猫一样看上去柔柔的，其实最会害人。

说到底，李义府这些寒门子弟，和长安城的门阀贵族们来自不同的世界，那些含着金钥匙

长大的贵人们，何尝会去设身处地地考虑小人物的感受？

但对李治来说，李义府等新贵们的表现大大超出了预期，让他十分满意。当初李治成功将武氏捧上皇后之位后便及时收手，与长孙无忌、来济等人和解，很大一个顾虑便是担心要是把这些宰相们逐出中枢，那就没人来帮他经营这个帝国了。如今李义府可是个宝藏男孩，又懂人情世故，又能揣摩上意，又会吟诗作赋，又会治国理政，有这样一位助手，李治像捡到宝一样高兴，也更有底气去面对那些贞观朝的老臣们了。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李义府私德不行。

后世的很多落马贪官，都是从穷苦的农民家庭出来的，为什么贪污受贿？原因就是“穷怕了”，因为自己穷过，所以对钱财美色有着一种本能的欲望。李义府也有些类似。钱财、美色，哪个男人不爱？只不过以往的勋贵们，本来就家底雄厚，财大气粗，欲望并没有那么强烈，而且就算是揽财，吃相也不会太难看。但李义府的吃相就未免难看了一些，刚刚上位，便在工作的闲暇大肆揽财。比如，他听说大理寺关着的一个名叫淳于氏的女子长得好看，就暗地里让大理寺悄悄把人放了，然后纳她为妾室。这件事情很快被正直之臣发现，闹成了大案。

不过，天子李治还要依傍李义府才能，便硬生生地把这个案子给压了下去。对李治来说，是否贪污其实并不会损伤自己什么，能够帮他治好国家才是首要的。

这就是李治不如他父亲的地方，他还没有明白，风气的清正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一部分。如果皇帝只喜欢能臣，而不重视清官，那朝廷的风气就会自上而下地败坏下去。当初太宗皇帝看重大臣是否正直，靠着明辨是非的慧眼和强大的驾驭群臣的能力，最终成功养成了贞观一朝的淳朴之风，一直延续到永徽朝而没有衰绝。然而这一切到李治亲政之后便有所转变了，那股贞观之遗风，从此开始渐渐地黯淡消散。

羽翼日渐丰满的李治，终于可以对长孙无忌的势力发起总攻了。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许敬宗、李义府带头对贞观老臣们发起攻击，声称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被贬的褚遂良图谋不轨，有所密谋。虽然这个指控乍一听起来就让人感觉不合理，李治还是认可了许敬宗、李义府的指控，将韩瑗贬为振州刺史，来济贬为台州刺史，终生不得有机会入朝觐见。又将褚遂良继续贬为爱州刺史，那位可怜的前皇后的舅舅柳奭又从容州刺史继续被贬为象州刺史。

顶着谋逆的罪名，却只是被贬官到外地担任市长，可见李治是不信这个谋逆指控的，他只是需要这样一个借口，将这些占着宰相之位、阻挡他获取权力的老臣们请出去。

振州（今海南三亚）、台州（今浙江台州）、象州（今广西来宾）这些地方，虽然此时还没怎么经过开发，但都是风景秀丽之地，荔枝、椰子、香蕉等热带水果随便吃。贬官外放的处罚，主要是让这些宰相们经历贬官就任路上的旅途之苦。褚遂良先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然后转为桂州（今湖南桂阳）都督，接着再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这就要经历三次旅途颠簸，忍受南方的蚊虫瘴气，还有大得吓人的蟑螂。旅途中的褚遂良上表给天子，陈述自己当初含辛茹苦拥立李治为帝的经过，请求皇帝念在自己的功劳，给予自己宽大。

只是这封表奏几经辗转送到了李治的案前，李治翻也不翻，就把它放到了一边。

皇帝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将褚遂良、柳奭等人送出去，只剩长孙无忌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长安。长孙无忌再也没有什么依傍，他要独自面对皇帝、皇后还有朝廷新贵们的暴风骤雨。

从“废王立武”之后，长孙无忌消失在了朝廷日常理政的记录里，连韩瑗、来济被贬，他也不发一言。直到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他终于再次现身，这三年他没有闲下来，而是组织团队，将朝廷礼制重新编订成册，献给皇帝。李治于是下诏，将这部《显庆礼》昭告天下。

古人说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三十年前，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立下大功，帮助太宗上位；永徽朝的这六年，他又成功帮助李治和平地接掌大权，并创下了“永徽之治”的功业。但这些功业也许几年之后便如过眼云烟，长孙无忌的权力也很快随着李治权力的扩张而消散。

只有长孙无忌主编的这些著述，将会流传千百年，成为他留给时代的不朽献礼。几年前的《永徽律》和《唐律疏议》，是律令体系的集大成者，堪称“长孙无忌法典”，影响了大唐以及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千余年。而这一部《显庆礼》，也是后世君臣行事的依据，影响非凡。

长孙无忌自己也看开了，和这些不朽之事相比，长孙无忌个人的荣辱已经算不上什么。

三十年前，他的妹妹长孙皇后曾力劝太宗，不要重用当时就已经担任左仆射的长孙无忌，甚至在她临终时还反复嘱咐太宗，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朝野舆论的压力，或者是担心作为外戚身处擅权的嫌疑，更是因为长孙皇后太清楚自己兄长的性格了。长孙无忌的忠心、才干，都是世间一流，只不过在军事上的技能点没有点开，他唯一的弱点，也在于他强势的性格——进退自如是做人的一种境界，而长孙无忌只知进，不知退，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掌握了权力之后，往往以为自己就是权力本身。殊不知，作为外戚家族，他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如果失去了皇帝的支持，他的权力也就转眼变成了没有根基的楼台。

这几年来，长孙无忌对朝政，对天子，一直都是竭诚尽力，他与褚遂良等贤相们一起，贯彻着太宗皇帝的遗志，让帝国持续蒸蒸日上。连他设计在房遗爱一案中扳倒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维护李治的权力。在“废王立武”事件中，李治步步紧逼，长孙无忌所做的也没有逾越人臣的本分，与褚遂良一样，是站在有理的一方据理力争，而在李勣表态支持李治之后，长孙无忌也就偃旗息鼓，不再强争。他本以为，通过这样的退让，最终可以与李治和新贵们在朝局上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可长孙无忌没想到的是，这位看上去柔弱的小外甥，野心其实大得很，他不要什么平衡，他只要皇帝大权独揽。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清算的时候终于来了。许敬宗指使他人向李治呈奏密章，称监察御史李巢勾结长孙无忌，图谋造反。许敬宗上奏道：“长孙无忌谋反已露苗头，我担心他知道事情暴露，会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同党，必成大患。希望陛下能果断处理，尽快拘捕。”

李治听完就哭了，说道：“我怎么忍心给舅舅治罪？后世的史官们会怎么看我？”虽然哭得令人感动，但李治自始就先认定了长孙无忌有罪，只是在问许敬宗，如何处理长孙无忌，

才能让他死后不被史官批评。

许敬宗回答得也很巧妙：“长孙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人都信服；又当了三十年宰相，天下人都畏惧他的威望；如果一旦开始谋反行动，陛下又能派谁去阻挡他呢？如今有赖苍天有眼，我们及时发现，这是天下的幸运。如果长孙无忌得知情况，气急败坏，提前发动，那就有大麻烦了。陛下想想，隋炀帝当年就是被他所信任优待的宇文化及杀害的啊！”这话直指皇帝内心深处最为恐惧的地方——唐朝立国至今，不过才四十年，和当初的北周、杨隋差不多，而篡北周的杨坚，取杨隋的李渊，全都是皇室亲戚，武川一脉的关陇王朝，最危险的敌人一直都在皇室内部。

从这个角度看来，长孙无忌只要存在一日，就是李治权力的一大威胁。

随后，许敬宗又继续举了汉文帝杀了舅舅薄昭的例子来宽慰李治，劝说道：“愿陛下速速决之！”

李治完全被说服了——与其说是被说服，还不如说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合理、并且能自圆其说的说辞。这个案子自始至终都没有审问过长孙无忌本人，长孙无忌收到消息时，已经是朝廷的正式处置命令。天子也没有亲自与他的这位舅舅对质并问清实情，便下令削去他的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并让沿途州府发兵护送，严加监视，防止长孙无忌趁机造反。

长孙无忌接到这个消息，惋惜的心情也许多过了愤怒。他的这位好外甥，直到现在还想让别人唱白脸，自己唱红脸，他让亲信许敬宗、李义府冲在前面，为他担下诬陷托孤重臣的恶名，而自己始终躲在重重帷幕后面，甚至不敢见他一面。

毕竟连当初谋反的侯君集临死前，李治的父亲唐太宗都和他见过最后一面。在这场权力斗争里，长孙无忌愿赌服输，可是让他惋惜的是，自己与李治血浓于水的甥舅之情，难道还不如太宗与侯君集的战友情吗？

三个月后，李治看到朝廷对长孙无忌的倒台反应平静，于是再次下令让司空李勣和许敬宗一起复审长孙无忌一案。中书舍人袁公瑜接受任务，前往黔州调查长孙无忌的谋反罪状。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

孤寂的长孙无忌在袁公瑜的逼迫之下，悬梁自尽。他的家产随之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

此时，褚遂良已经在遥远的爱州抱憾而逝。而永徽朝的其他两位宰相韩瑗、柳奭，随后被下令在贬官的当地处斩。

台州刺史来济被改任为庭州刺史。庭州是大唐在极西的边界，在这里，大唐与西突厥十姓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着，庭州此前的很多位主官都战死在了前线。两年后，西突厥部落大举进攻庭州，来济统兵防御。他在前线对众将说道：“吾曾经触犯刑律，所幸蒙恩赦免死罪，如今自然应当完成自己的职责！”他没有披上甲冑，便率领所部骑兵冲进对面突厥人的军阵当中，战死在了沙场。

他这一生都秉持着正直的原则，最终也因为这个原则而流落至此。也许来济是真的累了，

想要休息一下了。

永徽朝的宰相们先后杀青，离开了历史的舞台。而显庆朝的新贵们，则继续走在事业的上升期，李义府荣升中书令，许敬宗荣升侍中，把持了朝政。李义府继续敛财，与家人一起卖官鬻爵，广结朋党，权势熏天。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李义府不知道，这一切冥冥之中都已经注定了，几年之后，他自会迎来粉身碎骨的结局。

许敬宗、李义府等新贵们虽然贪婪，但万幸都不是庸碌之臣，在他们的经营下，大唐继续开疆拓土。在辽东，程名振、薛仁贵的大军持续向高句丽发起攻击，在贵端城、横山等地屡次击败高句丽人；在西域，苏定方率领诸国联军大破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一直穷追至碎叶水，灭亡西突厥，整个中亚西河诸国归附在了大唐麾下。唐廷在西域又设置了濛池都护府和昆陵都护府，将整个西突厥及其属国按照州府制度管理起来。

大唐儿郎、汉家王旗，已经插满了长城内外，天山南北。

第六章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进取的初唐气象

熊津闪电战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天下风调雨顺，普遍获得了大丰收。在洛州，只需要两个半文钱便可以买下一斗粟米，十一文钱便可以买一斗粳米。极低的物价、丰厚的粮食储备，让唐廷的财政能力空前充盈，可以支撑东北、西北两条战线的作战。

西北战线上，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自称沙钵罗可汗，一度气势汹汹。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的鹰娑川之战中，程知节、苏定方率领的唐军由于指挥体系出了问题，虽然击败了西突厥，但未竟全功。这对于唐军来说已经是十分可耻的失败了，主帅程知节直接被降罪免官。两年后的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廷派遣苏定方、阿史那弥射两员大将，分两路征讨西突厥，终于取得了大胜。唐军一路追击，在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成功俘获了阿史那贺鲁全家，西突厥终于彻底平定。

前后十六年，大唐终于彻底击败了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被苏定方大军一起带到了长安，在昭陵，贺鲁被当作祭品，告祭陵寝中的唐太宗。告祭之后，贺鲁被免于一死，继当年被俘的颉利可汗一样，成了长安城里人见人爱的吉祥物，有如一块行走的纪念碑，展示着大唐的昭昭武德。

而得胜的苏定方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再次出兵西域，征讨葱岭以西的思结部，如神兵天降一般地出现在敌军城下，俘虏思结部首领都曼。苏定方将都曼直接提到东都洛阳，在洛阳宫乾阳殿交给了天子李治。

靠着四处征战的功绩，苏定方升任左武卫大将军，然后马上随着天子李治巡幸太原，一个月后的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重大使命——担任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骁卫大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大军十万人，征讨东海对岸的百济国。

之所以征讨百济，是因为它屡次不听唐廷训示，三番五次地攻打唐朝的盟国新罗。在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中，高句丽和百济都是扶余人建立的，只有新罗是三韩人所立。于是高句丽和百济两国的扶余人就一起欺负新罗的三韩人，新罗便只好向唐廷求助，只是新罗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与大唐并不接壤，实在鞭长莫及。

百济确实不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它大哥高句丽顶着。高句丽真是东亚诸国中的传奇，其他国家撑不住一次大唐的精准打击，只有高句丽，抗击了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三代帝王砧锤般的攻击，依然屹立不倒。虽然在唐军面前，高句丽和百济加起来都不一定是一支少数民族仆从军组成的偏师的对手，但五百里辽泽，还有安市城的寒冬，都是扶余人最好的屏障。

这也让百济渐渐地认为，大唐军队再强，也过不了鸭绿江，打不垮高句丽，所以不管唐廷如何严词正告，让百济停止对新罗的入侵，百济依然我行我素，表面上维持着对天朝上国的客气，实际上什么事情都照做不误。

所以，唐廷决定要认真对付一下百济了，正好如今西边战事已经平定，到了用兵东北的最佳时期。

自太宗皇帝第一次征伐辽东之后，已经吃准了高句丽的那一套防御策略，于是对症下药，从班师回朝第二年开始，展开了一系列措施。

简言之，就是通过长期、频繁的骚扰，耗尽高句丽的国力。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开始，唐军便派出小股远征军，持续地从海上、陆上两边，对高句丽发起进攻。今天歼灭数千人，明天烧了高句丽人的外罗城，就是不让高句丽休养生息。这样的出征，对大唐来说只不过是几千人、万把人的小规模战斗，而高句丽却要全部投入进来应对，最终让他们全国衣不卸甲，马不释鞍，无法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太宗皇帝本想在几年后继续新一轮的总攻，但天不假年，他不幸溘然长逝，对高句丽的用兵也就停了下来。高句丽终于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渐渐恢复了国力。李治在显庆朝执掌大权以后，重新沿袭了贞观年间的战略，继续不停地进行骚扰战，程名振、薛仁贵连续两年率军渡过辽水，大败高句丽军。

就在高句丽自顾不暇地抵御着东出的唐军时，躲在高句丽后面、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边的百济国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趁机打起了邻居新罗国的秋风。

于是，就有了苏定方受命担任行军大总管，跨海东征的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百济国没有想过唐军会真的跨海来袭，因为这样的操作在军事上的成功率其实低得吓人。百济和大唐，在陆路上隔着一个高句丽，大唐的陆军不可能跨过高句丽打到百济来。所以就算大唐水军来到百济，那也是孤军深入。百济只要挡住唐军最初的一波攻击，就能等到高句丽的援军，联合起来将来犯的唐军推到海里去。

但苏定方就要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他的履历表上，其实并没有太多指挥水军的资历，只是恰好他出身在河北沿海，略懂一些水战罢了。水战和陆战虽然在具体指挥技术上千差万别，但军事思想却是相通的。在与天子李治共同巡游并州的路上，苏定方提出了这个精妙的作战计划，最终说服了天子，并成了这场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这个作战计划，精髓就在于快，通过精准的兵力投送和高效的水陆两栖行军作战，趁着高句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彻底击败百济国的有生力量，让他们退出战局。

这是一场大唐的闪电战。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苏定方率领十万水军，从成山（今山东荣成）渡海，向百济进发，直取百济国都熊津城。同时，唐廷还下令新罗国也同时出兵，策应唐军，对百济发起攻击。

百济王扶余义慈听闻唐军真的来了，紧急动员全国士兵迎战，同时向高句丽求救。但高句丽的主力此时还布置在辽东的北方边境，调往南方来救援百济还需时日。而百济国内各地的军队向熊津城集结，也同样需要时间。所以扶余义慈孤注一掷，将手上可用之兵派往熊津江口，防御大唐水军。

唐军精锐，天下闻名，百济有自知之明。他们只求拖住唐军三日五日，为百济全国动员之

兵集结都城，以及高句丽援军的到来争取到时间。

只见大唐庞大的舰队覆盖了熊津江口的整个海湾。舰队中的壮士在苏定方的组织下，抢滩登陆，迅速击溃了熊津江口的百济守军，歼敌数千人。唐军舰队乘潮而上，战舰在江中首尾相连，帆桨如云，舟中将士们擂鼓呐喊，壮观无比。苏定方亲率步兵骑兵大队，沿着熊津江，与江中舰队齐头并进，一路凯歌高奏，直逼熊津城。

唐军离熊津城只有二十里时，百济全国紧急动员的各路兵马终于赶上勤王。倾国之兵在熊津城外摆开决战之势。苏定方明白，这一仗必须要打，而且要打得漂亮——一战摧毁百济人的精气神，用最快的时间迅速达成胜利，这就是这次“闪电战”行动的精髓。

这些唐军都是在西域、辽东战场上爬摸滚打过来的百战之兵，熊津城一战，真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百济倾国之兵一朝覆灭，一万余人当场战死，其余士兵全部作鸟兽散。场面太过于惨烈，以至于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已经完全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信念，连忙带着太子扶余隆与亲信随从，向着百济北境逃去，希望能依托高句丽人，继续负隅顽抗。

国王和太子出逃，熊津城中群龙无首，而唐军则转眼跟了过来，包围了熊津城。受命防守熊津城的，是扶余义慈次子扶余泰，情急之下，自立为王，指挥城中军民固守待援。

可是一起留在城里的，还有太子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看到扶余泰自立为王，他可不乐意了，于是直接带着自己的部下，翻越城墙投靠了唐军。

扶余文思的投降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在城中掀起了投降的狂潮，城中百姓全都跟着扶余文思的脚步出城投降，守军想拦都拦不住。唐军也借着势头登上城墙，将大唐的旗帜插在了城墙之上。

势穷力竭的扶余泰只得打开城门，正式向苏定方投降。

而熊津城一投降，扶余国其他城池，连同扶余国王扶余义慈、太子扶余隆一起，也都被苏定方击碎了战斗意志，纷纷主动投降了唐军。从熊津江口之战，到百济君臣投降，前后只经过了短短十天。至此，创立于东汉末年，延续长达四百多年的百济国，带着二百座城池、七十六万户人口，自动成了大唐的属地。大唐在这里设置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等五个都督府，管理这一片新的疆域。

这已经是短短几年时间里，苏定方率军灭掉的第三个国家。

扶余义慈全家，和同样被苏定方俘虏的阿史那贺鲁、思结都曼一样，被押送到了东都洛阳的天子面前，天子李治也许都见怪不怪了，过了一番嘴瘾之后，仁慈地赦免了扶余义慈以下的一干百济贵族们。

仁慈是强者的专属品，而大唐就是这样的强者。

灭亡百济之后，整个朝鲜半岛的形势忽然起了变化，原本高句丽、百济合力欺负新罗的局面，变成了大唐、新罗夹攻高句丽。百济国就有如大唐在高句丽南边设立的一个桥头堡，稳健地插在了高句丽人的后心。天子李治于是顺势下令，苏定方、契苾何力等大将率军一起，从北边（辽东）、中间（平壤）和南边（百济）三个方向，发兵征讨高句丽。

也就在这个时候，东亚世界的另一个势力也进一步介入了朝鲜半岛。

东亚大混战

倭国，也就是日本，其统治者也是扶余人的后代。“倭”这个国号，虽然如今听起来不雅，但确实不算是中央王朝对他们的蔑称，而是日本人自己所立的国号。此时的倭国，定都于飞鸟城，进入了所谓的“飞鸟时代”。到了唐代贞观年间，中大兄皇子把持了朝政，迁都难波城（今大阪市），开启了一场大化改新，模仿着海那边的大唐，一样建立起了一套律令制度，还有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

倭国从圣德太子的时代以来，逐渐占领了日本列岛的各个地区，还不间断地征讨北边的虾夷和肃慎，从一个偏僻之地的岛国一跃成了东北亚除大唐以外数一数二的大国。甚至当初隋朝时，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骄傲地写出：“日出处天子向日没处天子问安”这样的话来，引得隋炀帝不快。因此，他们反倒藐视起了朝鲜半岛的扶余人亲戚建立的高句丽、百济和三韩人建立的新罗，开始要求他们朝见天皇，建立自己的朝贡体系来。

在倭国统治者眼里，百济是自己的小弟，是大倭国的势力范围，百济的王子扶余丰就在倭国做质子。此时大唐冷不防闪电突袭，像是出海捕个鱼一样，把百济国君臣们捕到了洛阳，倭人没有反应过来，百济国便灭亡了。这件事情换谁，谁都受不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大唐很强，但倭人不相信他们可以不按规矩出牌（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承认大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百济的局势，牵扯了倭国太多的利益，所以必须要干涉。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孝德天皇去世，中大兄皇子掌权，并在几年后成为天智天皇。这一年，倭国作出决定，全面介入百济国局势，并出钱出力，出兵五千人，大力支持留在倭国为质的扶余丰回到百济，继位为百济王。

而百济境内的局势，这一年也发生了变化。

上一年，苏定方带着百济义慈王，以及王族、臣僚还有一万两千百济军民，率领主力军返回大唐，留下了郎将刘仁愿率领一万人留守在泗泚城。苏定方人虽然走了，但是影响仍在，而且是极为恶劣的影响。

当年平定东突厥之战时，苏定方率领敢死前锋在铁山大破颉利可汗牙帐，却因为纵兵大肆劫掠，受到了严厉的问责。太宗在位期间，苏定方也因为劫掠的原因而被雪藏。这其实也是苏定方的视野所限，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从来都是用精准冷酷的计算，来实现军事效果的最大化。他的几场仗打得都极为艰苦，如果不让士兵们放松一下的话，估计以后就没有人再愿意奋力杀敌了。所以苏定方的劫掠都是从军事角度出发，从来不考虑政治因素。

闪击百济的这场行动也是如此，从熊津江口登陆，到攻破熊津城，整个军事行动节奏紧张，全军都处在高度压力逼迫之下，因此苏定方选择在胜利之后放纵劫掠，以此犒赏麾下的将士们。

而这样一犒赏，就出了问题。唐军烧杀抢掠，直接把百济人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百济国原来的达率兼郡将黑齿常之（相当于州刺史），是极为出色的军人，原本见百济举国投降，也放弃了抵抗准备投降，结果苏定方纵兵劫掠之后，黑齿常之便改了主意，与手下十

多人逃归本部，收集逃亡失散的士卒，齐心协力保守任存山，十天之内纠集了三万人马，武装阻止唐军骚扰附近的城池。

如果局势发展到这里，那唐廷只需要制止唐军的劫掠，并派善于治理的文臣好好处理就是了。唐廷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并且还按照治理西域、漠北的方式，委派百济当地的酋长、城主继续担任都督府的都督和羁縻州的刺史。这样一来百济就能从一开始的混乱里平静下来，在大唐的领导下好好自治，当地贵族、百姓也能继续安安稳稳地生活。

但是，百济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唐廷在百济动了倭国的蛋糕，倭国怎么能答应？

留守在周留城（今韩国扶安）的义慈王的侄子扶余福信，在倭国的支持下，与僧人道琛公开对抗起了唐朝，迎立留在倭国的扶余丰为新的百济王。在倭国出兵武装支持之下，福信也发展得越来越壮大。那些原本投降唐廷的城池，都慢慢转而归附于扶余福信。两百七十多座城池，超过两百座都已经被百济人在倭国的支持下重新收复。

扶余福信野心勃勃，倭国送来的扶余丰只是扶余福信的傀儡，真正的大权全由福信掌握。北面有高句丽的支持，南边有倭国的援军登陆，泗泚城的刘仁愿，渐渐地被百济人的大军围了起来。

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由于唐廷在百济处置失当，导致百济复国势力越来越强，泗泚城中的唐军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所幸，唐廷在此时派来了刘仁轨。

刘仁轨本是文臣，从县令一步步做到了给事中，但由于得罪了宰相李义府，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被贬为青州刺史，然后又获罪免职为平民。直到原本被派来百济担任熊津都督的王文度在路上病死，实在没有别的人可以用，这才勉强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替王文度统帅百济驻军。

检校，也就是职务较低的官员临时被任命为更高的差遣官。刘仁轨是平民之身，只能勉强提拔上来管一管军政大事了。

而担任指挥官的刘仁轨，迅速整顿士气低落的唐军，带领这一万人，再加上七千新罗军士，到处转战，击破了各路复国的百济义军。

百济已经成为大唐与高句丽、倭人角逐的战场。高句丽暂时因为要全神贯注应对辽东来犯的唐军，自顾不暇，百济这一两万人的唐军，主要由倭军和百济义军合力应对。扶余福信手下有数万人，百济大将黑齿常之有三万人，再加上护送扶余丰回百济的倭军五千人，几倍于唐军的兵力向着泗泚城怼了上去。百济军还封锁了熊津江，建立栅栏，试图将泗泚城的唐军、新罗军封锁在城里。面对这一局势，刘仁轨果断出击，水陆并进，在新罗军的配合之下大破百济的封锁，百济军士兵战死、溺死的有万余人。

这场仗打得漂亮，但唐军兵力有限，仍然没有扭转不利局面。而应唐廷要求前来策应的援军在半途中被扶余福信率军击败，新罗人不敢再来救援，战局不免陷入了胶着。

此时，大唐已经又一次向着高句丽进发。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军抵达高句丽边境，从鸭绿江过江，却遭到了渊盖苏文的儿子渊男生（这位兄台的名字就叫“男生”）数万精兵

的还击。九月的鸭绿江，江面已经冰冻，契苾何力率领部下踏着冰面渡江，一战击穿了高句丽人的鸭绿江防线，一直追杀了数十里，斩首三万人，其余高句丽精兵几乎全部投降。

而苏定方率领的水军也到达了平壤城外，将这座高句丽国都团团围住。

整个东北亚世界就这样全都卷入了战火。

苏定方以为，他可以复制在百济的胜利，通过闪电战术直接击穿平壤城。但是他的舰队穿过大同江，像在熊津时一样连战连捷，到达平壤城之下时，却发现平壤城比所有人想象得都要坚固，几个月时间，始终保持在高句丽人手里。而这个时候，唐廷传来命令——由于回纥、仆固等铁勒部族反叛，唐廷抽调铁勒王子契苾何力，以及薛仁贵、郑仁泰等将领回国紧急增援平叛。

久攻不下的平壤城正处于严冬的大雪之中，苏定方也被迫回师，结束了这场不成功的奇袭。

在泗泚城，刘仁轨、刘仁愿也受到了天子的敕令，唐廷决定收缩战线，鉴于百济驻军孤悬在外，泗泚城与中原的航线也被封锁，为了防止他们在倭国和百济义军的围攻下全军覆没，便下令驻军撤退到新罗境内，然后乘船返回大唐。此时的泗泚城里，唐军将士们已经奋战了两三年，全都已经归心似箭，只想着快一点班师回朝。

但是刘仁轨拒绝了，唐军浴血奋战了两年多，如此战果一旦抛弃，百济便会卷土重来，形势将比开战前更为不利。

正好扶余福信听说了唐廷下诏让驻军还朝的消息，也不敢得罪唐廷太多，于是主动联系泗泚城里的刘仁愿、刘仁轨，商量说要是唐军回去了，不要担心，百济军会礼貌地送别的。以后有话好好说，大家还是朋友。

而刘仁轨恰恰看到了机会，趁着百济人以为唐军即将撤军，降低了防备之时，突然对百济义军发动袭击，重新攻占了支罗城、真岷城等几个要塞。

这对于唐军来说意义非凡，他们不仅夺回了主动权，还成功收复了被百济人夺回的熊津城，恢复了唐军与新罗的交通线。

收到来自泗泚城的上表后，唐廷认可了刘仁轨的主张，决定重新对百济增兵，在山东齐地的淄州、青州等地方，征召健儿勇士七千人，由孙仁师带领，赶赴熊津城，更让刘仁轨如虎添翼。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又有了新的情况出现。

其一，是奸相李义府的倒台。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以来的这八年里，李义府作为宰相班子中的核心支柱，与天子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一方面，李义府是天子在外朝的代言人，负责精准地贯彻天子意志，维持朝廷中枢的运转；另一方面，天子给予李义府想要的大富大贵，甚至给得比他应得的那一份还要多得多。李义府借着职务之便，大肆敛财，所卖的官位职务，每一个都明码标价。这些行为确实过分，但都在天子的容忍范围之内。天子是有底线的，李治的要求

是他可以绝对驾驭李义府，并通过李义府来掌控整个朝廷，不能使朝堂再出现长孙无忌那样的擅权者。

结果，李义府没有控制好自己，最终触碰了天子的禁区。有一次，李治觉得李义府卖官鬻爵的行为过火了些，影响到了朝廷的体面和他明君的声望，所以装作从容地跟李义府说：“听说卿家的儿子、女婿不够谨慎，犯错很多，连我都要帮他们遮掩。还请卿家管教一下，下不为例。”面对皇帝的旁敲侧击，李义府原本承认个错误便罢了，谁知他过于敏感，紧张地认为有人背后捣自己的乱，甚至追问皇帝是谁说的。李治回答：“如果我说得对，你何必要问谁说的呢。”话里已经有些不悦之意。但李义府却一声不吭地梗着脖子，自顾自地缓步离去了。

这样的态度，在菜市场吵架的时候用一用倒也罢了，怎么可以在天子面前如此呢？这让同样心里敏感的李治，开始怀疑李义府的忠诚。

而李义府回到家，不想着重新赢得皇帝的信赖，却开始怀疑最近是不是风水运势不行。正好有一个名叫杜元纪的术士及时出现，对李义府说他的住宅上空笼罩着一股“监狱之气”，恐有大变。李义府慌了，请求祓除之法。

杜元纪一开价：两千万钱，保你钱到法力到，霉除狱气除。

从古到今，这样的骗局都是为有缘人量身订做的，赚的都是心里有鬼之人的不义财。李义府的确如此，便花了大钱，请这位大师做法。他们凌晨之时出城到郊外，观看星象。结果马上被人举报了，被认定是结交妖人，图谋不轨。

这几年来，对李义府的弹劾和指控没有几百也有几十了，李义府照样悠然自得，依靠天子的袒护继续稳如泰山。但李义府没有想到，天子彻底放弃他，竟来得这么快。结交妖人事件一出，天子李治立刻下令彻查。于是御史台追根究底，连同一起追查到的以往的各项罪名，数罪并罚，经过天子首肯，李义府一家全都发配到岭南的荒郊野岭流放去了。

李义府的倒台，让远在百济的刘仁轨有了更自由的发挥空间。没有李义府的唐廷，全力支持百济的战事，让刘仁轨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

其二，就是百济人的内讧。

从倭国远道而来，被推举为百济新国王的扶余丰，一直都充当着扶余福信御用图章的作用，作为一个摆设，被扶余福信用来套取倭国的外援。扶余福信雄心勃勃地展开着他的复国计划，要不是刘仁轨率军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进攻泗沘城的百济义军，扶余福信几乎就要完成他的复国大业了。

但是，扶余福信没有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往往藏在他最不能预料的地方。傀儡王扶余丰，居然先走一步，开始了他的夺权之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六月，扶余丰突然发难，宣布福信叛国，下令诛杀。福信心知必死，高声唾骂道：“腐狗痴奴！”扶余丰大怒，下令直接斩杀福信，还用他的头颅做成了肉酱，活脱脱一场“舌尖上的百济”。

虽然扶余福信属于“亲日派”，站在大唐的对立面上，但他尚且在保持百济与高句丽、倭人的独立性方面上还有所坚持。而成功掌权的扶余丰，则全面地倒向了背后支持他的倭国。

倭国也应了扶余丰的请求，大规模地向百济增兵。一百七十余艘战船，两万七千余名士卒，杀往朝鲜半岛。这是倭军第三次向百济增兵，增兵之后，倭军投入百济战场的兵力已经达到了四万多人。

八月初，唐军和新罗军队一起包围了百济王扶余丰所在的周流城，而倭军大举增援，惨烈的白江口海战拉开了序幕。两万七千倭军舰队在将军毛野稚子率领下，先夺取了新罗国的沙鼻岐、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海上联系。这时，倭人听闻唐朝派出的孙仁师七千齐地兵已经到达熊津，唐军因此实力大增，于是决定主动寻求决战，也往熊津而去。

这时，第四批倭军的一万余人，也在将军庐原君臣的率领下赶来。在到达熊津江入海处的白江口时，庐原君臣的先头部队遭遇了孙仁师率领的大唐水军的截击。

倭国靠海而生，舟师舰队是国家的骄傲，他们造出的大船，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余人。所以倭军自信可以在海上凭借优势兵力与唐军舰队一较高下。

但是，当倭军舰队真正面对大唐舟师时，才意识到了量级上的差距。

大唐的楼船，甲板之上仍有三层之楼，容纳士兵八百多人，水战之中，居高临下，士兵上下三层齐射，箭如雨下。还有绞车弩、炮车射来飞石。楼船下还有斗舰，上层士兵作战，下层船夫划桨，乘风破浪，进退自如。各船在旗舰的调度下，行动有序，秩序井然。

倭军舰队的大船和大唐的楼船相比，完全不能说是大船。而且大船上缺少遮蔽，船内士兵全都暴露在唐军舟师的射程之下，一场遭遇战演变成了混乱的溃退，庐原君臣不敌唐军，败退下来。

败退后的庐原君臣率领倭军舰队，与毛野稚子的舰队，以及扶余丰率领的百济舰队汇合至一处，整顿舟船，第二天再次去救援正被唐军围困的周留城。绝对优势之下，倭军以为可以顺利击败唐军舰队，于是借着风势，向唐军舟师的水上战阵发起冲击。几轮箭雨之后，倭军和百济军冲进唐军战阵，一阵轰隆作响，最前头的几百条大船碰撞在了一起。

激烈的接舷战发生了。

倭军船只众多，拥挤在唐军舰船前。之前的倭国、百济指挥官，自信可以靠实力取胜，谁都没有事先查看过战场，这时他们才发现，舰队已经挤在一片浅滩之上，很多舰船都搁浅了，难以转动，场面混乱不堪。

中了唐军的计了——毛野稚子等倭军将领心想。而就在这时，唐军的斗舰、小型艨艟战船出现在倭军、百济军的两翼，游走着射来了火箭。倭军在浅滩之中难以调转船只，众多船只全都拥堵在一起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越来越大，渐渐地将所有船只吞没。

短短几个时辰，战斗已经变成了一场火灾，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四百艘倭军战船化为灰烬。

白江口之战示意图



白江口之战，以唐军的完胜而告终。倭军倾国派出的主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倭国几十年积攒的精锐战舰、武士，连同他们征服三韩、百济的野心，都在一夕之间化为泡影。由于倾国之兵全军覆没，倭国已经没有了再与唐廷抗争的力量，甚至无法守备本土，因此天智天皇遣使朝贡，向唐廷称臣。

这场战役也直接摧垮了百济人的信心，扶余丰逃出生战场，也不敢再去他摇摇欲坠的靠山倭国那里，而是往北逃窜，投奔高句丽。其余百济将士全都投降了唐军。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百济全境生灵涂炭，尸骨遍野，民生凋敝。造成这样惨剧的，既是唐廷的征伐，也是百济贵族、倭国势力的一己私欲，但最终受苦遭殃的，还是百济的平民。

战火无情，兴亡苦的皆是百姓。

刘仁轨平定百济后，抓紧时间抚平战争的创伤，收敛骸骨，修桥补路，百济平民终于重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这场战争，除了让大唐得到了百济各城的支持之外，还给唐廷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礼物，那就是大将黑齿常之。白江口之战后，百济全境投降，只剩下黑齿常之驻守的任存城仍然坚守。在刘仁轨的劝说之下，黑齿常之率城投降。这位年轻的扶余族将领，将在未来成为新

一代的名将，带着大唐的王旗，征战在帝国的西疆。

“见习生”武皇后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距离长孙无忌势力垮台才过去短短一年，李治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三十二岁的李治，这几年在照顾父亲唐太宗和与朝堂的明争暗斗上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对身体的损耗很大，因此家族遗传病过早地发作了。李治的症状有些特殊，还并发了一种特殊的风眩，现代医学称之为“梅尼埃病”，这种疾病往往出现在三十岁以上、平时思虑过多的中年人身上，发作过程中，内耳膜迷路积水导致旋转性眩晕、波动性听力下降，使他经常头晕目眩。发作的高潮期，还会出现波动性眼震，眼睛不能正常看书稿、文件，这让李治无法正常治国理政。

所以，李治一度请他的好战友、好伴侣武皇后来帮他处理政务。百官上奏的奏表，李治便交由武皇后代为处理。武皇后是聪明人，也读过一些书，通晓古今文史，又与李治心意相通，所以很好地扮演起了李治的治国小助手角色。

疾病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心境。李治患病后，虽然不久就在帝国最好的医疗资源的投入下痊愈了，武皇后也不再代理政事，但风疾是慢性病，在这个时代的医疗体系下基本无药可解，只能靠药物来暂时抑制。李治和他的太医们并不能确定，下一次风疾发作会是什么时候，又会有多严重。

这一切让刚刚步入中年的李治提早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或者毋宁说是自己病重后的国事安排。

李治与武皇后的第三子李哲后改名李显，第四子李旭轮后改名李轮、李旦，由于他们曾反复改名，为避免混淆，以后统一称为李显、李旦。

如今，李治的儿子们很多已经长大了。他的长子李忠十七岁，是曾经的太子，武皇后册封之后，李忠被降为梁王，李治和武皇后的心肝小宝贝李弘成了新的太子。太子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此时只有八岁，八岁的小孩如何能撑起帝国的重担？之前李治和武皇后移驾东都，留下李弘在长安做监国太子，没几天太子李弘就因为离开了父母手足无措，哭着闹着喊阿爹阿娘，硬是追上来与李治夫妇同行。太子尚且年幼，李治与武皇后生的其他几个儿子，沛王李贤、英王李哲（后改名为李显）、相王李轮（后改名为李旦）^②，就更小、更不懂事了，李治要是不久之后崩逝，谁来保障皇位的正常更迭？

找几个得力的宰相做顾命大臣？拜托，长孙无忌的前车之鉴还在眼前，李治当然不会再让自己的儿子重蹈覆辙。选择宗室来托付？这更不可行，要是宗室越俎代庖，直接把儿子取而代之怎么办？要是李治选择长子李忠来辅佐李弘为帝，那就更危险了，李忠本来就做过太子，谁也难保他会再起异心。

于是，李治把目光放在了一直陪伴他的妻子武皇后身上。武皇后聪明体贴，一直以来与他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战胜了长孙无忌集团，李治相信武皇后能在自己的指导和培养下，担起帝国的重任。

李治也意识到梁王李忠可能会影响他的安排规划。听说李忠被废后，似乎得了被迫害妄想

症，整天担心有人来谋害他，还悄悄地穿上女子的衣裙，等刺客来时好假扮女仆逃过一劫。李治也干脆给了李忠一点解脱，下令把李忠废为庶人，迁移到黔州，住在当年李承乾徙居时的旧宅里。

还有一点，李治也考虑到了。如果他的身体恢复得好，以后可以继续坐在帝位上，他也一样会把更多的权力留给武皇后，而不是李弘、李贤这些儿子们。李治想着，要是皇子们手里没有什么实权，那就没有利益冲突，大家相互安安稳稳、客客气气的，便不会再出现武德、贞观时这样兄弟相残的局面了。

更何况年长的皇子同样也会威胁皇帝的权力，李治的一生所感受到的爱，大部分都来自女性，从长孙皇后到他的乳母，还有武皇后，她们在李治眼里都是无比善良的，所以李治愿意信赖他的妻子武皇后，并将最重要的保证权力顺畅交接的任务交给她。在此之前，李治会更多地为武皇后创造历练的机会，让她可以在将来快速适应自己的职责。

为了使武皇后熟悉政事，李治甚至不惜同意她的建议，把三省六部还有百官的名称都给改了，以便武皇后记忆：改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门下省长官侍中称为左相，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为右相，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为匡正，其他官职也都是怎么记忆简便怎么改。

这或许也是李治作为一国之君，向武皇后表达爱意的方式吧。

但夫妻之间，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如果没有磕磕碰碰和偶尔的口角，那就是不正常的夫妻了。李治与武皇后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皇后，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朝堂内外。

武皇后帮助李治处理朝政，一开始是谦虚的，因为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武皇后还是一个好学的小学生。但渐渐地，武皇后熟悉了政务处理的规则，便开始有了自己的意见，李治要是有什么决策同武皇后的看法不一致，皇后便会动起正宫娘娘的脾气，甚至和李治吵起来。武皇后在主内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个性格强势的人，李治和武皇后吵完架之后，就会自己去生闷气。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有一次李治和武皇后吵完架，正好一个叫作王伏胜的宦官前来举报，说武皇后在搞一些厌胜的法术，悄悄扎小人。这让李治很生气，武皇后悄悄扎小人，扎的难道是她的这位夫君不成？于是秘密召见西台侍郎（也就是改名前的中书侍郎）上官仪，问他的主意。上官仪恰恰是王皇后一门的同情者，趁机建言道：“皇后专横恣意，海内各家都不赞同她，还请废掉武后。”上官仪的话，又回到了当初“废王立武”时攻讦武氏的老套路，拿着士族门阀不支持武皇后这个理由要废后。可李治当时正在气头上，当即同意，下令上官仪草诏。

上官仪是宫廷文体的大家，擅长写纤细婉约的宫体文，正当他打算尽情发挥一番，写一篇酣畅淋漓的废后诏书的时候，武皇后平时笼络的宫人们早已把这个消息悄悄通知了武皇后。武皇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忙赶到李治的办公室，追问她的丈夫，不过就是夫妻吵个架，为什么要谈离婚的事情？

李治此时也缓过劲来，想到他们夫妻多年的情谊，终于和武皇后重归于好。

而上官仪那篇催泪好文，才刚刚提交到李治的案前。李治当即解释说：“我一开始没有这个心思，是上官仪教我这么做的。”

武皇后原本以为上官仪只是李治临时找来的出气筒，可一查才发现，上官仪和当初密告说武皇后厌胜的宦官王伏胜，全都是以前太子李忠的人，这难免让李治和武皇后怀疑，上官仪和王伏胜是不是预先有着相互的配合，抑或都是为了让远在黔州的废太子李忠返回长安？

问题严重起来，触动了皇帝敏感的神经。李忠原本就远离朝堂，李治对这个长子虽然不甚喜爱，但父子有情，总希望他能平安一生。但偏偏有人想要拿李忠做文章，这个人不是别人，恰恰是他所宠幸的宦官和他在外朝的心腹之臣，这些人以为博取了自己的信任，就妄想着能重新给前皇后王氏，乃至她的门阀亲旧们翻案？

李治绝对不能容忍这么做！他立刻采取了雷霆手段，经过许敬宗的弹劾，上官仪被认为伙同庶人李忠谋逆，被下令处死，上官仪的妻子、女儿，全都发落到掖庭宫做奴婢。还有右相刘祥道（原来的中书令）等多位受牵连的宰相级大员，也都贬官外放，这才将上官仪谋逆案给平息了。

这件事情让李治进一步看清楚了：外臣什么的都不靠谱，没法做到和自己一条心，要靠还得靠自己的老婆。就这样，武皇后和李治床头打架床尾和，两人又好得如胶似漆，赛过初恋了。

至此，李治每当与大臣们朝会，总要让武皇后在帘幕里听着，退朝之后再一起商量。朝中大小事情全都一起告诉武皇后，赏罚、生死之类的大事，也全都先让武皇后拿主意，然后李治再下定夺。后宫内外都悄悄地说，如今的帝后真像当年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那样默契，于是也像那时一样，将天子和皇后合称为“二圣”。

盛大的乐章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廷还完成了一件大事，蓬莱宫的含元殿，终于完工了。

蓬莱宫，也就是大明宫，当初是太宗皇帝为高祖建造的宫殿，一度因为唐高祖先行去世而被搁置，就这样一晃过了近三十年。

长安城是当年宇文恺设计的，代表着天下一流的设计水准。但长安城的设计有一个缺陷，那就是设计师在画图时强迫症过于明显，一定要追求对称、方正，所以皇帝所居的太极宫要位于长安的中轴线上，也不管长安城的高点在城池东部。中轴线上太极宫的位置，正好是龙首原下的低洼部分，地势低而潮湿，住着很不方便。正因如此，宇文恺在后来设计洛阳城时终于克服了强迫症，把宫城大胆地放在了城池的西北边。

天子李治患上风疾之后，住在太极宫里就更加觉得不舒适，便下令重启大明宫的修造。因大明宫里有一个巨大的湖，里面有模仿蓬莱三岛的人工岛屿，大明宫后来又被改名为蓬莱宫。

历时一年，蓬莱宫的核心部分终于宣告落成。它的中心是紫宸殿、含元殿、麟德殿。含元殿是整个长安城的最高处，仅殿前的台阶就有七十米。在这座殿上，可以望见整个长安城如巨兽一般伏在龙首原。

那时的油漆都是纯天然的有机材料，自然不用担心甲醛问题，天子夫妇很快就搬进了这座新的宫殿。入住第三天，李治召集百官来到蓬莱宫，从此便在紫宸殿上听政。

这几年，帝国在李治的手上欣欣向荣。他终于解决了李义府带来的负面影响，成功地将这位贪婪的新贵流放，然后又清扫了上官仪集团。李义府和上官仪相继垮台之后，李治又提拔了杜正伦、任雅相、刘祥道、窦德玄等人为相，这些宰相们很好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维持着大唐的稳定。

白江口之战后，唐廷基本确立了在东亚帝国的领袖地位。李治还继承了太宗皇帝天可汗的名号，是突厥、铁勒等游牧部族的共主。此时大唐的领土空前绝后，放眼整个世界，恐怕也只有拂菻国（定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和大食国（伊斯兰教哈里发建立的阿拉伯帝国）可以与大唐相媲美，但就算是拂菻和大食，也远比不上大唐这般辉煌繁荣。

大唐帝国的疆域已经远抵中亚，与大食国接壤。连曾经称雄西方的波斯国也上表称臣，唐廷在那里设置了波斯都督府。

此时许敬宗上表，建议天子继续当年太宗皇帝因战事没能完成的事业——封禅泰山。

封禅是皇帝最高的荣耀。天子乃是上承天命的天选之子，但只有满足三个条件，才有资格来到最接近上天的泰山之巅，向泰山祭祀：一是天下统一，二是政绩卓著、国泰民安，三是太平盛世，天降祥瑞。

李治自认为开创了国泰民安、国家一统的治世，而在许敬宗还有各地百姓的心领神会之

下，各地纷纷敬献祥瑞，这里出现了龙，那里出现了麒麟，天下祥瑞井喷，满地都是。这就更为李治提供了封禅泰山的理由。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李治曾下诏准备有事于泰山，但随后因为高句丽战事不顺而暂停。两年后，唐廷改元麟德，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七月，李治再次下诏，将带着百官和后宫东巡，正式举行封禅大礼。

一场盛大的封禅仪式，就此拉开了帷幕。

泰山在东海之滨，西域的波斯、天竺各国距离这里极为遥远，要跨越整个大陆。所以从麟德元年开始，大唐各个属国的王侯们就从世界各地陆续动身出发，计算着日程，向着泰山汇聚。

东洋的倭国，两年前刚刚经历了惨痛的白江口之战，举国震惊，一直担心大唐的水师有一天会来到本土。在接到唐廷要求参加封禅的诏书后，倭国马上派遣天皇皇室成员，按照属国的礼节出发前往泰山。同时，倭国还弃用了原来的制度，转而采用大唐的麟德历，实施唐朝的永徽律，总之一切都向大唐看齐。

在高句丽，听闻封禅消息的高句丽王庭也想向唐廷示好，派出了太子福男前来侍祠。

在泰西之地的君士坦丁堡，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大酋长、被封为金城郡开国公的阿罗撼王子奉命来这里出使，向西方各国宣谕大唐即将封禅泰山的消息。此时的东罗马帝国正值君士坦斯二世在位期间，刚刚从伦巴第人那里收回了一部分南意大利的故土。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东罗马帝国正经受着严重的威胁，他们很高兴听说遥远的东方，那个传说中的“桃花石帝国”（古代欧洲人和中亚人对中国的称谓），似乎可以成为牵制阿拉伯人的另一支力量。于是东罗马帝国盛情款待了这些大唐使节，还为他们在帝国的西界立下一座方尖碑作为纪念，并且派出使者前往大唐观礼。

然而由于路途遥远，观礼的东罗马使者并没有如期到达。大唐也并不了解这个遥远的拂菻国（唐朝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不知道他们曾经的辉煌。在鸿胪寺的眼里，东罗马使者和其他那些来自西域万邦的使者们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天子车驾从东都洛阳出发，开往泰山。世界各国前来朝会的王侯、使者也汇聚到了这里，他们的扈从、牲畜，造成了通往泰山道路的拥堵。

而对于这场封禅，李治还有着别的想法。

此前历史上，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三位皇帝有过封禅之举，李治作为第四位封禅泰山的皇帝，能与秦皇汉武相并列，就等于是向天下昭告他的权威。

同时，这也是塑造属于他的政治格局的良机。他所代表的皇权在几年前与长孙无忌代表的相权一决高下，并且大获全胜。随后，李义府、上官仪等宰相起起伏伏，一旦有宰相出现专权的苗头（比如李义府），就会受到李治无情的打击，因此，几年来再无一个宰相能有当年长孙无忌、褚遂良这样的权势。

皇权虽然压住了相权，可李治对此仍然没有满足。他想要的，是皇帝享有无上的权威，让宰相以下的朝廷大臣们，都成为皇权之下乖巧的打工仔。

所以李治夫妇在封禅的礼仪上做起了文章。按照封禅的规矩，皇帝率文武百官登上泰山后，要一起在山巅向昊天上帝祭祀。祭祀分两步：皇帝做初次献祭，负责祭天；选一位职位最高的职事官来做第二献祭人（称为“亚献”），负责祭祀地下的神祇。这位负责亚献的执事者，不出意外应该就是本次封禅的封禅大使、朝廷第一人：司空李勣。

但李治偏偏不走寻常路，他打算让皇后来完成亚献。因为在他的设想中，帝后才应该是这场盛大的祭祀典礼中的主宰。皇帝、皇后本为一体，他要通过更改这次献祭的秩序，来向朝臣确认他才是天下的唯一权威。

李勣不愧是八面玲珑的政坛“老油条”，这位精通骑术的封禅大使到了泰山脚下时，非常巧合地从马上摔了下来，崴伤了脚。这样他就没法上山，更没法担任亚献了。于是在许敬宗等人的论证下，亚献这个环节被改为皇后率领后妃们一起敬献地下神祇。武皇后也上奏，请求率领后妃和命妇们一起献祭。

李治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不管有多少大臣们暗自反对，他都要将最荣光的机会留给他最爱的妻子。

封禅大典在次年的正月举行。这一年的新春，李治再次下诏改元，新的年号非常应景，叫作“乾封”，这年新年变成了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新春之际，雄浑壮阔的《秦王破阵乐》在泰山之巅奏响，李治作为初献，恭敬地向着昊天上帝献上了金匱。随后，武皇后率领女眷、命妇们，在宦官搭起的彩锦帷幔中完成了亚献之礼。

看着皇后带领后妃们进行献祭，随行的大臣们大多隔着帷幕冷眼看着，暗暗发出了讥诮的笑声。武皇后听见了大臣的窃笑，虽然依旧从容地完成了亚献之礼，但热衷记仇的她，已经在心里拉出了清单。

武皇后和朝臣们的梁子，在今天算是真的结上了。

封禅泰山之后，大唐似乎真的得到了昊天上帝的庇佑，一份来自高句丽的大礼送到了门前——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去世了，而继位掌控高句丽的，是渊盖苏文的长子渊男生，由于威望和能力不足，被他的弟弟渊男建、渊男产给赶走了。而被赶到外地的渊男生派人向唐廷求救，请求大唐出兵。

高句丽后院起火，恰恰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李治下诏，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担任辽东道安抚大使，准备再一次出兵高句丽。也许是感到投入不够，唐廷再一次加大资源投入，请出了李勣来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领各路大军。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李勣率领大军与百济的刘仁轨一南一北，向高句丽发起了总攻。

大唐与高句丽人的战争，已经打打停停持续了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里，大唐多次出兵，虽然大部分都取得了胜利，但终究未能扩大战果、最终征服这个东亚大陆上对抗唐廷的最后堡垒。唐廷已经下定决心，趁着此番高句丽内乱，一举解决高句丽问题。所以大唐最菁华的战士、最优秀的将领，全都集中到了东北，李勣、苏定方、契苾何力、郭待封、薛仁贵等名将，分别统率多路大军，共计十余万人，水陆并进，向着高句丽进军。

犹如一首交响乐进行到了最后的乐章，最终的这场战役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九月十四日，李勣率领大军攻占新城，留下契苾何力率领一部分军队驻守，以牵制新城附近还未肃清的敌军，自己率领主力继续南下，准备与刘仁轨率领的南路军南北夹击，在平壤汇合。——这是乐章的开篇，四平八稳，旋律上与第一乐章相呼应（太宗第一次征高句丽时也选择了类似的作战方略）。

随后是精神抖擞的中板——李勣南下之后，连战连捷，攻下了十六座城池，连当年太宗顿兵数月的安市城也顺利攻克。其他乐器也跟着加入乐章，水军总管郭待封率领大唐海军从鸭绿江入海口登陆，作为先头部队，向着平壤城移动。

然而就在这时，乐曲进入了一段紧张的变奏——奉命守在新城的契苾何力由于想要多获取功劳，率领大部分守军离开新城，借着前面李勣的胜利，跟着攻占了八座城池，继续向前要与李勣军汇合，逐渐接近鸭绿江北岸。这差点让辽东的唐军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新城的防御由于契苾何力的离开而变得空虚，高句丽的渊男建瞅准了唐军防御的空档，果断出击攻打新城，而这时的新城，只有留守将领高侃、庞同善不足万人的守军。如果新城失守，那前方李勣大军的补给线就会被切断，唐军可能会陷入当年隋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一样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

危急时刻，乐曲中激扬的长号响起——勇将薛仁贵前来救援新城，率军果断出击，成功击败了渊男建。渊男建率兵败退，新城守将庞同善、高侃乘胜出城追击，在金山（今辽宁本溪附近）与高句丽军遭遇。唐军出战不利，正要向后撤退之际，正值薛仁贵抵达战场，并带领本部兵马将高句丽追兵拦腰切断，最终大败高句丽军主力，歼灭五万余人。金山之战，唐军大获全胜，基本控制了鸭绿江以北的区域。

接下来，乐曲进入了一段悠长的慢板——李勣让元万顷作《檄高丽文》一篇，震慑敌国，但文章似乎没有经过好好审查，其中一句“不知受鸭绿之险”被渊男建看到，回复了一句“谨受命”，即刻加强了鸭绿江沿线渡口的防务，唐军因此不能渡江，与高句丽军相持起来。向平壤进军的郭待封也由于缺乏补给，停留不前。随后，高句丽的冬天来临了，彻骨的严寒下，唐军并没有撤退，而是留在辽东，等待春天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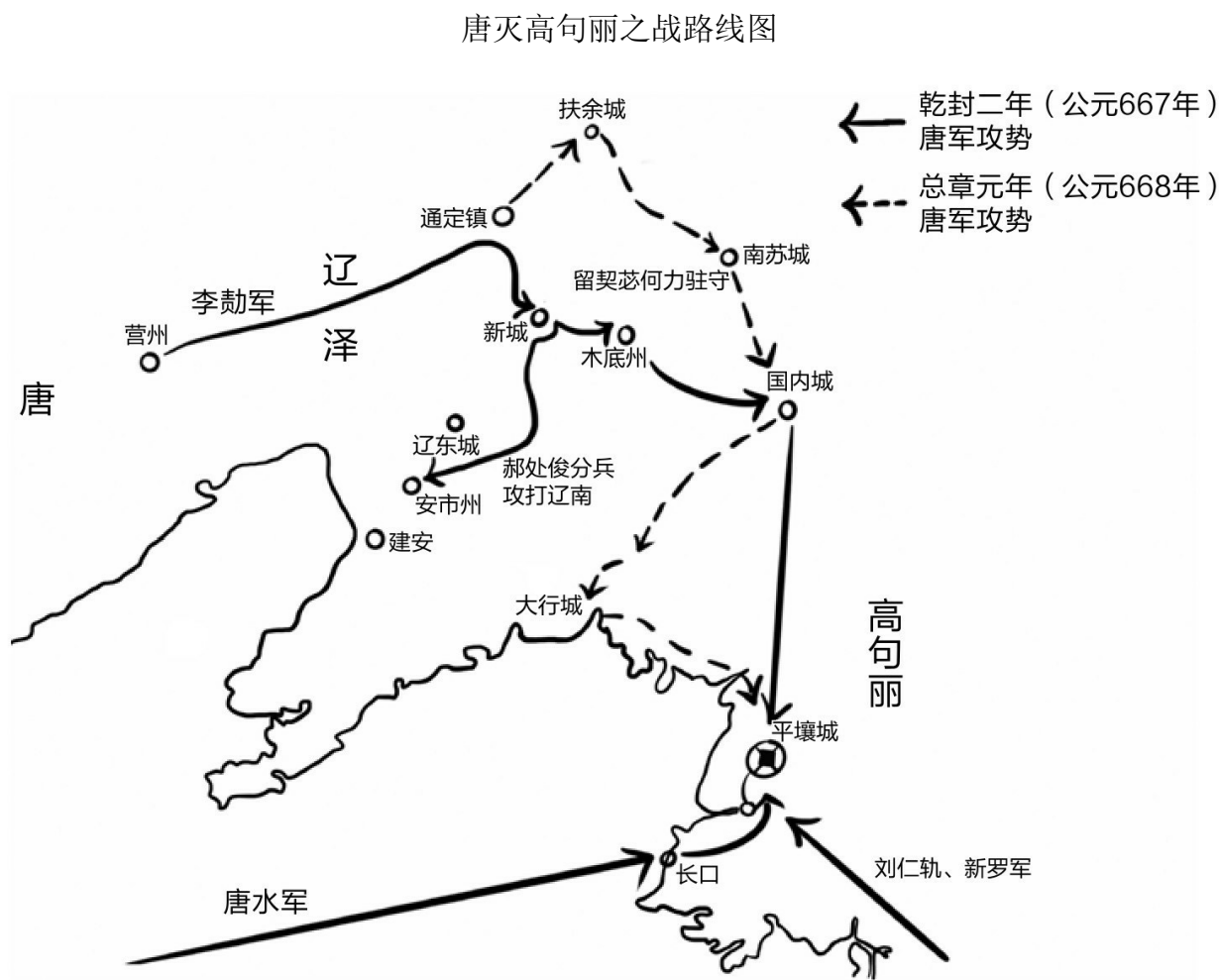
终于，春风吹又生，冰雪融化，二月到来。大唐帝国财大气粗，倾国之力维持着漫长的补给线，支持十几万大军度过了整个冬天。乐曲进入热烈的快板——李勣派薛仁贵率军两千人进攻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在城下大破敌军，歼敌万余人，随后攻克了扶余川四十余座城池。渊男建大惊，遂派劲旅救援，却在行军路上遭遇李勣所部的阻击，几乎全军覆没。至此，高句丽军的野战精锐基本被消灭，整个高句丽的战局基本已经确定。

旋律走向庄重缓和的壮板，这是为最后的狂欢作准备——各路大军一起向着平壤进发，沿途的高句丽军拼死抵抗，但在唐军的绝对力量面前，都一一被粉碎。八月，契苾何力所部率先抵达了平壤城下，李勣、薛仁贵、刘仁轨以及新罗军等各路大军相继抵达，高句丽的灭亡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唐军包围平壤城月余，高句丽王高藏只得让渊男建率领首领九十八人，持白旗向唐军请降。渊男建继续坚持拒守，但城中早已经失去了抵抗的信心，唐军在城中的内应打开了城门。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九月，平壤城终于被攻陷。耗时二十多年，花费两代人的时间，大唐终于战胜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劲敌。

这出交响曲到达了鼎沸的极急板，全曲在嗡鸣的欢腾气氛中结束。大唐帝国的疆域，也在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达到了极盛。



李 勣返回长安的时候，首先按照天子之命，带着俘虏高藏和泉男建（渊男建已经为了避高祖的名讳而改姓为泉）来到太宗皇帝的昭陵献俘，以告慰太宗皇帝的英灵。离开昭陵之后，全军身着鲜丽的铠甲，军容齐整地进入了长安城。城中凯歌高奏，为得胜的将士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上一次李 勣经历这样的凯旋，还是在当年太宗擒灭王世充、窦建德的时候，只不过四五十年过去了，这一次的凯旋仪式上，李 勣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从一个浪迹无形的关东游侠，到名震天下的名将，李 勣用了六十年。灭高句丽之战也是李 勣一生传奇经历的一个终章，幸得有上天眷顾，李 勣在老骥伏枥之时，还能执掌帅印，最终大破敌国，完成三代君臣们的夙愿。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李 勣加封为太子太师，位极人臣。但高句丽这场战争似乎也已经耗尽了李 勣的精力，李 勣随后便一病不起，并在这年十二月与世长辞。

天子为李 勣的去世而悲痛哭泣，下令辍朝七日，册赠李 勣为太尉、扬州大都督，赐谥号“贞武”，陪葬昭陵。下葬当日，李治亲临未央宫故城，登上宫楼为他送葬，望着灵车痛哭。李治命令百官送葬到未央旧城西北，所筑的坟依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先例为准，仿照阴山、铁山及郁督军山建筑，以此表彰李 勣击败突厥、薛延陀的功劳。

李勣和李靖二人，是大唐立国初年最富盛名的将领。和老天爷赏饭吃的军事天才李靖相比，李勣虽然天赋稍显逊色，多年来行军作战时偶尔也会出现差错，但李勣做到了普通人能达到的成就极限，从大唐立国之战起，李勣经历了大部分的战争，并成长成了威名赫赫的天下名将，无愧于这个时代。

时代的才子们

这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大唐帝国开创已近五十年，这个帝国带给大唐士人们的，是一个空前广大的世界。

“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

这是在长安城开远门外的一块石碑上的碑文，每当士人们经过此处，都不免沿着这里向西远眺，想象着九千九百里外的大唐领土。玄奘法师口述、辩机整理的《大唐西域记》，是此时的畅销书，人们争相阅读此书，只为了解一下那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人们发现，原来西域之地并不全是戈壁千里、黄沙漫天，如果穿过茫茫戈壁，再翻越重重大山，还能看到绿草如茵、水草丰美的人间乐土。那里的国度，语言、风俗、文化都与中土迥异，但它们如今都是大唐安西大都护府治理下的人间乐土。

在那片大唐开辟出的世界，碎叶城正在建造中，它仿造长安城的坊市格局而建，周长五十里，唐廷要让它成为新的长安城，并成为帝国经略那片新世界的基地。

西域曾是西汉、魏晋时期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的辖区，但几代中土士人都已经差点忘了，那里曾是汉家王旗遍插之地。随着贞观、永徽两代人的奋战，西域重新回到帝国手中，并成了大唐的安西和北庭。在漠北，唐军重新创下了封狼居胥、燕然勒功那样的功业。唐人的世界从未如此广大。

如此广大的世界，也是更多人施展抱负的舞台。唐朝杂糅了胡汉各族文化，既有华夏文章、文质彬彬，又有刚毅豪迈、洒脱奔放，文化交融而发展，最终形成了进取的初唐气象。

裴行俭是当年瓦岗名将裴仁基的遗腹子，出自将门世家，早年又受到苏定方的看重，得到了他传授的毕生所学的用兵奇术。因为“废王立武”事件时受到牵连，被外放到了安西，担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在西域的疆土上，他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安西的战场上，一步步升任为安西都护，成了威震西域的名将。

除了裴行俭，还有无数大唐将士们将血洒在这片热土之上，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在守卫龟兹城之战中，和他的儿子一起战死。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庭州刺史来济为了防御西突厥入寇庭州，力战而死。每次战役，都有不计其数的大唐将士们血洒沙场。

将士们在西域出生入死，既是为了建功立业，让自己扬名立万，也是为了守护大唐的荣耀。而他们的征战也成了新的传奇，鼓舞着更多士子书生投笔从戎，到更开阔的世界里闯荡。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此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天下最为繁华的城市。

王勃第一次来长安时，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他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十岁时便饱览六经典籍。这次来长安，是为了在这个天下的中心，学习奇门遁甲阴阳之术。几年之后学成，他已经是卓有成就的术算大家了，他对当世天命的测算结果，已经被业内权威所认可，并被当做大神来膜拜。而此时他只有十五岁。

他是书香门第的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人的毕生追求。在这个时代，士人的抱负更为宏大，王勃和其他士人们一样，想要投身到大唐高歌奋进的帝国事业当中去。

早在几年前，十四岁的王勃就针对大唐征伐高句丽的战事，专门写过文章发表看法。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王勃已经十六岁，这一年他考中了科举，成了朝散郎。朝散郎是正七品的散官职位，相当于如今的正局级，年纪轻轻的王勃，一脚踩在了别人望尘莫及的仕途起跑线上。不久之后，王勃被沛王李贤看中，进入了沛王府担任修撰。

沛王李贤是李治与武皇后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深受宠爱。王勃担任沛王府修撰，也意味着他将要进入攀升的快车道。王勃自然意气风发，一次与他的一位即将前往成都赴任的好友送别时，看着安远门城门外那块“此去安西九千九百里”的石碑，踌躇的志向充溢着他的胸膛，写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赠别诗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一首短诗，没有寻常人送别时哭啼洒泪的儿女情长，而是在诗句之中相互劝勉，告诉他的朋友，你我既然彼此相知，清楚各自的志向，又都在大唐的海内各自奋斗着，那就算相隔天涯，心里也没有隔阂，犹如比邻。

正如王勃的术算结果，大唐如今乃是“千年太子”李治在任为天子，将要带领大唐创下空前绝后的太平之世。王勃相信，他与知己们都处在这样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之间，而且都在为万世开创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太平。既然如此，便没有必要为了那些伤春悲秋的小情绪、小欢喜而挂怀，因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为之奋斗就足够了。

王勃与卢照邻、杨炯等人都是好友，他们风发的意气化作笔下的诗文，感染了整个长安城。

过去的大唐文坛，持续了五十年的凋敝，几代人在文学创作上停滞不前。国家初建之时，往往在文艺创作上会有一个空窗期，汉初、宋初都是这样，大抵建国之初，精英人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家建设上。在显庆、龙朔朝文坛称雄的上官仪、许敬宗，善于作那种精雕细琢、词藻精美的诗文，号称“上官体”，其实只是高阶版的“郭敬明体”罢了。

唐初的文艺界，有人喜欢六朝烟雨的文章绮丽，有人喜欢悲壮苍凉的建安风骨，有人喜欢质朴透彻的汉魏古诗文。但泱泱大唐，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怎么能一味地停留在模仿过

去时代的文风上呢？

而王勃、杨炯等人给了这个时代一个回答，他们告诉大唐的士人们，什么样的文章诗句才配叫作大唐风骨。他们都是年轻人，大胆地作诗，大胆地写文，用自己的一腔青春挥洒文字，写下灵活生动、清华坦率，而又音调铿锵、气势刚健的文字，文坛原本的靡靡之风为之一振。

后来的人们，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称为“初唐四杰”，诗圣杜甫有过如此评价：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和后来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相比，他们的诗句略显草率与粗糙，但他们以书生意气激扬文字，充溢着疏朗奋发的骨鲠之气，为“唐诗”定下了基调，向着天下人昭告：大唐的诗句应该这样写，唐诗的时代来临了。

也只有这样的唐诗，配得上这样的大唐。

但王勃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机会，他的一腔才华，最终没有施展在他想要施展的地方。

在沛王府里，他的才华被所有人尊重。才气是一种锋芒，它有多耀眼，就有多灼人。出众的才华与热血，本应预示着一位才子的步步高升，但才气过人的王勃，成因文章，败亦文章。

此时的长安城风靡斗鸡，各王侯时常组局玩耍，互有胜负。一次，为了博沛王欢心，在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斗鸡时，王勃当场作《檄英王鸡》一篇，是为沛王鸡讨伐英王鸡以壮声色。引经据典，对仗工整，还模仿了军事檄文的写法，句句带刀、杀气腾腾，但却从头到尾透着一股滑稽的气味。

这篇所谓的檄文最终被有心人传到了天子李治的手中，引来了天子龙颜大怒。

一者，檄文乃是应时而作，把它用在斗鸡上，等于是将军国大事的严肃性，用这样一篇滑稽的文章给消解了，从头到尾染上了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讽刺。

二者，兄弟相争，是天子李治最为敏感的一块禁区。天子是在刀光剑影的唐朝宫廷成长起来的，玄武门城头的血迹还没有洗干净，二十多年前发生的贞观朝夺嫡事件还历历在目，李治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们之间出现类似的惨案。自武氏被封为皇后，天子和武皇后的长子李弘随即被封为皇太子，另外的三个儿子——沛王李贤、英王李显、相王李旦，都各有所封。随着儿子们渐渐长大，李治最为担心的就是他们重蹈当年自己兄弟们的覆辙，兄弟间互相残杀。

而且，如今正值非常时期，废太子李忠勾结上官仪一案正把长安城搞得满城风雨，当李治看到王勃的这篇檄文时，立刻对里面透出的腾腾杀气十分反感，下令将王勃赶出沛王府，不得与皇子交往。这既是对王勃轻薄为文的处罚、打磨一下他的锐气；也是杀一儆百、用实际行动给儿子们一个警醒。

王勃也就成了宫廷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外放到虢州担任参军。虢州离京师不远，原本也是一个养人的地方，王勃在虢州做几年参军，可以凭借才能继续升迁。然而他终究是少年成名，过盛易折，因才华外露被同僚所忌，遭人陷害，说他杀官奴，被判死刑。万幸此时正值皇帝皇后封禅泰山，大赦天下，王勃这才保住性命。只是因这起“杀奴”事件，王勃之父王福畴也受牵连，被贬谪为交趾县令，远至南越之地。

顺便提一句，被流放到岭南的李义府也听到了这次大赦，只是大赦特别注明“长流刑除外”，李义府还是不能得到赦免，忧愤之际，终于绝望地病重，不久以后病死。

听闻父亲贬官到了交趾，王勃心忧如焚，连忙动身前往岭南看望父亲。他从虢州一路向南，经过了洪州（今江西南昌）。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将与他产生羁绊的地方。

洪州原本是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个儿子滕王李元婴的居所。他生性荒淫，喜欢干一些骄奢淫逸的事，闹出过不少笑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迁到洪州做都督，在江边建造起一座供他享乐的阁楼，这座阁楼便被称作滕王阁。在洪州时，滕王的贪腐是远近闻名的，连长安城的天子都知道，腹黑的李治特地赏赐了他两车麻线，供他拿来做成穿钱的绳子。不过滕王的才华却是一流，能写诗，能作画，王勃在长安也一直听闻他的名声。

而此时的滕王李元婴已经被迁到蜀地的阆中去了，担任洪州都督的是阎伯屿，他下令重新整修滕王阁，设宴遍请名流。王勃正好经过洪州，也接到了邀请，如此的文化盛宴，他欣然参加了。宴会中途，阎都督号召大家为新楼作文。作文的纸笔在宾客之间传递，有人谦虚不肯写，有人则知道这次作文其实是阎都督想要推出他的女婿吴子章，所以自觉推辞了。而王勃作为“京圈才子”，对地方文坛的掌故并不了解，接到纸笔之后，也不推辞，开始打起腹稿来。

阎都督一众人等，听说这个年轻人出身于河东世代书香的王氏一族，父祖几代人都是文坛大佬，一开始只是略微带着客气，在座其他名流长辈都推辞了，区区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又何德何能？众人心里不免带着讥诮，准备等王勃写完之后指摘一番，壮一壮江南文坛的气势。

其实也怪当时信息不通，要是阎都督他们知道这位年轻人十年前就已经是沛王的座上客，文章在长安洛阳纸贵，还得到天子的亲口称赞，定然不是这样的态度了。

王勃对着白纸闭目沉思许久，终于两眼一睁，奋笔疾书起来，他笔下如有神，肆意挥洒，一气呵成。这也是他写文章的一项绝学——打腹稿。平时他写文章，只要在床上躺上片刻，做个构思，然后便能一口气写完，不改一个字。

在座的宾客都是无比幸运的，他们当场见证了一篇旷世杰作的诞生。

写到第三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时，在场的人都大呼绝倒。这个年轻人写的虽然也是时下普遍流行的四六骈文，但文中的格局、气韵，都和江南文人的绮丽糜烂之风决然不同，而是一种更为宏大的境界，不仅对仗工整，精巧绝伦，而且将一个小小的阁楼置于整个星辰宇宙之中！

随后便是一场王勃的个人表演秀。王勃每写完一句，都引起在场宾客们一阵叹服的惊呼。尤其是那句“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让在场众人，包括一开始心里有气的阎都督，全都尽皆叹服。

就是这一句，让日月失色，让江山无价，也是这一句，让当朝文豪乃至后世都认可了王勃的盖世才情。

他写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犹如在慨叹自己的命运。

他写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犹如在劝勉天下人，不要被这个时代落下。

他写请洒潘江，各倾陆海，犹如在向世人宣告，他的才华将倾倒整个时代。

作完阁序，他仍有余力，遂再起身挥毫，提序诗一首：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众人抚掌，妙哉！墙都不扶，就服王勃王子安！王子安笔下的滕王阁，将日月星辰，江河万物统纳其中，它的文辞意境已经远远超出这座小小的楼阁，最终成了王勃的封神之作。

写完此文，王勃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离开了洪州，继续他的旅程。几个月后，他与父亲见完面，渡海返回琼州时不慎落水，惊悸而死，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当时的人喜欢把有大才的人，称为从上天贬谪下凡的神仙。也许这位时代的才子完成了他在人间的使命，留下了那些杜鹃啼血的文字之后，又重新回归天上了吧。他短暂的人生过得比大多数人都更有意义。

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第七章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日月当空的革命

惨败大非川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八月的雪域高原，寒冷的季节早早地来临。冷风扑面而来，呼啸在空旷的荒原上。此时，左卫大将军薛仁贵率领三万唐军，正冒着寒风疾行，追赶退守在乌海的吐蕃人。

此时，大唐与吐蕃的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

吐蕃在隋末唐初崛起于青藏高原之上，原因有二：一是吐蕃赞普（即国王）的励精图治，让吐蕃军备完善、经济发展；二是此时气候温暖，千百年来冰天雪地的高寒草原，变得郁郁葱葱，适宜居住，吐蕃人口也就越来越多。贞观初年，吐蕃曾试探性地攻击大唐的属国吐谷浑，还进犯松州，最终被唐军击败。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请求和亲，唐廷让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联姻通好之下，吐蕃成为大唐的属国，还帮助王玄策挑灭了大半个天竺。这样的友好局面维持了几十年。

松赞干布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芒松芒赞被立为赞普，宰相禄东赞掌握了政权。禄东赞是多次出使长安的“老司机”，既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又熟知唐廷的心理。一边继续向着唐廷称臣，外交上保持低姿态；一边则加紧进攻吐谷浑，雄心勃勃地想要统一整个青藏高原。吐谷浑被吐蕃欺负，哭着来找大唐告状，禄东赞于是也派使者来到唐廷，哭着控诉吐谷浑。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两个孩子都哭了，那就每人喂两口，然后每人打几下屁股，这就是唐廷此时的心理。此时的唐廷经历了三番两次的大洗牌，虽然天子终于如愿以偿地揽获了大权，但代价就一批老成谋国的精干大臣们被清洗出了相位。因此，在禄东赞的精湛演技之下，唐廷的情报、外交部门都没有及时发觉吐蕃的危险，直到龙朔三年（公元662年）禄东赞率领吐蕃大军击败吐谷浑，将吐谷浑国王驱赶到了凉州之后，唐廷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已经迟了，吐蕃已经成了雄踞于雪域高原的雄狮，傲然挑衅着大唐。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吐蕃北上，侵扰安西，并控制了大唐的于阗镇。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生羌十二州被吐蕃攻破，唐廷被迫取消建制。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再次北上，攻陷西域十八州，还联合于阗，攻陷了龟兹城。

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吐蕃四处出击，就是为了打出青藏高原，向外扩张。而大唐正忙于征伐高句丽，而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另一条战线。直到吐蕃占领龟兹，唐廷被迫取消了安西四镇，天子李治终于坐不住了，下令讨伐吐蕃。

名将李勣、苏定方此时都已经逝世，讨伐的重任就交在了薛仁贵的身上。从当年在辽东战场崭露头角、被太宗皇帝看中以来，薛仁贵四处征战，在平定西突厥叛乱时还创下了“三箭定天山”的传奇，已经是威震一方的新生代名将了。670年四月，薛仁贵出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大总管，提兵五万，以“为吐谷浑王复国”的名义，讨伐吐

蕃。

青藏高原地形环境复杂，人烟稀少，当年李靖讨伐吐谷浑时就曾因此而遇到难题。最终李靖留下辎重在后，轻兵快速突进，从而迅速击破了吐谷浑的重重防御。此次薛仁贵征讨吐蕃，其实就是沿着李靖当年的路线进军，为吐谷浑恢复被吐蕃占据的国土。原本希望吐谷浑国王诺曷钵可以尽一尽地主之谊，发动沿途部族支持唐军，对抗吐蕃。但在吐蕃的连年打击下，吐谷浑在这里早已经崩盘了，唐军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支持。权衡之下，薛仁贵决定也像当年的李靖那样，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留下副将郭待封两万人守住辎重，自己亲率三万精锐，日夜兼程，直扑大非川，准备出其不意地袭击吐蕃守军。

在大非川附近的河口，薛仁贵大败吐蕃军。随后，薛仁贵继续乘胜追击，抵达了乌海（今青海冬给措纳湖）。

乌海，是当年名将侯君集追击吐谷浑时曾到达的地方。薛仁贵在这里暂时休整，等待郭待封的后勤补给跟上后再继续追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补给迟迟未能到达，薛仁贵渐渐意识到了情况有变。

左卫将军郭待封是牺牲在西域的已故安西都护郭孝恪之子，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大军出征以来，就对薛仁贵有意无意中透露着傲慢之情。难道郭待封不遵将令，擅自行动？薛仁贵急忙派遣斥候前去调查。随后得到的消息，让薛仁贵如坠冰窟：郭待封因为贪功冒进，擅自率领辎重部队进军，在行军路上遭到吐蕃军的袭击，五千战兵，加上一万五千后勤兵，合计两万人全军覆没。

唐军打遍天下无敌手，力量的根源在于高度完善的指挥体系和后勤体系。现在后勤部队被吐蕃人打崩了，薛仁贵的三万精锐就像是断了一条腿，正毫无屏障、毫无支援地孤悬在外，要是口粮一断，大军马上就会崩盘。所以，薛仁贵刚一听闻郭待封的后军被歼灭的消息，就立刻下令：全军集合！后队改前队！用最快的速度撤回去！

但是，当唐军撤退回到大非川时，四面八方都出现了吐蕃大军，三万唐军就这样被吐蕃大将论陵钦的四十万大军包围了。

薛仁贵这时才发现，出问题的不仅是郭待封，还有整个唐廷在吐蕃布置的情报网络。到现在才发现原来吐蕃竟然动员了倾国之力来战，而且吐蕃的倾国之兵，比预想中的要更庞大、更强悍。

虽然唐军结阵固守，顶住了吐蕃军的一次次攻击，但是由于丧失了补给，最终被论陵钦击败，死伤惨重。薛仁贵不得不与论陵钦谈判，以唐军投降并退出吐谷浑境内的代价，换来了全军幸存将士们得以返回凉州。

大非川之战，唐军惨败，这件事情震惊了唐廷，乃至世界诸国。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包括大唐在内的亚洲诸国这才发现，这个神秘的吐蕃王国，这几年竟然隐藏着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

那时谁也无法预料到，这一切只是一场序幕，大唐与吐蕃的战争，将会持续长达近两百年。

大非川之战后，薛仁贵、郭待封全部被革职除名。陇西的唐军由于受到重创，一时竟然无力反攻，只能加紧防守国土。吐谷浑国王诺曷钵更加不敢对抗，乖乖地将吐谷浑全境拱手送给了吐蕃人。而军事主动权，早已经由大唐转移到了吐蕃人的手里，此后吐蕃军屡次出击，唐军只有坚守防御的分儿，虽然击退了吐蕃人，但却无法阻止吐蕃的再次骚扰。

对于唐廷来说，吐蕃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政治力量。以往唐廷对付突厥、薛延陀这样的草原部族，可以搞经济与军事的组合拳，先封锁经济，再施以铁拳，如今已经掌握了套路。但吐蕃是农牧合一的政权，他们不仅有充足的马匹、精良的装备，还可以像大唐一样占领和吞并周边的土地，占领了草原他们就放牧，占领了农田他们就种地。对待唐军，吐蕃人深沟高垒，搞大纵深战略，唐军几次出击，都发现他们以往的大兵团战术并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效果。

吐蕃战场的风向变了，唐廷在无限荣光背后暗藏的危机，也被揭开了最后一层遮羞布。

第一大危机，是大唐军事体系的退化。

自唐初的军事改革后，折冲府兵们为大唐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这几十年来，府兵曾是一种荣耀，只有良家子弟才有机会进入折冲府当兵，立下功劳，名垂青史。苏定方、薛仁贵等几代名将，都是这样一步步靠战功出人头地的。但是，唐廷自“废王立武”事件以来，经历了屡次人事变动，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行政效率在退步。比如对于立功的将士们，经常出现赏罚不公的情况，外出征战的府兵也没能得到轮换，很多士兵常年征战在外，艰苦无比。这些情况，都使得曾经被年轻人视为“梦幻职业”的府兵，逐渐沦为被人嫌弃的岗位。从南到北，各地都出现府兵兵源不足、训练程度低下的情况。

不只是兵源，还有战马的供应、军事物资装备的储备等，大唐军事体系的种种方面，全都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这或许就是皇帝强行用君权覆盖相权的结果。皇帝只有一个人，李治就算加上老婆武皇后，也只有两个人，君权揽下了各种大事，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布置安排这些事情，宰相也受制于君权，无法好好施展手脚。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运用好权力，这就是问题所在。

第二大危机，是东亚诸国对帝国统治的反抗运动。

百济、高句丽平定之后，唐廷设立安东都护府，管理起了这片土地。帝国的羁縻统治在朝鲜半岛全面铺开，在唐廷的规划下，高句丽、新罗、百济，和契丹人、奚人一样，都将是安东都护府管辖下的属国，对大唐称臣，受唐廷指挥。所以，朝鲜半岛三国全都改建为都督府，都督府下设羁縻州，除了部分直属于唐廷的地区由唐朝官员任职之外，高句丽、新罗、百济的王室、贵族分别担任都督府、羁縻州的官员，对内是国王，对外则是大唐的臣子。

然而，唐廷一直都没有真正弄明白，自己占领高句丽和百济的土地究竟是为了什么？朝鲜半岛的扶余人、三韩人，和漠北、西域诸国是不同的，他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文明程度高，社会关系复杂，帝国在西边运转良好的羁縻统治体系，在这里失效了。

如果计算得失，大唐在朝鲜半岛始终在赔钱。一方面，唐廷为了管理这片地区，就得保持

驻军，流水一般地花钱；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天高皇帝远，唐廷还要提防这边的羁縻州搞独立小王国。

比如在白江口一战成名，威震大东亚的刘仁轨，自得胜之后就一直就有流言蜚语说他可能要自立为王。虽然刘仁轨受到李治信任，但身处嫌疑之地，还是不得不在几年后离开了百济，回到唐廷，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宰相。

说到底，朝鲜半岛虽然在汉朝时曾是中央帝国的一部分，但已经很难像岭南一样再次成为帝国的州郡了。它在地理上隔绝于中原，纵然这里有大量的汉人居住，唐廷仍然无法阻止他们的独立倾向。百济、高句丽灭国之后，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不仅如此，新罗也对大唐疑虑重重，既埋怨大唐独自吞并了高句丽，阻挡新罗的扩张，又担心唐廷下一步还要对新罗再打主意。

所以，面对唐廷在朝鲜半岛积极的作为，新罗警觉起来，联合原来的高句丽、百济贵族，共同抗击唐廷的霸权主义政治。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也就是唐廷与吐蕃正式开战的同时，以新罗为首的三国同盟也同时与唐廷开战。虽然辽东的攻势被唐朝在此驻扎的治安部队击败，但新罗还是攻破了百济的泗沘城、熊津城，基本夺占了百济全境。

随着大唐在大非川的惨败，西北战事吃紧，唐廷集中资源对抗西边的吐蕃，已经无力继续保持对朝鲜半岛的输出了。虽然刘仁轨再度回到朝鲜半岛，屡次击败新罗，但这片土地已经成了帝国的负资产，非常时期，即使财大气粗如大唐，也实在耗不起在朝鲜半岛的巨额投入了。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大非川惨败八年之后，大唐与吐蕃再次爆发了战争。由于李治选人不当，任命不善军事的中书令李敬玄为主将，导致唐军在承风岭之战中再次战败。幸好经略副使黑齿常之是个能打的主，率领五百敢死队奇袭吐蕃，终于反败为胜，唐军得以收拾残部，撤回鄯州，逃过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天子李治哀叹不已。唐军的军事失败，让帝国北疆的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唐廷派出裴行俭统率辽东驻军前去镇压，东部战区不再有足够的资源来保持攻势。新罗也趁机积极抛出橄榄枝，向唐廷示好。

权衡之下，唐廷终于承认了新罗在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唐军撤出百济，退到了平壤城以北。此后，新罗继续保持着大唐的属国身份，国王均由唐廷册封，但大唐只是新罗的宗主国，大同江以南的领土，均成了新罗控制下的领地。

这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开始的对外扩张运动终于告一段落，唐廷的对外政策从此开始转攻为守。

大唐最富有朝气的时代结束了。

前两项危机，尚且在李治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而第三大危机，则触动了李治的核心利益。

那就是帝国的继承人问题。

魔术师明崇俨的死亡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太子李弘去世，李治和武皇后失去了他们最爱的儿子。

太子李弘是李治与武皇后爱情最初的结晶，他的身上被倾注着皇帝皇后充满私心的爱。他聪慧睿智，彬彬有礼，是帝国理想的继承者，皇帝、皇后曾希望他能应验谶语中“木子弓口，王治天下”的预言，成为开启大唐千年盛世的宿命之子。

大非川之战后，朝廷的风气渐渐地有所改变（当然，是向好的一方面改变）。一个显著的标志事件，就是朝廷下令为长孙无忌平反，恢复了长孙无忌的名誉和官爵，并且由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承袭了赵国公的爵位。时隔二十年，天子终于推翻了永徽末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定论，承认长孙无忌是无辜的。

其实这件事情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苗头。两年前，高阳郡公许敬宗去世，按照常规，专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要为许敬宗选一个谥号，作为他一生的评价。而太常寺为许敬宗选定的谥号，竟然是一个“缪”字，含义是“名不副实”，是妥妥的一个恶谥。

自李勣死后，身为三朝元老的许敬宗，是整个朝堂名位最高之人，用“缪”这个谥号将许敬宗定性为名不副实之人，让他以奸臣的身份进入史书，被世代唾弃，是打了谁的脸？自然是任命他为宰相，并且二十年来引以为亲信的天子！其实，许敬宗并不是庸碌之人，他的政绩可圈可点，只是他身为宰相，甘心让相权成为皇权的附庸，这让骄傲的士族勋贵们十分不齿。更何况许敬宗也不是没有缝的蛋，他的家庭关系处理得不好，因为儿子许昂与他的妾室私通，遂上奏朝廷请求将许昂流放到岭南。还因为贪图南蛮酋长冯盎的那点彩礼，将女儿许配到了南蛮。这些事情都关乎许敬宗的私德，太常寺的博士们就是拿着这一点，坚持认为许敬宗是奸臣，所以应当采用恶谥。

而对于士族们认定许敬宗的诸般问题，李治居然毫不犹豫地承认了。最终在朝臣们的协商之下，许敬宗的谥号被定为“恭”，也就是过而能改的意思。

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以来的这二十年，李治的皇权死死压着相权，控制了整个朝堂。这让李治手中的权力空前强大，也让大唐彻底告别了和北周、杨隋一样短命的命运。但凡事总有利弊，相权之所以重要，不是偶然的，中央政府只有靠着宰相运转中枢，才能保证各项军国大事高效地部署下去。当皇权过于强势，宰相大小事情都要呈交给皇帝定夺，那就会极大影响朝廷中枢的运转效率。

自大非川之战以来的几次军事、外交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唐廷的中枢运转效率不足的缘故。

李治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几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病痛缠身，这让李治不得不早点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所以他定了许敬宗的谥号，平反了长孙无忌一家，用这些行动来释放信号，告诉朝廷他要与相权，还有相权背后的那些儒家士族与勋贵们和解。还让宰相们同时兼任东宫的官员，万一他龙驭宾天了，太子李弘可以在宰相们的辅佐下实现平稳的过渡。

为了防止宰相们像当年的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样擅权，李治还特意拔高了皇后的地位，让武皇后成为未来制衡宰相们的一股力量。对此，李治发挥了自己在取名字方面的创意优势（李治即位以来已经不知改过多少次年号了），将皇帝改称为“天皇”，皇后改称为“天后”，以拔高皇帝皇后的地位，并再次改元，将咸亨五年（公元674年）改为上元元年。

刚刚改称为天后的武皇后，向天皇李治提出了“建言十二事”，也就是对国家大政的十二条建议，包括了劝农桑、薄赋徭、广开言路、节省开支、止息干戈等。天后一改长孙皇后以来后宫不得干政的惯例，直接以建言的方式介入了朝局之中。当然，天后的建言想必是他们夫妻商量后得出的结果，是为将来十年政策定下的基调，提炼一下的话，就是停止扩张，全国休整。

这也是面对吐蕃崛起、各处少数民族起义运动等危机不得不采取的方略。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太子李弘了。李治甚至还一度打算直接禅位给李弘，并由天后摄政，李治在后面全盘操纵，好让政权平稳过渡。虽然这个想法最后在宰相们的劝谏之下没有实施，但李治真心希望他的儿子能在君臣关系上探索出一种更好的相处模式，在全国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继续带大唐乘风破浪。

然而，李治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太子李弘的身体情况比他自己还要差。李弘患有肺病，也就是肺结核，这同样也是无药可医的一种疾病。由于屡次监国，积劳成疾，太子李弘终于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薨逝在了洛阳城的合璧宫，年仅二十二岁。

对于太子的死，天皇和天后悲痛万分，他们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白发人送黑发人。李治本以为李弘是改变天下的宿命之子，却没想到天命如此无常，竟然没有护佑好这个被神选中的孩子。这是天皇、天后的第一个孩子，通常，第一个孩子在父母心中的分量总是不同的，李弘一直以来被他们夫妇二人视若珍宝，所以李治怀着满心的父爱，将李弘追谥为孝敬皇帝，此前，从没有皇子死后被追谥为皇帝的例子。

但是这个偌大的帝国，终究要早点选一个继承人。这次的继承人选毫无悬念，自然是天皇和天后嫡出的第二个儿子——李贤。

李贤曾被封为沛王，那时大才子王勃曾是李贤门下的伴读。只是可惜李贤被封为太子前，王勃已经因为私杀官奴案而被降罪。遇赦之后的王勃心灰意冷，尽管李贤当上太子之后要为他恢复官职，但王勃一心只想去岭南看望被贬的父亲。阴差阳错，李贤与王勃这对曾经的好友，早已在人生的岔路口上各奔东西，各自奔向属于自己的汹涌澎湃的宿命。

也就是李贤成为太子这一年，王勃在洪州新落成的滕王阁上写下了旷世的篇章，并在几个月之后殒命大海。

而李贤则按部就班地履行着太子的职责。得益于李唐皇室优良的宫廷教育，李贤和哥哥一样优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大臣的辅佐下很好地履行了监国的重任。

监国是太子这个岗位近来越来越频繁的一项任务。由于长安人口的膨胀和关中产粮的瓶颈，近几年唐廷不得不带着朝廷班子移驾到东都洛阳办公，而太子就负责移驾期间留守长安监国。这对于李贤也是一种锻炼，相当于成了皇帝岗位的实习生。对于这位实习生，天皇李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对他将来继承皇位有着很大的信心。

但是，太子是最难当的角色，尤其在李唐，存活率更是低得惊人。自开国以来的六十来年，前前后后已经死了三个太子。此时的李唐皇室只是表面看起来平静，实际上围绕着皇位的继承，各方势力仍然是暗流汹涌。而太子李贤首当其冲地成了斗争的焦点。

李贤好端端当着太子，却忽然发现，宫中关于自己的八卦消息已经炒翻了天，两大惊天八卦正围绕着他。

八卦谣言一：李贤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

这个谣言直指李贤继承皇位的正当性——如果他不是天后亲生，那他就不具有嫡子的身份，因而就没有第一顺位的皇位继承权。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传得神乎其神，煞有介事。说天后入宫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连续生了四个孩子，包括故太子李弘、出生不久后夭折的女儿（传说被王皇后害死的那个）、太子李贤以及英王李显。从时间间隔上推算，李贤前后三个孩子的间隔实在太近了，只有天后生下一个，坐完月子之后不等身体恢复，立刻马不停蹄地生下一个孩子，才勉强可以做到。所以宫人们认为，李贤的生母应该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

韩国夫人武顺是天后同父同母的姐姐，早年曾嫁给豫州参军贺兰安石，生了一子一女，只是丈夫死得早，武顺便守寡多年。天后还是武昭仪时，因为三天两头怀着孩子，不方便过夫妻生活，正好姐姐武顺时常来看望她，一来二去，便和李治熟悉了起来。那时的天后，位置并不稳固，急需防止李治在自己怀孕期间移情别恋。而李治由于心中隐藏恋母情结，在天后的激发之下，成了如假包换的“御姐控”，面对大了他五岁、生过两个孩子的寡妇武顺，李治颇有兴致。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天后设法撮合姐姐与丈夫相好，姐姐武顺便成了没有后妃名分的皇帝宠姬，被加封为韩国夫人。

然而李治并不满足于韩国夫人，看到韩国夫人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也经常出入宫廷，索性一口气顺带纳了自己妻子的这位外甥女，封为魏国夫人。韩国夫人、魏国夫人母女俩便一起成了天皇的宠姬。

如果李贤真的是韩国夫人所生，那他就从天子的嫡长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分的私生子，心里的落差不知要有多少。可如果这件事情是彻头彻尾的谣言，那谣言又是谁散布的？是皇位的其他竞争者刻意中伤，还是天皇天后不喜欢他，才故意放任流言传播？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他又不敢说，也不敢问。谣言凶猛的时候，就连李贤自己都不能确定，他的亲生母亲究竟是谁。

八卦谣言二：李贤没有帝王之相。

如果谣言一还是没有来由的臆断，那李贤听到谣言二的说法，就直接坐不住了。因为比较起来，这种说法不能算是谣言。

谣言说得很明确：太子不幸，难以继承大统。太子的嫡亲三弟、英王李显长得像太宗。另一个弟弟相王李轮（李旦）有大富大贵之相。别人说李贤没有皇帝的能力、皇帝的命格也就罢了，关键是说这话的人分量不一样，那可是炙手可热的当红“炸子鸡”——正谏大夫明崇俨。

明崇俨有一项特长，就是幻术。此时的长安，常有一些会幻术的方士们出没在达官贵人的

府邸间，明崇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除了幻术还会一些治疗头疼、耳病的偏方，用在久病未愈的天皇身上，居然起到了一些效果，于是成了天皇和天后的宠臣。明崇俨通过一些神奇的幻术，成功地让天皇成了他的“粉丝”，比如大热天从盒子里拿出一筐冰雪、在众目睽睽之下瞬间变出一大个西瓜等。

这些说穿了都是魔术而已，不过明崇俨假借幻术和神道，还隐隐评判朝政得失。人在生病时总是无助的，看到一点光明，就会拼命地抓住。明崇俨用偏方与幻术编织出的这个谎言，正好对上了病魔缠身的李治的胃口，让他在黑暗中找到了一丝希望。这一点希望让明崇俨成了李治除了武后之外最信任的人。

明崇俨为何会说出太子李贤不堪大任这种话？也许是因为皇室其他人的授意，也许是明崇俨与太子之间结下过什么梁子，种种原因，不得而知。可这样的话，出自这样的人之口，意味着什么？在李贤看来，他可能已经失去了父亲的信任，父亲可能随时会像当年废太子李忠那样废了他。

谣言发酵后，又会从原来的谣言里派生出新的谣言。甚至有人说，明崇俨的那些话，全是在天后的指使下说的。结合起之前众口铄金所传的李贤乃韩国夫人所生的那个八卦，联系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番道理。如果是这样，李贤就更慌了，因为这事情变成了他的母亲与幻术师一起编织谣言陷害自己。如果连亲妈都存了心想要害他，那李贤就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其实，李贤大可以对这些谣言保持沉默，只要不犯错，他的父亲自然不会无端地易储。但种种流言蜚语像大山一样压着他，侵蚀着他脆弱的心。山雨欲来风满楼，唐朝太子的崩溃就这样来得悄无声息。

李贤的心态崩了。而上一个心态崩坏太子，是太宗朝的李承乾。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四月，幻术师明崇俨在夜晚被盗贼离奇杀害。天皇听闻之后大怒，下令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大执法机构（合称“三法司”）全面调查，找出真凶。但三法司到处搜捕，抓了无数嫌疑分子，但却一无所获。

明崇俨谋杀案的专案组里，还有著名的神探狄仁杰，他以善断疑案著称。不久前他担任大理寺丞时，曾创下一年内判决大理寺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冤诉的成就。此时狄仁杰刚刚调任为侍御史，一起参与查案的，还有另一位神探——刑部郎中郑仁恭。然而在这几大当世闻名的破案专家的联手调查之下，仍然查不出真凶是谁，事情就显得有些蹊跷了。

明崇俨案就这样悬而未决，停滞不前。直到一年以后，一件小事让案情出现了转机。说起来也有些狗血：在天后的状告下，天皇下令把李贤的同性伴侣赵道生给抓了起来。

赵道生何许人？他乃是太子李贤所养的家奴，生得颇为俊俏，还会一些才艺。这几年，李贤表面上依旧是那个人人称赞的太子，其实内心世界已经崩溃了，在压力之下，他半公开地“出柜”，下了班以后就在东宫内殿，关起门来和赵道生做那些声色犬马之事。同性恋在此时的大唐，还没有被社会公德所接受，知道情况的东宫官员立刻劝说，但李贤并不在意。而这件事不知怎么就流传到了消息灵通的天后耳里，天后看起来好像真的不喜欢她的这个二儿子，直接就把李贤搞同性恋的事情报告给了李治，李治听了之后，下令将赵道生

绑走，让宰相薛元超、裴炎等人一起审问。

而这么一审问，赵道生便什么都说了。也许当年纡干承基当污点证人，免于死，带来的表率作用过于令人印象深刻，赵道生招供的时候买一送二，不仅将他与太子的不正当关系讲得清清楚楚，还把他知道的其他事情也全都说了出来。

第一件，就是供认自己在太子的授意下谋杀了明崇俨。

有了赵道生的人证，再加上李贤对明崇俨的作案动机充分，一切就说得通了。而狄仁杰等几位破案专家迟迟没有进展，看来也是投鼠忌器，情有可原。

第二件，则更为可怕。赵道生招供说，太子在东宫马坊里藏着几百副铠甲。在薛元超、裴炎等人的按图索骥之下，果然在马坊找到了铠甲。

如果说谋杀明崇俨的说法还只有人证，没有物证，那私藏铠甲的事情，就是人证物证聚在了，在朝臣亲眼目睹之下，也断没有造假的可能。几百副铠甲，足以武装起一支精锐部队，那是严重的图谋不轨之罪，要知道当初李建成在杨文干事件中，只是送了几十副甲，就被逼得要自杀了。玄武门之变时，太宗李世民靠着秦王府五百个卫士，没有穿甲胄，便控制了整个宫城。靠着这几百副铠甲，足以说明李贤打算谋逆，就算再怎么辨白也是徒劳无益了。

李贤的密谋就这样被追查了出来，一如当年的废太子李承乾一般，玄武门的诅咒，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连番重演着。

天皇李治不能容忍太子做这样的事情，但仍然想要宽宥李贤（多半是因为不想做那个惩处自己亲儿子的恶人）。这个恶人最后还得天后武氏来做，在她的劝说之下，李治下诏将李贤废为庶人，那几百副铠甲，也被放在洛阳宫城外的天津桥上当众焚毁，以儆效尤。

随后，天皇、天后的第三个儿子李显继任成为太子，李贤则被圈禁起来。可怜的李贤到最后都不知道，将自己一步步逼向绝路的究竟是谁。李贤被废之后，一首据说是他忧惧时所作的歌谣流传开来：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黄台之瓜，摘了一个又一个，正如天皇、天后嫡出的儿子，被除掉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所有的瓜都被摘光，只剩下黄台下的瓜蔓。

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诗句字字如刀刃，指向了天皇和天后。像是讽刺天皇猜忌自己的儿子，又像是比喻天后除掉自己儿子来攫取更高的权力。可这件事情真是天皇或天后所为吗？平心而论，他们也许不喜欢这个儿子，但也不至于故意要一步步谋害他。如果背后的人不是天后，那又会是谁呢？

此事终究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后来的人们只知道，这次后宫的风波，受益最大的人是继任太子的李显，他的妻子韦氏老谋深算，是个有些诡计在身上的女人。

太后临朝，皇帝退朝

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继承皇位以来，天皇李治已经做了三十四年的皇帝，这样的时间跨度，几乎是南朝梁武帝以后百余年来，历朝皇帝在位时间的冠军。除了永徽初年，其余这半个甲子的岁月里，李治始终牢牢把持着帝国的权柄。直到晚年，就算病得实在不能处理朝政了，仍然通过天后武氏控制着朝局。

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这段时间的朝政已经由天后武氏牢牢把持，李治不过是个傀儡。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天皇与天后虽然并称为“二圣”，君临前朝，但天后的职责仍是管理后宫之事，对于朝政的权力依然来源于天皇的支持。即使到了李治在位的后期，朝廷的宰相中也没有天后的心腹，甚至还有废皇后王氏的哥哥王方翼、当初极力反对立武氏为后的裴行俭等被天后视为眼中钉的人。而当初支持武氏为皇后的李义府、袁公瑜、崔义玄这些昔年的“新贵”们，则死的死、贬的贬。天后娘家的武氏外戚们，也没有一个能进入宰相的班子。

体弱多病的李治，看似虚弱、无力，实际上“鸡贼”得狠，他藏身在天后的身影后面，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仍然像提着一缕丝线一般控制着整个朝局。

他日臻高超的政治操盘能力，让大唐在停止大规模对外扩张后，仍继续保持着贞观以来的繁荣。朝堂上，贤明的宰相们兢兢业业，运转着帝国的中枢。文有裴炎、魏玄同等一批精干大臣，有效地缓解了大非川之战后唐廷的财政困难，让大唐重新恢复了元气；武有刘仁轨、裴行俭、程务挺等用兵如神的将领，维持着大唐东至高句丽，西至咸海的万里疆域。

贤臣良将，济济一堂。

如此放心地把工作交给宰相们，李治也是有自信的。这几年，他已经找到了控制相权的好办法。在他和天后的培养下，弘文馆学士团队越来越壮大，号称“北门学士”，作为皇帝直属的秘书班子，北门学士们被秘密地特许参决朝廷奏议，以分割宰相们的权力。

宰相系和秘书系，两者互相配合，又互有掣肘，再加上御史台的谏官行使监督职权，三者鼎足而立，形成了微妙的平衡，统一掌握在天后辅佐的皇权之下。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天皇李治在天后等人的劝说下，打算继封禅泰山之后，再封禅中岳嵩山。这是一件大事情，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改元弘道，然后宣布大赦天下。

东都洛阳的紫微宫城外，一直到洛水畔的天津桥，是一片宽阔的广场。洛阳居天下之中，成为大唐的东都以来，它就是帝国新的中心，而紫微宫则天门外的这片广场，就好比大唐的天安门广场。当初李贤私藏的那一批铠甲，就是在这片广场上当着众人的面焚烧的。腊月初四这天，无数百姓聚集在则天门楼之下，想要一睹天皇天后的真容。听说这一次，天皇要当众宣布一个大消息。

但是从白天到晚上，百姓们在寒风中苦等了一天，却迟迟没有等到天皇现身。

百姓们不知道的是，天皇李治在前来则天门楼的路上突发气逆。病来如山倒，他多年无法

治愈的梅尼埃病终于暴发性地恶化了，这一天李治只能躺在病榻上，召见几个百姓的代表，向他们宣布了大赦的消息。

而李治自己也意识到，他的大限要来了。

临终之前，李治做了一番安排，保证太子李显能够平安顺利地继承皇位。他下令太子在他死后立刻继位，由宰相裴炎担任辅政大臣，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天后决定。

当天晚上，李治就驾崩在了洛阳宫的贞观殿，享年五十五周岁。太常寺为李治议定的谥号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

后世的历史并没有给李治一个公允的评价，往往将唐高宗李治塑造成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虽然李治没有父亲唐太宗那样通天彻地的天赋，也没有兄长们的魅力、亲和力，但靠着勤奋和思虑，最终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他延续了帝国的繁荣，在他在位期间，大唐的版图达到了历史的峰值。

李治的死对于天后武氏来说，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可依靠的丈夫，还意味着她失去了并肩作战三十年的伴侣。这么多年，夫妇二人虽然偶尔有磕磕碰碰，甚至还闹过离婚，但他们的心意与灵魂早已相通。再加上二圣临朝的经历，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寻常意义上的夫妻。

但武后来不及悲痛，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她。

李治死得太突然，之前没有做任何准备。当天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中年人，傍晚的时候忽然急病发作，只来得及简单地安排下接班人和辅政者就去世了。

新即位的李显如今二十八岁，看起来也不小了，但和李唐宗室的亲王们比起来，却是个年纪轻、资历浅的小辈。如今的韩王李元嘉、滕王李元婴、鲁王李灵夔，那是高祖皇帝的儿子，先帝高宗李治的叔叔；还有越王李贞、纪王李慎，是高宗李治的哥哥，这几位宗室亲王，都是各自兼着整整一个大州的州刺史的官衔，形同封地。他们在自己的州里，都是一方大员，权力极大，比如滕王李元婴，这几年他先后在滕州、洪州等地做刺史或者都督，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权力大兴土木修造他的滕王阁，每个滕王阁都精美华丽如同宫殿。

宗室亲王们都是皇位潜在的继承者，比如韩王李元嘉、越王李贞，作为新皇帝李显的叔祖、伯父，都还处于年富力强的壮年，说他们没有野心，那绝对是瞎话。如今新皇帝刚刚登位，要是亲王们有什么异动，把他们造滕王阁的这种动员力量用在拥兵谋逆上，那就极有可能产生新一轮的动乱。

十二月十一日这个吉利的甲子日，新皇李显即位，尊天后为太后，朝中大事都由武太后决定。武太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亲王们加封官阶，以此稳住这些宗室大佬们：韩王李元嘉为太尉，将他捧上了正一品的三公级别（唐廷的宰相一般是正三品的侍中、中书令）；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与三公同级；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也都是从一品的高官。

给宗室的这些甜头，是用另一些东西换的。宗室们被加封之后，相应地被要求暂时不得来东都吊丧，全部都原地就任。就这样，杜绝他们一切逼宫夺位的可能。

而新皇治下的宰相班子也迅速地组建了起来，刘仁轨担任左仆射，负责坐镇京师长安，稳住那里的局势；原来主管中书省的宰相郭正一，因为关键时刻支持的态度不坚决，马上转到国子监（朝廷最高学府）当校长去，中书令由侍中裴炎兼任。至此，托孤大臣裴炎全面掌管了朝廷中枢，在随后接任侍中的刘景先的协助下，维持着政事堂的运行。

另一边，武太后派出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四位心腹干将，前往帝国的四大军区，也就是分别设置了大都督府的太原、成都、荆州、扬州四个地方，与大都督府的现任官员一起驻守。与其说是一起驻守，不如说是派王果、令狐智通等人把这四大都督府控制起来，进而控制各个地方军区的军事力量。

有了这几步棋，武太后和新皇帝、新政权才算是真正稳定住了局面。这连续的几项举措干脆利落，一张一弛，将武太后多年来在协助先帝治国理政当中积累的政治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惊险的十二月终于平安过去了，可喜的是，天下各地平静一如往常。第二年（公元684年）的新年，新皇李显下诏改元嗣圣。这个年号取得非常应景，如今新皇帝有托孤大臣裴炎的辅佐，又有太后在后面把持大局，眼看就可以让大唐接续高宗的时代，开启下一段辉煌岁月了。

但是，权力的游戏没有一帆风顺的，每当局面看起来可以稳定下来的时候，总会有黑天鹅、灰犀牛、幺蛾子之类的事情出现。

新皇帝李显，就是那个黑天鹅、灰犀牛、幺蛾子。

他长得像太宗皇帝李世民，这事儿是得到大师明崇俨认可的。武太后曾是太宗皇帝的女人，却没有得到太宗的青睐，这不仅给武后带来挫败感，也多半让太宗皇帝成了武后心中隐藏的心结。

所以，几个儿子中，武后尤其宠爱她第三个儿子，当李显继李贤之后成了太子，她便一力扶持，支持李显登位。

李显有着与李世民相似的容貌，也继承了李世民血脉相连的雄心。但有一点李显更像他爸李治一些——他们都一样地鸡贼、城府深、善于借力打力。

当初他和哥哥李贤分别还是英王和沛王时，才华横溢的才子王勃写出了《檄英王鸡》文，李显便设法把这件事情捅到了父皇那里，果不其然触怒了高宗李治，干脆地断绝了那个绝代才子的仕途，同时也翦除了李贤的一个臂膀。如此看来，如果他知道自己死后竟然被史官、小说家塑造为一个昏庸无能的冤大头，他一定会暴跳如雷。要知道这个太子之位，是李显和他老婆韦氏一步步争取过来的。之前关于废太子李贤难堪大任之类的传言，韦氏和他没少添油加醋。这一点他比自己的伯父李泰要高明一些——同样是给现任太子泼脏水，李泰当时就被太宗李世民发觉了；而李显就做得天衣无缝，而且还成功将太子李贤逼得心理崩溃，开始走向囤积军械、准备谋逆的不归路。

而且李显和他爸都是“妻控”，对老婆都有强烈的依赖，甚至于有时候看上去有些惧内。刚好他的妻子韦氏也是一个强势的女人，李显登上皇位后不久就封韦氏为皇后，新皇和新后配合得亲密无间，一如当初的天皇和天后一般。

坐在皇位上的李显，觉得浑身不自在，在外朝有裴炎为首的宰相们掌握大权，在后宫则有亲妈在遥控，李显还处在见习期，很多军国大事都不是他能左右的。

从高祖李渊到现任皇帝李显，对权力的欲望代代相传，仿佛烙在家族的遗传基因里。李显不想看到大权旁落于裴炎等人，于是他很自然地做出了对应的决定：依靠妻族的力量。韦皇后出身京兆韦氏，是著名的郡姓，关中头号士族，历来根基深厚，人脉广阔，李显可以依靠韦皇后一族的力量，逐渐提升自己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好与裴炎，乃至裴炎背后的武后抗衡。于是他下令将韦皇后的父亲，正担任普州参军的国丈韦玄贞，提升为豫州刺史。

朝中与韦皇后同宗的还有散骑常侍韦弘敏，也被李显提拔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了宰相班子。

国丈担任豫州刺史还不到一个月，李显又要将他提拔为侍中，统领门下省。

如果之前的几个任免，辅政的大臣们还勉强可以同意，愿意配合皇帝的意思走好流程、下达任命的话，那对于提拔韦玄贞为侍中的这个决定，裴炎等人就再也不能同意了。首先，从刺史到侍中，那是属于越级提拔，不符合大唐的选官制度。其次，多年以来侍中的地位都在中书令之上，韦玄贞当了侍中，就有可能影响到中书令裴炎的施政安排，裴炎自然是坚决反对。

不仅是裴炎，还有朝中其他士族和勋贵们，都不想看到韦玄贞一家崛起。韦玄贞虽然也算是士族，但说白了就是一个出身于京兆韦氏的外戚，大唐多少年没有外戚秉政的事情了？更何况是一个十多天前还只是个七品芝麻官的人。可以说，韦玄贞插入朝堂，动了所有人手中的蛋糕。

李显终究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功力和城府，当裴炎据理力争，反对韦玄贞的任命时，李显激动之下怒道：“任命一个侍中怎么了？我把整个天下都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区区一个侍中算什么？”

这句话显然是李显失言了。国之重器，怎能随便说要给谁？就算李显只是随口举例，那也犯了轻佻无状的错误。裴炎的心里慌了，他恐惧的不只是韦氏一族势力的急剧膨胀，还有自己身为辅政大臣，与皇帝的矛盾已经逐渐走向公开。有唐六十年，得罪了皇帝的辅政大臣，没有不遭遇杀身之祸的。裴炎得罪了李显，李显十有八九会寻机报复。

对于李显的这句话，恐惧的不只是裴炎，还有在幕后为大唐帝国掌舵的武太后。新帝李显即位不足两个月，就接连闹出这么多事情，她感觉是李显的媳妇韦皇后在背后搞鬼。

李显是她一直宠爱的儿子，可如今这个儿子的肉体和精神都被韦皇后夺走了。武太后性格强势而容易走向偏激，如今李显已经超出了武太后的掌控，那武太后原本的疼爱，也因此转化成了冷酷的恨。

先帝遗诏，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的，由太后处断。裴炎秘密进宫面见太后，将一切情况报告清楚，请太后做决定。

其实不需要裴炎的请示，武太后早已经作出了决定。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洛阳紫微宫的乾元殿里，百官一如往常地在这里参加朝

会，朝拜御座之上的皇帝李显，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朝会由武太后召集，这个六十岁的女人就端坐在李显一旁。

这时，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等人从殿下走进来，身后带着一大队全副武装的羽林飞骑，他们在殿前沉默伫立，铁甲森然。

“太后令：即日起，废黜皇帝为庐陵王。”裴炎朗声宣读太后制令，整个乾元殿鸦雀无声。程务挺带着卫士走到了御座旁，施了一礼，准备扶李显下殿。

朝臣们也沉默着，一齐目送着李显离开。废黜李显是太后、裴炎以及所有高层官僚们已经达成的默契，为的就是阻止李显继续作死，阻止他可能在朝堂里掀起的轩然大波。

“我乃大唐皇帝，何罪之有？”李显的心里这才慌了起来，整个朝堂，没有一个大臣为他出声。可是李显说得没错，就算他做的事情再荒唐，作为一国之君，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是国家意志，怎么可能会因此而犯罪呢？

这时，一旁的太后缓缓开口了：“你想要把天下都让给韦玄贞，怎么可能会没有罪状？”

这一句话，将李显的政治生涯判了无期徒刑，至此，李显和韦皇后，还有他们的儿女都被幽禁了起来，并严加看管。

李显被废黜后的第二天，太后的第四个儿子，雍州牧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改元文明。李显的在位时间，只有五十五天。

和李显不同，新皇帝李旦已经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傀儡。他连洛阳宫的正殿都不能住，只能住在别殿里，并且被禁止处理朝政。李显的事情让太后武氏最终下定了决心，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将她与高宗皇帝定下的国策继续实施下去。她身着雍容华贵的衣袍，终于临朝称制，直接主持朝会，决断军国大事。

武太后的时代，正式开启了。

酷吏与特务的时代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这一年有三个年号，新春正月里它曾是弘道二年，然后就随着李显的继位改元为嗣圣元年，刚过一个月，李显被废，武太后第四子李旦继位，紧接着又被改为文明元年。

洛阳城的寒冬过去了，此时虽然春寒料峭，但城中的教坊之中曲乐缭绕，早已温暖如春。十几个羽林飞骑穿着便服，在这里一边饮酒，一边高谈阔论。羽林飞骑出自当年跟随高祖从太原出发打天下的“元从禁军”，担负着护卫皇宫的重任。如今飞骑中大多数人都是承着祖上的余荫，世袭了大大小小的勋官，平时也无需像其他府兵那样四处征战，所以不仅吃穿不愁，而且历来都养尊处优。前不久，他们还接下了重要任务，那就是奉太后之命，废黜皇帝李显，稳定东都局势。

说到这件事情，曲坊中的这些将士们都是满腹牢骚。他们目睹了皇帝从登基到被废的五十余天，朝中太过于血雨腥风，到现在他们才能松一口气，一起喝个酒。酒足饭饱之后，其中一位忍不住把这几日的郁闷借着酒劲倾诉出来：“早知道我们入宫废了皇帝，却没有勋赏，还不如去侍奉庐陵王。”

这话说中了不少人的心思，但太过于敏感，也就没再发挥下去。飞骑将士们继续开开心心喝酒听曲，刚才那句话，渐渐地也没有人在意了。

谁也没注意，有个人在酒席中偷偷地离开了，他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前往宫城北门的羽林卫屯营，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举报了。

这十几个人酒席还没有散，一大队羽林卫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一个不剩地关进了大牢。这些羽林飞骑酒意还没有消退，就全在充斥着血腥和腐肉味的牢里将之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招认了。这件事情受到了武太后的高度关注，下令将说出那句话的人斩首示众，其余的人，因为听见了却包庇不告，全都处以绞刑。而那个主动举报之人，则记为大功，加封五品散官。

当洛阳城的官民们看着那个告密者身着浅绯色小朵花绣文的五品官袍，堂而皇之、意气风发地骑马驰骋在街头时，心情是复杂的。无数人感到恐惧，他们无法再直视自己原本信赖的亲密同僚，甚至是家人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在下一刻出卖自己。也有的人，不无艳羡地看着那个人的身影，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他一样，因为告密有功而升官发财。人性当中最为丑恶的一部分，开始在他们的心中发芽滋长。

告密之风，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是最高统治者武太后的意思，她鼓励那些告密者，希望有更多的人主动告发。有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人人都成了随时会记下秘密而上告的特务，即使是那些善良的人，也不得不假装自己是，否则就会被那些真正邪恶的告密者们怀疑、盯上，甚至是排挤。

恐惧的铁幕在东都洛阳的上空缓缓降下。

倡导告密是武太后的一项权谋手段，牵涉着唐廷废黜新皇、拥立李旦之后的复杂局面。

废黜新皇意味着什么，其实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

西汉时的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即位，二十七天后以淫乱无道的理由，与上官太后商议后废黜刘贺为海昏侯。情形与今日的李显被废何其相似。但废黜皇帝之后，霍光权倾朝野，成了有实无名的君王。

类似的还有三国时，曹魏的司马懿得到郭太后的支持，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以郭太后的名义罢免了政敌曹爽，一举掌控朝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他的子孙取代曹魏，建立了晋朝。

而这次废黜李显为庐陵王，也是同样的道理。之所以下令废帝的是太后，是因为只有太后有这个权限来做这件事，宰相们没有资格。但串联朝臣达成废帝默契的，是裴炎；联络武将程务挺、获取羽林飞骑这支关键武装力量的，是裴炎；最后在乾元殿上逼宫发难、扶走李显的，还是裴炎。武太后发挥的作用，其实就是为裴炎的所作所为提供合法性。

之后的事情，就真的难以预料了。裴炎会成为下一个霍光吗？河东裴氏原本就是第一流的士族，树大根深，裴炎的家族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谋国篡位的司马氏？这些都说不准。但这一切已经有端倪了，李旦继位后，整个朝廷像一块铁板围绕在以裴炎为核心的宰相班子上。甚至原来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也因为裴炎担任中书令而转移到了中书省。

隋唐几代人运转良好的三省六部制，关键在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之间各有分工，又各有制衡，然而裴炎一上来，整个三省六部全都围着裴炎一个人转了。说裴炎权倾朝野，还真不是客气话。

这就是武太后面对的危机。高宗去世之后原本留下的平衡被她的宝贝儿子李显靠着一己之力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裴炎权力的急剧膨胀。幸好武太后有着参与国政的经验，她代替儿子李旦，在紫宸殿上临朝听政，处断大事，明面上得到了包括裴炎在内的群臣的服从。但武太后终究是女人，她所能控制的，只是这一方宫殿，宫外的事情，包括兵、人、财、物，全都由以裴炎为首的中书门下把持。如果不及时对裴炎加以制约，不仅她手上掌握的权力会被大大削弱，就连李唐王朝也将面临生存危机。

也许这就是高宗这几年让她参与国政的意义，那便是在“主少国疑”的时候，重新巩固起皇权的地位。

武太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左仆射刘仁轨的支持。毕竟刘仁轨出将入相，并非士族出身，和裴炎不是一个系统。此时刘仁轨驻守在京师长安，是个不错的拉拢对象。虽然刘仁轨曾经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和武太后结下了梁子，但武后此时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在给刘仁轨的信中，她言辞恳切：“当年汉朝将关中的治理交给萧何，如今我们也一样托付给刘公。”武后暗示得很清楚，只要和她站在一边，就可以拥有萧何一般的大权。

但刘仁轨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以年纪大、衰老不堪为由，提出想要退休，还在信里就着汉朝萧何的比喻借题发挥：“望太后不要重蹈当年吕后祸乱朝政的覆辙。”

武太后算是明白了，对于刘仁轨来说，一个强势的太后和一个强势的权臣，他还不如选择后者。

在刘仁轨那里碰壁之后，武太后不得不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开启告密之门。

告密，一直以来都是有违道德的。儒家讲究“亲亲相隐”，亲密之人若是犯了错，不应该举报，而是要为其隐匿。这是很高明的道德伦理，虽然它将一些违法之事隐藏在家族之内，但维护了更为珍贵的人伦与温情。要是父子、兄弟、师友之间还要相互检举揭发的话，那人际社会就没有信任可言了。然而武太后是个狠辣之人，当初她连自己的儿子李贤都可以揭发，此时也就不在乎什么人伦之情了。

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掀起告密之风对她有益。

如今连刘仁轨都和裴炎站在了一起，朝中重臣几乎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样的局面，一如当时“废王立武”事件之前的长孙无忌一党。长孙无忌团伙当时是怎么倒台的？她和高宗是靠着李义府这一帮中层官员掀起的声浪夺取了主动权。这一次，武太后也是这样考虑的。鼓励告密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官员靠着揭发他们的同僚、上司而获得奖赏，进而成为武太后可以笼络的势力。告密之人越多，武太后就越能打乱裴炎在朝中的部署，获取更多的人手和资源。

果不其然，从羽林飞骑因告密而获赏开始，告密之风盛行起来。但这犹如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就连武太后自己都未必可以控制。

当告密成了一部分人快速上升的通道，那些尝到了甜头的告密者便会告密成瘾，变本加厉地寻找告密的机会。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密告、检举，又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将被告人受到的指控查清或者坐实。

而这又催生了酷吏的诞生。

周兴，原本是精研律法的低阶官僚，科举失败后，做了尚书都事，也就是尚书省里配备的低阶科员；来俊臣，是万年县的一个无赖出身，靠善于告状而声名鹊起。他们二人靠着不停地告密，一步步地升官升级，不顾数千人因他们的告密而死。周兴做到了刑部侍郎，来俊臣则成了御史中丞。他们各有一个几百人的团队，由本地无赖组成，进行组织化、专业化的告密行为，盯上一个人后，就让团队里好几个人分别去告发，这样口供一致，裁断的官员自然会相信。

而周兴、来俊臣成为专门负责处理告密的刑部、御史台官员后，也将审讯这项活计优化到了极致，发明出了“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不同花样的刑讯逼供方法。

把人的手脚绑在一根木桩子上，转动木桩，让人苦不堪言，称之为“凤凰晒翅”。

用物件顶住人的腰部，然后使劲拉动枷锁，称之为“驴驹拔橛”。

让人站在几米高的木头桩子上，然后拉紧人脖子上的绳子，人越挣扎，拉得越紧，称之为“玉女登梯”。

他们的花样越是丰富，逼供的效果越是明显。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的功劳越大，也就越受武太后的信任。但整个洛阳城都畏惧着酷吏们，刑部、御史台的花式酷刑，每每出现在洛阳城官民们夜晚的梦境里。

而武太后另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启用她的娘家宗族。

说到武太后的娘家，那都是一堆糟心事。武太后同父异母的哥哥武元庆、武元爽，还有堂兄武惟良、武怀运，仿佛和她前世有仇一般。从她父亲武士彟去世之后，这几位哥哥就对武太后的母亲杨夫人百般刁难。就算武太后当时成了皇后，武家人对于武太后仍然十分冷淡，甚至还当众给杨夫人难堪。

每个家庭都有一些不可言说的破烂事。外人难以想象，武家哥哥们得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才让他们在武太后得势之后还对她们娘儿俩不咸不淡。

武太后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武家哥哥们几十年的仇怨，总会有清算的这一天。她开始参与朝政之后，同父异母的哥哥武元庆、武元爽两人，一个忧惧而死，一个流放边地。如果说这件事情未必是武太后的意思，更可能是高宗李治为了防范外戚干政而采取的措施的话，那武太后的两位堂兄，就是直接被武太后诬陷而死的。乾封元年，高宗封禅泰山之后，韩国夫人、魏国夫人母女二人不明不白地死了，风传是被武太后毒杀。但武太后直接将武惟良、武怀运归咎为罪魁祸首，两位堂兄双双被判死刑，子孙流放外地。武太后这时也已经慢慢培养起了用生僻字改名、起名的爱好，将两位堂兄的子孙改姓为“蝮”氏。

此前的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后，武太后将王氏改为蟒氏，萧氏改为梟氏。这是武太后的创意小爱好，也是她为她的敌人准备的专门项目。对于她的堂兄们，武太后显然是把他们当成敌人的。

但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抛弃前嫌，团结一致了。武氏作为开国元勋，在朝中还是略微有些根基的。当初作为与韦玄贞抗衡的筹码，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也从岭南的流放地被召了回来，提拔到了秘书监。当然，武太后的政治水平比她的宝贝儿子李显高了不是一星半点，任命武承嗣从尚书奉御到秘书监，再到礼部尚书，负责陪伴皇帝李旦，一系列手段行云流水，却并没有像李显任用韦玄贞那样闹得满朝鸡飞狗跳。

就这样，武三思、武攸暨等一群武氏宗亲，逐步入朝成了五品以上官员，这也让武太后在朝中有了可以使用的羽翼。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天相有变，七十六年一遇的哈雷彗星出现在了星野上，这颗昭示着灾变、动乱的星辰，究竟预示着大唐怎样的未来？这一切众说纷纭。唐廷再次改元，将这一年改为光宅元年。

武太后将她取名字的创意爱好发挥到了极致，将东都洛阳改名为神都，意思是神州的都城，并且将三省六部的名称也一起改了。更重要的是，将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并增置右肃政台，专门监察京城文武官员。懂的人都知道，一个特务横行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了。

武太后秉政期间机构官职名称变化

原名	更名
尚书省	文昌台
左、右仆射	左、右相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天地春夏秋冬六官
门下省（长官：侍中）	鸾台（长官：纳言）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	凤阁（长官：内史）
御史台	肃政台

万象神宫

扬州，一群被贬谪前往南方的官员们聚集在了这里。武氏集团在朝中的快速崛起，不出所料地引起了朝野的骚动，对此不满的大有人在。但公开不满的，都被告密者举报贬谪了，大批被贬官员都要经过扬州，去往帝国的南疆。其中一些郁郁不得志的官员便聚成了一个小团体，为首的是英国公李勣的孙子李敬业，他继承了李勣的公爵爵位，但因为这一轮的政治清洗，从眉州刺史被贬为柳州司马。驿馆的暗室中，李敬业振臂大呼：“在座各位还要等到何时？难道要等到社稷倾塌之日才醒悟么？”

于是这个小团体决定起事。

他们假奉密旨，以调兵平定南蛮酋长冯子猷叛乱为名，打开扬州府库，用铠甲武装了全城的囚徒和匠人，进而控制了整个扬州城。李敬业打着为庐陵王匡复社稷的名号，自称匡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举起了义旗，十天之间就聚集起了十余万大军。

在举义的贬谪官员中，还有“初唐四杰”之一、原长安主簿骆宾王。蹉跎为官几十年，如今已经年近花甲的骆宾王也是此次起事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担任李敬业麾下记室，也就是整个义军的办公室主任。他大笔如椽，挥笔写就了一篇《讨武氏檄》，传遍各地。

好的文章总是有煽动力的，尤其是骆宾王的这一篇。文章中将武太后的罪状条条罗列，说她“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其中那一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简直是振聋发聩。传檄各个州县，整个东南都不禁骚动。

“试问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神都洛阳宫中，武太后也读着骆宾王的这篇檄文。此时李敬业的十几万大军已经整装待发，急报雪片一般地传到了神都唐廷。武太后读完，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怒，只是问道：“好文章，谁写的？”有人回答说：“骆宾王。”

武太后沉吟了一会儿，淡然说道：“这可是宰相的过失，此人有如此文才，却让他流落到造反了。”

这句话，多半是说给宰相裴炎听的。武太后何等聪明，自然知道，李敬业作乱虽然在东南，但真正要做的文章却是在萧墙之内，就在这洛阳的朝堂。

这次造反的，是李勣的嫡长孙李敬业。门阀勋贵的人际圈脉络复杂，武太后想知道的是朝中之人究竟和李敬业的叛乱有多大关联。尤其是宰相裴炎，听说裴炎的外甥薛仲璋也在举兵起义的队伍里。东南的兵事火急火燎之际，裴炎在凤阁却不紧不慢，闲暇如常，也没有什么要准备讨伐的措施，难道李敬业的叛乱真的是裴炎主导的一步应对之棋？

在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调遣三十万兵讨伐李敬业之后，武太后找到了裴炎，问道：“如今之计，裴相有何想法？”

原本期待着裴炎会讲出一条两条的平定之策，可裴炎却道：“如今皇帝年长，却不亲自处理政事，所以李敬业等竖子们才拿这个理由造反。如若太后将大政返还给皇帝，那叛乱就不讨自平了。”

武太后的脾气并不好，听到裴炎的回答，用尽力气才能平息胸中的怒火。如今叛乱当前，裴炎却借势请太后将朝政还给皇帝，这不是要挟，又是什么？如果武太后真的将朝政还给年轻的皇帝李旦去处理，那裴炎不就是下一个霍光了吗？要是武太后不答应还政，难道裴炎便拒绝配合讨贼不成？

从骆宾王的檄文里，武太后看出了一些端倪，那就是李敬业这一伙人并没有什么一致的纲领或者主张。骆宾王大声疾呼“六尺之孤安在”，看起来目的比较单纯，就是要保护被武太后控制的高宗遗孤。但李敬业却不那么单纯，他先是号称要为庐陵王李显恢复皇位，可当他发现“为庐陵王复辟”这个号召没什么人响应之后，便改成了“为前太子李贤复辟”，找来一个长得和李贤相似的人，号称是李贤，借此收揽人心。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敬业只是想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是单纯地要匡复李唐皇室，既然如此，便不足以多虑。

如果李敬业举兵沿着邗沟、广济渠的运河“高速路”直取神都洛阳，如今朝堂人心不齐，很容易造成混乱。事实上，李敬业的军师魏思温也是如此建议的，但李敬业最终听从了裴炎的外甥薛仲璋的建议，南渡长江，占据金陵，在江南称王称霸之后，再北向进取中原。这就暴露了李敬业的根本目的——他终究不过是想割据一方，称雄称霸而已。

武太后此时并不知道李敬业帐内有这样一番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如果她知道的话，就会更加确信，这场事变不过是裴炎的阴谋了。薛仲璋多半是舅舅裴炎派去的卧底，为了控制李敬业这个武夫，在不真正威胁神都安全的情况下成为朝廷外部的一大威胁，裴炎便可以趁此要挟，制造出紧急状态，逼迫武太后将权力委托给裴炎行使。武太后虽然不知道扬州发生的这一细节，但敏锐的政治神经让她判断出，此时更重要的是靖肃朝廷，将朝中大权真正掌握到手中。

而裴炎对武太后的那句回答，很快便被左右肃政台（原御史台）抓住做起了文章，认为裴炎这是有所图谋。因为有了告密的风气，肃政台的工作越来越积极，这也是武太后想要看到的，她便顺势下令，将裴炎下狱收监调查。

托孤辅政大臣被囚禁，此事非同小可，但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机会。江山代有才人出，凤阁舍人（原中书舍人）总会给武太后惊喜，之前是担任中书舍人的李义府，如今是担任凤阁舍人的李景谌。李景谌上书，言辞锋利地指控他的大领导裴炎，证明裴炎必然是在谋反。拿着李景谌的论证，武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处置裴炎。

纳言刘景先和凤阁侍郎胡元范等人都说：“裴炎是社稷重臣，我等担保裴炎没有造反。”

武太后摇摇头：“裴炎造反是有把柄的，只是卿等不清楚罢了。”

刘景先和胡元范等人的回答也毫不客气：“如果裴炎也算造反，那臣等也算造反！”

武太后答道：“朕知道裴炎造反，也知道卿等不是造反。”

终究是武太后具有性别优势，当宰相们要讲事实时，武太后和他们讲道理；当宰相们要讲道理时，武太后和他们讲玄学——朕就是知道，你们谁也无法反驳。

但武太后这样说，并不是没道理地强词夺理，自从她广开告密举报之门后，收到各处举报

不计其数，里面自然有林林总总的罪证罗列。哪怕是大数据分析一下，也可以看出，裴炎被举报得多，刘景先、胡元范等人被举报得少。但这些武太后没法明言，只能讲玄学了。

由于信息不对称，朝中文武百官全都在上书，力证裴炎没有造反，而武太后对此一概不听，并将这些人偷偷记下来，留到以后有机会算总账。随后刘景先、胡元范也被下狱拷问，把官职空缺留给了那些控告、揭发裴炎谋反的人。李景谌被任命为凤阁鸾台平章事，跻身进入了宰相的班列。

几天之后，裴炎被斩首在洛阳都亭，他权倾朝野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转头便死得如同一条草狗。

随后，武太后让郎将姜嗣宗带着对裴炎的处置决定，到长安向左相刘仁轨通报。看着姜嗣宗绘声绘色地讲述太后如何成功扳倒裴炎一党的事情，刘仁轨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内心早已汹涌澎湃。长期以来，他都小看了武氏这个女人，如今神都洛阳的朝廷中枢完全掌握在了武太后的手中，她已经成为天下最有权势之人了。

当姜嗣宗说到他早就看裴炎不是好人的时候，刘仁轨心念一转，问道：“裴炎的谋反迹象，之前已经让人发觉了吗？”

“自然是有的。”姜嗣宗毫不犹豫地答道。

“我知道了。”刘仁轨说道，“仁轨有件事情要奏报，烦请转交太后。”随即他写下一道奏表，请姜嗣宗转报。

当武太后接到姜嗣宗转报的奏表时，发现里面写着：“姜嗣宗知道裴炎谋反却不报告。”

知情不报在过去本来没有错处，但因为武太后的告密法令，让知情不报成了死罪。刘仁轨设下这个套子，既是气恼姜嗣宗的小人得志，又是间接地认可了武太后对裴炎的处置，事实上更是宣布自己今后将接受武太后的指挥。

在大唐军界，刘仁轨自裴行俭逝世后便是头号人物。裴炎降罪判死的关键时刻，刘仁轨倒向武太后，这对武太后控制天下军权有着关键意义。就个人而言，刘仁轨这个抉择是明智的，因为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上书为裴炎鸣冤，武太后直接派人带着命令到了程务挺军中，在军营里宣布程务挺与裴炎、李敬业勾结，意图造反，随后当着全军的面将程务挺诛杀。

这件事情也不难理解。程务挺此时正受命讨伐叛乱的突厥人，手中握有重兵，这种时候站出来反对降罪裴炎，在武太后眼里，就是拿着手里的军队要挟她。按照武太后的风格，要是不采取雷霆手段处理，那她的姓就倒过来写！

除掉程务挺之后，武太后没有忘记同样在突厥前线领兵作战的王方翼。他与程务挺一直并肩作战，感情很好，而且王方翼是废皇后王氏的亲属，武太后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程务挺被杀，王方翼就会变得不可控制。武太后的处理也很干脆：不管王方翼是否反对她，既然他与程务挺一起共事，关系亲密，这就是板上钉钉的嫌疑，所以也将王方翼关了起来。不久之后，王方翼被判定流放崖州，死在了路上。

这一番措施之后，武太后总算是控制住了出征在外的大军，只是代价很惨烈，一朝之间失

去了两位威震一方的名将。但武太后的当务之急全在维持稳定，失去两员名将所带来的连带效应，暂时还不是她在乎的问题。

随后的事情就简单了，李孝义的大军长驱南下，征讨李敬业。而刘仁轨投诚武太后之后，也派出了守备吐蕃的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率领边防军向东南挺进。黑齿常之驻守西北十余年，手下的百战精锐不是李敬业仓促间从江南临时征召的士卒抵抗得了的，顷刻间兵败如山倒的李敬业想要乘船逃往高句丽，但路上被官军截住，在战场上被当场斩杀。

震惊天下的徐敬业之乱（因为李敬业是反贼，所以被褫夺了赐姓，回归了祖上原本的姓氏），就这样平定了下来，动乱之后，大唐朝廷内外经历了大洗牌，无数人被贬谪、流放，又有无数人鸡犬升天。

而太后武氏，终于如愿以偿地控制了整个朝堂。

小皇帝李旦自登位以后，一直处在母亲的严密监视之下，他的唯一愿望就是活下去。

他的求生欲是写在脸上的，垂拱二年正月（公元686年），武太后下诏说要还政给李旦，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只是他老娘的试探而已，所以李旦多次上表，坚决推辞反对，请求他亲爱的母后继续临朝。武太后便顺水推舟，“接受”了李旦的请求，依旧临朝称制，把持朝政。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宫廷中活下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讽刺的是，他唯一能依靠的，居然只有他的母亲武太后。

他与朝臣隔绝，无法沟通交流，举目所见，都是徐敬业为了复辟庐陵王而举兵这类事情，那些告密成瘾的小人、酷吏们则死死盯着李旦，一旦他有什么错处，就立刻向武太后检举，好求得升官发财的机会。

而在韩王李元嘉等人眼里，李旦也不过是武太后立下的傀儡，就算他们想要维护大唐皇室，也犯不着来为武太后手中的傀儡想问题。徐敬业反叛之后，宗室诸王渐渐察觉到了危险，意识到要采取措施来保卫李唐皇室了。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也合谋起兵，反对武氏的统治。但他们起兵之后，直接把李旦给卖了。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琅琊王李冲假造了李旦的密诏，密诏中说太后要取代李氏江山、建立武氏王朝。要求越王李贞、纪王李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人一起起兵反对武太后。他们还编造了另一个情节：皇帝李旦曾经坚决请求武太后即位为帝。在李冲编造的故事里，李旦简直是天下第一缺心眼，一边吵嚷着要天下人勤王救国，一边还屁颠屁颠地要把李唐江山托付给武太后。这也难怪，宗室们即使要勤王，勤的也不是李旦这样的乖儿子。而大唐皇帝李旦在这所谓的勤王诏书发布之后，会面临武太后怎样的问责，宗室诸王也根本不在乎。

李冲与李贞的这场举兵，七天之后便失败了。因为扯起义旗之后并没有得到宗室诸王们的响应，几千人的义军面对十万围剿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场举兵之后，又是残酷的血洗，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纪王李慎、江都王李绪、黄国公李撰、东莞郡公李融、常乐公主等人，或被逼自杀，或斩首市曹，或死于流放途中。李唐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

而李旦，却还是活了下来。

他听闻李冲发布的檄文，知道自己要做冤大头了，立刻垂死挣扎想要自救。恰逢武承嗣正在到处创造一些塑料感极强的“祥瑞”，想为武太后还有武氏一族脸上贴金。前几天有人声称在洛水旁发现一块大白石头，上面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个祥瑞非常对武太后的胃口，她就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于是亲要亲临洛水，风风光光地办个“接受洛水降下祥瑞大典”。

而李旦立马就报名参加了，不仅报名参加，还带着皇太子一起去，积极配合典礼工作，共同祝贺母亲成为上天祝福的圣母。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二月，洛水畔的受图大典上，武太后再一次加尊号为“圣母神皇”。这个名号，又是圣母，又是神皇，一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成了圣母神皇的武太后，心中也许又冒出了更加强烈的念头——要是自己真的做了皇帝，是否也未尝不可？

古往今来，还没有过女人成为皇帝的先例，甚至几年之前，她也从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要成为女皇帝。但随着她的权柄一点一点地扩张，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武太后的心中，毕竟她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她心中期待着，自己是否会真的成为古往今来第一位女皇帝，开创一个全新的历史。

而且早在四十年前，李淳风就已经确认过那个“女主武王”的预言。如今看来，这个女主武王，不就是她本人吗？这几年她的反对者们，很多都在声称武太后要自立为帝，虽然之前她确实不曾有过自立为帝的心思，但既然已经被这么多敌人冤枉，也不能白白受冤，她决定做一回这个女皇帝试试。

今年年底，神都洛阳的明堂终于落成了，这座高二百九十四尺，前后左右宽三百尺，高度相当于后世三十层摩天大楼，号称“万象神宫”的明堂，昭示着这个由圣人统治的帝国，富强而又辉煌，文明而又和谐。明堂落成之后，向百姓们开放参观，武太后又在此设宴，接待吐蕃等国慕名而来的使者们。

统治这个帝国的圣人，自然就是武太后本人了，在很多高僧的说法中，武太后是弥勒化身下凡。这个说法对应着佛教的弥勒化身，模仿祆教、景教等西方宗教的弥赛亚降生的说法，在宗教信仰上为武太后成为女帝铺平了道路。武太后还在万象神宫的北边建造了一座“天堂”，里面供奉巨大的卢舍那佛像，佛像的面孔正是武太后的容貌。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而武太后当为天下之主的说法重复了一万遍时，天下人不禁也都接受了这个事实。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无数官民、宗戚、四夷首领，乃至一众沙门僧人、道士法师都开始纷纷向武太后上书，请求她称帝。连皇帝李旦也亲自上书，请他母亲晋级皇帝位，当然，他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武太后成为皇帝以后，能将她的姓氏赐给他，好让他继续成为母亲的太子。

是年九月，武太后正式称帝，尊号圣神皇帝，改元天授，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李旦被降为皇嗣，赐姓武氏，迁居东宫，一切礼仪皆比照皇太子规格。

历史上称之后的这段时期为“武周”。这个帝国的主宰当然是武氏，她已经为自己起了一个有创意的新名字：武曌。

日月当空，是为曌。

第八章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妖艳而血腥的神都

武皇的噩梦

女皇武曌时常梦见两只黑色的猫。在梦里，两只猫扑闪着深邃的眼睛，用一种可怖又可憎的方式直勾勾地盯着她，让人心里发毛。不一会儿，这两只黑猫又变成了废皇后王氏和废妃萧氏的样子，披头散发，浑身是血，身体抽动着，好像是在挥舞双手，但双手的部位空空如也，早已被砍断，一如她们死时的样子。

武曌梦醒，惊悸不已，宫中于是流传出了妖邪作祟的传言。

人们都说王氏和萧氏死得太惨了。她们两人原本是死对头，却输给了同一个女人，一起被幽禁在冷宫别院里相依为命，未尝不是命运给她们开的一个玩笑。被打入冷宫之后，高宗有一次忽然想念起她们，便瞒着武曌来到别院看望，发现她们的院子被完全隔绝，只留下门口一个小孔，用以递送吃食。两个从小到大养尊处优的女人，到最后却没有一个奴仆陪伴，别说自己洗衣服了，曾经连穿衣服都有女婢随侍，自进入冷宫以来，两人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高宗看到的场景，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李治是一个心软之人，王氏和萧氏毕竟是他曾经的女人，因此动起了恻隐之心，他朝着门里呼唤道：“皇后、淑妃在吗？”他没有注意，自己仍用旧时的称呼叫她们。

两个女人立马就哭了：“妾身获罪，已经是婢女，怎么敢用尊称……”她们哭了一会儿，继续对李治说道，“至尊如果还念着我们的旧情，让妾身二人可以重见天日，那就求陛下将这处院落赐名为回心院。”

李治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对两个女人说：“朕之后自有处置。”

两个女人满怀希望目送着高宗离开，丝毫没有发觉，高宗刚才的话里用了官方对话时使用的自称“朕”，而不是日常对话时自称的“我”。刚才的怜悯，此时已经化为冷淡。

世上最远的距离之一，大概就是曾经是枕边人，彼此却不明白对方的心意。李治没有想到，他只是习惯性地触景生情，施加了一些怜悯，王氏和萧氏却以为她们真的有机会离开冷宫，恢复原来养尊处优的地位。王氏和萧氏也没想到，李治会对她们如此薄情。她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白自己为何沦落至此，以为自己只是在后宫失了宠，皇帝只是一时被那狐媚的武氏迷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其实源于朝堂上的斗争。

王氏和萧氏也许是李治心中的红玫瑰、白玫瑰，离开之后变成了心中的朱砂痣和床前的明月光。但走近一瞧，才知道她们不过是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衣领上一粒饭黏子。只有武氏，才是李治独一无二的妖艳黑玫瑰，他给予她无上的荣耀，她为他提供精神上的力量。

李治回宫之后，立刻把这件事情告知了武曌。他不忍心做的事情都自然而然地交给武曌来做，这是他俩的默契。武曌命人给王氏和萧氏每人杖刑一百，打得皮开肉绽。往日她在王氏和萧氏那里受的屈辱，这时终于报复回来了。武曌不惜对这两位昔日的情敌进行人体实验，砍掉她们的手和脚，又止住流血不让她们立刻死亡，然后将两人的身体分别塞进大酒瓮里。

武曌将她这项血腥的创意人体实验称之为“骨醉”。

王氏临死前，还算是保留了一点皇后的尊严，最后一次为负心的皇帝祈祷祝福之后，她说道：“武昭仪既然受宠，那我自然得死了。”至死，她也不愿承认武氏的皇后地位。

萧氏则刚烈地破口怒骂，恶毒地诅咒道：“阿武这个狐狸精，居然做这种事情！愿下辈子我成为一只猫，阿武成为老鼠，一遍又一遍地被我捏住喉咙！”

王氏和萧氏在酒瓮里惨叫了几天几夜才终于死去。武曌下令将她们的头颅砍下，不让她们留下全尸。改名换姓大礼包自然也是要送的，王氏改姓蟒，萧氏改姓梟，武曌反而诅咒她们是蟒蛇、是夜梟。

自从两个女人死后，宫中流传起了闹鬼的传说，武曌看过她们惨烈的死状，也常常被二人披头散发的噩梦缠绕。从此之后，宫中严令不得再养猫，武曌却仍然止不住反复出现的梦魇；搬到蓬莱宫居住之后，还是会在梦中见到。这以后，武曌便长期住在洛阳。武周建立、定都于神都之后，武曌便极少再回到长安。

武周王朝的诞生，带着一点点的偶然。

如果高宗年间没有把相权打压得这么厉害，没能让皇权如此强势，那高宗死后的宰相们便足以稳定住局面，武曌也就不能在徐敬业作乱之际如此顺利地扳倒裴炎一党。

如果李显继位后，没用那一连串的骚操作搅得朝廷方寸大乱，那唐廷也就可以继续维持宰相与太后的平衡。武曌可能会像北魏孝文帝的母亲冯太后那样，把持一段时间的朝政，等到皇帝成熟之后，再将国事交还给她儿子。

而大唐的士族勋贵们，之前也没真的认为武曌将要自己称帝。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结果顶多是太后的权力大一点，宰相们、士族勋贵们的权力小一点罢了。太后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照周隋以来太后们的平均寿命算，顶多还能再活几年罢了，如今忍她个三五年，等到她龙驭宾天之后，这个帝国依然是天子与士族勋贵们共享的。

当武曌诛杀反对党和皇室宗亲时，他们默不作声，因为他们不是反对党和皇室宗亲。

当武曌大兴告密之风时，他们还是默不作声，因为他们只要明哲保身即可平安度日。

当武曌提拔一众武氏子侄进入朝廷，他们依然默不作声，因为武氏子侄抢的不是他们的官位。

直到武氏造祥瑞、封洛水、自我造神、鼓动各界人士一起给武曌上劝进表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势头已经变了，那些还有能力反对武曌的唐臣与宗室，一个接一个地被浇灭，帝国和社稷已经势不可挡地被武曌占据了。

据说当武曌平定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对者后，曾在紫宸殿上怒斥群臣：“如今几次图谋造反之人，全是出自朝廷将相！我朝群臣实在是太辜负朕了！现在尔等自己心里想想，掂量掂量吧。受先帝遗命的老臣，有比那个裴炎更为倔强难治的么？将门世家的贵胄，有能纠合亡命之徒比徐敬业还要多的么？手握重兵统领一方的宿将，有比程务挺更能带兵打仗的么？这三个人就算再有声望，只要不利于朕，朕抬手就把他们诛灭了。尔等群臣，要是

比这三个人还厉害的，尽管站出来。否则，就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地事奉朕，别再做什么蠢事，让天下耻笑！”

女帝尖利的声音在殿上回响，群臣低着头，没有人敢抬头仰视、直面武曌的锋芒。

只有在这个多种文化交融杂烩的时代，才会有女帝临朝的奇观。与武周同一时期，东方的日本（原名倭国，在武周时期改称“日本”）有持统天皇登场；稍早一些，还有新罗国的善德女王、真德女王在位，整个东亚世界在这时都先后进入了女主统治的时代，似乎还真的应验了四十年前那场太白昼见、女主武王的星讖。

然而，武周政权，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如果把天下比作整个互联网，那大唐帝国就如同微软、谷歌这样的系统运营商，既是最大的经营者，也是秩序的维护者，即使强悍如吐蕃这样的敌对者，也还是要尊奉以唐为尊的外交朝贡体系，名义上向大唐朝贡，就像谷歌的竞争者还是要使用谷歌旗下的安卓操作系统一样。而武周政权，则如同是系统上增加的一款插件，它虽然改了朝，换了代，但系统、源代码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朝廷机构、律令制度全都原封未动，甚至原来李唐所封的爵位，也一样承袭不变。

改李唐为武周，官方宣称是一场“革命”，是武氏革了李氏的天命，可革命之后，变动的似乎就只有城头变幻的大旗了。其实对于武曌来说，她坐在太后之位上，一样可以使动帝国的机器。启动这场革命，没有实际增加武曌的权威，反倒失去了很多大唐死忠分子的忠心，甚至让帝国失去了一些周边小国的敬仰。除了满足武曌成为女皇帝的虚荣心以外，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丁点儿好处。

武曌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称帝的虚荣对她自然很重要，但她以沉重的代价革了大唐的命，自然有别的原因。否则以她的水平，难道还会做赔本买卖？

和世人想得可能不太一样，武曌之所以要革李唐的命，建立属于她的武周王朝，不是因为她的权力滔天、法力无边，而是暴露了她的虚弱。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治家，但凡有脑子，就必然是务实的。比如孔子，虽然在野时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那一套，但当他真的成为鲁国的执政时，却没有照抄书上的做法，而是壮大君权、削弱三桓，一步步采取的都是贴合当时实际情况与需要的举措。而那些不务实的人，大多已经早早地灭亡了，比如王莽，篡位之后直接按照古代经书上的说法搞起来，靠抄作业治天下，结果灭亡得彻彻底底。他本人头被砍了下来，被后代皇帝当作珍藏的玩物。

就拿篡夺他人的国祚这件事情来说，既有好处，又有坏处，最终是不是要做，都取决于实际的考量——曹操没有篡位，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国家之权，没有必要再多走一步；

曹丕继承曹操之后篡了位，是因为他威望有限，必须要通过成为皇帝，来名正言顺地控制曹操留下来的那一批能臣武将；

本书第一部中的宇文泰没有篡位，是因为他的能力和威望还不足以压倒独孤信这一批武川集团的柱国们；

本书第一部中的杨坚、李渊先后轻轻松松地篡了位，是因为周宣帝、隋炀帝早已因为倒行逆施失尽了人心，成为皇帝能帮助自己笼络更多的人心。

那武曌是为何辜负了她男人的信赖，把夫家的命给革了？

还不是因为她要控制不住局面了！

表面上，武曌临朝称制，武承嗣、武三思等武氏子侄身居高位，控制了朝廷要职。告密之风下，酷吏与特务紧紧盯着反对派，一有人表示出异议，就立刻逮捕，将其扑灭。从上到下，控制得全面而又彻底。但武曌心里明白，士族门阀、开国勋旧们虽然不说，但实际上各自有各自的心思，在这被搞得乌烟瘴气的世道里选择明哲保身，暂时不冒出头来罢了。帝国太大了，那些出征安西、瀚北万里之外的军队，如果没有名正言顺的控制权，也存在着兵变的风险。

武曌在朝中的基本盘，主要也就只有武家的亲戚们，以及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武家没有什么家底，不像那些郡姓士族那样饱读诗书，也不像勋贵门阀那样世代习武，只是靠着武曌的身份上了位，实际能力都不足以匹配如今的官位。而酷吏集团就更一言难尽了，武曌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魔盒，最终将会引火烧身。当酷吏们告了一切可以告发的人后，还会继续寻找新的目标去告发，最终把整个朝堂都给搅乱。

朝堂之中，武曌真正能依靠的都是些这样的货色。

而武曌的宝贝儿子李旦，虽然看上去温和柔弱，但知子莫若母，武曌清楚，这个儿子和外强中干的李显不同，他柔弱的外表下有着令人意外的刚强。李旦之所以一直顺承着她，是因为他要避免成为最后一个被摘掉的“黄台之瓜”，要为他的大唐保留一丝力量，等待来日的复兴。

来日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也许是李旦日渐成熟、受到越来越多士族门阀支持的那天，又或许是武曌去世之时。武曌已经六十六岁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年，只知道要是有一天她死了，她的势力就会连同朝中的武氏子侄一起土崩瓦解。

西汉时的吕后掌权，结果已经成了前车之鉴，周勃带兵政变，所有姓吕的外戚，全都像屠宰场的猪狗一般被砍死了。

这就是武曌革命的原因。她要将她的利益集团维持下去，就不得不这么做。而她的儿子李旦也很识趣，自己请求改姓为武，改称武旦。他是武曌的亲儿子，又已经姓武，那就自然还是武周王朝最有资格的继承者。但是否真的让武旦成为新帝国的太子，武曌也有疑虑，她害怕武旦登位之后，会重新恢复李唐，然后清算武承嗣、武三思这些子侄们。她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也积极地想要向武曌争取帝国的皇太子之位——毕竟他们都是武士彟的嫡孙，又是货真价实的武氏，理应成为太子的候选人之一。

所以，武曌登上帝位之后，只是封武旦为皇嗣，而不是皇太子，一方面稳住了李唐的支持者们，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储君变化留下余地。

选谁为太子，武曌有些犹豫，而她这一犹豫，就犹豫了八年，直到她的另一个梦境降临。

尴尬的帝国

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周建立，之后的这几年时间里，武周王朝的业绩表现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蹙。

武周朝廷并非没有能臣良将，裴行俭、程务挺、王孝杰、黑齿常之，都是镇守一方的名将。而且与高宗末年时李唐的不利局面不同，武周此时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吐蕃方面，原本咄咄逼人的国势因为一场天花瘟疫遭受了严重打击，左卫大将军王孝杰率军一度击败了吐蕃，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收复了被吐蕃占据的安西四镇；辽东方面，自从与新罗的盟约重新签订，中央王朝虽然让出了一部分土地，收缩了战线，却也缩短了补给线，边防压力大大缓解；对大漠和西域，武周也继承了原来李唐的优势，突厥、铁勒等部族都不太可能形成什么气候。

但是，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

原因很简单，武曌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内部整合上，导致对外束手束脚，疲于奔命。

唐高宗在位时期的最后一段岁月里，后突厥汗国建立，成了唐廷新的敌人。

突厥人之所以脱离唐廷的统治，说句不太好听的，其实还是“吃得太饱了”。自东突厥政权成为大唐单于都护府之后，每逢大唐对外战争，都积极地出人出力。五十年来，李思摩、契苾何力等突厥将领，带领突厥部族兵跟随大唐从高句丽打到西域，每等大获全胜，带着大量战利品满载而归。他们在水草肥美的漠南地区和平地生活，除了当时薛延陀闹过一阵之外，基本上不需要担心外敌入侵，所以早就脱贫致富，过上了舒坦日子。而饱暖思淫欲，新一代长大的突厥人已经忘了当年李靖北伐给他们留下的阴影和恐惧，一些激进的突厥贵族，便开始筹划着要脱离唐廷的统治，恢复原来他们自己的汗国。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等部反唐，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随后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了他们，部众共达数十万人。但突厥人的反叛在唐廷眼里只是小菜一碟，刚刚平定西突厥的右卫大将军裴行俭立刻带兵赶上，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随后大破叛军，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叛乱，将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等一干叛乱首领生擒至京。出于政治招抚突厥余部的需要，裴行俭已经许诺伏念等人免死。

李唐建国之初，高祖李渊抓住敌军首领后喜欢直接砍了，这是因为被抓住的薛仁杲、窦建德等人都是朝廷的叛贼，需要杀一儆百，稳定国家形势。而到了太宗继位后，唐军俘虏的颉利可汗、伏允可汗、扶余丰等人，原本的身份是敌国的酋长，他们与大唐为敌，错误只是扰乱了所谓的天下秩序而已。唐廷作为礼仪之邦，对这些被俘君王都给予了优待，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在大唐安心养老，只不过逢年过节的时候，得放下身段，为天子和百官贡献一点才艺表演。

伏念和温傅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长安之后，伏念、温傅以及其他被俘的突厥贵族一共五十四人，全部被当众斩首。

唐朝开国以来极少发生杀戮叛王、降将的事情，叛乱如阿史那贺鲁被擒，高宗都并未直接

杀戮。这次杀掉伏念，原因竟然是宰相裴炎为了与裴行俭争功，不愿意履行裴行俭的许诺，力主处死伏念等人。当时裴炎的背后有武太后支持，所以这个建议最终被高宗采纳。

一刀下去砍得轻松，却完全堵死了和平招抚突厥余众的可能性。伏念投降的下场已经摆在那里了，剩下的突厥残部就只能豁出去死扛到底。

残部之中就有一人，名叫阿史那骨咄禄，是突厥王族的远支，听说伏念等人被杀，立刻带着手下十七个人出走，沿途招集突厥流散余众，退据漠北的总材山。

这十七个人，慢慢地发展成了七百个人，又慢慢地壮大成为五千余人的部落，并且占据了黑沙城（今内蒙古武川附近）作为根据地，自称大汗。

至此可以看出突厥部族已然落魄了，当初那个带甲数十万的大帝国，如今到了骨咄禄建立汗国的时候，扯虎皮拉大旗，却只堪堪凑够五千人，还是包括男女老幼的五千人，实际上能打的精壮士卒更是少得可怜。

但就是这么一个草台班子，却一路左冲右突，成了武周王朝的噩梦。

当骨咄禄在突厥人的神山——郁督军山重新建立起牙帐，按照突厥旧有的习俗编组部众，一路击败盘踞在漠北的铁勒部族，自身越来越壮大之时，南边的中央朝廷则贴心地为骨咄禄送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助攻。

威震塞北的裴行俭，深受阿史那伏念被杀的打击，一病不起，不久后便逝世了。但大唐这几年南征北战，猛将如云。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率领边兵，连战连捷，把骨咄禄逼得一路远遁。就在程务挺与王方翼乘胜追击之时，裴炎谋逆案爆发了，程务挺因为上书求情，直接被武曌派人从军营里带走处死，另一路军的主将王方翼也就地免职，流放岭南。

至此，唐王朝在北部边境已无良将可用。

骨咄禄抓住时机，逆势反击，连连击破唐军防线，一直打到了代州。饶是大唐家大业大，从吐蕃前线调来了又一员名将——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自从在百济投降大唐以来，长期驻守在西北临洮，防御吐蕃。大非川之战和承风岭之战战败后，黑齿常之以不足一万人的兵力，接连打败了吐蕃来犯之兵。在黑齿常之的威名之下，吐蕃终于放弃了攻势，向唐廷求和。如今突厥成为边患，黑齿常之便成了救火队长，紧急来到塞北前线，就任之后开始防守反击，再次遏制住了骨咄禄的攻势。

此时的武曌正忙着巩固手中权力，清洗朝中异己。黑齿常之是拥兵一方的大员，自然要担心是否会不受自己的控制。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朝廷命黑齿常之率军清剿骨咄禄，但为了防止黑齿常之有异动，武曌命令亲信左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随军同行，名义上是听从调遣，实际上是监视黑齿常之的举动。结果，当黑齿常之节节胜利之际，爨宝璧为了争功，违反调遣，孤军深入，最终遭到伏击，一万三千精兵全军覆没。

听闻兵败，武曌只能在神都洛阳宫里狂怒，她采取的应对措施依然很有特点，那就是给骨咄禄送出改名换姓大礼包，将其官方改名为“不卒禄”，也就是“好死不死的阿禄”，以泄武曌胸中怒火。然而她的关注点依然在萧墙之内，随后的两年，在黑齿常之手下损失惨重的骨咄禄意外地得到了喘息修整之机，因为武曌的心思全放在琅琊王李冲和越王李贞的叛乱

上，忙着诛杀涉案人员，将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剩下的儿子们杀得一干二净，哪有心思去管北方的骨咄禄？而且，黑齿常之也卷入了政治风波，被酷吏周兴盯上，后被逮捕入狱。一代名将黑齿常之无法忍受周兴花样百出的刑讯，在狱中自缢身亡。

不久之后，武曌改唐为周，终于自立为帝。原来的唐廷，已经安装了“插件”，变身为“周廷”。此时骨咄禄正忙着带兵西征，制服西突厥，漠北出现了空虚，这让周廷看到了机会，武曌决定，由白马寺僧人薛怀义担任行军大总管，率军北伐！

薛怀义是谁？这个问题到后面再具体分解。而让一个之前全无打仗经验的僧人领兵北伐，结果可想而知。武周屡次北伐，都毫无战果。

天佑武周，阿史那骨咄禄寿数不长，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就死了。

人们以为骨咄禄的死，意味着突厥人可以消停一些了，但谁能想到，这才只是国耻的开端。骨咄禄死后，弟弟默啜继承了汗位。

相比于骨咄禄，默啜可汗更加老辣、油滑，他西讨党项、拔悉密、突骑施及西突厥十姓部落，又远征中亚昭武九姓地区，取得了成功。东击奚、契丹等族，扩地万里，漠北各部族大多受其控制。武周王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默啜一步步收复了当年颉利可汗在位时东突厥的势力范围。

之所以周廷对默啜的扩张袖手旁观，是因为契丹和奚人也反了。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部的孙万荣、李尽忠举兵作乱，攻陷营州，一路南下。女皇武曌下令，调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员大将，率兵征讨。然而几路征讨大军竟然一一被契丹人击破或者歼灭。武曌唯一成功实施的计策，竟然又是给叛军酋长改名字——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孙万荣改名为孙万斩。

这个战果简直匪夷所思，当年太宗、高宗两代君臣手下，大唐王师所向披靡，就算有过战败、失利，唐军其实也并没有吃亏，只是因为深入敌境，后勤出现了问题才没有取得预期期待的战果。唐军打得艰难的几场硬仗，也都是三五万唐军面对几十万吐蕃军、高句丽军这样的劲敌的时候。可是这次周军讨伐的是当年只是大唐忠诚奴仆的契丹人，还是在境内作战，竟然被打得这么惨。

输给契丹人，其实不能完全归咎于周廷的指挥调度失误。因为契丹人今时不同往日，每次跟随唐军的作战中，已经训练起了先进的战术素养，李尽忠、孙万荣等首领，也是受过唐朝军事教育的外族将领，契丹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在林地里跑的蛮族兵了。而此时的武周，不仅缺将，而且缺兵。高宗时代留下来的忠臣良将全都清洗了，原先大唐赖以成军的府兵制，也从高宗末期就开始逐渐废弛，兵源的数量、质量都出现了滑坡，有些州县甚至无兵可用。

当契丹人一路凯歌高奏，已经到达河北内地的冀州时，周廷的考虑依然是以维护武氏朝廷的稳定大局为优先，武氏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先是以梁王武三思担任榆关道安抚大使，在几路大军全军覆没之后，又让建安王武攸宜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调兵防御契丹，可武攸宜并没有什么领军打仗的经验，带兵到了渔阳（今北京密云），听说前军王孝杰战败，犹豫着不敢进军，任由契丹攻陷了幽州和周边城邑。

武曌的希望接着转向了武懿宗，武氏一门中只有武懿宗略微有些军旅经验。武懿宗担任行军大总管后，带领二十万大军前去剿灭孙万荣，但大军抵达赵州之后，武懿宗听说契丹数千骑兵已经到了冀州，便恐惧起来，丢下赵州，退到了相州。眼睁睁看着几千契丹人占据赵州，在城里大肆屠城劫掠。

周廷没有办法，只好令几年前被贬出京，一直在江南彭泽做县令的狄仁杰紧急赴任魏州，担任刺史。来到河北之后，糜烂的情况让他惊讶——魏州距离赵州尚有几百里远，却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前任刺史强制城中百姓轮番登上城墙防守，而城中之人更加惊恐，大批百姓偷偷逃亡。

狄仁杰看得出来，从中央到地方，章法全都乱了。于是下令：“契丹人远着呢！都回去好好上班！”一边恢复魏州的生活秩序，一边对州兵加紧训练，弥补之前防备废弛时落下的功课。

而这个时候，突厥可汗默啜适时地抛出了橄榄枝，向周廷表示，他们愿意归顺武周，并愿意做女皇武曌的儿子，并帮助武曌讨伐逆臣李尽忠、孙万荣。

当然，默啜不可能做赔本买卖，他的归顺自然是有条件的。

第一，武周交还几年前突厥在漠北扩张时，从北边逃难归附的漠北铁勒诸部。

第二，割让漠南由单于大都护府管辖的领地。

这两个条件是默啜狮子大开口的敲诈，又要钱又要地，意味着武周要将漠南整片地区拱手送给默啜。

第三，既然默啜已经认了女皇为干妈，那就应当和亲，请武曌派出皇子来娶默啜的女儿。古往今来，都是中央王朝将宗室女许配给外邦部族，从来没有要皇子负责和亲的道理。更何况，如今的李显已经外放到了偏僻的房州，朝中的皇子就只有皇嗣李旦了。让辞去皇位后的前大唐天子负责和亲，那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第四，要武周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包括粮食种子四万斛，杂色彩帛五万段，农具三千件，生铁四万斤。有了这些物产，突厥就可以自己耕地，自己种粮食了。

四个条件，全都是过分的要求。可谁让如今的武周武德不足呢？有求于默啜，自然就只能答应他的要求。经过周廷内部激烈的争论，默啜的要求、甚至包括割让漠南的条件，全都被一口答应。

当然，默啜也很给武周面子，带兵偷袭孙万荣，平定了契丹人的作乱。但突厥人也不是白来的，经过这次动作，孙万荣的余部，以及契丹人、奚人各部族，全都投靠了强大的突厥。后突厥汗国的国势，就这样恢复到了李靖当年灭东突厥之前的水平。

这时轮到武周履行承诺了。

周廷在这里也动了点小脑筋，特意为默啜准备了蒸过一次再晒干的粟米，外表看上去颗粒饱满，适合做种子，但其实根本不可能发芽。对于和亲，自然也不能让皇嗣李旦去娶默啜的女儿，实在过于丢脸。权衡之下，武曌选了侄孙武延秀，在使团的护送下迎娶突厥可汗

的女儿。

武延秀是武承嗣的儿子，而武承嗣是女皇武曌属意想立为太子的人。这样的安排，周廷已经算是给足了默啜面子，连朝臣都看不下去了，凤阁舍人张柬之劝谏道：“自古以来，从没有亲王娶了夷狄之女的。”武曌不予采纳，贬了张柬之到蜀州后，还是让武延秀动身，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护送，一行人抵达了黑沙城的可汗南庭。

然而默啜毫无顾忌地反手就打了武周朝廷的脸。他轻蔑地对武周使团说道：“我要把女儿嫁给李氏，汝朝怎么用一个武氏小儿充数？我突厥世代蒙受大唐恩泽，听说李氏都被诛灭，只剩下高宗的两个儿子。既然如此，我便要为大唐兴兵，匡扶李氏！”遂将使团连同武延秀一起扣下，强迫使团投降。随后让使团领队阎知微充当向导，开启了新一轮的南侵。

这一次南下，默啜的大军直接击穿了本已残破的河北防线，一直打到了山东诸城和渤海边，那是默啜第一次看见大海，此前，突厥人的铁蹄从未抵达过海边（大唐仆从军除外）。他们沿途烧杀抢掠，富庶的河北在突厥的侵入下满地疮痍。突厥人带着大量金银财宝、男女人口满载而归。

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

致中原朝廷：我这个可汗的女儿，自然应当嫁给天子的儿子，武氏乃是小家小户，门不当户不对的，居然还冒充皇子来通婚，实在是自不量力！……

神都洛阳宫里，女皇武曌拿着默啜的这封书信，又一次气得银牙咬碎。默啜在书信里把武氏一门连同武周王朝羞辱了个遍。此时的默啜正率领突厥大军扫荡河北，武周官军对此毫无还手之力，观望着不敢出战，犹如一大群废物点心，甚至连补充的兵源都征召不到。入侵河北的突厥军其实总共就只有两千人，要是武曌知道这个情报，那就更得气昏过去了。

武曌按压着怒火，明白自己消灭不了默啜，只能徒劳地用起她的传统手艺：将默啜更名为“斩啜”，也就是“天杀的阿啜”。她这种灭不掉对方，就只能画个圈圈诅咒对方的行为，不禁让人怀疑当初宫人举报她悄悄行厌胜之术，有可能并非虚构了。

十年前武德充沛的天朝上国，如今已经沦落为突厥人的经验包。河北的军情传到了周边各国耳里，西北的游牧部族也动起了轻视中央朝廷的心思，开始倒向默啜可汗这一边。李唐被武周取代，在各国的影响并不好，虽然各国礼貌地招待着周廷派出的使者，但各国敬畏的、向往的，都是那个有着两代天可汗的大唐。

甚至连孙万荣围困幽州城时，还公开向周廷发布檄文说：“何不将庐陵王（李显）归还给我们？”虽然孙万荣只是假情假意地这么一说，但却或多或少代表了契丹各部的真实心意。

这些事情让女皇武曌更加清晰地审视起自己如今的权位。也许就算她建立了武周王朝，也无法让武氏的后代成为太子，因为从朝廷百官到普通百姓，甚至外邦诸国，全都是一颗红心向着大唐。而她的侄子们，包括武承嗣、武三思，全都不堪大用，肩负不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一点，武曌自然也心知肚明。

前不久，武曌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扑腾着想要飞起来，但是两只翅膀已经折断，再怎么扑腾都只是徒劳。

她把自己的这个梦境告诉了她信赖的狄仁杰，请他来解梦。

狄仁杰是武曌一手提拔上来的。从垂拱年间开始，狄仁杰逐渐晋升成为宰相，但没过多久就因来俊臣的诬告而被贬官外放。此次抗击契丹有功，狄仁杰才又回到了朝堂，成了武曌所信任的大臣。

儒家伦理讲究君臣之义，君臣之间有道义的锁链，如同一道契约，臣子守住自己的节操，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唐周改朝换代之际，很多高宗朝的老臣们都选择了反对，而后从容地走向酷吏准备的刑场。但狄仁杰不同，虽然他是朝堂上硕果仅存的老臣，但却是武曌提拔上来的，并没有太多道义上的负担，因此可以问心无愧地告别李唐，立足于武周的朝堂之上。

即使如此，狄仁杰仍然一直婉转地劝说武曌，立她和高宗的亲生儿子为太子。当然他的话

更加巧妙，抓住武曌的软肋循循善诱地做着思想工作：“天皇大帝将两位儿子托付给陛下，如今陛下却打算将帝位交给别家的人，这不是辜负了天皇的嘱托么？”狄仁杰继续劝说道，“况且侄子和儿子，哪个更亲？陛下立了儿子，那么以后每朝每代，陛下和天皇都可以在太庙被祭奠。可如果立了侄儿做皇帝，以往可没听过天子要把姑姑立在太庙里的。”

对于狄仁杰，武曌还算客气，“这是朕的家事，狄卿就别管了。”此时武曌摆起架子自称为“朕”，其实是话里有话，暗暗警告狄仁杰，不要管太多。

但狄仁杰毫无惧色：“王者的家是四海宇内，所有事情，都是陛下的家事！何况臣忝为宰相，怎能不过问这些事情？”

四十年前，在废王立武的后宫风波高潮迭起之时，李勣一句“此乃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奠定了武曌通往女帝之路的基石。此后几十年，武曌靠着天子家事的名头，一步步扩张着自己的权力。但是此刻，狄仁杰对此干脆地批驳了起来，响亮地向武曌宣示，天子的家事，一样是天下事，一样应当要由天下人来评判。理由如此正确，武曌竟然无法反驳。

武曌明白，狄仁杰的谏言，代表了朝中正直之士的心声。她能用权术来驾驭狄仁杰，使其为她所用，并辅佐她稳定局面，巩固周廷的统治，但却无法收服狄仁杰的内心。从头到尾，狄仁杰的骨子里依然是大唐之臣，这是武周朝廷用再多的权术、威势都改变不了的。

到此为止，武曌的心里终于有了计较，她十分坦然地把那个关于断翅鹦鹉的梦告诉了狄仁杰。毕竟比起那帮心思叵测的酷吏们，正直的君子更让人信赖，就算狄仁杰对李唐的同情无法改变，但武曌相信，狄仁杰不会做有损于她的事情。

听完女皇武曌述说的梦境，狄仁杰略微明白了现在的情况，他沉吟着说道：“鹦鹉，象征着陛下姓氏里的‘武’；两翼，也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今陛下的两翼没有接上，要是重新启用两位皇子，那就可以振翅高飞了。”

武曌听懂了狄仁杰的意思，重新立李氏皇子为太子，是为了振起武曌自己的翅膀。儿子不是她的敌人，满朝的唐臣也不是她的敌人。失去了两位皇子，武曌也失去了唐臣们的支持，但如果启用皇子，武曌就还是满朝敬仰和支持的太后。

一旁的武承嗣、武三思也听懂了狄仁杰的意思，羞赧得两边的耳根子都已经红透。

一个月后，武曌托言说庐陵王李显身体不好，将李显和妃子、子女们从被流放的房州接回了神都。这件事情做得颇为隐秘，为的是防止武氏族人动谋害李显的心思。李显穿着内侍的衣衫，乔装进入了洛阳宫。

十四年的流放生涯，李显苍老了不少，也成熟了不少。武曌没时间和儿子叙旧，只是将他安置在后帐里，然后召来了狄仁杰。武曌起开话头，二人又讨论起安置庐陵王的问题。狄仁杰慷慨激昂，极力劝说武曌立李显为太子，说到情深处，竟尔流泪。争论了良久，武曌估计李显已经听够了，于是让他从后帐走了出来。

“现在，我已经把储君还给狄卿了。”武曌对狄仁杰说出这句话，算是亲口承认了她立储的

决定。

不久之后，李显一家人正式在洛阳亮相，居住在石像驿中。朝廷备礼，摆出盛大的欢迎仪式，恭迎庐陵王一家人入朝。百官立于欢迎现场，终于等到了李显现身，众人无不喜形于色。大唐已经被武周取代多年，如今的典礼，不禁让人回想起了当年的大唐荣耀，不知是谁脱口而出，高声呼喊“万岁”，在激动的情绪感染之下，所有人都开始跟着欢呼。

人心所向，已经明明白白，不管是唐廷旧臣，还是武氏宗亲，都清楚地看到了这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之前极力想要争取太子之位的武承嗣，则在李显归位和儿子武延秀被默啜扣押带来的双重打击之下，最终忧愤而死。

698年九月，皇嗣李旦坚持请求让位给他的哥哥。武曌同意了，立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然后大赦天下。正值默啜在河北如入无人之境，几路围剿官军毫无办法的时候，周廷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南侵的突厥人。

李显虽然担任元帅，但武曌自然不会让他手握重兵，成为武周统治的一大威胁，所以李显依然足不出神都。出征之事都交给狄仁杰来负责。尽管如此，出兵的消息传到了神都洛阳的百姓们那里后，直接成了民间的爆款新闻。

周廷为了应对府兵制崩坏导致无兵可用的情况，原本在北邙募兵，准备组建新军，结果应者寥寥，一个月才召了不足一千人。但当百姓们听说太子担任行军元帅这个轰动的消息后，整个洛阳城及周边地区，应募者应声而起，一大批精神上的大唐子民都云集在征兵处，几天时间，周廷便迅速募集到了五万大军。

在河北边杀边抢兜了一大圈的默啜，听说皇太子挂帅的武周大军已经在狄仁杰的率领下杀来，士气旺盛，来势汹汹，因此不敢硬抗，带着大量丰硕的战利品，掳掠大量男女当作奴隶，浩浩荡荡地回家了。

原来驻守在河北各州的守军见到默啜，都只是阖兵自守，不敢逼近，任由默啜经过。等到狄仁杰的大军赶到时，默啜早已经走远了，留下了一地疮痍。狄仁杰只能一路收拾残破的河山，安抚百姓，开仓赈济贫乏的饥民，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安，终于让劫难后的河北安定了下来。

默啜还顺便留下了一路担当向导的阎知微。没有抓到突厥兵的朝廷上下，将所有的愤怒都倾泻在这个被迫成为向导的武周大臣身上，武曌下令，将阎知微拉到天津桥南边的广场上处刑，并夷灭三族。处刑的方式，是多年不曾再现于江湖的磔刑，也就是将人体分尸示众。

阎知微被绑在桥头，武曌下令，百官一起拿他当靶子射箭。河内王武懿宗代表武周宗室领头，站在阎知微身前七步之外，连发数箭，却一箭都没有射中身体——在这样的阵势下，武懿宗已经紧张到发挥失常了。为了避免尴尬，百官便一起齐射。在洛阳城百姓的围观下，阎知微被射成了刺猬，哀嚎声听得人心里发毛。

接下来的节目，让围观群众大开眼界。阎知微身上的肉被一片片刮下，骨头被锉刀锉成粉末，场面血腥残忍。这样的处刑方式，产生于武周朝酷吏们的技术积累，并在后来每每出现在洛阳城百姓们的噩梦里，它将有一个更为可怖的名称，叫作“凌迟”。

与阎知微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很多在突厥南下时带有“投敌嫌疑”的人犯，武懿宗带着酷吏们穷追直追，一场审判大会，演变成了武氏一族翦除异己的大会。也真应了一句话：上阵抗敌你不行，秋后清算属你行。

一场风波到这里总算略告平息了，但留下的是一地的鸡毛。突厥第二汗国越发强大，西北诸国也有了轻视中央王朝之心，而武氏的人心也在加速流失着。这一切武曌看得很清楚，她明白，江山必然是要回归李唐了，但为了武氏一门的将来，她要自己姓李的儿子们和武氏达成一个约定，保证将来武氏和李氏能平安相处，相互扶持。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的二月，春寒料峭。万象神宫内，李氏和武氏的主要宗亲们聚集在一起，见证着一场盟誓。在女皇武曌的主持下，她的三个儿女——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以及武氏宗族代表武攸暨共同对着明堂内的天地日月发誓，长此以往，和平共处，团结一致，共保社稷。誓文被铭刻在了铁券上，藏在大周朝廷的皇家档案馆里。

对于武曌来说，她已经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

酷吏之死

明堂的盟誓，更显出武周王朝的本质，那就是一个武氏家族与李氏家族联合统治的政权。

其实从武周王朝建立以来，武曌就已经有意识地撮合李武两家通婚。她的宝贝女儿太平公主，自从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卷入琅琊王李冲谋反案而被杀后，又开启了第二段婚姻，嫁给了武攸暨。

李武两家的联姻势力是王朝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酷吏来俊臣还不明白，就稀里糊涂地成了牺牲品。

来俊臣虽然是无赖出身，但是在侦查和审讯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对于朝中大臣、达官贵人们的密谋，有着猎犬一般灵敏的嗅觉。如果放在现代社会，他可能会是一个出色的刑事专家，但是在武周朝廷里，他的才能就只能用在刺探和监视上。

酷吏们横行了十多年，到了此时，渐渐地走到了死路。以来俊臣、周兴为代表的酷吏们烜赫的时候，朝廷内外人人自危，不敢轻易说话，特务政治营造出的恐惧氛围让武曌的权力之路一直畅行无阻，乃至建立了武周王朝。但是，来俊臣等人也成了千夫所指的人渣，整个神都的官民百姓，无不唾弃这帮酷吏们。

他们都是一群见缝插针的小人，看到了一步登天的机会，便如饥似渴地去抓取。但他们不知道，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对于女皇来说，这群酷吏只是她震慑朝臣的工具。女皇给他们丢几块肉，他们便能如疯狗一般去攀咬女皇潜在的反对者。可要是这群鹰犬的名声臭了，养着他们会脏了主人的手的话，女皇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丢掉。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酷吏周兴因为被告同谋作乱，被请进来俊臣烧红了的大瓮，周兴尝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对罪行供认不讳，还用生命为后世的《成语大词典》贡献了“请君入瓮”这个词条，随后在流放中被处死。

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专门罗织罪名、诬告宗室和重臣的王弘义坐罪流放。

告密之风仍在实行，但告密和逼供的酷吏却换了一批。对于女皇来说，酷吏们是消耗品，留出位子，自然有人挤破了头也想钻进来。

同僚们的倒台，让来俊臣的压力很大，他的团队已经很久没有开张了，亟须新的目标来证明他对女皇的价值。搜索一遍朝中大臣，他敏锐的鼻子很快从武氏和李氏的宗室中嗅出了阴谋的味道。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时，女皇已经七十三岁了，谁都无法预估她会在什么时候离世，李武宗室们自然蠢蠢欲动起来。来俊臣发现，武氏诸王，以及太平公主，都各自有着谋划，一旦女皇驾崩就会立即有所行动。

更可疑的是，相王李旦的异样也越发地明显了。

来俊臣不止一次盯上过李旦。在来俊臣看来，女皇的这个幼子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唯唯诺诺，反而是女皇身边潜伏最深的卧底。他不仅力主迎回庐陵王李显，立其为太子，还与北衙的羽林军、南衙禁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还不得而知，但来俊臣感觉得到，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图谋。所以他开始穷追不舍，想要顺藤摸瓜地把李氏和武氏宗室的图谋搞清楚，然后报告给女皇，好证明自己对女皇的价值。

但他刚找到人告发武氏诸王，就在同一天被逮捕，关进了监狱。武氏宗亲们罗列了来俊臣的数条罪状，经过三司集体审判，很快便被判处极刑。

这时来俊臣才知道，他惹了不该惹的人。李武联姻，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才是武周王朝的主宰者，任何人想挑战这个利益集团的权威，结果必然是粉身碎骨。来俊臣被判死刑后，女皇还想保住他的性命，可在宗室和朝臣们的集体声讨之下，女皇最终批准了来俊臣的死刑。

来俊臣被拉到闹市当众处死，曝尸示众。这场斩刑引得全城百姓拍手称快，仇家们争相吃来俊臣的肉，片刻之间便吃得精光，剩下的尸体被人挖掉眼睛，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辗转被人们践踏成了烂泥。

顷刻之间，什么都没有剩下。

不过，来俊臣看得很准，他没有怀疑错相王李旦。

李旦的初心从未改变，那便是恢复大唐。

李旦长大后，朝堂已经由母亲武曌掌权。当朝堂上风云变幻之时，他只是在一边安静地读书，一直到二十二岁，突然被母亲从书房里拖出来做皇帝。在担任傀儡皇帝的六年里，他也一直扮演着听话的工具人角色，直到他主动让位给母亲。

武周立国以后，李旦虽然被立为皇嗣，但过得比谁都惨，甚至比被赶到房州的哥哥李显还要惨，至少李显还有一样李旦得不到的，那就是行动的自由。女皇对于这个儿子，看管得极其紧，甚至他的床上生活，都派了她的宠婢韦团儿来负责，李旦死命反抗才保护住了自己的“清白”，此后就被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地监管起来。

在韦团儿的诬告陷害下，李旦的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因为被指控行厌胜之术（偷扎女皇的小人），被女皇秘密处死，但李旦还是表现得泰然自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私下谒见李旦被杀，随后李旦被剥夺了接见公卿百官之权。

李唐三代宗室，都已经在武氏的屠刀下逐渐凋零，李唐宗室几乎和当时默啜说得一样，只剩下李旦和他哥哥这两脉了，剩下的人，也只能继续在武周朝廷装孙子，蛰伏在酷吏的阴云下苟且度日。而李旦，用自己仅有的一丝力量，把一个四分五裂的李唐宗室，还有各路亲唐势力，在暗流涌动的神都一点点粘合在了一起。当他的哥哥远在房州时，李旦孤军作战；当哥哥回到了神都，李旦便将哥哥推向太子之位，与哥哥一起并肩作战。哪怕这个势力最后不属于他，他也不在乎。

为了不让李唐宗室分裂，李旦坚持要哥哥当太子，为了推辞太子之位，几乎没有违抗过母亲意愿的他绝食抗议，以死相逼，这才让母亲绝了立自己为太子的念头，保住了李显的位置。

谁来继承皇位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李唐的社稷一定要延续下去，这才是李旦最终的目标。

在李旦暗自积蓄力量的时候，就已经被来俊臣盯上了，并告发他谋反。来俊臣抓了李旦身边所有的人，用诸般酷刑逼迫他们承认李旦的罪行。但这件事情，前后没有一个人招认。李旦府中的乐工安金藏，甚至被逼用自杀证明李旦的清白，当着所有人的面切腹自尽，肠子流了一地。李旦终于在这场风波中幸免于难。

到了明堂盟誓之后，来俊臣才终于被女皇抛弃，李旦总算间接地除掉了这个死对头。

和外强中干的哥哥李显不同，李旦才是最为硬气的李家男儿。当李武两家不亦乐乎地相互联姻通婚时，李显的儿子女儿们基本都与武氏结合，但李旦的儿女们，在武周一朝，没有一个人与武氏通婚。

这也算是李旦对他含冤而死的两位妻子的一种独特的悼念方式吧。

正直是世上最为珍贵的东西之一，它不管到哪里都会熠熠闪光，被所有人看见。朝中的大臣们虽然不说，但看得却很明白。比如当宰相朱敬则被人构陷，贬谪到外地时，曾与同僚们私下吩咐交代说，“相王必膺期受命，当须尽节事之。”

李旦做的这一切，也许他的哥哥、以及李武集团其他的贵胄们看不见，或者选择性地看不见，但是人们不会忘记这一切。

女皇的男人们

来俊臣之死暴露出了一件事，那就是李武宗室其实并不和女皇一条心。女皇的儿子、女儿、侄子们，各有各的图谋，通过婚姻关系、利益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来俊臣威胁到了李武集团，李武集团就毫不犹豫地踩死了他，就算女皇不忍心，却也无可奈何。

女皇驻颜有术，容貌和精神都比正常年龄要年轻个二十岁，即使到了花甲之年，头发依旧乌黑浓密，皮肤白皙红润有弹性。但此时的武曌确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心力体力都不可遏止地走向下坡路，渐渐无力再控制她的子女们形成的这个小集团了。

所以这个时候，她开始培育自己的私人势力来制衡朝中的朝臣与宗室们。

用私人势力控制外朝，是历代帝王玩得熟练的老套路，不外乎是宦官和外戚。然而武曌的情况有些特殊，她的私人势力是女官和男宠。

女官对标的是宦官。当女皇武曌还是刚刚进宫的武昭仪时，首先做的就是结纳后宫的宫人们，这是武曌从零开始的第一批支持者。在武曌几十年的经营下，宫人（主要是宫女）已经慢慢成了她所得用的一股势力，能力出众之人还被提拔为女官。女官都是有官品、有级别的，相同品级的女官，和外朝朝臣的地位相仿。

这些女官们，既可以帮助女皇处理政务，又可以为女皇监视和控制宗室们。比如高宗时的宰相上官仪，因为劝高宗废黜皇后而被处死，孙女上官婉儿也被放入掖庭宫，充为宫女。武曌在宫中发现了上官婉儿的文才，把她当作心腹，让上官婉儿负责起草诏书这样的关键任务。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以后，上官婉儿开始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已然成了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

对自己的儿子、侄子们，女皇也派出宫女伴随在左右。相王李旦身边、太子李显身边，都有女皇安插的监视者。

而女皇的男宠，则是朝中不能说的秘密。

武曌是女人，不可能按照后宫体制为她设立四妃六嫔。而且在朝臣们眼中，女皇君临天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作为天皇大帝遗孀的身份，要是女皇再“明媒正娶”别的男士，朝臣们肯定不能答应。但武曌的权力欲望强，生理方面的欲望也不弱，当她成为天下最有实权的人之后，自然也需要有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来填补她寡居时身体的空虚。

冯小宝是女皇的第一个男宠。冯小宝出身市井，原本是洛阳城里贩卖野药和女性用品的小货郎，天生身材魁梧，能说会道。机缘巧合被高祖皇帝的女儿千金公主看中。千金公主看冯小宝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一表人才，所以留下让他做自己的男宠。

此时还是在武曌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时候，千金公主的兄长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武曌除掉，千金公主也受到了株连。可怜千金公主只是一个温柔无辜的公主，哪里经得起这样的风浪，连忙向武曌全面投降，还认了武曌为干妈。要知道，就算和武曌的关系

从太宗这边算，她俩也是平辈，若以高宗妻子的身份算，武曌还小了一辈。千金公主认武曌为娘的行为，已经算得上弃尊严于不顾了。既然如此，像冯小宝这样的“身外之物”更是如同浮云。于是千金公主忍痛割爱，亲自为冯小宝沐浴更衣，斋戒几日之后，推荐给了武曌。

寡居两年的武曌，试过之后拍着床板连连点赞。从此冯小宝便成为武曌的面首（也就是男宠），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那时武曌还不能把招纳面首的事情公开，冯小宝只能像个地下情人一样，平时住在宫外，武曌有需要时，就入宫过夜。为了让冯小宝出入方便，武曌让小宝削发为僧，以沙门僧的身份出入宫禁。而冯小宝一没文化二没门第，武曌和这样一个身份低微的和尚来往密切，仍然有失身份。所以冯小宝便挂靠在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的家族，入了河东薛氏的族谱，成为薛绍的小叔叔，改名为薛怀义。

此后的薛怀义，成了帝国第一淫僧。洛阳城西的白马寺建成后，薛怀义担任白马寺住持，后来又负责督造明堂、天堂。宏伟的万象神宫落成之后，薛怀义因为督造有功，被加封为梁国公、左威卫大将军。

薛怀义的身份，其实类似于以往的外戚。汉朝时，皇帝往往会在身份低微的家族里选择皇后，然后重用皇后的家人，原因就是这些外戚自身实力不足，只能依靠皇帝的支持做事。让他们在朝中担任要职，便于皇帝控制外朝。而薛怀义就是女皇实质上的爱人，且身份低微，让他来担任关键岗位，女皇就可以很好地制衡朝堂。

武周建国之后，边患逐年严重，阿史那骨咄禄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国，趁着武曌在搞内部清洗之机大肆扩张。但经过程务挺、黑齿常之等人的屡次征讨，原本根基并不深的后突厥汗国已经现出疲惫的迹象。周廷也在此时决定大举北伐，北伐的主帅，就是白马寺住持薛怀义，由他领衔挂帅，宰相们、大将们担任助手，带领几十万大军北出雁门，攻打可汗王庭。

可薛怀义是个完全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一心只求无功无过。这时骨咄禄正率军与西域势力交战，漠南并没有多少人，薛怀义便率军一直打到了定襄（今山西定襄），歼灭了一些小股部队，但没有找到突厥主力，于是在武川附近的单于台上刻石记功，得意洋洋地凯旋而归了。他不知道，突厥作为游牧部族，根本不怕什么趁虚而入，只要他们的部队、牛羊都在，大可以卷土重来。以往李靖、薛万彻等人的几次北伐，关键就是追着主力寻找战果，这才让大唐吞并大漠。薛怀义这次北伐，看起来功劳赫赫，实际上是劳民伤财，毫无效果，白白浪费了这一次大好时机。几年之后，默啜继承汗位，立刻再次发动南侵，毁掉了河北整整几代人经营下来的财富与人口。

但这些薛怀义并不在乎，他只求自己躺着得来富贵。征讨突厥有功，薛怀义晋升为右卫大将军、鄂国公、柱国。由此他愈加地跋扈，横行在神都的通天大道上。

薛怀义的成功事迹被朝野渐渐知晓后，一时间成为整个神都百姓茶余饭后的秘密谈资。这种“躺着得来的富贵”，可比当酷吏、被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得来的富贵舒服得多。

但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薛怀义自己知道。其实看得出，女皇虽比他年长得多，但薛怀义是真心倾慕这位女皇的，毕竟她容颜养得好，容貌底子也好，更是一个气场爆表的正牌女

王。但女皇却不像薛怀义那样地喜欢对方，在女皇眼里，薛怀义只是一个工具人，她需要薛怀义来填补缺失的欲望，并占据亲信的职位，至于薛怀义的喜怒哀乐，女皇并不是特别在乎，当薛怀义像个小男友似的闹别扭，辇在白马寺不愿意进宫侍奉她时，女皇直接以谋反的罪名或杀、或解散了薛怀义在白马寺的亲信，最后逼得薛怀义进了宫。

毕竟女皇之前经历过的男人，如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哪个不是人中龙凤？薛怀义这样徒具皮囊，实际上却是个草包的男人，她又怎会珍惜？

而薛怀义虽然在朝中有了官位和爵禄，但才能不足，根本无法发挥武曌所希望的作用。女皇本希望薛怀义能牵制朝中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宰相们，谁料宰相们根本看不起他。一次薛怀义带着手下进宫，在宫门口遇到了宰相苏良嗣。按照规矩，应当是地位低的人作谦让，请地位高的人先进宫门。薛怀义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是自己先进门，不料苏良嗣勃然大怒，当即叫左右把薛怀义揪过来，什么话也不屑于说，一左一右地猛打薛怀义的耳光，事了之后，将他拖到一边，自己扬长而去。

被打脸的薛怀义怎么忍得下这样的屈辱，便跑到女皇那儿去告状。薛怀义不清楚自己的斤两，武曌却看得明白，苏良嗣不只是在扇薛怀义的耳光，还是在向女皇抗议。但这件事情终究是女皇理亏，她对薛怀义说：“以后你还是从宫城北门出入，南衙的宰相从南门入宫，你们彼此两不相犯便是。”

薛怀义的脸是被白打了，打碎的牙，只能往肚子里咽。

武曌虽然是“冻龄女王”，却终究无法与时间抗衡。到了七十多岁时，身体逐渐衰老，生理欲望减弱，她也就不那么需要薛怀义的侍奉了。随之开始宠幸起一个叫作沈南璆的面容清秀的御医——她此时更需要的是健康与养生，比起单纯以肉欲相伴的薛怀义，沈南璆更符合女皇当下的需要。因此薛怀义便失势了。

失势后的薛怀义，还想继续得到女皇的垂青，为此他不惜倾其所有，来讨得女皇的欢心。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的上元佳节，是神都洛阳一年一度的狂欢，朝廷取消城中宵禁，打开城中各坊，允许百姓彻夜狂欢。女皇武曌在这天驾临明堂，表示与民同乐，而当她来到明堂时，薛怀义让人打开了早已准备好的机关，明堂前一座彩色丝绸搭成的幕帐宫殿下，一尊巨大的佛像徐徐升起，引得众人发出惊奇的呼声。在天津桥外，薛怀义也张起了一张两百尺高的大幕，上面画着女皇面容的佛像。此时薛怀义不失时机地深情告白：女皇，你就是贫僧心中最美的女佛！

但女皇武曌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多加理会。

薛怀义的心里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明白，自己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因为女皇的宠幸，当女皇不再赐予她的宠幸，他最终只能被打回原形，变成原来洛阳城里走街串巷的冯小宝。甚至连冯小宝都做不回了，如今他背负着这么多的宫闱秘事，难道还想继续活着走街串巷？

他和女皇的恋情，从来都是见不得光的，既然他的世界将要倒塌，那就让天下人都见证这段恋情的毁灭吧！至少这样还能引起女皇的注意。次日，也就是正月十六日夜里，薛怀义点燃了天堂，将那尊用女皇面容刻制的卢舍那佛像一起焚烧。这座天堂曾见证了他们的恋情，薛怀义如今要将它一起毁灭。

狂风大作，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座巨大而豪华、倾注了天下人心血与财富的天堂陷入了火海。狂风波及旁边的明堂，万象神宫也被点燃。大火熊熊，把整个神都洛阳都照得如同白昼。

天堂和明堂成了一片焦土，而流言也随着风烟的灰烬传遍了都城，人们都在说，女皇的情人为了情殇点起了大火。这也意味着薛怀义生命的结束，女皇武曌随后便将薛怀义秘密处死。

对于这位相伴了长达十年的异性伴侣，女皇的处理干脆利落，似乎连眼睛都没有眨。

恐美人之迟暮

经历了薛怀义、沈南璆的女皇，生理和心理上已然都步入了暮年。七十三岁的她早已没有了当年如狼似虎的欲望，一直以来都保持乌黑的长发也渐渐地有些白了。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薛怀义死后两年，张昌宗通过太平公主的引荐，逐渐得到武曌的宠幸。随后在张昌宗的推荐下，哥哥张易之也成了女皇的面首，兄弟两人一起深受宠幸。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代表着武曌对男人品味的水平巅峰。如果在这时有什么男偶像练习生选秀的话，那张氏兄弟无疑会是最完美的偶像组合。不像出身卑微的薛怀义，张氏兄弟生在关中望族，累世公卿，才培养出了这两位近乎完美的年轻人。他们有着惊艳的容貌，高超的才华，智商情商爆表，能说会道，风趣幽默，而且各自有着独到的才艺，哥哥张易之擅长炼药，能为女皇补身体；弟弟张昌宗擅长唱曲吹箫，能逗女皇开心。

对于成功女性来说，这样的男宠，有一个都已经是如获至宝，更何况是两个。只可惜女皇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两个男生在侧，也许只能取悦一下女皇的欢心，在心理上为女皇提供满足。女皇已经没有那么多生理欲望，张氏兄弟同样也未必真的会对年龄差距如此大的女王产生什么生理欲望，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于柏拉图式的感情，倒也其乐融融。而女皇的回报也很丰厚，张易之封为司卫少卿，张昌宗封为云麾将军，并时常代表武曌出席重要会议。

然而武曌选择张氏兄弟，并不只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也不单纯地看脸——如果只是为了这些，那就把女皇想得太简单了。女皇走的每一步，都是出于现实的政治计算。

此时的朝中，成百上千双眼睛盯着日益衰老的武曌，计算着她的死期。只要女皇一走，就会有无数人立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抢夺空出来的权力。女皇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威，必须时不时地敲打敲打那些蠢蠢欲动的分子，同时保持神秘，不让外界刺探到她的实时情况。这个时候，她就需要朝中的代理人来代替她做事，还要贴心地当好一个恶人，并且代表她，成为李武宗室以及朝臣们沟通的桥梁。

过去她的人选是薛怀义，但薛怀义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既没有能力，又被士族文官们鄙视。而太平公主推荐的张氏兄弟则是绝佳的人选，无论是学识、门第、能力，都可以与朝臣们对等地交流。一时间，李氏一边的李显、李旦、太平公主，武氏一边的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朝臣一边的宗楚客、宗晋卿，全都争相巴结张氏兄弟，希望从二张这里获得来自女皇的最新信息。

神都洛阳正上演着一出宫心计。各方势力悄然较量着，而漩涡中心的女皇，放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迷魂阵。

为了显示出自己依然春秋正茂，武曌专门设立了控鹤监，由张易之主导，名为女皇的贴身侍卫，实际上是搜罗才华出众、仪表端正的美少年，成为女皇常备的“后宫”。这当然是供朝堂内外脑补想象的一个幌子，实际上，控鹤监与当初高宗时代的北门学士一脉相承，是服务于女皇的秘书团队，帮助张氏兄弟处理帝国中枢的大小政务。

控鹤监中，有一位叫作宋之问的诗人，以为自己会成为像张氏兄弟这样的女皇面首，满心期待自己可以躺在女皇身边发家致富。可等了好久都等不到女皇翻他的牌子，实现他的终极目标。终于有一天，宋之问忍不住，直接向女皇毛遂自荐，请求女皇垂青，赐予他为女皇侍寝的机会，还为此写了一首极为露骨的情诗。

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

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

武曌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宋之问的请求。理由当然不能明说，而是委婉地告诉他：“宋大诗人，你口臭。”宋之问这才羞赧地放弃了侍寝的想法。

长安元年（公元700年），内史（即中书令）狄仁杰逝世。从第二次拜相以来，狄仁杰坐镇朝堂五年，被武曌尊称为“国老”，成了维系整个武周朝廷稳定的压舱石。有狄仁杰在的日子，武曌不用担心朝臣们兴风作浪，危及她的统治；朝臣们也不用担心女皇再度大开杀戒，以至于人人自危。可当狄仁杰一死，原本纷乱的朝局，一滩水更加浑浊了。

狄仁杰虽然事官于女皇，但他的内心一直都是唐臣，而狄仁杰也无愧于大唐。他明白，在黑暗的时代里，如果自己的力量无法独自对抗黑暗，那就要为将来的光明保留希望的火种。在他的推荐下，原本贬官外放的张柬之回到朝堂，被封为宰相。他还先后向女皇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人。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都大放异彩。

十年后治理天下的贤臣们，大多处于狄仁杰的门下。

狄仁杰死后第二年，周廷隐藏的矛盾终于激烈爆发了。这一年，皇太子李显的长子李重润、永泰郡主和她的丈夫武延基，都先后神秘离世。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都源自于张氏兄弟。

张氏兄弟和控鹤监的那些秘辛，是绝对的机密，女皇决不能容忍有人妄自议论这些事情，任何可能暴露出女皇日益衰弱的线索，都要绝对杜绝。但好巧不巧，有一天李重润和他的亲妹妹永泰郡主，以及妹夫武延基在家中聚会时讨论了这件事情。而更巧的是，他们的讨论被一个有心人听到，然后举报给了张氏兄弟，张氏兄弟又汇报给了女皇武曌。

听闻这位有心人转述的对话内容，武曌勃然大怒，他们这番讨论已经触及了武曌忌讳的禁区，包括她的私人生活、健康状况以及她目前的执政危机。武曌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哪怕说这些话的，是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

而且李重润是李显的儿子中唯一没有与武氏通婚的人，如果武曌以后传位太子李显，李显又传位给长子李重润的话，那武家的利益就无法在李重润这一代得到保证，这也是武曌十分担忧的一件事情。

女皇于是留给太子一句话：你自己看着办吧。

从房州流放归来的李显性格大变，早已不是当初在位时的叛逆青年了。他最惧怕的，就是自己的太子之位再度丢失。所以在李显的逼迫下，李重润被迫自杀。遭逢大变的永泰郡主

分娩时难产而死，丈夫武延基也迫于压力自杀。这场事件以最坏的结果告终。

多年以后，李显得知那个告密的有心人，竟然是他的二儿子李重福。李重福的动机竟然只是要踢开继承顺位排在前面的大哥，好让自己有机会继位。武周一朝流毒无穷的告密之风，反过来伤害到了李唐皇室内部的人伦亲情。

女皇如此不遗余力地扶植张氏兄弟，却并没能让张氏兄弟真的在朝中拥有一席之地。在朝臣们眼里，张氏兄弟永远只是靠出卖色相上位的小白脸。大多数人的沉默不代表他们屈从于不义，恰恰是目光如炬，直面黑暗。

张氏兄弟的弟弟张昌仪，靠着哥哥们上位，成为洛阳令，修建了豪宅，比王府的规格还要高。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有人摸到张昌仪的宅门口，在门上刻下了一行字：“一日丝能作几日络？”言下之意是，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张昌仪不敢和任何人汇报，就算他管着洛阳城，也查不到刻字之人，只能默默地把这行字给磨去。可当张昌仪磨完，当天晚上就有人在宅门上重新刻下这行字。如此这般刻了磨了六七次，张昌仪面对新刻下的字，无奈地在下面写了个批注：“我放一天在这里，还请收手。”

张氏兄弟自己也清楚，他们已经把整个洛阳城的公卿们都得罪了。而女皇的权力，已经不足以威慑这些公卿们了。他们只有变着法子继续除掉那些仇人，然而仇人除掉得越多，张氏兄弟与整个洛阳城的仇怨也就越深。

对于宰相魏元忠，张氏兄弟施加诬陷，说魏元忠曾说过要依靠太子以图长久之计。这句话戳中了女皇的要害，要魏元忠当场对质，张氏兄弟又收买了凤阁舍人张说，要他作伪证，证明他听到了魏元忠的对话。

当张说奉诏前去佐证的路上，遇到了集体等待他的同僚，同僚们一起劝张说说出真相。

凤阁舍人宋璟说，这世上的正义与真相是鬼神都难以欺骗的。如果你能说出真相，整个朝堂都为你光荣！要是你因此获罪，我豁出性命也要来保你！

殿中侍御史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左史刘知几说，不要在青史上留下恶名，成为子孙的负担！

张说没有回答，但心里已有了计较。他进入后殿，拜见女皇，女皇命令张说据实以告。魏元忠慌了起来：“张说，你想要和张昌宗一起陷害我么！”

张说怼了回去：“元忠身为宰相，为什么还跟大街上的小人说的一样？”

张昌宗也在一边添油加醋，催促张说把要作的证言说完。张说深吸一口气，从容答道：“请陛下明鉴，如今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就已经逼迫臣说话，足以想见在外面他是如何逼迫臣的了。臣今天不敢不说实话，臣实在没有听过魏元忠说过这些，是张昌宗逼迫臣，要臣来作伪证！”

张易之、张昌宗闻言大惊，立刻反言攻讦。但张说从容不迫，一一回敬了回去。魏元忠和

张说最后都没有被降重罪，武曌为了照顾张氏兄弟的面子，只将魏元忠和张说二人贬出了都城而已。

这件事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振，对于早已经因为告密之风盛行而苦不堪言的朝野人士，这无疑是一场胜利，那些告密者终于没能够得逞。在神都内外的文化界，骂张氏兄弟也成了每个正义之士应尽的义务。

有心之人已经看出，女皇的统治已经暴露出了它虚弱的一面，特务政治终于到了人人喊打的时候。

李武集团也峰回路转地联合在了一起。武承嗣、武三思等武氏一族已经明白，武家是注定要与帝位无缘了，天下人都在等着李唐复辟的那一刻。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如今李武两家姻亲紧密，构建起利益共同体，一起分享李唐复辟后的权力。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女皇武曌因为要疗养身体，移居到了洛阳宫城的长生殿里，深宫高锁，帘幕重重，渐渐与外朝的公卿断了直接联系。此时的武曌，已经八十岁了。虽然她尚在人世，但神都的门阀，早已经对将来的权力分配问题达成共识，握手成交。

第九章

南向翊大君，西宫朝圣母

——又见大唐赤帟

惊变再起玄武门

这年的正月初一，女皇武曌在深宫中传出诏令，改元神龙，是为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大赦天下，除了徐敬业、李冲等几次反叛牵涉的罪人之外，这些年因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获罪之人，悉数得到了赦免。但这一年新年，无论是改元、大赦，还是新春佳节，朝会一律取消，女皇武曌自始至终都没有露过面。

八十岁的宰相张柬之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剩不了几年了，此时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天下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自武曌登基为帝以来，酷吏、男宠当朝，朝中群臣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下，只有自保之力，没有扭转之能。特务政治可以堵住悠悠众口，却改变不了天下人思念唐朝的心。当年张柬之获罪被贬到了荆州，接替荆州长史杨元琰的职务。他们曾一起在长江上泛舟，当船游到江心时，四下里无人，不可能有告密者，二人这才放心地谈论时政。杨元琰慷慨激昂，两人都表露出了匡扶李唐社稷的心思。

像这样的对话，一直在幽静无人的地方悄悄地发生着，在至暗时刻里，总是有一些人坚守着手中的一豆烛火，等待它燃至黎明。

好在几年前，在狄公狄仁杰的引荐之下，张柬之等一批贤能官员进入了朝廷中枢，女皇又重新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李武两家共同在明堂盟誓，约定将来李氏为帝，武氏辅佐，群臣似乎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希望。

然而从两年前开始，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政，还屡屡攻讦东宫辅臣。宰相魏元忠事件就是二张攻击的一大目标，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张氏兄弟的矛头不仅对着东宫的辅臣，还指向了太子，他们指控魏元忠的罪名就是“依靠太子以图长久之计”，这把太子置于何地？虽然这次事件，作为证人的张说在满朝文臣的力挺之下翻供，魏元忠只被贬官而已，但张柬之是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油条了，这一关节自然是看得明白——张氏兄弟的排挤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本质在于女皇对太子的不信任。她屡屡借张氏兄弟敲打东宫，为的就是警告太子和群臣们不得轻举妄动。

张氏兄弟每每的敲打和示警，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权力已经到了最为虚弱的时候。他们只想在女皇生命最后的时间里稳住太子、稳住宗室和朝臣。哪怕他们针对太子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朝中群臣们的警觉。

包括张柬之在内的群臣以及大部分的李、武两家宗室，都已经失去了对女皇的信任。张柬之意识到，拨乱反正的时刻已经来了，他要掀起一场革命，赶在女皇龙驭宾天之前，让为善之人、作恶之人，都能接受一场体面的审判，并且名正言顺地得到应有的报答。

最初与张柬之一同密谋的，一共有五个人：宰相崔玄暉、中台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以及张柬之本人。其中，崔玄暉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太子左庶子。女皇武曌的两个儿子都在这场密谋里派出了代表。很显然，这实际上就是针对女皇的一场政变。

可是问题来了，张柬之等五个人都是文臣，手中一没将、二没兵。既然是政变，就需要武装力量来支持。此时的神都洛阳，武装力量主要分为南衙与北司两块。

南衙，也就是朝廷常设的十六卫禁军，隶属于左右十六卫大将军，负责都城卫戍。因为他们日常驻扎在宫城以南，所以称为“南衙”。如今的十六卫大将军，有的是武氏宗室，如右卫大将军武攸暨；有的是异族出身的“蕃将”，如突厥族的右威卫大将军阿史那怀道。南衙禁军人数众多，但问题是他们的调遣制度极其严格，既需要凤阁鸾台（也就是改名后的中书门下）的制令，也需要兵部的印铃，调兵手续复杂又严谨，指挥难度大，并且难以秘密行事，即使十六卫大将军都是自己人，也未必能私自调动起他们手下的禁军们。当年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十六卫大将军大多都是李世民的老部下，但也并没有使用这些牌，直到逼迫高祖李渊下诏之后，才动用起了南衙的禁军。

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对后来的政变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这次也不例外。其实南衙禁军早已经被策反了，策反者不是别人，正是相王李旦。

这几年，相王李旦忍受着非人的精神压力，却没有一刻放弃他的努力。来俊臣当年的怀疑是对的，李旦潜伏在女皇身边二十多年，已经成了朝臣们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亲唐势力的枢纽。如今，相王李旦基本上可以稳住南衙，只是情况和当年玄武门之变一样，南衙禁军不能成为政变的主力，只能等控制朝廷中枢之后，再调遣他们稳住局面。

现在他们能倚仗的，就剩北衙的羽林飞骑了。

羽林军数万“飞骑”，常年驻扎在宫城北面的禁苑里，因此称为“北衙”。他们并不归朝廷调遣，而是直属于皇帝本人。当然，皇帝本人自然不可能亲自带领这些人马，还是得靠左右羽林大将军和左右羽林将军具体指挥，带领羽林飞骑宿卫宫城。此外，皇帝还统辖着一支一千人左右的近卫军，被称为“千骑”，直属于控鹤监，和羽林飞骑互不统属，是皇帝日常出入宫禁的护卫部队。

要发动政变，控制宫城，除非像当年的太宗李世民那样靠着秦王府的五百个人把整个禁卫军给挑了，否则势必要依靠北衙的禁军们——不是羽林飞骑，就是近卫千骑。而两者当中，羽林飞骑实力更强，与女皇的联系更薄弱，是更为适合的选择。

策反女皇直属的羽林飞骑，这事谈何容易。但张柬之却不慌不忙，像是早有准备，拉来他早已经安排好的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在荆州城外的长江上，张柬之曾与杨元琰有过推心置腹的谈话，这些话一直在他们的耳边不断回响。一年前张柬之刚刚成为宰相，便安排杨元琰担任右羽林将军。任命之时，张柬之意味深长地对杨元琰说道：“杨君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江上说的话么？这一个任命，可是非比寻常的！”

话不用说太多，点到就行。张柬之清楚，杨元琰也清楚，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而羽林飞骑的总指挥，是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这个靺鞨族的蕃将是个耿直的汉子，女皇看中他人品忠实可靠，二十年来一直让李多祚宿卫宫城北门这个皇宫防务最为重要的位置。李多祚在羽林飞骑中威望极高，要控制这支禁军，绝对绕不开这个靺鞨人。

张柬之决定亲自说服李多祚。他找到李多祚，只问了他一个问题：“将军如今的富贵，是谁带给的机会？”

李多祚沉思良久，流着泪说道：“是天皇大帝啊。”没错，当年的李多祚只是靺鞨人中的一个酋长，是女皇李治给了他建功立业的机会，还赐姓李氏，让他一路飞黄腾达。这样的知遇之恩，李多祚不敢忘记，这份恩情在他心中，远远超过了后来女皇赐给他的爵禄、官衔以及任何其他荣誉。

张柬之继续道：“如今大帝的两个嫡子，被张氏兄弟那两个竖子逼迫，陷入险境。将军难道没想过要报答先帝的恩德么？”

李多祚被说服了，向张柬之拜道：“如果这事利于国家，听凭张相公调遣，在所不辞！”他向着张柬之指天发誓，若是有负于大帝李治的恩泽，就为天地所不容。

就这样，二人商议妥定，张柬之寥寥几句话便说服了李多祚。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张柬之与李多祚安排桓彦范、敬晖、右散骑侍郎李湛分别担任左、右羽林将军，统领所部禁军。

羽林飞骑的人事调动极为敏感。左右两军分别配置了一个大将军和两位将军，如今基本上被张柬之的人占满了，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张氏兄弟的警惕。于是张柬之做出了一点妥协，将右羽林大将军改由武氏宗室的建康王武攸宜重新担任。武攸宜是女皇比较看重的一员武氏子弟，对张氏兄弟来说是个可靠的伙伴，他们的疑虑这才得以打消。

但女皇不知道，张氏兄弟更不知道，武攸宜也同样被策反了——不只是武攸宜，还有武曌暨、武三思等其他武氏宗亲，都已经和亲唐势力达成了默契。这是一场秘密的大串联，女皇的亲属和臣子们联起手来，诛灭张氏兄弟，还朝廷一个清白。

太子李显是张氏兄弟犯下罪行的苦主，他的一儿一女，全都因为张氏兄弟而被迫自尽，李显和他的儿女们自然对张氏兄弟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当桓彦范、敬晖秘密地谒见太子，将他们合力逼迫张氏兄弟的计划陈述给李显时，李显立刻表示赞成。

这时，担任灵武道安抚大使的姚元崇回到了神都，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听到这个消息，相视一笑。对他们来说，姚元崇的回归，意味着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姚元崇此时五十四岁。家世显赫、少有才名的他年纪轻轻就步入了相位，并且还是张柬之等人的举荐人。他是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担任宰相六年，既赢得了女皇的信任，也受到同僚的尊重。出于对官场天生的敏感，他一年前就嗅到了朝廷中暗藏的危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姚元崇以母亲年迈为理由，请求去职，辞掉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相王府长史的职位，到灵武道领兵防御突厥，其实就是想要远离朝堂上这些变幻莫测的是非。

但这件事情，他终究是避不开的。姚元崇宰相职位的继任者张柬之，还有相王府长史的继任者袁恕己，全是革命策划五人核心小组的成员，明眼人用一只眼睛都能看出姚元崇与这个五人小组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姚元崇在朝中之时，他既是相王李旦班底的首脑，为他联络朝臣；又是宰相班子的实际领袖，同时负责传达相王李旦的意思，帮助李旦在暗处左右朝政；他还兼着夏官尚书（兵部尚书）的职务，对周廷军务了然于胸。姚元崇这几年，已经为李唐再度复辟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没有姚元崇，要张柬之等五人小组从零开始起手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在关键时刻，姚元崇外调到了灵武道（今宁夏银川），不插手政变计划——这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方面，姚元崇是女皇武曌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对女皇的感情也很深，如果说为相王李旦筹划，重新振作起亲唐势力，是为了国家的大义，那么不直接插手政变计划，则是姚元崇为自己保留下的最后一点小节。更何况，政变这件事是一把双刃剑，发动政变的大臣以后如何面对新的皇帝也是一个问题，姚元崇还是选择了不去趟这滩浑水。

另一方面，姚元崇北上灵武道，也是为了李唐宗室准备的一条“B计划”。万一张柬之等五人核心领导小组最终失败的话，姚元崇将会为李唐宗室做好最坏的打算：保护太子和相王西入关中，建立根据地。驻守在灵武道防御突厥的边防军，则将成为护卫关中的力量，在姚元崇的指令下回师长安，保护这两位大帝最后的血脉。

所以，姚元崇回到神都之后，婉言谢绝了张柬之等人要他进一步参与政变计划的请求。他把自己的位子放在第二条防线上，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就会发起行动，留住大唐的最后一点火种。

虽然姚元崇最终没有像张柬之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参与到五人小组的计划中，但一切工作还是顺利就位了。

在东宫，桓彦范、敬晖谒见了太子李显，秘密呈奏了他们的计划，从稳住南北衙禁军，到入宫诛杀张氏兄弟，都交了个底，并且得到了太子的首肯。

在安定郡王府，太平公主和丈夫武攸暨已经分别和武氏宗亲们达成了一致，武三思、武攸宜等武氏宗亲全都支持这场政变，当然前提是要保证他们在政变后应得的利益。

在后宫，以上官婉儿为首的宫人们也都提前做好了准备，宫外的风吹草动，由她们负责隔绝，务必使张氏兄弟察觉不到危险的异动。

舞台已经搭好，演员开始登场。

正月二十二日夜，张柬之、崔玄暉、桓彦范以及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立马驻足于洛阳宫城的玄武门外，他们的身后，是五百名精锐的羽林飞骑，铁甲齐备，秩序森严。他们的面前，玄武门的城楼高耸，门后的洛阳宫殿重峦叠嶂，高大而幽深。

大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了。张柬之等人终于略微松了口气，李多祚、杨元琰确实都是忠实可靠之人，此时如约打开宫门，任由政变军进宫。他们进入玄武门之后，张柬之立刻让李多祚、李湛以及驸马王同皎前往东宫，迎接太子入宫。

李唐光复

太子李显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李多祚等人的，李多祚的出现意味着玄武门已经拿下，这让李显略微松了口气。但接下来李多祚的请求，让李显整个人惊慌失措——众将请求太子入宫，主持朝廷大局！

李显这才知道，原来这场政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针对张氏兄弟，而是针对女皇武曌本人。不只诛杀张氏兄弟，还要让女皇让出她的权力，还政于李唐，恢复大唐社稷！这一点李显当然不乐意，因为他没必要这么做。他是武周王朝的太子，做女皇的母亲不久之后便会去世，李显可以自然而然地继承皇位，又何必多此一举，逼自己的母亲下台？

李显当即拒绝了李多祚等人请他入宫的要求。对于张柬之等人搞“抽屉计划”的做法，李显又是惊讶，又是恐慌。

但是此时形势已经不容李显拒绝。“先帝把江山神器托付给殿下，殿下却突然遭到废黜，这样的事令人神共愤，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如今承蒙上天庇佑，宰相们和羽林飞骑已经联起手来，诛杀佞臣，要把社稷江山交还给李唐，这全都是为了殿下啊！”驸马都尉王同皎抢上前来道，“请殿下暂且随我们到玄武门，满足我们共同的愿望！”

看着王同皎以及李多祚等人的表情，李显犹豫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张氏兄弟这样的凶险小人，自然是要除掉的，可是君上的身体不好，就不要去打扰她了。这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殿下！”李湛急切地说道，“诸将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只为用命来报效国家，殿下奈何要将他们置身鼎镬？还请殿下亲自去帮助他们！”

听着王同皎和李湛的话，李显心中如怒海翻滚——这些人，他们哪里是请愿？分明是在裹挟着他去玄武门，只为了让他们的政变从太子这里取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形式。当初敬晖、桓彦范口口声声说，这次的计划只是除掉张氏兄弟，可这时却逼着自己参与他们推翻女皇的行动。到了此时，李显还能拒绝吗？要是他不出头，导致政变失败，若女皇归咎起来，就算李显此前毫不知情，按照女皇睚眦必报的性格，肯定会再度把自己的太子之位给撸了。

这就是张柬之等人干的好事！擅自行动，成全他们自己的名声！

但李显已经是骑虎难下，权衡许久，只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一同随着出东宫，前往玄武门。遭逢大变，李显的胸口犹如压着万钧重的巨石，走起路来连腿都有些软了，还好有王同皎在一旁扶着，李显才不至于跌倒。

玄武门前，张柬之等人率领的五百羽林飞骑，正焦急地等待着太子的到来。他们刚刚得知，这次的行动是要强行进入宫城，闯入女皇所寝居的迎仙宫。将士们都是正常人，这种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的任务，可不是轻易敢做的。从玄武门到迎仙宫，隔着陶光园、徽猷殿等重重守卫，他们与守卫宫城的羽林飞骑隔着空气默默对峙着。想到对面也是羽林卫战友，接下的又是掉脑袋的活，五百羽林飞骑踌躇着不敢向前。

玄武门内还驻守着控鹤监田归道的亲卫“千骑”，张柬之等人也想调动起这一支军队，敬晖便派人请千骑一同协助政变，但田归道拒绝了这个要求。

虽然没有出来帮忙，但作为女皇近卫军，田归道的千骑却同样选择了在一旁看戏，这其实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态度。女皇的大周王朝，并没有什么人愿意为它尽忠而死。

马蹄声由远及近，太子及李多祚一行人终于赶来，伴随着羽林飞骑将士们的欢呼，五百飞骑带头进入了宫城。太子的到来完全扭转了之前的紧张局势，守卫宫城的羽林卫见太子亲临，便不再阻拦。层层宫阙锁住的大门，也成了一道徒劳的屏障。李显在张柬之等人和羽林飞骑的簇拥之下入宫，王同皎让人斩开门锁，轻易地破门而入，守门的羽林卫悉数倒戈投降。从玄武门到迎仙宫的数千步路，几乎畅通无阻。

迎仙宫内，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听到宫外喧哗，才知道政变的消息，全因宫人们早已按计划隔绝消息，使迎仙宫毫无察觉。惊慌的张氏兄弟站在长生殿外的庑顶之下，大声疾呼：“何人敢要造反？”但回应张氏兄弟的，只有沉默。

控鹤卫兵何在？怎么没有救驾之人？张氏兄弟左顾右盼，想要找到一线生机，但是张柬之等人手起刀落，将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当场斩杀，既不屑于回应他们无力的诘问，也没打算让他们留下什么遗言。

斩杀了张氏兄弟之后，羽林飞骑奉命将女皇所居的长生殿团团围住，把守各个出口。此处寝殿曾是皇宫最为私密的场所，女皇曾在这里与她的历任面首们私会，而羽林飞骑踏着沾满灰尘的马靴，肆无忌惮地闯了进去。

此时的女皇从睡梦中惊醒，猛然坐了起来问道：“是谁在作乱？”

张柬之走入女皇的寝殿，正色答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之令，已经将他们诛杀，只是事前担心密谋泄露，不敢先报告陛下。带兵闯入，罪该万死！”

女皇虽然病了，但精神头仍然不错，她环顾左右，马上判断出了这次事件的本质。她从人群中找出了躲在一边的太子李显，“原来是你呀！”她冷笑一声，不怒自威，“既然那两个小子已经被杀，你可以回东宫去了！”

在女皇多年的积威之下，李显差点就想唯唯诺诺应一声，奉令回去，还好桓彦范抢住话头答道：“太子怎么可以现在回去！当年先皇将他的爱子托付给陛下，如今皇子年岁已大，一直住在东宫，而天下人都盼望着李唐复辟。大臣们也一刻没有忘记太宗、高宗的恩德，如今奉太子之命诛杀奸佞，是希望陛下可以传位太子，顺应天下人心！”

女皇被这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二十三年里，她最对不起的，就是她的丈夫。高宗李治因为信任，将权力托付给她，但这么多年世事变迁，她为了巩固与丈夫一同强化起来的皇权，做了很多原本不应当做、但却不得不做的事情。如今女皇的所作所为，早已经与他们夫妻二人的初衷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了。

也许女皇不觉得自己辜负了天下人，但她绝对辜负了高宗李治当初的托付。

如果武曌当初没有夺取李唐的江山，而是继续做她的太后，或许她可以在余生中求得安

稳。可从她改唐为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不可能。她凭借权力对各方势力强行压制，逐渐走向了权力的高峰，可当她的强制力减弱时，自然会遭到各方势力的反弹。张柬之闯入长生殿的那一刻，女皇病中未经梳妆的憔悴容貌，直接暴露在了羽林飞骑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她二十多年来营造出的神秘感、权威感，也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而这些年来暗中保存和积蓄力量的李唐的拥护者们，终于站到了武曌的面前，傲然宣布，武周的政权垮台了，现在，请让大唐回来吧！

武曌无力地看着殿中的每一个人。“李湛，”她看见了一身戎装的李湛——他是当年叱咤朝廷的李义府之子，“原来诛杀张易之的将军们当中，也有你一个呀？我对你们父子，可算是不薄了吧？你们也有今日？”

李湛羞愧地低头，无法回答。不只是李湛，不少其他将领们也心中惴惴，他们虽然出生在大唐，但武周却是他们如今的君王，这几年所受的提拔全是女皇赐予的恩惠。

武曌又看向一边的桓彦范，说道：“其他人我就不说了，唯独你，是朕亲自看中、提拔的，你怎么也出现在这里呢？”

桓彦范却没有像李湛一样低头，而是坦然说道：“这才是臣报答陛下大德的方式。”

一句话，让武曌心理施压的话术破了功，也击穿了武曌心中的防线。桓彦范这是在暗示，如果体面地交出权力，如今在座之人，会让女皇回到原本应有的位置，然后安享晚年。

她不再开口，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宫外的神都洛阳城中，抓捕行动也已经同步开始。张易之、张昌宗的其余几个兄弟，都被袁恕己派人抓获，当场击毙。

相王李旦在袁恕己的陪同下，坐镇南衙的风阁鸾台。在这里，除了出征在外的将领之外，几乎所有南衙禁军的统帅们都聚集在了一起，等待着迎仙宫中传来的消息。

李旦在这里，就是为了稳住南衙禁军的局面，防止他们干扰羽林飞骑的行动。同时，袁恕己也派人逮捕了其他张氏兄弟的党羽们，让巡城士兵照常巡弋，随时准备扑灭洛阳城里可能出现的反抗行动。但让人高兴的是，这一天并没有什么异常，神都的官民们情绪一片稳定，如同在等待一场终究会到来的胜利。

终于，捷报传来，几个羽林飞骑提着张氏兄弟的头颅，传来了太子李显那边的好消息。李旦仰天长笑，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

张氏兄弟的头颅被悬在天津桥南边的空地上，百姓们前来观瞻，顺便开起了盛大的狂欢庆祝活动。第二天，被张柬之等人控制的女皇，下达了令太子李显监国的诏书。又过了一天，女皇武曌决定正式将皇位传给她的儿子。

正月凛冽的风中，太子李显（当时正式的姓名其实是“武显”）即位为大周王朝的皇帝，下诏大赦天下，并为这几年来酷吏们炮制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新皇帝还加相王李旦封号为安国相王，并任命他为太尉、同风阁鸾台三品；加太平公主封号为镇国太平公主。武曌作为太后，则移居到了洛阳宫西边城外的上阳宫，为了防止她有异动，李湛奉命担任太后的

宿卫将领，实际上负责监视太后，并控制她的异动。

当太后武曌黯然搬离了迎仙宫，前往上阳宫时，百官前来送行。面对太后凄凉的样子，满朝大臣却只是默然地看着——虽然大多数朝臣们都是武曌提拔的，但是经由如此环境长期的熏陶，朝臣们已经在告密之风下谨小慎微，以至于习惯用冷漠怯懦的眼光来对待身边的一切人事。

只有一个人望着太后的背影，呜咽流涕，不顾周围人的态度。而这个人，就是姚元崇。姚元崇是武周时期提拔起来的宰相，对女皇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为了太后的凄凉而落泪，是再容易理解、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此刻却在满朝文武中成了一个异类。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落泪之人，因此受到排挤，被外放担任亳州刺史。

姚元崇的落泪，情感上当然是发乎内心的，他之所以没有掩饰自己的这份悲怆，也是因为武曌退位后的朝局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次政变虽然诛灭了张氏兄弟，逼迫太后退位，但武氏诸王不仅没有被翦除，还作为政变的有功之臣继续留在朝中。这场权力斗争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暂时还看不出，谁将是这场游戏的最终胜利者。所以，姚元崇不得不找这样一个契机离开朝廷，明哲保身。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二月，新皇帝李显正式下令，恢复国号为——“唐”。大唐原本的宗庙及典章制度等，全都恢复，那些所谓的凤阁、鸾台、文昌台之类的名称，也都重新改为原来的中书、门下、尚书省。时隔十五年，大唐的旗帜终于在神都的上空再次飘扬。

二十年来，高祖、太宗几代枝繁叶茂的子孙，已经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下被屠戮殆尽，太宗一脉的子孙们，除了武曌留下的两个儿子，竟然只剩当年吴王李恪的儿子李千里。其余的皇子、皇孙、公主、郡主们，有的死后没有埋葬，有的获罪流放岭南，有的散落民间、隐姓埋名，全都惨不忍睹。李千里因为无才无德、不被重视，在武周的统治下委曲求全，这才幸免于难。如今大唐恢复社稷，他也随之被立为成王、左金吾卫大将军。唐廷重新召集其他残余宗室的子孙们，多年未见的他们逐一相认，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有的喜极而泣，歌舞起来。他们在洛阳宫里高唱着《秦王破阵曲》，舞蹈着、狂欢着，然后醉笑，洒泪当场。

但飘扬的王旗之下，朝臣、宗室，各方势力还在暗自竞争，争夺着女皇被夺走的权力。

五王的沉沦

太后武曌移居上阳宫后不久，李显曾去看望他的母亲，并为太后加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从此之后，“则天”成了武曌的尊称，世人都开始称她为“武则天”。当李显在寝宫亲眼见到病榻上的母亲时，他惊讶地发现，太后仿佛一夜之间变老了。

武则天曾是一个绝世美女，尤其注意护肤养颜，梳妆打扮之后，外表看起来绝对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八十多岁了，却一点显不出衰老。但失去权力后的武则天，整个人仿佛失去了延缓岁月的魔力，一下子没了精气神，也不再化妆。李显见到武则天时，看她又苍老，又憔悴，惊得说不出话来。

看着自己的儿子，武则天哭泣着说道：“当初我把你从房州接到神都来，原本就是要把皇位交给你的。谁想到张柬之他们五个国贼，贪图拥立新君的功劳，竟把我逼得如此窘迫。”说着说着，已经泪湿满襟。

李显听了，百感交集，只能陪着他老娘一起难过地大哭。这个想法原来就一直萦绕在李显的心头，如今在太后这里得到了验证。太后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不久前的那场政变，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无论那次政变有没有发生，武则天都会把皇位传给他这个太子，李显只要耐心地等下去就可以了。事实上，李显当初也是这么打算的，直到张柬之等五人突然亮出了“抽屉计划”，把打倒张氏兄弟变成了打倒女皇，硬赶着他一步步夺取了帝位。

如此看来，李显并没有从这次政变中拿到什么好处，张柬之的五人小组只是把本就属于李显的皇位提早递到了他手上，还让李显落下个逼宫亲妈的道德污点。而这个五人小组，则成了恢复李唐社稷的大功臣。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暲、袁恕己，都晋升为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宰相，把持朝中大政，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

李显的心态崩了，听完武则天这番话，他算是看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个工具人，一个五人小组借以上位的工具人。李显自从上次被废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流放在房州，即使几年前被武则天召回，立为太子，也同样被小心地看着，没有什么参与政事的机会，除了他的东宫班底，朝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人，此时他坐上帝位，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实权。初登帝位时的喜悦，渐渐转化成了对别人的愤懑。

知子莫若母，失去权力的武则天依然是辣手之人，她找准了李显的性格弱点，只是哭着说了一番话，就在李显的心中种下了猜疑的种子。这颗种子将会渐渐地生根发芽，最终如她所愿地为张柬之等人送去杀身之祸。

李显年轻时本是一个飞扬跳脱的人，人们说他像太宗皇帝，不只是说他的样貌，也因为他像太宗一样有着激情的性子。当然李显比不上他天才般的爷爷，他做事情总是急躁冒进，这也让他第一次当皇帝就吃了大亏。一上台就急着让他的岳父韦玄贞做宰相，打破了他父亲高宗生前精心设计好的平衡。

爷爷太宗皇帝发动的玄武门之变仿佛一道魔咒，深深影响着日后李唐皇室的权力游戏，同

时也影响着李显的心态。他与曾经是太子的哥哥李贤向来不对付，关系时常很紧张，李贤的倒台或多或少与他有些微妙的关系。章怀太子李贤当时是在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奉令逼迫之下自尽而死的，而丘神勣奉令从洛阳出发的时候，正是李显在位期间。世人大多认为，章怀太子被逼自尽是源于武则天当时的授意，但其实最有动机、也最有机会下达清除前任太子指令的，恰恰是李显。然而李显下达指令之后不久，他自己猝不及防地被母亲废黜，后世之人因为武则天的种种行径，想当然地把章怀太子被害的锅扣在了她身上。

李显人生中最大的坎，就是在房州流放的这十几年，这些日子里，他每日每夜心惊胆战，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心里有鬼，害怕自己被罢黜之后，落得和章怀太子一样的下场。沉重的压力，让这个原本跋扈跳脱的年轻人变得懦弱卑琐，时而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时而偏执地怀疑猜忌。

他唯一信任的人，只有妻子韦氏。武则天即将改唐为周的时候，酷吏当朝，告密之风盛行，天下笼罩着白色的恐怖。每当有神都的敕使来到房州，李显便害怕得想要自杀，而这时，妻子韦氏握着他颤抖的手说，“祸福无常，再坏也不过是一起死而已，何苦要先自寻短见？”韦氏知道李显想自杀是为了保全妻子儿女们，所以她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同甘共苦，成为他的精神支撑。李显也将妻子视为最信赖的人，没有之一。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李显向妻子许诺：要是有一天可以重见天日，他一定会让她随心所欲，不用任何东西束缚她。

等到李显再次成为大唐的皇帝，韦氏立刻被重新封为皇后，不仅有锦衣玉食侍奉，上朝时还让她垂帘听政，朝中大事也都和她商量。

神龙年间的政局，对李显非常不利，作为几年前突然被接回神都的“空降太子”，他并没有什么实权，但朝中的各个势力都有极大的影响力。

武氏宗亲们依然在朝野上下活跃着。

相王李旦因为政变有功被加封为安国相王，在南衙的朝臣和军队中分量很重。

太平公主同样因有功而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依靠着丈夫武攸暨的亲族以及亲信宫人们，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而最强大的，自然要属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政变小组。他们如今已经是实权的宰相，控制着凤阁鸾台的大小政事。更可气的是，五人小组竟然十分听李旦的话，这是李显很不愿意接受的。

面对错综复杂的朝廷关系，李显首先选择的是他长年以来结下的亲密伙伴——皇后韦氏。韦皇后长袖善舞，精通交际，恰好是李显并不太理想的沟通情商的一个补充。通过韦皇后的社交活动，李显结纳了武氏宗族中的领袖——武三思，并且让他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当初李显、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约定李显即位后，武氏从旁辅佐，李氏也保两家富贵平安。如今到了践行诺言的时候了。

神龙元年的政变中，武三思参与密谋，并且成为有功之臣，和张柬之等人一样被赐予了丹书铁券，可以免死十次。但武则天退位，李唐复辟，武三思和他的武氏宗族就有些尴尬

了。张柬之等人三天两头地劝谏皇帝，请他清除朝中的武氏势力，甚至要诛杀武三思等人。这个时候，通过韦皇后这条渠道与皇帝达成联盟，自然是最好的选择。韦皇后是个奔放的女子，和武三思在社交场合接触得久了，竟和他有了婚外之情。武三思与韦皇后的这段私情，在混乱的皇室私生活中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相反还让韦皇后与武氏的合作更加牢固。

隐约听说了韦后与武三思的私情后，李显似乎并不在意。他当初许诺过要给予妻子不加限制的生活，那就说到做到，哪怕头上顶着一片青青草原。更何况，妻子结交武三思不也是为了李显么？所以李显自然要大度一点。韦皇后约着武三思来到私密的寝宫，在李显的御床上玩起了双陆棋。双陆棋是一款源自西域的流行小游戏，通过掷骰子得到的点数来移动棋子，最终让己方所有棋子移出棋盘，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飞行棋。武三思和韦皇后一起玩耍着爱的双陆棋，而李显则在一边为他们做裁判，三人玩得其乐融融。

大唐重新恢复社稷一个月后，梁王武三思被封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原本在张柬之等人的围堵下快要走到死胡同里的武氏宗族，就这样奇迹般地枯木逢春、起死回生，重新振作起来，并且成了皇帝离不开的一支力量。

李显是靠着韦皇后和武氏家族的支持渐渐坐稳皇位的。至于当初扶他登位的张柬之等人，李显则暗暗将他们视为自己皇权的威胁、彻头彻尾的乱臣贼子。毕竟张柬之等人掌握着羽林飞骑，还有一部分南衙禁军，他们只要稍稍一动，神都都会抖上一抖。面对这样强大的宰相集团，李显自然是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即使是张柬之的对手，也毫不否认张柬之等人对大唐的赤胆忠心。

朝中发生的这一切，让人触目惊心。没想到大唐复辟之后，仍然变成了韦后擅权、武氏当政的局面。

大唐恢复社稷四个月，张柬之等五人在武三思的建议下，分别被封为王爵。侍中敬晖加为平阳郡王，谯国公桓彦范加为扶阳郡王，中书令张柬之加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加为南阳郡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崔玄暐加为博陵郡王，五人合在一起，史称“五王”。除了大唐开国时曾经封过杜伏威、罗艺等几个异姓王之外，九十年来从未再封过什么异姓王，李多祚因为政变有功被封为辽阳郡王，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靺鞨的首长，作为突厥可汗那样的异族领袖，是可以封为郡王的。张柬之、敬晖等五人被封为郡王，实在是超乎寻常的恩典。

然而这样的加封不是白给的。既然他们已经是王爵，那政事堂的宰相会议就不用参加了，只要每月初一、十五来朝见天子，其余时间，朝廷都按照武三思的授意，特批五王在自己家中养老。五王拿到了空头衔，却被夺走了权力。不仅如此，扶阳郡王桓彦范被赐姓——既不是李氏，也不是武氏，而是皇后家的韦氏，这样的赐姓，倒像是在故意恶心桓彦范。而博陵郡王崔玄暐，则顺便被调到了两千多里外的蜀中去做梁州刺史。

原本根基就不强的五王，因此越发地失势，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站在武三思一边，至于五王，就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在酷吏政治的影响下，官场这几十年来风气极为凉薄，那些见风使舵的朝中官员，全都识趣地放弃了五王，甚至五王派去监视武三思、防止他向李显进谗言的考功员外郎崔湜，都不太看好五王的将来，改投到了武三思门下。

云麾将军杨元琰目睹了这一切，眼看着五王起高楼、宴宾客，然后渐渐人去楼空。他从武三思专擅朝政当中感觉到了情况的危险。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杨元琰无力改变整个局势，便请求弃官为僧，但是云麾将军作为皇宫北门的守卫者，位置极其重要，皇帝当然不批准这一请求。

敬晖听说了，笑着对杨元琰说道：“要是我早点知道杨公想要做僧人，我就去劝陛下同意你的要求。剃光你这胡人的脑袋，岂不是太妙了！”其实是在笑话杨元琰面容长得像胡人。

但杨元琰没打算和敬晖插科打诨，“功成名就以后，如果不激流勇退，就会遇到危险。我的确是打心里想辞官出家当和尚的，不仅仅是做个样子。”

杨元琰是当初除了五王之外，政变团队中的一个核心成员，与张柬之、敬晖等人，既是交心的朋友，又有过命的交情。张柬之他们何尝听不出杨元琰话中的意思？此时的大势已经渐渐不利于五王，在此时急流勇退，也许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但五王的心中仍抱有一点希望——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大唐，怎么会不想再多看几眼，怎么会不想让这个重生的王朝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确实是一片忠心，过去太宗、高宗两朝对大臣都很厚道，像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也并没有太多为难。留在朝中，不至于真的有杀身之祸吧？

但事实很快将五王们的侥幸之心打得粉碎。皇帝李显用实际行动告诉五王以及天下人：至于吗？真的至于！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功劳，只要是皇帝猜忌上的人，就一定会被除掉！

大唐恢复社稷后的短短几个月，张柬之等五王就先后被贬谪出京，彻底离开了朝廷的核心中枢。

不只是五王，还有当初政变团队中的其他核心成员，也面临着一场清洗。当初硬扶着李显赶往玄武门的驸马都尉王同皎，因为在与朋友的家宴上议论了朝政，说了一些尖锐的话，被家里的客人告了密，武三思得以知晓。武三思当时正想整人立威，接到告密之后很高兴，捏造罪名将王同皎等人通通处死。

这一刻，人们不免回想起了一度被武周朝支配的恐惧。原来武三思要恢复过去武则天的施政方法，并不是一句空话。

告密的风波继续扩大，已经贬官到外地的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已经赐姓为“韦”）、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暲，全都被指控与王同皎有关，五人继续被贬，韦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袁恕己被贬为宾州司马，崔玄暲被贬为白州司马。

他们的官袍从紫色变为红色，再由红色变为青色，堂堂五位宰相、郡王，最后变成了岭南几个偏远地区的公安局长。五王以为这就是最坏的结局了，略有些后悔当年没有听从杨元琰的建议，但是谁知道，最坏的结局还远远没有到来。

乾陵外的无字碑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大唐恢复社稷的十个月后，则天大圣皇帝病逝在了冷僻幽静的上阳宫中。临死前，武则天立下遗制：“我死之后，去掉头衔上的帝号，改称为则天大圣皇后。废皇后王氏、废妃萧氏两家，以及褚遂良、韩瑗、柳奭等人的亲属，全都赦免。”

到了人生的最终时刻，武则天终究与自己过往的一切选择了和解。与自己的情敌们和解，为她们恢复名誉；与自己的对手们和解，赦免了他们获罪的家庭亲属；与自己的身份和解，放弃了皇帝的名号，回归到先帝高宗大帝的妻子身份。作为先皇后与高宗一起安葬在乾陵。

作为皇帝，武则天是不合格的。她大兴土木，营造了奢侈的宫殿与佛寺，钱财耗费数以亿计。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地位，她不惜营造白色恐怖的氛围，利用酷吏震慑反对者。而忙于争夺权力的她，二十多年来武备废弛，强大的府兵军制彻底崩坏，镇守边关的名将被她自毁长城，原本四海传颂的大唐武德，在她这里蒙上了一层尘埃，原本的藩臣变为了外敌，原本的内地变成了前线，昔日固若金汤的边疆被人屡次捅穿，和高宗极盛时期相比，帝国在她手里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疆域。

但古往今来，毕竟只有武则天一人名正言顺地成了女皇帝，照此而言，她又是如此特别。她在明处与暗处的对手们，也都不否认武则天所具备的独特力量。她去世这一年，全国共有登记在册的编户齐民六百一十五万户，总计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人口，与大唐建国时相比翻了一番。

到最后，她也算是做到了当初在高宗临死前许下的承诺，将他们的大唐，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交到了下一代的手中。

李显兄妹们与他们的母亲，终归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为了遵从则天太后的遗愿，李显下令将则天太后的灵柩安葬在高宗皇帝的乾陵。其实按照古制，皇后如果在皇帝安葬之后去世，是另外选择陵地下葬的。此时高宗皇帝已经在乾陵下安葬了二十多年，墓穴的石门早已关闭，还用融化的铁水浇铸，里外封死，如果此时重新下葬在乾陵，势必要大费周章地将陵墓神道口的石门重新凿开。有的大臣担心这样的举动会惊扰高宗已经安眠的灵魂，给事中严善思等人就极力反对这样的做法，还在奏疏中略带嘲讽地说：“如果高宗皇帝泉下有知，则天皇后的灵魂自然会在黄泉路上与高宗相会；但若是高宗皇帝的灵魂感应不到（或者不愿感应），那两人合葬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李显硬气了一把，坚决下令将母亲与先帝合葬在一处。

次年五月，则天皇后正式安葬在了乾陵之下。乾陵外的阙门前，武则天在世时曾经立下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武则天亲自撰文、李显亲笔书写的《述圣记》，歌颂着高宗皇帝的功德。而武则天安葬之后，李显也同样为她树起了石碑，与记载高宗皇帝功德的述圣记碑并列，准备记录则天皇后在世时的功绩。

但是如何来评价则天皇后的一生呢？武则天又应该以什么身份来接受世人的评价？是武周的皇帝，还是高宗的皇后？这个问题，并不完全依据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更多地取决于武则天留下的政治遗产。

后世史学家汤因比曾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官们，会将他们当下的观念映照在历史上，同时也将他们记录的历史刻上时代的烙印。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如果武氏宗族的势力依然强盛，那石碑的碑文将会把武则天视为李武两家联手统治这一政治秩序的奠基者；而如果武氏一族被诛灭，那武则天在位时期的行为，充其量不过只是妇人的乱政。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的朝政，形势变化万千，新的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属于武则天的这块石碑，也就难以确定其铭文。恰好接下来的这几年，朝中的突发事件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唐廷君臣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朝廷的斗争上，铭文一直空缺着，长此以往，这件事渐渐拖了下去，直至被人们遗忘。

后来的人称武则天的这块石碑为“无字碑”，因为上面空空如也。有人说，武则天有意立下这块没有字的石碑，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生平充满矛盾与争议，身后必然毁誉参半，不如将石碑空着，任由后人评说。

虽然这是后人凭空的误会，但实在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则天皇后下葬乾陵的这个月，五王因武三思的诬陷，悉数被贬官于岭南。当人们以为这就是五王的归宿时，两个月后，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洛阳宫外的天津桥上，一张大字报贴到了桥头，历历细数了韦皇后以前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于这张大字报，吃瓜群众们沸腾了，八卦消息谁都爱看，更何况是皇帝戴绿帽子这样的惊天八卦。全城议论纷纷，都在讨论上面写的这些宫闱秘事。

皇帝李显闻讯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彻查此事。李承嘉略作了一点调查，便上奏道：“此事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暉派人所为。他们托言废黜皇后，实际上是要谋反，请将此五人灭族！”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绕了一大圈，原本以为是针对韦皇后，结果却是打了个回旋球，直击张柬之等五王的死穴。虽然朝中文武大臣明白，五王如今依然自身难保，不太可能通过贴大字报来攻讦当朝皇后。更何况，五王此刻还在岭南的几个州府做着公安局长，御史台、大理寺都没有捉拿他们过来加以审问，如此骤然定罪，同样不符合唐律的精神。但韦皇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太子李重俊全都站了出来，请求皇帝李显下令，对五王加以严惩，诛灭三族。

而李显则表现出一碗水端平的姿态，两边的意见中和一下，于是下令，张柬之等五王的罪行“九死”莫赎，但鉴于当初朝廷曾给他们颁发过免死铁券，各自免除十次死罪，既然如此，那就不判死刑，改为撤职、将他们流放到更加荒蛮的帝国边缘。

可怜张柬之等人在市公安局长的位子上屁股都没坐热，一封敕令下来，就各自被流放于交趾的湿热雨林。

这一条连环计的策划者正是武三思，除掉五王之后，武三思这才真正算得上是权倾朝野。但是将五王流放，还不足以消除他们的翻盘机会，要是形势逆转，敬晖回到朝中，那武三思又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武三思接受了小伙伴们除恶务尽的建议，将五王斩草除根。这个斩草除根的任务，武三思交给了与五王素有旧怨的右台侍御史周利贞，由他奉旨前往岭南查看五王的流放情况。

流放地泷州（今广东罗定）、古州（今贵州榕江）地处于帝国的边缘，当时还未曾开发，夏天炎热潮湿，不适宜居住。漫长的流放之路是一种折磨，对年迈之人更甚。张柬之、崔玄暉在路上不幸染病，凄怆地死在了路边的驿站中。

周利贞在贵州找到了流放路上的桓彦范，便让人将桓彦范绑了起来，放在竹板上，用马车拉着一路拖拽。桓彦范的身体一路摩擦着地面，皮肉被路面的碎石沙土刮掉，痛苦地奔驰一路，与地面相触的地方只剩下了骨头。周利贞发现桓彦范还活着，于是又一棍一棍地重重击打桓彦范身体剩下的部分，直到当场打死。

接着又找到了敬晖，按照之前阎知微的待遇，用刀一片片刮下他的皮肉，刮得只剩骨架之后，再一刀结果性命。

最后剩下的是袁恕己。周利贞知道袁恕己平时喜欢吞食黄金作为养生之道，便逼他喝下野葛汁。袁恕己体内毒发，疼痛难忍，以手抓地，指甲全被磨尽，但他命硬，喝了好几斤野葛汁都没死，最后被周利贞虐杀。

周利贞回到洛阳后，被大加赞赏，一跃升迁为御史中丞。五王有功于社稷，却还是遭到这样的下场，原本喜气洋洋迎接李唐光复的士族大臣们，不免寒心起来，但又惧怕同样的下场，因而屈服在武三思的霸凌之下。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等人也成了武三思一党的羽翼。

这一代人，成长在二十多年的特务政治之下，已经不像狄仁杰、张柬之等上一辈人那样，以正直耿介为标准作风了，他们全都学会了在高压之下虚伪矫饰，掩藏自己。对于武三思、韦后乃至李显来说，哪些人是善人，哪些人是恶人，从外表上已经看不清了。武三思选择的标准倒是很明确：服从他的，就是好人；和他交恶的，就是坏蛋。

都说武周时代不如当年的大唐，谁想大唐光复之后，连当年的武周都不如。

朝臣们之所以对武三思如此言听计从，主要还是因为李显能力不足。如果李显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威驾驭五王，就不会放任武三思将他们虐杀，而是会把他们留在朝中——让武三思和五王势力相互制衡，李显自己在一旁看戏，岂不美哉？

废黜在房州的十四年，对李显的政治生涯来说是空白的，他没有像弟弟李旦那样留在洛阳，根本没有机会培植自己的势力。回到洛阳后，他也被严格监视看管起来。这几年李显留在朝中，虽然从皇太子变成了皇帝，但是对于外朝的掌控，仍然只能通过武三思的力量来行事，因为外朝的宰相们根本不给他面子。

李显能找到的突破口，除了武三思，就只有内廷。他从皇太子时开始，就悄悄结纳了大量的宫女、宦官，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内部情报，同时指挥他们做一些小事情。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的政变，也是靠着他笼络宫里的人，才把武则天寝宫里的消息封锁得这么

彻底，导致武则天直到听见羽林飞骑闯宫时才惊觉异变。

这件事情之后，李显奖赏了很多有功的宫女和宦官，封宫女为诰命夫人，封宦官为外朝的官员。其中有一个名叫叶静能的尚衣奉御，不仅在政变中有功，还会一些奇门妖术，李显很感兴趣，想要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也就是朝廷最高学府的校长。但任命这么重要的官职，按照大唐制度，肯定要经过中书门下的充分讨论、草拟诏书，然后加盖玉玺，制作诏敕，才算正式任命。然而宰相们并不是很给面子，都不同意这个任命。可李显铁了心要让叶静能做国子监校长，于是自己亲笔写了个敕书，直接下达给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都傻眼了，敕书虽然是皇帝亲笔写的不假，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假冒公文。经过合法程序的诏敕都是加盖了红印的，而皇帝的这封敕书，只有皇帝的签名而已。虽然有关部门在李显的施压下最终认可了这种做法，但“墨敕”的出现，是对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三省六部决策制度的一种破坏。

而且叶静能是宫人身份。李唐自建立以来，十分注意防止东汉时外戚、宦官专权带来的恶果。宦官和外戚本是皇帝加强自己权力的工具，但有时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破坏朝廷原本的治理法度，导致政治上的黑暗。即使是永徽年间要对付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高宗皇帝都没有扶植过宦官势力，甚至也没有让皇后武则天的亲戚们干预朝政。但李显并不像他父亲这般克制，只要是可以为自己所用、帮助他增强权力的人，他都毫无顾忌地任用，就像二十年前他火线提拔自己的岳父韦玄贞一样。不只是叶静能，还有其他受宠信的宫人，李显都任命他们担任了朝廷要职。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宦官开始逐渐参与朝政。并在几代人之后，成为朝廷与皇权最严重的隐患。

一同被李显提拔起来的，还有宫廷的女官们，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自武周时期就为女皇草拟诏书，神龙政变中，她也在隐秘的角落发挥着重要作用。李显登位之后，便让她继续原来的职位，并通过她来壮大内廷势力，与外朝的宰相们抗衡。更可喜的是，上官婉儿正逢妙龄，李显于是纳她为妃，封为婕妤，之后又加封为昭容。武三思就是被上官婉儿引荐给韦皇后、然后与李显搭上线的。

在神龙年间复杂的朝廷关系里，上官婉儿穿梭其中，促成了不少密室里的阴谋。她曾因为犯错而被武则天处罚，在脸上刺了字。那一方脸上刺字，如同一块金字招牌，伴随着盛装华服的她，行走在门阀当中。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十月，朝廷正式将都城迁回长安，再次大赦天下。这座古老的都城迎接着皇帝的到来，但城中的百姓却不知道将来的天下究竟姓李还是姓武，抑或属于其他的什么家族。

长安北边的乾陵，那座属于则天皇后的石碑依旧空白，冥冥之中也在昭示着如今变幻不定的局势。

天下第一太妹

裹儿是皇帝李显最小的女儿，也是李显最疼爱的女儿。

李裹儿降生在父亲被废后迁往房州的路上。途中山路崎岖，韦皇后在颠簸之中破了羊水，在路边早产生下了她。这也许是李显最为狼狈的一段经历，自己的妻子居然和山野村民一样在路边野地里生产，没人看护，卑微得如同草芥。也许在那时，李显就暗暗发誓，要是他有机会东山再起，绝对不会再让他的妻子和女儿吃一点苦头。所以李显成为太子之后，裹儿便成了郡主；李显即位之后，裹儿成了公主。她的名号也带着一片深意，叫作“安乐公主”。

从小生活在没有拘束的房州，安乐公主无忧无虑，因为缺乏良好的宫廷教育，少了一些皇室贵胄的风度，同时在父母的宠溺下又多了些娇蛮。随着她一点点长大，安乐公主被许下了与武崇训的亲事。

武崇训是武三思的儿子，让李、武两家人最宠爱的一双儿女成为一家人，自然是喜上加喜，亲上加亲。

安乐公主以为，父母的宠爱会永无止境，自己的荣宠也永远不会停。她自恃父皇的宠爱，在朝中横着走路。有时她自己做主，卖官鬻爵，先写好给某人的任命敕书，再跑到父皇那里，盖住任命书的正文让父皇来签。李显笑女儿的娇蛮，却也不加禁止，直接闭着眼睛签了字，不问敕书的内容究竟写了些什么。当然，诏书一样没有中书门下的审议，没有加盖红印，为了区别于正式文书，还特意歪着贴了封印，这所谓的“斜封墨敕”，有关部门看着皇帝和公主的面子，竟也可以真的照办实施。于是到安乐公主这里买官的人更多了，安乐公主的骄横也更深了一分。

太子李重俊不是韦皇后亲生，所以韦后不喜欢他。韦后不喜欢，武三思自然也不喜欢。韦后和武三思不喜欢，安乐公主和武崇训也就都不喜欢。安乐公主和武崇训都是豪门里娇生惯养出来的，见到太子李重俊，直接把这份不喜欢写在了脸上，完全不把这位帝国名义上的继承人放在眼里，甚至叫李重俊为“阿奴”，对他吆五喝六。

李重俊和安乐公主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安乐公主夫妇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如今武三思权倾天下，韦皇后独霸后宫，是天下实际的主人。连上官婉儿都与武三思交好，故意在她起草的对外诏敕里，把武氏摆在前面，李氏宗亲放在后面，以此拔高武氏的尊崇地位。在安乐公主和武崇训看来，这个朝廷是属于他们一脉的，确切地说，是韦皇后与武三思各自的嫡亲儿女所共有的财产。所以这个生母并不高贵的太子李重俊，自然就是个给他们李武联合政权把门的奴仆。

安乐公主自然知道，这位三哥将来是要继承皇位的，而这是她绝对不允许的。于是她来到父皇李显面前，说了一大通李重俊的坏话，什么出身卑微、能力不足之类，说来说去就只有一个结论——罢免太子。

听了安乐公主的话，李显哑然失笑：“罢免了你太子哥哥，那你说说看，我要把皇位传给

何人？”

“父亲传给我就好了呀！就封我为皇太女吧！”安乐公主娇嗔地说道，心里对自己想出这样一个创新的名号很是自豪。

这话逗得李显哈哈大笑，原本妄议立储之事是皇帝的大忌，但李显却并不怪罪自己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儿。

对于李显来说，立储也是他一直所为难的事情。他有四个儿子，最合适的是韦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李重润，但李重润已经在几年前因为张易之兄弟的陷害而被迫自杀了。庶长子李重福，被查出来是陷害李重润的告密者，因此被贬到了外地。此时剩下的就只有庶出的李重俊和李重茂，如果废了李重俊，那还能立谁？李重茂还只是个年幼的孩子，虽然是韦皇后抚养长大的，但是如今朝中暗流涌动，一个十岁的孩子恐怕接不下这样的担子。

除了李显自己，他的弟弟安国相王李旦也曾是皇帝，在朝中的根基甚至比他还稳固。如今太子李重俊确实能力不强，但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因为跟随自己滞留在房州，缺乏一流的教育和训练吗？反倒是留在洛阳的李旦，让自己的儿子们得到了最好的皇家教育，几个儿子全都是一等一的好青年。如果李显死后年幼的李重茂登上皇位，那朝廷大权很有可能分分钟就被李旦和他的儿子们夺走了。

所以，李显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能多活几年，让李重俊真正成长起来，或者等嫡子李重茂慢慢长大。

仇恨达到了临界点，自然就会爆发。安乐公主请求李显废黜太子，立她为皇太女的话虽然是父女间的悄悄话，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子李重俊很快听说了这件事情，愤怒在心中积蓄，久久不能平息。

李重俊也不是吃素的，他虽然不得皇帝的喜爱，但也有支持他的人。父亲李显任由韦皇后与武三思专擅朝政，直接原因也许是李显要通过韦皇后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皇位，但本质上还是因为李显的能力不足。父亲的昏聩、暗弱，导致了皇权的旁落、社稷的倾危。这些年，李重俊受够了韦皇后、武三思这几家人的鸟气，他纠集起一大批胡族、边军出身的羽林军人，打算在关键时刻拼死一搏。

他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李多祚是神龙政变中斩获头功的武将，但目睹政变之后的朝政越来越黑暗，大批武氏的反对者遭到清算和报复，李多祚的心里和朝中的反武人士一样，也都憋着一股不平之气。他也希冀着，也许通过太子掌权，可以扭转当前武氏擅权的局面。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百济出身的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在与突厥对抗的前线吃了败仗，退回长安，被闲置雪藏起来。沙吒忠义一身骁勇，却无缘于前线，对朝廷很是不满，因此投靠到太子李重俊这里，希望通过李重俊博一博富贵。

还有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原本就是浪荡无形之人，李重俊邀请他参与这项一本万利的买卖，李千里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李多祚等反武人士，以及沙吒忠义、李千里等政治投机客都集合在了太子李重俊的麾下，准备寻觅时机，干上一票。

这一年七月的流火时节，李重俊决定发难！当天，他带上李多祚，纠集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祗之、沙吒忠义等人，以奉诏执法为名，发动皇帝的近卫千骑共三百余人，杀进了休祥坊的武三思府邸，当场诛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以及他们的亲族党羽十余人。权倾朝野的武三思父子，竟没留下一句话就被取了首级。

但是李多祚等人寻遍武三思宅，都没有找到他的儿媳妇安乐公主。

李重俊原本的计划，应该是一个干脆的斩首行动，先在宫城外斩杀武三思、武崇训一家，然后从南边突入宫城，最终斩杀韦后，一雪前耻。安乐公主不在武三思宅，那一定是入了宫。于是他带着手下从广运门入宫，兵分两路。成王李千里带领一部分人，把守后宫的各处宫门；李重俊和李多祚带领主力三百人，斩开门锁，闯入肃章门，进入太极宫的内廷，四处寻找皇后等人。而当他们闯入寝殿时，却发现皇帝、皇后也都没了踪影。

李重俊心中泛起疑窦：难道，计划出了纰漏？

计划确实出了问题，出在宫中的女官上官婉儿身上。

上官婉儿得知太子要谋反时，政变已经发动。上官婉儿虽然是皇帝的昭容，但她一步步从阴暗的掖庭宫爬升到现在，主要是靠着小姐妹太平公主的帮助，她也一直都是太平公主的死党。听到此次政变的消息，她马上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太子冒冒失失地发动政变，虽然针对的是韦后、武三思一派，但李武两家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武三思全家被杀，很有可能会波及到太平公主和丈夫武攸暨的利益。因此太平公主不可能站在太子这一边，与太平公主利益攸关的相王李旦也同样不可能，这次政变从一开始就错了，太子这个目光短浅的冒失鬼，以为只要杀了自己的直接敌人就可以成为赢家，却没想过他拿起的这把刀，很可能把潜在的盟友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

必须要阻止太子，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上官婉儿很快做出了决定，她连忙跑到李显的寝殿：“大家（对皇帝的称呼）！不好了，太子谋反了，要先抓婉儿，索拿皇后，然后就控制大家！”

李显听闻，同样大惊失色，连忙带着韦皇后、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往北一路退到玄武门，登上玄武门城楼以避兵锋。现在羽林飞骑和其他千骑都还没有集结起来，仓促之间，只有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带着一百多名近卫千骑守卫在玄武门城楼下。

幸亏李显得到上官婉儿的消息先走一步，否则就来不及了。

听闻消息的宰相杨再思、宗楚客等人，连忙带着两千名禁军前来救援。但他们是南衙禁军，没有皇帝诏令，不得进入后宫，便在太极殿前的广场上驻扎，等待命令。后宫里的形势不定，宗楚客等人虽然是韦后的亲信，但还没有到为了韦氏擅自断送自己前程与性命的地步。他们心中都揣着一个心思：谁赢，他们就跟谁。

李重俊、李多祚的三百飞骑转眼就杀到了玄武门，听闻上官婉儿在城楼上，他们便将城楼围了起来。李多祚多次率军试图强攻城楼，却被刘景仁的一百人击退。宫闱令杨思勖是李显的贴身护卫，此时他临危请战，挺身而出，面对杀上玄武门城楼的飞骑军毫无惧色，接连斩杀数人，一下子镇住了场面。

玄武门城楼下，三百飞骑狐疑着不敢进军。他们只是听闻太子受了王命，想要凭借这个机会谋取一些富贵，就像三年前的神龙政变一般。但谁想到这次却碰上了钉子，几次强攻都杀不进去，甚至连上官婉儿、韦皇后的影子都没有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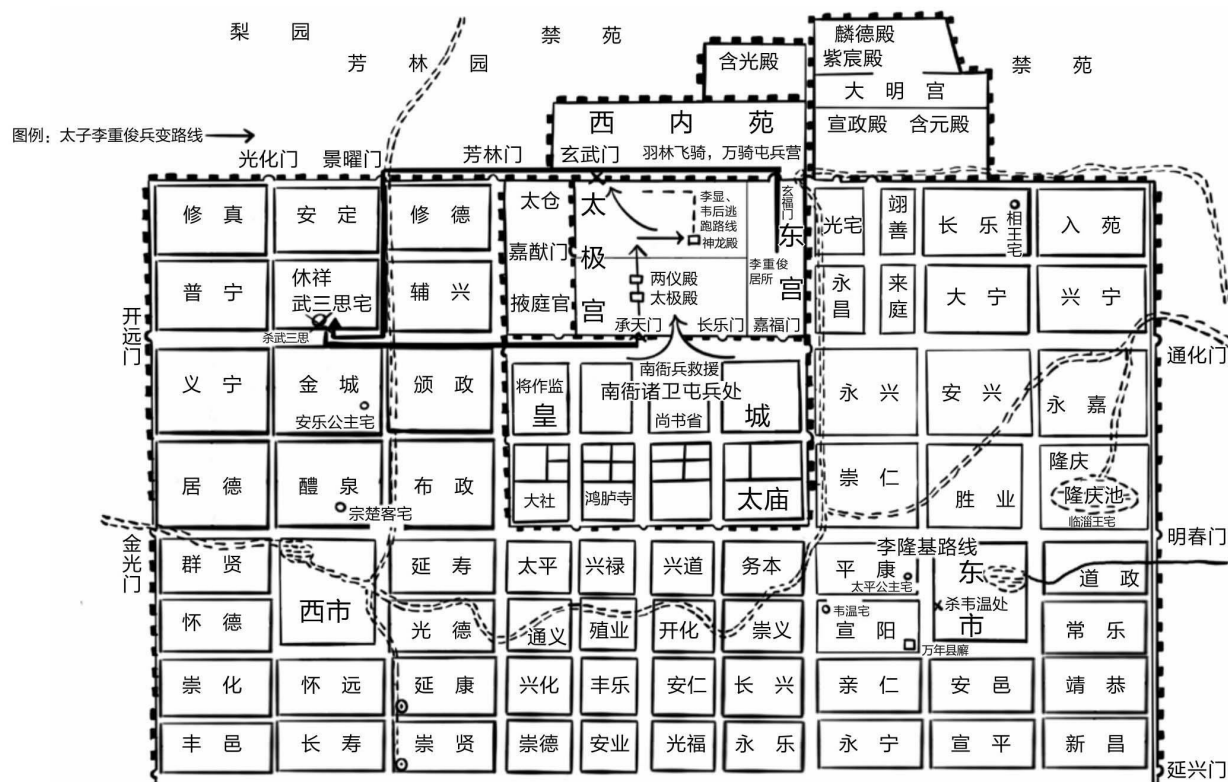
这时，城楼上忽然有人叫道：“下面的千骑听着，皇上有话说！”接着，李显站了出来，凭着城楼的栏杆说道：“你们这些千骑都是朕的宿卫将士，为何跟着李多祚谋反？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人能斩杀反叛之人，那么既往不咎，以后不愁富贵！”

有人认出，这确是当今的天子！他们这些武人原本就和太子李重俊不熟，此时听了城头上天子的许诺，那意思便清楚了，只要现在杀了李多祚这些带头的，就有泼天的富贵！于是一群兴冲冲地一拥而上。

太子李重俊想要说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前面打头阵的将士们调转了枪头，直接就向李多祚等为首的将领砍了过来。李多祚以及他的儿子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当场砍死，还有沙吒忠义等人，也一并在乱军之中被杀。

在外朝与内廷交界的右延明门，成王李千里带着手下金吾卫，向杨再思、宗楚客率领的南衙禁军发动了攻击，但遭遇惨败，李千里当场战死。

景龙政变示意图



而李重俊则带领残部一百余骑，一路逃奔到了终南山下，这时他回过头才发现，跟随自己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这场政变，他本想借机博取权力，却没想到豪赌失败了，胜利并不属于投机者。当李重俊在树林里休息的时候，早已经不想继续跟随的手下骤然发作，将他

乱刀砍死。

安全了的李显重新回到前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反水的羽林千骑送来的太子首级。看着自己儿子的头颅毫无生气地睁着眼睛，李显的心里毫无波澜。

太子的首级被皇帝下令献给太庙，同时一并祭奠武三思、武崇训的灵柩。这之后，太子的头颅被挂在了朝堂上，警示着朝中躁动不安的人心。没有人敢为太子号哭，哪怕是原来的东宫僚属，只有刚刚来到长安述职的永和县丞宁嘉勛解开自己的衣衫，包裹住太子的首级哭号。皇帝的处置也很干脆，将他贬为了兴平县丞。

在如何对待自己亲儿子这个问题上，李显和他的母亲一样狠心。他更加不信任自己的兄弟以及朝臣，而将权力越来越多地交委到了韦后的手上。

第十章

万骑齐呼左右分，将军夜披玄武门

——临淄王的反杀

又一个天之骄子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的暮春四月，正是踏青游玩的好时节。正如《论语》中所说的那样，“春服既成，童子五六人，冠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人生中最美的图景。长安城的富家豪门，常常在城西的昆明池结伴郊游。此时的昆明池便是如此，恰逢一群城中有名的豪家子弟在此聚会，坐在风景秀丽的湖边，效仿古人的兰亭雅集，玩着曲水流觞的游戏。他们在银制的酒船上斟满美酒，酒船漂到哪里，就由谁饮酒作诗。他们在艳阳之下把酒言欢，载歌载舞，惬意无比。

忽然一阵急促的蹄声传来，伴随着骏马的嘶鸣，一个年轻人飞驰而来，一时控制不住马速，直到豪家子弟们的面前才止住坐骑。被惊扰的豪家子弟们正想开口呵斥，却发现这个年轻人相貌英俊，一身威风飒爽的戎装，小臂上还站着一只猎鹰——长安城里很多纨绔子弟也都喜欢这样的装束。不知这个年轻人的来头，倒也不敢得罪，众人只是面带不悦地看着这个唐突闯入酒会的年轻人。

年轻人爽朗一笑，下了马，施礼说道：“抱歉，正在追一只狍子，不小心惊扰了诸位，还请宽恕！”他似乎是闻到了酒香，接着便说：“多有打搅，不知能否讨杯酒喝？”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不待豪家子弟们首肯，便自顾自地与他们坐到了一块。

年轻人入席之后，场面陷入了尴尬。在座的都是来自长安城有头有脸的家族，怎么能让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径自坐进来一起喝酒？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少年忽然提议道：“今天是个好日子，不如我们轮流饮酒，轮到谁，谁就报上自己来自哪个家族，什么官品，如何？”少年的提议倒是个不错的开局，能让这个年轻人看看大家都是些什么人，如果这人身份低微，那自然会知耻而退；若这位年轻人也是个豪门子弟，那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彼此认识一下。

一言为定之后，大家如击鼓传花一般轮流报着家门，如此这般，“某某氏，曾祖某官某品，祖父某官某品，父亲某官某品，本人某某某。”众人留心观察年轻人的神色，当有人报出左威卫中郎将、中书舍人这样五品以上的高官时，竟也不表现出惊讶，只是微微一笑，留神听着。

终于轮到这个年轻人了，豪门子弟们不禁屏息凝神，想听听看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只见年轻人也按照其他人的样子报起了家门：“陇西李氏，家曾祖天子，家祖天子，家父安国相王……”年轻人不停，继续一字一句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本人临淄郡王，李隆基。”

以为对面是个青铜，谁知却是一个王者。豪门子弟们连忙避到了一边，不敢仰视。而李隆基却谈笑自若，与在座之人有说有笑，连干三杯银船还不够，又拿起一个巨觥，在酒瓮里捞起一大觥，一饮而尽，这才心满意足地告辞，乘马而去。

这一年，李隆基二十四岁。

这是一个艰难的岁月，长安城居民们热爱的这片昆明池被安乐公主看中，她派人巧取豪

夺，想要将这片昆明池据为己有。要不是皇帝李显没有答应，这些豪门子弟将不再有机会举行他们喜爱的湖畔活动了。安乐公主于是抢夺了昆明池不远处百姓的田宅，要挖一个比昆明池更大的湖出来。李隆基在昆明池畔喝酒的时候，数里之外，安乐公主的人正在发动爪牙，对拒不搬迁的村民进行强制动迁，挖湖的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些事情，长安城的豪门子弟都知道，只是谁也不敢揭破或者议论。

李隆基的出现让这些豪门子弟重新认识了皇室，原来高宗皇帝的子孙，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样颓废。

李隆基出生的前一年，他的父亲李旦被拉上皇位，成了一个傀儡皇帝。他是李旦的第三个儿子，自出生以后，诸多纷乱繁杂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他身边的宗亲长辈、皇家玩伴，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消失，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李隆基长大以后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因为酷吏的陷害被杀或者流放，自他出生以来，酷吏们在祖母武则天的指挥下，诛杀了数百名李唐宗室，至于朝臣、刺史、郎将们的家庭，更加不可胜数。

七岁的时候，父亲李旦逊让帝位、降为皇嗣，李隆基和兄弟们一样，都被严格地看管起来，幽闭在东宫，此后十多年里，李隆基几乎没有机会走出这一方小小的院落。这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李隆基幼小的心灵整天经历着未知的恐惧。每年的年关是他最害怕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守礼、李守义，也就是李隆基的堂兄，都会因为父亲的罪而被拉去杖责。李隆基总会看到李守礼、李守义两个哥哥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拖着受伤的身躯，相互搀扶着回到自己的小院。小一些的李守义经不住折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就病死了。李隆基虽然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内心却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多年以后，李隆基听他的弟弟们说，李守礼哥哥会法术，每当天要下雨或放晴时，他都会先作出预言，而且必定应验。于是李隆基便问这位堂兄，他究竟会什么不传之秘，李守礼苦笑着回答说，他根本没有什么法术，不过是因为当年被关在深宫十多年，每年武后都会多次“赏赐”体罚，让人棍棒伺候他，背上满是厚厚的疤痕，从此将要下雨时就觉得沉闷，天要放晴时就感到爽快，他就是这样预言天气的。说着泪水沾襟，李隆基和兄弟们听了，也无不心情惨然。

这段岁月，是李家兄弟们共同的黑暗回忆。

九岁那年，李隆基的生母窦妃与嫡母刘妃一起入宫觐见女皇，却在嘉裕殿朝见了女皇之后被秘密处死。这一切毫无预兆，李隆基早上放心地和母亲告别，没想到这一别却成了永别。背后的真相，是女皇安插在家中监视李旦的婢女韦团儿，诬告窦妃与刘妃暗地里诅咒武则天，让窦妃、刘妃不幸遇了难，甚至不知她们被埋在了何处。这一年，李旦自己也因为被怀疑图谋不轨而被抄家，幸好有太常乐人安金藏剖腹证明李旦的清白，这才让他们一家平安渡过劫难。

这让年幼的李隆基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九岁就失去了母亲，父亲也朝不保夕，种种挫折让他的心智快速地成熟起来。

所幸天不绝大唐，在满朝亲唐势力的努力下，伯父李显成了皇太子，随后神龙政变，大唐一夜之间回来了。李隆基目睹了这一切，他很高兴自己被解除了软禁，终于有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了。他被封为潞州别驾，也就是由皇族担任的潞州副市长。但朝中风云变

幻，五王的权力高楼升起又倒塌，太子李重俊政变又失败，武氏宗族虽然失去了武三思，但是依然占据着朝廷最显赫的位置。

还有韦皇后的势力也随着天子的昏聩暗弱、偏听偏信而越发地强大。安乐公主因丈夫武崇训在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的政变中被杀，随后改嫁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就是当初北上打算娶突厥可汗默啜之女，却被默啜扣下的那一位），韦氏与武氏再度通过婚姻联结了起来。韦皇后的哥哥韦温，获得了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职，宰相宗楚客等人全都依附于韦氏与武氏的联合势力。韦皇后则在宗楚客等人的请求下，加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与李显的“应天神龙皇帝”配成一对，很多人都看出来，韦皇后是有意要往武则天的道路上走。

武周代唐的历程，难道要再一次重演了么？

面对这样的局面，李隆基忧心忡忡，他的梦想是看到大唐重新振作，恢复当年的强大，为了这个目标，他要先壮大自己的力量。从担任潞州别驾时起，李隆基便开始结交各地豪杰，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在昆明池畔的插曲，就是他为了回到长安探查最新的动向，顺便也结交一些长安城里的豪门子弟。

这一次亮相，也算是达到了他当初来长安时为自己所设的目标。

而李隆基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唐廷君臣们的视野里，是在一场马球会上。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吐蕃帝国与大唐帝国正式和亲，天子李显让自己名义上的女儿金城公主入藏，嫁给新的吐蕃赞普。唐廷与吐蕃的关系微妙，双方几十年来打打停停，这几年吐蕃陷入内乱，又闹起了天花疫情，这才停止了攻势，请求和亲。而和亲的队伍中，有一支吐蕃皇家马球队，他们借这次来到长安的良机，向唐廷提出举办一场马球比赛，通过友谊赛增进两国友情。

吐蕃与大唐这几年一直暗暗较劲，这场“友谊赛”自然不只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么简单。马球是一场激烈的对抗性运动，双方马队的竞技技巧，既蕴含了战阵兵法，又是球手配合度、训练度和武力水平的体现。一场马球赛，就像是一场双方骑兵的小型演习，谁赢了，就说明谁家的兵力更胜一筹。

天子李显下令，从羽林飞骑和其他禁军之中组织起最好的马球队，一定要与吐蕃代表队打好这场“友谊赛”。

他们在城北禁苑中的梨园球场摆开阵势，准备一较高下。唐廷君臣没料到的是，吐蕃代表队有备而来，水平居然惊人地高，两支球队连打几场，大唐代表队都败下阵来。在一旁观赛的李显颜面尽失，不知如何是好。

关键时刻有人报告李显：临淄王李隆基是个马球高手，可以一试。李显当即召来李隆基，请他火线救急。李隆基奉命而来，还带来了他的好球友们——嗣虢王李邕、驸马都尉杨慎交、武秀等人，组成了四人赛队，与对面十名骑士组成的吐蕃代表队一较高下。只见开球之后，李隆基无所畏惧，指挥若定，带队左冲右突，长驱直入，风驰电掣，所向无前，他们的四人队竟然将十个人的吐蕃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场比赛，李隆基一战成名，成功打消了吐蕃人的嚣张气焰。整个长安城都沸腾了，不仅皇帝伯伯李显赏赐了大量的锦缎财宝，长安城中的球迷和非球迷朋友，全都知道了李隆基的名字。

皇帝李显也不得不对弟弟李旦的这个好儿子重视起来。

自从李重俊谋反一案之后，李显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弟弟。因为这几年来，李旦为了匡复李唐前前后后做了不少事情，尤其是他靠一己之力稳住了神龙政变时的南衙禁军，更是显露出了李旦对政界、军界的强大影响力。都是做过皇帝的人，这叫李显如何能放心？查案的官员也刻意要将李重俊的谋反归咎到李旦身上，认为李旦以及太平公主都参与到了李重俊的谋反事件当中。李显虽然没有真的下令处罚相王，但仍然对相王百般猜忌，并将李旦严密地监视看管起来。

李显原本就是一个暴躁无常、刻薄寡恩的人。当他对弟弟李旦步步紧逼，无限猜忌的时候，有人告诉李显，当年为了让李显顺利成为太子，李旦曾向母亲武则天据理力争，甚至不吃不喝地绝食抗议，这才让武则天动了心，遂了他的愿。知道这些后，李显一时间曾关照过弟弟这一家，但仍然止不住自己心中猜疑的心魔。

有一点李显不得不承认，李旦的儿子们都太优秀了。原先就听说李旦的长子李成器胸有大略，如今知道这个临淄王李隆基也不是凡人。在梨园球场上，看着李隆基纵马驰骋，竟真的有那么一点像当年太宗皇帝的英姿。

自马球大赛之后，长安城渐渐开始流传，说临淄王李隆基宅邸外的隆庆池聚集着帝王之气。几年前，长安城东隆庆坊里一户人家的水井忽然开始疯狂溢出井水，渐渐地喷涌成了数十顷的一片大池，形成了后来的隆庆池。

听了望气者的话，李显也有点担心起来，他特地兴师动众地带着人一起去临淄王宅看望自己的侄儿，说是拜访，倒不如说是靠自己压一压这所谓的“龙气”。李显让人在池子上搭建楼船，张灯结彩，大宴侍臣。又拉着一群大象到船上反复地践踏，希望这样能盖住这一股帝王之气。

但李显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很可能是徒劳。望着自己英气勃勃的侄儿，李显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唐王朝终于后继有人，上天又一次降下了一位天之骄子；忧的是，这位天之骄子并非自己这一脉，而是弟弟李旦的儿子。这个帝国也许又一次将会因此出现纷争。他想着自己仅剩的两个儿子，不成器的李重福还被贬官在外地，而嫡亲的幼子如今还少不更事，李显这几十年来在酒色方面耗费了很多精力，慢慢掏空了身体，已经过早地衰老了，也许不久之后他就会死去，而他这两个儿子加在一起恐怕都不够成为弟弟这一脉的对手。

是为了大唐的社稷，还是为了自己的血脉呢？李显整日为了这件事情发愁。

又一个武则天

李显没有想到，自己的执政路线让大唐的治理愈发地崩坏，甚至比武周末年还要崩坏。

他的母亲武则天在位后期，李、武两家明堂盟誓之后和平共处，朝政在狄仁杰及其举荐的姚元崇、张柬之等人的治理下，逐渐好转，不过后来武则天搞起了“内朝”，宠幸张易之兄弟来遥控外朝，留下了不少弊政。李显即位之后，朝野上下对大唐光复后新的希望，渐渐地蜕变成了新的失望。在韦后、武氏的专权擅政之下，原本的积弊进一步恶化，导致纲纪废弛，施政混乱。

李显为了能绕开中书门下、随意任命他喜欢的内臣而开创的“斜封墨敕”，被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发扬光大。韦皇后、安乐公主闭着眼睛收钱，闭着眼睛封官，而李显则闭着眼睛签字，前前后后任命了数千名“斜封官”，这还不算另外几千名只有散官阶但没有职事的“员外官”。大量只凭着“斜封墨敕”就获得官位的闲杂人等出现在朝廷的公务员序列里，不仅干扰了中书门下正常的科举、铨选、录用、考核制度，还让原本在武周时期就极为庞大的官吏数量进一步爆棚，造成了官员冗滥的现象。

毕竟朝廷上下就这么一点职事，贞观朝文治武功赫赫，但中央地方的内外官员加在一起也只有七百三十员，到了武周以后，官职渐渐混乱，数额增加到了四千八百四十一个员额。可是凭空多出上万个走后门的买官者进了编制，照样是僧多粥少，选用的时候只能靠抢，一个官职的选人已经预约到了几年以后。这么多官员，朝廷的俸禄也不够发了，得亏唐廷家大业大，才没有被这么多官员吃光。但朝廷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李显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唐廷从上到下，人心就快要散了。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的上元佳节，李显与韦皇后微服出行，到长安的街市上看花灯，顺便开了个福利，放了数千宫女出宫游玩。然而上元佳节过后，大量宫女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来，让有关部门去搜捕也无济于事。这说明宫女机构和长安城的治安机构，至少有一个坏事了。宫人一直是李显笼络的群体，当初还帮助李显在神龙政变中夺位，立下了大功。也许是李显后来对很多知情者选择了杀人灭口的原因，宫人群体渐渐脱离了李显的掌控。

还有李显原本拟定好的、跟随与吐蕃和亲的金城公主入藏的使者人选，临行前忽然变卦不去了，任凭李显好言相劝也拒绝动身。李显只好又找了一人，却再次被拒绝，直到物色到第三个人，才答应了随同入藏。堂堂一国之君，任命官员居然也要讨价还价了，可见李显的朝堂乌烟瘴气成了什么样子。

而且李显还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妻子韦皇后控制了。

韦后与她的党羽韦温、宗楚客，分别控制了后宫和前朝，李显自己都要通过韦后来获得外界的信息。朝廷的十一个宰相里，有八个是韦皇后的心腹。韦后不管是切断信息源，还是有条件地筛选一部分消息，都易如反掌。过去李显是想通过韦后的人际关系控制内外朝，但如今他已经无法控制韦后。定州人郎岌上书说：“韦后、宗楚客将要谋逆作乱。”这样大

的情况，韦后只是简单地知会了李显，也不管李显想不想向郎岌问话，不由分说地把郎岌杖毙。

这在李显眼里无异于一种宣示，韦后在告诉李显她要除掉一切挡她道的人。

这和高宗时期的武后可不一样，不管武后有多么高的尊荣，只要李显的父亲高宗在一天，大权就牢牢攥在高宗皇帝的手上。但是李显此时想要反过来控制韦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皇家的武装力量也都被韦后的人所控制。

羽林飞骑由左千牛中郎将韦锜典掌；原来的近卫千骑在李重俊谋反案后扩充，成为羽林左右万骑，由长安县令韦播（韦皇后的侄子）、郎将高嵩（韦皇后的侄女婿）统领；整个宫廷的安保工作，按制度由卫尉寺负责，负责人卫尉寺卿同样是韦温的族弟韦睿。李显身后的刀全都被握在了韦氏家族的手中。

这年五月，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进言，历数韦氏的罪状：“皇后淫乱，干预朝政，而且势力威胁李唐的宗庙社稷。”李显于是召见燕钦融到殿上问个清楚，并让宰相宗楚客等人一起听着。燕钦融面见李显之后，并没有被阵势吓退，又说了一遍他的观点，并且直接指出，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与韦氏存在阴谋勾结，请求调查处理！

李显听着燕钦融的话，默然不语。他虽然昏聩，但并不是弱智，这些年他犯下的致命的错误，就是因为当年房州同甘共苦的经历而过于信赖自己的妻子。这些年韦皇后又是给自己戴绿帽子，又是培植党羽，终于到了尾大不掉的时候。

这时，宗楚客不由分说，大声喝道：“燕钦融御前无状，左右飞骑，还不立刻将其扑杀！”

一边的羽林飞骑以为是李显的意思，立刻上前，一把将燕钦融推出殿外，只见燕钦融一个踉跄，撞倒在殿前的石墩子上，摔断了脖子，当场不治身亡。这场意外，正中宗楚客的下怀，他不禁拍手大声叫好。

笑声在殿内回响，传进李显的耳中，竟是这么的刺耳。李显后悔了，他后悔自己当初错信了韦后，如果还有机会，他会倾尽所能地去弥补，阻止韦后一党的做大。他苦苦想着对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怏怏不乐的神色，早已被一旁的韦后、韦温等人看在眼里。

李显已经五十五岁了，与父亲高宗、祖父太宗一样患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太宗、高宗都是在五十多岁时病逝的，李显如今也到了差不多的年纪，也许大限马上就会到来。想亡羊补牢，那就要尽早行事了。当然，李显的身体也很重要，这段时间他的私人医生马秦客一直为他熬制汤药，配合着光禄寺卿杨均准备的膳食，药补与食补一起为他调养身体。

六月初二，李显吃了一块糕饼，忽然觉得浑身难受，仿佛一万只虫蚁在噬咬着自己的肝脏。他意识到自己被下毒了，下毒之人竟是他所信赖的马秦客与杨均，而诱使他们这么做的是谁，自然不言而喻。他急忙要左右叫昭容上官婉儿来他这里，他要趁着还有一口气时交代后事，通过上官婉儿将他还没做的事情托付给她所交好的太平公主，以及被他一直视为潜在对手的相王李旦。

然而晚了，一切都晚了，李显蜷缩在卧榻之上，悔恨交加地死去了。

神龙殿里，韦皇后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毒杀在了她的怀里。结婚三十多年，身边的李

显既陌生又熟悉，这个男人死去的样子，好像是一条狗。

李显的庙号为中宗。作为大唐的第四任皇帝，李显是不合格的，他的昏聩，不是因为他单纯，而是因为他缺心眼。李显一点也不单纯，他冷酷无情，乃至对张柬之等有功于大唐的五王随意黜落杀戮。他的问题在于轻率——轻率地打破原本的政治平衡，所以他第一次即位二十多天时就被赶下了台；而后又轻率地依靠韦后和武三思的力量，所以让韦后逐渐走向失控；为了达到目的轻率地破坏律令与法度，所以“斜封墨敕”的闲杂官员充斥官场，宦官擅权的风气大开，严谨而有章法的唐律体系也被严重破坏。

韦后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还差几步，她就可以重新走上武则天独断超纲的道路。她下令秘不发丧，亲自总揽朝廷大小事务。六月初三，李显被毒死的第二天，韦后与安乐公主商议之后，发动关中各个折冲府动员府兵五万在京城集合，由驸马都尉韦捷、韦灌等韦氏子侄统领。这样韦后就不仅拥有直属于皇家的羽林飞骑和近卫万骑，还通过征调府兵控制了南衙兵，整个长安附近的防务全都由韦后的人接管了。

不仅如此，韦后还让中书舍人韦元负责整个长安城的治安，带领左右金吾卫在长安城的六大街道上巡逻，防止城中各个势力的异动。有了之前太宗、五王还有李重俊的三次“玄武门之变”，韦后就像是提前看过了考卷答案——照抄就是，她知道玄武门是宫城防御的重中之重，所以让韦睿、韦锜等人率领羽林飞骑严加防守，防止任何人图谋不轨。

安排好这一切后，韦后确信自己已经控制了局面，所以密召宰相们入宫，告知了李显的死讯，然后商讨下一步对策。按照韦后的意思，要继承皇位的是十六岁的四皇子李重茂（年龄小，便于控制）。宰相们大多是韦后的人，对这样的提议自然是毫无异议。但年长的二皇子譙王李重福还被贬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如今废长立幼，难免会引起不满，所以韦后令亲信宦官、担任左监门大将军的薛思简，带领五百人火速前往均州，将李重福严密看管起来，防止他有所异动。

而东都洛阳也要稳住，韦后于是下令，东都留守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全部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通过提升职级待遇笼络东都方面的人员。

这一系列操作有如行云流水，连宰相们都看呆了。望着韦后指挥若定的身姿，所有人心里都默默想着，第二个武则天，竟然就在眼前。

稳住宰相之后，接下来就是向天下公告皇帝死讯的时候了。可惜的是，天子在临死前叫来了上官婉儿准备遗诏。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的人，李重俊谋反时选择了和韦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如今非常时期，能笼络的人就要尽量去笼络，韦后便让上官婉儿参考中宗死前的意思，适当“加工”之后草拟遗制出来。上官婉儿不愧是人才，说写就写，不一会儿便草拟出了一篇言辞恳切的遗诏来，大意就是：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负责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

上官婉儿写的内容充分照顾到了各方的利益，首先承认了韦后的主导地位，由她来统揽大权，同时也没有提到太平公主，而是得体地选择了太平公主的盟友——她的哥哥相王李旦来参政，说白了就是提一提意见，基本上能做到皆大欢喜。

但是宰相宗楚客却不同意。他与韦温觉得相王李旦在朝中的影响力很大，如果由他来参政，就有宗王势力过强、威胁韦后和新皇权力的风险。所以带领依附于韦氏的宰相们集体

向韦后请命，解除相王李旦的参政职权，改由韦后临朝称制。

朝堂上，群臣面面相觑，不敢多言。只有侍中苏瑰弱弱地提出了疑问：“先帝遗诏里的安排，难道还可以改吗？”这话让气氛略有些尴尬，韦温、宗楚客向着苏瑰怒目而视，苏瑰识趣地低下了头，不敢再多言。于是韦后下令，改李旦为太子太师，明为升迁，实际上只是一个荣誉头衔、褫夺了相王李旦的参政之权。

六月初四，中宗死后第三天，唐廷在太极殿正式发丧，并宣布由李重茂继位为帝，韦后临朝摄政，改元唐隆。从此之后，韦后作为皇太后，成了唐廷的实际主宰者。她比当年的武曌还要强大，还要狠辣，因为有根基深厚的韦氏家族支持，此时的她已经控制了整个长安城。从南衙北衙的各路军队，到地位重要的中书门下和尚书省诸司，几乎都有韦氏子弟担任要职，朝廷上下，充斥着韦氏的党羽。

官员们劝谏着参照武则天的旧例临朝称皇帝，街头巷尾传唱着《桑韦歌》，百姓们议论着将有新的女皇帝改朝换代，仿佛这股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当。

又一场玄武门

隆庆坊的临淄王宅里，李隆基幽邃的目光远眺着长安城的暮色。这座巨大的城池，和大唐帝国一样，又一次现出了垂死的迹象。自从任期期满，解除了潞州别驾的职务之后，李隆基没有再要求参加吏部考定官职的铨选，既是因为如今斜封官满地都是，所有人挤破了头争抢有限的官职，李隆基不想凑这个热闹，也是因为如今长安城里形势未定，他不愿意轻易离开长安。

唐隆元年（公元710年）的大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宗楚客、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以及韦氏诸大臣多次劝说韦后称帝，还拿到了一些祥瑞与图讖，来证明韦氏将要再次革命，改朝换代，处处排挤李旦与太平公主。李隆基了解他的父亲，李旦是个沉稳有方略的人，这几十年来，他始终是忠于大唐之人的一面旗帜，苦苦支撑着李唐所剩的一点力量。但长久的忍耐渐渐让父亲磨圆了棱角，他已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不再能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

在长安的这些日子里，李隆基耐心地结交着各路人才，从绿林豪杰到羽林军官，从衣冠士人到朝廷公务员，只要是有才能、能为他所用的，李隆基都敞开胸怀迎接。这段压抑的日子里，年轻人们聚在一起，谈一些远大的理想，说一些肝胆相照的话语，他们在篝火旁把酒言欢，精通乐理的李隆基拍打起羯鼓，吹奏起横笛，众人随着乐声一起歌唱舞蹈，笑着笑着便酣畅地醉倒。正可谓：

潞州别驾年十八，弯弓射鹿无虚发。

真龙绝水鱼鳖散，参军后骑凫鸥没。

咸原瑞气映壶关，城南书生知阿瞒。

解鞍下马日向夕，炙驴行酒天为欢。

李隆基的身上流着与当年的太宗李世民一脉相承的血液，和太宗一样，李隆基天生散发着光环与魅力，让年轻的士子、武人们倾心相交、掏心掏肺。

他的起步着实弱到令人绝望。一个被打压的宗王的第三个儿子，在权力序列里本该是个不起眼的小喽啰。但是，李隆基从武氏、韦氏的铜墙铁壁里，硬生生地凿出了属于他的一方空间。

在当右卫郎将的时候，李隆基结交了左万骑营长葛福顺，右万骑果毅李仙凫等低阶武官。后来，他又靠喝酒打鼓等娱乐活动，结识了果毅都尉陈玄礼。还有成天嚷嚷着要诛灭武氏、平定韦氏的刘幽求（曾在当年的神龙政变中劝过张柬之等人除掉武三思），这位五十五岁的老愤青，至今还只是长安城外朝邑县的一个县尉。他们本来名不见经传，但李隆基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从他们身上找出各自的闪光点。

羽林飞骑与近卫万骑合称为北门禁军，唐隆元年时都由韦睿、韦播等韦氏族人领军，李隆基无法像当年张柬之说服李多祚那样劝说禁军主将，但他独辟蹊径，探索出了自己的办

法，那就是结交基层官员，从下而上地渗透进北门禁军。

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李隆基也估量不出，自己在飞骑和万骑营中的影响力。他就像在北门禁军里撒下了一把种子，然后慢慢地等待着这些种子生根发芽。

新皇帝即位的十日后，深夜，临淄王宅的大门忽然被敲开，来的是一个神秘的访客。

来访的人乔装打扮，却是宝昌寺的僧人普润法师。宝昌寺在长安城最西头的居德坊，临淄王府在最东头的延庆坊，两者隔了整个长安城。普润这么大老远地过来，是为了传达兵部侍郎崔日用的一个内部消息——宰相宗楚客与武延秀等人密谋，要整倒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进一步谋害新皇帝李重茂，然后拥戴安乐公主为皇太女、韦后为新的女皇帝！普润还说，情况紧急，崔日用建议临淄王尽快发动反制措施。

客气地送走了普润，李隆基陷入了沉思。

这个消息，信息量太大了。

身处于权力场，最重要的就是情报；得到情报之后，最重要的是判断；而判断情报，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来源。这个消息来自于兵部侍郎崔日用，他与李隆基其实并不熟，相反是宗楚客一手提拔了崔日用，把他从一个小县令一路提带成兵部负责人的。崔日用如今与宗楚客依旧关系很好，是这位宰相身边的大红人。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悄悄地通过普润，把韦武集团的核心机密告诉相王的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三儿子？

如果是李隆基这样的情报分析高手，就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那就是崔日用已经知道了李隆基在北门禁军里的小动作。兵部管理着南衙禁军，按理说和北衙禁军没什么关系。但崔日用消息灵通，自然有他的人脉网络，发觉了李隆基与中下层军官们的那些关系，不然根本不会主动联系这位无权无势的李三郎。李隆基的举动对于韦武集团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韦氏虽然控制了军队的上层职位，但如果中下层军官们都投靠了李隆基，那韦氏不过就是个被架空了的光杆司令。所幸崔日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他的恩主宗楚客，而是选择主动示好，向他抛出了宗楚客所密谋的大瓜。

第二个结论：崔日用之所以主动通报消息，是因为他并不看好韦武集团。崔日用一边继续做着宗楚客的亲信，一边瞒报李隆基的动向。主动向李隆基提供情报，显然是要两边下注，哪边赢了都能有机会往上爬。如果韦武集团真的一手遮天、李隆基的图谋只是蚍蜉撼树，那崔日用根本犯不着冒着被宗楚客发现的风险，做铤而走险的事。说到底，崔日用也意识到了长安城内外的民心所向，看得出百姓们有多么反感韦氏的那帮贵戚。李隆基只要妥善部署，就有可能对韦武集团来一场绝地反杀。

第三个结论，李隆基综合判断，崔日用的这个消息是真的。他没有提供虚假信息引诱李隆基上钩的动机和理由，宗楚客确实与武延秀谋划着要对父亲李旦和太平公主不利。如果真的如此，那李隆基就要提前起事了。

李隆基问他的好朋友们、近卫万骑的果毅都尉陈玄礼与葛福顺，如今韦氏乱政，他李三郎要起兵诛灭凶徒，拯救大唐，他们是否愿意跟随？

陈玄礼、葛福顺都是爽快人，全都踊跃地来报名。如今韦播、高嵩等人执掌万骑营，因在军中资历浅，二人为了立威，多次体罚违抗军令的万骑士卒，早已经搞得怨声载道。三人当下说定，一起准备发动兵变。

但是光靠李隆基自己的势力，是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宫中局面的，他的堂兄李重俊政变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李隆基要寻求多的帮助，对他来说，这个人的帮助是绝对无法绕开的。

那个人，就是太平公主。

作为武则天和高宗的小女儿，太平公主是所有儿女中最像母亲的。从性格、容貌，到能力、才华，太平公主都像极了武则天。所以一直以来，太平公主都像大唐的一轮明月一般皓然夺目，连吐蕃当年与大唐和谈时，吐蕃赞普都点名请求娶太平公主为妻。成年之后，她也常常和母亲商议政事。武则天可能会防着自己的儿子，却不会对自己的爱女有什么忌惮。高宗的儿女中，真正从武则天那里学到那些帝王权谋的，居然是这个娇滴滴的公主。

但另一方面，太平公主这几十年来经历，却是一段爱情悲剧。她十六岁时嫁给了城阳公主的二儿子薛绍，婚礼在长安城万年县府中盛大地举行，如一场世纪盛典，场面极尽奢华。婚后的太平公主与薛绍伉俪情深，鲜衣怒马。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婚姻的第七年，薛绍因为兄长卷入了琅琊王李冲的谋反案而受到株连，被武则天下诏严惩，饿死在狱中。而此时他们的幼子才刚刚满月。

丈夫死后的太平公主仿佛换了一个人，那个曾经紫袍玉带的小公主不再有了。她如同被冷水泼醒，看清了政治的残酷，逐渐成了一个冷血的政治家。她改嫁给了武攸暨，武则天为了促成这一段政治婚姻，处死了武攸暨的原配妻子。与武氏联姻后的太平公主尝到了权力的美味，如同心中一个新的灵魂被唤醒，原来她其实是一个如此精通于权术与阴谋的女人。

而且她的欲望也在一天一天地膨胀。她包养男宠，勾引朝臣，还利用自己的身体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

就这样，她一步一步爬上了权力的高峰，成了中宗死后长安城中不可小觑的力量。在宫里，她不仅有上官婉儿连通中枢，还控制着一部分宫人势力，许多实权的内侍、女官都是太平公主的人；儿子薛崇简担任卫尉少卿，负责宫中一部分驻防；在宫外，太平公主靠着与薛绍、武攸暨的关系，也有党羽无数。她与哥哥相王李旦关系不错，结成了隐形的联盟，俨然有与韦后势力分庭抗礼的态势。

当她的侄子李隆基来到她的府邸，告知崔日用传来的宗楚客的阴谋，并请求她给予支持的时候，太平公主心中略带着讶异——她一直以来都没注意过的这个李三郎，竟然异想天开地在为发动政变做准备。他想靠什么来赢？

李隆基的意思很明确：他虽然有足以掀翻太极宫的羽林万骑，但由于一直身处核心权力圈之外，并没有什么向宫中渗透的机会。而姑姑太平公主恰好在宫中根深蒂固，却苦于没有发动政变的兵力。所以他们正好可以强强联手，一举夺权。

按照李隆基的计划，他已经谋划好了从羽林万骑集结到进入玄武门的这一段，相关的人员

也全都已经打点好了。只是入宫之后，何人探听情报、何人引路、何人接应，这些需要太平公主的参赞。听着听着，太平公主原本戏谑的表情严肃起来，她意识到自己一直低估了这个三郎，不知不觉，这个侄子竟然已经掌握了足以扭转长安城局势的武装力量。

李隆基的计划非常详尽周全，也十分诱人，太平公主最终答应了，并且让她的儿子薛崇简一起参与进来，届时代表她和李隆基一起入宫。

商议的时候，有人问道：“这件事兹事体大，还是和相王汇报一下吧？”

李隆基摇了摇头：“我等已经报了必死之心来筹划此事，事情办成了，功劳自然是相王的；若是没有办成，那也由我们来顶包，不能拖累相王。既然如此，报告相王有什么必要呢？相王同意了，那就等于把相王置于风险之中；要是相王不同意，难道这件事我们就不做了么？”

参与密谋者恍然大悟，称赞李隆基的一片成全父亲的心。但太平公主却心下雪亮，她看得出来，这个孩子的心中有一团不平的火焰，虽然他是哥哥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但却想要通过这次兵变，打开他通往皇位的道路。如果这次事情成了，相王来做天子，三郎真的有可能绕开自己的两位哥哥，成为帝位的继承人。

但这只是可能而已，在太平公主的计划里，李隆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鹿死谁手，如今还说不定呢！

此时玄武门已被中宗改名为“神武门”，为避免混淆，此后仍采用原名。

六月二十日傍晚申时，夏至过去不久，此时的天上还是艳阳高照。李隆基和刘幽求身着便装，带着几个随从，跨出了临淄王府大门。他们将会先到达长安城北的禁苑，与那里早已经联系好的禁苑总监钟绍京汇合，然后点开兵马，杀向玄武门^④。

玄武门，仿佛有人下了魔咒，每当有兵变发生，总是绕不开它。

李隆基骑上马出发了，迎接他们的，是不可预测的未来，但未来无论如何，他们一旦做了决定，便不会后悔。

帝都的血腥之夜

后来的钟绍京可能偶尔会怀疑，当初他要是没有为临淄王打开那扇门，历史会是怎样的走向，钟绍京自己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他很早就参与了临淄王的密谋。他执掌的禁苑是长安宫城以北的一片皇家园林，覆盖了长安城的整个北边，与城西北的汉魏旧城连成一片。这片禁苑是从玄武门入宫的必经之路，能有钟绍京为临淄王接应，临淄王就有发动政变的底气。

然而，当六月二十日这天，临淄王李隆基来到钟绍京的住处，准备一起向玄武门动身的时候，钟绍京后悔了。他瞻前顾后地想着，要是政变失败怎么办？他是赣人，南方人在唐廷原本就受到北人的歧视，他顶着多方面压力好不容易才做到禁苑总监的职位，按照如今的官场生态，这个职位也算是做到头了。他看着自己来之不易的这些家业，不免变得瞻前顾后起来。

临淄王的随从在外面敲门，门里的钟绍京陷入了内心的煎熬。

钟绍京的妻子劝道：“你们做的是舍生报国的事情，鬼神都会帮助你们的。”

钟绍京听了，仍沉默着。

“如果这回不去，之前谋划好的计策怎么办？难道不会追查到你么？”钟绍京的妻子焦急起来。钟绍京心中清楚，妻子说得没有错。此时的他已经骑虎难下了，只能靠一腔孤勇，硬着头皮往前闯。他终于下定决心，打开门，纳头便拜，迎接临淄王的到来。

李隆基扶起拜倒的钟绍京，拉着他的手一起回屋坐定。这个晚上，钟绍京的家舍就是整个行动的指挥部，李隆基下令，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羽林万骑将官准备好之后，来钟绍京家宅报到。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从申时等到了酉时，黑夜降临，二更时分，终于等到了外面传来的马蹄声。葛福顺、李仙凫两人抵达了这里，向李隆基报告：“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陈玄礼在军中等待，只要临淄王一声令下，我们就回去斩杀韦氏主将，控制全军！”

李隆基站了起来，正要说话时，忽听得空中响声大作，他们走到庭院上看，只见几颗巨大的流星划破天空，光芒四散，犹如银河降下飞雪，照亮了半边夜空。

刘幽求惊喜道：“天意如此，机不可失！”

李隆基当即点头，计划启动。

葛福顺飞驰到万骑营门前，拔出腰间长剑，径直闯入主将大帐，不由分说，将韦睿、韦播、高嵩三人拖到帐外，当着营中全军将士的面，当场将这三人砍了脑袋。提着带血的长剑，葛福顺高声喝道：“韦后毒死先帝，密谋危害社稷，罪大恶极。今晚，我等要一起诛灭诸韦，凡是高过马鞭之人，一概诛杀！然后拥立相王以安天下，若有首鼠两端，相助

逆党的，事后诛灭全族！”

所有万骑将士欢呼起来，欣然从命。

钟绍京的宫苑监官署里，韦睿等三颗首级被送了过来，李隆基举起火把查看确认之后，知道局势已经明朗了。于是他带着刘幽求等人动身出发，钟绍京也发动禁苑里的工匠两百人，用斧头、锯子武装起来，跟随李隆基出动。从禁苑南门出来后，前面就是玄武门了，左右万骑列阵在前，等待着李隆基的到来。

李隆基与将官死党们商议，由葛福顺带领左万骑攻打玄武门，李仙凫带领右万骑攻打白兽门，攻入城中之后，与宫中之人接应，然后占领整个宫城，届时鼓噪为号，示意大部队入宫。安排妥当之后，李隆基向面前的万骑将士们说道：“壮士们，我等在凌烟阁见！”

他这句话，既是约定了汇合的地点，也是一句意味深长的暗示。凌烟阁中供奉了大唐开国时的二十四位功臣，是大唐所有军人心中的圣地。羽林将士们无不想像当年的开国名将一样，建立不世的功业，赢得几代的荣华。今夜对于他们就是一个类似的机会，成功了，便可名垂青史，和当年的秦府功臣们一样。

万骑将士应声鼓噪，葛福顺带着一队骑兵，当先冲向玄武门，斩杀守门的武将，撞开城门，冲入了宫城。在宫内，与太平公主交好的尚衣奏御王崇晔也参与了密谋，此时他在里面接应，万骑们随之控制了后宫的各处要地。李隆基在玄武门外等待着，谨慎的他要等到一切时机成熟之后再放心入宫。直到子时的更鼓敲了三下，宫中隐隐有鼓噪声传来，李隆基估摸着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带领钟绍京的工匠部队、还有陈玄礼的一队羽林万骑，正式跨入了玄武门。

冥冥之中如有上天的安排。玄武门之变的八十四年后，太宗皇帝李世民的曾孙，再一次带兵闯入了这座城门，去挑战天下的至尊。

太极殿里，正在为中宗守夜的韦后忽然听到外面鼓噪大作，随即有人来报，万骑营兵变，如今已经入宫。还有人说，领头的是临淄王李隆基，要拥立相王李旦继位为天子。听到消息的韦后震惊不已。但一队万骑已经到了太极殿外，高声喊着：“今夜诛杀诸韦，马鞭以上皆杀无赦，立相王以安天下！”

太极殿里守卫中宗灵柩梓宫的，是南衙诸卫兵。相王原本就在南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如今韦氏已经是千夫所指，南衙诸卫兵又怎么可能为了韦氏继续卖命？当即披上甲胄，打开殿门，高声喊着和外面一样的口号，倒向了发动兵变的一方。

反了，都反了。韦后心中震惊，但她还有一线希望，万骑营反了，但羽林飞骑还在。她立刻在几个亲信的护卫下，赶往飞骑大营，投奔掌管羽林飞骑的侄子韦锜。可是当她进入飞骑营后，便发现情况不对，韦锜的人头正被挑在竹竿上，枭首示众。当她意识到飞骑营也参与了兵变时，身边的一个羽林飞骑已经抢到了她的身边，手起刀落，韦后的人头便滚在了地上。

听得太极宫的兵乱消息，安乐公主已经来不及作出应对了。这场兵变太过突然，而且招招致命，她和韦后全都毫无招架之力。当她四处寻找丈夫武延秀，想要和他商量对策的时候，万骑兵早已经杀到了她的府邸外。

她还不知道，武延秀已经在肃章门外被李隆基捕获，并当场斩杀。

毫无防备的宅邸很快被万骑兵突入，府邸内喧哗声、惨叫声四处响起，由远及近，安乐公主意识到大势已去了。她的脑中一片空白，多年来她以为自己能力出众，是像祖母武则天那样的女强人，而此时她才知道，她的强势只是因为仗着父母的威势，到了紧急关头，她只不过是一个六神无主的小女人。

世上最大的幻觉，就是当你接近权力中心的时候，会误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权力。

安乐公主唯一想到的就是自己不能蓬头垢面地死去，就算是死，也要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她走到镜子前，打开脂粉奁，用眉笔开始对着镜子画起了眉毛。镜中的自己还是那么美丽，只可惜这样美丽的她，马上就要折辱在这些粗糙的军汉们手上。几名万骑冲进了她的房间，提着刀向她问话。但安乐公主置之不理，她仍旧画着眉毛，恍若不闻。脾气差的士兵噌地上了火，举起刀便将安乐公主斩杀在了梳妆台前。

李隆基和薛崇简等人带着接应部队一路入宫，基本上没有受到阻拦。韦后在飞骑营被杀，人头也已经被飞骑送了过来。少帝李重茂还在太极殿，但并没有什么反抗的意愿，乖乖地被南衙卫兵和北衙禁军们一起控制起来。李隆基微微松了口气，他明白今夜的事情，应该已告成功了。

刘幽求喜道：“当初大家约定今晚一起拥立相王登基，不如我们立刻请相王入宫，在太极殿上登位吧！”

“不可！”李隆基立刻挥手阻止，“事情还没有结束。韦氏这几年来在朝野根深蒂固，岂是我们杀了为首的几个人就可以成功的？如今宫中各处，哪里都可能潜藏着韦氏的党羽，一等到机会，就会重新跳出来与我们为敌。”

李隆基说的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他不能说出口，只能让刘幽求自己理解——临淄王李隆基在今夜之前，仍只是帝都权力圈中的一个边缘人物，甚至不是父亲最得力的儿子，如今骤然发难，如果不趁着自己占据上风之际风风火火地多做一番，确立自己在长安城的威信，等到父亲李旦入宫主持大局之后，就再也来不及做了。

“那大王的意思是？”

李隆基望着前方高耸的太极殿，脸色在火把的映照下阴阳不定：“让飞骑、万骑把守宫城各处城门，搜捕所有韦氏党羽，凡是之前与韦后亲善之人，一律处死。再传令关闭长安所有城门，没有临淄王府所签手令，不得出入，让我们在南衙诸卫的人都出来，全城搜捕诸韦亲党，若有反抗，一概斩杀。”

这条命令一出，不知宫城内外又会有多少人白白丧命。此时的李隆基已经是一个杀伐决断的王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腾腾的杀气。

命令虽然冷酷，但刘幽求知道这也是必要的，于是跟着吩咐了下去。身后传令的从者往四周而去，几刻钟过后，这座还在熟睡中的长安城，将会因为这条命令而掀起一场浩大的杀戮。

且说着，他们行到神龙殿外，只见前方昭容上官婉儿举着灯笼，带领着宫女和内侍们迎接

在了路边。

上官婉儿向李隆基行礼：“我等已经恭候临淄王多时了。”

李隆基却站立不动，并没有向这位先帝的昭容行礼。

上官婉儿顿了顿，继续款款而谈，首先祝贺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一起定策，成功地诛灭了为乱后宫的韦氏一党。她的话非常客气，作为太平公主的好友兼死党，已经将李隆基抬高到了与太平公主相提并论的地位。

可是李隆基依旧一言不发，沉默地看着这位风韵犹存、才名在宫里宫外广为传颂的后妃。

上官婉儿似乎察觉到了场面的尴尬，于是捧出一个匣子，交给了李隆基身旁的刘幽求。只听上官婉儿说道，“韦后一党作乱，我也是不得已而附逆，但仍据理力争，力图保存大唐社稷。当初起草先帝遗诏，我写的便是由相王参谋政事，只是宗逆、韦逆不从，篡改遗诏。这一份遗诏底稿便是明证。”

刘幽求检查匣子里的遗诏，确认了内容的真伪后，低声告知了李隆基。同时他也劝道，上官婉儿原本就是太平公主的人，在这次宫变中也有功劳，不如向她示好，让她进一步帮忙控制后宫各处。

但李隆基仍然没有反应，忽然大声喝道：“羽林何在！”

几位万骑军士应声出列。

“昭容上官氏附逆韦氏，多年来淫乱后宫，其罪当诛，现将其立刻斩于旗下，以谢天下！”

仓促之间，不仅是上官婉儿，所有人都猝不及防。万骑军士上前，在一众宫人面前拖走上官婉儿，拉到一边，一刀问斩。血溅当场，只留下目瞪口呆的众人。甚至有胆小的内侍尿了裤子，生怕下一个被拖去砍了的就是自己。

“那么，”李隆基忽然笑了笑，看着眼前心惊胆战的女官和内侍们，神色舒展开来，“谁愿意为本王带路？必有重赏！”

这是一个流血的夜晚，整个长安城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杀戮从宫中开始，所有与韦后有点关系，哪怕是稍显交情的宫人，全都在尚衣奉御王崇晔等太平公主亲信的指示下，被万骑军搜捕、诛杀。宫城之外，是皇城，皇城之外，是外城。得益于长安城严格的坊市格局和宵禁制度，夜晚时所有官民全都要进入坊中不得外出，带领金吾卫巡逻六街的中书舍人韦元也已经伏法，城中的抓捕行动非常简单，只要按照名单，一个个按图索骥就可以了。当然，整个长安城非常大，一个个地抓捕也要很长时间，一个晚上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但万骑关闭了全城的城门，韦氏的党羽们插翅也逃不出去。

天将破晓之时，宫城内外已经基本稳定下来。

到了迎接相王入宫的时候了。李隆基走出太极殿，见到父亲李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

磕头，请父亲宽恕他先斩后奏、擅自行动的罪过。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李隆基已经证明此时兵变是正确的，李旦又怎会责罚？他抱着李隆基起来，流着泪说道：“我怎会怪罪三郎？宗庙社稷不坠于地，都是得力于你啊！”遂和李隆基一起入殿，拜见少帝李重茂。

毕竟按照上官婉儿起草的中宗遗诏底稿，立李重茂为帝也是中宗李显的真实意志，大唐合法的皇帝依然是李重茂。

天渐渐亮了，全城的坊市次第开启，百姓们惊讶地走出街市，打听昨晚一夜喧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结果看到的是一幕幕血腥的场面。

羽林军士们从韦氏府邸拉出了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以及整个府邸的韦氏男女老幼，当场斩杀在了东市的北边。

中书令宗楚客和弟弟乔装打扮，穿着斩衰的丧服，骑上一匹青驴偷偷出逃，骗过了一路巡城的兵士，眼看出了通化门就能成功逃出生天之际，城门守卫忽然认出了宗楚客，脱掉他们的布帽确认无误之后，当场将他们斩杀在城门前。

还有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人，也全部被斩杀。他们的首级被挂在高处，供长安百姓围观。韦后被割去头颅的尸体也被扔到市场上示众。

从古至今的百姓，历来都是有着好几张面孔的。在仁政之下，他们会淳朴而善良；在暴政之下，他们会冷漠而麻木；在昂扬的年代，他们会奋发而进取；在动荡的时期，他们会愚昧而嗜血。此时他们面对韦氏一门的覆灭，既怀着好奇与兴奋，又带着对未来局面的担忧。他们吃过人血馒头之后，听说天子将在安福门上讲话，于是蜂拥着聚集到了安福门前。

相王李旦带着少帝李重茂走上了承天门楼，与宫门下的百姓见面。李旦传谕百姓：“此番诛灭诸韦，拨乱反正，只针对韦氏党羽，如果与韦氏一刀两断的，从此既往不咎。”

这道口谕安定了不少人的心。原来只要与韦氏切割得清清楚楚，便可以没事。那些当初为了攀高枝，娶了韦氏亲族为妻之人，不少人回到家后都亲手杀死了韦姓的结发妻子，以示与韦氏一刀两断。

安乐公主的亲信赵履温也来到安福门下，高呼万岁，一边舞蹈起来，一边歌颂着相王的功德。赵履温当初是安乐公主的鹰犬，曾经做了不少巧取豪夺，抢占田地，搜刮民脂民膏为安乐公主修造豪宅之类的事情，所以不少人唏嘘起来。赵履温还没唱完，相王李旦挥了挥手，万骑走下城楼，一刀砍死了赵履温。这一刀获得了围观百姓们的欢呼，百姓们之前本来就对赵履温驱使人们服劳役的事情不满，如今便争相割他的肉。赵履温一百多斤的身子，登时被嗜血的长安百姓哄抢一空。

当初在关键时刻通报消息的崔日用也站了出来，以参赞平乱的功臣身份，四处搜捕韦氏余党。京兆韦氏在长安城人口繁多，尤其多地定居在城东南的杜曲，与杜氏宗族混居。崔日用于是带兵直接到杜曲抓人。为了表现出他的诚意，崔日用下令，韦氏的男女、哪怕是襁褓中的婴儿，全都要诛杀。甚至很多姓杜不姓韦的无辜群众，也被不由分说地杀掉。

屠杀持续了一整天，由于像崔日用这样曾经两边下注之人急于要表明忠诚，所以对韦氏的

诛灭变成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原本说高过马鞭之人一概处死，现在变成了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韦氏当初在朝中党羽遍布，长安城中不知多少人和韦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行动变得越来越泛滥，越来越血腥。终于，相王李旦意识到了问题，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说：“逆贼魁首已经诛灭，剩下的余党一律不再追究。”

因为这道诏令，杀戮这才渐渐停了下来。

这场兵变，终于将不起眼的临淄王李隆基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朝廷加封李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第二天又加封为殿中监。李隆基的大哥李成器、二哥李成义、四弟李隆范、五弟李隆业分别任命为左右卫大将军、左右羽林大将军，但这些职位都是虚职，实在不能和控制皇家武装羽林万骑的李隆基同日而语。

同时，参与行动的太平公主也获得了应有的奖励。她的儿子薛崇简受封为节王、右千牛卫将军。此次有功的钟绍京、李日知等人都成了宰相，老愤青刘幽求由于原本的官职太小，这次便加封为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

而武氏一族，则随着韦后、武延秀等人的覆灭一道垮台了，长安城中的武氏家族成员，大多被诛杀或者流放。

当然，其中并不包括立了大功的太平公主和她的丈夫武攸暨。政变成功后，太平公主作为少帝的姑母入了宫，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代替少帝李重茂做出决定，要他让位给叔叔李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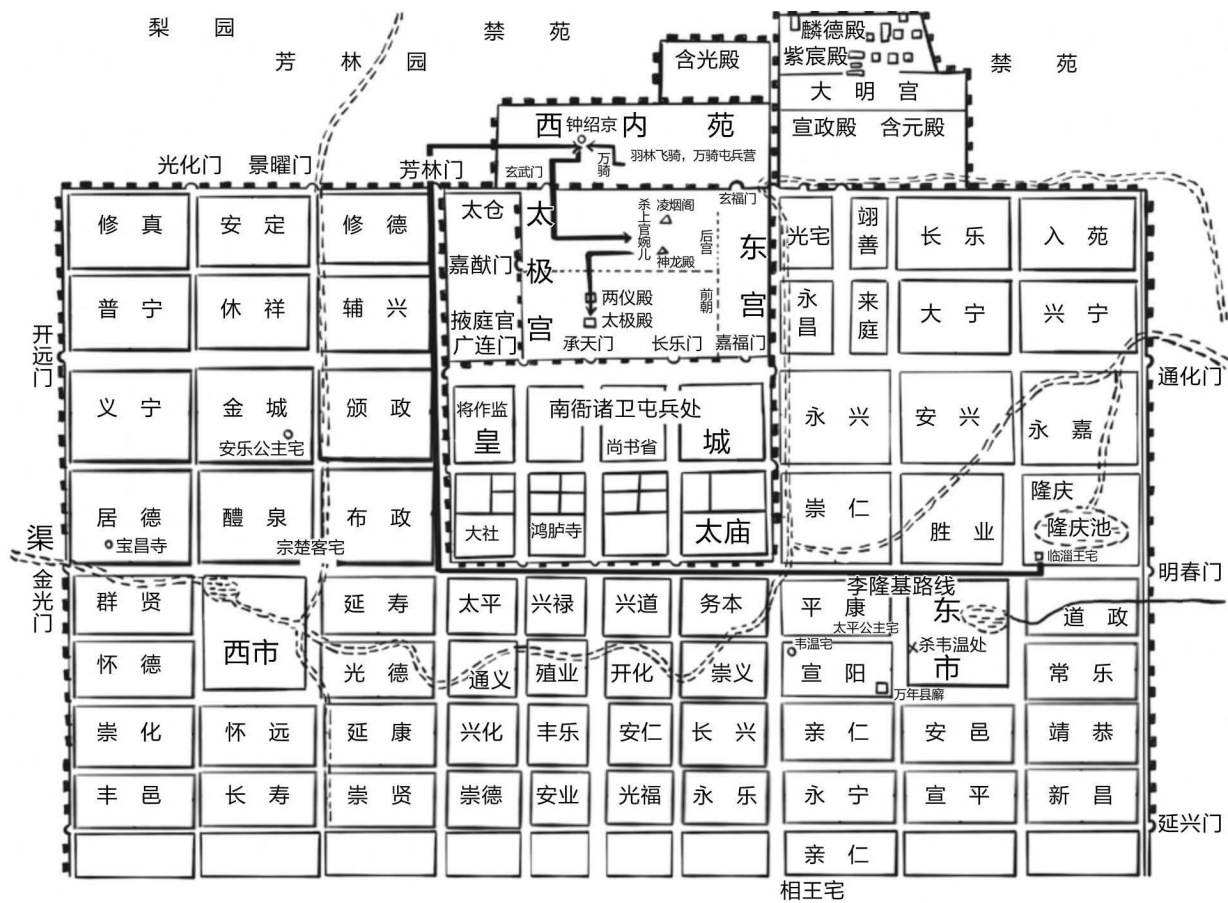
相王李旦是个深沉有方略的人，然而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早已让他对权位看得淡了。架不住李隆基、刘幽求等人反复劝说，才答应了代替侄儿担任皇帝的请求。唐隆政变成功的两天后，宗室大臣们聚集在太极殿的中宗梓宫（也就是棺槨）前，少帝李重茂不敢坐在皇座上，而是坐在大殿的东侧，而相王李旦则站在大殿最中央的梓宫前，俨然是这个朝廷实际的君王。太平公主走上殿说道：“皇帝想要把皇位让给他叔叔，可以么？”

一旁的刘幽求也跪下说道：“如今国家多灾多难，相王亲自挑起皇帝之位的重担，那可是对侄儿慈爱的关照，于情于理，都应当如此。”

太平公主接着便说道：“那就这么定了，皇帝下诏，传位于相王！”

殿中的对话自顾自进行着，自始至终没有人理睬坐在一边的少帝李重茂，仿佛他就是一个工具人。十六岁的少帝，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人、臣子们讨论着他的皇位问题，但无人在意他的感受或者意见，仿佛他才是最不相干的一个。

唐隆政变示意图



太平公主这时回过头，见到李重茂还怔怔地望着大家，不知所措的样子，于是走上前说道：“行了，天下之心都已经归到了相王身上，这不是你的座位了。”遂拉着少帝，像是提着一只小雏鸡一般地把他拉到了一边，恭请李旦入座。

李旦整肃衣冠，端坐到了御座之上。殿中的公卿们一齐拜倒，山呼万岁。

“相王必膺期受命，当须尽节事之。”十年之前，宰执们就曾这样议论和期待着，然而这十年，却成了大唐立国以来最为黑暗的十年。所幸，一切黑暗似乎都将终止，珍贵的黎明即将到来，新的皇帝，终于即位了。

尾声

跳出玄武门的魔咒

唐隆政变之后，人们总算可以重新严肃地评价新皇帝的母亲武则天了。李旦下令，则天大圣皇后重新恢复原来的旧号，称为天后。在一生都孜孜以求维护大唐江山的李旦眼里，于私，武则天是他的母亲，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于公，武则天是当初高宗皇帝的皇后，仅此而已。

但乾陵外那块原本要刻上歌颂女皇功德的石碑，如今却没有必要再去刻字了。毕竟武氏的宗庙、陵寝都已经降格，那块逾越了礼法制度的石碑，就让它一直空白下去吧。历史会记住世人是如何评价这位奇女子的。

李旦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思考，那就是选择国家的继承人问题。

时移世易，李旦又走到了和当初高祖皇帝李渊差不多的选择窘境上。他的嫡长子李成器是个才能德行俱佳之人，本来会是个优秀的统治者，把太子之位交给大郎，李旦会很放心。但另一方面，唐隆政变中三郎李隆基的功劳实在太太，手握着羽林万骑的兵权，又得到了朝中很多大臣的支持，不把太子之位交给三郎，或许很多文武官员会不答应。

这不就是当初隐太子李建成与太宗李世民的夺嫡之争2.0版嘛！如果不妥善处理继承人问题，那谁也无法确定是否会再一次出现新的“玄武门之变”。

李唐的五代皇帝虽然性格各不相同，然而九十年来，无一不深陷在玄武门之变带来的噩梦当中。对亲人的怀疑与仇杀，从他们的童年时起，就印刻在血脉之中，成了家族默认的游戏规则。九十年前的那次事变，给大唐留下一个深不见底，仿佛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疤。它时常撕扯着，流出血水和脓液，提醒着每一代帝王，权力之争是多么残酷。每一代人都不想重蹈覆辙，但每一代却都有人重复着残酷而血腥的斗争，并且继续将这个扭曲的规则与世界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们。

这一次，他们能跳出这个魔咒吗？

这个想法，也许是李旦和他的儿子们，包括平王李隆基在内共同的心愿。而要跨过这道深沟，跳出这道魔咒，靠的是谦退，是理解，是包容。

宋王李成器奏道：“国家安定，则立嫡长为储君；国家危难，则优先选择有功之人。如果违背了时宜，那就会让普天下之人失望。因此，臣宁可去死，也不想、不敢、不愿意位居于平王之上！”他连续好几天都流着泪向李旦请求，将太子之位辞让给三弟。

大臣们也大都认为应当立平王李隆基为太子。

这也许是跳出玄武门魔咒的最后机会了，只有这一次，李唐皇室的兄弟们选择互相辞让，避免纷争。多年以前，李旦曾经和儿子李成器一样选择了谦退，将太子之位坚持让给了哥哥李显，但怎奈哥哥昏聩，猜忌了最不应该猜忌的人，使悲剧再次重演，整个长安城流血经年。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给了李旦的儿子们，李旦希望，他们能好好处理彼此的关系。

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六月二十七日，唐隆政变的七日后，皇帝下诏，立平王李隆基为太子。

李隆基在这时也保持了谦让，坚持要把太子之位让给嫡长兄李成器，但李旦不许，坚持任命他这个三儿子为太子。李隆基虽然野心勃勃，但在父子、兄弟之情上，他却是动了真情的。几年之后，李隆基接受父亲的禅位，成为皇帝，几十年间，他始终善待他的哥哥和弟弟们，大唐立国百年来，李隆基这一辈第一次没有出现兄弟相残的情况。

权力是冰冷无情的，无数人为它掀起了腥风血雨的斗争。但有时，冰冷的权力游戏也会在脉脉的温情下，变得暂时有温度起来。

（本书完）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

[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

[唐]吴兢《贞观政要》

[唐]张鷟《朝野僉载》

[唐]刘餗《隋唐嘉话》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

[明]顾炎武《日知录》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王兴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

汪篾《汉唐史论稿》《唐王朝的崛起与兴盛》

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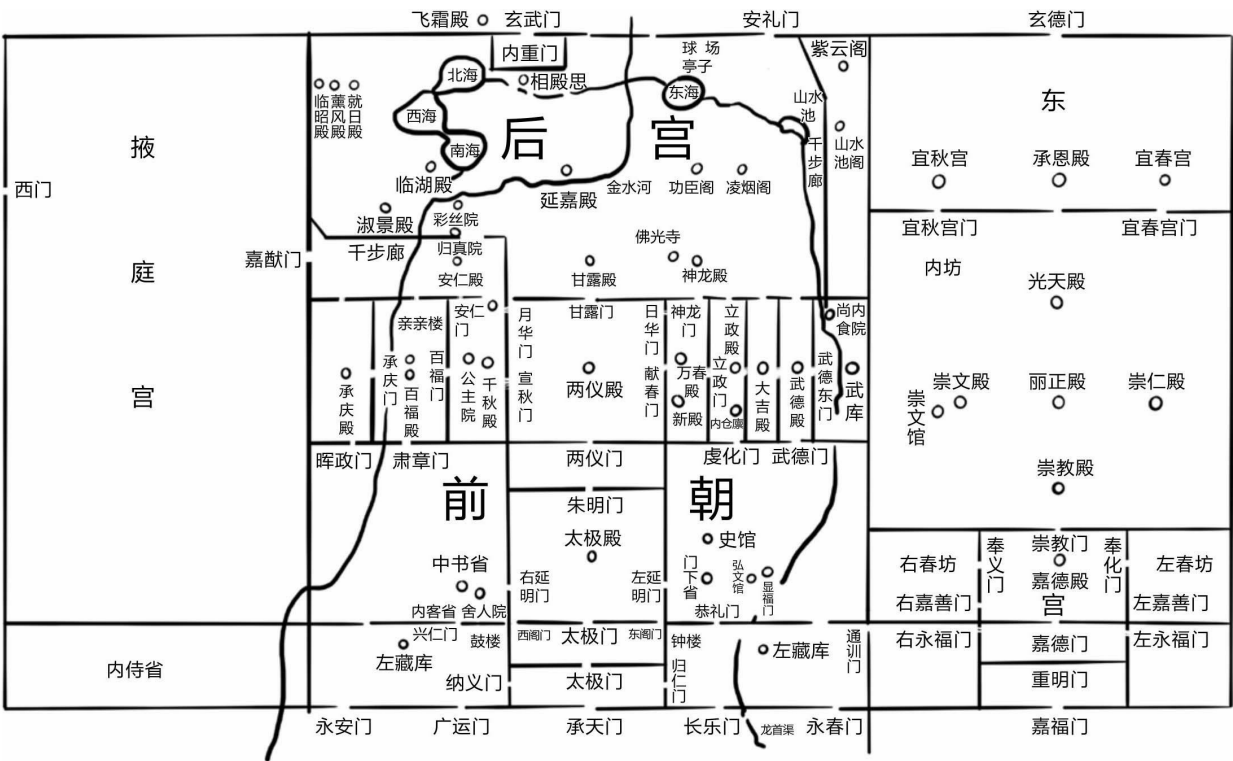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

孟宪实《唐高宗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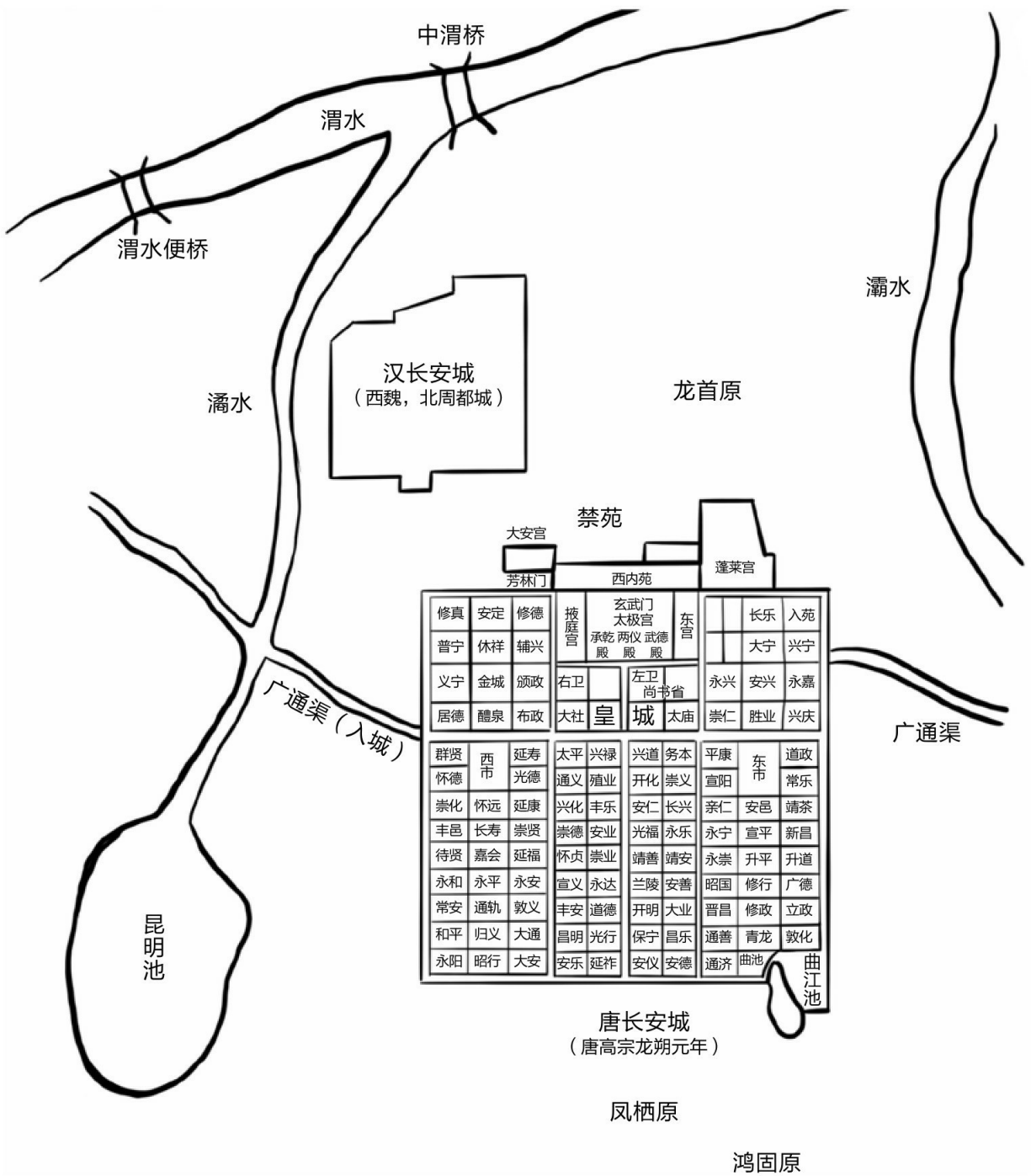
军事科学院主编《唐代军事史》

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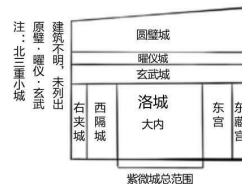
唐长安城太极宫简图



▲唐长安城周边形势



▲隋唐洛阳宫城简图



隋唐洛阳城·宫城

附表1

唐初大事年表

唐高祖李渊（618—626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18 年	武德元年	李渊废隋恭帝侑，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	骁果军江都兵变，推宇文化及为首，杀隋炀帝。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大胜
619 年	武德二年		王世充废皇泰主，称帝，国号郑
621 年	武德四年		洛阳虎牢之战，唐朝一举剿灭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势力
623 年	武德六年		辅公祐起兵，不久后被剿灭
624 年	武德七年	唐廷颁行《武德律》及均田、租庸调法	
626 年	武德九年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李渊传位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东突厥深入，逼长安，唐太宗亲临渭水，与颉利可汗结便桥之盟，突厥退兵

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27 年	贞观元年	下令谏官入政事堂议事	李艺据涇州谋反，王君廓谋反被杀
628 年	贞观二年		薛延陀首领乙失夷男受唐封为真珠毗伽可汗，建汗庭于漠北
629 年	贞观三年	司空裴寂免官，流静州，旋卒。李世民始御太极殿。玄奘起程赴天竺。修造大明宫	
630 年	贞观四年		李靖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634 年	贞观八年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贡请婚
635 年	贞观九年	唐高祖李渊崩于垂拱殿。太子承乾于东宫平决庶政	李靖大破吐谷浑，其主慕容伏允及子先后为左右所杀
636 年	贞观十年	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太宗谓“失一良佐”	
637 年	贞观十一年	颁布贞观律令格式	
638 年	贞观十二年	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成，又称《贞观氏族志》	
640 年	贞观十四年		侯君集攻克高昌，唐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
641 年	贞观十五年	魏王李泰等撰《括地志》成	文成公主入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李世勣败薛延陀于诺真水
642 年	贞观十六年		
643 年	贞观十七年	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	
645 年	贞观十九年	玄奘取经还，抵长安	太宗征辽东，无功而还。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唐，薛延陀首领乙失夷男死
646 年	贞观二十年	李世民计划封禅泰山，但因北方有事而中止。日本开始大化改新	唐军击破薛延陀，于铁勒诸部置羁縻州府
648 年	贞观二十二年		阿史那社尔平龟兹，唐始置安西四镇。唐赴天竺使者王玄策俘摩揭陀国王阿罗那顺而归
649 年	贞观二十三年	李世民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51 年	永徽二年	武则天再度入宫	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统西突厥十姓之地。大食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唐与大食的官方联系始此
652 年	永徽三年	唐廷颁布《永徽律》	
653 年	永徽四年	长孙无忌等完成撰修《律疏》。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等人谋反，密谋拥立荊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	
655 年	永徽六年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	
657 年	显庆二年	改洛阳宫为东都，自此唐朝正式实行两京制	苏定方擒阿史那贺鲁，西突厥亡。唐以其地分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并隶安西都护
659 年	显庆四年	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长孙无忌于黔州被逼自杀	
660 年	显庆五年	李治因患风眩，武则天开始参与理政	苏定方破百济，擒获百济王等五十八人至东都，唐高宗责问后下诏释放
661 年	龙朔元年		以萨珊朝波斯王子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
663 年	龙朔三年	李义府下狱	白江口之战，唐罗联军大败倭军，刘仁轨派人至对马岛宣谕倭国
666 年	乾封元年	李治封禅泰山，古来帝王封禅，以此为盛	高句丽渊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争权
668 年	总章元年		高句丽内乱，唐遣李勣等攻灭之，俘其王高藏，以其地置安东都护府
670 年	咸亨元年		吐蕃陷龟兹拨换城，大非川之战，唐废安西四镇
674 年	上元元年	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武则天向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	
675 年	上元二年	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猝然离世，改立李贤为太子。是年，王勃作《滕王阁序》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79 年	调露元年	明崇俨被盗杀于东都	裴行俭平西突厥阿史那都支，重建安西四镇
680 年	调露二年	太子李贤因罪被废	
682 年	永淳元年		后突厥骨咄禄崛起，回纥受其压迫，西徙甘、凉二州之间
683 年	弘道元年	高宗去世，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执政	

续表

唐中宗李显（683—684年在位）、唐睿宗李旦（684—690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84 年	嗣圣元年	中宗被废，相王李旦立，是为唐睿宗，武则天执政。宰相裴炎被杀	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反武则天，三个月后兵败被杀
686 年	垂拱二年		唐军为吐蕃所败，安西四镇再度失守
687 年	垂拱三年		唐大将黑齿常之败后突厥骨咄禄于黄花堆
688 年	垂拱四年	名堂落成，号万象神宫	琅邪王李冲起兵，随即败死
689 年	永昌元年		薛怀义征东突厥，在单于台刻石记功而还
690 年	天授元年	武则天废睿宗，称帝，改国号为周	

武周时期（690—705年）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91 年	天授二年	武则天幽闭李氏诸王	东突厥可汗骨咄禄死，默啜继立
692 年	长寿元年		武则天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夺回安西四镇
693 年	长寿二年	杀皇嗣李旦的妃子刘氏、德妃窦氏，李旦几遭诬陷	
695 年	证圣元年	薛怀义因失宠而密烧天堂，延及明堂	

续表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96 年	万岁通天元年		契丹李尽忠与孙万荣等叛唐，陷营州，攻略河北诸州
697 年	万岁通天二年	来俊臣被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入宫侍奉武则天	武周联合突厥讨伐孙万荣
698 年	圣历元年	庐陵王复为皇太子	唐廷置武骑团兵于河南、河北，以抗突厥
705 年	神龙元年	张柬之、崔玄暉等人发动政变，杀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则天退位，复立中宗李显，复国号为唐	

唐中宗李显（705—710年在位）、殇帝李重茂（710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706 年	神龙二年		唐与吐蕃首次会盟
707 年	景龙元年	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失败被杀	
709 年	景龙三年		金城公主和亲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710 年	唐隆元年 景云元年	中宗去世，韦后临朝，立子重茂为帝。睿宗子隆基与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及安乐公主，逼重茂逊位，拥立睿宗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711 年	景云二年	李旦命太子李隆基监国	后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请和
712 年	先天元年	李旦让位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	

唐睿宗李旦（710—712年在位）

附录2

唐-官制表

	职官	文散官	武散官	爵位	勋官
正一品	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			王	
从一品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开府仪同三司	骠骑大将军	嗣王、郡王、国公	
正二品	尚书令	特进	辅国大将军	开国郡公	上柱国
从二品	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京兆 / 河南 / 太原府牧、大都督、大都护	光禄大夫	镇国大将军	开国县公	柱国
正三品	侍中、中书令、十六卫大将军、六部尚书、太子宾客、太常卿、太子詹事、中都督、上都护	金紫光禄大夫	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		上护军
从三品	御史大夫、秘书监、光禄 / 卫尉 / 宗正 / 太仆 / 大理 / 鸿胪 / 司农 / 太府卿、左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殿中监、少府监、将作大匠、诸卫羽林千牛将军、下都督、上州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大都护府副都护	银青光禄大夫	云麾将军、归德将军	开国侯	护军
正四品上	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吏部侍郎、太常少卿、中州刺史、军器监、上都护府副都护、上府折冲都尉	正议大夫	忠武将军	开国伯	上轻军都尉

续表

	职官	文散官	武散官	爵位	勋官
正四品下	尚书右丞、尚书中司侍郎、左右千牛卫 / 左右监门卫中郎将、亲勋翊卫羽林、中郎将、下州刺史	通议大夫	壮武将军		
从四品上	秘书少监、殿中少监、内侍、大都护府 / 亲王府长史	太中大夫	宣威将军		轻车都尉
从四品下	国子司业、少府少监、将作少匠、京兆 / 河南 / 太原府少尹、上州别驾、大都督府 / 大都护府 / 亲王府司马、中府折冲都尉	中大夫	明威将军		
正五品上	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国子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都水使者、万年 / 长安 / 河南 / 洛阳 / 太原 / 晋阳 / 奉先县令、亲勋翊卫羽林郎将、中都督 / 上都护府长史、亲王府典军	中散大夫	定远将军	开国子	上骑都尉
正五品下	太子中舍人、内常侍、中都督 / 上都护府司马、中州别驾、下府折冲都尉	朝议大夫	宁远将军		
视正五品	萨宝				
从五品上	尚书左右司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太子洗马、殿中丞、亲王府副典军、下都督府 / 上州长史、下州别驾	朝请大夫	游骑将军	开国男	骑都尉
从五品下	大理正、太常丞、太史令、内给事、上牧监、下都督府 / 上州司马、驸马都尉、奉车都尉、宫苑总监、上府果毅都尉	朝散大夫	游击将军		
正六品上	太学博士、中州长史、亲勋翊卫校尉、京兆 / 河南 / 太原府诸县令、武库中尚署令、诸卫左右司阶、中府果毅都尉	朝议郎	昭武校尉		骁骑尉
正六品下	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下州长史、中州司马、内谒者监、中牧监、上牧副监、上镇将	承议郎	昭武副尉		
从六品上	起居郎、起居舍人、尚书诸司员外郎、大理司直、国子助教、城门郎、符宝郎、通事舍人、秘书郎、著作佐郎、侍御医、诸卫羽林长史、两京市令、下州司马、左右监门校尉、亲勋翊卫旅帅、上县令	奉议郎	振威校尉		飞骑尉

续表

	职官	文散官	武散官	爵位	勋官
从六品下	侍御史、少府 / 将作 / 国子监丞、司农寺诸园苑监、下牧监、宫苑总监副监、互市监、中牧副监、下府果毅都尉	通直郎	振威副尉		
正七品上	四门博士、詹事司直、左右千牛卫长史、军器监丞、中县令、亲勋翊卫队正、亲勋翊卫副对正、中镇将	朝请郎	致果校尉		云骑尉
正七品下	内寺伯、诸仓 / 诸冶 / 司竹 / 温汤监、诸卫左右中候、上府别将 / 司史、上镇副、下镇将、下牧副监	宣德郎	致果副尉		
从七品上	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太常博士、太学助教、门下省录事、尚书都事、中书省主书、左右监门直长、都水监丞、中下县令、京县丞、中府别将 / 长史、中镇副、勋卫太子亲卫	朝散郎	翊麾校尉		武骑尉
从七品下	太史局丞、御史台 / 少府 / 将作 / 国子监主簿、掖庭 / 宫闱局令、下县令、太庙诸陵署丞、司农寺诸园苑副监、宫苑总监丞、公主家令、亲王府旅帅、下府别将 / 长史、下镇副、诸屯监、诸折冲府校尉	宣义郎	翊麾副尉		
视从七品	萨宝府祿正				
正八品上	监察御史、协律郎、翊卫、大医署医博士、军器监主簿、武库署丞、两京市署丞、上牧监丞、执乘亲事	给事郎	宣节校尉		
正八品下	奚官 / 内仆 / 内府局令、备身、尚药局司医、京兆 / 河南 / 太原诸县丞、太公庙丞、诸宫农圃监、互市监丞、司竹副监、司农寺诸园苑监丞、灵台郎、上戍主、诸卫左右司戈	征事郎	宣节副尉		
从八品上	左右拾遗、太医署针博士、四门助教、左右千牛卫录事参军、上县丞、中牧监丞、京县主簿、诸仓 / 诸冶 / 司竹 / 温汤监丞、保章正、诸折冲府旅帅	承奉郎	御侮校尉		

续表

	职官	文散官	武散官	爵位	勋官
从八品下	大理评事、律学博士、太医署丞、左右千牛卫诸曹参军、内谒者、都水监主簿、中书/门下/尚书都省/兵部/吏部/考功/礼部主事、中县丞、京县尉、诸屯监丞、上关令、上府兵曹、上挈壶正、中戍主、上戍副、诸率府左右司戈	承务郎	御侮副尉		
正九品上	校书郎、太祝、典客署掌客、岳读令、诸津令、下牧监丞、中下县丞、中州博士、武库署监事	儒林郎	仁勇校尉		
正九品下	正字、奚官/内仆丞、内府局丞、太史局司辰、典廐署主乘、下县丞、下州博士、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尉、上牧监主簿、诸宫农圃监丞、中关令、亲王国尉、上关丞、诸卫左右执戟、中镇兵曹参军、下戍主、诸折冲队正	登仕郎	仁勇副尉		
从九品上	尚书/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主事、奉礼郎、律学助教、弘文馆校书、大史局司历、太医署医助教、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将作监录事、都督/都护府/上州录事市令、宫苑总监主簿、上中县尉	文林郎	陪戎校尉		
从九品下	内侍省主事、国子监录事、崇文馆校书、书学博士、算学博士、门下典仪、太医署按摩/祝禁博士、太卜署卜博士、太医署针助教/医正、太卜署卜正、太史局监候、掖庭局宫教博士、太官署监膳、太乐鼓吹署乐正、大理寺狱丞、中下州医博士、中下县尉、下关令、中关丞、诸卫羽林长上、诸津丞、诸折冲府队副、诸率府左右执戟	将仕郎	陪戎副尉		

唐朝史

读一页就上瘾的

3

范西园◎著

盛世的天启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楔子

昨日的盛唐

穷困潦倒地居住在成都城外那一方草庐的那些岁月里，杜子美时常会回忆已经过去的那段日子，然后在秋风中干一杯残酒，泪湿满襟。

在杜子美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百姓们富足、安乐，国家强盛、广袤，一切风调雨顺，蒸蒸日上。

在这个已经立国一百余年的大唐，好像眼前的这一切都可以天长地久地存在，因为帝国本身就是这一切得以永远存在的最高保证。农户们可以靠自己的一双手，通过勤劳耕作来养活一家子人；军人们可以安心投身于万里戎机，在帝国的边疆征战沙场，换取荣华和财富；士人们可以安心写诗，然后靠着这些诗作干谒当下的权贵，为自己谋得报国之机。官吏们依靠着《开元律》《唐六典》治理国家的庶政，让官员、百姓们的行为都有规范、尺度和分寸。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依靠着大唐朝廷和那位至高无上的开元皇帝。这位皇帝统治天下数十年，有着无数的丰功伟绩。百姓们相信，将来也会有另一位贤明的君王继承皇位，并继续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维持它的稳定，原先的这个太平盛世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虽然帝国的远征军团还在边疆，与遥远的大食帝国交战，但这毕竟是万里之外的事情，没有人相信，将来真的会有什么战争、叛乱或其他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是历朝历代最为乐观、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人。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长安城是大唐的都城，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富丽堂皇的城市。杜子美曾在长安流连多年，在朱雀门外的天街看惯了街上千车万马如流水、如游龙，人们摩肩接踵，喜笑颜开；在城南的观音台眺望城池，千家万户似围棋局般布局，夜晚灯火点亮，便是万家繁星；在上元佳节的夜晚，歌舞通宵达旦，灯火烟花汇成了一片星星点点的海洋；在开春的花朝时节，看官宦的车马春游曲江，遍目所见都是红花绿柳，贵人们的仪仗箫鼓回响，随同他们一起去时，还能吃到翠色锅子煲的驼峰羹。

那段盛世年华的一点一滴都是美好的回忆，如辅兴坊的胡饼，面脆油香；如花季时全城争相欣赏的盛放牡丹，天香国色；如酒肆中游妓唱的《梅花落》，婉转动人；如庆典之时才能见到的一曲《霓裳羽衣舞》，翩若游龙。

在那一场巨大的风暴将这个太平盛世击碎之后，杜子美和其他人才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只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任何变故都有可能将一切美好冲垮。但无论如何，那一段开元盛世，是中央帝国最为荣耀的一段岁月，也会永远留在杜子美和他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并且通过他们笔下的诗篇，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让每一代的唐人，都可以通过前人的笔触，遐想那段岁月中的梦华。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它会成为照亮人们前行的薪火，支撑这个民族砥砺前行，经过最为艰难的岁月，开创一段新的繁荣。

第一章

公主当年欲占春

——先天元年，长安城的漫天淫雨

食盐战争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三月，河东蒲州。

太平公主的车驾一路东行，来到了这片巨大的盐池。这片盐池名为“解池”，是天下闻名的大盐池。盐是百姓们生计的必需品，也是朝廷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整片盐池周遭都筑上了城墙，重兵守卫着这一方碧如翠玉的池水。此时正值春季，盐池中的工人们正将盐水引入四周的畦垄里，盐水进入畦中，泛出了赤红的颜色。这一汪汪盐水，要静静地等待数月之久，直到夏秋之交，南风大起，才会最终结成一颗颗的大盐。

“我们解盐的品质天下无二，别处的池盐，或者那些寻常海盐，都不如我们解盐这般好。是以京师、东都所供应的盐，全是出自我们解池。”一路陪同太平公主的盐池监带着自豪向太平公主介绍，“公主请看，仅这一片畦池，一年就可以出产大盐万斛！”

听着盐池监的话，太平公主和一旁的蒲州刺史裴谈不约而同地对望一眼。

他们的心里都已经很快地算出了这笔账。蒲州安邑、解县大大小小的盐池无数，统称为“两池”，自古以来就是天下最大的池盐产区。大唐朝廷执政宽仁，自开国以来都没有垄断过食盐的生产和贩卖，所以盐池所产既有官营之盐，又有盐户自产自卖之盐。但官盐在质量、产量上都有优势。一池之盐就能出产万斛，整个蒲州的盐区，产量估摸着能有官盐四五十万石。此时的盐价，大约是每斗十钱，那么蒲州两池之盐，一年至少可以带来四千万钱，也就是四万贯的收入。

在这个时代，盐本身就意味着财富，很多不产盐的地区，食盐按两、按搓计量，是可以买田买粮的硬通货。有了财富为基础，太平公主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在朝堂上开展活动了。可如果仅仅如此，太平公主也无须如此在意，她早已经看到了这片盐池对她来说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盐这项物资本身对于这个帝国的影响。

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公卿望族，都是要吃盐的。没有了盐吃，人就会没有力气。京师长安一旦缺盐，就会百姓骚动，民怨四起。军中一日停止了食盐的配给，士兵就可能士气丧尽，甚至有哗变的可能。

如今太平公主离开京师，安顿在蒲州的封地，长安城中不少人觉得她会就此失势。但是太平公主并没有这样的担心，蒲州离长安三百里，并不是一个很远的距离。蒲州刺史裴谈也是她的亲信，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蒲州安顿下来，紧紧控制蒲州的盐路，巩固自己的这片小王国。而这一切，都可以成为她用来扳倒皇太子李隆基的筹码。

太平公主出京，是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时唐廷的一件大事。

一年前的唐隆政变中，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诛杀韦后、安乐公主一党，相王李旦成功登上了帝位。李旦登基之后不久，就册封拥戴有功的李隆基为太子。储君之位确定，也让朝中许多人暗自松了一口气，庆幸这样一来终于可以避免兄弟夺位的惨剧再次发生。李旦即位之后，启用了一批能臣，大力整顿吏治，从选官录用开始抓起，让宋璟担任吏部尚书，姚元崇担任兵部尚书，分别整顿文臣武将的选拔考核，集中清理前朝留下的那

些靠走后门上位的“斜封官”。革除中宗皇帝时期积累下的吏治弊端后，朝廷的风气一下子换了个面貌。

兄弟之间的争斗虽然平息了，太子与太平公主的明争暗斗，却渐渐闹到了不可开交的程度。

太子李隆基是唐隆政变的最大功臣，通过统领北门的羽林万骑，控制了宫城的治安驻防，成为太子之后，又有了东宫的官署班底，凭借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宰相姚元崇、宋璟等一批能臣的支持，成了名副其实的一颗冉冉升起的帝国新星。

而太平公主则同样不可低估。在她的手上，掌握着丈夫武攸暨所带来的武氏残余势力，以及宰相窦怀贞等一部分关陇勋贵门阀的力量。她从武周时期就积累起的声望与人脉，如今已经树大根深，如同一汪寒潭一般深不可测。

太平公主原本是支持李隆基当太子的。她当初看李隆基年纪轻轻的，根基尚浅，一直都游离在顶层的权力圈之外，所以并不太放在心上。纵然李隆基在唐隆政变时组织了几百羽林万骑推翻了韦后的政权，可光凭武力成不了什么气候，她只是把李隆基当成是她和哥哥李旦之下的打手。相比于一直协助李旦办事的皇长子李成器，太平公主还是更乐意看到李隆基当太子。但是渐渐地，太平公主发现自己错了，她远远低估了她这位三侄子。她没想到，李隆基当上太子才几个月，就迅速地掌握了权力圈的规律，圆滑如姚元崇、方正如宋璟、老辣如张说，这些宰相们居然都被李隆基的英武所折服，甘愿为他服务。

而且太子一党的崛起，不仅损害了太平公主的利益，还是在刨皇帝的墙角。太平公主看得出，哥哥李旦也开始对太子有所疑虑了，毕竟支持太子的姚元崇等人都是宰相身份，要是宰相们都成了太子的羽翼，那皇帝如何保证自己的权威？

就是吃准了皇帝的这一点心病，太平公主每每向李旦进言，说朝廷众臣都倾心于东宫。纵然李旦原本是心宽之人，也难免心生疑窦，猜忌起了太子和朝臣们，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敲打那些与太子比较亲近的宰相们，亏得有郭元振等其他宰相一旁劝谏，这才没把事情闹大。

太平公主清楚，如果她再不采取一点雷霆手段，李隆基的势力只会越来越壮大，对她的威胁也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她下定决心，劝说皇帝废黜太子，另外选择一个皇子作储君，比如皇长子宋王李成器。作为李旦的嫡长子，二十年前李旦第一次即位为帝时，他就是正牌皇太子，完全有资格成为天下的储君。

一天朝会之后，太平公主在光范门内截住了散朝路上的宰相们，请他们上楼一叙。见宰相们齐聚，她抛出了一个意见：太子既非嫡出，也非长子，无论是按照唐律还是宗法制，都不是最有资格的储君，所以不如一起奏报皇帝，改换东宫的主人！

此话一出，宰相们全都大惊失色。她的话无疑是向所有人摊牌，要求宰相们公开站队，服从她的，便站到她这里，合力扳倒东宫。

然而，太平公主还是低估了李隆基在宰相们当中的影响力。最先表态的是宋璟，他义正词严地说：“东宫太子有大功于天下，是宗庙社稷的正主，公主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动议？”一句反问，堵住了聚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宰相们，清楚地拒绝了太平公主的要求。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光范门会面发生之后不久，皇帝忽然下诏，让宋王李成器外出就任同州刺史，幽王李守礼就任幽州刺史。太子的弟弟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分别担任东宫的左右卫率。李成器是李旦的嫡长子，李守礼是高宗皇帝的嫡长孙（李弘的长子），把他们外放出京，同时让李隆范和李隆业担任东宫卫的左右长官，就是为了打消天下人对太子之位的疑虑。

而太平公主则被下令外放，安置在蒲州。太子奉命监国，有权决定六品官员的任命及徒刑以下的判决。

原来，面对太平公主咄咄逼人的手段，姚元崇和宋璟一起上奏皇帝，要防止太平公主从中构陷，挑拨太子和兄弟间的关系。父子关系是李旦的软肋，听得姚元崇和宋璟的谏言，李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李成器兄弟和太平公主外放的建议，都是姚元崇和宋璟提出的。对于太平公主，姚、宋二人原本劝李旦将她安置在东都洛阳，只是李旦挂念兄妹之情，不忍心和妹妹离得太远，才把太平公主安排在了富庶并且离长安较近的蒲州。

得知真相的太平公主出离地愤怒了，在太平公主眼里，这就是太子李隆基对她的宣战，要把她请出长安的权力圈，发配到外地去。这位侄子也忒猴急了些，还没等到她的羽翼被翦除，就急不可耐地对本尊下手，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太平公主直接找上了门去，指着李隆基的鼻子痛骂。

太子李隆基这时也才感觉到了恐惧，估计他也明白，太子党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完全克制住太平公主的手下们。要是太平公主真的发动一场请命或者政变，迫使皇帝废掉太子，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李隆基不得不向皇帝打报告，说姚元崇、宋璟离间姑姑和他们兄弟，请求皇帝将他们处以极刑。

从这里也能看出李隆基的狼狈，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战术上放弃了一直力挺他的姚元崇和宋璟。虽然大家都知道，姚、宋不会真的因此被处死，但二人却不得已被贬为申州刺史、楚州刺史。而原本已经下发的李成器与李守礼的外放任命，也随之收回。

太平公主却并没有留在京师，而是选择了继续前往蒲州。她眼光毒辣，决定要行一招高明的以退为进，退居蒲州，和蒲州刺史裴谈一道经营起了他们的大盐矿。她到蒲州不久，又想办法让蒲州刺史兼任关内盐池使，掌管整个关中与河东各大盐池的盐运。至此，她的势力彻底掌握了食盐这一项命脉资源。

掌握了盐运，太平公主就好比掐住了整个长安城的喉咙。

姜还是老的辣。虽然离开了京师，但她的势力仍旧留着，并可以继续左右朝堂的政局。而太子李隆基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在朝堂上失去了姚元崇、宋璟两位重量级的宰相，而且一路溃退。因为原来主持选拔考核文武官员的姚、宋二人被贬，太子党再也顶不住日益沉重的压力，被迫提议暂缓对斜封官的整治，让太平公主所许下的那一大批斜封官继续留在各处衙门中。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眉目的吏治改革被迫夭折，官场上的风气渐渐又重新回到了中宗时期的那一番景象。

在朝堂站稳了上风之后，太平公主继续趁热打铁，把她的攻势拓展到了李隆基的基本盘——军队。

她要用实际行动让所有人看看，她太平公主的大腿究竟有多粗，拳头究竟有多硬。

朔方军，在长安城北方的灵州（今宁夏吴忠），自西周时期设立以来，一直是防备突厥南侵、保障长安城北境安全的一道屏障。自从府兵制崩坏以来，关中的府兵虚弱不堪，朔方军也就成了长安城方圆八百里内最为强劲的一支军事力量。当年的神龙政变时，张柬之等人看到镇守朔方的姚元崇回到神都，才放心大胆地发动政变，武后的统治就此垮台。此时的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是年过七旬的老将唐休璟，一年前在太子安排之下，取代了太平公主手下的常元楷，主持朔方军大权。对于太子一党来说，朔方军是他们的最终保障，万一事有不测，大可以退到朔方，依托河西、安西的边军，以图东山再起。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五月，朔方军各处屯营炸开了锅。唐休璟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发生了，士卒们聚集在帅帐的周围，向他们的主将表示抗议。

一切都是因为这两个月来，食盐供应忽然停止了。唐军历来都奉行精兵战略，士卒的装备、供养都是定员定额，一个士兵一年按规定可以领取一斗八升的盐，按月供应。连战马也都配发马盐（也就是纯度更差的牲畜用盐），每匹马每月供应九升马盐。可是如今这盐却断了好几个月，士卒们受不了吃那些没盐没味的淡食，浑身不舒服，自然怨声载道。此番他们的抗议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整个朔方军都可能会有哗变崩溃的危险。

但唐休璟有什么办法？朔方军的军盐供应，都是来自关内盐池使的统一调配，可是现任关内盐池使裴谈，手里攥着河东、关中两大盐区的资源，但就是不给朔方军调盐。不仅朔方道没有盐，整个关中也面临缺盐的问题，好在京师的府库里还存着一些，暂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朔方军却陷入了困境。虽然灵州也有七大盐池，但都以各种理由表示无法供盐，朔方军只能巴巴地看着。

意思再也明显不过了，太平公主这是在宣示自己的力量，用赤裸裸的现实教育着长安城的达官显贵们：就算她不在长安城，只要她跺一跺脚，长安城还是能抖上三抖。

见识过太平公主的威力之后，太子一党终于屈服了。长安城里的太子不得不服软换回了盐路的恢复，平复了这场食盐危机。而整个长安城，也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大佬。

焦头烂额的李隆基不得不上奏皇帝，请求让位于宋王李成器。这个请求被皇帝驳回了，皇帝表示：三郎还是不错的，可以继续以太子之位上干下去。

李隆基转而再次上奏，请求召太平公主回到京师来主持工作。

而这个请求，皇帝答应了。

对李旦来说，太平公主和李隆基都是他血脉相连的亲人，谁也难以割舍。而作为大唐的皇帝，他要像皇帝应该做的那样，小心地处理好二人之间的权力平衡。

皇帝与太子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极为敏感并且难以处理的。尤其是像李隆基这样英姿孔武的儿子，亏得有李旦这样一个性格淡泊、权欲不强的父亲，二人才相安无事到现在。要是换成那个性格鸡贼又好猜忌的中宗李显，早就对李隆基采取行动了。当初太平公主外放蒲州时，李旦就开始敲打太子这一边，将姚元崇、宋璟一同贬官；而后，吏治改革计划破产，太平公主手下那些斜封官重新得势，李旦为了稳住太子这一边，下令将李隆基统领的

羽林万骑改为左右龙武军，给他们一个正式的名分；如今食盐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太平公主彻底得势，李旦便更加委以太平公主重任，通过她来牵制太子，防止三郎再起什么波澜。

于是，带着耀眼的领袖光环，太平公主回到了长安城。

太平公主主持工作之后，首先做的就是恢复武氏陵墓为皇陵，安抚她和丈夫武攸暨手下的武氏一族；然后起用亲信窦怀贞为宰相、御史大夫，管辖十名按察使，巡视天下各道，监察州县官员。同时，太平公主还为她被太子在唐隆政变中所杀的闺蜜上官婉儿恢复了名誉，重新赠以昭容的名号。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唐休璟也被迫退休，换上了太平公主亲近的解琬。

这一年的十月，皇帝李旦登上了承天门，召集宰相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等人宣布他的命令。面对唐廷的宰相们，李旦责备他们不够称职，导致天下水旱灾害频生，国库日益枯竭。随后将他们的宰相之位一并罢免，换上了其他几位得力人才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而这一切，都是太平公主谋划的意思，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宰相班底中亲近太子的几位大臣，然后通过掺沙子的方式，让效忠于她的大臣担任宰相。

至此，太平公主成了帝国的无冕之王。

太子党与公主党

自太平公主从蒲州回京之后，皇太子李隆基便陷入了越来越不利的处境之中。

这一年，虽然李隆基表面上仍旧波澜不惊，与他那些南衙北衙的亲信们商议时，始终保持着自信满满的样子，但他心中的痛苦，却瞒不过身边贴身侍奉的仆从。

当下的问题，不仅是太子失势和亲信相继被贬官、外放，还在于大唐复兴的绝好希望，被姑母太平公主的党羽们一手掐灭了。一年以前，所有人都希望李旦即位之后，可以一手扫除王朝的积弊，重新恢复贞观、永徽的气象，然而这一年来，在太平公主的主持之下，朝廷重新恢复了斜封官的职务，吏治再度紊乱；同时还花费数百万钱缗，以为皇帝的两位女儿修造观宇为由头，大兴土木、逼夺民产。

李旦并不是昏君，相反是一个愿意听取逆耳忠言的好皇帝。但皇帝想励精图治，势必要依靠优秀的团队。取消斜封官、改革政治，都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君臣戮力同心，一同克服重重阻碍。李隆基原本希望能协助皇帝，与朝中得力的宰相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但没想到的是，一场风波过后，自己和宰相们都被迫靠边站，上台的太平公主一党，全是当前的利益既得者，他们自然不可能损害自己的蛋糕，来干“改革”这件吃力又不讨好的事情。

一场改革才刚刚进行，就不幸胎死于腹中。大唐已经立国百年，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中，各个朝代延续到这一阶段，往往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积弊，等待革除，因此也每每会出现许多目光远大的改革者，而改革一旦进入“深水区”，就会遇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如果无法克服阻挠者，改革就会失败，王朝就会继续带着各种各样的体制问题走向衰落，乃至灭亡。

从兴起到衰亡，大多会经过两百多年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王朝周期律”。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东宫内给事高力士并不知道什么“王朝周期律”，但他侍奉李隆基多年，自然真切地明白太子如今心中的忧虑和思量。

自李隆基还是临淄王时，高力士就已经是李隆基身边的得力宦官了。他是当年南蛮酋长冯盎的孙子，生长在岭南蛮荒的高州。冯盎的子孙众多，他只是繁多子孙之中并不太重要的一个，因此小时候被阉割之后当成一个贡品献给了宫廷。这也许是最为悲惨的一个开局了，但不被家族看重的高力士却被武则天看中，因为他机敏聪慧、俊美可人，武则天将他留在了身边。后宫是所大学校，耳濡目染内廷的种种权谋机变，高力士早早地成熟了，后来因机缘巧合，他成了李隆基的侍从，也因此参与了唐隆政变。此时的高力士仍在历史舞台的幕后，做着为临淄王府和南衙、北衙、各公主王府穿针引线的事情。政变成功之后，高力士因为有功被录入太子内坊局，成了正五品的朝散大夫、内给事。

自大唐开国以来，太宗皇帝已经留下了不成文的惯例，宦官政务机构内侍省不设置三品及

以上官员，为的就是防止以往朝代出现的宦官专权的情况。尽管中宗皇帝时朝纲混乱，宠信很多宦官女史，但穿着绯红色公服的五品以上宦官仍然没有几个。高力士成为内给事，是寥寥可数的绯衣内侍中的一个。

涌动的朝局，终于让高力士置身于漩涡的中心。此时的太子李隆基，身边到处都有人盯着，一旦出现什么差错，立马会成为太平公主废掉他太子之位的把柄。由于皇帝的疑虑和太平公主的打击，北衙与南衙各军的主帅全都由皇帝和太平公主的人占据，太子在朝中、军中的亲信也并不方便时常与太子联络通气。所以，联系东宫在长安城中各处势力的重任，就交到了高力士的手上。他身负太子的使命，在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内廷的秘书省、内侍省，以及外朝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之间悄然穿梭着。

他和太子李隆基，就像是影子与本尊。高力士小心地躲在幕后，充当着李隆基的影子，将太子的意志传递到京城内外。他们都在小心准备着，以防万一的意外到来。

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因为要正式送金山公主北上与突厥和亲，皇帝命令皇太子亲自护送金山公主前往并州。和亲虽是大事，但派一位亲王护送就足够了，而且更适合担当护送使者的，应当是金山公主的生父宋王李成器才对。太子身负监国的重任，以往几乎没有太子亲自护送和亲的先例，这样一来一去，少说也要大半年。留李成器在京中，却将李隆基派到外地，不免令人浮想联翩——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次使命名为护送，实则是要将太子李隆基派到外地闲置一段时间。

半年多的时间，足够完成改易皇储的整个过程了。李隆基等人怎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李隆基与高力士等人商议之后，做好了最坏情况的打算。如果情况恶化下去，那就只能以最暴力的手段来夺取朝廷的掌控权。

这几年来，各方势力都在小心避免着又一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可如若暴力的政变真的要发生，李隆基也不得不狠下心来完成这一切！

但天有不测风云，再周密的计划与安排，也无法预见遥不可测的星相。

这年七月，正是暑气消散的流火时节，秋日夜空中，忽然现出了一颗巨大的彗星。彗星从西方的天际出现，拖着长长的彗尾，向着中央星域而去。

整个长安都被这一颗彗星惊动了，无数双惊恐的眼神怔怔地望着西方的天际。

彗星是所有星象中最无法预测，最令人捉摸不定的星辰，因此也被星相家们视为灾变、动乱的象征。这颗彗星从西方出现，径直冲向天顶，穿过轩辕星，进入中央的太微垣。太微垣象征天上的宫阙朝堂，彗星犯太微，也意味着不祥和灾变将会祸乱天子的宫廷。如果再惊动大角星这颗北方天空中最亮的星辰，则更预示着天王的帝廷将被侵犯。

而这颗彗星，偏生精准地落在了明亮的大角星附近。

太极宫里，皇帝李旦也站在高处，抬头望着满天的星野。

占星师不久前已经汇报李旦，这次的彗星星相，让大角星的天庭帝座及附近星辰全都移位，昭示着天意要除旧布新，皇太子当为天子！

这对于李旦来说，无异于当头的一盆冷水。他登上帝位还不足三年，就出现了预示着“除旧布新”的星相，这难道是上天对他执政的通盘否定？李旦不禁猜想，这个占星术士也许有太平公主的授意，通过解读这条星命，引起自己对皇太子李隆基的进一步猜忌。然而乾坤朗朗，天命昭昭，又岂能欺骗他人？彗星惊动太微，是上天再明显不过的意旨。

自登位以后的这两年多时间，李旦夹在亲儿子与亲妹妹之间左右为难，既想要排除阻碍、整顿朝纲，又想要巩固权力，防止太子潜在的威胁。他原本并不贪恋自己的帝位，当初皇位三次摆在眼前，他都拱手让出，这一次，他也不吝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儿子。只是身处在皇帝这一角色之中，就不得不防着自己的皇亲对自己有什么不轨之举。

望着头顶的星空，李旦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如借着这次星相，传位于太子。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李旦也已经看明白了，所谓皇帝之位，其实只是一个虚名，真正的权力，并不取决于是否坐在皇座之上。纵然他没有皇位，只要他手里还攥着人事、财政、赏罚大权，那他就仍掌握着最高的权力。

李旦所做的这个决定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太平公主这一边，高估了哥哥对帝位的欲望，原本希望通过占星术士的话挑拨皇帝与太子的关系，但谁想反倒推动李旦坐实了李隆基的名分，因此太平公主的党羽们拼了命阻止皇帝禅位的决定；而李隆基这一边，也同样没想到父亲会不按常理出牌，先手一步将皇位让了出来——可李隆基还没有获得实质的权力，拿了皇位在手，一样也是烫手的山芋。

李隆基诚惶诚恐，飞驰进皇宫觐见李旦，伏在李旦面前，小心翼翼地推谢道：“臣功劳微末，实在没想到陛下忽然要将大位传给臣，敢问究竟是何为？”

李旦笑了笑说：“社稷之所以再次安定，朕之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你的功劳。如今帝座有灾，所以将大位传给你，以求转祸为福，你就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

太子再三推辞，终究拗不过心意已决的李旦，只能流着泪回了东宫。

八月初三，李旦正式将帝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自己成了太上皇。但李旦也明确表示，他虽然成了太上皇，但仍然可以在军国大政上发挥余热，与皇帝儿子一同参详。李隆基成为皇帝之后，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以及断罪论刑之类的事情，最终仍然由太上皇李旦决定，除此以外的事情方才由皇帝来决定。

简而言之，就是宰相的任免以及重要的杀伐决断，最终由李旦拍板。只要李旦手里还握着这些权力，他就仍然是实际上的帝王。

这下子，朝廷有了两个皇帝，为了避免皇帝和太上皇分不清楚，有些事情就安排在了前头：太上皇自称曰“朕”，皇帝自称曰“予”；太上皇五天一次在太极宫的正殿太极殿上朝，皇帝每天在太极宫的偏殿武德殿上朝；连这两位下的命令也分了个高低尊卑，太上皇的命令称为“诰”，皇帝的命令则称为“敕”。

是年，改元为先天元年（公元712年）。

李旦忠厚了几十年，终究还是显露出了他老谋深算的一面。成了太上皇，掌握着中央王朝最为关键的两项权力，就意味着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李旦再也无须在小事上因为太平公

主与李隆基的纷争而左右为难了，不管他的儿子和他的妹妹斗得怎样昏天黑地，他都可以静静地看戏，等待胜出的那一方恭候在自己面前。

从东宫搬到了武德殿，高力士肩上的担子并没有轻松多少。虽然他的主子李隆基成了皇帝，但手中的权力却并没有因此增加多少，相反，皇帝身份反倒成了限制李隆基行动的累赘。

高力士是真心为了李隆基而忧心。他和李隆基都清楚，这一次表面上是东宫赢了，拿到了皇帝的大义名分，但实际上却是太上皇李旦和太平公主胜出。太上皇掌握着宰相的任免权，还与太平公主越走越近，中书门下的七名宰相，除了魏知古、陆象先保持中立，其余的窦怀贞、萧至忠等五人，全都是太平公主的亲信。朝中的文武大臣，一大半都依附在太平公主周围，其中还包括京城的地方官、左右羽林、左右金吾等长安城里关键的官员们。

中书令刘幽求同样因为时局而心急如焚，在与右羽林将军张暉密谋之后，刘幽求向李隆基秘密上奏，要拉动羽林军诛杀太平公主，结果事情还没谈成，就被张暉举报给了太平公主。刘幽求因为这件事情被论罪处罚，可能会被处以极刑。但宰相的任免权在太上皇，刑罚处断权也在太上皇，李隆基身为一国之君，只能苦苦央求为刘幽求减刑。

但更令高力士担忧的是，李隆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自己的人是否保得住、而是自己的这个天子之位是否能保得住的问题了。

刘幽求等人的密谋牵扯到了皇帝李隆基，在太平公主一党的口中，皇帝在他姑姑的支持下登上皇位，却反要谋害他的姑姑，此乃天大的“失德”之罪。

为什么说谋害姑姑是天大的“失德”？那是因为要除掉太平公主，肯定会连带波及到太上皇李旦，这是李旦绝对不能容忍的。既然太上皇手握着重刑大权，那么如果皇帝犯错，太上皇是否有权处罚？要是皇帝不堪其任，乃至“失德”，太上皇是不是也有权废掉李隆基的帝位呢？

这个问题，值得高力士等人一起好好考虑考虑，因为太平公主一党已经筹谋起了这件事。

从各个来源传来的情报都已经证实，太平公主一党的谋划已经到了极为紧迫的关头，不只是高力士，还有中书侍郎王琚等李隆基的心腹大臣都进言认为，必须要赶紧有所行动，否则就来不及了。

而这个时候，因为太平公主一党构陷而被免除宰相职位的尚书左丞张说，也从东都洛阳秘密地寄来了一把佩刀。这把佩刀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希望皇帝早做决断，挥刀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

可是太平公主的势力早已经与太上皇李旦连为了一体，这把刀，真挥得下去吗？

废帝路线图

按照太平公主的计划，废帝行动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太平公主首先争取了太上皇李旦的支持。这一步很简单，因为她的势力和基本盘早已经与李旦交混在一起，难分你我，如果皇帝李隆基要动太平公主，势必会伤及李旦的利益。刘幽求谋害太平公主事件，也让原本想要坐山观虎斗——两不相帮的李旦渐渐转变了态度，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太平公主这一边。毕竟新皇帝李隆基自继位以来就想着要改革，和一直老成持重的李旦之间的分歧期越来越严重。

有了太上皇的站边，接下来的一切就容易多了。

在太平公主的计划中，下一步是要将皇帝请到京外去。自唐隆以来，朝廷北方的边患一直没能解决，突厥、契丹、奚人时常进犯边疆。自武周以来，唐廷的军事力量也一直没能重新振作，府兵制度行将崩溃，朝中大将青黄不接，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太上皇下诏，派遣皇帝巡视边境，从西边的河西、陇右开始，一路沿着边境向东巡视，经过幽燕抵达渤海，一路查看防务，在巡行中选择将帅、训练士卒。这样一路下来，少说也要一年的时间，这一年足够太平公主与太上皇在京师一起操作，拔除皇帝留存的势力。

毕竟离开了朝廷中枢的皇帝，仅仅是个普通人，好对付得很。

然而李隆基很快看出了这个图谋，两个月后，他宣布巡边事宜改期，暂时将自己外出的事情停了下来，说什么也不再出去了。不过这对太平公主来说也并非没有收获，李隆基原本留在北衙管理羽林飞骑、万骑的亲信葛福顺和李仙凫被调往边境担任边军的都督，准备皇帝的巡边之事，只要巡边这件事没有完全终止，这二人就无法名正言顺地调回来，李隆基在军中也就失去了左膀右臂。

调虎离山之计不成，太平公主一党又制订了瓮中捉鳖之计：直接入宫，将皇帝废黜。

自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夏秋之际开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二人多次来到太平公主的私宅拜谒，谋划闯宫废帝的计划。常元楷和李慈二人分掌左右羽林数万大军，是足以掌控宫禁的力量，纵使皇帝李隆基还控制着左右龙武军（也就是左右万骑），也未必是规模更大的羽林军对手。更何况，南衙的中书门下已经被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人控制，只等北衙的羽林军控制住局面，中书门下便可调遣南衙诸卫兵接应，长安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安定下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太平公主还与太上皇李旦商议，召朔方军行军大总管郭元振入朝，担任宰相兼兵部尚书。这样就可以确保南衙诸卫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的同时，在长安之外的朔方军方面也加上一道保证。郭元振先前在韦后当政之时，一直坚定地与李旦、太平公主站在一起，是他们都能信赖的可靠之人。万一李隆基兔子急了咬起了人，太平公主就立即让郭元振调集朔方军支援，护卫她和太上皇的安全。

毕竟在身经百战的朔方军面前，并未经历过多大阵仗、只善于发动宫变的左右万骑根本不是对手。

同时，太平公主还做了另一手安排。太极宫的宫人们也是太平公主的一大羽翼，如果通过这些宫女、阉人们直接除掉李隆基，就能更快捷方便地达成她的目的。于是太平公主密令负责皇帝饮食的宫女元氏，将毒药加在皇帝李隆基日常服用的天麻粉当中。

如果元氏得手，那李隆基就将是五年里第二位被毒死的皇帝。所幸天佑李隆基，这个阴谋辗转被李隆基的死党王琚知晓了，王琚听闻之后，连忙入宫，阻止了元氏下毒。

然而下毒只是太平公主下的一招闲棋，真正谋定而后动的，是她在朝堂上的动作。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太平公主进入太极宫，与哥哥李旦正式摊牌，请他废黜皇帝，另立新君。如今的形势也容不得李旦再继续保持一碗水端平的姿态了。李旦对太平公主的提议不置可否，只是提出密召宰相们进宫商议此事。

太平公主需要的就是太上皇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这本就是一种变相的站队。

深夜里，宰相们紧急秘密入宫，太平公主当着七位宰相的面宣布了她的提议：废帝！

宰相当中有大半出自太平公主的门下，听到这个提议，自然是举双手赞同。但陆象先并不依附太平公主，坚持提出了异议：“公主认为帝位不应当废嫡立庶，所以要废黜当今皇帝。既然如此，当初的皇帝又是为何而立的？”

太平公主回道：“当初皇帝有功，所以立他。如今皇帝失德，自然应当废掉。”

“皇帝当初因为有功而立，自然要有罪才当废。如今从来没有听说皇帝犯下了什么罪，那又谈何废立？”

陆象先一席话，据理力争，逻辑合理。太平公主一时语塞，面带愠色地扭头，不理睬陆象先，转而问窦怀贞的意思。窦怀贞历来都是太平公主的死党，太平公主私下里叫他“阿爹”，此时太平公主问话，自然是一口一个答应。

“如此便好，”听了窦怀贞的附和，太平公主脸上恢复了优雅的微笑，“诸位相公，没有别的意见了吧？”

宰相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场面，宰相们心里已经明白，无论他们是否有人反对，太平公主已经决意要行废帝之事，谁也无法阻止了。陆象先、魏知古两位并不依附于公主、始终保持中立的宰相，情知此时他们反对也没用，只好以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

忽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臣异议！”

从坐塌上站起来的，竟是兵部尚书郭元振。他几十年来一直在边关驻守一方，此时出将入相，进入政事堂担任宰相不过几日。太平公主和太上皇李旦引他进入兵部，是因为他们认为郭元振是自己人，视其为臂膀。可当别的大臣们在太平公主的威势之下噤声不语之时，出头反对废掉皇帝的却正是这位郭元振。

郭元振几十年名将之威，不止语气、面容，全身上下都带着不容压迫的庄严，太平公主等人竟也无法在气势上压过他。于是这场秘密举行的御前会议，也就因此不了了之。宰相们

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也就不能以太上皇的名义发布废立的诰令。

“今日所议之事，势在必为。”太平公主冷冷地看着宰相们沉默的面容，“后日见分晓吧！”言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议事殿。

这次会议并不成功，出乎太平公主的意料，她没想到她和哥哥精心选中的郭元振竟然在废帝一事上明确表示反对。不过也无须过于担心，她依然可以借助自己在长安城的各处势力，精准地将李隆基身后的团体一举摧垮。她立刻与亲信们商议，让常元楷、李慈带领左右羽林军严阵以待，准备突袭武德殿，俘虏皇帝李隆基和他的亲信们。

这个突袭之日，选在了两天后的七月初四。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七月初三这一天，太平公主一党忽然团灭了。

宰相会议上郭元振出言反对，让太平公主通过法定程序实施废帝的预想落了空，也带给李隆基一个绝佳的希望。如果真的以太上皇的名义下令废掉他这个皇帝之位，那无论在礼法还是道义上，李隆基都处在绝对的下风。只有李隆基还拥有皇帝的头衔，他才能名正言顺地对太平公主实施雷霆一击！

会议刚刚散场，宰相魏知古立刻赶到了李隆基这里，将会议的情况、连同太平公主的谋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如同上一次的唐隆政变一样，命运之神此刻再次眷顾了这位年轻的帝王。原本在皇帝与公主之争中保持中立的魏知古，在关键时刻将会议的情报交给了李隆基。这次会议为李隆基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他要提前一步，赶在太平公主七月四日发动宫变之前行动。

七月二日，李隆基将郭元振以及他的弟弟岐王李范（李隆范因避讳而改名）、薛王李业（李隆业因避讳而改名）请进了宫。这是定计的时刻，郭元振可以控制南衙诸位和朔方军，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则分别担任左右羽林大将军，是左右羽林军名义上的领袖。一同参加定计的，还有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内给事高力士等人，李隆基在长安城中可以借助的力量，全在此处了。

无论他们之前是否是自己的亲信，李隆基只问了一个问题：如今，皇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就问你们参不参与这次反击？哪怕这次反击不止针对太平公主，更多针对的是当今的太上皇。

包括郭元振在内的众人，全都给予了肯定的回应。

如今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政坛新手了，他已经熟稔这一套权力游戏中的内在逻辑。他清楚地知道，单单除灭一个太平公主无法让他真正大权独揽，因为真正掌握杀伐大权的其实是高居在太极殿的太上皇。如今唐廷内部的主要矛盾，不是皇帝与公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势力较弱却雄心勃勃的皇帝、与退居皇位却手握大权的太上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隆基不想伤害他的父亲，甚至不想杀害自己的亲兄弟，但此刻已经容不得半点心软，退一步就是死路，只能在这条权力的甬道上铁了心往前。

我的死亡终止了长安城的漫天淫雨

每年七月，关中都会进入濛濛的雨季。天空阴云弥漫，时而下起细碎的雨。长安城的路面、墙垣都由夯土筑就，下雨的时候，虽然城池中的排水系统可以发挥作用，将雨水排入沿街穿坊的沟渠，但路面难免变得泥泞不堪。

七月三日，间或有雨。李隆基带着十余名亲信随从等在了武德殿前。他们一起出武德门，入虔化门，一路向北，经过后宫的殿宇楼阁，来到了宫城北面的玄武门。此时龙武将军王毛仲带着禁军三百人，已经从北苑的官马坊闲厰中取得马匹，等在了这里。会合之后，他们一起进入了不远处的羽林军屯营之中。

守营的羽林军将士猝不及防看见皇帝陛下带头入营，愣是不敢阻拦，于是李隆基等人直驱主将的营前。

“常元楷、李慈何在？”

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方才还在为明日闯入武德殿俘虏皇帝的行动做着最后筹划，谁想李隆基已经等在了门外。毫无准备的他们还来不及反应，就被突然破门而入的禁军将士控制住，拉到了李隆基的面前。

“奉太上皇诰，诛杀尔等，即刻处刑！”李隆基话音刚落，早已准备好的随从亲信快步上前，一人一刀，斩下了他们的头颅。

王毛仲等龙武军将士提着常元楷、李慈的首级，传示羽林军各个营盘，喝令道：“天子奉太上皇诰，诛灭叛党，为首已经伏法，余者如有奉命，一概不究！”听闻皇帝亲自驾临羽林军屯营、不由分说就杀了他们的主将，其余羽林军不敢再有动作。李隆基一向在左右羽林军中有极好的名声，此时命令到了，羽林将士大多也很乐意奉命执行。

左右羽林军就此平定，加上原本就已经被李隆基统领于麾下的左右龙武军，长安城所有北军就此被李隆基完全控制。

李隆基留下一部分龙武军在这里整顿羽林兵马，亲自带领其余龙武军往南再次进入宫禁，直奔太上皇寝居的方向。一路上，李隆基下令将士们鼓噪而前，高歌而进。

战歌与鼓声再次回响在了太极宫城的上空。

百福殿内，李旦吃惊地听着远处的鼓噪声。一个小内侍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了皇帝率领龙武军入宫的消息。正提笔准备写字的李旦听闻这个消息，心中一惊，手中的笔不禁掉落在了地上。

弹指一挥间，收服北军，杀入宫禁，李隆基这小子呵，看来还是低估了他。

毫无准备的李旦只能在内侍、宫人们的护送下，向百福殿南边的肃章门转移。同时急召留守在内中书省的宰相们即刻前来，商议对策。

在肃章门城楼上苦等良久，李旦却始终没有等到他的宰相们到来。鼓噪声渐渐地近了，皇帝李隆基和他的龙武军士兵们仿佛故意放慢了脚步，要等李旦撤走，以避免像神龙政变中直接在武则天面前杀人的情况发生。李旦心中焦躁，只能继续向南，冒着雨往宫城最南边的承天门而去。

太极门旁的内中书省，是宰相和朝廷中枢的机要人员日常办公的地方，历来都是闲人莫入的靖肃之地。但在今天，延绵的秋雨下，全副武装的龙武军兵士们粗暴地闯入了这处帝国心脏。

太仆少卿李令问、内给事高力士为首，先冲进了四方馆的内客省，将攀附于太平公主的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当场抓获，拘押在一旁。然后继续前进，进入中书省政事堂，将这里的大小官员一应看管起来。

高力士环顾左右，忽然断喝一声，推开旁人，将躲在一旁角落里的两人揪了出来。这二人正是宰相萧至忠和岑羲，方才听闻皇帝率军而至时，他们正在议事，来不及逃走，只得藏身在中书省办公室内某处不起眼的地方。

“我等贵为宰相，岂容尔阉竖折辱？”萧至忠、岑羲指着高力士的鼻子骂道，可还没等继续骂出口，高力士手中冰冷的利刃已经插入了他们的胸膛。

“奉太上皇诰，诛杀叛逆。”高力士看了萧、岑二人的尸体一眼，低声说道。他提着滴血的刀，眼里带着肃杀的寒意。

“宰相们何在？窦怀贞何在？郭元振何在？”承天门上，太上皇李旦苦苦等着，却始终没有等到奉诏而来的宰相们。而太平公主还在宫外，消息断绝，不知这时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萧至忠和岑羲此时已经变成了两具正在变凉的尸体，而其余的宰相们，全都已经撤离到了宫城外的中书外省。

除了一位宰相，那就是郭元振。

雨中，郭元振缓缓登上城楼，向着李旦行礼。

见到这位在西北、陇右坐镇数十年，数度击退吐蕃、突厥来犯之兵的名将，李旦微微安心了一点。“郭卿总算是来了。”李旦喜道，“宫中生了些变故，但无妨，局势还在掌握中。朕已经令侍御史任知古在后宫调集卫士前来。也请郭卿即刻前往南衙，令南衙诸卫兵火速到承天门下集结，以备非常之事！”在李旦的料想中，南衙的十六卫应当还在自己控制之中，毕竟自武周时期，南衙的各位将军们就听从他的号令。郭元振作为兵部尚书，调集南衙兵合情合理，如果将南衙诸卫兵集中起来，再加上郭元振的朔方军后援，定然可以乘势反击，扑灭李隆基的这次绝杀。

但是，郭元振却摇了摇头：“天子乃是奉了太上皇的诰令，诛杀作乱的窦怀贞等人，并无他意，望陛下莫要惊扰。”

李旦瞪大了眼睛，惊疑地看着郭元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厚待了多年的这位宰相，此时居然站在了李隆基那一边，而且还口口声声说李隆基是奉了自己的诰令行事——难道李旦自己还能在梦中发令，要李隆基带兵入宫不成？

这时，马蹄声轰然作响，王琚、王守一等人已经带着龙武军铁骑赶到了承天门下。而李旦方才调遣出的任知古，这才领着东拼西凑召集到的数百名宿卫兵姗姗来迟，却被龙武军铁骑挡在了远处。方才李旦已经让随从放下了城关，龙武军铁骑知道太上皇正在城楼上，也不敢强攻，就这样静静地等着。

宫城之外，一队南衙卫兵也赶到了承天门前，大声报告：南衙诸卫已然平定窦怀贞等乱党。原来郭元振之前早已经在兵部和南衙诸卫做了相应安排，只是这番安排，奉的不是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命令，而是皇帝李隆基。

李旦内心的某处地方在此时轰然塌陷。绝望如潮水一般冲进了胸腔，他没想到自己小心处事这么多年，竟然在此时翻了船，不仅败给了自己的儿子，还败在错信了自己的手下。

不行！李旦不愿意就这样输了，纵然大势已无可挽回，也不能让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获胜……否则，史书上会怎么记载他李旦？是愚蠢的失败者？还是昏庸的君王？也许在他死后，大臣们会给他封一个差强人意的谥号，像他的哥哥中宗的谥号为“孝和”一样，比如“孝穆”“孝敬”“孝顺”……总之和太宗、高宗比起来，都不是什么好词。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从这座城楼上一跃而下！

跳下城楼，他可能会因此而殒命，但他有机会在众人的心中、在世代流传的历史上留下一个壮烈的身影，而且还可以顺带报复一下儿子李隆基，让他落下一个逼父自尽的恶名，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旦爬上城楼，准备在所有人眼前跳楼，就在此时，一只粗壮的手臂拉住了他。郭元振攥着李旦的手，大声说道：“陛下三思！”

不为自己想，不为自己的儿女们想，也要为大唐的社稷想想——若是这场宫变落得个太上皇跳楼自杀的下场，皇帝根基不稳，很可能会随之产生新的动乱，到时候再加上吐蕃、突厥、契丹等强敌入侵，大唐随时会有崩溃的危险！

郭元振的劝说打动了李旦的心，他沉吟良久，终于喟然长叹一声，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转头看着郭元振问道：“郭卿方才说的可是真的？皇帝只为诛杀窦怀贞一党，别无他意？”他的语气，终于松动了下来。

“别无他意。”

李旦大口喘息着，慢慢笑了起来，笑声里夹杂着无奈、懊悔、失落、欣慰，笑声渐渐变响，在雨中传得很远很远。周围的从者、城下的将士们，都静静地看着这位放声大笑的帝王。李旦笑了一会儿，终于定下了心神，整肃自己的衣冠之后说道：“也罢，那便打开城关，请皇帝上来吧！”

内侍们连忙奔下城楼，撤除了门关，前往城门内的龙武军方向传达太上皇的口谕。过不多时，远处几人几骑冒着雨飞驰而来，当先的那个年轻人一身戎装，英姿飒爽，意气风发，正是李旦的好儿子、大唐帝国的皇帝李隆基。他是应该意气风发一点了，因为在他前面等着的，是权力的巅峰、帝国的荣耀。

望着前方李隆基奔来的身影，李旦淡然笑着对郭元振说道：“这一回，郭卿确实是居功至

伟，想来终究会得偿所愿了。”

“元振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唐。”郭元振低声答道，话语随着秋风消散在雨中。

长安外郭城的街道上，左仆射窦怀贞独自一人仓皇奔走着，他被大雨淋得湿透，犹如一条落水的老狗。他听见了远处的铁蹄声，猜想是追来的禁军，于是一个闪身，跨入街道旁的沟渠里，三步并作两步，躲进了沟渠的暗桥下。

事发之际，他还在中书省办公理政，听闻宫中生变，立刻联系太平公主，一边差人前往南衙诸卫，召集驻守在皇城内的屯兵们，准备集结起来，杀回宫城。但是没想到南衙诸卫早已经得到了兵部尚书郭元振的指令，驻守不动，不管窦怀贞的人如何威逼利诱，都始终拒绝接受他的调遣。

很显然，屯兵将士们清楚此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听说宫中大势已定，他们自然不会想要开罪当今的皇帝。

坏消息一个个传来，一会儿说太平公主府邸被围，太平公主逃出长安城，不知去向；一会儿说雍州府衙也被龙武军控制；一会儿又说，连窦怀贞自己的府邸也被查抄了。窦怀贞终于明白大势已去，只好乔装改扮，逃出了皇城。

但长安城四处防守严密，窦怀贞又能逃到哪里去？

沟渠中肮脏而潮湿，冷得让人瑟瑟发抖，就在这里，窦怀贞蜷缩着，用一根腰带缢死了自己。

一样彷徨失落的，还有太平公主。她带着寥寥数名亲随，借着特权打开了城门，一路向南，逃进了终南山里。长安城都知道，公主在这里有一片巨大的山庄，风景秀美，雕梁画栋，装潢陈设全都极尽奢华之能事。太平公主万万没有想到，这片山庄竟然成了自己最后的庇护所。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

韩愈《游太平公主山庄》。

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④。

这座山庄的马匹、牛羊数不胜数，田产息钱数年不尽，但她又能怎么样？失去了权势，失去了长安城，这一切都有如空中楼阁，脆弱易垮。

一天后的七月四日，原本是太平公主闯宫废帝的行动之日，但一切都如此讽刺，这一天长安城传来消息，太上皇已经下了诰令：“从今以后，军国大事、政令刑罚，一切全都交由皇帝处分。”皇帝李隆基入住了李旦的百福殿，正式大权独揽。太平公主明白，太上皇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像当年的高祖李渊那样被儿子软禁起来、安心养老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她也是时候承认自己的失败了。

她让儿子薛崇简先回长安，试探皇帝李隆基的口风。薛崇简也算是李隆基当初在东宫的僚

属，关系一直不错，虽然因为身为太平公主之子注定不可能成为李隆基的亲信，但当初薛崇简曾劝阻过太平公主的废帝计划，太上皇曾亲眼见到他被太平公主扇了耳光。如今，也只能靠着这一段往事来求情了，希望李隆基能有一点胜利者的风度，稍稍网开一面。

薛崇简求过了皇帝，又请来太上皇李旦来为公主求情，但皇帝的意思很简单、很明确、也很坚决：太平公主必须死，但他允许太平公主保留临死前的体面，并且也可以保留薛崇简的官爵，延续她的血脉。

这一切太平公主都能理解。权力的游戏，便是如此残酷，如果她的闯宫废帝行动成功，她自忖也不会轻易留下李隆基的性命，唐隆政变时，韦后也同样废为庶人后被不留情面地斩杀。推己及人，皇帝李隆基的这个答复，已经非常地仁慈了。她不奢望皇帝能留下自己的性命，之所以让薛崇简去长安求情，也只是希望皇帝能念在薛崇简当初的情义，放过她的儿子。

这一点，皇帝答应了。于是也到了她回去从容赴死的时候了。

七月七日，秋雨正缠绵，太平公主离开终南山的山庄，回到了长安城的府邸。她在平康坊的这处宅邸，如今已被抄没干净，人们终于见到了她藏在府中堆积如山的钱财、珍宝、物产。她曾经的亲信们也被抄了家，一户就能查抄出数十万缗钱。这等说来，她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也许真的错了？结党十余年，富了寥寥数家腰包，亏空的却是整个大唐。

希望从公主党这里查抄出的钱财，能填补如今朝廷日益空虚的国库吧。此时长安城热闹非凡，此前一天，皇帝李隆基亲自来到承天门楼上，宣布诏命，大赦天下。

她的势力如今覆灭了，可在旧势力的尸体上，能开出新的盛世之花。

太平公主听着府邸外的喧闹，从容饮下了鸩酒。

长安城的这场漫天淫雨，何时才是个头呢？

先天政变，终于以太平公主一党的覆灭、太上皇李旦的退隐、皇帝李隆基的全面胜利告终。皇帝惩治了太平公主一党，重赏了功臣郭元振、高力士等人，拜张说为中书令，并召回了流放在外的刘幽求。

这一年，朝廷改元为“开元”，是年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这一年，在河南巩县，襄阳杜氏一家所生的一个男孩刚刚满一岁，家里给他取名叫：“杜甫”。一代诗圣杜子美，就这样开启了自己遭际不凡的一生。

第二章

忆昔开元全盛日

——走向开元盛世

骊山大阅兵

漫长而刺激的秋天过去了，十月的冬天，秋雨散去，大唐皇帝李隆基下诏，征发天下精锐士卒二十万，前往骊山讲武，接受皇帝的检阅。

这是一场盛大的阅兵式，除了驻守在边塞防备外虏的边兵，几乎所有能调遣的府兵、城傍兵、蕃兵，或者全数、或者派遣部分代表团，奉诏赶到了临潼的骊山脚下。人数虽然未必有二十万之众，但已经是空前的规模，各支军队的旌旗延绵五十余里，行军的鼓点、号角响彻了整片平原。

这是李隆基刚刚掌握大权之后的一次试水。经历了多年的政变更迭、权力动荡之后，大唐太需要一次大型活动来提振天下人的士气了，更何况，李隆基也可以通过这次讲武，确认军队对自己的忠诚度，测试如今大唐的实际国力。当然，二十万人的讲武，经费上不是一个小数目，既要筹措大军的粮草，又要准备犒军的钱帛。好在“公主跌倒，皇帝吃饱”，对太平公主一党的抄家让国库获得了大丰收，朝廷有这个实力准备这样的一场讲武。

策马立于骊山上，李隆基带着他的宰臣们一起举目眺望。远处的大军一队队轮流驶过銮驾面前，犹如一条长得看不到头的蜿蜒巨龙，壮观无比。

但是渐渐地，年轻的帝王忽然皱起了眉头。

眼前的这条浩浩荡荡的阅兵阵容看起来确实气势磅礴，但是仔细看下去，李隆基和身旁的侍臣们都看出了问题。每一支方阵队伍之间，甚至是队伍之内，装备、旗帜、服色全都参差不一。边兵当中，下至嘴唇上没长毛的娃娃，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头，全都在队伍里。边兵们好歹还有久经沙场的一股气势撑着，不至于太惨。而各地征召来的府兵，则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按照唐初的军制，府兵从各地富裕的良家子弟中选出，所以府兵们有足够的财力准备他们需要自备的“随身七事”，而铠甲、陌刀等军械，都由折冲府供应。可如今府兵又苦又累，待遇又差，成了被人鄙视的大头兵，良家子弟全都不愿意当这个差事，府兵兵员枯竭，青黄不接，士兵装备老旧，甚至有的盔甲军械还是武德、贞观年间的古物。他们的方阵看起来也就自然破烂不堪，训练程度也十分糟糕，如同一群拿着刀枪的流氓。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唐府兵，当年在太宗、高宗年间纵横天下、所向披靡的王师，如今却变成了这番样子！

早前就已经知道府兵制度崩坏，可是直到亲眼看见这样的军容军貌，李隆基才知道已经崩坏到了怎样的程度。李隆基雷霆震怒，叫出了随行的兵部尚书郭元振，责问为何军容不整。

郭元振跪在御前，无言以对。李隆基下令要将郭元振斩于大纛之下。

宰相刘幽求、张说等人急了，郭元振在两个月前的先天政变上立下了匡扶社稷的大功，怎么可以将他轻易斩首？更何况，府兵的情况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无法把这个锅甩给任

何一个如今在世的人。

在刘幽求、张悦的求情之下，李隆基免除了郭元振的死罪，改为流放到新州。但如此严重的责任事故，终究需要有一人背锅，于是皇帝下令，将负责此次讲武典礼的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推下去问斩。

李隆基心中自然清楚，军容不整、军礼不肃既不能怪郭元振，也不是经办人唐绍的错。然而作为皇帝，他绝对不能只考虑眼前的事。这次讲武，对他来说是一次立威，他只有将这个问题重点放大，才能树立起自己在朝廷、各州县与军队中的威望——连先天政变第一大功臣郭元振都因为军容不整而差点被处斩，自然能够实实在在地震慑一下骊山脚下的这些官员、将士们。

这一举动，一箭双雕，既成功地把权力过大、功高震主的郭元振降了罪，又当着二十万大军的面秀了肌肉，让武周以来军纪日渐松弛的唐军实实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当然，这件事虽然被高高举起，但还是得轻轻放下，李隆基原本想的是，象征性地表示要处斩唐绍，等大臣们求情后便饶了他，耳提面命一番之后，此事就算过去了。谁知当李隆基听了一会儿大臣们的求情，准备下令赦免唐绍之时，却听说唐绍已经被行刑完毕。

原来，奉命押唐绍出去的金吾卫将军李邕与唐绍之间有过宿怨，此番拿到了唐绍，便二话不说地立刻行了刑。

唐绍是个直臣，多年以来积累下了很好的名声。听闻唐绍已死，李隆基痛心不已，将李邕罢官，下令永不录用，废弃终身。

但人死不能复生，人才死了就是死了，李隆基断然不可能再让唐绍死而复生。原本李隆基想在今日给他的臣下们立规矩，教一教他们如何做大唐的子民，却没想到，到头来自己却被大臣上了一课。

作为领袖，永远不要低估人性，也永远不要高估人性，这就是唐绍之死的教训。

亲自掌握朝廷大权之后，李隆基才发现做皇帝究竟有多难，尤其是做一个王朝中期的皇帝。

骊山阅兵之后，李隆基愈发地感到可用之人不足。

郭元振流放新州之后，帝国的实权宰相就剩下了刘幽求、张说等人，这两位宰相虽然都是李隆基多年以来的亲信，但李隆基越来越发觉两人的短板。

如今的大唐，正处在越来越明显的下坡路上，骊山阅兵的混乱就是帝国此时的一个缩影，帝国的税赋、军政、吏治等各项制度，都如方阵中那些老迈的府兵，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为今之计，只有继续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革除政令中的积弊。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件事光靠李隆基不行，还需要有精明强干的助手们，突破重重险滩和激流，让载着大唐君臣的这艘大船继续向前。

刘幽求虽然有一腔报国的忠心，但却改不了他“老愤青”一般的脾气，行事激进冲动，难以

处理官场上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张说虽然与李隆基配合默契，还是一个文采斐然的文学大家，但却和其他文学馆出身的学士们有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擅长处理行政事务，却不擅长解决技术性的问题。在权谋机变上游刃有余，但在经济、财税、农政等专业性强的问题上却能力有限。如果担任宰相的话，可以在事情上精益求精，却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意志开创性地进行改革。

如今大唐的弊病，需要更合适的宰相来主政，并完成李隆基交办的任务。

十月十四日，骊山大阅兵结束之后，皇帝李隆基的车驾来到不远处的渭川，进行一年一度的会猎。但随行的宰臣们还在为了郭元振的革职流放、唐绍的问罪处斩而心有余悸。而且这番事情发生之后，谁来填补郭元振留下的首相空缺，也成了他们关心的一大问题。

会猎的空当，殿中监姜皎求见皇帝，面带喜色地启奏道：“陛下一直想要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担任河东总管。如今臣总算是找到了。”

李隆基自然问：“谁呢？若是姜监推荐得当，朕会有万金之赐。”

“回陛下，便是同州刺史姚元崇啊！”姜皎答道，“姚元崇乃是文武全才，实在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他还想继续说下去，却抬头撞见了皇帝冰冷的眼神。

“让姚元崇去河东，想必这是张说的意思。”皇帝的语气平淡如水，却不怒自威，让姜皎听了如坠冰窟，“你怎得要当面欺瞒朕，其罪当死。”姜皎听了，吓得扑通一声跪下，一个劲叩首谢罪。

姚元崇与张说虽然都是李隆基一直以来的支持者，但他们之间的宿怨却几乎是化解不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宰相张说想要让姚元崇担任河东总管、阻止他继任郭元振留下的空缺。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各自的出身、经历、朋友圈，决定了他们必将会继续对立下去。张说是文人出身，自小精通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从武则天所养的那群文学馆学士中起步，长期在朝廷中枢从事秘书性质的工作，与其他同僚组成了“文学派”，特点是视野广、站位高、但缺乏基层经验。姚元崇则相反，他二十岁以前还没读过多少书，他的为官经验是在基层做了几十年地方官积累起来的，像他这样的官员，朝中称之为“吏能派”，他们在实干中积累下大量行政经验，锻炼出了极为务实的作风和强悍的问题处理能力。

简而言之，姚元崇是出色的技术官僚，而此时的李隆基正需要这样的人。一年前，姚元崇因为劝谏得罪了太平公主，不得不让李隆基弃车保帅，将他和宋璟外放担任刺史。大权独揽之后，李隆基便打算召姚元崇入京担任宰相，但一直遭到张说的反对，张说甚至不惜出来弹劾姚元崇。此时李隆基听闻张说、姜皎设计阻止姚元崇入朝的计俩，反倒因此下定了决心，遂下令：让姚元崇立刻从同州快马过来！

救时宰相

渭川之上，当姚元崇奉命赶到时，皇帝的狩猎还没有结束。皇帝见姚元崇赶来，没有和他做过多的客套，只是问道：“姚卿会打猎么？”

“臣年轻时，打猎乃是小菜一碟。如今虽已荒废，人也老了，但是说到骑马射箭，照样还是一碟小菜。”姚元崇的回答也是毫不谦虚。

说起来，打猎是姚元崇的拿手本领。二十岁之前，姚元崇走的是体育特长生路线，一直勤习武艺，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打猎，十里八乡的野鹿、獐鼠，一见姚元崇就抱头鼠窜。只是二十岁之后，姚元崇收了心，决定要步入仕途，因此发奋读书，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他和过去的很多大唐宰相一样，从来不是简单的文臣，而是出将入相，能文能武，在河北、朔方等地都有领兵的经验。

他与皇帝一拍即合，仆从们放出猎狗，吹响鹰哨，他们一起骑马追逐狡兔，弓马娴熟的他连连弯弓搭箭，箭无虚发，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让皇帝心满意足地达成了猎获目标。皇帝心满意足，提前满载而归，在归途中对姚元崇说道：“朕好久没有见到姚卿了，路上可能有事要找你，姚卿可以同宰相们一起随行。”

姚元崇躬身领命，仿佛丝毫没有看见宰相班列前张说铁青着的脸。

他们一路沿着渭川返回皇帝的行辕。姚元崇是中书门下的老资历了，如今的宰相们，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他还是小心地与张说等宰相们保持着距离，慢慢地便与宰相们的车驾渐行渐远，等到姚元崇再跟上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在路边驻马等待着他。“姚卿为何落后了？”皇帝问道。

“臣官位低微，与宰相们同行并不合适。”

“这有什么问题？朕现在便拜卿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帝满不在乎地挥手说道。

皇帝当场任命宰相，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一旁的侍臣们听得瞪大了眼睛，但姚元崇却没有太大的反应，没有推辞，也没有拜谢。如此反常的应对，连皇帝自己都感觉到有些诧异。他们一路继续前行，终于抵达皇帝的行辕，安顿了下来。这一天的狩猎收获颇丰，车马劳顿却也不小，皇帝与宰臣们一同在大帐里稍作休憩。大唐朝廷历来优待宰辅，皇帝赐下坐席，与宰相们一同在帐内落座。

这时，姚元崇并没有坐下，而是跪在了皇帝面前：“适才臣之所以不拜谢，是因为有十件大事上奏陛下，若是陛下不允，不能施行，臣不敢奉诏就任。”

皇帝与宰相之间，很少行跪拜礼，姚元崇在御前跪奏，足以显出他这一番启奏的隆重。“一件件说吧，朕量力而行，看看是否可以应允。”皇帝说道。

“第一件事，改变从武后当政以来，朝廷用酷吏刑法治理天下的方针，改用仁义之道来施

政，可否？”

这个请求，几乎说出了天下士人的心声，神龙以来，虽然李唐光复，但原本的特务政治、酷吏政治仍旧实施着。此时姚元崇提出终止这样的统治，这也是皇帝所想之事，于是皇帝答道：“有姚公在，须得如此。”一口答应了下来。

“第二件事，自从当年朝廷在大非川、青海等地惨败以来，军事一直处于下风，却从来没有真正对这些年的穷兵黩武有所反思。臣请陛下答允，三十年内不求开边之攻，可否？”

“这件事，也可答允。”

“第三件事，自武后临朝以来，朝廷对外的喉舌之任，都被宦官所包揽，臣请陛下答允，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可否？”

“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想做的，自然可以。”皇帝点头。

“第四、第五件事，多年以来，武氏亲族占据朝中要职，而后韦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当权，违规引入了大量斜封墨敕的后门官员，导致吏治紊乱，臣请陛下答允，皇亲国戚不得担任中枢官员，凡是斜封墨敕、候补待阙、编制以外的官员，全都免官罢职，可否？”

“这也是朕素来之志。”

“第六件事，这些年来，亲近佞臣，纵然违反宪纲律令，却逍遥法外，臣请陛下答允，严格执法处刑，可否？”

“这也是朕切齿已久的恨事。”皇帝说道。

姚元崇每说一件，皇帝便答允一件，大帐中的侍臣们侧耳听着，他们心中也明白，这就是姚元崇的施政方针，也是大唐接下来政治改革的关键要点。

第七件事，为了防止豪族贵戚巧立名目，压榨民脂民膏，自此以后，除了法定的租、庸、调之外，不得设立其他名目。

第八件事，停止自武后以来大肆兴造佛寺、道观的风气，凡是寺观宫殿，全部停止修建。

第九件事，自之前大臣因劝谏而获罪以后，朝廷言路闭塞，自此以后，凡是朝中臣子，都可以犯颜直谏。

第十件事，为了防止外戚、后宫把持朝政的事情再度发生，朝廷要将这些年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于史册之中，用为殷鉴，万代效法。

十件事情说完，皇帝已经激动地留下了泪水，“这些事，都是我刻骨铭心想要去做的，自然都同意。”姚元崇这十件事，所言无不切中皇帝的下怀，仿佛是皇帝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姚元崇之口说出来一般。见皇帝全部答允，姚元崇于是再次拜了两拜说道：“陛下如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万岁！万岁！万岁！”姚元崇与宰相们一齐拜道，不少人已经感极而泣。姚元崇心里清楚，这是李隆基时代的开端，也是他姚元崇千载一遇的施展抱负之日。从这十件事开始，大唐就要在他的辅佐之下，重新走向辉煌。

这一年的冬天，皇帝李隆基在大臣们的请求下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然后正式下诏改元为开元，姚元崇因为要避皇帝“开元”的讳称，所以改名为姚崇。姚崇先是担任兵部尚书，然后挤走了一直与他不对付的张说，因而又兼任了紫微令（中书令），成了当朝名副其实的宰相。从此以后，姚崇凭借着老辣的政治水平，统摄了整个宰相班子。

当然，姚崇提出的这十件事，虽然是本朝主要的治国方针，但也并不完全像姚崇所请求的那样，禁止所有宦官参与朝政。比如知内侍省事的高力士，仍旧在李隆基的安排下，管理着内臣团队，并继续担任右监门将军。皇帝在内廷发出的机要指令，也还是由高力士负责传话给中书门下的姚崇等外朝宰臣们。

对此，深谙吏事的姚崇默契地接受了，而高力士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高力士也许是朝廷内外最懂皇帝心意的人了。他知道，皇帝李隆基虽然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这个特质也许与他的父祖血脉相承，但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太大了，自小成长于险恶的环境，李隆基看透了人性，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虽然有足够的帝王胸襟给宰相们机会放手一搏，但却无法真正相信任何人。他自始至终，都是在用冷静到接近冷酷的头脑，计算着朝廷上下的一切。

善于计算是皇帝的基本素养，并不是什么坏事，皇帝之间的差距，在于各自的格局。格局小了，就得多疑且鸡贼，比如李隆基的伯父中宗李显；格局大了，那就是雄才而伟略，比如李隆基的曾祖父太宗李世民。而李隆基就是这样一个雄猜的帝王，虽然冷血，但却带着人情味。

对待他的父亲和兄弟们，李隆基始终给予极高的优待：太上皇李旦在失去权力之后仍然极具尊荣，包括嫡长兄李成器（已改名为李宪）在内的兄弟们安享荣华富贵。但却极力避免给予他们任何一点权力，从而有一丁点机会成为他的威胁。比如姚崇只是向皇帝报告了一句“张说曾秘密乘车去了岐王家里”，张说于是就被李隆基外迁做了地方官，岐王李隆范（已改名为李范）不久后也迁居洛阳，远离了长安城的权力场。毕竟张说善于权谋，岐王李范素有声望，李隆基虽然相信他们，却也不得不提防他们。

连李隆基的发小、在先天政变时立下策划之功的中书侍郎王琬，也因为被人说了一句“有纵横诡谲之才，难以在承平年代消停下来”（这句话多半是姚崇的意思），开始被李隆基渐渐疏远。

至于皇子们，虽然如今最年长的郾王李琮、郢王李璵只有十来岁，但李隆基已经立下了规矩，皇子们幼时可以住在后宫，长大之后，则必须出宫集中居住，由专人看管，杜绝他们参与政事的可能。

也正是出于平衡朝政的考虑，李隆基并没有如当初答应的那样禁止宦官干预朝政，相反他大力重用了高力士等人，究其原因是要让宦官们形成内廷势力，牵制外朝的宰相们。

高力士明白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所以他愿意接下皇帝的任务，成为皇帝与外朝宰相们之间

的粘合剂。

姚崇成为首相之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整顿吏治。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之后，一刀切地罢黜了斜封墨敕的员外官员。数千名斜封官、员外官一朝罢免，这本是震动朝野的大事，但姚崇终究是那个姚崇，如此一件大事，被他处理得波澜不惊，没有弄出任何水花，这让高力士也不得不佩服。姚崇深谙人事，借着皇帝新政之威，挥舞大棒摆平了斜封官们之后，自然也要给剩下的官员们喂点胡萝卜。于是接下来他又上奏皇帝，打算提拔一批低阶的郎吏，帮助官员们建立上升通道，安抚这些人惴惴不安的心情。

但这件事情，恰恰是皇帝所敏感的。在皇帝看来，姚崇这一把操作，就是先借着皇帝免官，又以姚崇自己的名义为一些人加官，这难道不是让他李隆基做恶人，姚崇却做了好人？所以姚崇接连的请示，皇帝始终没有批准。姚崇索性在朝议会上，把序进郎吏这件事的可行性、必要性，当着朝臣们的面，原原本本地说给李隆基听。

但李隆基只是答应了听劝谏，却没说过要听进去。姚崇讲话的时候，李隆基全程仰着头，看着头顶的殿屋房梁发呆。姚崇再三启奏，李隆基总是不予回应。

朝臣们看着姚崇，姚崇则看着御座上的李隆基，脸上现出了恐惧的神情。皇帝不回应宰相的发言，意味着什么？心思细腻如姚崇，已经想到了一百种可能的后果。

高力士在一旁看在眼里，罢朝之后，等朝臣们退走，他对李隆基劝道：“陛下刚刚总理万机，宰相有事启奏，本应当面明确事情是否可行，怎可对其置之不理呢？”

这句话提醒了李隆基，他沉吟了一会儿回道：“朕任命姚崇执政，他只要把国家大事奏报给朕一起商议便可，至于那些低阶的郎吏升迁这些事情，难道还要一件件地报告给朕吗？”

高力士听得出，李隆基的这番话是有思量的，话中的意思，既是明确支持姚崇的决定，又是向大臣们的一种宣示，告诉大家朝廷政务已经委托给了姚崇，自己垂拱而治。于是高力士前往政事堂，把李隆基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姚崇和其他宰臣们，这才让姚崇转忧为喜，和其他宰臣们一起佩服起皇帝的格局与气魄。

这件事情，是开元初年君臣相得的缩影。原本姚崇用来收揽人心的手段，被皇帝巧妙化解，让天下人对皇帝更加佩服。姚崇也得以在皇帝的支持下放手大胆地干，逐步穿越大唐帝国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而这其中，同样也离不开宦官高力士的调节与缓冲。

高手过招，势均力敌，政局才因此变得平衡而稳固。

开元初年，过得并不顺利。

自骊山讲武以后，关中等地爆发了瘟疫，连皇帝都受到了感染。

太平公主的死真的终止了长安城的秋雨，自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秋天到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的正月，关中雨雪全无，旱情严重。而后的几年里，关东与关中的水灾与旱灾也是反复不断。所谓旱极而蝗，大旱之后，常常伴随着蝗灾，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六月的关东诸州便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所幸姚崇派人扑杀，灾情有所缓解。但是这场蝗灾，却是一场更大的蝗灾的预热，蝗虫们在地底所产的虫卵，在干旱的天气作用之下，于

第二年成功孵化出了数目更为惊人的蝗群。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夏天，山东、河南、河北再次爆发了罕见的大蝗灾，蝗虫如黑云一般遮天蔽日，所过之处，粮食颗粒无收。

相比起来，水灾、旱灾尚且有部分庄稼可以幸免，但蝗灾却不一样，那些个头不大的蝗虫聚集在一起，外貌、习性会忽然大变，变得贪食而且暴躁，它们聚在一块的时候，不仅田地里的禾苗被啃食得干干净净，蓄养的牛羊也会被噬咬而死。整个州县无一幸免。要是在前朝遇上了蝗灾，难保不会出现人吃人的场面。

蝗虫的起因捉摸不定，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地会突然有数不清的蝗虫从地底下冒出来，化为遮天蔽日的蝗灾，往往将其归结为超自然的因素。山东州县的百姓们认为，蝗虫来自于天神的意志，因此将蝗神供奉起来，虔诚祭拜。每当蝗群经过，便在旁边的田埂上设下祭品，焚香膜拜，丝毫不敢捕杀。

好在姚崇执政以来，恢复了唐初的常平仓，关东州县的仓廩中尚有余粮，官府和富户开仓赈济之后，总算是没怎么出现人吃人的情况。

可灾情应当如何赈济，也是朝廷议论纷纷的问题。按照儒家的论点，灾者，天之谴也。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天上降下的灾害是因为人君的失德，失德在哪里，朝臣们不敢说，只敢私下里谈论。至于灾情，很多人认为，蝗灾既然是天灾，除之不尽，人力无法克服，那就不应该捕杀蝗虫、触犯神灵。

在议论面前，连皇帝李隆基也犹豫了。

但在朝廷当中，要说务实敢为，姚崇称第二，那就没人敢称第一。防灾灭蝗是一项技术工作，而姚崇就恰巧略懂一点。他在各地州府任官多年，治蝗方面已经总结出了经验。因为蝗虫有趋光的特性，只要晚上点起一片火，就能吸引周围的蝗虫，人们便可以在蝗虫飞向火光时，在火堆边挖坑，然后用土填埋。这个方法他让人使用过，屡试不爽。所以他坚决提出要有效控制灾情，唯有灭蝗这条路。“要是杀蝗虫会有祸端，便全都降在我姚崇身上好了！”

被捕获的蝗虫无法在地底下产卵，来年也就不会再有新的一波蝗灾。在姚崇的指挥安排之下，这场蝗灾终于过去了，关东也没有发生更为严重的饥荒。

中书门下都知道了姚崇强大的理政能力。只要有姚崇在，唐廷决策中枢日益复杂的政务工作就会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姚崇一日不在，朝廷中枢便可能会出乱子。要是姚崇十日不在，那整个中书门下就会乱了套。

有一次姚崇因为儿子去世，请了十几天的假，原先的政务都交给宰相卢怀慎代为处理，卢怀慎虽然是清官，但却处理不了如此多的政务，案卷终于堆积如山，甚至惊动了皇帝。等到姚崇回来，只见他坐在案头前，三下两下便处理好了堆积如山的文件。

看着眼前被处理得清清爽爽的案卷，姚崇自感十分满意，问身边的紫薇舍人齐澣：“你来说一说，我担任宰相，可以同哪些人相比？”齐澣沉吟着没有回答，姚崇却早已把想好的答案说了出来，“同管仲、晏婴相比如何？”

这么问，确实有些膨胀了，姚崇却并不觉得托大，他不敢和李斯、诸葛亮等开创了一代功

业的贤相相比，甚至也没有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开国宰相们相比，仅仅只是自比了管仲、晏婴，他们中兴了齐国，姚崇中兴的却是整个大唐，这么比，姚崇觉得理所当然，甚至还有些谦虚了。

但齐澣是个耿直的汉子，直接回答道：“管仲、晏婴所制定的政令，虽然不能长期适用、传至后世，但起码他们在世之时，国家始终奉行着他们的政令制度。但姚公制定的制度，却一直在变化，看起来尚不如他们吧！”

这话有些刺耳，但姚崇不以为意：“既然如此，那我算是什么水平的宰相？”

齐澣看着姚崇，意味深长地回答道：“姚公可以说是一位，救时宰相。”

姚崇听了，爽朗地大笑起来，放下手中的笔说道：“甚好，做一个救时宰相，不也很难得吗？”

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姚崇这些年整顿了吏治，又抗击了灾情疫情，还解决了寺庙僧侣过多的问题，为百姓减轻了身上的税负劳役，让大唐的行政中枢重新高效地运转了起来，这些都是他完成的善莫大焉之事，也正好是皇帝李隆基重掌大权、整顿朝纲之际所需要的。但是，大唐的开元朝应当是怎样的气象、帝国如何建立起新的辉煌，这些问题，姚崇没有回答，也没有能力回答。

归根到底，他只是一个能救一时之急的宰相而已。

武周之路，还是贞观之道？

姚崇当政，救了大唐的一时之急，但并没有达到李隆基的期望，这些年姚崇的执政，只是处理了多年来积弊的表面问题，根本的制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归根到底，姚崇擅长的是“权变”，却并不擅长“守恒”，他的施政方针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导致了执政三年多时间，却仍然没能明确开元朝的基本政策路线。

武周以来，宰相越来越多，政事堂人满为患，这些宰相相互掣肘，导致朝廷中枢运转低效。李隆基吸取了这个教训，不仅减少了宰相的数量，还在姚崇任相之后，遵从他的意思，将与姚崇有矛盾的先天政变功臣张说、刘幽求等人全都调出中书，把可能与姚崇扯皮或者拖累的因素全都解决了，就是为了让姚崇执政时能放心大胆地干。但姚崇交出的答卷却只是堪堪差强人意，功劳虽然不少，却没有达到李隆基的期望。当初在渭川会猎时，姚崇提出了十条施政纲领，本身都是十分务实又具体的政策。可就连这些政策，姚崇都没有自始至终地奉行。

如今的大唐在姚崇的执政下，总算是从下坡路上被拽了回来，但军制、财政等烂摊子仍然没有收拾，更重要的是，开元一朝的基本治国方针仍旧没有定下来。

所谓路线，如今来看不外乎两条。

第一条，是开创了唐初几十年辉煌的“贞观故事”。太宗李世民当年以德治天下，虚心纳谏，广开言路，留下了一代佳话。时移世易，贞观之治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但那一朝的君臣相谐、开诚布公，几乎是所有士人们所神往的理想时代，人们传颂着贞观时的一些君臣轶事，后来就被修文馆学士吴兢编写成了《贞观政要》。但是，贞观之治太难得了，这样相互信任、相互真诚的君臣关系，千百年来也就出过这么寥寥一两次。不是人人都像太宗皇帝那样英明神武，只是谈上几句话，就能让李靖、尉迟敬德、魏徵这些转投来的“贰臣”五体投地。

贞观故事，本质上是虚君实相、群臣谏议，皇帝不参与具体政务，权力委任给有能力的大臣，一切政事开诚布公。这一套机制，自太宗驾崩后就实施不下去了，高宗李治虽有能力，却驾驭不了宰相长孙无忌等人，只能不停打压宰相们，并和武则天搞出了内廷，大事小事都留在小圈子里商议，以此牵制外朝的大臣。

而这正是第二条道路，也就是如今仍在遵行延续的“则天故事”。武则天治理天下时，君臣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渐增大，为了对付宰相、大臣们背地里的那些小心思、小算盘，武则天用酷吏震慑，用特务监视，靠着恐惧、威吓统摄朝纲。朝中大事，由皇帝和少数近臣在小房间里商议确定，有时候连宰相都未必知情，这也是武则天摸索出的一套御下的权术——要让外界觉得皇帝神秘莫测，这样才能积累起臣下的敬畏之心。

但天下大事，怎么可以全部在密室里商量出来？这样做确实能让大臣更加敬畏皇帝，但武周以来日益荒废糜烂的政局，也盖因于此。

恢复贞观之道，是李隆基年少时就立下的志向，可再造一个贞观之治，要靠君臣合力才能

解决。李隆基将大权委任给了首相姚崇，但姚崇此人，却是从武周时代成长起来的大臣，经历的全是“则天故事”的洗礼，培养出了权变诡谲的个人风格。这样的风格，自然无法配合李隆基走上他所期待的贞观之道。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李隆基考察本年度新选拔的县令，召集所有新任县令到宣政殿上，答题考试，让他们每人以治理百姓为题试做策论，结果大量官员答题不合格。这让李隆基大为不满，下令将吏部侍郎卢从愿贬官出京，但最应为这件事承担责任的，是首相姚崇。李隆基把选官之权委派给了姚崇主持的政府，出了这样的问题，姚崇自然难辞其咎。

这也让李隆基下了更换宰相的决心。

几个月后，姚崇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和宗正少卿姚异因为收受礼物的问题被牵连入狱。恰逢特赦，李隆基赦免了同案的其他几个人，却没有赦免姚崇的两个儿子。姚崇是明白人，自然懂了李隆基这么做的意思，立刻提出辞去宰相职务，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做宰相。

姚崇担任首相三年多，对于天下百姓是有功劳的，他的功绩放在大唐一百多年的历史，恐怕只有房杜、魏徵、王珪这样水平的宰相才能比一比，李隆基清楚、也自然会给予优待。他批准了姚崇的辞官请求，并封姚崇为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荣誉宰相头衔，让他作为朝廷大事的资政顾问，仍旧五天一次地参加朝会。同时李隆基也听从了姚崇的建议，命宋璟回京接替姚崇的职务。

自武周以来，姚崇从相位上去了又回，三起三落。六十九岁的姚崇此时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宰相，自此以后，他将不可复返地告别历史的舞台。

宋璟比姚崇小了十岁，相比于姚崇的权变诡谲，宋璟的性格更加方正严谨，原则性更强，虽然也是武周朝拔擢升迁的官员，但是他为人处世的这种端方正派，却俨然有一股贞观之风。姚崇的推荐可以说是慧眼识人，一眼看出了皇帝的想法，将对的人才在对的时机推荐给了对的人。如果说姚崇是开元朝的房玄龄，那么宋璟就是开元朝的魏徵，能用他守法持正的为政风格，让大唐重新回到贞观之道上来。

而且宋璟与姚崇一样，是基层出身的实干派，自然比那些文学学士出身的秘书派，更像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官僚。景云年间宋璟曾经在幽州镇守，屡次击退来犯的契丹人，对于朝廷此时在军制、财政方面的积弊一清二楚，正好可以回来帮助皇帝，推进朝廷这方面的改革。

对皇帝李隆基来说，宋璟这个人的性格过于严谨，只要是他所坚持的事情，就算是李隆基也改变不了。所以李隆基对宋璟是既尊敬又忌惮，不过他也知道宋璟是最合适的宰相人选，所以继续保持着对首相大臣应有的尊重，对宋璟言听计从，尽管他心里并不是太喜欢这个宰相人选。

宋璟担任宰相之后，立刻请奏皇帝李隆基，恢复了高宗时逐步废弛的谏议制度，从此以后，除了那些确实涉及朝廷机密的事情之外，其余大小事都不能通过内殿的秘密小会议通过，而是必须要让谏官、史官共同参加，经过充分的廷议讨论之后方能决定。

谏官参加廷议，是为了让他们提出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让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充

分地碰撞，才能最终做出最为合理、可行的决策。

而史官参加廷议，同样是早已有之的一项惯例，这是为了让这些讨论能记录在档案中，便于后人评说。只有皇帝和宰相们知道他们的意见、决定会成为后世品评议论的依据，他们在做决策时才会更为谨慎，以免稍不留神就被后人唾骂。

后世西方崇尚的民主与共和，其中的精髓在于防止权力因为不受控制而肆意妄为，因此要让权力得到监督和制约。贞观、开元朝的谏议制度，让史官监督、谏官制衡，其实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行政大权的肆意妄为。但是权力连接着人的欲望，制约权力何其困难？

更何况，皇帝接受宋璟的这项改革，其实也是为了方便自己控制宰相们，好让皇帝超脱在宰相和谏官的相互制约之上，进一步巩固至高无上的君权。

宋璟担任首相的几年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出彩的政绩。但这并不是因为宋璟的执政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在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早在它们还只是一些小问题时，就已经被宋璟注意到，并且化解了。既然那些风险因素在没有发展成大问题时，就已经被解决了，那就自然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事情了。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就是这个道理。

宋璟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也是如此。宋璟在时，百姓们没有察觉他的特别，直到宋璟离任之后，百姓们才意识到宋璟为官的好处。就像春天一样，人们听不见它来到的脚步，但一眨眼就春暖花开。宋璟“有脚阳春”的美称便因此得来。而皇帝给予厚望的改革工作，宋璟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实施着。

朝廷当下最为紧迫的改革，就是府兵问题。府兵制的崩坏，从高宗末年就开始现出端倪，武周年间则更为严重。到了开元年间，不仅是关东、江南，甚至关陇开国功勋集团的底盘关中地区，府兵也已经基本不能使用，骊山大阅兵则更加暴露出了府兵们不能行军打仗的问题。此时的大唐，只能依靠常年驻守在边塞的边兵，以及从当地的番人、胡人部落招募的“城傍”部队。等到这一代边兵老去、兵源青黄不接的时候，边兵也有可能面临兵源枯竭的问题。

治理府兵崩坏，一般的解决方法是招募职业军人（也就是募兵）来补充军队，这也是最为简单明了的一种方式。但宋璟却不这么看。募兵虽然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训练，但也要耗费更多的钱粮。虽然如今大唐有钱，可长此以往，募兵带来的财政压力势必会影响大唐未来的发展。

所以，要论王朝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应该继续维系府兵制度，将它好好改良，适应如今大唐在边疆四处的战事。好在皇帝当初答应了姚崇，三十年内不开启边境战事，于是大唐就有了更多的时间。

府兵制度运行到现在出现了不少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府兵们压力太大，又要援助边境，又要帮本地名门望族干各种各样的杂活，令人难以忍受。宋璟于是下令减少府兵们的负担，此后每六年集会阅兵一次。久而久之，希望能帮助府兵们拾回战争的荣誉感，重新成为一代强军。

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是金融问题，更直白地说，是市面上的“恶钱”问题。

恶钱，是对市场上流行的私铸劣币的统称。中国古代以铜钱为货币之后，由于人心贪婪，私铸铜钱的情况屡禁不绝，大量掺杂了铅、锡的劣币在市场上流行。而底层普通百姓是铜钱这种小额货币的主要使用者，出售货物的时候恶钱当好钱用，购买货物的时候恶钱却贬值，好钱兑换恶钱的比例有时高达一比五，如此一出入，对底层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尤其严重。

“劣币驱逐良币”也是经济学中的一种规律。恶钱价值越是低廉，人们就越不愿意使用原本的良币，反而会更愿意使用粗制滥造的恶钱。

横行的恶钱历来被朝廷禁止，但铸造钱币不是一般人想得那么简单。谁在铸钱？不是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平头百姓，而是头顶着各种封爵的达官贵人们。阻止恶钱，那就是断他们财路，他们势必会想尽办法阻挠。朝廷从高宗以来就多次禁止，可还是无法阻止恶钱的流通。要是继续放任恶钱流行，不仅会伤害百姓们的利益，还会影响整个帝国以租税、劳役、物调为基础的财政税收体系。

宋璟不仅懂军事，还懂一点金融，知道强制打击恶钱无济于事。开元初年禁止恶钱，采取的是遇到恶钱一律没收归公的方式，普通百姓和小商户的利益受到政策影响，索性选择不做生意了，因此物价动摇，商业交易被迫停止。而宋璟从国库中拿出五万贯铜钱，平价收购市面上的物资，平抑物价、增加铜钱流通量。一年后，宋璟还准备了十万石粮食，用来换取百姓手中的恶钱，收回的恶钱直接销毁。就这样，长安等地的货币市场在朝廷的宏观调控之下，终于稳定了下来。

但是帝国太过庞大了。宋璟主持的调控政策并不能完全杜绝恶钱在全国的影响。钱币依靠的是铜矿的产出，本身流通并不是很方便，民间的交易往往是用米、绢帛来代替货币。特别是诸如巴蜀、岭南之类的铜矿稀缺地区，铜钱原本就少，良币往往就更少，市面上的钱不可避免地被恶钱充斥。

府兵的改革同样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唐廷下令减少府兵的操演之后，不少地方的折冲府因为少了演习环节，难以对所属的府兵进行管理，兵源反倒进一步变少了，乃至于充当京城宿卫的南衙府兵也出现了征不到兵的问题。

这些都是改革推行中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既然朝廷计划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大动干戈，帝国的防御就还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假以宋璟时日，无论是军事改革还是金融改革，大概率都能够循序渐进地得到解决。

只可惜，皇帝李隆基等不了那么久了。

宋璟的倒台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从北方传来：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被杀了！

默啜可汗狡猾得如同草原上的狼王，从武周时代到睿宗时代[太上皇李旦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驾崩，庙号睿宗]，屡屡率领突厥人大举犯边，又适时地收手赚取唐廷的赏赐，他总是能用最巧妙的方法从中央帝国赚取好处，气愤的武则天毫无办法，只能单方面把默啜改名为“斩啜”，来平息自己的无能狂怒。二十年来，默啜对于唐廷一直是大魔王一般的角色，唐廷只能靠议和稳定北方，小心地处理着与突厥之间的关系。

开元朝的默啜可汗已经衰老了。草原上没有恩义，始终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谁强大了就臣服于谁，谁衰落了就一起拥上去踩几脚，当年颉利可汗时的东突厥与夷男可汗时的薛延陀都是这样的下场。当草原各部落感觉到了默啜可汗的衰老时，便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纵然默啜仍然用以往的强人手段镇压弹压，却已是力不从心。帝国下属的葛逻禄、突骑施等部，纷纷开始向唐廷抛出橄榄枝，准备投向大唐的怀抱。

而默啜也察觉到了汗国各处的不稳，于是拖着自己老迈的身躯，率领大军巡视草原各部。这一趟巡视，他从阴山脚下的可汗王庭出发，先是到阿尔泰山附近镇压了准备投靠唐廷的葛逻禄等部，然后跨越万里，从大西北到大东北，横跨整个蒙古高原，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附近的拔野古部落。

草原的逻辑简单粗暴，所谓“巡视”，就是靠武力对各个部落重新压服一遍。当默啜率领大军来到拔野古部时，立刻大打了一仗，大破拔野古军。

大胜之后，默啜指挥麾下各部军队四处搜寻溃兵，抢掠拔野古部（活动范围在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的牛羊财物，自己则率领亲随踏上归途，返回漠南的可汗王庭。默啜千算万算，却没有算到自己在路上遭遇了拔野古部的溃兵，猝不及防地被突然出现的溃兵收了人头。当时大武军（今山西马邑）小将郝灵荃正好奉命出使突厥军中，于是拔野古人便将默啜的首级献给了郝灵荃。郝灵荃带领他们一起返回唐廷复命。

突厥汗国在默啜在世时就已经行将崩溃，这样的崩溃因为这一场意外的刺杀提前到来了，不过就连大唐的君臣们也没有想到，默啜会以如此意外而且窝囊的方式死亡。

突厥汗国的崩溃，立刻让中央帝国的北方出现了权力真空，奚、契丹、拔野古等东北部族首先请求内附，向唐廷寻求庇护。

契丹、奚人在太宗、高宗两代曾经为大唐的对外扩张出力很多，此时重新归附唐廷，也是一个不错的外交机遇。但东北各部落的内附，只不过是他们想要借助大唐的力量、在北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寻得一个保护伞，同时寻找机会扩充自己实力的伎俩而已。如果北方的局势重新安定下来，他们大有可能也会和之前一样，继续找机会南下“打草谷”。

所以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姚崇等主政宰相，对北方局势采取了冷处理，并没有趁机开启扩张。

这位草原枭雄的死，看似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实际上意外之中也有必然。

斩杀默啜的行动，基本可以认定是唐廷的情报人员与拔野古溃兵合作的结果，如果没有“恰好”出使突厥的郝灵荃的安排，默啜一行根本不可能如此巧合地遭遇“恰好”等在路边小树林里的拔野古溃兵。

成功策划了刺杀行动的郝灵荃，自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却不知道，这场行动已经触动了唐廷中枢的敏感神经。自姚崇以来，唐廷已经定下了休养生息，不主动开启外战的国策。这一政策对天下的生民百姓是大大地有利，却不受边军们的欢迎。对边军来说，不开启外战，就是断了他们打仗立功、升官发财的机会。姚崇任相以来，大唐已经基本渡过了困难期，不少的边军将领们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想要征战沙场了。

而这个时候，担任大武军小将的郝灵荃策划了这出行动，正好给了大唐一个趁机开始对外扩张的好机会。这不能不让朝廷中枢的宰相们怀疑，以郝灵荃为代表的边军将领是故意如此，为了裹挟整个朝廷进入开往北方的战车。

所谓“下克上”就是如此，下层的军队通过制造机会，挑起战端，带动整个国家进入战争。

所以朝廷对于郝灵荃的功劳出人意料地冷淡。这些年来，朝廷曾有过公开许诺，谁能诛灭默啜，朝廷必有重赏。拿到敌酋的首级，奖赏一个诸卫将军的官职不为过吧？但是对于边军的这种擅自行动，要是真的重赏了，那就等于助长了这种“下克上”的风气，鼓励更多的边疆军镇贪功冒进。于是宋璟就任首相之后，为了防止好事之人效仿郝灵荃这样的行动，将郝灵荃的表彰狠狠地拖了一段时间，直到一年多之后，才勉强封赏给郝灵荃一个郎将的职位。

毕竟宋璟知道，皇帝李隆基虽然答应了休养生息的国策，但骨子里和他的祖宗们一样，都是喜好武功，想要建功立业的君王。如今的改革刚进行到一半，大唐需要更长时间稳定的环境，来完成贞观之治那样的伟业。

如果没有宋璟的冷处理，皇帝肯定会在武将和边军的鼓动之下开启对突厥的战事，休养不到数年的大唐就会重开战火。所幸这场原本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北伐，在宋璟的主持下消弭于无形。

这对于百姓来说是一场幸事，但对郝灵荃就不是了。如果战事重开，郝灵荃就有机会平步青云，可是如今却只封了个郎将。他在突厥各部安排下的间谍网，原本可以像当年太宗北伐突厥那样发挥策应作用，立下盖世功勋，此刻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会。数年之功，废于一旦，受到沉重打击的郝灵荃只有恸哭，不久之后便郁郁而终。

而唐廷君臣们也眼睁睁地看着突厥汗国经过了默啜被杀的混乱之后，在突厥小杀（后称“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领导下，又重新稳定了下来。

郝灵荃逝世的消息从塞上传到了长安，闻者不免扼腕。皇帝知道这个消息后，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留下了一道过不去的坎。这一道坎，最终也成了宋璟罢相的伏笔。

宋璟担任宰相的四年，严谨而又坚决地推行着改革，得罪了朝廷中的大部分人。他虽然和姚崇一样，是深谙吏道的实干派，骨子里却终究是个理想主义者，既然认准了要恢复贞观

之道，他就要一丝不苟地再造一个初唐气象。

改革就会得罪人。他重新整顿府兵制度，便让原来驱使府兵干私活的本地豪强怨声载道；他禁除恶钱，整顿金融，便与那些偷着依靠恶钱牟利的权贵们结了梁子；他整顿吏治，罢免一批不称职的官员，便得罪了这些被罢官人员的整个朋友圈；他要消除地方政府和朝廷官员之间的勾结腐败，禁止地方州府一年一度的朝集使向有关部门行贿，便同时得罪了中央和地方两边的官吏们。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逢春旱，人们都说这是旱魃在作怪。宫里于是请来了巫师跳旱魃戏，想要祓除作怪的旱魃。巫师跳起了大神，当着皇帝李隆基的面，在鼓点声中手舞足蹈，仿佛是旱魃显灵。宫人们问他：“旱魃，旱魃，谁让你将灾祸降下人间？”

“显灵”了的旱魃答道：“相公造下不少冤狱，所以我旱魃不得不来人间降灾。”

这一切自然是有人排练出的好戏，李隆基也看得明明白白，但却没有提出异议，默认了大神的这一套说法。李隆基是何等英武之人，自然晓得这所谓“显灵”的旱魃所说的话多半是无稽之谈，但宋璟得罪的人太多却是事实。改革没有不得罪人的，尤其是宋璟主持的这场改革更为艰难。宋璟才五十七岁，还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他需要的是李隆基的支持，只要李隆基继续支持宋璟改革，那假以时日，这场改革未必不能成功。

只是李隆基已经不愿意再给宋璟更多时间了。

李隆基等不及了，他当上皇帝已经快十年了，虽然他此时仍然年轻，但李唐历代皇室遗传了先天的疾病，寿命大多不超过五十五岁。李隆基已经年近四十岁，人生中又有几个十年？宋璟的改革也许成效明显，但若是真像当初所说，三数十年不开战事，李隆基能不能活那么久都是个问题。李隆基等不及了，此时的大唐强敌环伺，北有突厥，西有吐蕃，他要用成效更快的方法完成富国强兵，然后开动大唐的战争机器，平定四方！

他已经错过了默啜被杀时北伐突厥的大好机会，难道还要继续错过一个又一个征伐四方的机遇吗？

不久前，吐蕃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唐玄宗亲笔签署两国和解的誓文，玄宗没有同意，说：“两国和解的盟誓去年就已签订了，倘若守信并非出自内心，多次立誓又能有什么用处呢！”这其实是个明显的信号，预示着李隆基在军国大事上的思路，已经从韬光养晦开始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

如果是姚崇，也许会立刻敏感地察觉到上意，然后主动辞职，体面地离开相位。但宋璟却有自己的坚持，他坚持推进着改革，哪怕朝野已经察觉出了皇帝对宰相的不满，不少人开始拒绝配合，满是怨言。他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完善现在的府兵制度，针对府兵劳役过长、六十岁才解除兵役的情况，制定了缩短服役年限的政策。

这是宋璟为重振府兵制作出的又一项准备，只可惜，他没有时间再继续下去了。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的二月，李隆基最终下令，鉴于宋璟和另一位宰相苏颋主持的金融货币政策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特将二人一并罢免，宋璟改任开府仪同三司。苏颋则罢为礼部尚书，后改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调往巴蜀之地。

虽然和姚崇一样担任开府仪同三司，但宋璟是罢官改授的官职，离任得非常狼狈。

接替宋璟职位的，是中书侍郎张嘉贞和黄门侍郎源乾曜，二人分别担任中书令和侍中，主掌中书门下。这两位的特点就是善于为官，懂得怎样执政才能尽量不得罪人。一年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也重新回京，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与张嘉贞一样，走的是出将入相的道路，从镇守北疆的天兵军节度使出发，入朝担任宰相。当初张说因为姚崇而外放到边军之中，多年来一直负责河东军镇的军政大权，在建功立业方面雄心勃勃，是朝廷鹰派中的鹰派。

皇帝有并吞四夷之志，已经是朝野皆知、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剑南道上，被罢相的苏颋一行望着成都而去。

苏颋与宋璟是一同被罢相的，他被降职为礼部尚书，随后又改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从长安前往成都任职。从长安到四川要经过艰险的蜀道，苏颋遭逢贬官，壮志未酬，心中自然郁郁不乐。他沿途所写的诗作里，也透着一股萧瑟的味道：

憧憧往复还，心注思逾切。

冉冉年将病，力困衰怠竭。

这时，一个身着布衣的年轻人在路边拦住了苏颋的车马，年轻人手捧书稿，向车中的苏颋恭敬地行礼。苏颋在车中问道：“后生何人，在此干谒？”这个时代，“干谒”这种方式已经蔚然成风，还没有成名的年轻人往往会寻找机会拜见有名的前辈，请求他们品评举荐，因此苏颋也不以为意。

“晚生李白，乃绵州一介布衣，投刺于长史驾前。”年轻人行礼之后，抬起眼来，目光清澈而又深邃。

一代诗仙李白，就这样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位贵人。

宰相们打了起来

孟浩然拜见张说，是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秋天的岳州。

在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前，孟浩然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大人物。此时的张说是孟浩然等年轻一辈的偶像，他既是匡复社稷的功臣，又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大家。因为与宰相姚崇不和，先被贬为河北道按察使，不久又再次被贬为岳州刺史，此时正陷入人生的低谷。

张说丰神俊朗，优雅而从容，客气地接受了孟浩然的谒见。在张说面前，孟浩然诚惶诚恐地献上了自己的干谒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孟浩然的这首诗，着实打动了张说。在整个岳州城中，也许孟浩然是最懂张说心情的人。这首干谒诗，看起来是诉说着孟浩然自己一腔抱负想要施展的心情，可再仔细体会，却像是在与张说共情，为张说鸣着不平。好像在说张说有经纶济世之才，却没有舟楫可以兼济天下，只能谪居在岳州，垂钓于湖边。

如果如今的天子是圣明之君，那也要为大贤张说的下野而感到羞耻啊。

而孟浩然，仿佛是坐观这垂钓之人的旁观者，空有羡鱼之情。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孟浩然这是在悄然提醒张说，退居岳州，也要记得结下自己的那张“网”。

看了孟浩然献上的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张说抚须微笑，既是为这首诗高超的文才而称许，也为在偏远的岳州也能收获知音而欣喜。岳州不是张说的久居之地，他的才华与抱负，应当施展在狼烟四起的沙场、在刀光剑影的朝堂。

两年之后，张说就任天兵军节度使，镇守北疆。又过了两年，他再次被召回朝廷中枢，就任宰相。

但孟浩然没有想到的是，他满心希望自己能在张说重回朝堂之后，得到仕途上的机会，却不知道，他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流传得越广，张说就越不可能将孟浩然留在身边。要是张说举荐或者启用孟浩然，不就明摆着告诉世人，他同意孟浩然诗中的这句“端居耻圣明”了吗？皇帝会怎么想？

多年以后，孟浩然反复央求，终于勉强求得张说的一个举荐，谒见了皇帝李隆基。皇帝让孟浩然诵读自己的著作，孟浩然背诵起了《岁暮归终南山》。当皇帝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一句时，怫然不悦，说道：“卿不直接来求朕，难道还要说是朕弃用了孟卿

吗？那孟卿何不再作一首‘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

原来皇帝早就听说过孟浩然的那首诗了。也许，当初皇帝读到那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时，心里早已经给孟浩然的仕途判了死刑。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张说入朝为相，此时的朝政和姚崇宋璟两位贤相主政时相比，政策上已经拐了一个大弯。

皇帝雄才大略，像极了当年的太宗皇帝，但在施政风格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比太宗李世民更加现实，更近乎一个目标主义者，讲求的是用最节约的资源，最短的时间周期，实现目标效益的最大化。

李隆基有并吞四夷之志，那就需要尽快地富国强兵，而强兵的前提同样是要搞好经济，让国库尽快充盈起来。原来的宋璟、苏颋这一届宰相，是从货币政策方面搞起，打击那些制造恶钱的豪强贵族，从而稳定物价，激活经济。可这个方法收效太慢了，不能让朝廷快速地扩充财政收入，皇帝需要更直接、更迅速地解决财政问题。朝廷以农立国，是因为帝国的税收主要来自农户。以农户为主体的租庸调维持着整个帝国的运行，朝廷因此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治理天下的编户齐民。

可是最近几十年来，行政纲纪废弛，又有各地的地主豪强兼并，导致农户私逃，流失严重，近几十年来新开垦的农田也不能如实进入官府和田册。农户们有的去别的地方偷偷开垦一块地，自己谋生计，有的去地主家做佃户，总之脱离了原来的户籍，官府管不着。如此一来，朝廷可以征收税赋的户口就少了，租税收不上来，劳役征发不足，帝国就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大唐就会因此而衰落。

因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清理逃户，重新将应该承担租庸调的农户、农田统计进来。此时，一位财税天才出现在了皇帝的视野里，他就是监察御史宇文融。宇文融曾上书李隆基，建议检括逃户，增加租赋收入。这个提议正中李隆基的下怀，便立刻让他做出一套方案。宇文融信手拈来，十二天之后便完成了整整一套括户计划和方针，颁行于天下，并首先在京师附近施行。短短几个月，宇文融的括户政策便在关中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起来，并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召回张说担任兵部尚书兼宰相，皇帝也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由张说来负责强兵之策。

李隆基清楚，一年前被罢相的宋璟也清楚，府兵制已经烂了。只是宋璟的想法更具理想主义，他看到了府兵制的好处，认为应该把这个制度剔除烂疮，让它重新焕发生机。而要重新恢复府兵制的活力，就要保持一个强大而又健康的富农阶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的府兵。所以宋璟革除弊政，打击豪强，希望能花一代人时间，培养出新一代的府兵。只可惜，打击豪强得罪人太多，宋璟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最终黯然离场。

而李隆基的想法更为现实，府兵制的烂疮既然恶化了，动手术太难，那就从新的地方寻找优质的士兵。府兵枯竭，那就另外招募一批，只不过原来的府兵自己准备基本装备，而募兵则由朝廷提供装备、并且给他们发工资。这些都没什么，反正朝廷如今有钱，募兵的开支，大唐付得起。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张说兼任朔方道节度大使，奉命代表朝廷巡视边防，在顺便剿灭了一波反叛的胡人后，又肩负起改革边军的重任。他自己就做过几年边将，对边军中的那些花花肠子知晓得一清二楚。吃空饷是这些边军将领们的普遍现象，可谓是边将必须学会的财富密码。此时各个边境军镇的边兵们加起来据说有六十万，但实际上能有三分之二就已经不错了。那些差额大多都是边将们预留出来冒领军饷用的。剩下真有其人的那些府兵们，很多也被将领们差遣着做他们的私活。

于是在朔方镇，张说二话不说，上奏皇帝，裁撤边军二十万！

一下子裁军二十万，连留守长安的宰相们都惊呆了。张嘉贞等几个宰相们想着，真要裁这么多人，且不说边防的压力是不是会增大，光是这二十万人如何安置都是一个问题。二十万边兵复员转业，朝廷没有这么大能力来安排呀。要是处理不好，二十万复员军人很可能立马变成二十万叛军！

可是张说却坚持这么做，他上书皇帝，说愿意以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来做担保，保证裁军之后不会召来贼寇。

只有边将才制得住边将。张说清楚边将们的那些小伎俩，他制作好的裁军名册，针对的就是边将们留下的那些用来吃空饷的名额。当然，张说也不能直接断了边将们的致富之路，还是留了一部分让他们自己过日子。其余的裁军名额，在张说的安排之下，也同样进行了优化和协商，以最小的动静，裁撤了最多的边军。

裁好了军，张说便返回京师长安，修改条令，发布通告，重金招募能够长期在军中当值的宿卫。由于待遇优厚，短短不到十天便招募到了精兵十三万，充为京城南衙诸卫的兵源，号为“长从宿卫”。为了和飞骑、万骑等北衙兵一样叫着方便，不久之后这些长从宿卫就有了新的名字——彍骑。

而募兵的费用，就是从裁军后节省下的军费里支出的。

张说这一吐一纳，操作行云流水。长安城一直以来面临的禁军兵力枯竭的问题，就在张说主导的军事改革之下，暂时被战术性地解决了。

张说带着荣耀的光环回到长安，等待他的是更高的荣华与富贵。然而时隔数年再次成为“当红炸子鸡”，坐在政事堂里开会的张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政事堂是宰相们议事的地方，只要职事官衔里带着“同平政事”，有参加政事堂开会的资格，那就是当朝的宰相。姚崇、宋璟虽然高居“开府仪同三司”，但按照规定不用参加政事堂的会议，也就同样不能算作宰相。不过所有宰相中，正牌宰相还得属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由于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原来的权力太大，朝廷如今已经基本不再设立，所以当朝宰相居首位的，自然是中书门下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所以，中书令张嘉贞、侍中源乾曜的地位，自然要高于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说。

张嘉贞当年只不过是张说的一个手下，如今官位在张说之上，却丝毫不知道对张说客气一下，这让张说十分不满。

得罪谁都可以，最怕得罪文人。张嘉贞伤害了张说的骄傲，张说自然要和张嘉贞过不去。

一来二去，朝政上不免针锋相对起来。

广州都督裴奂先因为犯罪而下狱，皇帝便与宰相们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张嘉贞建议，对裴奂先施以杖刑。张嘉贞熟悉人事规则，又是朝廷首相，他的意见一般就是最终意见，其他宰相大多不会多说什么。但是这一回，张说站起来反对了：“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如果皇帝随便就可以杖责身边的朝臣，那近臣们就会没有廉耻之心。”

张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士大夫可以被随意体罚，毫无尊严可言，那就会堕落成一帮阿谀之辈。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但张说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张嘉贞开火：“听说臣当初外出北巡的时候，姜皎也被杖责，他作为有功之臣，可以杀、可以流放，奈何要像仆役一样对待他？陛下又怎可再犯和上次一样的错误呢？”姜皎是张说的死党，当初在骊山讲武时开口劝皇帝任姚崇为河东地方官的也是他，一年前他被张嘉贞等人排挤贬官，这也是张说与张嘉贞交恶的导火索。

皇帝听了张说的话，连连点头称是，而一旁的张嘉贞，脸上阴晴不定，红一阵白一阵。

退朝之后，张嘉贞有些不悦地对张说道：“刚才为何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

张说冷冷地回答：“宰相，运气好了便能当上。可要是连大臣都会被体罚，恐怕我们日后也有这样的危险。我这话是为了天下的士君子说的。”

这一句“宰相运气好了便能当上”，分明是说给张嘉贞听的，但张嘉贞却无言以对。

当初败给了姚崇之后，张说吸取斗争失败的教训，对张嘉贞小心翼翼地应对。张嘉贞本人为官廉洁，但是有一个死穴——他的弟弟张嘉佑。父亲早亡，兄弟二人自小相依为命，张嘉贞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位弟弟。而张说找到了张嘉佑受贿贪污的罪行，将张嘉佑依法查办。

张嘉贞有了弟弟这个把柄在张说的手上，只得放下面子求张说网开一面，张说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张嘉贞自己难辞其咎，得去向皇帝请罪。

于是，张嘉贞穿着素服，前往皇帝殿前请罪。

而皇帝那边，张说也事先通好了气，张嘉贞被下令撤掉宰相之位，贬官为幽州刺史。原来的首相中书令的职位则由张说继任。直到这时，张嘉贞才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张说的愚弄。

一年后，皇帝在中书省设宴，与宰相们把酒言欢时，想到了张嘉贞，于是也将张嘉贞请了过来。张嘉贞赴宴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对面春风得意、喜气洋洋的张说，一时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借着酒劲，指着张说的鼻子骂了起来。

泼妇骂街，姿态不雅；文人骂街，倒别有一番趣味。张嘉贞将张说从头骂到尾，狗血淋头却不带脏字，连话也不重样。张说也不是能忍的人，当面回敬了几句。张嘉贞管不得这么多，抡起袖子就和张说打了起来。要不是源乾曜等人极力排解劝架，这二位就要破了相了。

场面已经完全失控，只有皇帝李隆基坐在主席之上，饶有兴致地看着张说与张嘉贞的纷

争。对他来说，宰相们过于团结，或者过于不团结，都不是什么好事，也许只有大致保持一团和气，偶尔来个小插曲，才是最好的。

张说如今是皇帝手里的宝，皇帝还要靠他富国强兵，所以也就任由他偶尔任性一把了。只是张说虽然是个宰相，肚子里却不能撑船。除了他历来交好的那一帮死党，张说和朝中许多人关系都处不好，包括财税专家宇文融。张说主政后的朝廷，时常出现宰相之间的内斗。

要说张说最讨厌的，自然是当初把他给打成落水狗的姚崇。张说对他这位老对手怨念极深，可惜张说刚刚当上宰相之后，姚崇便不幸病逝，丝毫不给张说留下乘胜追击的机会。

姚崇临死时，嘱咐儿子道：“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们就会有危险了；如果他看了，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你们得到碑文后，马上誊写，呈报皇帝后立即雕刻。张说一定会后悔，必会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姚崇死后，张说果然跟他料想的一样，为他写了碑文，给他很高的评价，但随即后悔，派人索回，说是需要修改。姚崇之子告诉来人，碑文已通过皇帝审阅。张说知道后，懊悔道：“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和那位救时宰相姚崇相比，张说确实不如，不仅才能不如，连当宰相的格局也不如。张说主政的时代，朝廷渐渐偏离了姚崇宋璟为相时的道路，越来越追求短期的收益，而这终究会让大唐付出惨痛的代价。

通往泰山的历史之巅

那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的东都洛阳尚善坊，十三岁的杜甫在岐王宅里第一次听见了李龟年的音乐。

李龟年是开元朝有名的乐工，如今已经名满天下，歌唱、作曲、箏篥、羯鼓，每样都是一绝，洛阳城的达官贵人们，都争相邀请李龟年去他们府上做客。而岐王李范则是众多拥趸中最为显赫的一个。当今天子善待自己的兄弟，即使是当年一度被太平公主准备立为新君的宁王李宪，天子也始终保持着优待。作为当今天子的亲弟弟，又在当年先天政变时站在了天子这一边，岐王李范自然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对文学艺术爱好广泛，风度翩翩，善于交际，如果有评选的话，岐王绝对是当今大唐最受欢迎的人之一。

杜甫虽然年少，但他出身优越，小小年纪就已经与长辈一同出入王侯官宦的府邸，并靠自己出众的文才，得到了洛阳文化圈里一众名士的盛赞，连一代文豪李邕都对这位少年连连称许。这一次，他更是得到了机会，随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一起，出席了岐王在洛阳尚善坊府邸里的私宴。也是在这场宴席之上，一同受邀的李龟年乘兴把酒放歌一曲，众人屏息凝神侧耳听。他的嗓音高亢优美，一曲唱罢，余音绕梁。

在最顶级的社交场所，听到了最顶级的乐师献上的最顶级的演出，杜甫心中舒畅，大觉不虚此行。

这是杜甫最为天真激扬的一段岁月，他十四岁时所写下的诗句，也许多年以后不忍卒读，不能与日后的名篇同日而语，但只有在这样一个年岁，他才有着最为纯粹、最为炽热的赤子之心。那时的他天才、早熟，而且充满了自信，觉得未来的一切尽在掌握，丝毫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坎坷命运。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洛阳的日子漫长而又充裕，杜甫盘桓在岐王李范的宅邸、名臣崔涤的门堂，耳边缭绕着的，是李龟年的歌声，羯鼓隆咚，箏篥呜咽，伴随着他度过这段金色的岁月。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从崔尚、魏启心这里听闻了皇帝准备东巡泰山的消息。

自姚崇、宋璟两位相公执政以来，大唐步入了复兴的快车道，虽然旱灾蝗灾依旧频仍，但朝廷上下万众一心，最终战胜灾害，百姓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国库日益充盈。从普通的士族文人，到高高在上的天子本人，都欣喜地看到，这是一个可以媲美当年太宗贞观治世的“开元之治”。既然是盛世，自然有盛世应有的气象，虽然此时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仍旧威胁着这个帝国，但是边疆基本不再有武周时那样的边防压力，也没有人否认大唐是如今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大国，连遥远的大食国都遣使朝贡，拜倒在天子脚下。

不久之前将张嘉贞挤出朝堂的中书令张说带领百官们纷纷建议，请求皇帝再次东封泰山。

封禅，是皇帝的最高荣誉，除了本朝的高宗皇帝之外，只有秦皇汉武等寥寥几位著名帝王

封禅过泰山。在泰山之上告祭天帝，不是任何一位皇帝都有资格的，只有处在太平之世，四海稳固，国力强盛的帝王，方才可以。在宰相张说等朝廷大臣们看来，如今的开元之治，早已符合封禅的标准。这年十二月，天子驾临洛阳，张说等人再次上表封禅，终于得到了天子的欣然同意，下诏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在东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这场大典要筹备整整一年时间，之所以要这么久，是因为这并非一场简单的典礼，而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峰会。参加封禅的除了朝廷文武百官、孔子及上古帝王后裔、各州朝集使、诸多贤良儒生名流，还有各个等级的藩国、友邦，这其中既有高丽、百济、内附突厥诸王这些已经成为朝廷内臣的首领，还有日本、新罗、靺鞨等唐廷属国的代表，又有大食、谢裨等西域诸国，契丹王、奚王、突厥颉利发等不在大唐疆域内的朝贡国，声势上虽比上一次高宗乾封元年的封禅略有不及，可总得来说也是济济满堂。与杜甫交好的崔尚、魏启心作为地方的朝集使，也要一同随皇帝前往泰山。

这一番盛大的气象，极大震撼了少年杜甫的内心——那些万里之外的大国领袖，竟然在天子的一封诏书之下，全都不畏路远地来到了大唐的东都。这是何等的国威？又是何等的气派？只恨自己还太年轻，不能赶紧报效国家，建功立业。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的冬天，杜甫和洛阳城的所有士人、百姓们一样，围聚在了紫微宫外的天街两侧。这一天，天子带着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和各族酋长从宫里出发了。天子仪仗华丽而庄严，骏马、卫士、旌旗、鼓乐，将这一场出行渲染得无比隆重。杜甫和其他沿街观看的人们，都发自内心地欢呼着，敬祝天子一行封禅成功。

这支前往泰山的仪仗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有关部门备好了一路上的后勤保障物资，人畜蔽野，数百里络绎不绝。

杜甫望着这片浩荡的仪仗，内心暗暗地勉励自己，早日登上庙堂，兼济天下。多年以后，当杜甫流落在四川的草堂回顾过去之时，才发现帝国的危机早已埋藏在这片盛世的祥和之下。

在此刻杜甫所瞻仰的仪仗之中，盛唐时期的另一位诗人，正随同岐王李范的车马一同行进着。

王维也是岐王李范的坐上之客，此时的他二十四岁，已经中了进士，担任太乐丞，负责典礼上的乐舞筹备工作。他将跟随天子车驾一起前往泰山，见证这场将在山巅上举行的盛大典礼。

十一月初六，车驾抵达了泰山，皇帝亲自带领宰相张说等少数几人骑马登上泰山，而其余随从官员全都留在谷口。宰相张说喜欢搞小团体，有机会一起登山的，全都是张说所亲近的官吏，之后这些人全都从低阶官吏一直升到了五品。王维等其他随行人员没有亲近宰大人的机会，只得到小小的一点赏赐，而普通的士兵们，甚至只给加勋，没有财物奖赏。

一场大盛会，就这样遭到了京城内外的官吏、士卒们的怨恨与不满。

千里之外的蜀中，同样二十四岁的李白此时正配着三尺长剑，登上去往远方的船只。

天子东封泰山的诏书对于天下的热血青年来说，仿佛是一封召集令，召唤着他们前来参加

这场盛会。就像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人们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一般，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李白虽然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但自小迁入蜀中居住，自他记事起，就没有离开过四川这一片四面环山的土地。这里号称天府之国，有养人的山水，怡人的气候，适合游子在此终老。但李白的心中却装着更广阔的天地，他的梦想是成为盖聂那样的侠士，仗剑行走天涯；或者像司马相如那样，靠文章诗文名动于世。

四年前的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李白干谒了罢相入蜀为官的苏颋，随后得到了苏颋的认可，苏颋向其他蜀中官员们大力推荐，称赞李白资质超拔，文章清新秀丽，颇具神韵，日后必成大器。这之后，苏颋便成了李白的人生导师，在他的指点下，李白脱去了原来的青涩，开始真正迈入一代名家的行列，也正是因为苏颋的教导，李白认识了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他听说泰山在东海之滨，高达千丈，直耸入云。又有蓬莱仙山，在虚无缥缈之间，住着神人和仙子。听闻这些新奇的见闻，李白的世界骤然开阔。他开始想着，若是时来运转，遭遇机遇，他也可以进入庙堂，成就一番功业。而蜀地狭小，装不下李白这么多的梦想。如今天子封禅、天下各国之人云集泰山的消息，正好给了李白一个去往远方的理由。

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

虽然这一趟，李白因为流连于沿途的景色，最终并没有去成泰山，但也算是成功迈出了走向天下的第一步。

他的船从锦官城成都出发，途经岷江、渝州进入长江，一路顺流而下，穿越险峻而又湍急的长江三峡，终于抵达了荆门，霎时间视野骤然开朗，李白这时欣喜地意识到，他们终于走出了重峦叠嶂的巴蜀，到达了一马平川的荆湖地区。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眼前是一望无垠的广袤大平原，他眺望前方，青空中的明月将白色的光洒遍这片蜿蜒曲折、缓慢流淌着的长江水，还有苍莽开阔的大片川泽、草原、田地。夜色中，远处巨大而翻卷的云朵有如一座层层高耸的空中阁楼，仿佛有古老的神祇藏身其中。这样神奇而又绚丽的景色，仿佛是冥冥中上天赐给他的预兆。望着眼前的这一切，李白的心变得开阔了起来。

也就在这片荆楚之地，李白结识了好友孟浩然，这位失意的诗人恰好在帝都寻求机会失败，被皇帝数落后黯然在此处游荡。有才华的人天生就容易相互吸引，李白和孟浩然就这样相见如故。几年后，李白还将遇见王维、结识杜甫，这一切都仿佛上天注定，是命运将这些文坛的星宿们彼此相连。

第三章

万里长征人未还

——汗国，雪域与天朝

阙特勤的告诫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的春天，干燥的寒风卷裹着沙尘，在塞北的旷原上呼啸而过。

“如今我大唐天子下诏，将有事于泰山，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盛事。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我朝顾念突厥历来的忠心，邀请贵部从封泰山，共襄盛举。若是小杀不能参加，也可派一位大臣一同参加，我朝欢迎之至。”说话的，是大唐摄鸿胪卿袁振，他在突厥可汗帐前的一席话语，倒是不卑不亢。

可汗的牙帐里摆着酒宴，分主次环坐三人，一起招待着大唐的使节。为首的，就是被袁振称为“小杀”的突厥毗伽可汗，两边则是突厥汗国的两位头号重臣——阙特勤和噶欲谷。突厥汗国自默啜被杀之后，就是由这三人重新平定乱局，再次统领漠北各部，还与唐廷打得互有胜负。此番开元皇帝决定东封泰山，为了稳住突厥，特地抛下了以往的恩怨，召谕突厥一同从封泰山，只要突厥参加了封禅，其他北方各部首领自然也会纷纷到来。

小杀听罢先不说话，举杯与使节、阙特勤、噶欲谷共饮了一杯酒，然后沉吟着缓缓说道：“天子相邀，我们突厥人自然是要响应的。”

“如此甚好。”袁振应道。

“只是……我历来有块心病，非上使不能解决啊！”小杀看着面前的唐使，意味深长地说道，“吐蕃人，是狗种，而我突厥人，是狼种。奚人、契丹人，过去也是我突厥人卑贱的奴仆。他们都可以娶到大唐的公主做妻，而我突厥前后多次向大唐皇帝求婚，皇帝唯独不许我们，这是为何？”

他说的都是事实，娶得大唐的公主，对于每个部族来说都是值得吹嘘的荣耀，贞观年间薛延陀真珠可汗不惜耗尽国力，却求大唐的公主而不得。从当年大唐初建开始，突厥就多次请求，甚至在睿宗景云年间已经定好了要将金山公主出嫁，但阴差阳错，百年来历代突厥可汗（包括太宗手下的傀儡可汗李思摩）愣是没有娶到过一位大唐的公主，这让突厥的历代可汗们都颇为懊恼。开元皇帝李隆基主政之后，还故意安排了一位比郡主还要低的县主嫁给默啜的儿子，以此羞辱默啜。愤怒的默啜举兵南侵报复，却被唐军轻易击溃，不可一世的默啜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是毫无脾气。

见对面唐使不答，小杀的话缓和了一些，“我也知道，你们大唐皇帝每次与外蕃和亲时，出嫁的公主都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可我们也不要求真假，只要能求到一位公主就行。免得我突厥次次都求不到，在其他蕃族面前没有面子！”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袁振也不得不答应道：“我朝尚公主一事，自非小事。可汗既然如此说，袁振愿意为可汗求奏天子，力请天子允诺可汗的请求。”

和亲的事情，袁振便代表唐廷应承了下来。大事情既然已经谈定，气氛总算轻松了下来，歌舞声中，帐中宾主觥筹交错，乳羊乳牛已经烤好，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肉香。小杀借着酒兴，指了指阿史德頡利发，让他代表可汗前往唐廷朝贡。大家一番饮酒作乐，最终全都尽兴而归。

这次会面，既让唐廷满意地得到了突厥参加封禅的承诺，也让小杀自己了了一桩愿望。他担任突厥的可汗已经八年了，但这个汗国自默啜死后，形势始终不太稳定，连突厥人都称呼自己“小杀”而非“大可汗”（“杀”是草原部族中的一个将领职位）。若能得到大唐的一个公主，那就等于得到了唐廷的认可，小杀也能名正言顺继续稳固地担当这个毗伽可汗。

送走了唐使，其余陪同的突厥将领们也醉着酒散去，偌大的牙帐里，只剩下了小杀、阙特勤、噉欲谷，寥寥三人。他们一言不发，沉默着继续饮酒。

“可汗不会真信了那唐朝人说的话吧？”一直冷眼应对酒席的阙特勤这时打破了沉默。他是小杀的弟弟，此时封为左贤王，掌管着汗国的兵马。就连突厥以外的铁勒人、契丹人都知道，阙特勤历来就对大唐怀抱敌意。

“信又如何？不信又如何？”

阙特勤激动起来：“他们唐朝人历来狡诈，我们受骗得还不够多吗？”

“那也由不得我们，这次我们还是得相信唐朝人！”七十多岁的噉欲谷这时开口道，他是突厥汗国的第一谋臣，说的话自然掷地有声。此时突厥各部人心不一，如果得不到唐朝的支持，那整个汗国就有再度解体的危险。

“我们当初就是因为不得不相信唐朝人，才输掉了一切！”阙特勤针锋相对。

小杀抬起双手，止住了二人的争吵：“你们的意思，我心里全明白。噉欲谷说得对，为了突厥的未来，我们必须要有唐朝做我们的朋友，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心。只不过，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我们也都一样记在心里，不会忘记！”

北境永不遗忘！三个人的心中，也许都是这样想着。

漠北的草原人不会轻易遗忘，他们需要记住的东西不多，只要刻在石头上，纵使过了一千多年，也不会被风沙所磨灭。

小杀始终记得当年阿史那氏、阿史德氏祖辈们的遭遇。四十多年前，突厥的可汗阿史那伏念，还有大将阿史德温傅重新举起突厥的大旗时，因为得到了唐将裴行俭的许诺，保他们的性命安全，所以投降大唐，随着裴行俭前往长安。结果大唐却因为宰相裴炎反对，拒绝认可裴行俭当时的承诺，直接将伏念、温傅斩首于长安。

这对于东突厥各部来说，无疑于晴天霹雳，堂堂天朝上国，虽然嘴里说着仁义礼智信，却轻易地背信弃义，做下如此事情。这意味着大唐在突厥人心中已经失去了信用，人们再也难以完全相信大唐的许诺了。

后来的骨咄禄靠着区区十七人起家，最终得到突厥各部的支持，席卷了整个漠北，终于让突厥汗国成功复国。骨咄禄的弟弟默啜，更是兼具狡猾与残忍，将武周朝廷玩弄于股掌之间，几次攻入河北，掳掠大批人畜财物。只可惜，大唐复辟，经历了一段时间动荡不定的局势之后，又在开元皇帝的励精图治之下取得了中兴，开始积极地对突厥开展防御和封锁，成功收复了安西四镇，将突厥重新赶回了漠北。而晚年的默啜，只能靠残暴的淫威震慑越来越动荡不稳的属国，自己最终在唐朝与拔野古策划的阴谋下不幸遇刺，一命呜呼，

留下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突厥汗国。

此时继位的，是默啜的儿子小可汗，可他却根本不能统御各部。突厥这时候已经分崩离析，属下的铁勒人、突骑施、契丹等部全都改为归附大唐。连突厥本族的内部，也有种种的不稳因素。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位突厥人的英雄站了出来，他就是骨咄禄的儿子——阙特勤。

突厥人与唐人不同，历来是兄终弟及，而非父死子继。上一任可汗骨咄禄死了，便由他的弟弟默啜继位为可汗。按照这个道理，兄弟间传好了一轮，便应当由长兄的长子继位，在下一辈的兄弟间传位才是。阙特勤作为骨咄禄的儿子，比默啜的儿子小可汗更有资格坐在可汗的牙帐里，因此他杀掉小可汗，控制了突厥。草原上的斗争往往更为残酷，阙特勤胜利之后，便将默啜的儿子们、亲信们统统杀了个干净。

阙特勤是个坦荡的人，残忍但却讲原则。他认为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当可汗，所以坚持把可汗之位让给了哥哥默矩，也就是小杀，小杀也坚决要把位子让给阙特勤，但阙特勤没有接受，于是小杀便成了毗伽可汗。而阙特勤则成为突厥最重要的大将，负责统领突厥各部队。

草原的祭坛上燃烧着熊熊的圣火。阙特勤身着白衣，为小杀戴上了飞鸟的黄金冠冕。这尊冠冕镶嵌着十二颗宝石，在忍冬草花纹当中雕刻着一只展翅的神鸟。突厥人信奉祆教，也就是来自波斯的拜火教，神鸟是拜火教教义中斗战神的象征，所以小杀的王冠和阙特勤的头冠上，都雕刻着神鸟，他们希望神鸟能卷起战神之火，护佑他们走向新的胜利。

小杀和阙特勤上位之后，依然没能阻止突厥分崩离析的步伐。阙特勤擅长的是战场，对于如何怀柔各部、玩政治游戏，显然是外行。于是小杀决定启用另一位老臣，足智多谋的噉欲谷。

噉欲谷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阿史德氏历来是阿史那氏的好伙伴，噉欲谷作为阿史德氏后人，这些年为默啜出过不少力，但因为女儿嫁给了小杀，才靠这层关系幸免于阙特勤的大清洗。噉欲谷自小在漠南生活，像很多投降唐朝的突厥人一样接受着大唐的庇护，他是阿史德家的男子，也成了前往大唐的质子。从唐人这里，噉欲谷学到了最先进的知识，习得了唐人的机智和狡狴。

时代不同了，草原上突厥铁骑所向无敌的岁月，已经回不去了。铁勒人的回纥、仆固等部，还有契丹、突骑施、拔野古，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更不要提雪域高原上那个强大的吐蕃帝国了。对于重建的突厥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活下去。

当小杀在阙特勤的帮助下，好不容易集中起了突厥直属的部族，准备再进一步夺回那些投靠大唐的契丹、拔野古等部族时，噉欲谷前来劝阻：“当今的唐朝皇帝英明神武，大唐国势强盛，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而且突厥各部刚刚聚集到一起，力量还很疲弱，姑且需要再休养几年，然后才能观察大唐的变化，伺机出动。”

这个提醒非常及时，如果没有噉欲谷的谋划，也许刚团结起来的突厥就要再次一头撞上大唐这驾钢铁战车，然后头破血流了。这也让小杀意识到了他这位岳父的独特智慧，渐渐地开始将噉欲谷视为最重要的谋臣，而突厥族内除了阿史那王族之外最强大的阿史德氏，也

通过噉欲谷的关系，与可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汗国新时代的三巨头就这样形成了。但这时的小杀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三巨头创造的，只是夕阳日下的突厥汗国最后的辉煌。

小杀迎娶大唐公主的殷切希望，最终没有得到大唐皇帝的首肯。

他派往大唐的阿史德颉利发随同皇帝封禅了泰山，送了聘礼，鸿胪卿袁振也践行许诺，为突厥说了话。但突厥的颉利发却和以往的使者一样，得到了拒绝的答复。以往几次皇帝不许和亲的借口是聘礼准备得不够，而这次皇帝的态度客气了些，赏赐了颉利发不少的财物，十分被突厥的诚意打动，然后拒绝了这个请求。

也许小杀和噉欲谷早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大唐可以将公主许给契丹，许给吐蕃，如有必要，甚至可能会愿意许给住在极北鸟不拉屎之地的黠戛斯，但就是不会许给阿史那氏的子孙。大唐的公主，是强者对弱者的恩典，而不是竞争对手间的妥协。只要突厥一日有称霸漠北之心，那大唐就绝不可能将公主许给突厥。

但突厥与大唐之间的关系终究还是得到了缓和。此时的唐廷与吐蕃之间，正围绕着河西之地激烈地交战，也正需要与突厥之间保持缓和的关系。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突厥三巨头之一的阙特勤死去了，他没能像一个英雄那样死在战场，而是死在了穹庐暖帐中的卧床上。大唐皇帝派遣使者前去吊丧，还派工匠为他立下了一座纪念碑。

西邻处月之郊，受屠耆之宏任，以亲我有唐也。我是用嘉尔诚绩，大开恩信。而遥图不蹇，促景俄尽，永言悼惜，疚于朕心。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俱为子爱，再感深情。是用故制作丰碑，发挥遐徼，使千古之下，休光日新。词曰：

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祖。

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

孰谓若人，罔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

郁督军山，这座蓝突厥信仰的圣山之下，大唐的工匠树立起汉白玉的石碑，刻上了皇帝御赐的碑文，赞美着突厥对大唐的忠诚，以及大唐对突厥如父亲般慈爱的情谊。

小杀默然望着这座巨大的丰碑，心中满是复杂的情感。一百多年前，大唐的开国皇帝曾经对突厥称臣，太宗也与突利可汗约为兄弟。可如今，在皇帝赐下的碑文里，却如慈父般称赞着突厥，美美地说，可汗就像是皇帝的好儿子。开元皇帝不过四十多岁，被这位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唐朝皇帝认作儿子，小杀的心中百感交集。

当年那个拥有全大陆地表最强战力的突厥汗国，已经渐渐淡出了草原牧民们的记忆。甚至连汗国核心部族——阿史那氏的蓝突厥族人，也理所当然地觉得大唐才是他们唯一能依靠的爸爸。北境永不遗忘，也许是一句笑谈，谁会记得自己爷爷的爷爷辈发生的事情呢？一些事情过了一百年，如果没能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就只能成为老牧民在篝火边对儿孙

们所讲述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于是小杀做了一个决定，在皇帝御制的阙特勤碑的背面，刻下突厥人自己的故事，好让漠北之人记住它，不要遗忘。

小杀令人用突厥的如尼文刻下他要告诉现在和未来突厥部族的话：

我，像天一般的，以及由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此时继承了君主之位。你们得完全听从我的话，首先是你们这些人，我的兄弟们，我的孩子们，以及我的族人和普通民众，还有你们，右方的失毕们、伯克们，左方的达干们、梅录们和伯克们，还有你们，三十姓大小部族，以及你们，九姓乌古斯与普通民众。务必好好地记住我的这些话，专心地听着！

让你们听着，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突厥人过去的辉煌，也不要忘记突厥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敌人。

我们称他们为“桃花石”，也就是大唐。这个称谓从何而来，人们也不记得了，也许是来自千年以前的大汉帝国，又也许是来自两百年前北魏的拓跋氏。桃花石就是大唐，是大汉，是华夏，是中国，从极东之地的渤海、靺鞨，到极西之地的大食、罗马，都流传着关于桃花石帝国的威名。

唐人的话语始终甜蜜，唐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唐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唐人便萌生恶意。

唐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如若有人犯了错误，唐人决不赦免任何他人，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如果你们试图移居到南方的总材山区及吐葛尔统平原，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已记录在此不朽之石上。请阅读这些文字，并从中获得教益！忠诚的突厥大众与首领们，始终服从君主的伯克们，你们会背叛吗？

小杀下令刻下的这些文字，就这样刻在了阙特勤碑的南面，拷问着每一个阅读碑文的人。周围的牧民和来往的商队常常从这里经过，有认识的，便会读一读这里的文字。傲慢的唐人并没有仔细读一读皇帝御制石碑的背后所刻下的突厥文，还以为这是皇帝所写碑文的突厥文译文。

这块石碑就这样孤独地矗立着，历经着风沙和雨雪，直到突厥、大唐全都成了过往的历史，直到连石碑上所刻的文字都已被人们淡忘。

巩笔驿惊变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九月，凉州（今甘肃武威）城头上，驻守在此的河西节度使王君奂眉头紧锁，在城头眺望着远处天空飘起的黑色狼烟。

几天之前，吐蕃大军突然出现在瓜州，趁城中不备一举攻占了这座边防重镇，河西告急。周围的烽燧纷纷点起狼烟示警，自西向东，一路将警报传到了凉州城，一时间狼烟四起，边关告急。从传回凉州的情报看，情况十分不妙，领军的大将是吐蕃权臣悉诺逻恭禄，又有斥候来报说，在河西走廊以南，还发现了吐蕃赞普的王旗。这次攻打瓜州，吐蕃很可能是派出了倾国之兵，悉诺逻恭禄在前面突击，吐蕃赞普亲自坐镇后方，要真是如此，那有危险的就不只是瓜州，还有沙州（今甘肃敦煌）、甘州（今甘肃酒泉）、甚至凉州本城，都有可能成为吐蕃下一个攻击目标。

悉诺逻恭禄是王君奂的老对手了。一年之前，他率领大军进攻甘州，被王君奂趁其疲惫抄断了后路。王君奂先派人烧掉了沿途的牧草，因此当悉诺逻恭禄撤军到大非川时，马匹已经损失了过半。唐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此番悉诺逻恭禄再次进犯河西，想来也是为了一雪前耻。

河西诸将一起拜见王君奂，请求出战。瓜州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更是王君奂的老家，他的父亲就在瓜州城里，此时可能已经成了吐蕃人的俘虏。王君奂想到这里，已是心忧如焚。

但是他不能轻易出战。吐蕃人多势众，如果此时贸然出击，很有可能会被钻空子。士卒无所谓死伤不说，可能连凉州本城都会不保。王君奂知道，此时的最佳对策只有严令各州加紧防御。河西在大唐的经营下，已经建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吐蕃人攻陷一个瓜州，并不足以撼动大唐在河西的力量。而若仓促应战，却有可能导致整个河西防御的崩溃。

被吐蕃放出来逃回瓜州的僧人们集体向节度使请愿：“将军平常都说，要以忠勇报效国家，今日为何不前去和吐蕃人一决高下？”可王君奂心里清楚，河西的僧人们不知多少都和信仰佛教的吐蕃人穿一条裤子，这些被吐蕃人放出来的和尚之所以这么卖力地劝唐军出战，目的不言自明。

如今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瓜州城中的百姓以及被吐蕃人俘虏的年迈的父亲。如果王君奂还是原来那样的一介武夫，他会立刻跨上马，挺枪前往瓜州。可 he 现在是整个河西的节度使，主掌一方军政大权，肩负数万将士的性命，此时最忌讳的，就是鲁莽行事。

在城墙上眺望着西方的残阳落日，王君奂流着泪下令：“不许出战！”

王君奂的决定是正确的，吐蕃兵力之强远远超乎想象。在吐蕃赞普墀祖德赞坐镇之下，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征调之兵。

在玉门关，吐蕃人久攻不下，便掘开河水，引滚滚洪流冲向玉门军城，决山冲浪。但这座城池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唐军手中，吐蕃人最终没能攻陷这座关隘。

河西兵力不足，唯有在王君奂的指挥之下积极防守。吐蕃人虽然最初趁唐军措手不及攻下

了瓜州城，但随后的进军步履艰难。唐军狡猾地没有出战，让吐蕃人的计划落了空。悉诺逻恭禄派部将们攻打周边的县城，而唐军有了防备，城池便不可能再让吐蕃人如此轻易攻下，悉诺逻恭禄围困常乐县十多天，最终没能破城，只能率军离开。

吐蕃军虽然撤除了对瓜州周边城池的围困，却仍盘踞在瓜州城附近。王君奭脑子里紧绷的一根弦半点不能放松。他知道，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不妙。四处传来的情报都在证实一个结论：吐蕃人正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河西之地的铁勒人部落开始有了倒向吐蕃的迹象。

当年突厥汗国的默啜崛起后，夺占了铁勒人的牧场。于是铁勒部落的回纥、契苾、思结、浑四个部落穿越腾格里沙漠，移居到了甘州和凉州一带。唐廷设置了瀚海、贺兰等几个羁縻州，安置这些部众。王君奭还没有成为河西节度使时，曾是河西节度使郭知运的副手，负责联络甘凉之间的铁勒人，对这些铁勒部落的首领老爷们再了解不过了。他们傲慢、自负，又胆小、精明，多年来夹在大唐、突厥等几个大势力之间，已经训练出了弱者的智慧和警觉。如今突厥汗国已经随着默啜的死逐渐式微，吐蕃崛起成为可以与大唐相抗衡的帝国，要是吐蕃人一拉拢，过去口口声声宣誓效忠大唐的铁勒部落老爷们，自然又会恢复他们左右逢源、脚踏两船的习性来。

更何况铁勒各部居住在甘凉之间，生活条件恶劣，多年来与河西的唐人都因为争夺水源、土地而矛盾重重。此时吐蕃人向他们许诺一些好处，铁勒部落自然愿意为了吐蕃人画的饼，铤而走险试一试。

王君奭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果铁勒人与吐蕃私自结盟，对唐军反戈一击，那大唐就会后院起火，河西的防御体系就有崩溃的危险。大敌当前，千钧一发，容不得一丝犹豫！王君奭立刻采取雷霆手段，派人控制了回纥、契苾等四个部落的首领。大唐的节度使，在辖区内有专掌刑罚之权，就算回纥承宗、契苾承明等人是羁縻州的都督，节度使一样可以赏罚。王君奭下令将铁勒人的首领们看押起来，交给法司论罪。

而铁勒人对王君奭不满，偷偷地去向天子告状，还设法通过天子的老朋友、散骑常侍李令问向天子求情。王君奭针锋相对，同样写了奏表，通过邮驿火速传书洛阳，报告铁勒人的叛乱计划。朝廷闻讯，迅速派宦官前来调查，吐蕃大军当前，朝廷支持了王君奭的处理方法，将回纥承宗、契苾承明等四个部落的首领全部流放到岭南去支持帝国的南方建设。

一场铁勒人的阴谋，就这样被王君奭解决在了摇篮里。

在铁勒部落这里没有占得便宜，但吐蕃人并不气馁，他们在北方还有更大的动作。

吐蕃历来都有一个大胆的设计，就是联合北方的突厥，加上西域的突骑施，一起组成反唐联盟，一西一北对帝国形成一道钳形攻势。武周时期吐蕃就曾经向默啜提议过，但是后来由于陷入内乱，在武周朝一系列的外交操作之下，被遏止了与突厥的联盟。随后唐廷与吐蕃握手言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唐蕃之间度过了一段和平时期。如今开元朝唐蕃再次交恶，吐蕃与突厥的联合再次被提上了议程。

这一年来，吐蕃与突厥的使节来往明显更为频繁，双方的使者屡屡秘密经过河西，他们之间有什么商议，王君奭都不得而知。直到前不久，毗伽可汗小杀派遣梅录啜入贡，将吐蕃

写给突厥的国书献给了唐廷，这才真相大白。吐蕃在国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双方联合入侵大唐，共同攻击河西之地，瓜分胜利果实。

毗伽可汗是个明白人，他对突厥的国力拿捏得清楚，也清楚地知道突厥需要的是什么。靠着这次向唐廷汇报的功劳，突厥得到唐廷的允诺，在河套北岸唐突边境的西受降城开启了贸易市场，朝廷每年拿出数十万匹丝绢与突厥交易，突厥换得了他们紧缺的生活用品，而大唐则得到了突厥的良种战马。

但从王君奭这边得到的情报看，问题却没这么简单。突厥虽然把吐蕃人的国书献给了唐廷，但是两边的往来却丝毫没有中断，似乎依然酝酿着一出好戏。

时间到了闰九月，吐蕃人占领瓜州已有一个多月。凉州的斥候突然来报，吐蕃的密使又一次出现在了甘凉一带，带着一队人马悄悄往突厥而去。对于这样的偷鸡行为，王君奭决不能容忍，他立刻点起一队精锐骑兵，留下麾下判官牛仙客代理凉州政务，自己亲自带兵，迅速前往肃州（今酒泉一带），在前往突厥的必经之路上截击吐蕃密使。

伏击战取得了成功，一队吐蕃骑队均被唐军歼灭。只是王君奭没有获得文书——看来吐蕃人这次学乖了，为了防止国书再被截获，传信全都通过使者的一张嘴。这让此次截击的意义大大下降，没有获得吐蕃勾通突厥的确凿证据，这次出击的战果只是一场普通的小股遭遇战胜利而已。王君奭有些懊丧，但军情紧张，不容停留，结束战斗之后他马不停蹄地撤回凉州。他们没有休息，披星戴月连夜回程，到达甘州南部的巩笔驿时也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向前。

正当此时，王君奭忽然感觉到一丝不安，杀气正从远处弥漫过来。

只听呼哨声大作，大队人马从巩笔驿的驿站之中闯了出来，冲向唐军骑队。

是铁勒人！王君奭纵横沙场数十年，纵然是和平时时期，依然枕戈待旦。从前方马队的蹄声和呼哨声中，王君奭立刻分辨出了来者是谁。铁勒人为何来此？又欲以何为？无数疑窦闪现在王君奭的脑海之中。他大声下令部下摆出防御阵型。但是唐军此时旅途劳顿，加之猝不及防，铁勒人瞬间冲进唐军骑阵，夺下了王君奭的节度使旌节。判官宋贞要保护旗帜，也被铁勒人一刀砍死。

一个铁勒人下马剖开宋贞的胸膛，取出血淋淋的心脏，怒叫道：“你就是罪魁祸首！”

王君奭看到眼前的铁勒人，一下认了出来：“护输！你来此作甚！”

眼前的铁勒人，正是原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部下司马回纥护输。回纥承宗因为密谋叛乱被流放岭南之后，唐廷更换了回纥人的首领，护输因为是回纥承宗的死党而被一起撤职。看见眼前的回纥护输，王君奭心里恍然大悟，护输叛乱了，在吐蕃人的引诱和因回纥承宗而起的私怨之下，他借着王君奭截击吐蕃使节之际，埋伏在了这条回城的要道上。

也许从吐蕃密使出现，到回纥护输偷袭，整场戏都是吐蕃人与回纥部联手策划的阴谋，就是为了截杀他这位大唐的河西节度使！

王君奭带领剩下的数十名唐军骑兵，结成阵形。从早上一直杀到傍晚，他们拼死抵抗，然而护输有备而来，人数众多，左右唐军最终全部战死。

战场之上，终于只剩下了王君奂一人。他手持陌刀，用自己最后的力气拼死杀敌，全然不顾身上早已伤痕累累。回纥人包围住王君奂，看着他徒劳地挥砍。大唐的节度使，决不是轻易屈服之人。王君奂这个名震河西的虎将是土生土长的河西人，他从一个草根到投身于军旅，也曾受尽铁勒四部的白眼与鄙夷，这时他要用最后的勇武，证明自己身负的荣耀。

最后的一丝力气也随着伤口流出的血液而耗尽了，王君奂拄着刀不住地喘息。回纥护输提着刀走上前来，看着站也站不稳的王君奂，两人沉默地对视一眼，随后护输按住王君奂的头颅，切断了他的喉咙。

巩笔驿事变，河西节度使王君奂被杀，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河西与陇右。回纥人勾结吐蕃，杀死唐将，性质极为恶劣。附近的一些州县，已经出现百姓听闻消息纷纷收拾行李逃难的情况。护输带着王君奂的尸体前往吐蕃复命，中途却被凉州兵追上，护输丢掉了王君奂的尸体，自己脱身远逃。

而唐廷为了稳定河西的局势，最终对回纥部采取了安抚的措施。护输既然已逃走，就不再与回纥部有关，之前王君奂对回纥等部的处罚，也被唐廷部分地翻了案。整件事情被定性为王君奂出于一己私怨对铁勒四部的报复。王君奂将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可朝廷却没有给他应有的荣誉，人们责备他，给他冠上有勇无谋的帽子，怪他因为父亲被吐蕃人控制而不敢攻击瓜州城，还怪他因为贪功冒进、擅自出城追击吐蕃使节。

王君奂终究是草根出身，在朝廷没有关系背景，只是一个空有一腔血勇的武夫罢了。

前往凉州的路上，新任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萧嵩匆匆而行，赶去赴任。作为原来的朔方节度使，萧嵩此时临危受命，是为了稳住因为王君奂之死而变得愈发危险的河西局势。

在萧嵩身边，有一个年轻人，名叫王忠嗣，此人是日后威震天下的大唐名将。此时他才二十一岁，父亲是已故的边将王海宾，十三年前，王海宾为了抵抗进犯的吐蕃大军，战死在陇右。那时的王忠嗣才九岁，因为失去了父亲，被开元皇帝收养在宫中，精心教育，并赐了“忠嗣”的名字，以表彰他父亲的壮举。这些年来，王忠嗣受命驻守边关，跟随名将萧嵩一同历练。

“如今蕃贼作乱河西，若你为将，当如何应对？”萧嵩问道。

“假若我有幸为将，唯有先安民心，再定外虏。选用得力的官员，修缮边防，整编百姓，让他们重新回归产业。如今河西的兵力不足，当初王君奂将军没敢救援瓜州，也是因为担心兵力不足的缘故。为今之计，最好能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制造内乱暂时平息吐蕃的威胁。”年轻人答道。

萧嵩认可了这个策略，他任用王君奂旧部牛仙客，调入刑部员外郎裴宽，让他们共同执掌河西的政务，逐渐将人心离散的河西稳定了下来。

而此时的吐蕃境内，有关宰相悉诺逻恭禄的流言飞速地传播着，小道消息说，悉诺逻恭禄已经与新任河西节度使达成密约，并威胁吐蕃内部。

悉诺逻恭禄出身在吐蕃的韦氏家族。韦氏乃吐蕃的传统望族，势力极大，一度到了威胁赞

普王权的地位。悉诺逻恭禄长期领兵在外，更是赞普墀祖德赞的一块心病。年轻的墀祖德赞志向越来越大，他无法忍受悉诺逻恭禄的大权独揽，于是和外戚尚氏家族结成联盟，一起联合诛杀了宰相悉诺逻恭禄。

消息传到了凉州，萧嵩和王忠嗣终于松了口气。悉诺逻恭禄被杀，吐蕃又将陷入一段时间的内部纷争，这也给了大唐宝贵的喘息之机。

已故节度使王君奭的英灵，也算是得到了告慰。

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天朝与雪国的外交斗法

大唐与吐蕃战争的不可避免，肇因于双方对于彼此力量的恐惧。

泰西之地一个名叫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家有过这样一个理论：一个帝国在面对另一个国家崛起时，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战争。因为对霸权地位的争夺，是一场胜者通吃、输者清零的游戏，注定会有一场分出胜负的战争。人们把这个理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从古到今，各个国家在争霸的舞台上相继登场，没有一个可以避免战争。

吐蕃是青藏高原上前所未有的大国，它依靠这个时代温暖的气候，迅速在雪域高原崛起、扩张，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上千万人口，四十七万大军，在兵力上几乎与大唐相当。这样一个国家的崛起，势必要与大陆东部担任领袖的大唐产生冲突，从而掉入到这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中。

没有人说得清楚，在唐蕃和亲、经过了长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之后，两国为何又会再次走向冲突和对抗。开元皇帝李隆基虽然有吞并四夷之志，喜好边功，但并不是狂热的好战分子，如果不是吐蕃屡次袭击大唐的州县，让大唐境内的百姓和属国们苦不堪言，唐廷其实也不愿意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出兵到荒凉的青藏高原上作战。

但对于吐蕃来说，大唐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威胁。吐蕃所处的青藏高原，历来物产匮乏，因此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扩张，向周围的富庶地区进攻。可每当吐蕃扩张到一处，就会发现大唐的势力早已延伸到了这里。往东，吐蕃会遇上大唐的陇西、剑南军镇；往北，吐蕃会遇上大唐的河西以及安西都护府；往西，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会遇上勃律、于阗等大唐属国。甚至再往南，吐蕃都能和大唐在天竺的那些藩属国打上照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吐蕃想继续扩张，与唐廷的冲突就在所难免。

开元初年，吐蕃首先尝试的发展路线是“东出”方案，也就是经过青海，图谋大唐的陇西、剑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吐蕃十万大军从青海出发，经过兰州，攻打临洮。遭到了唐将薛讷（薛仁贵之子）、郭知运的迎头痛击。大来谷一战，太仆少卿王晙率领两千人大破吐蕃主力。而吐蕃撤军的路上，又遭到了丰安军使王海宾的阻击，损失惨重，数万士卒战死或者被俘。王海宾，也就是王忠嗣的父亲，就是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

大来谷一战意味着吐蕃向东扩张的方案破产，大唐也靠这场战役稳住了边疆的防御，为姚崇、宋璟的改革带来了数年的稳定时间。

东出路线行不通，吐蕃休整了几年之后，尝试起了更为简单的“南下”方案，打算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把南方的天竺各国并入版图。天竺各国恰好是大唐势力的薄弱地带。八十多年前的贞观末年，在王玄策向吐蕃、泥婆罗借兵攻灭了戒日王朝之后，就鲜有大唐的旗帜出现在这里，但西天竺、南天竺等国始终保持着对唐廷的朝贡。面对吐蕃的南下，南天竺遣使朝贡唐廷，说愿意用战象和兵马讨伐吐蕃。唐廷于是在南天竺设立怀德军，抵抗吐蕃南下。

不过，天竺各国的战斗力有限，吐蕃最终成功地进入了印度地区，占领了大片富饶的恒河

平原的土地。但怀德军的存在对于吐蕃来说始终是个牵制，限制着它在印度洋沿岸的扩张。

吐蕃一直在进行的还有“北上”方案，也就是翻越祁连山、昆仑山，进取大唐的河西、安西。这条路线曾是当初高宗、武周时期吐蕃进攻的重点，唐廷在西域设置的安西四镇一度被吐蕃所攻陷。好在武周时期，安西四镇被王孝杰成功收复，郭元振镇守安西四镇多年，终于牢牢地守住了这片大唐的土地。到了开元年间，大唐在安西已经建立了多道防线，从外围的龟兹、疏勒、焉耆、于阗等属国的仆从军，到驻守在伊州、西州、庭州的两万唐军，还有安西都护府两万四千人的核心战力，整个安西地区兵力达到了十余万，足以抵御吐蕃倾国之兵来犯。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吐蕃大举进攻瓜州，并串联回纥护输等铁勒人的不稳定势力，谋杀了河西节度使王君奭，希望通过进攻河西切断安西与大唐内地的联系。在新主掌河西的萧嵩、王忠嗣的经营下，唐廷在河西也加强了防御，吐蕃最终也没能在河西占到便宜。

几条路都走不通，吐蕃剩下的只有最后的“西进”方案：通过西边的葱岭，将西域诸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大唐在东边，吐蕃便向西扩张，把整个西域拿将下来！

要通过葱岭进入西域，首当其冲的就是葱岭上的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地区东部）。勃律位于吐蕃前往安西四镇的要冲，历来臣服于唐廷。在西域诸国中，勃律国尤其重要，是大唐在葱岭的西大门。吐蕃想通过葱岭，势必要对勃律国开刀。

感觉到前面吐蕃国的威胁，勃律更进一步抱住了唐朝这条大腿。勃律王多次亲自跑到长安朝见天子，表达自己的忠心，还以对待父亲的礼节敬拜大唐天子。唐廷此时也需要勃律国为安西守好大门，于是像对南天竺的怀德军一样，赐给勃律国军队唐军的番号，将其改编成为绥远军，由安西都护府调度、防御吐蕃。

吐蕃也针锋相对，通过扶持勃律国内部的内乱势力，成功将勃律国分为大勃律和小勃律，大勃律倒向了吐蕃，而原来的勃律国王没谨忙变成了小勃律国王，只留下北边残余的半壁江山，实力大大减损。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吐蕃大军压境，入侵小勃律，夺取小勃律九城，正式开启了“西进”的序幕。吐蕃还对自己的行为做了解释，他们不是要占领小勃律，而是借道去打安西四镇而已。小勃律国王没谨忙大概也知道“假途灭虢”的道理，激烈地抵抗，并向唐廷求救，安西都护府张嵩紧急下令，由驻军在疏勒（今新疆喀什疏勒县）的张思礼发兵四千，火速驰援，与小勃律没谨忙的军队合力夹击吐蕃，终于大败吐蕃军。

为了进一步遏制吐蕃在葱岭一带的行动，唐廷加紧在葱岭诸国开展外交活动，准备在这里形成一道遏制吐蕃西进的封锁线。

箇失密国，后世称之为“克什米尔”，位于群山之中，易守难攻；谢颀国，在如今阿富汗的东南，兵民强悍而骁勇。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背靠大唐的安西都护府，抵抗着吐蕃的兵锋。他们甚至计划把和亲吐蕃的大唐金城公主迎接到箇失密来，免得她遭受吐蕃人的白眼。

这个外交网络还在一点一点地扩大，像护蜜国（今阿富汗东北）等原本亲附于吐蕃的国家，也开始倒向了唐廷。

面对唐廷的外交攻势，吐蕃也不是吃素的，直接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突骑施被吐蕃策反了。

突骑施曾经是西突厥的别部，当年靠帮助大唐痛打西突厥崛起于西域。到了开元年间，突骑施正逢一代雄主苏禄在位，果断地宣布与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脱离关系，进入大唐的怀抱。唐廷知道苏禄是个狡诈的奸雄，但又不得不借助突骑施的力量对抗突厥和吐蕃，因此十分客气地对待突骑施，封苏禄为可汗，将大唐在中亚的重镇碎叶城交给了突骑施，让他们为大唐防守西北大门，顺带防备西边大食国的东扩。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唐廷还与突骑施和亲，将皇帝的远方表侄阿史那怀道的女儿封为交河公主，嫁给了苏禄。

谁知苏禄野心挺大，不光娶了交河公主，还娶了吐蕃赞普、突厥可汗的女儿，坐拥三位大国公主，苏禄靠着实力成了人生赢家。

三位公主，同时都是“可汗夫人”，这在唐廷看来是极为过分的一件事情。大唐的公主是何等金贵？为了一个并没有皇室血统的“公主”，那么多国家求而不得，一些小国家甚至连开口求亲的勇气都没有。嫁女是强者的恩赐，大唐的公主不管嫁到哪里，历来都是正妻的身份，如今在他苏禄家里，却和突厥、吐蕃的女人地位平等？

而苏禄也算得精明，他判断，与吐蕃结盟更有利于自己，毕竟突骑施与吐蕃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他们只要一起反唐，就有机会共同瓜分大唐的安西。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那场吐蕃大举进攻瓜州、河西的战争，就是吐蕃与突骑施共同策应的结果。

就这样，大唐与吐蕃你来我往，在外交战线上打得难解难分。整个欧亚大陆，也因为这两大势力的纷争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一边是抗蕃同盟，一边是反唐战线，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大唐与吐蕃协商决定，两国以青海湖东边的赤岭为界，双方约为甥舅之国，罢兵休战，握手言和。

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大阵营转入局部冷战一般，唐蕃休战之后，虽然停止了正面对抗，但斗争一刻也没停下，只是从热战转为了冷战而已。

吐蕃仍旧打着小勃律的主意，想要打通这条关键通道。而大唐则加紧策划着更大的外交攻势。大唐安西都护府的使节正跨越高原与荒漠，前往更遥远的大食国，寻求外交的联合。他们计划与大食国一起东西夹攻，肢解苏禄的突骑施汗国。

大食是西方大国，据说有着不亚于大唐的实力。一百多年前，麦加的先知创立了清真教，随后他的继承者，四大哈里发，手持弯刀四处征战，将先知的教义通过他们的征服传遍各方。如今的大食是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进入了倭马亚王朝，唐人称之为“白衣大食”，大唐已经与他们打过不少交道，当年天子封禅泰山，就有大食国使者参加。

人们能隐约地猜到，大食国是个令人敬佩并警惕的对手，但在此时，大唐将与大食暂时联合，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碎叶城。苏禄佝偻着身子，在城上探出头眺望着。远处烟尘滚滚，杀声震天，那是大唐北庭都护盖嘉运的大军，他们正沿着碎叶川西进，消灭了所有试图阻挡唐军兵锋的突骑施军队，逼近了碎叶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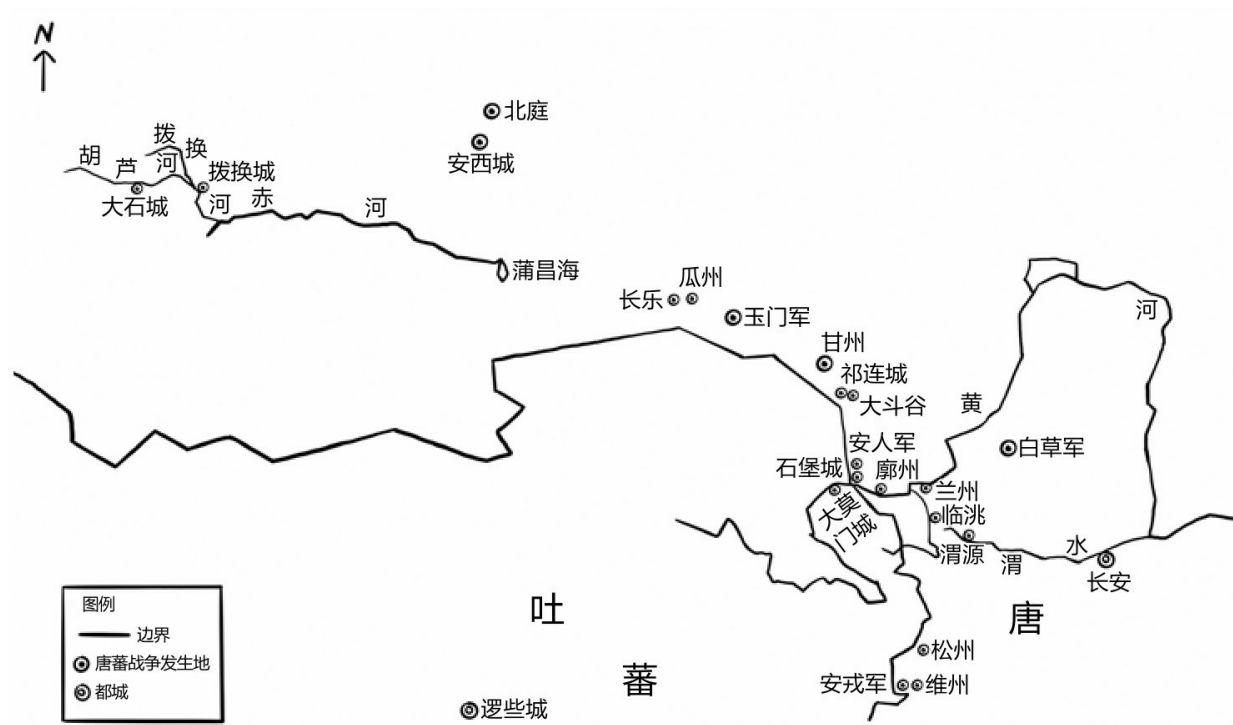
这一次，唐军真的来了。安西、北庭两路唐军联合出动，南北夹击，将突骑施打得大败。

几个月后，大食军队也如约而至，抵达了突骑施西境的吐火罗。苏禄没有办法，为免两线作战，只能向唐廷遣使请求和谈，自己则亲自率领精骑渡过阿姆河，前往西境防御大食。第二年，大食与突骑施在喀里斯坦展开决战，苏禄惨败，仅以身免。

苏禄已经老了，几年前他不幸中风，虽然救回了一条命，却废掉了一只手。和苏禄的身体一样，他的突骑施汗国也已是强弩之末。他已经无力控制这个汗国了，苏禄原本的部下们，渐渐地不再听命于他，甚至不愿意稍微隐藏一下他们的反叛之心。而苏禄则毫无办法，只能任由整个突骑施汗国走向分裂。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一代枭雄苏禄可汗死在了突骑施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的叛乱中，而突骑施部也在不久之后被北庭都护府所平定。此时距离初代突骑施王崛起于西域，不过短短四十八年。

漫漫历史长路上，许多国家或者王朝都像突骑施一样，兴盛一时，却又如流星般迅速陨落。上下数千年，唯有华夏依然屹立于东方。



玄宗朝唐蕃战争示意图

狼种突厥衰亡录

安禄山一直觉得，他的生日有特殊的意义，它昭示着自己肩负某种上天赋予的使命。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癸卯，元月一日，安禄山出生在一个突厥族的小部落。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只知道是一个粟特族的胡人。漠北到处游荡着这样的胡人，他们来这里行商，还给突厥人带来了拜火的祆教——在安禄山出生的这个部落，所有的突厥族人都皈依了拜火教，信奉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安禄山的母亲就是拜火教的巫女。也许有一个粟特人传教行商到此，与安禄山的母亲、这个部落的巫女相处了一段时光之后，生下了他。然后粟特人离开了，留下了安禄山这个胡人之种。

母亲最初给他取的名字叫阿荦山，安禄山是后来他前往大唐后按照读音给自己改的汉名。

阿荦山，拜火教中的神祇化身，是战无不胜的斗战神，也是光明的象征。母亲曾向阿荦山祈祷，然后生下了他。又因为安禄山出生在元月一日这个特殊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母亲坚信他是光明之神的化身，将顺承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光明的时代。

安禄山也和他母亲一样，单纯而幼稚地相信着。

传说中，突厥人最早的阿史那氏祖先曾被仇人灭族。最后仅存的阿史那氏是一个男孩，被丢弃在草原上，是一只母狼养大了他。阿史那男孩与母狼交合，生下了十个孩子，后来就成了十姓突厥。拜火教的祭司说，那只母狼是腾格里降下的使者，而腾格里就是上天，就是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

只可惜，那个能开启新时代的光明之神化身，并不是突厥狼种，而是一个流淌着粟特人血液的杂胡。

顶着“杂胡野种”的名头，安禄山在部落族人的奚落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长大之后，他早早地逃离了他的家乡，毫无留恋。宁可跟着商人做买卖，也不愿意留在突厥的部落里。

突厥是注定不可能再复兴的了。经历了一百多年，内部已经失去凝聚力，变成了一盘散沙。当初中央王朝在武周革命时暴露了它的脆弱，突厥各部的贵族们认为有机可乘，才在默啜的暴力之下扭成了一条绳子。如今大唐有一代英主开元皇帝在位，国力蒸蒸日上，突厥的贵族们讨不到半点好处，自然不可遏止地松塌下来。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安禄山在偷羊时被当地人抓住，送交给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按照唐律，外邦的蕃族犯罪有独特的规定：如果犯罪之人和受害之人来自同一个蕃族，那就按照本族的法律处理；如果不是，那就按照大唐的律法论处。可唐律在安禄山这个杂种身上却遇到了难题，安禄山毕竟是通晓六国语言的商人，他巧舌如簧地论起了律法——安禄山算哪个蕃族？突厥，还是粟特？抑或是别的胡族？倘若没法说清楚他的属籍，便难以明确处罚应该适用的法律。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是个武人，没有坐下来研究唐律漏洞的闲工夫，他很快不耐烦起来，便

摆摆手，下令将安禄山直接乱棍打死。

这就是安禄山这样的杂胡所面对的现实，在唐朝的官老爷眼里，这个肥胖的胡人杂种和蝼蚁没什么区别。安禄山这时才着急起来，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被打死，尤其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不知从哪里生出了勇气，安禄山大声道：“大夫难道不想消灭蕃族么？为何要击杀禄山？”

这股临危不惧的气势，让张守珪略微感到惊异。他仔细端详起安禄山来，看他身体肥圆，但却俊秀白净，是个灵活的胖子。这样的身板，倒是个从军的好材料。

从此，安禄山便在幽州节度使麾下做起事来，此时的他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成为幽州节度使，而且真的改变了历史。

谁说混血儿不可以成为未来的王呢？当年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祖先，不也一样吗？

在安禄山认真地做着张守珪的干儿子，全心全意为大唐肃清契丹人的骚扰的时候，突厥汗国也在无声地走向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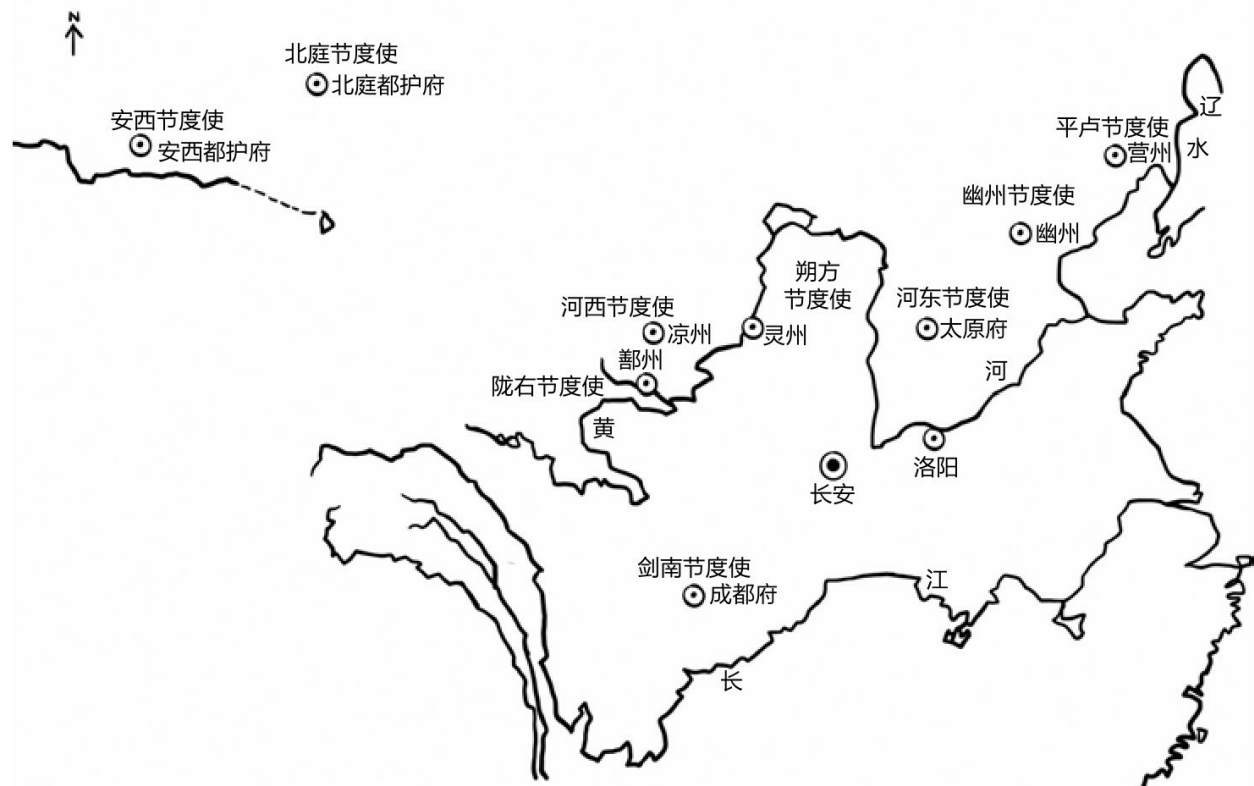
噶欲谷和阙特勤的相继去世，让小杀仿佛失去了左膀右臂。一直以来，突厥汗国的军威都由阙特勤支撑着，如今阙特勤一死，汗国中的许多部族又开始蠢蠢欲动。不论是突厥各部与铁勒人之间，还是十姓突厥内部的各个部落之间，都是矛盾重重，内乱一触即发。

归根到底，还是草原太过于贫瘠，能养活的人口太少了。以往的东突厥、薛延陀之所以兴盛，是因为那些雄才大略的可汗能带着各部落出去闯荡，去搜刮铁勒人的牛羊，去长城边上劫掠汉人的村庄，去参加对外战争获得战利品。可是如今，大唐封锁了边关，只在几个地方开设榷场，允许贸易。唐人虽然不喜欢造长城，但是他们在边疆沿线设立了严密的烽燧系统，突厥人只要一出来寻找地方劫掠，就有烽燧示警、边兵防御，将国境线看得死死的。

经历了姚崇、宋璟、张说三届宰相班子之后，大唐的国防体系终于完成了基本改革。虽然没能恢复贞观之治时那样高效的府兵制，但开元朝的君臣靠着修修补补，总算是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军事制度。原来耕战合一的府兵，被招募雇佣的团兵替代。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距离国都万里之遥的边关军情，唐廷在边关划分出了一个个军区，设立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从辽东到安西、剑南，唐廷设立了十大节度使。这让唐军可以更为灵活机动地应对日益复杂的边防军情。

在这种情况下，突厥人的财路断了，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牧场上游牧刨食，草场变得僧多粥少，只能越来越“内卷”，越来越绝望。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十二月，寒冬降临了草原。每当冬天到来，各部就会出现吃的问题。冬天的草原被冰雪覆盖，没法放牧，有些贫穷的牧民便会因没有食物，三三两两地饿死。由于这些年唐廷专门设置了“防秋兵”，防止吐蕃、突厥等游牧部落趁着秋天草长马肥之际侵扰边境，突厥各部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越发地贫困，牧民到了冬天饿死的情况也随之变得更加严重。



开元九节度示意图

当小杀正筹谋汗国的生计之际，他却突然口吐白沫，腹痛如刀绞——他中毒了，汗国内部图谋不轨的人终于出手，给他下了毒，要置他于死地。

也许是剂量下得不够，小杀虽然痛苦不堪，却没有立刻死亡。剧痛之中，他的心却雪片一般明亮，他颤抖着叫出了那个下毒之人：“是梅录啜！杀了他！”

此刻汗国风雨飘摇，要是可汗死了，谁最得利？不是小杀的那些族兄族弟，阿史那氏的蓝突厥贵族虽然一样心怀异心，但不会在此时对同样姓阿史那氏的可汗动手。真正将会得利的，是梅录啜，以及梅录啜背后的阿史德氏！小杀娶的是噉欲谷的女儿，所以他的儿子们的母亲是阿史德氏，一旦小杀死了，儿子继位，年幼的可汗必然受制于阿史德氏的母族。到那个时候，整个汗国便被梅录啜以及他所在的阿史德部控制了！

突厥之兴，成也阿史德氏，败也阿史德氏。当初是阿史那氏的突厥可汗联合阿史德氏，才纵横草原、统一了漠北各部。历代的阿史德氏贵族，如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元珍、噉欲谷，都是历代可汗最倚重的人。如今阿史德氏却在突厥各部最动荡的时刻，背叛了阿史那氏的可汗，在阿史那氏的背后捅了一刀。

小杀在临死之前，派兵诛杀了梅录啜和他的部下，但他没法再继续追究下去了。阿史那氏、阿史德氏原本是一体的，诛灭所有阿史德，不仅会波及他的妻子、儿子，连突厥汗国也将不复存在。

带着无比的悲凉与痛苦，后突厥汗国的毗伽可汗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毗伽可汗死后，儿子伊然可汗在阿史德氏的拥立之下继位，大权掌握在毗伽可汗的妻子阿史德可敦手中。也许是身体一直不好，或者年纪太大难以控制，伊然可汗很快就病逝了，可汗之位便传给了弟弟，也就是登利可汗。此时可汗的周围，已经全是阿史德氏的势力。

登利可汗，或者可以称为“腾格里可汗”，正是当年铁勒诸部拥立太宗皇帝为“天可汗”时的尊号。可是此“天可汗”已非彼“天可汗”，登利可汗时的突厥汗国，已经无可挽回地四分五裂。可汗王庭内部，阿史德氏与阿史那氏已经公开决裂，登利可汗分别担任左杀、右杀的叔父与阿史德氏斗得不可开交；整个汗国之内，铁勒九姓也各自为政。

大势已去了。

在草原的西端，鄂尔浑河畔，骨力裴罗指挥着回纥部众搭起了牙帐与穹庐。他给这里取名叫斡耳朵八里，汉文的意思是“黑虎城”。从此之后，他的回纥部将以这里为大本营，它将会变成一座雄伟的城池，一个属于回纥人的王庭。

回纥部与突厥一样，出于十姓乌古斯各部的铁勒人。但和信仰拜火教的突厥人不同，他们信仰的是尊奉明尊的摩尼教（也就是明教）。而摩尼教是拜火教的异端。突厥人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这些异端的回纥人，也将崛起成为足以与他们抗衡的一个草原强部。

骨力裴罗是回纥承宗的儿子，当年他的父亲还是回纥部首领、大唐的瀚海都督时，被河西节度使王君奭抓住，流放到了万里之外的岭南，引起回纥全族的震惊。骨力裴罗跟着兄长护输，在吐蕃人的支持下截杀了王君奭，成功地为父亲报了仇。但代价也十分惨烈，他和护输不得不流亡到漠北，投靠了突厥汗国。

这十年来，骨力裴罗历经了千辛万苦，才将留在漠北的回纥族人收罗到一起，并抵挡住了别的部落的袭击。护输也在这期间死去。但风雨之后总算有天晴的一天，突厥人内乱了，不再有能力统治漠北草原。而回纥部也在他的领导下变得越来越强大。

未来的漠北，将是回纥人的天下。

最后的突厥可汗

长安城的酒肆里，一如既往地喧闹。高鼻深目的胡姬挽着袖子，风姿翩翩地穿梭在酒桌之间，为客人们添酒加菜。有从西域回来的行商，唾沫横飞地讲述着他们这一路上有趣的见闻，当他们讲到突骑施汗国一朝被灭，苏禄身首异处之时，酒肆中的人们高声喝彩。

一个潦倒的中年人缩在角落里，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他们的故事。他叫李白，是一个从四川来的诗人。此时的他来长安已经多年，虽然在宾朋的席位上广受欢迎，但是辗转拜谒，却没有找到什么出将入相的门路。四处碰壁，心中郁闷，李白只能把心情寄托在杯中之酒上。

这个长安城不知承载着多少人的梦想，有人一朝得势，挥金如土，也有人失魂落魄，漂泊无依。李白行走在长安西市的坊巷里，银鞍白马、簪花佩玉的少年们在他的身旁穿梭而过。他也曾如这些少年一般意气风发，而如今的李白，心中虽仍有一颗少年之心，但身体却已不再是少年了。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跟随着前面嬉游的少年们，李白一起进入了胡姬的酒肆。胡人在西市的酒肆，历来大受长安百姓们的欢迎，一直门庭若市。酒肆中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粟特族的胡姬时而招呼延揽来往的顾客，时而就着乐师的鼓点节奏，即兴跳一场胡旋舞，引得周围酒客们的满堂喝彩。此时，酒客们的注意力全在谈论塞外边区的战事上，如今大唐屡战屡胜，万里之外的战事每每成为长安百姓们的热门话题。

听到兴起时，李白忽然大笑起来，起身手握酒杯，大声地吟唱：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长笑着，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抬头望见了周围人们惊异的目光，李白笑道：“诸位，我新作的这首《塞下曲》，听起来如何？”

众目睽睽，无人应答。李白不以为意，从怀中摸出几个开元通宝，一字排放在桌上，拿起身边的剑，转身离开。

据说李白是陇西李氏之后，出生在遥远的碎叶城，但自打记事开始，他就没有踏足过西域，那些大漠的风沙，冲天的苍鹰，隆隆的金鼓轰，都只是李白醉后抑或梦里所见到的情形。李白毫不隐藏自己远大的梦想，若有朝一日，长风破浪会有时，他定要仗剑横行，直挂云帆济沧海。

好男儿，便去安西！那里长空万里，是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左羽林军上将军王忠嗣升任朔方节度使，不久之后又兼任灵州都督。此时的他，勋官已经是从三品的云麾将军。

十余年的从军经历，能让一个在宫廷锦衣玉食的少年，成长为历经风霜、惯看沙场秋风的名将。天子当年的许诺终于应验了，作为忠烈之后，王忠嗣成了十大节度使之一，执掌一方军政大权。

继任节度使之后不久，奚人大举南下，王忠嗣率军迎头抵御，在桑乾河与奚人首领奚怒皆交战，三战三捷，凯旋而归。

这场战争除了大破奚怒皆之外，王忠嗣还探听到了突厥内乱的消息。

自毗伽可汗死后，突厥陷入内乱。阿史德氏与阿史那氏终于明刀明枪地干了起来，先是被阿史德氏控制的登利可汗设局诱杀了他阿史那氏的叔父，然后是统领突厥本部右翼部众的右杀被当场斩首，部众被阿史德氏接管。叔叔左杀不能答应，于是率军直接攻打可汗牙帐，大败阿史德氏，杀死登利可汗，立了毗伽可汗另一个儿子为新的可汗。

打败了阿史德氏，阿史那氏内部又内讧起来。另一位阿史那氏的骨咄叶护发起兵变，杀死了左杀和新的可汗，又立了毗伽可汗的另一个儿子，骨咄叶护还不过瘾，不久之后直接杀了新可汗，自立为可汗。

可怜毗伽可汗的两个小儿子，先后被迫做了几天的傀儡可汗就被杀死，甚至没有在史书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而经历了数次兵变的突厥汗国已经无比孱弱，终于引来了原本突厥汗国所统属的其他部落的反噬。拔悉蜜、回纥、葛逻禄三部共同发兵，在唐廷派出的使者的支持下，击杀了骨咄叶护。汗国需要一个新的阿史那氏可汗，所以三部共同拥戴属于阿史那氏旁支的拔悉蜜部酋长做了可汗，是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的骨力裴罗、葛逻禄部酋长，分别担任左右叶护，也就是地位仅次于可汗的人。

突厥本部的阿史那氏残余被击败后，自然不服颉跌伊施可汗，自行拥立了阙特勤的儿子为可汗，是为乌苏米施可汗。这时唐廷下令，让乌苏米施可汗率领突厥残部举族内附，接受大唐的整编管理，而王忠嗣也率军北上，屯兵于碛口。

兜兜转转，历史的聚光灯终于再次照在武川镇的故地上。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关陇门阀的先祖，又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时，见证了李靖李卫公率军大破颉利可汗的传奇一战。

然而王忠嗣留在了碛口，没有继续北上。既是出于他用兵的谨慎，也是因为他自成一派的经验。他要以威慑为主，伺机出击，以最低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果然，不久之后，听闻王忠嗣大军压境，乌苏米施可汗不得不派人请降，王忠嗣立刻答应，定下日子，要求乌苏米施可汗率领部众南下汇合。另一边，他却早已准备好了杀招，当乌苏米施可汗犹豫着是不是要南下的时候，拔悉蜜、回纥、葛逻禄的大军已经到达他们这里，并发动了攻击。乌苏米施可汗连忙撤退，而此时王忠嗣早已通过间谍查知了突厥人撤退的路线，并稳稳当当地等在了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这一战，王忠嗣俘虏了剩下的突厥残部，并带走了整个突厥本部右翼，大胜而归。

突厥本部整整一半的部众，包括突厥汗国原本的西叶护阿布思、乌苏米施可汗之子葛腊哆，以及原来的伊然可汗、登利可汗等人的势力，一共五六千帐，数万人马，全都相继离开突厥，归附唐朝。剩下的左翼部众，有的被拔悉蜜、回纥、葛逻禄收编，有的逃散在外，有的跟着乌苏米施可汗继续流亡，偌大的一个突厥部，就这样衰微了。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乌苏米施可汗在两年后被拔悉蜜部的颉跌伊施可汗捉住砍了头，首级被送到长安，成了李唐皇室太庙的又一件收藏品。

突厥失去可汗之后，立了乌苏米施的弟弟白眉特勤鹘陇匍为可汗，是为白眉可汗。但屡战屡败的白眉可汗已难有人信服，于是突厥又一次陷入了大乱。王忠嗣看准时机再次出击，抵达漠北深处的萨合内山，与突厥剩下的左翼交战，再一次击破了阿波达干十一部。此时的突厥，已是山穷水尽，再也没有一点希望了。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距离最初伊利可汗击败柔然人，建立突厥汗国，已经过去了两百年。突厥最后一任可汗白眉可汗在败退之中被回纥人追上，四周都是回纥汗国的大军。回纥叶护骨力裴罗此时已经被唐朝册封为漠北草原上新的可汗，他的汗号是“骨咄禄毗伽阙”，也许是要用汗号来祈愿这三位过往的突厥英主能够赐给回纥人新的力量。

白眉可汗的身边，人马寥落，部众早已散尽。

他最后一次向腾格里、向祆神阿胡拉·马兹达、向阿萃山祈祷，而后力战、被擒、身首异处。威震天下的突厥汗国的最后一任可汗就这样郁郁死去。他的首级被回纥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收下，送到长安的唐朝，再次成了李唐太庙的收藏品。

这一年，毗伽可汗的可敦（妻子）阿史德氏率领残余的部众向大唐投诚，宣告了突厥部落的消亡。

同样是这一年，突厥与粟特人的混血儿安禄山担任范阳节度使，兼任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成了朝廷军界的红人。

我们或许可以设想，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盛唐的诗人杜甫在他曾逡巡过的长安城中的酒肆里，会遇见这样一位来自北方的旅人。

旅人说，在漠北的草原深处，有突厥人的郁督军神山，大山高约万仞，直穿入云。神山之下，有一块巨大的石碑，孤独地耸立于荒草之间。石碑前立着突厥人墓碑前都有的杀人石，杀的人越多，石人就立得越多。这块巨大石碑前的石人分列两旁，排成了长长的队列。

看那石碑上还刻着字句：

我，像天一般的突厥毗伽可汗，是右方的失毕、伯克们，左方的达干、梅录、伯克们、九

姓乌古斯以及民众们的万王之王。

向东到达日出之处，向南到达日中之处，向西远抵日落之处，向北到达午夜之处，都是臣服于我的地方。

我受上天恩宠，强者尽皆臣服。

除了石碑与石人之外，天地间荡然无物。

废墟四周，唯余青草离离，荒原莽莽。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第四章

庙堂宴安渐鸩毒

——大明宫的阴霾

李林甫升职记

三百年后，有一个叫司马光的人在一部名叫《资治通鉴》的历史长卷开篇说道，人们把那些比自己更牛的人统称为“贤人”，但却总是分不清，他们究竟牛在哪里，不只是分不清，而且看不明白。所以人们要么盲目地效仿牛人们，要么狂妄自大到以为自己和牛人们同属一个档次。那么这些贤人们究竟牛在哪里呢？司马光给出了他的答案：一个人之所以有过人之处，大抵是因为他们在“才”或者“德”方面，比普通人高上一点点。

所谓的“才”，是聪察强毅，是有所作为，是准确地应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

所谓的“德”，是正直中和，是有所不为，是在任何事情上坚守着善良中庸的底线，是对公道纲常的一种坚持，是对天理与生民的一息善念。

世上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人，德与才都普普通通，而在德与才两个指标上都修炼到近乎满格之人，那就是圣人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大唐开国百余年，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德胜于才，那就是君子；才胜于德，那就是小人。历来都是君子少，小人多，开元朝的历任宰相中，除了宋璟、张九龄可以称得上是德胜于才的君子之外，其余的几位，甚至是姚崇、张说，都只能被归在小人一列。

按照司马光的这一套评判标准，说别人是小人，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讽刺，至少他们不是才与德都无一出众的愚人，而是在某些方面极牛的有才之人，只不过他们的德操无法驾驭他们的才能，导致他们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同时，反倒带来更多其他的问题，最终将整个局面变得更坏。

而李林甫，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小人。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的远支，原本不具有什么特别显赫的地位。众所周知，李唐皇室混有胡族血统，自称出自高贵的陇西李氏，但实际上是硬生生地给自己脸上贴金。若不是自太宗以来的历任皇帝孜孜以求地搞姓氏门第排名，强行将宗室列为姓氏第一位，那些高门大户其实对宗室子弟并不感冒，尤其是像李林甫这样的旁系宗亲。

那时的李林甫，活脱脱是京城里的一票侃爷飞鹰走狗的长安少年。出身于地位不高的门庭，只能想方设法地在那些高门大户之间走动，李林甫就这样练就了一身油嘴滑舌的本领，虽然不学无术，但吃遍四方，到处都能玩得转。那些高门大户的长辈同伴们也不太看得起他，动辄直呼他的小名“哥奴”，李林甫也不生气，就这样乐呵呵地答应着。

真正让李林甫拥有人际关系资源的，是他的母亲一族的亲戚们。李林甫的舅舅姜皎，是天子在临淄王府时的死党，先天政变时的功臣，官至秘书监。姜皎本人运气不太好，当年骊山演武时因为引荐姚崇一事触怒了天子，随后坐上冷板凳，后来因为宰相张嘉贞的排挤，被流放岭南。但姜皎的姻亲源乾曜官居侍中，李林甫借着这么一层关系，慢慢地升迁了上来，成了从四品的国子监司业，也就是国家教育总署的副总长。

四十多岁，当上了从四品的官职，身穿绯红朝服，这是那些普通人想也不敢想的成就。但

对于李林甫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四十三岁那一年，李林甫遇上了他的贵人，御史中丞宇文融。宇文融虽然也是一个同样从四品的御史中丞，可是李林甫的从四品与这个从四品，不能同日而语。

宇文融是整个朝堂财税制度改革的灵魂人物，他以一个御史台监察官的身份，主掌括户括田工作，几年时间里，宇文融的团队清理逃户，重新编制田册，让全国总户数增加了上百万户。户口人丁不仅带来了人力资源，还增长了朝廷的税赋收入，使朝廷收入实现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

这个成就让宇文融瞬间成为天子身边的红人，大唐此时正与吐蕃、突骑施对抗，军费是最紧迫的问题，宇文融的括户成果一下解决了唐廷因对外战争、募兵制改革而产生的财政赤字问题，简直是雪中送炭。天子特地允许宇文融独立行事，直接向天子汇报工作，还可以直接向州县发号施令。宇文融的权力急剧扩张，超脱于三省六部之外，连宰相们都要看宇文融的脸色行事。这个时候宇文融是不是个从四品的御史中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到哪里，哪里就是权力部门。

在二人的接触中，李林甫的价值终于被宇文融发现了。宇文融此时正需要一个朝堂上的盟友，以应对首相张说越来越浓重的敌意。而李林甫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强大的沟通能力、高超的理政水平、最重要的是他和宇文融一样都是精致冷酷的利己主义者，懂得如何审时度势。这让他和宇文融一拍即合，走到了一起。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林甫加入宇文融团队，担任御史中丞。而他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张说，状告他私自请术士观察星象，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生活作风奢侈。

他们选的时机很好，正是张说入住中书门下担任首相的第四年。从姚崇、宋璟，到张嘉贞、张说，每一届主政的宰相都没有超过四年，这已经渐渐成了天子统御百官的一项手段，他不能让宰相们久居相位，羽翼过于丰满，甚至成为皇帝权力的一个威胁。如今张说也到了“四年之痒”的时候，他负责的军制改革差不多完成了，天子也就顺势而为，下令将张说“双规”，移交到御史台，由宰相源乾曜负责立案调查。

张说虽然算是文坛大家，但也是私德不足之人，平常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此时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到了，李林甫、宇文融的种种指控，全被一一查证属实。最重要的罪状，就是那条“私自观察星象”，这可是图谋不轨的一大行为，当年的李义府就是栽在了这一条上，最终流放岭南，不明不白地被人害了。

关键时刻，还是张说的哥哥张光出来向天子求情，甚至当场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为张说鸣冤。而高力士探视张说之后，又不失时机地讲了张说在狱中的凄惨状态，勾起了天子的恻隐之心，回想起张说原本的功劳——十四年前，是张说从洛阳送来了自己的佩刀，宣示要与他站在一起，对抗太平公主。那副同仇敌忾的样子，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天子终于原谅了张说，只是免去了张说中书令的职务，不再让他担任宰相。

在朝堂上，宇文融和张说是死对头，但李林甫却不是。宇文融担心张说重新复位为宰相，便继续加紧弹劾。都说过犹不及，宇文融越是串联同僚一起诋毁张说，天子就越是忌惮，担心宇文融结党。看宇文融的括户工作也进行得差不多了，恰逢魏州发大水，需要有个能

臣前去处理，皇帝便把宇文融外放，让他到黄河边修大坝救灾去了。而其他涉事之人，天子也都没有放过，六十岁的张说被勒令退休，其他参与弹劾的大臣也纷纷被免职。

宇文融被调走，而李林甫却在这件事情上平稳降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不仅如此，他还一路升迁，先后担任刑部侍郎、礼部侍郎。他是个天生的技术型官僚，到哪里都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极善于做人，从京城各司的同僚，到宫中的内官、宫人，全是他笼络的对象，更不用说逢年过节送礼、碰了面嘘寒问暖了。

人们都说，李哥奴的这张嘴，就像抹了蜜一样。

靠着这张小甜嘴，李林甫收获了一大波朋友圈粉丝，而这些，都将成为日后的资本。

相比之下，旁边的宇文融做得就差一些了。

外放魏州之后，宇文融的能力再次显现，他成功带领官府和百姓们抗击了黄河大水，还顺便打通了永济渠、通济渠的漕运物流线，借着洪水带来的淤泥，重新开垦稻田，增加了百姓的收入和朝廷的田税。不仅如此，他还借着朝廷赈灾的物资拨款，通过漕运做了几笔跨州贸易，赚了不少钱。结果整个抗击灾情的过程中，朝廷不仅没有损耗钱粮，反倒还赚了一笔。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宇文融教科书级别的抗灾工作，证明了他领先一个时代的微观经济操盘能力。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手中朝廷拨付的救灾款，借拨付到手与实际使用之间的时间差，完美地完成了一次资本的周转交易，从而一把血赚，完全是华尔街级别的现金流操作水平。他也因此再次入朝堂，在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晋升至宰相的行列。担任宰相之后，宇文融照样面面俱到，迅速理清了政局，让各个部门高效运转。

但是，宇文融的问题就在于性急多言，处事不慎，这些年他雷厉风行的做法得罪了不少人。整顿各部门风气、增加工作效率的做法操之过急，也一样搞得朝廷上下怨声载道。所以担任宰相仅九十九天，他就在人人喊打之下被罢免，贬为汝州刺史。这次贬官后，宇文融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一年之后，他被人举报说在黄河救灾过程中贪污了大量财政拨款，人证物证俱在。

这件事情，恐怕连举报人都不免佩服宇文融。这位财政天才，不单单是用救灾拨款做贸易，成功使得朝廷拨款回本，并扭亏为盈，他自己竟然还顺道吞了一笔钱，由此可见，他经营这笔拨款的投资回报率有多么可观。但是宇文融空有这般天才的能力，却因为私德不足，最终身败名裂。他被判贪污，流配崖州（今海南岛），最终死在了前往海南岛的路上。

才胜德者为小人，司马光诚不我欺。

李林甫并没有因为宇文融的事受牵连，照样微笑面对每一个人，让每个人如沐春风。他还找到了别人都没有的秘密大后台，在那位神秘贵人的支持下，李林甫愈发受到天子的看重。他结好宦官与妃嫔们，因此对皇帝每天说了什么、关心什么事一清二楚，这让他每次奏对之时，都能恰到好处地说出皇帝喜欢的答案。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李林甫擢升为黄门侍郎，踏上了开往宰相之位的直通车。

第二年，李林甫被拜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加银青光禄大夫，与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一同担任宰相。

从一个长安恶少年，到执掌大权的当朝宰相，李林甫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想要的权势，不过，他的路还很长，更多的机会在后面等着他。

也就在这一年，一场震动朝野的大案拉开了帷幕。

太子，天下最难的职业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时，李隆基在位已经二十四年了，正正好，和他的曾祖父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间差不多。这时他刚刚五十岁，也和太宗驾崩时的岁数差不了多少（太宗死时五十一岁）。太宗这一系的子孙大多患有遗传性的高血压病，寿命并不算长，活过六十岁的人寥寥可数。

如果李隆基在这一年龙驭宾天，那他也许可以成为古往今来最贤明的皇帝之一，他也不可能被追谥为“玄宗”这样的庙号，也许叫“宣宗神武皇帝”也说不定，所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都不如他们这个“唐文唐武”组合！他宣宗武皇帝李隆基，与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也许就能一文一武，并立成为大唐泱泱数百年的两大巨星。

只是他天生了一副好皮囊、好骨骼，让他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在皇帝之位上再干个二十年，也完全不是问题。

皇帝“超长待机”，最痛苦的也许就是太子了。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郢王李璿被册立为太子起，他已经做了二十年的太子。谁都知道，太子不容易做，既要抵御来自后宫和朝堂上的明枪暗箭，还要小心翼翼地防止皇帝爸爸的猜忌，这二十年，太子李璿如履薄冰，也许他以为二十年马上要到头了，但他不知道，二十年之后，还有下一个二十年。

在生儿子造人方面，李隆基丝毫不输给高祖皇帝李渊。他精力旺盛，前前后后一共生了三十多个儿子，二十九个女儿。为了有效地杜绝前代帝王可能出现的夺嫡情况，李隆基参考过去把兄弟宗王集中安置在五王宅里的做法，在大明宫以南的永兴坊和永宁坊，将长大成人的皇子们集中安置起来，安排宦官严格管理，禁止皇子们结交朝臣，杜绝任何皇位问题上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儿子们逐渐长大，皇子集中居住区也成就了规模，被长安人称之为“十王宅”。到了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搬入的皇子还在变多，“十王宅”已经扩充成了“十六王宅”。

李隆基与皇后的夫妻生活并不协调，一直没有产下过嫡子。所以太子只有在他的各个年长庶子们当中选择。在养大的庶子们中，李璿最年长，于是便立他为太子。对于太子，李隆基的管理之严格同样远超前代。李隆基自己也是从太子之位过来的，对太子在东宫和一班大臣们关着门策划的那些小计俩，心里一清二楚。所以他明确规定太子不要住在东宫了，改住皇帝寝殿外面的别院里，日日不离皇帝左右。美其名曰“亲自培养”，实际上是不给太子任何培植亲信的机会。

这番操作下来，大唐太子这个原本就最悲催职业，这下更加辛苦了，被皇帝“关心”得喘不过气来。更关键的是，李璿还得比他的前任们更要小心，毕竟前代的太子们作为中宫之子，名正言顺，而李璿的生母，却是个妓女出身。

李隆基担任潞州别驾时，风流倜傥，潇洒又多情，看中了当时还是一名歌妓的赵氏，纳入房中，然后生下了李璿。赵氏后来成了赵丽妃，虽然出身低贱，但才艺与外貌俱佳，一时也十分得宠。

但是，情况从武婕妤入宫之后开始出现了变化。

那一年，又一个武氏的女儿入宫成了后妃。武婕妤是武攸止的女儿，武则天的侄孙女，亭亭玉立的样子，恍惚中让人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明艳不可方物的武昭仪，让能歌善舞的赵丽妃、端庄大方的皇甫德仪等一干后宫嫔妃全都黯然失色。她性格乖巧，智商情商俱佳，很快得到了李隆基的宠幸。

武婕妤有着和武则天类似的容貌，也有着与武则天类似的野心。她不甘于一直做皇帝的侧室，而是要做后宫之主，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帝之位。她在后宫的日子，是活脱脱的一部打怪升级史。她首先的目标是潜邸宠妃赵丽妃、皇甫德仪与刘才人，这几位跟了皇帝二十多年，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女人了，保养得再好，也比不上年轻漂亮的武婕妤。在武婕妤面前，三位后妃全部失宠。

宠冠后宫的武婕妤，下一个目标就是王皇后。王皇后可不是寻常女子，她是先天政变的参与者，是像长孙皇后、武则天那样的皇帝内助，要取代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武婕妤瞅准了王皇后与皇帝之间因为色衰爱弛而产生的矛盾，恰到好处地挑拨。长此以往，李隆基与王皇后口角不断，三十年的夫妻，最终变得相看两厌。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王皇后被揭发在宫里举行厌胜之类的巫术，李隆基亲自追查，发现了王皇后私自佩戴的刻有李隆基生辰八字的霹雳木。王皇后说，这块符厌，原本是一个和尚制作，保佑皇后早生贵子所用的。可王皇后五十岁的人了，已经接近了更年期，又与皇帝缺乏同房机会，怎么可能再早生贵子？王皇后是李隆基还是临淄王时的原配，家室、门第并不显赫，经此一事，王皇后被废为庶人，不久之后便郁郁而终。

王皇后被废，李隆基便想要立武婕妤为后。可是经历了武氏与韦氏之乱，武婕妤的姓氏在朝臣们心中实在过于敏感。武氏这些年在百姓们心中也被贴上了“乱国”的标签，虽然武周之后，朝中不知多少人与武氏联姻，具有武氏血统的贵族不知凡几，但再度出现一位“武皇后”，却是大臣们无法接受的。在朝臣们的反对之下，李隆基终究放弃了立武婕妤为皇后的动议，而是封她为武惠妃，在宫中享受皇后礼节。

武惠妃虽然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后，但也得到了皇后一般的实质待遇，剩下的事情，就是让他的儿子成为帝国的继承人了。

她与李隆基在这几年里连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然而全都不幸夭折，所幸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因为担心这位幼小孱弱的“十八郎”（他是皇帝的第十八个儿子）再度夭折，于是放在宁王李宪的邸宅里抚养。说来奇怪，从这个男孩开始，武惠妃接下来生的几个孩子全都平安地长大了。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八郎入宫居住，封为寿王。李隆基和武惠妃夫妇对这个孩子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十八郎也成了宫中最受宠的孩子。

看着十八郎一天天长大，武惠妃要开始为儿子的未来考虑考虑了——其实不用考虑别的，只要帮这个儿子清除他路上的障碍就可以了。而这个障碍，自然是太子李瑛。

这个时候，外朝的一位大臣通过她熟悉的宦官传来了话，说愿意倾尽全力保护寿王。这位大臣就是李林甫。

通过从后宫各处打听到的消息，李林甫判断出了皇帝心中废黜太子的想法。只有利己主义

者才会最懂得另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内心，当今皇帝是从武周时期的血雨腥风里过来的，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人，他都会以最快、最狠的方式将其除去。

皇帝李隆基和他的父亲睿宗，多年来一直父慈子孝，但当睿宗和太平公主一起，动了废掉李隆基的想法时，李隆基二话不说发动了先天政变，让睿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稳稳地退休做起了老宅男。

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在商议立储时谦逊相让，创下一段佳话，后来他们也都相敬如宾，相亲相爱，可李隆基对兄弟们虽是荣华富贵地养着，却不给他们任何参与政事的机会。当爱好交友的岐王李范开始结交朝臣时，李隆基立刻毫不留情地处理了那些大臣，断了岐王培养政治势力的可能。

同样的道理，当太子李瑛年岁渐长，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资源之后，便成了李隆基皇位的一个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太子只有百分之一谋逆的可能，李隆基也绝不会姑息。

这就是李林甫站在寿王李瑁这一边的原因。

说起来，李林甫和武惠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武惠妃的堂姐，也就是武三思的女儿，嫁给了侍中裴光庭为妻，这位宰相夫人，同时还是李林甫的情人。通过这层情人关系，李林甫赢得了武惠妃的青睐。此时李林甫托人带话许诺，让武惠妃信心大振，从此之后，她便成了李林甫的后台。她可以为李林甫提供各种帮助，包括推荐他成为宰相，而李林甫要做的，就是帮她扶助寿王。

“三庶人事件”背后的宫斗大戏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的冬天，太子李瑛和皇甫德仪的儿子鄂王李瑶、刘才人的儿子光王李琬一起在十六王宅中小聚，抱怨着母亲失宠、武惠妃当道的事情。这个消息马上被武惠妃知晓，武惠妃立刻来到李隆基处，哭着报告说：“太子私下结交党羽，不仅要谋害我们母子，还要指斥天子之尊……”

结交党羽，是李隆基的一块逆鳞，太子做这种事情，尤其不能容忍。太子这二十年来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与李隆基的小矛盾却也不少，李隆基早就想另立储君了。如今听说太子和兄弟们私下开起了小会，就更坐实了他们动小心思、做小计划的事实，李隆基立刻召来宰相们，商议废太子之事。

当朝首相张九龄立刻反对：“太子等三位皇子都已经长大成年，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怎可以一下子因为一条没有根据的举报，凭一时喜好随意废掉呢？况且太子之位，是天下之本，不可以轻易动摇，若陛下一定要这么做，臣不敢奉诏！”

这一番话句句刺耳，李隆基登时不开心了。可张九龄就是这么一个脾气，他有着士大夫的耿直，以前也常常犯颜直谏。自张说为相以后，李隆基的权威越来越高，朝中原本的那股劝谏之风渐渐地便不复当初了，只有张九龄这样的直臣，还保留着一股贞观之风。他是文坛领袖，在朝野威望极高，李隆基尊敬他的风骨，确实也不敢轻易怼回去。

太子问题极为敏感，张九龄反对之后李隆基的表情又极为难看，几位宰相都沉默着，没有继续发言。连一向嘴甜的李林甫，这次也是一言不发。这场议事最终不欢而散，李隆基自己也犹豫未决。

散会之后，皇帝和宰相们离场。而李林甫却没有散去，留住了一位相熟的宦官，打听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方才事情仓促，他对武惠妃在御前哭诉的那些故事一概不知，如今知晓了，这才开口说道：“此乃主上的家事，又何必去问外人！”笑了笑，走了。

李林甫知道，宫中没有秘密，他这句话不久之后便会传进皇帝的耳朵里。而皇帝听后，自然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宗皇帝准备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时，受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宰相班子的集体反对。在这个时候，英国公李勣说出了这句关键的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句话成了高宗的一颗定心丸，最终让他下决心立武则天为后。如今，李林甫将这句话原装原配地传给皇帝，皇帝自然知道永徽朝这件旧事，也自然会明白李林甫的心意。李林甫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机，说出皇帝最想听的话，这次也不例外。

李林甫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会说服皇帝去做一件事情，而是说合适的话，帮助皇帝自己去下决心。武惠妃的告状，皇帝未必真的相信太子是要和两个弟弟结党谋逆，但如若皇帝下决心要废掉太子，那太子是不是真的结党谋逆，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这一次，李林甫失算了，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张九龄报告皇帝，昨天有一位后宫的

贵人，支人来给张九龄传话，说什么“要废太子，便一定会立新太子，张公如果能帮忙，便能久居在相位上”。

此话一出，连皇帝李隆基也惊得变了脸色。

张九龄的话，没有指名道姓是哪位后宫的贵人，但只要动脑子想想就知道，一定是武惠妃。没有证人证据，只靠张九龄一张嘴，但大家都知道张九龄堂堂宰相，正人君子，从不屑于说谎，他既然这么说，就一定不会造假。

李林甫听了也不禁暗自气恼。武惠妃竟如此沉不住气，还想要用名利来引诱张九龄？也不想想张九龄是谁，是用名利便可以引诱的那种人吗？他知道，此时殿上张九龄的这一席话，已经意味着这场事件的终结。

经过这件事情，李林甫也想清楚了，为今之计，他要先将张九龄这个绊脚石挪走，然后才能兑现给武惠妃的诺言，如愿帮助寿王取得太子之位。

李林甫与张九龄之间的梁子，从李林甫升任宰相时便结下了。当初皇帝准备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征求中书令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一身系国家之安危，陛下如果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恐怕以后要成为国家的祸患。”这句话很快就通过宫人传到了李林甫的耳中，李林甫拜相之后，虽然恼恨张九龄当初的话，但因为张九龄作为朝中首相，与皇帝正处于关系的蜜月期，所以不得不继续小甜嘴伺候，对张九龄笑脸相迎。

张九龄是直臣，历来按照自己的原则与理念说话行事，他想要的是实现利济苍生、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李林甫是“曲臣”，历来按照皇帝的喜好与心意说话行事，他想要的是获得更多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们一个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两者自然不能兼容，也必定会在朝堂上有个你死我活。

而皇帝这个大领导，虽然需要张九龄这样的直臣，但心中难免更喜欢李林甫这样的“曲臣”，这并不完全因为李林甫善于拍自己的马屁，而是他作为天下的最高主宰，需要像李林甫这样有能力但却不讲原则（或者说完全以皇帝的要求为原则）的小人，将他的意志贯彻到施政的方方面面。

当年河西节度使王君奭手下的牛仙客，此时已经成了朔方节度使。皇帝看重牛仙客善于经营的能力，想要调他来朝廷担任工部尚书，负责重大工程的修造。但是对这个任命，张九龄提出坚决反对，理由是牛仙客是边将出身，才学德行不堪担任尚书这个职位，被任命为尚书有辱于朝廷。张九龄的话颇有些分量，李隆基便退而求其次，想先给牛仙客封爵，积累一定的声望之后，再让他入朝为官。

皇帝妥协，张九龄却不会轻易妥协，他说，牛仙客作为区区边将，不配封爵。

李隆基沉默不语。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说一句也是多余。

但李林甫却对牛仙客的任命表示了赞同，他对李隆基说：“牛仙客既然有宰相之才，当尚书又会怎样？张九龄一介书生，看不清大体。”

这话让李隆基笑逐颜开，第二天再次宣布要加封牛仙客的决定。张九龄还是那个观点，再次提出反对。这时，压抑已久的李隆基终于爆发了，勃然大怒道：“事情以后便全由你来

定吧！”

这是天子少有的一次动怒，张九龄连忙叩首道：“陛下不察臣的愚昧，让臣忝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尽言。”

李隆基冷笑道：“你嫌弃牛仙客寒微，那你又出自哪个门第？”

气氛瞬时降到了冰点。天子这话实在太重了，问他张九龄是什么出身，无异于人身攻击。张九龄是寒门出身，靠着科举入仕才一步步成为文坛领袖，而且他是岭南人，在以北方人为主体的朝廷中是个十足的异类。从地域角度看，牛仙客这个西北人，在地域鄙视链上倒还处于张九龄的上方。天子一向尊敬张九龄这样的文学之士，如今公然挑出这层歧视问题，足可见他心中对张九龄的不满。

但问题只要涉及张九龄的原则，他便一步也不退缩。只见张九龄昂然道：“臣是岭南蛮荒之地的微贱之人，比不上牛仙客生于中原。但臣毕竟出入台阁多年，而牛仙客这样目不识丁的边地小官，若予以大任，恐怕难服众望。”

李隆基听了再也控制不住表情，拂袖而去。

退朝之后，李林甫不失时机地说道：“只要有才能，何必一定要通晓诗文？天子重用一个臣子，天经地义，又有何不可？”

这番话再一次正中李隆基下怀。如今的大唐，各项政务日益复杂，奉行理想主义的施政原则过于困难，事实证明李隆基“务实为上”的施政方式取得了不凡的效果，开元之治大获成功，国家进入盛世。李隆基倦了，他受够了宋璟、张九龄这样的君子，是时候用一用小人

了。

担任宰相以来，李林甫坚持不懈地在李隆基身边旁敲侧击，核心就是一句话：张九龄的主张都是书生之见，老成谋国之臣不当如此。

这句话看似理性、中立、客观，但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预设的帽子，就是：不可以有书生之见。

但书生之见，错了吗？古往今来，就是那些在李林甫之辈口中的“书生”们，坚守着道义的底线，纵然是到了至暗时刻，依然坚持不屈，守护着真正的文明。只可惜，李隆基不需要这样的“书生之见”，他想找的是更符合如今大唐需要的才能之臣，打造更加富强的“开元盛世”，帮助他开着帝国的钢铁战车征服四方。

张九龄最终被时代抛弃了。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改任没有实权的右丞相，李林甫继任中书令，成了皇帝之下最有实权的人。

张九龄罢相半年之后，因被同僚牵连而被贬为荆州长史。就在他被贬出京的第二天，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再次上告太子李瑛三兄弟密谋。而此时，已经没有下一个张九龄愿意站在公理的角度上与皇帝据理力争了。新任的宰相牛仙客，作为李林甫一手扶持进政事堂的副手，一心铺在业务上，关于朝政只是李林甫的应声虫而已。而李隆基征询李林甫的意见时，李林甫还是那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是臣等所能干预的。”

宰相的这个态度，才是李隆基最希望的态度。李隆基当日下令：废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琬为庶人。不久之后，将三个儿子赐死在了京城东部的馆驿中。

皇帝一天之内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这个事件实在太过于骇人听闻。但在这个从玄武门之变开始就养成了“优良传统”的李唐皇室中，这一切就见怪不怪了。只有士族和百姓们为这“三庶人”感到可惜，不免一声叹息。

这一切正中李林甫的下怀，他什么都没有说，但却帮忙完成了这一切。只待寿王李瑁继位为太子，然后成为下一任皇帝，他的地位便会越来越稳固。这一切环环相扣，都在李林甫的算计之中。

李林甫嘴甜如蜜，但腹中却全是杀人的刀子，真可谓一个“口蜜腹剑”之人。

杨家有女初长成

皇帝一天之内杀掉了三个亲生儿子，武惠妃也震惊不已。

她原本也许只想自己的设计成功，废太子李瑛等人被废为庶人，然后被幽禁起来，从此退出皇子的角逐——就像当初的废太子李承乾、章怀太子李贤一样。但武惠妃没想到，皇帝竟然如此心狠手辣，自己的亲生儿子说杀便杀，不留任何情面。她怕了，真的怕了，她害怕一切失去控制。皇帝此番能杀掉李瑛，以后情况变了，会不会翻脸杀掉她的儿？

这之后，武惠妃患上了癔症，一病不起，就在“三庶人”被杀的当年十二月去世，至死也没有看见儿子李瑁成为太子的样子，年仅三十八岁。

就算是和后宫之人相比，武惠妃也算得上是个狡诈的女子了，但对她的儿女们来说，却是一个无微不至的母亲。她为儿子李瑁张罗物色好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安排好了李瑁在外朝可以倚仗的盟友，也就是宰相李林甫；安排好了娶亲的人生大事——弘农杨氏的女儿，官宦世家，怎么看都是一门好亲；她死了以后，也许能被皇帝追谥为皇后，这样的话，李瑁就成了皇帝第一个嫡子，更是为李瑁名正言顺成为太子添砖加瓦。

说起来，她的儿媳，寿王妃杨氏，倒真是天生丽质的女子，让她越看越喜欢。希望杨氏能为李瑁多生几个儿子，只可惜，她肯定看不到了……

皇帝李隆基为他宠爱的武惠妃准备了盛大的葬礼，并追谥为顺贞皇后，葬在他的陵寝。等李隆基驾崩之后，他们将以夫妻的身份一起长眠在同一个陵墓之中。

在顺贞皇后的灵前，李隆基感慨万千。这时，他看见了寿王妃杨氏，披着斩衰之服，梨花带雨般地哭着，李隆基坚硬的胸膛里，有某处细小的心弦忽然拨动了一声，发出了细微的轻响。

自武氏死后，李隆基因为儿子与爱妃的相继离世，终日郁郁寡欢。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后宫中如此多的妃嫔佳丽，如今却没有一个称得上他的心意。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李隆基已经五十三岁了，也许是继承了武则天基因的缘故，他的头发依然乌黑，精力依旧旺盛，仍有着挥发不去的权欲和兴致。他觉得自己并不老，他还是当年那个纵马放歌、风流倜傥的男人，而花前、月下、琴心、剑胆，又怎能没有美人相伴？

天下的秀丽少女，纷纷被送入大明宫，填补李隆基的欲壑，但李隆基都不满意。他的心中有个念头，时而闪过，然后久久缭绕不去。

寿王妃，杨氏，小字玉环。

精通音律，擅歌舞，善弹琵琶。

肤白而貌美，性感而圆润，完全长在了李隆基的审美标准上。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只可惜……

后宫之人，不少已经猜出了李隆基的心意。他是生杀予夺的皇帝，有了这样一番心意，自然有人费尽心机地为他实现那个大胆的想法。不就是民间百姓所说的“扒灰”吗？李唐皇室内，这些年做的那些超乎伦理道德之事还少吗？更何况宫里养着这么多伦理道学家，自然能想出最好的方法来解释。而且寿王李瑁似乎还很愿意配合，他系着希望，倘若舍了寿王妃讨取皇帝的欢心，也许龙颜大悦之下，就能将太子许给他。

于是寿王妃杨氏被接进了宫，先是侍奉天子尽孝，然后安排杨氏出家，以为皇帝生母窦太后祈福为名，敕书认证她为女道士，道号“太真”。既然出了家，那便和原来的丈夫脱离了关系，从此之后再做什么，即便是嫁给别人，也与原来的夫家没有关系。接下来，再为寿王安排一门新的亲事，有了新的寿王妃，人们便会渐渐淡忘原来那个。到那个时候，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需要其他人知晓了。什么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只要帷幕一拉，宫门一闭，此间的欢乐，便不足为外人道也。

世上本没有什么事，故意装聋作哑、当成一切正常的人多了，便仿佛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延英殿里，高力士侍立在皇帝的身侧，面前是当朝的宰相们。自皇帝搬入大明宫以来，日常都在延英殿里处理国政。这里距离宰相们办公的中书门下比较近，宰相们有事汇报，或者皇帝要召见宰相们，都可以在殿中商议。

宰相们的会议，如今基本上是中书令李林甫的一言堂，李林甫回答着皇帝的问话，代表宰相们向皇帝报告工作，其余牛仙客等人，都只是李林甫身边的一个陪衬而已。没办法，能者多劳，李林甫的话，皇帝最爱听，于是渐渐地，宰相当中只有李林甫说话的份了。

这几番奏对，李林甫都提出了一件事，那就是尽早立太子。李林甫自然是主张立寿王李瑁的，因为寿王的母亲武氏已经追谥为皇后，那寿王便是嫡子身份，按照惯例，是最有资格的。但李林甫说得小心，尤其注意不提寿王的嫡子身份，当今的皇帝不是嫡子，因而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自然是不说的为好。

最近皇帝气色越来越好了，今天心情也不错，脸色红润有光泽，还笑口常开。李隆基笑眯眯地听完了李林甫的谏言，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听进去了，会再考虑。这几次李林甫谏言立太子，皇帝都是这个态度。宰相的汇报与谏言工作完成了，便向皇帝拜了拜，准备离去。

“李卿觉得，忠王如何？”皇帝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问道，仿佛只是下班工夫随口一句的闲聊。

李林甫身子微微一阵，眼光里机锋一闪：“忠王在边疆立了不少功勋，受将士爱戴，往后当可成为一方良将。”忠王李玢是皇帝第三子，如今最为年长，但他生母早死，在朝中没什么根基，只是挂名过单于大都护的官职，遥领诸将击败契丹、奚人来犯之兵。这些年围绕皇储之位，兴起过多次明争暗斗，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忠王，也没想过要把他视为对

手。

皇帝微笑着点头，不再多言。这段对话再简单不过，简单到连修起居注的起居舍人不会把它记录到皇帝的实录之中。

但高力士此时已经听出了皇帝的心意。那边的李林甫同样也听出来了。

李林甫等人告退之后，皇帝陷入了沉思，一改方才的笑容，目光渐渐凝重了起来。

“大家（宫人们对皇帝的称呼）似乎有心事？”高力士终于问出了他应该问的问题，“老奴敢问其故？”

皇帝看了高力士一眼说道：“你是我家的老奴了，我如今在想什么，你难道还揣度不出来么？”

“得非是储君之位还没定下的缘故吗？”

“然也。”

高力士深吸一口气，他知道他接下来的话将彻底转变朝局，还会让他陷入一个个难测的漩涡之中。只见高力士一字一句地说：“大家何必为了这件事情虚劳圣心？只要推最年长的那位郎君，立为太子，还有谁再敢来争夺？”

皇帝听了，终于爽朗地笑了：“你说得好！你说得好！”心中再无疑虑。

其实，高力士不过是说出了李隆基心里的话而已。李林甫多次反复建议皇帝立寿王李瑁为太子，这已经注定了李瑁将与太子之位无缘。这一次李林甫少有地没有沉住气，主动表态站在寿王这一边（也有不得不公开站队的原因），不免让皇帝担忧起宰相与寿王走得过近，皇帝自然难以忍受。而忠王李玢能力合格，却势单力孤，连生母都已经不在人世，皇帝暂时不用担心他的威胁。两相比较之下，储君之位自然是非忠王莫属了。

当然，这里也许还有一层皇帝无法开口的原因——原来的寿王妃杨氏玉环，如今已经成了道姑太真。虽然安排太真入宫为妃的计划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没有任何问题，但若是寿王真的成了太子，也可能会让皇帝的心里硌得慌。

几天之后，皇帝下诏，正式立忠王李玢为太子。

而高力士在皇帝面前所说的话，不久被李林甫得知。他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恩怨，也就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人们没有说错，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之人，当面犹如春天一般温暖，背后犹如冬天一般冷酷。在宰相之位上，他不断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直至自己的宰相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对待新任太子，李林甫也是如此。李林甫当时拥护寿王为太子，自然是得罪了李亨（忠王李玢改名为李亨）。从此李林甫害怕太子李亨报复，常常寻找机会陷害李亨。但凡太子这边有一点风吹草动，李林甫便立刻让人向皇帝汇报，想尽一切方法置太子于死地。

而这一切，正中皇帝的下怀。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宰臣们与太子走到一起，威胁皇权。此时相府与东宫势同水火，双方自然会想方设法地争取皇帝的支持，从而压倒对方。

权力的交接，在古代无论中外都是一个重大且艰难的命题。唐朝的皇位在父子之间继承，并以宗法礼制为保障，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确保皇权交接的稳定。但实际上，皇帝传位于太子的过程中，尺度的拿捏依然极其敏感。太子看得太紧不行，毕竟迟早有一天要继承皇位，若是不提前加以锻炼、积攒资历，到时候骤然登位，难免要被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臣所把持，影响李唐的社稷；太子管得太松也不行，一不留神就会尾大不掉，反过来威胁皇帝的权力，尤其是对李隆基这个以太子身份取代父亲权力的异类来说，自己的太子就更是警惕的人了。

如今便好了，权相与太子互相制约，互相盯紧。皇帝什么也不用做，便能把宰相、太子两大巨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李林甫从此不敢懈怠政事，太子那边又有李林甫的人全方位、狗仔队式地盯着，这就方便控制得多了。

而李隆基自己呢？他老了，要花更多的时间颐养天年，同杨太真一起度过幸福的老年时光。既然如此，国事有李林甫盯着，他自己就轻松多了。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李隆基在位已经三十年，开元盛世依旧持续着。这一年，李隆基的兄弟邠王李守礼、宁王李宪相继去世，与李隆基同辈的兄弟们，到此已经基本全部凋零了。李隆基向来优待他的兄弟们（当然是在他们不会威胁自己权力的情况下），回忆起他们过往的峥嵘岁月，心中也不免凄怆。自己的皇位原本就是嫡长兄宁王李宪让给他的，这一点李隆基始终心存感激，他下令追赠兄长为“让皇帝”，以帝王之礼安葬，还拿出自己的天子衣袍为李宪入殓。其余几位逝世的兄弟，他也一一追赠为太子。

兄弟们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李隆基感慨万千。这三十年来，他该为这个帝国做的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帝国转型成功，在新的常态之下继续运转。国事有李林甫和太子相互制衡着管理，大体不用他多加操心。现在到了他可以休息休息的时候了。

整个冬天，李隆基带着杨太真一起，在骊山的华清宫泡着温泉度过。新春之际，他的御驾返回长安，在兴庆宫（原本隆庆坊的临淄王宅已经改造为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接受群臣的朝贺，并且大赦天下，下令改元。

新的一年，便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和前代帝王们相比，李隆基算是一个超长待机的帝王。而在超长待机的李隆基之下，李林甫也神奇地度过了宰相任期的四年之痒，进入了他的长时间待机。

极乐的盛宴

大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经历了三十年的开元之治，大唐国势空前强盛，疆土纵横万里，远迈汉朝。天下声教所被之地三百三十一州，另有八百羁縻州，由唐廷直接任免当地蕃族酋长，并由十大节度使、经略使管理。边疆军力极其强大，各镇边兵四十九万人，可以与契丹、突厥、突骑施、大食、吐蕃等各民族同时开战且毫无压力。天下户口八百五十二万户，实际控制在册的人口共四千八百九十万人。

李白在这一年再次来到了长安，这座曾经让他伤心的城池。他曾在这里盘桓数年，出入权贵的门庭，却始终没能谋取到一展抱负的机会，最终感慨着“行路难，行路难”，黯然离开了长安。此时皇帝颁下诏书，不管是无官无爵的白丁、还是离职公务员，只要精通儒学、文章，或者军事、武艺，皆可推荐进入朝廷。

李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再度来此。

长安是个名利场，是个销金窟，故地重来，李白却发现，在这里并没有一个真正交心的朋友。好友孟浩然已经在两年前逝世，其他的几位朋友，比如王昌龄，全都各有官职，或任职在外。在长安城中，他认识很多人，比如在诗坛和他一样颇有名气的王维王摩诘，刚好在外任职期满，此时正在长安。但对王维这位名门之后、京圈阔少、李林甫等一众权贵的座上客，李白从见了第一面起就知道自己与他气味不和。

李白无比怀念他在江南泾县的那位好朋友汪伦，没有长安城门阀圈子里那样的虚伪巧饰与矫揉造作，只有他喜欢的纯真与真挚。回想起他离开泾县准备前往长安时，汪伦跟着他的行舟，在岸边一路踏歌相送，李白的眼眶不禁湿润起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可是这样的友情，长安城里并不存在。

在长安，谁人识得李白？

李白寄身在道观紫极宫中，百无聊赖地度过多日。正当他无聊之际，命运却偏偏选择在此时眷顾。在这处道观，他遇上了当朝秘书监贺知章，两人交谈起来，竟一见如故。贺知章已经八十余岁了，不仅受皇帝尊重，还是德高望重的诗坛名宿，他和李白一样崇尚逍遥的道术，因缘际会，他们得以在这座道观相遇。当贺知章读到李白所写的《蜀道难》时，惊喜地称赞道：“足下不是寻常之人，乃是天上的谪仙耶！”

李白好饮酒，贺知章也好饮酒。他们当即相携去了酒肆，让酒家烫好热酒，开怀畅饮。可直到酒家上前询问时，他们均才意识到两人都没带钱。李白身无分文，而贺知章如此身份，自然没有自己随身带钱的习惯。两大文豪，如此窘境，他们却不觉尴尬，开怀大笑起来。贺知章摸了摸身上，解下腰佩的鱼袋放在桌上：“店家，你看这小金鱼可值得酒钱？”

鱼袋乃是五品以上朝廷命官才有的信物，凭着鱼袋方可出入宫禁，而其中最尊贵的，是三品以上穿紫衣的官员方有资格佩戴的金鱼袋。武周时，曾一度改鱼袋为龟袋，李唐复辟之后，又重新改为鱼袋。他们一个布衣中年，一个年迈老头，连酒家也没想到，这二人竟持有如此尊贵之物，一时间怔怔地不敢接。

一旁的李白开怀地笑着：“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贺监，请进酒！”举起酒樽，径自先干为敬。

那一个晚上，二人都喝了很多，喝到两人酩酊大醉。李白在酒肆的桌前沉沉睡去，贺知章则被人扶上马，眯着醉眼，摇摇晃晃地前行，像是踩着小舟一般，渐渐隐去在长安深蓝色的月夜里。多年以后，李白将这件事告诉他的好朋友杜甫，杜甫将其写在了自己的诗中。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那是最好的时代，世间最富才华的人们，在这座万国朝拜的伟大城市之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只是当杜甫再追忆时，这个时代已经随着天宝的狼烟，不复存在了。

结识了贺知章之后，李白才拥有了真正的机会。他被贺知章举荐给天子，而天子也读过李白的诗，当即下令召见。

那是在兴庆宫的花萼相辉楼，李白到来时，天子下了步辇，亲自步行下殿迎接，请李白坐在七宝床上，赐下酒宴款待。李白没想到，自己的诗名虽未帮他换来等量的财富，却帮助他俘获了一众读者的心。席间，天子亲自为李白调制羹汤，对李白说：“卿为一介布衣，朕却听闻卿的大名。若非你诗名远播，又怎会有今日的会面？”

当今天子是一个极富才华之人，精通音律，他在北苑的梨园亲自设立了皇家管弦乐团、皇家歌舞团，并亲自担任团长。在筵席之上，天子还命令管弦乐团奏响了他亲自谱写的《霓裳羽衣曲》，引得杨太真芳心大悦。

此时的李白踌躇满志，希望借天子的赏识获得他想要的机会。但他并不知道，他其实就如同这首《霓裳羽衣曲》，以及那些梨园子弟一样，只不过是皇帝娱乐自我、取得杨太真欢心的珍玩而已。

这一次李白被封为翰林供奉。他本以为这个职位与当初张说、张九龄曾担任的翰林供奉一样，是负责执掌机密文书的重要职位。却不知道此时的“翰林供奉”已经和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今只不过是皇帝供奉的一位才艺人事，是皇帝的弄臣，偶尔朝廷的对外文书文采不足，方才需要翰林供奉出马，为文字添笔润色。

李白大部分时候面对的都是这样的任务：每每皇帝娱乐至某处，诗兴大发，却苦于辞藻不足、无法描绘心中的诗情画意之际，便会召来李白，请他面对此情此景，赋诗一首。

皇帝与杨太真浓情蜜意之时，看到春暖花开，宫中景致宜人，于是便找来李白，请他快快赋诗，皇帝命题，要求诗中有花开，有柳绿，有金殿，有鸳鸯，还要有美女。李白便写下一首《宫中行乐词》：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皇帝与杨太真游览到兴庆宫沉香亭，见花开时节，落英缤纷，大为赏心悦目，于是又找来李白，请他即兴写下《清平调》的歌词，交由梨园班子弹唱。要求歌词之中有风，有月，有花，有美女。李白于是蹭蹭蹭写就清平调之诗词：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清平调》一连三首，无不是大师级水准，既描绘了风花雪月，又赞颂了美人杨玉环。皇帝与杨太真听了，都是眉开眼笑，连胜夸赞。

李白终于过上了富贵荣华的生活，作为首席宫廷文人、皇帝宠臣，他获得了极其优厚的待遇。但李白的心中却并不开心，因为这一切并不是他想要的。在翰林院的这些日子，他对开元天宝盛世的想象幻灭了。

何谓治世？难道不是皇帝励精图治，百官兢兢业业，朝中群贤满堂，百姓夜不闭户吗？可是如今他亲眼看见的大唐朝，为何不是这样？

都说当今皇帝是不世出的圣人，开元之治三十年，意气风发。可他却看见，皇帝整日流连于声色犬马，与杨太真芙蓉帐暖度春宵，沉迷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他对国事只有一个要求，那便是别出问题，多立功劳，他只要结果，不再关心过程。什么民间的疾苦，边关的安危，他只是听听，却并不想过多关心。

朝中大政都由李林甫一手把持，中书门下就是他的一言堂。此时的副相李适之，根本不是李林甫的对手。李白听说，李林甫心胸狭窄，口蜜腹剑，凡是朝中有人的才华与能力冒出头来，可能有希望成为未来的宰相，李林甫便不遗余力地打压，并想尽办法将其调到外地，或者强制免官、退休。

而皇帝的宠妃杨太真，不久之后正式成了皇帝的妃子，是为“杨贵妃”。她所受的宠爱，宫中无人能及，连身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大将军、渤海郡公的宦官高力士，都要在杨贵妃出行时为她牵马坠蹬，专门为杨贵妃织绣衣服的工匠多达七百人。她喜欢吃一种叫作“荔支”（即荔枝）的水果，这种水果李白在蜀中见过，中原却没有，因为它难于保存，又只能生长在南方。于是每年夏天荔支成熟时，皇帝便命人将荔支从南方用驿马飞驰送来，走最快的邮驿通道，保证送到长安时，荔支仍然鲜红肥美，色味不变。为了这一口荔支，朝廷每年不知要花费多少运送经费。

更令李白看清这个“盛世”真面目的，是百姓们的生活。开元朝以前，府兵制仍在，朝廷军费所需不多，一年只要两百万便可。然而到了天宝年间，边兵全都用钱粮招募，衣物军资等全都由政府出钱，所以每年的军费一下子增长了十倍左右。而这些军费最终都要由百姓们承担。尤其是关中地区，是陇西、河西、西域、朔方等几个重要军区的总后方，后勤军资供应压力极大，给关中百姓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李林甫主掌的政府，非但没有下措施缓解，还因为顾着皇帝的喜好、避免宫中缺少供奉而移驾洛阳，反倒加重了长安附近各州县的税赋，让本已疲惫不堪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

如今的长安城也许还能继续维持繁华的景象，但是长安之外，关中州县的经济已经快要被军事给拖垮了。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皇帝在城北禁苑的望春楼设下盛大的宴会。

望春楼的东边，是刚刚花费巨大人力挖开的深潭，用来聚集江、淮地区的运粮船只，接受天下各州送来的供奉。朝廷新的财政能手韦坚，如今是江、淮南租庸等使，颇善讨皇帝的欢心，他让人组织数百只新船停在望春楼下，每只船上都写着各郡的名称，并陈列本郡所产的珍宝名物。陕县县尉崔成甫身穿半臂锦衣与袒胸露身的缺胯绿衫，头上绕着红色抹额，在最前面的一只船上高唱《得宝歌》。此时望春楼下花团锦簇，数百美女盛装出场，在一旁齐声合唱。韦坚则在当中，跪着将各州所献奇珍异宝、以及一百个装满了花色珍饈的象牙盘一一献给楼上的天子。

天下承平百年，全社会的财富积累远超贞观、永徽年间。如此盛世，物华天宝，不仅要载歌载舞，还要加餐。

这场盛筵持续了一整天，长安城的百姓全来围观，深潭周围人山人海，共同分享盛世的极乐。

而李白也被邀请到了望春楼上即兴赋诗。楼内丝竹声声入耳，座上宾客无不是达官显贵，但李白却并不开心。他宁愿与贺知章等饮中八仙一起，聚在长安偏僻的酒坊里醉个痛快，好过此时被当成吉祥物，奉命写一些应景的太平歌词。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醉酒的李白曼声吟哦着。这首《子夜吴歌》的曲调悲婉，在这极乐之宴上显得格格不入。而诗中流露出的厌战情绪，更是对如今时局的讽刺。

捣衣，就是将粗麻葛衣反复捶打上浆，让粗糙刺人的衣料变得柔软可以穿着。如今的望春楼外遍是奇珍异宝，楼里的贵人与歌女，身上的丝绸柔软顺滑。而边关的将士们却正在忍受着塞外的风沙，整个长安的平民百姓，还在为他们赶制急需的衣料，彻夜不能休息。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结束？

皇帝听着李白的歌声，眼睛里露出了微妙的神情。

但皇帝仍旧沉浸在盛世的得意之中。李白在翰林院的同事们，也满脑子都是用歌颂歌舞升平来讨得龙心大悦。

有些翰林们，不仅仅满足于写一些歌颂盛世辉煌的文章，开始在一些小细节上做起了文章。他们翻着典籍，《尔雅·释天》有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如今大唐盛世，足可以与典籍中夏商周三代，甚至尧舜时期那个辉煌昌明的理想社会相媲美。如今的国号是唐，帝尧时的国号也是唐；如今天下太平，帝尧时也是如此；那么，既然帝尧时称“年”为“载”，如今的大唐有一位同样英明神武的天子，自然也应该称为“载”，来体

现如今的繁荣盛世。

于是群臣怂恿皇帝下诏，将天宝三年改为天宝三载，从此称“年”为“载”，直至大唐千秋万载。

这一年，皇帝李隆基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效法尧舜的圣人们，垂拱而治，将国家大政全都委托给李林甫来处理。他从容地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城巡狩已将近十年（长安的粮食已经充足了），天下没有让人忧愁的大事，朕想高居在上，不管大事，把政事都委托给李林甫处理，你以为如何？”

历来说话小心从不犯冲的高力士，这次的回答忽然激烈起来：“先不说春巡秋狩是自古以来的祖制；国家大权不能随便委托给他人。若是委托给他人，等这个人威势形成以后，谁还敢非议于他？”

将国事委托给李林甫的想法，是李隆基动了一番脑筋的，皇帝负责彰显权威，而宰相负责具体施政，这可是有些类似于后世内阁制的“先进”理念，李隆基也有这个自信，能在委政于李林甫的同时，稳稳地驾驭住他。可这一切，高力士无法接受，他不能看着那个原本英明勤政的李三郎一步步懈怠下去，在消极怠工的边缘游走。所以对于这个想法，就算是触得李隆基龙颜大怒，高力士也一定要说。

果然，李隆基脸色一沉，高力士知道，这是皇帝动怒前的征兆，于是跪下顿首言道：“臣狂疾，说了胡话，其罪当死！”

虽然动怒，高力士劝阻时所说的后果却实实在在点醒了李隆基。

“你说的都是忠言，又有何罪？”皇帝说道。

他下令再摆宴席，邀请左右一同饮酒，也算是对高力士的一种安慰。在席上，李隆基再度表扬了高力士公忠体国之心，左右近臣们听了，全都高呼万岁，颂扬皇帝的圣明。

但高力士明白，过去那个真正圣明决断的一代英主，已经完完全全地变了，变成了他所不认识的样子。高力士也下了决心，从此以后再也不轻易向皇帝献上什么关于国事的建议了。

“李白怎么还没来？李白呢！让他来作诗！”借着酒劲，皇帝在高高的坐席上，面带愠色地大声叫着。

长安城的某个角落，李白醉意朦胧，在小河边酣睡着，纵使中官反复催促，李白依然闭目不言。

方才他喝了一顿酣畅淋漓的酒，作了几首发自内心的酣畅淋漓的诗，还下了一个酣畅淋漓的决心。

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如果富贵荣华让他心中不喜，那要这些又有何用？

皇帝的决定下来了，对李白酒后抗旨的行为，算是保持了较为忍耐的宽容。翰林供奉本来就是皇帝的弄臣，没有散官品阶，因此撤职的流程简单而随意，皇帝送给李白一些金子，

礼送他出翰林院，离开长安。

这也遂了李白的心意——若不能施展抱负，那不如退而求其次，让自己自由而舒坦。

贺知章也在这一年请求退休致仕，返回故乡。在回乡的路上，贺知章写下了那首不无悲怆的诗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未几病逝，年八十六岁。长安城一时传为佳话的“饮中八仙”，伴随着贺知章、李白的离开，盛况也不复存在。

在洛阳，同样四处干谒、满怀抱负的杜甫遇见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这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还相约一年以后在汴州见面，一起求仙问道。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两位诗人，终于历史性地相逢了。

只是当时的人们并不在乎这件事情。

对于皇帝李隆基来说，李白的离开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个弄臣而已。失去了一个弄臣，他还有其他很多个。

如今皇帝最宠爱的弄臣，是驻守幽燕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天宝二年（743年）时安禄山进京，李隆基惊喜地发现，这个在边关战功赫赫、杀伐果决的名将，竟然有十分幽默的一面。安禄山在御前对答如流，言语幽默，常常引得他和杨太真开怀大笑。宴饮之时，安禄山常常跳舞助兴，这个三百多斤的胖子竟然出奇地灵活，上下自如地跳着胡旋舞，旋转跳跃不停歇。

李隆基多才多艺，是曲艺界的祖师爷，他一眼就发现了安禄山喜剧大师的品质。按照现代喜剧理论，幽默喜剧是错位艺术，让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与客观现实、与他人的关系发生错位，表现出一种令人意外的反常和不协调，从而使人发笑。这一特质，在安禄山的表演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外表肥胖、孔武、杀气腾腾的武人，展现出他诙谐、灵活、滑稽的一面时，这种身份的错位自然引得满堂大笑。

更关键的是，安禄山情商极高，说话讨喜。当李隆基指着安禄山硕大的肚子说：“你这胡人肚子里装着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大？”安禄山则一脸严肃，郑重其事地答道：“没有别的东西，除了一颗赤胆忠心。”

这回答，幽默而熨帖，满分。

李隆基曾让安禄山去见太子，安禄山见后不礼拜。左右的人催促他礼拜，安禄山却站立着说：“我是胡人，不懂得朝廷中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朕去世之后，代朕做君王统治你的就是他。”安禄山说：“我愚蠢浅陋，过去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

一个边关守将，说出这样讨好皇帝得罪太子的话来，更让李隆基觉得舒心。这样的良将兼弄臣，比那个空有文才与傲骨的李白，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于是，在安禄山又一次进京面圣时，李隆基开心地招待了他，在勤政务本楼又一次摆下盛宴，包括宰相在内的百官都在下层的厅堂，唯独楼上的御座之前，设了一个以金鸡为饰的坐障，让安禄山就坐，卷开帘幕，与皇上面对面吃饭。这样的恩宠，朝中几乎无人能及。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极乐的盛宴一轮又一轮，皇帝与群臣一道安享着盛世的荣光。

第五章

武皇开边意未已

——最后的黄金时代

石堡城，石堡城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深冬的大雪覆盖着整座石堡城。

临近新年，寒冷刺骨的城寨里也微微有了些节日的暖意。振武军使让人杀猪犒劳将士，一股久违的淡淡肉香飘散在这片荒凉的山顶上。

石堡城建立在赤岭山口的一座高山之上，在山顶可以一眼看到远处的赤岭山口，向东还能控制药水河的水道。这里奇峰怪石林立，除了一面可以略微通行，有条蜿蜒曲折的小径通向山顶之外，其他几面都是悬崖峭壁，因此易守难攻。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大唐与吐蕃达成协议，以赤岭为界，两国罢兵休战。从此石堡城就成了唐蕃边界上的一处重要堡垒。

由于建在山顶，气候极其寒冷，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被冰雪覆盖。也只有年节的这几天，才能让守军稍稍开心一下，忘却戍边的苦寒。城寨中的这些士卒们，有的是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宰相张说主政时募得的那一批边兵，有的是更早征募到的军士，那时他们还是生龙活虎的长征健儿，如今征战二三十年，历经风霜，早已经白了头发。习惯了边塞艰苦的军旅生活，而一年一度的除夕年节也算是苦中作乐了。

但振武军使的心中，却有着不祥的预感。

自这年六月，吐蕃四十万大军再度来犯，攻打石堡城南一百多里外的承风堡，西入长宁桥，被浑崖峰骑将臧希液率领五千唐军成功击破。四十万大军，是吐蕃的倾国之兵，经过一场小规模战役便轻易退走，显然不太可能。振武军使曾反复传信给战区总指挥——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请他派兵增援石堡城，为石堡城加强防御。如今石堡城上只有数百守军，若是碰上吐蕃大举来犯，纵使能依靠关隘据险防御，却仍不能免于被包饺子的下场。

防御靠的不是一处要塞据点的死守，而是多个据点之间相互照应、配合，既要提前预警，又要及时增援，从而形成一整个积极的防守体系。而此时石堡城附近的几处军屯防守薄弱，每年秋天被征发前来增援的“防秋兵”年关之际返回内地，兵力更是捉襟见肘。振武军使多次向节度使盖嘉运请求，却均未得到理睬。

他在山顶眺望远方的夜空，四处的山峦与城障静默着，一片祥和——幸好石堡城不是最前线，若是吐蕃人真的来袭，前方的城堡或烽燧应当会有所预警。

风向变化，他忽然闻到空气里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是血腥味！这气味太熟悉了，从军之人都能识别出这种所谓的“杀气”。在打扫战场、清理尸体时，总是能闻到这股刺鼻且腥臭的气味，一场战斗之后，士卒们沾血的铠甲、皮靴甚至刀鞘上，这股味道一直挥散不去，数月之后方才略不可闻。他马上意识到，有人在逼近，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厮杀的敌军！

“蕃贼！蕃贼来犯！”瞭望的老戍卒大声嘶吼，敲响示警的梆子，而一枝羽箭在这时直射而来，插入他的喉咙。

唐军这才发现，大队吐蕃人马已经布满了这条蜿蜒的山道。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偷袭。吐蕃军突破赤岭山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达化县（今青海尖扎县附近），为了防止石堡城守军提前得知消息，他们屠杀了整个达化县，不让一个活口逃往石堡城报信。当晚，他们摸黑上山，趁着守军欢度新年时的麻痹，袭击了石堡城。

石堡城，失陷！

石堡城失陷的消息几天后传至长安，朝野震动，皇帝震怒。

皇帝刚刚下令改元“天宝”，表示天下安定，开元之治大功告成，石堡城就来了这么一出，这不是啪啪地打脸吗？更不要提这件事情，给唐廷的通盘外交军事部署带来多么大的恶劣影响了。

自开元初年以来，吐蕃一直是唐廷最大的敌人，对于这个强大的劲敌，唐廷的策略是：全面封锁，战略围困。沿着吐蕃的势力范围线，唐廷布置了一个巨大的战略包围网，从安西诸国，到西边的大食、葱岭诸国，以及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天竺各国，还有西南蛮族各部，唐廷将这些吐蕃的邻国们拉入了统一战线，一起对抗吐蕃的崛起。如今，这个包围网快要搭成，吐蕃的盟友突骑施正在被唐军和大食联合猛揍，原先投靠吐蕃的护蜜等国也纷纷倒向大唐，眼看封锁吐蕃的计划就要大功告成了。

没成想，这新年一过，石堡城丢了。

这一城一池的夺占和失陷，决定了唐蕃两方谁能在青海、陇右占据主动权。吐蕃得到了石堡城，意味着吐蕃退可以稳稳地守在赤岭一线过年，进可穿越天险，进入大唐的陇右道。

唐廷在陇右苦心构筑的防线，崩塌了极其重要的一角。

而这一切，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应当负首要责任，是他过于自大，自恃原本在安西立下的边功，忽视了赤岭一线的防御，最终导致丧失要塞，攻守易势。皇帝李隆基的雷霆之怒倾泻在了盖嘉运身上，盖嘉运被撤职查办，从此在历史的舞台中消失了。

继任陇右节度使的，是皇甫惟明，此时吐蕃步步紧逼，向着赤岭以东进发。皇甫惟明到任之后，果断率军迎击，在青海大获全胜，还挑掉了吐蕃赞普之子琅支都，总算是稳定了唐蕃边境。可赤岭山口的石堡城被吐蕃占据，吐蕃依然随时可能会入侵。唐廷给皇甫惟明下了指示，要陇右军速速夺回石堡城。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准备妥当的皇甫惟明，终于率军向石堡城发起进攻。

此时在石堡城，吐蕃军早已有所准备。山顶的城寨虽然只能容下不足一千守军驻扎，驻军有限，但在石堡城周围设置了多个据点，只要接到信号，便可随时赶来救援，与石堡城守军里应外合。当皇甫惟明指挥大军列队登上石堡城的山道，准备进攻高如铁刃的城堡时，滚木和巨石从石堡城的堞墙内如暴风雨般袭来，最先头的唐军将士被木桩和石块砸中，纷纷跌落下险峻的山崖。

四处的吐蕃援军赶来，抄略唐军的后路，前后夹攻，杀声四起。

再不退军，唐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了。皇甫惟明只得率领主力撤退，留下副将褚誨殿后。撤军的路上，皇甫惟明回头望向褚誨的后军，只见殿后的唐军结阵迎战，为友军争取撤退的时间。吐蕃骑兵策马呼啸，向唐军军阵发起攻击。冲垮几次，副将褚誨等人便重新结阵几次，反复数次，殿后的唐军越来越少，直至被大队吐蕃军海浪般的阵势冲没。

唐军夺回石堡城的努力宣告失败，副将褚誨也在此战中壮烈牺牲。

第一次进攻石堡城失败，副将战死，但皇甫惟明的指挥却没有太大问题，也给吐蕃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问题在于唐廷低估了吐蕃在这座要塞上的投入，他们没想到吐蕃人下了血本要在此死守，只依靠陇右道区区一个军区的兵力，是不足以攻克重兵把守的防御体系的。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的新春，皇甫惟明被加封为河西节度使，入朝汇报工作，同时一起商议下一步战略。

但是，回到长安之后所看到的一切，却让皇甫惟明大为震撼。在繁华的长安城里，达官贵人们安享着富贵荣华，将士们拼死杀敌的军功，只是长安城的高官们争权夺利的筹码。而在李林甫的专权之下，六部、九寺、五监等朝廷各个衙门，无不唯李林甫的马首是瞻，皇甫惟明想要朝廷的各台省为陇右战事提供更多的钱粮支持，但是没有李林甫的首肯，得到的只有推诿与卸责。

将士们为之卖命的，竟是这样一群颀颀的权贵？皇甫惟明不能接受，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他在拜见皇帝的间隙中，借机劝说皇帝要考虑李林甫专权的后果。

可是皇甫惟明没有料到，他还是低估了这个李哥奴。几天之后，他被京兆府的法曹抓进了监狱，罪名是与负责财政的大臣韦坚合谋，要立太子为帝。原来李林甫得知皇甫惟明劝说皇帝除掉自己，便先下手为强，早一步举报皇甫惟明和韦坚阴谋作乱。因为有人看到皇甫惟明在这年的上元节，借太子李亨出游之际，与太子秘密会面，之后又和韦坚会面。靠着这些证据，李林甫向皇帝举报皇甫惟明和韦坚密谋篡立太子为帝。

京兆府的大牢里，一方节度使大将被京兆府法曹吉温吊起来毒打，忍受不了痛苦，最终承认了李林甫的指控。

皇甫惟明和韦坚，一个是控制河西、陇右两道十五万大军的边关主帅，一个是手握朝廷财富秘钥的财政大员，两厢联手，就是李林甫的威胁，如若他们与太子扯上联系，则会成为皇帝的安全隐患。李林甫利用这一层关系，成功挑起了皇帝的猜疑，将自己的两大政敌同时扳倒。

上元节的六天后，皇甫惟明和韦坚双双被罢免。皇帝还另外下了一道诏书，要求百官以此二人为戒。

重臣与太子联系密切，是李隆基的一块逆鳞，容不得半点心软。皇甫惟明和韦坚虽然都是能臣，李隆基也相信他们不会真干出要立太子为帝的事，但他们与太子私下密会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对于这样的行为，李隆基一向是零容忍，一经发现，立刻严查。

不过，李隆基毕竟是“不世出的英主”，和这些人事问题相比，他更关注的还是石堡城。

拿不下石堡城，天子李隆基脸上无光。天宝四载之时，天下大定，国家鼎盛，他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本该是志得意满、颐养天年之时，可石堡城的失守，却让他心里像吃了屎一样难受。

不是才刚刚说了，大唐天威，望之而披靡吗？若真是如此，为何却连一座小小的城堡都攻克不下来？

这座石堡城，李隆基是铁了心要打下来的。

而皇甫惟明被罢免之后，如今的大唐，谁最有将才，谁最适合担任这个任务的主帅呢？放眼望去，大唐此时的名将并不少，除了远在安西，短时间内不能调至陇右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之外，有能力和级别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中，最突出的是两位将帅——河东、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以及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但安禄山出身于东北系边军，和以陇右、河西为代表的西北系边军素来不睦。而王忠嗣曾追随萧嵩，在河西、陇右干了十多年，与西北系边军交情甚深，因此成了陇右节度使的最佳人选。

同时，王忠嗣少年时曾养在宫中，与当时还是忠王的太子交情很好。后来李隆基给了太子沉重的打击，但也不想和儿子搞得太僵，所以再度任用一个小太子儿时的发小，也算是让紧张不已的太子稍微宽一宽心。

但李隆基最终的命令却让朝中都吃了一惊：王忠嗣以朔方、河东节度使的身份再兼任陇右、河西节度使。

自天宝以来，唐朝边境十大节度使已经基本形成，每个节度使之下，掌握着数州之地，他们与太宗时临时设置的“某某道行军大总管”不同，是长期驻守在这里的边帅。一开始，节度使像原来的行军总管那样，只管军权，不负责行政，但面对边关日益复杂的局面，后来被赋予了调动州县、掌管赏罚的权力，而朝廷则捏着边军的财权。渐渐地，节度使又兼任了本道的度支使，管财务；同时又兼任营田使，管屯田供粮。于是，节度使不再因为后勤问题而被同僚掣肘，终于完全掌握了边境地区的军政大权。

“军镇”就这样诞生了，一切都是为了更便捷地处理日益复杂的边防问题。

此时的王忠嗣，同时成为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四大军镇的主帅，控制着东至雁门关，西至玉门关的万里边疆。大唐最强的四大军镇，共计二十六万七千边军，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哥舒夜带刀

王忠嗣高调上任四镇节度使，让李林甫心中有些沉重。王忠嗣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尽皆大获全胜，还出击吐谷浑部，俘虏了整整一个墨离军的部落，满载而归。长安这边听闻捷报，人们全都欢欣鼓舞，只有李林甫一个人开心不起来。

按照惯例，驻守边关的将帅如果功勋卓著，便应当及时入朝担任宰相，所谓“出将入相”就是这个意思。这不单单是一种表彰和荣誉，其实也是为了未雨绸缪，防止边帅在军中时间太长，根基太深，使边军演变成边帅的私人武装。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时，李林甫担任宰相已经十年了，十年的超长待机，熬垮了张九龄、李适之等几个竞争对手，稳稳地把屁股钉在了宰相板凳上。平心而论，李林甫的宰相是称职的，维持着庞大的帝国机器，在创下一一次次军事外交胜利的同时，还让朝廷国库日益充盈，这便是过人之能。不仅如此，李林甫还修缮了《唐律》，并主持编写了《唐六典》，让朝廷的行政始终维持在高效运转的水平。

现如今，王忠嗣已经是四镇节度使了，再跨前一步，就是入朝担任宰相，说不定凭王忠嗣与太子的发小之情，可以轻轻松松地成为朝廷的红人。

这大概是李林甫能预测到的最坏情况了，他要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随时紧盯，等着皇帝与王忠嗣之间产生间隙。

对于王忠嗣来说，天子有如他的继父。是天子在王忠嗣生父战死之后，将他接进宫里悉心抚养。但王忠嗣与天子之间，终究是会产生矛盾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不同的两种人。

天子要打下石堡城，补回陇右防御中缺失的那一块拼图，同时也要向吐蕃人证明大唐的实力，告诉大唐的敌人，唐军可以攻破他们所能抵达的任何地方，只要他们想这么做。于是天子开始催促王忠嗣尽快出兵进攻石堡城。

王忠嗣这时提出了反对。他过去曾亲自登上过石堡城，他知道，石堡城原本就易守难攻，如今吐蕃又以举国之力防守，想要彻底攻克，不死伤数万人是不可能打下来的。所以王忠嗣上书劝阻天子的决定。如果攻下石堡城的得利甚至还不如攻下它所花费的损耗，那还不如暂且厉兵秣马，等到有机可乘时再夺取不迟。按照他的计划，只要经过几次野战，消耗吐蕃人的有生力量，让吐蕃人无法承受防守石堡城所要付出的代价，那石堡城就一定会回归大唐的手上。

被浇了盆冷水的天子十分不快。攻占石堡城是天宝初年唐廷君臣下达的决定，怎会因为王忠嗣一句劝说就改变策略？

这时，将军董延光站了出来，表示不需要王忠嗣出兵，他愿意为君分忧，领兵出战。

天子大喜，当即同意，并下诏要求王忠嗣分兵相助。

朝廷有令，王忠嗣不得不奉行。然而董延光率军抵达后，狮子开口般地要兵要粮，王忠嗣

好歹是坐镇边关的统率，自然容不得董延光骑在头上，仅仅只配合完成一些分内之事。对董延光过分的要求，王忠嗣则不予理睬。即便如此，他也将陇右道数万野战军交给了董延光来指挥。

董延光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往石堡城，王忠嗣在远处冷眼望着这一切。

一旁的河西兵马使李光弼说道：“董延光上次要求河西调运数万绢帛作为军资，我已按大夫的命令（唐时军中称呼主帅为大夫），没有给他配送。听说董延光因为这件事情大发雷霆。”

“我等只是奉朝廷命令配合，如今兵马、粮草都已经拨给他了，其余的事情，便由董延光自己去解决吧。”王忠嗣说道。

李光弼问道：“大夫因为爱护士卒，所以不想成全董延光的功劳。虽然大夫派兵前去助战，但其实是在阻挠，不想让董延光成功吧？”

“何以知之？”

“末将斗胆一猜。如今借了董延光数万兵马，却不给他们准备犒赏用的军资，士卒们怎么可能卖命去打仗？”李光弼道，“末将担心，要是董延光此去无功而返，天子会怪罪于大夫。如今军中物资充实，为何要留下这数万绢帛，而冒着被进谗言的危险呢？”

“如今要派出数万人与吐蕃争夺一座城池，得到了它，我们未必能决胜；而失去它，也不会真的危害于国家，所以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王忠嗣看着远去的人马，目光深邃，“要是我被天子怪罪，多半是贬回长安，做宫廷宿卫官，再严重也不过是外放到云贵黔中那一带做做长史罢了。我王忠嗣，岂是靠数万人的性命来保全自己官职之人？”

“大夫……”李光弼听得激动，说不出话来。

“李将军，我知道你确实是为我着想。只是我心意已决，你便别再多说了吧！”王忠嗣拍了拍李光弼的肩膀道。

“原本是担心大夫的事情会有所牵连，所以不敢不说。如今才知道大夫真正的用意，光弼远远不如，佩服之至。”李光弼拜了一拜，快步而出。只有王忠嗣孤独地看着远方，心中想着事情。

这一次，要对不起宫中那位如父亲一般的天子了。在宫中由天子下诏抚养的那几年，王忠嗣读了圣贤之书，知道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今遇上了有所不为之事，他必定会坚持到底。

董延光的进攻不出所料地失败了，士卒们因为没有被许诺过赏赐，所以没多少人愿意出死力进攻这座鸟不拉屎的城堡。不论董延光如何驱策，唐军只是象征性地攻击了一下便败下阵来。石堡城仍旧被吐蕃人牢牢地守着，但幸运的是，惨烈的攻坚战并没有发生，唐军也没有多大的伤亡。而王忠嗣在不久之后收到了朝廷的敕文，要求他即刻返回长安，入朝复命。

王忠嗣一到长安，立刻被关押了起来。

原来，恼羞成怒的董延光向朝廷告状，说王忠嗣阻挠军计，引得皇帝雷霆震怒。而李林甫则不失时机地让人添油加醋地上告说，王忠嗣从小在宫中长大，与太子关系密切，这次为了保存实力而不配合董延光的进军，必然是因为要拥兵自重，尊奉太子。作为手握重兵的主帅，这是极为严重的指控，并且直指天子的软肋。于是王忠嗣被交付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严加拷问。

同时，朝廷以雷霆手段处理了王忠嗣回朝后的陇右军镇，原本单担任副指挥官的李光弼，因为是王忠嗣亲信而被搁置一旁。朝廷火线提拔了以骁勇闻名的大斗军副使哥舒翰，继任陇右节度使。

朝廷任命哥舒翰为节度使，抵达陇右后即刻前往华清宫拜见天子，这个消息，连哥舒翰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王忠嗣镇守边关多年，深受士卒们的爱戴，如今被关押革职，在军中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哥舒翰都震惊不已。但君命不可违，哥舒翰只能下令稳住三军，自己匆匆前往长安。

他和同袍们听说了王忠嗣与李光弼的对话，明白了王忠嗣的良苦用心。主帅的一己善念保住了数万人的性命，所有人都感动不已。他虽出身于突骑施别部，但也是读过《左传》《汉书》的人，知晓人间的大义。他当初蒙王忠嗣的赏识，从一员普通胡将成长起来，到被委以重任，如今主帅如此，他怎能不舍了性命去营救？

入朝时，曾有人劝他带上金银财物打点各处解救王忠嗣。但哥舒翰拒绝了，倘若天下还存着一丝正道，王忠嗣必然不会受冤而死；倘若这个天下连一点正道都不再有了，靠贿赂救出王忠嗣还有什么意义呢？反倒会让王忠嗣的壮举变成一个讽刺的笑话。

哥舒翰拜见皇帝时，正好遇上三法司上奏对王忠嗣的处理意见。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一致认为，王忠嗣通谋叛逆，其罪当诛。皇帝问哥舒翰的意见，哥舒翰的回答也很明确：“王将军冤枉，请陛下明察。”

皇帝没有回应，哥舒翰便继续陈说王忠嗣的冤屈，并表示他愿意拿自己的官爵为王忠嗣赎罪。

朝廷刚刚任命哥舒翰为节度使，哥舒翰却要拿官爵来替逆臣赎罪，岂不是儿戏？饶是哥舒翰刚刚得宠，皇帝没有当场发作，只转身拂袖而去。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王忠嗣当初践行了有所不为，此时此刻，哥舒翰也到了有所为之时了。他跟着皇帝的步伐，一路叩头尾随，大声呼喊王忠嗣的冤屈，声泪俱下。一路跟了数百步，终于感动了皇帝，让他停住了脚步。

其实皇帝心里知道，太子一直跟着他在深宫里，哪里会有与外臣通谋的机会？他是想追究王忠嗣消极怠工之罪罢了。皇帝御宇三十多年，一套帝王心术运用得已是炉火纯青，哥舒翰如此请求，倒不妨做一个顺水人情，进而拿住哥舒翰的要害，让他甘心受皇帝驱策。

只听皇帝用威严的声音说道：“朕可以不杀王忠嗣，让他出京做汉阳太守。但朕要从哥舒卿这里要一样东西，可否？”

“不知陛下所欲何物？”哥舒翰问道。

“石堡城。朕要哥舒卿取来石堡城！”皇帝的语气，不容顶撞。

面对这样的情形，哥舒翰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咸阳桥头，一队队壮丁健儿浩浩荡荡地出城，向着西边的陇右进发。那是朝廷征募的又一批兵士，说是征募，不如说是强行招揽。官府有命，枷锁在手，那些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的农夫们，又怎么敢拒绝？

杜甫在一边远远地看着。这一年，他来到了长安。因为皇帝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然而，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包括杜甫在内。随后的日子，杜甫只能在长安城四处游荡，正值朝廷征发攻打青海石堡城的丁壮，这几天，杜甫见了不知多少的悲欢离合。

这些新兵们有的只有十几岁，虽然朝廷明文规定，男子二十三岁方才算是成年丁壮，适合征发兵役，但实际上官府并不完全按这个标准执行，有些嘴上刚刚长毛，稚气未脱的少年，也充在队伍中，一脸茫然地跟着队伍前进。而他们的父母、亲人都沿途相送，有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衣服，不舍得儿子离开。

不知是谁第一个哭了起来，情绪迅速被感染，沿途的人们哭声四起，向四周的天际飘散。

谁能知道这一次是不是生离死别呢？这些年戍边的年轻人，如今又回来了几个？军镇的很多边将们为了隐瞒战争损失，故意不报告伤亡，很多人家的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战死在了几千里外的边疆。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想到这里，杜甫只有一声叹息。关中的汉子是天下最好的农民，他们勤劳苦干，淳朴开朗，任劳任怨。他们原本可以靠自己一双勤劳的手，收获丰盛的庄稼，吃饱穿暖地度过一生。可是因为战争，他们却被迫远赴他乡，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抛洒自己的热血。而正因为他们能吃苦，于是被残暴不仁的边将们当作犬马一般地驱使，直到耗尽最后的体力。

这几年，朝廷的戍边强度越来越大，战争也越来越残酷。第一次攻打石堡城，唐军死伤惨重。如今新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青海新筑了神威军城和应龙城，矛头直指石堡城，新的战争一触即发，到那个时候，不知又要有多少年轻人死在青海的莽莽高原上。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的夏天，大军集结在了石堡城下。

筑好了神威军城和应龙城，修补了河源地区的防御之后，哥舒翰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正式调动大军准备总攻。这是一场浩大的集结，不仅有哥舒翰陇右本部的三万野战军，还有河西军镇和突厥阿布思部的数万人马，加上从朔方、河东等军区调来的援军，一共六万三千人，相当于两个军区所有的野战兵力。

哥舒翰答应了天子要拿下石堡城，所以石堡城志在必得。

总攻命令下达，大军的偏师在山下列阵，阻挡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吐蕃援军，主力则铆足了劲上山，沿着唯一的一条曲折山路，攻上山顶，誓要拿下石堡城！

滚木、飞石、羽箭如雨点一般倾泻下来，唐军伤亡惨重。

哥舒翰叫来了负责攻城的裨将高秀岩与张守瑜，责问为何攻克不了。两位裨将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蕃贼早有准备，弟兄们损失太惨了。”

“你们打不下来，那我现在便斩了你们！”哥舒翰厉声道。

高、张二人慌忙跪地：“三日之内，必可破城！”

唐军杀红了眼睛，对面的吐蕃军也杀红了眼睛，双方在这座小小的山口激烈厮杀，血流成河。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天空澄澈，看得见漫天的银河。北斗七星高悬，泛着红色的光，有如泣血。

三日之期马上就要到了，石堡城仍旧负隅顽抗。哥舒翰提着刀来到山下，他要亲自上阵，主持最后的总攻。他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这座城寨。

“大夫三思！若是再打下去，我军就要损失过万了！”副将劝道。

“何止过万。”哥舒翰阴沉着眼睛看着山顶的城寨，这座城，已经有太多人为之流血了，当初王忠嗣将军苦心避免的损失，到底不可挽回地发生了。如今容不得再犹豫，只要一个心软，上万将士包括王忠嗣将军的牺牲，便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他再次重复自己的命令：“下令全军，不惜一切代价，攻下石堡城！”

呆了片刻，传令兵大声叫着：“诺——”转身通报全军。

哥舒翰拔刀出鞘，走上了石堡城的山路。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他化身成了血手的杀神，这个无月之夜，他拔刀的身影终将会成为无数人的噩梦。多年以后，哥舒翰已经身歿，陇右、青海的边民们依然会拿哥舒翰的名字吓唬调皮的小儿。牧民们的诗不会骗人，他们的歌谣里，留存着石堡城最为恐怖的记忆。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石堡城终于如期被攻陷。唐军死伤数万，一如当年王忠嗣的预言。

当然，吐蕃也在此战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精锐部队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被唐军俘虏，其余死伤也达数万。朝廷在石堡城设立了神武军，牢牢地驻守在这座尸横遍野的城寨。不久，哥舒翰又派人于赤岭西部开垦屯田，并派遣了二千犯罪充军的士卒去守卫青海湖龙驹岛的应龙城。但是，几个月之后的冬天，青海湖结冰封冻以后，吐蕃大军来攻，守卫应龙城的士卒再度被全部消灭。

哥舒翰因为这次功勋得到了皇帝的赞赏，加封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不久之后，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相当于当初卫国公李靖的封官。

只是那个“血手人屠”的烙印，永远抹不去了。

南方的吴中下起了一场大雪。石堡城的消息也传到了这里，传到了在此云游的李白耳中。一个有雪的寒夜里，李白一人独酌，大醉了一场，酒醉中，他在诗里写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如果盛世的功业，是伏尸数万成就战神之名，倒不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举杯与长夜和明月相伴。那血染的军功究竟又有什么意义？

高仙芝的远征

高仙芝已经快要不记得，这是他征战西域的第几年。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他正率领唐军在怛罗斯河畔的原野上列阵，严阵以待。唐军的前方，黑色的旗帜如浪一般翻滚着，十万大军正在汇聚起来。

黑色的旗帜，黑衣的大食。大唐帝国的安西军，终于和强大的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正式相遇并交锋了。和过去与大唐联合绞杀了突骑施的白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相比，黑衣大食的兵力更强，而且更为勇悍。短短一年时间便从呼罗珊（今伊朗北部）崛起，吞灭了白衣大食的大部分领地，快速进入极盛时期。

这一次行军，高仙芝只是要追击逃窜的石国王子，根本没有预料到要同黑衣大食交手。但黑衣大食还是来了，石国王子勾连了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还引来了大食的援军，在怛罗斯城附近截住高仙芝的唐军，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两个错误的对手意外地相遇。

事情还要从高仙芝征战西域一开始说起。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受命担任行营节度使，作为安西军的前方行营总指挥官，出征小勃律。

这是大唐针对吐蕃的钳形攻势中的一部分。此时在陇右、青海，刚刚就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正率军与吐蕃在赤岭一线艰难地拉锯，惨烈的石堡城攻防战也在酝酿之中。唐廷对吐蕃正下着一盘广阔的大棋，安西都护府的任务，就是策应青海的攻势，向吐蕃的西侧出击，翻越雄伟的葱岭，阻断吐蕃通往中亚的道路。

几年前，一直依附于大唐的小勃律被吐蕃攻陷，吐蕃将公主嫁给了小勃律王苏失利，剔除亲唐势力，培育亲吐蕃势力，全方位地渗透进了小勃律的政局。依托大小勃律作为桥头堡，最终打通了葱岭之路。这是唐廷不能容忍的，高仙芝在危急时刻领命，率领一万精锐唐军，出征小勃律。

西方古时有名将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直通罗马帝国后方，堪称军事奇迹。而高仙芝前往小勃律之路，同样不遑多让。此役，万余唐军精锐要跨过地势凶险的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翻越群山深谷，极寒与缺氧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高山之中条件恶劣，缺乏补给，即使在现代军事体制下，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任务。但高仙芝依托唐军的后勤机制，竟然奇迹般地克服了一切问题。

在高仙芝的指挥下，唐军整个行军过程精准得如同时刻表一般。万余唐军就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从安西四镇出发，七十余日后到达葱岭守捉城，然后悄无声息地越过葱岭，翻过主峰海拔超过七千米的青岭，又行军四十余日之后，围军特勒满川（今塔吉克斯坦境内）。

完成行军，只是整个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之后还有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消灭小勃律境

内的吐蕃驻军。此时高仙芝事先派出的斥候已经将军情摸清，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吐蕃守军非常地强大。特勒满川前，是天险连云堡，连云堡上驻扎着一千吐蕃军。连云堡易守难攻，不仅山势险峻，城下还有一条娑勒川拦路，正逢夏天，冰川融化，水涨难以渡过。更严峻的是，连云堡山下十五里的山寨中，还有一万余吐蕃军作为策应，一旦连云堡告急即可发兵支援。

好消息是：葱岭一路恶劣的环境也隐蔽了唐军踪迹，驻扎在勃律境内的吐蕃守军几乎对高仙芝麾下万余唐军步骑的动作一无所知。只是唐军不可能永远隐瞒踪迹，唐军已在连云堡不远处，吐蕃的哨探随时都可能侦察到唐军的踪迹。

综合敌情，高仙芝果断决定发动奇袭，利用双方战场信息的时间差，趁吐蕃军不备，迅速攻占连云堡。他下令每人带上三天的干粮，趁清早渡河，强攻连云堡。

水这么深还要渡河，难不成是疯了？将士们惊讶之余，却因着高仙芝的威望，将信将疑地遵从。唐军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时来到河边，杀牛祭旗，强渡河水。冥冥之中似有天助，过河之时，河水竟然只堪堪没过马腹，唐军全员骑马过河，轻轻松松地便渡过了娑勒川。

娑勒川之所以在丰水期，是因为夏季的冰川融水。早晨之时温度不高，冰川融化不快，河水不深，便于渡河。高仙芝最担心的，其实是唐军渡河到一半时吐蕃人突袭，如今见唐军全部渡河列阵，于是大喜，下令攻城。

山顶之上，吐蕃人这时才发觉唐军的到来，急忙吹响号角。

“高陵、李嗣业，带领陌刀队攻城！”高仙芝下令道，“中午前，必须破城！”

陌刀队是大唐最精锐的重装步兵。此次唐军虽然全部骑马，但攻坚之时，陌刀兵依然下马步战。高陵、李嗣业均是身经百战的猛将，当先呼喝，陌刀兵士列成方阵，登城而上。只见山顶的滚石、木块纷纷而下，遮蔽了整片天空，即将李嗣业手持一杆大旗，率先登上城楼，与守军展开激战。从辰时到巳时，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成功击破城中守军，然后乘胜追击，击破无险可守的南寨守军，连云堡据崖傍水的地势优势此时却成了吐蕃军的噩梦，十万吐蕃大军在奔逃的过程中倾轧踩踏，坠入悬崖溺死河中者十之八九。

这一战，吐蕃守军基本全军覆没，唐军斩首五千余级，俘虏千余人，拔除了吐蕃在娑勒城外的重要军事据点。

这是一场极为漂亮的攻坚战，但唐军来不及庆祝，因为如今只是刚刚攻破了吐蕃在小勃律的驻军，娑夷水对岸的吐蕃援军得知唐军来犯，便会立刻发兵前来。时机稍纵即逝，高仙芝果断下令，将伤员、弱卒、高原反应患者三千人留在连云堡，自己亲率主力，快速向阿弩越城进军。

这次行军，高仙芝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对一百多里外的阿弩越城、以及小勃律都城孽多城的情况一无所知，要是吐蕃大军在阿弩越城以逸待劳等着他们，那唐军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随军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带着三千人留在连云堡，就是为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万一高仙芝的主力大军覆灭，边令诚至少还可以维持住现有的胜利果实。

所幸的是，高仙芝通过坦驹岭，到达阿弩越城不远处时，前面并没有吐蕃边军的身影，而阿弩越城的守军没有战斗意志，开城投降了唐军。刚刚进城，高仙芝不顾全军人困马乏，立刻令将军席元庆率领一千余名骑兵继续先行，要在最快时间之内，迫降小勃律君臣。

一切的关键，都在六十里外的一座藤桥上。娑夷水，又称弱水，险峻而湍急，传说中连一片羽毛都漂不起来。水上一座一箭之远的藤桥，是小勃律通往吐蕃的唯一之路，吐蕃曾以借道为名骗取小勃律修筑此桥。席元庆要赶在吐蕃大军到来之前，占领孽多城，并且砍断娑夷水上的藤桥，阻止对岸吐蕃大军的到来。

席元庆奔行六十里，一路安抚百姓，逮捕吐蕃所扶持的贵族，终于抵达孽多城，在当天的傍晚时分，斩断了娑夷水上的这座藤桥。

藤桥刚刚被砍断，吐蕃的大军就到达了河水对岸。

吐蕃派来的援军被挡在弱水河畔，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小勃律国国王及其妻吐蕃公主率众投降。唐军重新控制小勃律，被俘虏的小勃律王和吐蕃公主重新恢复了对唐廷的忠诚，在高仙芝的带领下，一路前往长安“朝圣”了。

凭借战功，高仙芝加封安西四镇节度使，主掌安西军政。从这以后，高仙芝开始了横行西域的日子。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在小勃律一战中吃了亏的吐蕃，又扶持羯师国，企图困死小勃律的大唐驻军。高仙芝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继续打，打到敌人不敢打为止。一场中亚大战，高仙芝率军大破羯师国、吐蕃以及突骑施联军，俘虏羯师国王勃特没、突骑施可汗以及吐蕃酋长。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高仙芝借口石国对大唐使者无礼，率军两万讨伐石国。石国君臣不敢应战，请求投降，高仙芝原本允诺，但随后反悔，率军血洗了石国，掳掠金银财宝无数。

对任何企图与大唐唱反调的西域属国，高仙芝都是毫不犹豫地率军扑灭。再加上他性格中残忍与贪婪的一面，每一次征战，都带来了残酷的杀伐与肆意的掠夺。终于，高仙芝在西域的残暴统治引来了昭武九姓的公愤。石国国王被高仙芝俘虏后，石国王子逃到了九姓胡人那里，将高仙芝的种种残忍行径，以及背信弃义的行为公之于众，引起了昭武九姓的集体抗议。他们商议着，要对大唐施以反击，谋划攻陷大唐的安西四镇。

当然，他们自知力量弱小，于是引来了一位强援——黑衣大食。

大食曾与唐廷联合绞杀了突骑施的苏禄可汗，其后白衣大食被黑衣大食所取代，新掌权的阿巴斯家族，对唐廷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听闻昭武九姓求援，便派出数万大军，前往怛罗斯城。就在怛罗斯城外不远处的怛罗斯河畔，大食军与昭武九姓汇合，兵力近十万人，在旷野之上遭遇高仙芝的安西军与仆从军三万人。双方不由分说，列阵展开了决战。

战斗持续了五天，三万唐军对阵大食与昭武九姓联军，竟不分胜负。唐军重步兵方阵战法严谨，面对数量众多的敌军，倒也不吃力。正当唐军重整队形，准备再战之时，唐军阵营中的葛逻禄人宣布倒戈，与大食军一起夹攻唐军。

唐军猝不及防，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兵力，此时更处于弱势，最后终于酿成惨败。而与唐军一起出征的拔汗那等昭武部落军，也一起借势倒戈。方才还并肩作战的友军，此刻已成了敌人，唐军终于全线崩溃，死伤无数。高仙芝只能带着数千人撤出了战场。

纵横沙场十余年，高仙芝未尝遭遇过败绩。怛罗斯之战的失败，高仙芝怎么都无法接受。他向碎叶城方向退却，准备收拾兵马，重新作战。

这时，一同败退的李嗣业劝道：“我军孤军深入，又无援军，形势凶险。而大食就算得胜，中亚诸国依然会亲附我军，可我军若是战败，他们便真的没机会依附大唐了！还是先行撤退为好！”

高仙芝怒道：“你不过是一员战将，懂些什么？明日再战，便可以得胜。”

他已经算好了破敌之计，可是却从来没有算过自己方才一战为什么会输。是因为葛逻禄人的叛变吗？自然不是这么简单。这几年高仙芝四处征战，用武力压服西域诸国，尽管他打赢了每一场战斗，可最终输掉的却是整个战争！只会靠着大唐的强大军力用武力镇压别人，却从来不懂得如何安抚各个属国，这才是高仙芝失败的真正原因。

李嗣业驳道：“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如今情势危急，断然不可再战了！”

高仙芝沉思良久，终于接受了李嗣业的意见。

大唐与黑衣大食的交锋，最终以唐军的战败而宣告结束。但这场战争之后，双方在中亚平静了下来，没有再起争端。双方都在这场战役中惊讶地发觉了对方的强大。怛罗斯城或许就是双方扩张的极限了，大唐无力继续向西，黑衣大食也无力再向东突破大唐的安西。

而高仙芝的残暴政策也被重新检讨，高仙芝被解职，回京担任右金吾卫大将军，安西四镇节度使改由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担任。

此刻，高仙芝和封常清，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归宿在哪里。

一个小舅子引发的血案

安禄山低着头，诚惶诚恐地站着，活像是一个接受先生训话的学童。这副样子，谁也无法将他和一个坐镇幽燕的一方名将联系在一起。

每次来到李林甫的府邸，安禄山都如临大敌，他在朝中天不怕，地不怕，连太子都不放在眼里，唯独怕这位当朝宰相。此时在会客厅堂里，李林甫一双绿豆一般的眼睛像是一把细小而锋利的刀，游走在安禄山的全身，仿佛随时会忽然一刀，从安禄山肥硕的身躯上剝下一块肉来。

这座厅堂形似弯弯的偃月，朝中之人都称之为“月堂”。据说李林甫每次构陷大臣，都要在这月堂中苦思中伤之法。如果他高兴地走出来，那就意味着被构陷的人要家破人亡。虽然这只是圈子里暗暗相传的“都市传奇”，但每当安禄山进入这座月堂面见李林甫，心中总不免有一股寒意袭来。来到这个厅堂，安禄山才知道什么是宰相的威严。当他第一次来这里时，见到朝廷的二号人物王鉞带领其他群臣，卑躬屈膝地拜见李林甫，不由得惊骇莫名。在宫里面见皇帝老爷时都大大咧咧、不太讲礼数的安禄山，从此看见李林甫就立刻毕恭毕敬。

安禄山拥有从底层一路爬摸滚打的经验，任何人都能被他一眼看透，哪怕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能一眼就抓住那一绺好大喜功的龙须。靠着逢迎拍马的功夫，安禄山这些年深受皇帝宠信，还得到了在勤政楼上坐金鸡障与皇帝一起吃饭的尊荣。可对李林甫，安禄山却始终测不出他的城府。

他之所以惧怕李林甫，是因为李林甫和他是同一种人，而且比他更为狡狴、奸诈、诡计多端。每次安禄山与李林甫交谈，李林甫总是能一言点破安禄山的那些小心思，就算李林甫从来没有去过幽燕，也总是能靠揣摩心思、分析推理，从安禄山汇报他在平卢、范阳军镇的工作中抽丝剥茧，猜出真实的用意。

“为了抵御契丹、奚族入寇，禄山已经摸索出了应对之法，在蓟州城北建造雄武城，通过要塞，将贼人牢牢挡在外头。”安禄山汇报着他修筑雄武城的功绩。

“甚好，修了雄武城，贮藏好了兵器钱粮，范阳镇定然实力大增，不逊于西北边镇了。”李林甫的话依然如蜂蜜一般甜，但却一语点破了安禄山修筑雄武城是为了壮大自己实力的小算盘。

“国家大事，禄山不敢不尽心。只是修造雄武城时，朝廷明明已经下令让王忠嗣调遣一部分河东军士来协助，可那王忠嗣却只是做个样子，派人来雄武城工地转了一圈，禄山还没看到人影，王忠嗣就让他们收兵回河东了。这不是有意要抗旨么？”安禄山只能把话题往别的地方引，他知道李林甫素来忌惮王忠嗣，这时编派王忠嗣的不是，也算是投李林甫所好。

“王忠嗣在陇右屡屡不行圣意，朝中多有人弹奏。此人甚是居功自傲，还多次向朝廷指摘你的不是，还说你要趁机将他的河东军留下，图谋自大，必定要造反。若不是我压着，这

等无稽之谈便要放到朝堂上议论了。”李林甫随口说道，看起来平淡随意，但又一次点明了安禄山的意图，让安禄山听得心惊胆战。

安禄山每一句话，李林甫都能轻易看出他背后的意思，所谓属性压制，也不过如此了。好在安禄山和李林甫暂时利益一致，李林甫需要安禄山留在边关的军镇，毕竟安禄山是不懂文墨的胡人，不可能出将入相，入朝威胁李林甫的地位，同时他也需要安禄山的东北系边军制衡以王忠嗣为代表的西北系边军。安禄山虽然在皇帝和杨太真面前是个搞笑的铁憨憨，但在业务方面却是一流，他在东北的军镇里，三天两头出门打契丹人，时不时地就有大捷上报，让李林甫十分满意，皇帝也因而有了将西北系边军打散重组的底气，撸掉王忠嗣的官职，另换外族将领安思顺（安禄山族兄）、哥舒翰继任节度使。边关将帅几年来悉数换血，大多换成了安禄山这样的胡人，因此也就不再有边军将帅入朝为相的可能了。

而安禄山的好处也少不了，他得到了朝廷的免死铁券，虽然开国以来得到铁券之人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铁券，但这至少代表着一种超出一般边镇军将的特殊地位；同时还兼任了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整个河北道都在安禄山的管理之下。

他们两人因为利益相同而走到了一起，几年来相安无事，可他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小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当安禄山找到了对自己更有利的门路，自然就会无情地抛弃李林甫。

在这铁打的中书门下，宰相一直流水般轮换，唯独李林甫坐镇了十余年。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谁都看得出来，李林甫迟早会垮台的，他主政的这些年，朝中只留下了趋利避害、不讲原则的小人，一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一边找着新的门路，一边继续奉承逢迎李林甫，想要在树倒猢猻散之前，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

现在，安禄山狐狸一般的嗅觉敏锐地发现，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快来了。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宫中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杨贵妃再次被送出宫，遣回了娘家。

杨贵妃，也就是杨太真。自从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加封贵妃之后，她就是后宫位份最高之人，实际的后宫之主。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杨贵妃宠冠后宫，让六十多岁的皇帝李隆基焕发了第二春，每每的赏赐都不计其数。

皇帝年少时便风流倜傥，身边不乏美女佳丽。之所以垂青于这位来自蜀地的小女人，原因之一固然是杨贵妃本人的颜值，每一寸肌肤都长在皇帝的审美点上。可皇帝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自然不会单单因为杨贵妃的颜值而如此痴狂。和很多“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有些相像，后宫妃嫔们，每一个都想尽了办法来吸引皇帝的注意，可皇帝就是看准了杨贵妃，她有着少女的天真烂漫，又有着小女人的刁蛮任性，她的一颦一笑，都是那么楚楚动人，皇帝喜爱她，也许就是因为她与那些始终把自己包装成端庄贤淑“人设”的其他嫔妃不同，是一个情感纯粹的“人”。

宫人们不敢相信，皇帝和杨贵妃在一起，仿佛过起了寻常夫妻般的生活。他们时而吵架拌嘴，时而恩爱甜蜜。杨贵妃娇蛮而善妒，甚至有时候皇帝生了气，杨贵妃依然不依不饶。有一次皇帝动怒，直接把杨贵妃送回了娘家。宫人们本以为杨贵妃会因此失宠，却没想到，这么大年纪的皇帝，在送走了杨贵妃之后，竟然像是少年郎失了恋一般茶饭不思，还把气撒在内侍们身上，最后还是把杨贵妃接了回来。

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已经是人妻的身份，孀居在家，也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出入宫禁，与杨贵妃一起侍奉皇帝。

那时长安城的权贵们，还并没有太看重杨贵妃，只是把她视为一时出了风头的宠姬而已。杨家虽然世代官宦，但在门第森严的长安城实在算不得什么高门大户。杨贵妃的堂哥哥杨钊（后来改名叫“杨国忠”），也是不学无术之人，京城的名门很看不起他们。杨钊努力讨好李林甫，才得以从蜀地调来京中，当上监察御史，算是站稳了脚跟。朝臣们并不觉得自己应该去巴结杨贵妃，只等皇帝玩那些腻歪的夫妻过家家游戏尽了兴，便自然会把杨贵妃晾在一边。毕竟皇帝已经老了，他年轻时没有被美色迷惑，难道这么大年纪了还会在这条沟里上不来？

结果皇帝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会，已经陷进去了。

杨贵妃第二次因为忤逆圣旨被遣送回家时，长安城的显贵们都认为，这次她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离开了杨贵妃的皇帝，心中对爱妃的思念与日俱增，没多久就开始后悔，派宦官带着杨贵妃爱吃的食物前去探望。杨贵妃见了宦官，剪下自己的一缕秀发，请他们转交给皇帝。皇帝终于心软了，马上让高力士将杨贵妃带回皇宫，恩宠更上一层楼。

两次进进出出，终于让所有人看到了杨贵妃在皇帝心中的分量。过去那些忤逆圣意之人，无论是朝臣、将领还是妃嫔、皇亲，如今的坟头草已经长得老高，只有杨贵妃一人，越是忤逆，便越是受宠，真不知她有什么奇特的“味道”，能让皇帝迷得神魂颠倒。

杨钊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杨钊只是依附于李林甫的一条得力鹰犬，靠心狠手辣陷害王忠嗣等政敌、攀咬太子一党而发挥作用。随着杨贵妃地位的提高，杨钊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他善于窥探上意，看到朝廷这些年对财政出奇地重视，一切以经济挂帅，便有样学样，俨然一副经济小能手的样子。靠着打造经济专家的“人设”，杨钊成功升迁为给事中、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等于朝廷具有次相地位的财政大臣。

由于几百年来民间流传的“金刀”之谶（关于“金刀”之谶，详见本书第一部），杨钊要换一个名字，于是请到了皇帝的赐名。皇帝为他赐名为“国忠”，杨钊变成了杨国忠。

杨国忠的一大能力，就是聚敛。他比主管财政的前任们更加没有底线，为了财政收入提高的这一点政绩而大肆聚敛民财，供皇帝享乐与挥霍。虽然又一次让底层的百姓们怨声四起，却成功地取得了皇帝的欢心。这个皇帝小舅子，除了能投皇帝所好，办好皇帝的差事以外，在文才武略、品德素养方面全都平庸至极，但皇帝偏偏就需要这样不讲原则的大臣，皇帝的喜好就是最高原则。

李林甫老了，皇帝需要的不是一个年迈的宰相，而是真正能履行他意愿的宰相。如果这个宰相做不到，那皇帝同样会无情地将他抛弃。

安禄山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讨好杨贵妃和杨国忠了。那年的勤政楼上，皇帝设金鸡障招待安禄山时，安禄山向坐在一张席上的皇帝、贵妃二人行礼，先拜了贵妃，然后才拜皇帝。皇帝询问缘由，安禄山回答：胡人先母而后父。这句话，既让皇帝龙心大悦，也顺带讨好了正当红的杨贵妃。

杨国忠在朝中崛起后，渐渐便有了一帮依附于他的朝臣。连当初李林甫重要的助手吉温，

也投靠在杨国忠门下，为杨国忠出谋划策，准备取代李林甫。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拉拢身兼数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安禄山上朝时，杨国忠还亲自扶着安禄山肥胖的身躯，一起走下大殿的台阶。有了这层关系，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联系日益多了起来。

这是安禄山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朝中李林甫和杨国忠两派矛盾日益尖锐，边镇的节度使是他们都想拉拢的对象。安禄山只需小心地游走在两派之间，上下通吃，便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只是安禄山还是很惧怕那个一眼便能看穿自己的李林甫。他表面上浑不在乎地称呼李林甫为“十郎”，实际上心里慌慌的，直叫李林甫“大爷”。

在长安城，安禄山设置了专门的“驻京办”，留下心腹刘骆谷在此探查动静，随时报告远在幽燕的他。安禄山回到范阳后，刘骆谷每次从长安回来，安禄山一定要问：“十郎说什么了吗？”如果听到李林甫赞扬他，就十分高兴。可当他听到刘骆谷汇报说，李林甫带话，“告诉安大夫，要检点一些！”安禄山就只好反手握床，略带恐惧地自言自语道：“噫嘻，要死了，要死了！”

李林甫已经年近七旬，他自知当宰相的近二十年里得罪的人太多，总担心有人要谋害于他，所以平康坊的宅邸里一直安保森严，每个房间都要在墙壁之间设置密道，供他随时转移撤离。一个晚上往往要转移多个落脚点，就是要让刺客找不到他的住处。最近这几年，李林甫极少出门，连办公会议都是召集同僚们在府邸中举行，其实就是担心他出门之时，有心怀不轨之人要行刺他。万不得已要出门，李林甫都会安排数百金吾卫前后随行，上哪里都要提前封路，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十几年来，因他而获罪之人不知有多少。张九龄、李适之、王忠嗣等人的党羽，无不要杀李林甫而后快。

他的儿子李岫与他一起在宅邸的后花园游玩，也要先过一层层安检才能与李林甫同行。他们一行人，前后跟了两个步辇，一个步辇上是李林甫替身，另一个还是李林甫替身，这依然是为了迷惑刺客。谁也没想到，真的李林甫穿着便装，躲在人群中与儿子同游。这也是李林甫难得能看见太阳、听到鸟语花香的时间，而平常的日子里，年迈的李林甫只能躲在重重的屏障中奋力办公。

李岫终于忍不住跪倒在地，哭着说道：“父亲久居相位，树敌甚多，以至于前途都是荆棘。一旦有祸事降临，便无计可施了。还是收手吧！”

李林甫听了，也是怏怏不乐，长叹一声道：“势已如此，又如之奈何？”

他明白，自己已经收不了手了。一旦他致仕退休，失去权力，便是他的丧生之日。这些年来，权力并没有给他快乐，反而成了一只巨大、丑陋且嗜血的怪兽，缠附在他的身上，每日每夜以他的血肉为食，直到榨取出最后一点精血。但他却不能甩开，只有紧紧地攥着，继续割下自己的血肉来喂养，因为他知道，一旦失去了这只怪兽，他转眼就会被更为黑暗的无底深渊所吞噬。

四星聚尾，有德受庆，无德则殃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九月，大明宫的头顶阴云密布。皇帝与群臣紧张地议论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宦官们为昏暗的殿内点上灯，看这样子，会议一时半刻还结束不了，君臣众人都得加班了。

他们议论的问题十分高深：大唐到底是个什么德性？

五行相生相克图



这是一个牵连国本的大问题。“五德终始说”自秦汉以来风靡于世，被历朝历代所采纳，大唐自然也不免俗。人们相信，王朝的合法性来源于天，而天道之下，金木水火土五行所对应的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终始轮回。而不同的五行德运，也意味着王朝所承继政权的合法性，还决定了这一朝的旗帜与服装的颜色。

黄帝属土，曾经见过大蚯蚓，所以德性为土，崇尚黄色。

木克土，所以接替的大禹是木德，崇尚青色。

金克木，所以接替夏的商汤是金德，崇尚白色。

火克金，所以接替商的周是火德，崇尚红色。

再而后，秦始皇统一天下，水克火，所以秦朝崇尚黑色。但秦朝暴虐不仁，汉高祖刘邦直接革了秦命，问题便出现了——推翻秦朝的汉朝，应当继承秦朝的水德、而崇尚土德，还是应认为秦朝属于非法政权，从而直接继承周朝的火德，而尚水德？抑或认为土生金，秦朝和六国都是金德，而汉朝克了金德的秦朝，所以应当是火德？

从汉朝开始，五德终始就成了一笔烂账，各种说法均有，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汉朝四百年前前后后改定了三次德性，初水德，后土德，再火德，还留下一个专有名词叫炎汉。

唐朝初创之时，乃是接受隋帝的禅让。隋朝是火德，而火生土，唐朝自高祖时便定为土德。但是，以初唐的大才子王勃为代表，又有另一个理论，认为从汉末以来的魏晋、南北朝乃至杨隋，都不是正统，而是暴乱昏暗的非法政权，我昭昭大唐自然应当是继承了炎汉的法统。从结论上说，按照这样的排序唐朝仍然是土德，但是继承的本位不一样，所代表的政治意义也就非同一般。

开元皇帝希古慕道，一直以圣王自诩，所以十分喜欢模仿古代的圣人，亲自制礼作乐，改易制度。天宝三载改“年”为“载”就是他的一大创举。皇帝登基已有四十年，国力鼎盛，据杨国忠的报告，府库中所藏积蓄之丰富，乃是亘古未有。所以，他有底气重新讨论李唐的德性问题，开会商议唐朝应该继承什么法统。

倡议将法统直接追溯至周朝、汉朝的，是李林甫一派，他们迎合皇帝自我作古的偏好，炮制出这样的提议。反方的力量也很强大，毕竟这是牵涉到国本、法统的事情，许多老成持重之臣并不支持。而且杨国忠这位朝中新贵，作为弘农杨氏的远支后人，向来以拥有杨隋皇室血统为傲，不断给自己脸上贴金，如今这个动议，将前朝杨隋的底裤给扒了，连隋朝是正统王朝都不承认，杨国忠自然不乐意。正反两方在朝中论辩，从早到晚，争得难解难分。

最终，支持追溯周、汉的正方占了上风，赢得了皇帝的支持。看到辩论基本有了结果，皇帝便说，如今天色已晚，暂且下班回家，明天上朝再最终决定。

群臣行礼之后逐一退场。就在众臣趁夜散班之际，多日以来始终乌云重重的天空忽然云开雾散，一轮皓月照亮了整片夜空，将那奇异的天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龙首原头顶的漫天星空中，金星、木星、土星、火星四颗行星聚集在尾宿的星野，照亮了东北方的天际，而五大行星中剩下的那颗水星，也紧紧地向着四星靠近。

“四星聚尾！”识得星象的大臣们都惊异地在心中说道。但是私自观察星象是大罪，人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沉默。

四星聚尾是几百年难遇的奇特天象，所谓“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奄有四方，无德受殃若亡”，在星相学上，四星聚、五星聚，都是圣君兴起的征兆。齐桓公称霸时，五大行星聚集在箕宿；汉高祖灭秦时，五大行星聚集在东井；汉光武帝、晋元帝中兴之时，也都有四大行星聚首的星象。如今四星再度聚集于尾宿，是否意味着新的太平盛世即将来临？

集贤院学士卫包上奏：“群臣集议的那天晚上，云开雾散，四星聚集于尾宿，可见天意昭然，要求朝廷改易正朔。”于是朝廷下令，正式宣布大唐继承周朝、汉朝的法统，并将旗帜的颜色从红色改为象征土德的黄色。

只不过，大臣们都对四星聚尾的另一层含义选择了沉默——有德受庆，无德受殃，这个天象无论如何解释，对当今在位的皇帝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著名占星师王皎对此感叹道：天下将乱。但这话不是他该说的，皇帝听闻之后，极为忌讳，下密诏命人将王皎暗杀。

改易德性之后。李隆基原本打算登上华山封禅，希望借此机会，让封禅华山成为比封禅泰山、嵩山规格更高的仪式。但是，华山脚下的华岳庙却忽然遭逢地震被毁，这让皇帝的封禅计划再度被中止。封不了华山，朝廷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改为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

也就是在这次盛典上，一直困顿地羁绊在长安的杜甫献上了他准备好的《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得到了皇帝的欣赏。皇帝下令让他进入集贤院待制，充任候补官员。不久之后，在宰相主持的考试中，杜甫成功通过，终于拥有了接受吏部铨选担任朝廷命官的资格。

然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那个太平盛世，却并没有到来。

这年冬天，帝国的南疆又生出了新的事端。在云南的山区，苍山洱海之间，那里是世代被中央王朝管辖的羁縻州。有一个叫“南诏”的小部落，他们的南诏王阁罗凤因为不满云南太守张虔陀的残暴不仁，忿而发兵反叛，攻陷云南城，杀死张虔陀，赢得一大票边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占据了三十二个羁縻州。

他们的背后，有吐蕃的隐秘支持。由于大唐在安西葱岭一带以及青海石堡城一带步步紧逼，吐蕃被钳制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在大唐的西南开辟新的战场，扶持南诏，在大唐的后院点起了一把火。

西南少数民族数百年来基本没有兴起过大的动乱。唐廷没有想到，围堵吐蕃的关键环节，南疆会掉了链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急忙发兵征讨，结果两路大军在西洱河一战中全军覆没，只有鲜于仲通逃了回来。南诏王阁罗凤将唐军尸体筑成京观，向北称臣于吐蕃。

蜀地历来是杨国忠的基本盘，剑南节度使也是杨国忠的死党，这一场战役，整个剑南军镇的野战军全部死在了洱海畔，杨国忠颜面无光，只能一边谎报称“剑南大捷”，唐军“节节胜利”，只是兵力不足才有此失败，另一边征发东西二京以及河南、河北的丁壮，募集新

兵增援剑南，希望中原的精壮汉子能提高历来以孱弱著称的蜀军的战斗力，压倒桀骜不驯的南诏人。

但南诏惨败的消息不脛而走，人们都说，云南之地瘴疠流行，南下的唐军还没有交战，士卒便死了十之八九。河南河北的壮丁健儿们也不是傻子，听闻了这个消息，就算朝廷许诺军饷和赏赐，也没有人敢来应募了。于是杨国忠派遣御史到各道去捉人，用枷连锁起来送往军营。一时间，河南河北愁云四起，爷娘妻子夹道送着这些披枷带锁的兵募们南下，人们都知道，他们将要踏上一条不归路，送行的路上因而哭声震野。

不仅南方起了火，北方也出了事。

同罗部首领阿布思归降大唐之后，随哥舒翰征战吐蕃，战功赫赫，因此被加封为朔方节度副使（正使由宰相李林甫遥领，所以阿布思就是朔方军镇的实际主帅）。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春，安禄山奉命征调二十万大军讨伐契丹，同时也要求阿布思率领同罗部数万骑兵一同征讨。阿布思知道自己素来被安禄山忌惮，不愿意接受征调，被逼得急了，索性率领部众叛离，北上回归了漠北。

阿布思叛唐北归，给大唐北方的军事行动带来了严重影响。浩浩荡荡征调来的二十万讨伐契丹的大军，这时又多了一项防备阿布思趁机南侵的任务，安禄山东征契丹的计划就此破产。

而在朝堂之上，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再一次上演。

杨国忠崛起之后，李林甫势力的衰落已经是所有人心知肚明的事实。杨贵妃正当宠，杨国忠的权势也日益膨胀，接连加封了御史大夫、京畿采访使、关内采访使等大大小小的职务，一时间大有赶超李林甫的势头。

而李林甫这边则运道不佳，接连受挫。先是因为阿布思叛逃案，作为朔方节度使难辞其咎；而后又发生了龙武军万骑营谋反案，御史大夫王鉞涉事被杀，为王鉞求情的李林甫也随之受到猜忌。那些素来与李林甫有旧怨的大臣很自然地围绕在了杨国忠的身边，比如次相陈希烈、边将哥舒翰，都站出来证明李林甫与万骑营谋反事件、阿布思事件有关联，皇帝因此对李林甫日益疏远。

对于朝政，日益衰老的李林甫渐渐力不从心起来。开元天宝盛世持续了四十余年，种种积弊也变得越来越显著。李林甫并非庸人，他想要解决权贵坐大、亏空国力等种种问题，还模仿当年宋璟的政策，下令禁除恶钱，整顿金融环境。可是这个问题，当年连宋璟都没有完成，更何况是年迈的李林甫？

财政是杨国忠的主管业务，李林甫整顿恶钱，杨国忠自然也不能闲下来。他不遗余力地在皇帝面前讲述近期的经济乱象，终于让皇帝出来叫停，李林甫的改革不多久便宣告失败。

从中原征调的兵募终于集结在了剑南道，蜀地百姓们请求，让挂名为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前去坐镇指挥。在李林甫的提议下，朝廷准许了百姓们的请求，命杨国忠前往剑南道赴任。这其实是李林甫排除异己的惯常伎俩，多少年来，李林甫的竞争者们都被他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调出京城，然后找个借口革职罢黜。这样的事情，杨国忠见得多了，他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临行之前，他来到皇帝面前一边流泪，一边诀别道：“此番出京，必为李林甫

所害。”

一边的杨贵妃也帮着渲染气氛，为杨国忠求情。皇帝对杨国忠说：“杨卿暂且前往蜀地指挥军事，朕算着日子等卿回来，然后任命卿为宰相。”

这句话，既是对杨国忠人身安全的保证，也是对朝廷人事未来的安排。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李林甫这棵政坛常青树在朝中绿了快二十年，如今终于到了换人的时候了。

李林甫听说之后，自然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他原本就已经身患疾病，听闻之后，心中更是忧懣，从此一病不起。

有巫师断言说，只要李林甫看见皇上，病情就可以好转。这也是李林甫面见天子，消除隔阂的最后机会了。天子听说之后本想去看望李林甫，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李林甫病重，命不久矣，谁还愿意为他说话？侍臣们纷纷劝谏，说见病重之人不祥，还可能染上疫气。

皇帝探望病重的大臣，自太宗以来就是一条惯例，毕竟君臣情分重于泰山，谁还顾忌这些迷信的说法？不过皇帝毕竟也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说：“那就不见了吧！”命人把李林甫抬到庭院里，远远地望上一眼便是。

于是皇帝登上庭院前的降圣阁，远远地看了李林甫一眼，还挥起红巾向他招手。红巾辟邪，可以防止李林甫的疫气沾染皇帝的圣体。皇帝的圣体自然要比李林甫金贵得多。此时的李林甫已病重得不能起身，只能让家人代拜谢恩。

杨国忠前脚刚到剑南，后脚便被皇帝派宦官召回朝中，到华清宫来见李林甫最后一面。面对这位年轻力壮的政敌，李林甫已无力对付，他流着泪对杨国忠说道：“林甫很快就要死了，杨公一定会继任宰相，我那身后事，就托付给杨公了。”一代权相，临终之际只能靠卖惨打动自己的政敌，让他最后网开一面。

可李林甫毕竟还是那个李林甫，素来忌惮他的杨国忠谢不敢当，汗流满面。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病逝。他去世之后，杨国忠迅速反击，清除李林甫在朝中的残余势力。杨国忠与安禄山合谋，控告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思约为父子，同谋造反。安禄山还派阿布思部落的降将入朝作证。

李林甫靠着权谋与诈术压服朝臣，最终也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林甫还没有下葬，朝中就已经无人愿意为其辩解，连他的女婿也畏惧杨国忠的权势，站出来作证李林甫的罪行。皇帝李隆基大怒，下令削去李林甫的官爵，抄没家产，将李家诸子全数革职，流放岭南、黔中。破鼓万人捶，人们破开李林甫的楠木大棺材，取出他口中所含的珍珠，脱掉身上入殓的金紫衣服，把他的遗体放进一个小棺材，像一个庶民一样草草安葬。

当初朝廷将正朔远溯至汉朝的动议，因为是由李林甫所推动的，也被杨国忠提出来重新讨论。也许是恨屋及乌，皇帝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下令严厉调查。当初力主修改德运的卫包等人都是因为“帮助奸邪”而获罪，贬谪到了岭南。朝廷再度改易正朔，重新将大唐的土德接续到隋朝。

一切都被干干净净地抹去，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

天宝十四载，一切无事

李林甫被秋后清算，杨国忠就任宰相、文部尚书（吏部）、魏国公等官职的消息传到了河北。安禄山听说之后，只是轻蔑一笑。

如果说安禄山对李林甫的态度是畏惧、爱憎交加，那对杨国忠的态度就是完全的鄙视、不屑一顾。李林甫虽然是有才而无德的奸诈小人，但他的理政能力却是一流的，至于杨国忠，即无德也无才，只剩奸诈。他靠之前在下层社会积累起来的钩心斗角的经验，以及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但却对帝国在盛世之下隐藏的危机熟视无睹。

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朽烂了，安禄山看得出来。南诏战争一败涂地就是一条明证。历来四方蛮夷都是有鄙视链的，最强的是西北方向的突厥、吐蕃，其次是东北方向的契丹等部，最末则是岭南、西南的这些南蛮部族。天竺各国没有与大唐直接接壤，因而不在于讨论之列。和南诏人的战斗都表现得如此一塌糊涂，安禄山越发轻视唐廷的军事能力和朝廷兵马的实际战斗力。

如今的安禄山已经如愿得到了河东节度使的官职。他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兼掌河北，手握数十万大军。朝中除了掌握陇右、河西的哥舒翰之外，恐怕没有一个边将能比得上安禄山如今的地位。

这几年，安禄山还豢养了投降的同罗、奚和契丹士兵八千多人，作为自己的私兵，称为“曳落河”。另外还有一百余家丁，个个骁勇善战，一可当百，都是绝对效忠于安禄山本人的力量。在河北，安禄山已经有了近乎绝对的掌控权，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等人作为自己的心腹，以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作为爪牙，每个人单拎出来，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猛将。

河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唐初的统一战争中，窦建德、刘黑闥反复起兵，遭到唐军的多轮镇压，这里的民心对大唐朝廷并不感冒。这些年，又有大量的突厥、契丹、胡族内附，在河北到处都能看到少数民族部落混杂在汉人村落中的样子。而这些部落历来将节度使安禄山当作神一样看待。信仰弥勒、拜火教的胡民众们，都将安禄山视为光明之神的化身、弥勒（也就是救世主“弥赛亚”）降临。而河北的汉人们则传诵着另一个版本的神秘故事，说四星聚于尾宿是在燕地所对应的位置，昭示着东平郡王安禄山将会在燕地崛起，取代大唐，成为新的圣君。

在安禄山这一点上，河北的胡汉百姓们的论调似乎取得了惊人的一致。

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以及“阿莘山”“光明王”的预言，野心渐渐在安禄山的心中熊熊燃烧起来。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海内升平，一切祥和安乐。朝廷的战事全在边境，大唐的兵锋正在逼近吐蕃，在西域的怛罗斯附近抗衡大食。而长城以内，舞照跳，马照跑。中原各州为了彰显太平，特地将兵刃、铠甲等军械封存入库，以表示不再动刀用兵。

太阳如常升起，一切也都照常运转着，这个盛世还在继续。

皇帝李隆基已经很老了，在历朝的帝王中，他是最高寿的一个。李隆基欣然享受着上苍赠予他的漫长寿命，和杨贵妃一起消磨着岁月年华。和她在一起，李隆基仿佛又回到了五六十年前那段青葱的日子，李家三郎还是个少年，白衣翩翩，仗剑漫游，策马在长安的绿柳树下。

杨国忠也如愿以偿地攥紧了手中的权力。李林甫垮掉之后，杨国忠成了一个新的李林甫。只是他与安禄山的关系越来越僵，唯恐有一天，这个深得皇帝、杨贵妃喜爱的边将宠臣会取代自己的位置。所以，杨国忠极力排挤安禄山，还拉拢西北系军镇的主帅哥舒翰，时不时一起向皇帝举报，说安禄山总有一天会造反，建议早日除掉这个死胖子。方法杨国忠也帮忙想好了，先找个理由把胖子从范阳召过来，如果他表现合格，便拜他为相；如果不合格，那就把他做掉。

杨国忠觉得，如果安禄山奉诏前来，便可以借机除掉他；如果安禄山不来，那便更有理由请皇帝下旨杀他。这个计划，完美。

皇帝点头，于是朝廷召安禄山入朝。

安禄山倒也爽快，听闻命令，觉得是个出将入相的好机会，便立即赶到长安，在华清宫拜见了皇帝。到了之后，安禄山才意识到情况不对，怎么所有人都用一种十分神秘、又带有一丝敌意的眼光看着自己？他只好用一种略带撒娇的语气，哭着对皇帝说道：“臣本是一名胡人，全靠陛下的信任才有今天的地位，但却不为杨国忠所容，恐怕难以活命了！”

这番话让李隆基大为感动。这些年，因为他年事已高，朝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太子抛出橄榄枝，只有安禄山一人这么纯粹地效忠于他，让他如何不心动？

安禄山在长安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受到了皇帝全方位的荣宠和优待。杨国忠等人数次上奏安禄山的反意，但皇帝始终不为所动。安禄山启程回范阳之时，皇帝让高力士为安禄山践行，高力士一路把安禄山送到了长乐坡。

看着老朋友高力士，安禄山露出了怏怏不乐的神色。他本以为这次有机会升任宰相，却因为杨国忠的反对而告吹。告别之后，为了防止杨国忠再进谗言，安禄山急忙出潼关，抄近路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河北。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朝廷了，安禄山心里暗暗发誓。

既然朝廷连宰相之位都不给，那就由我安禄山自己取走一个更好的位子吧！

石堡城之战后，哥舒翰终日与酒色为伴，他似乎患上了创伤应激综合征，只能用烈酒平息自己的消极情绪，终日醇酒美人，时时相伴，逐渐掏空了自己的身体。

闭上眼睛，石堡城的那一幕幕惨剧便浮现在眼前。

这一年，哥舒翰在回京之际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无法站立。

得知自己的身体情况，哥舒翰甚至有些高兴。毕竟他不必再做将领了，他可以提着一口气，享受人生当中最后的平静。

几家欢喜几家愁，杜甫在这一年是高兴的，因为经过了铨选之后，他终于获得了一个官职。虽然只是九品小官，但他相信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一步步向事业的高峰攀登。他的志向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当杜甫成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接管军事之时，他才慢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的京畿守备，由于数十年没有遇到战事，已经基本废弛。而天下的强军，全数都在边地。京畿附近这些缺乏训练的军士们，如何敌得过边地身经百战的边军？这些年来，边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支持边军日益庞大的后勤物资需求，朝廷从内地调拨的军粮已经变得杯水车薪，因此北方的边镇此时主要依靠“和籴”的方式来维持后勤。

所谓和籴，就是边镇自己就近向本地的百姓采购军粮物资，无须朝廷从后方拨付钱粮。和籴法流行于边镇，不仅意味着边镇的节度使可以完全掌握军区的人财物大权，还意味着大唐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军事后勤体系正在崩溃。中央政府已经没什么可以卡住边镇喉咙的手段了。而边镇的百姓们哪有什么能力和资格自主地与边军谈生意，还不是强买强卖？边民们种出的粮食，被压低了价格卖给边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

此时的杜甫只是个九品芝麻小官，人微言轻，根本没有扭转这一切的能力。他只能希望皇帝英明神武，能逐步革除弊病，继续维持盛世的辉煌。

而李白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大风大浪之后，选择了回归家庭。他结婚了，妻子是高宗时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进入高门大户过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这段日子里，李白并没有什么得意的诗作，也许生活过于安逸和顺遂，李白的才华已经慢慢融化在了这金黄色的盛世之中。

高力士仍然日复一日地在宫中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年，他对于政局已经不再置喙了，那是一片不属于他的地方，离这片是非之地越远，他便越能明哲保身。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这一年，因为前几年接连发了水灾和旱灾，关中不出意外地出现了饥荒。但杨国忠并不觉得事情有多严重，他找了一株长得最好的禾苗展示给皇帝，说麦子依然长势良好。如今雨天虽然多，但并不会伤害庄稼。而那些想要谏言报告灾情之人，全都被杨国忠无情地赶出了朝堂。

这一年，关中饥荒，却没有人敢向皇帝报告。

又是一个漫长的雨天，已经白发苍苍的皇帝站在阶前，看着屋檐下的雨水点滴，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默然良久，终于说道：“这雨下得也太久，停不了了。”

高力士沉默以对。

皇帝转过头对高力士说：“高卿可以把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

高力士将叹息咽在了心里，然后说道：“自陛下把大权委托给宰相以来，赏罚不当，以致上天阴阳失调，我怎么敢说什么呢！”

皇帝再度选择了沉默。

此时的李隆基只有一个想法，在自己最后的时光安享晚年。如果天下真的有什么弊病要去

革除，那也留给自己的后任，让太子继位后再去解决吧。现在依旧是开元天宝的盛世，而他李隆基，也依旧是万众爱戴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不是吗？毕竟李隆基已经时日无多了，让他停留在美好的梦境里，不好吗？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春天，杨国忠志得意满，杨贵妃霓裳羽衣，哥舒翰醉生梦死，安禄山冷然野望。就连李白、杜甫都以为他们的幸福生活能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就像是一个完美而温暖的梦，所有人都不愿意醒来，直到洪钟响起的那一刻。

第六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

——来自塞上的惊天巨变

兵变

节堂之中，灯火通明，将领们屏息凝神，等待着节度使安禄山的到来。

这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的范阳节度使府，平卢、范阳、河东三大军镇的主要将领都齐集在专门存放节度使旌节的节堂里，堂外则由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堂中的将领们都隐隐预感到，这次将要有大事发生。

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拖着肥大的身躯走进了节堂。见安禄山来，所有将领一起肃立行礼，堂中鸦雀无声。安禄山也不多做客套，开门见山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天子在京中已被杨国忠兄妹挟制，让人传来密旨，遣安禄山发兵讨逆！

只听安禄山娓娓而谈：“奏事官胡逸到西京时收到天子的口谕，‘遣禄山将随身兵马入朝来，莫令那人知。’那人便是杨国忠。原来奸相杨国忠已经控制了天子，并将朝政玩弄于鼓掌。得亏有宫人冒死将天子密诏传给胡逸，胡逸又冒死将密诏带回，宫中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禄山听闻之后，心忧如焚，只恨不能插上一双翅膀，飞到长安救驾。如今事不宜迟，诸君立刻回去点兵，最快时间集结起来，以这月的甲子日为限，一起发兵入京勤王吧！”

众将猝然听得消息，均是面面相觑，一脸愕然。有些人想到自八月以来，节度使频频犒赏将士，厉兵秣马，当时已经觉得反常。犒赏很受三镇将士们的欢迎，如今河北的兵募们都已经无不以节度使的马首是瞻。如今众将方才明白，这几个月来所有的反常都是为了今日之事。

率领兵马入京，实际上就是举兵造反，不过安禄山说有天子口谕，虽不知真假，却总归有了一个“清君侧”的理由。这一场“清君侧”的计划，一直在安禄山与他的幕僚孔目官严庄、掌书记（即安禄山的机要秘书）高尚以及将军阿史那承庆之间密谋，众将也是在今日方才知晓。可安禄山素来威望隆重，如今有了命令，令到而行，积威之下，无人敢有异言。

距离甲子日，也就是十一月九日，只有短短几天了，时间极为紧迫。众将散会之后，连忙回到各自防区部署，终于在规定的日期集结起来。除去留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卫戍部队，各部边军，连同安东都护府下辖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的仆从兵，以及安禄山私人统领的八千“曳落河”，共计十五万大军，正式在范阳举兵。安禄山做好了部署，让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诸将则领军当夜即刻出城，准备向南进发。

第二天早晨，安禄山亲自来到城南，检阅大军并在此誓师，宣布要讨伐奸臣杨国忠，武装保卫大唐天子。

这些年在安禄山的经营下，三镇所募边军的统兵将领几乎都由蕃将担任，这些人都唯安禄山之命是从。而下层兵士们大多都是汉人出身，只是军纪森严，兵士们大都不明就里。同时安禄山还颁下严令：“若有持异议煽动军人的，灭杀三族。”重罚之下，三军无不服从。

大军于是就此南下，安禄山乘坐着钢铁包裹的马拉战车，威风凛凛。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

万，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李唐天下已经承平一百三十年，河北内地各州自武周朝孙万荣之乱后，六七十年来都没有经历过战事，如今还沉浸在和平稳定发展的梦中，却没想到，边塞的金鼓声骤然从边地传来。范阳兵起，远近惊骇，南下的边兵像摧枯拉朽一般席卷了整个河北。

十一月十日，范阳誓师的同一天，以安禄山的副将何千年为首，二十余骑人马自北方而来，驰入了太原城外的馆驿。落脚之后，他们立即让驿丞派人通禀城中的北京留守杨光翊，说他们是奉了安禄山之令，为朝廷搜罗到二十名奚族神射手，上供天子。何千年是安禄山身边的红人，杨光翊不敢得罪，于是在城门之外迎接何千年一行的到来。

何千年带着二十名奚族骑兵转眼便到，在杨光翊面前下马，双方行礼之后，何千年忽然断喝一声：“拿下！”左右骑兵一拥而上，将杨光翊强行制住，也不进城，直接掉头，带着杨光翊返回河北。

杨光翊官居北京留守、太原尹，是河东的第二号人物。不久前杨国忠在天子面前屡屡状告安禄山意图谋反时，还建议让杨光翊取代安禄山担任河东节度使。相比于平卢、范阳，河东军镇是安禄山统治的薄弱区域，安禄山所能掌控的，只有靠近北方边关的小片区域。此时安禄山直接让人将杨光翊掳走，整个太原城便因此群龙无首，河东军纵使得知安禄山起兵，也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阻挡河北方面南下的大军。

没有了河东方面的侧翼威胁，安禄山的大军在顺利扫荡河北之后，向着河南进发。

杨光翊被掳和安禄山范阳起兵几乎同时发生，河北与河东也几乎同时有人派遣驿马，八百里加急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传报长安。太原离长安更近一些，因此从太原传来的消息先一步送达了朝廷。

当杨国忠等人将杨光翊被掳走的全过程，原原本本地汇报给皇帝李隆基时，李隆基还在华清宫，和他心爱的杨贵妃（或许还有虢国夫人姐妹）一起泡温泉。听到报告，李隆基一时间不能相信。杨国忠与安禄山积怨已久，杨国忠屡屡状告安禄山有谋反之意，双方势同水火。而杨光翊又与杨国忠关系好，安禄山同杨光翊在河东有所争执，也是说得通的。所以依他玩权力游戏五六十年的经验，李隆基判断，这是一起安禄山与杨国忠派系之间的火并，只不过安禄山终究是没什么文化的胡人，事情做得太过火了些。

也许杨光翊事件本身就另有隐情，说不定整件事情都是安禄山在长安的政敌所捏造出来的。毕竟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朝廷三品大员，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几天之后的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安禄山宣布起兵五日后，河北州县的急报传来：安禄山打着“清君侧”的名号，率领边兵大举南下！直到这时，李隆基终于不得不相信，安禄山是真的造反了。近段时间以来，从太子到杨国忠，还有其他无数大臣，都谏言说安禄山将反，但李隆基始终不肯相信，既是因为安禄山在自己的面前历来恭顺，自己对他知根知底，更是因为李隆基自信在他的统治之下，边将无人敢铤而走险、冒死造反。可是他的自信却被现实打了脸——那个安禄山，认他做干爹的安禄山，居然，真的，造反了！

惊疑，愤怒，不甘，羞赧，霎时间填满了李隆基的胸臆。

而此时的杨国忠，却面有得意之色，得意自己屡次的预言终于成真。对于安禄山的反叛，杨国忠毫不担忧，他自信满满地说：“如今造反的只有区区安禄山而已，其余将士都是不愿意的。请拭目以待，不出十天半月，定然能将安禄山的首级献上！”

看着杨国忠得意的样子，李隆基心中一阵狂怒。这个蠢才，竟然以为他预言成真便是有功。可他难道不知道，安禄山就是被他这样一个心胸狭隘的饭桶给逼反的么？不过此时不是发作的时候，李隆基强压怒火，听着杨国忠拙劣的安慰。事到如今，他还能相信谁？连安禄山这样他素来当儿子养的边将，旦夕之间便举兵造反，其他将领他还能信任吗？

李隆基万万没想到，七十多岁的他，居然又遇到了让他情绪爆炸的事情。

姑且先看看杨国忠如何处理此事吧。

只见杨国忠成竹在胸，畅谈着平叛的部署，却俨然一副外行指挥内行的样子。而参会的其余大臣，听着听着，慢慢相顾失色。

几十年的和平，已经渐渐让远离边将的州县百姓们忘记了战争的样子，如今各地武备废弛，要平定安禄山作乱，必定要解决兵士问题。李隆基下令金吾将军程千里、特进毕思琛分别前往洛阳与河东，招募兵马，组建新军，尽快阻挡安禄山南下。

恰在此时，一位救星来到长安，解决了李隆基用人的燃眉之急。此人是现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他奉命入朝，正好成了李隆基平叛的倚仗。李隆基立即接见封常清，让他谈谈讨贼方略。封常清回答：“如今天下太平已久，人人看见叛军都十分害怕。但事情有逆顺，形势会突变。我请求立刻到东京，打开府库，召募勇士，然后跃马挥师渡过黄河，用不了几天就能把逆贼安禄山的头颅取来献给陛下！”

这正是李隆基想要听到的答案！他当即下令，任命封常清为平卢、范阳节度使。封常清当日便前往洛阳，招募兵马。平卢、范阳两个军镇，如今都在安禄山手上，这样的任命其实就是委任他担任讨贼军的统帅。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如一盆冰冷的水浇在李隆基的头上，他取消了原定的度假计划，提前回到大明宫，下令将留在长安的安禄山之子，太仆卿安庆宗处斩。安禄山曾是他最喜爱的弄臣，而过去的这些喜爱，此刻均已转化为彻骨的恨意。这些恨意通通发泄在了安禄山儿子一家头上。不仅安庆宗被杀，安庆宗的妻子、李隆基的亲侄女荣义郡主，也都被李隆基赐了毒酒自尽。

一切与安禄山有关的东西，都要彻彻底底地斩断。与安禄山毫无血缘关系但却从小要好的安思顺，也被唐廷从朔方节度使任上调回。而新任朔方节度使，是正在为母守孝的九原太守郭子仪。

把正在服丧的郭子仪夺情启用，大概是万不得已之举。朔方军镇原本大多为西北系边将出身，可安思顺做了节度使之后，开始大肆任用他手下的东北系将领。郭子仪此时已年近六十，多年来只是因循升迁，并未立多大功勋，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能力。可如今安禄山造反，连带整个东北系边将集团全都受到怀疑。而西北系边将中，最具威望的是李光弼，可他当初因为牵连王忠嗣事件受到猜疑，后来又被哥舒翰召回，如今赋闲在长安，也不是合适人选。

最佳人选就只有西北系背景的郭子仪了。

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近退休的小老头子，日后竟然会成为拯救大唐社稷的功臣。

在河北，安禄山的铁骑正快速推进。十一月十九日，起兵十天后，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博陵（今河北石家庄北）。而何千年挟持着太原尹杨光翊，正好与大军相遇。安禄山下令处斩杨光翊，血祭头顶的祆神，同时也顺便震慑河东的州县。

河东始终是他统治下的一块不稳定因素。按照安禄山的计划，十五万大军从幽燕南下，经过河北直取河南，然后攻占东京洛阳。这条行军路线，关键的诀窍就是一个字——“快”。如今天下精锐集中在边镇，中原内地武备废弛，极度空虚，所以他的大军就是要趁内地尚未反应过来之际，赶在朝廷发动军事动员之前攻占东都，进而攻取长安。要保障这条行军路线侧翼的安全，关键就是防备河东方面的袭击，因此他派遣麾下心腹大将李钦凑率领五千精锐驻守井陉。

河东与河北，隔着一条太行山脉，两边只有区区几条通道可以穿行，这些通道被称为“太行八径”，而井陉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通道。守住了这些通道，就能保障河北成为安禄山稳固的后方。

接下来，就是东北边军的表演时刻了。

十一月二十日，安禄山大军继续南下，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南）太守颜杲卿自知不敌，率领本郡官员出城投降。

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大军抵达灵昌（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岸边。此时正值隆冬，安禄山下令用绳子捆系破船和杂草树木，横断河流。一夜之间，河面冰冻，大军顺利穿过封冻的黄河。入了河南地界后，大军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处，一片残败。

十二月五日，大军抵达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唐廷新任命的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仓促迎敌。但习惯了和平岁月的陈留守军，怎么能与久经沙场的东北边军相抗？果不其然，陈留不战而降。在这里，安禄山听闻了儿子安庆宗被处斩的消息，悲愤万分，将被俘的张介然斩首于军门之下。

投降的一万官军原本跟随着安禄山大军夹道而行，也同时遭到了东北边军的袭击，一万人尽数被杀，只因安禄山想要泄愤。

十二月八日，荥阳城头，太守崔无波率军抵抗安禄山攻城。可当城下的叛军敲响隆隆的战鼓时，几乎没接受过什么正规军事训练的官兵们登时吓尿了裤子。还没有短兵相接，城头上的官兵便崩溃了，不少人纷纷如雨滴一般直往城墙下面跳。

荥阳城破。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安禄山大军便从幽燕一路打到了武牢关下，只要破了武牢关，区区洛阳城便无险可守。

洛阳城中，封常清正紧急训练着刚刚招募的新兵。

他从长安拜别天子，马不停蹄地孤身来到洛阳，用府库的财物大张旗鼓地募兵，十天之间募得新兵六万。封常清久居安西，到底还是低估了关东军事的崩坏程度。他以为洛阳可以像全民皆兵的安西一样，一声令下便募得十万大军，可洛阳承平百年，早已经武备废弛，根本找不到可堪一用的兵源。他募得的六万人，大多是洛阳市井的无业游民，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要在短时间之内将这些新兵蛋子训练成可战之兵，谈何容易？

自来兵家有言，领兵最难的，就是“驱市人而战”。这些市井之徒，自小生活在闹市中，一根葱一头蒜都要花钱买，天天和生意人打交道，甚至自己就是生意人，天生懂得讨价还价。这样的人到战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审时度势，以他们市井的思维方法，看谁多谁少，谁强谁弱，有十足的把握之后才会投入战斗。但你甭指望他们会卖力厮杀，一看对方过于勇猛，哪怕自己人多，也会脚底抹油——开溜。

自古以来，能驱市人而战并且获胜的，只有兵仙韩信一人而已。当年他领着几万刚招募的市井小儿，在井陉“背水一战”，大破赵军，成就了一代兵仙之名。可封常清能做到吗？他心里并没有底，他只知道，这次他若是胜了，便可名垂青史，与兵圣比肩；可他若是败了，便再无挽回的余地，只能身败名裂。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封常清本希望再多花上几天，在他的魔鬼训练之下，让这六万新兵形成基本的战斗力。可是没想到，从河北到河南，官军的防线一触即溃，安禄山短短一个月便已经到了武牢关外。

此时洛阳的新兵，才招募完成不到十天而已。

然而武牢关军情紧急，容不得半点拖延。封常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下令出征，六万新兵像是秋游一般，浩浩荡荡地出了洛阳，屯驻在了武牢关。

河北，誓不投降

河北、河南的告急文书雪片般地飞来，李隆基也随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灭了安禄山，重新拾起他那装点门面的天宝盛世。所以他一天一个任命，将他所有能想到的牌一股脑儿地打了出去。派出了封常清去洛阳后，李隆基随后任命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第二天，又重新启用了自怛罗斯之战惨败后便卸去安西节度使职务、回长安担任闲职的高仙芝，以副元帅的身份（元帅是皇子挂名）统帅各路兵马。李隆基还拿出自己私人小金库里的钱财，在长安招募了十一万大军，号为“天武军”。

只是这天武军名头虽响，人数虽多，却仍然只是市井子弟仓促组成的，实际的战斗力恐怕只有天知道。

天武军刚刚组建，甚至连训练都没开始，李隆基便下令让高仙芝带兵出发。于是，高仙芝领着羽林飞骑、彍骑、刚刚募集的新兵以及一部分留在长安的边兵，一共五万人，出发前往潼关外的陕县驻扎。而高仙芝还没有出长安，李隆基又担心起高仙芝的忠诚问题，生怕他会像安禄山那样一起造了反，于是命宦官边令诚担任监军，一同前往。

六天后，也就是安禄山入陈留不久，李隆基又下了制书，说要御驾亲征，讨伐安禄山。同时命令朔方、河西、陇右的镇兵除部分留守城堡以外，全部开赴行营，并命令各镇节度使亲自率领，限二十天内全部到齐。

当陈留失陷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李隆基的情绪越发地不稳定了，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幽怨缠绵，时而感叹着说，“河北二十四州郡，难道就没有一位仁义之士么？怎么会如此轻易便投降了耶？”

而就在这时，来自河北的一位使者突破了围追堵截与层层盘查，终于送来了来自平原太守颜真卿的报告。报告很简单，却振聋发聩，在李隆基四面黑暗的内心点燃了一点希望的火光：河北没有放弃！河北还在抵抗！河北誓不投降！

颜真卿是谁？竟忠义如此！李隆基欣喜地夸赞着。

平原太守颜真卿，是最早感觉到安禄山即将反叛的少数人之一。在安禄山正式起兵范阳之前，颜真卿便开始积极地走动起来，为即将到来的一战做起充分的准备。

在深秋的雨季，颜真卿借口阴雨不断，组织民夫开始加固城墙，在平原城（今山东德州）外挖壕沟，构建城防工事，招募壮丁，储备粮草，俨然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可这一切防备的是谁？颜真卿自然不能说是针对他的顶头上司、河北观察处置使安禄山，天下如今太平，如果他说安禄山好端端地要造反，街上十个人中有九个人估计都会说这是疯了。

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大多数人都在梦中，清醒之人只是少数。至于历史的进程，却往往是由这些少数的醒者所推动的。安禄山真的反了，河北瞬间崩了，沿途州郡无所适从，只能选择投降，直到这时，人们才真正明白颜真卿之前兴师动众做这些“无用功”的用意。

安禄山的大军快速南下，从范阳到博陵、常山，再到赵郡、邺城，渡过黄河，直奔洛阳的屏障武牢关，一路上几乎没有遇上什么像样的抵抗。颜真卿的平原城因为不在安禄山大军的行军路线上，因此幸免于安禄山的这一波攻势。等到安禄山渡过黄河之后，低调蛰伏的颜真卿发现了时机，立即向周围州郡发出了信息。

河北南部的州郡纷纷收到了来自平原的信，信中别无他物，只有自安禄山以下叛军将领的悬赏通告。不少还是颜真卿亲笔所写，那闻名天下的楷法刚劲有力，气势磅礴。

那不只是一份悬赏通告，更是秘密流传的讨贼檄文。在颜真卿的号召之下，原本屈从于安禄山大军淫威的州郡，再一次躁动起来，团结在了颜真卿一边。而颜真卿也在平原招募壮士参军，几天之内募得了万余丁壮。颜真卿对着新募得的队伍，宣布了讨伐安禄山的口号，说到激愤处，控制不住情绪痛哭起来。

谁说负心多是读书人？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从未领过兵，打过仗，却毅然将家国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而新兵们也都感愤不已，一时间士气大振。此刻，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军事组织力，但倘若与正规野战军配合起来，未尝不能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就在此时，南方传来消息：东京沦陷！

武牢关外，封常清率领刚刚招募不久的新兵在关前列阵。不鼓不成列，封常清身为坐镇安西多年的名将，精通兵法，可教会这些几天前还从没有拿过刀枪的新兵蛋子列阵，却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一百三十年前，太宗李世民在这里，靠以逸待劳击败了数倍于己的窦建德河北大军，开启了“一战擒两王”的辉煌战绩。这一次，封常清希望能一样凭借以逸待劳，拖垮远道而来的另一支河北兵马。

西风猎猎，前方沙尘弥漫。大地隐隐震动，带着不安的气息。

封常清明白过来，是幽燕的骑兵来了！但是战场之上，已经容不得他调整战术。幽燕铁骑转眼出现在烟尘之中，他们拉起战线，向关前的官军兵阵发起了冲锋。

安禄山的东北边军其实并不善于骑兵，对付契丹、奚族这样的林地民族，步兵是最管用的。所以在北方各个军镇中，东北军镇的马匹最少，而且以轻骑兵为主，轻骑兵直冲步兵战阵，原本是兵家大忌。如果封常清手下是训练有素的步兵，哪怕只有数千精锐步兵，他也绝对能以陌刀或者长槊阵挡住骑兵的冲锋，让敌军损失惨重。只可惜，封常清的手下只不过是些“白徒”，他们从没有见过战场上的骑兵冲锋。面对前面奔驰着的数千铁骑，一人多高的大马如同残忍的野兽，正在向他们扑来，新兵们全线崩溃了。他们丢下兵器没命地逃走，留下幽燕铁骑反复蹂躏着官军的战阵，骑兵一路追逐，蹂躏着溃兵的身躯，顺着溃逃的人流，一举夺占了武牢关城。

封常清能做的，只有带领身边的人有序撤退，沿途收拢败退的士卒们。可当封常清退到武牢关内二十里的葵园，准备收拢败兵重新组织战斗时，身后的幽燕骑兵再次出现，并毫不费力地将他们击溃。

武牢关一破，洛阳登时无险可守。封常清退入洛阳城，企图整治城防，继续抵抗。但安禄山的叛军再次出现，前锋部队已经闯入了洛阳城中。封常清在上东门内又一次发动阻击，而这次阻击也同样不出所料地失败了，手下收拢起来的那些士卒们也溃散在了城中。叛军呐喊着从四面的城门涌入城内，纵兵烧杀抢掠。

洛阳是整个关东地区的中心，地位尤其重要，不可轻易丢弃。但偌大一个城市，仅东面的城墙就有十五里长，封常清手下只有这么一点点训练程度堪忧的守军，如何能守得住？封常清不愿意放弃，他率领最后的兵力，在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

他先固守城中的都亭驿，但寡不敌众；然后退守宣仁门，但敌我强弱悬殊，又败给了叛军，只能继续向西退却，经过洛阳城外的西禁苑，推倒围墙逃出了城。

洛阳留守李憺和御史中丞卢奕也相约道：“我们身负国家重任，虽明知不敌，也要誓死抵抗！”遂收拢残兵数百，准备加入巷战。但这些残兵如今只想着各回各家，说什么也不愿意再抵抗了，叛军还没杀到这一片街坊，残兵们就纷纷溃散。

官邸之中，只留下了李憺和卢奕寥寥数人，洛阳城的行政长官、河南尹达奚珣也投降了。事到如今，李憺等人已经尽力了。他们身穿隆重的朝服，安然坐在堂中，等待着注定降临于他们的命运。

李憺和卢奕，至死也没有投降。

洛阳城破之后，封常清率领余部退到了陕郡，这里的地方官、百姓们听说叛军的消息，早已经逃走，他与率领援军自长安过来的副元帅高仙芝相遇了。高仙芝是封常清的老领导，也是他的伯乐，自怛罗斯之战后，封常清接替高仙芝坐镇安西，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此时重逢，两人均是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安禄山的大军随时都会赶到。二人交谈之中慢慢清楚，他们在陕郡是无法抵挡幽燕的精锐之师的。陕县曾有函谷关，但此时的函谷关因水文变迁，早已失去了天险的作用。如果他们手上指挥的，是万里之外那支精锐无比的安西军，他们也不用惧怕安禄山的叛军。可此时高仙芝率领的讨贼军，一样都是新招募的健儿，封常清在武牢关外抵挡不住，高仙芝在这里就能挡住了？

“常清连日血战，已经知道我军抵挡不住贼军的锋芒。如今长安的门户是潼关，但潼关没有驻防，若我们这里败了，让贼军猪突入了潼关，那长安就危险了。不如我军暂且撤退，先据守潼关为好。”封常清劝道。

从陕郡到潼关，隔了三百里险峻的淆函道。退守潼关，就等于将这三百里要道，以及沿途的陕郡、弘农、临汝等州郡拱手让给敌军。但封常清和高仙芝都明白，情势危急，也只能如此了。他们要保存兵力，守住最要紧的潼关，然后等朔方、陇右等军镇的援军抵达，再与安禄山周旋不迟。

于是高仙芝果断下令回军，火速回防潼关。沿着狭窄的淆函道撤退，队伍拉成了长长的一条线，后面忽然传讯说安禄山叛军追来了，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卒们一下子慌了，队伍乱了、旗帜丢了，行军中相互踩踏，狼狈不堪。但费劲周折，高仙芝终于把麾下大军成建制地带回了潼关，他们整顿城防，从尘封的仓库里搬出守城器械。

就在整顿完毕之后，安禄山的前锋大军已经抵达潼关城下。守军据险迎敌，终于将叛军击退。

从河北州郡到潼关，大唐朝廷军懵了圈似地一路溃退，终于在潼关站稳了脚跟，不再后退。安禄山也要在洛阳停一停，稳固一下他们过长的后勤补给线，顺便再准备一下称帝建国的工作。而此时，皇帝向各军镇征发援军的制令才刚刚被“签收”，各镇的援军还要经过调遣和集结后，才能向关中进发。

平原太守颜真卿的面前，放着三个木匣子，匣子里装着三颗头颅。那是李愬、卢奕等洛阳城破时拒不投降者的头颅，被安禄山麾下大将段子光带着，传示河北各个州郡。段子光正飞扬跋扈地看着颜真卿：“这三人在洛阳之战时负隅顽抗，最终落得个如此下场。安大夫让我前来，也是要晓谕河北官员们，切勿像他们这般执迷不悟。颜太守的兄长颜杲卿，如今已经归顺我军，安大夫对他极为优待，照样请他担任常山太守。颜太守如果效仿兄长归顺投诚，那好处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否则的话，这三人就是下场！”

颜真卿没有说话，打开木匣子，三人的首级历历在目。李愬等人，颜真卿素来熟识，没想到一场兵乱，便让他们阴阳两隔。他忍着悲痛说道：“这几人我都认识，这些头颅一看就不是他们的。”颜真卿抬眼看向段子光时怒发冲冠，“左右，将此叛贼拿下，腰斩示众！”

截为两段的段子光（上半部分）痛嚎了许久方才死透，惨叫声惊动了整个平原城。此时城中有不少因为安禄山军劫掠屠杀而逃难来此的百姓，骤然遭逢苦难，段子光的惨呼丝毫不能填补百姓们内心的痛苦。颜真卿让人用蒲草编成人身，接在李愬三人的首级上，穿上衣服入殓埋葬，并摆下灵堂祭奠。

这么做，既是出于道义和情义，也是为了安定全郡的人心。

人心，是世上最为脆弱且难以捉摸的东西，大多数的时间里，人们趋利避害，贪生怕死，在黑暗中小心隐藏。但幸好有天理道义在，有圣贤礼教在，它能成为人心幽暗处的一点光芒，如果有人在黑暗中挥舞着这一点光，小心地保护并且发扬光大，那么人心终将被感召，然后舍生取义，展现出人性最伟大的光亮。

安禄山从幽燕南下，这一路太顺风顺水了。他以为所有人都是一样，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会选择屈服，所以对于平原等地没有归顺的州郡并不在意，他谅颜真卿等人一介书生，手中无兵，掀不起什么风浪，觉得靠段子光带的三颗人头就能让这些州郡屈服。但是，见惯了人世黑暗的安禄山，竟没有想过世间有颜真卿这样的人存在，没想过竟会有人不惧生死，只为维护人世间的道义。他送去的三颗头颅，不仅没有成为压垮冀南州郡的最后一根稻草，反倒成了激发人们站起来反抗的火种。

人性的微光，最终成了燎原的火焰。幽燕以南，有七个州郡响应颜真卿的号召，他们各自组织起数千到上万的团练民兵，推举颜真卿为盟主，共同抗击安禄山的入侵。

常山城，太守颜杲卿召集了属下，准备起事，而这时，堂弟颜真卿的书信也寄了过来。自颜真卿腰斩段子光后，安禄山大怒，只是他的主力大军还在河南，无暇分兵，于是派遣张献诚率领河北控制下的五个州郡的团练兵展开反攻，包围了饶阳城。

此时，常山城是一切的关键。虽然相隔数百里，颜氏兄弟的想法却不谋而合。

作为琅琊颜氏的后人，自小受着《颜氏家训》的熏陶，颜杲卿怎会是贪生怕死，只求投降之辈？半个多月前，安禄山大军猝然来袭，事件仓促，根本无法应战，而常山城是井陘要道的咽喉，位置十分重要，颜杲卿自然不能轻易玉石俱焚。加上他曾经做过安禄山属下的判官，与安禄山有旧情，可以赢得安禄山的信任，便暂且开城投降，还被安禄山赐予了紫金鱼袋。如今安禄山大军正在河南与官军对峙，补给线从幽燕一路拉到潼关附近，倘若在常山、平原一线互为犄角，切断安禄山的后路，便能让安禄山后院起火，首尾不能相顾。

更重要的是，来自朔方的李光弼此时正在河东，与河北州郡只隔了一座太行山脉，只是苦于太行天险，无法进入河北。如果依靠常山的力量，打开井陘，放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大唐正规军进入河北，便能根本性地改变河北的局势，让战争的天平彻底扭转！

蛰伏半个多月，常山也做好了战备准备，招募的团练民兵虽然新募不久，但斗志昂扬，是时候为国尽忠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夜晚，颜杲卿传讯，以商议军事为名，召来了井陘守将李钦凑。颜杲卿被安禄山赐了紫金鱼袋，又顶着五军团练使的职位，不知情的李钦凑自然带着手下上百曳落河（安禄山嫡系人马）前来赴约。当晚在常山城驿馆中，长史袁履谦等城中官员设酒招待李钦凑和部众们，庆祝主帅安禄山在东京洛阳的大捷。李钦凑和这些曳落河战士都是蕃族出身，素来好酒，如今闻听洛阳捷报，喜上加喜，都是无比开怀，在袁履谦等人的热情招待之下，全都喝得酩酊大醉。

李钦凑醉酒之后，昏昏地睡去，而袁履谦等人却无比清醒。他们放出消息，不久之后，早已在驿馆周围等候多时的常山兵士闻讯进入驿馆，将那些喝醉的、没喝醉的曳落河战士通通制住。袁履谦拔刀，一刀斩落了李钦凑的首级。

井陘守军的核心便是李钦凑和手下的一百曳落河，此时均被制住，群龙无首。颜杲卿趁势率领常山团练兵进驻井陘，一路畅通无阻。井陘关中的五千守军，都被颜杲卿下令遣散。井陘终于落入了颜杲卿的手中，这也宣告着颜杲卿正式起兵。

常山的举兵撼动了整个河北的局势。因为这里处在井陘道和“幽燕-洛阳”官道的十字路口上，从幽燕的安禄山大本营到洛阳的安禄山主力大军之间的驿路，常山是必经之地。颜杲卿设下关卡之后，来往这两地的安禄山麾下高官纷纷被截住。因为安禄山前方兵力吃紧，受命北上幽燕征调援军的金吾将军高邈在平原被截。一个月前在太原城绑架了太原尹杨光翔、此时从洛阳北上的何千年又被颜杲卿擒获。

何千年多年来往返长安与范阳之间，在情报线上深耕多年，最近还因为靠区区二十人绑架杨光翔的“斩首行动”而名声大噪。但他似乎并不太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手上并没有沾染大唐朝廷命官的鲜血。这么多年来，安禄山与中央朝廷的重臣们之间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何千年参与过不少，知晓了唐廷中不少高官的秘辛，就凭这一点，自然有人想要出来保他。

面对颜杲卿，何千年的话倒也坦白，他对颜杲卿毅然起事维护大唐天下的行为，表示了充分的“respect（尊敬）”，但同时，何千年也提了一条小建议：“太守如今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也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常山如今招募的团练民兵虽多，却都是乌合之众，安禄山的幽燕主力到来之时，就是这些人土崩瓦解之日。为今之计，最好还是深沟高垒，等待河东的朔方军到来。到那时候，再借势传檄河南河北，安禄山之乱便可以平定了。”

颜杲卿提到，安禄山亲信大将张献诚如今还在围攻常山不远的饶阳城呢，这可如何是好？

何千年说这事儿简单，接着献上了一条计策，颜杲卿听后，欣然听从。

饶阳城外，叛军将领张献诚已经围城多日。他是安禄山的老领导张守珪的儿子，也是安禄山的铁杆死党。饶阳城中只有数千刚刚招募到的守军，要不是张献诚手上的也是新近募得的团练兵，战斗力同样堪忧，饶阳城早就可以攻下了。

这时，张献诚收到了颜杲卿的一封信，信中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西北名将李光弼，已经率领朔方步兵、骑兵一万人来到井陉，不日便将扫荡河北！

这是个惊人的消息，要是朔方军进入河北，那幽燕以南的州郡定然不是对手，甚至驻守范阳的副节度使贾循、卢龙军使史思明等人的留守军团，也未必有击败他们的把握。而颜杲卿的信中还说道：“足下所统领的大多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团练兵，没有坚甲快刀，难以抵挡山西来的劲兵，不如就此退兵吧！”

思量之下，张献诚终于想通了，与其冒着全军覆没的风险，不如还是保存实力要紧。

饶阳城之围，在何千年的妙计之下化解了。颜杲卿率军来到饶阳，慰劳将士，并通知幽燕以南的河北各郡：大军已经攻下井陉，朝廷援军不日便至，先归顺的有赏，后到的杀！

这个消息，对于困顿在城中左右迷茫的州郡官员来说，就像是久旱逢甘霖。除了颜真卿做盟主的七个州郡外，又有上百个州郡纷纷来信表示归顺，不再接受安禄山的节度。除了靠近河南安禄山主力大军的邺郡、以及靠近安禄山大本营的范阳、渔阳等幽燕地区的州郡之外，整个河北都恢复了大唐的旗帜。纸面上的兵力已经达到二十多万人。

洛阳城外的新安，是当年太宗李世民与王世充军对峙的古战场，安禄山率领步骑大军经过这里，准备继续向西，攻取潼关。但在这时，河北的急报传来，颜杲卿几日之间便占据了大半个河北，把他们的归路给截断了。还有流言说，朔方军已经来到了河北。这让安禄山吃惊不已，他怒吼一声，颁下军令，放弃了进攻潼关的计划，准备撤回河北。

时间来到了十二月，这一个非同寻常的年关。安禄山起兵已经将近两个月了，河北在颜氏兄弟的经营之下，已经形成了反安势力；来自朔方的大军虽然没有如同流言所说已经进入河北，但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率领之下，沿着长城一线，击破了云中、马邑等地，基本收复了安禄山根基不稳的河东军镇，准备继续南下，向着中原挺进；而在潼关，官军站稳了脚跟，终于结束了一路逃窜的日子。

事情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它能不被干预，顺利进行下去。

战潼关

潼关城中，刚刚招募的天武军以及四处收拢的败兵，终于得到了宝贵的整顿训练时机。高仙芝和封常清一起整顿军务，制定军法，这是打造强军的第一步。一切从零开始，教这些市井子弟怎么看旗号，怎么听懂号令，怎么列阵，怎么用刀枪，一点点训练直到把他们培育成一支可战之兵。

洛阳一败，繁华的城池遭到叛军血洗，封常清自知难辞其咎，不过这场战役失败的原因，封常清必须要说清楚，所以他反复派人入京报告洛阳之战的前因后果。但此时的皇帝已经因为连续的战败急红了眼睛，怎么也不愿意接见封常清派出的使者。封常清只能自己飞骑入朝，只求能见上皇帝一面。封常清到了渭南，便被朝廷派出的敕使下令剥夺了一切官职和爵位，皇帝已经下令，把封常清贬为一名普通卒子，让他以走卒的身份继续在高仙芝麾下效力。

封常清只能回到潼关。临走前，他写好了一封遗表，托敕使转交给皇帝。遗表中是封常清留给皇帝最后的话——他死之后，只希望皇帝陛下不要轻视安禄山这群叛贼，不要忘记他的这个告诫！

此时的封常清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接下来他们是胜是败，他都将战死在沙场，用自己的生命祭奠此前因他的指挥而死的将士，还有洛阳城破时沦亡的冤魂。至于身后事，也许只能留给历史来评说了。后人自然会明白他们的心境。

高仙芝、封常清所做的，是历代唐军主帅从没有做过的事情。张说时代废止府兵制的恶果，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终于在此时显现了出来。如果大唐如今还像当年那样保留着折冲府，有一群日常保持演练的后备役兵源，便不至于仓促之间，要从菜市场拉出这样一帮流氓无赖之徒充作兵士，还要殚精竭虑地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士兵。

在整顿军备的这段时间里，主帅与监军边令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了起来。

边令诚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这些年，皇帝为了更好地控制边将，开始用宦官担任监军，来贯彻朝廷的意志。这些年，边令诚一直是高仙芝身边的监军，当初高仙芝率军深入葱岭，破小勃律，便是边令诚与他搭档。边令诚并不坏，当初还是他出声报告了朝廷高仙芝在小勃律的功绩，从而让高仙芝最终担任安西节度使。就因为这一点，高仙芝一直很感念边令诚的恩情。这些年他四处征战，获得了财宝无数，也向来少不了边令诚的一份。

但可惜的是，边令诚是个庸人。作为监军宦官，他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朝廷的要求，令高仙芝、封常清出战，尽快击败安禄山的叛军。但这件事情说得轻巧，做起来谈何容易？高仙芝自知手下这些训练不多的新兵，决难以与安禄山的东北边军一战，因此每当边令诚催促出兵，高仙芝都一口拒绝。

世上之事，坏在真正的坏人手上的并不多，大多都是坏在这样的庸人手上。边令诚恼恨在心，回长安便报告给了皇帝，从封常清洛阳惨败，到高仙芝撤回潼关，种种事情，不一而足。他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更关键的是，对高仙芝、封常清的揭发字字诛心：“封常清

借口叛军势大，动摇军心。高仙芝无缘无故地把陕郡数百里之地拱手送人，还盗减军士的粮食和物资。”

这份报告触得皇帝李隆基龙颜大怒。

从皇帝、杨国忠到唐廷君臣，一直对剿灭安禄山叛军之势信心满满，觉得东北边军只是安禄山一人叛变，其实根基脆弱，不堪一击。封常清原本在长安时，因为不清楚关东的实际情况，也把话说得信心满满，结果到了洛阳之后，先是屡战屡败，而且还无缘无故丢弃了陕郡，退到了淆函道的西头。这让朝中不少人怀疑，高仙芝、封常清这是在挟寇自重，增加自己在朝中的话语权，进而威胁朝廷。

这一点，是皇帝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于皇帝来说，安禄山是边将，封常清、高仙芝一样也是边将。自从安禄山这个皇帝最信任的边将反叛以来，皇帝从此便不再信任任何边将了。高仙芝、封常清在潼关屡屡拒绝出战，是再明显不过的不稳定迹象。按照皇帝历来的风格，那就必须要把一切风险扼杀在摇篮里。

于是，边令诚从长安带回了唐廷的敕令，回到潼关军中，立刻斩杀高仙芝、封常清二人。

封常清此时的身份只是普通一个小兵，边令诚轻易地将他捉拿归案，宣读敕令之后，让人将其一刀砍死。封常清没有爵位，因此尸体只是裹在一卷粗草席里，和军中其他战死的普通士卒并无两样。

当高仙芝闻讯从军营外赶回时，封常清的尸体已经凉凉。他看着战友死去的面孔，浑身上下满是杀气。边令诚带领一百余名全副武装的陌刀兵，来到高仙芝面前说道：“皇恩浩荡，不止封常清，天子对高大夫也有恩命。”拿出敕书，当众宣判了高仙芝的死刑。

高仙芝走下厅堂，带着凛冽的风，刹那间差点让边令诚以为高仙芝要取他首级。只见高仙芝站在封常清的尸体旁，缓缓说道：“我不战而退兵至潼关，所有责任确实应由我来承担，要杀我，我也毫不推辞。可说我克扣军饷和赏赐，那纯粹都是污蔑！”他转过头看向边令诚，“上是天，下是地，兵士们都在，足下岂能不知？”

这时，军营中的新募兵士们闻讯来到了主帅厅前，自发地排列在外。有人将厅中高仙芝的话传到了外面，士兵们群情激愤，一起高呼着：“枉！枉！枉！”声浪翻滚，冤情涌动。

但边令诚不听这一切，再次重复了皇帝的敕令，下令陌刀队上前，给高仙芝行刑。

此刻，只要高仙芝一声令下，厅外千万士卒便能立刻冲进来把边令诚等人生吞活剥了。可朝廷的法度尚在，军令尚在，若是随意斩杀钦使，他们又与安禄山何异？高仙芝若真的反抗了，反倒证实了边令诚等人对高仙芝的指控与怀疑都是真的。

高仙芝长叹一声，看着身旁死去的封常清，像是诉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封二啊（即封常清），你从贫贱到显赫，是我提拔你成为判官，后来又接替我为节度使，想不到今天我会和你一起死在这里，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吧。”言罢，从容赴死。

当初封常清因为相貌丑陋，还跛了一只脚，四处投身却报效无门。他向高仙芝毛遂自荐多

次，连高仙芝都不胜其烦。最后是封常清蹬着鼻子急眼，硬是从高仙芝这里死皮赖脸地求来了军职，之后才开启了二十多年在安西叱咤风云的经历。不知道当初的封常清若是知道自己是这等下场，还会不会死乞白赖地去高仙芝那里求职？

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贐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在最后写给皇帝的遗表中，封常清如是说道。

表中所说的“狼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员小将，曾说自己不能轻易死去，因为还没有到勇士应当效死的时候。最后，他在彭衙之战中主动请缨，率领部下突入秦军，拼死作战，壮烈牺牲。

封常清这一生，就是在追求“死得其所”的归宿，他最终如愿死在军中，只是颇为讽刺的是，他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一天杀了两位节度使级别的大将，皇帝李隆基对此并没有什么后悔的。在李隆基眼里，高仙芝和封常清多次违背中央朝廷的意志，屡屡抗旨，是教科书般桀骜不驯的悍将。他们一枪未放便败退回潼关，足以让唐廷有理由怀疑他们在私通贼寇。就算他们真的能击败安禄山，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变成下一个安禄山？如今稳定压倒一切，高仙芝等人对中央朝廷权力的稳固带来了威胁，那就必定要干干净净地除掉。

至于潼关主帅的替代者，李隆基也早已想好了一个绝佳的人选，那就是如今卧病在家，半身不遂的哥舒翰。

没有人比哥舒翰更适合担任讨安大军的主帅了。首先，哥舒翰的能力没有问题，他还没有残废时，在陇右、河西是如假包换的“大魔王”，是吐蕃人心中的噩梦。当哥舒翰在石堡城磨动绞肉机时，安禄山还在煞有介事地和契丹人过家家呢。所以哥舒翰担得起坐镇一方的统帅之位。其次，哥舒翰素来与安禄山不睦，还在高力士面前有过相互泼妇般骂街的壮举，哥舒翰与安禄山没少给对方打过小报告，哥舒翰光是举报安禄山造反的奏章就上奏了一大堆。按照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用担心哥舒翰会偷偷与安禄山一起搞小动作。再次，哥舒翰身体不好，自从上次中风之后便一直卧床在家，从他的健康状况来看也不剩多少寿命了，李隆基可以不用担心哥舒翰击败安禄山后，还有余下的精力成为皇权的下一个威胁。

因此，皇帝传召哥舒翰入宫。宦官、仆从们抬着瘫痪的哥舒翰，来到了李隆基的面前。李隆基寒暄一番后进入正题，命哥舒翰接替高仙芝主帅的职务，指挥各路大军，一起攻打洛阳。哥舒翰坚持以病重为由推辞，却拗不过李隆基的圣意。毕竟中央已经决定了，由他来做主帅，谁也没办法另请高明。

于是哥舒翰就任主帅，带领高仙芝数万旧部，连同如今应朝廷征召先行赶到长安的蕃族仆从兵和数量不多的各镇边兵，号称二十万，汇集在了潼关。

半身不遂的哥舒翰原本就体弱，被人一路抬着、拉着。皇帝还派了他的几位近臣从旁“协助”，御史中丞田良丘担任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担任判官。这些皇帝的贴身之臣被派到

军中，既是对哥舒翰的约束，也是为了顺便拿些军功、熬些资历，以帮助他们更快升迁。

看来皇帝是铁了心要哥舒翰率军出击，而且笃定大唐官军将会获胜了。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的新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为了顺应那个“四星聚尾于燕”的天象，安禄山僭号为“大燕皇帝”，设置文武百官，正式宣示了对唐廷的反叛。

而哥舒翰“空降”在潼关担任统帅，面对的任务同样艰巨无比。

和以往打仗不同，这次他带领的是一支完全不熟悉的军队。整个大军号称二十万，实际上大约只有十万人。主要部队是高仙芝才训练了一个月的新募士卒，战斗力堪忧，再加上这些人与高仙芝的感情深，高仙芝在军营中被当众处斩，这些新兵多多少少都有些抵触情绪，如今已然变成了无士气、无战力、无服从的“三无”士卒。

稍微能用的，则是蕃将火拔归仁所率的部落兵，火拔归仁是哥舒翰的老部下，对哥舒翰来说也算是自己人，手下的部落兵都是受过一定训练的，战斗力虽不如东北边军，但还算得上堪堪可用。其余剩下的，则是从契苾、浑、思结、奚结、沙陀蓬子等十三部落征调的仆从兵。皇帝下诏征召各镇边兵回援，可各镇的边防压力都很大，最开始都只是派了手下羁縻州的部落调兵回援。边兵未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各部落组成的“万国杂牌军”却到了，朝廷大笔一挥，全都划给了哥舒翰指挥。

而哥舒翰就厉害在，把这么难的一道题解出来了。

他瘫了半个身子，脑子却清醒得很。刚刚进入军中主掌帅印，哥舒翰便声称生病了，将军政大事全交给了皇帝安插在他身边的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哪里挑得起这么重的担子，一下子焦头烂额，只能继续把事情派下去，让军中的王思礼分管骑兵，李承光分管步兵。可王思礼和李承光谁也不服谁，相互要整个先后，田良丘费尽心力也压服不了他们。哥舒翰和田良丘到潼关就任没多久，大军的管理层就乱了套。

好巧不巧，只有哥舒翰能镇得住他们。王思礼曾是陇右道骁将，跟随哥舒翰征讨过九曲；李承光曾是河西兵马使，也是哥舒翰的老部下。在别人面前，王思礼和李承光斗得乌烟瘴气，可在瘫痪的哥舒翰面前，他们二人却温顺得像是小白兔。靠着王思礼和李承光，哥舒翰虽然连走路都不能，却渐渐控制住了这十万大军。他治军极为严酷，最初曾让士卒们怨声载道，但是渐渐地，严酷的军法却有了意外的效果，哥舒翰到任一个月后，成功击败了前来攻打潼关的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取得大捷。

他是个狠人，能狠下心来，消耗数万条人命打下石堡城，换取一个“哥舒夜带刀”的声名。对自己人都这么狠，更何况是对敌人？

开元朝以来的边将中，哥舒翰或许是最会玩政治斗争的一个。他由于王忠嗣事件的政治漩涡而就任节度使，此后便深深地参与到了唐廷的宫廷斗争当中。先是帮助杨国忠对抗李林甫，然后是帮助杨国忠攻讦安禄山。政治斗争是一种惯性，一旦深陷其中，便仿佛是被推着走一样，只能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权力的游戏。

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没有血缘关系的族兄弟，并没有参与安禄山的叛乱。唐廷火速将其调回长安，只是剥夺了他的军权，并没有施以其他惩罚。哥舒翰与安思顺素来不对

付，来到潼关后，他伪造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信件，揭发安思顺私通叛贼。此时的皇帝已经是惊弓之鸟，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收到哥舒翰的举报，连宰相杨国忠的求情都不理，立刻诛杀了安思顺。

安思顺被杀事件，带给宰相杨国忠极大的触动，包括他在内的朝臣们，对哥舒翰的力量终于开始发自内心地恐惧。他们意识到，哥舒翰已经是整个大唐朝廷最有权势之人，哥舒翰手握的兵权、在军中的声望无人能及，叛军对潼关一次又一次地进攻，潼关却在哥舒翰的指挥下，被一群新兵、蕃兵将这座关隘守得固若金汤，这些都让他在朝廷中的话语权超过了杨国忠。

挑动起安禄山叛乱，杨国忠的添柴烧火功不可没。当初杨国忠因为安禄山造反而得意，就是因为他在朝中的话事权提升了。杨国忠本以为，安禄山不过是一介法外狂徒，可以轻易剿灭，谁想到叛军势如破竹，还攻克了洛阳，这让整个朝廷无比倚仗前方平叛的节帅。杨国忠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有提高自己的地位，反倒因为安禄山打起“肃清奸臣杨国忠”的旗号而惹了一身骚。

安禄山叛乱以来，所过之处生灵涂炭，人们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杨国忠听说已经有人在劝说哥舒翰想办法趁机除掉他了，哥舒翰虽然没有答应，杨国忠却深陷在恐惧中——他现在还没被哥舒翰除掉，只是因为哥舒翰暂时不想，而不是哥舒翰做不到，这也意味着哥舒翰随时都可以上奏天子，或者直接挥兵向西取他的脑袋。

恐惧之下，杨国忠只能想办法保护自己了。他报告皇帝，说现在潼关虽然有大军把守，但后无援兵，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城就危险了，因此他请求挑选士卒三千人，在禁苑中训练，以应付不测。皇帝同意后，杨国忠还另外招募了一万人，屯兵灞上，令他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哥舒翰得知后，也怕被杨国忠谋算，于是上表请求把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于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六月一日，哥舒翰把杜乾运召到潼关，找了个借口，将其杀害。

杨国忠和哥舒翰这一回彻底翻脸。

皇帝、宰相、元帅，面对潼关外的十五万叛军，却各有各的心思，彼此怀疑着，斗得越来越厉害。

颜公的碧血

渔阳城里，密使马燧带着颜杲卿的信件，偷偷北上潜入渔阳，设法劝说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归顺。

贾循并非蕃将，当时被裹挟着半推半就地参加了起兵，但心中却明白，安禄山想以区区一个幽燕之地抗衡大唐三百军州，实在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业。在马燧的劝说之下，他渐渐地心动了，只是在何时起兵响应朝廷这件事上陷入了犹豫。

正当贾循犹豫之时，安禄山的使者韩朝阳从洛阳返回，要找贾循密谈。贾循赴约之时，忽然闯入一群壮汉，手拿麻绳勒死了他。而城中兵马围住贾循的府邸，屠灭了贾循在渔阳的全族。

原来，贾循的密谋被别将牛润容知晓，立即报告了上去。牛润容与韩朝阳商议之后，设下了这条计策。杀死贾循之后，幽燕摇摇欲坠的局势才稍稍稳定了一些，“大燕”政权建立在即，可幽燕地区的大本营与洛阳之间的通道却已经被常山的颜杲卿截断，局势不容乐观。于是，安禄山麾下大将史思明被任命为范阳留守，率领步骑大军一万人南下，直取常山。

与此同时，洛阳的安禄山也从主力部队中分出了一万人，由大将蔡希德率领，从河内北上常山。

两路叛军逼近，军情传至常山城，颜杲卿知道形势不容乐观。史思明和蔡希德虽然分别只有一万人，但却都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比常山城中这些刚刚募得的乌合之众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常山独立难支，只有继续求援。颜杲卿派人紧急向西，经过井陉，前往太原，到右羽林大将军、太原尹王承业那里请求增援。可短短几天时间，常山城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史思明、蔡希德的大军便到了城下。颜杲卿率兵昼夜苦战，箭尽粮绝，没有等到援军到来就已经山穷水尽。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的正月初八日，常山城破，叛军纵兵掳掠，在城中展开屠杀，万余军民死于刀下。

颜杲卿不知道的是，太原的王承业自始至终没有派援军来，王承业只想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坐拥数万大军也不愿发兵救援一下围城中的常山。颜杲卿在求援时一并送去准备转交朝廷的俘虏何千年、高邈以及李钦凑的首级，都被王承业自己派使者送往长安，使者还报告说在王承业的运筹帷幄之下，感化了叛将颜杲卿，设计斩杀李钦凑，收复井陉云云。皇帝收到这些战利品后大喜，加封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麾下一百多人都得以加官进爵。

而那被“感化”的颜杲卿，唐廷自然会宽大处理，敕令征召其入朝担任卫尉卿，常山的事情便交给王承业便宜行事了。

可是当朝廷的命令发出的时候，常山城已经在叛军的烧杀抢掠中成了人间地狱。

颜杲卿被俘，被叛军带往洛阳。洛阳的紫微宫已经是“大燕皇帝”的庭院，大殿之内，兵甲森严，安禄山坐在他的宝座上，厉声数落：“汝原本不过是区区范阳户曹，是我赏识提拔

你，让你当上了判官，还做上了太守，有什么地方亏欠了你？为何背信弃义要反叛我？”

殿下的颜杲卿浑身狼狈，但正义凛然，如金刚怒目，大声反叱道：“汝原本不过是在营州牧羊的区区羯人奴，是天子赏识提拔你，让你做三镇节度使，恩情深厚，宠信无比，有什么地方亏欠了你？为何背信弃义要反叛大唐？我世代为唐臣，官位爵禄都是大唐所赐，纵然是你奏请的朝廷，难道还要跟从你反叛不成？我为国讨贼，恨不能斩你头才罢休，如何算得上反叛？”

他昂然看向安禄山，毫不畏惧。此时此刻，他们二人，一个是殿上主君，一个是阶下囚徒，可颜杲卿浑身上下散发出的光芒，却令整个殿堂为之失色。

这个瞬间，颜杲卿不是孤身一人。他的身后，是刀斧之下也要秉笔直书的史官，是博浪沙前欲诛杀暴秦的刺客，是北海边宁可牧羊也不违初心的大汉使节，是被俘之后宁可断头也不愿投降的将军，那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鼓瑟激荡，流淌了上下千年。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颜杲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瞋目骂道：“臊羯狗，何不速杀我！”

安禄山大怒，把颜杲卿和袁履谦拉到了洛阳宫外的天津桥，捆绑在中桥的桥柱上，当着洛阳民众的面将他们凌迟处死。

寒冷的风中，颜杲卿和袁履谦胸膛朝天，行刑官拿着小刀，一刀一刀地刮下他们的皮肉，颜杲卿和袁履谦只是大声骂着，直到没有了力气、没有了气息。洛阳的百姓们沉默地看着，有人泪目，有人沉默，有人兴奋，有人漠然。

一个月前还繁华无比的都市，那时的情景已恍若隔世，如今只剩下炼狱一般的洛阳城。经历了战火和洗劫，灾难如山一般重压在百姓们身上，痛苦与血泪，已经让他们麻木了。

常山沦陷之后，史思明继续率军扫荡幽燕以南的州郡。号称二十万的河北州郡防卫同盟，在史思明等人带领的两万幽燕精锐的锋芒之下又一次土崩瓦解，逐一被攻占。只剩下饶阳太守卢全诚困守城中，坚决抵抗，平原太守颜真卿率领士卒孤悬在沿海地带，被沦陷区包围。

直到此时，唐廷方才反应过来，下令驻军在云中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南下。朔方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郭子仪亲自统领，配合潼关的哥舒翰，择机收复洛阳；另一路则由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率领一万朔方兵和数千河东兵马，向井陉进军，准备进入河北，接应这里的抵抗力量。

王师终于来了，虽然迟到了，但希望不会太晚。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二月，饶阳城被史思明围困已有足足二十八天，但饶阳城的军民们还在坚守，不仅没有投降，还让城外的叛军陷入了困窘。

人们流传着颜太守怒斥安禄山的故事，听者无不动容。河北各处，反抗的怒火逐渐积蓄起

来，终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爆发了。

这个时机，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大军的到来。

当李光弼率领朔方兵一万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开出井陉关，兵临常山城下之时，城中原本被迫投降的三千团练兵终于发动了起义，杀死城中的叛军，俘虏驻守城中的安思义，开城向李光弼投降。

夺占常山后，李光弼又在城外设下伏击圈，大败史思明从饶阳派来的援军。双方在常山展开了对峙。一边是远道而来的朔方精锐，一边是兵力充足的史思明大军，艰难地僵持在了战线上。

在嘉山战役中，史思明的五万大军被斩首四万，连史思明自己也被打得坠马，狼狈不堪，最后光脚徒步，一路狂奔回到了范阳老巢，才侥幸逃出生天。

固守平原的颜真卿也一刻没有停下。他将周围的清河、博平等地的团练兵马汇集在一起，与安禄山所封的魏郡太守袁之泰大战一场。这场仗从清晨一直打到天黑，最终袁之泰的叛军大败。官军斩首万级，还得到了千余匹战马，收复魏郡，声威大震。随后，颜真卿还与刚刚起兵的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联合在一起，又成功攻占了叛军占据的信都。

这时，一对使者从辽东渡过渤海，来到了平原城。好风带来好消息，平卢游弈使刘客奴杀死了依附于安禄山的平卢节度使吕知海，想要投靠朝廷，并表示愿意占领卢龙镇之后，再攻取范阳镇当作“投名状”。颜真卿立刻答应，还送去了军粮和甲衣。史思明刚刚败退回范阳，无力出击，这就意味着一直以来作为安禄山伪燕政权大后方、大本营的范阳、卢龙两个军镇，此时出现了松动垮塌的迹象。

随着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贺兰进明等军的节节胜利，河北的大部分地区再次回到了大唐朝廷的掌控之中，而盘踞在河南的安禄山伪燕政权，则在步步紧逼之下陷入了四面楚歌的态势。

西面，有哥舒翰二十万大军牢牢驻守，安禄山军半年来没有找到突破的机会。

东面，一个叫张巡的小官守住了雍丘，面对来犯的叛军予以迎头痛击，阻止了伪燕政权向东南大运河方向的扩张。

南面，南阳节度使鲁灵率领岭南、黔中的蛮族兵以及襄阳招募的民兵，沿着渚水修筑起防线，将叛军挡在了南阳，保卫着山南道的安全。

北面，河东节度副使程千里驻守上党，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平定冀南，对河东、河北的安禄山势力进行拉网式的肃清。

一张包围网，隐隐之间铺就了起来。

郭子仪、李光弼已经上奏天子，讲明了他们对下一步战略部署的建议：在潼关的哥舒翰暂且保持防守姿态，稳住安禄山在河南的主力；然后让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北上范阳，直捣叛军巢穴，抓住他们的妻子、儿子作为人质用来招降，这样叛军内部必定大乱。接下来便是收紧包围网的时候。

到那时，平定安禄山之乱，便指日可待了。

颜真卿还没有收敛从兄颜杲卿的骸骨。自从听闻颜杲卿被凌迟、全家尽数被安禄山下令砍头的消息，颜真卿悲痛万分，心中泣血，但军情急迫，他来不及停下来悲伤，只能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在军务之上。他只希望，这场震动了河南河北大片州郡的动乱能快一点结束，好让他可以有机会将兄长、侄儿们好好安葬。

最黑暗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胜利的曙光，似乎即将到来。

连安禄山也对自己渺茫的前途感到恐惧，他召见了起兵时的心腹谋臣高尚、严庄，向他们大发牢骚：“你们几年来都教我造反，可现在大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攻破，北归的路也被断绝，官军大集，我们所占据的只有汴州、郑州等几个州郡，如何能够取胜呢？”连叛军主帅都对胜利失去了信心，整个伪燕政权内部更是一片愁云惨淡。

但是接下来，局势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六月，关中急报：潼关失陷，长安落入敌手，各路大军一起织起的那张包围网，在最不应该的地方，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黑暗的时刻过去了，天空微微透出一丝光亮，可谁也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更为浓稠厚重的黑暗。

长安乱

在朔方军在河北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唐廷对哥舒翰的信任却因潼关迟迟未能出兵，而逐渐消耗殆尽。

按照唐廷君臣的想法，郭子仪、李光弼一路的朔方军从井陘入河北，切断安禄山后路之后，潼关的哥舒翰便可以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关，与朔方军南北夹击，到那时候，这伪燕政权一干叛逆的末日就到了。

可是在唐廷看来，哥舒翰在潼关的表现太让人失望了。整个上半年，哥舒翰始终龟缩在潼关内，又是修墙，又是挖壕沟，做着打长时间防御战的准备，丝毫没有想过出击。虽然屡次击退安禄山来犯之兵，可那战报与朔方军的相比，明显不够看。这不由得让唐廷君臣质疑起主帅哥舒翰来——朝廷屡屡催促哥舒翰出征，望他早日收复洛阳，但哥舒翰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搪，这样消极避战的做法，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态度问题。

如果是能力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哥舒翰年纪大、身体差、脑子不好，不足以胜任主帅的职责。这对唐廷君臣来说还算好说，只要哥舒翰出战，把事情交给手下的行军司马田良丘处理便是，皇帝巴不得如此。可若是态度问题，那问题就大了。说轻了，是手握重兵，畏战不前；说重了，那就是拥兵自重，图谋不轨。不管是哪一项，都足以让李隆基有理由像对付高仙芝那样，派个宦官，带把尚方宝剑，将哥舒翰斩于军中。

从李隆基到杨国忠都弄不懂了，明明哥舒翰手中有号称二十万的大军，明明安禄山军在河北丢盔弃甲，证实他们其实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哥舒翰为什么始终不敢出关一战？当年那个横行青海夜带刀的杀神，如今被洛阳的那个胡羯胖子吓破胆了么？

这时，从潼关外回到长安的人报告说，陕郡附近只有崔乾佑率军驻扎，人马不足四千，而且士卒羸弱，毫无防备。这让杨国忠又一次找到了催促出兵的依据，立刻报告给了李隆基。李隆基同样对哥舒翰感到不耐烦，只想要早点结束这场动乱，还自己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如今潼关剑拔弩张，让他连华清池的温泉都泡不成，这种日子他受够了，于是又一次派遣宦官前往潼关，催促哥舒翰出兵。

然而哥舒翰非但没有奉诏，反倒抗奏说唐廷收到的情报有误，所谓崔乾佑四千兵士孱弱无备，其实是安禄山军有意放出的烟雾弹，他在奏表中写道：“安禄山久习用兵，不会没有防备。这一定是故意示弱引诱我军，如果此时出兵，正是中了安禄山的计谋。而且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我军据险扼守，利在长期坚持。何况叛军残暴，失去人心，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不利，内部迟早生出内乱，到那时再趁机进攻，就可不战而胜。我军最主要的目的是取胜，何必要立刻出兵呢！现在从其他军镇所征的边兵大多都还没有到达，请暂且等待一段时间。”

而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也上书劝唐廷不要轻易出动潼关之兵。潼关之兵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一点哥舒翰知道，关外的安禄山叛军知道，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也知道，恐怕只有李隆基、杨国忠一干君臣不知道。

大唐历来有着出将入相的传统，每个时期，朝中都有曾经担任过边疆主帅、军事经验丰富的宰相。可自从李林甫时代以来，朝廷便断了出将入相的通道，如今的唐廷，杨国忠、陈希烈、韦见素等人都在军事方面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杨国忠只想着防备哥舒翰图谋自己的地位，于是坚持劝说皇帝，说叛军没有准备，若哥舒翰再逗留拖延，将要失去大好的战机。

而皇帝李隆基也已经习惯了多年的太平生活，住在深宫之中又如何知道潼关驻扎的那支军队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他们算得更多的是经济账、政治账。其实唐军的后勤是个问题：关中的粮产原本就无法支撑整个长安近百万人口的消耗，如今安禄山乱起，隔绝了大运河，江南的米粮无法运入关中，关中只能依靠消耗存粮来维持周转。六月时节，夏粮未熟，朝廷已经无法供应潼关大军的粮草了，要是再拖下去的话，大军迟早要断粮。

哥舒翰说还要暂且等待？那可不行，李隆基等不及了，他派遣宦官驰往潼关，继续敦促哥舒翰出兵。

在潼关，敦促出兵的宦官接踵而至，一天要来好几批，他们带来的都是皇帝的唯一要求：出兵！

哥舒翰明白，如果自己再不出兵，高仙芝、封常清就是他的下场。

逼迫至此，如之奈何？

接见了又一轮催促出兵的中使后，哥舒翰崩溃了，抚着胸膛放声大哭。六月初四日，终于亲自率兵出关。

自潼关出发，沿着黄河岸边崇山峻岭间的山谷向陕郡进军，一路上要经过漫长而险峻的淆函道，其中有七十里的隘道尤其狭窄。十几万大军在隘道中穿行，延绵数十里。哥舒翰因为风疾在身，经不起陆路的颠簸，于是和行军司马田良丘一起乘着船与大军并行。

明知陕郡守将崔乾佑在引诱他们出战，哥舒翰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如今大军在谷中，首尾不能相顾，如果遇到敌军来袭，兵力根本难以展开。而他作为主帅，只能远远坐在船上指挥，整个指挥体系十分混乱。哥舒翰只能下令，让骑将王思礼率领精兵五万，在前打头阵，排除淆函道上阻挡的障碍。其余上十万缺乏训练的人马，则由庞忠等将带领着在后面跟随前进，哥舒翰带领本部三万人在黄河对岸策应，鸣鼓为大军增添士气。

只希望唐军可以尽快通过狭长的淆函道，到开阔地带站稳脚跟，再与安禄山军列阵对抗。

行军三天后，王思礼的前军抵达了灵宝城西的一片土塬，遇到了列阵以待的叛军。崔乾佑率领一万人依据地势居高临下，早已等在了这里。

唐廷得到的情报果然有误，崔乾佑在陕郡的守军显然不止四千。

然而面对崔乾佑率军列阵，官军将士们却不禁笑了起来。原来这一万敌军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队伍有疏有密，士兵有前有后，倒像是根本不会列阵的样子。王思礼一声令下，官军便向崔乾佑发动了猛攻。两军刚刚短兵相接，叛军便开始崩溃，偃旗息鼓，向着后方的山谷撤退。

官军一路追击，追至谷口时，两边的山谷高地上忽然杀声大作，崔乾佑所设下的伏兵终于现身，滚木、石块、箭矢一齐从两旁落下。

哥舒翰从对岸到达战场时，局面惨不忍睹。隘道狭窄，兵力无法展开，官军只能四处躲避着飞石和木块，场面堪比当年的石堡城。多年行军征战经验在身，哥舒翰的头脑依旧清晰，此时官军中埋伏，形势不利，但狭路相逢勇者胜，唯有继续向前，正面冲破敌军防御，方可取得大胜。于是，哥舒翰下令，将所有能调用的存储辎重的马拉毡车放到前面，顶着箭矢，向山谷前围堵的叛军发起冲锋。

窄窄的隘道中，毡车在前锋军的推动下，顶开崔乾佑设下的盾阵，撕拉起叛军的阵形。

但天公不作美，正午时分，忽然东风大作，穿过山谷，风势变强，向西边的官军阵前刮去，风沙让人睁不开眼睛。崔乾佑趁机拉来数十辆草车，塞于毡车之前，放火焚烧，顿时大火熊熊，烟雾蔽天。烟熏火燎，官军彻底没法继续交锋了。

东风之下，滚滚浓烟裹在了官军军阵上空，聚积在山谷中无法轻易散去。官军根本看不清前面的状况，隐隐只看见前方叛军的人影闪动在喊杀声中。惊慌之下，官军放起弩箭，射向浓烟的另一边，到了天黑，箭矢用尽，才知道烟雾中根本没有敌军。

这时候，崔乾佑的曳落河与同罗精骑从山谷中绕道而出，给予唐军最后一击，唐军的阵型被彻底撕裂。原来自始至终，这都是安禄山军设计的一个局，将潼关外的数万幽燕精锐隐藏得滴水不漏，只为了引诱官军出击。到了此时，这场战役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安禄山军的单方面屠杀，山谷中的唐军完全崩溃，被叛军肆意屠杀，狭长的地形上官军自相踩踏不计其数。而黄河上的几百艘运粮船被士兵争先抢渡，却因为人数太多不堪重负，几乎没有一艘运粮船能逃脱沉没的命运。

一夕之间，王思礼的前锋五万精锐死的死，散的散，全面崩溃。

败兵向后撤退，和后面十万新募兵相遇，在狭窄的淆函道里拥挤在一起。这些新募士卒没有经历过战阵，连敌军的影子都没见着，风声鹤唳之间就已经吓破了胆子。战意全无的后军也崩溃了，十万唐军疯了一般地向后逃命。黄河北岸的三万军队看到对岸的败局，也没命似地向后逃跑，瞬息间，两岸官军逃尽。

更为惨烈的是，之前官军在潼关外挖了三条防备敌军的堑沟，每一条都宽两丈，深数丈，结果全部被逃亡的唐军填满，让后面的士兵得以踩着同袍的尸体逃回潼关。

哥舒翰只带着部下数百骑兵侥幸逃回，清点人数，十几万大军只剩下了八千人。

溃散的败兵们没有在潼关停留，大部分继续向西，往自己的关中老家跑，原本兵力充足的潼关登时空了。哥舒翰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丢了潼关，长安便无险可守了。他一边紧急派人向长安报告战情，请求援军，一边自己拖着病躯，前往后方的关西驿站，张贴榜文，收罗逃散士卒。

这时，一百余名蕃军骑兵包围了关西驿站。领头的是蕃将火拔归仁。火拔归仁进入驿站，说贼兵已经到了潼关，请主帅上马。哥舒翰被人搀扶着上了马匹，出了驿站，却看见火拔归仁领着部众全都跪在了哥舒翰的面前。

火拔归仁向这位老领导拜道：“哥舒公率领二十万军队一战却全军覆没，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呢！再说您没有看到封常清与高仙芝的下场吗？为今之计，不如向东去，归降安禄山吧！”

“怎可如此！”哥舒翰急了，挣扎着想要下马，可是他半瘫痪的身躯没有人帮助，只能徒劳地在马上动弹不得。随从哥舒翰的部将们想要反抗，也被火拔归仁按住绑了起来。火拔归仁等人用毛绳在马腹下绑住哥舒翰的脚，拉着他坐骑的辔头，挟制他出了驿站。哥舒翰怒握马鞭，插进自己的咽喉打算自尽，又被部下夺走，继续往东押去。

这时的潼关外，叛军将领田乾真率领叛军已经来到了关城之下。火拔归仁开城门，竖降旗，带领手下的蕃兵和心如死灰的哥舒翰，向安禄山军投降。

潼关，城破。

哥舒翰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再次来到洛阳城——不是率领大军胜利光复，而是以俘虏的身份，被押送到“大燕”的宫廷，呈交到伪帝安禄山的面前。一个瘫子，一个胖子，两人多年以来水火不容，却以这般戏剧性的方式碰面。安禄山居高临下地问道：“汝过去总是轻视我，如今怎样？”

哥舒翰半身不遂的身躯伏在地上，历来不可一世的他，此刻出奇地恭敬：“都是臣肉眼不识圣人。”一番话语，引得安禄山开怀大笑。

半年以前，在同样的位子上，面对同样的逆贼，文弱书生颜杲卿正气凛然，痛斥伪帝。可此时此刻，曾是一方杀神的哥舒翰，却如绵羊般卑微地拜倒在安禄山面前。哥舒翰并非没有善恶是非的观念，礼义廉耻观念的淡泊，让哥舒翰一次又一次地向强者低头，当年王忠嗣事件如是，今时今朝亦如是。

投降后的哥舒翰，积极又卖力地给他的旧相识们写信，南阳的鲁炅、常山的李光弼，都收到了哥舒翰劝降的文书。可谁又愿意去听一个背弃了自己过往之人的劝告呢？哥舒翰的价值在洛阳宫中安禄山面前一跪时已经烟消云散，几年后，他孤独地死在了洛阳禁苑中的囚所。

潼关城破的同时，在长安城，哥舒翰的部下从潼关飞驰而至，将大军惨败的消息报告了朝廷。

李隆基听到消息，如坠冰窟，愤怒再一次充溢了他的内心。他没有接见传信的部将，也不想再派长安城中的龙武军、羽林军前去救援了，只是让宦官李福德领着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前去增援。这是对哥舒翰的羞辱，表示他连监牧小儿都不如。

但是到了晚上，李隆基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关中四塞，即萧关、散关、潼关、武关，每日初夜之时，都要放出一炬平安火，通过每三十里一个的烽燧传递到长安，以报告四境平安。可是六月初九日这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却并没有点燃。

这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潼关守军已经崩溃，没有人再想到要点燃烽火信号。

长安城中也流言四起，有人从东边快马逃回，诉说灵宝西原战场上的败状。大多数人都是不信的，自三百年前武川军阀在贺拔岳带领下入关中以来，潼关从来没有被正面攻破过，即使在高祖李渊起兵入关时，也只是施了巧计迫使潼关投降。数百年来，潼关的平安火每日升起，直到今天。

入夜之后，坊市的大门关闭，但坊中依然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达官贵人们在仆人手中的扇子摇出的徐徐凉风中，喝着冰镇的饮品，享受着长安最后的繁华。潼关失守的消息只在很小的圈子里悄然流传着。次日天明，李隆基紧急召见了几位宰相，商议对策。

长安城城垣巨大，就算是驱动城中百万居民全都上城去防守，也排不满这周长近八十里的城墙。难道要放弃外城，像当年的王世充那样困守在小小的皇城或者大明宫中，直到粮草断绝，演变为人吃人的地步？可如果不守长安城，君臣撤离长安，上百万的长安百姓又能撤往哪里？

是战是逃，得给个主意。

杨国忠的意见很简单：逃往蜀中避难便是。他遥领剑南节度使多年，在蜀中根基稳定，自安禄山之乱起，他便让手下在蜀郡（今四川成都）暗中准备物资，以防万一，如今的时局，恰好派上了用场。

韦见素等宰相却面面相觑，似乎觉得丢弃长安出逃并不是太好，却又没法提出更好的意见。毕竟他们也不愿意出来说，甘愿与长安城共存亡。此时的李隆基整个人低落到了极致，方寸已乱之中，同意了杨国忠的意见。

皇帝和宰相们在小房间里，决定了整个王朝和全城百万军民的命运。

这一天晚上，跑得快的潼关败兵已经逃到了长安，处在纷纷谣言中的长安百姓这才渐渐得知了哥舒翰兵败的消息。霎时间，繁华富丽的长安城陷入了一片恐惧之中。一片月色之中，只留下万户门里的痛哭声。

次日，六月十一日，百官按惯例参加朝会。但皇帝没有参加，宰相杨国忠主持了会议，并将潼关失守的消息宣布于众。杨国忠睁大了眼睛，神色惊惧，说着说着开始痛哭流涕，悲声问臣僚们有什么计策。百官都不回答，只以沉默回应。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国家、时局、军情闹到这样的田地，执掌朝政的宰相难辞其咎！

杨国忠仿佛也感受到了来自百官无形的压力，他失态了，唾沫横飞地大声为自己声辩：“安禄山作乱，这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举报，可皇上都不信。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绝不是宰相的过错！”

但同样无人回应，朝堂之内，只有杨国忠一人声嘶力竭地舞蹈着。

时隔一日，长安城仿佛完全变了个样，人们惊扰着奔走，不知多少人草草收拾行囊，拖家带口地准备逃命，可更多的人只是茫然地乱窜着，不知道要去往何方。天下承平已久，这一代人出生在开元天宝的盛世，习惯了太平日子，动乱一来，所有人都无所适从。只见坊市中的酒肆、店铺门户紧闭，一片萧条，整个长安满是末日般的场景。

六月十二日的朝会，朝臣百官的班列疏疏落落。皇帝李隆基在杨国忠、杨贵妃、虢国夫人等人的劝说下下了决心，准备出逃。他带领宰相来到勤政务本楼，宣布马上起驾，御驾亲征！

说得好听、壮烈，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勤政务本楼上的所有人心中都猜得到，皇帝要出逃了。既然如此，那所有人也都必须要开始为自己打算了。

入夜之后，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惊动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来者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手下的万骑军武士，陈玄礼奉命整合禁军六军，每个禁军兵士都赏赐了一笔不菲的财帛，这是开始军事行动的前兆。杜甫担任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械，管理门禁锁钥，所以自然被叫了起来，配合提取府库中的军械物资。陈玄礼还派人秘密地调用了闲厩马九百余匹，运往天子所处的大明宫中。

看着龙武军匆忙行动的身影，杜甫隐隐预感到，这也许是一场浩大悲剧的开端。

从大明宫到马嵬坡的二十四时辰

多年以后，诗人白居易追述起这场灾难般的事件，在他的《长恨歌》中这样写道：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人们都知道这样一段故事：在安禄山大军即将杀到长安之际，皇帝李隆基带着他宠爱的杨贵妃仓皇出逃，与杨国忠逃往蜀中。途经马嵬驿时，以陈玄礼为首的随驾禁军军士一致要求处死杨国忠与杨贵妃，随即爆发哗变，乱刀砍死了杨国忠。李隆基说国忠乱朝当诛，但贵妃无罪，本欲赦免，无奈禁军士兵皆认为贵妃乃祸国红颜，安史之乱乃因贵妃而起，不诛难慰军心、难振士气，遂继续包围皇帝。李隆基接受了高力士的劝言，力求自保，不得已之下赐死了杨贵妃。最终杨贵妃被赐白绫一条，缢死在佛堂的梨树下。

人们回忆往事时，往往会将那些最不好的记忆自动过滤，于是整个故事，便成了一段浪漫凄美的生离死别。但实际上，从长安城到马嵬坡的那二十四时辰，真实发生的一切远比故事要残酷得多。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乙未。

卯时，黎明。

天才刚刚破晓，皇帝李隆基悄然踏上行程。他丢弃了朝中的百官，甚至连大部分的妃嫔、皇子、皇孙都没有带，只带上了杨贵妃姐妹，还有宫中能找到的皇子、皇妃、公主、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信宦官和宫人。他们打算经由长安城北的禁苑，从延秋门开始，踏上西逃的旅途。

经过左藏府时，李隆基停下了脚步，他回望身后的大明宫，又凝视着面前的府库。左藏府是大唐的国库，积蓄了自西魏、北周以来历朝历代的国之重宝，以及几代君臣留存下的财富。此番仓促出逃，他们只带了一些细软物资，大部分的财物、珍玩都留在了库中。几年前杨国忠还曾报告说，国库中的物资几代人都用不完。

高祖以来，六任大唐天子，从没有人在大敌当前时丢弃都城、丢弃国库被迫出逃，李隆基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皇帝。

做出这样的事情，是要下罪己诏的。李隆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盛世之梦惊醒之后，竟然会面对这样的情况。此时此刻，他又该如何面对百官？如何面对六军将士？如何面对天

下百姓？

杨国忠见皇帝踟蹰不前，便建议说，将左藏府焚毁，不留财帛给叛军。李隆基愀然说道：“罢了，要是贼兵来了，找不到财物，就会变本加厉从百姓头上敛取。不如将国库留给他们，免得再伤害我的子民。”说罢挥挥手，像是在示意继续向前，又像是在跟一个时代道别。

辰时，天亮。

到了早朝时间，虽然长安已乱，但仍有一些恪尽职守的忠臣按照制度按时入朝当值。负责外朝执勤的宿卫武士仍旧按照三卫番上之制当班，仪仗俨然，更鼓滴漏，井然有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纵然是如此危急关头，仍然有些人坚守在岗位上。

这时，后宫的宫门打开了，一大群宫女、宦官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他们到了天明才发现，主子们已经丢下他们出宫了，顿时全都慌了神，知道大难将至，便草草收拾跑出了宫来。宫人出逃之后，城中才知道天子已经不在宫中，但却没人知晓他们去了哪里。城中一片混乱，上至王公贵族，小到平民百姓，全都四处逃命。

混乱之中，已经没人再顾得上法律了，连官吏、差役们都逃了，谁又会来执法？有人开始上街抢劫，闯入各坊以及东西二市的店铺，争夺里面值钱的东西。王公贵族们的宅第也被乱民砸开，抢夺金银财宝。宫门大开，曾经的皇家禁地变得可以随意出入，有人骑着毛驴跑到殿上，找寻可以拿走的值钱物件。

左藏府的大盈库也成了被洗劫的对象，流氓闯进左藏府搜罗，还顺手点了一把火。长安城四处浓烟滚滚。

巳时，晌午。

天子车驾经过汉魏长安故城，来到了渭水便桥。

这座桥上，曾发生过无数故事。一百多年前，太宗皇帝孤身过桥，一人对挑十万突厥大军，最终与颉利可汗订盟和好。但此时，杨国忠指挥手下兵丁待六军和车驾悉数过河后，举火将这座木桥点燃。

“士庶各自避贼求生，奈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李隆基惨然道。他让高力士留下，想将火扑灭了再回来。

什么样的人，可以对百姓们冷酷无情至此。这样的人，又如何做朝廷宰相？朝廷经受如此失败，前面开路的杨国忠却丝毫不显得气馁，反倒精神百倍，仿佛是他运筹帷幄，为朝廷成功在蜀中准备好了一条退路。这一次朝廷上下损失惨重，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承担责任，这个人不能是皇帝，那么除了宰相之外，还能是谁？此时李隆基已经有了计较，也让高力士与陈玄礼做好了打算，如若需要有人来平息愤怒，那便用杨国忠的首级来血祭这场混乱中死去的冤魂吧。

午时，日正。

车驾抵达了咸阳的望贤宫。方才李隆基曾让宦官王洛卿先行快马到咸阳，为他们准备安顿

之处，但当大部队抵达时，望贤宫中已不见人影，王洛卿和宫中守卫全都悉数溜走了。

这次出行仓促，没有携带粮草。以往每次皇帝出巡，也没有准备过随行的粮草，那是因为不管天子到哪里，都有地方官员费尽人力物力地招待。可此时即便宦官们四处征召，咸阳的官吏、民众也无人前来。已经到了正午，皇帝一行没有吃的，又累又饿，直到杨国忠自己去咸阳市市场上买了胡麻饼来，方才让李隆基稍微填补了一下空空如也的肚子。

这场面，又狼狈又绝望。

皇帝带着妃嫔还有皇亲们在望贤宫中的大树下休息，从正午一直等到下午，方才有周围的村民靠近。皇帝和皇子们开口，向村民求要饭食，百姓们这才围聚过来，争相献上粗米饭，饭里粗米不够，还混杂了大颗的麦豆。这是寻常百姓所能想到的最丰盛、隆重的美食了，但对于往日里的王公大臣们来说，这似乎是一堆难以下咽的粗粮。饿了一天的皇子皇孙们用手抓着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惯了珍馐美味，这口粗饭此时倒也甘美无比。

“多谢卿家们了。”李隆基向百姓们谢道。

听到皇帝开口向百姓们道谢，皇子皇孙们吃着吃着，忍不住哭了起来，皇帝也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包藏祸心，阴谋反叛已经很久了，其间也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的阴谋，而陛下却把这些人杀掉，使安禄山奸计得逞。臣还记得宋璟作宰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得以平安无事。但后来，朝廷中的大臣不知怎么的，都不敢再直言进谏，只懂阿谀奉承，取悦于陛下了，所以对于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陛下都不得而知。那些远离朝廷的臣民早知道会有今日了，但由于宫禁森严，远离陛下，区区效忠之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反叛，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臣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

这样直接的谏言，李隆基已经多年没有听过了，他答道：“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未时，下午。

天子一行终于找到了些饭食，打点妥当之后立刻出发。而长安城中的混乱还在继续。

宦官边令诚等人杀了十余人，方才控制住混乱。他们招募志愿者临时担任衙役，守住各个官署，整顿城中治安。事到如今，皇上都已经抛弃了他们，于是边令诚等人派人向东联系安禄山，准备迎接“大燕”军的到来。

奔走逃窜的人群中，杜甫也在里面。混乱爆发后，他四处寻找他在长安城的朋友们，却只找到了高适。同为诗人，他们曾有许多不同的话题。这些年高适在安西从军，写下了许多边塞诗句，前几个月，他还跟随哥舒翰驻军潼关，担任军中监察御史。幸好这些日子他留在长安，没有跟随大军出动，否则此时此刻，高适已经是灵宝西原上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高适告诉杜甫，大军败了，长安城势必失守，他也要奉内部调令动身西行，向天子车驾所在集中。

可杜甫能去哪里？他只是右卫率府中的九品小官，虽然他愿意为国效死，但朝廷看起来却并不怎么需要。为今之计，只有在乱局中保全自己了。

可乱世之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戌时，夜将半。

皇帝车驾匆匆抵达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却发现县官和百姓们全都逃走，只留下了一座空城。所幸城中还有存粮，让全军上下将将吃了一顿半饱的晚饭。吃好之后，全军闷头便睡。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躺下，也不管身份贵贱。

这时，潼关城破后逃出的王思礼一路寻到了这里，觐见李隆基。李隆基得知了哥舒翰被俘的消息，于是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令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向东进讨叛军。

子时，夜色正浓。

杜甫焦急地奔走在黢黑的山路上，好在头顶的月色些微照亮了崎岖不平的山路。他又累又困，却不能休息。心急如焚的他，只想早一步赶到华原，再过彭衙道前往白水，接走他的家人，前往更远的北方避难。沿途时而看见同样逃难的百姓以及衣衫不整的溃兵，人们沉默地在路上匆匆行走着，已经不剩哪怕一丝说话的力气。

金城驿馆里，人们已经睡熟了。在一处角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太子李亨悄声低语着，像是在争论什么，太子摇摇头，终究没有答应。

第二天，六月十四日，丙申。

辰时，日升。

禁军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跟随天子车驾继续西行。人们无精打采，士气一片低落。海内升平多年，这些驻扎在京中的禁军们从没经历过战火，只走了一天，便将他们的体力耗尽了。行出十余里，到了金城城外的马嵬驿时，士卒们又累又饿，拒绝继续进军。大军只能停下，让士卒们休息。

但马嵬驿一样空无一人，一样缺少食物，就算休息，也只能让士卒们更加困厄。六军士卒压抑许久的愤怒终于达到了临界点，统统爆发了出来。

于是，“营啸”便发生了。

营啸，是所有指挥官都恐惧的噩梦，一帮平时温和顺服的士卒，在长期的肉体折磨和高度的精神压迫之下，会因为一件事的刺激，集体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那是最混乱、最难以控制的情形，人们在一个群体之中，会做出他们自己也难以想象的残忍事情。士兵们大声叱骂着，要求有人为今日的败局承担责任。

要是处置不得当，谁也难保士兵们会不会把指挥官，甚至是皇帝本人给撕碎。幸好指挥官陈玄礼留有预案，他带领士兵们抗议道：“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必须要除掉这个国贼！”

愤怒的士兵们没想太多，跟着怒吼：“除国贼！”声浪越来越响，渐次波及全军，士兵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要将杨国忠揪出。

此时的杨国忠，正焦头烂额地和二十余名吐蕃使臣交涉，这吐蕃使团跟着天子一同撤出长安，正向杨国忠抱怨没有吃食。士兵们此时正好看见了杨国忠，高声叫道：“杨国忠与胡人谋反！”杨国忠看形势不对，连忙上马要溜。当先一人是骑士张小敬，一箭射中，杨国忠负痛而走，一直骑到了天子休息的驿馆西门，终于被士兵们追上，乱刀之下被活活砍死。

愤怒的士兵们将杨国忠大卸八块，拿着杨国忠的人头插在长枪上，围在了驿馆外。此时，杨国忠之子杨暄、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闻讯赶来，正好撞见起事的士兵们，也被尽数砍死。虽然杀了不少人，但士兵们的愤怒并未平息，仍然聚在一起。

李隆基拄着拐杖走出来时，吵吵嚷嚷的士兵们这才稍稍安静下来。皇帝温言抚慰，说既然国贼杨国忠已然伏诛，那便请各军收队回去。但士兵们沉默着，既不说话，也不挪步，就这么手握刀枪站在驿馆外。

皇帝的心终于开始发毛，他原本以为杨国忠等人的命可以平息六军的怨言。反正杨国忠是必须要死的，在京城时，他就想让陈玄礼将其除掉，只不过那时场面一片混乱，没有机会而已。杨国忠自以为带皇帝去他经营多年的蜀中，可以继续维持自己权臣的地位，却没曾想过李隆基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权力的游戏里，想要将李隆基玩于鼓掌中的人，都已经变成一堆白骨了。李隆基怎么可能会留给杨国忠任何挟天子以令群臣的可能？

但李隆基却低估了士兵们的心。众目睽睽，人心昭昭，天下人自然清楚，究竟谁才应当为如今的局势负最终责任。只是皇帝四十多年的威望仍在，人们不敢说出来罢了。

恐惧占据了皇帝的内心——若是没有众臣和诸军的支持，皇帝不过是一个独夫而已，承受不起众人的愤怒。

陈玄礼此时来到皇帝面前劝道：“为今之计，贵妃已经不能侍奉陛下，希望陛下割爱，将其正法！”剩下的话，陈玄礼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清楚。只有杀了杨贵妃，才能劝退这些哗变的士卒。

“此事，朕自当处理。”皇帝听懂了，缓缓走入了屋中。

身边的众臣都看得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士兵们坚持要求继续追究责任，可还能再追究谁呢？皇帝还是大臣？倒不如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把国家的破败归咎于红颜祸水身上，这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有大臣在皇帝面前叩头流血说道：“如今众怒难犯，形势危急，请陛下速速决断！”

“贵妃久居深宫，哪里知道杨国忠在乱国！”李隆基反问道。贵妃是他最宠爱的女人，如此对待陪伴他身边多年的人，李隆基终究于心不忍。

这时，高力士也劝道：“杨贵妃确实无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身边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望陛下好好考虑，将士安，则陛下安啊！”

这一番话，说动了李隆基。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若是这些士兵看不到杨贵妃被杀，

他们定然是不会安心的。而只有他们安心了，李隆基才能真的安全。

至于杨贵妃是否真的是红颜祸水，已经不重要了。

李隆基长叹一声，答应了臣子们的要求。高力士领命而出，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很久，高力士方才回来，告诉李隆基事情已经办完了。李隆基恍惚着点了点头，推门而出，只见杨贵妃丰腴而白皙的尸体，静静地躺在了驿馆前的庭院里。

一代宠妃就此殒命。所有人都将国难的责任归咎在她身上，认为是她狐媚惑主。可是谁曾想过，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想要得到一点分内的宠爱而已。对于皇帝和群臣们来说，她只是一个漂亮的玩具，没有人关心过她内心的感受，正如当初，宫人们费尽周折为她洗去寿王妃的身份，为她入宫铺路，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自己心里究竟愿不愿意。

昨日还和李隆基耳鬓厮磨的爱妃，如今已经是一具死尸。高力士按照杨贵妃最后的愿望，把她带到了佛堂处刑。馆驿里没有白绫，高力士只能让人用腰带将她缢死。李隆基听着高力士的叙述，只问道：“贵妃最后，有没有提到我？”他到最后，也仅仅是关心杨贵妃是不是真的爱自己。他对杨贵妃的爱，只是他自我以为的爱，其实归根结底，李隆基爱的只有他自己而已。

“没有。”高力士回答。

陈玄礼以及几名士兵代表进入庭院，验看了杨贵妃的尸体，确认之后，解下甲冑，顿首向皇帝请罪。李隆基大度地宽慰了他们，让他们将结果告诉外面的士兵们，然后尽快散去为好。

士兵们得知之后，山呼万岁，军中秩序总算恢复了正常。

大军在第二天继续踏上行程，但等到出发时，当地的父老乡亲拦在路中请求李隆基留下，希望皇帝不要舍弃自己的宫殿，不要舍弃祖宗的陵寝，不要舍弃忠于他的人民。但皇帝的去意已决，只想着保全自己性命，又怎会答应父老的请求？于是李隆基自己先行，让太子留在后面安慰这些请愿的乡民。

皇帝坚持要走，百姓又能跟随谁来讨伐叛军？父老们只能拦住太子的马，请他留下。

李隆基听闻后，喟叹道：“天意啊！”遂从后军中分出二千人，再加上一批最好的飞龙厩马，给予太子李亨，并且告谕将士：“太子仁孝，能继承大唐的帝业，望你们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告谕太子：“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以我为念。西北的各部胡族，我一直好生安抚着，你一定能用得上。”

唐平安史之乱

第一阶段：安禄山起兵～长安失陷 玄宗幸蜀



望着向南远去的天子车驾，太子李亨久久地拜别，泪洒在黄土地上。他心中的伤悲久久不能平息，既是因为不知何日才能与父亲相见，也是因为对未来的路感到茫然。如今留在关中，安禄山大军不日便至，又如何守住这片土地？

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建议说，到西北去！去朔方，到那里再图谋大计！这个建议得到了众人的一致支持，他们当即动身，向朔方军镇进发。

父子两人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各自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第七章

天与一城为国蔽

——帝国最黑暗的日子

黑暗中的生命线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的六月，是大唐帝国最黑暗的一段岁月。潼关兵败，皇帝幸蜀，所有人都彷徨无定，不知所措。

得知潼关惨败的消息时，郭子仪、李光弼的大军正在围攻博陵，这是伪燕政权在幽燕以南的最后一处据点。只要博陵攻克，朔方大军便可继续北上，直捣史思明兵败后的范阳大本营。但潼关失守改变了一切，郭子仪、李光弼商议之下，只得撤除博陵之围，退入井陘关，准备救援关中。

唐廷君臣们不知道的是，潼关另一边的安禄山几乎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若不是哥舒翰领兵贸然出战，被叛军成功击溃的话，四面遭到合围的安禄山差点要打主意撤回河北了。即使潼关之战大胜之后，安禄山也不敢再向长安进军，而是从洛阳紧急传信给崔乾佑，留在潼关不再进军。

但他们也没想到，唐廷会如此轻易地放弃长安。十天之后，安禄山派遣孙孝哲向长安进军，六月二十三日，孙孝哲军攻入了这座千年帝都。

与其说是“攻入”倒不如说是“和平接收”，因为这一路上叛军畅通无阻，像是进京旅行团一般大大咧咧地开入了毫无防御的长安城。

叛军的入城倒让那些还没逃出城的长安百姓感到如释重负。

皇帝西逃了，达官贵人和士人富商也带着值钱的东西逃入了山里，能逃走的良家子弟都逃走了，只留下那些最最普通的百姓们。长安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它足够大，能容下居民一生的轨迹，有的百姓从小到大从未离开过长安城。灾祸面前，人们总是迟钝的，无法感受到危险的临近，这些百姓们没有离开，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长安，还能去往哪里。也因为，除了自己的一条命，穷苦的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天知道过去的这十天，长安城发生了什么。

没有官府，长安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那些平日里或蛰伏、或游荡的流氓败类们开始随意地抢劫，把整个长安城洗劫了个遍，甚至冲入左藏，在点火之前，抢走了所有能抢走的东西。以至于当叛军入城之时，发现朝廷府库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搜刮了。叛军辛辛苦苦来一趟，自然不能空手而回，于是再次发动了劫掠。

整整三天，长安城的百姓们遭到了第二次洗劫。

安禄山愤恨于当初唐廷诛杀了他的儿子安思忠，所以让孙孝哲四处寻找王侯将相和他们留在城中的家人，毫不留情地杀戮，连婴儿也不放过。而自前宰相陈希烈以降的一大批留京官员，则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势力再次大增，但是他眷恋长安的声乐美色与珍宝财物，暂时没有继续向西进攻的意图。

这对唐廷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皇帝和太子总算有了一点宝贵的喘息之机。

皇帝李隆基西行的路上，随着大军离长安越来越远，军士们的态度也每况愈下。

这些军士在长安都有家人，各自还有京中的屋宅、宝马，皇帝紧急召集他们出逃，军士们毫无准备就走了，原本就十分不满。这一路上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所有士兵们都累成了狗，所有的埋怨都落在了皇帝李隆基的身上。最初，兵士们还只是私下里抱怨，渐渐地开始当着皇帝的面冷言冷语。这些行为原本是诋毁圣君、御前不逊的大罪，但是兵荒马乱之际，却是谁也不在乎了。士兵们开始逃走，陈玄礼整日愁眉不展，但仍然止不住士兵趁着军官不备而开溜。

到了扶风郡（今陕西宝鸡）时，从蜀中运来作为春贡的十余万匹彩绢恰好运到了这里，对李隆基来说是救命的及时雨。他下令将贡绢全都放在驿馆外的庭中，将军中所有将领、军官召集到了庭院前。

李隆基走出馆舍，在庭前的台阶上对他们讲话：“朕最近年老了，任人失当，以致造成安禄山举兵反叛，逆乱天常，朕不得不远行避难，躲其兵锋。朕知道你们仓促之间跟随出来，来不及与自己的父母妻子告别，艰难跋涉到了这里，非常辛苦，朕感到十分惭愧。”顿了顿，李隆基继续道，“此去道路艰险长远，而且蜀地狭小，也许难以供应如此众多的人马。既如此，你们想要回去的，便各自回家吧！朕只与儿孙以及内官们前往蜀中，这些人也足以保朕到达。”

军将门窸窣窸窣地议论起来，他们也没想到，皇帝会对他们说这样的话。

“朕现在就与你们分别了，这些丝绢，便分掉作为资费吧。如果你们回去，见到自己的父母与长安城中的父老们，请代朕向他们问好，让他们多多保重！”李隆基说到此处，心中感触，低头用衣袖拭泪。

李隆基老了，昏聩了，但他说这番话时，那个年轻时意气飞扬，与臣下们推心置腹的一代雄主，仿佛忽然回来了，重新站在了众将身前。众将感动之下，也跟着一起哭成一片，说道：“臣等不管是生是死，都跟定陛下了，不敢有二心！”

李隆基默然良久，随后淡淡地说道：“是去是留，听凭你们自愿。”

此番之后，士兵们对皇帝、朝廷的不敬言语方才平息了下来。大军跟随着天子的车驾继续向西，到达陈仓之后，折而向南，出了散关。散关是关中四塞之一，出了这座关隘，便算是离开关中，进入了蜀道。

这次离开故土，不知何日才能回家。

六月二十五日，车驾到达了河池，这时驻守巴蜀的蜀郡长史崔圆派人送来了书信，说四川土地丰饶，粮食丰收，兵马强盛，李隆基听了很高兴，稍稍地放宽了心来。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隆基不久前听杨国忠介绍过此去的路线，可杨国忠为了撺掇他前往蜀地，总是刻意回避沿途道路的艰难。他还曾听那个叫做李白的蜀地诗人描述过这条艰险的蜀道，但李白生性放诞，说话常常夹杂着醉酒后的想象，李隆基听了总是将信将疑。他也曾听杨贵妃讲过她幼年时出蜀的所见所闻，但那时杨贵妃年幼，讲得同样不真切，此时杨贵妃已经葬身于马嵬坡下的泥土中，想到这里，李隆基不免神伤。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纆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这一路道路奇险，有些忠心的官员追上了车驾，也有大量官员和士兵们掉了队，或者干脆做了逃兵，一个多月后他们抵达蜀中时，所有官员连同六军将士，总共加起来只剩下了一千三百人。

川蜀比关中更加封闭，也更加安全，李隆基老了，七十二岁了，已经没有精力再重整兵马、平定叛乱、收拾河山了，他只希望能找个安全的地方，度过他最后漫长得令人生厌的人生。

在此之前，他听从了追上队伍后被任命为宰相的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的建议，将天下分为四大战区，由太子和其他三位皇子担任节度都使，以弥补国都沦陷后中央政府指挥中枢崩溃的问题。

太子李亨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统辖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下收复长安、洛阳，御史中丞裴冕、陇西郡司马刘秩试作为太子的左右庶子，在一旁辅佐处理政务军务；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长沙太守李岷为都副大使；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统辖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实际主政；丰王李珣为武威都督，仍统辖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陇西太守济阴人邓景山作为都副大使，实际主政。

朝廷中枢崩溃了，整个大唐的军事指挥、后勤体系都崩溃了，只能寄希望于大唐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本身的生命力，盼望它能够自我造血、自我治愈。因此四大战区各自所需要的士卒、马匹、武器以及粮资等，都在当地征求，自行解决。

就像是一头巨龙，它的头被一剑砍下之后，四条腿仍然健壮有力地行动着。如果它是名副其实的神龙，便让四条腿再飞一会儿，等待龙头重新从伤口上长出来吧！

太子李亨的路，同样艰险无比。

与父皇分别之后，李亨率领所部北上，在渭水河畔准备渡河时，与潼关方向逃来的溃兵相遇，混乱间两边认不清对方，稀里糊涂地打了一仗。死伤了不少人后，方才搞清楚情况，李亨收拢散卒，准备过河。但兵荒马乱之际，船夫早已逃散，只能骑着马涉水过河。没有马匹的士卒，只能被留在渭水对岸，一时间岸边哭声一片。

李亨急于前往朔方拉拢兵力，趁着夜色一路疾驰。到了新平时，士卒掉队、走散的过半，李亨的身边只剩下了数百人。李亨这一路，先到新平，再到安定，沿途的州郡官员全都抛下官署逃走，满眼只见一片混乱。

他们又行了几十里，方才有彭原太守前来接应。沿途招募壮士，手下才恢复到了一千余人。又在平凉收编了一处监牧，得到数万匹骏马，军势才不再像原来那样寒碜。

平凉已经接近朔方镇的地界，李亨在平凉等待多日，终于等到了驻扎在灵武（今宁夏银川）的朔方节度留后（节度使出征时代理节度使职责的职位）杜鸿渐邀请太子前往灵武的来信。信中还把朔方镇的士卒、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帐籍一并献

上。李亨大喜，欣然前往。

如今朔方的主力大军还由郭子仪率领，出战于河东，灵武只剩下一点老弱士卒，但灵武的士卒，是真正训练有素、久习战事的边军，与李亨招募的那些乌合之众不可同日而语。也直到这时，李亨才真正有了立足的力量。

关西各处州郡，不管是否被伪燕所占据，听说了太子在灵武起兵的消息，都欢欣鼓舞。仿佛乌云满天之际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

自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被立为太子，二十多年来，李亨没有一日不处在众人严密的注视之下，从李林甫、杨国忠到其他皇子们，都拼命想从太子身上挑出错处，李亨没有一日不生活在重压之下。直到今天，李亨方才自由了。

此时他们还没有收到来自蜀道上的父皇“天下兵马元帅”的任命，以太子身份号令州郡多有不便。人们都说，当初在马嵬驿，皇帝李隆基已经将天下大事连同皇帝之位交委于太子李亨，如今太子何不顺势登位呢？

于是，经过一番安排，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城南楼，太子李亨登基为帝。

国难当头，一切从简。没有盛大的典礼，没有庄严的仪式，在一个简陋的小楼里，李亨完成了他的即位仪式，身边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臣子。场面虽小，却自有一种苍凉悲壮的气势，群臣发自内心地欢欣舞蹈，君臣相对泪流唏嘘。

从这一天起，改年号为至德，于是这一年变成了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李亨遥尊蜀道上的李隆基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

一个月后，李亨派出的使者将他即位为帝的消息报送给了正在成都的李隆基。侍臣们都紧张地看着李隆基的表情，太子登基虽是事急从权，但终究是僭越的举动，放在一年前，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事情。然而这一年里，难以想象的事情太多，人们已经麻木了。李隆基并没有生气，反而面露喜色道：“我儿子顺应天命人心，即皇帝位，我还有什么忧愁的呢！”

相隔千里，父子两人却都知道，这样才是最好的安排。

李亨虽然即位，但手上一无可可用之臣，二无可供调遣之兵，只是偏居在大西北的一个角落，天下人甚至还不知道李亨继位为帝的消息。

而灵武原本就是荒凉的边关，此时这个刚刚成立的中央政府，只有文武官吏不到三十人，他们披荆斩棘，建立朝廷，但制度草创，边关这些粗蛮的武人对君臣之间的礼数一窍不通。大将管崇嗣在朝堂中背对宫阙而坐，言笑自若，若非有监察御史李勉上奏弹劾，根本没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

但李亨最终还是赦免了管崇嗣，他知道，边关的条件本就简陋，为了大局考虑，那些繁文缛节都顾不得了。如今他要解决的问题太多，紧紧摆在眼前的，就是如何把这个朝廷维持下去的问题。李亨的手上一穷二白，没有钱帛，没有米粮，又如何征召、维持或是调动手下的军队？

真正解了这个新成立的中央朝廷燃眉之急的，是一批从江南新上贡的米粮。

自安禄山起兵之后，从江南到京城的漕运因为大运河关键枢纽汴梁的迅速失陷而断绝。江南与淮南是天下最富庶之地，也是整个帝国的粮仓，但这大半年里，江南的米粮一粒都没能供应到关中。江南每年的贡米关系到长安的粮食安全，要不是因为粮食问题，唐廷也不至于如此急迫地催促潼关的哥舒翰仓促出战，结果导致了后来一连串不忍卒视的败局。

但这一批滞留在江南没能上贡的岁粮，居然奇迹般地运到了灵武。由于叛军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粮队从江南沿着长江到了夏口（今武汉汉口），再经由汉水，取道襄阳、上津，运送到汉中一带，然后走陆路北上，小心地绕过了叛军控制下的关中地区，经过扶风，最终把粮食运到了皇帝李亨的手中。

李亨惊喜万分，既是因为他的手上终于有了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更是因为他从这批粮食中知道了一个信息——江南仍然安全，叛军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强大。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无数大唐的臣民，在用生命保护着这条运输生命线。

扶风距离关中的沦陷区最近，是粮道最危险的一段。陈仓令薛景仙击杀了控制扶风的叛军守将，屡次击败来犯的叛军，牢牢地守住了这座城池。

在南阳，节度使鲁炅也坚定地守卫着，迎战先后来犯的武令珣、田承嗣等伪燕军将领。叛军强攻数月，都没能越过南阳冲击大唐在襄阳、山南道诸州郡的经济生产。

而在雍丘，还有以张巡为首的一批守城将士，在伪燕军最为强盛的地方誓死坚守，与围城的令狐潮血战多日，不让伪燕军沿大运河南下，染指如今尚且安定的淮南与江南的半壁江山。

这些人守护住的，是大唐卷土重来的希望。

逆行者张巡

正当哥舒翰与安禄山叛军相持于潼关之时，在洛阳东南的雍丘，另一场围城已经持续了四十余日，整座雍丘城被围得如同铁桶一般。不只是粮草、援军，连外面的消息都断了，不管是潼关惨败，还是皇帝出逃，城中尽皆一概不知。

这一天，城中来了六位不速之客，那是张巡往日的同僚，如今身着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紫袍金带，来到了张巡面前。这六位往日同事，如今不是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就是被伪燕朝廷提拔为特进，城外叛军特地安排他们入城劝降，就是为了展示“大燕”优待唐朝降官的政策。张巡若是也投降，自然少不了好处，别说是开府仪同三司了，什么上柱国、司徒、司空都未尝不可能。

毕竟，雍丘扼住了大运河的咽喉，只要张巡打开雍丘城，“大燕”军团便能长驱直入，杀向富饶的江南地区。

张巡是文官，安禄山之乱前，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关于军事，他只有少年时学习过的一些战阵兵法做基础。但大唐的士人，没有后世重文轻武的风气，原本便不分文武，文臣投笔而从戎，边镇出将而入相，都是官场上的常态。当幽燕的叛军大举南下，整个河南地区惶惶不安，只等叛军到来时开门出降，或者直接丢了官印逃跑之时，身为区区一个真源县令的张巡面临着一个抉择——是抵抗还是投降？

那时，张巡的上司、谯郡（今安徽亳县）太守杨万石投降了叛军，并下令张巡负责接应。但张巡没有选择投降，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世上总有些事情是万不能做的，又有些事情是必须要有人去做的。他组织起一支义军，开始了救国之路。

此时张巡的手下只有一千多名临时拼凑起来的团练民兵，张巡不是专业的军将，只能凭借自己并不丰富的军事知识，将他们组织起来。他敏锐地判断出，河南的局势之关键，就是守住关键据点，阻挡叛军向淮南、江南抄略。所以，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他果断率军前往雍丘，与其他州郡组织起的义勇军一起，从投降伪燕政权的令狐潮那里夺回了这座城池，整合起两千余名守军，修筑城防，开始就地据守起来。

为了争夺雍丘的控制权，令狐潮率领四万余叛军开始大规模反攻。他们环绕雍丘城，安置石砲（投石机）百门，不停轰击城墙，毁坏了全部的城防工事。张巡于城上立木栅，抵御叛军进攻。叛军缘城攀登，开始强攻，张巡则用蒿草束灌上油脂，焚而投之，城上烈火熊熊，叛军终于不敢登城。张巡时而待燕军松懈之际，出城突袭；时而趁夜深人静之际，偷袭敌营。就这样，张巡带甲而食，裹伤战斗，坚守雍丘达六十多天，共经历大小数百战。然后又趁着叛军退却之际，主动出击，终于大获全胜，一战俘虏两千多人。

四月，令狐潮再次率军卷土重来，包围了雍丘城。

说来也十分讽刺，城下的令狐潮，是大唐朝廷正式任命的雍丘令，却率领叛军大举攻城；城头上的张巡，只是号称为“吴王先锋使”，被河南都知兵马使、吴王李祗临时举荐做“委巡院经略”，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朝廷文书任命。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雍丘指挥官，

却率领寥寥数千人，抵抗着来自正牌雍丘令的大举入寇。

张巡与令狐潮原本是关系不错的同僚，望着城上小强一样坚守的张巡，令狐潮略带伤感地说道：“天下大势已去了，足下坚守危城，又是为了谁呢？”

是的，令狐潮不明白，张巡这样死守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令狐潮看来，大燕皇帝都在洛阳登基了，虽然皇帝安禄山是胡人与突厥的杂种，但星象、预言在身，未尝不可以做天下之主。如今挥兵南下，对唐廷来说是谋反作乱，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张巡只是一个小小县令，何苦为了大唐王朝殉葬？

但张巡回答道：“足下过去向来以忠义自许，可是今日所为，忠义又何在？”

所谓忠义，不是简单一句“帝王的统治工具”就能论定的，对于士人们来说，那是他们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是他们道德世界的本源。人之所以与禽兽不同，就是因为人在趋利避害、唯利是图、唯我独尊的兽性之上，还坚持着更为高贵的道德准则，一旦连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都放弃了，那人和禽兽还有什么分别？

令狐潮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人，听了张巡的话，不自觉地羞愧起来，红着脸退走了。

但他毕竟已经是伪燕政权麾下降将，上级交办的攻城任务，令狐潮不得不奉命照办。所以雍丘之围，一围就围了四十多日。只是他不再强行攻城，而是围而不攻，希望能在围困之下，等到城中不战自溃时，和平解决雍丘。得到天子逃出长安的消息后，令狐潮觉得是个机会，于是写信给城中的张巡，再次招降。还找了六位从长安、洛阳派来的降官入城劝降，晓以利害，于是便有了开头时的那一幕。

张巡从这六位紫袍金带的降官那里证实了长安沦陷的消息，他知道，连皇帝本人都抛下了子民出逃了，既然如此，他区区一个县令，又在守护着什么呢？沉默了半晌之后，张巡同意了六人的劝说。

第二天，张巡召集了所有官员，下令升堂！众人来时，堂上已经摆上了一幅天子画像，张巡见众人聚齐，没有说别的，而是站在众人面前，俯身向天子画像行礼参拜。

“臣，张巡，拜见大唐天子！”

一股热血涌上了众人的心头，堂上所有人一起跟着张巡拜倒：“臣等拜见大唐天子！”

“长安虽破，但此城不破！臣等誓死保卫此城！”

泪水涌上了人们的眼眶，人们仿佛暂时淡忘了外面的战火纷飞，在张巡的感召之下，再次重温了心中的君臣之义。就算如今大唐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最后一盏灯，他们也要扼守在雍丘，护住背后的三千里河山。

大唐不亡，有我！

张巡带着那六员降将来到众人面前，义正词严地以君臣大义责备他们，然后下令，将此六人斩首示众。

军心得以大振。

虽然军心得以稳定，但如何守住雍丘城，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令狐潮围城两个月，城中虽然还有一点储粮，但守城用的箭矢已经耗光了。若是敌军继续围城，那不只是箭矢，还有其他军械物资也会逐个消耗殆尽。而这时，张巡再次用他的智谋扭转了危局。

这天深夜，张巡命令士兵扎上千草人，裹以黑衣，用绳子从城头吊下。叛军发现后，马上不断向草人射箭，直到天亮才发现全是些草人。待守军拉回草人，净得几十万支箭。后世的小说家在三国故事中创作了“草船借箭”的桥段，就是由此而来的。

但这个方法很快被令狐潮发觉，此后张巡再让人放草人下来，伪燕军便不再射箭。如此几次之后，叛军将士不禁开始嗤之以鼻，大声嘲笑。又一个晚上，张巡选了五百敢死勇士，仍用绳子吊下城。叛军以为又是草人骗箭，笑而不理。于是这五百人趁敌不备，直袭令狐潮大营，令狐潮来不及组织抵抗，几万叛军四下逃窜，一退十几里。

战争，能磨砺人的意志，让原本的乌合之众成长为百战之师。雍丘的两千余名守军，在激烈的战斗中损失无数，又在一场场胜利中俘虏叛军，补充兵员。原本的叛军在感召之下，也成为新的生力军，一同守卫城池。半年之后，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守军的面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反击的时刻到了。张巡带领士兵出城，与围城的令狐潮大战一场，一战擒获叛军将领十四人，大败叛军，令狐潮一路撤回了陈留（汴梁），再也不敢出来作战。令狐潮退兵后，张巡又探知燕军步、骑兵七千余人进驻白沙涡（今河南宁陵北），想切断雍丘后路。于是张巡在夜间率兵突袭，大败燕军。

来回十日，张巡威名远播，民众脱离燕军、前来雍丘归附张巡的达一万余户。

正是七月流火之时，张巡在雍丘大破叛军之际，太子李亨已经在灵武登基。这时，幽燕以南的河北州郡，在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退出之后，已经在叛军大将史思明、尹子奇的南北夹攻之下纷纷沦陷。只有平原太守颜真卿、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等寥寥数郡仍然坚毅地困守着。

灵武新即位的皇帝李亨收到了颜真卿派人费劲千辛万苦送来的蜡丸，蜡丸中密封着颜真卿的表书。李亨得知在遥远的东海之滨，还有大唐臣子在守卫疆土，大为感动，仍以蜡丸封存敕书，回信给颜真卿，并封颜真卿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收到了回信的颜真卿，将天子的手书转发给了河北、河南以及江淮各地的州郡，包括张巡在内的州郡守将这时才知道了新皇帝登基的消息。

郭子仪的五万大军来到了灵武，新帝李亨的朝廷这才真正有了军力的支撑。而剩余的朔方军则由李光弼率领，转战河东。

但是问题来了，此时正是朝廷最为混乱的时候。躲到四川的老皇帝，还有在灵武的新皇帝，他们的命令前前后后发来，各自存在着矛盾冲突，此时大唐的天下实际上有两个中央（不算安禄山的燕政权）。一个河南道，既有老皇帝封的河南节度使、魏王李巨，又派来了新皇帝十月封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甚至还有伪燕政权封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政令不一，人心不齐，官军阵营内部矛盾重重。

而此时的伪燕政权，正是势力鼎盛之时，攻克长安之后，安禄山军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稳固河南了。令狐潮手下的数万叛军，和张巡麾下守军一样，只不过是临时招募的河南团练兵，他们在雍丘城下屡攻不克，已经受到了燕军的惩罚。但江南丰饶的财富自然令安禄山麾下叛军垂涎欲滴，如此富庶之地，怎能让它们空着过年？

同年十月，就在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之后不久，燕军大将尹子奇率领幽燕精锐南下，攻陷平原、北海等郡，守将颜真卿、贺兰进明渡河南走，整个河北、海滨一带全部宣告沦陷。这十三万大军并非临时招募起来的团练兵，而是身经百战的幽燕步骑大军。无论是颜真卿、贺兰进明，还是虢王李巨，他们手下的将士都不是凶悍的幽燕精锐的对手。

此时，河南道的实际指挥官是驻守在彭城（今江苏徐州）的虢王李巨。新帝李亨下敕书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但只是一纸空文，张巡手下仍然只有雍丘的区区三四千人马。张巡为有功的部下们请功，派遣使者向虢王李巨请求赏赐，而虢王李巨是老皇帝封的，自不会认可新皇帝白纸上写的这个“节度副使”，出于大局考虑，只给了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的委任状三十通，并没有给予其他赏赐。

李巨不认可张巡的节度副使之职，只称张巡为“先锋使”，对他来说，张巡只不过是保障彭城侧翼的炮灰而已。

永王的东巡

河南的朝廷阵营里的矛盾，是大唐两个中央之间暗自较劲的缩影。在张巡、鲁炆等抵抗将士拼死守护住的阵线后方，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着。

逃出长安后，杜甫安顿好家人，又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灵武，拜见了刚刚登基的新帝李亨。这时灵武的新中央朝廷刚刚草创，正是用人之时，杜甫被提拔为左拾遗，也就是朝廷的谏官。

而此时，朝廷上下也在为两个朝廷并立的问题发愁。

李亨登基的消息传到蜀中后，李隆基答应得爽快，让宦官带着天子印绶送往灵武，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新的皇帝，从此以后自称太上皇。但是，李隆基毕竟是几十年权力斗争摸爬滚打过来的，对于权力的敏感已经刻到了骨子里。虽然如今时局危急，他必须要承认新皇帝的法定地位，但却本能地想要保留一些权力，以防不测。

所以，在李隆基给李亨的信中，除了表示天下大事由新皇帝决定之外，还嘱托了一句，要求皇帝决定之后，仍要报告太上皇知晓，如果有必要的话，太上皇也会下达“诰旨”，随时处置。

这让灵武的李亨十分尴尬。因为太上皇的信里还是没说清楚，以后要是皇帝的“诏”和太上皇的“诰”发生了冲突，官员们究竟听谁的。可李隆基要的就是这一份不清不楚，只要让这份不清不楚自然发展下去，李亨就永远不敢对自己如何。这也正是李隆基留一手的目的。而李隆基的这个规定，李亨是万万不能拒绝的，因为它写在老皇帝对新皇帝的传位文件里，代表着李亨皇位的合法性。李亨要是拒绝这项规定，那就等于拒绝了自己老爹传位给自己——这怎么能行？

然而大敌当前，不管是成都的太上皇还是灵武的皇帝，都小心且克制着。形势刚刚稳定下来，这时候内部可不能再乱了，南北两个中央，要以平叛为目标，各自妥协让步，一起维护大唐的基业。

只不过，这是一场需要双方都保持高度政治智慧的博弈，就像是两人共同进行走钢丝游戏，一不小心，平衡就会被打破，也势必有人会因此而丧生。

正当虢王李巨以及张巡等人在彭城与雍丘一线，与叛军紧张对峙之际，远在蜀中的太上皇李隆基下了一条诰旨，着令驻扎在江陵的永王李璘改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率领一部分巴蜀、江汉官军，南下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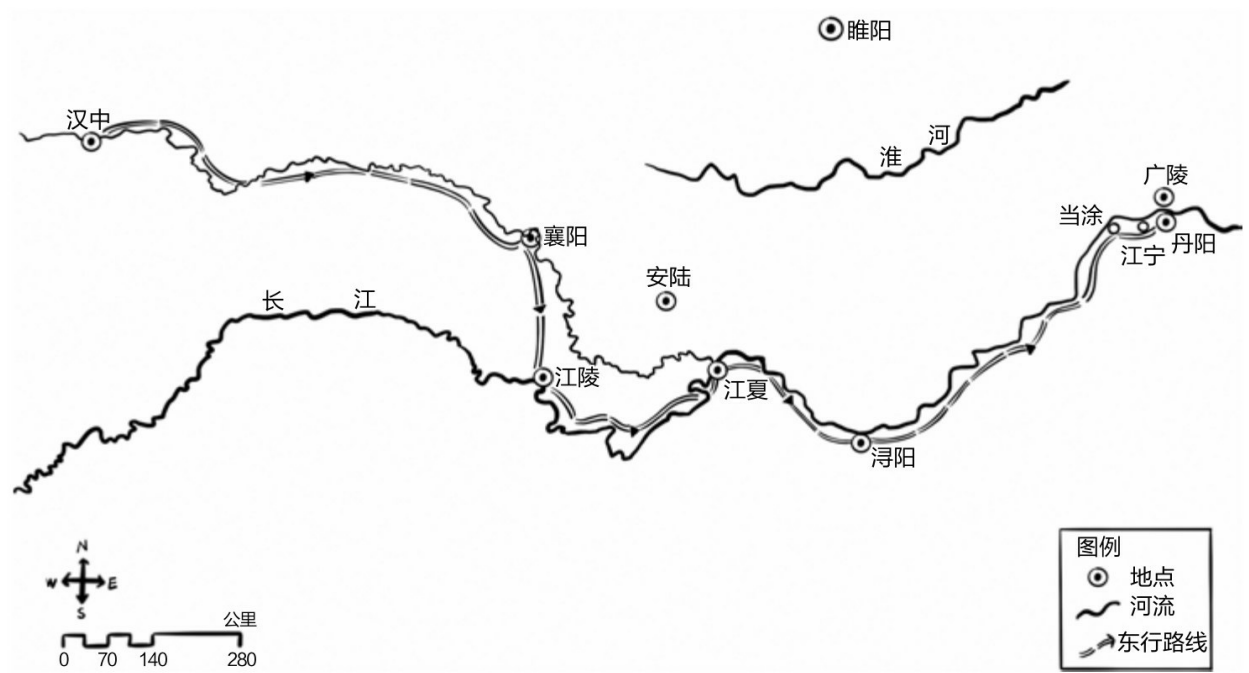
这是太上皇根据他对整个平叛局势的规划，依照原来传位诏书上规定的制度，依法行使的临时处置权。这时中原地区已经打得昏天黑地，而西北边镇军队正在向皇帝驻扎的灵武汇聚，大唐境内各州郡都已经动员起来，只有江南地区，看起来没什么动静。永王李璘从荆襄地区转战江南后，便可以在江南加强动员，一方面加紧对钱粮、布帛等战略物资的征收，另一方面也可以征召兵马，准备挥师河南。

同时，永王还身负另一项极具想象力的计划，那就是考察研究，打通从海路进攻东北的幽燕大本营的进军路线。江南、江淮、齐鲁一带，历来驻扎着大唐的海军，上百年前，唐军多次出战，击败了高丽、百济、日本的水军。永王李璣所去的扬州，更是当今的国际大海港，向来有海运可经东海渤海直抵幽州海岸。若能再次征发江南丁壮，招募水手，组建新的海军，然后直捣卢龙，说不定便是奇功一件。再不济，也可以发动历来臣服于大唐，但却因为安禄山叛乱而断绝联系的新罗、渤海等国，协助大唐剿灭叛贼。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的新年之际，永王李璣率领数千水军，从江陵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按照“巴蜀中央”与“灵武中央”之间的约定，太上皇的这一诰令在下达之后，同时也抄送给了皇帝李亨。但是这个消息，却让灵武的李亨惊疑不已。

永王东行路线图



永王李璣，是李亨从小抱着长大的弟弟。他是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因为生母早逝，从小便由身为大哥的李亨亲手抚养，连睡觉时都常常抱在一个被窝里。对于李亨来说，他对这位十六弟已经有着超出兄弟的情感。毕竟是李亨养大的第一个孩子，在他的心里有着谁也不能取代的地位。

但是，听到永王率军下江南的消息时，李亨犹豫了，他有些摸不准，这位十六弟的行为究竟是否会对自己不利。

江南的战略位置实在太敏感了，李亨的灵武朝廷之所以能在贫瘠的大西北维持到现在，多半是靠了从江南运来的税粮、财帛，否则要养一个朝廷外加数万大军，自己早就破产了。可如今，太上皇却要永王去往江南坐镇，究竟是什么用意？是想争夺江南的主导权，进而

把帝国的经济命脉控制在“巴蜀中央”这里？还是太上皇有意扶持永王的势力，要借助永王来和李亨抗衡？

皇帝和太上皇相隔数千里，谁也猜不透对方的想法。而他们又都是帝王，一旦成了帝王，便不得不将对手或者臣下的心思做最坏的考虑。就像关在相互隔绝的两个监牢里的囚徒，因为彼此猜疑，最终的选择往往是尽一切可能揭发对方，以求换得自己减刑。

父子二人，都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李亨决定拼命阻止永王前往江南！

宣州，谢朓楼。五十七岁的李白在这里感慨万千。

四年前，同样是在这座楼上，他正郁郁不得志，当他与一位故人作别时，发出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感慨。短短几年时间，他一度以为，和富商女结婚生子，然后一事无成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便是他的归宿了。可是变乱骤然来临，他虽在江南，但也处在忧惧之中。

江南虽然未曾受北方的战火波及，却要承担整个大唐的税赋。灵武朝廷派来了财政专家第五琦（此人复姓第五，名琦），担任司虞员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司金郎中，兼御史、诸道盐铁铸钱使，负责南方的钱粮筹措。面对朝廷自安禄山之乱带来的巨大财政缺口，第五琦在江南横征暴敛，尽一切可能征调赋税。江南的百姓也因此陷入困苦之中。

李白听说永王李璘奉了天子令旨，率军前往扬州，要在这里组织义军，开辟第二战场，一股豪情与热血再次涌上心头，李白决定接受征辟，再度出山。于是他在宣城等到了从江陵顺流而下的永王舰队，成了永王李璘的座上宾。

李璘早已耳闻李白的诗名，也需要李白的诗句来壮一壮三军的士气。在永王的请托之下，李白洋洋洒洒，挥笔写就了大气磅礴的《永王东巡歌》。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燕鹜池。

命运真是会开玩笑，李白没想到，他在即将步入老年之际得到了一展抱负的机会。此刻他希望能像诗中所写的那样，战舰载着森森的罗虎之士，直挂云帆，穿越沧海，征帆引龙驹，直驱幽燕之地。

但是李白没有想到，行军路上没有遇到安禄山的叛军，倒先遇上了朝廷自己的兵马。吴郡太守李希言派出兵马，挡在了永王大军阵前。军情紧迫，永王想赶快前往扬州组织义军，果断将前来阻挡的军将斩首，之后继续进军。

可是，灵武朝廷忽然又下达了与太上皇诰旨完全相悖的诏令，宣布永王东巡乃是叛逆行为，并以高适为淮南节度使，会同江东节度使韦陟、淮西节度使来瑱，会盟于安陆，誓师讨伐永王。

这个命令，直接撕破了“巴蜀中央”与“灵武中央”之间表面的和平，否定了太上皇对永王扬

州节度大使的任命，将永王的军政大权另外任命给了淮南节度使高适与江东节度使韦陟，还让东南各州郡一起剿灭永王的“逆党”。

李白终于意识到，他阴差阳错地，又陷入到朝廷最高层的矛盾旋涡当中了。

永王率军拼命向前，连金陵城都没有占据，一路行到了丹阳，眼看前面就是瓜洲渡，过这个渡口，便可以进入扬州了，却看见前方的江岸上，三千大军广张旗帜，正严阵以待地等着他们。整个东南的官军，全都听从了来自灵武朝廷的命令，武力对抗他们的到来。永王慌了，麾下将士们也慌了，他们停靠在长江南岸，望着北岸的官军，没了主意。

夜晚，江北火炬璨烂如海，映照在整个江面上。李白当晚便跟着六神无主的永王，连同他的家眷和部下们一起逃走了。等到天亮，不见过江的官军，他们又折返回军中，召集军队，掉头向西撤离。

可是逆流而上，根本行不快，大军很快便被追上。征讨叛逆，尤其是战斗力不强的叛逆，此时受到了东南所有地方官军的积极参与，整个东南掀起了追剿永王的热潮。在追击之下，永王终于全军崩溃。李白随永王向鄱阳逃窜，准备一路向南，去岭南寻找生计。但在路上又遭遇了江西采访使皇甫旆的追击，永王李璘被当场生擒。皇甫旆将李璘秘密杀死于传舍，永王之子李瑒也死于乱军之中。

永王李璘被杀的消息，连同永王的家眷们被皇甫旆打包一起送往蜀中，而这个胜利的功劳，则提前快马通报给了蜀中的太上皇以及灵武的皇帝。

太上皇李隆基听说了这个消息，只是一声长叹。既是惋惜自己的儿子逝去，也是感叹命运的吊诡。兄弟相残的故事，如同挥之不去的诅咒，萦绕在李唐皇室的头顶。李隆基以为自己与父亲、兄长相亲相爱，已经避免了这样的悲剧，却没想到在自己的晚年，还要遇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

灵武的李亨听说之后，同样悲痛万分。他从未想过要害自己弟弟的性命，只想让高适等人占据江南的要职，不使永王的图谋得逞，却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皇甫旆既然生擒了我弟弟，为什么不送回蜀中，而要擅自把他杀死呢？”李亨悲哀地问着。他刚做皇帝不久，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要经受人性最坏的考验。他撤掉皇甫旆的官职，再不录用。

李白逃至浔阳，终于被擒获。他没想到自己一腔报国热血，最终却让自己变成了叛国的罪人。幸好节度使高适原本是他在长安的诗友，皇帝宽仁，并没有深究永王事件中其余从犯的罪责。在朝野各界的求情开脱之下，李白免于一死，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九年前，好友王昌龄左迁龙标，李白曾写诗以赠。那时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有长流于夜郎的一天。前往夜郎的路上，李白孤单无依，又有哪位友人，会为他作诗一首呢？

睢阳的三百天

安禄山已经快死了。

肥胖带来的并发症，让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身上长起了毒疮，每天流着恶臭的脓水。起兵反叛以来，他的视力逐渐下降，至此已看不清东西，这让他的性情更加暴躁，对左右的官员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恼怒得厉害时，甚至还会随意下令杀人。

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深宫之中。外面的战事超出了他的预料，他已经渐渐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摧垮大唐了。

他渐渐感到，他出生时有关光明之神化身的预言，以及四星聚尾的星命，也许只是一个虚假的谎言罢了。

预感到寿命将尽，安禄山开始为自己的皇位继承考虑起来。

长子安庆宗已经死在了长安，现在最年长的儿子是晋王安庆绪。但和汉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同，胡人有幼子守灶的习俗，他们往往会将家产传给小儿子。安禄山最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安庆成，于是有了个想法，要立他为太子，以替代安庆绪的继承人之位。但在此之前，安禄山还是得做好充分准备，先控制住安庆绪，然后再扶持安庆成安然继位。

但就在安禄山准备实施这项计划的时候，一天夜晚，阉人李猪儿忽然闯入了他的私帐，手上提着锋利的长刀。安禄山看不清东西，只见到有人闯入，还没有反应过来，李猪儿使用刀在安禄山硕大的肚子上砍了几刀。

也许是极为肥胖的原因，安禄山被砍之后，并没有觉得特别疼，只想着伸手摸索自己藏在枕旁的刀，他边挣扎边摸索，感觉到力量在自己身体内迅速地流失。他拼尽最后的力气摇动身旁的竿子叫道：“定是家贼害我！”他用劲挪动自己肥大的身体，却摸到了身旁滑腻腻的肥肠。他的肚子已经开了几条大口子，一堆肠子软软地摊了一地。安禄山像是明白了什么，已盲的眼睛大睁着，慢慢地死去了。

这场刺杀的主谋，是安禄山幕后的谋主严庄和晋王安庆绪，他们惧怕安禄山杀掉自己，于是抢先动手，结果了安禄山。安庆绪在严庄的谋划下，秘不发丧，先行即位，然后才宣布了安禄山的死讯。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死于洛阳的消息传出，安庆绪成了新的“大燕皇帝”。仓促登位，安庆绪的权力并不稳固，燕政权中的史思明等实权将领未必会服从安庆绪的统治。安庆绪只能仰赖严庄的谋划，壮大在河南的势力，争取在与史思明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他下令正在围困太原的史思明返回范阳，同时下令大将尹子奇调集大军，加紧对东南方向的进攻。

不久之后，张巡接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派人送来的紧急文书，说叛军大将尹子奇已经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正率军十三万，往睢阳杀来。此时的张巡已经放弃雍丘，收缩战线，退到了宁陵。听闻许远的求救，张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相比于雍丘、宁

陵，睢阳的位置更加重要，可以说是整个江淮地区的门户。要是睢阳失守，江淮地区一马平川，便会任由叛军的铁蹄践踏。

所以，张巡当机立断，率领麾下全部的三千兵马向睢阳靠拢。

睢阳，一座宿命中的城市。张巡进入睢阳城，受到许远的热烈迎接。他们合兵在一起，共计六千八百人。尹子奇的军团转眼便到，众多的叛军将睢阳团团围住。一场比雍丘更为惨烈的睢阳攻防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守城是个技术活，张巡有着雍丘大捷的经验，于是被许远推为主帅，许远自己负责筹集军粮物资。

张巡担任主帅，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睢阳城中有士兵数千，没有撤走的百姓却有四万余人。开战之前，张巡每每巡视城中，每见一人，都要询问名字。他的记性极好，几次三番，便记住了全城军民的名字。再巡视城防时，见到每一个士兵，便像是见了老朋友一样。他推诚待人，很快就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正月，尹子奇率领大军来攻，被击退。三月，尹子奇又率领大军再次来攻，尹子奇围城两个多月，张巡率军出城主动袭击，轻骑五百直冲叛军大营。由于叛军主将尹子奇躲在乱兵中间，唐军将士无法识别，张巡心生一计，命令将士以秸秆射击叛军，被射中的叛军发现是秸秆，认为唐军箭镞已经用光，于是大为兴奋，纷纷向主将尹子奇报喜。唐军得以在叛军之中辨认出了尹子奇的方位，张巡立刻命南霁云以真箭射击尹子奇。南霁云抖擞精神，一马当前，弯弓搭箭，一箭射中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惨叫一声，满脸鲜血淋漓，勒马逃窜，叛军又一次陷入恐慌之中，转眼间溃不成军，四散而逃。

此时的睢阳，情形已经很不乐观。城中原本有不少存粮，但几个月前被虢王李巨调往济阴，然而济阴投降叛军，等于把这粮草拱手送了人。睢阳对唐廷和叛军来说都是必争之地，尹子奇虽然两次失利败走，但在一个月后又卷土重来，再度开始强攻睢阳城。经过了半年反复不断的战事，睢阳的粮草已经接近告罄。士兵每日只能分到一勺米，饿了只好吃树皮和纸充饥。

叛军多日猛攻，守军也减员得厉害，六千多人已经打得只剩下六百人。

但是，剩下的守军仍在作战。张巡令众将各自按照自己的战略教习战法，以最快的时间应对好城墙各段的突发情况。叛军攻城之时，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门都在组织自己的防御，虽然城中只有六百人，却让每一个位置都变成了战场，足足打出了六千人的声势。

甚至在张巡的喊话之下，不少叛军倒戈投向了睢阳城内的阵营，转而为张巡死战，人数达到了足足两百人。

但是，张巡所期待的援军却迟迟没有到来。

在彭城，拼死突围求援的南霁云来到了城中，请求驻扎在此的许叔冀发兵援助。彭城与睢阳只相隔三百里，但许叔冀却并没有出兵救援的意思，不过是像打发叫花子一样送了南霁云几千匹布。

南霁云愤怒了，他在马上高声叫着许叔冀的名字，要他带兵救援睢阳。而回应南霁云的只

有一片沉默，许叔冀躲在府中，不敢回答。

情况紧急，容不得继续耽误，南霁云只能转而去临淮，求见刚刚接替虢王李巨职位的贺兰进明，而贺兰进明只是说，“睢阳存亡之事已定，出兵又有什么用处呢？”言下之意，同样没有发兵的意思。

“睢阳尚未陷落，如已失守，我就以死向将军谢罪！”南霁云急切地说道。

贺兰进明依旧没有什么表示。南霁云猜得到，贺兰进明是不会出兵了。他嫉妒张巡的声望，又忌惮彭城的许叔冀，因为许叔冀是贺兰进明的政敌，是宰相房琯派来牵制他的。贺兰进明虽然不想出兵，却又喜爱南霁云这位壮士，想留下他，于是大设酒宴招待。

音乐声响起，南霁云却听得泪流满面：“我出睢阳时，将士已整月吃不到粮食了。现在将军不出兵，反而设宴奏乐，我不忍心独自享受，就算吃了，也咽不下去。现在主将交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我只能留下一根手指作信，即刻回去向张中丞复命。”说罢，拔出佩刀砍断一根手指，放于案前。

满座大惊，为之流泪。

他什么也没吃，拜别了贺兰进明便离开了。出城时，南霁云想到了睢阳城中的战友，心中几乎已绝望。他原本是山东的一个游侠，被征召之后才加入了军中，说实话，他并不欠睢阳城什么。可城中父老，以及主将张巡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又怎可以辜负了这一份托付？

好在返回的路上，南霁云在真源遇到了一个叫李贲的人，送了他骏马百匹。在宁陵宿营时，又有本城城使廉坦的三千军队投靠，总算可以对睢阳有个交代了。

真源和宁陵，都是张巡曾经主政过的地方。达官贵人们不在乎张巡的坚守，但父老百姓们，终究还记得。

睢阳城里，正值大雾天气。忽然听到外面杀声大作，雾中却看不清状况。张巡闻讯喜道：“这是南霁云他们来了！”开城迎接时，南霁云正好带领马匹进入城中。外面尹子奇围困重重，南霁云从宁陵带来的三千义军，只有一千人入了城。但南霁云在回城时，还顺便从叛军手里抢夺了几百头牛，这对于城内军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斩获。

看见援军到来，睢阳军民喜极而泣，感叹朝廷终究没有忘了他们。

只有张巡、许远等少数几人听了南霁云的报告，明白了那个冰冷的现实——援军是不会来了。

接下来怎么办？有人提议说，只能带着城中还能动弹的人突围，向彭城撤退。可若是带领这群饥饿的士兵行军，必然还没到目的地便难逃被全歼的命运。张巡和许远商量之后，确认了同一个意思：睢阳是江、淮地区的屏障，如果放弃睢阳城，那么叛军就可以长驱南下，侵占江、淮地区。既然突围不能，那便拼死守在睢阳吧！

他们都曾看见叛军攻城略地后的所作所为。每攻破一城，城中百姓的衣服、财物乃至女子都被叛军掳掠，老弱之人、孩提之童在叛军的嬉笑中被枪挑刀劈，惨不忍睹。此时张巡与

许远的背后，是南国三千里河山与数百万江南百姓。不能让尚处稳定的江南沦为与河南河北一样的人间地狱，为了这一点，就只有让睢阳成为保卫东南的屏障，保更多百姓的平安！

睢阳因此在十几万大军的围困下继续坚守着。

南霁云带来的牲口吃完了，城中的树皮、纸片也都吃完了，遂杀掉仅有的战马来充饥。战马吃完，城中军民又拉网捉雀鸟、捉老鼠充饥。雀鸟、老鼠吃光了，甚至连将士们的皮甲、皮靴也都吃尽了，寒冬十月，草木凋零，再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

将士们也许已经锻炼出了坚强的战斗意志，然而，饥饿如魔鬼如影随形，缓慢地侵蚀着人的意志，让人出现幻觉，无法抵抗。再没有吃的，城中守军迟早会崩溃。

张巡再次召集能动的将士们，人们聚在一起，但有气无力，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这时，一股奇妙的肉香飘来，所有人的鼻头都为之一震。饥饿之中，这股肉香让所有人如闻天籁。张巡让人推来几大锅肉汤，在场人的眼神都直了。可这个时候，肉又是从哪里找来的？

张巡淡淡地说，他已经杀了自己的爱妾，锅中的肉就是爱妾的，随后示意手下分发肉汤。

拿着肉汤，有人欲作呕，有人欲流泪，竟都不忍下口。

这是在吃人。圣贤虽没说过不能吃人，但同类相食，对谁来说都是人伦惨剧。每每有人吃人事件，都是要写进史书的。

“必须吃！”张巡的话不容推脱。这一刻，他阴恻的样子如同炼狱中的魔鬼。

可是这样的魔鬼，又是谁造成的？为了抵御城外肆意杀戮的魔鬼，这个平素温和可亲的书生不得不成为另一个魔鬼。他不惧怕写进史书背负骂名，也不在乎个人的声望，他只想睢阳继续守下去，保江淮无恙。

如果人们正在面临死亡，那应该饿死所有人，还是吃掉自己的同类维持生命？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张巡的魔鬼逻辑非常简单，必须要让部分人幸存下去，谁对守城最无价值，那就先吃掉谁。爱妾虽是爱妾，但对守城无用，只是在白吃干饭，他便冷酷地把她做成肉汤。饥饿中，将士、百姓们跟从张巡成了吃人的魔鬼。许远也随之杀掉了自己的童仆，分而食之。然后城中的妇人、老弱都一一被分食。

睢阳城已经成了人间地狱，遍地是人吃人的场景。被吃的这些人，都是张巡认识了一年的朋友，张巡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人已成魔，只有按照魔鬼的逻辑行事。城中人人都知道，睢阳已经守城将近一年，外面的叛军入城之日，便是屠城之时，所以都默然接受了张巡的规则，全城上下，没有一人反抗，没有一人投降。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月初九，叛军摸着墙根爬上了睢阳城。然而，经历了无数次肉搏战，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城中守军里已经没有人可堪作战了。有人打开了城门，叛军如蚁群般涌入，围到了张巡的面前。张巡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他向着西边遥拜，然后说道：“我已经竭尽全力，但终究没能守住睢阳。生时既然没能报陛下之恩，死时便当化为厉鬼以杀贼！”

叛军执住张巡。看着这个大半年来恨得牙痒的对手，尹子奇问道：“听说将军你每当作战时便会眼角睁裂，牙齿咬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张巡冷哼一声：“我志吞逆贼，只恨力有不能罢了。”

这句话激怒了尹子奇，他拿出刀来，伸进张巡口中，撬开张巡紧闭的双唇，却发现张巡的嘴里只剩下三四颗牙齿了。半年的时间，这个原本从容优雅的君子，已经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尹子奇原本想留他一命，但部将不答应——叛军入城之后，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他们没有想到，抵抗了十多万大军近三百天，杀敌上十万的睢阳守军，竟然是这些一根手指头就能碰倒的病人。这些人看似毫无力气，但似乎随时都会跳起来杀人，甚至开膛破肚，生啖人肉。数万人的睢阳城只剩下了四百人，可这些人却个个都是魔鬼。

从张巡到南霁云等将领，最终全数被尹子奇下令斩杀，只有许远被带往洛阳复命。

张巡被带往刑场时，最后看了许远一眼，二人默契地对视，均是无言。城门是许远让人打开的吗？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真是许远打开的又如何？睢阳已经抵抗到这种程度，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此时打开城门，也许是打开了城中幸存之人回归人性的最后通道。

睢阳保卫战开战的三百天后，城池宣告沦陷。

这三百天，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来自安西、河西、陇右的精兵完成调动，汇集到了朔方。睢阳城以一城之力，拖住了十多万叛军的脚步，并成功保卫了帝国东南的安全。在睢阳的屏障下，江南的钱粮财帛源源不断地经过江汉、扶风运往灵武朝廷，帝国最终得以积蓄足够的能量，与叛军决战。大唐官军在郭子仪的率领下，上个月已经在香积寺一战中大败叛军，克复长安。

睢阳城破的三天后，代替贺兰进明担任河南节度使的张镐援军这才赶到睢阳。尹子奇的叛军已是强弩之末。激战之下，睢阳被再次收复。虽然只差了三天，张巡、南霁云等诸将却因此阴阳两隔，连尸首都难以寻觅。

将军有齿嚼欲碎，将军有眦血成泪。

生为将星死为厉，尽是山川不平气。

二人同心金不利，天与一城为国蔽。

强兵坐拥睽相视，孝子忠臣竟谁是。

千载功名亦天意，君不见，河南节度三日至。

张巡死后，依然活在百姓们的传说里。睢阳附近的州县口口相传，这个带头吃人的杀神像他临死前所说的那样，化作了厉鬼，时时变为瘟神，惩罚有过之人。而在更往南的江南、福建、岭南等地——在这片他真正保卫的土地上，张巡则被百姓们视为漕运或土地的守护神，保佑着一方平安。

人民是有记忆的，英雄曾为他们所做的牺牲，人们到了一千年以后也不会忘记。

第八章

万国兵前草木风

——帝国反击战

白衣山人的谋局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月二十一日，咸阳城外的陈涛斜，大军汇聚，相逢于此。

那是大唐帝国宰相房琯率领的七万大军，他们从凤翔进军长安，临近咸阳城外的渭水便桥时，与伪燕政权在长安的守军相遇。唐军于是在咸阳外一个名叫陈涛斜的缓坡附近列下战阵，与叛军展开对峙。

房琯虽然是文臣出身，但兵法却读了不少。这次他担任主将，又有西北大将王思礼为副将，二人收拾整训了潼关败退的数万人，加上各地调来的援军，凑足兵马，趁着伪燕政权在长安人心不稳之际出兵，自然是信心满满，定定要施展自己堪比卧龙凤雏的才华，一举收复长安，将叛军打到潼关以外方才罢休。

长安是战局的关键。此时新皇帝所在的“灵武中央”，与太上皇所在的“巴蜀中央”隐隐对立，谁占据了长安，谁就有了对未来唐廷的主导权。明眼人看得出，叛军占领关中之后施政混乱，只是沉迷享乐，不成气候。房琯作为太上皇派往灵武的代表，自然要为赶走叛军之后的下一步做考虑。所以他强烈要求新皇帝李亨同意让他作为主帅，带领巴蜀中央所能掌控的兵马，抢先向叛军展开反攻。

叛军从长安城出来，势力不容小觑。战阵之中，还有大量以骑射著称的精锐骑兵——曳落河。面对敌军骑兵，房琯参考了古书中的排兵布阵方法，下令以两千辆牛车作为战阵的核心，在牛车阵中再夹列步兵和骑兵，在大平原上摆开了长长的阵线。

这样的布阵自有他的道理。咸阳城东是一片旷野，兵法中说：“凡与步、骑战于平原旷野，必须用偏箱、鹿角车为方阵，以战则胜。”据说当年一代军神李靖李卫公也曾有言，“广地则用军车”，在旷野上对抗骑兵，战车是不错的选择，冲锋时有着比骑兵更强的冲击力，驻守时也可以形成小型壁垒，阻挡骑兵的进攻，可谓是“可攻可守”。房琯还让步兵、骑兵作为侧翼，与战车形成作战单元，理想情况下，步、骑、车协同作战，一定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优势，一举歼灭叛军。

然而，这一切只是从没有带兵打过仗的房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

开战之后，叛军站在上风口，顺风鼓噪起来，那些拉着战车的牲畜不比那些经历过刀兵的战马，听见如雷鸣般的鼓噪声，一下子惊慌起来。也就在这时，对面叛军阵中亮起了火炬，火箭、火球、火炭从那边如雨点般投来。牛马牲畜怕火，见四处火光、烟尘滚滚，登时控制不住，四处乱窜起来。士兵们使劲控制，但却无济于事。

一时间，唐军阵形大乱。曳落河骑兵发动冲锋，叛军趁势掩杀，大乱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全面溃败，唐军丢盔弃甲，尸横遍野。

败了，败了。房琯努力想挽回败局，但却再度被叛军击败。整个战役中，唐军死伤四万余人，大批士卒逃散，房琯只带着几千残兵逃回了灵武。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它给整个大唐带来的影响，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看清。陈涛斜一战中，房琯损失的主要是效忠于太上皇的军队，“灵武中央”所统辖的皇帝御营兵马以及朔方军都没有什么损失。“巴蜀中央”却在此后再也没有能力对大唐的军事部署进行更多的影响。可对于新皇帝李亨来说，“巴蜀中央”的军队一样也是中央军，大唐最后一点中央军全都消耗在了陈涛斜的战场上，从此之后，唐廷只能依赖朔方以及西北各镇的边兵东征剿灭叛军了。

李亨大为愤怒，要追究诸将房琯的责任。房琯自知罪孽深重，已经做好了去阴间见太宗皇帝的准备。但房琯没有想到，最终救下自己的，却是他的政敌，一个身着白衣道袍、年仅三十四岁的年轻人——李泌。

李泌是皇帝李亨的死党，硬如铁的那种。

少年时，李泌的才华就名动长安，堪称京城第一才子。他出身名门，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弼之后，因为才名被李隆基听说，于是李隆基便安排李泌与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一起交游，从此他们便成了一对至交好友。只是李泌被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所忌惮，被迫离开了朝堂，四处拜访名山大川，求仙问道，成了云游四海的方外之人。

潼关失陷，皇帝弃守，正在山中隐居的李泌不知外面发生的变化，直到李亨的使者到来，请他出山，李泌才意识到局势的危急。

李亨初到灵武，在城中一座简陋的小楼上登基时，这个刚刚建立的新中央朝廷百废待兴、诸事待举，国库空空如也、一穷二白。人才、兵力都极度匮乏，连主掌朝廷的宰相都需要从巴蜀中央调来，李亨本人几乎是个光杆司令。就在帝国这个最为黑暗的时刻，李泌一身道袍，以布衣白丁的身份，应召来到灵武觐见新皇李亨。他不要官爵，不要封赏，只想为这个新的朝廷尽一分力。从此李泌便成了李亨的首席顾问，像当年在东宫时那样，他们出则并马而行，寝则对榻而眠。不管大事小事，李亨都要先征求李泌的意见，而且言听计从。

渐渐地，灵武的大军都知道了白衣山人李泌，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整日与皇帝形影不离的神秘人。作为皇帝的第一宠臣，李泌参与了灵武中央所有重要的决策，甚至连宰相的任免，皇帝都要听一听他的意见，然而此时的李泌，只是个没有任何官职的道士而已。他虽无官职，却超然于朝中所有高官之上。

终于，连皇帝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虽然尊重李泌本人“出家人不做官”的意志，但非常时期，为了避免众人的猜疑，还是请他暂时穿上紫袍。李泌只好穿上了三品官员才有资格穿的紫袍金带，进宫晋见。

看着终于穿上了一袭紫袍的李泌，李亨也许想起了多年前他们在东宫时的那些豪言壮语，一时间高兴得像是个含辛茹苦终于供儿子考取功名的老父亲，他对李泌说道：“既然已经穿上这身衣服，便不能没有相称的名分呵。”说罢笑着拿出了早已草拟好的敕文，封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

李泌坚决不接受，李亨只好宽慰说：“朕不敢以宰相一职难为您，只是眼下实在艰难，需要你出山。等平定叛乱后，任凭你是走是留。”李泌这才答应。这之后，皇帝在灵武的行宫中设置了元帅府，由长子广平王李俶挂名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为总揽整个元帅府的

长史，统领各路兵马。

此时在灵武的唐廷，房琯以下的宰相们几乎都是从巴蜀中央派来的，以房琯为首的文臣集团把持着朝政。太上皇李隆基虽然仍在成都，但依靠派往灵武的宰相高官们，巴蜀中央的意志始终影响着唐廷的决策。这个局势终于随着元帅府的建立而开始扭转，皇帝下令，各地奏疏全部送往元帅府处理，实际上就是在元帅府设立了一个由皇帝直接掌控的中枢机构，逐渐架空以房琯为首的文臣集团。

太上皇李隆基君临天下四五十载，纵然因为安禄山之乱而威望受损，但他对各路大军、各处州郡官员的影响力，仍然不可估量。灵武的新朝，只能依靠李亨君臣一点一点的经营和耕耘，逐步建立起对大唐的掌控。

而李泌，则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陈涛斜之战惨败后，大唐的中央军近乎全军覆没，叛军又掀起了新一轮攻势，史思明、张忠志、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大将四处出击，攻打河东、睢阳、南阳、颍川各地，大唐再度陷入防守的苦战。连皇帝李亨也渐渐对最终的胜利失去了信心。他这时已经进军到彭原，纠集西北边镇前来支援的各路大军却始终顿兵不进，只能向李泌感叹道：“如今敌军如此势大，究竟何时才能平定？”

“以臣所料，两年之内，即可天下无寇！”李泌答道。

“何以见得？”

只听李泌侃侃而谈：“臣看到叛军把抢掠的子女与财物都运往老巢范阳，这岂有雄据天下的志向？叛军中的勇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几人。现在如果我们命令李光弼率兵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率兵从关中进入河东，史思明便不敢离开范阳，张忠志便不敢离开常山，安守忠与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能以两支军队拖住叛军的四员骁将，跟随安禄山的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

而后，李泌提出了他的部署：“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保持叛军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道路畅通。陛下率领所征召的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东西呼应，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头，就攻击他们那头；如果救援那头，就攻击这头，使叛军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往来，疲于奔命，我们则以逸待劳，叛军如果来交战，就避开他的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来往的道路。等到明年春天，再任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迅速攻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样叛军想要撤退则归路已断，要留在两京则不得安宁。到那时候，便可以让各路大军四面合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

当年诸葛亮献上“隆中对”，为刘备定下王霸之策；如今李泌的方略同样站在战略的高度，为李亨策划了一条平定叛乱的路线图，是可堪对标“隆中对”的“彭原对”。“彭原对”的关键，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先平定河东、河北，切断叛军幽燕大本营与洛阳长安之间的通道，然后逐个击破。

但是，“彭原对”最终没有真正施行。

对于李亨来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剿灭叛军，更重要的还有在两个中央之间的竞争中如何占据主导。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真的是大唐的多事之秋，除了安禄山的叛军来犯以外，一直以来的宿敌吐蕃也趁大唐内乱之际，攻取了陇右的多个城池。威戎、神威、定戎、宣威等十余个要塞均被吐蕃攻破，连当年以数万精锐唐军为代价攻占的石堡城，也被吐蕃趁乱夺去。陇右城池的失陷，让李亨作为新君的威望大大减损。

而“灵武中央”和“巴蜀中央”的竞争，也因为永王东巡的风波而愈演愈烈。在朝堂上，李亨以房琯的门客董庭兰弄权谋利的案件为由，将房琯罢职外放。顺着房琯罢相，李亨顺藤摸瓜，将房琯的支持者、为房琯说情之人等一并贬谪去了外地，对房琯身后的文臣集团进行了沉重打击。又将郭子仪、颜真卿、贺兰进明等一千忠于自己的臣僚提拔进京，逐步有了真正支持自己的宰相班底。

因为房琯而受牵连之人中，包括左拾遗杜甫。杜甫因为劝谏处置房琯之事而触怒了皇帝，从此以后失去了再被重用的机会。

而两个中央的竞争，关键仍然在于长安与洛阳的收复。李亨在灵武草草登基，甚至还没有去李唐的宗庙告祭列祖列宗，只有收复长安，还于旧都，李亨的灵武中央才算是真正有了君临天下的资格。所以，李亨必须要反击，并且务必要以最快的时间收复长安，完成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反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动荡，来自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四大西北边镇的援军，在此时赶到了李亨所在的风翔，次第汇合起来，终于汇聚起了十万多大军。

大唐的四处疆域中，反击的力量都在继续，大唐万里疆域内的节镇、属国都投入到了大唐的反击行动中。

于阗国王将国事交给其弟，亲自率领五千人万里迢迢赶来救援。西域诸国，甚至在极西之地的拔汗那、大食诸国也都纷纷发动兵马，前往长安勤王。回纥的怀仁可汗在唐廷使者的请求下，同样派出五千骑兵，南下支援唐军。

而上一年的江南贡税，运送队也经由长江、汉水送到了扶风。

大军准备进攻了，皇帝的命令是就近向长安进攻，寻求与叛军决战。

这时的李泌再一次提到了他在彭原上奏的方略。皇帝说道：“现在大军已集，征收的钱粮财帛也已到达。此时不以强兵直捣叛军的腹心，却要领兵向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不是迂腐的计策吗？”

李泌回答：“现在让大军直接攻取两京，一定能够收复，但是叛军还会东山再起，我们又会陷入困难的境地，这不是久安之策。”

李泌的建议，皇帝历来是言听计从的，此时他却不以为然：“有什么根据？”

“我军的主力是西北边兵和西域胡兵，他们能够忍耐寒冷而害怕暑热，如果借新到之兵的锐气，攻击安禄山已经疲劳的叛军，定能够取胜。但是两京已到了春天，叛军如果收集残兵，逃回老巢，而关东地区气候炎热，对我军会十分不利，难以在那里久留。等到叛军休整兵马，看见官军撤退，一定会卷土重来，这样与叛军的交战就会无休无止。只有先出击北方，倾覆叛军的巢穴，叛军就会无路可退，方能一举彻底平息叛乱！”

皇帝沉默了，思索良久方道：“朕切于晨昏之恋，急于迎接太上皇回京，实在难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

李泌也沉默了，他听出了皇帝的弦外之音。太上皇李隆基一天不从巴蜀返回，如今“两个中央”的局面便会继续持续，皇帝也就一天不能安坐于皇位。克复长安，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部署，更是一个政治任务，一个不得不立刻完成的当务之急。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张巡、许远在睢阳苦苦坚守，鲁炆在南阳抗击田承嗣的大军，李光弼率军在河东与史思明、蔡希德的叛军反复胶着，就在这个时候，皇帝李亨的御驾抵达了凤翔（今陕西宝鸡），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领集结于此的大唐各路联军，开始向长安进发。

香积寺合战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九月的扶风大营，歌舞正当时。大帐之内，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和副元帅郭子仪一起，接待着一位特殊的客人。

乐曲声中，舞娘胡姬跳起胡旋舞，扭动着妖娆的身姿。客人开怀畅饮，不时与李俶、郭子仪谈笑风生。

“太子叶护，请。”郭子仪举起酒杯，谦逊地向客人敬酒。

“郭元帅请！兄长请！”客人不但回敬郭子仪，还顺带着大大咧咧地称呼李俶为兄长。三人一起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这位称呼尊贵的广平王、当今皇帝的长子李俶为兄长的，便是回纥怀仁可汗默延啜的长子，回纥汗国的太子叶护。他受可汗之命，率领精锐的回纥骑兵四千余人刚刚抵达这里。几天前，太子叶护来到凤翔时，便受到了皇帝的热情款待，赏赐财物，随其所愿，无不满足。随后，九月十二日，太子叶护领着回纥骑兵，与广平王李俶一同出发，几天后抵达扶风，与驻扎在此的郭子仪会合。

郭子仪见到他们一行时惊奇地发现，太子叶护已经与广平王约为兄弟，并且毫不客气地直呼广平王为“大哥”。大唐的皇子何其尊贵，一百多年来，草原的铁勒各部要费尽心思，才能从大唐这里求得一个公主。而大唐皇帝也只有在客气时，才恩宠地表示一句“突厥可汗就像是朕的儿子”。广平王虽然没有太子之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当今大唐当之无愧的储君，只不过皇帝曾许诺说要在克复帝都之后还政于太上皇，广平王李俶才坚决推辞了太子的册封。此时一个外族王子与大唐储君兄弟相称，放在往日，实在是一个僭越的举动。

可是形势已经不同了。大唐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个大唐，回纥也不是往日的那个回纥了。

西北边兵和西域各国联军在四月集结在了凤翔，其后郭子仪率军多次反攻长安，却屡次失利。郭子仪自知难辞其咎，为此申请贬官，从司空贬为了左仆射。但平心而论，屡次反攻失利，固然有郭子仪指挥不当的原因，但致命的却还是此时平叛的形势。

唐军集结在凤翔、扶风一带，人数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他们人数虽众，却要同时提防陇右的吐蕃人来袭，以及日益强大的回纥汗国的威胁。半年来，唐军始终难以全力对叛军发起反攻。而且十五万大军，十五万张嘴，是极为考验唐廷的后勤能力的。大唐的国库空空，百年的积蓄在长安沦陷时拱手让给了叛军，此时只能完全依赖从江南到关中上万里的补给线，这条补给线沿途的损耗，远远高出了动乱前漕运的消耗，因此尽管第五琦在江南到处搜刮，调用了整个江南的战略资源，唐廷的后勤仍然捉襟见肘。

唐廷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甚至连犒赏将士的财帛都发不出了，只能发给将士们一张张空白的诰身作为赏赐。将士们拿到了一张张空白委任状，上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都允许临时填写名字。到了后来，连国公、郡王都开始随意册封。于是，整个军中出现了官职的“通货膨胀”，在军营里扔块石头，也许能一下砸中五六个五品以上的勋官。

反观回纥，在怀仁可汗默延啜的统治下日益强盛。自从突厥人在漠北衰亡后，回纥部成了草原上的新主人。怀仁可汗皈依了摩尼教，整顿漠北各部，实力已经不亚于当年的后突厥汗国。

经历了前几次反攻长安的失利，郭子仪向唐廷建议，再次向回纥借兵。借兵的数量不需要很多，只要回纥人出兵就行。只要回纥人参与这次征伐，大唐便少了后顾之忧，能调用一切可调用的兵力，与叛军展开决战。而怀仁可汗也十分慷慨，马鞭一挥，便派他的继承人太子叶护领兵，率四千余骑兵、一万匹战马浩浩荡荡地南下了。太子叶护也享受到了国宾般的款待，不仅皇帝亲自接见，还有广平王一路陪同，荣耀无比。

郭子仪再次举杯祝酒道：“太子叶护迢迢而来，想必多有劳顿。郭某已经备下酒宴，太子叶护且在扶风大营休息三日，养精蓄锐之后再出征讨逆”郭子仪这么说，也是做了深思熟虑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回纥人出工不出力。大唐勒紧了裤腰带供着回纥人的粮草，每天供给回纥军羊二百头，牛二十头，米四十斛，要是他们光吃军饷却不出战，那就让人头疼了。所以回纥兵一到扶风，郭子仪便计划好酒好肉招待三日（除了设宴之外，郭子仪手上也确实没有别的军资犒赏了），届时再调动他们出战，太子叶护也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不必了。”太子叶护摆了摆手。

难道回纥人又要狮子开口，要新的条件？在场之人不免如此想。却听太子叶护道，“国家尚处危难，我们远来相助，哪里顾得上大吃大喝呢？先打仗要紧！”低声吩咐左右之后，便自顾自地大吃起来。

郭子仪与广平王对视一眼，从对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都猜不出太子叶护的用意。

须臾之间，营中马蹄声渐渐雷动起来，帐外人马奔走，忙碌而嘈杂。太子叶护这时终于满饮一杯酒，说道：“酒也吃了，肉也吃了，舞也看了，那便出战吧！”说罢拍拍肚子站了起来。

他们一起走出了大帐，大帐之外，四千多名回纥骑兵已经集结起来，整装待发。

他们一起，向着长安进军！

香积寺，是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唐初时的善导法师创立并发扬了净土宗，至长安弘传净土法门。善导法师圆寂之后，弟子怀恠等在长安城外西南边的神禾原为其建灵塔和伽蓝，是为香积寺。香积寺附近，有流水环绕，又有楼台华美，殿堂众多，神木灵草，巍巍奇观。

然而至九月二十七日，古刹的宁静终于被金戈铁马之声打破。大唐的各路联军抵达了香积寺北，渡过泔水，兵临长安城。而长安城中的叛军也出动了十万人马，在唐军战阵的北边摆开了阵势。

这里就是郭子仪选好的决战之地。香积寺北边地势较高，可对前方的叛军居高临下，唐军占据了地理优势，而且身后又有林木作为隐蔽，让敌军摸不透底细。郭子仪下令，以安西名将李嗣业统领前军，以安西、北庭的西域兵马为主力；郭子仪亲率中军，以朔方兵马为主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统领后军，以陇右、河西兵马为主力，居高临下，安营扎寨，结阵相抗。

一边是号称天下雄兵的大唐西北各镇兵马，一边是扫荡中原各路州郡的东北各镇叛军，两边都是大唐全盛时期的精锐之师，此时代表不同的阵营，开始了王牌对王牌的较量。

叛军首先出击，悍将李归仁率军出战，向着官军前军发动了冲击。官军也不示弱，迎头反击，重步兵披坚执锐，反推回去，一路击溃了出击的叛军。旌旗摇动，官军的方阵继续前推，向叛军本阵靠近。

叛军大阵战鼓隆隆，各路方阵一起杀出，一举逼退了猪突而前的官军方阵。官军开始向后退却。这时，马蹄声震动地面，叛军的重骑兵出击了。

重骑兵，一直是军队中的王牌部队。从魏晋南北朝到隋末，重骑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从士兵到战马全都披挂铁甲的具装甲骑一度成为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但是到了如今，重骑兵已经很少出现在唐军的战阵中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重骑兵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会给军队带来沉重的后勤压力。

百余年来，大唐都是以外战为主，内战基本没有。对于突厥、高句丽这样的对手，重骑兵并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自李靖灭东突厥以来，唐军发展出了以轻骑兵长途奔袭、打赢快速歼灭战的新型军事思想。而后在对抗吐蕃、西域诸国的战争中，也都是长跨度、远距离作战，唐军骑马奔袭，然后下马步战，即使有骑兵，也都是以轻骑兵为主。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重骑兵不符合外战的需要。

然而，自天宝年间，东北边军在安禄山的主持之下，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重骑兵——曳落河。曳落河以同罗骑兵为基础，勇猛非常，而且是安禄山的私人武装，军中之人都是安禄山的干儿子。靠着曳落河，向来不以骑兵见长的东北边军硬是在后来的叛乱中凭借骑兵所向披靡。此时安禄山已死，安庆绪继承了皇位，曳落河也就成了安庆绪的私人武装。

战场上冲来的重骑兵队里，有大量的曳落河战士。官军们在去年的陈涛斜之战时就听说过曳落河的威力，此时方才真正见识到。叛军重骑兵披挂重甲，冲入官军退却的方阵，无情地撕开了重步兵的防御。官军的退却因此变成了溃败，往前军军营混乱地退回。叛军趁势掩杀，一边追击溃兵，一边抢夺毁坏营中的粮草辎重。

前军营中，主将李嗣业紧锁眉头，眼看着面前的乱局，他对左右道：“今日之事，如若不以死抵抗，那就又是一场全军覆没了！”只见他卸去身上的重甲，赤膊着上身，肉坦而出，手执一柄巨大的陌刀，站立于乱军之前。

“我乃李嗣业，贼将受死！”李嗣业大声吼道。他是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诱饵，引动叛军的集中攻击。

叛军骑兵已经攻入了营寨，见到李嗣业这个活靶子，纷纷策马冲了过去，准备收割人头。就在这时，寒光闪动，最当前的骑兵连人带马被李嗣业的陌刀劈成了两半。

当其刀者，人马俱碎。

李嗣业壮硕伟岸的身躯如同铁塔，犹如洪流中一尊不屈的砥柱，挥舞着陌刀，接连砍死了冲在前面的数十名叛军骑兵。而在李嗣业身后，部下们纷纷聚集起来，以李嗣业为中心，手持陌刀，结成了新的战阵。于是李嗣业呼喝指引，唐军步兵各执长刀，如墙而进，用血

肉之躯击碎了叛军重骑兵的冲击。

前军终于稳定了下来。身后的兵阵越来越壮大，李嗣业身先士卒，继续带领战阵前推，冲在最前的叛军望风披靡。

最初的交锋，逐渐变成了惨烈的拉锯。双方一支又一支地投入预备队，生力军也逐个加入了战场。

朔方军，出击！

陇右军，出击！

河西军，出击！

南蛮兵，出击！

郭子仪作为指挥官，一点点地把手里的牌打出去。西北兵虽然身经百战，但叛军同样也是大唐军事体系下训练出的精锐。他们各自都熟悉对方的战法，只能用最朴实的方法硬碰硬地对战，一点点投入各自的预备队。一时间战线胶着，始终不分胜败。

“将凤翔军也投进去！”广平王的眼睛涨红着血丝，咬牙下令道。凤翔度知兵马使王难得奉命出战，带领麾下将士杀了出去。

凤翔军是皇帝直属的御营兵马，陈涛斜之战后，中央军损失殆尽，御营兵马就只有这么一点，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动用的。郭子仪知道，广平王已经打出手里攥的最后一张牌了。

御营兵马进入战场之后，立刻陷入苦战，前军裨将领兵陷入了敌阵之中。王难得带领一队人前去营救，却被叛军一箭射中了眼眉，时血流如注，垂下的眼皮遮住了眼睛。战场危机，实际稍纵即逝，王难得一把拔去箭头，扯掉肉皮，虽是血流满面，但仍然奋勇作战，不下战场。

香积寺北原的激战从上午打到下午，依然是难解难分的状态。而这时，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侦察到了一个关键的情报：唐军大阵的东边树林中，埋伏着大量叛军骑兵！

得到了这个情报，唐军将领们吊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经过了两年交战，郭子仪、仆固怀恩等朔方将领已经摸出了叛军的一套固有打法：正兵吸引注意力后，再出奇兵攻击官军的薄弱环节，最终两边夹击，取得胜利。郭子仪上一次攻打长安失利以及潼关之战，官军都是输在叛军的这套打法上。所以这次，郭子仪等人早就预料到叛军会像上次一样准备一支奇兵，打击官军的侧翼，但是这支奇兵在哪里、到哪去、打哪里，都还不能完全摸透。如今，叛军这张底牌被仆固怀恩发现了，那一切都好办了。

仆固怀恩果断带领回纥骑兵，向树林里埋伏的叛军骑兵出击。

官军缺少骑兵，回纥骑兵对官军来说极为珍贵，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已经到了动用这支骑兵的时候。四千回纥骑兵冲向那支暴露了行踪的叛军，一番激战，将其一举歼灭。

胜利女神开始眷顾大唐将士们了，歼灭叛军骑兵之后，仆固怀恩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叛军的后方已经空虚，这个弱点明明白白地暴露了出来。

而唐军也立刻抓住了这个战机，主帅立刻下令，调集剩下的所有预备队，杀到叛军的阵后去！

仆固怀恩带着回纥骑兵，来不及打扫刚刚结束的战场，立即向敌军阵后进发。方才与叛军交战的李嗣业所率领的安西、北庭军，激战半日后因伤亡被友军换下阵来，此时刚刚休整了一会儿，闻讯便立刻出发，重新加入了战斗。

叛军没有料到刚才派出偷袭的精锐骑兵会被全歼，直到被打到屁股时，才发现回纥兵和安西兵的行踪，但已经太迟了。唐军前后夹攻，叛军终于支撑不住，全线崩溃。溃逃中，叛军士兵被官军夹击掩杀，整个神禾原成了修罗场。

杀戮一直持续到傍晚酉时，六万叛军士兵被杀，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余的叛军仓皇逃入了长安城。

这个夜晚，城外的官军都能听见长安城内混乱的喧嚣声。仆固怀恩反复建议趁叛军兵败未稳之际杀入城中，但广平王李俶却始终没有答应，他的心里，萦绕着另一桩心事。

趁乱杀入长安，会给这座国都带来怎样的浩劫？

城内是乱哄哄的败兵，城外是鱼龙混杂的各路联军，两边都不是什么善茬。更何况今日一番苦战，将士需要胜利的犒赏。如今军中入不敷出，哪里有钱帛来犒赏将士？在混乱中进城，很可能会演变成无序的劫掠。长安的百姓们这几日原本就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可让他们又再平添一层苦难？届时大唐收复一座满目疮痍的长安，又有什么意义？

还有回纥人，据说当初皇帝答应过太子叶护，收复长安之后，土地城池归大唐所有，从叛军那里缴获的钱财、奴仆都归回纥。回纥只有四千人，若是满足了回纥人，剩下十五万大军又应该用什么来满足？细想之下，简直不寒而栗。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李俶和元帅府长史李泌在一起，整整商议到了天明。天明之后，城中细作来报，叛军主将安守忠、李归仁等人趁夜逃走，长安已经扫干净屋子，等待王师的入城。

于是，香积寺大战之后的次日，唐军正式入城，长安宣告收复。

入城之际，李俶忽然在太子叶护的马前下拜，求道：“如今刚刚克复西京长安，如果大肆进行抢掠，那么在东京洛阳的人们就会为叛军死守，难以再攻取。当初答应回纥的钱帛与奴仆，希望到东京后再履行约定。”

大唐的准皇储向回纥王子下拜，这是开国以来头一遭。太子叶护连忙滚鞍下马，向李俶回拜，按照回纥最谦卑的礼节，跪下捧着广平王的脚说道：“当为殿下立刻前往东京！”随即也不入城，与仆固怀恩率领回纥、西域的军队从长安城南经过，在城外扎营，不再进入长安城。

连军纪最差的回纥兵都放弃了抢劫，其他各路大军更是没有理由再去劫掠。一场全城的抢

劫，最终消弭于无形。

听闻这个消息的长安百姓，见到李俶后纷纷下拜，边哭边说：“广平王真乃华夷各族之主！”

李俶能感觉到，长安百姓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

隐者归隐，王者归来

避难于巴蜀的日子里，李隆基渐渐发现，他的权力正在一点点地消散。

权力有很多依仗，比如军队、经济、财富等，可归根到底，权力是人心的映射。人们服从权力，只是因为权力扎根在了人心之中。李隆基御宇多年，天下士庶百姓无不服从，于是乎，他真的觉得自己就是权力本身。成为太上皇之后，李隆基保留了继续颁发诰令的权力，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诰令继续向天下发号施令，保留原本的皇帝大权。殊不知，一旦人心之中权力的幻象散去，李隆基不过只是一个畏缩怕事的普通老人而已。

这些日子，大唐的州郡经历了一场用脚投票的过程。唐军与叛军的战报缓慢地向州郡传递，人们知道了新皇继位的消息，还知道了新皇正带领朔方军与叛军艰苦卓绝地交战。这个消息成了支撑大唐帝国继续运行的希望。从遥远的安西、北庭，到江南、岭南，州郡们在权衡之下都接受了灵武朝廷，遵从它的诏令，接受它的指挥。

而来自巴蜀的太上皇诰令，则渐渐行不通了。

众目睽睽，天下人看得很清楚，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是谁率领军民奋战，又是谁抛弃了宗庙社稷，逃往了偏僻的巴蜀。百姓们的逻辑很简单：谁真正在保护百姓，百姓就会拥护谁、支持谁。就像睢阳城破之时，张巡最后一次遥拜的方向，是向着灵武而不是成都的方向。

挫败感自入蜀以来就始终伴随着李隆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开元天宝盛世因为他而成就，却也因为他而灰飞烟灭。他不愿意承认，天下的骚乱闹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的问题。可既然不是他的问题，那天下闹到如此地步，又应该归咎于谁呢？

李隆基认为，应该归咎于宰相们。

他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过开元与天宝朝的历代宰相们，谈论中，李隆基开启了毒舌技能，毫不留情地批驳了他在位期间的历任宰相。除了有贤相之名的姚崇之外，其余每位宰相都得到了李隆基的一句不客气的评价。

宋璟？不过是沽名钓誉，贩卖自己忠直之臣的人设而已。

张说？不过是一切从权，被动应对朝局罢了。

他按照时间顺序，将宰相们一个个点评了下去。不得不佩服李隆基识人的毒辣眼光，他对每位宰相的评价，虽然刻薄，却都切中肯綮。尤其是李隆基评价李林甫，说他妒贤嫉能，无人能比，安禄山之祸，最初还得肇因于李林甫当政的时候。

这时，对谈的裴士淹不客气地打断道：“陛下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让他当这么久的宰相呢？”

这个问题，李隆基默然不语，无法回答。他知道裴士淹说得没错，当初是李隆基自己选择

了这些宰相们，而每一个选择也都是经过了各种权谋与治国方面的考量。既然如此，李隆基就要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承担结果。

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指挥的香积寺之战后，长安克复，李亨使人带着告捷的露布，从凤翔一路驰往蜀郡报告李隆基。消息所到之处，士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而新皇李亨的威望也得到了进一步上升。

对于这个消息，李隆基和巴蜀中央的臣僚们也都是喜出望外。但与露布奏捷接踵而来的，还有李亨的“奏表”，要请太上皇李隆基回到长安，重新登基为帝。李亨表示，自己愿意重新回东宫做太子，乖乖担任老皇帝的储君。这个说法，也与当初李亨登基时的说辞一致。但时移世易，看到李亨的这封奏表，李隆基却陷入了恐惧之中。

李隆基确实已经到了年老昏聩的时候，但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却丝毫没有随着时间而一起消散。他对幽黯的人心实在太了解了，他的儿子李亨做了二十年的太子，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严密的控制，难道李亨真心愿意乖乖让出皇位，继续做一个饱受压力的太子？自他懂事起，他就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凭空让出的权力，也没有白白得到的权柄。李亨与他虽然有父子之情，但到底都是权力游戏中的玩家，而权力场上终究没有纯粹的父子情。这辈子他经历的父子相争、兄弟相残，还少么？

而且李亨的这封奏表中，通篇都是虚伪的政治说辞、官样文章，从文字里，李隆基看不出什么真心。纵然李亨真的愿意做戏做全套，将皇位让出来，也定然不可能将手中的实权拱手让出，到时候李隆基就是一个傀儡皇帝，李亨则是实权太子。人为刀俎，他为鱼肉，这番景象，真让李隆基不寒而栗。

彷徨之中，李隆基食不下咽，最终与侍臣商议后，照着李亨的奏表回复了一篇同样是官样文章的“诰令”，大意便是：“你的功劳大，天子之位仍是交给你。你当留给我一个剑南道，供养我的起居，从此不再回长安了。”

李隆基不知道的是，关于李亨的这封奏表，一个月前在凤翔也发生过一番争论。

奏捷书在长安克复的次日就从凤翔的皇帝那里发往巴蜀，李亨同时下令跟随大军在长安的元帅府长史、他的好朋友李泌马上到凤翔，商议大事。一天后，李泌赶回长安，从李亨这里听说了这件事情，听完之后李泌问的第一句话便是：“这封奏表还可以紧急追回吗？”当李泌确认传信的使者已经走远，不可能追回来后，便说道：“太上皇定然是不会返京了。”

李亨大惊，忙问缘由。李泌只是回答：“情理之中，情势之内。”

写这封奏表时，李亨多半是真心想要太上皇回京的。因为如果太上皇始终留在成都，那南北两个中央并立的局面便始终不能消除，李亨的皇位也就始终缭绕着“得位不正”的阴影。可是永王李璘案才刚刚过去不久，李亨对于他那个父亲仍旧有心结未解，因此才写出一篇满口官话套话的书信来。却没有设身处地地想想，换做是他接到这封信，到底还敢不敢来长安。“那我们如之奈何？”李亨急忙问道。

“如今，便请陛下再带领群臣写一封‘贺表’，用真情来打动太上皇，这样便有希望了。”李泌答道。

于是李亨立即让李泌起草。李泌挥笔写就一篇，李亨捧卷而读，读罢，已经泪湿沾巾：“朕原本就是真心想把帝位复归上皇。现在听了先生的话，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当即下令宦官带着新的贺表入蜀。

“自马嵬时，京畿父老请臣留下；后在灵武，群臣请臣晋位，都是势不得已。如今终于成功克服西京，儿心中所思所恋，都是与父的晨省昏定之情，还请上皇尽快回京，让儿能以再次奉养，以尽孝心。”

读着李亨再次送来的奏表，李隆基连日的忧惧这才得以平息，逐渐转忧为喜。许久没有进食的李隆基下令开饭，让随行的伶官与乐师奏乐起舞，宴请蜀中的臣僚。随即下了诰令，确定了返回西京的日期，并派出使者通知在凤翔的皇帝李亨。

成都的使者将太上皇的诰令传达，李亨闻听后大喜，高兴地召来了李泌，亲口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说：“这都是爱卿的功劳！”皇帝一脸的欣喜，没有注意到李泌的神情却微微有些落寞。

“陛下，如今既然各项大事都已经安顿妥帖，还请陛下恩准李泌，辞官归隐山林去。”李泌请求道。

李亨万没想到好友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辞职，怔怔地看着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事情还要回到一个月前。那时，李泌为皇帝起草好请太上皇东归的贺表后，被李亨留在了宫中。殿里没有旁人，只有他们两人一起举杯对饮。

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到如今，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他们衣不解甲，马不释鞍，直到现在，方才收获了胜利的果实。这胜利既属于总揽万机的李亨，也属于运筹帷幄的李泌。所以李亨将李泌留下，他们两人共同庆祝。二人都喝得大醉，然后同床而睡，像是二十多年前在东宫里一样。

他们不知畅饮了多久，忽然听见门外一个尖锐的声音道：“臣李辅国求见。”

李辅国是服侍了李亨多年的阉宦，这些年来李亨在东宫被四处排挤，李泌也被迫离开东宫，归隐山林，李亨所能仰仗的，只有日夜共寝的妻子张良娣以及随身的阉宦。李辅国便是其中最体己的阉人。后来李亨在灵武重建朝廷，李辅国有重要的拥戴之功。李亨在朝中根基薄弱，除了仰仗李泌这样的发小，主要靠的便是李辅国等熟悉的阉人。

这时，李辅国笑吟吟地走了进来，向着皇帝行礼：“听闻李侍谋回来，辅国便赶忙过来，将宫禁中的符契与钥匙交接于李侍谋。”

“宫中的契钥，理应由中官执掌，李泌怎敢僭越。”李泌推辞道。

“长源（李泌的表字）说得没错，辅国，这契钥你且留下！”李亨也赞同李泌的意见。李辅国诺诺连声，礼毕便退了下去。

这已经不是李泌与李辅国的第一次照面了，自从李泌来到灵武，便与李辅国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这一次李辅国来找李泌，更像是一场示威，暗自向李泌宣示自己在内廷的地位。李辅国与皇帝妻子张良娣（尚未封为皇后）过从甚密，已经在内廷铺就了一张关系网络。几

个月前，李辅国与张良娣一起合谋，诬陷皇帝第三个儿子、建宁王李倓，导致李倓被皇帝赐死，这件事情让满朝文武都不寒而栗。

往后进入长安，李泌若要继续留在中枢，势必会与李辅国等内廷宦官，甚至是与张良娣出现更为尖锐的矛盾。李泌归根到底是清高而淡泊的修士，这种“办公室斗争”虽然原理上与治国差不多，李泌也明白应该怎么做，但他的内心却十分抗拒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事。

对李泌来说，他已经完成了当初皇帝托付给他的任务，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如今也到了该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听得李泌请辞的话，李亨默然良久，最终还是同意了李泌的请求，允许他前往南岳衡山归隐，但仍然为他保留三品俸禄的供养，并表示在朝中，始终会空一个位置给他。

颠簸着通过了漫长而险峻的蜀道，太上皇李隆基终于在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了凤翔，随行的还有侍臣们和六百卫兵，内侍监高力士也在其中。李隆基下令六百卫兵卸去兵甲，解除武装，将装备留在凤翔的武库中，然后轻装简行，继续往长安而去。

殿中监李辅国受李亨之命，带领三千骑兵迎接太上皇的到来。

高力士听说，如今李辅国权倾朝野，在朝廷党羽遍布，权力远甚于当年的高力士本人。李辅国曾是高力士的仆从，此番见到高力士，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恭敬。

在三千兵甲的护卫下，车驾继续向长安进发。经过马嵬驿时，车驾停下，李隆基在高力士的搀扶下，再一次眺望这片土地。马嵬坡下埋着杨贵妃的尸体，但经历了兵荒马乱，连同驿馆在内的各处设施都损毁严重，如今已然找不到当初埋葬的地方了。

高力士和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都是马嵬驿之变的参与者，高力士亲手缢杀了杨贵妃，而陈玄礼则领导了士卒们的兵谏，但李隆基也体谅他们的行为，若非高力士和陈玄礼的周旋，在马嵬驿便不止是士卒起哄杀死杨贵妃兄妹几人而已了。这两年在成都，高力士和陈玄礼依旧是李隆基最贴心的侍臣。

皇帝李亨准备了天子法驾，在渭水南的望贤宫迎接李隆基的到来。李隆基登上望贤宫的南楼，只见李亨已经换下了皇帝御用的黄袍，穿着大臣的紫袍，在南楼前下马，小步趋上城楼。李隆基也下了楼，父子两人终于相见，哭在了一起。李隆基解下自己身上的黄袍，披在李亨的身上。

这是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场景，南北两个大唐中央朝廷，终于在这一刻宣告合流了。

但此时的长安，已经满目疮痍，国库烧毁之后空空如也，连供奉着李唐历代列祖列宗的太庙，也被叛军付之一炬。李隆基只有在大明宫长东殿，面对临时设下的宗庙灵位久久地哭泣。

他是缔造了大唐最辉煌时代的帝王，但他缔造的这些辉煌，已经随着渔阳的惊天鼙鼓烟消云散了。

这一天，李隆基在大明宫的含元殿接受百官的朝拜，亲口宣告将国政交给新的皇帝。当

日，他将大明宫交给皇帝，住进了兴庆宫。这是当年他做宗王时居住的住所，如今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

诡异的胜利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范阳冰天雪地，寒风彻骨。“大燕”政权的范阳节度使史思明登城而望，只见城下黑压压地聚集着数万败归的叛军。败军中，有李归仁所率的数千曳落河，还有同罗骑兵、东北各胡部蕃兵数万人，他们虽然军容不整，但随身满是沿途剽掠来的财宝家什，有的甚至还带着三两个男女奴婢，嘈杂声中夹杂着被掳奴婢们的哭声，还有军汉们的呵斥声，场面混乱不堪。

史思明派去的招揽使们正在败兵中间重新为他们整编安顿，分发粮草物资。幽燕的严寒足以冻死壮汉和马匹，这些败兵们只能依靠史思明的接济。史思明相信，不出数日，这数万败兵便能成为效忠于他的精锐武装。

这些败兵都是从新店的战场上败退回来的。“大燕”十五万精锐，不知有多少折损在新店的战场上。

长安克复后，唐军没有停留，继续追击叛军，沿途夺回了潼关，逼近了“大燕皇帝”安庆绪盘踞的洛阳城。安庆绪调集洛阳所有兵力，连同长安撤回的败军，一共十五万人，在陕郡附近的新店再次与唐军决战。在唐军与回纥骑兵的合击之下，燕军再次大败，尸横遍野。

广平王李俶、郭子仪攻入了陕郡郡城，而在东南方向，大唐的河南节度使张镐也率领江浙、淮南各路唐军收复了睢阳。洛阳的安庆绪已经陷入了被合围之势，不得不放弃洛阳，杀掉所俘获的唐将哥舒翰、程千里，以及被俘的睢阳太守许远，北上撤退到邺城（今河南安阳），随身兵马只剩下了步卒千人、骑兵三百。幸好颍川的田承嗣、上党的蔡希德等其他几路人马也汇聚到邺城，使得兵力再度达到六万人，安庆绪的实力这时方才恢复。

新店之战中败退下的败兵，一边沿途抢劫，一边仓皇逃窜，一直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范阳。这些败兵大多数被史思明收编，只有同罗部因为素来与东北边军的关系不佳，所以拒绝归附。于是史思明纵兵将其击破，夺走了同罗部掳掠来的所有战利品。

对于安庆绪，史思明并不怎么感冒。当初在安禄山麾下时，史思明是真心拜服安禄山，所以才跟随他起兵的。可安庆绪又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主意没多少，话也说不利索的小辈而已。如今史思明掌管着范阳与恒阳等地，这里囤积着东北边军集团十几年来积攒的粮草与马匹，又有最精锐的重骑兵曳落河，以及数万从新店败退回的蕃兵，再加上原本的范阳留守大军，坐拥十三个州郡，拥有八万多人马，对安庆绪又有何惧？

这些年幽燕百姓们都说，“大燕”政权有“二圣”，其一自然是先帝安禄山，其二就是他史思明了。史思明虽然也是胡人，但不像安禄山那样有许多族人作为羽翼，他与幽燕的汉人家族关系更近。他娶的妻子也是本地豪族辛氏家的女儿。这一切，仿佛都注定了史思明会走一条不同于安禄山父子的路。

所以，当安庆绪在范阳屡次要求史思明派兵增援时，史思明直接假装掉线，对安庆绪的调令置之不理。安庆绪没办法，便派出“大燕宰相”阿史那承庆和大将安守忠前往范阳，到史思明家门口来直接征调。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在东北边军中的资历不在史思明之下，这次前来，据报还带来了数千精锐骑兵，显然来者不善。可安庆绪毕竟是整个燕政权的皇帝，与史思明有着君臣关系，史思明不方便带兵相抗。整个史思明辖区如临大敌，却又不得不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通行。

判官耿仁智冒死进言：“大夫之所以竭力为安氏效力，不如说是迫于安氏的威势。现在唐朝中兴，当今皇帝仁义贤明，大夫若能率部归服朝廷，实在是转祸为福的一条出路。”

东北边军的叛乱，主导者是安禄山等边将集团，而边军将士中，向往大唐朝廷的仍然不在少数。这一点，史思明早已知晓，但此时耿仁智的进言却启发了他，心中一条计策浮现出来。

唐军与安庆绪势力在长安到邺城的一线决战之际，范阳也成了燕政权后方的焦点，汇聚了各方势力派出的谍报人员，有安庆绪派来的，有唐廷派来的，甚至还有来自回纥、契丹、新罗等地方的间谍。其中，唐廷对范阳的间谍工作从未停歇。裨将乌承玘便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派来的间谍。这时他也劝史思明说：“大唐已经复兴，安庆绪就好似树叶上的露水，难以长久。大夫何必与他一起灭亡！如果归顺朝廷，就可以洗刷掉以前背叛的过错，真是易于反掌。”

相同的话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意义是不同的。听了乌承玘的这一番话，史思明已经摸出了唐廷的底牌，心中也就有了计较。

范阳城外，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领五千劲骑抵达，远远望见史思明已在城下领着大军列阵迎接。于是阿史那承庆命令停下，两边相隔一里之地，遥遥相对。

他们原本奉了安庆绪的命令，名为调集范阳兵南下支援邺城危局，实际上是要效法古人“单骑夺帅”的计谋，趁史思明不备挟持住他，进而控制整个范阳的屯兵。然而眼看史思明大军列阵，看规模有数万之众，显然已经有了防备。他们只有区区五千人，硬碰硬绝对不是数万大军的对手。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的计划到现在已经失败了。

这时史思明传信说：“阿史那相公还有安将军远道而来，我军将士不胜欣喜。但是我们边兵向来怯懦，害怕相公您的精兵，所以实在不敢再前来迎接，希望你们的士兵收起弓箭刀枪，使范阳的士兵安心。”

这样的形势，只能抛却正面对抗的想法，暂且与史思明周旋，以观其变了。阿史那承庆答应了史思明的请求，下令偃旗息鼓。阿史那承庆与安守忠带着少数亲信入城，史思明早已在官邸的内厅摆下酒宴，众人一起饮酒作乐起来。

觥筹交错之间，他们不知不觉喝到了第二天天明。史思明做事滴水不漏，阿史那承庆和部下没有找到任何动手的机会，自己却已经醉了。天亮之后，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在酒醉中醒来，却发现身边围绕着全副武装的范阳军士，这时阿史那承庆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史思明控制了。

而城外的五千劲骑，早已在昨天晚上被史思明派人收缴了武器，该遣散的发放路费遣散，愿意留下的重赏之后收编，如今这支队伍，大部分欢欣鼓舞地成了史思明麾下的精锐骑兵。

擒获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随后的一切便都在史思明行云流水的操作下逐一完成了。

首先，史思明正式派人上表唐廷，表示愿意带领麾下十三州郡归降。皇帝李亨闻讯之后，欣然接受了投诚，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观察使，一如当年叛乱前安禄山的官职。

其次（而且几乎同时），史思明派人将常山太守张忠志召回范阳，另派心腹薛萼就任，火速占据了井陘关这处关键命脉。这一步棋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史思明是要防止河东的李光弼进入河北。只要保证河北的门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河北便可以继续成为他的私人王国，唐廷休想染指。

然后，史思明进一步扩大自己在河北的势力。他派遣儿子史朝义领兵五千进驻冀州，又派部将令狐彰去往博州（博陵）担任刺史，逐一吞并这些原本效忠于安庆绪的地区。这时，朝廷派来抚慰河北州郡的内侍李思敬、乌承恩已经到达了河北，史思明便派兵护送宦官乌承恩，带着唐廷的令旨在河北搞了个大巡游，从沧州、瀛洲，到德州、深州，河北州郡在唐廷的令旨下立刻归降，整个河北就只剩下邺城（相州）一个州郡未曾归附了。

然而只要井陘把守在史思明的手中，唐廷的官军就不能进入这些归降的州郡。这些州郡与其说是回归大唐的怀抱，不如说是落入了史思明的手中。

和狠辣的安禄山相比，史思明更加深沉而机警。唐廷派来的宦官在史思明的热情招待下，带着“收复河北”的滔天之功美滋滋地回京复命了，在皇帝面前极力夸赞史思明的忠心，皇帝于是更加宠幸这个归降的叛将。而史思明也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谋划，攀登着他渴望已久的权力高峰。

这场乱局远未停止，后人都知道，这场叛乱最终将以“安史之乱”的名号记载在史册上。

为了庆祝大唐收复两京与河北，第二年正月，唐廷下诏改元“乾元”。只是天下百废待兴，天宝年间为了庆祝那所谓的盛世而搞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比如官员的称谓，州郡的名称，诏书里统统将其恢复到开元年间的样子。当初为了攀比尧舜的古制，将“年”改称为“载”，以彰显大唐已经进入了可以比拟尧舜的理想社会，如今再这么称呼，就无异于打朝廷的脸了，所以这一年恢复为“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史思明归降之后，河北进入了短暂而诡异的和平。尽管如此，河北终究是在形式上回归了大唐，颜真卿也因此欣喜地找到了兄长颜杲卿的儿子颜泉明。颜泉明在常山城破后被史思明收留，史思明归降之后，终于将颜泉明放回，叔侄二人这才得以相见。

他们在洛阳遍寻颜杲卿和颜季明父子二人的尸身。颜杲卿当初和袁履谦二人在天津桥外被凌迟而死，皮肉被寸寸剃下，惨不忍睹。但幸而有好心的洛阳百姓偷偷将颜杲卿、袁履谦的尸骨保存下来，这次终于被颜真卿、颜泉明找到。但颜杲卿之子颜季明却是被梟首示众的，所寻到的，只有一颗头颅而已。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三日夜，灯火昏黄之下，颜真卿饮下一坛苦酒，在微醺中提笔草拟着追悼侄儿季明的祭文，“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

写着写着，压抑于心中的悲愤再度潮水般涌来，侄儿颜季明往日的音容笑貌仿佛昨日。颜氏一门几代人才济济，而季明又是小一辈中的佼佼者，仪表堂堂，文采出众，如宗庙瑚璉、阶庭兰玉。但是，却因为叛军骤然掀起的滔天巨浪而走上了不归路，他在叛军面前宁死不屈，最终粉身碎骨。

“父陷子死，巢倾卵覆。”颜真卿写到此处，已然是愤懑填膺，热泪盈眶。简简单单八个字，背后却是一座城池的沦陷，和一个家庭的破亡。

他走笔如龙，书法却因情绪波动而凌乱起来。此刻的夜里万籁俱寂，只有一豆烛火的微光，但颜真卿的心中却犹如巨浪滔天。他恨，恨这些荼毒生灵的贼寇；他怒，怒这打碎了一切美好与繁华的祸乱。这几年烽火连天，殒命的不只是自己的兄长和侄儿，还有更多正处于菁菁年华，本该成为下一代希望的年轻人。可这整整一代人，都毁在了野蛮人的铁蹄与刀兵之下。

一篇《祭侄文稿》一气呵成，写到最后，已经是纵笔豪放，一泻千里，沉痛悲愤之情，溢于笔端。而终笔之处，是他长长的嗟叹。

呜呼哀哉！

救救天下，救救孩子！

战邳城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细草微风，但却遍地荒芜。一个满面风霜的中年男人独自骑着一匹瘦马，从洛阳而来，沿涧河向西而行。这是河洛地区最肥沃的一片农田，但沿途到处只见荒草与残垣。农忙时节眼看要过了，但这些农田因为战乱无法及时播种和耕种，这一季的收获势必将没有指望，届时只会有更为深重的饥荒。行不过五十里，男子抵达了新安县城。进入县城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末日般的场景。

偌大的县城混乱不堪，喧哗四起，胥吏们手持棍棒和绳索，四处寻找着壮丁。可城中尽是老弱，所能索到的，只有一些根本不堪称之为“壮丁”的老弱们。这些或瘦小，或年迈的男丁被绳子套着，全都不知所措，和他们的家人们哭成了一片。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仓皇和惊恐。邳城传来消息，大唐各路联军在前线遭遇惨败，二十万大军瓦解溃散。原本眼看就要平定的叛军，此时再度卷土重来，向着洛阳进逼。可官军的精锐已经在邳城前线覆没了，东京洛阳又哪里有足够的兵力来抵御？朝廷能做的，只有继续在洛阳附近征兵。

“打了四年的仗，这个小县城里哪里还能征得到丁壮？”中年男人上前，对胥吏说道。

“你是何人？”胥吏看上去与他年纪相仿，一望便知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吏。这胥吏打量着他，虽然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年纪，但一看就知道没怎么挨过饿，倒是个充军的好壮丁。

“我乃华州司功参军杜甫，有告身在此。”这个满面风霜的中年男人，便是杜甫。一年前，杜甫因为上书为宰相房琯说情，触怒了皇帝，被贬到华州担任参军的职位。这次他在洛阳听说了邳城战败的消息，便紧急出发赶回华州任上。

官吏有别，杜甫虽然是小官，但也是从七品的军官，是华州军区的重要参谋官，不是寻常不入流的小吏所能比的。因此胥吏不敢造次。“州府昨夜下的军帖上说了，军情火急，没有壮丁，只得征发中男去守东京城。”胥吏摊手道，“我等也是奉令行事不是？”

“可你们征来的中男，又怎么能守住东京？”杜甫看着眼前被征来的男丁，很多都是毛还没长齐的大孩子，躲在送行的母亲身旁瑟瑟发抖。

胥吏也没有回答，看着这些或瘦小、或肥矮的“中男”们陷入了沉默。涧河水映着橙黄的暮色哗哗地流淌，流水声中缭绕着百姓们的哭声。

一个瘦小的少年独自一人，无人陪伴送行，孤零零地哭着。杜甫走上前，伸出手来为他擦去眼泪：“别哭了，孩子。再哭的话，眼泪就哭干了。天地不仁而又无情，不要过度悲伤，徒然伤了身体。”

“前些日子俺还听说，官军马上就要打赢了，怎生一下子说败便败了？”少年哽咽着问道。

杜甫被这句话给问住了。是啊，不久之前平叛的局势还一片大好，杜甫还高兴地写下了“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这样的诗句来庆祝。不只是杜甫，甚至包括洛阳、

新安的胥吏百姓们在内，都想不明白，为何大好的局势，说败便败了呢？

半年前的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九路唐军向着叛军最后的堡垒——邺城聚集。这几路大军，包括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炆、兴平节度使李旼、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及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共七大节度使的主力大军，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及泽潞节度使王思礼也派出兵力支援。九大节度使，外加一路远道而来支援的平卢军，共计二十万大军。

这是十路大军相互协同的大兵团作战，势必需要一个元帅来统一指挥。可二十万大军几乎是唐廷的全部野战部队，这样的统帅，对皇帝来说远比一个安禄山、安庆绪更为可怕。原来的天下兵马元帅李俶（此时已改名为李豫）已经被封为太子，要留守长安，不便领兵。而军中最有威望的郭子仪、李光弼地位相当，很难选出一个元帅，皇帝也不放心将大军的权柄交给其中任何一个人。所以，十路大军索性不设元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作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没有指挥权，仅负责协调各路人马。

这几路大军中，有精锐的西北边军，有李光弼、郭子仪的朔方大军，军容强盛。虽然诸军协调不便，但靠着郭子仪、鲁炆、崔光远、李嗣业的几路军奋勇杀敌，终于在卫州大破安庆绪的主力，斩杀叛军三万人，俘虏千余。官军顺势将邺城团团围住。

此时邺城的安庆绪内部矛盾重重，又历经数次败绩，精锐尽丧，士气低落。官军围城之际，邺城已经摇摇欲坠。

但就在此时，范阳的史思明忽然撕毁了与唐廷的降表，率领十五万大军，分三路南下。先头部队以李归仁为将，迅速攻占了官军刚刚从安庆绪那里夺回的魏州。

情势一时间急转直下。

官军没有统帅而导致的种种问题终于显现了出来。面对史思明的到来，官军应对迟缓，既没有及时出击，也没有采取别的措施。宦官鱼朝恩甚至还给郭子仪、李光弼使绊子，阻止他们调兵遣将。各个军团围绕着邺城各自为战，其中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在攻城战斗中被乱箭射中，不幸去世。在围城战中，官军无法有效配合，只能绕着城池挖了三重堑壕，引水灌城，而这场大水却让邺城中想要归降的将士出不了城，根本无法联系到官军。

各路大军后勤不统一，长期围城之际，多路军都出现了粮草不足的危机。而史思明又派兵在四周袭扰，抢劫官军的粮草与牲畜。各路大军从上一年冬天围到下一年的春天，因为粮草短缺，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

终于，养精蓄锐已久的史思明大军终于出战了。安阳河北一场血战，官军最终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本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结局，要是当初李泌的计划被执行，官军直取幽燕，端掉史思明的大本营，这场叛乱在几年前就能得到平息。可惜的是，所有大好机会都被朝廷浪费了，大唐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了最坏的那一种。

这些残忍的故事，杜甫没有办法和这个少年说。一个小镇少年，又懂得什么战争或权谋？杜甫只能和他说，“贼心难料，官军不慎战败。不过孩子，你不要担心，这次去守洛阳，可以就着原先的营垒就食，练兵也在东都洛阳近郊。差役并不劳苦，你只需按照命令挖掘壕沟，壕沟也不会深得见水。”

“那我们朝廷，能打赢这仗吗？”少年睁大眼睛问道。

“这……”杜甫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朝廷必定是会赢的。官军是正义之师，也爱护士卒百姓，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到这里，杜甫的眼眶不知不觉湿润了，他对少年撒了一个谎，他隐隐能够预料，这场战争将会更加残酷，官军的形势也将更加艰难。官军的精锐部队已经败在了邺城外，洛阳门户大开，必定是守不住的，这批新安的丁男也许将会成为拉锯战中的炮灰。

但留给这个少年一个希望，也许会更好吧。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送行的人们呵，暂且不要泣血饮恨，前线的郭子仪郭仆射是个仁爱的将军，他会像父亲、兄长一样对待每一个卫戍的士卒！

离开新安，杜甫继续向西，行了两日，来到了陕州地界。陕州连年饥荒，满目可见萧索的景象，荒芜的淆函道上有狼群野兽出没。天色已晚，沿途的馆驿已经被战火毁坏殆尽，杜甫在一个叫作石壕村的地方停下，投宿在一户人家之中。这是个四口之家，家主是一对老夫妻，养着儿媳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孙子。

半夜时，杜甫被外边急促而暴躁的敲门声惊醒了。那是本县的衙役来征调劳役。黑暗中，老翁艰难地爬上墙根，绕墙逃遁。老翁逃出之后，老妇才步履蹒跚地走出院子，打开院门。

“老杀才，怎地这么久才开？死哪儿去了！”刚一拉开门闩，衙役便猛地推门走入，当先甩了老妇人一个耳光，厉声叫道。

老妇人痛叫一声跌倒在地，许久才爬起来。衙役进来将各个房间搜了个遍，发现除了军官身份的杜甫之外，就只有哺乳期的妇女和婴儿，不由得懊恼道：“你家的人去哪儿了！”

“差人且听，我家三个儿子，前些辰光被征调去了邺城，前日接到家中大郎来信，说那一仗我两个孩儿都已经战死了。哪还有别的劳役能出？”

杜甫方才知道，这一家的孩子们，已经有两个陨落在邺城那场不幸的战役中了。

这几日道听途说，杜甫也逐渐知晓了邺城之战的大概——那日安阳河北的决战中，史思明率领五万精兵与官军四路人马杀成一片，双方难解难分，惨烈无比。眼看郭子仪的援军摆好军阵杀来之际，却忽然狂风大作，黄沙漫天，吹沙拔木，天昏地暗，能见度近乎为零。两军在狂风中相继溃散，所有人马乱做一锅粥，叛军往北溃退，官军向南溃逃。其他几路官军还未交战，见友军溃退，也跟着往后逃，混乱中相互踩踏，死伤无数，就这样丢弃了兵甲辎重，逃回了黄河南岸。一场浩大的战役，最终却落得个戏剧般的结局。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那场战役中战死的每一个战士，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指望着他们的家庭，战死者已经离开人世，而他们活着的家人，还要背负痛苦活下去。

衙役听了老妇人的诉说，脸上微微现出一丝不忍之色，但仍是道：“你看这村里，谁家的儿郎没有出征在外的？每家都要与我说一通故事，我这差事还做不做了？”他指了指屋

内，“你家几个儿郎虽然去了邺城，但老汉不是还在么？朝廷征发民夫到河阳应急，每一家都是要出人出力的！”

河阳，是如今官府守卫洛阳的最前线。安阳河北的惨败之后，郭子仪收拾残部，切断了黄河上的河阳浮桥，退保河阳县城，在那里修筑工事。

老妇人的脸上现出了恐惧的神色。她的丈夫是家中最后的男丁，要是也被征发去做劳役，那这个家就真的垮了。

杜甫在一边想说点什么，但终究没有开口。他人微言轻，衙役又是奉令办差，他没法把错误归咎于在场的任何人，甚至没法归咎于官府、朝廷。虽然唐律中写着，朝廷征发兵役、劳役，要为每家每户留下守门的男丁，可军情紧急，前线确实需要大量民夫来服役，事急从权，官府想来也是万不得已。真正有错的，是这兵荒马乱的世界。

老妇人从一开始激动的状态中渐渐平静下来，抬起头，向差役道：“若是让家中老汉去，那我们一家都没法活了。还是让老妇去吧！我这一个老婆子，虽不中用，但还可以去河阳，为大军准备炊事，现在就可以出发……”

差役最终答应了老妇的请求，转头离开，去往另一家征丁。老汉跑了回来，与老妇人做最后的道别。夜晚的石壕村依旧骚动不已，杜甫在隔壁听着老妇与老汉轻声交谈，渐渐地，他们的低诉也查不可闻，只剩下老妇与老汉的呜咽，在黑夜中幽幽作响。第二天天明时，杜甫动身出发，家中只剩下了老汉，而那老妇人，已在当夜随差役离开了家。

道别只是默然，杜甫看着老汉麻木的脸，说不出更多的话。他只想到过去的这一晚上，不止此村，包括远近数百里的所有村庄里，都在上演着类似的生离死别。而这些生离死别汇聚在一起，最终成了难以言说的苦难。

这个国家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而承担着这一切并且负重前行的，正是这些无言的平民百姓们，他们心中的话语，又有谁人能为他们诉说？

从陕郡到潼关，又有两百里的路程，杜甫的脚力马力都不快，再加上沿途兵荒马乱，行了数日方到。

这几日消息传来，各路官军败退之后，流亡的兵卒在河南各地一边流窜，一边抢劫，奔逃回襄阳、淮南等各路节度使本镇，军势混乱不堪。只有李光弼等寥寥几支部队还保留有序的军容。唐廷终于吸取了教训，以郭子仪为元帅，统领各路节度兵马。可郭子仪又因为得罪了观军容使鱼朝恩，被鱼朝恩向皇帝打了小报告，邺城大败的责任全都被推到了郭子仪的头上。郭子仪随即被免除元帅之职，改由李光弼担任。

史思明获胜之后，在邺城外的军营里诱杀了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在邺城，自己率军返回范阳。回到范阳之后，史思明便自称“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大封麾下叛将。

天下的局势，再度变得迷茫起来。

杜甫来到潼关外时，整座关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工地。无数民夫在胥吏的催干下，辛劳地修造着新的防御工事。经历了多次争夺战，潼关已经残破，官府唯有让这些民夫加紧赶工，好建起新的关城。杜甫骑在马上，见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吏正在树下休憩，于是上前问

道：“差人，这又是在修造防备胡人的工事么？”

四年前，高仙芝、哥舒翰相继驻守潼关，便大修过一次工事，那时杜甫正在长安为官，探亲时恰好经过这里。人类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重蹈覆辙。这次修缮潼关之后，潼关又将会如何被叛军攻破？杜甫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此时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能看到朝廷最终平定叛乱的那天了。

老吏回头看了杜甫一眼，感觉到了他黯淡的神情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站起身来道：“官人，且下马跟我来看看。”

杜甫不知何意，下马跟着老吏往前步行了一段路，山路崎岖，他们复行数十步，来到了一处山崖前，忽然豁然开朗，太华与首阳两座大山并立雄峙，远远的黄河波涛如怒，整个宏伟无比的潼关就此尽收眼底。

在猎猎的风中，老吏指着前方的山嵎，大声道：“官人看这关隘，高得与云相连，连飞鸟都无法逾越。我世代就生长在这里，从没听说过哪一次，潼关是在敌军强攻时真的失守的。要是胡人叛贼再来，只要据守即可，何必担心长安的安危？”老吏又往另一边指道，“官人再看这条要道，只能留一辆车通过，要是情形真的紧急，只需持一杆长戟把守在此，便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杜甫听了，若有所思。这场“安史之乱”，每次的败局都不是因为叛军真的不可战胜，而是朝廷连施昏招，当初若不是斩了高仙芝、封常清，后来又催逼哥舒翰出战，便绝没有后来的一溃千里，生灵涂炭。

老吏继续道：“三年前在灵宝的桃林，将士们死得太冤了！一战之中，不知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掉进黄河，淹死变成了鱼。”他看着杜甫，笑了笑，“官人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人，若是能碰见这里的关将，可否为我们这些小吏们带句话？就说城中的吏民和士卒们，人人都愿意死战守关。只望关将莫要像哥舒公那样，白白折了我关中千万人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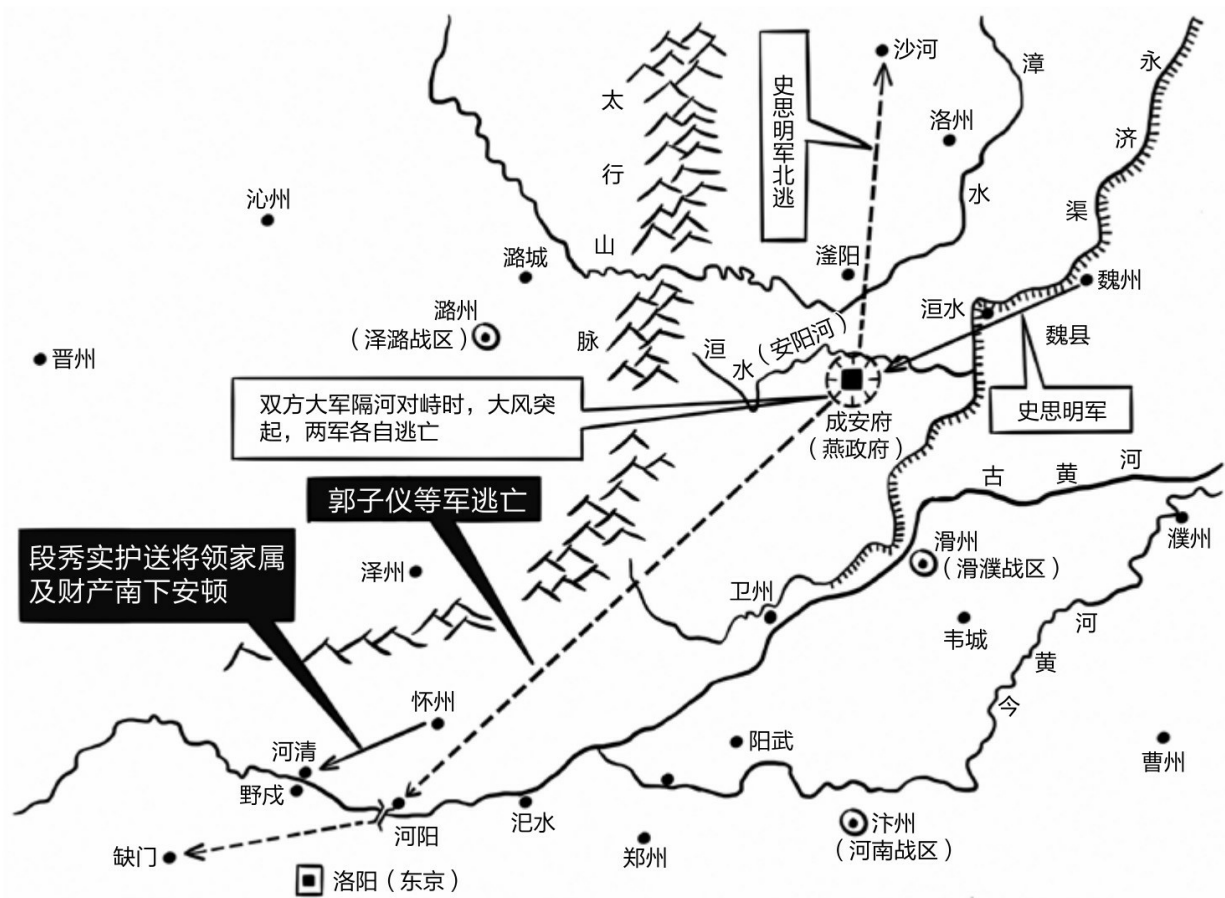
杜甫看着老吏的脸孔，那一刻忽然湿了眼眶——那是一张经历了沧桑与离乱的面庞，在风霜的摧折下沟壑纵横，但从老吏的面容里却感受不到消沉，只有关中汉子的热情朴实，以及蓬勃的希望。这些年，杜甫游走在长安洛阳的显贵门庭之间，见惯了颀颀的权贵、懦弱的公卿、傲慢的王侯、狂妄的将相，消磨了太多东西。而从这个老吏身上，杜甫忽然找到了曾经一度失去的自己。

那是带着悲悯、又留着纯真的勃勃刚强之气，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才有的百折不挠、九死无悔的意志！

这一路，杜甫见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又见到了太多的真情实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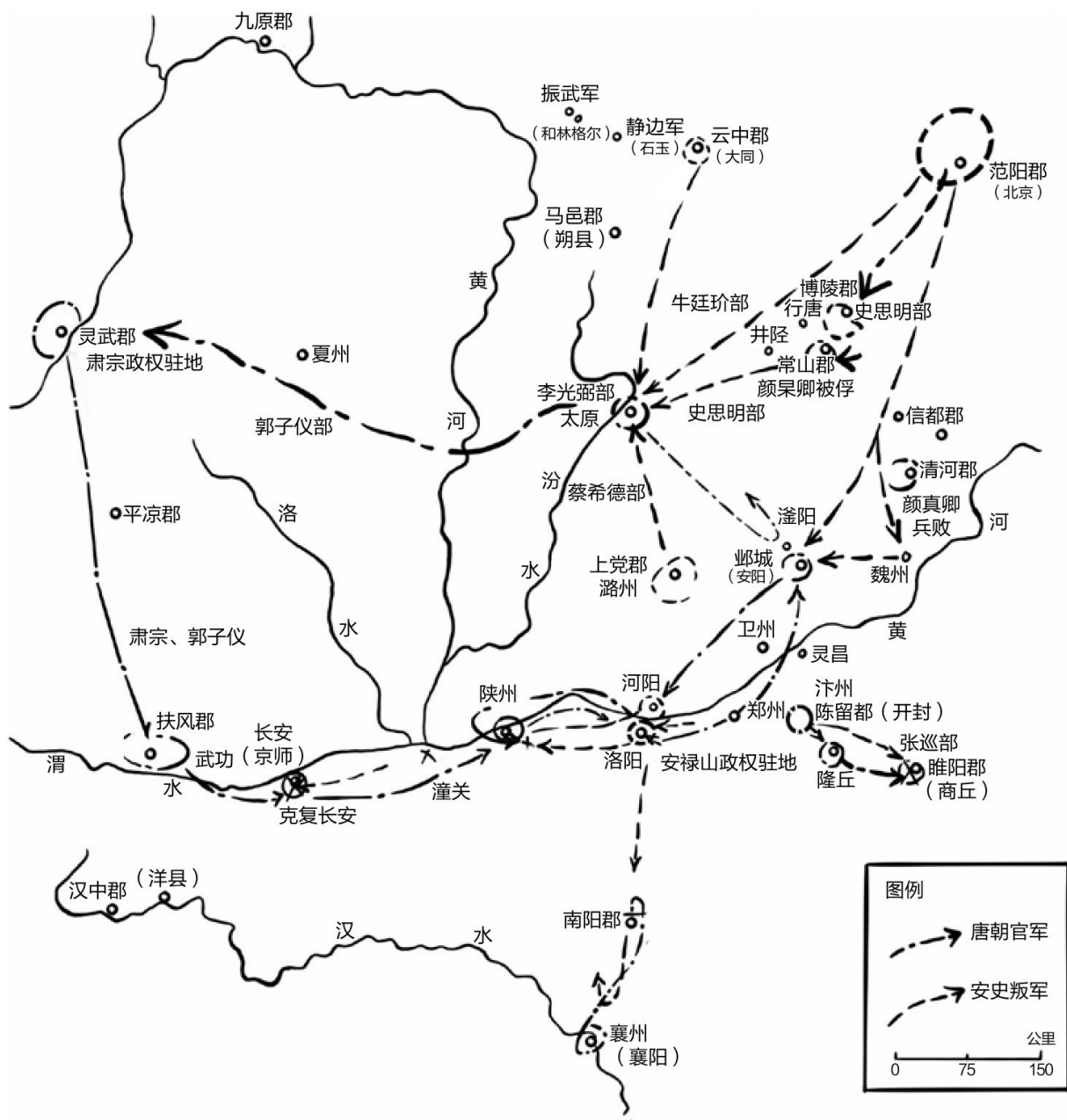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那是前日刚刚新婚的丈夫告别了他的妻子，准备前往河阳从军。临行之前，新妇还在勉励他的丈夫，不要为她担心。

邺城之战形势图



唐平安史之乱

第二阶段：长安陷落～邙城之战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他曾听一个流浪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从邺城战败逃归，却发现自己的家乡整个村庄都已破败无人，家人丧尽，他真正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此刻他只能继续回归行伍，再度踏上出征之路。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是一个年迈的老者，子孙都已经死去，只留下病弱的老妻。他无可眷顾，便投杖出门，准备加入队伍，为子孙报仇。临行前，却听到身后老妻伏在地上的悲啼。老者强忍悲痛安慰自己的妻子，两人互道分别前的劝勉，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但是人们依旧不屈从于命运，要奋起抗击。既然如此，杜甫又有什么理由自我消沉？

他向老吏点头告别，找回坐骑，继续奔行。他相信，大唐有这些人在，便不会亡。

第九章

劍外忽傳收蓟北

——重建一个大唐！

第二个睢阳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的子夜，河阳城。五百骑兵打着大唐的旗帜，在黑暗中来到了河阳城下。守门的唐军紧张地看着城外的不速之客，紧急通报守城在此的兵马使张用济，但夜色正浓，主将都已经熟睡，如何来得及通禀？

“我乃新任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是尔等的主帅！主帅要入城，何故还要通报？”城下是刚刚就任的李光弼，此时风尘仆仆，从原来的驻地河东赶来。只听他语气威严，沉声喝道，“开城！”

城头的守军都知道这位名震西北数十年的名将，甚至有些人还是当年李光弼在朔方时的旧部。此时见状，立刻打开了城门。李光弼也不停留，进入河阳城，领着五百骑兵穿过黄河浮桥，一路向南，往朔方军大营而去。当夜，李光弼和他的部下们便进入了洛阳城外的朔方行营。

新官上任的李光弼，也许是大唐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位元帅了。按照朝廷给的职权，他看似掌握了天下所有兵马，但实际上，来到朔方军大营之后，他除了自己带来的五百骑兵，未必指挥得动任何一支其他的军队。

朔方军这几天的行为已经形同作乱了。几天前，由于观军容使鱼朝恩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郭子仪，唐廷免去了郭子仪元帅之职，召其回京。这一命令，引发了整个朔方军的悲愤。邺城之败，明明是因为唐廷以鱼朝恩调度各军，导致大军指挥混乱从而引发溃败，此时却要怪罪一个根本不是统帅的郭子仪。将士们素来爱戴仁义治军的郭子仪，称呼他为“郭令公”，此时听闻消息，群情激愤，痛哭流涕，集体拦住了朝廷的传令宦官，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留郭令公在军中。

大唐建军百余年，第一次出现了普通士卒抗拒皇命，逼宫钦差的事情。

好在郭子仪是明智之人，在众将士威逼钦差宦官的时候，假称要送宦官离开，趁机跨上骏马，一溜烟地离开了军营。

四年前，范阳军反了，如今难道朔方军也要造反？郭子仪走后朔方军没有主帅，陷入了无人统领的状态，可谁也不敢来朔方军营招惹。他们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处于已反和未反的中间状态，在李光弼到达大营之前，没有人知道朔方军是不是真的反了。

李光弼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安史之乱持续到现在，唐廷在军中的威望已经严重受损，诸如“炸营”、逼宫这类事情，放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过去在潼关大营，朝廷只要派一个宦官，就能直接进入帅帐，在三军面前杀掉主帅高仙芝和封常清。可放到现在，你让一个宦官去杀一个节度使试试？朔方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他们彻底造反，到那时候，大唐失去了平叛的中坚力量，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在李光弼自己也是朔方军出身。当年名将王忠嗣曾有言，“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把李光弼视为自己的继承人。只是阴差阳错，李光弼在安禄山乱后成了河东节度使，到了此时方才重新执掌朔方。面对朔方军复杂的形势，李光弼当机立断，带领五百骑兵深夜悄咪

咪地摸进朔方行营，掌控节度使将印。重掌将印之后，李光弼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会。他下令，让朔方军驻扎在河阳等地的主要指挥官立刻来朔方大营开会，当面听取元帅的命令。

李光弼的将令传至河阳，兵马使张用济并不打算听从。前日李光弼在深夜趁他不备时过河阳、入朔方行营，这件事情令他十分愤慨。朔方军又不是叛军，李光弼作为新任节度使，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过了张用济的防区，这不是把他们当敌人对待么？张用济还与其他将领商量，要出兵赶走行营中的李光弼，重新扫干净屋子等待郭令公回来。这个匪夷所思的主意竟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军将的支持，只是在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等人的劝说之下，这才没有真的执行。

将令要求，张用济要在某日前立即前来谒见。这个日子十分紧凑，张用济要紧赶慢赶才能不迟到，习惯了郭子仪为将时宽松的军纪，张用济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节奏？遂拖拖拉拉地不去复命。李光弼直接点了数千骑兵飞驰到张用济的家门口，张用济这才赶忙前去谒见。面对张用济，李光弼的处理十分干脆，直接宣布：张用济违背军令，开会迟到，按军法处斩！

开会迟到一次就要杀头，这也太可怕了。朔方将士们恐惧地看着迟到的张用济当场被砍头，一下子清醒了。李光弼素有治军严格之名，果然不是瞎吹。邺城大败之时，只有李光弼的河东军和王思礼的关中军未曾溃散，就是依靠了严格的军纪支撑。此时将令一传，整个军中的士卒、营垒、旌旗的精神气儿瞬间变了。

《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一个名将，需要的是五种美德兼具。如果说郭子仪的优点在于仁，那李光弼的长处就在于严。有李光弼过去在军中的威望为基础，整个朔方军大营终于承认了他们新的主帅。

李光弼再次下令：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快来开会！仆固怀恩知道了厉害，立刻飞奔赶来，比要求的时间还早了一会儿。从此朔方军中又有了开会提早到的良好习惯。仆固怀恩是一员悍将，既是仆固部领袖，又与回纥等其他铁勒部族交情甚深，他掌管的铁勒、蕃族兵马，是朔方军中最强悍的一支劲旅。所以李光弼对仆固怀恩尤为客气。

他们二人攀谈了片刻，须臾之间，铁蹄轰响，却是五百蕃部骑兵突入了营中。朔方军营在李光弼的管理下防御甚严，但蕃部骑兵直来直去，竟然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营，来到了帅帐之前。李光弼听到来报，一直沉稳的他竟也变了脸色。他这一瞬间的惊慌，既是因为见识到了仆固怀恩手下铁骑的厉害，也是惊恐于仆固怀恩在朔方军中根基的深厚。见到仆固怀恩的蕃兵，朔方大营的守军竟然没有按照李光弼严格的管理要求行事，直接放了他们进来。要是将来仆固怀恩真的要害他，岂不是易如反掌。

这时，仆固怀恩气定神闲地走出帅帐，大声责备道：“都和你们说了不要跟着，为何抗命？”

“罢了，士卒跟随自己的将帅，也没有什么过错。”李光弼说道，然后下令杀牛置酒，招待这些蕃部骑兵。

虽然这场风波最后平稳地解决，可他们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结下了。

艰难地重新控制了朔方军，但李光弼所面对的形势依然严峻。邺城之战后史思明同样损失惨重，所以回到范阳称帝，只要叛军休整好，随时都可以再次南下。可唐军阵营中却是一盘散沙，再也难以聚起来。

邺城一败，九大节度使溃退回各自的防区，纷纷用兵自守，从此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山头。这些节度使，和开元年间刚刚设置的那种只管军事指挥，不管行政、财权的节度使，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围绕着东京洛阳，潞州军区的王思礼、濮州军区的董秦、汴州军区的许叔冀、郑州军区的季广琛、河南军区的崔光远等节度使，全都手握兵权、政权、人事、财政、后勤等各项大权，作为元帅的李光弼根本没有可以节制调度他们的抓手。

唯一能用的，只有李光弼手中唐廷颁发的帅印了。然而此时中央朝廷威望大减，节度使们愿意配合则好，若是不愿意配合，那李光弼手中的令箭也不过是一堆鸡毛而已。

该来的，终究会来。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督率河北各路兵马，再度大举南下。又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然而，身为元帅的李光弼，根本无法组织起一场决战。各个节度使拥兵自重，均不受李光弼的节制，在李光弼的一再催促之下，才慢吞吞地准备集结。史思明大军一路南下，已经过了邺城，黄河上的河阳浮桥有朔方军重兵把守，所以取道汴州（今河南开封），准备由此过河。李光弼嘱咐汴州军区的汴滑节度使许叔冀，只要守上十五日，各路大军便能赶来支援。

在李光弼面前，许叔冀一口答应下来。然而几天后，刚与史思明南下的军队交锋，许叔冀便带领整个军区，与黄河北岸的濮州军区董秦一起投降了叛军。

于是，史思明叛军从汴州顺利过河，杀向郑州，洛阳已在眼前。

许叔冀过早的投降，打乱了唐军全盘的计划。如今各个军区的节度使援军仍在路上，有的节度使甚至根本没有动身，这洛阳城如何守得住？

不过，李光弼终究是专业水平过硬的将领，他早已经针对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应急预案。听闻史思明叛军抵达了郑州，遂下令放弃洛阳。

洛阳对于大唐来说，不仅有军事意义，更重要的还有政治意义。好不容易收复的大唐东京城，实在难以说放弃就放弃。判官韦损坚决反对弃城的主张，李光弼反问：“你要守住洛阳，便要有充足的兵力把守武牢关、登封、龙门等各个隘口。你是行军判官，应该也知道，我军如今有充足的兵力能做到这些吗？”

韦损无言以对。

洛阳城的撤离行动开始了。李光弼数到军令下达之后，全城忙碌起来。此时的大唐仿佛又回到了四年前封常清放弃洛阳城的时候，不同的是，如今大唐虽然动员出了兵力，各路唐军却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好在这次撤退不是一场溃败，而是在李光弼策划之下的一场战略性转移。

只是李光弼的计策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一无所知。

叛军先锋部队击破了郑蔡节度使季广琛的守军，来到洛阳城广莫门北的石桥前时，已经是日暮时分。叛军在石桥外整顿队伍，准备攻城，这时城中窜出一队举着火把的骑兵，徐徐过桥，向北而去。

领军的，正是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他率领从河东带来的五百亲卫骑兵，作为殿后部队最后一个出城。这是李光弼亲手训练的河东劲骑，是千锤百炼而来的精锐武装，李光弼选择亲自带领他们殿后。他们在石桥两边对峙，李光弼率领骑兵，缓缓向着叛军逼近，队伍严整，杀气腾腾。

面对李光弼精锐无比的骑兵队，叛军也不敢贸然出击，目送他们穿过石桥，向着北边进发。叛军一路紧跟，但不敢靠近。而唐军骑兵则保持着防御队形，一直徐徐向前。从洛阳到河阳数十里路，叛军最终没有对李光弼的殿后部队发动攻击。

时隔不到一年，洛阳城再度陷入了叛军手中。

但是，叛军入城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座空城，李光弼早已组织兵力，护送洛阳城的百姓离开，并且把油料、粮草、铁器等战略物资运往河阳。九月二十七日，史思明的主力大军进入洛阳城，可是在洛阳城里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更让史思明气恼的是，李光弼没有像当初的封常清那样向西退回陕州，而是驻扎在了洛阳城北不远处的河阳。

李光弼的计策，终于开始生效了。

洛阳城太大了，虽然有城墙，但叛军与唐军一样，没有足够的兵力布满整个城墙进行防御。而不远处的李光弼就像难嚼的牛皮糖一样，始终缠在洛阳附近，随时都会南下发起攻击。不仅如此，环绕着洛阳的各路唐军节度使兵力仍在，同样也可以随时发动进攻。史思明虽然得到了洛阳城，但却陷入了唐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这也是李光弼不得已的办法——他面对处处受制的难题，所幸不当这个做题家了，把问题抛出来，丢给史思明去做！

接下来，史思明总算是体会到了处处被动的滋味。李光弼在河阳有两万兵力，虽然弱于史思明的主力大军，但足以固守。而史思明也不能全力进攻河阳，而是要分出兵力去防御洛阳周围的各路节度使们。史思明也是东北边军中难得一见的优秀指挥官，深谙“抓住主要矛盾”的道理，遂自己亲率主力，猛攻河阳。但在李光弼的坚决防御之下，没有讨到一点好处。

史思明麾下骁将刘龙仙在河阳城下挑战，李光弼便派出裨将白孝德。两将阵前单挑，两军鼓噪，白孝德将刘龙仙斩于马下。

史思明又放出一千多匹马在黄河南岸沐浴，引诱李光弼出击。李光弼顺势而为，挑出五百匹母马出城，一下子把那一千多匹公马全都吸引了过来，收入了唐军的囊中。

愤怒的史思明又在黄河上游设下数百艘战船，放下火船想要用火攻突破浮桥。而李光弼轻易地破掉了史思明的火攻，然后在桥上摆出石砲，将叛军火船打得落花流水。

叛军的锐气逐渐消磨在河阳的对峙上，形势也变得对唐军越来越有利。史思明多次率军大举攻城，但在李光弼的沉着应对之下，攻占河阳的图谋最终破灭。原先在史思明攻势之下

天下的目光聚焦在了河阳，这座横跨黄河南北的小城，像是另一座睢阳城，牵制着史思明扩张的大军。

The map illustrates the Yellow River (黄河) flowing from the northeast towards the southwest. Key locations marked include 长安 (Chang'an) at the bottom left, 潼关 (Tongguan) on the river, 灵宝 (Lingbao) further east, and 河阳 (Heyang) and 洛阳 (Luoyang) to the east. The river is labeled 黄河. Surrounding areas are labeled 河北 (Hebei) to the north, 河南 (Henan) to the south, and 关 (Guang) to the west. A scale bar at the top left shows distances from 0 to 100 kilometers, and a compass rose indicates North (N), South (S), East (E), and West (W). An arrow labeled '安史集团攻势' (An Shi Group's offensive) points towards the Yellow River from the northeast.

太上皇，请挪个位

回到长安后的太上皇李隆基，正式开始了退休生活。他住在城东的兴庆宫中，那花萼相辉楼依旧，梨园子弟依旧，妃子之中虽然没了杨玉环，但也不缺年轻貌美之人，一个名叫如仙媛的宫人变成了李隆基的新欢。有时还能会一会他同父同母的妹妹玉真公主，两人一起说说话。李隆基和很多退休老干部一样，闲来无事便沉迷曲艺活动之中，与高力士、陈玄礼两位老伙计一起安享天伦之乐，陶冶着自己的情操。

兴庆宫与大明宫之间，有一条与城墙平行的夹城做通道，皇帝李亨经常通过夹城的复道，从大明宫来兴庆宫探视，李隆基有时也从兴庆宫前往大明宫游玩。所谓“晨昏之恋”，莫过于此。

李隆基是爱权力的，但如今他已经年近八十岁，就算重新把权力从儿子李亨那里夺回来，又能在手里把持几天呢？只不过徒然为这个大唐朝廷增加麻烦而已。所以李隆基明智地选择了退隐，回归天伦之乐。

漫长的寿命是上天给李隆基意外的恩赐，李隆基的身子不但没有因为衰老而出问题，反倒越来越精神了。他经常在兴庆宫南边面对大街上的长庆楼登高望远，楼下的百姓们每次见到了太上皇，都会纷纷下拜，高呼万岁。对于百姓们来说，李隆基就是那一段开元天宝盛世的象征，和此时动荡不安的时局相对比，关于过去的盛世记忆便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尤其到了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皇帝李亨执掌的唐廷接连失策，导致了邺城大军惨败、洛阳再度失陷的灾难性结局，人们就更加怀念起太上皇李隆基在位时的岁月了。

回到长安后，李隆基的手下依旧对巴蜀地区保持着控制，剑南道的朝集使来长安汇报工作时，一般也都要先来拜见李隆基，然后才面见天子。不仅是剑南道的朝集使，李隆基的结交范围还包括长安城的达官显贵、文武官员，他们之中不少人都是太上皇的座上宾，受到了玉真公主和如仙媛的盛情招待。

到次年的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的财政状况还在进一步恶化中。皇帝按照主管财政的宰相第五琦的建议，铸造大额铜钱，称为“乾元重宝”，规定以一枚乾元重宝兑换五十枚寻常的开元通宝钱币。这其实就是在变相印钞，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支撑朝廷庞大的平叛开支。这一做法，和历朝历代滥发钞票的结果一样，就是造成物价飞涨，粮食被炒成了天价，无数民家因此破产，天下饿殍相望。

虽然唐廷在第五琦的财政政策之下，奇迹般地撑过了李光弼在河阳与史思明对峙的艰难时期，但民怨沸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皇帝只能撤掉第五琦的官职以平息众怒，可原本那一套榨干国民财富以支持平叛的政策仍旧实施，并未改变。

这一届政府不行！百姓们如此抱怨。

当初南北中央并立时，两边都有各自的平叛规划。李亨的灵武中央放弃李泌的谋划后，选择了按部就班收复长安、洛阳，然后再平定河北的路线；而李隆基到底是个雄才伟略的帝王，曾进行过更宏大的部署：由皇帝李亨、永王李璘一南一北，打击叛军的幽燕老

巢。这一前行战略相比之下更具有想象力。只不过南北并立最终以李亨的灵武中央胜出而告终，永王李璘兵败身死，李隆基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

和他的父亲不同，皇帝李亨并不是雄姿英武的帝王。过去的二十年，是他在朝廷各界的压迫下韬光养晦的二十年。也就是靠着这段韬光养晦的日子，李亨才保住了太子之位，并最终成功登顶为帝。岁月会塑造和改变人的性格，李亨本是一个温和之人，成为皇帝之后，政策同样趋于保守。

对于平叛史思明的工作，固然是要以唐廷当下的政治、军事、财政状况为基础，但最高决策者的性格不同，处理方式也会大不一样。

如果是太宗李世民来处理，他也许会亲率朔方、西北的百战之师，亲自将史思明擒获。

如果是高祖李渊来处理，他也许会让儿子李世民率领朔方、西北的百战之师，将史思明擒获然后斩于闹市。

如果是太上皇李隆基来处理，他在认真清醒的状态下，也许会像原来的谋划一样，出两路大军，经由南北两路，互有牵制、互有制衡，协力击破叛军，将史思明擒获。

可现在面对问题的是称帝不久、根基未稳的李亨，对于李亨来说，无论郭子仪还是李光弼，抑或是王思礼、崔光远等其他节度将领，不仅仅是自己的臣下，同样也是朝廷的威胁。邺城之战时没有设置元帅，虽然李亨表面上说是因为李光弼、郭子仪地位相当，难分大小，实际上是存着一丝顾忌，害怕郭子仪或者李光弼成为元帅之后威望过大，成为像安禄山、史思明一样的潜在叛贼。

李亨不敢信文臣，也不敢信武将，所能相信的，只有那些自年轻时就陪伴他的宦官们。所以他不设元帅，反而让并不了解军情的鱼朝恩担任观军容使，做实际的指挥官。在京城，他也任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掌握皇帝直属的御营兵马。

李辅国是李泌离开之后李亨最为信任的手下。在李亨的授意之下，李辅国组织了专门的特务组织——察事，每日监听重要官员的言行，在民间打探各类隐秘消息，监视大臣们的一举一动。

在察事们的报告中，门阀与百姓们对当今朝廷日益严重的不满成了关注的焦点，太上皇日常与京中显贵和京外高官们的联络沟通也渐渐浮出水面。对皇帝和朝廷的不满正在一点点积蓄，逐渐成了李亨的统治危机。李辅国报告李亨：“太上皇与陈玄礼、高力士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谋划，将不利于陛下！”

李亨听了，垂泪道：“父皇仁慈，怎么会有那种事呢！”

李辅国则道：“上皇固然不会做那种事，但在他周围的那些小人就难说了！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消除内乱于萌芽之时，怎么能够遵从凡夫之孝而误了国家的大事呢！”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他希望对太上皇采取行动。

但太上皇终究是李亨的父亲，要对父亲做动作，李亨终究是下不了这个狠心。

皇帝没有应承李辅国的建议，但李辅国已经明白了皇帝的心思，这件事情，是非做不可

了。

都说一门里，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要是出了事情，里子得收着，要是收不住，把脏东西泼到了面子上，那就是颜面扫尽的大事。皇帝是朝廷的面子，必须光鲜亮丽、一尘不染，必须文成武德、垂范后世，在道德上不能有任何污点。但权力游戏向来是个修罗场，是个虎狼窝，有些事情，必须要下狠手。要是真的万事规规矩矩按照道德法度来行事，天下就早让别人给取代了。这个时候，动刀子的事情，就得里子来帮忙收拾了。

李辅国就是皇帝的里子，他侍奉皇帝多年，对皇帝的心意最是了解。皇帝不方便做的事情，李辅国便要出手，就算染上脏水，惹得一身荤腥，他也在所不辞。

哪怕要面对的，是曾君临天下四十多年的太上皇。

兴庆宫的水深，李辅国知道厉害，所以一步一步来。他先声称奉了上令，前往兴庆宫取走了太上皇所养的三百匹骏马，只留下十匹给太上皇日常取用。太上皇未曾继位时曾经是禁苑的闲厩使，当初先天政变时，就是靠闲厩取来的数百匹战马武装了万骑军，才顺利入宫取得了真正的大权。如今李辅国直接入兴庆宫夺走御马，彻底断了太上皇任何发动政变，重夺皇位的可能。

但是，兴庆宫原本就在长安城东繁华地带的兴庆坊，周围全是长安城各路显贵的府邸。太上皇的手下们要和宫外的文武官员通信，简直不能更容易。只有将太上皇转移到太极宫的禁苑之内，才能彻底绝了他们与外臣勾结、威胁皇帝权力的路。于是李辅国让手下的军官们集体向皇帝请愿，请皇帝迎太上皇移驾太极宫居住。

皇帝回应得很巧妙，他的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嘴里却一个字都不往外蹦——既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这也正是李辅国所预料的，有时候皇帝的不回应，恰恰是最重要的回应。这件事情之后，皇帝开始生病，不再与外臣联系。一切尽在不言中，李辅国知道，皇帝已经下了决心，把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交给了他。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七月十九日，李隆基骑上心爱的五花马，在陈玄礼、高力士等随从的相伴下，准备出宫巡游。他虽然已近耄耋之年，但仍然筋骨强健，骑马射箭不在话下。骑上马时，李隆基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年前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样子。

但是当李隆基带领随从出了兴庆宫东南的睿武门时，却发现李辅国带领五百英武军骑兵，摆开阵势，挡住了李隆基出去的路。

英武军是皇帝亲卫，由殿前射生手组成，交给李辅国统领。唐廷自陈涛斜战役后，中央朝廷直属的禁军几乎全军覆没，在外平叛的只剩下了边军。收复长安之后，皇帝开始重新组建中央禁军，从那些自灵武就跟随他征战的人马中选取子弟，按照羽林军的编制，组建了一支名叫“神武军”的新军。又选出骑射手一千人，组建了负责近卫的“英武军”。李辅国之所以权倾朝野，就是因为皇帝将英武军交给他来管理。

只见李辅国骑在马上，似笑非笑地说道：“告知上皇一件事，皇帝觉得兴庆宫潮湿狭小，故让我等恭迎上皇，迁居西内。”他的话音刚落，身后五百射生手一起拔刀出鞘，露出了一点点森然的寒光。

李隆基大惊，这些英武军公然在他面前露出兵刃，竟比当初在马嵬坡时还要过分。他气急攻心，差点要坠下马来。

这时，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拦在了李隆基身前，正是相伴李隆基多年的高力士。高力士指着李辅国道：“李辅国放肆！何得无礼！”

高力士身为监门大将军，又是李辅国的旧主，如今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仍然不减威严。李辅国和身后的射生手们，一下子都被高力士给斥退了。

“翅膀硬了，连规矩也忘了？”高力士继续叱道，“太上皇面前，不知道下马？”

李辅国脸色铁青，但也不不得不在高力士的呵斥之下，一言不发地下了马。而五百射生手在李辅国身后，依旧手持出鞘一半的兵刃，相持在李隆基一行人的面前。

高力士与李隆基对望一眼，心里都明白，这样的阵仗，李辅国定然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可李隆基以太上皇之尊，如何能让李辅国轻易逼迫？主奴有别，李隆基这次只要说一句急眼的话，那便是在阍宦面前狼狈失态，白白损失了他的威名。所以高力士明白，此时此刻能站出来的，只有他。

别低头，皇冠会掉；别服软，李辅国会笑。李辅国是皇帝的里子，那高力士便是太上皇的里子。面子请客吃饭，里子就要拔刀杀人，就算里子浑身鲜血，也不能让面子落上一丝灰尘。

高力士上前，对眼前的射生手们说道：“上皇有诰，诸位将士好生自处！”

将士们从李辅国那里得到了眼神，收起兵刃，一起下马，向李隆基拜了两拜，山呼万岁。

高力士转头看向李辅国：“你这奴仆，不是说要请上皇移驾西内么？还不快过来为上皇牵马！”

斥责之下，李辅国与高力士一起为李隆基手执缰绳，缓缓护送李隆基一行进入夹城的复道，从城东到城北，经过玄武门，进入了西内太极宫。

高力士在玄武门前被拦下，他看着李隆基慢慢走进太极宫时的背影，他知道，这也许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李隆基了。刚刚他当着众人的面呵斥李辅国，使其颜面大失，定然不会为李辅国所容。方才是高力士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他拼掉自己的前程，甚至自己的性命，保住了李隆基作为太上皇最后的尊严。

李隆基住进太极宫的甘露殿后，李辅国方才领着将士们退走，只给李隆基留下老弱侍卫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以及过去的宫人们，尽数被隔绝在外。从此李隆基丧失了与外界的一切交流机会。

九月九日的重阳佳节，李隆基孤苦伶仃地度过。几天前，高力士被流放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退休，李隆基的新欢如仙媛被安置到归州，玉真公主被强令居住在玉真观内。皇帝李亨在这时才姗姗来迟地出现，带着些许的悔意，献上了美酒佳肴，可是看着李亨送上的这一切，李隆基的心里只剩下厌恶，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他的身边之人，已然全部散尽。这仿佛是命运的一个玩笑，五十年前，他发动政变，夺走了睿宗李旦的权力；五十年后，他手中的一切，也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夺走了。

被嫌弃的史朝义

事实证明，李光弼的平叛战略是有效的。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到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两年的时间里，李光弼以数万人在河阳牵制了史思明的十几万大军，成功地将被动挨打的局面扭转了过来。

这个战略只有一个问题，很小但却致命。那就是，费钱。

河南战场是个无底洞，官军与叛军旷日持久地对峙，每天消耗的物资、粮草都是天文数字。而抛弃了汴梁、洛阳这些重要经济区，并且整个河南加上部分河东、江淮地区陷入战火后，唐廷又失去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收入来源。这些年来，唐廷的财赋一直仰赖江南的输送，第五琦在江南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就是为了保障唐廷有足够的开支去平叛。

可是，羊毛也有薅完的时候，奶牛终有榨干的一天，江南地区虽然在河南战线的坚守下保持着和平，却实在经受不住严酷的压榨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江南终于爆发了刘展之乱，随后民变、起义层出不穷，朝廷终于受到了民意的反噬。连第五琦自己，也因为滥发货币的问题而被免职，随后被流放岭南。

河阳战事仍在胶着，两边的后方经济都已经濒临崩溃，此时到了考验官军与叛军各自后勤实力的时候。这也是李光弼所谋划的一环——大唐拥有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如果双方要拼军粮、拼后勤的话，大唐自信可以笑到最后。

而这时，驻守在陕州的观军容使鱼朝恩听说了一条消息：洛中的叛军将士都是燕地人，因长期戍守洛中，思归故乡，军中上下离心离德。鱼朝恩果断上报了这个消息，认为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官军应当全面反击。

对于这个问题，李光弼则不以为然。他在河阳前线，对叛军的情况最是了解。叛军远远没有像流言里吹得这么不堪，他们很强大，不可轻敌。

而此时已经成为朔方军副节度使的仆固怀恩却上奏，同意鱼朝恩的意见，主张出击。

一同驻守河阳长达两年，李光弼与仆固怀恩之间的梁子越结越大。李光弼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统帅，治军严格，让仆固怀恩和他手下那群桀骜不驯的蕃兵大呼难受。而仆固怀恩本人也厌恶李光弼的独断，明知李光弼的意见有理，却偏偏要唱反调，提出不同意见。

有了前线副指挥官的支持，唐廷便立刻下令，准备出击——如今唐廷的财政状况，那是一刻也拖不得了。于是宫中传令的中使一个接着一个来，督促李光弼出击。李光弼不得已与仆固怀恩一起率领大军出河阳城，向洛阳发动了攻击。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二十三日，官军抵达了洛阳城外。可在阵前，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又为了布阵的策略吵了起来。此时李光弼率领汉人部队，依靠邙山险要的地形列阵；仆固怀恩率领蕃兵，在邙山下的平地上列阵。李光弼认为在山上占据有利地形，进可攻退可守，下令仆固怀恩上山列阵；而仆固怀恩却认为山上不利于展开兵力，坚决不执行李光弼的命令。

正当李光弼和仆固怀恩隔空互掐之时，史思明的主力大军出现在了战场上，趁官军还没列好阵势之际，发动了冲锋。官军还没摸到洛阳城墙就大败而走，死伤数千人。

李光弼、仆固怀恩率领败军丢弃大量辎重，北退到黄河北岸，坚守了近两年的河阳城，就这样落入了叛军的手中。

北邙山下的这场战役，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史思明的长子、“大燕”怀王史朝义。为了引诱唐军出战，他与父亲史思明定了计策，派间谍在陕州散布流言，最终让鱼朝恩和唐廷信了燕军军心不稳的消息。后来在邙山作战中，史朝义也勇猛作战，带领部下一干悍将，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史朝义满心以为靠着此战的功绩，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应有的赏赐，哪怕是一句称赞也好。可是到了父亲面前时，迎来的却只有冰冷的眼神。

史朝义在军中多年，已经是能统率一支偏师的人物，在“大燕”政权中分量极重。但史思明是阴沉雄猜之主，史朝义在军中越是受欢迎，就越是受到父亲的嫌弃。他身为长子，却始终没有被封为“太子”，成为“大燕”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父亲更爱的，是“皇后”辛氏所生的小儿子史朝清，所以父亲让史朝清留守范阳，像胡人“幼子守灶”的习俗那样，隐隐把史朝清作为继承人培养。

对自己的长子，史思明依旧摆出平日里那紧绷的脸色：“既然破了李光弼和仆固怀恩，我欲乘胜继续向西，攻打关中。你可愿为前锋？”

史思明计划的，是和当年的安禄山一样的路线，将主力放在洛阳、长安一线，却没有考虑过往南占领富饶的江南。不过路线问题十分敏感，史朝义不敢置喙，此时父亲有命，怎敢拒绝？自然是答应下来。于是他率领先锋部队沿黄河岸边攻向陕州，而史思明亲率主力大军，从南边的另一条道随后跟进。

大唐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仆固怀恩为首，可这四人走的走，败的败，史朝义本以为拿下陕州不在话下。却没想到，他在陕州遭遇了卫伯玉所领神策军的迎头痛击。

神策军是陇右的一路劲旅，原本在河陇之地抗击吐蕃。安史乱后，两千神策军奉调进入关中支援。随着河陇之地被吐蕃大片蚕食，神策军的本镇已经落入吐蕃之手，于是唐廷将神策军安置在陕州，对抗史思明的侵扰。这两千神策军人数虽少，却是在西疆的冰天雪地里历练出来的百战之师，战斗力惊人。史朝义与神策军大战一场，竟然不幸落败。

史朝义退守永宁，却听说父亲在听闻自己战败时说了一句：“到底是个不能成事之人！”

当史思明来到史朝义军中视察时，史朝义刚刚奉命建好了一座储粮的城寨，做好在陕州与唐军长期拉锯的准备。史思明在城寨前走了一圈后，登时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史朝义骂得狗血淋头：“蠢才，为何不在城寨上封泥！”

史思明历来治军严厉，任何事情都是一丝不苟。史朝义没有按照筑城的规定抹上固定墙面用的白泥，那简直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孽。他下令随从骑在马上，监督民夫抹泥，片刻之间便完成了这道工序。史思明查看无误之后方才离开，离开之后，还狠狠地与左右说：“等攻克陕州，定要砍了史朝义这小子的头！”

听说了父亲的话，史朝义十分忧惧，乃至不知所措。这么多年，史朝义没有得到过父亲一点点的关心，他始终是那个被嫌弃的人。而这回父亲更是说要砍了他的头——这么多年为了父亲累死累活地征战，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回报？史朝义听说，当年大唐的太宗皇帝为父亲到处征战，父亲唐高祖不将皇位传给他，却要传给他的哥哥，李世民便发动了兵变，囚禁了他的父亲。

彼时与此刻，场景如此相像，史朝义又当如何做？

在部下们的劝说之下，史朝义最终下定了决心。

史朝义的部下们动手发难时，史思明正在茅厕大便。忽然听得外面杀声大作，赶紧提上裤子，屁股都来不及擦，翻墙来到马厩，自己套上一匹马就往外逃。逃不出几步，被一箭射中了手臂，滚下马来。

看着一拥而上控制住他的将士们，史思明却想不出造反的究竟是谁，只好问道：“究竟是谁在作乱？”

“奉了怀王朝义的命令！”

这时，史思明才知道，是他的大儿子策划了这一切。他想起自己说过的那些重话，懊悔不已：“我早上说错了话，那是咎由自取。”

史思明的悲吼逐渐变成了叹息，这些年他费尽心思，将安禄山死后“大燕”政权内部的各个部族、将领、山头整合在一起，还得到了河北的汉人士族的支持，以一个河北之地对抗整个大唐，一路艰难取胜。他以为，再努力几年，便可以真的推翻大唐的统治，谁知道这一切都在儿子的政变下化为了泡影。

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史思明太了解史朝义的为人了。这个儿子勇猛有余，智谋计略却十分欠费。史思明一直对长子十分严厉，动辄呵斥、责备，就是希望他能在自己的历练下再长点心思，却没想到激起了史朝义逆反的情绪。这个傻儿子啊！他在这时急着夺了父亲的位，后面如何压制得住军中的那些悍将！史思明叹道：“你们现在杀我，那是太早了啊！何不等我攻克了长安再说！”

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史思明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

部将骆悦等人来报，已经擒获了“大燕皇帝”史思明。史朝义听闻之后，惊得摔倒在地上。他原本与部下们商议时，并不想真的伤害父亲。是部下们以集体投唐为要挟，才逼迫了史朝义首肯，但前提是不要伤着史思明，软禁他即可。没成想，部下们二话不说，直接将史思明给绑了过来。

东北边军素来剽悍，史思明父子当初便是“以下克上”，火并了原本是他们君王的安庆绪。如今史朝义的部下也效仿故事，裹挟主将史朝义做着悖逆人伦的行为。这样的事情，在日后的藩镇中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现，如今发生在史朝义身上的，只不过是后来那个藩镇时代的一次小小的预演罢了。

在骆悦等人面前，史朝义骑虎难下，只得默许了部下们的行为。史思明被骆悦带到一边勒死，像条落水狗一样被裹在毡毯上，送到了洛阳。随后众将们拥戴史朝义在洛阳登基，宣

布新的“大燕皇帝”即位。

一不做，二不休。史朝义已经突破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其余的事情便再不用顾忌了。此时对他皇位威胁最大的，就是留守范阳的弟弟史朝清。于是史朝义写信给留守范阳的阿史那承庆、张通儒，让他们杀掉弟弟史朝清。

范阳城中，史朝清与“皇后”辛氏骤然被杀，打破了城内各方势力之间的平衡。阿史那承庆带领的突厥、粟特胡部，与依附于史朝清的契丹、奚、靺鞨、高丽等族蕃部，以及辛皇后娘家的幽燕本地汉人势力交织在一起，最终激起了火并，范阳城中大乱，阿史那承庆所率领的胡部被赶出了城，范阳各势力对城中的粟特胡人开始了大肆的屠杀。但凡长得高鼻深目，像是胡人模样之人，都会被范阳的城傍军无情地杀死。

数月之后，范阳城门打开，城中的蕃部家族、汉人家族群龙无首，最终接受了史朝义新任命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入城。而此时的范阳城中，所有胡部已经被全数杀戮，其他势力也损失惨重。自安禄山以来便开始经营，养精蓄锐近二十年的范阳城，如今却是一片凋零残破的景象。

此时史朝义剩下的，只有荒无人烟的洛阳城，这里方圆四百里已经没有百姓的踪迹。而“大燕”政权的各路节度使们，比如范阳的李怀仙、恒阳的张忠志，原本都是安禄山的旧将，与史思明同辈，史朝义召见他们，他们多不前来，相互之间仅仅维持着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不能为史朝义所用。

被嫌弃的史朝义，最终将失去他的一切。

玄武门兵变再现

上元三年（公元762年）四月初五日，太上皇李隆基结束了长达两年的幽禁生活，驾崩于太极宫的神龙殿，享年七十八岁。

对于这位老皇帝，百姓们依然是爱戴的。四百多名蕃族官员抽刀划破面孔、割去耳朵以示哀悼。

皇帝李亨为此大赦天下。被赦免之人中，包括几年前流放巫州的高力士。高力士在返回途中听闻上皇驾崩的消息，放声大哭，呕血而死。

李隆基在历史上被称呼为“唐玄宗”，后人对他毁誉参半，有人说他雄才伟略，缔造了开元天宝盛世，将大唐帝国推向了最顶端；也有人说他晚年昏聩猜疑，铸下大错，最终亲手毁掉了他与天下臣民造就的天朝。玄宗李隆基漫长的一生，是大唐帝国由衰复盛，又由盛转衰的缩影，如今玄宗驾崩了，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漫长的时代，已经不知不觉地结束了。

太极殿是玄宗皇帝梓宫灵柩停放的地方，朝廷在此发哀，殿内一片哀荣。殿外，李辅国远远地望着这一切。

两年前他带领五百射生手，逼玄宗从他的南内（兴庆宫）迁到了西内（太极宫），从此成了宫中最大的恶人。但只有李辅国自己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秉承着皇帝李亨的意思。对于玄宗皇帝，李辅国充满了敬意，否则当时他也不会遵从高力士的呼喝了。此时，李辅国是最不方便进入太极殿的人，也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哀悼之情了。

一个瘦削的宦官不知何时躬身站在李辅国的身后。不用回头看，李辅国也知道来者是内射生使程元振，于是开口道：“主上的寝疾如何了？”

“主上自开春就病着，如今因为圣皇驾崩而哀思过度，愈发地严重了。”程元振答道，“方才主上已经在病中下诏，令太子监国，改元为宝应。明日，便是宝应元年了。”

听了程元振的话，李辅国心中未免为之叹息。宫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皇帝的性格了，李亨其实是个极重感情之人，当初永王李璘被杀，李亨为此痛哭了很久。只是身为帝王，有太多不得已的地方，偏生需要铁石心肠，做常人不能忍之事。而皇帝不忍做的事情，李辅国就必须帮忙去做。李辅国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李亨所默许的，包括强迁玄宗事件，也许是愧疚之心郁结已久，此时听说玄宗驾崩的消息，李亨为此一病不起。

“良娣那边，有什么动静？”李辅国问程元振。

“正是为此事而来，要告诉五爹。”程元振低声道，“张皇后那边，动作起来了。”

李辅国排行第五，这几年他权力越大，宗室贵人们都尊称他一声“五郎”，而宰相李揆更称李辅国为“五父”。程元振是李辅国的晚辈，自然也对他称呼得颇为尊敬。李辅国转过头来，显得对程元振接下来的话颇为感兴趣。

皇后张良娣曾是李辅国的合作盟友，当初二人联手，把持朝政多年。只是这两年，两人嫌隙已生，在激烈的利益冲突之下，昔日的盟友已经形同陌路，成了暗自较量的仇敌。

程元振安插在皇后宫中的线人，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程元振。原来皇后张良娣方才召见了太子，说李辅国与程元振二人掌握了禁军，是他们的大威胁，所以要密谋除去李辅国二人。太子（也就是当初的广平王）却没有买张皇后的账，只是推说，李辅国与程元振都是打灵武起就跟着的勋旧了，若是二话不说就杀掉这二人，平静下来的后宫又要鸡飞狗跳。张皇后的拉拢落了空，只得送太子出宫。

“好一条计策。只是想来良娣已经有办法取我俩的项上人头了？”李辅国问道。

“那便更有意思了。”程元振道，“太子走后，张皇后又召来了越王李系，向他道，‘太子仁弱，不能诛杀贼臣，你能做到吗？’越王李系自然答应说能。于是张皇后的命令一一落了下来，越王李系还在宫里选了两百余名身强力壮的宦官，发给他们兵器和铠甲，准备找个时机突然发难，将我二人的人头给砍下来。”

“我方才听说，良娣以皇帝名义，令太子明日即刻入宫。想来便是要在那时候控制太子，然后取我等的性命。”李辅国一边说，一边紧紧盯着程元振的眼睛，“良娣要砍我等的人头，那可如何是好？”

“愿凭五爹的马首是瞻。”程元振拜道。

李辅国点了点头，沉吟着说：“她不仁，那便休怪我不义。我们如今便动手，免得夜长梦多！”

四月十六日，太子李豫匆匆入了大明宫，他接到父亲李亨的旨意，让他火速入宫。不知道后宫的状况，李豫一路心急如焚。

来到陵霄门时，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李辅国悄然将太子引入偏僻处，将张皇后的安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然而太子心切，坚决不信李辅国所说的话，坚持要入宫探望已在弥留之际的父亲：“皇上病重才召见我，我难道可以怕死不去么？”

“社稷事大，太子万万不可入宫啊！”程元振急道。

“太子！”李辅国说道，“如果太子定然要入宫，那也要万无一失才是。请太子先去飞龙厩稍坐片刻，我等誓死保护太子，为太子入宫扫清道路！”

飞龙厩是李辅国多年前工作的地方，他将太子李豫安排在飞龙厩，同时安排精锐士卒保护。

当天夜里，大事发生了。李辅国、程元振率领部下禁军杀入皇后宫中，逮捕了在此盘桓密谋的越王李系，解除了李系组织的那支宦官武装。占领皇后的宫殿之后，径直向皇帝李亨卧病的长生殿杀去。

长生殿里，皇后张良娣正在此照看李亨的病躯，李辅国与程元振率领禁军杀入，强行将皇后张良娣和随从亲信数十人赶入冷宫，幽禁起来。而此时的李亨已经进入昏迷状态，整个长安城，再无人是李辅国的对手。

太子李豫在飞龙厩待了三天，身边尽是李辅国手下的护卫。李豫在此，形同软禁。他也正是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落入了李辅国的彀中。

三天后李豫方才被李辅国派人护送进入宫里，进宫之后，李辅国立刻让李豫换上斩衰的孝服，准备发哀。看着身上的素衣，李豫悲愤交加，明白父亲已经驾崩了。他竟然最终都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十八日，皇帝李亨驾崩于大明宫长生殿，距离玄宗李隆基之死，只过去了十三天。李亨驾崩后，追谥庙号为“肃宗”，大臣们感念李亨在两京沦陷之际力挽狂澜，维持了大唐的社稷。但是，肃宗李亨最终没能在自己手上完成平定叛乱的大业，他曾有无数个机会解决这场叛乱，却因为不必要的小心与猜忌，与这些机会失之交臂。他死后，留下了一片烂摊子，天下各军镇节度使的权力日益变大，不受节制，大唐朝廷的威严，正在一步步地丧失。

两天后，太子李豫在李辅国的扶持下继位。而李辅国自然权倾天下，他对刚刚继位的李豫说：“陛下只要安心在宫中住着便可以了，外边的事情，老奴都可以处理。”

一直以来，李辅国都是李亨背后的影子，如今终于不再是影子，而是皇帝李豫所尊称的“尚父”了。他在朝堂上肆意地长笑，却没注意身后，皇帝李豫注视着他的冰冷的眼神。

十月十七日，李辅国被发现死在了宅中。他的首级被人拿走，还割去了一条手臂。京兆府的人说，这是怨恨李辅国的盗贼所为，李辅国这些年在朝中树敌很多，仇家入室杀人，倒也合情合理。皇帝李豫下令，刑部、大理寺紧急捉拿盗贼，同时用榆木刻了一个首级，安在李辅国尸身上下葬。

没有人怀疑这是什么意外，明眼人知道其中的秘辛，但却不能轻易地说出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几经辗转，杜甫在成都安顿了下来。他在城西的浣花溪畔造起了一座草屋，带着妻子儿女住了下来。多年以来四处为官，亲人远隔，已近五十岁的杜甫到了这时总算有了与妻子儿女在一起的安宁日子。

那一年，邠城惨败，杜甫从洛阳匆忙赶回华州。可到了华州之后，局势依旧没有见好。朝廷紧急征兵，卫戍潼关和陕州，华州离潼关只有几十里，自然成了集中征兵的地区。大唐原本那套温和的征兵制度被抛弃在一边，差役四处强抓壮丁。第二年，华州大旱，粮食颗粒无收，整个华州已是民不聊生。

此时的河南，朝廷正与叛军艰难相持。李光弼在河阳与史思明相持，鱼朝恩率领重兵把守于潼关，到处都需要粮草，可关中大旱，江南路远，又能到哪里去征粮征兵？

杜甫实在不愿意再做这样的差遣，所以抛弃官职，带着家人向西迁往秦州；到秦州后，也许是想起当年他曾有过数面之缘的李白，还有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曾令他对蜀地心驰神往，所以他又经蜀道南下，到达了成都。

当年李白与他畅谈时，曾描绘过蜀地的景象。只是此人生性浪漫，说话酷爱夸张，杜甫有时也分不清真假。四川乃是四塞之地，中原的战火还不曾燃到这里。但朝廷财政吃紧，势必在蜀地也加重了盘剥，百姓的生计已经极为艰难，完全不是李白所说的那个天府之国的样子了。杜甫有散官官身，暂时不需要考虑纳粮交税的问题，但他收入微薄，日日要为稻粱谋，所以也只能携家带口地过清苦的生活。

但是暴风雨下，没有一片叶子是安宁的。刘展之乱，使战火波及到了江南。波斯、大食海盗趁中原内乱，从海上劫掠广州，岭南乱起。随后，巴蜀也乱了起来。

玄宗驾崩的消息传到成都，一直是玄宗亲信的剑南兵马使徐知道惧怕被唐廷秋后算账，趁着剑南节度使严武回京述职之际兴兵造反，并出兵扼守涪水、绵竹、剑阁等紧要城池。严武发兵平叛，却受阻于险峻的剑阁，一时难以进入蜀中。

杜甫是严武的诗友，也因此受到牵连，为了避开徐知道的叛军，只好带着家人离开成都的家，逃亡奉节。

才安定了两年，不得不再次开始颠沛流离的日子。

也正是这一年，暂且安栖在奉节的杜甫听说了李白去世的消息。那是朋友辗转寄来的书信，某个段落里的寥寥数语，交代了他们共同的好友李白去世的事情，没有前因后果，只带了一点淡淡的惋惜。

诗人李白的晚年，失意而又落魄。他因永王李璘案而流放于夜郎，行到半路上时忽然得知朝廷大赦，幸运地获得了自由。于是他朝辞白帝城，夕至江陵城，顺着长江南下，一路回到了江陵的老家。

此时的李白是个赦免释放的犯人，人人避之而不及，过惯了花钱如流水的日子，此时的他却骤然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坎坷的命运摧毁了他的健康，当年意气风发的饮中八仙，如今病弱无助，缠绵于床榻。过了一辈子仗剑流浪的日子，如今的李白只有儿子明月奴陪伴，在当涂县挣扎度日。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这是李白在临终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关于那些李白晚年的故事，都是杜甫后来辗转听说的消息。他与李白只有数面之缘，彼此还称不上什么至交密友，但是冥冥之中，杜甫仿佛感觉到，他与这位大他十来岁的潇洒长者，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关联。

有人说，李白写完这首诗后，得道飞升，成了天上的太白金星。因为他原本就是天上下凡的谪仙人，来体验世间百态，作下那些传世的诗篇。

又有人说，李白在当涂城外的江上饮酒，大醉赋诗，忽见江心秋月白，便跳入水中捉月，不幸溺亡。

其实这些都是众说纷纭的揣测罢了。也许李白只是在病榻上弥留，最终病重不治身亡。李白死后，他的儿子明月奴再也没有出仕为官，而是埋头庸庸碌碌过了一辈子，子女最后都娶了普通农户做夫妇，他们的子孙甚至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去卒读李白留下的诗篇。

真是一个平淡、普通且乏味的结局。

关于李白之死的传言，不过是人们不甘心他那传奇的故事有个这样的结尾，所以编出了诸多的说法，来弥补人们心中的遗憾罢了。

时代所翻出的漩涡，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也造就了所有人的悲剧。

可汗的南下

原野苍莽，群山连绵。阴山之下的东受降城，两百年前的武川镇，如今依旧如当年那般古老而又苍凉，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有什么改变。回纥登里可汗率领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前行。

那是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九月，登里可汗收到了“大燕皇帝”史朝义的信。信中说，大唐如今遭逢国丧，玄宗和肃宗接连崩逝，正是人心不稳的时候，是以相邀回纥共同南下攻唐。

回纥历来是大唐的藩国，数年前毗伽阙可汗在位时，还派了太子叶护率领军队入唐作战，帮助抵御安禄山的叛军。太子叶护在香积寺、新店等几次大战中功勋卓著，被肃宗朝廷封为忠义王。只是邺城惨败后，入唐作战的四千多回纥兵几乎损失殆尽，随后唐廷与史思明转入僵持，回纥便不再继续派兵。唐廷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有求于回纥，甚至破天荒地允准了和亲，肃宗选了他亲生的二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六十多岁的毗伽阙可汗。

一百多年来，大唐有过多和亲，但每次都只选取旁支宗室的女儿。当年强盛一时的突厥毗伽可汗甚至明言，只要唐廷选一个宗室女顶着公主的名头出嫁，突厥便心满意足了。突厥毗伽可汗把话说到这份上，唐廷仍然只派了一位县主前去和亲，让突厥丢尽了颜面。

然而，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国家的外交终究是两方根据自己的实力来与对方说话。这些年，毗伽阙可汗率领回纥汗国改宗摩尼教，翦除了信仰火祆教的突厥残余势力，利用摩尼教凝聚起了整个漠北各部，同时还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同样信奉摩尼教的中亚地区，国势蒸蒸日上。而大唐则因为安史之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宁国公主前往回纥后，毗伽阙可汗一开始还不太看得上，是当时的送亲使好说歹说，才劝得毗伽阙可汗立宁国公主为可敦（正妻）。

时局变幻，一直与大唐交好的太子叶护因罪被杀，而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回纥王子的登里可汗从父亲毗伽阙可汗那里继承了这个日益强盛的回纥汗国。对于大唐，登里可汗不像死去的太子叶护那样有感情，所以接到史朝义的邀请之后，登里可汗二话没说就征调了九姓铁勒的兵马，十万大军，南下伐唐！

登里可汗以代表着上天的“腾格里”为汗号。而这个汗号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十几年前冒失地登位而成为各部笑柄的突厥登利可汗，而是因为那位鼎鼎大名、被九姓铁勒尊称为“天可汗”的大唐太宗皇帝。百年来，大唐皇帝一直以“天可汗”自居，在帝都统御着草原各部。登里可汗受够这一点了，他之所以给自己上尊号为“登里”，其中也不无取代大唐在草原的王者地位的意思。

这一次，就是证明回纥能够战胜大唐的绝佳机会。

回纥大军一路南下，路过当年大唐为了安置归附的突厥部族修造的三受降城，又经过马邑、雁门，进入了河东地界。在这里，唐将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与“燕政权”有过一番拉锯。那场战役已经过去数年，可满眼依旧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千里无鸡鸣，路边有

白骨，残阳如血，眼前的一切仿佛末日。

这便是小时候姆妈口中的那个强盛无比、繁荣富余的大唐？登里可汗在心中冷笑。如今的大唐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而已，凭他麾下这数万回纥大军，定然可以将唐军杀得落花流水。

唐廷派遣使者告知登里可汗，说当年的广平王已经继位，就是他与太子叶护一起收复了长安、洛阳，请回纥明白进退，及时收兵。登里可汗听闻，只是冷笑一声，根本不放在心上，继续率军南下，势如破竹，没过几天，便抵达了忻州。

忻州有忻口天险，唐军固守，回纥军一时难以攻下。也就在这时，登里可汗等到了他要等的客人——朔方副节度使仆固怀恩。

仆固怀恩是内附的仆固部首领，也是九姓铁勒中的一个部族。但除了这些关系，仆固怀恩还有一层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登里可汗的岳父。当年仆固怀恩之女随着宁国公主一起和亲，嫁给了还是普通王子的登里可汗。仆固部与回纥部历来是盟友，仆固怀恩是唐军中统领蕃兵赫赫有名的蕃将，登里可汗对他仰慕已久。所以等到登里可汗继位时，便立了仆固怀恩之女为可敦。

登里可汗在忻州城外拒绝了好几批唐廷的使者，其实就是在等岳父仆固怀恩的到来。除了仆固怀恩，登里可汗并不想和其他使节多说什么废话。

唐人奸诈，已经灰飞烟灭的突厥汗国就是亡在唐人的诡计里。那一尊阙特勤碑到现在还立在郁督军山下，警醒着草原部族。这次登里可汗南侵，对唐人的诡计怀抱着十足的警惕。唐廷使者一波又一波地到来，许诺将会给予回纥丰厚的赏赐，还许诺可以一起掠夺从史朝义那里得到的战利品，可登里可汗存着一丝警惕，非要等仆固怀恩到了之后再做定夺。

仆固怀恩来了，对登里可汗只是说了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唐家恩信，不可以辜负。”说完之后，仆固怀恩便匆匆离开，返回自己的防区。

有仆固怀恩的劝说，登里可汗立刻不担心了，上表唐廷，表示愿意为朝廷助阵，讨伐史朝义。唐廷的殿中监药子昂来到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作最后的商议。

登里可汗希望，能从蒲州过黄河，经过潼关、陕州，再打一次新店之战，占据洛阳，瓜分那里的财富。

而唐廷派来的药子昂开始了艰难的讨价还价：“关中多次遭受兵荒，州县萧条，没有东西可以供给，恐怕会使可汗失望。叛军全在洛阳，请可汗从土门攻略邢州、洺州、怀州、卫州，向南进军，得到各州的资财，用来补充军备。”

听了药子昂的话，登里可汗不免有些厌恶。在药子昂的口中，那些原本安居乐业的百姓，只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哼了一声，闭口不言。

见登里可汗不同意，药子昂只好退一步，提出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妥协方案：“回纥军可以沿着太行山南下，占据河阴，斩断叛军的后路。”这条路线沿途的州县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战火，对回纥军来说，也是个不错的抢劫路线。

然而登里可汗仍是摇摇头。

药子昂没有办法，只能抛出他最后的底线：“回纥军若是忠心，便从陕州过黄河，以太原仓的粟米为军粮，与各路大军一起进军。”

登里可汗这时才笑了。仆固怀恩说得没错，唐人虚伪，竟然连说三个方案才把自己的底线露出来。太原城曾是大唐的北京，河东军的大本营，物资储备极为丰富，带领回纥大军去太原转一圈，登里可汗所属的铁勒各部便将可以吃饱了。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十六日，唐廷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率军汇合于陕州，准备向史朝义发动反击。李适年幼，元帅大权掌握在副元帅手上。此时的名将郭子仪、李光弼都因为得罪了观军容使鱼朝恩、程元振而尽数落选，副元帅的将印交到了仆固怀恩的手上。

李适已经二十岁了，过去的七年，本是他最为青春的年华，但却在战乱中饱尝战争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昭昭大唐，自开国到现在，到他已经第八代，这些年里，大唐最不缺少的就是年轻有为的青年贵胄，也正是靠一代代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大唐才始终有了希望。

到了陕州之后，李适决定，去黄河对岸拜访驻扎在河北边的回纥大军。

李适曾见过他的姑母，那位前往回纥和亲的宁国公主。大唐的威严在安史之乱中丧失，宁国公主虽然贵为肃宗皇帝的亲生女儿，却是多年来和亲公主中最难熬的一位。回纥的毗伽阙可汗死后，傲慢的回纥人不理会宁国公主的身份，坚持以宁国公主没有子嗣为由，要求她为毗伽阙可汗殉葬。宁国公主一个弱女子孤身在异邦，又如何能抗拒？只得说道：“回纥因为羡慕大唐的风俗，所以才娶大唐女子为妻。如果想遵从你们本来的风俗，何必要同万里之外的大唐女人结婚呢！”说完便抽出刀来，割破了自己的面颊，顿时血流如注，已经分不清究竟是血水，还是她的泪水。

用刀割脸，是铁勒人表达哀悼的方式，公主最终还是按照回纥的风俗作了牺牲，只是她那粉雕玉琢的容颜，却被自己给毁弃了。回纥人将宁国公主送还长安后，李适看望了这位姑母，她的脸上有一条又长又深的可怕伤疤，无声地诉说着姑母在回纥部时悲剧般的经历。

无法想象，宁国公主抽刀划破面颊时，她的心里会有多么绝望。

李适带着数十人渡过黄河，来到了回纥大营。见大唐元帅到来，登里可汗傲慢地说道：“你便是唐朝皇帝的儿子？见到回纥的可汗，为何不行拜舞大礼？”

让天下兵马元帅给可汗行臣服的礼节，简直闻所未闻。现场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一旁的药子昂答道：“可汗错了，这不是应有的礼节。”

“哼。唐朝天子与可汗已经结为兄弟，对雍王来说，可汗是叔父，怎么能不拜舞呢？”此时说话的，是回纥将军车鼻。

药子昂据理力争：“雍王乃是天子的长子，如今又是元帅。哪里有大唐的储君给外国的可汗行拜舞大礼的道理？”

李适原本想要与登里可汗商议日后行军的问题，却没想到刚与登里可汗见面，便因为礼节

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礼节问题，却是他绝对不能让步的问题。李适这么想，他身边的药子昂也这么想，魏琚、韦少华、李进等随行的僚属更是这么想，礼节不是小事，大唐百余年的威名，绝不可以丧失在他们的身上。

争了许久，登里可汗怒喝一声：“够了！”随即下令道：“刚才吵吵嚷嚷的这几个人，全都拉出去，各打一百鞭！”

药子昂、魏琚等人被回纥兵拉出营外，用鞭子抽打起来。鞭子一声一声地传来，也在抽动着李适的心。

“你这娃娃，年轻不懂事，且放你回去。以后有事，让仆固元帅与我说！”登里可汗甩下一句话，便丢下李适回去了，只留李适在风中凌乱。这一回，药子昂、魏琚等四位僚属被打得不成人样，魏琚等两位被鞭挞的官员当晚便不治身亡。

这一件事情，深深地刻进了李适的脑海里，他相信，这些挫败的沮丧最终会化为激励的力量，让他通往功成的那天。只是二十岁的李适，此时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颠沛的命运。

李适没有与大军出征，而是留在了陕州。几天后，仆固怀恩与回纥军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后军，大军开拔东征。

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了。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二十七日，唐军抵达了洛阳北郊，逐一清扫洛阳周围的燕军势力。“大燕皇帝”史朝义也明白，这是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于是动用起麾下精兵十万，在昭觉寺列阵相迎。

昭觉寺前，唐军重步兵方阵呐喊而前，对燕军的阵形展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但燕军也训练有素，虽然损失惨重，但阵形却始终没有动摇。鱼朝恩也拿出了家底，派遣精锐的射生骑兵五百人奋力冲杀，燕军虽死者众多，阵势却仍如当初。

双方逐渐胶着在一起，难解难分，只要有一方出现溃散的迹象，便会重演一遍邙城之战当日的情景。镇西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马璘大声吼道：“事情紧急，上前！”自己单骑冲上，奋力出击，夺下了两块盾牌，冲入燕军的重步兵军阵中，四处砍杀。

马璘的突击将燕军阵形撕开了一个微小的口子，而这一点机会，被后面跟上的唐军给抓住了。镇西军跟着马璘的背影，冲入了燕军阵形的缺口，原本就已经伤亡过高的燕军支撑不下，溃败开来。战局终于出现了胜利的曙光。

燕军败退之后，转战到石榴园、老君庙一带，却再次遭遇惨败，人马互相践踏，填满了尚书谷。这一战，唐军杀死六万人，捕获二万人，史朝义仅率领数百名轻骑向东逃窜。

东京洛阳的城门终于打开了，迎接唐军胜利入城。

可是，遭逢战乱，总算看到一些希望的洛阳城中的百姓，却迎来了一次残忍的洗劫。入城的是回纥军，他们肆意杀掠，死者数以万计，还在城中各处点火，整个精致典雅的洛阳城，登时变成一片火海。

朔方军入城了，神策军入城了，英武军入城了，镇西军入城了……大军相继入城，却都投入到了这场惊天的洗劫之中。人性中最为黑暗的一面，到底在这血腥的场面下被激发了出来。安史之乱爆发的七年来，洛阳城屡次易手，却从没遇见过今日这般可怕的屠城。士兵们叫嚷着：“肃清叛军余孽！”却随意地把手中的战刀挥向普通的平民。

这三个月，是洛阳城和周边的郑州、汴州等地最黑暗的日子。唐军将这些地方视为叛区，任意剽掠。哭声响彻四野，仅剩的百姓、仅剩的财物都被抢夺干净，连一针一线也没有放过。已届隆冬时节，百姓们只能以纸片作冬衣，艰难地捱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谁也没想到，将这洛阳城百余年的繁华彻底毁灭殆尽的，不是安氏、史氏的叛军，而是这些打着王旗的大唐军人们。

尴尬的胜局

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的春天，在杜甫奉节的小宅中，老妻在杜甫的身后，帮他盘起稀疏的发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的邮驿体系濒临崩溃，只能靠亲友捎带信件。尤其是这个群山之间的江边小城，交通更为闭塞，杜甫所收到的家书都是数个月前写的。但在这个通信不便的时代，这数月以前的家书，也成了弥足珍贵的精神慰藉。

“露布！北边的露布！”忽听得外头喧闹起来，人们大声欢叫着，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露布传信，就是将帛书挂在竹竿上，快马传至各地，每逢朝廷在前线有了捷报，都会派人露布传至各地。只是这些年大唐的国势因为安史之乱而中衰，已经许久没有传过露布了。杜甫起身出去，想听听这次是什么样的大捷，能让朝廷再次以露布传至天下。

这时，整个小城都欢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想把这样的喜悦传给他们认识的所有人：

朝廷已经收复幽州！

史朝义自杀，叛军覆灭！

天下终于平定了！

昭觉寺之战后，官军收复洛阳。仆固怀恩率朔方军继续追击史朝义，连连取得大胜。大败之后的叛军，终于从内部开始瓦解崩溃了。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末到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春，河北州郡开始悉数倒戈。邺郡节度使薛嵩献出相州、卫州等四州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献出赵州、恒州等五州投降；叛军节度使田承嗣献莫州投降，并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还没到达，燕京留守李怀仙就献出范阳城，投降了大唐。史朝义无路可走，部下全部散去，最后在逃往契丹部的路上被李怀仙率军追上，在路边小树林中自缢而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李怀仙将史朝义首级献给朝廷，正式投降。

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

杜甫听到消息，略微呆了一会儿，心中激荡，竟然颤抖不已，喜极而泣。他回到房里，迎面遇上了妻子，此时他们的兴奋之情已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两人只是抱在一起，相拥垂泪，一起听着门外的街巷上，路人们有的狂喜到嘶叫，有的敲锣打鼓，放起了爆竹。

“真是好消息，我要马上给家中写信！”杜甫说着拭干眼泪，走到书桌前，却一时不知该先拿笔还是先研墨，手忙脚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到最后，只有笑着拿起案上的诗卷，掩盖难以自抑的心情。“这样的日子，当浮三大白！”杜甫笑着对妻子说道。

他此时只想手舞足蹈，将这几年心中的压抑之情倾洒而空，他一连串地说着，如同呢喃。此时他心中有数不清的话语要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河南平定了，我们就可以回杜陵

老家了！我们找些同乡作伴，过几天便一起出发。走水路快些，从巴陵到巫峡，再从巫峡到武昌，再从武昌到襄阳，再从襄阳到洛阳……”

那时的杜甫，与天下所有闻知露布告捷的百姓一样喜不自胜，却不知道这场胜局背后，是一场肮脏的交易。

千里之外的河北军营，仆固怀恩端坐于帅帐，接受归降叛将的参拜。

“败军之将田承嗣，来向元帅请罪！”刚刚投降的莫州守将田承嗣约莫五十岁年纪，口中虽说是请罪，但腰杆笔挺，嗓音洪亮，丝毫没有有什么愧悔的意思。

“若非田将军将旧主史朝义的家小悉数送来我军，史朝义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引颈就戮。你是有功之臣啊！”仆固怀恩说道，脸上没有表情。

“元帅谬赞！”田承嗣答道。仆固怀恩特地提了“旧主”，大有讥讽田承嗣背弃旧主的意思，田承嗣显然是听出来了，却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这个老狐狸！帐中的唐军将领心里都如此说了一声。

仆固怀恩素知田承嗣其人，在诡计多端、狡诈奸猾方面乃是一流。之前田承嗣跟随史朝义退守莫州，见史朝义不肯投降，便欺骗史朝义北上前往范阳去搬救兵。史朝义将史氏满门一百余口全部托付给了田承嗣，田承嗣满口答应。可史朝义前脚走了没多久，田承嗣便带领莫州守军投降了官军。而史朝义满门家小，便成了田承嗣投靠新主的筹码。

受降当日，田承嗣害怕不能保全自身，便诈称有病，不肯出城。如此名为投降，田承嗣仍然实实在在地攥着手中的部众。当时接受投降的，是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瑒。仆固瑒知田承嗣狡诈，想要入城捉拿田承嗣。可田承嗣谨慎无比，身边随时都有绝对效忠于他的卫队做保镖，仆固瑒愣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一次，田承嗣也是重金打点之后，才来到仆固怀恩营中请罪。饶是如此，谨慎的田承嗣仍然带着精锐部队，驻扎在官军大营附近。

这样的人，只要一日仍掌握重兵，就有可能成为新的乱源，断不能留！如今田承嗣只带了少数人入营，仆固怀恩安排下去，只要找到机会，便一声令下，控制住田承嗣。到那时先挟制住田承嗣，再去逼降田承嗣的手下。

正如此计较之时，忽听得营外的马蹄声轰然作响。仆固怀恩惊诧不已——回纥骑兵不在附近，究竟是什么骑兵，能有这么大的阵仗？

这时营门卫来报，四周出现大量部队，都是前不久投降的叛军。那队逼近的骑兵，正是已经投降的恒阳节度使张忠志。叛军几次战败，但仍保留着相当实力的幽燕突骑，而这些骑兵几乎都在张忠志手上。张忠志率领恒州等地投降，更献出了关键要塞井陉关。唐廷已经封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国姓，改名为“李宝臣”，把他当做大臣中的宝贝。

“却忘了向元帅报告。这次田某已知会了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等人，大家约好了，一起来向元帅请罪。”田承嗣拱手说道，嘴角带着一丝微微的笑意。

“既如此，便请他们入营！”仆固怀恩面不改色地说道。但他心里知道，原本定下的捉拿田承嗣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田承嗣如此有恃无恐，就是同样的原因。他定然是担心

孤身入营不保险，于是拉住了四大降将一起来见仆固怀恩。四大降将如今掌握着叛军几乎全部的剩余力量，纵使仆固怀恩有心要拿他们，也会投鼠忌器，顾忌着外面的大部队而不能动手。

田承嗣这时拜道：“元帅刚刚平定史朝义，今后在朝中，仍有用得到我等的地方。这次田某来，愿与李宝臣、李怀仙、薛嵩一起，从此以元帅马首是瞻。只求元帅能顾念我等苦劳，免了我等罪责，让我等依旧留在军中，为元帅效力！”

仆固怀恩盯着田承嗣，两人对视，良久之后仆固怀恩方道：“你的心意我已明白，你等归降大唐，都有功劳，我会表奏天子，为你等请功！”

他大步出帐，跨上骏马，在辕门等待李宝臣、薛嵩等人的到来。

不久之后，唐廷下诏，任命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后称为“相卫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后加封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仍在故地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三大节度使，加上原本已经任命为成德节度使的李宝臣，这些人掌控了河北全境，独断了管辖范围内的兵、人、财、物。

“河朔藩镇”，终于在唐廷的纵容下形成了。

河朔的州县俱为藩镇所有，身为河北元帅的仆固怀恩倒成了客人，只得收拾兵马，缓缓地离开。

这场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倾尽了整个大唐的力量平定了，却一步步走向了最坏的结局。这八年间，朝廷曾有多次机会，可以一举剿灭叛军，最终却因为屡屡处置失当，错失了大好时机，而来自天下的精锐军队，也白白地损失在河北河南的战场上。到头来，朝廷在史朝义败死之后，不得不与剩余的叛军首领妥协，以藩镇将帅的官职作为交易，换取河北形式上的和平。

“朝廷中有人说，父帅您自恃有功，傲慢不顺。这次还树立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薛嵩四员将帅，是因为害怕贼军平定之后会失宠，所以养寇自重，让田承嗣等人成为您的党羽外援。”行军路上，仆固瑒报告道。

“那你怎么觉得？”仆固怀恩反问。

仆固瑒一时语塞。

“那你说一说，自我们出兵平叛以来，仆固氏一门，有多少子侄战死于沙场？”

“一共……四十六人！”仆固瑒颤声道。四十六名仆固氏子侄，全死在了讨伐安史之乱的战场上。仆固瑒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仆固怀恩的心思。

“天下再也经不起战乱了，我仆固一门，也一样经不起战乱了。”仆固怀恩叹了一口气，便不再说话。

这八年，天下州县残破，生灵涂炭，不知有多少人惨死于兵荒马乱之中。百姓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而原本是铁勒人的仆固怀恩一门，也为大唐流了太多的血。

如果能有真正平定天下的方法，那也还是留待明日吧！

从乍一听闻官军收取河南河北时的狂喜中平复下来后，杜甫才慢慢地看出了大唐这尴尬的胜局。这一年，杜甫还不知道，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洛阳和故乡杜陵了。

往后的几年，杜甫总是因为种种原因，羁旅在巴蜀各地。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杜甫之前入了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府担任参军，依托严武，因此不得不继续跟着严武做事。在成都那所简陋的草堂里，他又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夏天溽热，秋冬时节又变得阴冷，难以挡风，庐顶茅草还时常被秋风所破，狼狈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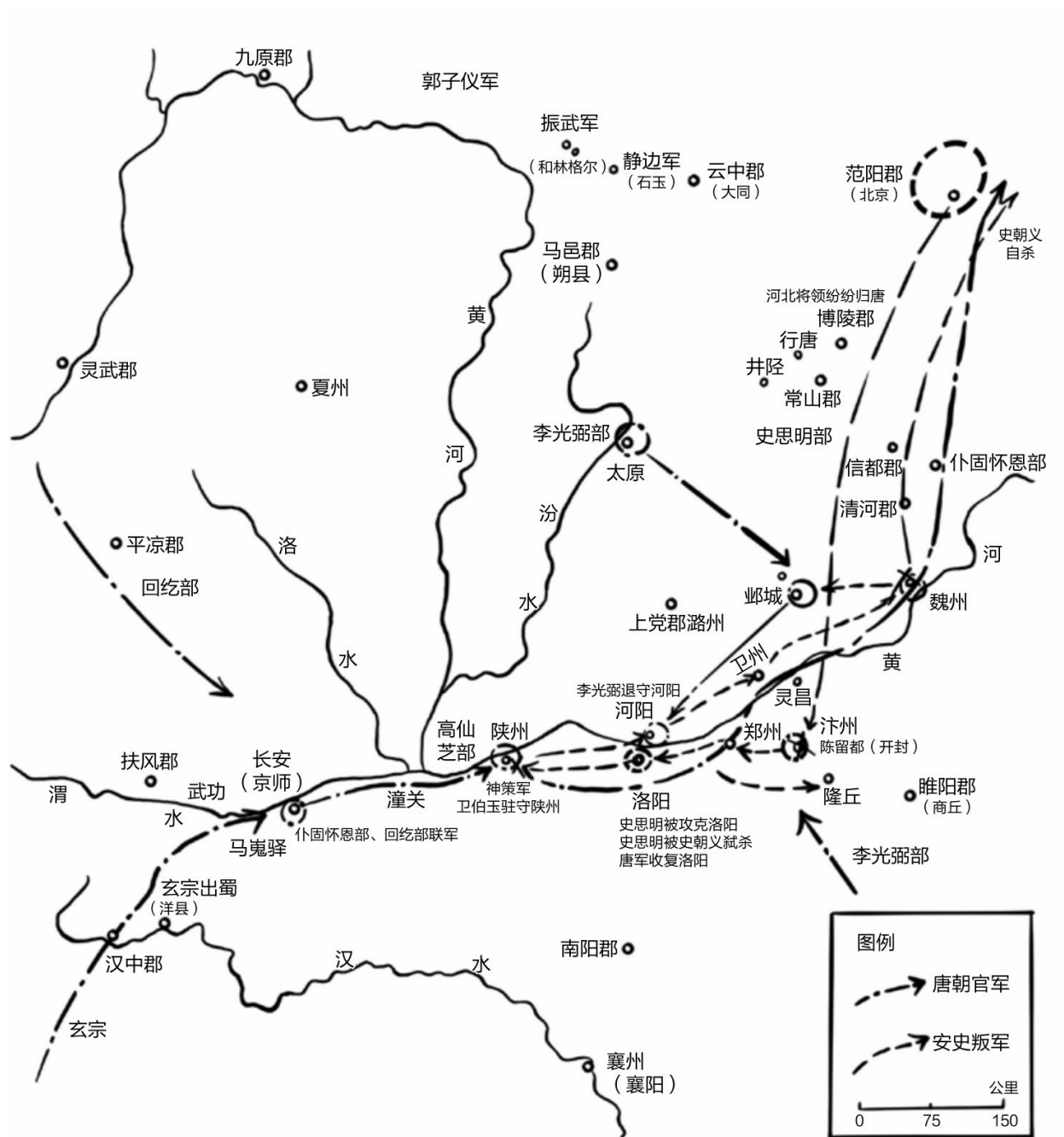
那时杜甫的愿望，就是能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然而这个愿望，就算是在开元盛世时也未必能成，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就更是奢望了。

严武病逝后，杜甫失去靠山，不得不转辗到其他地方谋生，几年后终于下定决心买舟南下。本想直达夔门，却因病魔缠身，一路又是蹉跎了数月。

到达夔门时，已经是深秋时分了。他登上夔州城外的白帝城高台，登高临眺，满目都是萧瑟的秋江景色。

唐平安史之乱

第三阶段：史思明起兵～安史之乱平定



身世飘零，竟让人肠断至此。

他提笔写下了那篇震铄古今的格律。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写完这首诗后不久，杜甫登上了离开的舟船。这些年的经历已经让他彻底看开了。纵使命运为他、为所有人带来的都是无尽的苦难，他也要背负着这些苦难，继续向前。

他的未来，就在永远充满未知的路上。

第十章

征西车马羽书驰

——大唐往何处去？

皇帝的难题

可怕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早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总算有了一丝和平的希望。为了庆祝叛乱平定，唐廷下令改年号为广德，征讨史朝义有功的将领加官进爵，封赏食邑，各有等差。

可刚刚继位不到一年的李豫，依旧笑不出来。

天下的局势极为严峻，大唐原来的九百多万户人口，如今只剩下了不足一百五十万户，编户齐民锐减到了五分之一，当年那个强盛的帝国，如今已经成了大病初愈的“东亚病夫”。既然是病夫，那谁都可以来踹一脚。安史之乱平定还不足三个月，吐蕃便大举东征，杀入唐军的大震关防线。

陇右、河西的防线，原有重兵把守，然而唐廷抽调了西北大部分精锐前往河北平叛，西线根本无力防御。吐蕃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兰州、廓州、河州、鄯州、洮州、岷州、秦州、成州、渭州等地，陇右地区均为吐蕃占领。

吐蕃是唐廷的宿敌，趁着大唐生病时挥挥拳头那也就罢了，这时连一向不敢仰视唐廷鼻息的党项羌人，也开始蠢蠢欲动，屡屡进犯关陇地区。

而李豫最放心不下的，并不是吐蕃、党项这些外族，说实话，吐蕃再强，要是大唐集中力量认真应对，也根本没有攻入大唐内地的机会。真正掣肘唐廷的力量、威胁大唐安全的，是那些平定安史之乱的有功将领们。诸如仆固怀恩、李光弼、郭子仪这些统御重兵的将领，都是管辖着大片州县的节帅，对自己手下的将士说一不二。只要稍稍生出一点点不臣之心，谁也难保他们不会成为下一个安禄山、史思明。

如果说，吐蕃、党项是大唐的肘腋之患的话，那仆固怀恩、李光弼、郭子仪这些军头们，甚至包括刚刚投降的李宝臣、田承嗣等，则都是唐廷的心腹大患。

这次平定叛乱，功劳最大的就是仆固怀恩。这些日子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向李豫揭发仆固怀恩的不臣之举。要是举报仆固怀恩之辈尽些小人，那也不算什么，可偏偏许多揭发者都是老成持重、为朝廷立下过汗马之功的老臣，这就让李豫不得不好好想想仆固怀恩自己的问题了。仆固怀恩原本就是蕃将，又是回纥的登里可汗的老丈人。据说这段时间仆固怀恩与登里可汗有许多密切到不正常的来往，这更是让李豫忧心忡忡。

他有一个可怕到不敢去想的猜疑——要是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像安禄山、史思明那样造反怎么办？如今的大唐，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去平定仆固怀恩与回纥的联盟？

如今李豫身为帝王，毕竟比不得当年还是广平王时那样心思单纯，他不得不站在天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猜忌、防范手下这些桀骜不驯的将领们。

这个皇帝，实在是太难做了。

比如，当面前拿到这样两封各有说辞的投诉奏表时，应该怎么做？

仆固怀恩投诉说，他护送回纥可汗返回漠北，路过太原，守卫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不仅不提供粮草物资的支持，还紧闭城门，把他们当成敌人一样防备，甚至命令部下悄悄地盗窃他的部下和回纥人的财物。

而被告方辛云京则反过来投诉仆固怀恩，说仆固怀恩仗着身边有回纥大军在，一路作威作福。回纥军在河南河北的叛区大肆烧杀抢掠，百姓早已恨得牙痒，太原军民自然紧闭城门，严加防范。仆固怀恩因此在回纥可汗面前丢了面子，恼羞成怒，带着兵马冲入太原城中准备掳掠。要不是辛云京早有准备，太原城早就被洗劫一空了。

对于仆固怀恩和辛云京各执一词的说法，李豫头疼不已。当他正想要派出贴身宦官，去太原城调查一番的时候，又有两封举报信从河东寄了过来。一封来自经过太原的朝廷特派宦官骆奉仙，另一封来自仆固怀恩。

骆奉仙投诉道：他来到太原时，接到辛云京报告，说仆固怀恩反形已露，所以骆奉仙便前往仆固怀恩处探视。他与仆固怀恩有旧情，仆固怀恩自己不来与骆奉仙说，却让他的母亲来数落骆奉仙。骆奉仙为了安抚仆固怀恩，主动将缠头彩物赠送给仆固怀恩，而仆固怀恩却借故悄悄藏起了骆奉仙的坐骑，显然想要趁他不备暗害，然后兴兵造反。骆奉仙发觉之后，赶忙找机会跳墙而逃。

仆固怀恩则报告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骆奉仙在返京途中经过仆固怀恩的驻地，仆固怀恩热情迎接，还当着自己母亲的面设宴款待。酒喝到尽兴时，仆固怀恩起身舞蹈，而骆奉仙则赠送了缠头。仆固怀恩想要酬谢，便提出留骆奉仙借宿，骆奉仙坚持请求返回京师，仆固怀恩便将他的马藏匿起来，本觉得没有什么，直到发觉骆奉仙已经逃走，这才追过去将骆奉仙的坐骑物归原主。得知骆奉仙如此诬告，仆固怀恩十分生气，请求将骆奉仙连同上一案的被告辛云京一起处置，斩首示众。

对李豫来说，他更相信的自然是自己的特派宦官骆奉仙这个版本的故事。回纥兵这一路声名狼藉，这几个月朝廷收到各种各样的投诉，也都可以印证辛云京的说辞。可他又不得不顾念仆固怀恩的想法，毕竟仆固氏一族满门忠烈，为平定安史之乱，有四十六名子弟不幸殒命，仆固怀恩之女还远嫁回纥，这次收复长安、洛阳，平定河北，仆固怀恩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头号中兴之臣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老臣，李豫不得不照顾他的面子。

这个时候，真相究竟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豫的处置态度。所以李豫没有让人继续刨根究底地调查这两件事情的情由，只是下诏，对两边都好言安慰，要求双方和解。

可仆固怀恩已经与其他唐臣势同水火，如何能和解得了？即使有机会和解，仆固怀恩只要手中握有重兵，始终是唐廷的心腹之患。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九月，李豫派了出身河东名门的宰相裴遵庆前往绛州，好生慰抚仆固怀恩，裴遵庆还旁敲侧击地劝仆固怀恩来长安朝见。仆固怀恩原本答应，却因为部将的劝说，害怕被骗到长安拘禁而拒绝了。裴遵庆退而求其次，又劝仆固怀恩派一个儿子来长安，却同样得到了拒绝的答复。

节度使入京朝见皇帝，原本就是边将节帅的本分，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本分却成了过分的要求，连宰相旁敲侧击地提点都会被拒绝。原因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仆固怀恩拥有了足以与唐廷分庭抗礼的资本和实力，已经成了大唐的威胁。不管仆固怀恩是不是真

的有不臣之心，他都已经失去了皇帝和朝廷的信任。

然而，正当李豫指挥朝臣们，小心地处理着与仆固怀恩的关系之时，西线的战事却一点一点紧张起来。

自从陇右失陷于吐蕃以来，原本是肃宗对抗安史叛军大本营的凤翔、泾州，一下子变成了抗击吐蕃的前线。这年十月，吐蕃又一次大举进攻泾州，泾州刺史高晖举城投降。接着，高晖为吐蕃军队作向导，引导他们向内地深入。

李豫得知吐蕃逼近的消息时，吐蕃前锋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长安只有三百里的邠州（今陕西彬州），而且还在继续前进。这个消息不仅令他震惊，还让整个长安城都为之震骇。吐蕃到达了距离京师只有八天路程的地方，整个帝国竟一无所知？此时李辅国已死，程元振统领着皇帝的禁军，负责处理军务。然而程元振就像是聋了一般，在此之前丝毫没有报告任何敌情。

出了这样的事情，不是程元振知情不报之类的理由就能说得过去的。李豫知道，关中的防御体系出了问题，那些守在泾州、凤翔的边将们，可能早已经与吐蕃勾结在一起，背叛了大唐。

朝廷的精锐部队刚刚在关东平定叛乱，还没有调回。长安城只有少数神武军，这可如何是好？

危机之下，李豫一边紧急向各个州郡求助，要求节度使们率军勤王；另一边不得不重新启用了解职赋闲在家的郭子仪，封其为关内兵马副元帅，前往咸阳组织兵力抵御吐蕃。

郭子仪火线上任，手中一无人手，二无粮草，临时招募之后，只招到了二十名骑兵跟随，出了长安城前往咸阳，在那里组织防线，抵御从泾州、邠州一路前来的吐蕃军。

可是吐蕃并没有按照套路出牌。泾州方向来犯的吐蕃军竟然是用来牵制唐军的疑兵，真正的吐蕃主力，出现在了凤翔的方向。吐蕃大将马重英率领吐谷浑、党项、氏、羌等各族军队二十多万人，漫山遍野，前后达数十里，穿过了大唐的凤翔防线。十月初六日，大军从盩厔（今陕西周至县）渡过渭河，顺着秦岭山脉向东挺进。

朝廷三年前就在凤翔设立了节度使军镇，可凤翔节度使高升自始至终都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只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率领精锐部队二千人挡在这二十万大军面前。吕月将的这两千人击败了吐蕃军的前锋部队，死守在盩厔。面对一百倍于己的敌军，吕月将拼死抗击，最终在三天后全军覆没。

吕月将在渭水边的抗击，为唐廷争取了三天的宝贵时间。

这几天，李豫紧急在长安招兵，整训新兵。但吐蕃军的来势实在太快了，转眼间就到了长安城外的便桥附近。长安的有生力量大多由郭子仪率领，布置在渭水北岸的咸阳，防备泾州方向的来军，却不曾想吐蕃大军竟在渭水南岸，到达了长安城外，仓促之间已无法调回了。

整个长安上下都不知所措。这几天，唐廷十万火急地下文书，向各军镇求助，可是军镇的节度使们一片静默，毫无回应。

刚刚继位便遭逢这样的难题，李豫真是欲哭无泪，连弃考的心思都有了。这样一道题目，只能暂且先不做了。李豫匆忙间下令出巡陕州，那里有宦官鱼朝恩、军将卫伯玉所领的神策军驻扎，他们是李豫所能信任的最后一点兵马了。十月初七日，李豫匆忙带领手下离开长安，逃往陕州。出了长安城后，眼看着随行的官吏们越来越少，那些新招募的禁军士卒们，也都一哄而散。

十月初九日，吐蕃大军浩浩荡荡地进了长安，吐蕃权臣恩兰·达扎路恭和投敌的泾州刺史高晖等人立已故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李承宏是章怀太子李贤的重孙，和亲吐蕃的金城公主的兄弟，达扎路恭立其为帝，还设置百官，却是做起了要在长安长久经营的打算。吐蕃军队大肆抢劫府库市里的财物，焚毁居宅，长安城再度陷入一片萧条。

李豫的皇帝车驾行到华山之下时，华州的官府也已经逃得人去楼空。十月的深秋，关中天气凉得尤快。李豫和随从们饥寒交迫，却找不到地方可以安顿下来。

堂堂大唐天子，何事能窘迫至此？此时的李豫没有禁军，没有大臣，没有援军，国家被外寇占据，天下州县都是拥兵自重的诸侯，李豫所能控制的，竟然只有目光所及的这片小小的土地。以前他以为大唐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此时方才知晓，黑暗之后，还有更加深邃幽暗的深渊。

此时支撑着李豫的，恐怕只有心里残存的一丝意志了。他是大唐的天子，就算是再难的题，也要留着血汗把它做完！

这时，东方终于传来了马蹄声，一支援军在此时赶来。那是观军容使鱼朝恩的部队：“臣从陕州听闻急报，带领神策军前来护驾！”

笑容终于重回李豫阴霾遍布的脸上，几乎要崩溃的李豫这才算暂且有了容身之处。

天不亡大唐。节度使们虽然各怀鬼胎，但终究还是有忠义之人。大唐还剩下的那些力量，正在向着天子这里汇聚。

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听闻长安失陷，急忙前往陕州寻找李豫，一路收拾败兵，整顿兵马，组织起四千劲旅，防守在了武关。

鄜坊节度判官段秀实劝说节度使白孝德率军前来急救国难，白孝德即日大举南下，奔赴京畿，与关内守军齐心协力，抗击吐蕃。

还有长安的门阀、大族，许多都自行组织起了民团，保卫这里的田庄。无数小股民团深入敌后，骚扰吐蕃军的后方。

“郭令公已经从商州率领大军来了！”长安的百姓们奔走相告着。射生将王甫入城秘密纠集数百名少年，夜里在朱雀街击鼓呐喊，吐蕃军队更加惶恐不安。进入长安的吐蕃军，本以为可以随意抢夺一些财宝与奴隶，却在不知不觉间，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向长安进军

占据长安十五天后，吐蕃军退回了陇右。

关中的反抗力量此起彼伏，如果吐蕃继续留在长安的话，迟早要被唐军切断后路，一锅端了。吐蕃虽然是主动退出了长安，但也是明智之举。然而唐军收复的长安城，已经在吐蕃军的管理下遍地废墟，吐蕃人烧掉了唐朝皇室的陵寝，毁坏了朝廷的府库，京师往日的繁华已成为过眼云烟。

而更让皇帝李豫感到困惑的，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的问题。

吐蕃之乱前前后后闹了四十多天，暴露了唐廷的极度虚弱。西边的凤翔、泾州一触即溃，防线如同纸糊。而关东的各个军镇，在这四十多天里竟然没有派来过一支军队。皇帝被吐蕃军追得东躲西藏，关东的那些节度使们却全都在看戏。若不是鱼朝恩的神策军帮助李豫站稳脚跟、郭子仪等关中将帅关键时刻站出来御敌，那大唐就真的像过去的西晋那样在外族的入侵下灭国了。

如今重新回到宫里，朝廷已经颜面尽失。皇帝该如何收拾这摊败局？

必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皇帝是不可能有责任的，万一有责任，那就真是天大的问题了，要么天崩地裂，要么人头滚滚，而这些都是如今逃难到陕州的这个脆弱的朝廷所能承受的。于是，大臣们将责任全都归咎在了程元振头上。指责程元振隐瞒军情，导致朝廷上下猝不及防；也正是因为程元振的倒行逆施、嫉贤妒能，才导致了朝廷的军事指挥失灵，各路节度使军镇因为奸臣当道，不敢来关中勤王。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程元振的错，唯有诛杀程元振以谢天下，同时不再向各军镇派遣宦官监军，并将宦官鱼朝恩统领的神策军交由大臣管理。

其实在李豫心里，情况是清清楚楚的。文臣与宦官历来不睦，朝臣借此来打击宦官集团，也算是找到了机会。可撤销监军、罢黜宦官军权，却是动摇皇帝权力根本的事情。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宦官掌兵，就是代皇帝掌兵，现在要将神策军还给外朝管理，李豫如何肯应？

程元振没有及时报告吐蕃军情，自然是有责任的，可那时京畿守军就只有区区数千人，就算提早报告了，又能有什么用？程元振是扶持李豫有功的宦官，如果说李辅国是肃宗李亨的影子，那程元振就是李豫的影子，李豫依靠着程元振弹压那些桀骜不驯的将帅。只是大唐已经不是过去的大唐，李豫玩儿脱了，他本想借助程元振弹压军镇，最终却导致了各路节度使集体罢工。

可眼下比保住程元振的命更重要的，是平息各路节度使的猜疑。如果牺牲程元振，可以缓和朝廷与地方节度使们的关系，就算李豫再不忍心，也不得不这么做了。

十一月初二日，李豫下令降罪程元振，不过顾念他曾经有保驾之功，所以仅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归田里。

长安沦陷，撕开了唐廷军事指挥中枢的最后一片遮羞布。经过陈涛斜之战以来的几次作战，朝廷的中央军已经损失殆尽。这次皇帝出走长安，原本的神武军逃散殆尽，朝廷终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为今之计，唯有集中力量，打造一支能打胜战、能听指挥的中央禁军出来。

军队要能打胜仗，前提是要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经受过战争考验的军队。以往的中央禁军都是从长安、关中少年中招募，事实证明，这些沾染了京城浮华之气的京中少年，一到危难关头就经不起考验，全都一哄而散，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不堪其用的。所幸这次变故中，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有着出色的表现，这些陇西兵士们平时貌不起眼，一到战斗时，便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李豫和他的手下们一致认为，可以以神策军为底子，重新打造出一支强军来。

而军队必须要听指挥，关键是要能听皇帝的指挥。大唐立国以来，一直自信可以驾驭任何指挥官，不管是外族蕃将，还是高门望族，只要有能力、忠诚可靠，就可以成为皇帝的宿卫将领、亲信节帅。可自安史之乱以来，诸番变故，李豫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了。不管是汉人、蕃人，还是文臣、武臣，统统都有各自的私心，有私心就会生异心，生异心就会不稳定，李豫能信的，就只有亲信的宦官了。他们不能生育，又是皇帝的家奴身份，让宦官来掌军，终究好过其他人。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二月，李豫的车驾从陕州回到长安，随后下令，任命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管禁军，训练驻扎在宫禁之中的神武、神策等军。走了程元振，又一位宦官踏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跟随在皇帝返京队伍中的，还有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他提出，皇帝应该按照祖制，先拜谒祖宗陵庙，然后再回宫。这个建议被宰相元载轻蔑地驳斥了，元载认为颜真卿迂腐、墨守陈规。颜真卿愤怒地说：“如此败坏下去，朝廷还能经受得了吗！”

人心遵守纲纪，而纲纪也在维系着人心。要是连朝廷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套纲纪了，又能用什么去约束那些不守纲纪之人？

法不责众，这次关东各州郡节度使无一人到来，朝廷没法真的去追究责任，只能给程元振撤职了事。此时朝廷最忌惮、最担心的，依然是驻守在河东的仆固怀恩。仆固怀恩在河东与留守太原的辛云京闹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两边一言不合，在擦枪走火中打了起来。

唐廷准备让颜真卿担任朔方行营宣慰使，劝说仆固怀恩入朝，既是调停，也是安抚。只要仆固怀恩来了长安，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消除一下误会，以后仆固怀恩还是大唐的好臣子。

这时，颜真卿泼来了凉水：“仆固怀恩不可能来了。”

当初皇帝逃到陕州时，颜真卿曾建议皇帝召仆固怀恩前来勤王，朝廷上下原本就怀疑仆固怀恩有反心，当时全都不敢冒着引狼入室的风险召他前来。如果那时召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尚且有可能愿意共赴国难。可到了现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敏感时期，除非仆固怀恩疯了，否则断然不敢来京。

毕竟，史书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例子。古往今来，韩信、窦宪、尔朱荣……多少领兵在外

的大将，因为被朝廷猜疑，在宣召入京后被莫名其妙地一举拿下。仆固怀恩虽然是蕃将，但基本的常识还是懂的。

召不来仆固怀恩，如何解决河东的困局呢？

颜真卿建议道：“陛下不如用郭子仪取代仆固怀恩，这样可以不战而使其臣服。”

仆固怀恩麾下将士大多数都是朔方军。郭子仪在朔方军中深受爱戴，威望很高。派出郭子仪去安抚朔方军，可以将那些有叛乱风险的朔方军重新收归大唐的旗下。

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不久之后，仆固怀恩与辛云京的矛盾再次激化，辛云京在太原城外大败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瑒的军队。于是唐廷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前往河东招抚那里的仆固怀恩。唐廷在解决朔方军在河东的紧张局势方面，基本是按照颜真卿的谋划进行的。

可是颜真卿的计划，却并没有说清楚一个问题——朝廷该拿仆固怀恩怎么办？

郭子仪入河东，入得轰轰烈烈。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二月，郭子仪任朔方节度大使，到达河中（今山西永济）。这里驻守的一万云南兵军纪极差。郭子仪杀掉十四人，杖挞三十人，河中顿时安定，郭子仪的威名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河东。

消息传到了仆固怀恩军中，将士们都说，“我们跟随仆固怀恩，做的都是些手足相杀的事，又有何面目再见郭令公呢？”

仆固怀恩知道，这是郭子仪之计。他造出声势，就是为了在心理上削弱部将们的斗志。可就算知道这是计，仆固怀恩也无计可施。郭子仪的阳谋堂堂正正，仆固怀恩的对策也只有堂堂正正地反怼。可如今仆固怀恩深陷不义，所有人都说他要谋反，他又如何能堂堂正正得起来？

他本没有反叛之心。多年以前，仆固怀恩在西域与其他部落争斗失败，向东投靠了大唐。是玄宗皇帝收留了他，还任命他为大将。这些年，仆固怀恩不敢忘记忠义二字，带领全族为大唐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平定了安史叛军。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的一片忠心，竟然无人相信，人们众口铄金，他竟变成叛臣，站在了大唐的另一边。

难道这一切，只是因为仆固怀恩铁勒族的身份？

这场安史之乱改变了太多事情，大唐对待外族原本开放的胸襟再也不会有了，安禄山、史思明的胡族，劫掠河南河北的回纥，杀入长安的吐蕃，都成了人们心中的刺，只要动一动，便会流出浓稠的血。

在仆固瑒的军中，胡族兵与汉族兵的矛盾也随着军情的紧张而进一步激化。汉族兵认为诸将偏心于胡族兵，于是发动起义，杀死了主将仆固瑒。仆固瑒是仆固怀恩最得力的儿子，听闻他的死讯，仆固怀恩悲痛不已。而这些在他麾下并肩作战多年的子弟兵们在军中作乱，也给了仆固怀恩沉重的打击。

看着血淋淋的战报，仆固怀恩心中的某一处地方，崩塌了。

这个时候，他隐隐预感到了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于是急忙往他母亲那里赶去，诉说了一番话语。

当仆固怀恩向母亲拜了两拜，走出家门时，母亲提着刀追了出来，口中说道：“朝廷待你不薄，你竟然造反！我要为朝廷杀掉你这个叛贼，剖取你的心以向三军谢罪！”仆固怀恩含着泪看了母亲一眼，快步逃走，丢下手中的数万唐军将士，带领仆固部亲随三百人渡过黄河，向朔方军的大本营灵州而去。

那是仆固怀恩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他让母亲在众人面前说这些恩断义绝的话，只是想与母亲划清界限，等他走后，能让朝廷顾惜他当初的功劳，保全他的母亲。仆固怀恩出走灵州后，郭子仪派人将仆固瑒的首级送到了长安。罪臣授首，群臣齐声祝贺，而皇帝李豫却怏怏不乐，说道：“朕的恩信未及，使得功臣遭受冷落，朕深感惭愧，有什么可庆贺的？”于是下令接仆固怀恩的母亲到长安，盛情款待。可仆固怀恩的母亲闷闷不乐，一个月之后便老死在了长安。寿终正寝后，皇帝又按照功臣的礼节将她埋葬。

听说了这个故事的大臣们，对此都不免一声长叹。

仆固怀恩在灵武重新收拾兵马，整顿军备，实力有所恢复。

不久之后，唐廷发来诏书，带来了皇帝的话：仆固怀恩在长安、河东的家小，已经被悉心照顾；仆固怀恩与皇帝的君臣情义“情实如初”，只是河北已经平定，朝廷曾经封的河北元帅、朔方节度使的职位就不便再做了，请仆固怀恩回到长安，大唐不会亏待它的功臣，皇帝所封的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还会继续为他保留。

这是皇帝最后的善意了。李豫是个温厚人，终究不愿意做诛杀功臣的事情。

但是思来想去，仆固怀恩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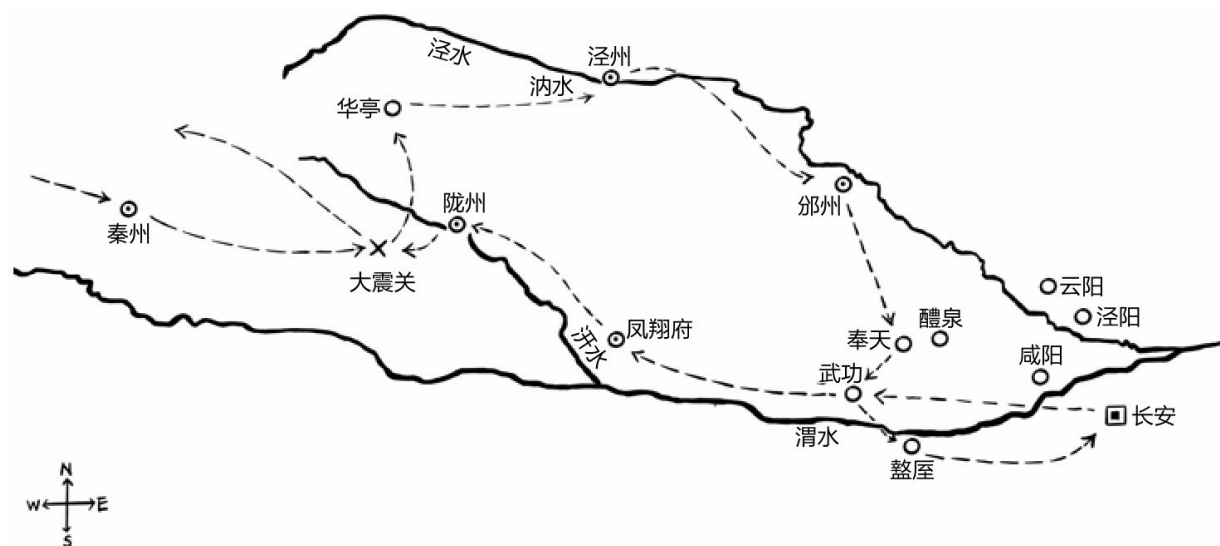
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心中意难平。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许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可仆固怀恩仍然咽不下这口气，气恼自己竟像破鞋一样被朝廷抛弃。

既然所有人都说他仆固怀恩要造反，那他便反一个给所有人看！

朝廷上下看轻仆固怀恩，只因为他是蕃将，他便要大家都看清楚，天下除了他仆固怀恩，还有谁有能力同时组织起大唐和蕃族的各路人马？

这年七月，仆固怀恩纠集了回纥、吐蕃部众十万，再加上灵州的数万朔方军，十几万人一起大举进攻关中，向着长安进发。

代宗初年吐蕃进攻长安路线图



帝国最后的希望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的冬天，凉州城外，大军围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看着城外黑压压的吐蕃军队，陷入了苦思。

这年夏天，仆固怀恩串联了回纥、吐蕃等各族联军协力攻唐，西境告急。作为守卫大唐河西之地的边帅，杨志烈当即组织了五千精锐，攻击仆固怀恩在灵州的大本营。

河西本是大唐在西境的重镇，连接关陇和西域，阻隔突厥、回纥与吐蕃，统赤水、大斗等八军，以及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镇中兵马七万三千人，乃是仅次于范阳的天下第二大军镇。但是安史之乱后，河西大部分兵马被调往平叛前线，如今杨志烈派出的五千兵马，已经是河西最后的精锐力量。

河西军一路攻克摧沙堡、灵武城，直逼仆固怀恩老巢。仆固怀恩正督率吐蕃、回纥联军逼近关中，距离长安只有三百里，听闻河西军包围了灵州，急忙率军退却，回去救援。河西军正在灵州激烈交战时，仆固怀恩率两千吐蕃、浑部骑兵突然赶到，夜袭军营。河西军因此大败，五千兵马有一半折损，退回了凉州城。

这是一场悲壮的失败，也是名震天下的河西军最后的辉煌。他们用惨烈的代价，换取了吐蕃、回纥联军退兵，解除了长安的威胁。此时的关中，只有郭子仪、鱼朝恩率领关中兵马苦战，关东兵马一支也没有到来，如果不是河西出兵，逼得仆固怀恩返回，长安的危情便难以解除。

但河西军耗尽了最后一点力量，退回的兵马士气低落，伤亡惨重，已经无法再坚持守城了。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最后弃城逃往甘州，被那里的沙陀人所杀。吐蕃趁势攻克了凉州。

大唐与吐蕃交战近百年，吐蕃终于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河西之地。而大唐本土与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联系，终于就此断绝。

仆固怀恩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

这些年沙场征战，他曾多次亲率骑兵冲锋陷阵，身上的伤痛早已经超过了他能承受的负荷。他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全凭自己心中的执念。

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凭什么？

凭什么？他战功赫赫，为大唐奠定了平叛的胜局，立下了连郭子仪、李光弼都不能做到的功业。可就因为自己的功劳和声望，他成了所有人怀疑的对象。他为了大局着想，将自己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回纥的登里可汗，因此成了可汗的岳父，却又被怀疑与回纥私通。闹到最后，他几乎子孙丧尽，妻离子散，母亲在长安不明不白而亡。而他的那些敌人，甚至是当年跟随安禄山、史思明的叛臣，却一个比一个混得好，舒舒服服地做着他们的土皇帝。

在灵州时，仆固怀恩听说，同样是蕃将的高丽人李光弼，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不止是李光弼，唐军中所有的蕃族将领，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歧视和怀疑。在皇帝李豫出逃陕州期

间，李光弼没有奉诏赶来，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这种氛围的影响。再到后来，连一向敬畏李光弼的部将们，也开始甩脸色给李光弼看。他一向治军严肃，全靠一股威势贯彻军纪，此时陷入落魄之后，将士们也开始用冷言冷语挤兑他。李光弼因此愈发不得志，最终忧郁成疾，溘然长逝。他与郭子仪同为“中兴二将”，是阻挡安史叛军的中流砥柱，最后却含恨而终，无人怜惜。

仆固怀恩与李光弼虽然关系很差，但都是一代名将，内心深处始终带着一股英雄惜英雄的感情。将士枯骨无人问，终究是让人叹惋。

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

他仆固怀恩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而天下人却辜负了他。

所以他要做给所有人看，让天下人看看辜负了他的结果。他已经失去了名望、地位，失去了母亲、儿女，如今的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仆固怀恩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已经等不起了，他要在临死之前完成这件念念不忘的事情。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声称皇帝李豫已死，再度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奴刺等部总共数十万人，向长安进军。

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仆固怀恩真正的力量。除了仆固怀恩，谁还有如此威望，能驱策回纥、吐蕃这些桀骜不驯的强国为之所用？仆固怀恩成为各军实际的盟主，吐蕃权臣尚结悉赞磨、达扎路恭从北道经泾州奔赴奉天（今陕西乾县）；党项军人从东道奔赴同州（今陕西大荔）；吐谷浑、奴刺的部队从西道经凤翔奔赴盩厔。回纥部队则由登里可汗的弟弟合胡禄都督药葛罗率领，跟随在吐蕃军之后。而仆固怀恩则亲率朔方军紧随其后，协调各路兵马相互配合。

当初仆固怀恩以慈悲为怀，许了田承嗣、李怀仙等人投降，和平解决安史之乱。如今再兴兵戈，让生灵涂炭，是因为仆固怀恩方寸已乱，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对别人慈悲了。当然按仆固怀恩的能力，他也可以约束吐蕃、回纥各路军队，等到唐军迎击之时，双方自然会知晓“皇帝驾崩”的说法是谣传，到那时候，唐廷与各路蕃兵之间自然有斡旋的余地。

只是仆固怀恩没想到，他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他病倒在了行军路上。部下们将他送回灵州休养，到了灵武附近的鸣沙，仆固怀恩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弥留之际，仆固怀恩知道自己大限已至，他戎马一生，最终将会死在这片荒僻的小村庄里。

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诸阉矫诬，何殊指鹿为马！倘不纳愚恳，且贵因循，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

临终前，仆固怀恩又想起了当初他上书皇帝李豫时写下的那篇字字泣血的表文。这时他不免问自己，从中兴之将变成大唐的头号逆贼，他究竟错在了哪里？

想起二十二年前的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跟随父亲乙李啜拔归降大唐，唐玄宗在花萼相辉楼招待他们这些归降的首领，赏赐甚厚。在那场极乐的盛宴上，仆固怀恩第一次领略到盛唐的锦绣繁华与天家的雍容华贵，从此心醉不已。也许从这时起，一切便错了。

仆固怀恩死于鸣沙，皇帝李豫听闻之后，没有感到丝毫的愉悦，只是带着悲悯叹道：“仆

仆固怀恩没有谋反，只是为部下所误罢了！”这一年来，虽然仆固怀恩两次兴兵，唐廷在公文中始终没有称其为反贼，甚至到他死后，也为他保留着功臣的名位。这也算是大唐天子对待有功之臣的最大的善意了。

但这些善意，也仅此而已，仆固怀恩终究是大唐的威胁、皇权的威胁，牺牲仆固怀恩，维护皇权稳定，这一切都不得不做。

仆固怀恩之死，也让吐蕃失去了节制约束的力量，吐蕃因此更肆意妄为，到处杀掠。九月十五日，吐蕃十万大军到达了奉天城下，京城震恐。长安一片慌乱，不知多少人卷着铺盖，想要逃到城外的深山之中。

正当吐蕃步步紧逼之际，大唐的援军终于从关东而来，出现在了战场上。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滑濮节度使李光进、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前来应战！

当初仆固怀恩串联吐蕃、回纥来攻之时，郭子仪便建议说，敌军都是骑兵，进军如飞，不可轻敌。如今唯有调集各节度使之兵，扼守关中周围的各个要塞，方能阻挡他们攻入长安。其实，谁不知道要调集节度使来勤王呢？上次长安沦陷，不就是吃了各节度使不来勤王的亏么？可这个建议，只有郭子仪说出来，才算是真正的一言九鼎。郭子仪在军中威望隆重，李光进、郝庭玉等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只有郭子仪出面，才能劝服那些一直想要保存实力的关东节度使心甘情愿地赶来。

在大唐天子的诏书与郭令公的关照之下，节度使们的援军终于抵达了。这几日暴雨倾盆，吐蕃军因此无法前进。而各路唐军也趁着这个宝贵的时机，冒雨前行，进驻各自指定的防区。

皇帝李豫宣布御驾亲征，但是却没有说御驾亲征到哪里。有时候朝廷的说辞就是这么模棱两可，皇帝既可以御驾亲征到奉天前线，也可以借着亲征的名头，往后退到潼关、陕州。长安的百姓们已经在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时领教过一次，如今听到朝廷再次唱着御驾亲征的口号，不免更加惊疑。

据说鱼朝恩在皇帝面前申请，要长安全民皆兵，所有男子都穿上黑衣，加入行伍，守卫都城。可是连皇帝都可能弃城逃走，平头百姓们如何肯去卖命？大量百姓踏上了逃命之路，跳墙的跳墙，挖地洞的挖地洞，只想快点从这里逃出去。

这天朝会，皇帝没有参加，只有鱼朝恩主持会议，提议朝廷迁往河中避难。这个场景，像极了十年前，玄宗准备出逃巴蜀时的样子。但此时的朝臣们，再不是天宝年间的那群诺诺之辈了，大臣们当头反驳道：“敕使是要谋反吗！如今守军云集，你不同心戮力抵御敌寇，反而想匆忙胁迫天子放弃宗庙社稷，不是谋反又是什么？”

鱼朝恩面红耳赤，惶惶而退。皇帝出走的事情这才算是搁置下来。

朝廷不能指望，皇帝不能指望，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关内副元帅郭子仪的身上。如今，也许只有他有办法能退走吐蕃、回纥的数十万大军了。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十月初八日，泾阳城之围已经数日。郭子仪坚守城中，吐蕃、回

纥联军分别在城北、城西扎营，围而不攻。

郭子仪跨上战马，下令打开城门，只带了几名亲卫，向着泾阳城西门外的回纥大营驰去。他要靠一己之力，劝说回纥人归顺大唐。

“令公三思！”诸将听闻主帅近乎单人匹马地前去敌营，全都上来劝阻。

“我意已决，不要再说了。”郭子仪挥手道。

“令公若是执意要去，还请选五百铁骑，作为卫从！”

“不可！”郭子仪道，“此举恰恰会害了我。”说罢策马扬鞭，准备出城。

“父亲！”儿子郭晞扣住马头，流着泪苦苦劝道，“他们回纥人都是虎狼之辈，父亲乃是国之元帅。奈何要让自己成为敌人的口中之食呢？”

“以后你会明白的。”郭子仪看了儿子一眼，“如今我军寡不敌众，真要交战，便是我父子二人共同为国而死。到那时候，你我父子尚不足惜，危险的是国，是家！往日我与回纥关系深厚，这次和他们坦诚相言，若是幸运，回纥听了我的劝告，那就是天下之福；倘若失败，死的便是我一人。”说到这里，郭子仪用只有郭晞一人听得见的声音低声说道，“到那时候，你便逃回去吧，你父已经死国，你保全自己，朝廷也不会说些什么。”他不等郭晞回话，用马鞭击打儿子的手，大声道，“去！”

郭晞手中吃痛，放开了马头。郭子仪胯下坐骑长嘶一声，飞驰而出。

郭子仪带着几名亲卫径直奔到了回纥大营前，一名亲卫骑马到回纥营门前传话：“令公已到！”

仆固怀恩劝说吐蕃、回纥出兵时曾说郭子仪已经被鱼朝恩害死。此时听闻鼎鼎大名的郭令公亲自到来，整个回纥大营都震惊了。营中一时间走动匆忙，过不多时，大队回纥骑兵出营列阵，他们不知郭子仪这样的阵仗，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所以均是披坚执锐，紧张地戒备着。

骑兵为首一人，郭子仪认得是回纥统帅胡禄都督药葛罗。只见药葛罗执弓上箭，立在军阵前列。

到了这个时候，郭子仪必须要赌一把了。

他取下兜鍪，脱下盔甲，将手中长枪随手扎在身旁的土里，策动战马，缓步走向回纥军阵。他一人一马，走得缓慢，每一步都像是跨过了一年时间。

回纥各部酋长相互看了一眼，确信郭子仪没有敌意，于是道了一声：“是了！”接着全都下马上前，向着郭子仪纳头便拜。

郭子仪也滚鞍下马，上前拉住药葛罗的手，一改往日的温和慈祥，责备道：“你们回纥有功于大唐，大唐回报你们的也不薄。为何此时背信弃义，深入大唐境内，侵略京畿诸县，何其愚蠢！你们觉得这是在帮助仆固怀恩？可是仆固怀恩抛家弃国，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好

处？如今我既然来了，也任凭你们杀，我的将士们必然誓死与你们一战！”他如金刚怒目，声色俱厉，一众回纥酋长竟然为之气夺。

药葛罗讪讪地笑了一声：“仆固怀恩欺骗我，说天可汗驾崩了，郭令公也已经去世，大唐没有主人了，所以我才敢同他前来。如今我已经知道天子在上都长安，令公又在这里统帅军队，仆固怀恩又为苍天所杀，我们这些人岂敢和令公交战！”

“是么？”郭子仪审视着药葛罗的眼睛，目光威严，像是一位长者看着自己犯错的孩子。药葛罗好歹是一方统帅，在郭子仪面前，却也抬不起头来。

郭子仪顿了顿，继续说道：“既如此，那有件事情需要回纥做一做。”他指了指北边方向，那里是吐蕃的军营，“吐蕃暴虐，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国的关系，吞噬我边疆，焚毁扫荡我京畿地区，他们所掠夺的财物用车装都装不完，马、牛和其他牲畜前后长达数百里，散布在荒野上，这是苍天赏赐给你们们的。”他看着药葛罗的脸上现出贪婪的神色，便继续说道，“这不只是为了我大唐考虑，也是为你们做的谋划。你们破了吐蕃，夺取他们的财富，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做不做在你们，只是机不可失啊。”

看着药葛罗脸上现出喜色，郭子仪便知道，他大功告成了。方才出城之前，他已经让细作探听出了端倪——回纥与吐蕃之间，全靠仆固怀恩生前维系关系，此时仆固怀恩去世，友谊的小船说翻便翻了。回纥与吐蕃分营而居，就是因为他们相互忌惮的缘故。

和回纥、吐蕃人打交道，不能和他们谈些信义、忠孝之类的高调，而是要用实力逼得他们不敢妄为，又用利益驱策他们办事。这一点，也是郭子仪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果然，药葛罗答道：“我等被仆固怀恩所误，实在对不起令公。如今便让我们为令公效力，击败吐蕃人，弥补我们的过错。”顿了顿，药葛罗想到了什么，继续道，“仆固怀恩的儿子，乃是我回纥可敦的兄弟，还请令公不要诛杀他们。”

“这个自然。”

紧张的气氛到这里终于松弛了下来。在营前对峙的回纥酋长们迎了上来，拜见郭子仪，嘘寒问暖起来。郭子仪身后的从者们也迎上去，郭子仪挥手让他们退后，取酒与回纥酋长共饮。

斟满美酒，药葛罗请郭子仪先对天立誓。郭子仪将酒洒在地上，发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的将相也万岁！谁要负约，就在阵前殒命，家族灭绝。”

他发了一个毒誓，显示自己的诚意，然后饮下半杯酒，将酒杯递给了药葛罗。药葛罗接过酒杯，也依样洒酒祭天道：“我也如令公所誓！”

酋长们均是大喜，一场紧张的围城，变成了欢快的酒宴。郭子仪与药葛罗定约之后，返回了泾阳城。

欢宴的声音传到了吐蕃大营中，吐蕃人生出疑窦，连夜便退走了。

回纥军与唐军一路追击，终于在灵台西原（今甘肃灵台）追上了吐蕃军，一场大战之后，斩首五万，生擒万人，俘获士女牛马多不胜数。

年近七旬的郭子仪，力挽狂澜救下了长安城，救下了大唐的尊严。

但是这场战争进一步耗空了安史之乱后本来就已经一穷二白的大唐。回纥胡禄都督药葛罗率领两百多人的访问团，随同郭子仪入宫觐见皇帝。唐廷对他们不敢怠慢，前前后后赏赐了他们十万匹丝帛，总算是盛情将药葛罗一行欢送出境。可回纥访问团走后，大唐的府库里已经空空如也了，甚至那些赏赐，很多也是从百官的俸禄当中扣下后拨给回纥使团的。

这个帝国，再也无力承受下一场风浪。

在新时代来临之前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又有了新的谋划。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他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那便是为“大燕政权”的前后四位皇帝——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建造祠堂，尊称他们为“四圣”，把他们当成神一样供着，日日烧香祭拜。

为这天下公认的四位反贼建立祠堂，田承嗣是吃定了上下两边的心思。对下，河北民间崇拜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的大有人在。安史之乱的八年间，河北的底层百姓因为受到宣传的影响，对安史政权并没有恶意，相反，胡族部落认为他们是光明之神，汉族百姓则认为他们是“四星聚尾”天象预言的真命天子。迷信是最好利用的东西，为这“四圣”立庙，能够吸引一大帮愚昧的信徒心甘情愿地为田承嗣做事。

同时，田承嗣也料定朝廷不敢拿这件事情对自己开刀。

这些年，田承嗣往长安派去了不少间谍，听说唐廷财政困难，正在休养生息，这时候自然要小心处理与河朔藩镇的关系，防止一着不慎，再度引发战争。而田承嗣对魏博的军事力量十分自信，就算唐军来了，也未必是他们魏博军的对手。

不出田承嗣所料，建立“四圣”的祠堂后，唐廷派来使节，好言劝说，一句重话都没有。田承嗣的回应则非常地客气，态度却很明确：撤销四圣庙可以，还请皇帝封他做一个宰相。

这一下，唐廷许久没有回复。也许是皇帝李豫正在强忍怒意，或者大发雷霆将田承嗣的奏表丢在地上。田承嗣对此并不担心，他虽然与长安的那个皇帝素未谋面，但对皇帝的那点心思摸得门清。他相信，只要皇帝有大局观，终究会帮助田承嗣实现他做宰相的愿望的。

过了几天，诏书果然下了，田承嗣被拜为检校左仆射、守太尉、同平章事，封雁门郡王。田承嗣的小小心愿，就这样被超额满足了。田承嗣也就顺水推舟，毁掉了“四圣祠”中安史父子的灵位。

毕竟对田承嗣来说，安史父子与他的旧主之情，远远比不上从朝廷得到的好处来得实在。

这些年来，朝廷似乎已经接受了河朔藩镇的存在。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在今河北保定一带），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在今河北邯郸一带），昭义节度使薛嵩（原来的相卫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北安阳一带），幽州节度使李怀仙（在今北京一带）收罗安史叛军的余党，各自拥有精兵数万人，操练军队，修筑城池，自行任命文武官员，不向朝廷上贡赋税。河朔藩镇之外，还有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控制襄阳附近州县，自称平卢、淄青节度使的李正己控制淄博、青州附近州县，与河朔藩镇的节度使们互相联姻，互为表里，遥相呼应。而朝廷一直采取的姑息政策，让这些藩镇成了实际上的独立王国。这些节度使虽然称为藩臣，但实际上仅仅是维系朝廷与地方名义上的关系而已。

其中，田承嗣是最为老谋深算的一位。

魏博原本是河朔藩镇中最弱的，但自归降唐廷被封为魏博节度使以来，田承嗣便一刻也没有闲下来，一直暗中图谋巩固自身，向辖境内收取重税、整修武备、统计户口，强拉兵丁。因此几年之内，部众多达十万。田承嗣还挑选魁梧有力的战士一万名，充作卫兵，称为衙兵（也称“牙兵”）。有了这支军队，魏博就有了称雄于天下的实力。

获封王爵之后，田承嗣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区区魏博的州县并不能填满他的欲壑，他还想拥有更多更多。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昭义节度使薛嵩去世，将士们推举薛嵩十二岁的儿子薛平为继承人，担任节度留后之职。

这件事情，明眼人都知道不妥。

节度使乃是朝廷命官，自然是中央朝廷决定任命，既没有藩镇的将士“推选”这回事，也没有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的道理。薛嵩是当年大唐名将薛仁贵的孙子，作为忠烈之后，薛平也不愿意担上不义之名。而且他才十二岁，自然也管不了这些桀骜不驯的兵将，所以表面答应了下来，过后他将这一职位让给叔父薛平，自己却在夜里悄悄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故里。不久之后，朝廷下诏，任命薛平为昭义军节度留后。

这不是河朔藩镇第一次经历领导人更迭了。五年前，幽州节度使李怀仙被部将所杀，几番内乱之后，原本是李怀仙部将的朱泚成了新的幽州节度使。不过幽州离魏博较远，田承嗣那时羽翼未丰，还鞭长莫及。而昭义的辖区在相州、卫州，就在魏博的旁边，是块大大的肥肉。此时昭义军换了节度使，对于田承嗣来说，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田承嗣引诱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举兵作乱，驱逐了节度留后薛平，率部归附魏博。田承嗣又以救援为借口，趁机袭取了相州。在田承嗣老谋深算的操作之下，昭义军所辖的相州、卫州等四州之地，成功地并入了魏博的版图。吞并昭义之后，田承嗣自己任命官吏，收拢了原本属于薛嵩的精兵良马，实力再度膨胀。

就这样，田承嗣的魏博终于成了最强的藩镇。

河朔藩镇，四镇变成了三镇，这样的变动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藩镇之间原本相互制衡的微妙关系，被田承嗣打破了，原本在河朔称霸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以及雄踞齐鲁之地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都与田承嗣有着种种矛盾。这种矛盾愈演愈烈，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听闻田承嗣抗拒朝廷，节度使们纷纷上表，请求征讨。

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四月，唐廷终于下诏，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并命令李宝臣、李正己与河东节度使薛平、幽州节度使朱滔、昭义节度使李承昭、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汴宋节度使田神玉等八人派兵前往魏博，征讨田承嗣。

走出安史之乱后，天下总算有了十年总体和平的时间。却没想到和平如此短暂，各路兵马来往匆忙，河北百姓们还没有从上一轮的动乱中缓过来，马上就要再度陷于战火的边缘。

河北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田承嗣成了藩镇们的众矢之的，接连惨败之后，损兵折将，原本属于魏博镇的德州、磁州

也相继被攻克。可田承嗣不可小觑，他长袖善舞，与实力最强的李宝臣、李正己结成了同盟，成功地挑起了讨伐魏博的各藩镇间的矛盾，战争向着原本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成德军的李宝臣在田承嗣的挑拨下，连夜袭破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守军，而后向范阳进军，但随即被击退，什么也没捞着，悻悻地回到了恒州。

最终藩镇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利益的交换，田承嗣继续保有他从昭义军吞并得来的相州、卫州。相应地，田承嗣让出了那些被其他藩镇攻克的州县，李宝臣得到了沧州，李正己得到了德州。相州就是邺城，这里富得流油，拿沧州、德州来换取相州、卫州等昭义镇所属州县，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一场大战，演变成了狗咬狗的互殴，黑吃黑的分赃。

这些属于大唐的州县，变成了藩镇之间私相授受的筹码。身处长安的皇帝李豫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心中百般不是滋味。但他知道，现在必须要先沉住气，因为还不到处理这些藩镇的时候。

上天要他灭亡，就必先让他疯狂。

如今的藩镇，关系虽然错综复杂，矛盾与利益交织，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中央朝廷。要是唐廷沉不住气，开始对某些藩镇下刀子，就是在逼他们变成铁板一块，共同对抗中央。只有慢慢分化瓦解，先等他们内部出了问题，才是解决藩镇问题的时候。

此时李豫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整肃中央朝廷内部的秩序。朝中尚有权臣元载当朝，要先除掉他，才能一鼓作气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

从即位以来，李豫一步一步，小心地翦除唐廷中那些威胁皇权的力量。

最初，李辅国权倾朝野。李豫看出李辅国为肃宗所做的那些事情已经引发众怒，权势虽高，但已经失尽人心。于是他与元载密谋，派人假扮强盗，偷偷潜入李辅国宅中将其暗杀，轻而易举地摧垮了李辅国集团。

随后，鱼朝恩把持禁军，干预政事，慑服百官，还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李豫一边假装放任鱼朝恩行事，一边利用元载在朝中的影响，策划了消灭鱼朝恩的计划。鱼朝恩在一场宫廷酒宴上被发动突然袭击，随即被缢杀于内侍省。

如今，元载成了又一个权臣，他逼走了颜真卿、李泌等一干能臣，在朝堂上志得意满。对于元载，李豫其实并没有像对李辅国、鱼朝恩那样忌惮。因为元载只是文臣，并不领兵。他也是精干之人，善于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扩充朝廷的财政收入。李豫需要这样的聚敛之臣，好让大唐一度资不抵债、形同破产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有元载背负天下人的骂名，而唐廷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何乐而不为？

只要元载不做得太过分，不至于威胁到皇帝的权威。

等到大唐的财政状况真正好转之后，李豫就会有所行动。到时候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元载头上，诛杀掉元载这个“佞臣”，那长安又可以普天同庆，他李豫又是一代圣君了。

谷雨之后，在江南的湖州，顾渚山贡茶院，一场诗会正进行着。刺史颜真卿正与名士陆羽

对坐，静静地看着陆羽用他独创的“煎茶法”烹制一盏滋味独到的茶。陆羽是后世所称的“茶圣”，他烹出的茶，自有一股清隽之气。

大唐战乱了多年，总算在江南有了这么一处安静的书桌。

这几年，颜真卿因为遭到宰相元载的排挤，离开朝堂，转任抚州刺史、湖州刺史。与民休养生息，也是他的一桩愿望。颜真卿在任上修缮水利、清理河道，原本负担沉重的抚州、湖州，在颜真卿的治下，总算是慢慢恢复了元气。而颜真卿奔波了半生，也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居所，成了风流啸咏的文章太守。

得益于百姓们生生不息的韧性，以及大唐朝廷上下仍具有活力的政治体制，天下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所幸大唐足够大，既有粗犷的北方，也有温和的南方。北方虽然依旧兵甲林立，时时笼罩着战争的阴霾，但南方各州县则在唐廷派出的官员们的主政下，继续为帝国供给钱粮与财帛。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被称为奸相的元载，却做了一件好事情。他将许多像颜真卿这样的朝廷大员派往南方，虽说是一种排挤，却也大大维护了南方的稳定。

同样遭到排挤的还有白衣山人李泌。肃宗死后，李泌被重新召入朝堂。但他同样不被宰相元载喜欢，不久之后，就以检校秘书少监、江南西道判官之职再次离开朝廷，调往江西工作。

有了这些中央朝廷派往南方的地方官们，江南才不至于像河北那样，成为桀骜不驯的半独立藩镇；江南各个州县也在这些精干的朝廷官僚治下，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李豫已经五十二岁了，除了长寿的玄宗皇帝，大唐皇帝的寿命普遍只有五十多岁，李豫知道，自己已经走入了人生的尽头。

晚年的李豫愈发沉迷于佛教，他常常设坛讲经，并与高僧共同祈福。之所以拜佛，也许是因为心中的执念——那个盛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李豫发下过宏愿，要让大唐重新振作，再度回到往日的辉煌。

但李豫也清楚，自己是看不到那一天到来的。他所能做的，就只有为那个新时代做好铺垫，为大唐的复兴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富国强政，厉兵秣马，枕戈待旦。

这一年，李豫崩逝在了长安城，世称“代宗”。这是一个评价很高的美谥，也许是对李豫的一种表彰。在他的治下，大唐度过了最为低谷的岁月，局势终于稳定下来，他还铲除了威胁皇权的鱼朝恩、元载，并且将河朔藩镇咄咄逼人的形势稳定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大唐朝廷终于重新有了一支能打能战的中央禁军！

这年九月，长安城下旌旗招展，一支大军正整齐地列着行军的队伍，向南方而去。

这是四千神策军，他们将从长安出发，前往巴蜀，再继续向南，奔赴南诏的战场。

这一年，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人，分三道入侵，声称要占据巴蜀之地，将这里作为吐蕃东边的门户。唐廷则派出了四千神策军，连同五千关中军，增援巴蜀的战场。这支军队将会所向披靡，在巴蜀的战场上获得大胜。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大唐终于训练出了一支强大的新禁军。

而老将郭子仪，依然驻守灵州，一次又一次地带领朔方军，击破吐蕃、回纥的屡屡来袭。

这是一个黯淡的时代，相比于璀璨的盛唐，此时的大唐帝国依然在风雨中飘摇，百姓依然困苦，忍受着种种压力无法聊生。但皇帝的雄心尚在，忠臣们的坚守尚在，那便是大唐的一息尚在。也正因为有人在这黑暗的时代中一直坚守，才让历史的书页上始终留存着一息不灭的光明。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再来？

尾声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又是一个孟春时节，杜甫在荆南的一处厅堂里，又听到了李龟年的歌声。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龟年的歌喉依旧洪亮，但是却平添了一丝苍凉。厅堂里只有寥寥的几位宾客，安安静静地听着。一曲唱罢，厅堂间回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安史之乱虽平，但中原依然藩镇林立，战乱不断，纷纷扰扰。也许只有在长江以南这远离纷争的地带，才容得下一张可以静心写诗的书桌，腾得出一方可以展喉清歌的厅堂。

杜甫的神思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洛阳，第一次听到李龟年歌声时的场景。岐王宅里门庭若市，雕梁玉栋之间，李龟年青春年少，歌声犹如最为名贵的绸缎，柔软而又顺滑，正如那段流金一般的岁月，让人掀起对世间所有美好的想象。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少年，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想那时何等意气风发，如今只能凭轩涕泗流。

在大历年间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已经有机会见到盛唐的风华了。再过几年，那些成长在开元盛世的子弟们也将逐渐凋零，到那时候，当年的繁华就真的成了无人相信的梦境。后人只能在盛唐诗人的只言片语里，体会那一段时代了。

白发苍苍的李龟年演唱完毕后，离开厅堂，历经风华的年迈乐师，往往会在酣畅淋漓的表演之后选择独处，调整自己的内心。

那棵海棠树枝繁叶茂，但花期已过，只要春风吹过，便是一地的落花。一阵风吹来，满树的海棠花瓣纷纷落下，犹如一场烂漫的雨。

世人并没有太关心诗人杜甫与乐师李龟年重逢时的场景，以至于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有杜甫为李龟年所写的一首赠诗，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

或许——是杜甫先走上前，二人相对，行礼，坐下。

“尊驾还记得当年在岐王宅里遇见的小杜否？”

“杜子美，杜少陵，方才在堂上，我便认出你来了。那时在洛阳，我们还在崔尚书堂前谈得甚欢。没想到一晃，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是啊，四十年了。”

“.....”

“这么多年，李公无恙否？”

“无恙。”

二人相对而坐，一时间有太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杜甫不知道李龟年是如何辗转

来到江南的，李龟年也不知道杜甫这是准备去哪里。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他们都经历过乱世的流离，都挣扎着幸运地生存了下来，也都将继续挣扎着活下去。在这样一个年代，做到这一切已是不易，又何必再详加细问，揭开对方刚刚结痂不久的创口呢？

纵然是当年在洛阳时那些快乐的日子，如今也已经成为再也不忍追忆的场景。

海棠随风飘落如雨，落在他们的衣袖上，二人相视而笑，都不忍心将它们拂去。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如此，那便后会有期了。”

“后会有期！”

“珍重！”

“珍重！”

二人互相道着再会，却都明白，后会无期。

只有眼前落花缤纷的江南，年年花开花落，永远这样繁华交替，周而复始。

江南重逢李龟年，大约发生在770年的晚春。随后的这个冬天，杜甫离开了人世。

这年入秋之后，杜甫带着一家老小从长沙乘船去岳阳，在经过洞庭湖时，风疾加重，终于病得卧床不起。在这个陌生的他乡，他无所依靠，只能徒劳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初冬之夜，寒风萧瑟，冷雨飘零。杜甫蜷缩在那条破旧而潮湿的小木船里，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故乡成了他的执念，可他终其一生，也没能如愿回到一开始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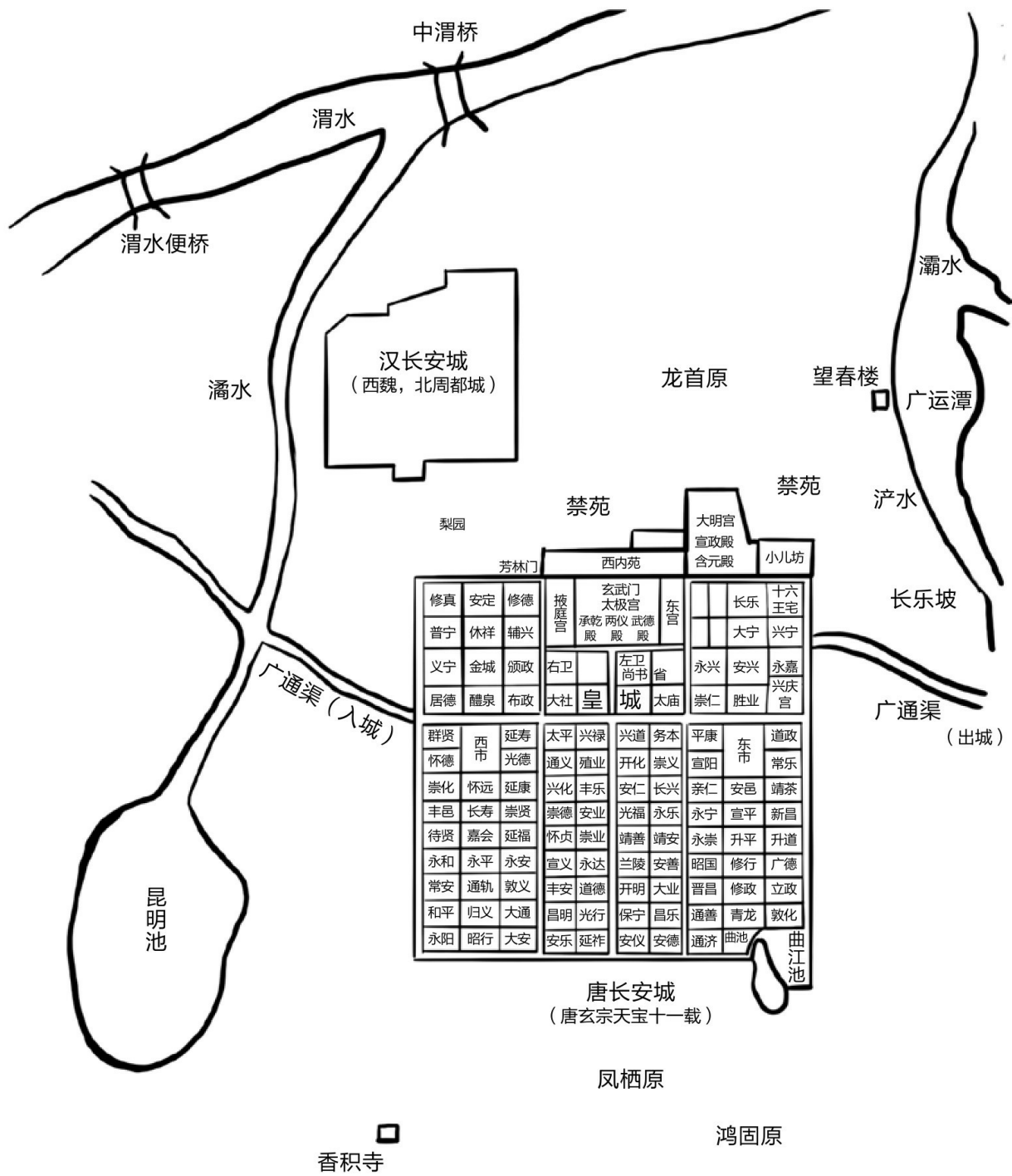
他在死后虽然被誉为“诗圣”，成了与李白同列的伟大诗人，但是在垂暮之年，杜甫依然名声不显，不被时人推崇，只是一个可怜潦倒的平凡老人。上天诞下这位诗人，借他的双眼见证大唐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然后由他之手写下旷世的诗篇。

雨停之时，寒风吹起，摇动着昏黄的灯影。残烛将尽，到那时候，一切都将黑暗下去。他断断续续地叹息着，望着茫茫的夜色。夜空中群星静默，等待着他的归期。

这一天，他死了，身后是一缕属于绚丽的盛唐的魂魄，与他一起随风而逝。

（本书完）

唐长安城周边形势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
-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
-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
-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
-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
- [唐]张鷟《朝野僉载》
- [唐]刘餗《隋唐嘉话》
-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
- [明]顾炎武《日知录》
- [清]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輿纪要》
- [明]仇兆鳌《杜诗详注》
-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
-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
-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 王兴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
- 汪篾《汉唐史论稿》
- 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
-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
-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

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军事科学院主编《唐代军事史》

冯至《杜甫传》

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附表

唐代前期大事年表

唐高祖李渊（618—626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18 年	武德元年	李渊废隋恭帝侑，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	骁果军江都兵变，推宇文文化及为首，杀隋炀帝。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大胜
619 年	武德二年		王世充废皇泰主，称帝，国号郑
621 年	武德四年		洛阳虎牢之战，唐朝一举剿灭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势力
623 年	武德六年		辅公祐起兵，不久后被剿灭
624 年	武德七年	唐廷颁行《武德律》及均田、租庸调法	
626 年	武德九年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李渊传位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东突厥深入，逼长安，唐太宗亲临渭水，与颉利可汗结便桥之盟，突厥退兵

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27 年	贞观元年	下令谏官入政事堂议事	李艺据涇州谋反被杀，王君廓谋反被杀，李孝常谋反被杀
628 年	贞观二年		薛延陀首领乙失夷男受唐封为真珠毗伽可汗，建汗庭于漠北
629 年	贞观三年	司空裴寂免官，流静州，旋卒。李世民始御太极殿。玄奘起程赴天竺。修造大明宫	
630 年	贞观四年		李靖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634 年	贞观八年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贡请婚
635 年	贞观九年	唐高祖李渊崩于垂拱殿。太子承乾于东宫平决庶政	李靖大破吐谷浑，其主慕容伏允及子先后为左右所杀
636 年	贞观十年	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太宗谓“失一良佐”	
637 年	贞观十一年	颁布贞观律令格式	
638 年	贞观十二年	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成，又称《贞观氏族志》	
640 年	贞观十四年		侯君集攻克高昌，唐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
641 年	贞观十五年	魏王李泰等撰《括地志》成	文成公主入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李世勣败薛延陀于诺真水
643 年	贞观十七年	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	
645 年	贞观十九年	玄奘取经还，抵长安	太宗征辽东，无功而还。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唐，薛延陀首领乙失夷男死
646 年	贞观二十年	太宗计划封禅泰山，但因北方有事而中止。日本开始大化改新	唐军击破薛延陀，于铁勒诸部置羁縻州府
648 年	贞观二十二年		阿史那社尔平龟兹，唐始置安西四镇。唐赴天竺使者王玄策俘摩揭陀国王阿罗那顺而归
649 年	贞观二十三年	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51 年	永徽二年	武则天再度入宫	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统西突厥十姓之地。大食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唐与大食的官方联系始此
652 年	永徽三年	唐廷颁布《永徽律》	
653 年	永徽四年	长孙无忌等完成撰修《律疏》。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等人谋反，密谋拥立荊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	
655 年	永徽六年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	
657 年	显庆二年	改洛阳宫为东都，自此唐朝正式实行两京制	苏定方擒阿史那贺鲁，西突厥亡。唐以其地分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并隶安西都护
659 年	显庆四年	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长孙无忌于黔州被逼自杀	
660 年	显庆五年	李治因患风眩，武则天开始参与理政	苏定方破百济，擒获百济王等五十八人至东都，唐高宗责问后下诏释放
661 年	龙朔元年		以萨珊朝波斯王子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
663 年	龙朔三年	李义府下狱	白江口之战，唐罗联军大败倭军，刘仁轨派人至对马岛宣谕倭国
666 年	乾封元年	高宗封禅泰山，古来帝王封禅，以此为盛	高句丽渊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争权
668 年	总章元年		高丽内乱，唐遣李勣等攻灭之，俘其王高藏，以其地置安东都护府
670 年	咸亨元年		吐蕃陷龟兹拨换城，大非川之战，唐废安西四镇
674 年	上元元年	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武则天向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	
675 年	上元二年	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猝然离世，改立李贤为太子。是年，王勃作《滕王阁序》	

续表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79 年	调露元年	明崇俨被盗杀于东都	裴行俭平西突厥阿史那都支，重建安西四镇
680 年	调露二年	太子李贤因罪被废	
682 年	永淳元年		后突厥骨咄禄崛起，回纥受其压迫，西徙甘、凉二州之间
683 年	弘道元年	高宗去世，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执政	

唐中宗李显（683—684年在位）、唐睿宗李旦（684—690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84 年	嗣圣元年	中宗被废，相王李旦立，是为唐睿宗，武则天执政。宰相裴炎被杀	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反武则天，三个月后兵败被杀
686 年	垂拱二年		唐军为吐蕃所败，安西四镇再度失守
687 年	垂拱三年		唐大将黑齿常之败后突厥骨咄禄于黄花堆
688 年	垂拱四年	名堂落成，号万象神宫	琅邪王李冲起兵，随即败死
689 年	永昌元年		薛怀义征东突厥，在单于台刻石记功而还
690 年	天授元年	武则天废睿宗，称帝，改国号为周	

武周时期（690—705年）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91 年	天授二年	武则天幽闭李氏诸王	东突厥可汗骨咄禄死，默啜继立
692 年	长寿元年		武则天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夺回安西四镇
693 年	长寿二年	杀皇嗣李旦的妃子刘氏、德妃窦氏，李旦几遭诬陷	
695 年	证圣元年	薛怀义因失宠而密烧天堂，延及明堂	

续表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696 年	万岁通天元年		契丹李尽忠与孙万荣等叛唐，陷营州，攻略河北诸州
697 年	万岁通天二年	来俊臣被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入宫侍奉武则天	武周联合突厥讨伐孙万荣
698 年	圣历元年	庐陵王复为皇太子	唐廷置武骑团兵于河南、河北，以抗突厥
705 年	神龙元年	张柬之、崔玄暉等人发动政变，杀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则天退位，复立中宗李显，复国号为唐	

唐中宗李显（705—710年在位）、殇帝李重茂（710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706 年	神龙二年		唐与吐蕃首次会盟
707 年	景龙元年	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失败被杀	
709 年	景龙三年		金城公主和亲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710 年	唐隆元年 景云元年	中宗去世，韦后临朝，立子重茂为帝。睿宗子隆基与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及安乐公主，逼重茂逊位，拥立睿宗	

唐睿宗李旦（710—712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711 年	景云二年	李旦命太子李隆基监国	后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请和
712 年	景云三年	李旦让位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713 年	先天二年	先天政变，玄宗诛杀太平公主党羽，执掌大权。是年，姚崇任相，献“十事要说”	骊山讲武阅兵
716 年	开元四年	宋璟代姚崇为相	突厥默啜可汗被杀，突厥内乱，毗伽可汗即位
720 年	开元八年	朝廷严禁恶钱。宋璟罢相	
725 年	开元十三年	在宰相张说主持下，李隆基率领百官封禅泰山	
736 年	开元二十三年	李林甫担任宰相	
737 年	开元二十五年	玄宗在同一日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琬废为庶人并杀害。次年，改立三子李玢（李亨）为太子	
745 年	天宝四载	册立杨玉环为贵妃	回纥毗伽阙可汗攻杀突厥白眉可汗，尽据其地
749 年	天宝八载	府兵制彻底破坏	哥舒翰拔吐蕃石堡城，唐军死伤数万
751 年	天宝十载	范阳、卢龙节度使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	南诏战争爆发，唐军大败。怛罗斯之战，高仙芝率安西军与大食势力相遇，最终被击败
755 年	天宝十四载		安禄山借口讨伐杨国忠而起兵叛乱
756 年	天宝十五载	玄宗出逃巴蜀。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是为肃宗	安禄山占领洛阳。潼关守将哥舒翰在朝廷逼迫下出兵，最终惨败。安禄山军占领长安

唐肃宗李亨（756—762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757 年	至德二载	玄宗回到长安。 安庆绪杀死安禄山，自立为帝	香积寺之战后，唐军收复长安、洛阳。 张巡、许远在雍丘、睢阳抗击叛军一年多后，城破而亡
759 年	乾元二年	史思明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帝	安史叛军与唐军在相州展开激战，唐军大败
762 年	宝应元年	玄宗病逝，肃宗病重。张良娣密谋另立储君，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发动政变。肃宗病逝，太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	回纥南下，在仆固怀恩劝说下协助唐军，击败史朝义

唐代宗李豫（762—779年在位）

公元	年号	文治	武功
763 年	广德元年	元载担任宰相。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	史朝义被杀，河朔四镇投降，安史之乱平息。 吐蕃侵入长安，代宗东逃陕州
764 年	广德二年		仆固怀恩叛归灵州，联合回纥、吐蕃攻入关陇
765 年	永泰元年		仆固怀恩再诱胡兵入寇，死于路上。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大营，说服回纥联合
775 年	大历十年		魏博田承嗣并吞昭义军，唐廷令命诸道兵共讨田承嗣，最终无功而返
777 年	大历十二年	代宗下令诛杀元载	
779 年	大历十四年	代宗病逝，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德宗	

读一页就上瘾的 唐朝史

4

范西园◎著

帝国的挽歌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楔子

梦里回到唐朝

多年以后，看着长安城外开往关东战场的平叛大军，大唐的宪宗皇帝李纯应该会想起幼年时跟随祖父仓皇出奔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是大唐最彷徨失措的时候，盛世的浮华如泡沫一般散去，剩下的只有最冰冷的现实。兵荒马乱之中，一代人在哭泣中满面尘埃地成长着。

这些生在开元天宝年间，在安史之乱中逐渐懂事的人们，正在经历着人世间最为深重的苦难。这是大唐最为苦难的一代人。命运偏偏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让他们出生在大唐最为繁荣的时代，见惯了盛世的繁华，差点以为自己的人生会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年老或死亡。可是，冥冥之中的上天却在他们人生中的黄金时代，用一场安史之乱，将这一切美好全部毁灭，留给他们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那个盛唐，对于后来的人来说，只是想象中的理想社会，但对于成长于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那段岁月却是他们的童年。人总是会不自觉地美化自己的童年时期，更何况是在如今一片愁云笼罩的时候，当年那个极盛时期的大唐更显得美好无比。李适心中的开元盛世，一定是泛着金边的，是他心目中最为美好的岁月。

世上的一切，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而一个时代要是失去了，那就再也不能找回了。

他们都是失落的一代，而复兴大唐的渴望，在他们心中也就更为炽烈。

李适就这样，从父亲唐代宗李豫那里接手了大唐。

后来被称为“唐德宗”的皇帝李适，是在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接手大唐帝国的。此时的帝国内部，几乎陷入了一局死棋：朝廷财政运转困难、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曾经那个声势喧天的“巨唐”，已经在外敌与内贼的合围之下惨遭肢解。在外，吐蕃一步步侵夺了河西与陇右，南诏则逐步蚕食着大唐的西南疆土，而西北的回纥一直对大唐的河套地区虎视眈眈。在内，安史叛军旧将归降之后，占据了河朔藩镇，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几个半独立的王国；而中原地带的淄青、淮西等其他藩镇也同样桀骜不驯，各自盘踞一方。

李适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生人。那是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君临天下的全盛时期，李适的整个少年时代，目睹了他的家族开创的大唐盛世的辉煌。那时他是太子李亨的长子长孙，年少的李适并不太懂什么朝堂上的政治纷争，却没来由地觉得，他可以按部就班地接替父祖们的位子，掌管大唐帝国，继续它的辉煌与荣耀。

但是好景不长，李适十四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当唐玄宗放弃长安城，仓皇地逃亡巴蜀之地时，李适跟随他的爷爷，也就是唐肃宗李亨转移到朔方，沿途历经了家国丧乱的苦痛。

开元盛世，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时代。但是，经历过那段繁华盛世的人，怎么可能不想再回到过去？

昭昭有唐，天俾万国。

列祖应命，四宗顺则！

恢复昔日大唐的荣光，成了他毕生的理想。李适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手里的大唐，回到原来的那个开元盛世！

第一章

可怜诸侯春不贡，河朔使者日相望

——一个理想主义帝王的理想破灭史

向藩镇开刀

昏暗的寝所中，陈列着种种精美到浮夸的器具，许多器具的纹饰、颜色都是只有天子方能使用的。大床之上，一个头枕七星剑，盖着赤黄色锦被的枯瘦老人紧闭双目，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他的妻妾们、子侄们、家臣们陪侍在侧，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在流泪啜泣，每个人都神色凝重，心事重重。

许久之后，重重院落中号哭四起，意味着老人已经咽气。大唐左仆射、同平章事、魏博节度使、雁门郡王田承嗣死在了魏州城的宅邸，享年七十五岁。这位老奸巨猾的野心家，终于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田承嗣有逐鹿天下的渴望，这一点几乎是路人皆知。他坐拥河北最为富庶的冀南地区，深入中原。这几年在他的励精图治之下，魏博已经从动乱后的萧条中走了出来，如果再给田承嗣一点时间，他说不定可以再度整合河朔藩镇的力量，蚕食河东、河南的州县，真正拥有与大唐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只可惜，上天不能再借他五百年（哪怕五百天），再宏大的野心也敌不过岁月，田承嗣终于在称霸河北的路上不幸去世。

除了魏博镇的极小一部分人，田承嗣的死讯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与此同时，魏博的使者们出发了，开始从魏州城向其他藩镇，还有帝都长安奔去。

幽州镇又作“卢龙镇”，在史书中两者均指幽燕地区的幽州卢龙藩镇，为避免混淆，以下统称该地长官为“幽州节度使”。

李正己当时实际官职为“平卢节度使”，率领从辽东转移到山东的平卢军，但驻地在淄青地区。为便于记忆，避免混淆，以下将统治淄青地区的平卢节度使统称“淄青节度使”。

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但最终他选择了侄儿田悦继承自己的节度使之位。几年前，田承嗣趁薛嵩去世，夺走了群龙无首的相州、卫州，他最清楚自己死后魏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一旦失去了田承嗣这个政治强人，魏博就会成为一块人人垂涎欲滴的肥肉，周围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使朱滔^⑧、淄青节度使^⑨李正己肯定会急不可耐地上来分一杯羹。更不要说如今已经慢慢恢复了元气的大唐朝廷，不可能不借着田承嗣之死，来河朔藩镇这里插上一脚。

如今田承嗣的儿子们尚且年幼，不足以应对四处如狼似虎的对手们，所以田承嗣明智地选择了侄子田悦，把他过继到自己的名下，成为魏博的继承人。

河朔藩镇虽然历来桀骜不驯，不服从唐廷的管理，但大唐往日的荣光与辉煌，依旧留存在百姓们的记忆里，如今虽然不复当年，但藩镇的节度使仍需得到唐廷的认可，才能顺理成章地管理手下那一群骄兵悍将们。藩镇的州县是大唐的州县，节度使仍是大唐的节度使，可不是什么能够轻易私相授受的玩具。田承嗣要在自己死后将官职传给子侄，那是触及唐廷底线的事情。要知道，当年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后，部将们“民主推选”薛嵩的儿子继位时，唐廷也没有公开认可这种私自推举的结果。

此时此刻，魏博成了漩涡的中心，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和普通人想象得不一样，所谓阴谋，往往并不是什么机关重重，步步算计。要是阴谋真的玩出那种环环相扣的花样，那反而是失败的阴谋。因为过于精巧的计划，大多数时候会在某个环节的差错中毁于一旦。真正有效的阴谋，往往简单且直白，有时候，甚至坦诚布公，成了“阳谋”。

在幽州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在恒州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还有郾州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襄州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都收到了田承嗣的遗嘱。田承嗣的遗愿很简单，那就是请这几家藩镇协理保障田悦顺利继承魏博节度使之位。

不过，天下没有赔本的买卖，魏博方面允诺，将来其他藩镇如果也出现权力更迭之类的事情，魏博方面也将给予同等的回报。从此以后，藩镇之间利益相连，结成了相互支持、相互照应的统一战线。

田承嗣老谋深算，他的眼光毒就毒在看人这一点上。虽然他本人已经一命呜呼了，但是留下的这个“遗愿清单”，却正中藩镇首领们的下怀。

藩镇之中，最为强大的当属成德和淄青，节度使李宝臣和李正己都已经步入老年，他们没有那么多想要吞并天下的野心，但是他们做梦都想有一条合法的途径，能把他们的荣华富贵传下去，传到世世代代。魏博田氏的这个请求，求得恰到好处，正中他们的下怀。由河朔三镇中最为强大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带头，几个强大的藩镇首脑纷纷上书建议唐廷，让田悦继承魏博的节度使之位。

而对于中央朝廷，魏博也开出了便于唐廷君臣们接受的价码：只要新任节度留后田悦能够顺利就任，魏博就会继续臣服于中央。这些年来，河朔藩镇中，最会搞幺蛾子的就是田承嗣的魏博。留着貌似恭顺的田悦统领魏博，好过换成一些别的强硬将领带着魏博继续对抗中央。藩镇们相信唐廷会算好这一笔账，愿意牺牲一点点中央王朝的面子来换取实际的好处，让河朔的局势继续保持稳定。

使者穿梭在魏博与长安还有各个藩镇之间，秘密地传递着彼此的意思，一笔笔政治交易就这样悄然谈成了。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在一切谈妥之后，长安与河朔这才正式宣布了田承嗣的死讯，为田承嗣发丧。随后唐廷任命田悦为魏博节度留后，随即升任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魏博的这场权力更迭，就在藩镇的策划与支持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田悦也不负田承嗣的厚望，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素养，招揽贤才，开设馆宇，礼待天下士人，继续将田承嗣的意志贯彻在整个魏博的地界里。

此时的人们还不能完全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后果。先例一旦开启，就再难以遏制。藩镇大权的私相授受逐渐成了河朔藩镇的一项惯例，河朔藩镇不上缴赋税，自行任命官员，甚至还自行决定节度使之职的传承。所谓的“河朔故事”就这样形成了，并将流毒于此后的整整一个时代。

这一年，代宗李豫驾崩，皇太子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

对于田承嗣与田悦叔侄相传的这起事件，李适一直引以为奇耻大辱。大唐立国一百多年，不管是对内地的三百州郡，还是对塞外的外族各部，历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角色。可如今却

要看藩镇的脸面行事，真是把祖宗的颜面都丢尽了。

这件事情的决策者，是李适的父亲代宗李豫，代宗不久之后便溘然长逝，可李适在执掌了大位之后，却深深地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先帝代宗，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啊！田承嗣死后，当李宝臣等藩镇上书力挺田悦继位之际，正值吐蕃再次大举入侵，几路大军连连进攻灵州（今宁夏银川）、盐州（今陕西定边）等地，更有一路大军攻破了青石岭，向泾州（今陕西泾县）逼近，离长安近在咫尺。如果唐廷不答应藩镇们的请求，就只有彻底撕破脸皮，再度开战了。可这时的大唐，还能同时与吐蕃、河朔两线作战吗？

此时天下虚耗，人口十不存一，赋税更是艰难，朝廷屡屡入不敷出，唯有休养生息，韬光养晦，暗暗积攒实力。而就在这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代宗李豫偏偏生就训练出了一支强劲的中央禁军——神策军。

练就一支强军，不是靠打鸡血、鼓舞士气、加紧训练就能做到的，而是靠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战马、铠甲、刀枪、器械这些装备，还有士兵们的粮草、军饷，都是一个无底洞，而代宗以来，最舍得的就是往神策军这里花钱。与朔方、河东的边军比起来，神策军的供养足足高出了一倍。靠着唐廷不计成本地花钱，才铸就了一支士气高昂的劲旅。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神策军在西南的南诏战场上大获全胜，取得了一个开门红。

但形势依然严峻。继位后的李适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寸步难行。维持神策军高昂的开支，需要钱；重振大唐的声威，应对藩镇顺势而来的反抗，一样也需要钱。而按照当下唐廷的财政状况，绝对没钱支撑起李适的复兴之梦。

所以，李适即位之后不久，便下令厉行节俭，减少唐廷的财政开支，将皇室与政府一切可以裁减的开支统统取消。李适原本极为喜欢珍禽走兽，但为了节约，他昭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放出那些专门供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还有文单国（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随后又下令，南方的枇杷、江南的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严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不许上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

这不仅仅是在表现皇帝厉行节俭的决心，还实实在在地节约了皇室的开支。自武后以来，李唐皇室日渐奢靡，到玄宗时终于达到了巅峰，这些在盛唐时期养成的开支用度习惯，已经不适合如今穷酸潦倒的形势了，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纵然李适已经如此厉行节约了，皇室和朝廷的财政仍然捉襟见肘。

大唐极盛之时，人口有五千两百万，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而且这些剩下的人口，所能提供的税赋也是今非昔比。大唐的财政采取的是严谨的“租庸调制”，地方州县根据本地的田册征收田租，按户籍征发劳役与兵役。但经过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的田册、户籍全乱了。因为战乱，一大批人流离失所；因为朝廷疯狂征税，又有一大批人逃离原籍，这使得大批流民散落在各地，成了没法征收租税和劳役的“客户”，河朔藩镇连赋税也不上缴中央，朝廷能征税的户籍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初唐之时，天下同样只有一两千万的人口，可照样创下了“贞观之治”的文治武功。但如今朝廷征收税赋的人口基数远远不如相同人口下的初唐，再加上贞观时有府兵制，朝廷在养兵方面不需要花多少钱，而府兵制已经在一百年后彻底崩坏，被募兵制所取代，光要维持数量庞大的中央军，就是一项天文数字。这让李适如何能不哭穷？

谁能让朝廷重新富起来，谁就是大唐的救命稻草。

两个问题：钱，还是钱

这一年，道州司马杨炎在宰相崔祐甫的举荐下，被召回长安。

杨炎是肃宗、代宗两朝的能吏，和以往很多精通吏能的职业官僚一样，杨炎是一个极度功利且精于算计的实用主义者，为了实现抱负，他可以不顾儒家的纲常与公义。他投靠了元载，并受到赏识和提拔，成了吏部侍郎。但他也为自己的功利付出了代价，两年前，杨炎因为元载的倒台而被牵连，贬官到了荆南道（今湖北江陵一带）。如果不是新皇帝李适即位，急于寻找精通理财的能吏，杨炎也许会继续这样沉沦下去，最终草草度完自己的一生。

杨炎不知道的是，新皇帝李适早就开始赏识起了他。在皇帝还是太子之时，就已经听说了杨炎的名字，还曾得到杨炎写的碑帖，把它挂在墙上，每天边读边欣赏。

将昔日偶像召回皇宫后，皇帝首先问杨炎的问题是：他在荆南推行的“两税”，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所谓“两税”，是杨炎贬官在道州之后创造性地设计的一种新的征税方式。当初朝廷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想尽办法对尚处于稳定局面的荆南地区征收苛捐杂税，以支撑平叛所需的庞大开支。到杨炎贬官荆南时，那些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项目还在变本加厉地征收着，百姓已经苦不堪言。杨炎于是将五花八门的征收项目加以整合，改为田税和户税。每当农民收获之时，便派税吏下乡，不管是本地土户还是因战乱迁移到当地的客户，一律按照田亩和户口统一征收。由于荆南地区的稻谷一年两熟，田税和户税一年分夏天、秋天征收两次，所以被当地人俗称为“两税”。将各类收费统一为“两税”，官府收到的钱没有减少，同时也厘清了杂乱的收费项目，避免了税吏胡乱征收、中饱私囊的情况，所以也受到了不少的称赞。

按照杨炎的说法，这种所谓的“两税”是可以大面积推广利用的。因为租庸调制如今已经名存实亡，各地的苛捐杂税五花八门，却因为过于混乱，实际上只收到了地方政府的口袋里，中央朝廷一分钱捞不到，却背上了“苛政”的名头。既然如此，还不如将收税的税目进行统一，专门征收田税和户税，地方政府收到钱之后，再与朝廷按一定的比例分账，朝廷就能实实在在地拿到地方政府盘剥出的这些民脂民膏了。

皇帝很喜欢这所谓的“两税”之法。它看起来是朝廷体恤百姓、减轻百姓负担而推出的一项“德政”，可说白了，其实就是给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加重剥削百姓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租庸调制”时的田租只是对朝廷授田征收的少量租金，而“两税”中的田税，则是直接刮走了农田收成的十分之一。“两税”之外，官府照样可以找一些理由征收其他费用，征发其他劳役，而中央朝廷却能名正言顺地向州县收取应当上缴中央的各项税收。

“财赋，乃是邦国之大本，朝廷之咽喉命脉，是稳定天下的关键！”这是杨炎的观点，也是皇帝李适的看法。皇帝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从财政入手，重振这个大唐！

不久之后，杨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了相位，主持财政工作。一

番改革，就在酝酿之中。

780年的新年，是皇帝李适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唐廷下令改元建中，是为建中元年。同时下令，开启一场“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各地方官员估量本地的人丁和田产，厘定等级，随后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统一施行两税法。

天下各地气候地理不同，粮食作物在北方一年一熟，在南方一年两熟，还有些地方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三熟，所以“两税法”中的“两税”，已经不是夏秋两季征收的意思，而是固定下的户税、田税两大税目。户税是人头税，田税是收入税，不管农民还是商人，都按照这两大税目收钱。各地执行统一的税目，再将一部分税赋上缴中央。

施行两税法，乃是更易祖制的大事。租庸调制已经执行了数百年，此时全面调整为按两税法征税，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朝中不小的反对。但李适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杨炎的变法。原来负责财政的宰相刘晏因为与杨炎不合，被李适贬谪到了外地。杨炎被赋予了度支、转运的大权，并管理国家金库与粮仓，全面总揽财权。

谁阻挡杨炎和他的两税法，谁就是阻挡了大唐的富国强兵之路。

更关键的是，两税不但简便易行，而且灵活性强，非常适用于如今藩镇林立的局面。杨炎编出了一套说辞，朝廷可以改“量入为出”为“量出为入”，朝廷按照财政支出的需要来确定财政收入规模，每年确定好要向每个地方政府征收的国税额度，让各个地方上缴相应的税额，在实际操作中就可以按照不同地区的服从情况，巧妙地调整这个额度。帝国南方那些服从度强的地区，上缴中央的额度就可以多定一些；河南、江淮这些稍微有些骄横的藩镇，上缴中央的额度就可以少定一些；至于桀骜不驯的河朔藩镇，只要能从他们这里收到税，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对于李适来说，两税法简直是意外之喜。原本只是为了解决朝廷的经济问题，却意外地收获了政治效应，成了与藩镇较量的契机。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二月，唐廷向各地派出十一名黜陟使，分道巡查全国，监督各地的两税法执行情况。其中河北黜陟使洪经纶，负责向河北征税。

球已经被李适抛出来了，就看河朔藩镇接不接了。这一步，李适处理得很小心，定下了一个河朔藩镇应当可以接受的数额，而时机也很巧妙，就在魏博节度使田悦刚刚就任不久，需要唐廷名义上的支持的时候。河朔藩镇虽然不服中央朝廷，却依旧是大唐册命的藩镇节度使，大唐这面旗帜余威犹在，朝廷依法征税也天经地义，他们没有理由贸然造次。

退一步说，就算河朔藩镇抗拒收税，那也是针对征税制度，而非朝廷的权威，丢脸的是杨炎和这项制度，大唐的权威并无损失。最坏的情况，也只不过是保持现状，河朔藩镇继续不缴税赋而已。

如果藩镇能接受朝廷的征税，也就可以接受朝廷其他的要求，李适就是要通过步步为营的方式，驯服这些骄悍的强藩们。

在魏州，河北黜陟使洪经纶受到了魏博节度使田悦的盛情款待。田悦有他叔父田承嗣一样的狡狴，面对这位名义上的上级领导，田悦恭顺无比，表面上的荣光全让洪经纶占尽了，

实际却不给钦使任何实质的好处。

当洪经纶要求河朔按照朝廷定下的两税法上缴赋税时，田悦推说魏博收入微薄，没有足够的钱上缴中央。洪经纶的回应也很干脆：魏博收入不足，那是因为魏博养了七万大军。如今战事已平，显然不需要养这么多常备军，不如裁军四万，将军队规模缩减到三万。洪经纶说干就干，当即发下了黜陟使的符命，令四万镇兵解甲归农。

田悦收到符命之后，不慌不忙，照着洪经纶的要求裁员。他是最了解手下这些镇兵的，这些镇兵十多年前被田承嗣招募时，是失去土地的流民，如今已经被训练成了职业军人。这些镇兵现在能做的只有当兵，让他们回去务农，前提是他们得有土地，可两税法之下，官府已经不再像唐初那样均田授地，这些镇兵要是复员回家，哪里能有土地给他们耕种？

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煽动地对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回到军中。由此，士兵们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起朝廷来。

虽是有这么一番波折，田悦却也不愿意公然违抗中央的指令，所以不得不按照唐廷的要求交钱。只是这笔钱，也不是说交就交的，就算要交，也应该遵循“河朔故事”，有条件地交。

所谓“河朔故事”，是河朔藩镇为了区别于其他藩镇，与唐廷立下的不成文规矩。其核心是藩镇自行择帅，保持独立自主。洪经纶离开之后不久，田悦和淄青镇的李正己各自献上了三万匹细绢，作为藩镇的“上贡”。这一句“上贡”，说得极为讲究，它不是像其他州县、藩镇那样的上缴税赋，而是像藩属国一样进贡财物。税赋是朝廷征收的，贡物则是主动献给皇帝本人的。这样“上贡”，既给了大唐皇帝面子，又彰显了河朔的独立性。

三万匹细绢“上贡”中央之后，唐廷的处理也同样巧妙。皇帝说，如今州府长官进贡财物的风气已经被叫停了，藩镇无需再上贡。但既然财物已经到了长安，那就转交给朝廷的度支部，作为本年度魏博、淄青应当上缴的税赋吧！

这笔钱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被唐廷官方认定为税收，并成了“河朔故事”的一部分。

而这，只是皇帝李适对河朔藩镇动用的第一刀。

向藩镇斩下的第二刀，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随之而来。

这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临死前的三天，李宝臣突发暴疾，已经口不能言，只能瞪着眼睛看着病榻之侧的儿子李惟岳，还有一旁自己的亲信、兵马使王武俊，像是要说什么。

王武俊知道李宝臣的意思。当初田承嗣死前，与包括李宝臣在内的河朔军阀有过密约，要相互扶持各自的子侄继位。如今李宝臣也要死了，他最后的遗愿，就是想让儿子李惟岳平稳继位。他相信魏博、淄青等周围的藩镇一定会为各自的将来考虑，支持李惟岳；而唐廷原本已经默许了“河朔故事”的存在，不太可能有别的异议。如今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成德藩镇内部的军头们。

成德与魏博虽然都是河朔藩镇，但内部还是有些微的区别。魏博节度使麾下的七万大军，大多数都是田承嗣在归降大唐后招募而来的，其中最强悍的一万牙兵，则是直属于魏博节度使统辖的亲卫军，上上下下十分稳固。而成德军的主体，则是来自安禄山、史思明叛军的蕃兵。对于李宝臣来说，成也蕃兵，败也蕃兵，他靠着同罗精骑称雄于井陘，从而成了河朔最强藩镇，但问题就在于这些蕃兵掌控在深州刺史张献诚、易州刺史张孝忠等一千蕃将军头手上，这些军头是李宝臣的手下，但却仅仅是上下级关系而已，而不是绝对地忠诚于他。要是李宝臣死了，很难保证儿子李惟岳能否压服住这些军头们。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李宝臣下令诛杀了张献诚等大大小小十几个军头，并让他的亲信王武俊收编这些人的队伍，保证李惟岳有足够的实力克制住手下的军头。

王武俊再次低声在李宝臣耳边低语，保证他会好好辅佐李惟岳执掌成德。听到王武俊的话，李宝臣终于放下心来，心情舒畅地翘了辫子。

事实证明，契丹人王武俊是个忠实可靠且有能力的人。他与易州刺史、奚族人张孝忠一起掌控住各支军队，稳住了成德内部的形势。随后，像当初田承嗣死时一样，李惟岳秘不发丧，假冒李宝臣的名义上奏，请求由李惟岳袭任成德节度使。

但这一次，皇帝李适并没有按照套路出牌，而是拒绝了“李宝臣”的奏请。

其实李宝臣的死讯早就通过唐廷安插在成德的细作报告给了朝廷。可皇帝却假装不知道，派人前去探望，要当面向李宝臣解释朝廷所谓的新政策。这下，李宝臣的死讯便藏不住了。李惟岳不得不为李宝臣发丧，但与此同时，李惟岳还宣布自任为节度留后，并且搞出了一份整个成德军将领佐官联名签署的奏表，请求唐廷同意李惟岳的任命。

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等藩镇首领也同时启奏，力挺李惟岳袭位。像田悦袭位时一样，藩镇们结成了统一战线，而这条战线针对的是谁，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

藩镇的上表雪片一般送到了皇帝李适的案前，这位刚继位只有一年的三十九岁帝王眉头紧锁。李适知道，这些强藩是在给他立规矩，要他明白事理，知晓大事，像他的父亲代宗一样遵守“河朔故事”的惯例，否则的话，恐怕这些表面恭顺、实则骄悍的藩镇真的会来帮他立一立规矩。

大臣谏言道：“要是不同意李惟岳继承他父亲的官位，恐怕藩镇会兴兵作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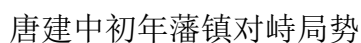
对于李适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拒绝李惟岳的请求，藩镇必定会反，朝廷是否有能力平叛还是个未知数；若是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那河朔藩镇便会继续借用天子授予的名号招聚人马，增长实力，到时候藩镇问题便更加难以收拾。

其实站在李适私人的角度，拒绝，意味着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同样的问题，代宗已经同意过藩镇的请求，河朔藩镇的权柄历来私相授受，唐廷向来难以控制，即便这一次李适再度妥协，也无损于他皇帝的英明。

但从来如此，便对吗？

一股理想主义的血性充溢了李适的胸腔，他义正辞严地说道：“往日朝廷顺着他们的欲望任命他们的事不少了，但变乱还是日益增长。这说明爵位的任命不但不足以止息变乱，反

谁都不希望战争到来，但倘若战争的阴云真的降临，李适也并不会惧怕。



河朔大混战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长安城外望春楼。

望春楼下的大湖名叫广运潭，当年玄宗让人在这里挖起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连接灞水，作为汇集天下漕运物资的物流中心。三十年前，这里是唐玄宗设宴的胜地，曾有过一个盛大的庆礼，各地运送珍奇宝物的船只汇集在这里，在花团锦簇、美女环绕之中敬献给盛世的君王。而如今，望春楼下人马走动，一片狼藉，已经没人记得当年的盛况。

那是京城以西防御吐蕃的防秋兵，一共一万两千人，正匆忙汇集在这里，准备坐船发往关东，应对日益蠢蠢欲动的河朔藩镇。吐蕃防线上驻守的军队，个个都是精锐，其中还包括一队唐廷下血本建起的神策军，此时吐蕃与大唐的关系缓和，正好将守军调往关东，对付河朔藩镇的联合。

因为李惟岳的继承问题，河朔的几个藩镇已经与唐廷撕破了脸皮。当初魏博、成德、淄青三镇首领，以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人已定有密约，此时他们的司马昭之心更是路人皆知。各地兵马调动频繁，一场大战已在准备之中。

皇帝李适登上望春楼，设宴犒劳准备东行的将士们。边兵们开怀畅饮，唯独其中的神策军不肯饮酒。李适令人前去询问缘故，神策军将官杨惠元回答说：“我们从奉天出发时，主帅张巨济告诫我们说，‘此行要大大地建树功名，待到凯旋而归的日子，我与你们好好痛快一场。若没有得胜告捷，就不要饮酒了。’所以不敢饮酒。”

此后这一路，杨惠元麾下这支神策军果然滴酒不沾。

李适十分高兴，神策军这么做，足以证明他们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古来行军，整顿军纪最为重要，如今神策军令行禁止，定能在战场上有不俗的表现。

这年五月，魏博的田悦、淄青的李正己、成德的李惟岳最终定计，结盟正式与唐廷对抗。

这是一场中央与藩镇间的博弈。为了应对李惟岳、田悦联盟随时可能的起兵，唐廷在各个方面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为了保障唐廷能有足够的财政支撑这场大战，唐廷下令将商税从三十分之一提高到了十分之一，同时加紧准备征收秋税，等到夏粮成熟，唐廷就可以有一笔不菲的财政收入。

而军事上，除了杨惠元这一支神策军，唐廷还命神策将领李晟为神策行营都知兵马使，率领京畿神策军东进，会同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河阳节度使李芑等臣服于唐廷的藩镇兵，将矛头共同指向河朔。同时，河朔藩镇中仍有幽燕之地的幽州节度使朱滔没有参与反叛，李适设法说服了朱滔，请他从北边发兵南下，攻打成德。一场针对河朔的包围圈终于封上了口子。

当初河朔藩镇之间订盟时，参与者还有占据襄阳一带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梁崇义势力不强，可距离关中很近，又占据了南北物资运输的汉水要道，威胁着唐廷的财政安全。虽然梁崇义本人半推半就，并没有太强的造反意愿，李适却巴不得他快点反起来，好让唐

延有理由接收襄阳这个战略要地。李适任命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为汉南北兵马招讨处置使，都统南方诸军、征讨襄阳的梁崇义。

所有部署下达完毕之后，剩下的就是焦急的等待。关于平定藩镇的计划、步骤，李适早已在心中模拟演练了千遍，可计划终究与实际不同，万一出了差错，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李适登上皇位没多久，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紧张时刻，心中自然是焦急万分。

果然，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时值六月，正碰上江淮地区的夏汛到来，襄阳战场上，李希烈在行军路上遭遇了连日大雨，始终未能进军。

而在河朔战场上，田悦率领的魏博大军正在强攻临洺（今河北永年），连续数月，城中粮食耗尽，库存告急，守军死伤惨重。据说守将张伾已经准备献出他的爱女，要效仿当年张巡守睢阳的故事，杀了女儿炖肉给将士吃。要是临洺城失守，成德军和魏博军的势力便可以完全连成一片，整个河朔都可能会失陷于田悦。

各路大军在前线战事吃紧，物资、钱缗更是消耗如流水。夏粮的田税虽然已经收了上来，但梁崇义依旧占据襄阳的汉水要道，阻碍了南方税粮运输的道路。唐廷的府库开始告罄，这场战争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了。

这几个月来，即使心脏强大如李适，也不免在夜深人静之时拷问自己的内心，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错了。为了河朔的战事，李适几乎打出了全部的牌，要是有一处地方出现纰漏，那就是满盘皆输之局。为了敦促李希烈继续进军，李适不惜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了宰相杨炎官职，以打消李希烈的疑虑。

能做的，李适都已经做了，如今剩下的，只有祈祷了，祈求上天能庇佑大唐，渡过这一难关。

七月过去，八月即将到来，长安已经入秋。

驿马带着告捷的露布驰入长安，高声叫着：“临洺大捷！”

面对魏博田悦的大军，临洺守将张伾鼓舞起守军士气，力战不退，终于等到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和神策行营都指挥使李晟的八万援军。当时田悦急于攻克临洺城，一边分兵五千人抵御唐廷的援军，一边仍旧强攻临洺城。第二天，马燧等军向魏博军发起猛烈进攻，田悦率万余人急救，在援救的路上遭遇了早已等候着的唐军的截击。两军一场大战，田悦军最终大败，被斩首一万余级。唐军成功击退田悦，解救了临洺、邢州等地的围城。

苦等了两个多月，好消息仿佛约定好了一般接踵而至。

淄青来报，节度使李正己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李纳秘不发丧，悄悄接管了淄青的军务。河朔阵营的局势不好，唐军节节胜利，已经杀入了相州邺城，与淄青、成德、魏博的联军对峙。李纳见势头不好，有了退缩之意，这才为李正己发丧，并向唐廷上奏，请求承袭李正己的官位。

唐廷十分爽快地拒绝了李纳的请求，并反手策反了李正己的旧部、徐州刺史李洣，准备向淄青用兵。

不久之后，襄阳也传来了捷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率领各军与梁崇义大战，两战两胜，大破梁崇义。唐军直捣襄阳，梁崇义兵败自杀，传首京师，荆襄地区自来瑱以来十九年的割据局面宣告结束。

李适久久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

在河北易州，成德军大将张孝忠带领八千精兵，与南下的幽州节度使朱滔正对峙着。

张孝忠收到了南边传来的消息，对河朔阵营来说，局面已经越来越难以收场。要是成德军覆灭了，他张孝忠难道还要心甘情愿地与李惟岳那个黄口小儿一起陪葬吗？

恰在此时，朱滔派来的使者正在小心地劝说着，并献上了一条良策：算来河南各军早晚要向北挺进，成德、魏博的覆亡，那是可以立待而至的了。如果张孝忠能够带头将易州归属朝廷，那么就能拥有打败李惟岳的头功！

张孝忠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只是苦于没有大唐天子的联系方式。如今有了朱滔的帮忙，他自然是求之不得。同为河朔藩镇，朱滔的幽州军相对要弱一些，当年李宝臣在世时，就一直想要图谋幽州的州县，因此两边关系一直处不好。朱滔为了对抗李宝臣，于是投靠了唐廷，朱滔的哥哥朱泚如今在唐廷做着大官。有了这一层关系，张孝忠相信朱滔一定能帮他搞定一切。

果然，唐廷收到朱滔的奏表后，立刻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接受了张孝忠的归附。从此之后，他与朱滔走得越来越近，还结成了姻亲。张孝忠与朱滔合兵一处，南下攻打李惟岳，在束鹿（今河北辛集）交战，李惟岳大败，烧营而逃。

但在束鹿之战后，张孝忠便停下脚步，不再继续追击逃往定州的李惟岳。他知道他与朱滔虽击败了李惟岳，却未必能攻占整个成德，成德麾下的这帮军头们，虽然外战外行，在李惟岳统领下全是一副士气低落的样子，可要是别家的军队打进了他们的地盘，这些军头们非抄家伙出来拼命不可。

藩镇需要的是强人坐镇，李惟岳如今已经失去了压服手下这些军头们的能力。如今一个张孝忠冒了出来，就会有更多张孝忠跟着冒出来。不久，成德军大将、赵州刺史康日知举城归降朝廷。李惟岳派牙将卫常宁率步兵五千、兵马使王武俊率骑兵八百前往赵州征讨。可王武俊、卫常宁一样也是军头，此时各怀鬼胎，全都敷衍了事，根本没把李惟岳的命令当一回事。

称雄河朔十余年的成德，已经四分五裂了。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派出的心腹谋臣谢遵来到赵州城下的成德军大营，催促成德兵马使王武俊尽早攻城。进入军营之后的谢遵才发现，这里到处来往着赵州城中康日知麾下的将士，王武俊、卫常宁和城内的康日知早已经勾结在了一起。

谢遵虽是李惟岳的亲信，可一样也有着自己的打算。此时同样是李惟岳亲信的王武俊劝说他一起谋取李惟岳的权柄，谢遵欣然同意，一起谋划起来。随后谢遵返回李惟岳驻扎的恒

州城，将王武俊的密信转交给了王武俊之子王士真。王士真是李惟岳的卫队长，掌管着李惟岳府中的防务。在李惟岳全然不知之下，谢遵与王士真做好了一切准备。

几天后，王武俊与卫常宁连夜折返恒州，在谢遵等人的接应下，冲入李惟岳府中，与王士真一起活捉了李惟岳。王武俊终于露出了他狠辣的一面，将李惟岳手下的一干党羽全部诛杀之后，又在府中缢杀了李惟岳，将李惟岳的首级割下，送往京城。

如今的局势对唐廷来说，可以用顺风顺水来形容。

李惟岳被杀之后，原来的成德已经被张孝忠、康日知和王武俊分占，全数归降了大唐；魏博的田悦在临洺惨败之后，一路逃回了魏州，做着最后的负隅顽抗；而李正己死后的淄青，也被唐廷分而化之、围而剿之，朝廷各路兵马与魏博、淄青联军在徐州展开会战，大破魏博、淄青联军；此时此刻，擅领淄青节度使的李纳正在濮阳与河南方面的朝廷兵马苦战，眼看将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

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皇帝李适原本的预期。李适原本只是希望通过一场战役，打消成德李惟岳的影响，却没想到除了消灭了李惟岳之外，先是灭了襄阳的梁崇义，随后李正己也死了，淄青、魏博眼看就要崩溃，朝廷似乎可以提前解决河朔藩镇的问题。

父亲代宗十五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李适三年便快要解决了，这让李适忍不住想要叉会儿腰骄傲一下。

毕竟做到这一步，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有多苦。天知道过去的这一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之前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攻克襄阳之后，竟然凭空生出了野心，想要将襄阳据为己有。多亏李适及时任命黜陟使李承为新任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单骑赶赴襄阳，与李希烈据理力争，誓死不屈，这才最终逼退了李希烈。可李希烈恼羞成怒，竟然在襄阳大肆掳掠抢劫了一番后，才返回了淮西的驻地。

而李惟岳死后的成德如何治理，也成了新的问题。李适不仅要满足投降的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等成德军头们的要求，也要兼顾千里迢迢奉诏南下的幽州镇朱滔的利益，同时还要好好利用成德这块战略要道，为河东、朔方军通过井陘关，继续攻取魏博、扫平河朔做准备。而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之间，也要分清功劳大小，既要防止他们过度的野心，又要给点甜头，保持他们的积极性。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二月，李适开始论功行赏，将沧州交给了张孝忠，任命张孝忠为义武节度使，统领易、定、沧三州；将冀州交给了王武俊，任命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将深州交给了康日知，任命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对于南下的幽州军，唐廷也不亏待，将德、棣二州隶属于朱滔，并让他回归本镇。

李适做这样的安排，原本以为兼顾到了所有人的利益，却没想到，升米恩，斗米仇，他的这个方案几乎得罪了所有人。

张孝忠刚刚归降时，原本是成德节度使，名义上统领整个成德，如今却成了只管三个州的小小节度使。

王武俊历来看不起张孝忠，却没想到论功行赏后，自己只是个都团练观察使，连节度使都

不是，位居于张孝忠之下，他想要的赵州、定州也没有拿到，所以憋了一肚子的气。

朱滔则在论功行赏前再三向唐廷请求，想要得深州之地，同样没有如愿以偿。深州原本就是向朱滔投降的城池，如今要朱滔从嘴里吐出来，这叫他如何乐意？

更让王武俊等人疑惧的是，唐廷进一步加紧了对魏博的围剿，还让王武俊拨付三千石粮食给朱滔，分出五百匹战马给马燧的河东军。这让王武俊兔死狐悲起来——要是朝廷灭掉了魏博，下一个要灭的，多半就是王武俊的恒冀二州了！

此时整个河朔都看出来了，唐廷这是要彻底挖河朔藩镇的根，来真的了！

就在这时，王武俊、张孝忠、朱滔这里都出现了魏博节度使田悦派来的使者，黑色的衣袍，黑色的消息，田悦的书信如魔鬼的耳语，策动着这群军阀的内心。

你们都被天子骗了！唐廷的意图是准备扫荡河朔，不让藩镇世袭，打算全部以文臣代替武将，不给藩镇生路。

要是魏博亡了，接下来亡的就是恒冀、幽州；倘若魏博继续存在，恒冀、幽州才有可能真正高枕无忧。幽州、魏博、恒冀三镇兵马连结，有如耳目手足相互救助，以后便永无祸患！

要是幽州来救魏博，魏博将赠以贝州之地！

要是恒冀来救魏博，那深州之地便可以转赠于他！

晓之以情理，诱之以利益，除了张孝忠之外，朱滔、王武俊全都暗自与田悦站在了一起。他们打算找一个时机重新起兵，救援被围的魏州城。

这次唐廷的胃口很大，想要一次性地解决所有桀骜不驯的藩镇，所以毫不留情地敲打着所有蠢蠢欲动的藩镇。可藩镇集团已经经营了近二十年，早已是树大根深，皇帝和他的朝廷打压得越是用力，就越是有可能遭到更强有力的反扑。当皇帝李适沉迷于天下一统的梦想中时，反唐势力正在重新凝聚。

旧的联盟瓦解了，而新的联盟正在形成之中。

藩镇大反扑

当幽州节度使朱滔正式召集他的部下们，宣布准备举兵的时候，幽燕诸将们集体沉默了。

幽燕诸将都还记得，三十年前，幽燕大军也曾浩浩荡荡地跟随安禄山南下，士气高昂。当年这些幽燕将士，满以为是跟着安禄山拯救大唐的危局，那时谁也不曾预料，自己才是乱臣贼子，他们踏上的是条不归路。征战八年，这十几万幽燕将士极少有人能活着回来，几乎全都死在了河南河北的战场上。而他们的故乡范阳、幽州，则在汉人与蕃人的火并中化为一片焦土，原本雄兵甲于天下的幽燕，至今都没有能恢复元气。

世人都觉得，河朔兵将全是虎狼之辈，是一切动乱的罪魁祸首。可是归根到底，他们与普通人一样，都是在乱世里谋生的小人物。谁又真的愿意过那些刀口舔血的日子呢？他们不过是被野心家裹挟着，不得已成了世人眼中的虎狼。

三十年前，上一代幽燕将士的性命，成全了安史乱党与河朔军阀的野心。如今这一代人，也将被裹挟在朱滔的战车上，榨干血肉，滚滚前进。

朱滔冷酷地除掉了那些不愿意跟随他举兵的将领们，随后带领数万幽燕大军，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而这一场南下，彻底改变了唐廷与藩镇集团博弈的天平。

恒州的王武俊加入了朱滔的大军。

已经在朔方军李怀光的围困下行将覆灭的魏博，终于迎来了幽州与恒冀的援军。朱滔、王武俊的军队开入魏州城后，整个魏州城欢天动地。河朔三大藩镇至此终于联合了起来，他们与李怀光的朔方军、马燧的河东军在魏州城外大战一场，最终大胜而归。

朱滔还派人秘密潜入帝都，联络在唐廷担任遂宁郡王、凤翔节度使的哥哥朱泚。

当初幽州镇归附唐廷时，朱泚为了表示忠心，留下弟弟朱滔守在幽燕，自己带着数千幽燕兵来到长安，驻守凤翔。如今朱滔举兵，正好可以联络朱泚一起来个里应外合，动用一切可动员的力量，让唐廷焦头烂额。

而正在濮阳接受各路大唐官军灵魂拷问的淄青节度使李纳，也率领淄青军加入了河朔藩镇的阵营。

虽然再度联合，但河朔藩镇间的力量对比却此消彼长。以往势力强劲的成德、魏博、淄青，如今已经元气大伤，而之前一直存在感极弱的幽州，却在朱滔的领导下，成了魏博、淄青的救命恩人，一跃成了河朔藩镇的盟主。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一月，朱滔、田悦、王武俊一起相约筑坛会盟，像春秋时期的诸侯独立建国，但尊奉周天子正朔一样，约定共同称王，结为同盟。朱滔称大冀王，为诸侯盟主，自称为“孤”；田悦为魏王，王武俊为赵王，自称为“寡人”；淄青的李纳无法赶到

会盟现场，但他们也把李纳算了进去，奉为“齐王”。他们大封百官，俨然一副割据诸侯的样子。

河朔藩镇相约称王，宣告了唐廷这几年来削藩政策彻底破产。自李宝臣死后，唐廷调度兵马开始征讨，前前后后打了两年的仗，虽然平定了山南东道，分割了成德，但继承了成德镇兵的王武俊重新反叛，还把一直臣服唐廷的幽州也拉进了河朔藩镇的阵营，唐廷面临的藩镇局势反倒变得更为不利。

更让人头疼的是，唐廷已经没有钱继续支撑高额的战争开支了。

安史之乱以后，唐廷每年财政收入不过几百万缗左右（一缗即一贯钱，等于一千文钱）。到了建中初年，天下经济恢复，两税法实施，税钱才逐步增长到了一千余万缗。在刘晏、杨炎等理财专家的惨淡经营下，国库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蓄。而开战以后，每月的军费都高达百余万缗，唐廷要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全都不吃不喝、不拿工资，才能让日常的财政支撑起战争的消耗。到了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时，国库里的那点存款早就消耗得差不多了，根据度支部、太常寺的测算，这仗如果再打上几个月还不能结束的话，国家就要破产了。

财政危机之下，唐廷几个月前根据太常寺的财政学家（太常博士）的建议，实施了“紧急财政法案”：

紧急征用商人的钱财，凡是商人的家财超过一万缗的，朝廷“借用”这些人一万缗以上的财产以供朝廷应急。

于是，长安城的商人们几乎全被抓了进去，度支部只要觉得某商人申报不得其实，便加以鞭笞棒打，人们禁受不住痛楚，有的自缢而死。整个长安再度哀声遍地，像是刚刚被盗匪洗劫过一般。

就算搞出这么大阵仗，度支部从商人那里也只搜刮到了八十余万缗，还不足朝廷一个月的军费开支。

这个时候，人们想念起了一年前被罢相的杨炎。杨炎虽然冷酷无情，打压异己，但是理财方面确实是一把好手，若是杨炎还在，断断不会交出这样的一张答卷。可是杨炎早已因为唐廷的派系斗争而获罪流放，如今已不在人世了。

朝廷又决定征用当铺的利钱，凡是家里积蓄钱帛粟麦的人，统一都被征借四分之一。这个决定无异于从百姓手上公然抢钱，更是激起了整个长安城的愤慨。百姓们为此举行罢市，聚集在一起拦住宰相卢杞的坐骑诉苦。

但这些只是徒劳，多事之秋，只能让百姓与朝廷一起共克时艰了。紧急财政政策继续施行，一个月间，征收到了一百多万缗钱，算上之前从商人那里搜刮到的，总共两百万缗，可对于整场战争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长安城的百姓们，几年来忍耐着贫苦与冻饿，只为了成全皇帝不切实际的复兴大梦。可到头来，却因为朝廷的政策反复被洗劫，家家户户，财力枯竭。本以为战争打上一年就可以停歇了，谁料河朔的烽烟再起，这仗竟像是永无止境一般。

在河朔四藩镇相约称王后，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在朱滔、李纳等河朔藩镇的串联下，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动向也越来越晦暗不明。李希烈占据淮西，原本是东北边军的平卢军一系，历来对唐廷都很恭顺。但李希烈的野心远远不止于做一个淮西地区的节度使而已，一年前藩镇开战时，他在攻占梁崇义的襄阳之后，就想要把襄阳据为己有。虽然在唐廷的压力下，李希烈最终让出了襄阳地区，但也从此在心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这个时候，为了支撑河朔的战争，朝廷的财政举步维艰，其实河朔阵营也同样是艰难度日。比起朝廷这边还有大后方的漕运支持粮草供给，有天下各州县帮忙增补兵源，河朔藩镇只能仰赖相对更富庶的魏博来保证供给，支撑数月之后，情况只比朝廷方面更糟。到了这时候，两方就像两个武师决斗到最后一样，已经到了比拼“内力”的阶段，谁的经济实力更充沛、谁的后勤能力更强劲，谁就能胜出。

可是同为平卢军一系的李纳联合起了李希烈，一起向汴梁一带出兵，淮宁与淄青两镇的势力因此连成了一片。汴梁是永济渠与通济渠连接的枢纽、大运河交通的关键节点，江南的粮食、物资经过运河北上，都要在汴梁集散。而李希烈与李纳的兵锋逼向汴梁，不仅逆转了河朔战场的对峙局面，还让原本就紧绷到极限的朝廷财政愈发地雪上加霜。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阻断汴梁的运河通道之后，李希烈又派兵攻克汝州，逼近东都洛阳。于是，整个洛阳城的百姓又一次回想起了当年被安史叛军一度支配的恐惧，城中大乱，有点门路的士人都逃避到了河阳、浍池等地，只留下那些一穷二白的普通百姓们，日复一日地担惊受怕着。

李希烈造反，唐廷君臣又是愤怒，又是震恐。朱滔、李纳、王武俊、田悦、李希烈五贼，凶焰已经燃烧了半个天下。朝廷的主力军队正在河朔战场上胶着，再调集兵马平叛，短时间肯定来不及。在宰相卢杞的建议下，皇帝李适下令各节度使带兵成犄角之势攻讨五贼，同时派一位德高望重的重臣前往李希烈所在的许州（今河南许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暂且稳住李希烈的兵锋。

非常之时，只能行非常之策了。

而说到德高望重，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便是太子太师、鲁郡公颜真卿。于是朝廷下令，派遣颜真卿前往李希烈军中传旨，安抚叛乱的李希烈。

命令一出，满朝文武尽皆大惊失色。七十四岁的颜真卿是四朝老臣，为人忠厚耿直，刚正果决，从玄宗时起就名满天下，为海内所推重。如今的颜真卿已经是士人们心目中的“国老”，他身上那些只有盛唐时代才能涵养出的文人气节，虽然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但却始终气韵风华、熠熠生辉。天下人不敢以名字称呼他，都尊称他一声“颜鲁公”“颜太师”。颜真卿的存在，使得元载、杨炎、卢杞这些务实派宰相们显得更加卑琐，所以这几年颜真卿虽然地位崇高、广受尊崇，却始终受到宰相们的排挤，被授予“太子太师”这样高品但无权的职位后，一直在朝堂中处于半退半隐的状态。

朝中大臣都看得出来，卢杞是因为不喜欢颜真卿，所以故意派他去李希烈那里，想要借李希烈的手除掉他。连驻守在汴州抵御淮西、淄青联军的宰相李勉听说后，都秘密上奏，劝说皇帝收回成命，留下颜真卿：“要是朝廷失去了一位国老，那就真的让国家蒙羞了。”

虽然朝臣们一片反对，皇帝的命令依旧没有更改，因为这是唐廷仅剩的一张立即能打出的

牌了。唐廷的预备队还在征调，粮饷、物资也还在筹措，一切都还需要时间，如果能让颜真卿出马稳住李希烈，哪怕拖延李希烈一天两天的攻势，那也是有利的。

此时满朝文武都在一边想办法争取让皇帝收回成命，一边请颜真卿暂且停一停，等朝臣们说服了皇帝，兴许他就不用去那虎狼之地了。

可是颜真卿收到命令之后，二话不说便乘上驿马东行。宰相李勉连忙派人追赶，想要拦住颜真卿，可颜真卿早已经离开了东都洛阳，踏上了前往许州的征程。

对颜真卿来说，这是君命，也是他的使命，怎能逃避了事？做了几十年的大唐忠臣，也许冥冥之中上天已经给了他一个安排，一个只有时代英雄才配拥有的归宿。

在许州，颜真卿端立于李希烈的帅府门前。他早已宣谕府中，要在帅府的正堂之上代表天子宣旨，但骄狂的李希烈却始终不露面。

等待着颜真卿的，是一千余名披坚执锐的武士。他们是淮西军中最为强悍的兵士，李希烈收他们作为自己的养子，负责他本人的亲卫工作。此时他们围在颜真卿周围，大声谩骂着。

一千多人环绕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但老人脚步不移，脸色不变，平静地看着这些狂妄的武人。“我乃钦使，奉命宣召，请李希烈听旨。”

养子们更加愤怒了，不少人拔出刀剑，在颜真卿面前比画着，有的兵刃已经凌空抵在了颜真卿的脖子上。“老匹夫！信不信我现在就细细割了你，把你活吞了？”

颜真卿反而笑了。李希烈以为这样的阵势就能吓倒他，却不想想，当年安史叛军之猖獗，尤胜今日，他颜真卿怕过吗？他的兄长颜杲卿面对安禄山的盛怒，尚且义正辞严地斥骂，面对凌迟之刑面不改色，此时的颜真卿，也同样不会在暴力与恐吓面前退缩。

这个时候，慌起来的反倒是李希烈——颜真卿身负海内的盛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天下人岂不是要把他李希烈给骂死？李希烈连忙走来，挡在颜真卿面前，挥手喝令养子们退下，然后将颜真卿安顿在馆社，以礼相待。

颜真卿有着钦使的身份，只要一天留在李希烈这里，李希烈就一天不敢撕破脸皮，与唐廷大举开战。

此时李希烈已经与河朔藩镇联合在了一起，朱滔、田悦等四王各自派遣使者到李希烈处，上表称臣，劝他称帝。李希烈一直是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听到河朔藩镇劝进，自然是动心不已。而留在许州的颜真卿，则成了李希烈称帝步伐的最后阻碍。

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就这样用他薄弱的身躯，阻挡着历史滚滚的洪流。

一次宴会中，李希烈又一次请来了颜真卿和四镇使者。李希烈不止一次地请颜真卿与河朔使节见面，是想让颜真卿最终妥协，不再反对李希烈称帝。可颜真卿每一次都像一块烤不烂、敲不碎的硬石头，和李希烈据理力争。

这一次，李希烈没有说话，先开口的却是河朔四镇的使者，他们陪着笑脸说道：“早就听

说颜太师威望崇高，现在李都统就要称帝号，而太师恰好到来，这是上天把最适合做宰相的人选赐给李都统啊！”

李希烈上尊号为帝，颜真卿成为开国宰相，这倒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折中之策。河朔使者的话语如春风拂面，引来了满堂和煦的笑声。

而颜真卿却沉着脸，只是问了一句话：“尔等知道有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

使者的笑容僵住了，在场之人都记得那位不屈而死的颜杲卿，还听说过颜真卿那篇传世的《祭侄文稿》。

颜真卿缓缓道：“那便是我的哥哥。我已经八十岁了，如今知道的，唯有恪守臣节而死，难道会受你们的引诱胁迫吗？”

没有人敢回答，也没有人敢直面颜真卿如炬的目光。堂上鸦雀无声，颜真卿面色自若地自斟自饮，只剩下使者们尴尬的神情，以及李希烈气急败坏的脸色。

从此之后，颜真卿便被李希烈囚禁在了馆社里。李希烈让甲士十人在馆舍中看守颜真卿，还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穴，说是准备活埋他。颜真卿神色安然，对李希烈说：“既然我的生死已经决定，何必玩弄花样！赶快一剑砍死我，岂不使你心中更痛快些吗？”李希烈听了惭愧，只得向他道歉。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二月，有消息传来，唐廷已经命令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哥舒翰之子）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的神策军兵马万余人讨伐李希烈，又颁诏命各道共同讨伐。江西、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兵马也调动了起来，向着淮西进发。一个多月的时间，朝廷终于用最快的速度调集起了平叛军队，开始向李希烈发起反击。

这也意味着颜真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在许州拖住了李希烈一个月的时间。颜真卿这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使者出使敌国言和作为诱饵，大军趁机随后出兵，历史上曾有个叫作酈食其的人就是个鲜活的例子，而酈食其的结局是被敌国君主下令扔进油锅，活活煮死了。颜真卿不会不知道这些，当初他领命前往许州的时候，就没想过活着回来。

好在颜真卿的名声实在太高，李希烈终究不敢杀他，只是将其囚禁起来。

颜真卿如今已经成了李希烈的烫手山芋，淮西境内有不少忠于唐廷的人士，一直在暗自策划针对李希烈的行动，想在除掉李希烈后，奉颜真卿为新的节度使。李希烈察觉到了这些，将颜真卿从馆社中赶出，安置在了龙兴寺里。

各路朝廷官军一开始进军顺利，一度取得了几次胜利。可李希烈随即调动起三万兵马，将哥舒曜的神策军阻挡在了襄城。同时李希烈自己回师，率领精锐迅速南下，击破了刚刚抵达安州、立足未稳的荆南军。荆南军大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仅以身免，还失去了所持旌节。

当李希烈叫人把张伯仪的旌节以及被俘士兵的左耳给颜真卿看时，颜真卿痛哭扑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再与人讲话。

去他的复兴大业！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这个冬天，比以往还要不容易。

河朔与淮西的战事还在继续，天下人都在为了征税之事愁苦无措。在淮西，朝廷虽然任命宰相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副招讨使，作为调度淮西战场各路官军的总指挥部，但是各军之间仍然指挥不一，最终导致神策军中李希烈的伏击，几路军狼狈败走。

此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领五千泾原军前往襄城，援助被围困在那里的官军。他们和以往从西北边陲被调往东线的防秋兵一样，先前往长安，再从广运潭中转，前往关东的战场。

十月初二日，节气已入冬，却仍然下着恼人的冬雨，士兵们冒雨前行，抵达长安时，已经又饥又冷。以往的防秋兵前往关东，常常在长安受到朝廷的丰厚款待，赏赐一番提升士气之后才发往关东。泾原军士兵们满以为在长安能够像以往一样得到朝廷丰厚的犒赏，可是招待他们的，却是简陋的粗米饭和土菜饼，酒食单薄，甚至到了难以下咽的程度。

这也是朝廷应对财政紧缺的一项新政策。为了共度时艰，以往一直都有的劳军犒赏被取消了，此前的间架税、除陌钱新政推进得不顺利，只有关中一带被有效执行。虽然朝廷聚敛到了不少的钱财，可对于整个战事来说，依旧谈不上宽裕。所以朝廷要把有限的钱财用在刀刃上，以往的望春楼劳军项目就被朝廷一并节约了。

泾原军的士兵们愤怒了。他们原本是安西、北庭的边兵，因为要平定安史之乱，被调入关内，如今被安置在泾原，作为防备吐蕃外敌最前线的边军。他们不理解，明明是他们背井离乡，为了朝廷的大业，把脑袋夹在胳膊窝里打仗。而朝廷却丝毫不加以体恤，竟然把他们当做要饭的一般，用这些粗糙的饭食就想把他们打发了？要知道，当初神策军发往关东时，朝廷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在犒赏将士上面。难道神策军才是朝廷的亲儿子，而他们这些安西来的泾原军，就只配吃这些难以下咽的菜饼？

泾原军士们踢翻了犒劳的粗饭和菜饼，闹起事来，大声抱怨道：“我们将要赴敌而死，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小命去往刀刃上撞呢！”另外一些兵士也附和：“听说皇帝老儿有钱，放着空空如也的国库不管，光顾着聚敛财富填充自己的腰包。据说琼林、大盈两个皇家内库里，满满的全是金银锦帛，我们不如一块儿去取吧！”

于是，泾原军士们穿上铠甲，拉起旌旗，擂鼓呐喊，回军开向了京城。

泾原军出自安西、北庭，自有他们的特点。安西、北庭的边兵们世代居住在西域之地，军中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蕃兵，便是流放、逃难到此的不良分子，所以军纪历来出名的差。当初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兵败于大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安西军纵兵掳掠，引发了整个昭武九姓的愤怒。安史之乱以来，这支从西域赶来回援的安西军是出了名的刺儿头，前前后后因为各种原因，闹过不少事情，朝廷只能将其暂且安置在泾原。要不是因为襄城的局势实在紧张，朝廷也不会决定动用泾原军支援淮西的战局。

就这样，在一片埋怨与牢骚声中，泾原军哗变了。

此时此刻，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御前辞行，当泾原军哗变的消息传入宫中时，不仅是天子和百官，甚至连姚令言都傻眼了。姚令言慌忙拜辞了唐廷君臣，匆匆出宫，想要前往泾原军中阻拦。然而，哗变的乱兵已经如同一只发狂的猛兽，原本的军纪、号令荡然无存，成了一股愤怒而焦躁的盲流，已不能听奉任何人的命令，只知道一边鼓噪起劲，一边叫嚷着冲向长安城。姚令言快马骑到了长安城外的长乐阪，遇见泾原乱军后大声出言阻止，却被乱兵反过来裹挟着，一同继续向前。

皇帝李适也紧急派出了宦官，下令泾原军停止前进，许诺朝廷会为每名泾原军赐予丝帛二匹。可这个命令反倒更加激起了乱兵们的愤怒，朝廷不让他们在国库爽快地打劫一番，只拿一两匹丝绢来敷衍他们，难道是在打发乞丐？他们想要的已经不是朝廷常规的劳军犒赏了，他们要的是整个国库。士兵们乱箭射死了传谕的宦官，径直来到通化门外，又碰上一遭前来宣慰安抚的宦官。这几位运气不好的宦官刚刚出城门，还没来得及把皇帝的口谕说出来，就被乱刀砍死了。

当皇帝派人从大盈库中运出二十车金银财宝，要赐给泾原军将士的时候，乱军已经杀入了城中，吵吵嚷嚷地向皇城涌去。骤然听闻乱军入城的消息，整个长安城乱了起来，人们恐惧地四散奔走。这个时候，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可能拦住这群盲流了。

“父老们，不要怕！我们不是强盗！只是要拿属于我们的东西！”乱军一边往前，一边高声叫着。

百姓们迟疑着停下脚步，退避在街边。商贾、旅人、市民、百姓一起张望着，看着这些来自安西的粗野军人呼喝而过。

“不抢你们典当的利钱了！”

“不抢你们的间架税了！”

“不抢你们的除陌钱了！”

泾原军士们继续高声呼喝着，渐渐地，围观的群众中，应和的呼叫渐渐响起，到了后来，泾原军每喊一句话，都紧跟着长安百姓们的欢呼声。

去他的间架税，去他的除陌钱！去他的王霸雄图，去他的复兴大业！百姓们才不要听这些，他们要的只是一个正常的官府，能像过去那样保他们平安，收最少的税！如果朝廷画个大饼，要百姓们为振兴大唐的事业买单的话，那就让那些振兴大唐之类的说辞见鬼去吧！

长安的百姓们在官府强征利钱税金的野蛮政策下苦不堪言，如今听到泾原乱军的话，得知这些征收政策竟然可以一并废止，立刻像是久旱逢甘霖一般，本能地和他们站在了一起。他们跟随泾原军的队伍一起走着，等到泾原军士们在皇城南大门丹凤门外停下列阵时，跟在五千士兵后面围观起哄的百姓们已经数以万计。

大明宫中，皇帝李适遭逢大变，震惊异常。朝廷直属的神策军已经在年初陆续派往关东平叛，城中几乎没有成建制的禁军，只剩下一些暂时休整在家的禁军将士。事态紧急，顾不了许多了，他只好下令，调动留在城中的禁军将士火速前往皇城支援。

他苦等几个时辰，只听见外面接连的传报，都是连连告急，说泾原军已经在不停地攻城。可左等右等，竟没有一个禁军奉命赶来抵御乱兵。

李适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身边熟悉内情的宦官悄悄告诉皇帝，原来禁军花名册上的那些军籍，全都是假的，在禁军军将贪污受贿之下，那些空缺的禁军军籍全都卖给了市井商贾，让他们吃着朝廷派发的空饷。这些年朝廷到处盘剥，只为了养兵，神策军的待遇更是三倍于寻常的镇兵，李适怎么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搜刮京城内外的民脂民膏，养的居然是这样一群附骨之疽！

这时宫外急报，作乱的泾原军已经攻破丹凤门，杀入了皇城，正在向大明宫宫城而来。清点人马后李适才知道，他现在所能指挥的武装，竟然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管辖的一百多名侍从。

自代宗时罢黜程元振、鱼朝恩，终止了宦官掌兵的惯例之后，禁军的兵权重新回到了将领们的手上，可谁能想到禁军将领的腐败，居然导致整个长安城的驻防禁军全变成了一团空气！

乱军眼看就要杀来，宫城的防御如同一张白纸，吹弹可破。惶急之下，李适只好下令撤离，带着他的妃子、皇子和公主从宫城北边的玄武门逃出。事态紧急，根本来不及收拾，只有让王贵妃收拾一下国玺这类的传国之宝，草草整理之后系在随身的衣物中，便匆忙离开。

事情如同一堆乱麻。朱滔的弟弟朱泚还被软禁在京城，朝廷的国库尚有四处聚敛而来的财货，外朝的百官还在焦急地等着皇帝的指令，但这些都来不及处理了。泾原军的呼喝声就在耳边，宫城城墙没有任何防御，只有泾原军临时制作出的撞车，在长安城上万百姓的围观之下，咚咚咚地撞着城门。

玄宗、肃宗、代宗三代帝王，都有被迫出逃的经历，可三代帝王加起来，都没有此时此刻的李适这般狼狈。

此时此刻的东宫，四岁的李纯茫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那些宦官和宫女，平日里一直对他温声细语，可如今却一边哭喊，一边匆忙地奔走，乱成了一锅粥。李纯虽然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却无法理解如今遭逢的变故。

他是当朝太子李诵的长子。父亲李诵按照皇帝爷爷紧急下达的命令，负责断后的任务。李纯被驮在宦官的背上，看着父亲手握兵器，带领一千东宫的仆役、随从，缓缓跟随皇帝的銮驾且停且走。

“大大，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去咸阳。”父亲李诵回答。

“去了咸阳，然后呢？”

“再从咸阳出发，去奉天。”

“为什么要去奉天？”

“因为那是皇祖父为我们准备的最后据点，你出生之后不久，就有个术士说，奉天的上空有天子气，所以皇祖父下令加固奉天城。如今奉天正好可以成为我们的城堡，保护我们不被贼兵相害。”父亲李诵望着西北方向的远处，缓缓说道。

多年以后，李纯回味起这时的场景，才明白父亲话中的意思。那时，李纯的祖父李适本可以像玄宗那样一路逃往安全的蜀中寻求避难，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长安城不远处的奉天，决定要在这里坚守。也正因为李适的这个决定，泾原之变后的大唐才不至于像安史之乱那样糜烂到不可收拾。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皇帝的人身安全最为凶险的时刻，情况的险峻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玄宗在马嵬驿、代宗在潼关。此时皇帝身边只有一百侍从，再加上沿途撞见加入队伍、闻讯赶去勤王的零星队伍，汇聚在奉天的仅仅只有士卒几百人而已。奉天离长安相距不到百里，李适选择了驻守奉天，就意味着亲临最前线，迎接叛军最先头的攻势。

李纯跟随父亲，一路先到了咸阳，然后抵达奉天。这是长安西北最为牢固的要塞，他的祖父李适继位后不久，便重新加固了奉天的城防。那时李适只是为了筑牢防御吐蕃的防线，好让唐廷可以全力以赴地准备削平藩镇的大业。谁也不会想到，奉天城却成了唐廷在关中最后的堡垒。

一场惨烈的攻防战即将到来。这场“奉天之难”将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李纯最不忍回忆的儿时梦魇。

天子出逃，宫城沦陷，长安城登时成了群魔乱舞的妖窟。

泾原乱军冲入大明宫，哄闹着登上了含元殿，带着好奇的眼神四处观光游览。这些安西来的大头兵，今天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把轮流坐龙椅的感觉。有人端坐在御座上高声叫道：“天子已经出走了，大家各自想办法发财吧！”

这句话像是一声发令的哨响，乱兵欢呼鼓噪，一哄而散，向着大盈库冲去，争相搬运库中的金银财帛。这些数月之间在民间刮骨绞肉般搜刮到的财货，就这样成了被乱兵肆意瓜分的战利品。素日游手好闲的市井流氓们混杂在乱兵的队伍里，冲入宫廷，趁着别人不注意，捎走一件两件库房中的存货。还有人混不进宫禁，于是便当街抢劫，闹得长安城的街坊鸡飞狗跳。

晋昌坊在长安城南。和其他街坊一样，此时此刻坊门紧闭，居民自发地守卫着自己的小区，防止作乱的暴徒进来抢劫。这时，几百名泾原军士骑马飞驰而来，不由分说地撞开坊门，径直来到西南一隅的一处宅邸前。急促的敲门声惊动了整片里坊。

“我等奉泾原节度使姚大夫（姚令言）之命，来请朱太尉前去主持大计！”

宅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位身材高大的武人在几名幽燕兵的护卫下走了出来，正是赋闲在家的当朝太尉朱泚。

十年前，朱泚离开幽州入朝觐见，却没想到弟弟朱滔逐步架空了他在幽州的权力，他只好长留在长安，将幽州节度使之位让给了弟弟朱滔。此后朱泚曾担任泾原、凤翔等地的节度

使，统帅过这些驻扎在泾原的安西军，所以也算是泾原军的老领导了。这些泾原乱兵占据了皇宫，抢到了财宝，不得不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正好朱泚因为朱滔起兵之事被解除了军职，软禁在晋昌坊的私宅里。自天宝年间“四星聚尾于燕”的星象出现以来，民间一直传说，将有一个出身于幽燕的帝王取得大统，而朱泚恰好来自幽州。这些泾原军没什么文化，偏偏迷信这些荒诞的传说，所以说干就干，决定拥戴朱泚为主。

困顿在长安多年的朱泚，早就急不可耐地想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了。泾原军的拥戴正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他们一拍即合。当天夜里，朱泚便在泾原将士们的簇拥之下，张列火炬，前呼后拥地进入大明宫，一屁股坐在了含元殿正当中的御座之上。

有朱泚出来做这个挑事人，接下来的一切就简单了。长安城中不缺少郁郁不得志的政治斗争失败者，或者对唐廷心怀不满的野心家。被淮西人赶出淮西的同平章事李忠臣、自视甚高但一直抱怨赏罚不公的光禄卿源休、太仆卿张光晟、司农卿段秀实等文武官员，全都被朱泚启用起来，成了他的爪牙。

朱泚当初从幽州带来的旧部三千人，如今正行军到潼关，准备向东驰援困守襄城的官军。听闻朱泚占据长安，便杀死领兵的朝廷大将，乱哄哄地返回了长安，投归到朱泚麾下。至此朱泚手握五千泾原军、三千幽州兵，对于退守到奉天的唐廷残部，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大历末年、建中初年的关中藩镇

奉天保卫战

李适刚刚抵达奉天之后，局势还十分不明朗。

有人觉得，这只是一场偶然的哗变事件，就像当年马嵬坡的兵谏一样。等到士兵们怒气消了，抢到财宝之后心满意足了，自然会收手。到时候皇帝不妨暂且忍一忍，宽恕泾原军的罪责，顺理成章重新回归宫中，那时便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三三两两从长安逃出、来到奉天的大臣们带来了长安的消息。说太尉朱泚被泾原军推奉为六军之主，下令关闭了长安所有城门，全城戒严，长安已经落到了他的手里。有人报告说朱泚控制泾原军和幽州军后，就要来打奉天城了。但在御前，宰相卢杞咬牙切齿地拿全家性命做担保，保证朱泚不会造反。毕竟当年朱泚是抛下幽州的高官厚禄归顺朝廷的，十年来从没有劣迹，足以证明他的忠心。

卢杞拍胸脯的保证，却被接下来的事实啪啪打脸了。唐廷派往朱泚那里宣谕的大臣，一个都没有被放回来。而朱泚还派了泾原兵马使韩旻，假称是来迎接皇帝大驾，实际却是要伺机袭取奉天。

这是极其凶险的一招。此时的奉天兵微将寡，根本无法组成什么防御。就算唐廷识破了朱泚的计策，也无法抵御韩旻的三千劲卒。幸好天佑大唐，韩旻还没有抵达奉天，便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掉头返回了长安。

此时的李适还不知道，这三千泾原军之所以突然回军，是因为滞留在长安的一群大唐的忠臣，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盗来了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印信，这才骗得韩旻回城，为奉天城的唐廷君臣争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终究是大唐气数未尽，留下了这么多的股肱之臣，愿意抛却性命保护这个王朝。

这一天，朱泚召集姚令言、李忠臣等一干鹰犬，抛出了他一直以来想问的问题：他已经决定要称帝了，就问在座的各位支持不支持？

朱泚是肩负星象所欲言的符命之人，这时说要建立帝业，自然是赢得了一片支持。但在此时，一直一言不发的司农卿段秀实猛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一口老痰唾在朱泚的脸上，大骂道：“狂贼！我恨不得把你斩为万段，怎么可能支持你造反！”反手一记笏版，向朱泚的脑袋挥去。

饶是朱泚身体健壮，反应快捷，立刻拿手格挡。象牙质的笏版打在朱泚的额头上，登时鲜血飞溅。白华殿上，朱泚与段秀实大声呼喝着，扭打在了一起。

朱泚以为段秀实和他一样被削去兵权之后赋闲在家，一定同样对唐廷心怀不满，但他却不知道，有一种更高贵的品格，比个人的权力、荣辱更为珍贵，那便是忠诚。段秀实的心从来都是属于大唐的，方才盗取姚令言印信、骗得泾原军回军的计划，便是段秀实所定。此时眼看着朱泚僭位为帝就要成为定局，段秀实更是怒不可遏。他已下定决心，纵然是死，也不做乱贼的臣子！

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有些人看似孔武有力，却在细节上退缩不前；有些人看似柔弱，却在关键时刻爆发出令所有人为之目眩的能量。

众人都傻眼了，事发仓促，不知如何是好，全在一旁看着。

他们眼睁睁看着二人打了很久，总算是李忠臣先反应过来，上前拉住了段秀实。也就在这这么一拉的空隙，朱泚匍匐着脱身，逃到了一边。

段秀实喘着气，看着眼前发呆的同僚们——什么人能麻木、懦弱至此，以至于连站出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的勇气也没有？这些人只会随大流，躲在人群里，好保障自己一时的安全，纵然朱泚最后失败，也会因为法不责众而幸免于难——段秀实实在不愿意与这些人一起同班共列。

“我又不和你们一起造反，你们何不杀了我？”段秀实嘲讽地笑了笑，说出了他最后一句话。

殿中之人这才反应过来，立刻争相向前，硬生生地、徒手将段秀实撕成了碎片。

几天后的十月初八日，万众拥戴之下，朱泚在大明宫宣政殿登基，自称大秦皇帝，并遥封幽州节度使、冀王朱滔为皇太弟。

真正的勇士死了，剩下的懦夫都在苟且中沉默地活着。

和许多同僚的情况一样，被朱泚封为宰相的蒋镇满心忧惧，既不愿意接受朱泚的册封成为大唐的叛臣，又不敢出言反对，害怕自己落得与段秀实一样的下场，只能战战兢兢地顺从，又愁又怕。蒋镇每每怀揣刀子，准备自杀，又打算逃亡，但他实在是太怯懦了，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只能在叛军的淫威之下囫圇度日。

长安城与留在城中的懦夫们一起沉默着、沉默着，小心地相互庇护，等待有真正的勇士前来解救。

征召各地军队回援的诏书发出后，唐廷的君臣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生怕各地方的援军会像那些吃空饷的禁军一样，一个都不来援助。

等了数日，终于等到了援军的到来。右龙武将军李观带领卫兵一千余人抵达奉天。李适大喜，立刻让李观负责就地招募丁壮，编制新军。虽然事情仓促，但好在奉天多年以来一直是抵御吐蕃的要塞，百姓们大多都受过一些训练。几天时间，李观在附近招募到了两千余士兵，号称五千人，排列在大道上操演。城中的百姓们见新军的军容布列严整，这才稍稍恢复了一点勇气。

这时，唐廷的君臣们开始后悔没有在奉天多留一些粮食和物资了。这些年朝廷物资紧张，奉天因为处在防御吐蕃的第二条防线，并没有多少存粮和存物。新军在训练中出现了铠甲、兵刃紧缺的情况。幸好驻守在边关前线的泾州并没有随同长安的泾原军一同造反，泾原留后冯河清虽是姚令言任命，但却集合留守的泾原军将士，发誓坚决效忠大唐。可留守在泾原的将士实在太少，又要担负起边境的防御工作，实在不能分兵，于是调出了一百余辆满载着铠甲、器械、兵刃的运输车，连夜运往奉天。

这一百余车物资，对奉天的将士们来说真的有如一场及时雨，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有了充足的兵甲，一直缺衣少食忍耐着饥寒的奉天守军这才微微提振了点士气。

可这些兵甲依旧不能解奉天的危急。征粮队四处筹措粮饷，可在这几年各地官吏敲骨吸髓般地搜刮之下，奉天周围的百姓人家哪还有余粮？反倒是长安城这边，这些日子唐廷聚敛的财富堆积在府库中，全都成了叛军的口粮和军资。虽然一开始遭受了泾原乱兵的打劫，但大盈库依然满满当当。朱泚坐拥大唐的国库，任性地打赏将士和百官，唐廷搜刮来的钱财，白白为朱泚做了嫁衣。

叛军在朱泚的大肆犒赏之下，士气一度高昂到爆表，朱泚趁此机会下令，率领泾原军和幽州军主力，再度开往奉天。

奉天城中，守军兵源不足、人手不够、粮草不齐、物资短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还没有布置停当，可是，已经没有时间留给城中的守军了。

就在十月十日、唐廷君臣抵达奉天的第五日，城门守军看见西南方向烟尘滚滚，旌旗上依稀可以看出是邠宁节度使麾下军队。守军们正准备欢庆邠宁的援军抵达时，却发现邠宁军行动急促，旗帜凌乱，像是在被敌军追赶。再仔细一看，人们才发现，邠宁军的后面，尾随而来的是一队幽州骑兵。

守军倒抽一口凉气：朱泚的大军，已经抵达了奉天附近。

前面被追赶的，是邠宁留后韩游瓌率领的三千军士，邠宁军的主力如今还在哥舒曜的率领下在襄城苦战，这三千人，是邠宁镇所能派出的最后军队了。唐廷原本给他们的命令，是守在渭水便桥，将朱泚阻挡在渭水一线。但韩游瓌明白，这三千疲惫之师，绝对抵挡不住朱泚手下那些被犒赏喂得饱饱的叛军，要是真的死守渭水便桥，最终的结果只有和兵微将寡的奉天城一块被各个击破。所以韩游瓌当机立断，率领邠宁军驰援奉天。

可当邠宁军来到奉天城下时，朱泚的追兵已经追到了不远处。若是不开城门，那邠宁军眼看就要被来势汹汹的幽州兵击破；而若是开城门放邠宁军入城，万一叛军趁势跟在后头攻进来，那奉天城也就玩完了。

危急时刻，守城指挥官浑瑊当机立断，下令打开城门。邠宁军开入了奉天，而浑瑊带领一队步卒，与韩游瓌带领的殿后部队一起守在城门口，掩护邠宁军入城。

邠宁军刚刚撤入城中，朱泚的幽州兵就已经追逐而来，与城门口负责掩护的官军激战在了一起。邠宁军一路劳顿，而奉天守军又训练不足，面对来势汹汹的幽燕精锐，登时战线松动，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叛军且战且进，与官军争夺起了城门口的通道。

城门要是丢了，奉天就真的守不住了。浑瑊与韩游瓌都明白这个道理。此时此刻，官军退无可退，只有坚决死守。前队溃退了，那就后队补上；后队溃退了，那就预备队补上；预备队又溃退了，那就再把刚才退回的前队收拾收拾，重新派去补上。他们血战了一整天，硬是没有退却，死守在城门甬道口。

可城门关不上，朱泚的叛军依然会源源不断地杀来。浑瑊从城门不远处找来几辆草车，想到了办法。

十余名身着重铠的甲士手持长刀，结成简单的步兵阵，如墙而进。他们有铠甲在身，均是以一当百，一边用陌刀斩杀，一边将草车拖入城门，堵住了城门的甬道后，纵火点燃草车。熊熊烈火之下，叛军终于无法前进。官军趁着这个喘息之机，重新列阵，推着燃烧的草车向前，向叛军发动了反击。

天色已晚，两边的士卒都是又累又乏，叛军见城门被重新夺回，没有便宜可占，终于逐渐退却了回去。

第一回合的城门争夺战，总算以官军的胜利而告终。但朱泚随即在奉天城东三里外扎营，随后每日都派兵攻城。奉天城中虽然几乎已全民皆兵，但守城的人手实在不够，就算公卿、将军全部上了城墙，拿着兵刃守城，人员依旧不够。

如今支撑起奉天防御的，除了这二丈二尺高的城墙，恐怕就只有城中军民死战不退的意志了。

白天攻城不行，朱泚便趁夜色派兵，从城池的东、西、南三面发起强攻。浑瑊亲临前线力战，总算击退了朱泚，可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却在此战中战死。

大唐立国一两百年，贵为大将军级别的将领在前线战死的，这是第一位。

第二天，朱泚再次来攻城。这一次他佯攻东、西、南三面，实际却派遣精锐绕过奉天城北的梁山，想要趁城北没有防备，趁机偷袭入城。却没想到在梁山遭遇了巡弋的唐军，唐将高重捷率军拼死而战，终于击退了偷袭的叛军，但高重捷也在此战中不幸被俘，随即被叛军砍杀。

城中仅有的一点存粮，在叛军一日日的围城中逐渐消耗殆尽。围城一个月之后，城中的存粮已经基本耗尽了，连供奉给皇帝的“御膳”，也只有每天两斛糙米而已。城中其他军民，只有趁叛军停止攻城，开始休整之后，才能偷偷让人放根绳子爬到城外，到树林里采集一些芜菁之类的野菜带回来充饥。

李适亲自到城墙工事查看军情时，曾让一个侦察兵出城探查朱泚营中的动静。这哨探领命之后，跪在李适面前，提出了一个请求——城外天寒地冻，只求皇帝能赐给他一套御寒的襦袴。这位兵士都已经乞求到这分上了，李适没有理由不答应，可他差人在城中四处寻找，却发现城中已经沒有一套多余的御寒衣物了。

看着这位衣衫单薄破烂的侦察兵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李适心中哀悯，但也只能狠下心，默默地将他派走了。

他是一朝天子，竟然连一条襦袴都赐予不了自己的兵士。这件事情给了李适很大的触动，这仗打到这份上，连他自己都已经心灰意冷了。于是他召集了留在城中的公卿和将官们，对他们说道：“朕因为无德，自陷于危亡之中，这是应该的。但诸位无罪，如果要保全自己的家人的话，那便尽早投降吧，朕不会怪你们。”

这是李适掏心窝子的话，在场群臣也无不掩面，顿首流涕。

谁都知道，他们没有退路了。一旦奉天失守，那大唐天子便将无路可走，大唐的太子、王公，还有唐廷的重臣们，便会被叛军一窝端，整个社稷都可能有覆灭的危险。谁都不想看

到这样的结果。所以，纵然此时城中缺衣少食，人人困顿，在凛冬中饥寒交迫，但是人心却出奇的统一，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败了便是万劫不复，所以每个人都抱着必死之心，努力地守卫这座城池。

此时的奉天守军被四面围城，信息隔绝。他们不知道的是，四面八方的援军，正在向着奉天汇聚。

在河朔战场与藩镇胶着的河东军的马燧、朔方军的李怀光、神策军的李晟，听闻天子下诏勤王，立刻火速撤回，向着长安急行军。连刚刚归顺大唐的昭义军节度使张孝忠，也不顾朱滔方面强大的威胁，发兵五千人，跟随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一起回援奉天。灵武、渭北、陕虢、蜀中等地的州县，听闻皇帝蒙难于奉天，也都纷纷发兵前来救援。

朱泚这边也探知到了东方援军的动向，忧虑于后方的威胁，于是更加凶猛地进攻奉天。他让僧人法坚制造了一台巨大的云梯，长宽各有数丈，外面包裹着咒牛皮，下面安装着一人多高的轮子，云梯上面可以容纳勇士五百人。这台器械被推到奉天城前，比城墙还高出一两丈，几乎遮天蔽日。

看着眼前参天的巨械，守城官军开始恐惧起来。有人悄悄地说，这架云梯建成开始攻城之日，就是奉天城破之时。

而这一天，终不免会到来。

十一月十五日，北风呼啸，猛烈异常。叛军推出了这台巨兽般的云梯，上面包裹着浸湿的毡子，悬挂水袋，运载着五百壮士，在两翼的攻城车掩护之下，发起了比以往一个月更加猛烈的攻城。云梯缓缓推进，下面还有士兵在云梯和冲车的掩护下，抱着木柴和土包，一路将城墙外的壕沟填平。

守城官军乱箭齐发，但被木盾遮挡；抛掷飞石，又被毡毯阻隔；扔出火炬想要烧掉云梯，而云梯上的叛军解开悬挂的水袋，火势便被迅速扑灭。这架云梯真的不是人力所能阻挠的，他们对准了奉天城东北隅一顿猛攻，箭矢如雨而下，城中人死伤惨重。叛军随之登城，在云梯上的壮士从高处射出的箭雨下，守城官军根本组织不起防御，叛军随之攀上了城墙。

眼看着这一切，李适与浑瑊相对而泣，人们只能仰头祈祷，希望上天能降下奇迹。

这些年，无数人乞求天佑大唐，可这一次，大唐还有得救吗？

为今之计，只有招募敢死之士，把这个云梯给打下来！李适与浑瑊四目相对，眼神和语句里都是这个意思。李适拿出一千份空白的官职委任告身，连同他素来随身的御笔，一起交给浑瑊：“我能给的只有这些了……你去拿这些空白告身招募壮士，若是应募，朝廷将来定然赐予官爵！”李适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道，“身家性命，全都交给卿了！要是这些告身不够，便用这御笔写在他们身上，事后再来兑现。无论如何，都要给朕守住奉天！朕也要自己上战场，与贼拼杀！我们现在便永诀吧！”

“诺！”浑瑊趴在地上拜了几拜，说不出别的话来，因为他已经泪流满面。

李适也只有摸一摸浑瑊的后背，抽咽着不能自己。

浑瑊拜别之后来到城东北，大声道：“如今危险至极，能否忠义报国，就在此一举了！谁与我一起出城死战？”

这一个月来，守城的军士们又冻又饿，缺少铠甲与兵刃，都已经撑到了极限。但听了浑瑊的话，这些军士们不知从哪里激发出一股力量，跟着大声呼和，擂鼓呐喊起来。能站起来的全都站了起来，跟在浑瑊的身后，出城敢死作战。他们冒着乱箭飞石，冲向那一架云梯，浑瑊身中数箭，却仍然挺刀力战，绝不屈服。

这时，只听见“咔嚓”一声，云梯的一个轮子忽然陷进了地里，着起火来，连带整片地下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原来，这是神武军使韩澄设下的安排，在攻城战发生前，他便在城东北角拓宽了三十步，在上面储备了大量的膏油、松脂、柴禾、芦苇，只等一个时机到来。而这个时机，恰恰就在最危险的时候到来了。大风回吹，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点着了云梯，火势越来越难以控制。官军趁机投下芦苇火把，撒上松脂，浇上膏油，烈焰霎时间吞没了整架云梯，惨叫声不绝于耳，烤肉的焦臭味弥漫在空气中，云梯上的士兵们连同这台器械一起，在熊熊大火中化作了灰烬。

叛军再次失败了！奉天城安全了！奉天城东、南、北三门一起打开，太子李诵亲自督战，城中守军全面出击，终于将城外叛军一举击溃。一时间欢呼之声震动大地。

败退之后的朱泚很快去而复返，回敬以更加疯狂的反击。泾原军用更加密集的箭雨回敬刚才的放火之仇，长弓射出齐刷刷的羽箭，最惊险的一枝竟然射到了皇帝李适面前三步远的地方。

城中的伤亡越来越惨重，粮食告罄，物资告罄，箭矢告罄，药品告罄，城里没有吃的，眼看就要发生人吃人的情况了。

云梯虽然烧毁，但奉天城外精心挖开的壕沟却被填平，叛军可以更加容易地爬上城墙。叛军四处抓来一批普通百姓，驱赶他们走上前线，继续填平剩余的壕沟。看着这群百姓，城中守军不忍心射杀，也实在没有足够的箭矢射杀了，他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城下叛军驱使百姓填平沟壑。

等到沟壑填满，叛军又可以开始大举攻城，到那时候，就谁也挡不住朱泚的叛军了。

忽然，在填平沟壑的民夫中，有一人越过壕沟，奔向城下。一边奔跑，一边大喊道：“我是朔方军使者！朔方军马上来救援了！”

城墙上的守军连忙放下绳索，将这入拉上。拉到城墙上人们才发现，他的背上已经插了数十枝羽箭。这人倒在血泊里，呻吟着从怀里掏出一枚蜡丸，交给了守军，说道：“我乃朔方兵马使张韶，有节度使蜡丸在此……”

蜡丸之中，竟然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密信。守军连忙将信呈交给皇帝李适，李适读完才惊喜地知道，李怀光已经率领朔方军抵达了泾阳，马上就能与叛军交锋。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士兵们抬着张韶在城中绕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城中军民们，

每到一处，都是欢声雷动。奉天城此时真的是山穷水尽了，要是李怀光再晚几天到达，奉天绝对会被攻破。

十一月二十日，发动最后一次攻击后，朱泚叛军悄然撤除了重围。这时，李怀光的朔方军已经在醴泉击败了叛军。

此时的奉天城，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欢天喜地地庆祝，城中一片静悄悄，时而能听到低低的哭声。所有人都精疲力尽，连庆祝的气力也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人们含泪笑着，庆祝着这座城的凯旋。

这座城池，几乎已经流干了身上的鲜血。

向天下认错

从逃到奉天的那天开始，皇帝李适就反复拷问自己——他究竟从哪里开始做错了？

几个月前，形势还一片大好，官军正抓着田悦、李纳的辫子穷追猛打。究竟他做错了什么，导致藩镇反扑，长安沦陷，唐廷困守奉天，几乎陷入绝境？

他与自己的机要秘书（翰林学士）陆贽有过几番谈话，陆贽也几次上书，提出了好几条谏言，这些都给了李适很大的启发。他渐渐意识到，是自己的独断专行，导致了这一切灾难性后果。

即位时，李适年轻气盛，痛心疾首于代宗朝对藩镇采取的软弱的绥靖政策，所以一改往日风格，做事雷厉风行。这种风格让他成了一位严苛的帝王，往往乾纲独断，仅靠自己强硬的意志就把朝政定下来。雷厉风行自然有雷厉风行的好处，朝廷的政策能推行到河朔，多亏了李适当初说一不二的态度。

可是事物向来有两面性。李适得到了好处，但也付出了代价。朝廷政策都由李适一句话决定，而李适的决定往往带有他个人的理想主义风格，实施起来总是碰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些实施中的具体困难，下层政府不敢报告上来，朝中大臣也不敢反对，长此以往，就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被层层隐瞒，难以被李适获知。在李适的专断下，但凡有不同意见的大臣，哪怕是两税法的设计者杨炎，也被李适赶出了朝堂。朝堂中剩下的，便只有卢杞这样丝毫没有大局观、满脑子只有权力斗争的佞臣。李适所获得的信息就这样与实际情况脱节了，他只听到了朝臣们报告的好消息，却不知道天下的实际情况到底有多糟。

他收到了河朔传来的重重捷报，却不知道由于他逼得太紧，已经导致河朔藩镇勾结在了一起；他听着报告，知道关中的驻军正在向关东挺进，却不知道士卒们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他看着快速进账的国库收入兴奋不已，却不知道长安城的百姓们都已经濒临绝境。

直到泾原军造反的消息如惊雷一般炸响，才惊醒了梦中的他。

泾原兵变，对于平叛局势来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李适平定藩镇的计划彻底泡了汤。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暴力地撕开了蒙在李适眼前的布条，让李适及时收到了一直被隔绝在外的信息。若不是泾原之变让唐廷的暴力敛财及时收了手，也许爆发的就不只是几千人的兵变而已了。

随着李怀光率领朔方军抵达奉天附近，朱泚被迫退却，奉天保卫战终于胜利了，但李适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烂摊子。朱泚退回长安固守，由于一改原来官府厉行盘剥的作风，似乎很受城中之人的欢迎。而且朱泚与幽州的朱滔遥相呼应，大有相约一直打到洛阳会师的态势。

而李怀光并不急于进攻朱泚，却在这种紧要关头表上，揭露宰相卢杞的罪恶——卢杞固然有问题，这一点李适清楚得很，可李怀光借着兵势指责朝廷宰相的不是，这满满的要挟味道却让李适更加不舒服。朔方军和泾原军都是边军，无法保证他们的绝对忠诚，对于李怀光连同他的朔方军，李适并不完全信任。而由唐廷直辖的神策军，在李晟的率领下还没有

赶到关中，这也让李适非常着急。

好在李适是个有方略的皇帝。失败与挫折及时点醒了他，让他痛定思痛，开始思考扭转败局的方法。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二月，李适按照李怀光的“请求”，罢免了宰相卢杞的职务。同时，他派人前往河朔，找到王武俊、李纳、田悦，答应他们将会赦免他们的罪责，只要他们与朱滔划清界限，重新站在唐廷这一边。

转眼间，新年已经到来。这个寒冬，李适与群臣一起在奉天度过。新春正月，他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元”，还下发了一封“罪己诏”：“朕决定痛改前非，纠正之前犯错的地方。除了擅自称帝、罪大恶极的朱泚，其余起兵的藩镇，包括朱滔、李希烈、田悦等人，只要他们能重新归顺，便一概予以赦免。往日朝廷征收的间架税、除陌钱等不合理收费，一概予以取消。”

诏书传到关东，听闻宣谕的将士们都流下了泪水，既觉得如释重负，又感动于天子字字带血的诚意。

扔掉皇帝的脸面与尊严，向唐廷的敌人服软，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有收拾如今的败局。

此时的河朔藩镇，恰好处于一个微妙的关系中。

魏博、成德、淄青，原本各有各的优势，称雄于一方。因为唐廷的连番攻势，他们才急于拉拢幽州节度使朱滔，甘愿奉他为盟主。可是自从朱泚称帝之后，朱滔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动不动就拿朱泚遥封的“皇太弟”这个头衔炫耀，在“大秦皇帝”朱泚的大旗下，俨然一副新任朝廷领导的架子，这气焰，嚣张得连其他藩镇都看不下去了。而朱滔要集合河朔藩镇，一起与朱泚的军队相约打到洛阳会师，这个计划更是触动了其他河朔藩镇敏感的神经。

对于其他河朔藩镇来说，他们之所以奉朱滔为盟主，是为了对抗唐廷重新统一天下的政策，他们想保持现状，继续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可看如今的形势，朱滔这是要与朱泚一起走推翻唐朝、建立新王朝的路子了。

要是如此，王武俊第一个不同意。成德与幽州两大藩镇历来矛盾重重，这一场战争中，朱滔屡屡想要侵吞原本属于成德的州县，这让王武俊更加气恼。当唐廷的密使前来斡旋时，王武俊第一个表态：“两百年的大唐天子我尚且不愿意臣属，更何况是对朱滔这个田舍小儿！”随后，王武俊秘密与马燧的河东军、李抱真的泽潞军联合，静待局势变化。

魏博的田悦也热情接待了唐廷的使者。朱滔在魏博被重重围困之际发兵解围，对田悦是有恩的，要田悦公然与朱滔做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田悦敏锐地判断出，背叛朱滔对魏博更为有利，既然王武俊、张孝忠都支持唐廷，且河朔的力量对比已经扭转，与其在朱滔这里受气，不如倒戈到唐廷这边，顺便还能大赚一笔。当田悦听说唐廷的条件里包括极为优厚的官爵待遇时，历来精于算计的他便欣然答应了唐廷的要求。

淄青的李纳虽然离幽州的朱滔比较远，但也有自己的麻烦。淄青军的战场主要在淮西，这

片战场上，李希烈军势汹汹，攻占襄城，把哥舒曜的讨伐军逼退到了洛阳。可李纳并不甘心做这片战场的配角——李希烈得到了这么多州郡，难道淄青却只能在一边喝西北风？所以，当淄青宣慰使孔巢父代表唐廷前来招安时，李纳的内心也松动了。孔巢父是孔夫子第三十七世孙，在淄青州郡中人望很高。等孔巢父来到淄青之后，李纳便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他代表唐廷所给出的条件。

就这样，当天子的“罪己诏”颁发之后，王武俊、田悦和李纳不约而同地免去了各自所称的王号，向唐廷上表请罪，重新归顺了朝廷阵营。此时朱滔正按照与朱泚的约定，率领兵马南下，准备攻打洛阳，而原本答应联合的田悦、王武俊，并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得知田悦、王武俊归顺朝廷的消息后，朱滔虽然怒不可遏，但也无能为力，只能纵兵劫掠一番后，无奈地退回了幽州。

田悦等人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酬劳。王武俊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深州和赵州，占据恒、冀、深、赵四州的他，也继承了“成德”的名号，成了新任成德节度使。李纳加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名义上的宰相。田悦也加官为检校右仆射，继续保留原有的权位。不久之后，田悦与王武俊的联军合击了再度南下的朱滔，将朱滔的幽州兵赶回了幽燕之地。

河北重新成了魏博和成德主导的半割据小王国。

魏州城里，欢庆的盛宴正在举行。

志得意满的田悦等来了唐廷派来的孔巢父慰问团，大张旗鼓地设宴款待，准备继续向唐廷讨要封赏。这场宴会彻夜狂欢，田悦喝得酣畅淋漓，醉得昏天黑地。酒席散去，正当田悦醉卧于席上的时候，他的堂弟、前任节度使田承嗣的亲儿子田绪走上前来，一刀了结了田悦的性命。

田悦光顾着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却没意识到，整个魏博已经因为连年的征战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田绪一直在等待时机，想要一举夺回本该由他继承的魏博大权。这时，他终于成功拉拢到了魏博的各方势力，在他们的支持下，除掉了田悦这个绊脚石，成了新任的魏博之主。

在淮西的蔡州龙兴寺，颜真卿神色从容地在院里堆起柴火，浇上桐油，拿出火信，点燃了这满庭的新柴，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他整了整衣冠，缓缓地向火堆走去。这时负责看守颜真卿的淮西官员赶来，迅速将颜真卿拖离了火堆。

颜真卿只求一死，他活得已经够长了，投火就义也许就是他想要的归宿，这是他最后表明态度，誓死不与叛臣为伍。

当成德、魏博、淄青相继接受招安之际，淮西的李希烈却并不想一同归顺朝廷，他有着更大的野心。不久之后，他便宣布称帝，自号为“大楚皇帝”。

于是，连同大唐天子、叛臣朱泚一起，整个中原大地上同时存在着三个“皇帝”。

然而李希烈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是他开始走向下坡路之时。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之后，唐廷重新开始反攻，李希烈连连受挫，陷入了全面的被动。李希烈吃了败仗之后勃然大怒，派人来到蔡州，要对颜真卿实施“最后的指令”。

一代名臣颜真卿，就这样被缢死在了李希烈叛军手中。

求仁而得仁，也许这正是颜真卿最想要的结局。

皇帝的困途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的春天，河朔局势柳暗花明。随着各路大军逐渐向长安汇聚，大唐官军已经从劣势一方转为优势。

人们都说，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救了大唐，救了奉天城。如果李怀光晚三天抵达战场，奉天城根本等不到救援便已经陷落了。如今李怀光屯兵于渭水畔的咸阳，与对岸的朱泚叛军对峙，并且负责统辖陆续抵达的神策军。看起来，李怀光似乎成了整个关中最有权势的将领。但是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李怀光自己才知道。

对峙八十余日，天子连番派出宦官，催促李怀光出兵收复长安。李怀光和天子一样想尽快收复，可他手下的大军全都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为了用最快的时间赶回来勤王，已经将輜重、军械全都抛下，急行军到达了关中。如今人马疲乏，又缺少攻城器械，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打赢一场攻坚战。

更何况，各路官军中，李怀光虽然是名义上的主帅，但神策军是中央直属的禁军，李怀光并没有能力去调度。而河东等地赶来的援军，也同样归本镇节度使调遣，李怀光所能染指的，只有自己麾下的朔方军、以及关中附近有朔方军关系背景的几支部队而已。神策军是朝廷的“亲儿子”，享受着朝廷优厚的供养，吃香的喝辣的。而朔方军对于唐廷来说，却是一支和泾原军、幽州军一样的藩镇边军，不仅人均的粮饷待遇比神策军差远了，还要承受唐廷的种种忌惮与怀疑。

毕竟泾原军都反了，朔方军就能撤掉嫌疑了吗？

自安史之乱以来，朔方军一直是大唐平叛的中坚力量，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三任天下兵马元帅都是朔方出身。也正因为它积蓄下了强大的军力，朔方军成了唐廷最为担忧的边军。死后身败名裂的仆固怀恩就不说了，连端正处事、守身有道的郭子仪，也因为皇帝觉得他威胁实在太大，最后被明升暗降地削去了兵权。

李怀光在咸阳明显感觉到了唐廷对自己的不信任。他天生就是武人，有着武将粗疏而固执的习性，哪里知道从他刚到关中，上书除掉宰相卢杞等奸臣时起，怀疑的种子就已经在皇帝的心头种下了。朔方军缺衣少食，军纪远逊于给养优越的神策军，常常有朔方军士兵侵占百姓们的牛马，而这在唐廷眼里，也成了朔方军的一项错处。

两边猜疑的鸿沟越拉越大。偏偏这个时候，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也跳了出来，向皇帝告状说李怀光与朱泚勾结，密谋造反——这些日子李怀光顿兵不进，就是他的罪证。

李晟号称是名将，他不愿意居于李怀光之下，所以想尽办法寻找李怀光谋反的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怀光本希望这件事情能不证自明，清者自清。可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天子看李怀光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准备造反。

李怀光合并了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和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的部众，想要统一指挥权，在唐廷眼里，这是在增强实力，从而为造反做准备。

李怀光脾气差，和前来宣谕的翰林学士陆贽发生了口角，在唐廷眼里，这是反心已露，为造反做准备。

李怀光在如何出兵的问题上与李晟起了争执，因为李晟官位卑下却不听其调遣而愤怒，在唐廷眼里，正是反形已具，正在为造反做准备。

说到底，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唐廷已经不能信任边军了。朔方军与唐廷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一个死局。

对于李怀光的朔方军，李适虽然有一百个理由不信任，但却终究没有想过要真的除掉李怀光。毕竟他是奉天之难的大救星，当今的头号功臣，更关键的还是平定朱泚叛乱所必须仰仗的主力。李晟屡次到御前打小报告，李适思索良久，依旧是将信将疑。

前方主将不和，对于平叛不是什么好事。李适决心要调停李怀光与李晟的冲突，他准备亲自总领禁兵出走咸阳，以抚慰将士的名义，督促各将领进军讨伐。可这件事情在李怀光看来，却怎么看怎么像是借安抚的名义褫夺朔方军的兵权，因而恐惧不已。

猜疑的链条一旦形成，最终的结果就是谁都不相信谁。李怀光无法信任天子，正如天子也难以相信李怀光。

这个时候，李适决定安抚一下李怀光，向他抛出善意，所以下诏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实封，赐予他免死铁券。

谁能想到，唐廷这番赏赐与加封，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李怀光听后，竟然满脸的悲愤，将铁券扔在了地上，赧然道：“圣人这是在怀疑我李怀光吗？臣下造反时才赐铁券。我不曾造反，现在赐铁券，这是要让我造反吗！”

自大唐开国以来，铁券一直都是天子赐予功臣的恩赏。不管是免死一次，还是免死十次，都是受赏臣子的无上光荣。但是到了玄宗朝，一切都变了味。自安禄山行将造反之际，玄宗赠与安禄山免死铁券开始，赐予铁券已经变成了对忠诚堪忧之人的安抚。后来那些桀骜不驯的藩镇首领，如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等人，都收到过唐廷赐予的铁券，这更是坐实了这种“安抚叛臣”的意味。在李怀光眼里，唐廷把铁券赐给他，是真的把他当作叛臣来安抚了。

自郭令公郭子仪以来，朔方军世代忠良，谁知竟成了皇帝眼中的叛军！这张铁券非但没有安抚住李怀光，反倒触及了他的逆鳞。愤怒的李怀光出兵占据了咸阳，把李晟的神策军赶出了这一片防区，既是泄愤，也是对唐廷的一种示威。

这个时候李适才明白，自己真的把李怀光给逼反了。

关中各地，尽是朔方兵马。不止是李怀光的朔方军，还有邠宁军、鄜房军、河中军等，都是朔方派出的兵马，李怀光又是节制关中各路兵马的主帅，要是真的与朱泚联合起来，调动几支军队往奉天攻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奉天只有寥寥数千兵马，在奉天保卫战之后，伤亡惨重，根本无法抵挡下一轮攻击。李怀光命令部众一路抢劫，逐渐逼近了奉天。当李适听说了这个消息，屁股便再也坐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唐廷君臣再一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一条路的终点，就是汉中（梁州）。

这是一趟仓皇逃窜的旅程。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帝车驾在朝臣的扈从下，草草离开奉天，向西南出发，行出五十五里，抵达盩厔（今陕西周至），准备渡过渭水继续向南。春寒料峭，这些刚刚经历过奉天血战的公卿与将士们挤在渭水河岸，脚踩冰冷的河水，手忙脚乱地搬运着行李，爬上船只渡河。看着这狼狈不堪的场景，李适叹道：“当年永嘉之乱时，西晋君臣也是像如今这般渡河的吧？”说着，不禁潸然泪下。

当年西晋君臣南渡时，谁也没有想过，这些人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原了。从此之后晋朝便偏安一隅，中原疆土将会沦丧数百年。唐廷的朝臣们不知道，李适心里也不知道，他们此番南下躲避关中战火，是否同样也是与故土、与帝都的一次永诀？

渡过渭水之后，跟随车驾南行的朝臣们渐渐变得稀少起来。不少朝臣自感前途暗淡，偷偷地溜了号。太子少师乔琳说自己老迈多病，禁受不住艰险的山路，向李适辞行，要在附近寺庙里削发为僧，从此不过问世事，但离开车驾队伍之后，转头便回了长安，投靠朱泚为官。

李适自己也对前路十分迷茫，只能对朝臣们的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匆忙赶路。

前往汉中要经过骆谷道，这是唐初以来开始兴旺的通往巴蜀的要道。从盩厔出发，向西南三十里就是骆谷口，再往前九十里，方才抵达骆谷关。这段路走得极为凶险，整支队伍的后背都暴露在长安方向的威胁下，只有到了骆谷关，大军才能有后方的屏障。此时李怀光已经获知了皇帝车驾南行的消息，派兵前来追赶。幸好，朔方军上下并不是真心想要对皇帝进行追杀，抵达盩厔之后，借着抢夺附近粮草的理由，停滞不前。南行的李适大军这才安全进入骆谷。

蜀道慢慢，山道两旁只见峰峦直上千仞，山势岩峣，时闻春莺关关，往往山鸟叫啸。时值初春，连日阴雨，颠簸陡峭的山道变得更加险滑，时而有人失足坠马，掉落下高耸的悬崖。许多士兵耐不住艰苦，逃离队伍投奔朱泚叛军。

大军行得仓促，粮草物资并不齐备，骆谷道中又人迹茫茫，君臣上下艰难地前进着，饥一顿、饱一顿，又饿又乏。这条路行得实在太苦，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受伤、掉队。连李适身边的亲信陆贽都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人影。陆贽是如今李适最信任的大臣，听说他失踪，压抑已久的李适终于崩溃了，担心地哭泣起来。

直到好几天后，陆贽跟上了队伍，李适这才转忧为喜。

汉中城北阻秦岭，南滨汉水，西通巴蜀，东通荆襄，山水盘护，关隘重锁，可凭险阻而虎踞四方。但是，经历了连年的战乱，汉中地区的户口已经损耗了大半，虽然在此能节制山南东道的十五个州，但所收的税赋，加起来甚至也比不上中原的几个县。李适能吃苦，但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皇子、公主们就受不了了。还没有到汉中，李适心爱的大女儿唐安公主就因病去世了。

蜀道难行，对于南撤的唐廷君臣来说，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消息是，不管是李怀光还是朱泚，暂时都不会考虑打入汉中，唐廷君臣的身家性命暂时安全了。但坏消息是，艰险的

蜀道也给唐廷与关中、中原的联络带来了困难，李适已经不能直接指挥关中的神策军对叛军作战了。因此，纵使李适心中暗自恼恨李晟逼反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却仍不得不暂时对李晟委以重任，让他同时兼任京畿、渭北、河中、同绛、鄜坊丹延等地区的节度使，统领整个关中的所有军队。

“神策军如今孤处于叛军腹心，兵势悬隔，李晟能应对好两支叛军的围攻么？”忧虑中，李适向朔方军出身的浑瑊问道。

“以臣看来，必定能破反贼！”浑瑊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李适点了点头。浑瑊的话让他稍稍宽心，如今他只能祈求上天护佑，保护他的大唐能安然渡过这一场劫难。

公然占领咸阳，随后串联驻在奉天的朔方兵马准备起事。这一连串的操作中，李怀光多少有些赌气的成分。他原本是一个粗疏的武人，却没想到涉入了这场复杂至极的政治斗争里。他按照一个武人的逻辑，想要用暴力胁迫李晟、神策军乃至唐廷作出妥协，却没有预料到这一切给他带来的严重后果。

一个月前，李怀光还是大唐帝国的救星，这下来了个大反转，成了反叛朝廷、逼得天子南迁的大恶人。

三月二十九日，抵达汉中的唐廷发出诏书，历数了李怀光的罪恶，将李怀光的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诸道的节度使、观察使等官衔，全部一并罢免。不过，皇帝依旧为李怀光留了情面，授给他太子太保的名号，并在诏书中称赞了朔方将士忠心顺承朝廷的功绩和声名。

李怀光从没想过要造大唐的反，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也明白，自己的荣辱已经无法挽回了。他所能做的，就只有为自己的部下们考虑，为朔方军的将来考虑。

自武周朝成军以来这近百年的时间，朔方军这个名号，承载了大唐不知多少荣耀。难道要让朔方军像范阳军、安西军一样，落得个叛军的下场？

长安附近，李怀光、李晟、朱泚三军对峙。李怀光既不想勾结朱泚，也不想向李晟服软，于是他索性率军离开了战场，撤往黄河对岸的河中城，按兵不动，观望形势。

虽然素来讨厌李晟，但李怀光不得不承认，李晟在领兵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当时，李晟与许多神策军将领的家属都在长安城中被朱泚当作人质，李晟却与部下一起同甘共苦，以忠义和情谊激发军心。纵使神策军没有后方的补给，全军始终没有怨言。这年五月，李晟率军直指长安，对朱泚势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神策军杀入光泰门，拔取沿路的工事，与叛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最终收复了长安。此战之后，朱泚兵败被杀，长达半年的泾原叛乱终于被唐军平定。

而这段时间，李怀光始终没有动作，只是安静地看着官军击败朱泚，同时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长安克复之后，天子终于光荣返回。随即任命咸宁郡王浑瑊为朔方、邠宁、鄜坊、河中兵马副元帅，督率邠宁军、鄜坊军等各路大军，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同讨伐河中的李怀光。

李怀光知道，他等待的那一刻已经来了。浑瑊是朔方军旧将，邠宁、鄜坊等军也都是朔方军旧部，这次讨伐，实际上是“朔方军”在讨伐“朔方军”。

败在自己人手上，不亏。

在浑瑊的攻势下，李怀光手下勇将尉珪、徐庭光等人相继被招降，回归了大唐阵营，留下李怀光自己被包围在了河中。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秋天，被围困在河中的李怀光自缢而死，朔方军将领牛勣割下李怀光的头颅，开城投降。这场奇特的“朔方叛乱”终于在以朔方军为主力的平叛大军的围攻之下，顺顺利利地被平定下来。

李怀光以及他的儿子们，还有朔方军七位主要将领，或自杀，或斩首，都死在了这场风波之中。但朔方军的番号与队伍，最终保留了下来。

多年以后，皇帝李适下令为李怀光平反，但李怀光一门早已被诛灭，只有李怀光的妻子尚在岭南被流放，已是风烛残年。皇帝下令在李怀光宗族中找了一个继承人，作为李怀光的后嗣，算是对李怀光昔日功劳的一种补偿。

而此时的朔方军，也已经大不如往昔，仅仅管辖着灵武一带的战区，泯然于众藩镇之中。

开元天宝年间的那十大边军，声势何等煊赫？如今却全都衰落了，如同一个时代的结束。

李适回到长安后，陷入了郁闷之中。他曾有着振兴大唐的理想，也曾轰轰烈烈地为了这个理想而努力，但是经历了泾原之变、奉天之难，他的那个伟大的理想最终破灭了。朱泚留给他的长安城虽然破坏不大，可几年来唐廷积蓄的兵力、财富，都在这几年的征战中消耗殆尽，再也没有力量掀起新一轮的削藩行动了。

郁郁寡欢之际，太子李诵带着长子李纯前来问安。这位皇长孙六七岁的年纪，正是最可爱的时候。李适将小孙子抱在膝上，逗着他玩，也算是感受了含饴弄孙的快乐。

“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呢？”李适问道。

“是第三天子呀！”小李纯回答说，脸上依旧天真烂漫。

李适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久久地看着孙子的脸，终于展颜，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那个复兴大唐的理想，李适自己没法完成，那就交给儿子，儿子没法完成，就交给孙子。这个理想一定会代代相传，正如人们对于盛唐的记忆，没有穷尽。

第二章

衣白山人再造唐，谋家议国虑深长

——一个出家人拯救了大唐

山人自有妙策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三月的长安，又到了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自泾原兵变以来，关中地区就陷入了长久的饥饿当中。

长安城原本有上百万人口，汇聚了从极东之地到西域诸国的商旅行人，是华夏之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城市。经历数次战乱之后，虽然人口离散，但仍留着数十万人口。区区关中之地的粮食产出，早就不足以支撑这样一座大城市的人口消耗。所以自中唐以来，朝廷就极为仰赖江淮地区供应的米粮。江淮的米粮沿着运河输送到黄河，再沿着黄河向西，入渭河或者广通渠，一路送往长安，这条航路成了帝国的生命线。

淮西李希烈造反以来，漕运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粮食物资运转极为困难，再加上朱泚造反后，东南地区的藩镇为了不把财赋留给叛军，都逐渐停止了米粮的运输，长安城许久没有粮食输入，只能消耗原本的存粮。

而到了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三月，原本的存粮终于消耗殆尽了，长安城宣告断粮。

这一段饥饿的日子里，长安城的居民百姓们都瘦成了一道道闪电。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街上放眼看去，人人饿得又黄又黑，面目浮肿，行动迟缓，摇摇欲坠。人们想尽办法找吃的，什么观音土、野菜根、茺菁、虫蚁，全都饥不择食地放进嘴里。那些神策军原本也是养尊处优的老爷兵，如今军饷枯竭，更是怨声四起。有的禁军士兵走在大街上，径自脱下头巾大喊道：“把我们约束在军中，却不给我们吃的，难道我们都是罪犯吗！”

昔日车水马龙的东市和西市，如今已经门可罗雀。人们最想要的是吃的，而偌大的长安城，哪里能搞到粮食？

面对长安城的饥荒，大唐皇帝李适忧心如焚。

毫无疑问，虽然朝廷的粮仓空了，但李适手上还有不少粮食。这些粮食都藏在皇室自己的内库中，是皇帝自己的战略储备粮，轻易不能拿出来。可是，怀揣着这些粮食，李适整日提心吊胆，担心消息一旦走漏，会引来京中士兵们的愤怒，再一次把皇城给掀翻了，闹出一场新的“泾原兵变”来。

泾原兵变时他们仓皇出奔的噩梦依然历历在目，李适做梦也会被吓醒，担忧着自己的未来、长安的未来。

就在李适最为焦急的时候，来自东边的快马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

陕虢观察使李泌报告，江南的大米三万斛已经到达陕州，即将抵达长安！

“三万斛大米即将抵达长安”，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不知有多少人付出的努力。粮食从关东运往关中，要经过大运河，大运河要打通，得先稳住淮西和淄青。这批米粮一路重兵戒备，好不容易送到了中原。但到达黄河三门峡天险时，船只难以行走，照样需要陆路运转。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年初，京中存粮告急，大批物资积压在陕州、三门峡一带

运转不出，而这里正是陕虢观察使、水陆运使李泌的辖区。李泌向朝廷请示，要在集津到三门峡之间，凿穿山石，开辟出一条十八里长的“高速车道”，以避开三门峡天险，衔接两边的水运。

这个动议经过唐廷批准之后，立刻组织实施了。一个月间，高速车道开凿完成，投入使用。不久之后，便运来了江南的三万斛稻米，解了长安城的燃眉之急。

兴奋的李适听到消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激动之下，他直奔东宫，找到太子李诵高兴地说道：“米粮总算运到了，你我父子二人能够活下去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特意让人去街市上买了酒，回宫畅饮，以庆祝这个绝好的消息。

随即，宦官们带着天子的口谕来到长安的各个军营，向将士们宣布，连月来拖欠的军饷，将会一次性足额发放，请将士们稍安勿躁！饿得差点要发疯的士兵们登时欢呼起来，“圣人万岁”的呼声响彻了整个龙首原。

江淮稻米运到之后，整个长安总算是渡过了这一劫。不久之后，关中的冬小麦熟了，有个不错的收成。这几日饿得全身浮肿的百姓们拿到了盼望多时的米麦，全都欣喜若狂，整个长安城都飘着甜美的饭香，百姓们都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直到吃不动为止。连日饥饿的人骤然吃撑，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不少人吃得太多，胀破了肚皮，不幸去世。

直到几个月以后，长安城中的人们才从饥饿时节又黄又黑的肤色中恢复过来，重新找回了帝都人本来应有的温润和优雅。尽管长安城依旧繁华热闹，但是人们的眼睛里，却有一样东西再也没有了，那便是盛唐时代最后残存的一丝骄傲与从容。

像过去的几次一样，李泌，这位玄宗时代就声名卓著的老臣，如今在关键时刻又一次解救了大唐。

自安史之乱以来，李泌在政坛起起伏伏，虽然帮助肃宗定下平叛的方略，奠定了唐廷的胜局，却反复被权臣与宦官所排挤，三起三落，最终退居山野。这些年，他一直在江南小城杭州担任刺史，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

早慧对于他更多地成了一种负担。如今他久居江湖之远，早已没了年少时的心气。

直到皇帝带着他的朝臣匆匆逃到了汉中，窘迫无比，几乎走入绝境。这时，皇帝想到了李泌，那个曾经帮助他祖父定计，几乎奠定了大唐平叛胜局的白衣山人。

对于这个时代的朝臣们来说，少年时便步入朝堂的李泌资历高得吓人。当年李泌出入宫禁，与玄宗朝的公卿将相们谈笑风生的时候，建中朝的宰相、名将们要么是在削尖了脑袋准备科举考试，要么便是做一些侍卫、兵曹之类杂事的小官。若李泌重新回到朝堂，当今的宰相们要如何在这样一位传说级大佬身边自处？所以这些年朝堂人事更迭，愣是没有人想要重新请这位大名鼎鼎的白衣山人出山。

可是在巴蜀之地山穷水尽的李适，身边极度缺乏人才。而李适当年还是太子时，便受过李泌不少教导。再加上卢杞等宰相已经相继落马，不再有人敢反对李泌入朝了。李适最终下令，急召李泌前往汉中行在，等李泌到达之后，立即封他为左散骑常侍，将他安置在中书省，随时等候李适的传见。

多年以后再度见面，世事已经变化了太多。当初的理想主义青年李适遭受了命运的毒打，变成了一个消沉的中年；当初风度翩翩仿佛世外高人的中年帅大叔李泌，也变成了一个鹤发童颜、但依旧风度翩翩的老人。君臣二人见面，不胜唏嘘。寒暄一番之后，李适请教李泌：“李怀光所部悍然占据河中，麾下数万朔方军素来号称精锐。朕夙夜担忧，如之奈何？”

李泌淡然地断言道：“天下还有许多甚为可忧的事情，唯独李怀光的事情，不值得天子去忧虑。”

经过了三年的内战，天下早已不胜疲敝。李泌之所以信誓旦旦地保证李怀光不会成为大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原各地早已经厌烦了战争，不管是那些桀骜不驯的藩镇，还是陷入困顿的唐廷，都不愿也无力发动新的战争了。至于李怀光这里，纵使他真的要作乱，也得不到部下们的支持。

李怀光不足为虑，河朔藩镇也暂时在名义上归顺了唐廷，是时候解决面前的当务之急了。

什么是如今大唐的当务之急？简而言之，一是内忧，二是外患。

内忧，忧的不止是藩镇的割据，更重要的是朝廷当下的经济问题。经历了三年疯狂的压榨，天下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尤其是关中，因为朱泚、李怀光前后乱起，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粮食储备日益枯竭，粮食危机已经隐隐现出了端倪。于是，皇帝委任李泌为陕虢观察使、水陆运使，前往陕州坐镇。既是为了扼守长安的东大门，安抚河中、河朔等地的藩镇，也是为了督运关东粮秣进入关中，保障帝都内外的生计安全。

随后的事情便清楚了，长安不出所料地出现了饥荒，而李泌则在关键时刻打通了运输线，把江南的米粮成功运抵了长安。

而外患，则来自西边，来自吐蕃和它的盟国对大唐咄咄逼人的攻势。

吐蕃一直都是大唐在西方的劲敌。安史之乱时，吐蕃趁乱攻占了大唐的陇右、河西之地，屡次侵犯关中，甚至还在代宗时期打进了长安，致使代宗仓皇出奔，丢尽了颜面。所以大唐在吐蕃边境设置了凤翔、泾原等几大军镇，专门设置防秋兵防御吐蕃。本朝天子继位之后，为了集中精力搞他的削藩大业，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与吐蕃结好，专心对付内部的敌人。泾原之变发生后，唐廷在奉天面对朱泚的围困走投无路，不得不向吐蕃求援。而吐蕃的条件，是唐廷割让安西、北庭之地，作为吐蕃帮助平叛的酬劳。

安西、北庭是大唐在西域的疆土，盛唐时大唐的疆域一直延伸到咸海附近。可是如今，大唐本土与安西疆域相连的河西走廊已经被吐蕃占据，安西成了大唐在西域的一块“飞地”。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二十多年前就把他们的主力部队调回了大唐本土平叛，如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兵力，在吐蕃的蚕食下苦苦支撑，甚至已经与唐廷断绝了联系。割让安西、北庭，将剩余部队调回关中，也就成了唐廷迫于无奈的选择。

只是，吐蕃按照约定出兵，却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认真地攻打朱泚叛军，而是一直在与朱泚政权不清不白地悄悄联络，暗地里勾勾搭搭。最后，唐廷只能依靠关东调回的神策军以及各路朔方兵马的支持，才算是平定了朱泚之乱。

请神容易送神难，吐蕃军已经进军到了关中，再让他们回去可就难了。按照吐蕃军的说法，他们按照约定出兵了，也与朱泚叛军有了交锋，此时叛军既然平定，那大唐也该兑现承诺，把安西、北庭之地让给吐蕃了吧！

说辞虽然蛮横，可吐蕃实力强大，唐廷不得不给几分面子。况且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几年未通音讯，说不定早就已经垮了。还不如给吐蕃一个面子，召回安西、北庭的唐军，让唐蕃之间继续保持边界的和平。

但在这时，李泌提出了反对。

“安西、北庭之人生性骁勇剽悍。该地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还有十姓突厥各部，他们的存在可以分散吐蕃的兵势，使吐蕃不能合兵一处向东侵犯，怎么能轻易地让给他们！更何况这安西、北庭势孤力单，地处遥远，却尽忠竭力，为国家坚守边疆近二十年，实在令人哀伤怜悯。现在若忽然遗弃他们，将他们交给吐蕃，他们内心必定会深深地怨恨大唐，这难道不是在逼着他们以后随从吐蕃前来侵扰，像报私仇一样进攻大唐了！”李泌分析道。

往日吐蕃有意观望，不肯进军，暗中与朱泚往来，还大规模地劫掠了武功地区。对于大唐来说，他们哪里能称得上什么功劳！

皇帝最终听取了李泌的意见，不再将安西、北庭二镇交给吐蕃。

安西、北庭算是保住了，而从此之后，吐蕃与大唐重新交恶，大唐的外患问题重新凸显了出来。

当然，李泌对此也早已有了妙计。

多年以后，李泌对这套外交方略的总结是：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从四个方向一起切断吐蕃的外交路径，形成一个“吐蕃包围网”。

这是盛唐时代的政治家才拥有的手笔。成长在乱世中的唐廷君臣，已经不再具有把眼光放在整个世界诸国的能力了。只有出生于盛唐的谋略家，以天地作帷幔，万里疆域为棋局，才会策划出如此宏大的一场外交计划。

开元年间，唐廷也曾筹划过一次针对吐蕃的战略封锁，他们联合了大食、天竺、葱岭诸国，一起对吐蕃与突骑施的联盟进行了绞杀。只是最终功亏一篑，步步为营的外交战，因为石堡城的失陷与争夺，演变成了青海、赤岭一线的血腥拉锯战。最后，短视的执政者杨国忠在外交上搞得一塌糊涂，最终让南诏成了吐蕃的盟友，一再让大唐的远征军折戟沉沙。

如今，李泌要重新开始，再度建立起世界各国对抗吐蕃的统一战线。

回纥人，是皇帝李适一生的痛。当年回纥牟羽可汗率军南下，协助代宗平定安史之乱，身为皇太子的李适曾经在牟羽可汗面前饱受屈辱，身边几位近臣全都命丧回纥人之手。这口气，皇帝怎么也咽不下去。最后还是在李泌的劝说之下，李适方才同意回纥合骨咄禄可汗称臣于唐廷。

南诏也是帝国的伤心地。天宝年间，十万唐军在此全军覆没，此后南诏一直在吐蕃的支持

下，对大唐的西南疆土展开咄咄逼人的攻势。但是，南诏虽然与吐蕃结盟，却不是铁板一块，仍然有文章可做。假以时日，未必不能将其争取到大唐的身边。

至于天竺各国，如今还是一盘散沙，略微施以怀柔，也同样能够联合。

问题就在于遥远的大食帝国。大食人在开元年间曾经是唐廷的盟友，两国联手遏制吐蕃。到了天宝年间，两国交恶，紧接着便是高仙芝的安西军被黑衣大食击败于怛罗斯，此后安史之乱爆发，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两国于是断了联系。如今，不管是商人还是官府，都已经无法通过丝绸之路前往遥远的西方了。要派人重新出使大食，谈何容易？

办法只剩下一个，那便是从海上联络。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四月，宦官杨良瑶作为大唐使者，南下广州，组织起一支船队，开启了前往黑衣大食结盟亲好的旅程。他们将顺着海岸线一路向南，经过马六甲海峡，折而向西北，穿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最终上岸之后，抵达黑衣大食的都城巴格达。听说，那里是一座繁华绮丽堪与长安城媲美的大都市，住着大食帝国的哈里发。

这盘外交棋局最终发挥效果，要等到几年之后了。如今唐廷要做的，就是沉住气，然后耐心地等待。

平凉劫

盛夏的边境，在频仍的战乱中一片荒败。荒野之上，大唐军队正向前进发，沿途只见青山炯炯，漫天风尘，远方黑云密布，隐隐有电闪雷鸣。

这是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的西北边陲，大唐名将浑瑊奉朝廷之命，从咸阳出发，前往平凉川与吐蕃会盟，重新修好。

一年前，吐蕃帝国大相尚结赞以唐廷没有如约割让安西北庭之地为由，率军大举进犯关陇边境，并且趁着李怀光刚死、朔方军心未定之际，从朔方军手中抢得了盐州、夏州（今陕西靖边）二地，延续一百余年的唐蕃战争至此再次爆发。不过这一次，吐蕃没能如愿像二十年前那样，一路打进长安，而是遭到了唐军的迎头痛击。在元帅李晟的指挥下，早有准备的唐军拦截住了吐蕃军凶猛的攻势，还以五千兵力在摧砂堡击败了吐蕃两万大军。而马燧、浑瑊等援军也从各地赶来，唐军重新占据了上风。

尚结赞恐惧不已，屡次派遣使者求和，并愿意归还之前夺走的盐、夏二州。

对于刚刚结束了藩镇大战和朱泚叛乱的唐廷君臣来说，如今停战也是最好的选择。于是皇帝李适欣然答应了合议，双方休战。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外交官来做了。

在确定会盟地点时，双方的外交官颇费了一些周折。大唐主张把地点设在清水县，这里在秦州（今甘肃天水）附近，位于唐军防线之内；而吐蕃则主张把地点设在吐蕃实际控制的原州（今宁夏固原），那里有一个叫作土梨树的地方，非常适合会盟。会盟地点定在哪一方的控制范围内，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所以唐廷没作多少考虑，便答应了吐蕃人的要求，算是送给他们的一个善意的让步。然而吐蕃使者离开后，熟悉西北军情的神策军将领报告说，土梨树这个地方地形险峻，有可能对唐军不利。

双方和平谈判，选在一个穷山恶水之地算是什么意思？意识到问题之后，皇帝连忙派人找到了回去复命的吐蕃使节，双方重新商议，将会盟地点约定在了平凉川。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五月，浑瑊作为会盟使，率领兵马两万，向着平凉而去。可关于选择会盟地的这一番波折，也让这次会盟布满了怀疑的阴云。

浑瑊有理由对这次会盟心存疑虑。

大唐与吐蕃相互征战了百年，各有胜负。这次会盟就算成功，也只是意味着一段不知能维持多久的停战，要说双方真的相互信任，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五十年前的玄宗时代，吐蕃与大唐的相互信任就已经再也不可能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会盟、约定停战之后，忽然趁对方不备，出兵偷袭了返回途中的吐蕃大军。从那时起，深入骨髓的不信任，便深埋在了双方外交的根基里。

更何况，倡议会盟的是尚结赞。那个凶猛如虎、狡猾如狐的吐蕃大相，怎会如此轻易地主张罢兵？

当初，前线的李晟也看出尚结赞求和并无诚意，所以坚决反对议和。皇帝固然不信任尚结赞，却更加不信任李晟。李晟手握大唐的主力，还有着为自身利益逼反了李怀光的前科，这一次难道还想阻挠大唐与吐蕃议和，好让自己继续拥兵自重？再加上尚结赞每每放出口风，显露出李晟与吐蕃过从甚密，所以唐廷不但没有听从李晟的建议，还削去李晟兵权，让他返回长安，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太尉”了事。

这一出离间计，浑瑊也看在眼里。浑瑊出发时，李晟再次向他告诫，要他在会盟时万万小心防备，不可不严。但皇帝与宰相张延赏只想顺利促成这次会盟，听说李晟的话后，担心双方互不信任会给会盟带来麻烦，所以又专门召见了浑瑊，极力告诫他对待吐蕃要有诚意，不要自怀疑忌而拒绝了吐蕃的真情。

这注定是一项充满风波的使命。

尚结赞派人书信通知，约定五月十九日会盟于平凉城，他们已在城外的崆峒山脚下设了会盟坛，就等浑瑊光临了。按照唐廷的安排，浑瑊率领的唐军兵分三路，一路由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率领，屯驻在平凉七十里外的潘原（今平凉市崆峒区）；一路由邠宁节度使韩游瓌率领，屯驻在更远地方的水洛口（今庄浪县水洛城镇），作为策应；而浑瑊亲率一路军前往平凉，与吐蕃会盟。

对于这个安排，不少人忧心忡忡。骆元光对浑瑊说道：“潘原距离会盟坛有七十里，若是浑公遇到了紧急情况，我们这里哪里会知道？还是让我军与浑公同行吧！”

这个安排是皇帝亲自定下的，有因抗旨被削去兵权的李晟在先，浑瑊如何敢违背这个安排？但骆元光不顾浑瑊的阻止，坚持跟随浑瑊前进。大军在平凉会盟坛三十里外驻扎，骆元光在浑瑊军附近停下，筑起深沟高堑的连营。韩游瓌也派出五百骑兵，埋伏在连营的附近。

五月十九日，会盟的日子终于来了。

浑瑊按照先前的约定，留下大部队驻守在营中，自己率领三千兵马前往会盟坛。按照双方事先的安排，大唐与吐蕃将分别派出三千甲士列于会盟坛的东西两侧，浑瑊与尚结赞各带领四百名不着铠甲的非战斗人员进入会盟坛，参加正式会盟。

抵达会盟坛后，浑瑊命令三千唐军在坛东侧列阵，摆起防御阵型。届时他与身边随从亲信将脱掉铠甲，身着常服入坛。

此时，吐蕃哨探带着尚结赞的口信来报：为了抛却双方对彼此的怀疑，尚结赞提议双方各派出数十名骑兵查探对方的阵营，确认双方是否按照约定派出人员。想到当初开元年间唐廷背盟的前科，浑瑊对此表示理解，答应了尚结赞的要求，随后派出数十名骑兵前往尚结赞那里。吐蕃骑兵随后奔来，径直在唐军的阵营来回穿梭，仔仔细细地把唐军阵中形势看了个遍，方才离去。

见会盟局势基本正常，浑瑊嘱咐部下，等到唐军前去查探的骑兵回营之后，让他们尽快把情况向他汇报。随后他便走入帐幕，卸下明光重铠，准备换上参加典礼的常服。

就在这时，三记震耳欲聋的鼓声从远处的吐蕃大营中传来，忽然在耳边炸响。

大地渐渐震颤了起来，那是来自高原的青海骢的蹄声，伴随着吐蕃骑士的呼喝。只见数千吐蕃骑兵杀入了唐军阵营，穿插切割，势不可挡。青海骢是战马中的龙种，当年隋炀帝西巡吐谷浑，就是为了觅得这种千金难求的龙驹。高大的战马如一匹匹凶猛的野兽，撕裂了来不及抵御偷袭的唐军战阵，直向唐军主帅的帐幕奔来。

浑瑊的脑中嗡嗡作响，他眼看吐蕃有备而来，直冲帅帐，显然是早有蓄谋的一起斩首式突袭，目的就是为了精确、快速地打击唐军的指挥中枢！

千算万算，他们终究还是落入了尚结赞的阴谋中。吐蕃假称只派三千甲士前来会盟，实际上，当唐军抵达会盟坛时，已经有数万吐蕃骑兵埋伏在了西侧的山野中，借着崆峒山上的山石与草木躲藏起来。方才双方互派数十骑哨探查看对方营垒，唐军大大咧咧地让吐蕃骑兵看了个遍，而浑瑊派出的数十骑唐军刚刚骑入吐蕃阵营，便被尚结赞令人悉数擒获，因此唐军根本没有觉察到四周的埋伏。

吐蕃骑兵径直冲入帅帐，大开杀戒，许多将佐官员还在更衣，便被悉数砍杀。有几人拼死拦住吐蕃军，掩护主帅浑瑊撤离。

浑瑊匆忙逃出帐幕，只见眼前景象宛如炼狱。本以为是一场和平的使命，所以唐军给足了诚意，基本上没有设防，碰到数倍于己的吐蕃骑兵，军阵立时崩溃，向着东边逃跑。浑瑊孤身一人，没有扈从，眼看就要被吐蕃人俘虏。但所幸天不绝人，恰好有一人一骑冲到他面前。浑瑊素来有着“勇冠诸军”之名，在奉天城中他也曾力战拒敌，如今虽已年过五旬，却也膂力过人，当手一抓，将战马夺过，骑上马便飞奔向东而去。

仓促之间，连缰绳都没有套上马嚼子，浑瑊抓着马鬃毛，伏在马背上狂奔。身后有追兵赶来，对着浑瑊的后背射出箭矢。浑瑊放低身体，只感觉羽箭从自己身旁贴肉穿过，耳边都是羽箭穿空的“嗖嗖”声。自他十一岁从军，经历不知多少场恶战，从来没有一次有今日这般惊险。

当浑瑊骑行三十里，抵达原本的唐军大营时，才发现营中将士都已经逃跑，只剩下了一座空营。眼见身后吐蕃追兵逼近，浑瑊心中已然绝望。他只有继续拍马，向东边不远处的骆元光营寨逃去。跑着跑着，忽见前方又有一队骑兵结成阵列，等待着他。马上颠簸，只能看清前方骑兵阵的人影。如果停下或者掉头，便只有束手就擒的份，此时的浑瑊已经顾不上判断是敌是友了，只能闷着头继续策马向前。

“浑公莫惊！骆元光在此！”对面的骑兵阵中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上苍保佑，那是之前埋伏在此的数百朔方骑兵，骆元光听说前方溃退，便立刻派这队骑兵前来接应，恰好遇上了逃命到此的浑瑊。

若不是当初骆元光坚持率军跟随到此，此刻浑瑊在这里就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浑瑊长舒一口气，拍马撤退到前面的朔方骑兵阵中。

过不多久，后方烟尘滚滚，一大队吐蕃骑兵已经追赶而至。骆元光一声号令，朔方骑兵弯弓搭箭，半盈而握，杀气腾腾地对峙在吐蕃骑兵面前。吐蕃骑兵停下马，向着朔方骑兵怒目而视，却也不敢贸然出击。

骆元光一直目送浑瑊在几名骑兵的护卫下，回到了己方营寨，方才一声大喝：“邠宁军，冲锋！”跟随骆元光的号令，骑兵队向西出击，向着吐蕃骑兵冲来，相比于追逐了三四十里地的吐蕃骑兵，这队来自邠宁的朔方骑兵锋芒正锐，精气十足。吐蕃骑兵不敢上前交锋，这才悻悻而退。

终于安全之后，浑瑊开始在骆元光的协助下，收拢逃散的士卒，整顿军中阵列，并将这次失败火速奏报唐廷。

平凉城外，吐蕃大相尚结赞立于会盟坛上，眺望着吐蕃军一路追杀溃退唐军的情势。

此战，平凉的唐军被杀的被杀，被捉的被捉，总计数百人阵亡，一千多人被俘，参与会盟的三千唐军基本全军覆没，除了当场被杀的军士以外，会盟副使崔汉衡以下的大唐使团全都被吐蕃人俘虏。

有飞骑来报，浑瑊已经在唐军掩护下安然逃脱，尚结赞微微露出失望的神色。

筹谋了这么久，唐军主帅终究还是逃脱了。

大唐是吐蕃的宿敌，如今虽然中衰，却仍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尚结赞自视甚高，在他眼里，大唐称得上良将的，唯有李晟、马燧、浑瑊三人而已。为了除去这三个对手，尚结赞精心设计了这样一出连环计——

故意放出自己与李晟交好的信号，声称是应了李晟的邀请进犯边关，引得唐朝皇帝猜忌边将，最终将李晟调回长安，是为第一步。

以盐、夏二州为诱饵，声称言和会盟，同时派人以卑辞与重金笼络马燧，让马燧相信吐蕃人求和的诚意，并代吐蕃人上表唐廷，是为第二步。

随后的第三步，就是策划这场“平凉劫盟”，劫持浑瑊等会盟使节，俘虏或歼灭参加会盟的唐军。虽然这次走脱了浑瑊，但马燧已经在唐朝皇帝面前为吐蕃的和意做了担保，那么依照如今唐朝皇帝独断多疑的性格，马燧的军事生涯、政治前程，基本上就已经被宣判死刑了。大唐的三位名将，李晟退居二线，马燧深陷窘境，唐廷若是追究责任，浑瑊作为主盟使节定然难辞其咎。如此，名将一朝去尽，关陇之地便是吐蕃的天下了！

五十年前崔希逸对吐蕃会盟军队欠下的血债，也算是得到了血偿。

就在同一天，长安城大明宫中，皇帝李适还和往常一样，更衣，上朝，接受群臣的参拜。

估摸起来，平凉会盟正在进行，李适不无愉悦地对群臣说道：“今日与吐蕃和戎息兵，真是社稷之福啊！”

力主议和的马燧频频称是，为皇帝点赞。

这时，兵部侍郎柳浑谏言道：“戎狄豺狼成性，不是会盟立誓便可以约束得住的。今日之事，臣窃窃为之忧心！”

另一边的太尉李晟不失时机地点赞：“柳浑说得对！”

正沉浸在罢兵言和的喜悦中的李适听了此话，怫然不悦：“柳浑是个书生，不懂安边之计。你堂堂李太尉，也说这种话吗！”

天威之下，大臣们只有伏地叩头谢罪。

这就是如今大唐的朝堂，虽然从皇帝到朝臣，都对贞观之治的清明啧啧称道，但在李适急切武断的性格之下，各执己见的谏言朝议，往往演变成了诺诺连声的一言堂。这场朝会和以往一样，在皇帝动怒之后草草结束。

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傍晚，宫外忽然飞鸽急递，带来了韩游瓌从水洛城发出的奏报：平凉劫盟，吐蕃发难，使臣受辱，损兵折将！

拿到急报的李适沉默良久，反复看着信中的描述，担心自己看错。

平凉劫盟事件，对于大唐帝国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外交失败、绝对的奇耻大辱。自大唐立国以来，但凡是有钦命在身的使节，不管到哪个外邦，都是被当作天朝上国的领导来接待的，到哪里都说一不二，甚至可以像贞观年间的王玄策那样，拿手令调动周边小国，领兵攻灭一个国家。谁能想到，堂堂大唐使者，竟被吐蕃公然侵犯，甚至俘虏。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只是李适明白得晚了一些。

震惊之后，李适慢慢缓了过来，剩下的只有愤怒和愧恨，交杂在他的心中。他让人将韩游瓌的表章传示柳浑。第二天早晨，前一天还暴躁得如同一头公牛的李适，此时略带歉意，不无尴尬地对柳浑说：“柳卿是书生，预料敌情竟然能够这般确切啊！”

大唐再度落入了险境，所幸李适是一个善于纠正错误的人，这让大唐总能在关键时刻绝处逢生。

李适最终在群臣的劝说之下，打消了撤离长安的念头，随后下令与吐蕃彻底断交，坚决抗战到底。

马燧作为力主议和的边将，难辞其咎，但李适并没有恼羞成怒地重罚，只是将马燧改任司徒，削去了实权。浑瑊入朝请罪时，李适也没有追究浑瑊兵败的责任，继续将他委以重任。这个决定，也将让大唐在后来的抗战中收获了意外之喜。

兵部侍郎柳浑升任宰相，而支持和议的宰相张延赏不久之后自动辞职养病。李适还火速将在外地巡视的李泌召回长安，并任其为宰相，这是五次入仕的李泌第一次担任宰相，这一年李泌已经六十七岁。李泌开始全面着手改革大唐的军事与财税制度，打造“西联大食、北和回纥、南结南诏”的反吐蕃战略联盟。

从陕虢匆匆离任前往长安的李泌还不知道，此时距离他离世只剩不到两年的时间。李泌将要主导唐廷进行的一系列改造，耗尽了他最后的心力，但也为大唐夺回了对外的主动权和恢复往日荣光的可能性。

城盐州！城盐州！

儿臣顿莫贺恭颂圣人可汗躬安。

皇帝李适一字一句地读着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的奏表，脸上带着久违的笑意。奏表中，这位回纥可汗一改自至德年间会盟时约定下的兄弟之国的关系，自称为“儿臣”，呼大唐皇帝、草原的圣人可汗为“父皇”，只希望能遣使通好，并求大唐皇帝赐婚。先前唐廷向回纥提出的五个要求，包括可汗向大唐称臣、做皇帝干儿子、每次来使不得超过两百人、每年互市马匹不得超过一千匹、商队不得携带中国之人及胡商出塞等，全都被爽快地答应了。

经过了耻辱的“平凉劫盟”事件之后，唐廷终于有了一场漂亮的外交胜仗。当初平定史朝义时，李适曾在陕州受到牟羽可汗折辱，多年来憋着一口气。此时看到当初不可一世的回纥汗国在信中叫自己“爸爸”，李适不由得大喜，询问这次和谈的负责人——宰相李泌：“回纥怎么对爱卿如此畏服？”

在一旁奏对的李泌笑了笑，淡然地回答道：“此乃陛下的威灵，哪里是微臣自己所能办到的？”

君臣二人，默契地相视而笑。

他们彼此心照不宣的是，这次对回纥的和谈，是李适在李泌的反复请求之下方才答应的。李适是个情绪浓烈的双子座，爱记仇，始终记得当初受辱于回纥的事情，死犟着不愿意与回纥和谈。但是李泌反复陈说利害，前前后后追着李适劝谏了十五次，甚至以辞职退休相迫。李适一开始不相信回纥会愿意向大唐称臣，再加上不久前马燧力劝与吐蕃会盟遭致外交惨败，种种灾难还在眼前，他自然会怀疑李泌此举的诚意。

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了李泌当初的战略眼光。回纥早就受不了吐蕃这个盟友了，曾经回纥是大唐的藩属时，大唐使者那副天朝上国的架子虽然骄横，却一直尊重回纥的利益，可自从做了吐蕃的盟友，吐蕃自己吃肉啃骨头，回纥却连汤都喝不着。比较之下，回纥自然更盼望可以重新抱紧祖祖辈辈都是“天可汗”的大唐的大腿了。

唐廷允诺了合骨咄禄可汗的请婚，将咸安公主许给可汗为妻子。咸安公主一行得到了回纥隆重的欢迎，合骨咄禄可汗率领整个汗国的贵族千余人前往迎接，并当场表态：“我回纥昔日是大唐的兄弟，如今是大唐的儿子。若是吐蕃为患大唐，那儿子一定会为爸爸除掉它们！”随后将吐蕃使者辱骂了一番，赶回老家，从此与吐蕃断交。唐廷对这个新的儿子非常满意，也应了合骨咄禄可汗的请求，将回纥的汉文名改为“回鹘”，从此建立起了亲密的外交关系。

这只是李泌宏大蓝图中的一部分。

除了外交上的吐蕃封锁圈计划外，李泌还展开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举措。他整顿漕运，恢复常官，罢斥冗员，整顿每年的两税收入。

自玄宗天宝年间以来，由于陇西黄河一带被吐蕃侵占，西域诸国来长安的使者，都无法顺

利返乡。这些人及马匹的生活费，完全由鸿胪寺负担。礼宾则将这件事交给府县来负责，度支随时要付钱给他们。李泌知道这些留在长安的外国人，时间最久的已来了四十多年，不仅已经娶妻生子，还买了土地房屋，有的甚至还开了钱庄，生活过得很好。他调查得知有土地房屋的外国人共有四千多人，于是停止了对这些人的供给。这些外国人前来投诉，李泌说：这都是以往宰相的过失，哪有听任外国来朝贡的使者留在京师数十年而不回国的呢？从今天起，可以借道回纥，也可以从海道分别遣送回国。不愿回去的，就到鸿胪寺来说明，再授予职位，领取俸禄，做大唐的臣子，不能继续以外国使者的身份领取津贴。结果没有一个外国人愿意回去。经过这番整顿，需要鸿胪寺供给生活费的外国人只剩十余人，度支每年节省了五十万钱，而神策军中也补充了相应的兵员。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李泌在任上去世，留下了他没有完成的事业。他曾向皇帝提出过恢复府兵制、重新整顿财税制度的设想，但这些，已经没有时间由他付诸实施了。

李泌的宰相之任只有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但从君王到官民百姓，没有不称赞这位“李邕侯”的。他圆融而得体，在皇帝李适的猜忌之下，依然保护住了太子李诵的地位，还向李适求情，使得功高震主的李晟、马燧最终得以颐养天年。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

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

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

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这是李泌少年时所作的《长歌行》，那时他生活在鼎盛繁华的时代，年少成名，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岁，他以诗言志，要一展宏图，报效君王，兼济天下苍生，不枉做天地间一丈夫。待到功成之际，再泛舟五湖，了却淡泊却又不凡的一生。从那时起，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经历了不知多少悲欢离合、刀光血雨，纵使他青春不再，纵使已白发苍苍，李泌仍秉持着一颗始终依旧的赤子之心。

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李泌的身后，是一个重新结成的联盟，除了远方威胁吐蕃后翼的大食、天竺，从漠北到川西，由南到北形成了上万里的战线。而向来与唐廷为敌的南诏也缓和了与大唐的关系，帮助唐军修复川西防线。迫于大唐与回鹘的联盟，吐蕃放弃了之前夺占的盐州和夏州，大肆掳掠一番、拆毁城池之后离去。已是一片废墟的盐州，成了吐蕃任意入侵的无人区。

到了这个时候，大唐也选择了不再软弱。

南诏的联合让唐廷可以抽调川蜀的兵力回援西北、陇右。为了防止吐蕃肆意侵扰盐州、阻隔灵武，唐廷下了又一个重要的决定——重新修筑盐州城！

修城，需要人力；防御吐蕃的骚扰，需要更多的兵力；而要在盐州地带的无人区支撑如此大的军事行动，更需要海量的后勤物资保障；此外，为了防止吐蕃大军主力干预盐州城的

修造，还需要更多兵力在其他地区牵制住吐蕃的注意力，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但这些代价，对于一个稳固的西北防线来说，都是值得的。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唐廷下令，派邠宁元帅浑瑊、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率领大军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还颁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便分散吐蕃的势力。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唐军在此时终于发挥出了汉人“基建狂魔”的固有色。前前后后二十天时间，崭新、坚固的盐州城顺利竣工，傲然应对着吐蕃人的来袭。随后，守城所需的物资便纷纷运至，帮助这三万五千大军站稳脚跟。等城墙完工后，唐军仍旧没有休息，继续深沟高垒布置城防工事，严密防备吐蕃军来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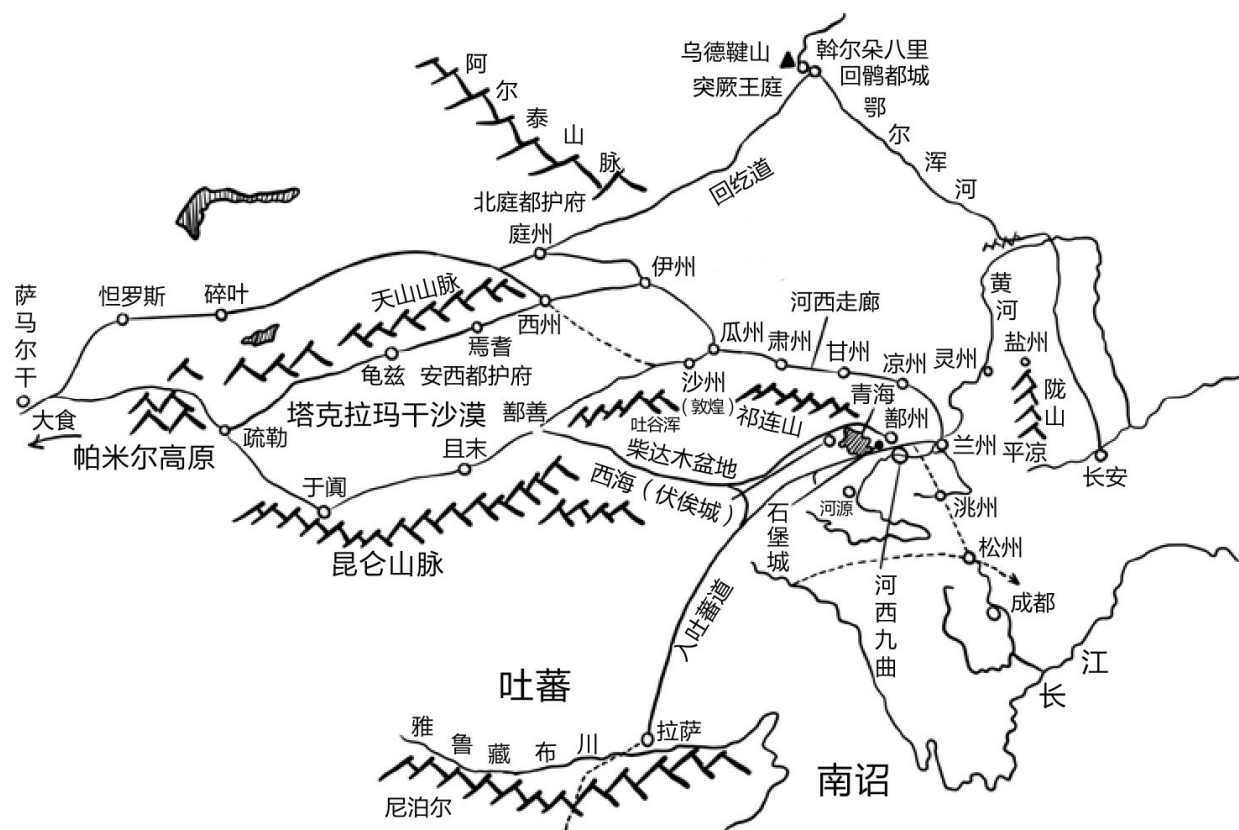
盐州城的修造，是唐廷的又一大胜利。至此，大唐在西北边疆形成了泾源、庆州、环州、盐州、灵州的防御链条，而盐州恰好处于防御链条的枢纽位置。

一年之后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唐与南诏也正式订立盟约，共同对抗吐蕃。至此，一条环绕在吐蕃边境四周的“贞元之盟”正式形成了。

而盐州城，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丢失。在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的坚守之下，这座崭新的城池将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抵御住吐蕃大军一波又一波疯狂的攻击。不管城外如何来势汹汹，盐州城头唐军的战歌始终高亢又昂扬。

这一切，九泉之下的李泌已经看不到了。但大唐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安史之乱的泥潭，都是遵循着李泌的设计。将李泌称为大唐复兴的“总设计师”，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长安城中，二十岁出头的秀才白居易在西市的药肆逡巡。他想买些黄芪来补气安神，消解准备科考时的疲惫。只是囊中羞涩，他唯恐药价过高，要是购买不起，又凭空遭受一通白眼与窘迫。



大唐、吐蕃、西域形势图

他刚刚来到长安应举之时，曾带着自己的诗作，前去干谒当时的诗坛名宿顾况。当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时，不无揶揄地说：“长安米贵，居亦不易啊！”虽是一句玩笑，说得却是事实。白居易并不是高门大户出身，想在长安过活，唯有勒紧裤腰带度日。

当白居易小心地问了黄芪的价格后，却发现，黄芪竟比预想中要便宜不少，忍不住惊喜起来。

“这个自然。往日黄芪价贵，是因为从西域到长安的商路被那吐蕃贼给切断了。可听说圣人已经建起了盐州城，西域的药材都可以从回纥道过来，过盐州城送入长安，所以黄芪便便宜了呗！”药肆的店家笑道。

“盐州……”白居易听了，默默念着。

这件事情在药肆的店家看来，似乎只是与商品物价有关的一件小事。但在思维敏锐的白居易眼里，背后却藏着整个宏观局势的变化。这意味着大唐已经从贞元初年时捉襟见肘的窘境中缓过劲来，开始游刃有余地搞经济建设了。

后来的白居易写下了这首诗，以纪念这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

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

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

君臣赧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

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

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

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

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

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

只有利于百姓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对于长安城的普通百姓们来说，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大胜。

最后的大唐安西

后来的悟空禅师没有想到，后人提起他的法号时，会直接想起一只挥舞着金箍棒的猴子。不过，如果知道这只叫“悟空”的猴子成了大名鼎鼎的玄奘法师的弟子的话，悟空禅师应该会觉得很高兴。

在那遥远的贞观初年，玄奘法师经过安西，前往天竺。他启程时，出了玉门关后，沿途便全是外邦异国；等到他取经返回长安时，过了葱岭，便是大唐地界。

一百五十年后，悟空禅师也踏上了和玄奘一样的道路。出发之时，还是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他仍用着自己的俗名——车奉朝。作为大唐的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护送罽宾国使者回国（今阿富汗附近），像故事里的孙悟空护送唐僧去西天一样。然而不同的是，前前后后这一路，所到之处无不是大唐的属国，所有妖魔鬼怪、强盗匪徒一见大唐的旗帜，无不退避三舍。后来他在途中受戒皈依佛门，随后游历天竺。等到他游历四十年后返回大唐时，归途所到之处，已然尽是敌国。

他带着犍陀罗赠送的经文和一枚珍贵的佛牙舍利，沿着来时的葱岭道原路返回。

经过葱岭上的大小勃律，当年高仙芝在此闪电奇袭，立下不世功勋，如今已经成了吐蕃控制下的傀儡。

越过葱岭，溯喀布尔河北上，来到了中亚的大平原。当年归顺大唐的昭武九姓、粟特城邦，如今已是大食帝国下辖的总督区，崇尚拜火教的粟特人已经逐步被大食人的伊斯兰教风俗所取代。

在河中之地，曾经有着千佛之国的盛景，可大食的总督派兵捣毁了寺庙，往昔的景象已然不复存在。悟空路过了乌古斯叶护国，这里的国王曾经派兵入唐，帮助平定安史之乱。如今叶护国是大唐在葱岭以外所剩无几的盟友，苦苦抵抗着四面八方的侵袭。

来时的路，因为有大唐的荣耀在身，作为随队武官的悟空无需担心沿途的安全。如今大唐的荣耀不再，悟空只能独自提防着沿途不怀好意的军阀与强盗，幸好他武功了得，就这样一路东行，穿越瓦罕走廊，来到了塔里木盆地。

这里是大唐的安西四镇，一百多年来，沿着塔里木河设置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像是四根粗大的铆钉，牢牢地将大唐的势力钉在了安西之地。如今面对吐蕃的威胁，安西四镇也就成了大唐安西都护府最后的疆土。经过疏勒、于阗，悟空看到当年名震整个大陆的安西军如今已经衣甲破旧，蓬头垢面。城头的垛口前，明显没有足够的战士防御。曾经是武将的悟空可以轻易地发现这里的窘迫处境。

在龟兹城，安西都护府的驻地，悟空见到了这片疆土的守护者——郭昕。安西四镇节度使、安西大都护郭昕如今统帅着最后的安西军，在此戍守了二十年。悟空听说，郭昕的伯父便是大名鼎鼎的郭令公郭子仪。当然，在天竺居住了四十年，悟空对这位郭子仪并没有多少了解，只是粗略地知道是一位中兴大唐的名将。

这也让他感慨世事的变幻。他离开长安时，威震边陲的哥舒翰、高仙芝、安禄山，一个投降叛军，一个在阵前被斩，剩下一个则成了祸乱天下的叛军头子。而那时并不太起眼的郭子仪，却成了名垂青史的中兴之将。

“禅师来得不巧，建中七年，也就是两年前，沙州便被蕃贼攻陷了，河西通道绝对走不通。禅师若要回国，便只有北上，取道回纥。”郭昕告诉悟空说，“只是那条路异常艰险，恐有不测。”

久居异域，悟空对时下的年号不得而知。后来悟空才知道，这一年其实并不是建中九年，而是贞元四年。天子已经改了两轮年号，而安西孤悬在外，与大唐声信不通，对内地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与悟空聊得熟了之后，郭昕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起他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与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一起取道回纥，入长安面见天子的故事。那是郭昕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他在含元殿汇报了安西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得到了天子的盛赞，然后被封为安西大都护，且四镇将士均按等级破格提拔七级。

可是自从那次入京之后，郭昕就再也没有回过长安。

这是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的安西，随着大唐与回纥的结盟，吐蕃暂时减缓了进入安西的步伐，安西和北庭也在享受着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幸好大唐与回纥再度联姻，“贞元之盟”形成，从长安北上经过回鹘再入北庭、安西的“回纥道”再次打通，悟空回归中土终于有了希望。他离开龟兹，过焉耆，越天山，来到大唐北庭都护府所在的庭州城（今新疆乌鲁木齐附近）。北庭都护府在大都护杨袭古的统帅下，与回鹘联手，对抗着吐蕃的侵袭。

在这里，悟空遇见了出使西域的唐廷宦官、宣慰使段明秀，于是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悟空随同段明秀的队伍一起离开庭州，动身前往长安。

鄂尔多斯草原风光绮丽，远方蓝天之下，但见阴山连绵而巍峨。悟空随同唐廷使团一路返回。就在返回的途中，悟空听说了吐蕃大举进攻北庭的消息：趁着回鹘的合骨咄禄可汗去世，回鹘汗国内部根基不稳，可汗家族药葛罗氏内忧外患之际，吐蕃纠结起葛逻禄、白服突厥，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北庭。暂时平静了几年的安西与北庭，再度飘起了烽烟。

抵达长安之时，已经是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二月了，由于身上携带着佛牙舍利，悟空受到了信奉佛法的京城达官贵族的盛情欢迎。

但是，来自西北的坏消息也接踵而来。就在这一年，北庭与回鹘联军被吐蕃大军击败，庭州陷落。北庭大都护杨袭古率领残部败退西州，随后又一次被击败。杨袭古与最后的一百六十员北庭军，也被恼羞成怒而翻脸的回鹘将领杀害。耸立于天山以北近百年的北庭都护府，终于在吐蕃大军的穷穷追击之下灰飞烟灭。

北庭陷落之后，安西与回鹘的连接通道再度断绝。随着一声急报，吐蕃与葛逻禄人的大军进犯安西四镇，于阗城不幸失守，引得朝野再次震惊，之后安西四镇将士们的动向与行踪，便再次音讯隔绝。

安西与北庭的新闻在长安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不过很快就重新归于平静。这要得益于

李泌当初定下的外交国策，在回鹘、南诏南北两翼的支持之下，大唐的西部防线异常地稳固。唐廷几次派遣使节从海路出使大食，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食在中亚的将领们开始向吐蕃发起战争，与大唐东西两边遥相呼应。吐蕃帝国终于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大举兴兵进攻北庭之后，吐蕃大半的兵力被派往西边抵御大食，对东方的大唐已经没有力量掀起新的一场全面战争了。

到了这个时候，安西究竟是否还在抵抗已经不重要了。对于长安的百姓来说，安西实在太远了，远到无法切身体会那边的处境。经历了泾原兵变的苦难，从唐廷君臣到长安百姓，都对这帮军纪差、脾气大的安西兵产生了厌恶情绪。与其继续关注安西将士们的情况，还不如多顾及一下自己家的柴米油盐。

毕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

只是，如果人们像悟空这样，亲身走过安西的古道，登上龟兹的城墙，与安西将士们攀谈一番的话，便决不会再轻视这群安西大头兵。

他们或寻求发财的机会而出来冒险，或犯罪逃亡而背井离乡，多年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故土，来到安西。他们不通文墨，不讲礼仪，军纪败坏到远近闻名。多年来失去大唐本土的后勤支持，他们衣衫褴褛，犹如一群拿着刀枪的乞丐，平时见着，绝对不会让人将他们与精锐之师联想在一起。可是一旦烽火点燃，敌军来袭，战鼓响起，他们就立刻抄起武器，冲向城头，毫不畏惧地迎战来敌。

那一刻，他们是天下最为勇敢的武士。

此时没人能想到，在没有本土的支援、没有后勤的保障、没有后备的兵力，甚至本地的于阗等国贵族都相继投敌的情形下，安西军依旧坚守了二十年。

808年，是大唐元和三年，但因为与故土音信隔绝，在安西，人们依旧把这一年记作贞元二十四年。在龟兹城上，老旧斑驳的战旗猎猎飘动，从阿拉山口吹来的凛冽寒风沿着城墙卷过。城头之上，有人低声唱起故乡的诗歌。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歌声苍老而悲凉，安息军阵之中，但见白发飘扬，银须拂动——守军皆是老兵，自他们年少时来到这里，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原。

最后的安西军团，在这里独自面对城下十万吐蕃兵，他们没有等来换防，也没能等来援兵。此时，安西四镇已经相继沦陷，只剩下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城，被包围在吐蕃的重重围困之中。

最后的安西大都护郭昕一声令下，几千老兵手举陌刀冲向敌阵。残缺的刀锋卷起血雾，洒在了这片他们守卫了整整一辈子的土地上。

这些故事，没有见于官方的记载，只跟随着粟特人的商队，沿着回纥道辗转流传到了中土。过了很久之后，中土方才知安西完全陷落、郭昕战死的消息。但唐廷除了继续对吐

蕃的外交进行冷处理，宣布停止与吐蕃的外交往来之外，并没有其他实质上的行动。对于唐廷来说，大唐本土纷杂的事务已经处理不过来了，至于安西那片需要持续不断投入资源的飞地，唐廷似乎并不在乎。

从此之后，大唐彻底退出了西域。汉人的文章风采之中，便只有亭台楼阁、杨柳池塘，再无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而在李泌从四面八方编织起的外交攻势之下，吐蕃最终没能真正将安西、北庭之地收入自己的囊中。这片土地又回到了列国林立的状态，一如当年侯君集、裴行俭西征的大军到来之前。

这里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随着安西都护府的陷落，它告别了强权的时代。

后来，白居易从他的朋友元稹那里，听说了一个关于安西军士兵的故事。

他曾是安西军麾下的一员劲卒，经历过无数次的血战。他少年时随父从军，前往安西，五六十年都来都与家乡没有联系，如今已经白发苍苍，昔日的幽燕少年郎，变成了西北老乞丐。龟兹城陷落之后，他机缘巧合勉强幸存。战友们死的死，散的散，他也没有别的盼头，只想回到故乡，休养自己一身的伤病，然后安然死去，葬在祖坟。随后历经千辛万苦，绕了不知多少路，兜兜转转，只为回到中原故土。可当他来到大唐边境时，却因为像胡人一样在脸上刺了文身，被唐军边将当作敌国蕃人俘虏了起来，五花大绑，刺穿耳朵，被一路押解着赶进了长安城。

元稹救下了这位安西老兵，但他能救的也只有这一人而已，其他有着类似遭遇的人们，又能靠谁去救？

听这位老兵说，他在安西时，已经有了儿孙。闲暇之时，他会教小孙子说家乡话，告诉孙儿家乡小城的模样，还有庭前柳树、门前小溪。他有一个梦想，梦想着等孙儿长大后，能有机会寻找他来时的路，跟随他的描述找到他的坟墓。

可是这位老兵在幽燕的家乡，五十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乱战，还会和他根据记忆所描述的一样吗？元稹没有说出口的是，这位老兵记忆中那些美好的一切，早就已经随着渔阳的鼙鼓，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一千年后，肃州之地，大军云集，随着陕甘总督左宗棠一声令下，西征的湘军马步兵二十五营共七万将士开拔出发，出嘉峪关，一路向西，征讨盘踞在南疆和北疆的叛军。他们先攻克了乌鲁木齐，然后南下南疆，最后重新平定了天山南北。一时之间，湖湘子弟满天山。

然而此时已经是1876年了。没有大唐的安西抑或北庭，只有中国的新疆。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第三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贞元二十一年的革新

热血的救国同盟

如果说开元天宝年间的大唐，强盛兴旺如同熊熊燃烧的炉火，那到了贞元末年，这个大火炉已经是一副渐渐熄灭的模样。

火炉还是同一个火炉，但已经不是当年炉火正旺的样子了。开元天宝的盛世被安史之乱毁灭，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随着李泌、马燧、浑瑊等人相继离世，当年盛唐之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们，已经全部凋零离世。当年的熊熊火焰，如今只剩下了灰烬中的残焰与余温。

天下已经从战乱中平定了下来，政治与经济却变得越来越糟。代宗朝被打压得彻彻底底的宦官势力重新膨胀，并在皇帝的授意下控制了神策军；宦官集团把手伸向了宫外，开设了自己的市场，整日欺行霸市，压榨长安百姓；李泌死后，朝政在宰相陆贽的主持下清明了一段时间，随着皇帝李适日益刚愎自用，陆贽被贬官外放，朝政在几个庸碌无能的宰相手里变得日益败坏；而朝廷每年收到的财税也越来越少，乃至国库每年都会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另一边，皇帝私人收的贡品却越来越多，地方州县藩镇把钱财全都送入了皇帝自己的腰包，以邀得皇帝的宠信，原本秩序井然的两税体制，再次变得乌烟瘴气。

虽然朝臣们仍旧口口声声地说着，要恢复太宗、玄宗时的政治，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昨日的盛唐，已不可能再来了。

新一代的年轻人成长了，却再也没有盛唐时的那股精神气质。对于这一代人来说，那个万国来朝的盛世，是一个连他们父辈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样子的遥远年代。

广陵王李纯娶妻了，在父亲与祖父的期望下，他娶了已故的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身为大唐天子的长房长孙，李纯身负着帝国未来的希望，他自己也是天资聪颖。宦官、宫人们都说，广陵王有太宗皇帝一般的英姿。可谁又真的见过太宗呢？一个自小成长在深宫，在宫人手中抱着长大的孩子，如何能有那股马背上蓬勃迸发的精神世界？

白居易也定居在了长安。他的才华与诗文终于让他在居大不易的长安站稳了脚跟。整日穿行在权贵的府邸游走社交，为稻粱生计而奔波，白居易渐渐有些厌恶起这样的生活。这种时候，他尤其向往昔日的盛唐。他有了一个想法，他想要写一个关于盛唐的故事，留住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所留下的一丝余温。

那一天，他与好友元稹出游，在洛阳附近的行宫，拜访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她是上阳宫中最年长的宫人，天宝末年入宫，因年轻貌美被杨贵妃妒忌，被找了个理由发配到了这处遥远的行宫。阴差阳错之下，她也因此得以颐养天年，按照女官的品秩，论资排辈可以与六部尚书同级。如今她深居简出，着装却一如当年，穿着小头鞋子，窄腰衣裳，依旧用青黛画眉，画得又细又长，一如天宝末年流行的款式。美人虽已迟暮，但举手投足之间，依稀可以从那苍老的脸庞里，看到当年在花萼相辉楼上薄施粉黛，刹那间艳压全场的样子。

那股奔放雄浑的盛唐洪流，就这样不期而遇、澎湃地涌向这两个贞元青年，让白居易和元稹猝不及防。

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这位白发宫女讲述的天宝年间宫廷的故事，白居易后来并没有告诉别人。在后来的《长恨歌》里，他写了一个关于玄宗皇帝与杨贵妃旷世绝恋的传奇故事。他没有写凉薄自私的君王，没有写娇纵善妒的宠妃，也没有写其他因为这场风波而沦为炮灰的宫人们。这一首诗，也算是白居易对于盛唐所留下的一点温情。

这首《长恨歌》，以及配套的《长恨歌传》发布之后，立刻大卖，一时洛阳纸贵。这个时代的人们，都爱读传奇故事，什么玄幻、神怪、悬疑、谍战、刺杀、言情等，人们都爱看。后来成为大唐宰相的牛僧孺，此时也在写玄幻神怪的传奇，用“版税”充作生活费。他的《玄怪录》情节离奇、语言优美，一下子成了畅销书。书商和畅销书作家们发现了卖书的“财富密码”——越是情节离奇，和现实不一样，就越是卖钱。

毕竟现实生活已经这么晦暗无聊了，人们只能从虚构的故事里寻找心灵的慰藉了。

千言万语，只剩下一句话：这是一个怎样的无聊时代啊！

这个国家已经病了，太子李诵看在眼里，心忧如焚，可却无能为力。他只是大唐的储君，如今的职责就是服从皇帝爸爸的旨意。随着年岁老去，老皇帝李适日益阴沉暴躁，猜忌心越来越强。李诵的第一要务，是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如果说李适雄猜深沉的性格，像曾祖父玄宗李隆基，那李诵宠辱不惊的性格就更近似于睿宗李旦。他与当年的睿宗一样，虽然宽仁温厚，但内心却极有主见，所有的雄心与壮志都蕴藏在自己重重深锁的城府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诵前前后后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一直到最后都保住了自己的东宫之位，这在宫廷斗争血雨腥风的大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然，李诵还得感谢李泌。父皇李适不是没想过更换储君，因为太子妃家里曾经获罪，李诵也受到了牵连，李适考虑过改立他喜爱的舒王李谊为储君。还有一个原因是李诵身体一直很弱，而大唐需要一个像他一样身强体壮的人来掌舵，在顺境时能熬得了夜，有精力指挥千军万马；逆境时能跑得了路，有体力像他一样在敌军杀来前长途奔袭，撤离国都。不过这个想法被时任宰相的李泌坚决制止，并以身家性命为担保，这才打消了李适的念头。

李适的晚年，精力渐渐衰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乾纲独断、励精图治，渐渐将大权交给了宦官和宰臣们，由于宦官专横，朝臣颓废，朝廷政治开始变得一片紊乱。当初那个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青年，最终变成了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样子。

但李诵对此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只有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来临的那一天。

当李诵第一次遇见王叔文的时候，大约是在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李诵与王叔文一

番攀谈之后，颇有惊为天人之感。

王叔文是翰林待诏，这是唐廷历来为那些有点偏才之人设置的特殊职位，用来豢养弄臣，当初的李白，就被玄宗封为翰林待诏。王叔文不像李白那样满腹经纶，他的特殊才艺是下棋，他是长安城有名的桌面游戏大师。时下长安城流行各种棋类游戏，围棋、象棋、双陆棋，还有龟背戏、叶子戏等其他棋牌游戏，而王叔文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这些桌面游戏中，王叔文悟得了博弈的真谛，其实下棋的技艺与治国的技艺一样，都在于分析对手的动机，计算对手的行为，在所有可能性中找到最优解。

而李诵与王叔文下棋，谈论的也渐渐不再是桌面上的棋局，而是天下那一盘大棋。与王叔文的对话，让李诵的认知打开了一片新境界。

问：皇帝为什么要宠信宦官，甚至还让宦官掌兵？

答：那是因为皇帝在泾原兵变之后，只有这一步棋可以下。如果不把兵权交给宦官，还能交给谁？兵权不能交给边将，泾原兵变时，泾原军一闹，统兵的边将便在簇拥之下把矛头转向唐廷，跟着一起造反了；甚至也不能交给亲信大将，当初李怀光造反，就是因为李适太过信任李晟，才让李晟步步紧逼，逼反了朔方军；排除掉这几个选项，皇帝的选择已经差不多了，要么是由皇子、宗室领兵，如果皇帝不担心自己重蹈玄武门之变的覆辙的话；要么是让文臣领兵，前提是文臣们真的会带兵的话。可不论是将兵权交给宗室还是文臣，都不足以让皇帝放心。这样看来，让宦官来带兵确实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问：朝廷为什么不用贤相陆贽，而偏偏要用裴延龄、李齐运这样的“奸相”？

答：当今皇帝不是什么昏君，自然不会喜欢用那些奸诈小人。所谓“奸臣”，并不是因为他们贪污腐败（当今朝廷，没有人真的清清白白），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能力全都白白消耗在朝堂的政治斗争上，不善于治国理政罢了。大唐立国一百八十多年，朝堂上的水越来越浑浊，连李泌这样的再造社稷之臣，都不堪朝堂纷争，一度被贬在外，直到泾原之变后最为难的时候，朝堂上依旧有政敌在阻挠李泌入朝。自从李泌去世，陆贽被贬，朝堂上的胜利者，就只剩下了那些“办公室政治”的佼佼者，而真正有才学的士人，却被淘汰在角落里。

问：皇帝为什么明知道这么做会让地方上交的税赋继续减少，还要放任甚至变相鼓励藩镇把财物上贡给皇帝？

答：不光是因为李适的私心，想要扩充自己的皇室小金库，还包括两税法制度上的问题。两税法之下，各州县上交中央的税赋采取包干制，也就是地方政府留足本级政府的支出之后，再把多余的钱上交给朝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要是地方政府不积极上交财政，那中央政府就没有钱了。正因如此，李适才一改即位之初严令禁止地方政府私自上贡的要求，开始乐意接受地方政府上贡的财物，并且还不停地给那些上贡的节度使一些甜头，鼓励更多藩镇上贡。皇帝只有这么做，才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用升迁、奖赏作为激励，让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把财政上交给中央。

王叔文对每一个问题的解释都是鞭辟入里，令李诵耳目一新。从这些问题中归纳出的结论就是，大唐的问题不是表面上那些积弊就能概括得了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体制已经病了，变得僵化、滞后、腐败。

而要除去这些弊病，便唯有革新！

每次与王叔文一边下棋一边交谈，李诵总是能从王叔文这里听到诸如此类的精彩见解。王叔文还会时常说一说民间的疾苦，民生多艰，这些故事总让李诵痛心不已。

有一次，李诵与东宫的侍读们谈论到了宫市的弊端。讲一位叫作白居易的年轻人所写的《卖炭翁》这首诗。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绡，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首诗说的是宫市上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在终南山砍柴烧炭的老头，好不容易烧了一车炭，拉到长安城里来卖，准备换点衣食钱，谁知遇到了“宫市”。一车千余斤的木炭，在宦官的强买强卖之下，只给了“半匹红纱一丈绡”，宦官还嫌给的多，顺手要走了老翁的牛，随后扬长而去，留下可怜的老头在风中凌乱。

听了这个故事，太子和侍读们全都群情激愤。李诵说，他将就这件事情向天子大胆进言。这个表态引来了侍读们集体点赞，只有一旁的王叔文沉默着，一言不发。

众人退去之后，李诵留下了王叔文，询问方才不说话的缘故。王叔文答道：“我承蒙太子的钟爱，只要发现问题，怎敢不告诉太子闻知！太子的职份应当是省视进食、问候平安，最好不要谈外间的事情。陛下在位的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收揽人心，太子怎么为自己解释呢？”

这番话让李诵如梦初醒，眼泪都涌了出来：“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李诵打心眼里佩服这位略微年长的同龄人，并一起立下了改变天下的志向。

这是以王叔文为首的“救国同盟”的肇端，接下来，将有一批热血满腔，想要重振大唐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与王叔文一同领导这个救国同盟的，是同为翰林待诏的王伾。王伾的特殊专长是书法，平时陪着太子李诵一起练习隶书，所以也成了李诵掏心窝子的近臣。

皇帝李适的寿辰时，太子李诵敬献了一尊佛像作为贺礼，皇帝让翰林学士韦执谊为佛像撰写赞文，并让太子赐下金帛作为润笔的酬谢。随后，韦执谊亲自来到东宫，拜谢太子。

程式化的一番行礼、答谢之后，韦执谊与太子双目相对，一时间尴尬地沉默了。他们年龄相差并不大，也都是沉稳谨慎的性格，虽然他们相互知道彼此的政治见解，但谨慎起见，都选择了先不开口。

韦执谊也是少年得志的年轻人，二十多岁时便成了翰林学士。他虽然也是支持变革的革新派，但身为翰林学士，同时又是当今天子的心腹秘书。这一层身份，让韦执谊不敢轻易向太子表露心迹。

冷场了好久，还是太子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和学士一样，是一个伟才啊。”

聪明人说话，说一半就行。太子这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差拎着韦执谊的耳朵直接说：东宫与翰林学士联系不便，以后要联系，可以通过王叔文。韦执谊是聪明人，这层意思自然明白，拜别了太子之后，便与王叔文展开了联系，随后倾心结交，成了救国同盟中的死党。

太子虽在王叔文的帮助下，笼络了一批革新派的年轻人，但这所谓“救国同盟”中的成员，都不在核心决策圈里。而韦执谊作为翰林学士，恰恰能够接触到最机密、最核心的信息情报。当韦执谊加入救国同盟后，这个小小的兄弟会有了最实时的情报，一时间实力大增。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冬天，整个救国同盟人才济济。在王叔文激情四射的领袖魅力之下，一大批心怀热血的年轻人渐渐集中在了东宫门下。他们约定为生死相交，做患难与共的朋友，共同扶危助困，团结在太子李诵的领导下，为大唐的革新与再度崛起而奋斗。

王叔文甚至帮助李诵安排好了未来这些人的发展规划。

左司郎中陆淳（后来改名为陆质）是大文豪、思想家，帝国第一笔杆子，在文坛德高望重，以后能成为秘书团队的领导，也能成为新朝廷的吉祥物。

左拾遗吕温、宗室子弟李景俭，都是博闻强记、身负韬略之人，以后可以成为朝廷的权谋之才。

韩晔、韩泰，乃是将门之后，武功兵法都是一绝，以后可以成为坐镇一方的大将。

而王叔文最为欣赏，也最为之得意的，则是他挖掘出的两位旷世奇才——柳宗元、刘禹锡，此时他们还只是小小的监察御史，但独具慧眼的王叔文一眼看出了这两位年轻人的前途，必定能成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帝国宰相！

后世称他们组建的这个小组为“王叔文集团”。这是一个秘密的同盟，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他们有着自己内部交流的一套黑话，还有着独特的交流渠道，他们每天都围在一起，秘密地讨论着天下大事，通宵达旦，热血沸腾。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最知心的同志，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梦想——再造大唐。

昔日深受人们爱戴的前任宰相陆贄仍旧被贬在忠州（今重庆忠县），忍受着当地湿热的瘴毒，也让革新派忧心不已。他们听说，皇帝的健康状况开始一天天恶化，这也让他们日益焦急起来，心中无比希望上天能让他们早点有机会一展身手。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计划都安排好了，一切就等那一天的到来。

可是，上天再次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正当雄心勃勃地准备即将到来的革新之际，太子李诵忽然摔倒在了殿中，随后便再也没有爬起来。两百年来困扰着李唐皇室的遗传疾病再次降临在了李诵的身上，多年来体弱多病的他积劳成疾，终于引来了心血管病变导致的中风。在太医全力抢救下，李诵保住了一条命，却瘫痪在床，再也不能说话了。

太子李诵，倒在了即将继承皇位的前一年。

百日革新

太子李诵突然中风，打乱了王叔文集团所有的安排，也让年迈的皇帝李适措手不及。

六十三岁的李适在历代大唐帝王中已经属于高寿。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自知时日不多，只想着顺利把手中权力过渡给儿子，而朝廷这些年的积弊，也都等太子继位后再去解决。只是世事变幻得太快，太子竟然先于他病倒了。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新春，李适在落寞中度过。诸位王公贵族们纷纷前来大明宫朝贺问安，在这些年里，独独没有太子的身影。人到了老年，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见到此情此景，李适不由得悲叹、呜咽、流泪，从此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几天之后，正月二十三日，便撒手人寰，离开了人世。

李适被追谥为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在位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是他复兴大唐的理想逐渐湮灭的二十六年，当初刚刚继位之时，唐德宗李适曾雄心勃勃地推出一系列变革的法令，但随着年岁的衰老和屡次接踵而来的挫折，他最终变成了下一代人眼中的老朽之徒，成了新的革新计划的阻碍。

但是，历史也没有忘却他的功绩。唐德宗开创的两税法体系，稳定住了安史之乱以来一片混乱的地方财税，成了此后中央帝国财政制度的基础，并将在此后沿用一千余年；他采纳李泌的外交战略，成功遏制住了吐蕃的扩张，为大唐的休养生息营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德宗的削藩政策也并非完全失败，藩镇的叛乱最终被唐廷基本平息，河朔藩镇崛起扩张的势头，也被德宗领导下的唐廷施以重拳，此后再也没有危及大唐根基的能力。

德宗的时代，最终成了大唐复兴的序章。

德宗皇帝临终前病危的二十多天，宫中被宦官集团把持，内外消息隔绝。王叔文、王伾等人守在东宫，一边着急着太子李诵的病情，一边打听大明宫中的情况。可宫中的守卫、门禁、进出往来都被宦官所控制，不论是外朝的文臣还是武将，都探听不到什么。王叔文也只有和长安城中的其他朝臣们一样，为时局变化惊疑不定。

终于，正月二十三日，宫门打开了。几位绿衣监使径直来到东宫，将病榻上的太子李诵请入了皇宫。

原来，德宗驾崩之时并无遗诏，宦官集团对新皇帝的人选一度出现了分歧。当德宗的亲信秘书（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两人来到大明宫金銮殿时，宦官们依旧没有定下人选。卫次公厉声疾呼：“虽然太子身患疾病，但是身居嫡长子的地位，为朝廷内外所归向。如果真有不测，也应该册立广陵王。否则必有大乱！”在郑絪等人出言赞同之下，宦官们这才妥协，请人接太子入宫。

长安城因为几百年来此起彼伏的兵变而敏感无比，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惊动全城。太子入宫之时，皇城内外已经流言四起，朝臣与军队惊疑不定，唯恐有新的政变发生。屯驻在长安城北禁苑之中的神策军聚集在大明宫九仙门外，稍有处理不慎，就会引发新的兵变。当此之时，唯有太子亲自现身，才能平息纷扰的传言。李诵连丧服都没赶得及换上，就穿着紫

袍、麻鞋，被抬到了九仙门，强撑着站了起来，召见各位军使。

见到太子现身，军队将士这才稍显安心。

第二天，因为皇帝病重而停开多日的朝会重新召开。在宣政殿上，李诵身穿丧服，接见了朝廷官员。

直到此时，宫里依旧流言纷纷，说继位的另有其人。两天后，太子李诵正式即位为帝。宿卫的军士们为了确认登位之人是否真的是太子，都蹀着脚，伸着脖子，纷纷向殿上张望了一番，这才说：“的确是真正的太子！”说着说着，喜极而泣，这才安下心来。

一场大乱，终于化解在尚未发生之时。

李诵在侍从的搀扶下才能勉强走动，这几场仪式，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因为他无法开口讲话，与外界的交流只能依靠贴身服侍的宠妃牛昭容、内侍李忠言来传递信息。他住在寝殿，周围挂着帘幕，只有李忠言、牛昭容在身边，朝中官员奏请什么事情，李诵便在帘幕中点头认可，再由李忠言传话出来。

虽然继位的过程颇费曲折，但事情总算是走向了对王叔文一党来说最好的结果。近水楼台先得月，新皇帝入宫之后，一批潜邸人员就跟着进入了内廷。王伾已经跟随新皇帝率先入宫，以殿中丞（相当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的身份，帮助李忠言、牛昭容传召、记录，由此介入了皇帝决策的核心工作。王伾随后得到了诏令，传召王叔文入宫，由他坐镇翰林院，处理朝中事务。

得益于德宗皇帝专断的行事风格，这几年来，朝廷的决策逐渐变成了由皇帝和他的秘书，也就是翰林学士们，在一个小圈子里决定事情。而百官之首的宰相，只负责执行命令而已。真正的大权，都集中在殿中省、翰林院组成的内廷。

就这样，王叔文被任命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负责翰林院，处理外朝宰相们打进来的报告；王伾则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蹲守皇帝身边，随时掌握最高领导的决策情况。李忠言也是从东宫一路跟着皇帝入大明宫的，需要王伾做自己在宫里的伙伴，所以在政务上对他全面支持。王叔文的意图由王伾带进内殿，告诉李忠言之后，便算是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可以直接由王叔文发布到外朝。

而外朝则有刚刚被封为宰相的韦执谊守着，王叔文从翰林院发出的政令，就交由韦执谊来执行，从中书省转派到尚书六部。革新派人数虽少，但占据了几个关键的职位，进而把控住了朝廷中枢的整个决策流程。

革新派，终于崛起了。

王叔文等人上台之后，立刻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革。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二月二十四日，唐廷下令大赦天下，并下达了革新党人之前酝酿已久，反复推敲了不知多少遍的改革诏令：

第一，各种名目的租税拖欠，一律免除。

第二，除了常规贡品以外，停止各地方政府所有的贡物进献。

第三，取消宫市等贞元末年遗留下来的损害百姓利益的施政措施。

大赦，是为了减少囚徒，重新恢复社会宽松的风气，同时召回包括前任宰相陆贽在内为数众多的贬谪之臣；取消百姓拖欠的租税，是为了给百姓们减负，缓解各地日益沉重的负担；取消各地日常的供奉，将地方政府的供奉收归国库，是为了消除国家财政的乱象，重新充实已经窘迫的国库；而取消宫市等一系列早已闹得怨声载道的政策，则更是皇帝李诵、王叔文等革新党人一直以来的夙愿。

他们等了八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王叔文没想到的是，革新党人的上台，遭到了朝堂大多数人的鄙视。

御史中丞武元衡是朝中的老人了，作为武氏后人，武元衡在关陇门阀圈子里也算是重量级的一号人物。武元衡对他的属下——监察御史柳宗元、刘禹锡，以及他们结交的王叔文、王伾这帮人有着一种天然的鄙视。这群从江南来的蛮子，平日相互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让人又嫌弃又厌恶。尤其是那个王伾，人长得又丑陋，说话又是一口苏州话，只因为与皇帝亲近而一朝得宠，进而鸡犬升天。这种不知深浅的样子，武元衡根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

至于王叔文等人搞的这些新政，武元衡未必不赞同。不过武元衡做不到对事不对人，只要看见王叔文和王伾，他心里一股无名之火就蹭蹭往上窜。更何况，他们的新政看起来是为了大唐，实际上却只肥了王叔文党羽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把地方政府的供奉取消，改为税赋收入国库，这确实是对朝廷有利。但是王叔文这么做的同时，还设法搞到了财政权，成为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掌握了朝廷财权。他们将国家的赋税收入抓到手中，就能用此交结各方面的当权人物，实际上是在争取得到将士的拥护，以便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

不论是宫市还是地方进贡，施行到现在，都已经成了一项巨大的生意，牵扯到宦官、禁军、朝臣、藩镇等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如今朝廷下令“一刀切”地取消这些项目，自然砸了大量人员的饭碗。不管这些措施有没有夹杂着王叔文等人的私心，都让朝廷内外对革新派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

以王叔文为首的这帮人，整天自顾自地策划计议，相互应和，夜以继日，急切如狂，还互相推崇，自封为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豪壮得意，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长安城的士大夫们敢怒不敢言，只看见王叔文提拔亲友故旧，只要他们的同党中有人说“某人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一两天，此人便已经得到这一职位。因此王叔文及其同党十多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往来，门庭若市。等候谒见王伾、王叔文的客人，以至于要在他们所住街坊的饼店卖酒之处过夜，饼店酒家收取每人一千钱，方肯收留为房客。王伾尤其猥琐卑下，专门以收受贿赂为能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的王伾为此制作了一个收藏金钱丝帛的大柜子，他们夫妇二人便在大柜子上就寝。

朝廷大权，怎能被这一群南方来的小人给占据？

诸如此类的缘故，让武元衡绝无可能与王叔文站在一条战线上。纵使王叔文几次三番想要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许以官位、权势，请武元衡多多关照刘禹锡，可武元衡就是不答应。事实证明王叔文确实是睚眦必报之人，就因为武元衡没答应，便从御史中丞贬官成了左庶子，调离了朝廷核心。

不过武元衡也并不为此担心，他与长安城中的门阀大族已经有了商量。王叔文等人依靠皇帝的庇护，名为搞革新政策，实际在为祸国家，可门阀大族难道没有对策？

费尽心思探知，京中的士大夫们终于打听到了一个消息：如今上朝，百官们只能远远瞻望皇帝的身影，没有机会与皇帝奏对，其中的原因，竟然是皇帝已经中风了！如今的皇帝，根本无法开口说话或是写字。那些所谓的“革新政策”，根本只是王叔文、王伾等人一手炮制出来的，他们只是给宦官李忠言看了看，便随意发出。这简直是视国家大事为儿戏！为此，朝臣们商量好了，认为如今皇帝病重，理当早立太子。

而武元衡贬官之后，作为左庶子，平日负责教导广陵王李纯。在武元衡晓以利害，仔细分析之下，广陵王李纯也明白了王叔文的所谓改革的荒谬之处。只要他们接下来能保证广陵王成为太子，然后成为新的皇帝，那王叔文这些跳梁小丑的末日，便马上就要到了。

朝廷内外的士大夫们，都在盼望着这一天。

群臣上奏请求早日立太子的呼声日益强烈，这让王叔文警觉起来。他与革新党人意识到，这个看似平静的长安，其实隐藏着一股暗流，随时要把革新的势力一波吞噬。不过，好在王叔文等人与李忠言、牛昭容之间的联合牢固无比，只要李忠言、牛昭容在，就不用担心皇帝会首肯群臣立太子的请求。

李纯早慧，如今看来，是过于有主见了，年纪轻轻，很容易在别人的怂恿下站到革新的对立面去。所以王叔文暂时不急于让皇帝立太子，等到局势稳定下来，革新政策收获成效之后，再商议立太子之事也不迟。

但是，此时的王叔文没有意识到，皇帝中风不能开口，确实让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很顺利地控制了朝廷决策的各个节点，使革新政策很顺畅地经过皇帝首肯之后便迅速发布；而在另一面，却让另一股势力渐渐地膨胀起来，进而发展到不受控制的地步。

那便是宦官。

宦官在德宗朝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德宗皇帝虽然任用宦官，让宦官担任神策军的左右中尉，可大权始终牢牢握在德宗皇帝手中。宦官纵使可以通过开宫市来谋取私利，但他们本质上只是依附于皇帝这个本体的奴仆，对宦官或赏或罚，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情，就像当初代宗皇帝除掉程元振、鱼朝恩一样。

可偏偏继承德宗皇帝权力的，是不会说话的李诵。李诵连生活、交流都不能自理，全靠内侍、宦官的帮助，根本没有办法掌控手下这群奴仆。渐渐地，宦官依附于皇帝，变成了皇帝依赖于宦官。

宦官们也是厌恶革新党人的。因为王叔文等人取消了地方政府的进贡，让属于皇帝私人的内库少了一笔巨大的收入，由宦官负责组织管理的宫市也一并被取消，相应地，掌管内库

和宫市的宦官们也就少了一笔巨大的灰色收入。而对宦官领袖俱文珍来说，他对革新党人的厌恶还夹杂着宦官内部派系斗争的因素。

俱文珍是德宗皇帝一力提拔起来的老人，可新皇帝继位之后，跟着一同入宫的李忠言攀附上了牛昭容，借着皇帝中风不能开口，进而成了皇帝的喉舌。各处向皇帝报告的事情，皇帝是首肯还是不许，全凭李忠言一张嘴的功夫。这让俱文珍感到了威胁，他不能容忍李忠言动摇自己在宦官中的地位。同样他也恨屋及乌，愈发地讨厌王叔文、王伾这些革新党人。

李忠言、王叔文不愿意立太子，可俱文珍却巴不得早日定下储君，这样他才好去巴结新的主子，对付李忠言这个对手。

正当朝中众臣对立储之事议论纷纷之际，俱文珍首先采取了行动。他召集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人，径直带着一队宿卫武士进入了金銮殿，起草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的诏书。这个行为当即遭到了牛昭容等人的反对——“天子尚未首肯，尔等怎可僭越？”

俱文珍和翰林学士们倒也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地怼了回去：“昭容怎知天子不会首肯？”宿卫武士当即强行揭开设下的重重帷幕，帷幕之后的病榻上，几个月以来朝臣们始终无法得见的皇帝李诵，终于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郑絪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立嫡以长”，呈在皇帝面前。

此时此刻，不管是俱文珍、诸位翰林学士，还是牛昭容、李忠言，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天子的反应。只见天子注视着郑絪呈在眼前的纸条，良久之后，方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意味着皇帝对立储之事，已经首肯了。

点头首肯的那一刻，李诵是清醒的，他知道王叔文推行的改革，也知道内廷的政治局势剑拔弩张，但他更清楚自己如今的处境。他的病不可能好了，就算在太医的医治之下尚能维持生命，但也仍然无法开口说话，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要是李诵再出什么意外，按照革新党与门阀之间这势同水火的矛盾，肯定会引来更为严重的内乱。为今之计，为了大唐，他不得不作出这个表态，为大唐定下接班人，也为满朝文武吃下定心丸。

四月六日，在大明宫的宣政殿上，天子李诵亲自驾临，正式册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只见二十七岁的李纯神采奕奕，举止得体，颇有太宗的风采。朝臣们在殿上见到了太子的模样，全都欣喜不已，朝野上下对于时局的忧虑，随着太子的亮相，全都一扫而空。

忧虑的，只有王叔文一个人。从朝野内外人们的态度里，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王叔文吟诵着杜工部的诗句，内心里默默地叹息。

他知道，他们筹划多年的革新运动，就快要死了。

惨烈的流亡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四月，形势对于王叔文等人越来越不利。他们的下一步政令还没有发布，就已经发觉，革新党人被整个朝廷孤立了。

长安城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王叔文就像是一只狐妖，躲在山野孤坟中装神弄鬼，尚且可以迷糊住一些人，把落单的旅人们吓跑。可一旦到了通衢大街上，就现了原形，落得个人人喊打的地步。朝臣们不再相信王叔文从翰林院发出的政令了，就算王叔文发的命令再合理，三省六部照样会怀疑这个政令是不是王叔文自己弄出来的。朝野内外都已经知道，当今天子不能说话，只能靠身边一个后妃、一个宦官传递意思。这样弄出来的诏令，又有谁会信？

面对长安城纷纷扰扰的流言，王叔文等人极力辟谣，澄清外界对皇帝身体状况的怀疑。扬言说，“圣人前些日子还在禁苑中射兔子，骑在马上健步如飞，要是谁再敢妄议皇上的健康问题，立时腰斩！”但是这些话放出去，明眼人只当是放屁，根本没有人相信王叔文等人的这些说辞。

更可怕的是，自从立下太子之后，先前在“闯宫立嫡”事件中立下大功的宦官俱文珍就留在了宫里，在皇帝身边赖着不走了。从此之后，内臣们向皇帝汇报的时候，俱文珍就与牛昭容、李忠言一起待在皇帝身边。李忠言在宦官中的威望远不如俱文珍，所以有俱文珍这位大咖坐镇之后，渐渐地便没有李忠言的事情了。李忠言一旦坐上冷板凳，王伾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便就此断裂。而俱文珍根本不理睬王叔文、王伾这股人，偏偏青睐于向太子李纯献殷勤，而太子也乐于同俱文珍联络。形势对王叔文等人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利。

王叔文等人不是没想过缓和与太子的关系。在得到皇帝的首肯之后，陆质（陆淳为避太子名讳而改名）被任命为太子侍读，负责为太子李纯讲授儒家典籍的大义。王叔文、韦执谊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机会，让陆质向太子表明心迹，解释他们革新党人是如何施政的，以消除太子日益严重的误会。可是没想到，陆质刚一找到机会开口，太子便生气了：“陛下只是令先生为寡人讲经而已，讲些不相干的又是做什么！”陆质一时间又是羞赧，又是惶遽，悻悻地走了出来。从这之后，陆质便患上了重病，几个月之后溘然长逝。

太子斥退陆质，意味着革新党人与太子和解的希望破灭了。绝望的情绪开始弥散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中间。他们在这时才发现，和强大的官僚系统、宦官集团比起来，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他们在权力的中心待得太久了，以至于一度错以为他们自己就是权力本身。

宰相韦执谊身居外朝，自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不仅受到了整个中书门下省的孤立，在家里也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岳父是宰相杜黄裳，杜黄裳一直对韦执谊整日与王叔文这帮人混在一起的行为嗤之以鼻。岳父是这个态度，韦执谊的妻子杜氏自然免不了在枕边责备丈夫这种短视的行为。韦执谊堂堂京兆韦氏出身，根正苗红的关陇门阀，娶的妻子也是门当户对的京兆杜氏（杜如晦一门），他本来可以靠正常的晋升序列平步青云，又何必跟王叔文、王伾这些南方来的暴发户混在一起？

巨大的压力之下，韦执谊开始有了一点动摇。他不得不在公开场合与王叔文表现出一些分歧，以表示他与王叔文的界线。他希望先扭转他在中书门下的尴尬地位，然后再慢慢帮助王叔文、王伾他们。

但王叔文偏偏也是一个偏执的性格。对于韦执谊在公开场合与他唱反调的做法，原本就憋了一肚子火气的他怒不可遏，与韦执谊大吵一架之后，革新派的两位核心大佬终于公开决裂了。

这件事情让整个革新派阵营，连同依附于王韦二人的官员们一时间无所适从。那些已经开始摇摆动摇的官员们，也因为这两位大佬之间的内讧而恐惧。韦执谊知道，这样的关键时刻，容不得队伍内部分裂，所以想要弥补与王叔文的关系。他派人给王叔文捎话，又是道歉，又是服软，告诉王叔文：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的长远考虑啊！

但是无论韦执谊怎样反复道歉，王叔文始终一边骂着，一边把韦执谊派的人赶出去，完全不相信韦执谊的说辞。从此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彻底决裂。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六月十六，翰林院里，王叔文看着案前的表文，暴跳如雷。

原来，坐镇巴蜀的剑南节度使、中书令韦皋已经上表，劝皇帝顾念自己的病体，暂时请皇太子监国摄政，摈斥朝中奸佞，整顿如今乌烟瘴气的朝政。随后上表的，还有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地方大员，他们都与韦皋持有一样的意见。

这些地方大员是怎么知道皇帝中风的消息的？定然是与朝中这些反对派勾结，互通声气，倚仗自己坐镇一方，便肆意指摘朝政。他们口中所谓的“朝中奸佞”，自然是指王叔文、王伾等人。定是因为新政停止了地方向朝廷的供奉，让地方少了一大块收入，致使这些地方大员狗急跳墙。

几天前，王叔文加官为户部侍郎，依旧掌管朝廷财权。但有人憎恶王叔文的为人，竟然顺势免去了他的翰林学士职务。王叔文看到制书后，大为震惊，这段时间他之所以手握大权，就是因为他是翰林学士，管着诏令的下达环节，要是翰林学士的职位被免去了，那就等于失去了最关键的理政之权。王伾当即替王叔文上疏请求保留学士职务，但皇帝已经被俱文珍控制，自然没有理会王伾的请求。最后，在王伾苦苦请求之下，皇帝（不如说是皇帝旁边的俱文珍）才允许王叔文隔三五天到翰林院来一次。王叔文虽仍然可以出入翰林院，但是已经失去了翰林学士的头衔。

王叔文又怒又急，如今新政风雨飘摇，只有采取雷霆手段，才能控制整个京畿。先收拾朝廷中的这群老东西，然后再收服地方的这群蛀虫。一个月前，王叔文已经与同伴们定下一条计划，要彻底掌握京畿附近的军事力量，对朝中反对派系进行最后一搏。

他们要趁着李忠言在皇帝身边还剩为数不多的一点点影响力之时放手一搏，夺取俱文珍等宦官手中控制的神策军兵权。一个月前，在俱文珍还没有完全控制皇帝的时候，他们已经册封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革新党人韩泰为行军司马，坐镇奉天。这样一来，借着老将范希朝的声望，就可以让韩泰以行军司马的身份，实际控制京畿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神策军，进而依靠这支部队，驱逐宫中盘踞的俱文珍等人，重新成为朝廷的掌控者。

正当范希朝、韩泰频繁调度京畿神策军诸军，加快进行王叔文的计划之时，皇宫之中，宦官们也在紧张地讨论着。

自德宗时期以来，神策军便设置了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统辖左右神策二军的所有军将。此时王叔文假借朝廷任命，又增设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架空了神策军中尉的职权。原本俱文珍等人一心把注意力放在皇帝周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任命背后的意图，直到京城西边的几个神策军军营纷纷报告，说范希朝、韩泰在调度神策军在奉天集中，宦官们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神策军乃宫禁重兵，不论交给朝臣还是边将，都不安全。自德宗皇帝时便定下国策，由宦官掌控神策军。可王叔文这帮人竟然胆大包天，敢动左右神策军的主意？而且他们将京西各地的神策军集中在奉天，明显就是要直指长安。司马昭之心，如今已经路人皆知。宦官们开会之时，所有人都破口大骂，问候王叔文、韩泰等人的祖宗十八代。

“要是任由他们这样做下去，我们这些人肯定要死在这群宵小手里！”宦官们纷纷说着。

这时，宦官们望向他们的首领——神策军中尉俱文珍，等待他的定夺。可宦官毕竟不是朝臣，只是皇帝的家奴，德宗时虽然把权力交给宦官，但其实对宦官们看得很紧，宦官们并没有太多的自主之权。即使不久之前俱文珍带着翰林学士们入宫请求立太子，也是翰林学士们在前面表演，俱文珍等宦官躲在幕后。而今皇帝中风，口不能言，王叔文那边又逼得紧急，得要宦官们自己拿主意了。

俱文珍沉思良久，终于斩钉截铁地点头，随后指示属下们展开行动。宦官们分头行动，带领属下控制宫禁，紧盯人员出入，不许王伾等官员与宫中联系。同时，宦官们秘密命令各边防来使回去禀告各将领：“不要将军队归属别人。”

宦官们做出行动的决定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他们彻底成了一个有着核心利益与内部组织的政治集团。延续近百年的宦官专权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历史舞台的另一边，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密谋，计划等神策军到了奉天，再向长安进军。到那时，也许就是新的一场“玄武门兵变”了。就在这时，门外一人飞驰而来，正是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韩泰。

坏消息和暗沉的夜幕一起降临在了王叔文等人的头上。

这天，范希朝与韩泰在奉天大营，等待各路神策军的报到。几天前他们已经颁下将令，要求各军从屯驻地一起出发，集中于奉天。但是他们等了许久，始终没有等到前来报到的各路神策军。范希朝反而被奉天的神策军控制住，形同软禁。亏得是韩泰机灵，才找到机会逃出大营，孤身一人骑马到长安，将这个信息报告给了王叔文。

此时，王叔文也收到了新的坏消息——宦官们隔绝了宫廷，王伾已经失去了联系。所有宦官所控制的武装力量全都戒备森严，革新党人找不到任何机会。

而母亲病危的消息也同时传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叔文的老母亲，偏偏在这个时候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各种坏消息加在一起，终于摧垮了紧绷了好几个月的王叔文。他对眼前的局势毫无办法，只是喃喃自语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其实他心里雪亮，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亲自在翰林院里备下酒席，邀请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先进来的是郑絪、卫次公等所有翰林学士，在王叔文还是翰林学士的日子里，他们一直相互不对付，如今所有人都知道王叔文大势已去，郑絪、卫次公等人这才应邀赴宴，他们简单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沉默着入席。

随后来的，是俱文珍、李忠言、刘光琦三位宦官。他们见到王叔文，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只有李忠言点头示意，三人神色傲慢地坐了下来。

坐定之后，王叔文举杯祝酒：“家母病重，叔文心乱如麻。过去因我承担着国家政务的原故，无法亲自为母亲求医访药，现在我准备请假回家侍奉母亲。近来我竭尽心力，不避危险艰难，这都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典。而我一旦离开朝廷，返回家乡去，就会有各种诽谤纷至沓来，谁肯体察我的隐衷，说一句话帮助我呢？”

王叔文还想继续说下去，却被俱文珍冷哼一声打断：“报答朝廷恩典？呵！你只要什么都别做，就是报答朝廷恩典了！”

“别的且不说，我在度支部任职时，毕竟为国家兴利除害，也为国库添了不少收入吧？”

“你做这些，不过是为了填自己的腰包。你看这些日子，你们拿着国库中的钱帛拉拢私情，这岂不是国家的蛀虫？”俱文珍针锋相对。

王叔文被俱文珍反复抢白，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好斟满酒杯，请在座之人饮酒。饮了几轮之后，这场宴会最终以尴尬的沉默收场。王叔文自知母亲即将病逝，自己不得不离职去为母亲守丧，他本想以自己的去职，换取革新党人其他人能继续在岗。可革新党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已经趋于白热化，这场和解酒宴最终只能不欢而散。

第二天，王叔文的母亲逝世，王叔文随即因母丧而免除官位，丁忧在家。

官员因为要守孝三年而免职丁忧，虽然是朝廷制度，但总有变通的做法。若是碰到朝廷重臣的父母去世，往往由皇帝下诏，要求“夺情起复”，依旧会让官员留在任职岗位上。只是不论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如何反复争取，天天央求宦官和宰相们，依旧无法争取到王叔文夺情起复的资格。

这一天，在各方压力下心力交瘁的王伾坐在翰林院中，因接连三次上疏全不见回复，终于知道了难以成事，坐卧不宁。到了夜间，王伾忽然在翰林院的值班室里大叫道：“王伾中风啦！王伾中风啦！”次日被抬回家中，从此再也不曾走出家门。

王伾“下线”了，至于他究竟是真中风还是假告病，已经不重要了。

到此为止，革新党人的每一项努力都宣告失败了。

王伾离职的七天之后，皇帝颁下诏书，决定由太子监国。太子李纯代理决断一切军务与国政要事。又过了六天，八月初四日，朝廷再次发布制书，以皇帝明义下令太子即皇帝位，皇帝退位，改称太上皇。随后，朝廷改元为永贞，刚刚成为太上皇的李诵退居兴庆宫，将大明宫交给新皇帝居住。

后世称这场戛然而止的革新为“永贞革新”，然而在朝廷改元永贞之后，朝中已经没有了革新派官员。王叔文以降的革新党人，以最快的速度被贬谪出朝廷——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王伾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其他几位主要的革新党官员也被贬往岭南的边远地区，担任州府司马。人们称这些被贬的革新党人为“二王八司马”，朝廷将这些人定性为祸乱国家的佞臣，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幸新皇帝宽仁，并没有对这一批热血的革新者过于残酷，他们大多数都得以善终。只有王叔文一个人，因为曾经有夺取兵权、率军逼宫的计划，在被贬一年之后被赐自裁，死在了边远的渝州。

新继位的李纯同样是一个有着复兴大唐的雄心壮志的皇帝。他没有废除革新党人的施政措施，而是把这些施政归功于太上皇李诵英明神武的决策，从而让这些革新政令得到了保留。德宗末年朝政的消极颓势终于逐渐扭转过来，唐廷因为这些革新大大地恢复了元气，也为将来李纯施展他的雄心壮志奠定了基础。

李纯有着玄宗皇帝少年时一般的精明睿智，没有被宦官集团所控制，继位后不久他便找了个理由，斥退了俱文珍，夺了他的兵权。但宦官集团早已成了支持他在位的根基，李纯不可能消除宦官集团的权力，而宦官集团也将成为李纯御座之下的一个火药桶，最终让他在不久的将来引火焚身。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的次年，朝廷改元为元和，是为元和元年（806年）。太上皇李诵在正月里突然病逝，新皇帝给李诵上了一大串长长的谥号，在朝臣的评议下，将李诵的庙号定为“顺宗”，仿佛是对李诵在位时期口不能言的一种讽刺。短暂的顺宗时代结束了，唐顺宗本可以带着他在东宫的团队乘风破浪，再造一个大唐，可惜的是，他终究输给了变幻莫测的命运。

这次失败，王叔文集团的成员们带着深深的不甘。新的朝廷将他们视为祸乱朝政的奸党，但无论是柳宗元，还是刘禹锡，都拒绝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的几年，柳宗元的生活孤寂而萧索，只能写写他谪居的散记，间或品评朝政，指出政治的疏漏。

而刘禹锡，更是在巴山楚水之地被放逐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后，刘禹锡已经白发苍苍，柳宗元则早已离世。这一年，刘禹锡终于有机会重新被召入朝堂担任朝臣。在长安城的玄都观，他旧地重游，心里满是感触。

二十三年前，刘禹锡春风得意，此地尚无桃花；过了十年，刘禹锡四处贬谪，此地种下桃花；而时至今日，刘禹锡再次来到这里，昔年的桃花早已凋谢、枯萎、被铲平。它们的兴盛与衰败，刘禹锡全无机会去经历。正如这个大唐，复兴，又衰败，但这一切，却早已与他无关。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不少明眼人眼中的宰相之才。可他们的一生，却因为残酷的政治斗争而荒废了。

一段藏在鬼故事里的幽暗历史

昏暗的斗室狭小而又破旧，李复言把头埋在层层叠叠的书卷之中，写着他的故事。他要写一个故事，记录下敌人那些肮脏的阴谋。

阉宦们能堵住他的嘴，也能烧掉他写的书，但抹不去人们心中的记忆。他要把那段历史，那段被刻意隐藏起来的历史记录下来，藏进他写的故事的字里行间，让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保留这一段记忆。

哪怕他的故事，是一个幽暗至极的鬼故事。

那是贞元末年的某一天，洛阳西郊的榆林店。当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来到这里的一处逆旅之时，正下着滂沱大雨。

辛公平是和吉安县尉成士廉一同前来的。因为雨势太大，不得不在此落脚。他们歇息之后，就要尽快赶往长安述职，接受朝廷新的任命。

这是一家简陋的逆旅，处在偏僻的小路上，平日里客流稀少。店中招待客人所用的碗碟、器具，全都沾满了灰尘，污浊不堪。整家旅店上上下下，只有一间干净的铺子。可是很不巧，这间铺子已经被一位旅人住下了。

旅店店家向来势利，见辛公平与成士廉衣着体面，还有坐骑、仆从，而先住下的这位旅人却是步行而来，便起了轻慢的心思。店家硬生生喊醒旅人，要求他挪到别的床位上去。旅人起身，看着如此慢待的店家，脸色不免难看。

“主人家，这样恐怕不太合适吧。”辛公平在屋外对店家说。

紧接着，辛公平叫这位旅人继续安歇。自己与成士廉则在旁边的屋子安顿下来。

穷山僻壤，荒郊野岭，旅店里百无聊赖。夜深之时，辛公平与成士廉点起夜宵，把酒言欢。辛公平提议邀请方才那位旅人同饮，旅人欣然从命。这时辛公平二人才发现，这位旅人却是一位绿衣监使。

大唐官制，低品阶的官员身着青袍，中级官员身着绿袍，高级官员身着绯袍，顶级官员身着紫袍。此外，还有一种人穿绿色常服，那就是宫中的阉宦。

“敢问足下姓名？”辛公平问道。

“在下王臻。”绿衣监使回答。

就这样，三人攀谈起来，这位叫王臻的绿衣监使言谈深刻，富于思辩，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别样的气质。三人相谈甚欢，酒过三巡之后，辛公平不由得像一位久经沧桑的旅客一般叹道：“都说天生万物，唯人最灵，但世事无常，每个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天又如何！人又灵在哪呢？”

这种感慨，是贞元年间所有人的迷茫。大唐复兴的希望轰然垮塌，只剩下信仰破灭的士人们，在这个沉闷的时代无聊又消沉。

王臻却道：“未来的事情，也许我知道。”他看着辛公平、成士廉二人，“人之命运，皆为注定，比如你们前行，会在慈润就食于一个姓王的人家，他们招待的餐食全是蔬果；然后在新安，你们会在一个姓赵的人家食宿，晚餐是肝羹汤。”王臻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堆，讲明天之后他们二人将会吃下什么。辛公平听了，只能和成士廉相视，唯笑而已，他们并不相信王臻说的话。

随后大家安歇。王臻是步行赶路，所以需要早点开拔，他们相约在第二天夜里再见。

翌日，天未亮时，辛、成二人发现王臻已不见身影。黎明时，二人也离开洛西榆林店继续前行。后来，他们果真在磁涧王家、新安赵家食宿，吃的东西也和王臻描叙的一样，二人不由得大感惊异。在新安的这个晚上，王臻又一次出现了。二人拉着他的手，奉为神人。他们一同夜行，一路到了阌乡。

这时，东方已经现出了鱼肚白。王臻说道：“两位郎君当然是明智之士，可知我是何人？”

辛公平等人想了想说：“王君博文多艺，乃是隐遁的高人啊。”

王臻摇了摇头：“非也。你们不知道，我乃是迎驾的阴吏，要前去迎接天子上仙。”

辛公平和成士廉面面相觑，均是一身冷汗。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同行了一个晚上的王臻，竟然是个来自阴间的人，做的事情也非同小可，竟然是要迎接当今天子上仙。他们颤声道：“要迎天子上仙，难道可以让王君单独一人前来么？”

王臻笑了：“这是什么话。你我的前后左右，就是五百骑兵，还有一位将军。我只是将军的部下。”他看着呆若木鸡的二人，继续说，“好了，感谢二位先前的照顾，来日我在华阴县请你们吃饭。”随即便离开了。

等到辛公平二人再一次碰到王臻，已经又是黄昏时分。王臻骑着马等在华阴，让仆人拿出了丰盛的酒肉招待辛、成二人。又行一日，长安已在眼前了。辛、成二人夜宿灊上时，王臻再次出现，好酒好肉招待了他们。这时王臻开口说道：“我们此行迎天子上仙，实在是人间罕有的大事情，辛县尉想要一同观看这场景吗？”

辛公平自然清楚，“上仙”是皇帝驾崩的委婉说法。也就是说，王臻向他发出邀请，叫他一同见证皇帝的死亡。

未等辛公平回答，成士廉开口道：“为何独独我不能去？”

王臻答道：“成县尉的命格稍显单薄，所以还是不去为好。我可不敢厚此薄彼，只是为成君着想。到长安后，成君可暂住开化坊西门王家。”王臻解释道，随后对辛公平说，“辛君若去，可在五更时分在灊桥之西的古槐下等我。”随即又消失了。

这位绿衣监使，与他们二人从来只在晚上见面。

却说辛公平等时间一到，便奔向灊桥之西。将到约定地点，看到有一股旋风飞荡而去。在

槐树下还未站定，又有一股阴风席卷而来，刮入林中，转眼间，一队衣甲鲜明的人马出现在他面前，马上一人，正是王臻。他带辛公平拜见了大将军。大将军对辛公平赞赏有加，并嘱咐王臻道：“你既然把他请来观看，就应尽主人之分，好好照顾他吧。”

于是，辛公平跟着这队诡异的人马一路向长安进发。他们从通化门入城，穿过各条街道，沿街的铺子边都有官吏与士人参拜。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门街，一位看不清面目、身着紫袍的吏员上前招呼，负责将阴兵们安顿下来，紫袍吏对大将军道：“人马太众，可分开安置，以免太过招摇。”大将军欣然应允，随后队伍兵分五路，大将军带着亲近卫队，住在颜真卿庙里。王臻与辛公平住于西廊下，每日肴饌馨香，味穷海陆，好酒好肉地招待。

他们在长安住了好几天，将军道：“我们迎驾的期限快到了，但现在皇帝周围有众神保护，没有机会迎他上仙，这可如何是好？”

王臻想了想，提出了一条计策：“可在宫里进行一次夜宴，到时候满是荤腥，众神昏昏，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这个建议被将军欣然采纳。消息通知宫中之后，过不多久，宫中传来回报，说夜宴已经备下，只等阴兵降临。于是将军集合兵马，即刻入宫！

李复言写到这里，放下手中秃笔，长吁一口气。闭上双眼，昔日的场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文中的意思，李复言已经写得够明显了。他在光怪陆离的故事中，藏进了顺宗皇帝被杀的秘辛。那身着绿衣的监使，只要略微通晓唐廷的掌故，便能知道所指的就是平日身着绿衣的宦官。而与宦官一同来到长安的大将军以及五百兵马，自然与关东的藩镇有关。顺宗皇帝的驾崩有藩镇的参与来自于四面八方未经证实的传闻，所以李复言并未明写，只是写了这队兵马驻扎在长安城的颜真卿庙。颜鲁公真卿任职于河朔，就义于淮西，李复言并未言明这队兵马究竟是来自淮西，还是来自河朔。他只是写着他的故事，在字里行间无声地控诉着宦官与藩镇的勾结。

在被贬谪的“二王八司马”及其党羽之间，在长安城的交际圈都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顺宗皇帝早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夏秋之际就已经被宦官杀害了。为了保证太子顺利继位，宦官们掩盖了顺宗皇帝的死讯，等到太子继位后的第二年，才骤然间宣布早已是太上皇的李诵驾崩的消息。

这些未经证实的说法，绕过宦官们的重重封锁，变成了缥缈不经的传闻。但李复言相信这是真实的，正如他坚定地相信，要是顺宗皇帝能继续对革新的事业予以支持，王叔文党人必定会冲破重重阻碍，为大唐谱写下新的一页。

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王叔文的垮台而变得绝无可能了。

李复言现在能做的，唯有将满腔的悲愤转化为文字，借自己的故事控诉这场阴谋。他要用最辛辣的笔触告诉世人宦官们的恶行！

戌时，漏夜。

将军带领阴兵五百，全副武装，在宫中的接应之下，从光范门进入大明宫。

辛公平与王臻跟随这队兵马进入皇宫。夜色中，辛公平看见右前方，巨大雄伟的含元殿静默在漆黑的夜幕下。入凤阙、拜天子曾是他毕生的梦想，而他从来没想到，这个梦想竟然以这样荒诞的形式实现。

过光范门，再向北进入大明宫的第二道宫墙，他们依次入昭庆门、宣政门，来到宫禁森严的中朝。随后，他们在宣政殿前停下，将军立于殿外，看着殿内夜宴正酣，莺歌燕舞。三百士兵迅速包围了这里，将军亲自带着五十名士卒，手握明晃晃的兵刃，走入了大殿。

殿内的乐师依旧兀自吹奏，舞女依旧兀自舞蹈，优人依旧兀自唱诵。灯烛荧荧，摇曳着萤火般的光芒。整个大殿的气氛诡异无比，而在玉阶之上，当朝天子正坐在宝座上，面无表情，和阶下的优伶们一样，仿佛一具具唱念做打的木偶。

忽然，更鼓作响，宣告着三更夜的来临。只见一个长须长髯的家伙突然走上了殿。此人身着绿衣黑裤，披着血红色的奇特披风，头戴似兽非兽的皮面具，模样可怖令人生畏。他忽然出现，在大殿中缓缓地前行，双手捧着一把明晃晃的金匕首，呈在将军的身前，用一种怪异的长音缓缓说道：“时间到！”

将军点头，向此人作揖，随后向着皇帝的方向走去。在皇帝面前，将军跪下，献上了这把匕首。

将军呈上匕首的这一瞬，整个大殿的气氛忽然一变，原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恍若对闯入大殿的兵士毫无察觉的人们忽然纷纷走动起来，音乐和歌舞也在此时骤然停歇。天子也似乎有了反应，在匕首面前露出眩晕的样子，随后被左右的侍从们扶下，送往西阁。

将军在殿中等了许久，还不见天子出来。于是朝殿后说道：“皇帝升云之期，岂能有片刻的差池？赶快让皇上上仙，我们必须赶紧走！”

“皇上得先清洗身体，然后方可上路。”里面有人回道。

随即，西阁内传来一阵水声，仿佛有人在洗澡。

更鼓又响了两次，已是五更时分，皇帝这才出来，在六位身穿龙凤绣衣的青衣人护送下，登上玉舆，被送出西阁。

“衣甲在身，不便行礼。”将军看着出来的皇帝，面无表情，仿佛看着一具尸体，“人间劳苦，世事多艰，为天子者，日理万机，且深居宫廷，色欲纷扰，往往受惑，你那清纯真心还有吗”

“心非金石，看到诱惑，谁不乱？但现在已舍弃人世，释然了。”皇帝说道。

这是整个故事里，皇帝唯一的一句台词。顺宗皇帝中风后便不能说话，如今皇帝开口，原因只有一个——此时的皇帝已经死了，站在辛公平眼前的，只是大行皇帝的魂灵。

将军大笑，笑声说不出是傲慢还是嘲弄。在场的宫人们，一边呜咽流泪，一边擦拭着周围的血迹，久久没有散去。辛公平随着将军与皇帝玉舆一路出宫。两百骑兵开路，三百骑兵殿后跟从，簇拥着皇帝的魂灵，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离开了大明宫。

绿衣监使王臻奉命送辛公平离队，来到了几日前他们约定好的宅子前，然后方才与辛公平作别，随即扬鞭而去，慢慢消失不见。辛公平呆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回身叩门，开门的果然是成士廉。

这段经历，辛公平绝不敢对其他人讲。战战兢兢地等了几个月后，辛公平方才听闻朝廷宣布顺宗皇帝驾崩的消息。

“这个故事，其实是要警醒那些旅途中的傲慢之人。”故事的最后，李复言以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作为收尾，结束了这篇诡异的笔记。

关于顺宗神秘的死亡，他把他知道秘密都放在了这篇笔记里。那个手持匕首的神秘人，装束作胡人打扮，同时也暗示了这起事件与外部势力有关。宦官、藩镇、外族，他们联合策划了对顺宗的谋杀，扶持新君上位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

为了不让故事的意图太明显，李复言强行添加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立意。但这句话，难道不也是对王叔文说的么？毁掉这一次革新运动的，不止是宦官集团对他们的绞杀，还有王叔文等领导者的傲慢。当王叔文丁忧在家时，所有人都只想着要王叔文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尽快重新赢得顺宗皇帝的信任，可就在这个时候，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没想到，顺宗皇帝已经在各方勾结下被杀死了。一直被宦官们隔绝在重重宫阙中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然后太子摄政，新君继位，一切终于再也无可挽回。

第四章

生灵苏息到元和，上将功成自执戈

——重新统一大唐！

彷徨的藩镇

又是在魏州城的雁门郡王府，又是在一个昏暗的寝所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看着病榻上奄奄一息的老妇人，神色里带着悲戚，却又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他最敬畏的女人——嘉诚公主，即将永远地离开人世。

二十多年前，德宗皇帝将他的妹妹嘉诚公主远嫁到魏州，与前任魏博节度使田绪联姻。那时的田季安只有五岁，是田绪众多儿子中最不起眼的的一个，他是田绪与一个低贱的侍妾所生，所以地位低下，无人疼爱。嘉诚公主在府中发现了年幼的田季安，看着可怜，于是收养做了自己的孩子。

如果没有这位主母的呵护与抚养，田季安也许至死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田氏子弟。嘉诚公主没有亲生的小孩，所以把田季安视如己出，悉心教导，并在田绪死后扶持田季安继承魏博节度使的职位。田季安的人生因此改变了，他十五岁就成了这个河朔强藩的统帅。

嘉诚公主被联姻到魏博，其中自然是有缘由的。建中年间的河朔大战，唐廷最终失利并做出妥协，之后德宗皇帝李适又经历了泾原兵变、李怀光事变，两次逃出国都，狼狈不堪。这个时候，为了稳住河朔藩镇，德宗皇帝不得不放下皇家的脸面，答应了嘉诚公主与田绪的婚事。嘉诚公主来到魏博，就是为了保住魏博对唐廷的臣服，让魏博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风作妖。而嘉诚公主也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皇帝兄长交给她的任务，此后几年，她扶持田季安经营魏博，小心地维持着与唐廷之间的关系。

田季安必须要依靠嘉诚公主，因为他知道，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唐廷，甚至也不是成德、淄青这些邻近的强敌，他最大的敌人，其实是魏博的军队本身。

自田承嗣时代起，魏博便有着规模庞大的镇兵，其中的核心力量，则是经过仔细拣选后的精锐——牙兵。节度使直属亲卫牙兵的支持，是每一任魏博节度使立身的根本，也是魏博军称雄于天下的凭借。但就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是魏博节度使压服不了手下这帮牙兵，或者做了惹恼牙兵的事情，那这帮骄兵悍将们就会反戈一击，推翻节度使，另立他们喜欢的主子。当年河朔大战之后，田悦败亡，田绪上位，就是因为田悦失去了手下士兵们的支持。

而田季安年纪轻轻，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威信来统领这些大兵们？他只有借助嘉诚公主的招牌，毕竟大唐公主的背后是大唐朝廷，这是魏博的牙兵牙将们尚且信服的一面大旗；嘉诚公主也有着很高的政治素养，懂得用利益与赏赐，恩威并施地管理魏博的军队与人口。年幼的田季安也因此得以在新的位子上站稳了脚跟。

几年过去了，时间已不再是贞元年间，年号变成了元和，金銮殿上的皇帝，已经是嘉诚公主的侄孙了。年迈的嘉诚公主终于油尽灯枯，死在了远离家乡的魏博。她和许多生在帝王家的女儿们一样，把余生都倾注在了大唐的政治工作中。后世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为什么她与田绪没有儿女？是夫妻关系不谐，还是田绪根本不在乎她，只是在乎自己娶到了一位公主而已？

这些对于田季安已经不重要了，嘉诚公主离世了，这意味着，从此他可以独立执掌魏博的大权了。

藩镇自有藩镇的难处。河朔藩镇的节度使们靠着手中强兵悍将们的支持，僭居藩帅之位，也就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苦果。过去，藩帅都由中央朝廷任命，选拔、考核、奖惩、轮换，一切都有朝廷的章法。可如今河朔藩镇的士兵和军将们可以不顾朝廷的诏令，自己推举拥戴出自己的节度使来，若是节度使的做法不合他们的心意，那也会毫无顾忌地把节度使推翻，再拥立新的藩帅。代宗、德宗以来，不管是魏博、成德、幽州，还是淮西，士兵哗变、军将兵变的事情都是此起彼伏。

面对偌大一个魏博，田季安也不免心有惴惴。后人言，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大抵是这个意思。失去了公主的倚仗，田季安只能用恐惧来威慑、压制住桀骜不驯的手下们。此后的几年里，田季安变得暴躁酷烈，残忍好杀，但凡有人挑战他的权威，田季安就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加以惩罚。节度使亲卫的牙兵，始终是田季安最警惕的一帮人，所以田季安始终猜忌打压着衙内兵马使田兴，尽管田兴并没有什么大错。

至于午夜梦回时是否有恐惧的噩梦在作祟，这些都不得而知了。田季安的噩梦不止来自内部，还来自唐廷越来越积极稳健的削藩步伐。

自新皇帝李纯继位以来，唐廷开始改变德宗时期对藩镇的姑息政策。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廷先后平定了剑南的刘辟、夏绥的杨惠琳、浙西的李錡等数个公然对立的藩镇，一时间威望大涨。这让田季安愈发地担忧起自己和魏博的未来。

天下藩镇无数，可这么多年来，真正把自己搞成半独立小王国，并且遵循所谓的“河朔故事”，将节度使的职位在父子兄弟间相互继承的，除了淮西、淄青，就只有魏博、成德、幽州等几个河朔藩镇了。经过这些年唐廷的苦心经营，已经把其余大多数藩镇都纳入了新的管理秩序之中。等到大唐恢复了元气，区区河朔的几个藩镇，如何能对抗得了整个大唐？过去，河朔藩镇之所以能和唐廷斗得有来有回，倚仗的是安史之乱以来身经百战的河朔精兵。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河朔精兵都已经老去，而新一代河朔兵，战斗力明显不如上一代那般强悍。河朔藩镇的优势渐渐不复存在。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前任节度使王武俊之子）死了，王士真的儿子王承宗自封为节度留后，并请求唐廷认可他继承成德。一开始，意图结束藩镇割据局面的皇帝李纯并不愿意认可王承宗，他不想再接受河朔藩镇父死子继的这种惯例了，他想要将河朔藩镇重新收回朝廷的掌控中。但是经过成德反复的斡旋，唐廷终于同意王承宗担任新的成德节度使，只要王承宗愿意让出德州、棣州。这个消息传到田季安耳朵里，让他更为忧虑。

自从上一次河朔大战以来，成德这个藩镇只剩下五个州，如今王承宗为了继承父亲的位置，居然愿意再让出两个州来换取唐廷的认可。这让魏博情何以堪？第一，德州、棣州就在魏博的东北侧后，这两个州回归唐廷，那就等于将来让魏博前后两边都受到唐廷的军事威胁；第二，田季安这几年沉湎酒色，身体已经掏空了，要是有一天发生什么不测，那魏博也一样需要唐廷来认可田季安的儿子继承藩帅之位，到那时候，难道魏博也要割让出两个州，才能把这笔买卖做成？

所以，田季安千方百计地阻挠、挑拨，终于成功离间了王承宗，让王承宗扣押了朝廷新任命的德、棣二州观察使。同时，田季安还故意阻留唐廷派往成德的中使（即宦官），进一步扩大了唐廷与成德之间的误会。堂堂朝廷命官被王承宗扣押，这一点唐廷如何能忍？于是唐廷与成德关系破裂，随后决定讨伐王承宗。河朔的战争，终于再度爆发了。

田季安其实低估了唐廷削藩的意志，没想到新皇帝李纯竟然如此坚决地下令进军河朔，讨伐成德。听闻皇帝任命宦官吐突承璀率领神策军杀来，田季安召集众将士道：“朝廷官军二十五年没有跨过黄河了。如今魏博与成德唇齿相依，你们说，应当如何做？”众将齐声应和，决意站在成德一边，与唐廷相对抗。田季安后来又转念一想，才发现不对：魏博在成德的南边，要是和朝廷官军打起来，那魏博就首当其冲，变成“抗唐前线”了。田季安是何等精明之人，自然一点便宜、一点好处都要占，他开始转而兴致勃勃地与唐廷合作，还率兵象征性地攻占了堂阳县，以表示自己全力进攻王承宗。

元和年间第一次讨伐成德的战役，最终因为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出师不利，王承宗上表归顺而告终，唐廷与成德之间达成了新的妥协。而田季安也依靠着讨伐成德的“战功”，加封为太子太保。

这是典型的“魏博式智谋”，道义、名位，都成了田季安手上待价而沽的筹码，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魏博的利益以及河朔藩镇的独立。此刻田承嗣、田悦、田绪仿佛在田季安身上灵魂附体了。

如果假以时日，田季安将会成为阻挡唐廷收复河朔的狠辣对手。然而不仅是唐廷，就连老天也想要收了此人。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三十二岁的田季安病情忽然加重，已经到了时日无多的境地。

看着自己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田季安也许想到了自己年幼时从父亲手中继承魏博的样子，只是那时的自己，尚有嘉诚公主的帮助。如今田季安要是死了，又有谁来帮助年幼的田怀谏呢？田季安之妻元氏，虽然有着河北大族的背景，却远远比不上嘉诚公主的力量。临终时的田季安为了给儿子继位铺路，除掉了不少实权派将领，甚至一度想要除掉田氏族兄弟、衙内兵马使田兴。可田季安最终没有杀田兴，也许他也意识到，他再怎么也无法改变未来。田怀谏继位后，定然会面临主少国疑、魏博兵将最终哗变夺权的命运。

田季安终于死了，而他的死亡，也会给魏博以及天下的局势，带来无穷的变数。

田怀谏在母亲元氏夫人的支持下继承魏博之后，将田季安的死讯上报唐廷，请求朝廷对自己的认可。对于魏博的奏表，朝廷久久没有任何回应，保持着令田怀谏母子感到恐惧的沉默。

没有朝廷官方出具的任命书，田怀谏根本难以服众。偌大的魏博，暗藏着重重的杀机，不管是田怀谏还是元氏夫人都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他们只能找到之前被田季安打压在冷板凳上的田兴，请他出来坐镇军中；同时，节度使府内部的事务则依靠家中仆从蒋士则，由他来提意见并决断军政要事。

但军中这些大佬们都是桀骜不驯的悍将。区区一个家仆，想跳出来调动军中诸将，引起了全军上下的愤怒。对家仆蒋士则的愤怒，逐渐演变成了对田怀谏这个黄口小儿的怒火。

匹夫之怒，流血三尺。当年田季安最恐惧的噩梦终于在此时成了现实——节度使亲卫的牙兵，哗变了！

牙兵们围聚到兵马使田兴的身旁，向田兴拜倒，请求他出任魏博节度留后。随后，在士兵们的簇拥下，田兴入主节度使府衙，斩杀蒋士则等十余人，并将田怀谏安置到了外地，不久之后，又将田怀谏送往长安。田怀谏在长安也算是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还获封为右监门卫，有编制、有俸禄，平平安安度过了一生。

田兴虽然是田氏族人，但并没有田承嗣的血脉，他的家学渊源，全然不像田承嗣以来的魏博节度使。田兴是儒将，自幼爱读儒书，向往着能像古往今来的忠臣良将一样“出将入相”。他精通兵法，善于骑射，作战勇猛，又知礼仪，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也深知河朔藩镇动辄兵变的原因，所以更加希望能借助朝廷的力量稳固魏博的军心民心。

这一年，田兴上表朝廷，表示愿意归顺，魏博将遵守朝廷法令，由朝廷委任魏博的官吏，并向朝廷缴纳法定赋税。唐廷封田兴为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魏博节度使，并赐名为“田弘正”。田弘正接到诏书之后，感动得流下泪来。

不久，魏博迎来了一个叫裴度的使者，宣布解说朝廷旨意。田弘正又请裴度遍行魏博所属的各郡，传达天子的旨意。消息所到之处，整个魏博都为之欢呼雀跃。

而这也是中兴名臣裴度的第一次亮相，此后他将反复出现在元和年间的故事中。

田弘正的归附，不是像以往田承嗣、田悦那样形式上做个样子，而是全面接受中央朝廷的行政管理。朝廷向魏博征税，施行大唐律法，任命地方官员，除了军权之外，朝廷全都管上了。这让唐廷又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意味着在河北拥有了一个桥头堡，威慑着成德、淄青、幽州，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天下承平，朝廷在当年王叔文等人的改革道路上继续整顿财政，减少各地方政府的供奉，并由皇室内库供应财政军需；同时改革盐法，将盐利收入纳入朝廷财政，逐渐盘活了贞元末年一塌糊涂的财政局面，让大唐重新有了兵强国富的局面。除了成德、幽州、淄青、淮西，大唐境内基本已无割据势力，正是大唐自安史之乱以来局面最好的时候。

到了这个阶段，下一步计划也就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那就是打击割据的藩镇，重新统一天下！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在巴蜀坐镇了七年的武元衡被召回长安，担任新的宰相。武元衡是当年李纯在东宫时的老师，虽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武元衡的观点、态度，都给当年还是太子的李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相比于原来的宰相李吉甫、李絳，武元衡更加强硬，更懂得权谋机变，也更加主战。从魏博归来后已经成为中书舍人的裴度，也是武元衡的老部下了，李吉甫去世后，皇帝将军事工作全面交给武元衡，武元衡便和裴度一起，开启了雄心勃勃的施政方略。如今所需要的，就只剩一个恰当的时机了。时机一到，就是向淄青、淮西、成德这些半独立藩镇开炮的时候。

一年之后，时机终于来了。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逝，其子吴元济隐瞒丧事，自己掌握军政之权，拒绝迎接唐廷派来的敕使，并派兵守住淮西的各路要道，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公开挑衅唐廷的权威。

自当年李希烈叛乱称帝以来，淮西已经割据了三十年。淮西位于河南的中原腹地，紧邻大运河的运输要道，只要一日仍被割据，就会对朝廷的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威胁。

所以，从天子到朝臣，商议之后都下定了决心，要讨伐淮西，彻底抹去这一片割据的领土。

九月，唐廷下令发动十六道大军，共计九万人，兵分数路，征讨淮西。一场波澜壮阔的平定藩镇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震惊！大唐宰相！当街被砍死！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三日，拂晓，残月未坠，晓星在天。长安城的街巷里一片黑沉沉的，宰相武元衡整装出门，准备早朝。

讨伐淮西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但战事进行到现在，并不十分顺利。武元衡坐镇朝廷中枢，虽然收到了从淮西送来的一封封捷报，报告各路官军在某时某地打了胜仗，但武元衡看得出来，这些战报都是因为要报功而进行了特意的粉饰。淮西的形势并不好，几路官军正在淮西的边缘州县与吴元济的部队胶着，打得十分艰难。武元衡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而与淮西吴元济交好的成德、淄青等藩镇也在努力鼓动朝中主和派为淮西声援，要求皇帝撤军。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甚至不惜亲自派出他所豢养的刺客，破坏唐廷的战略设施，以阻碍官军行进。不久之前，河阴转运院急报，说几十名刺客假扮盗贼，突袭了他们的军粮物资中转站，杀伤十余人后，纵火焚烧，烧毁了两万斛军粮、三十余万缗匹钱帛，关辅震动，恐慌情绪蔓延朝野。

武元衡这次上朝便是要与天子商议淮西的战事。在藩镇重金请到的说客的反复工作之下，朝中不少人开始主张与淮西讲和，这些情况让天子十分犹豫。武元衡知道问题的紧迫性，所以必须尽早前往宫中，向天子陈说利害，坚定天子平叛的决心。

他与扈从们骑马出了宅院，从靖安坊的东门而出，随从挑灯前引，照亮窄窄一方前路，武元衡骑在马上，抬头望着空旷无人的街坊。只见整片街坊都静默着，沉睡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不错！如今的时局，正如这黎明前最后的黑夜，虽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只要坚持住，忍耐住，随后就会迎来破晓的黎明！而他武元衡也会和同伴们一起，扶助天子，冲破这层黑暗的夜幕，重新将光明照彻整个大唐！

忽然，前方隐约人影晃动，一个声音大叫道：“灭烛！”黑暗中只听瑟瑟连声，那是羽箭破空的声音！几支利箭射来，扈从队伍前方几人应声而倒。

“有刺客！”引路的导骑高声喊道，随后便被一支羽箭射中，坠下马来。此时夜色浓稠如墨，扈从们只能感觉到四处射来的羽箭，却看不清贼人的藏身之处。情急之下，他们灭掉探路的灯烛，结成防御队形，护在武元衡四周。但这些贼人显然训练有素，身手娴熟，而且蓄谋已久。他们潜伏在四周最有利的地形，只等武元衡一行到来。此刻他们没有急于出击，而是像老猎人对待猎物一样，耐心地射出箭矢，等待猎物流干自己的血液。

夜幕之下，只有箭矢从四处射来，武元衡的耳边尽是扈从们的惨叫和呻吟。终于，队伍崩溃了，扈从们惨叫着四散逃走。

此时，武元衡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冲出刺客的包围。他只有从这个包围圈里冲出去，才能找到巡城的金吾卫。想到这里，武元衡立刻一拍马背，伏鞍疾驰。耳边只听见羽箭擦身而过，武元衡骑在马上行出几步，羽箭射中了他的肩膀。武元衡虽然吃痛，但还想继续前

进，可前方黑暗的树荫中跳出几个人影，一棍子打中了武元衡的大腿，径来牵夺马缰。复又行出数十步，贼人们终于止住了马匹前进的步伐。

“吾乃大唐宰相，尔等何敢造次！”武元衡厉声喝道，他自知今天自己的不测之祸在所难免，但就算如此，他也绝不会丢弃自己的尊严。武元衡当然会叹惋自己的一腔壮志尚未实现，但他知道，纵然死在今日，也必定会有其他人来继承他的意志。

可此时回应他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刺客们手中寒光一闪，锋利的刀尖插进了武元衡的胸口。

大唐宰相武元衡，竟以这种最为惨烈的方式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刺客斩杀于街头。刺客们割下武元衡的头颅后离去。

随后在通化坊外，这批贼人又刺杀了上朝路上的御史中丞裴度。裴度毕竟不是宰相，上朝的扈从不如武元衡这么多，刺客们有恃无恐地等在朱雀门外的御街旁，目标一现身，刺客便突然冲到裴度面前，当先一刀砍在裴度的脑门上。裴度被当头坎翻，跌倒在朱雀门御街旁的漕渠边。幸好裴度的毡帽厚实，这一刀伤得虽重，却没有致命。刺客发现裴度没死，正要上前补刀的时候，一旁的仆从王义反应过来，一把从背后抱住刺客，大声呼救。对这种毫无伤害度可言的阻拦，刺客根本不放在眼里，任由王义呼叫，拖着他的身体继续向前。这群刺客的目标只有裴度，不致他死命绝不收工。

这时东方已经现出了鱼肚白，御街之上巡查人逐渐多起来，终于有一队金吾卫听到呼叫，赶了过来。刺客见有人赶来，不敢恋战，抛下倒在河边血泊中的裴度，决定撤退。而王义仍旧兀自抱住刺客不放，刺客手起刀落，一刀砍下王义的手臂，迅速撤离了现场。

两位朝廷重臣同时遇刺，宰相竟被当街残忍杀害，这是亘古未有的暴行。天子李纯震惊不已，下令彻查，同时指示金吾卫加强防卫，宰相外出之时，要有一队金吾卫骑士随行护卫。所过之处，金吾卫骑士全程都要扣紧弓弦，亮出兵刃，排列成战斗队形，警惕沿途的一切风吹草动。

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整个长安一时间阴云密布，全都陷入恐惧之中。宰相级别的官员尚有金吾卫保护，寻常的大臣们却没有保镖。普通朝臣们全都担心着自己的人身安危，上朝犹如上刑，不到天亮，万万不敢出门。武元衡遇刺之后的那次朝会，天子登殿等候了许久，依旧有许多朝臣缺席。

尽管如此，缉凶工作却迟迟没有进展。

原来在武元衡、裴度遇刺之后不久，金吾卫衙门、京兆府衙以及长安、万年两县县衙都收到了神秘的字条，上面写着：“胆敢查案，先杀尔等！”负责捉拿刺客的不良人（捕快）毕竟都是有妻儿老小的人，他们震骇于刺客的残忍手段，均不敢急着去搜捕贼人。

就这样，街道上武元衡、裴度的血迹被洗去了，刺客消失在长安城茫茫的人海里，连同他们留在现场的蛛丝马迹也一并消失了。刑案侦破的黄金时间就这样错失在京兆府不良人们瞻前顾后的犹豫之中。

其实，侦破这两起案件，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长安城虽大，但真正有作案动机去刺杀武

元衡、裴度这两位朝廷重臣的人却也不多。武元衡、裴度都是行事端方的君子，他们在朝中并没有多少政敌，想要置他们于死地的政敌就更少了。数起来，恐怕只有两拨人：其一，是王叔文的余党。武元衡当初与王叔文一党对立，前不久还建议天子把正准备从边地召回长安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贬谪到了更远的地区。但朝中之人也知道，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同样是端正的君子，虽然他们喜欢写诗文讥刺宰相的施政，但这些都是不违背儒家教条的君子之举，断不可能做出行刺宰相这种狂悖之举。

所以，凶手只可能来自于第二拨人——藩镇。不论是武元衡还是裴度，都是坚决削藩的朝廷“鹰派”。这段时间武元衡等人对淮西的战争，必定让那些割据藩镇陷入了极度恐慌，以至于连刺杀宰相的事情都做得出。

不过问题来了，作案人来自何处藩镇？是淮西，淄青，还是成德？

而且还有另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要是真的查出罪魁祸首是某个藩镇，朝廷又当如何反应？难道还要派不良人去戒备重重的藩镇，将主犯抓来长安吗？要知道，朝廷在淮西打得并不顺利，朝中的主和派已经颇有微词了。如今刺客们专门盯着朝中的主战派下手，武元衡已死，裴度重伤，谁又能保证下一个出头的主战派不会被行刺呢？

可是纵然如此，便要放任凶手逍遥法外吗？

一名叫作白居易的谏官上书，主张严缉凶手，却被朝臣们视为异类。文武百官害怕了，害怕因为说错话触怒凶手背后的势力，而成为下一个被刺杀之人。

目睹长安城人人噤声，不敢言战，兵部侍郎许孟容有些气不过。他从来不隐瞒自己是主战派，要是在刺客们营造的白色恐怖之下便怕了，如何对得起昔日领导武元衡的栽培？他前去求见天子，泣告道：“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盗贼却迟迟未能落网的事情，此乃朝廷之耻啊！”许孟容还去中书省的宰相们那里哭了一场，请求中书省申奏起用御史中丞裴度为宰相，全面搜索贼人的同伙，查清他们为恶的根源。

宰相们看着泪流满面的许孟容，纷纷沉默了，但是有一团火正在他们的胸中蓄积着。

在许孟容的鼓动之下，复仇的火焰终于点了起来。

天子李纯在这段时间保持着沉默，他在静静地等待朝中人心的凝聚。这些天里，夜深人静之时，李纯未尝没有为武元衡流泪。武元衡是他当年的老师，虽然一起在东宫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武元衡却帮助他树立起了毕生的理想——去除奸佞（王叔文党人），攘除凶蛮（割据的藩镇），兴复大唐的伟业。武元衡的死差点让李纯动摇了，他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做事情之艰难。但是，李纯很快又坚定了自己的内心，决心为武元衡报仇。

敌人营造出的恐怖气氛吓不倒他，反倒让他在重重恶劣局面的重压之下历练了自己。李纯决定，决不妥协！绝不恐惧！就算刺客杀到大明宫来，他也绝不后退半步！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八日，武元衡遇刺的第五天，李纯再度下诏，令朝廷内外全力捉拿行刺的贼人。对将贼人拿获的人，奖赏钱一万缗，赐官五品！如有胆敢包庇隐藏的，诛杀全族！

凶徒如此狠辣，那便只有比他们更加狠辣！

于是，一场全城大搜捕终于展开了。这场搜捕不仅涵盖了全城百姓，还包括所有公卿大臣。连宰相出行路线这种隐秘的事情都已经被刺客们知晓，这说明公卿门阀中也有刺客们的内应。不良人敲开了那些门阀大族的宅第，对家中筑有夹壁、复屋等密室的公卿家宅都进行了反复搜索。

渐渐地，京兆府的视线锁定在了一处地方，那就是成德、淄青等藩镇的进奏院。

自玄宗朝开始，边镇逐渐在长安设立进奏院，也就是藩镇的驻京办事处。这些进奏院表面上负责为藩镇节度使传报奏疏，与朝廷交流信息，实际上背地里做着许多隐秘的勾当。进奏院的官吏们平时重金贿赂朝中官员，把他们笼络成藩镇结交的对象，好让他们在朝中成为藩镇的喉舌。同时还刺探情报，只要朝中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秘密的消息就会以最快的速度传报到各自的藩镇之中。这次的行刺案，虽然没有查到刺客的踪迹，但重重线索全都指向了进奏院。不良人们发现，不止一家进奏院在打探朝中宰相的行踪、言谈、举止。仅一个武元衡宅邸，就有不少家丁、仆人被成德、淄青等藩镇的进奏院收买了。

而进一步排查进奏院近期的可疑人等后，京兆府发现了一群极为可疑之人。成德进奏院中的一批成德军人，为首的叫作张晏，最近他带着几个成德士卒横行于长安城，行为无礼，举止无状。神策军的将军王士则等人告发王承宗派遣张晏等人杀害武元衡，随后长安不良人捉拿住张晏等八人。天子特别下令，让京兆府和御史台组成专案调查组，审讯这群成德军人。

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是否是宰相行刺案的背后主谋？这一点目前尚不能断定，因为张晏等人的行踪与武元衡行刺事件的经过并不重合。但成德是幕后黑手这个结论，无疑是李纯所需要的。当初讨伐成德的战争不了了之，一直都是李纯的心结。这几年王承宗愈发地骄横跋扈，还毫无礼貌地要求唐廷停止进攻淮西，李纯对此早就心中不满了。

六月二十三日，李纯在朝会上将王承宗三封语气不逊的奏章公之于众，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王承宗对武元衡的诋毁，商议如何给王承宗定罪。武元衡曾在死前痛斥过王承宗派来的使者，这是王承宗的作案动机；张晏等人被抓获，这是作案证据，动机与证据俱在，为行刺案定下了调子。几天之后，在专案组的刑讯之下，张晏等人终于招供，承认是他们杀害了武元衡。

要将王承宗定罪，这件事情让朝中不少人颇有微词。朝廷与淮西交战正酣，不少人认为应当稳住成德、淄青等藩镇。一些朝臣甚至还建议暂时罢免正在养伤的裴度，以便让成德的王承宗、淄青的李师道放下心来。

其实，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裴度如今伤势很重，时值盛夏，伤口不易愈合，又不幸化脓感染，半条命已经没了。不如暂且让裴度休息，同时稳住成德、淄青，先解决淮西的战事。但李纯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理当如此的问题，是绝不可以妥协的问题。他少有地动怒了，斥责道：“倘若免除裴度的官职，那就会让邪恶的阴谋得逞，朝廷不再有法度可言。我任用裴度一个人，足够打败王承宗和李师道两个人！”几天后，在李纯坚决的意志之下，裴度被启用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进入了宰相班子。

这个任命，足以向天下展示李纯坚决的意志。

裴度当即带伤入朝奏对，提出继续讨平淮西的建议。李纯当即同意，将军事事务全权交给裴度，加紧对淮西吴元济的征讨，并特许裴度在家办公，与朝臣商议政事。

几天之后，唐廷斩杀张晏等五人，同时还处斩了包括成德进奏院官员在内的十四名同伙。随后下诏数说王承宗的罪行，取缔成德进奏院，不再让他入朝进贡，并要求王承宗主动投案，否则朝廷将择日发动战争，攻打成德。

这场宰相行刺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结案了。然而在长安不为人知的一个角落，真正的刺客却蛰伏数日，等风头一过便逃亡而去。

恐袭洛阳城

武元衡遇刺的两个个月后，在洛阳城，东都留守吕元膺收到了一份密报。

密报来自于洛阳城中的淄青节度使留后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洛阳设了这处别院，名为向唐廷示好，实为做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来自淄青形形色色的人马杂乱地往来于此处，洛阳城的官吏们向来不敢责问。这一次，唐廷安插在淄青别院的卧底冒死将绝密信息送到了吕元膺这里，报告说：李师道在这处留后院秘密集中了上百匪徒，准备趁着洛阳城防守空虚之际起事，放火焚烧洛阳宫，然后纵兵劫掠。

吕元膺的震惊非同小可。前几日，淮西兵马逼近洛阳，吕元膺派遣洛阳驻军全部屯驻在了南边的门户伊阙，要是淄青的人马发动兵变，洛阳根本无法守备。十万火急之际，吕元膺连忙追回屯驻伊阙的兵马，前去包围淄青的留后院。

上百人被上千人围捕，淄青留后院中的这批悍匪竟然全无惧色。他们都是李师道招募的高手，径直从重重围困中杀出，冲出留后院，一路出了洛阳城南的长夏门，躲入了城外的大山之中。官军尾随他们入山，但这群悍匪似乎极为熟悉山中地形，专门往深山老林里钻，不一会儿就没影了。吕元膺只得悬出重赏，捉拿匪徒。

就在吕元膺以为追丢了这批重要人犯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洛阳城南，从龙门开始，都是连绵的高山深林。穷山恶水出刁民，这里的山民不从事农业，平时靠打猎维持生计，偶尔打劫一下过路的旅人，是以人人矫捷勇猛，被称为“山棚”。一日，有个山棚被不明身份的匪徒抢了猎物。这山棚当时就不干了，从来都是他们打劫别人，哪能让别人打劫自己？当即纠集了一帮同伴前去报仇，又听说官府悬赏，所以主动报案，带领官军进山。就在官军与山棚们的联手之下，这帮悍匪被重重包围在山谷之中，终于被一网打尽，全数抓获。

吕元膺派人审讯，找到了领头之人，他惊讶地发现这帮匪徒的首领，竟然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和尚——嵩山中岳寺僧人圆净。这僧人邪性得很，八十岁了还身板强壮，在卫兵的喝令之下，依旧倔强地不肯跪下。卫兵用棍子猛打他的小腿，圆净却纹丝不动，毫不在意。

只见圆净冷笑着骂道：“鼠辈，连人的小腿都折不断，敢称健儿么？”说着蹲下身子，挑衅似的给卫兵做示范，只见他双手对着自己的腿一折，喀嚓一声，折断了自己的小腿。

这样的场面，人们看傻了，吕元膺猛拍桌子，喝令让人再审问下去。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审问，竟然牵扯出了一连串更大的阴谋。

原来，圆净曾经是史思明部下的骁将，有着万夫不当之勇，因史思明败亡，躲到了洛阳附近的嵩山做和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上位后，听说了圆净名号，便专门和他取得了联系。圆净随即献计，在这片山区招募山棚与好汉，建立“敌后根据地”。李师道也是有野心之人，大笔一挥，批给圆净一千万钱帛，让他招兵买马。于是，圆净以寺院为幌子，接纳了远近几个县的法外之徒、山中悍民，队伍已经达到了数千人。他们蛰伏在山中，只等时机

一到，便让人在洛阳起事。

洛阳城中淄青留后院里的上百匪徒，只是圆净整个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届时留后院中的匪徒在城里发动，圆净也同时在山中点火为号，到时纠结起所有好汉，一起与洛阳城中的匪徒来个里应外合，将洛阳端个底朝天。

吕元膺知晓了整个阴谋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事情实在太惊险了，要不是他提前接到情报将淄青留后院端了的话，圆净带着绿林好汉一起杀来，洛阳地区原本就十分薄弱的防御极有可能被直接击穿。到时候淮西的吴元济与淄青的李师道两边夹击，东都洛阳就有陷落的可能。

好在事情被吕元膺提前侦得，随后连忙进行了全境大搜捕。搜捕越是深入，吕元膺越是寒心——被圆净招徕的，不止是藏在山中的绿林好汉，连整个洛阳的防御体系竟然都已经被李师道派来的间谍给侵蚀了，吕元膺的留守府中都有两名防御将被收买，接受了李师道的册封。要是李师道突然发难，后果不堪设想。非常之时，只能行非常之事，吕元膺以铁腕施以行动，将这些党羽全部诛杀。

临刑问斩之际，圆净依旧面不改色，反而狂暴大笑，高声道：“只恨竖子误我大事，不能亲手血屠洛城！”

端掉淄青在洛阳的黑暗网络之后，吕元膺还收获了另一个情报：武元衡的刺杀案，竟然也是李师道策划的，为的就是杀武元衡以儆效尤，让未来的宰相们再也不敢为天子筹划平藩，只敢劝天子罢兵休战。只是李师道低估了人心，他以为每个人都趋利避害，只求自保，却没想到，武元衡的死反倒激发了朝廷上下平叛的决心。如今整个朝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团结、坚决。

武元衡遇刺案的主谋其实是李师道的消息传至长安，李纯看着吕元膺的奏表，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近期以来，藩镇骄横强暴，未尽人臣之礼，尚且还有可以容贷的地方。但李师道图谋屠杀东都，焚烧宫殿，悖乱忤逆，格外严重，不能够不加诛讨！”吕元膺的奏表上这样说道。

对吕元膺的看法，李纯深以为然。但朝廷如今正在与淮西的吴元济交战，还刚刚与成德的王承宗决裂，要是再多加一个李师道，又该如何应对？

这个时候，李纯忽然理解了他的祖父德宗皇帝。小时候，祖父常常抱着李纯玩耍，李纯童言无忌，甚至说出自己是“第三天子”的话来，祖父却笑着不加责罚。长大以后，李纯看到祖父的政策处处对藩镇姑息养奸，朝政晦暗不明，心里未尝没有埋怨过祖父，他觉得要是自己坐在祖父的位子上，应该能做得更好。

此时的局势，恰如三十年前泾原之变时的景象。当年的祖父德宗仍是个理想主义者，河朔大战时，淮西的李希烈反了，德宗二话不说派出军队前往淮西平叛，结果泾原兵变，大好局势全面崩盘。当时若是由李纯做决定，他能做得更好么？高处不胜寒，他的每一个决定都牵涉天下大势，而每个决定要真的下定决心，却又一个比一个艰难。

李纯最终没有对李师道再加追究，他不能再犯和建中年间一样的错误了。他要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在淮西与成德的战场上。

自唐廷与王承宗断绝关系以来，开始了艰难的两线作战。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春，唐廷下令，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兵力达到十余万人。但这些兵马互不统属，全都各自作战，还包括了幽州这样的割据藩镇。不少参与进剿成德的藩镇，只图朝廷为了激励各镇出兵而赏赐的“出界粮”。比如幽州节度使刘总，只率领兵马走出本道疆境五里地，便停留下来，从此屯兵驻扎，不肯前进，每月坐收朝廷发来的十五万贯经费。朝廷的经费飞速地消耗着，但六路藩镇军始终迁延不进，讨伐战争停滞不前。

另一边，十六路大军围剿淮西两年，同样依旧只能在淮西的外围周旋。

和成德战场不同的是，淮西战场是有统帅的，然而淮西诸军都统连换了两任，表现都如同饭桶。

第一任淮西都统，是据说曾在河东立过很多功劳的严绶。可严绶到任后的表现却不如人意，没有想着积极进军，反而把精力全都放在搞好各路大军的关系上。朝廷预留下的大把经费、物资、库存，全都被严绶迅速花光，用来赏赐将士或是打点监军的宦官。这样的表现连裴度都看不下去了，屡屡斥责严绶治军无能。

其实，严绶确实有他的难处。他掌握着襄、邓、唐、随、均、房、郢、复八州兵众，实际上每个州派出的兵力都不多，加起来只有一万多人，而且还分别隶属于不同藩镇。所以严绶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处理军队内部的派系问题，把军队糅合成一团。如果这件事情不做好就贸然出击的话，大军才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唐廷随后换了第二任淮西都统，由宰相韩弘亲自坐镇。都说如此要职应派虎将来坐镇，不派一虎也应派一条鹰犬来把门，如今却派了一只猪去。韩弘有猪一般的精明，也有猪一般的贪婪。他喜欢独断专行，一路猪突，确实镇住了各路大军，但他的心思却用在借助敌军巩固自己的地位上，不愿意迅速平定淮西。此后官军与淮西军长期相持，军纪渐渐地涣散起来，各路将领消极怠工，打了胜仗凭空夸大杀伤俘获的数额，打了败仗便将实情隐瞒下来。官军字面上不知杀伤了多少万敌军，要真像报告里说的那样，淮西军早就不知被干翻多少次了。

这些战报就像牛皮一样，被吹得越来越大。牛皮越大，越接近吹破的一天。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被淮西军大败于铁城，几乎全军覆没。这封战报传到长安，满朝震惊。朝臣们这才知道淮西的战事已经糟糕成了这个样子。宰相李逢吉等人开始向李纯建议，劝说罢兵休战。

金銮殿里议政，大部分宰相都支持休战，依旧主张继续战争的，只有裴度一人。

纵然宰相中没有一人支持，那又如何？李纯坚决地回应道：“难道仅仅因为一个将领失利了，便忙着商议停止用兵吗？”

唐邓地区是进攻淮西的重要基地，高霞寓因兵败被免职后，新任节度使袁滋更加消极怠

战，私下里甚至向吴元济求和，约定“互不侵犯”。事情后来自然被唐廷知晓，袁滋也不宜再担任唐邓节度使了。

可如今形势下，又有谁能担任这个要职呢？

正当李纯发愁的时候，太子詹事李愬上表，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到前线效力。

李愬是名将李晟的儿子，他履历表上的出彩之处，也许就只有“名将之子”这一条。说白了，李愬就是个官二代、将二代，这些年靠着父亲李晟的门荫，一步步当上了高官。这次他请缨出战，一看就知道，这位二代子弟是想要借机刷履历，谋求更高的晋升。一向主张议和的宰相李逢吉满口赞同，力挺李愬就任唐邓节度使。

李纯知道李愬的为人。在东宫时，李纯就与李愬有过交往，他们年龄相仿，李纯能感觉到李愬胸中的韬略，还有那一团熊熊烈火——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人。

李纯于是立即下令，封李愬为唐邓节度使。希望他能给淮西战局带来新的改变。

然而淮西要破局，不仅仅在于唐邓这一个战区。战争一拖就拖了四年，根本的问题在于整个战争机制已经坏了。征讨淮西的各路大军士气低落，是因为指挥这些军队的同样也是藩镇，而这些藩镇都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想保存实力，根本不在乎战场是否能够取胜。

说到底，任命李愬只能解决“将”的问题；而要打破僵局，更要解决“帅”的问题。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天下因为战争到了国穷民疲的境地。物资转运使人们疲惫不堪，以至于部分百姓只好用驴来耕种田地。当李纯再次就平藩问题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李逢吉等宰相争相进言，说军中士气低落，财物消耗已尽，来来去去说到底，就是建议朝廷罢兵。他们说的都是实话，有理有据，无法辩驳。连一向力主迎战到底的裴度，也少落地沉默了。

李纯听完了其他宰相的意见，转而询问裴度。如果裴度此时对罢兵休战没有意见，就算李纯还想再坚持，也很难能够再继续坚持下去了。

所有宰相的目光集中在裴度身上。只见裴度沉吟片刻，抬起头来，答道：“臣请求亲自前往督战。”

语气平缓，一如往常，却掷地有声，语惊四座。

“裴卿真能为朕出行吗？”

“臣已经发誓，绝不与吴贼共生！”裴度答道，“朝廷确实困窘，但吴元济面临的形势更加窘困紧迫。各将领心不齐，不能够合力紧逼他，所以他始终没有降顺。如果臣亲自前往行营，各将领唯恐臣夺去他们的功劳，必定会争先进军破敌。”

多日愁眉不展的李纯终于展开了笑颜。君臣二人相视，爽朗的笑声响彻整个殿堂。

天下情势紧张，各地险象环生，换做是别的朝廷，也许真的会审时度势决心妥协了。可他

们是谁？是大唐的君臣！两百年前，秦王李世民率领唐军与王世充相持于虎牢，窦建德、萧铣势力虎视眈眈，一切形势都不利于初生的大唐。但李世民力排众议，坚决作战，终于一战擒获两王，名震天下，奠定不世伟业。这个故事流传至今，人人都耳熟能详。时至今日，换作李纯与裴度走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们一个是太宗的子孙，一个是功勋的后代，难道就不能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次热血一回？

第二天，李纯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代替韩弘统帅淮西全盘战事。

临行前，裴度求见李纯，作最后的辞行：“倘若吴贼覆灭，则臣不久便还朝面圣；倘若吴贼尚在，则臣定永不还朝！”

看着裴度，泪水从李纯的眼中夺眶而出。多事之秋，朝廷艰难，所幸有忠臣良将的支持，李纯也决定，战斗到底，向藩镇火力全开。

这年的八月，长安城已经入秋。李纯在通化门上，眺望着裴度离京出征的身影。东北方远处的广运潭上，上千士卒正在集结、转运，发往关东的战场。那是朝廷最后所能派出增援的神策军，李纯将他们作为裴度的亲卫兵，随行出征。

看着开往关东战场的平叛大军，李纯想起了幼年时跟随祖父仓皇出奔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三十多年过去了，泾原之变时的景象却依然历历在目。当年的泾原军也是在广运潭边忽然哗变，差点将大唐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此时此刻，是否也像彼时彼刻？

李纯已经打出了所有的牌，几乎没有为自己留下别的余地。他也曾担心过，也曾怀疑过，但此时他所能做的，只有继续坚定信念，并且为可能发生的一切预先做好准备。

为了重振大唐的目标，已经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李纯不知道在他这一代，是否真的可以成功。纵然这次他失败了，依旧有下一代、下下一代人接过薪火，为目标继续奋斗下去。

他早已被卷在时代的浪潮里，在汹涌的怒涛中艰难行进。有些事情，他无从抗拒，也有些事情，他避无可避。

雪·夜

刚刚进入唐邓军的军营，新任唐邓节度使李愬就意识到，这支军队几乎已经没救了。

一支军队与一群乌合之众的区别，战甲、军械都是其次，关键在于纪律和士气。有了纪律，士兵才能令行禁止，指哪打哪；有了士气，军队才能攻坚克难，无往不前。但遗憾的是，这两样东西，唐邓军一样也没有。李愬就任前，唐邓军屡战屡败，早就没了士气。上一任节度使袁滋在时，根本没想过要拿唐邓军去和淮西军硬拼，只靠着平时和淮西军拉拉关系、搞搞联谊，然后双方做个样子定时打上个一两场，就可以在战报上吹一吹打了几场胜仗。长此以往，唐邓军的战力每况愈下，就算是面对一帮乌合之众，唐邓军都未必是对手。

更糟糕的是，在松懈的纪律下，唐邓军中还混入了大量来自淮西的细作。军中有风吹草动，淮西那边甚至比李愬知道得还要快。

在这种情况下，厉行整肃军纪根本不可能，李愬也并没有打算这么做。他对出营来迎接的将佐们笑着说：“我这人没什么长处，向来柔儒，天子是知道的。所以派我来抚慰你们。至于部署出战，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唐邓将士们早就听说，新派来的节度使李愬是个没本事的官二代。这时见李愬如此，将士们惴惴不安的心总算是安顿了下来。

而军营中的细作们很快就把情报告诉了淮西藩镇，淮西人刚刚打败了唐邓两位节度使，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任主帅自然看不上眼。得到细作的情报，自然也同样安下心来。唐邓军依旧散漫混乱，唐邓将士与淮西的暗中勾结依旧来来往往，一切都如李愬所希望的那样，和平又照常地进行着。

李愬有一个秘密的大计划，那就是：擒贼先擒王！他要直取蔡州，捣平吴元济的老巢，彻底干净地解决淮西的问题。这个计划简单、明了，正如李愬的风格——不绕弯子，直奔主题。这么简单的计划，难道他的前任们没有想过？对面的淮西军将领没有想过？自然是想过的，但问题就在于，这个计划若是真的执行起来，难度非常大，所以根本没人认真地考虑这种可能。

就像是老鼠们都希望能在猫的脖子上安一个铃铛，这可能做到么？

其他人确实做不到，但是李愬想要试试。

首先，李愬需要一个合适的团队来执行他的战略意图。

如今的唐邓军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根本不符合李愬的预期。所以他需要人，真正能用得上的人。幸好李愬出身于将门世家，父亲李晟给他留下了一笔无形的财富。可以这么说，就算是李府的家丁，也是久经沙场老兵。早年间就跟随李愬的随从马少良、董少玠，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坚决执行李愬的命令。

但是这还不够，李愬需要更多的人。于是他就地招募，编练新军，号为“山河子弟”，从中选拔出一些好汉，培养成领兵之才。加上李愬从家里带来的随从们，一共十员骁将，号称“山河十将”，成为李愬麾下冲锋陷阵的骨干。除此之外，李愬还上表天子，请求朝廷增兵，为他派出真正能打的兵来。此时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调派的预备队了，但还是勒紧裤腰带，抽调了河东、泽潞、鄆坊三镇的两千精兵，归李愬全权指挥。

这已经是天子能给李愬的最大支持了，李愬也因此基本解决了兵力的问题。

其次，李愬还需要关于淮西最及时、最准确的情报，来帮助他制定行动计划。

这场军事行动要求准确的部署，以求一击必杀，摧毁淮西军的指挥中枢。这就要求李愬能够清楚地掌握行动范围内的地形地貌、河流村庄要塞防御、兵力部署等一切可能获得的情报，以保证最终的行动计划滴水不漏。但是要清楚地掌握这些情报，需要派出大量斥候与情报人员深入敌后侦察，而这势必会引起淮西军的警觉。

李愬不希望淮西军对自己的战略计划有一丁点的觉察，于是他使用另一个办法来达成目的——自己的斥候不能用，那就用敌人的斥候！

淮西与唐廷交战四年，其实也已经到了人困马乏的地步。间或有不少淮西兵溜了号，前来唐州归降，只为了求一口热饭吃。对这些降卒，李愬每一个都亲自召见，询问这些人所知道的淮西情形，大到淮西各城的兵力部署，小到降卒们来唐州这一路的路况，全都一一问清。李愬还取消了以往对接纳敌军细作者“一经发现杀全家”的旧规，下令厚待敌军细作，这个规定让抓获的细作更积极地向李愬报告淮西的情况。就这样，李愬对于淮西的内情愈发一清二楚。

对于俘虏、收降的淮西将领，李愬尤其重视。降将吴秀琳知道李愬有取蔡州的意图，便将淮西将李祐推荐给了他。李愬专门设计将李祐俘虏，并收为己用。从此之后，李愬便常常与李祐在夜深人静之时单独谋划，推演袭击蔡州的行军方略。

有人自然要质疑了，若完全依赖降兵降将们提供的信息，要是这些人有诈，故意欺骗唐军怎么办？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李愬并不担心，因为他手中的情报不是单凭某个降兵降将一张嘴里说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海量人员所提供的“大数据”，再经由李愬周密的信息甄别，分析判断之后，去伪存真，最终得到真正有价值的情报。

大数据从来不会骗人，这是真的。

经过和李祐的商议，李愬先后出兵攻取蔡州以西和西北的文城栅、马鞍山、路口栅、嵯峨山、冶炉城和西平等据点，与北线郾城一带的唐军兵势相接，连成一气。他还遣将攻克蔡州以南和西南的白狗、汶港和楚城诸城栅，切断了蔡州与申、光二州的联系。其主力进驻距蔡州仅六十五里的文城栅，建立了接近蔡州的奇袭基地。

光有兵马和情报，还不足以开始行动，李愬还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时机。

此时淮西军的主力大多在蔡州以北的洄曲（今河南漯河一带）的外围防线，吴元济自己带着少量兵力留守蔡州，正是偷袭的绝佳时机。李愬把行动的时间定在十月的冬天，那时天寒地冻，正是敌军松懈的时候。但还有一个问题：战机稍纵即逝，如何保证到时候仍然有

偷袭蔡州的机会？

机会不是等来的，而是争取来的。恰恰在此时，宰相裴度从长安来了，以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的身份，取代之前消极怠工的韩弘，成了淮西战场的新任统帅。李愬派遣心腹，前往裴度驻扎的郾城，将奇袭蔡州的计划全盘报告给了裴度，既是征求裴度的同意，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裴度则是一如既往地淡然：“用兵只有出奇才能制胜，请转告李将军，请他放心地干。”

虽然裴度与李愬相隔数百里，但是心中已经有了默契。不久之后，裴度下令出兵，在洄曲附近的沱口修筑城寨。洄曲的淮西军自然不能容忍官军在他们鼻子底下筑城，于是大举出击，双方爆发了激战。

后来李愬才知道，裴度当时也在战场之上，还差点遇到生命危险。那场战役远比想象中要激烈，是大将李光颜、田布（田弘正之子）拼死力战，才救得裴度安全。裴度几乎是把命搭进去在为李愬创造时机。

而淮西军的主力也被北线的裴度、李光颜牢牢吸引在了洄曲附近。李愬的机会，来了。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十日，大雪在淮西的上空纷纷扬扬地落下。在唐邓军驻扎的文成栅里，集结的军号忽然呜呜吹响。唐邓士卒一边抱怨一边走出帐来，心里暗自咒骂在这么一个鬼天气还要下令集合的指挥官。

李愬披挂铠甲，骑马出营，发出了急行军令。

前军，是主要由山河子弟和新募敢死之士组成的“突将”，由熟悉地形的降将李祐、李忠义率领，率先出发，作为前驱；中军，主要是李愬的亲卫牙兵，以及从河东、泽潞、鄆坊调来的精兵，由李愬亲自带领；后军，则是军纪散漫的唐邓兵，负责殿后。三军紧急准备，立刻开拔。

直到此时，士兵们还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全部指示只有两个字：东行！

寒冬之际，大雪扑面。大军急行六十里，前军突将早已拔去淮西的烽候及据点，军令干脆又残忍：不留一个活口。夜晚之际，大军抵达了张柴村，几年前官军攻打淮西最深入的那次，就是打到了这里，过了张柴村，就是官军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界。大军在张柴村稍事休整，喂饱士兵和马匹的肚子，同时军中严令不得生火，决不能让敌军探知到官军的行踪。

休整没多久，李愬便再次下令出发，依旧是向东行进。

诸将终于憋不住了，前面就是敌人的老巢，再往前不就是自投罗网么？将士全都到李愬面前，请求告知大军此行的目的地。

“入蔡州，取吴元济。”李愬回答。语气冰冷，如同此时的寒风。

诸将大惊失色。主帅莫不是疯了？这样恶劣的天气，匆匆忙忙强行军，连辎重都没准备，孤军去打敌军老巢？监军的宦官哭着说道：“这一定是降将李祐的阴谋！哄骗了主帅，要

把大军白白送给吴元济！”

李愬不答，径自骑上战马。望着监军宦官的眼神，仿佛在说：你不敢去自可留下，吹风赏雪可好。自裴度担任淮西统帅之后，已经从天子那里取得了批示，大军主将有决断之权，监军宦官不得阻碍。

此时此刻，昔日唐邓将士们眼中的这个二代子，已经一改往日满面的笑容，变得冰冷、肃杀、不怒自威。一时之间，没有人敢提出反对，只好跟着李愬继续前行。

在张柴村，李愬留了五百精锐驻守。因为这里是淮西主力部队从洄曲驰援蔡州的必经之地，若是真的不幸，让淮西军的主力部队赶了回来，这五百士兵将在张柴村据桥梁而抵抗，为李愬的大军争取最后的时间。

寒冷的雪夜里，狂风肆虐，旌旗刮裂，雪满战甲，不少人马一跌倒，再也不能爬起来，就这样冻死在路上。李愬看在眼里，但眼睛也不眨一下，继续往前突进。

这次出兵，从开拔时起便绝对保密，为的就是防止军中的淮西细作提前通风报信，以至于让蔡州城有防备。此时的暴风雪对官军的行进造成了阻碍，但却营造出了一个信息屏障，让军中的细作没有任何机会偷偷溜走，将信息传递出去。

唐邓将士们看着李愬威严的背影，又是恐惧，又是害怕，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主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他这是拿刀架在所有人的脖子上，进行着一个疯狂的计划。

雪，就这样越下越大。

黑夜，蔡州城静默在肆虐的风雪之中。

已经到了四更十分，正是人们睡得最熟的时候，连城头上戍守的兵卒都已经缩在墙角的温暖处，进入了梦乡。天快亮了，城外村落里的鸡开始第一声打鸣，鸭子、白鹅也开始跟着叫唤，这些声音伴随着呼啸的狂风，进入了城中之人阑珊的睡梦。

这里成为割据一方的法外之地，已经三十年了，城中之人相信，官军打不到这里，蔡州城绝对安全。

李愬的大军悄然抵达了城下，而城中无一人察觉。那些鸭叫、鹅叫也是李愬命人进入池塘中打出来的，为了掩盖大军行进时发出的噪音。李祐、李忠义在城墙上掘土为坎，率先登上城墙，身后的敢死队尾随而上。他们缓缓摸上城头，趁着守门的淮西士卒还在熟睡，一刀一刀地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只留下巡夜者，让他们照常击柝报更，以免惊动城中之人。

随即，李祐打开城门，大唐的官兵顺利进入了城中。随后，用同样的方法，官兵又迅速控制了蔡州内城。

而城中之人依旧在熟睡，雪落在他们的庭院里，发出静静的窸窣声。

天亮了，城中鸡鸣，大雪渐止，这一天将是一个晴天。

吴元济在熟睡中被仆人惊慌的声音叫醒：“主人，官军杀进来了！”

睡意阑珊的吴元济躺在床上，不怒反笑：“蠢才！不过是俘虏们越了狱吧！等天亮了，咱就把他们杀干净。”

不一会儿，又有仆从跑来急报：“主人，蔡州被攻占了！”

吴元济听得不耐烦了：“那准是我驻守外围防线的儿郎们领冬装来了，官军官军，自己人都不认得？”

这么一折腾，吴元济也睡意全无了，起身更衣之后，慢慢闲庭信步，走向外堂。这时，他所住的牙城之外忽然传来一个威严的号令声：“将军有令！”

“在！”大军齐声应喝，响彻整个蔡州，竟仿佛有千军万马。

“何等将军，如此威风？”吴元济这才开始恐惧起来，呢喃自语着。他登上牙城城墙一看，只见甲光映日，铁马嘶鸣，上万大唐官兵围在牙城前，骄傲地列阵以待。

吴元济大惊失色，却又束手无策。他在牙城中躲了一天一夜，只盼望着洄曲的董重质能火速回军救援。结果却等来了董重质带着洄曲精兵向李愬投降的消息。十月十二日，李愬下令官军对牙城发起总攻，迅速攻占了牙城的外门，并占领了军械库。而蔡州百姓也赶来为官军帮忙，抱着柴火堆在牙城下，准备烧城。吴元济这时才意识到大势已去，在城楼上向李愬跪下，随即出城投降。

割据了三十年的淮西，终于被大唐彻底收复！

高潮之后的反高潮

淮西平定，要犯吴元济被送往长安，整个京师沸腾了。

天子李纯亲自驾临兴安门接受俘虏，随后直接将吴元济带入宗庙。在父亲顺宗、祖父德宗的灵前，李纯将五花大绑的吴元济献上，随后，在宗庙的独柳下亲手将其斩杀，血祭列祖列宗的英灵。

先帝们夙夜兴昧想要完成的事情，终于在今日办到了。

李愬雪夜入蔡州，用一场干脆漂亮的大捷，震撼了所有割据的藩镇。

正在德州与魏博、河东军相持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听闻吴元济的下场，登时吓破了胆，连忙联系田弘正，请求割让德州、棣州，献地谢罪，还派了两个儿子跟着入朝做人质，归顺朝廷。王承宗从此提心吊胆地度日，生怕唐廷像攻袭蔡州一样端了他的恒州老家，终于在不久之后担忧而死，随后弟弟王承元上表朝廷，正式归附。

幽州节度使刘总也在部下们的劝说下上表朝廷，请求归附，从此不再遵循“河朔故事”，人事、财权、军队，一概归唐廷调度。

横海节度使程元振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全家族入京朝见，从此横海镇也归唐廷节制。唐廷采纳了新任横海节度使乌重胤的建议，将河朔藩镇的本镇兵权下放到州刺史一级，以扭转以往的藩镇节度使将兵权独揽在自己手中的情况，削弱藩镇权力。

困扰了大唐将近五十年的河朔割据问题，就此解决。

宰相刺杀案的主谋、曾策划围攻东都、策应淮西起兵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看到眼前的形势，也渐渐恐惧起来，一度想要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但是刚上表投诚不久，李师道又改了主意，重新反叛。李纯于是下令，调集魏博、宣武、义成、武宁、横海等藩镇大军集结讨伐。同时还将平定淮西的功臣李愬调任到了徐州，参加对李师道的围剿。大军压境之下，李师道下辖的十二个州早已经没有了战意，霎时间土崩瓦解。李师道自己也为部下都知兵马使刘悟所杀。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七月，淄青镇宣告平定，天下终于再度归于统一。

从安史之乱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大唐终于实现了第三次中兴！这六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涌上了潮头，又在时代面前被摔得粉碎，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新的尝试，到了李纯这里，终于完成了五代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然而这次唐廷重新统一，主要依靠的是军事的征服与威慑。在河朔藩镇们降顺的外表之下，节度使依旧掌握着整个藩镇的军权与财权，只要他们愿意，依旧可以发动叛乱，割据一方。要真正维护帝国的统一，李纯还需要找到在制度上约束藩镇的方法，防止他们重新成为祸乱的根源。此外，李纯还有一个更远大的计划，他还想要收复陇右、河西，重新恢复大唐西部的旧疆，然后西征吐蕃，威震西域，最终再造一个盛唐。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多，只是国家战争机器高强度地开动了五年，天下已经民生疲敝，太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了。

不仅是天下民生，连李纯自己的身体，也已经过度透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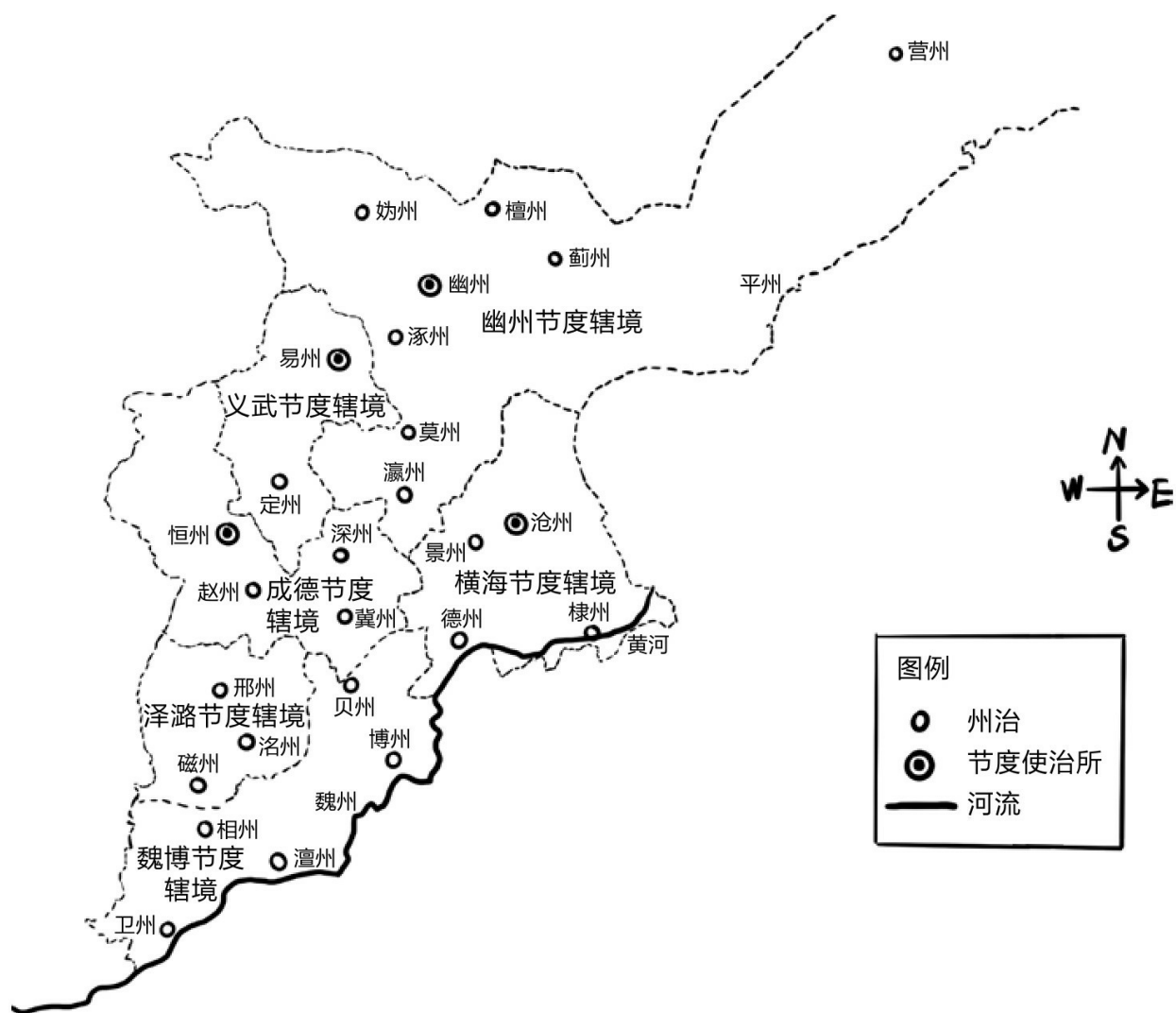
这几年，李纯常常不眠不休地理政，精力消耗极大，以至于他才四十多岁，身体就显现出了多种遗传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到了天下平定之后，李纯紧绷了许久的心情霎时间放松，病症也在这一时刻逐一爆发，并且愈演愈烈。

除了高祖、玄宗以及李纯的祖父德宗，大唐历代皇帝的寿命基本超不过六十岁，大多在五十岁上下时便因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而早逝，如同困扰在李唐皇室血脉中的诅咒。李纯自知无法对抗天命，但还想再活几年，让他在仅有的人生岁月里完成理想。为了恢复健康、延年益寿，李纯开始服用丹药，求仙问药，以求上天再给他几年时间。

可这一次，上天最终没有眷顾于他。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李纯的身体状况开始趋于恶化。一天夜里，李纯喝下了宦官陈弘志准备好的一碗汤药后睡下，再也没有醒过来。

李纯就这样崩逝在了大唐中兴盛举的最高潮，他亲手创下了这场中兴，但却再也没有机会看着它继续走下去了。大臣们将李纯的庙号定为“宪宗”，这是对他极高的赞誉。



元和十五年的河北五镇

唐宪宗李纯没有机会知道的是，他临终前喝的那碗汤药，是有问题的。皇宫内外纷纷传言，是陈弘志为首的宦官们毒死了宪宗。

服用金丹后的宪宗李纯开始变得暴躁易怒，也许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重金属中毒而导致的神经系统紊乱。但是宫人们不懂这些原因，只看见宪宗动辄惩罚宫女、阉宦，往往有人获罪致死，导致宫中人人自危。一开始，宦官们只是恐惧，随后恐惧变成了绝望，绝望又变成了仇恨。被仇恨充溢了头脑的陈弘志等人一商量，就在宪宗服用的汤药里下了毒。

命运到了宪宗的身上，巧合中仿佛也有天意。宪宗因为宦官们的支持和拥戴，取代父亲顺宗上台，最终也因为宦官们一时兴起的仇恨而被杀害。一代中兴之主，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家奴手里。

陈弘志等宦官们谋害了宪宗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拥立太子李恒为帝，二是拥立澧王李恽为帝。李恒的背后，有郭贵妃（郭子仪孙女）以及右军神策中尉梁守谦的支持；而李恽

的背后，支持者则是左军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李恒是宪宗发妻所生的嫡子，而李恠是最年长的皇子，二人各有长处，同时又势均力敌。宪宗在世时就曾为立谁为皇嗣而犯难，最终选择了嫡出的李恒。

大唐未来走向的决定权，就在这场突发事件中阴差阳错地落到了陈弘志这个宦官的头上。此刻陈弘志先联系谁，谁就是未来大唐的国君。

而陈弘志恰好与右军神策中尉梁守谦、东宫宦官王守澄交好。他没有经过多少犹豫，便派人火速通知了右军神策中尉梁守谦。梁守谦得到消息，立即带人马入宫，又联系了东宫的王守澄，拥立太子李恒继位。就这样，后来被称为“唐穆宗”的李恒登上了皇位。随后的李恒在梁守谦、王守澄的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左军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恠展开了行动。澧王李恠、吐突承璀都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一起被梁守谦送上了黄泉路。

宪宗暴死，新帝李恒登位，让天下局势再度变得情景不明起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恒喜欢任用他所看重的人才，给事中崔植、中书舍人杜元颖因此被拜为宰相，而平叛有功的裴度等人则因为功劳过大被猜忌，因此坐到了冷板凳上。此时天下平定，李恒决意要做一个太平天子，于是将国政交给崔植、杜元颖等几位宰相，自己则“垂拱而治”，专心流连于酒宴之中。

然而危机就埋藏在如今一片安定的局面之中，只是李恒并没有察觉。

幽州节度使刘总是真心想要回归大唐怀抱的。田弘正的例子摆在眼前，刘总也很想像田弘正那样，回归中央，当个身披紫袍的宰相，荣耀一家的门楣，总好过做一方军阀，整日担心被别人取代。但是刘总世代居住在幽燕之地，对手下这帮幽州兵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幽燕脱离朝廷已经六十多年，对这一代幽州人来说，大唐朝廷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要是再有一些野心勃勃的将领想要叛乱自立，马上会有一大帮子人跟着群起响应，毫无心理负担。

所以，刘总向朝廷上表，提出了两个意见：一是将幽州镇一分为三，分别设置军镇，让他们互不统属，相互掣肘，从而便于朝廷控制；二是将几个兵权很大的军中宿将推荐入朝做官，让他们离开手下兵马，士兵们没了这些宿将，自然群龙无首，没法施展野心了。这些意见都得到了采纳，皇帝李恒下令，分幽州镇为三道，派人管辖，同时召幽州宿将们入朝，其中就包括了当年大军阀朱滔的孙子朱克融。

刘总满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朝廷、幽州、部下们皆大欢喜，谁想到，他错了。新皇帝并没有先帝宪宗那样的政治智慧，朝廷新任的宰相崔植、杜元颖之辈也都是些傲慢的自大狂。幽州宿将调入长安后，朝廷根本不想把胜利的蛋糕分享给这些人，幽州宿将们每日只能靠乞求才能在馆驿领到日常供奉，还得放下面子去中书省央求宰相们授官。

知晓这些后，刘总对新任宰相们不抱希望了，他只想早点置身事外，别沾上后来这滩浑水。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刘总辞官为僧，遁入空门，随后不久便去世了。

刘总的担心没有错。果不其然，朝廷任命的三位幽燕之地的观察使到任，然而因为暂时没有官职空缺，崔植、杜元颖等宰相们竟然又把朱克融这些幽州将领发还原籍继续做官。新

任的观察使们根本不了解河朔风俗，种种举措失当，终于激起了整个幽燕的不满。早就在长安憋了一肚子火的朱克融等将领带头哗变，将朝廷刚刚任命的官员赶了出去，重新控制了整个幽州三镇。

朱克融被拥立为新的幽州节度使，再度割据一方。

在成德故地，朝廷再度犯了错误。

王承宗死后，新皇帝李恒任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前去接替，魏博则由功臣李愬来执掌。李恒和他的宰相们想，既然魏博强于镇冀（成德已经让出德、棣二州，只剩下镇、冀二州），田弘正正好可以借魏博之力来控制这块地盘。可实际上，魏博军与成德军打了这么多年，两边的梁子越结越大，让田弘正去接掌成德故地，几乎就是羊入虎口。

田弘正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便从魏博带了重兵到镇冀，防止成德旧将报复。他还请求朝廷调拨粮秣赏赐部下，安抚原成德将士们的军心。可这个请求被朝廷负责财政的大臣崔俊拒绝了。田弘正四次上表朝廷，崔俊都不加理会。非但如此，朝廷连田弘正带来的魏博驻军的粮草都不愿意拨付。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田弘正不得不让魏博军返回魏博。

果不其然，魏博军返回的当月，原成德军衙内兵马使王庭凑集结牙兵作乱，将田弘正及家属、将吏三百余口杀得一干二净。王庭凑凭借成德原来的精锐牙兵，自立为节度留后。

魏州城里，田弘正被杀的消息传来，李愬悲愤万分。他身着素服，集结全军，拿起手中宝剑，向全军誓师，准备讨伐成德，为田弘正报仇。

这把宝剑是李愬之父李晟的遗物，李晟曾持此剑立下大功；李愬也持此剑雪夜入蔡州，讨平了吴元济。如今他发誓，要持此剑讨平成德的逆贼。

就在正要准备出兵之时，李愬却不幸病倒了，无法处理军务，只得回到洛阳养病。没想到病来如山倒，李愬最终不治身亡，享年四十九岁。

新任魏博节度使是田弘正之子田布。他自然想要为父亲报仇，但他更知道魏博的情况，如今田弘正已死，李愬离任，朝廷施政混乱，已经压不住魏博军的那些骄兵悍将了，魏博重新叛乱已是在所难免。朝廷似乎根本没有想过要稳住魏博，只是催促魏博出兵扑灭叛乱。君命难为，田布不得不遵照执行，他只能大哭一场，与妻子、宾客诀别而去。

来到魏州之后，田布召集魏博诸将开会商议，而此时魏博将领们的反意已经写在了脸上。中军都知兵马使史宪诚早已暗中煽动诸将，提议让魏博与成德、幽州一样再度独立。将领们对田布说：“田尚书能恢复河朔故事，那我们便誓死追随；若是执意要为朝廷效力，带着我等出战，那我们绝对办不到！”

田布知道大势已去，他仰天长叹一声，随后不再多言。

当陛下看到臣的奏表，想必臣已经不在人世了。魏博兵众反形已露，随时都会叛乱，臣自知负有国恩。既然臣此行无法成功，自当以死谢罪。只愿陛下速速发兵救援深入河朔的李光颜等军，否则的话，大唐的义士忠臣，就将尽皆为河朔屠杀！臣田布绝笔。

李恒拿着手中田布送来的密报，心如死灰。听说田布临死前让部下冒死送出这封信后，最后一次前往他父亲田弘正的灵前祷告，随后抽出尖刀，刺入了自己的心脏。“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这是田布临死前最后说的话。

河朔三镇再度大乱，恢复到了割据的状态。朱克融占据幽州，史宪诚占据魏博，王庭凑占据成德，成了冉冉升起的河朔新星。此时距离唐宪宗重新恢复统一，才过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局势崩塌，内政失败，这一切的主要责任在李恒自己，他错误地估计了局势，也错误地任用了大臣，他执掌大权以后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但是，李恒并没有因此改变作风，励精图治，而是继续安享宴饮欢歌、田猎马球。从小生长在安逸的温柔乡中，李恒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他只能把自己包装在太平天子的假象里，好让自己能够逃避如今日益崩坏的现状。这种近乎疯狂的游乐，最终让李恒的身体提前出了问题。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一月，在一场宫廷马球赛中，李恒因为一位宦官坠马而受惊，回到殿中休息的时候，忽然双脚不能履地。困扰了几代大唐天子的心脑血管疾病此时化身为一场卒中，让李恒再也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

病中的李恒开始和父亲宪宗一样，迷恋起了金石之药，但这一切反倒加速了他的死亡。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卧床一年多的李恒驾崩于寝殿，年仅二十九岁，史称为“唐穆宗”。

皇太子李湛在穆宗的灵柩前继位，并在次年改元宝历。此时河朔再度割据的局面已经成了事实，而唐廷人才凋零，吏治混乱，再也没有能力去挽回这一局势了。

一场壮丽的中兴运动，就以这样一场反高潮而告终。

宝历三年（公元827年）的春天，白居易在扬州，与刘禹锡第一次见面。

他们二人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诗人，而且还都是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生人，但阴差阳错，这么多年来一直无缘见面。二十三年前，德宗驾崩，刘禹锡跟着王叔文搞革新，白居易只是一个普通的“京漂”，混迹长安，艰难准备科举。后来白居易中了进士，开始崭露头角，刘禹锡因为王叔文被牵连，贬谪在了巴蜀之地。后来，白居易也因为得罪人被贬谪到了江州，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再之后，白居易调任苏州，而刘禹锡也结束了贬谪，在白居易和刘禹锡已经五十五岁的时候，两位诗人恰好都在江南，终于戏剧性地相识了。

扬州的酒席之上，白居易为刘禹锡吟唱了当年他贬谪江州时所写的《琵琶行》，借着酒意，大谈了一番那位琵琶女的风姿与琴技。刘禹锡则带着一如既往的傲气，说了他当年借回京在玄都观赏桃花之际，吟了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来嘲讽在座朝官们的故事。两人都是孤傲的君子，攀谈之下，一见如故。

他们说着笑着，渐渐地有了醉意，最后哭了起来。

他们同一年出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若是两人易地而处，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命运？现实如此残酷，这些年虽然他们遭际不同，但都是郁郁不得志的人，都有满腔的抱负无法施展。

酒酣深处，白居易情不自禁地拿着筷子敲打杯碟，作起了诗歌：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唱到最后，白居易的眼眶又一次红了。他想起了当年曾与他无话不谈的朋友元稹，元稹头脑活络，善于结交宦官权贵，一度成了宰相。两人的道路不再相同，白居易渐渐与元稹有了隔阂。白居易以为此生再也找不到心意相通之人，却没想到在扬州城里，他能再次拥有一位知己好友。

刘禹锡擦了擦泪，也作诗相和：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他们二人手拉着手，拥在了一起。各自的心意都写在诗中，二人不言自明。他们都曾梦想着为大唐出力，再造一个太平盛世，可梦想却在冰冷的现实前被砸得粉碎，他们成了被时代所抛弃的人。如今已是新的一朝天子，又会有更多的帝国新星冉冉升起，可这些都与他们无关了。

他们想要为大唐效力，可大唐还需要他们吗？

第五章

唐家不靖自牛李，党籍何劳口舌争

——牛李两党的政治风暴

大人，时代变了

牛僧孺始终记得他在世人面前的第一次高光时刻。那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朝廷举行了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科考试，三年前成为举人的牛僧孺也在应考之列。牛僧孺刚刚三十岁，正是书生意气的时候，在考试中挥斥方遒，写就一篇言辞激烈的策论，大大点评了一番当今朝廷的施政方略。

这篇策论处处指摘时政，核心论点是：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朝廷侵逼河朔，反对宪宗皇帝掀起的削藩战争，力主罢兵休战，与民休息，维持州郡的稳定。

牛僧孺没有想到，他将天子亲自定下的政策批了个狗血淋头的策论，最终得到了制科考试的魁首，轰动了整个长安城。一同被列为第一等的，还有宗室子弟李宗闵。日后他们将同朝为官，成为并肩作战的政治盟友。

一篇策论，背后是暗流汹涌的朝堂局势。担任考策官的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特意挑选了牛僧孺的策论为第一名，大加褒奖，实际上是在拳拳到肉地抨击宰相李吉甫的削藩政策，而杨於陵、韦贯之的背后，则是一直在朝堂上反对天子和李吉甫削藩的宰相李逢吉。风云际会之间，牛僧孺就这样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

所谓剪除割据藩镇，再造大唐盛世，难道不对吗？

对，实在是太“对”了，“对”到没有人敢否认的程度。也正因为它实在是太过于正确，逐渐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政治正确”，成了一句三岁小孩也能喊出来的口号。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空洞的目标，却没有回答：如何剪除藩镇？如何创造盛世？

恐怕只有最食古不化的老古董才会想当然地回答一句：这有何难？难道不能像太宗那样重新打一次天下？或者像玄宗那样重新造一个开元？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回答，那恐怕只能毫不留情地把话反驳给他——

大人，时代变了。

太宗皇帝靠什么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因为有从武川豪杰入关中以来发展了一百年的关陇军事门阀，有西魏、北周以来打造的耕战合一的府兵体系，而这些条件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复存在。府兵早已灰飞烟灭，连影子都不剩；关陇军事门阀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生气，如今驻防在关中的是边将边兵们。要复制一个当年那样的军事体制，已经不现实了，不论是禁军还是地方军，全都是吃着军饷的职业军人，他们打仗不为建功立业，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让他们恢复到原来那种自己付路费出征、自己出钱准备装备的模式，士兵们肯定会带头哗变。所以唐廷想要打仗，就不得不花大笔开拔费、犒劳费来激励将士们出征，而将士们打仗时一旦缺了犒赏，就会变得士气低落，甚至倒戈相向。这就是为什么太宗短短几年就能北灭突厥，西灭吐谷浑、高昌，东征高句丽，甚至还有余裕继续打下去；而德宗和区区几个藩镇打了两三年时间，就弄得朝廷差点破产。

玄宗又是怎么励精图治，打造开元盛世的呢？其实也不外乎整顿吏治、改革财税、稳定经济等几项措施，天下有初唐一百年的底子在，朝廷国库充盈，在玄宗一朝的几位贤相的治

理下，自然迸发出蓬勃的活力。而元和年间，大唐已经在安史之乱以及后续几次战争的摧残下元气大伤，纵然德宗一朝有杨炎、李泌、陆贽等几位贤相，依旧不能完全恢复原来的财政面貌。但若是不看唐廷窘迫的财政，只看江南繁荣的市镇、两淮繁忙的商运、巴蜀丰饶的物产的话，大唐境内的经济情况其实已经比初唐，甚至盛唐时期还要发达。

时代发展了，如果说初唐的贞观之治是一场优美的田园牧歌，那么两百年后的大唐就是奢靡与罪恶并存的商业狂欢曲。基于男耕女织中发展出的稳定的小农经济，随着农业、手工业产量的提高，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商人群体逐渐壮大，他们将江南的米粮运到中原，将中原的陶瓷贩至两湖，又将巴蜀的锦缎卖往关中，从中获取利润。商业日趋活跃，物资流转日益发达，这些局面超过了开元盛世，甚至在巴蜀的商人中还出现了一种名叫“飞钱”的纸币，以应付庞大的商品交易需求。

商业也催生了城市的发展，市民社会也在暗自发展，市井之中充斥着大量的无业游民、手工业者、优伶娼妓、小贩商贾。这些市民杂处于街坊，也催生了市井生活的繁荣，比如写传奇小说已经成了一条产业链，牛僧孺在年轻时就写过大量的神怪传奇，供市民娱乐，聊补日常生计。时代在发展，如果还用贞观、开元那一套来管理城市，已经行不通了。

在这种局面之下，要使国家兴旺、国库充足，就必须要让市场管理制度、财税制度适应新的发展。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复制开元盛世”可以回答得了的。

而治理国家、安邦富国也逐渐变成了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更为专业的财经专家。自杨炎以来，朝廷的户部、度支、盐铁等经济部门，大多都由财经专家掌舵。这些人帮助贞元、永贞、元和三朝，支撑起了朝廷日益庞大的开支。连当年因为革新而身败名裂的王叔文，也是一个专业素养极强的财税运筹专家，推行了不少优质的财税政策。

在财政部门的专家们眼里，削平藩镇实在是一项空有虚名而无实际利益的工作。朝廷要在削藩上花大把大把的钱粮，实际能得到的就只有“天下归一”的虚名，其余的利益实在少得可怜。此时的削藩战争已经成了一笔买卖，朝廷花钱，各地方藩镇负责出兵，藩镇看上去积极响应，其实只是为了领朝廷拨发的那笔丰厚的出界粮，领到后便逡巡不前，消极怠工。元和三年（808年）讨伐成德王承宗的战争就是如此，藩镇只是做做样子出了点人，便领到了朝廷每个月拨发的大笔钱粮。朝廷每个月都要花费钱粮近千万贯，滚滚流水花出，却仿佛只是打水漂听了个响。有的藩镇甚至和叛乱藩镇达成交易，双方暗自互不侵犯，隔日象征性地打一打，好让藩镇报功，继续领取朝廷的钱粮。

这不是把朝廷当成冤大头了吗？

所以，元和一朝，以宰相李逢吉为首的一批朝臣对削藩战争十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朝廷不如把更多精力和钱财放在真正对国家有好处的地方，比如改良内政、改善民生、优化税收，总好过把钱挥霍在昂贵却没有意义的削藩上面。而这些意见与另一派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针锋相对。

牛僧孺的这篇策论，恰恰成了李逢吉一派攻讦李吉甫一派的弹药。它作为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朝中两派朝臣分裂。牛僧孺策论评为第一，宰相李吉甫立刻不干了，他前往天子面前陈诉，认为朝中反对派故意炮制了制科考试的结果，只为公开批判朝廷定下的削藩之策。

宪宗李纯是站在削藩一派上的，他听了李吉甫的陈诉后，将主考和评卷的官员全都贬谪出

京。名列第一的牛僧孺也身处是非之地，面临被贬斥的危险。所幸宰相李吉甫是君子，知道牛僧孺只是被人当枪使的工具而已，其实不过是一个政治经验稚嫩的年轻人，所以既不提拔，也不惩处，让他留在原来的职位上再历练几年。

此后在整个元和一朝，牛僧孺一直默默无闻。

这次风波也让李吉甫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明白自己树敌过多，不得不请求辞去相位，外调到淮南担任节度使。三年之后，李吉甫再次回到朝堂担任宰相，却已不复当年的威望。以李逢吉为首的主和一派仍旧对李吉甫穷追不舍，制造了不少理由，多次弹劾李吉甫。遭受莫名指责的李吉甫伤心不已，最终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得了急病，不幸逝世。

此时正是淮西战局刚刚开端的时候，大唐在宪宗和李吉甫一派的主导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削藩战争。李吉甫的逝世对于削藩一派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随后淮西、河朔战事由武元衡、裴度主掌，武元衡遇刺时甚至出现了一场不小的逆流。虽然天子最终斥退李逢吉，力挺裴度，成功平定了割据藩镇，但李吉甫终究没机会看到功成的这一日。

在李吉甫的灵前，儿子李德裕流泪痛哭，哀叹父亲壮志未酬。日后李德裕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了削藩一派的领军人物，但他与主和一派，与李逢吉、牛僧孺等人的梁子，早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科场案中就已经结下了。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暴崩，穆宗继位。被宪宗外放多年的李逢吉成功回到朝堂，担任宰相，顺便使了些计谋，将裴度、元稹等人全都踢出了相位，还将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排挤到了浙西。

此时朝廷连失幽州、成德、魏博等河朔藩镇，天下再度分裂。身为宰相的李逢吉、牛僧孺却没有再度兴兵夺回河朔的意思。

在主和派看来，再度消耗兵力财力去夺取河朔三镇，对唐廷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收回河北对唐廷有什么好处？是财源还是兵源？若是兵源，耗费大量兵力财力夺取河朔的兵源，实在有些划不来，况且大唐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西边，河朔的兵马只要能守住东北门户，不让契丹这些外族入侵，那便是善莫大焉；若是财源，河北早就在向朝廷缴纳赋税，朱克融、王庭凑这些新的河朔主人对唐廷依旧恭敬，只要继续怀柔，他们自然愿意向朝廷缴纳部分税收。

宪宗年间的那场削藩战争，让天下的户口数量倒退到了安史之乱平定不久时的水平。再搞一场削藩，难不成是想让大唐把老底耗光？

所以，穆宗一朝的君臣们接受了河朔再度割据的既成事实。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唐廷赦免了杀死田弘正的主谋王庭凑，封其为成德军节度使、镇冀深赵等州观察使等职；赦免了逼死田布的主谋史宪诚，封其为魏博节度使；还加封了占据幽州的朱克融为检校工部尚书。正式授予了河朔三镇的篡逆者们合法的地位，以换取暂时的和平。

而牛僧孺，也进入了政治生涯的快车道。

自穆宗继位以来，牛僧孺快速升迁着，从库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下属中央金库司长）一路升迁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此时的大唐政坛最耀眼的两大新星，其一是李吉甫之子李

德裕，其二便是牛僧孺。世人都以为，他们二人必定能成为将来的宰相。但是李德裕因为父亲的关系，深为李逢吉所忌惮，因此出外担任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都没有升迁。而牛僧孺因为政见倾向于主和派，再加上多年前科场案的那一层关系，进而成了李逢吉笼络的对象。随后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被提拔为了宰相。

悄然之间，李德裕与牛僧孺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大。

穆宗在位的四年，是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主和派宰相把持朝政的四年。这四年里，虽然唐廷失去了对河朔三镇的把控，内政经济却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主和派中有大量经验丰富的财税专家，他们保证了帝国财税体系的高效运转。喜欢做太平天子的唐穆宗也得以有钱继续花天酒地。只是穆宗过于短命，早早地中风并离开人世，十六岁的皇太子李湛继位。

李湛，这个生于富贵乡的小皇帝，对游乐的兴趣较之其父穆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这正好符合李逢吉、牛僧孺等人的希望——他们就需要这样无所作为的天子。治国是一项专业性强的细活，交给宰相来做便是。若是人人都像宪宗李纯那样要做一个有为之君，那谁来治理凋敝的民生、空虚的财政？

但是好景不长，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悍然将已故的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一家杀了个精光。事情惊动了朝廷中央，天子李湛大受震撼，连日痛惋叹息，进而感叹宰相不是所任之才，致使奸臣抗命忤逆到如此地步。翰林学士韦处厚趁机上疏为裴度申诉，说若有裴度在，王庭凑定然不会如此猖狂。

即使对政事不熟悉，李湛也听说过中兴名臣裴度的大名。这时李湛惊讶地发现，裴度的奏章上竟然没有署上“平章事”职衔，于是问韦处厚：“裴度曾任宰相，为什么没有‘平章事’职衔？”

韦处厚奏禀：“被李逢吉排挤，裴度以仆射之职出镇兴元（汉中），就从原有的职衔中去找掉了。”

李湛听后，若有所思，像是醒悟到了什么。十六岁的少年帝王忽然明白了最幽微、最隐秘的帝王之术。他一直觉得，父祖留给他的帝国已经有了足够完备的制度，通过家奴一般的宦官控制禁军，保证军队掌握在皇家手里，这样就可以让他稳稳地高居于御座之上，统御四方。但是此时李湛意识到，纵使宰相无法左右兵权，也依然不能让宰相之中一家独大。他必须要搞平衡，搞制约，防止李逢吉的势力过强，威胁皇帝的权威。

次日，李湛便下诏，恢复裴度“同平章事”的地位，重新晋位为宰相。

诏令一出，满朝文武隐隐有了预感，一场看不见刀光的斗争，即将在朝堂上拉开帷幕。裴度虽仍然留在兴元坐镇，但眼光、意图，全都落在了北边的朝堂上，再度进入中书门下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他还没回来，长安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荒唐的帝王

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九月，一位不速之客造访了金吾卫兵曹茅汇的家。

这是一位名叫李仲言的贵公子，衣饰华贵，年纪颇轻，进门之后也不客气，气定神闲地端坐在茅汇家的正堂。这位公子，茅汇不敢得罪，因为他是当朝宰相李逢吉的侄子。长安坊间称李逢吉门下有一十六名爪牙，名曰“八关十六子”，李仲言就是其中之一。此时李仲言刚刚辞去了河阳府书记这个幕僚职位，虽然有进士出身的身份，却并没有一官半职，只是混迹于长安的门阀之间，为他的叔父李逢吉穿针引线。

李仲言缓缓开口，开始与茅汇简单寒暄。茅汇一边礼貌地应承，一边暗自猜测李仲言的来意。

虽说茅汇不能确定李仲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心中也能猜出个十之七八。他所在的金吾卫，是南衙十六卫之一。自从府兵制崩坏，南衙十六卫大多成了名存实亡的“僵壳机关”，只有左右金吾卫仍在实际运行。按照唐制，金吾卫负责掌管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惩治京中不法行为。但是后来，皇帝的后宫渐渐改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负责，金吾卫渐渐成了京城中的武警机关。而茅汇所在的兵曹，则负责监视长安城中的不稳定分子，防止并查办这些不稳定分子的不法行为。这李仲言不请自来，多半是为了茅汇手中最近的那起案件。

李仲言微笑：“茅兵曹也许猜出来了，我此番造访，是为了武昭的那起案件。”

茅汇点头不语。果然，李仲言此来真的是为了武昭的事情。

李仲言所说的武昭，是原来的石州刺史，曾为裴度的旧部，在平定淮西之役中立功。但正因为与裴度的这层关系，武昭被宰相李逢吉设法免了职，改任了一个闲差。从此以后，武昭就对朝廷宰相们多有怨言。后来武昭偶然间听说，朝廷其实一直想要重用武昭，是宰相李逢吉从中作梗，硬是不给武昭官做。听闻之后，压抑在武昭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在一场酒宴中，武昭喝得酩酊大醉，对在场的好友们赌咒发誓，一定要杀了李逢吉这个贱人！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武昭的话辗转被李逢吉知晓了。李逢吉便委托一位负责监视朝臣不法举动的金吾卫去联系武昭，此人正是茅汇。作为南衙最主要的军事力量金吾卫中最关键的岗位之一，茅汇历来受到李逢吉的笼络，此时受命对武昭一顿劝说，总算打消了武昭的危险思想。

当裴度被封为“同平章事”后，被召入长安已经指日可待。李逢吉不安起来，此时他想起武昭这一张牌，便毫不犹豫地打了出来。茅汇受命将武昭逮捕，在狱中，武昭对自己原本的言行供认不讳。武昭的案件成了李逢吉一党的炮弹，他们可以借武昭与裴度的关系，成功炮轰裴度的“司令部”。

就在此时，李仲言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希望茅君届时在证供中加上一笔，就说武昭亲口承认，他与宰相李程合谋，要害李凉国（李逢吉封凉国公）。 ”

听了这话，茅汇犹豫了。

李程是与李逢吉同班共列的宰相，向来与李逢吉不睦。如今武昭的案子明明指向远在兴元的裴度，而李仲言又想要把案子牵连到李程身上，这真是一石二鸟的好计！但这对茅汇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时，李仲言补充道：“若是茅君指认李程与武昭同谋，好处自是少不了；若是不能办到的话，恐怕便是茅君的死期了。”

看着李仲言诡异的笑容，茅汇心中一寒，他从李仲言的眼里可以看出，这句话并非虚言，李逢吉势大，捏死他茅汇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般。他轻咳一声，说道：“诬陷他人以保全自己，这样的事情我自然办不到。届时，我只有据实以告了。”

茅汇说得冠冕堂皇，但二人眼神一对上，心中便有了默契。茅汇已经答应了李仲言的要求，只是身为金吾卫，自然要说几句狗屁话糊弄过去罢了。

李仲言满意而去，不久之后，武昭果然坐实了与李程同谋谋害李逢吉的罪名。

这件事情如果继续下去，武昭的案子势必会牵连到李程和裴度，不光裴度进京的态势将会宣告破产，裴度自己恐怕也是自身难保。要知道，自武元衡遇刺之后，刺杀宰相已经成了大唐政界的一块禁区，再有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不管牵连程度如何，都会受到千万人的唾骂。

然而天子李湛却偏偏不信这番证供，他刨根究底也要查出真相。仔细一查，这个案子到处都存在的漏洞便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茅汇的虚假证词，李仲言的威逼利诱，甚至向武昭透露出李逢吉阻挠其加官的口风，都是有人蓄意所为。为此，天子龙颜震怒，将武昭杖杀之后，严厉处罚了其余涉案人员。李仲言被流放象州，茅汇被流放崖州。

而在调查这件案子的过程中，天子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关于裴度的调查结果。这次调查针对裴度的方方面面，一开始由李逢吉主推，希望能找到裴度的污点，好将其整到永世不得翻身。但纵然如此严密的调查，都没能找到裴度有一星半点不轨之举的证据。

由此可见，裴度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忠臣啊！不仅是李湛本人，连其他所有知情的士大夫们，都不由得对裴度又增添了一份敬意。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抵达长安，得到了李湛隆重优厚的礼遇。数日后，李湛命裴度主持政事。

李逢吉也因此被李湛看透了，此后便被晾在了一边。不久之后李逢吉被外放到山南东道担任节度使，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朝廷的中枢。此时李逢吉一党中另一位干将牛僧孺为了明哲保身，辞去了相位。朝中只剩下兵部侍郎李宗闵还留在朝廷，等待着他们新的机会。

干脆利落地处理了武昭事件，只有十六岁的李湛显示出了越来越成熟的政治能力。

后世大多将李湛视为一个荒淫的帝王，对他的评价甚至比他的父亲穆宗还要低。史官们鄙

夷李湛在位时期种种荒唐的爱好，批评他耽于玩乐，不爱理政。如果李湛听说自己的风评，也许会很委屈，因为他一没有做祸国殃民之事，二没有以暴虐凌驾朝臣，三没有耽误国家大政方针的推行，他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偶尔有些小毛病，上朝喜欢迟到，日常闲暇娱乐花样百出，这对于任何一个京中世家少年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只可惜他是天子，是百姓眼中的圣人，而天子是不可以犯错的，任何一点癖好，都是朝臣们眼中不可原谅的污点。

他是一个体育赛事的深度爱好者，喜欢到鱼藻宫观龙舟竞渡，喜欢到飞龙院打马球，喜欢到鞠场踢蹴鞠，喜欢到禁苑中打猎。他还喜欢举办集体运动会，组织宦官、宫人们比赛马球、摔跤、散打、搏击、杂戏，然后给他们颁奖。数场体育盛会在李湛的创意下搞得花样百出，甚至增设了“趣味运动会”项目，让左右神策军士卒，还有宫人、教坊、内园分成若干组，骑着驴打马球，场面滑稽，引得宫人们笑声连连。

他精力充沛，自创了“射风流箭”这一娱乐活动。制作一枝纸箭，里面包裹着麝香或龙涎香之类的香粉，然后请妃嫔、宫女们站在一起。李湛弯弓搭箭，一箭射出。中箭的女子因而浑身散发出浓烈的香味，但不会有任何疼痛感，然后被李湛抱过来就地宠幸。李湛继承了李唐皇室血统中强大的繁殖基因，花式既多，命中率也高，十六七岁时便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成了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

而李湛最热爱的娱乐项目，则是一种名叫“打夜狐”的游戏。半夜在宫中放出一只大活狐狸，然后自己带着宫里的人，就像狩猎一样，在整个皇宫里猎捕这只野狐。每每到了夜晚，大明宫中都喧嚣遍地，那就是李湛带领手下们纵马追逐野狐的声音。

十六岁的男孩，总是这么青春勃发，散布着满地的荷尔蒙气息。可李湛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大唐的天子，必须要在自己最为叛逆的青春期的成熟起来，担负起一国之君的重任。处理武昭案，提拔裴度，外放李逢吉，就是他漂亮的一战，在风云多变的唐廷政局中，李湛在娱乐之余慢慢地学习着帝王之术，学习着如何驾驭朝臣和藩镇。

得益于从德宗开始形成的宦官掌兵之制，如今朝廷核心军事决策机构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坐镇，京畿的神策军都由宦官担任的神策中尉控制，天下藩镇也都设有宦官担任的监军，天子可以通过自己宫中的仆人保证军队不被别的权臣掌握。但李湛也意识到，宦官掌兵，意味着同时还要保证宦官忠于自己。而李逢吉的行为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与枢密使王守澄走得太近了。他不是不能容忍宰相结交宦官，而是不允许宰相与宦官连为一体，对皇权造成威胁。所以李湛果断地重用裴度，放弃了李逢吉。

继位两年后，李湛慢慢掌握了统御内外百官的窍门，那就是抓好内廷，管好外朝。在内廷，保证枢密使、神策军中尉对自己的服从，用好祖上留下的宦官集团；在外朝，防止宰相一家独大，在保持制衡的同时，任用有能力的朝臣维持朝廷的高效运转。这个窍门，也是几代帝王们积累下的心得，李湛的脑子原本就充满了创意，聪明如他，自然弄明白了这一点。

都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李湛当了两年皇帝，慢慢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日渐成熟的皇帝，等他继续成长下去，就该是他一鸣惊人的时候了。

只可惜，李湛还是太年轻了，还没有真的懂得，天下最毒的是人心。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夜晚，李湛又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打夜狐”游戏，兴致盎然地回到寝宫。他留下了一起打夜狐的宦官、弄臣，二十八人在暖阁摆成大桌，一起畅饮陈酿，有说有笑。不知不觉聊了几个时辰，李湛酒酣耳热，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去后殿更衣。

他已经熏熏然地醉了，没有注意到身旁的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人诡异的眼神。

正当李湛脱下外袍，准备换一身继续畅饮之时，殿内的烛火忽然全部熄灭。

李湛见状，正要询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一个黑影已然闪到他的身后，随即，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了李湛的心窝。

鲜血在殿中四溅。

李湛没有想到，杀害自己的凶手，竟然是刘克明、苏佐明这几个贴身侍从。

这一切，其实也是李湛咎由自取。他的玩性太强，也实在太会玩了。他豢养了一大批市井恶少年，净身之后入宫成为自己的玩伴，而刘克明就在其中。

当宦官，说简单也简单，挨一刀便能成为皇帝私人的公务员；说难也确实很难，没有一点水平，很难被宦官集团所看重。刘克明是个不学无术之人，靠着与李湛狎戏才被宠幸，他能力平平，却有很大的野心，想要像以往皇帝的贴身宦官一样，成为宦官集团的领袖。但是，李湛只把刘克明当成弄臣，并没有要委以重任的意思。宦官集团中真正得势的，依旧是梁守谦、王守澄这些担任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的老一辈宦官。

于是，刘克明心里不平衡起来。他有了一个惊天的图谋，就是杀死李湛，另外扶持一位新皇帝，借机平步青云，进而执掌宦官集团的权柄。这一天，他趁李湛不备，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

年仅十七岁的天子就此毙命，留给世人们一个昏君的形象。大臣们后来将他的庙号定为“敬宗”，对照他的言行举止，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后来，史官评价唐敬宗李湛时，不屑地说了一句“彼狡童兮，夫何足议？”认为唐敬宗一无是处，根本没什么好谈的。

唐敬宗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去成长，或许可以证明自己能成为一位有为之君，但这些假设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的早逝也是他自己种出的苦果，此后也注定作为一名无道昏君被写在史书上，承担着大唐由此衰败的责任。

牛李当国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九日的早朝，紫宸殿外，百官一如往常地参加朝会。当宦官刘克明一身素服走出，宣读了天子李湛的遗诏之后，百官才惊讶地得知了天子的死讯。遗诏中，大行皇帝立宪宗第六子绛王李悟为帝。随后在刘克明的扶助下，绛王李悟出来面见了百官。

按照礼制，百官此时要向这位皇位继承者参拜，行君臣之礼。可是朝臣们一片哗然，无人向李悟行此大礼。

前一天还是活蹦乱跳的天子，怎么一夜之间就暴崩了？绛王又是如何莫名其妙被立为储君的？事情此前毫无预兆，不能不让人生疑。大行皇帝李湛虽然年轻，但已有了子嗣，只是还很年幼，并未立太子。就算年幼的皇子不适合继承皇位，也应该由大行皇帝的兄弟，也就是穆宗皇帝的其他儿子来继承，怎么排也轮不到大行皇帝的叔叔。

更使人警觉的是，刘克明等几个天子李湛的贴身宦官开始以新君的名义向宦官集团发号施令，似乎要更换枢密使、神策中尉的人选，好让刘克明等人接掌宦官集团的大权。

内廷之中，宦官们也才刚刚从刘克明那里得知天子驾崩的消息。以枢密使王守澄为首，另一位枢密使杨承和、左右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聚集在一起，紧张地商议着。

在宫中，两枢密、两中尉号称“四贵”，是整个宦官集团的魁首。

京畿的防御，分为南衙和北司，南衙就是宰相主掌的中书门下，掌管十六卫军，如今十六卫已经基本名存实亡，只有金吾卫仍在维持京城治安；北司指的就是皇帝的内廷，由宦官掌握皇室直属的羽林、射生、飞龙等军，以及帝国如今的最强武装——神策军。可以这么说，当天子李湛突然驾崩，朝中内外疑惧之时，王守澄、杨承和、魏从简、梁守谦这四位实际掌握着长安城最强武装的宦官，已经有了左右朝局的能力。

他们四人商议之后作出了判断：天子暴崩，凶手一定是刘克明这一伙人，他们为了攫取更多权力，悍然弑君，拥立绛王李悟，还想侵夺宦官集团的兵权。对这种野蛮行径，他们决不能容忍，必须施以打击！他们决定引卫兵入宫诛杀叛逆，同时拥立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他们商议之后，一致认为最合适的继承人应当是颇有贤名的穆宗第二子——江王李昂。

商议定后，王守澄等人还不敢独自行动，到翰林院请来了翰林学士韦处厚一起坐镇。他们还设法征求南衙宰相裴度的意见，幸运的是，他们的秘密计划得到了裴度的首肯。南衙与北司，此时无比团结。

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不能容忍刘克明这种徼幸之徒、这种站在门口的野蛮人踏入朝局，这种人一旦出现，必须一致联合加以清除。

当天夜里，在王守澄等人的调度下，驻扎在禁苑中的左右神策军、飞龙军开入了大明宫。刘克明集团守在金銮殿里，几乎没有做出抵抗便被一举剿灭。刘克明投井而死，绛王李悟也在乱军之中出了“意外”，“不慎”亡故。

十二月十日，经历了一晚上的喧闹，清晨，百官再次来到大明宫紫宸殿外参加新的一次朝会。在最高处一身丧服出场的，是大行皇帝李湛的二弟江王李昂。李昂是前一夜匆忙间被迎入大明宫的，他对着先帝的灵位悲号，身上穿着的，还是昨日为已故的绛王李悟赶制的素衣。他身边一侧低调侍立着的，则是王守澄等宦官以及韦处厚等翰林学士。

宰相裴度领头，高呼万岁。有这位朝廷中的定海神针带头，百官一起向着李昂拜倒，行君臣之礼。

几天后，李昂正式继位，成了大唐第十四位皇帝。新春佳节不久到来，李昂下令改元“大和”，大赦天下。

皇位更迭，这已经是不知第几次要通过发动政变来解决了。还好这场政变干脆利落，用最少的流血，保证了新皇帝顺利即位。除了王守澄、梁守谦等宦官头子，宰相裴度同样功不可没。如果没有裴度在前一晚与宦官们的合谋、没有紫宸殿外带领朝臣们的支持，新皇帝李昂不会如此顺利地登上皇位。

这样的功劳，几乎堪比西汉诛除诸吕的功臣周勃、唐初助力高宗继位的长孙无忌。

借助如此特殊的地位，裴度做成了一些事情。他一改穆宗、敬宗两朝被李逢吉主导的软弱政策，强硬地对待不臣服于中央朝廷的藩镇。此时恰逢沧景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窃取兵权，谋求承袭父职，没有得到唐廷的认可，便在成德节度使王庭凑的暗暗支持下举兵对抗朝廷。面对李同捷的叛乱，唐廷采纳裴度的建议，举兵讨伐，至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一月，终于将沧景之乱平定。裴度在朝中的威望一度达到了顶峰。天子李昂给了他极其崇高的封赏，朝廷内外也都将裴度视为堪比当年定鼎江山的郭子仪一般的人物。

裴度并没有被这样的荣誉冲昏头脑，他知道为官的道理：捧得越高，摔得越重，如今他荣誉等身，但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西汉的周勃，在关键时刻诛灭吕后党羽，挽救了汉室，结果却屡屡被皇帝猜忌，罢免丞相职务，最后竟然被诬告谋反，遭受牢狱之灾，险些不能善终。本朝初年的长孙无忌，一手将高宗皇帝扶持上皇位，并且帮助高宗巩固权力，却同样威望过高，因“废王立武”事件失宠，最后流放在外，惨死异乡。甚至连万众爱戴的郭老令公郭子仪，也因为功高震主，被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猜忌，几次被剥夺兵权，幸亏郭子仪明哲保身，这才功成身退。

裴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也能看出新皇帝李昂是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到天子，会觉得他有点像顺宗皇帝，十分温厚儒雅、平易近人。这也是宦官们乐意拥立他为天子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李昂人畜无害的外表之下，却有着极深的城府，他平静的眼神中藏着深不见底的湖水，外人无法猜出他的心思。

对裴度来说，一个脾气火爆、性格奔放的皇帝，要比闷声不响、貌似温和的皇帝更容易侍奉，因为后者冷不防会在心里猜忌大臣的言行。自从平定李同捷之后，裴度便知趣地渐渐隐退，不再过分插手政事。渐渐地，裴度成了一个不理政事的吉祥物，这是裴度唯一的方法，既能让百官安心，也能让天子放心。

当然，在裴度彻底隐退之前，还要在朝堂中物色一位传人，好让他继承自己执政时的政策。多方物色之下，裴度决定了这个人选，那便是外放于浙江地区长达八年的李德裕。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在裴度的推荐下，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改任为兵部侍郎，并将在天子首肯之后担任宰相。

然而，朝中的局势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发生了变化。

应宰臣的请求，也应宦官们的推荐，天子任命了新的宰相，新宰相并不是李德裕，而是李宗闵。

李宗闵也曾是裴度的旧部，随同裴度平定了淮西之乱。他曾是李德裕的好友，二人年少相知，无话不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官位的抬升，李宗闵早已与裴度渐行渐远，也和李德裕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敌。早在穆宗年间，李宗闵就与李逢吉站在一起，设计将李德裕贬官到了浙西。

敬宗在位的几年，李宗闵因为李逢吉的原因而一度失势，但到了太和年间，由于和朝中当权宦官关系紧密，李宗闵近水楼台先得月，再度抢先获得了宰相之位。担任宰相之后，李宗闵绝对不能容忍李德裕再留在朝中。李德裕回朝不到十日，就又被李宗闵排挤出京，前往河南的滑州担任义成节度使，过了几个月，李德裕又被李宗闵安排到了更远的巴蜀，担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宰相之路再一次断了，成都和长安相隔千里，互通音讯艰难，他也只有长留在此了。

而李宗闵也找来了一位好帮手，正是朝中主和一派人士的老朋友、几年前辞去相位的武昌节度使牛僧孺。

后世并称为“牛李”的黄金搭档，便在万众期待之下组成了，大唐的朝局也将再度迎来洗牌。

李宗闵怨怼裴度举荐李德裕而不是他，开始对裴度百般刁难。裴度不愿留在朝堂，于是称病辞去相位，改任平章军国重事，出京养老。其他支持裴度、李德裕的朝臣也都被李宗闵贬谪出京，为牛李二人的门生故吏让出位置。牛李二人向来在藩镇、外交等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避免过度耗费财政。这一主张得到了朝中不少人的支持，那些没有名门望族背景的寒门官员、靠科考中选的技术官僚、精于算计的理财专家，都是牛李一党的依附者。

此时距离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平定藩镇，已经过去了十年时间，魏博、成德、幽州三大藩镇重新恢复了“河朔故事”，割据于河北。在牛李一党的支持者看来，从德宗到宪宗，三代人孜孜以求要消除割据，却反反复复没有任何实质的结果，除了耗费朝廷和民间的大量财富，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就像牛僧孺对皇帝李昂说的那样，不如就维持当前的局面，虽然称不上太平，但也勉强算是小康之世，不再生出战事，让百姓免遭离散之苦，这就够了。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幽州镇再度出现了部将哗变事件，节度使李载义被发动叛乱的部将杨志诚驱逐出了幽州。杨志诚趁机占据幽州镇，还向唐廷求索节钺，按照“河朔故事”请求唐廷任命他为新的幽州节度使。

行篡逆之事，还要请朝廷官方盖章认证，这真是岂有此理。在如何处理幽州的局势问题

上，唐廷以往向来强硬，对于杨志诚的这种行为，纵然不出兵平定，也要毫不留情地驳斥，不使其他藩镇效仿。但是，这时的宰相牛僧孺却主张说：“幽燕之地，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不为朝廷所有。当初刘总献地归顺后，朝廷花费八十万贯缗钱投入到幽州，却没有丝毫获益。如今杨志诚占据幽州，不过是和前面几次藩将迭代一样，换了个头领而已。不如对他好生安抚，让他为朝廷对抗东北方向的外敌，不必去计较他的篡逆行为。”

一句话，幽州问题核心是算账，既然声讨幽州没什么效果，不如利用好杨志诚，让幽州作为内地与契丹等外族之间的一片缓冲区，减轻朝廷的边防压力。

唐廷最终执行了牛僧孺的意志，封杨志诚为幽州卢龙节度留后，承认了他对幽州镇的统治。

站在牛僧孺和其他技术官僚们的角度，这个观点是合理的，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确实是一项合理的政治交易。但是牛李一党却没有考虑过，治国真的只是算算账就可以了？家国、君臣、礼义、秩序，往往只是人们心中的一息之念，要是在一处妥协、松动，承认了不合法的行为，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处处妥协、处处松动，君臣家国之大义会逐渐松动瓦解，礼义秩序的大厦也将轰然倒塌。

帝国的秩序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然而在此时，连最高的执政者也不再相信这一秩序了。大唐帝国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在成都，调任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从邸报中得知了幽州的消息，脸色阴沉。

朝廷的政策已经完全转变，开始向藩镇全面妥协。牛僧孺、李宗闵觉得宪宗朝的削藩没有意义，还不如躺平了让藩镇自己去闹。可是宪宗朝削平藩镇难道真的毫无意义？要知道，正是因为宪宗对藩镇割据局面的打击，以及对节度使兵权的削弱，河朔藩镇的气焰才被唐廷死死地压了下去。自穆宗一朝以来，除了最初的一番动荡，河朔藩镇一直老实地尊奉唐廷，这不能不说没有宪宗的影响。

李德裕依旧是那个李德裕，他要复兴大唐的心从来未变。调任巴蜀以来，李德裕在这里简练三军，裁撤蜀兵中的老弱士卒，招募少壮，每日训练，厉兵秣马。这里虽然位居偏僻的西南，但吐蕃、南诏强邻环伺，容不得一点松懈。在李德裕的训练下，羸弱之名天下皆闻的蜀兵也有了不俗的战斗力的。

时机终于来了，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向大唐请降，率领自己的部众从维州（今四川理县）投奔到了成都。李德裕立即派出兵马接应，进驻维州，同时上表朝廷，请求出击。

悉怛谋的归降透露出了一个信号——吐蕃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可化解的矛盾。

自贞元年间，李泌定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四面围困吐蕃的外交方略以来，吐蕃四处扩张的势头被遏止了，不久之后退出了安西。青藏高原历来贫瘠，虽然近几个世纪以来变得温暖湿润，但仍然产出有限。内部产出有限，外部难以扩张，庞大而又松散的吐蕃帝国自然会陷入重重的矛盾。这就是当年李泌定下战略的初衷。

四十年后，这一策略已经奏效了，吐蕃开始衰落，再也没有肃宗、代宗时期那样咄咄逼人

的攻势。悉怛谋作为川西地区的吐蕃名将，历来驻守维州，连他都在吐蕃待不下去了，这说明吐蕃内部已经到了混乱至极的地步。按照李德裕的计划，如果能派遣熟悉川西地形的三千生羌土兵打头，沿途烧毁桥梁，切断吐蕃内部各部族的援救路线，定能直捣西戎，擒获战功，一雪前耻！

但是李德裕的奏报传到朝廷，却被无情地退了回来。

当时满朝文武都赞同李德裕的策略，但是牛僧孺坚持说：“吐蕃境内幅员万里，单单攻下一个维州，并不能伤及对方主力。此前唐廷与吐蕃订有盟约，双方约定了罢兵休战。大唐泱泱天朝，自当以诚信为本，不宜贸然开战。”当然，牛僧孺还有更深的一层担心，万一这一军事行动触怒了吐蕃，让他们发兵来攻，从平凉一路打到长安，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李德裕得知后，怒火满腔。不可否认，牛僧孺也许懂些财政、行政的方略，但是在外交方面却着实外行了点。他想当然地认为吐蕃内部也和大唐一样，州县林立，主次分明，却不知道吐蕃是个农牧合一的帝国，川西的吐蕃与青海、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的吐蕃人，都分别属于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势力，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牛僧孺的这些所谓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之举！

可是朝廷诏令已经发来，严令李德裕不得轻举妄动，并将维州疆土连同悉怛谋及其部众，一并归还吐蕃。

虽然痛恨错失良机，但李德裕必须遵从朝廷诏令。他只能长叹一声，下令遵照执行。

这一年的冬天，川西的山区尤其寒冷。剑南节度使麾下的唐军偃旗息鼓，在背后吐蕃士卒的鼓噪嘲笑下退出了维州。后面吐蕃军一路尾随，还带着被唐军交还的悉怛谋部众。越过双方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时立下的界碑，唐军停下，回望背后那片被朝廷抛弃的土地。

几天之后，在唐蕃两国的国境上，血流漂橹，尸横遍地。悉怛谋所领的所有部众都被吐蕃人屠杀在了国境线上，形状极其惨酷。这是吐蕃人的一次示威，也是一次明晃晃的嘲弄。李德裕等剑南将领听后，只有沉默着流泪。当初李德裕向悉怛谋指天发誓，要保他平安，后来不得不奉命将他戴上枷锁，送回吐蕃，悉怛谋对天呜咽喊冤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李德裕心如刀绞，而怒火也在他的胸中蓄积。

当剑南道的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担任枢密使，将悉怛谋及部众被屠杀在边境的惨状一一报告给天子李昂后，李昂也沉默了，心中既有后悔，也有对牛僧孺的怨怼。

“宰相的克星”

大和八年（公元834年）三月，正是春城飞花的季节。长安城花团锦簇，满眼春色，到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就在一片祥和之中，一个形单影只的身影身着丧服，悄然进入了长安城中。

这个人便是李仲言。十年前，他曾是京城有名的贵公子，出入于高门大户之内，往来于觥筹歌舞之间。但是，一场政治风暴改变了这一切，李仲言因为武昭案事发而被流放到了象州，叔父李逢吉也在不久后罢相，从此淡出了政坛。长安城是天下最势利的地方，一夜之间，原本那些毕恭毕敬的世族、官员全都变了一张脸，一下子仿佛从来没有见过李仲言一般，唯恐避之而不及。李仲言的人生也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

几年后，敬宗暴崩，新帝继位，大赦天下，李仲言这才得以返回中原，结束流放的生涯。然而他本以为谷底过去便有上坡，谁知道迎接他的是谷底下更深的壕沟。

回到中原后不久，李仲言的母亲去世，李仲言也因此丁忧在家，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之时，李仲言发现，偌大的长安城已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李逢吉一门树倒猢猻散，原本在长安的关系网居然一条都走不通。牛李一党虽然当政，却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承李逢吉的情。李仲言混不下去，只好暂且待在东都洛阳，投靠在此担任留守的李逢吉。

这是李仲言最为难熬的岁月，孤独落寞的他不断地问自己，为何天下之大，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到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朝堂上的党争依旧激烈。皇帝似乎开始不满牛李一党的姑息政策，渐渐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于是，牛僧孺、李宗闵相继免去了相位，剑南节度使李德裕进京，担任宰相。李德裕上台执政后，再次将朝廷中的牛李一党外放出京，换上了自己的支持者们。虽然李德裕在皇帝面前反复强调，自己并不结党，也不参与党争，但李德裕一派和牛李一党的争斗，确实已经从政治路线的争论演变成了赤裸裸的党争。

这一切，李仲言都看在眼里。

东都洛阳虽然是个清净地，但也并不完全风平浪静，洛阳的官员们和长安一样，也在忙着站队，不是跟着李德裕这边，就是到失势的牛李一党那里下注。李仲言虽是李逢吉的侄子，而牛李一党是从李逢吉的派系中发展而来，但是李仲言并不想从牛李一党那里找机会。同样，李仲言更不想投靠自己一直以来的死对头李德裕的派系。在李仲言看来，闹哄哄地跟着站队，那是蠢材和庸才们才做的事情，不值得他去做。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权力。在政治的世界里，权力是持续存在的东西；同时，也只有持续存在的东西才具有权力。当朝廷的执政变成了朋党的斗争，两派官员你方唱罢我登场，区区三四年时间便轮换一次座位，这也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能持续地立于相位，所以任何一方都同样很难具有真正的权力。

李仲言天生具有良好的嗅觉，能敏锐地从纷乱的朝局里嗅出最强的权力在哪里。他发现，

虽然朝廷两党争权，但有一股势力自始至终稳稳地立足于政坛，拥有着大唐最为强大的权势。

那便是宦官集团。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后代，也因此成了皇帝最愿意相信的一群人，被委以大权，交付重任。从宪宗到穆宗，穆宗到敬宗，敬宗再到本朝皇帝，皇帝换了几轮，宰相换了几轮，可宦官依旧是那批宦官。如今的右神策中尉王守澄就是侍奉了四朝天子的爷爷辈宦官。自顺宗以来，宦官们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并且非常稳定，稳定造就了持久，而持久则带来了强大的权力。

李仲言在洛阳，恰好王守澄的亲信、谋士郑注也来到了洛阳，担任昭义节度副使。

这时，李仲言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郑注是一个会些医术的方士，有着诡计多端的谋略。当年他为名将李愬效力，为李愬提了不少计策，得到了李愬的赏识。不过，郑注的医术都是些旁门左道，看起来神奇，实际经不起推敲。当时李愬身患萎病，郑注开出的偏方竟然是煮出一锅“黄金汤”口服。重金属服下，确实能缓解人体暂时的疼痛，却也是一条通往鬼门关的路。李愬最终英年早逝，没有服用黄金过量的原因。

好在郑注很早就得以从李愬身边脱身，被李愬推荐给了当时还是监军的王守澄。从此郑注便成了王守澄的心腹鹰犬，为王守澄出谋划策。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年底时，皇帝李昂终究躲不开老祖宗血脉里留下的惩罚，一场风疾缠住了他。一如当年的太宗、高宗皇帝曾经受过的那样，风疾带来的三叉神经剧痛如刀割、如针刺、如撕裂、如烧灼，让李昂一度疼得说不出话来。而宦官王守澄适时推介出了郑注。

郑注终于来到朝中，为皇帝医治风疾。这几年郑注的医术似乎长进了不少，李昂在接受治疗后，病痛得到了不少缓解。郑注也因此成了皇帝的宠臣，经常能得到亲自接见。

当郑注还在洛阳时，李仲言就找机会搭上了他这条线。叔父李逢吉也给了李仲言极大的支持，将价值数百万的金帛珠宝交付李仲言，让他去贿赂郑注。郑注收到礼物后大喜，欣然将李仲言引荐给王守澄。郑注前往长安后不久，李仲言在王守澄和郑注的推荐下，终于回到了长安，负责为皇帝讲解《周易》等经文。随后，李仲言同样幸运地被皇帝赏识，皇帝特批他可以在为母守孝期内不穿丧服，赐下常服，特许他日常出入宫廷。

在为皇帝讲课的过程中，李仲言渐渐发现，这位年轻的皇帝，似乎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温和儒雅，在他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强烈的雄心。

当初，李昂是在毫无准备之下被宦官们拥立为皇帝的。在登基之前，李昂几乎没有为当皇帝这件事情做过任何准备。敬宗青春年少，谁能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而敬宗生下这么多儿子，谁又能想到最后继位的是他的二弟李昂？所以，即位后的李昂既没有信得过的宦官，也没有铁杆追随他的朝臣，只能依赖王守澄等当权宦官的支持。这让李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担惊受怕，害怕自己会遭受和兄长敬宗一样的命运，在梦中被莫名其妙地杀

害。

毕竟当初谋害他爷爷宪宗的主谋陈弘志、参与者王守澄，都还好端端地活在世上。

李仲言揣摩出了皇帝的心思，开始不失时机地表露出对王守澄等当权宦官的不满，因此很快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李仲言向皇帝“敞开了心扉”，陈说自己对国家形势的忧虑，希望能为君分忧。这样的想法正中皇帝的下怀，二人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君臣。

在皇帝面前，李仲言展示出了他勾画的一张蓝图：除掉当权宦官，罢黜结党乱政的朝臣，然后光复河西、陇右故土，收回河朔藩镇权柄，再造一个新的大唐！这一切，都让李昂听得热血沸腾。

这饼画得很大，李仲言也拿不准自己是否能完成。究竟能否再造一个新的大唐，对李仲言来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赶走了宦官和朋党，他李仲言就可以独占朝廷大权！

半年多的时间里，郑注和李仲言先后成了皇帝的宠臣，一时间风头无二。

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皇帝召来几位宰相，提出他准备让李仲言留在翰林院，以便随时能够召见，共同商议大事。这时，隐忍许久的宰相李德裕终于忍不住了，站出来劝阻：“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陛下全都知道，怎能让这样的人做陛下的侍臣？”

李昂满不在乎：“朕自然知道。可难道不能容他改过么？”

李德裕不依不饶：“圣贤能改过，那是因为他们犯下的是无心之错；李仲言不一样，他完全就是心术不正，哪里能说改就改？”

李昂又争了几句，李德裕始终不松口。这位宰相盛名之下颇为严厉，李昂拗不过李德裕，退一步道：“既如此，那就另外给他一个官职罢了！”

“这也不可！”李德裕答道。

场面一度陷入难熬的尴尬，李德裕竟如此骄横，将李昂的主意通盘否决，丝毫不给面子。大殿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李昂转头看向另一位宰相王涯问道：“王卿以为这事情究竟可不可？”

王涯看看李昂，又看了看李德裕，小心地说道：“臣以为可以……”话还没说完，一转头，看见皇帝背对着的李德裕猛地挥了两下手，做出“闭嘴”的手势，王涯识趣地闭上了嘴。就在这时，李昂猛地回头，正好看见了李德裕挥手的样子。

单凭挥挥手，就能让另一位当朝宰相闭口不言，还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这不能不让李昂猜忌和愤慨。李昂的脸上写满了不悦的神情。

这些情状很快就被李仲言得知，随即，一条计谋浮现在他的心头。

朝臣结党串联，这是皇帝李昂最为忌讳的。在压力之下，宰相王涯中途变卦，转而支持李仲言任官。不久之后，李仲言被任命为四门助教，虽然只有从八品，却是地位尊崇的清望

官。从一介白丁骤然升为四门助教，日常得见天子，李仲言的官位可谓是火箭式跃升。

经历了不少龃龉之后，皇帝对李德裕的不满也达到了临界点。李仲言借机旁敲侧击地向皇帝建议：不如让李宗闵回朝？

这个建议让皇帝眼睛一亮。确实，李德裕在朝中的势力太大了，是得让牛李一党回来，治一治李德裕的气焰。王守澄、郑注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于是，皇帝立刻把一千二百里外的李宗闵征召回朝，一个月后，任命李宗闵为宰相。

李宗闵重新担任宰相，朝廷的气氛登时变了个味道。不同于李德裕、牛僧孺这样的谦谦君子，李宗闵虽然是皇室贵族出身，却是个彻头彻尾没有底线的政客。入主中书省的第五天，李宗闵便成功得到皇帝的同意，下诏让李德裕带着“同平章事”这个宰相头衔，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也就是这一天，李仲言升任为翰林侍讲，再次得到升官。

此时的河北局势在李德裕两年的策划下，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幽州镇发生军乱，僭居节帅之位的杨守诚被唐廷秘密支持的军将赶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病危，内部矛盾重重，同样不稳。要是李德裕离京外放，那几年时间营造出的藩镇平定就要被白白浪费了。李德裕不得不求见皇帝，请求让他在长安再待几个月。在李德裕几近央求的态度下，皇帝松口了，表示愿意改任李德裕为兵部尚书，主持军事。可这个任命，李宗闵绝不愿意看到，他坚决要求李德裕离京。几天后，朝廷改任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还捋去了李德裕“同平章事”的头衔。

李德裕再度长叹一声，落寞地离开了京师。

看着李德裕离去的身影，李仲言心里喜滋滋的，他最喜欢看到这样素来骄傲的对手灰溜溜走人的样子。这次是李德裕，下次，他还要看到李宗闵灰头土脸地离开。

李仲言已经做好了要取代牛李一党的准备。只是他的名字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不便，几年前的武昭案影响实在太太，风评实在太劣。他如今只在内朝当官尚且还好，要是走到台前，一定会让天下人指指点点。于是李仲言向皇帝请求改名为“李训”，以示会牢牢记住当年武昭案的教训，以一个全新面貌出现在朝臣们面前。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李训手里掌握着李宗闵的把柄，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将李宗闵扳倒。只是他要等待一个时机，等待皇帝、朝臣也开始对李宗闵感到厌恶了，便可以放出手中的雷。就这样，李训眼看着李宗闵起高楼，眼看着李宗闵宴宾客，也准备再眼看着李宗闵的高楼倒塌。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一条流言在长安城里流传起来，说郑注在为皇帝炼金丹，需要小儿的心肝为药引。这件事情引发了全城的惊惧，最后惊动了皇帝。李昂断定，这显然是有人故意要中伤皇帝清誉，于是下令郑注、李训严查。

郑注、李训一番调查后报告说：谣言是从京兆尹杨虞卿那里传出的。皇帝李昂听后龙颜大怒，将杨虞卿下狱拷问。

京兆尹作为京城行政长官，是长安城里重要的高官。杨虞卿又是宰相李宗闵的门人，李宗

闵自然要保他。李宗闵也知道杨虞卿大概率是无辜的，于是千方百计地营救杨虞卿，他还专门入宫求见皇帝，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名声担保杨虞卿的清白。

听了李宗闵的话，皇帝李昂勃然大怒，丝毫不给宰相的面子，直接将他赶出了延英殿。李宗闵没想到自己的劝谏与保证会是这样的结果，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大明宫，却没注意到，一旁的李训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

一切都在李训的算计之中。他料到杨虞卿下狱，李宗闵定然坐不住。而在此之前，郑注因为李宗闵不愿推荐其为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而怀恨在心，在皇帝面前不知说了李宗闵多少坏话。“谣言一案”触及了李昂的逆鳞，极其忌讳有人求情，这些情绪终于转化成愤怒，倾泻在了李宗闵身上。等到李宗闵出宫，李昂立刻下令，将李宗闵贬官到长安城四千三百里外的明州（今浙江宁波）担任刺史，下场竟然比李德裕还要惨烈数倍。

而自始至终，李训看起来都清清白白，他甚至没有在皇帝那里说过李宗闵的坏话。

李训手里的雷还没放出来，李宗闵便提前倒下了。当然，这也无妨，李宗闵倒了之后还可以再添一把火，把局势烧得再猛烈一些，将牛李一党的其他官员全都赶出朝堂。不过这个雷不应该是李训自己放，李训决定把它交给自己的昔日恩主郑注。毕竟郑注早就与李宗闵结怨了，要是吃到这样的大瓜，必定会屁颠屁颠地告诉皇上。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郑注实名举报宰相李宗闵暗中勾连内官，与女学士郑若宪、枢密使杨承和多年以来都有秘密往来。

外朝宰相勾结宫人、内官，这是皇帝李昂另外一个敏感禁区。不出所料，李昂采取了更猛烈的惩罚，将贬谪路上的李宗闵再次改判，转为更为偏远的处州长史（今浙江丽水）。朝中涉事的牛李一党官员，包括其他两位宰相级官员，全都一起贬到了江南。

而李训、郑注凭借“宰相克星”的成就，终于威震天下。

对这一成就，天下人主要将其归功于冲在前面的郑注身上。毕竟坏话是郑注说的，举报是郑注干的，而李训一直以来看上去都是郑注身边无毒无害的小白兔。所以当郑注设法要担任宰相时，遭到了朝中清流人士的一片反对。纵然朝廷将那些诟病郑注的谏官也贬出了朝廷，皇帝依然不得不考虑到，郑注的名声实在太坏了，确实不适合担任帝国的宰相。最终，郑注只坐上了翰林学士的职位。

而李训，则成了最大的赢家。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八月，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并充任翰林学士。九月，李训又被火速擢升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赐紫袍、金鱼袋，如愿以偿地当了宰相。他从一个布衣蹿升为宰相，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甘露之谋，血溅长安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在李训、郑注掀起的朝中风暴中，宦官仇士良被启用为神策左军护军中尉。

此时的宦官集团之中，最有权力的便是左右神策中尉。宦官集团首领王守澄担任的是右神策中尉，仇士良升任左神策中尉，大有分夺王守澄权力的趋势。仇士良是宦官中的翘楚，当年曾在幽州担任监军，表现出色；后来在当今天子即位前的那场宫廷政变中立下大功。只是王守澄迟迟不愿意扶他上位，仇士良才在宦官集团中层埋没了多年。

如今被提拔为神策中尉，仇士良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用来制衡王守澄。但仇士良乐意，在宦官集团中摸爬滚打多年，仇士良知道，被当作棋子利用是件好事，他怕的就是没人觉得自己可以被利用。

朝廷的风暴正在继续，牛李一党被郑注、李训联手驱逐出了朝堂。时隔多年，朝廷终于出现了两大派系全都不在朝堂的现象。自然，以李训为首的第三股力量填补了这些空缺，当初李训在洛阳结识的士人官员、李逢吉的门生故吏、一大批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围聚在李训左右，啃食着牛李党争之后留下的大蛋糕。

而宦官集团之中，又一场风暴也随着仇士良的上位而悄然到来。

在仇士良之外，宦官集团内部也有着复杂的利益纠葛。王守澄虽然是宦官首领，但对个别宦官并不能完全指挥得动，更不用说“四贵”中的其他几位了。李训、郑注便一同谋划，将王守澄素来厌恶的田全操、刘行深等六位宦官封为“六道巡边使”，将他们统统赶出了长安，前往盐州、灵武、泾原等地，名曰巡察，实为贬黜。同时还给盐州、灵武等地的节度使下了密诏，让他们将这些巡边使暗地里除掉。

“四贵”之中，仇士良之前的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都与王守澄有矛盾，暗地里相互争权。王守澄的优势就是他与郑注、李训之间的关系。和郑注、李训联手，王守澄便能稳稳地把握皇帝李昂的心意，并排挤他在宦官集团中的竞争者们。

在郑注、李训的帮助下，王守澄成功将自己的头号对手韦元素撵到了淮南担任监军，仇士良也因此上位。此后的几个月，郑注、李训继续发力，在郑注的举报下，李宗闵与杨承和勾结的事迹东窗事发，李宗闵一贬再贬的同时，杨承和也被贬往西川担任监军。王践言也被发现是李德裕的私党，只是李德裕持身端正，倒没有李宗闵这般的勾结举动。但嫌疑在身，王践言同样被贬到河东担任监军。

这令人不得不佩服李训的手段——区区一个案子，办成了不少事情。

第一，为王守澄踩杨承和，为郑注踩李宗闵，几个政敌都被踩到了泥里。

第二，郑注不仅因此得罪了朝中的牛李一党，还遭到了所有朝臣的厌恶，从此无缘于相位，李训成功担任宰相，独揽中书门下的大权。作为李训的昔日恩主，郑注一向以诡诈权变著称，可在李训这里，郑注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李训的谋略。

第三，抖出李宗闵、李德裕两党与宦官间的事情，进一步加深皇帝对党争的厌恶。李训担任宰相以后，但凡是他讨厌的人，就指称其为李宗闵、李德裕余党，一指一个准，全都贬黜到外地。李训因此权倾朝野。

第四，也是最令人佩服的，李训看上去是帮助恩主王守澄除去敌人，实际上却是在推进一次宦官集团大换血，把在宫中军中根深蒂固的老一辈给调走，换来一批新一辈愿意听皇帝和李训命令的宦官。以往的韦元素、杨承和等人虽然与王守澄矛盾重重，但是如果出现宦官集团以外的对手，他们便会立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韦元素等人调到外地之后，王守澄才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时候再除掉王守澄，便轻而易举了。

事情正如仇士良所料一般地快速发展着。

李训知道皇帝李昂素来厌恶当初谋害宪宗的最大嫌疑人陈弘志。陈弘志一直与王守澄结好，至今好端端地活着。大和九年（835年）九月，李训为李昂献计，将陈弘志召回长安，看起来像是要陈弘志补充因杨承和等人出京后宦官职位的缺员。在进京路上的青泥驿中，陈弘志被卫兵奉命活活打死，一解李昂心头之恨。

对此，王守澄没有任何话可说，只能哑巴吃黄连。

陈弘志的死讯传来不久，郑注忽然请求出京，担任凤翔节度使。这件事情有很大可能也是李训撺掇的，因为凤翔镇是长安的西部屏障，神策军不少军营驻扎在凤翔。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可以很好地为王守澄控制境内的神策军。

但实际上，如李训所愿，郑注出京进一步架空了王守澄。郑注前脚刚刚出京，李训便与皇帝李昂合计，下令加封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在大唐历史上是一次破天荒的任命，宦官向来只统领北司的左右神策军，而十二卫一直是南衙的宰相们管理，宦官兼任左右神策军和南衙十二卫的统军将领，这还是头一次。十二卫上一次由一人统领，还是大唐开国不久时任天策上将、十二卫大将军的太宗皇帝李世民。

只是如今的南衙十二卫都已经名存实亡了，实际有兵的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并不在南衙十二卫之列。左右神策军都归神策中尉管理，这所谓的“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只是听起来高大上、实际却没有军权的虚职。王守澄明升暗贬，就这样被皇帝和李训一起夺去了实权。而失去了兵权的宦官，就算是加再多的头衔，也不过是一个老奴而已。

这是王守澄最为荣光的时候，而他的末日也将接踵到来。仇士良也估摸不出，皇帝那深渊一样深的城府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想法。然而事实证明，皇帝不会放过任何与宪宗之死有关的人。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王守澄荣升二十天后，皇帝李昂赐下毒酒，将王守澄鸩杀于私宅。这位一度拥有大唐最大权势的老宦官，被杀时就像一条老狗被宰一样简单。从朝臣到宦官集团，对此都一片平静，甚至还有不少人拍手称快，庆祝谋害宪宗皇帝的参与者中最后一位在世者的死亡。李昂下令将王守澄葬在长安城外白鹿原西南的浐水之畔，下葬之日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届时包括仇士良在内的所有宦官都要前去为其送葬。

除此之外，再无波澜。郑注平静地接受了王守澄的死亡，前往凤翔赴任。新任宰相李训尊留守洛阳的裴度为中书令，提拔人才，种种举措，大有名臣风范。仇士良和新任右神策中尉鱼志弘则成了新的掌权宦官，维持着宦官集团的平稳过渡。

但仇士良知道，李训此人不简单，他的表现越是正常，就越让人害怕。

王守澄下葬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距离王守澄葬礼只剩下七天。这天早晨，百官按照惯例分成文武两个班次，进入大明宫宣政门，过宣政殿，来到紫宸殿朝拜天子。

大唐的朝廷每日一朝，有着繁琐的礼制。由宰相领班，文官列在东手边，武官列在西手边，每边又按照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分成五个小班。五品以下没有资格参加朝会。御座下，有内侍手持伞扇列于台陛前，内廷的殿中省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奉御等内官分立在伞扇左右。一声禀告之后，天子缓缓从大殿的西序门进入，内侍立刻合上伞扇，遮住殿下朝臣们的视线，等到天子升上御座，坐定之后，伞扇打开，天子端坐的面貌方才展现在朝臣们眼前。群臣向天子参拜，等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向天子奏报一声“左右厢内外平安”，随后朝会才正式开始。

可是今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并没有报上平安，而是向皇帝报告了一件新奇的事情：左金吾卫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天降甘露了！

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不论是佛家还是道家，都把天降甘露视为极大的祥瑞。韩约报告完，还在殿上舞蹈了一番，然后又向御座上的李昂拜了两拜：“恭贺陛下，喜得祥瑞！”

“陛下登基九年，励精图治，终于感动上天，降下祥瑞。此乃可喜可贺之事啊！”宰相李训、舒元舆等人带着百官一起齐声奏道，“恭贺陛下，喜得祥瑞！”李训劝李昂亲自前去观看，得到了皇帝的欣然同意。

迎接祥瑞乃是大事，李昂特地下令，自己和朝臣们先移步到节庆之时方才打开的含元殿，随后让宰相们带着中书、门下两省主要官员先一步前往左金吾卫仗院查看韩约所说的甘露祥瑞。

左金吾卫的官署离含元殿并不远，宰相们却去了很久。李昂和朝臣们在含元殿等候了许久，直到日上三竿，宰相们方才返回。李昂询问情况，宰相们左右对望几眼，脸上现出了踌躇的神色。李训代表宰相们向李昂汇报道：“臣等与众位一起查验过，只恐怕那并非真的甘露，若要向天下宣布此事，还须谨慎一些为好。”

“竟有此事？”李昂道。转过头，看向侍立在身旁的仇士良等人，“那便遣中使再去看看！”

仇士良与鱼志弘领命，带着一众宦官前去再次查验。出宫的路上，仇士良丝毫未觉，几个身影紧跟着他们出了含元殿，正火速赶往宫外。

走进左金吾卫的大门，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已经在此迎候。仇士良见韩约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对，大冬天的依旧脸红出汗，不由对韩约笑道：“将军为何惊慌如此呢？”虽然没有见到韩约所说的“甘露”，但仇士良也能猜出个一二来。定然是韩约故意造出一个祥瑞，以求取皇

帝的欢心，只是没想到宰相查得太细，把事情搞穿帮了，这才让韩约沉不住气，把惊慌都写在了脸上。

韩约还没有回答，忽然一阵风徐徐吹来，将仗院内的帘幕吹起。仇士良看了一眼，立时惊恐万分。

他发现在吹动的帘幕后，正藏着一队手持兵刃、铠甲鲜明的军士。他们悄无声息地等在幕后，仿佛在等一个号令，然后一齐出动。这时，人马嘈杂声从院外远处传来，仿佛有大队兵马正在向宫中调动。

仇士良、韩约，还有在场的其他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空气仿佛在这时凝固了。仇士良终于明白了什么，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声嘶力竭地大叫道：

“跑啊！”

一群宦官，向着仗院的大门逃去。

时间倒退到半个时辰以前，仇士良等人刚刚出发的时候。李训看着宦官们走出，立刻令人向宫外等待已久的人马紧急下令：“诛杀宦官势在必行，火速入宫听旨！”

左金吾卫的甘露，是李训与韩约合谋炮制的一个诱饵，为的就是将所有宦官集团的首领引入左金吾卫的院中，聚而杀之。

自王守澄死后，郑注仿佛恍然大悟一般，洞悉了天子的意图。他意识到自己迟钝了，没能及时揣摩上意，为君分忧，以至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为了重新得宠，郑注一改往日对王守澄的亲密，积极万分地为除掉宦官而忙上忙下，急着要纳一个新的“投名状”。他献上一条毒计，在王守澄下葬那天，带领凤翔军杀到白鹿原，斩尽所有宦官头子。

李训不想让郑注抢了功劳，更不想郑注凭借杀宦官抢走神策军的兵权。所以定要在王守澄下葬之前完成诛杀宦官首领的工作，夺取宦官手中的权柄。李训召来宰相舒元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京兆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六人，定下了这场“甘露之谋”。除了南衙宰相能控制的金吾卫武装外，王璠、郭行余从自己任职的藩镇带来的数百随从，还有这几日李训所招募来的门客，都是届时的武装力量。

此时见仇士良等宦官离开，李训心中狂喜。他的计策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部分，前一夜炮制的甘露祥瑞已经成功将宦官首领们引了过去。眼下之计，就是给自己的党羽们下令，命京兆尹在长安城严密戒严，同时引宫外的武装力量入宫，把守宫城，防止宦官势力反扑。

然而，在这关键的时刻，河东节度使王璠竟然被吓住了，只有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从班列中走出，领受了李训的命令。

大明宫丹凤门外，数百邠宁部众、数百河东部众早已等候在门前。节度使的军令从含元殿传来时，不少部众也犹豫了起来。他们毕竟是边兵，贸然闯入宫禁，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尤其是源自于朔方军的邠宁部众，对当初朝廷对朔方军的猜忌仍然心有戚戚，更加不敢进宫。最终只有数百河东军在调令下进入了宫城。

含元殿上，李训一改往日作风，上下呼喝，指点江山。在他的号令下，数百身着河东服色

的边兵缓缓入宫，把守大殿及各处宫门。见此景象，朝臣们傻眼了，将目光停在高居御座的李昂身上。

而最高处的皇帝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沉默以对。

忽然，几人冲入大殿，一个尖利的声音高叫道：“外朝谋反！外朝谋反！”说话之人，竟是方才前去金吾卫的宦官仇士良。仇士良和诸位宦官神色狼狈，显然是狂奔而来。

方才在左金吾卫院中，仇士良和宦官们发觉不对，惊骇奔逃。此举打了韩约一个猝不及防，高呼幕后的刀斧手上前，但是已经晚了。门禁的卫士想要关上院门，而仇士良大声叱骂，阻止了大门关上，宦官们一行这才得以逃出生天。仇士良一合计，猜想定是李训的阴谋，于是一边让人联系禁苑中的神策军、羽林卫，自己一边带着手下宦官，趁邠宁边兵尚未完全控制宫门时，径直走入，回到了含元殿。

此时的关键，是御座上的天子，天子在谁那边，谁就站在正义的一方。

李训见仇士良返回，心知是韩约那边失手了。此时他不能犹豫，站前一步，对着殿外守卫的金吾士兵大声道：“上殿保卫陛下御驾的，每人赏钱一百贯！”

金吾士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百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有命拿钱，能保证有命花钱么？这些金吾士兵并不是韩约所属，事先也未参与同谋，看到这时的情景，竟无一人敢入殿护驾。

“外朝谋反，事情紧急，请陛下还宫！”仇士良穿过殿外侍卫的金吾卫队，来到皇帝面前拜奏，随即指挥皇帝身边的内侍准备撤离。须臾之间，一架软舆已到近前，内侍们扶着皇帝坐上软舆。从内侍到宦官，都知道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一刻，也都存着十万分的决心。见殿前有边兵、朝臣挡路，他们便掘开殿后的屏风，快速地穿过孔洞，往北边后宫的方向奔逃。

“不可！”李训见状急忙追上，手攀在软舆上高呼道，“臣启奏之事还未了，陛下不可现在入宫啊！”

这时，韩约带领手下左金吾卫追来，连同殿前正在踟蹰的金吾卫们一起，终于入殿，尾随皇帝的銮驾，想要阻止宦官们带皇帝入后宫。情势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罗立言带领京兆府中的巡卒、皂吏、不良人三百余人倾巢而出，自西赶来；李孝本带着御史台中的狱卒、守卫两百余人，自东赶来。

另一边宫中的勇健内侍们也汇聚到了含元殿，阻挡着宫外的援军。

不论是阻击的内侍们，还是追赶銮驾的援军们，都知道若是失败便是死路一条，因此全都奋力死战。两边混战在一起，虽然大部分人手里都没有兵刃，但他们拿起任何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打向对方。雄伟而华丽的含元殿变成了血腥的战场，双方都不是正规军人，但李训引入的巡卒们终究人多势众，数十名内侍登时尸横就地，血洒当场。而剩下的内侍们依旧浴血死战，不放对手过去。

这边厢，皇帝的软舆一直往北而行，李训兀自不放手，拉着乘輦呼叫着：“你们擅自挟持陛下回宫，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含元殿到宣政门，不过两三百步路，在李训的一路

阻拦下，乘辇就这样逶迤着慢慢往前。

这种时候，但凡皇帝开口说一句停下，宦官们也就只能把銮驾停下。可皇帝始终没有开口，这场事变之中，李昂一直都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看不出他曾与李训等人合谋，也看不出他站在宦官这一边。眼看着抬软舆的内侍已经跨入宣政门，李训再也顾不得其他，声嘶力竭地叫道：“陛下，不可！”

这时，软舆上的皇帝终于开口了，李训却没想到，迎来的是一句劈头盖脸的痛骂。

“呔！退下！”李昂瞪着眼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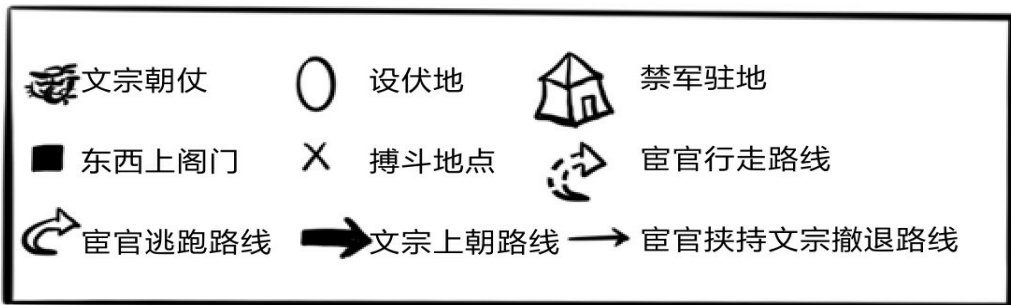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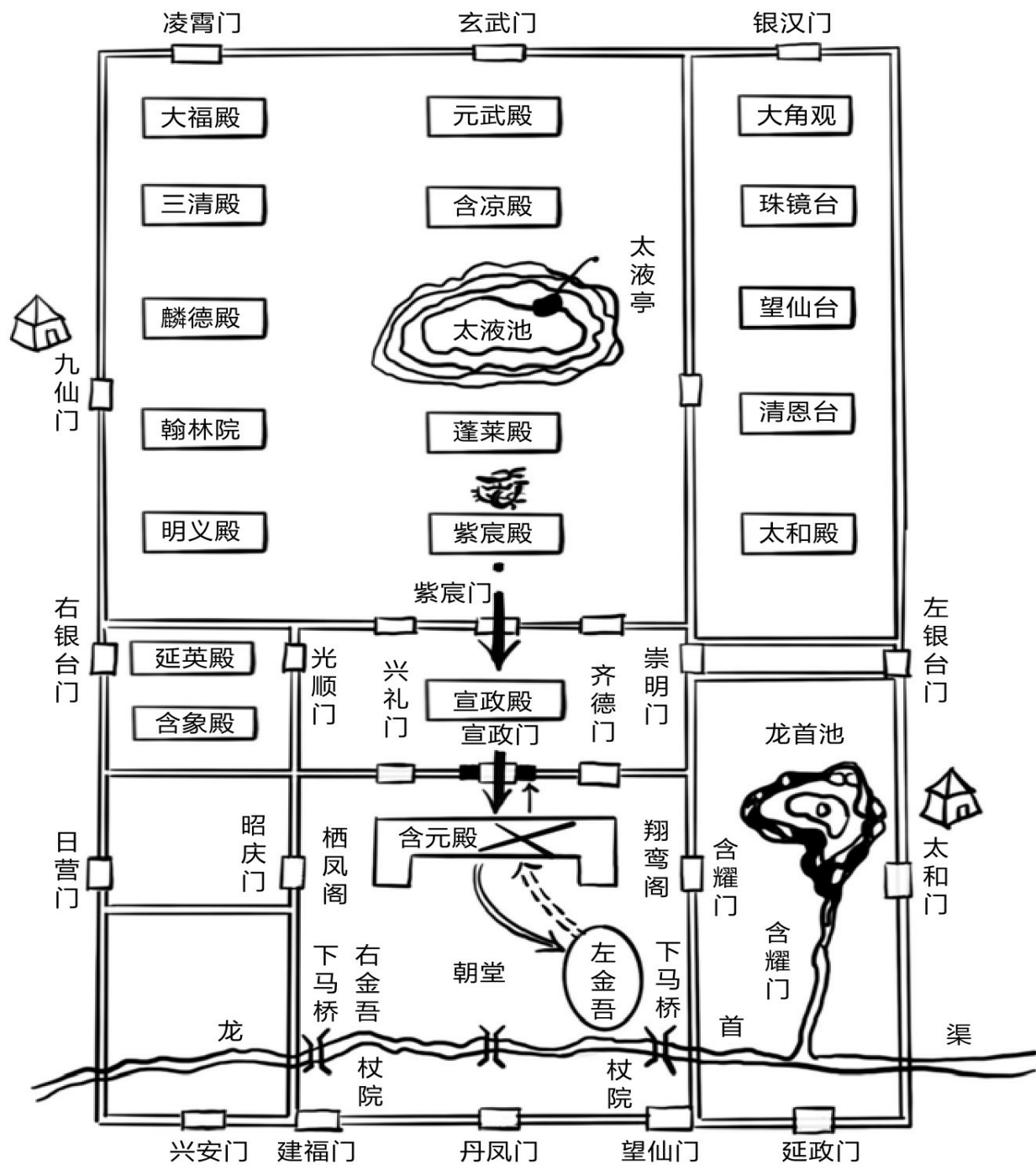
李训停下，呆呆地望着李昂，眼神中既有疑惑，又夹杂着恐惧。有了皇帝的亲口表态，一位宦官上前一拳打在李训的胸口，将其打倒在地。銮驾终于顺利进入了宣政门，大门随即阖上，里面传来了宦官们齐呼万岁的欢笑声。李训仆倒在地，呆呆地想了许久，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他在这时终于明白，自己已经被皇帝抛弃了。

他们的图谋失败了，只是因为踏错了一步。

李训自知大势已去，没有返回含元殿，直接走上了通往宫外的路。他拦下一名从吏，换上低阶官吏的绿衫，独自一人开始逃亡。

听到宣政门内传来宦官们山呼万岁的声音，含元殿上的众人面如死灰。百官们知道，这是宦官们胜利的宣告。皇帝已经被宦官控制，如今再斗下去已无意义，百官们悻悻然各自散去。

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也退回中书省，他们找不到李训的踪影，定不下主意，只能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吩咐厨房准备开饭。就在他们一起坐下准备吃饭的时候，门外匆忙来报：“有兵士从宫里出来，逢人便杀！”



甘露之变示意图

那是宦官们复仇的火焰！在仇士良的命令下，一千多名神策军手持利刃，杀入了南衙。王涯、舒元舆等宰相和高官们狼狈而逃，三省、六部、金吾卫千余人争相奔逃。神策军杀到时，中书门下仍有六百余名官吏没能逃出，因而遭到了神策军无情的杀戮。

仇士良下令关上宫城、皇城大门，抓捕叛党。神策军到处，遍地鲜血横流，一千余人因此丧命。连待在皇城中卖酒的小贩也不能幸免。杀戮逐渐扩大到了皇城以外的坊市，一夜之间，长安城尸横遍地，一片狼藉。不少城中流氓恶棍趁机出动，对仇人打击报复，对富户肆意抢劫。含元殿上参与的朝臣，甚至李训等人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也都被捉拿之后严刑拷打。

既然南衙的宰相们挑起了对北司宦官们的战争，那宦官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反击，哪怕血洗长安城！仇士良也不吝于再添上一把火，让对手看一看，和他们作对会是怎样的下场！

失意的帝王

一场“甘露之变”带来的疾风骤雨席卷了整个长安城。伴随着夜幕降临，长安城到了宵禁的时候，但坊市之间依旧喧嚣混乱，火光四起，到处都是人们凄惨的悲啼。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全城的士人官吏、黎民百姓，全都躲在家中紧闭门扉，焦急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二十二日清晨，又是百官朝会的时间。大明宫西南侧的建福门缓缓打开，夹杂着恐惧、好奇与不安的心情，朝臣们从宫门鱼贯而入。宫中传话说，百官每人只准带一名随从进门。里面禁军手持刀枪，夹道防卫。到宣政门时，大门尚未打开。此时，由于没有宰相和御史大夫率领，百官队伍混乱，不成班列。

皇帝李昂在紫宸殿上坐定，瞧见下面一片混乱，惊讶地问道：“宰相为何都不来？”

“回陛下，宰相们都谋反下狱了。”左神策中尉仇士良答道。

前一天宦官们指挥神策军发动的反攻中，李训、贾餗不知所踪，王涯、舒元舆等其他宰相被神策军全数一网打尽。仇士良将王涯的供状呈上，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们前日密谋除宦、发动宫变的经过，至于王涯是如何在拷问下写出这份供状的，已经不得而知了。

李昂拿着王涯的这份手书，悲不自胜。好好的一个大唐，宰相竟然被宦官们一网打尽，一个能站出来的人都没留下。李训等人的谋划，李昂虽然并未直接授意，却也并非全然不知，他本以为可以借由李训之手打压宦官的气焰，好让他进一步控制这群奴仆。谁知道，种种变故之下，他和李训都玩脱了，宦官全面反杀，宰相们一败涂地。

甘露之变后，宦官集团失去了对皇帝、宰相们的信任，而他们手里却有着京畿最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首领仇士良知道李昂与这次事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李昂私底下搞的这一套事情愤怒不已，当李昂透露出不忍的神色时，仇士良不客气地怼了回去：“陛下是昏头了？难道不知道，只有我们才是最忠心的么？”

李昂战战栗栗，不敢再说什么。

此时李昂考虑的已经不是自己能不能加强皇权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住自己性命的问题。要是宦官们起了杀心，那他可能就是大唐至少第三位被宦官所杀的皇帝了（肃宗、顺宗被杀存疑）。在宦官手中强大的力量面前，李昂只能服软，遵从宦官们的意愿。

此刻，奴仆才是主子，主子才是奴仆。

甘露之变的两天后，在前往凤翔的路上，乔装改扮的李训终于被神策军的游骑追上。他索性不跑了，坐定在路边，静静地等待命运到来。

政变失败后，李训独自一人奔逃，先是躲避在终南山的寺庙里，那里有与李训相熟的僧人，准备剃度出家，暂时躲藏。谁料寺里的小和尚们害怕获罪，将李训逼得离开了终南山。李训只能继续奔逃，打算投奔昔日的恩主郑注，可最终被当地的神策军抓获，械送回京。

“得我者能得重赏，不如携带我的首级前行，免得被别人夺去。”李训对捉拿他的人说道。此刻他只求一死，不想再被带到仇士良那里平白无故受辱了。

押送的军士二话不说给了李训一个痛快。李训的首级被割下，随后带往长安。

天使与魔鬼只有一步之遥，李训踏错了那一步，最终落入了无底的深渊。

这时，凤翔节度使郑注正率领五百亲卫军前往长安，准备届时在王守澄的葬礼上按计划对宦官发动袭击。行至扶风县时，郑注得知了甘露之变的消息，急忙返回。可仇士良派去的神策军却已经追上了郑注，砍掉了郑注的脑袋。

长安城乱了两日，直到神策军将进入城中各条要道，击鼓示警，杀了抢劫作乱者十余人，大乱方才终止。十一月二十四日，宫门打开，左神策军三百人，挑着李训的人头开道，带着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等李训党羽；右神策军三百人，则带着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等几位宰相。神策军押着他们绕东市、西市、长安城主要干道巡游了一圈，随后将王涯、王璠等一千人犯腰斩在了一棵独柳树下。大唐的宰相们面对着围观的人群，在血淋淋的铡刀下被斩为了血淋淋的肢体。

长安城的百姓们没有表示出同情，他们愤恨这些宰相当初给他们加税，所以纷纷叫骂着，向他们投出瓦片和砾石。被腰斩的宰相们在独柳树下呻吟了许久方才死透，随后被割下人头，和李训、郑注的首级一起挂在城楼上枭首示众。他们妻儿、亲眷也被一并收监，男子斩首示众，女子送进官坊为奴为娼。

一场高潮迭起的甘露之变，以这样血腥的屠杀而告终。所有参与此事的南衙朝臣，全都受到了宦官无情的报复。人头滚滚落地之后，朝堂又归于平静，皇帝和朝臣们都假装事情从未发生，但那血腥的三天，始终萦绕在所有人心头，宰相们半截身子混杂着泥土和鲜血凄惨蠕动的样子，每每出现在君臣们夜晚的噩梦里。

恐惧成了宦官们最有用的武器，借助着君臣们的恐惧，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一时间权倾朝野。

宰相空缺之后，由三省其他朝臣顶上，而谁来当宰相，则取决于宦官们喜欢哪一位。左仆射令狐楚原本是前朝名臣，皇帝李昂有意要他重新出山填补相位。但令狐楚曾据理力争，对王涯等宰相的罪状提出了多嫌疑点，触怒了仇士良。令狐楚之后便外调出京，由宦官们青睐的右仆射郑覃、户部侍郎李石担任宰相。

此时的中书、门下两省官署，已经在甘露之变中被宦官派遣的神策军摧毁成了一堆残屋破瓦，官署中的文书被毁坏得近乎一干二净，屋中陈设也被抢光。宰相们只能在一堆破烂上面收拾一下，继续办公。况且宦官当道，宰相们能做的事情变得极为有限，天下大事几乎都由北司的宦官们决定。连皇帝在延英殿里主持的内阁小会议，宰相们也要被仇士良排挤。但凡宰相们的意见不合意，仇士良便拿李训、郑注说事，奚落宰相们。终于有一天，郑覃、李石忍不住了，反问道：“李训、郑注是祸乱的魁首，那么请问究竟是谁把这些人力推到朝堂的呢？”

长安人都知道，李训和郑注是借着王守澄飞黄腾达的，如果要把李训、郑注的祸乱归咎于南衙的宰相的话，那宦官集团同样难辞其咎！仇士良听了宰相们这一番话，一时语塞，这

才稍稍收敛了一些气焰。

这个冬天，长安城陷入了多年未有的严寒，整座城池在恐惧而紧张的气氛中战栗不可终日。李昂问宰相们：“宫外安定下来了吗？”

李石答道：“治安已经好转。只是今年冬天特别冷，应该是因为刑杀太过的缘故。”李石没有说出口的是，王涯等宰相们的首级还挂在丹凤门上，每一次早朝，朝臣们从下面经过，心里都是心惊胆战，以至于不少朝臣入宫当值前，都要与家人交代后事，仿佛当作生离死别一般。而被处刑官员的全家老小的尸体，也都曝露在刑场上，任由霜雪覆盖。

李昂自然听出了宰相的言外之意，可是刑杀是否过重，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事情了。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的冬天特别漫长，长到所有人都近乎窒息。新春到来之际，李昂下令改元开成，希望新的年号能洗刷一下朝廷内外肃杀的气氛。

自甘露之变以来，后宫到前朝，几乎都被宦官集团控制。仇士良甚至请求将原本由金吾卫负责的外殿守卫工作也交给神策军来执行。如果这个要求被答应，那李昂的身家性命就完全被宦官集团所掌握了。好在有谏官据理力争，仇士良最终没能如愿以偿。

这虽然也算是一个小胜利，但李昂始终高兴不起来。

王涯等人一直曝尸街头，直到开春，尸首已经开始发臭，都无人敢去收敛。直到左仆射令狐楚看不下去了上奏，这才被卷在草席里，下葬于城西的乱坟岗。仇士良对此尚且不能忍耐，偷偷派人把尸身挖出来，丢弃到渭水河边喂了狗。

那次事变过去半年多后，长安城依旧风声鹤唳。一日李昂单独召见了宰相们后，长安坊间传出流言，说皇帝与宰相商量好，把兵权交给宰相们了。可如今的朝廷，连金吾卫都已经被没收了重型军械，形同虚设，除了宦官手上的兵权，根本没有别的兵权可以授予。难道皇帝又要从宦官手里夺兵权？这个流言再度在坊市中病毒式地传播，宦官们对此紧张不已，城中百姓也惶惶不安，几天不敢脱下衣服睡觉，生怕城里再度打起来。

直到李昂得知后，亲自找来仇士良、李石等南衙北司的负责人，反复解释，误会才得以消除。

可这个误会解除了，李昂自己的心结又有谁来解？他自忖不是一个昏庸的帝王，登位十年，也算是励精图治。没成想在他登基的第十年，朝廷内部积压了几代人的宦官问题突然爆雷，以至于宦官专权，连他一个堂堂皇帝，都要看仇士良的眼色行事。他究竟错在哪里？是任用李训？还是诛杀王守澄？可王守澄难道不该杀？李训的权谋之才难道不能用？

对于这些问题，李昂想不通，道不明，以至于整日郁郁不乐，连他素来爱好的看球赛、搞狩猎宴会这些项目都渐渐地没了兴趣。往日的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阳光青年，变成了一个深居简出的黯淡宅男。宦官们为了逗李昂开心，招来了一大堆歌手、乐师、伶人、杂技演员，热热闹闹地在会宁殿表演，供李昂闲暇时观看，而李昂只是遵从着宦官们的安排，却从未展开过笑颜。

他开始用漫长的闲坐打发时间，有时徘徊于宫廊，有时凭栏眺望，有时则关起门来自言自语，长久地叹息。

在延英殿上，李昂问身边的宰相：“朕每次与爱卿们议论国家大事，都会忍不住发愁。”

宰相李石回答道：“陛下当知，治国无法速成。”

“朕每每读书，都恨自己能力不济，只是个平凡之主。”李昂说。

“只要陛下用好内外大臣，以宽御之，事情便终会有起色。”

李昂在很久以后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原本以为只是一句安慰，后来才意识到，这句话其实点明了前几年李昂当皇帝时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他过于急迫地想要排除朝中奸邪，建立自己的功业，这才对李训、郑注这样的激进分子言听计从。其实，宦官只是寄生于皇权的附属品，就算在甘露事变之后势力愈发强大，归根到底也是皇帝的家奴，需要依赖皇帝的名义行事。如果能善于利用、引导、驾驭，那就能让宦官们如臂使指地为皇帝所用。而李训、郑注知道皇帝的喜好，所以才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甚至打起了消灭宦官集团所有首脑的主意，以至于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只是此时的李昂还没明白这个道理。

过了几天，李昂在延英殿再次与宰相们闲聊，整个人的状态更差了。他说：“我们谋划天下大事，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还不如都回去，各自喝酒买醉吧！”

宰相们惶恐地回道：“这都是臣等之罪！”

失意之下，李昂原本渐渐康复的风疾又开始严重起来。开成二年（837年），太子李永在后妃的诬陷之下幽闭而死，这让李昂后悔不已。他才三十岁，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却相继离他而去，这更是加重了李昂抑郁的心情。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的一场宴会上，有一个杂耍小儿表演爬杆子的杂技，他的父亲在底下来回转圈生怕儿子掉下来。这种父子之情使得李昂想起了自己逝去的儿子们，不由得说道：“我拥有天下，却不能保全一个儿子。”随后一病不起。

他的病养了一阵，稍稍好转。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朝结束，李昂独坐于思政殿，蓦地想起，距离那年的甘露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他召来翰林学士周墀，二人一起对酌。他们饮了一会儿酒，李昂忽然问道：“依你看，朕可比前代哪个君主？”

“听天下人都说陛下可比古时的尧舜。”周墀答道。

李昂不由得苦笑：“朕怎敢与尧舜相比？”顿了顿，李昂问道，“你看，我应该与周赧王、汉献帝相类吧！”

周墀惊道：“周赧王、汉献帝都是亡国之主，怎可与陛下相比？”

李昂叹了口气，“说得也是，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强藩，今日朕却受家奴钳制，只怕比周赧王、汉献帝还不如呢。”言罢，泪湿沾襟。从此之后，便不再上朝，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很快到了无法下床的程度。

他短暂的一生，终于要走到尽头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昂为宦官们准备了一道题目。

李昂的亲生儿子都早逝，所以立了哥哥敬宗李湛的长子李成美为太子。当李昂的病情急剧恶化时，他下令诏左右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伴随左右，将太子李成美托付给了他们，并让他们联系南衙宰相们入宫，一起辅佐太子监国。

这些年，左神策中尉仇士良仍是宦官集团的头子，但宦官集团内部依旧有不服仇士良的派系，为首者就是左右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李昂特意绕开仇士良，让刘弘逸、薛季棱来宫中主持工作，就是为了在宦官集团中培植起反对仇士良的力量。等到太子如愿继位，刘弘逸、薛季棱就将有拥立之功，足以成为与仇士良叫板的新势力。

这也是最经典的帝王之术——在宦官集团内部形成权力制衡，谁也赢不了谁，最终让两派都不得不依靠皇帝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太子将来也就能游刃有余地管理手下的这群仆人。这也是李昂最后能做的事情了，当初他只是一个闲散的亲王，骤然成为皇帝，根本没有经受过帝王应有的训练，经过这些年的反思，李昂方才悟出做皇帝的道理。可惜的是，他明白得太晚了。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的新春，李昂开始渐渐不省人事，他最后清醒的时候，心里应当是欣慰的，为自己给宦官们留下的难题暗自满意。

只是李昂想不到，仇士良根本不会按他准备的套路来。

颖王当时名字为“李漣”，后改名，以下统称“李炎”。

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不接受这个安排，他们可不想让拥立之功落到别人手上。得知宰相们入宫的讯息之后，当天晚上就伪造遗诏，废太子李成美为陈王，另立敬宗皇帝另一个弟弟颖王李炎^④为“皇太弟”，负责处理军国大事，并带李炎登上朝堂接见百官。有仇士良、鱼弘志背后的神策军，废太子、立颖王的事情轻而易举，几乎没有遭到反对。

弥留之际的李昂纵然知道了，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默默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日，李昂带着无限的惆怅，病死于长安宫中的太和殿，享年三十一岁。后来他被追谥为“文宗”，也算是大臣们对他的褒奖。

而颖王李炎也在仇士良的扶持下成功登基。在仇士良的劝说下，几位可能对皇位构成威胁之人，都被一应赐死，其中就包括太子李成美。几个月后的文宗葬礼上，仇士良又趁机击杀了送葬的左右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再度全面掌握了宦官集团。

这已经是大唐第十七次皇位更迭了，和过去一样地残酷，一样地血雨腥风。

第六章

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

——君臣合力的中兴

洛阳城里散淡的人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在洛阳的岁月里，白居易总是会回忆起他在杭州担任刺史的那段时光。那是十八年前了，江南还是长安人眼中的瘴疠湿热之地，不宜人居。尤其是杭州，时常有西湖水患。西湖是杭州城西的一片湖泽，与其说是湖，不如说是沼泽。平日无法从中抽水灌溉农田，每逢大雨之年，西湖水涨，湖畔之苗尽皆淹死，十分不宜人居。白居易主政后下定决心治水，于是与幕僚反复研讨，终于研究出了治理西湖的良法。他们挖出湖中淤泥，用泥在湖上修建了一条堤防，平日蓄水，以备旱时，暴雨之日，则开闸放水，以减水灾。这就是后人所称的“白堤”，从此西湖水害减轻，杭州风调雨顺。而这片西湖，也从当时的城中居民之害，变成了一片风景秀丽的名胜。

在杭州任官的三年，是白居易一生引以为傲的三年，为官一任便能造福一方百姓，是善莫大焉之事。而那“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湖畔景色，则成了白居易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的回忆。二十年后的开成二年（837年），白居易在洛阳定居，与好友刘禹锡一起宴饮交游，时而一起追忆当初在江南的岁月，兴之所至，便有了诗歌唱和。

这首《江南好》便是白居易在此时写下的乐府诗，用的是时下的流行歌曲《谢秋娘》的曲调。《谢秋娘》是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为悼亡他的爱姬秋娘所作，曲子哀婉悠长，这种明媚又带点感伤的曲调，竟然与白居易诗中那带着一点小伤感的回忆结合得天衣无缝。当然，白居易选《谢秋娘》的曲牌，确实也带着一点致敬的意思。当初他与李德裕在江南相识，也有过以文会友，以诗相赠的情谊，只是这些年时移世易，中间还夹杂着牛李党争的恶斗，两人的友情都已经回不到当年。

白居易与刘禹锡，此时都已经六十六岁了，他们各自经历了一段独特的人生道路，终于在此时走到了一起。白居易担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刘禹锡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实际都成了政坛中的闲人。白居易的宅院在履道里，刘禹锡的园宅在怀仁里，各自拥有一片大花园，相距只有两三个街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最理想的生活了：他有一座不算大（占地十七亩），也不算豪华（有大片景观湖、大片竹林、太湖石星罗密布），关键是恬雅秀美的园林宅第，远离闹市的喧嚣，独有一片幽静。白居易在这里过着闲情雅致的生活，和结发妻子一起慢慢变老，还有两位美娇娘相伴，一个叫小樊，一个叫小蛮，小樊的樱桃小嘴最是可爱，小蛮的杨柳小蛮腰最是动人。

而且，最好的朋友的家就隔着两三条街。

在寒冷的冬夜，青毡帐内，炉火融融，新熟的酒泛着清香，白居易在信笺上写下一首短诗，差仆人送给怀仁坊的老刘。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随即友人轻身到访，一同饮酒、看雪。小樊和小蛮为他们添酒，他们则借着酒意，即兴赋诗，欢饮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

白居易与刘禹锡就这样“互发朋友圈”一般地消磨时光。白居易看见喝空的酒瓮，便题诗一首发给刘禹锡（《题酒瓮赠梦得》），过了一会儿刘禹锡回了消息，也是题诗一首回赠（《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白居易炼药失败，生气地喝起酒来，题诗一首发给刘禹锡（《烧药不成命酒独醉》），过了一会儿刘禹锡又回了消息，题诗一首回赠（《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夏天到了，白居易忽然在午睡时听见了蝉鸣，还是题诗一首发给刘禹锡（《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过了一会儿，刘禹锡又回了消息，同样是题诗一首回赠（《酬乐天闻新蝉见赠》）。开始斋戒了，写诗发给刘梦得；长斋月满可以喝酒了，又写诗发给刘梦得。

在白居易眼里，若是论诗才，举目天下，在世者恐怕只有刘禹锡能与他匹敌（过去的朋友元稹的实力似乎要差点），所以两人惺惺相惜，又志同道合，一起造访诗友、酒友、山水友、空门友、禅道友。洛阳城中俨然形成了一个隐士们的文化圈。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洛阳，正迎来它在历史上最后的辉煌。安史之乱以来，这里近八十年未曾经历战火，汇集了从河朔、河东到江南、岭南的各色人等，处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天下物资在此集散，四处都展现出别样的繁荣景象。更重要的是，这里远离京师长安这个是非之地，又是帝国的陪都，所以成了历年来朝廷政治斗争落败者的闲居之地。毕竟东都官员，编制都在中央，且都是像白居易、刘禹锡这样以京官的身份“分管”东都事务，其实等于没事干。当权者也乐于给被自己排挤的同僚们留个面子，安排在东都，不必贬谪到遥远的南方，这样自己将来万一同样落败时，也好让对方可以手下留情。

于是，洛阳城汇聚了李逢吉、裴度、李绅、裴磷、崔玄亮、皇甫曙、李仍叔、吴士矩等一大批士大夫官员，他们既有牛李一党成员，又有裴度、李德裕一派成员，还有许多是中间派。在洛阳，他们暂时撤去了政治斗争的阴云，愉快地交游在一起。

裴度下野后，两次担任东都留守。为天子驻守东都虽是重要职责，却没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平日只有巡视宫殿、拜表行香之类的仪式性工作。裴度的宅子在城东南的集贤里，号为绿野堂，就在白居易的履道里隔壁。工作之余，裴度便与白居易、刘禹锡一起喝酒，有时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娱自乐。

三月三日，是一年一度的上巳佳节，一场文酒盛会在洛水之畔举行。主持之人是誉满天下的东都留守裴度，参加阵容也是史无前例地豪华。除了文坛巨匠白居易、刘禹锡，还有萧籍、李仍叔等十三位东都官员，均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泛舟于洛水，穿过洛阳城，从天津桥下行过，继续溯流而上，魏堤、宫墙、苑树、川色，尽皆收入眼底。这场盛会惊动了洛阳城的士人、百姓，他们汇集在洛水河畔，一起纵酒放歌，莺声燕语。

过去的这四年，长安城血雨腥风，从李训崛起，到甘露之变，再到宦官掌权，不知有多少颗公卿大夫的人头滚滚落地，挂在城楼上。而洛阳依旧温馨闲适，以至于多少年后白居易回忆起与裴度一起喝酒的日子，仍然带着温暖的笑意。对裴度，白居易是敬重并且羡慕的，因为裴度的过往正是白居易、刘禹锡毕生的终极理想：出将入相，成就不世功业，然后急流勇退，归隐于诗酒田园。只可惜，这个时代没有留给更多人足够的机会，他们没能立下不朽的功勋，便只有留下不朽的诗章了。

这年五月，裴度调任河东，新任东都留守同样是白居易的老熟人——牛僧孺。失势的牛僧孺从淮南节度使转任东都留守，来到洛阳，住在城东的归仁园。这是一处极大的豪宅，几乎占据了整个归仁坊的面积，牛僧孺将他在淮南时收集的各类太湖石安置在庭院和园林中，种下牡丹、芍药千株，竹林、桃林成片，还引来伊河之水，造出一片小滩，穿流在竹林花圃之间。牛僧孺此时虽然下野，门生故吏依旧遍于天下，他们知道牛僧孺爱好奇石，于是争相寻找好看的石头赠送。牛僧孺收下了这些赠品，对他来说，每一块太湖石都有着独有的灵性，蕴含着鳞甲洞天，抑或是风雨雷鸣。经历了半生的朝堂斗争，牛僧孺能从这一方方石头里体会出俗人不能体会的感悟。

归仁坊恰好在刘禹锡住的怀仁坊与白居易住的履道坊之间，白居易和刘禹锡时常一同来归仁园中造访。他们几乎都是同年，也各有一番前情过往，有过旧情也有过不愉快。但在洛阳，他们抛下了过去的误会，在田园的诗情中一起忘情。

只可惜，牛僧孺一生的政敌李德裕此时已经离开洛阳，前往浙西担任观察使了，正好与牛僧孺完美错过。早在十年前，李德裕就在洛阳城外的伊川置办下一处别业，名为“平泉山居”。那时正值穆宗在位李逢吉对其打压得最为凶狠的时候，李德裕曾想过，若是此生再无机会施展抱负，便像陶渊明那样归去朝堂，“只应将戾鹤，幽谷共翩翩”，做一个寄情于山水的世外闲人。他在开成初年期间住在这座平泉山庄中，时而与洛阳士人共游，邀集三五好友，一同在伊川之上秉烛夜游。人们将其称为“平泉会”，大有当年王羲之等人在兰亭曲水流觞的意境。

洛阳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李德裕在平泉山庄待了不到一年，便再次出外奔波。他与牛僧孺仿佛是两条永远交错而过的曲线，如影随形，却始终相背，没有交集。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经历了五十年官场沉浮的裴度终于辞去了河东节度使的职位，退休致仕，回到了东都洛阳，在自己集贤里的旧宅住下，安度晚年。

次年三月三日，又是一个上巳佳节，又到了集会修禊的时候。牛僧孺已经离任，不在洛阳，裴度也已经病重，无人可以再组织一次像当年那样盛大的雅集了。

在长安城的曲江池，唐文宗李昂赏赐宴饮，群臣赋诗。文宗看看群臣，又看看身边的宦官，想起先朝尚有裴度这样的良相得以帮助宪宗成就功业，可如今放眼望去，却无一人堪能成为朝廷的股肱，不由得思念起了远在洛阳的裴度。他派宦官赐给裴度诗一首：“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并随赠诗附亲笔书信：“朕想见到裴卿的唱和诗。知道裴卿久病未痊愈，必定乏力无心和诗。裴卿尽可改日将和诗给我。通常都说，春季是难于养病的季节，需要尽力调养护理，尽快使血气和顺。心中怀念千百，所写不及一二。”

然而书信刚到集贤里的绿野堂，裴度就去世了。

不久之后文宗也在郁郁不乐中崩逝，颖王李炎继位，改元会昌。朝廷的变动并没有对洛阳城的诗酒雅会产生任何影响，洛阳的士人们依旧白日放歌纵酒，夜晚欢饮达旦。

金陵城里，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在藏书楼里望着窗外的晴空万里，掩起书卷，缓缓吟哦：

幽居人世外，久厌市朝喧。苍翠连双阙，微茫认九原。

残红映巩树，斜日照 辕。薄暮柴扉掩，谁知仲蔚园。

都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李德裕身为节度使，心境同样相类于隐居。在淮南任上，李德裕寄情于山水，闲暇时读书写字，虽然朋友不如洛阳时那般繁盛，却也另有一种雅趣。

可惜，归园隐居只是李德裕的一番理想，他早已身处朝堂的旋涡中，就算离长安再远，也避不开那些政治斗争。

敕使不久之后来到淮南节度使的官署，宣布了新皇帝李炎的制令：李德裕即刻还朝，将有大用。

虽然身处千里之外的金陵，李德裕始终与朝中之人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并且对淮南监军杨钦义厚加笼络。杨钦义回朝担任枢密使后，大力劝说皇帝重用李德裕。李德裕再次担任宰相几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于是，李德裕即刻启程，前往长安赴任。

还朝的路上，种种景象都令人触目惊心。

大唐的财富，立足于千万农民日夜耕作生产所得的农业产出之上。帝国建立的根基，同样是这些男耕女织的普通农民。朝廷从这些自耕农头上收税、征兵、征发徭役，而这些自耕农相应地得到了安全的保护，以及向上攀升出人头地的机会。两百年来，从这些自耕农家庭走出了不知多少骁勇的战将，也有不知多少耕读传家的农户立志科举，通过科考成了大唐的官员。靠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帝国得以蒸蒸日上。

但这些普通农民的苦难，从来只是化作血汗融进土里，没能入得公卿大夫们的法眼。玄宗朝以来这一百年间，自耕农们大多在重重的税费盘剥下破产，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地主豪强们，变成了为地主老财打工的佃农。他们一辈子辛苦耕作的土地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毕生创造的财富也大多不属于自己。财富属于土地田庄的主人，那些吟诗作赋的公卿。洛阳城的文人豪客们之所以可以整日游山玩水，装饰他们的田园，同样也是因为他们城外有大片大片的农庄，有大量的佃农们为他们耕作，为他们提供可以挥霍的财产。

曾经在洛阳待过几年的前任宰相李绅，同时也是李德裕的政治盟友。他曾以数篇短小精悍的《悯农诗》轰动文坛，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流传得家喻户晓。可是这些对农民们的怜悯，只是他赖以成名的资本而已。李绅的生活依旧花天酒地，奢靡异常，并未因为他曾怜惜过那“锄禾日当午”的农民而有丝毫的改变。

白居易也曾写过《观刈麦》，目睹农夫农妇们辛劳贫困的样子。可是随着年岁渐长，当年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变作了老干部风格的安逸享乐。他交友遍地，访问名山古刹，他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便是吃斋念佛，勤修佛事，闲暇时去城外香山寺、玉泉寺访问僧人朋友。可白居易又可曾知道，寺庙、僧人已经成了最跋扈的地主？佛寺名下都有大量的田庄，雇佣了

数量庞大的佃农，这些佃农日夜劳作，却只肥了僧人的肚腩。相比于普通的地主老财，寺庙甚至还不需要交税，不用分给朝廷一星半点的油光。

天下还有这么多积弊需要去改变，此时容不得李德裕自己偷闲。

只是李德裕也知道，朝廷的水太深了，朋党的斗争太激烈了，此番入朝，等待他的也许会是更为残酷的命运。

经过洛阳时，李德裕没有入城，而是在伊川上的平泉山庄小住了一晚。他似乎对将来自己的命运有所预感，所以告诫住在平泉的子孙们：“以后要是有人卖掉平泉庄，便不是我的子嗣。”以此作为家规，告诫儿子和孙子。就算他在朝中失败得粉身碎骨，也希望能为子孙们留下这座庄园。

山庄美景虽好，却容不得李德裕在此多作停留，长安局势瞬息万变，李德裕要尽快入朝，以免生出别的变故。那天晚上，李德裕从城中邀来几位好友，最后一次在山庄中秉烛夜游，置酒纵歌，大笑三千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

第二天，李德裕带着酒意出发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精心设计的这片园林，尚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带着这样悠然的心境回望。迎接他的，将是长安更加激烈的刀光剑影。那座帝都都是一个吃人的怪兽，最终会将他咬噬得粉身碎骨。

李德裕归来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李德裕入朝，随即被拜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持朝政。下野五年之后，李德裕再度成了帝国的宰相。

在延英殿上，二十六岁的天子李炎向李德裕请教治国之道。君臣二人四目相对，李德裕能从李炎的眼睛里看到炽热的火光。李德裕曾担心，这位年轻人被仇士良拥立，不知是否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傀儡。这时的李德裕放心了，太宗开国时驰骋天下的英气依旧跳动在李唐子孙的血脉里，从未停歇。

沉吟片刻，李德裕奏对道：“治国的关键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但是，正邪之间往往相互指责，所以人主很难分别。臣以为，正直之人就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他物；奸邪小人就像藤萝，不相互攀缘就无法生存。所以，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皆因意志不坚，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之人为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

这是一袭意味深长的回答。

乍一听，李德裕说的不外乎是区分正邪、明辨是非那一套，和村口的老学究讲话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细细地品，却能依稀能分辨出李德裕的弦外之音。

李德裕是不折不扣的儒家，深知治国理政，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要处理好人的问题，就需要娴熟的政治手腕。而政治的关键，则在于四个字——分清敌友。李德裕说要辨别正邪，可谁是正、谁是邪，又如何能够轻易分辨？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一个人是正是邪，在于是否站在领袖的同一立场，与领袖拥有共同的利益。和领袖站在一块的人就是正直之人，应当加以拔擢；反之就是奸邪，应当加以摒除。

第二层意思，也是李德裕最希望李炎同意的，便是与宰相推心置腹，用人不疑。从穆宗到文宗这二十年，大唐走了曲曲折折不少弯路，归根到底是朝堂内部的朋党派系斗争，你方唱罢我登场，导致君臣根本没法一心治国。所以李德裕在最后近乎提出了一个请求，请天子给予他绝对的信任，君臣齐心协力，创造一番功业！

李炎天资聪颖，应该是听懂了李德裕的回答。从那时起，他选择了尽自己所有可能去信任这位四朝老臣。

君臣联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清算大宦官仇士良开始。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秋天，李炎加封仇士良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统内外三军。这个加封是何等熟悉，仇士良之前的最大宦官王守澄，就是因为改任这个职务后失去了实际的军权，并最终失势被杀的。

仇士良是亲眼看着王守澄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自然警觉了起来。可仇士良的本职终究是左神策中尉，接近中枢的工作由左右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负责，而这二人都是李炎一

力从外藩提拔进京的新人，对天子听话得很。仇士良隐隐觉察到了天子对他的敌意，只得暂且接受了这个任命。

如果碰到这点事就低头认输，那也忒小看他仇士良了。一个在甘露之变中手沾千万人鲜血的“大魔王”，岂会害怕这点小风小浪？他不慌不忙，反手就是一记反击。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正当宫中准备要为皇帝上尊号，在丹凤楼宣布大赦的时候，一个流言随风飘过，散布在神策军中：“宰相与财臣们准备顺便在宣布大赦的诏书中加上一笔，要减少禁军的衣粮配给，降低士兵军饷了！”

降人工资如杀人父母，这个道理古今皆然。禁军将士们立刻炸了锅，开始聚集在一起大声骂娘。而仇士良也不失时机地出现，慰问将士们：“宰相们的这个政策，连咱都觉得不对。要是真这么做，到了圣人加尊号那天，士兵们肯定会去丹凤楼下喧哗鼓噪的！”仇士良不提到也罢，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士兵们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闹事。

消息传到李德裕那里，李德裕自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仇士良干的好事。他这是要借机立威，让天子和朝臣们看清楚，究竟谁才是京畿最强军队的指挥官。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李德裕立刻启奏，请天子开启“延英奏对”。

延英奏对是在延英殿这个天子办公室里开的小会，由中书门下、翰林院主要负责人以及四大宦官一同参加，小范围共同讨论核心政务。李德裕希望把话在延英奏对中说清楚，打消宦官、朝臣的疑虑。

李炎听了李德裕的汇报，当即大发雷霆，说这种无稽之谈何必要开延英奏对？挥手叫来枢密使，让他们把口谕直接传给禁军各大军营：“大赦诏书中原本就没有这回事。赦书内容都是出自朕的意思，而非宰相。尔等这些话，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几句话，将意思说得清清楚楚：第一，辟谣，宣布流传之事都是子虚乌有；第二，表态，明确天子与宰相穿同一条裤子，君臣一心；第三，指桑骂槐，看似训斥禁军将士，实则矛头直指煽动军心的仇士良。这句口谕传遍三军后，种种流言立刻停息，几天后，丹凤楼上的仪式如期举行。

而仇士良也深切体会到了天子摆上明面的不信任，以及失去天子信任的后果。

宦官集团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一个个都是人精。李炎表态一出，所有人都看出了天子的心意。仇士良失宠了，对仇士良或许是坏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可都是实打实的好事，这意味着其余宦官们往上爬的机会来了。他们不用担心仇士良的倒下会给宦官们的整体利益带来影响，因为宦官典兵已经成了帝国驾驭军队和地方藩镇的重要体制。而宦官们的地位并不来自于仇士良的个人影响，而是得益于这个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多一个仇士良还是少一个仇士良，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初，仇士良借这个体制爬上高位，一度成为帝国最有权势之人。如今，仇士良也尝到了体制反噬的滋味。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仇士良感觉自己手下的宦官们愈发地蠢蠢欲动起来，走到哪里都有不合作、不配合的刺头。而鱼弘志、刘行深、杨钦义等几位宦官高层更是上蹿下跳得厉害，巴不得仇士良早一点下台。

种种压力之下，仇士良不得不向天子请求退休，告老还乡。李炎等这一天也很久了，欣然同意，并且给了优渥的加封。一码归一码，李炎自己是仇士良一力扶持上来的，有这一层功劳在，李炎当然要多加赏赐。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夏天，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光荣退休。徒子徒孙们带着不舍与忐忑送仇士良出宫回家，并向仇士良请教在宫中立足的经验。

人之将走，其言也善，这位老宦官终于向徒子徒孙们袒露心扉：“你们记住，千万不可让天子空下来，天子一空下来，就会开始思考，而一思考，咱们就危险了！应该时时刻刻以声色之娱灌满他的耳目，而且还要时时花样翻新，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然后我等就可以得志了。还有，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读书，也不可让他接近儒者，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的兴亡之迹，就会心生惕厉，到那时，我等就会被疏斥了。”

扳倒了仇士良，高悬在天子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终于挪走了。由李炎扶持起来的刘行深、杨钦义成了新的宦官首领，然而他们的威望并不足以镇得住满朝的大臣们。宦官集团横着走的日子结束了，他们此时就像一头拔了毛的藏獒。

拔了毛的宦官集团才是好的宦官集团。对李炎来说，他只需要宦官集团代替自己控制军队，而宦官们已经恢复成了工具人的角色，这样便足够了。

此时，另一件事情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那便是对寺院经济的整顿。

经过二十年的休战，大唐的户口、财政都有了改善。但李炎和李德裕想要有用于天下，光靠前几代人积累下的那点存货，是远远不够的。此时的天下局势并不安宁，北方的回鹘汗国发生内乱，一些部族开始南下侵扰边境；幽州镇发生内乱，内部再次发生迭代。若是朝廷有了战事，经年累月的话，就会再次陷入经费困境。

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结到经济问题上，所以经济是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李德裕虽然不是财政专家，但在看问题方面，他比寻常只会计算经济效益的专家更为毒辣。他的眼光一动，放在了寺院上面。

回长安这一路，李德裕再次目睹了寺院田庄的乱象。前几代天子都是信佛之人，宪宗皇帝甚至还花钱千里迢迢将一枚佛陀指骨舍利迎进长安，此举受到当时昌黎先生韩愈等人的强烈反对。有天子带头尊崇，寺院便雨后春笋般建了起来，单单长安城中就有上百家寺院。善男信女一掷千金，让众多寺院积累下了大量财富与土地。最初朝廷为了表示支持宗教事业，曾颁布政策，免除寺院缴纳田赋的义务。可随着寺院田庄越来越多，朝廷可以收税的田地就越来越少。

更有甚者，寺院经济还盘活了一条条黑色产业链，一些富豪之家将自己的田庄挂到寺院名下，借此逃避纳税义务。还有人将自己挂名在寺庙里，做假僧人、假尼姑，借以偷税逃税，躲避徭役。

会昌二年，唐廷下令天下所有违法僧侣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严控各寺庙僧侣数量，清查寺庙中在册的僧人，禁止私自剃度。同时清理长安城中寺庙，仅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

除了佛寺，全国各地还有信耶圣的大秦景教、信阿胡拉玛兹达的波斯祆教、信明尊的摩尼教，各自也都有大量信徒和寺产。朝廷也一并进行了打击，尤其是摩尼教僧人，由于具有回鹘背景，朝廷下令没收所有摩尼寺的庄宅钱物，焚烧其书籍图画，流放其僧侣。

政令一出，立刻遭到了长安寺院的激烈反对。僧人眩玄公开带领寺僧对抗清查寺院的京兆府差役。唐廷也毫不手软，直接以诳敕之罪处决了眩玄，出动金吾卫开进了寺庙。最关键的是，在查处过程中发现寺院自有财产、田地、庄园的，立刻收纳作为官产。

寺院一事，牵扯着长安各方的利益。每个香火旺盛的寺庙，背后都有不停捐赠香油钱的门阀，这些寺院的财产虽然名义上是寺院所有，实际上不知有多少其实是门阀大族为了逃税挂名在寺院中的。同时，寺院还与宦官牵连甚多，当时还没退休的仇士良就兼任左街功德使，是半个长安城宗教机构的管理官员。寺庙被拆后，不少番僧聚集在仇士良所在的神策军容院请求庇护。而仇士良不由分说收留了他们。

面对阻碍，唐廷不改决心，一步一步坚决将毁寺政策执行下去。几个月后仇士良退休回家，杨钦义出任左街功德使，政策终于再无阻碍。在朝廷的严打之下，僧人作鸟兽散，仅京城长安一地就有三千四百余人还俗。

看着流水一般进账的寺院财产账目奏报，李炎、李德裕君臣的眼睛里都露出喜色。朝廷有钱了，这意味着以往他们需要三思而后行的事情，这时可以大胆地放手去做了。

合战泽潞镇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的东受降城依旧被严冬覆盖。大唐麟州刺史石雄率领沙陀族朱邪赤心三部，以及契苾、拓跋等部三千骑兵抵达这里，随后对城外的回鹘可汗牙帐发动了奇袭。他们夜晚在城墙上凿开十余个孔洞，引兵夜出。回鹘人毫无防备，直到唐军突然出现在可汗牙帐前，方才惊觉，混乱中被唐军骑兵尽数击溃。回鹘的乌介可汗连从大唐迎娶回来的太和公主都没顾上，匆匆忙忙地率部逃走了。

石雄没有停留，率领麾下骑兵继续追击。追击一千六百里后，在杀胡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下追上了乌介可汗，激战之后，大败回鹘残部。身披数疮的乌介可汗仅率领数百骑逃走。这一战，唐军斩首万级，受降回鹘部众两万余人。

杀胡山原名黑山，一百二十年前，大唐名将薛仁贵在此大破契丹部，俘契丹首领阿不固，解至洛阳，此后契丹再也不能成为可与大唐正面交锋的对手，直到两百年后大唐灭亡，方才重新崛起。而这次的杀胡山一战，彻底终结了回鹘汗国的国运。自骨力裴罗建国以来称雄漠北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终于在大唐的铁骑下被击得粉碎，宣告灭亡。

其实，回鹘汗国早该亡了。隋朝名臣杨素曾说：“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自古胡虏无百年之运，是因为游牧部族没有成熟的政权，只是依靠松散的部族联盟统治草原，但凡有个什么内乱，对游牧部族政权就会形成毁灭性的打击。回鹘就是一个游牧政权，此前的草原部族，如柔然、突厥，都是风光了几十年便宣告灭亡。但是回鹘人有所不同，他们皈依了摩尼教，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用摩尼教凝聚草原各部，这才延续了长达近百年的国祚。

到了开成末年，回鹘终于乱了。回鹘各部为了争夺草原的统治权纷纷开战，最终造成了汗国的崩溃。而西边同样是铁勒人部族的黠戛斯趁势崛起，收割了回鹘在安西、北庭、漠北的大片势力范围。

对于回鹘的变乱，唐廷始终保持着关注。李炎即位后，回鹘的内乱愈演愈烈，以至于乌介可汗被迫南迁至大唐边境地区，一面向唐廷请求支援，一面打算赖着不走，想要趁机拿一块地盘长住。对于回鹘的这一要求，包括牛僧孺在内的一部分朝臣们认为，最好还是息事宁人，维持大唐与回鹘之间的恩信。然而，宰相李德裕却驳斥了这种想法，坚决主张迎头痛击。而天子李炎最终站在了李德裕这一边，于是就有了对回鹘的这次讨伐。

这一次军事行动在石雄的指挥下，以少数精锐骑兵精准地打击了数量庞大的回鹘兵团，打出了实力，打出了威名，甚至让人恍惚中感觉再现了初唐时唐军的气象。当太和公主从回鹘人手中被救起，顺利回到长安时，得到了宰相以下朝臣们的热烈迎接。人们心里不禁有了一个乐观的念头：大唐的武德又回来了！

就在安置回鹘降部工作正在收尾之时，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唐廷收到了泽潞监军崔士康的奏报：“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病重，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职权。”

藩镇节度使死后，继承者秘不发丧，然后以死去的节度使名义请求朝廷任命自己为节度留后，从而让新的藩镇继承者能够平稳过渡、顺利掌权，这一套操作已经成为藩镇的常规操作了。自敬宗时期以来，唐廷逐渐接受了河朔藩镇再次独立的既成事实，于是承认“河朔故事”，即允许魏博、成德、幽州三镇自行选择节度使和属官。可泽潞并不是河朔藩镇，唐廷从来没有默许过泽潞适用“河朔故事”，凭什么允许泽潞节度使这个职位可以在刘从谏、刘稹叔侄这里私相授受？

这件事情，说来尴尬，因为刘从谏这个节度使职位，就是从他父亲刘悟那里继承来的。最初在宪宗年间，刘悟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兵马使，后来杀死叛乱的李师道，归顺朝廷，被封为泽潞节度使。几年后刘悟病死，死前表奏儿子刘从谏继承泽潞节度使之位。当时刘悟在泽潞主政没多少年，根基并不深，朝中有不少人认为不应该把河朔的规矩用于泽潞，但那时正逢李逢吉一党主政，刘从谏早已派人联系好了李逢吉和宦官王守澄，又是游说，又是贿赂。李逢吉一向主张对藩镇息事宁人，于是力排众议，以刘悟功劳大为由，同意了刘从谏继承泽潞的请求。经过宪宗的削藩战争之后，泽潞镇急剧扩大，不但拥有河东地区的泽、潞等州，而且兼管河北从魏博、成德那里夺取的邢（今河北邢台）、洺（今邯郸东北）、磁（今邯郸磁县）三州，有精兵十几万。

那次任命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先例。后来刘从谏主政时日益骄横，上奏的表文里处处对当朝宰相语气不逊，已经默认自己是和邻近的魏博、成德一样的割据藩镇了。刘从谏临死前也同样不假思索地指派了子侄继位。还笼络朝廷派来的监军宦官，以监军的名义直接报告给天子本人。

对于泽潞的奏报，李炎自然一眼看穿，随即派人前往泽潞带去他的口谕：“朕恐怕刘从谏的病治不好，请前往名医荟萃的洛阳治疗吧！等到治好了，朝廷另有任命。至于刘稹，可以即刻入朝，朝廷自有高官厚爵赏赐。”

泽潞的任命问题非同小可，李炎随即召开延英奏对，召集宰相们商议。出乎李炎意料的是，大多数宰相居然都认为应该同意刘从谏的请求。毕竟朝廷这时还受到回鹘汗国的残部侵扰，边境的防卫十分紧张，要是不同意刘从谏的请求，导致泽潞爆发战事，那朝廷就有国力不支的危险。

群臣中只有李德裕一人反对，他据理力争道：“河朔三镇割据了一百多年，每朝每代都将河朔进行特殊对待。可泽潞与河朔三镇不同，自李抱真设立泽潞镇以来，每一代节帅都是大唐最忠心的臣子，为大唐立下种种汗马功劳，还得了‘昭义’的赐名。只因敬宗一朝君臣缺乏远略，才让刘悟传位给刘从谏。这些年刘从谏跋扈难制，多次胁迫朝廷，如今病死，又将兵权交给刘稹。如不讨伐泽潞，朝廷何以号令四方？如授刘稹为节度使，各藩镇必效仿其所为，从此天子威令何在？”

李炎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回答，随即问道：“李卿对此有何良策？”

这一点，李德裕早就已经想好了：“刘稹依仗的无非是河朔三镇，只要魏博、成德不援助泽潞，且出兵帮助朝廷一起平叛，则必能平定刘稹。”

这些年对待藩镇问题，主流舆论已经完全倾向于维持现状，不再大动干戈了。当年唐廷在代宗、德宗、宪宗时的三次大举削藩，每次都几乎耗费了倾国之力，可现如今，河朔依然是那个河朔，藩镇依然是那个藩镇。自宪宗崩逝后，牛李一党甚嚣尘上，渐渐地再也没有

人相信削藩之事可以成功。

可李德裕却有不一样的发现，他认为，前几次削藩的战事之所以打得旷日持久、反反复复，是因为藩镇之间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朝廷。只要将反叛的藩镇孤立起来，藩镇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如何孤立泽潞镇？那就要让河朔藩镇看到讨伐泽潞可能带来的利益。泽潞地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太行山东边的洺州、邢州、磁州原本就是河朔地界，河朔藩镇早就垂涎欲滴了。因此，只要向成德、魏博商定，由他们负责占领泽潞东边这三州，那他们就会看到讨伐泽潞的巨大利益，继而坚决站在朝廷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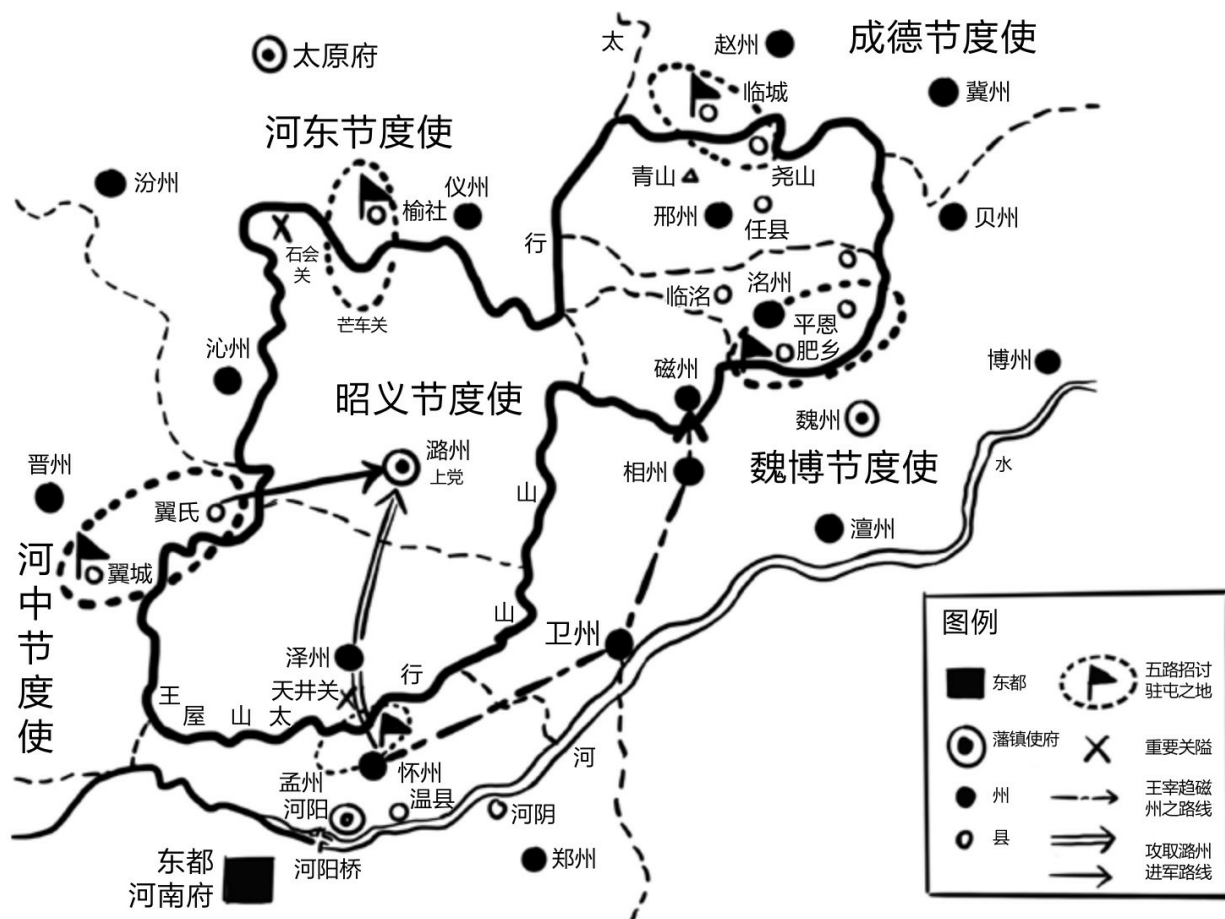
这一番谋略，李炎听后登时豁然开朗，立刻表示完全支持李德裕的建议，下定了讨伐泽潞的决心。

为了避免唐廷讨伐泽潞引起河朔藩镇恐慌，李炎、李德裕专门给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写信申明：“泽潞的事情与河朔藩镇不同，卿等不要为自己日后传位子孙的事情做不必要的担心，以免耽误了朝廷的伐叛大计！若此次伐叛功成，必然可以福及子孙。”同时，发文晓谕幽州节度使张仲武：“边境多事，回鹘残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

这就是当初李德裕入朝觐见时所说的“区分正邪”的深意。几项安排妥帖之后，唐廷将正邪、敌友区分得明明白白。对待敌方刘稹，要坚决讨伐，绝不姑息；对于友方河朔三镇，则给了不少甜头。成德、魏博因为与泽潞接壤，所以和他们说清楚，泽潞不能父死子继并不影响成德与魏博父死子继，相反还能让他们得到泽潞在河北的州县。而不与泽潞接壤的幽州镇，唐廷也没落下，当时回鹘残部被唐军击溃后，大量残余部队纷纷前往幽州镇归降。唐廷将回鹘的收尾工作全权交给幽州镇，就是将一大块蛋糕全部送到幽州面前，张仲武自然关起门来数钱，美滋滋地站在朝廷一边。

逐项事情商定之后，讨伐行动开始了。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唐廷命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出兵三千，河东节度使刘沔出兵三千五百，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出兵一千，合力攻讨刘稹，围剿太行山以西的泽潞州县；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各出兵三千，配合山西战场，对太行山以东的泽潞州县进行夹击；同时，唐廷还委任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督率驻在河东的朝廷禁军协同攻打。

围绕着泽潞镇，五路大军已经形成了合围之势。



唐廷平泽潞之战示意图

对唐廷来说，此时发动一场战争，最重要的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督促那些怀着各种各样心思的藩镇节帅们积极出兵的问题。

从近年来的几次战争中可以看出，唐军越来越呈现出“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特点。在与回鹘、契丹甚至吐蕃的交战中，唐军从来不惧，并取得了优秀的战果；可当对手变成了反叛藩镇，纵使兵力远远超过外战，交战起来也总是畏畏缩缩，放不开手脚。这里面其实有十分复杂的原因。

一方面，交战双方都是藩镇兵马，而藩镇之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利益交织，讨伐的一方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消极避战。纵使唐廷会赏赐藩镇丰厚的“出界粮”，藩镇也依然只是做做表面功夫，出兵占领一两个县便报告大获全胜，领到朝廷的奖赏后继续消极怠工。另一方面，讨伐藩镇的兵马由多个内地藩镇拼凑而成，数量虽多，内部却总是指挥不一。有时候一路大军的主帅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全用本镇以外的部队出战做炮灰，这就更加激化了官军内部的矛盾。开战几个月后，官军的士气往往每况愈下。

这一次讨伐泽潞，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的大军已经在邢州与泽潞军交战了，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却迟迟没有出兵，甚至还上书为刘稹说情。而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也行动迟缓，停在绛州不走了，屡屡上表请求朝廷增兵。

这点小算盘，李炎、李德裕君臣也看得太清楚了。他们不理睬何弘敬说情的上表，重赏了积极出兵的王元逵，加封其为宰相，让何弘敬看看平叛不积极的行为让他错过了多少好处。对于停下叫苦的李彦佐，唐廷也没有手软，下了个命令把大破回鹘战功赫赫的天德防御使石雄调来，取代了李彦佐的主帅职位。

为了防止藩镇军队像以前那样，为了领出界粮而出兵，攻占一两个县城敷衍了事，李德裕早就给藩镇节度使们设置了严格的“KPI（绩效考核）”，成德军要攻取邢州，魏博军要攻取洺州，河阳军要攻取泽州，河东军和晋绛行营要攻取潞州，然后才可以领到朝廷调拨的粮饷。

在唐廷的全力督促下，各路大军终于纷纷出击。

猛将石雄在接管晋绛行营后的第二天，率军翻越乌岭，开进泽潞边界，连破五座营寨，杀敌千余人，一战打出了威风，各路官军立刻士气大振。随后，北路的成德军王元逵、南路的河阳军王茂元也率军挺进，攻取数座城寨。

针对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迁延不进的情况，李德裕向李炎建议，在何弘敬屁股后面放把火，把他逼出来。于是唐廷下诏给何弘敬说：考虑到西路战场压力较大，需要在东路加强兵力，吸引分散泽潞的防御，特令不久前抵达河北地区的忠武节度使王宰率军穿越魏博境内，攻打磁州，请魏博全力配合！

诏令传来后，何弘敬一下子慌了。要是别的藩镇大军过境，魏博军自己却没有丝毫动作，万一军中生变，就无法预知了。若是魏博不及早出兵，让王宰拿走了朝廷原本分给自己的蛋糕，这让部下们会怎么看？何弘敬于是立刻仓促出兵，渡过漳水河，开入泽潞境内。随后向朝廷报告：魏博军已经自己去打磁州了，不劳朝廷费心。

就这样一边拿鞭子抽，一边拿糖哄，唐廷终于对泽潞形成了全面进攻。泽潞的刘稹也慌了，屡屡上表请降。但李炎、李德裕不用猜也知道这是刘稹的缓兵之计，全都不加理会，继续督促进军。

但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太原兵变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十二月，河东战场的交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河东军刚刚攻克石会关，成功打通了通往泽潞的门户，进逼榆社城。由于需要分兵驻守石会关，前方兵力不足，河东军频频请求增兵。唐廷下令，从河东镇后方抽调两千人，火速增援前线。

此时太原已无兵可调，新任河东节度使李石不得不从戍守北方横水栅防备回鹘的三千士兵中抽调一千五百人，由都将杨弁率领，驰援榆社。二十九日，戍兵来到太原。按惯例，士兵出征，每人发二匹绢，然而太原城中储备告罄，李石多方搜罗，甚至拿出个人积蓄，也只够给每名戍卒发一匹绢。国难当头，勒紧裤腰带也是可以的，但士兵们有个小要求，希望过了新春佳节再出征。可前方战事紧急，监军宦官毫不松口，再三要求这支部队立即出发。

都将杨弁是个野心勃勃之人，看到城中空虚，军心忿怒，立即煽动士卒发动叛乱，杀回到太原城中，赶走了节度使李石。杨弁占领太原后自封为太原节度留后，联络上刘稹，与他约为兄弟，结盟共同抵抗朝廷。

刘稹未平，太原又乱，消息传到长安，朝堂之上又一次阴云笼罩。原本就对开战之事颇有微词的朝中大臣旧调重弹，又一次讨论起了是战是和的问题。不少谏官进言，认为泽潞、太原两地都应该罢兵休战，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忠武节度使王宰也从前线上言，建议招降刘稹，并表示他已经和刘稹进行了前期沟通，若是朝廷同意招安刘稹，刘稹便立刻提交降表。

一时间，舆论纷纷扰扰，平定泽潞大有中止之势。

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下，天子李炎也沉默了，等待着宰相们争论的结果。所有压力都落在了李德裕一人的身上。李德裕当然明白，战事一开，断不能以这样妥协的结局收场，否则有了一个刘稹，便有张稹、王稹、李稹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越来越多的藩镇会尝试公然割据，到时候唐廷疲于应对，帝国的秩序就彻底崩塌了。但是，当大多数人都认为要妥协，要招安时，力主坚持的少数人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包括平叛失败、局势恶化乃至彻底崩盘。

而李德裕最终扛下了所有，他在天子和朝臣面前力主坚持，核心就是两个字：不退！

在中书门下，李德裕沉思良久，写下了三份文书。

第一份，是给天子的上奏，力陈继续平叛的必要性，建立奇功指日可待，万不可以因为太原的兵变而有所动摇。

第二份，是以朋友身份，写给前线大将石雄的密信，告诉石雄：若是王宰真的与刘稹和谈，那石雄眼看就要到手的平叛大功就会付之东流了。是否继续坚持平叛，就请石雄自己看着办！

第三份，则是以中书省的名义写给王宰的信，信中严厉斥责了王宰这种私自议和的行为，

并向王宰强调：若是以后刘稹再有书信寄来，应当立刻烧掉，除非刘稹自己把自己绑着投降，其他一概不理。

这时，前往太原勘查形势的宦官马元贯返回长安，向天子和朝臣们报告了他在太原看到的场景：“杨弁的叛军声势强大，都是身着铁铠的精锐步兵，队伍延绵十五里。”

没想到短短几天，杨弁竟有如此声势。朝臣们听了，本来稍微安下的心又恐慌起来。李德裕冷笑一声，责难道：“杨弁叛军占领太原，本来就是因为在河东兵力不足，李石不得已才从北方抽调了这一千五百人。这几天时间，怎么可能招到这么多士兵？”

马元贯解释说：“太原人勇悍，到处都是兵源，这些人应当是杨弁新招募来的吧。”

这样的解释，再次被李德裕驳斥：“招募兵士，那得有钱才行。当初李石连人均两匹绢的犒劳费都出不起，换成杨弁，他便有钱了？况且太原的铠甲军械，都是严格登记，有据可查的，都调拨到了行营，那些士卒们的明光铠又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经此一问，马元贯彻底语塞，那些因为害怕而编出的假情报也就不攻自破。李德裕随即奏道：“杨弁这个低微军人竟然作乱，罪不可赦。纵是舍了泽潞战场，也要灭了杨弁这等叛逆！请即刻发兵攻取太原！”

御座上的李炎嚙地站起，下令抽调成德、宣武等镇兵马，立刻平定刘弁之乱。屯戍在榆社的河东军听说朝廷组织兵力攻打太原，担心自己在太原的妻小会受波及，连夜回师抵达了太原城下，迅速破城，生擒杨弁，尽诛乱卒。四十天时间，杨弁之乱终于宣告平定。

杨弁之乱的平定，不仅断绝了刘稹想要寻求外援的想法，还让各路平叛大军看到了唐廷坚持到底的决心。杨弁党羽五十四人被尽数处斩于长安城东狗脊岭的消息传入泽潞，刘稹手下的泽潞将领们也不禁心有惴惴。刘稹眼看着就要被各路官军剿灭，这棵大树要倒了，树上的猢猻们是时候准备准备以后的事情了。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这场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的平定泽潞之战，终于出现了一个突破口——刘稹的心腹大将高文端投降了。

高文端是泽潞藩镇中的核心成员，知道刘稹军中不少秘密，他的归降自然是个好消息。那么问题来了，这次高文端究竟是真降还是诈降？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看上去，高文端的投降有各种理由，不外乎是不看好自己在泽潞的前途，想要在刘稹垮台之前先从泽潞跑出来。可是，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自古兵不厌诈，黄盖诈降曹操时也有千百个理由，曹操信了，后来赤壁的一把火就把他的大军都给烧了。

李德裕决定先听听高文端怎么说。他来到高文端住处，向他询问破泽潞之策，既是对军情的请教，也是对高文端的考验。李德裕一边听着，一边判断高文端的投降究竟是真是假。

这一次，高文端将他知道的秘密一股脑儿报告给了李德裕。他不仅告诉李德裕泽潞内部缺粮、诸多派系之间矛盾重重，还将泽潞境内各个主要城池的破城之法和盘托出。

泽州城（今山西晋城），是泽潞防务的关键。泽州有守军一万五千人，刘稹将一大半人分出，驻扎在太行山谷中，只等官军攻城失利，便趁势出击。要破此防御也不难，可以令宣武军过乾河安营扎寨，以营寨为基地，筑起一整片夹城，环绕泽州。刘稹肯定不愿意看到

泽州被完全围困，必然会出击，到时候再趁势击败，泽州就能借机收复。

磁州城，破题的要点在固城寨。固城寨四面山崖，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弱点在于城寨中没有水源，要到寨外山涧中取水。只要将水源切断，不出三日，就能逼得守军弃城而去。

洺州城，弱点在于部将离心，洺州都头王钊一直对刘稹不服，只因他和士卒的家属都在潞州，担心家人安危所以一直不敢投降。但却可以暗中联系王钊，让他回军攻打洺州，便可打消他的疑虑。

凡此种种，高文端将泽潞的情况汇报得一清二楚，连泽潞内部将领中谁和谁有矛盾，谁和谁亲密，谁和谁又是刘稹的死忠，都说给了李德裕。而李德裕也将这些情报汇报给了天子。

深思熟虑之后，李德裕最终也没能确定高文端的降意。毕竟他有些出兵的建议，实在太像是泽潞军要引蛇出洞的诡计了。但不管高文端的归降是真是假，他提供的这些情报对唐廷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李德裕将高文端所报告的情报全都发给了王逢、王宰等前线指挥官，让他们自行判断。

事态的发展也让唐廷无须进行最后一击了。

泽潞内部的矛盾已经进入了一个临界点，只等着达到沸点之后的爆发。高文端投降之后不久，邢州守将裴问斩杀城中的刘稹亲信，开城向王元逵投降。而邢州的投降引发了泽潞东部战区的全面崩溃，洺州守将王钊、磁州守将安玉听说邢州投降，也相继向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奉上降表。

大明宫中，成德、魏博的好消息传来，宰相们一起向天子祝贺。李德裕言道：“泽潞的根本要地在太行山以东的三州，这三州投降，则泽州、潞州的平定之日也就不远了。”

“这个自然。”李炎说道，“到时候郭谊必然会杀死刘稹，借此立功赎罪。”

“诚如圣上所料。”李德裕答道。二人双目相对，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留下朝臣们面面相觑，不明何意。

高文端的建言虽然没能最终付诸实施，但是泽潞内部的情况，李炎和李德裕却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刘稹年纪轻轻，其实并无谋略，真正的谋主是幕后的郭谊、王协二人。此二人本性极度自私，要是看刘稹大势已去，自然不会跟着刘稹殉葬，必定会为自己谋出路。

果然，不久之后，郭谊、王协发动兵变，将刘稹全家老幼杀得一干二净，随后送上刘稹人头，向朝廷请降。

随着石雄率领的七千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泽潞二城，这场用兵泽潞的战争终于以唐廷的胜利而告终。当石雄入城之后，双手沾满了刘稹一家鲜血的郭谊、王协满心期待着前来拜访石雄，打探朝廷的口风，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封赏。却听得石雄大喝一声，刀斧手齐出，将郭谊、王协当场抓获。随后郭谊、王协，还有其他曾负隅顽抗的刘稹党羽，悉数被披枷带锁地送往京师，等待命运的发落。

朝廷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逆天而行终未酬

早在泽潞的平定微露出胜利的曙光时，李炎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已经整顿了朝政，驯服了藩镇，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收复河西、陇右，将祖宗们失去的这片河湟十八州国土从吐蕃人手里夺回来！

此时正好是收复河湟的最佳时期，因为屹立于雪域高原的吐蕃帝国已经是强弩之末。随着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达磨去世，吐蕃终于爆发了内乱，内部分成了两个阵营。在大唐边境的青海地区，吐蕃洛门川（今甘肃武山东南）讨击使的论恐热也趁势起兵，与吐蕃的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各自统领一块地盘，相互打了起来。

自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开战至今，大唐与吐蕃已经断断续续打了近两百年，而吐蕃的内乱终于让李炎看到了打赢这场百年战争的希望。唐廷开始一边支持亲近大唐的尚婢婢势力，扶持他与论恐热交战，一边准备着收复河湟的大业。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李炎任命给事中刘濠为“巡边使”，名为巡视边界防务，实为筹谋收复失地。在唐廷的授意下，刘濠开始准备器械、粮秣等战备物资，调整边关守军数量，做好出兵前的准备。同时，刘濠还加紧督促朔方、河东等边疆藩镇厉兵秣马，收罗从漠北溃散南下的回鹘部族，届时河西、陇右的战役一打响，这些兵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增援到战场。

当然，收复河湟是一个大项目，不可操之过急。不管是李炎还是李德裕，都有等待的耐心，他们要等吐蕃内部更乱一点，以便给唐廷送上更好的出兵时机；泽潞刘稹作乱在这一年也才刚刚被平定，天下还需要休息，财政与经济还需要恢复一段时日。在此之前，李炎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进一步整顿内政经济。

世上没有永不腐败的政权，没有永不崩坏的制度，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大唐立国之时，太宗贞观朝锐意进取，将政府官制、农村田制、府库兵制日益臻于完善，但随后，每项制度都在逐渐腐化、衰朽。幸好有历朝历代的君臣兢兢业业地修补原有的制度，以适应当下的需要，这才维持了大唐二百二十年的统治。

可是到了大唐的第三个一百年时，朝廷制度开始露出了积重难返的端倪。

这个帝国已经腐化了，原因就是依附于国家机器上的寄生虫越来越多，吸取着帝国的财富。门阀与豪强不事生产，却享受着巨额的财富。寺院也不甘落后，依靠朝廷的恩赏、信徒的供奉积累了海量的资产，其中包括大量农田。这些本该由朝廷课税的田庄，变成了养活寺中僧侣的致富密码。

更可怕的是，门阀豪强与寺院勾结在了一起，继续蚕食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一点，已经摧动了朝廷的根基。

百姓好比韭菜，朝廷官府一茬接一茬地割。韭菜源源不断地长，官府小心合理地割，那便是仁政；割得过猛，韭菜无法好好地生长，那便是苛政；要是把韭菜连根儿拔光，那便是暴政。古往今来王朝更替，就是一段段割韭菜的历史。可如今寺院和豪强一勾搭，对自耕

农的田地巧取豪夺，那就等于把属于朝廷的韭菜连根拔起，然后种到自己的菜园子里。这让朝廷还怎么割韭菜？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炎在登位之后不久便下达诏令，关闭寺庙，从寺院没收非法财产。朝廷在对寺院经济的整顿中，不仅查扣了大量寺院非法所得，还裁汰了多余僧人，这些人成了大唐缴纳两税的“新新韭菜”；收走了大量寺院名下的农田，这些地成了朝廷的“新新韭菜地”。朝廷一下子有钱了，军费也一下子充足了。

战争靠的不仅仅是君臣的决心抑或正确的指挥调度，归根到底是综合实力的比拼，考验的是动员能力、指挥体系，更重要的是经济支撑能力。为了将来更为远大的图谋，李炎决定再往前跨一步，对那些与豪强们勾结在一起的寺院开刀。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李炎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侣各三十人。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查封、没收括天下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此外，大秦景教、波斯祆教等其余在唐教会，也一并下令禁止，那些景教穆护、祆教僧，全都勒令还俗。

依靠平定泽潞积累下的巨大威信，这一次毁佛比三年前更加强势、彻底，朝廷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收益。

从寺院拆下来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朝廷宗庙；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

朝廷还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二十六万僧尼被迫令还俗，此外还释放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朝廷从废佛运动中得到了大量财物、土地和户口，这些人都成了大唐的编户齐民，将在未来缴纳税收。

对寺院经济的整顿就这样在李炎、李德裕君臣的铁腕政策下推进。一时间，李炎成了僧侣们心目中灭法的大魔王，被僧人们暗自咒骂。僧人们编出一个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说皇帝猜忌他逃到民间落发为僧的叔叔，怕这叔叔抢了他的皇位，这才跟僧人过不去，要清除所有僧人。这个故事传得有板有眼，不少人还真信了。

只是李炎尚不知道这些事情，就算听说僧人们咒骂他，他也定然不会在意。因为李炎笃信道教，不吃佛门这一套。

李炎相信道术，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需要道士为他炼丹。虽不求长生不老，但也希望能延年益寿，就算不能真的保证长寿，好歹也能当作保健品来吃，帮助他在床第之间施展雄风。他的几位皇帝兄长——敬宗、文宗，都是三十岁左右便早早离世，李炎已经三十二岁了，身体并不好，他担心自己会和兄长们一样，来不及完成抱负便英年早逝。出于这样的焦虑，这几年李炎宠信不少道士，让他们为自己炼制金丹。可金丹之中毕竟含有水银这些重金属物质，李炎吃了之后，不免重金属超标，导致脾气更加暴躁，喜怒无常，愈发紧迫地处理各种事情。

宰相李德裕也曾劝说李炎：“过去有贼寇作乱，陛下自然应该以强力威服那些不臣之人。可如今天下平定，只愿陛下能更加宽和对事，方能促成政局稳定。”

李德裕的话很有分量，李炎自然是要尊重的。只是李炎心中的“寿命焦虑”“健康焦虑”“男性功能焦虑”，李德裕这个老头又怎能理解？李炎此时只有两个愿望，一是收复河湟的时机快快到来，二是道士的金丹快快炼成，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完成，李炎如何不焦急？

心情焦虑之中的李炎还不知道，一些密谋正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着。

自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入秋以来，李炎开始觉得体虚多病起来。和他的宠妃王才人行敦伦之事时，也逐渐发现力有不逮。李炎召来炼丹的道士赵归真询问情况，道士解释这是皇上服食金丹后身体在“疗程”内“换骨”阶段中的正常现象，当内丹练就，精、气、神重新凝聚，便可以再次实现全身周天的大和谐。

可身体不行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李炎严密封锁了关于自己健康问题的消息，让所有宫人三缄其口。外朝士大夫们只是奇怪，皇上最近不怎么外出游猎了，延英奏对也总是草草了事，连定期的朝会也取消了。

这样的事情瞒得了外朝的朝臣，又怎瞒得了内廷的宦官？

李炎病重的消息很快被宦官们得知，也让宦官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自从仇士良被扳倒以来，宦官们横行朝野的日子就去不复返了，朝中有天子与宰相李德裕联手坐镇，宦官首领刘行深、杨钦义逐渐成了配角。如果说最初算是让宦官集团回归了他们在帝国秩序中原本的角色，勉强还可以接受。可到了后来，天子厉行裁汰僧侣，整治寺院经济，这就让宦官集团内部怨声四起了。

宦官首领兼任长安左右街功德使，历来与寺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宦官代表皇室前去供奉香火，那可是一笔油水极大的生意：宦官把皇帝内库里的财产捐给寺院，寺院转手就与宦官分成，往后这些香火钱明面上顶着寺院的名头，暗地里却是宦官的“信托资产”，多年的本金加孳息，往往能成为一笔天文数字。可会昌天子一纸毁佛诏令，把宦官们寄存在寺院里的私产统统查没，不但过去的既有财产打了水漂，往后的收入也损失了一大笔，宦官们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有痛说不出。

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十三日开始，天子停掉了一切朝会，幽居宫中，身体状况看起来正急剧恶化。宦官们打听到天子已经病得几天不说话了，于是在宫里秘密开会，紧锣密鼓地商议起对策来。

秘密会议一致同意：若皇帝驾崩，断不能让天子的亲生儿子继承——子不改父之道，到时候对寺院的打击政策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至于皇位的继承者，最好是选择一位与当今天子关系不佳，而且容易受控制，与宦官们亲善的皇室成员。

环顾众多皇室宗亲，宦官们看中了李炎的叔叔——光王李怡。

光王是宪宗皇帝的庶子，母亲出身不好，从小不受重视。这位不起眼的皇子从来都是一副木讷的样子，长得傻傻的，说话也带点磕巴，平时沉默寡言。敬宗、文宗兄弟去十六王宅和皇室宗亲宴会时，一大爱好就是逗光王说话，看光王被挤兑得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的样子，引得宗亲们哄堂大笑。当今天子平素性格豪迈跳脱，更是把挤兑这位皇叔当成日常娱乐项目。在众人眼里，这位光王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铁憨憨。

这位铁憨憨这几年深居简出，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向宦官集团频频示好。这些善意宦官们看在眼里，这时他们需要的正是一位能继承大位且便于控制的铁憨憨，于是一拍脑袋选择了光王李怡。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一日，光王李怡在宦官们的迎接下悄然入宫，与天子李炎见了最后一面。在天子的病榻前，宦官们起草了李炎的遗诏：“因皇子年幼，须要选择贤德之人入继大统，故光王李怡可为皇太叔，更名为‘李忱’，负责勾当军国政事。”

一边听着宦官念诵起草好的遗诏，光王李怡，或者说是“皇太叔李忱”，缓缓走到李炎床前，看着这位只比他年轻四岁的皇帝侄儿，嘴角带着一股戏谑的笑意。李炎的眼神复杂，却苦于无法开口，只能这样与光王对视着，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

随后，皇太叔李忱面见百官，带着满面的哀伤。就在这一天，李炎驾崩于寝殿。他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但却与李德裕合力扭转了帝国的颓势，让大唐重新走入向上的轨道。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在唐廷的挑动下，青海、河湟地区已经形成了对大唐最为有利的形势，下一步就是兴兵讨伐，光复大唐昔日的故土！只可惜时不他与，李炎和他两位当皇帝的哥哥一样，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他死后的庙号为“武宗”，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英武进取的背影。

临死之前，李炎的身边只有嘲弄他的对手和背叛了他的家奴。唯一陪在他身边哀悼他的离世的，只有爱妃王才人。王才人唱着一首《何满子》，声调哀婉，闻者无不涕零，像是哀叹身世，又像是为她的爱人送别。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几天前，当李炎还能开口讲话的时候，他曾拉着王才人的手问：“要是我走了，你该怎么办？”王才人垂泪回答：“若是陛下离开，那妾身也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病逝之日，王才人也自缢而死。她究竟是自愿如此，还是被宫人所迫，已经无从追溯了。身为皇帝的女人，真正能由她自己决定的事情，实在是少之又少。

三月二十二日，皇太叔李忱即位。一改往日模样，发号施令，决断政务，威严中带着精明。

百官惊讶地看着御座上这张陌生的面孔——他还是那个一向木讷，每逢说话便期期艾艾的光王吗？原来过去日子里光王愚笨不敏的样子，只是他为了保护自己而布下的伪装。他在长安蛰伏二十余年，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真是一个又可敬，又可畏的皇帝。

武宗驾崩，李德裕作为百官之首，按制度暂时以冢宰的身份摄政。即位仪式上，李德裕手

捧皇帝册宝，登上含元殿的台陛，将册宝交给这位新任的帝王。

李忱双手接过，对上李德裕平静而威严的眼神，心中肃然，不知不觉间，汗水已经从背后津津而下。

即位后的五天，是李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五天，他自知得位不正，让李德裕在内的外朝宰臣们十分疑惑。此时他尚未亲政，李德裕身为大冢宰，掌控着外朝的一切权力。也就是说，李德裕随时都有可能像伊尹、霍光那样发动政变，更换宰相们认为合适的皇帝。

但是李德裕最终没有任何行动。也许是认可了李忱的表现，觉得他可以成为一国之君；又或许是顾全大局，不愿意让朝廷再生动荡。不管怎么样，李忱安全了。四月一日，李忱正式开始听政，决断朝廷大事。

李忱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尊他出身低微的母亲郑氏为皇太后，让她享受无上的尊荣。

第二件事，贬黜李德裕，令其离开长安，担任荆南节度使，仍保留宰相身份。皇帝亲政第二天就罢免辅政大臣，手段毫不留情，干脆利落地将这位积累了无数声望的国老，直接贬出了京城。

而第三件事，是杖杀武宗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赦免有罪僧人，废除武宗年间的毁佛政令，恢复长安佛寺，为先前被强制还俗的僧人、尼姑重新发放度牒。

罢黜李德裕后，李忱重新启用了失势多年的牛李一党。贬官在潮汕的循州司马牛僧孺被任命为衡州长史，废为庶人流放岭南的李宗闵改任郴州司马，其余牛李一党成员，同样重新起复。李宗闵还没有离开流放地就不幸病死，而牛僧孺等其他官员，则终于踏上了回程的路。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九月，李德裕来到江陵，就任荆南节度使，可随后收到了调任的诏令。朝廷免去了李德裕宰相的身份，改任他为东都留守。新皇帝就是这样不留情面，明着用这种频繁的调动、贬谪，让李德裕经受舟车劳顿和心力交瘁的双重折磨。但李德裕没有办法，只有收拾行李，继续转而赴任。

来到洛阳时，已经是隆冬时节。悄然进入洛阳城，失势的李德裕萧索落寞，寥寥有人相迎。

再次来到洛阳，已经过去了六年。这六年里，刘禹锡等故人相继病逝，白居易也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去世，原本群英荟萃的洛阳忽然变得冷冷清清。

时代真的变了，商业的繁荣、市民经济的繁盛，带动天下开始朝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向发展，而谁也不知道这个时代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金钱在悄然改变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往诗书传家的士族渐渐开始走向没落，甚嚣尘上的，是一掷千金的富商、日益壮大的庶族。属于士族的时代，已经悄然过去了。

正如洛阳昔日的辉煌，逝去了，便再也不会回来。

白居易的墓陈设十分简单，遵循老人家的遗愿简单加以安葬。李德裕曾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只是后来他们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

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这是白居易晚年的诗作，诗中满是安适闲淡的样子。读着这些遗作，李德裕不禁有些羡慕这位老朋友的生活。

一边是安详惬意的洛阳，一边是刀光剑影的朝堂，如果让他重新选择，李德裕是否还会选择原来的路？他有限的人生，究竟怎样才能历史上留下不朽的一笔？

李德裕辅佐武宗，创下“会昌中兴”的功业，但是这样的功业，过上十数年，换上一代人，便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比这些功业留存更久的，恐怕是他这几年收集在平泉山庄的石头，直到几百年后，洛阳的士大夫还以收藏到李德裕、牛僧孺当年的题石为傲。可就算是这些石头，过上几百年也都全部散佚了。只有白居易的诗歌佳作，流传了千百年，却依然脍炙人口，妇孺能详。

不管怎样，选择已经做出。大唐不能没有李德裕，正如天下人不能没有白乐天。

平泉山庄依旧风景宜人，山石秀丽，可是李德裕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他已经没有福气继续享受了。

次年新春，天子李忱改元大中，是为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不久之后，宰相白敏中、崔铉指使党羽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李德裕因此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事务。后来，白敏中又指使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进京诉冤，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致使吴湘冤死。皇帝命复审此案，李德裕再贬潮州司马。

也就在这一年，牛僧孺被任命为太子少保，回到中原。

一个从潮汕返回，一个贬官至潮汕，两人在路上是否会相遇？若是相遇，他们又会说些什么？

他们有相同的爱好，都爱山水诗篇，都爱嶙峋的太湖石，也都爱流金的洛阳。可是时代的潮流推着他们走向敌对，走向水火不容，直到最后，他们自己都已经忘了，当初让他们彼此为敌的，究竟是政见、原则，还是一时的意气之争？

牛僧孺复职之后不久便离世，李德裕几年后死于贬所。他们的时代就这样悄然结束了，然而各自派系之间残酷的斗争，还在朝堂上不停地上演着。

第七章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帝国最后的荣耀

日月旗在沙州飘扬

藏历阴水猪年（公元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一场大规模的兵马调动惊动了河西的沙州城。驻守在沙州的吐蕃军似乎得到了什么紧急命令，在金鼓声中迅速集结，大队骑兵飞驰出城，留下了满座城池的尘土。

张议潮看着烟尘中吐蕃骑兵远去的身影，他已经意识到，吐蕃人乱起来了。

这座城池名曰“沙州”，其实还有一个更耳熟能详的名字，叫作“敦煌”。敦，大也，煌，盛也，一千年前汉武帝大破匈奴，在这里设置了敦煌郡，从此敦煌便以富裕闻名于河西走廊。后来，大唐在此设置沙州，经过多年的悉心发展，沙州一带成了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城池之一。

自肃宗、代宗年间河西诸州相继陷落以后，沙州就与大唐本土断了联系，连大唐新换的年号都不甚了了。沙州于德宗建中年间陷落，是大唐在河西的最后一座城池。此后吐蕃军阀控制了这里，残酷地对待留在这里的汉人，将大批汉人充为奴婢，为吐蕃的贵族老爷们种田放牧、烧饭洗衣。河西汉人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思念故国。文宗年间，有大唐使者前往西域时经过这里，河西的汉人百姓们夹道欢迎大唐使节，哭着说：“皇帝还挂念我们这些陷落在吐蕃人手里的生灵么？”

这些河西的汉人百姓，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都能从爷爷奶奶的故事中依稀猜测出故土的样子。如今他们与吐蕃、回鹘人混杂居住，口音已不似昔日，但服饰文化一眼看去便知道是大唐的子民。看着这些百姓们，使者也不禁动容，但是那时吐蕃仍然强大，纵使唐廷有心，却也无能为力。

张议潮出身于沙州的本地大族，世代都是这里的军将。吐蕃占领沙州后，仍需要本地大族的支持，张氏家族便继续做起了沙州吐蕃军的军将。张议潮的父亲还曾经担任过沙州的“工部尚书”。纵然不知多少人想要反抗吐蕃的统治，但吐蕃实力强大，包括张议潮和他的兄弟在内的不少当地军将都不敢贸然行事。

而随着吐蕃的内乱，张议潮似乎看到了希望。

吐蕃的国力到了达磨担任赞普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各种危机愈发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大唐、大食和回鹘等周边邻国的环伺下，吐蕃的扩张势头被打破，开始走向“内卷”。不仅政权内部几大家族之间相互倾轧，更有佛教势力支配吐蕃朝野。先代吐蕃赞普定下了“七户养僧制”，也就是每七户平民要养一位僧侣。于是平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吐蕃政权的可支配收益也急剧减少。加上这几年天灾频仍，平民百姓的生活压力就更大了。

在后世藏文的记载中，达磨赞普被蔑称为“朗达玛”，是被魔鬼迷住了心窍的“牛魔王”，愚蠢地抛弃了护佛的律法，残酷地对待吐蕃境内的无辜僧人，整个吐蕃敢怒不敢言。他是一位十足的暴君，也是开启了藏区数百年末世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上，达磨赞普对佛寺僧人的打击，是阻止吐蕃滑向崩溃深渊最后所能做的事情。在“七户养僧制”下，僧侣人数不断膨胀，他们不从事生产，逐渐成了吸附在政权上膨胀变

异的肿瘤，让吐蕃国势日益衰落。文宗开成年间达磨继位后，任用反佛大臣为相，同时扶持藏区原生的苯教，用以抗衡强大的佛寺势力。像几年后唐武宗的毁佛政策一样，达磨厉行改革捣毁寺院，强令普通僧众一律还俗务农，解放一切寺院附属农奴。

尽管达磨做了这些事情，却也无法挽回吐蕃江河日下的国运了，连他自己也因此而粉身碎骨。在一次出巡时，一位名叫拉隆·贝吉多杰的武士前来敬礼，敬礼完毕，拉隆·贝吉多杰突然发难，一箭射穿了达磨赞普的额头。达磨赞普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武士其实是修习密宗佛法的僧伽，他满怀愤懑和疑惑，双手抓住箭杆，倒地而亡。

达磨遇刺最终导致了整个吐蕃的崩溃。这时赞普之位的继承者，只有偏妃蔡邦妃所生的遗腹子朗德峨松。正宫的絛妃为争夺王位，假装怀孕，随后抱来了一个别人家刚出生的孩子，声称是达磨赞普之子，取名赤德云丹。蔡邦妃和絛妃各自的背后都有一股家族势力，这场宫闱秘斗逐渐演变成了公开的交战。絛妃扶持赤德云丹占据国都逻些（今西藏拉萨）附近的地区；蔡邦妃扶持朗德峨松转移到了雅砻，以西藏山南地区为根据地抗衡。

吐蕃至此宣告分裂。

在距离国都数千里外的陇右，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得知了都城发生政变的消息，纠集部众誓师：“絛妃把持朝政，陷害忠良。她所立的赤德云丹又没有大唐的册命，没有任何资格可以成为新的赞普！我等应当一起举兵起义，诛杀絛妃！”随即宣布起兵，自称国相，支持雅砻的朗德峨松。

论恐热的号令得到不少吐蕃部落的响应，随后率领大军，诛杀拥护逻些政权的国相尚思罗，几个月间，河西、陇右、青海等地尽皆臣服于论恐热的铁骑之下。论恐热一路从渭州（今甘肃陇西）杀到松州（今四川松潘），兵力达到了十余万人。只剩下鄯州（今青海西宁）守将尚婢婢没有服从论恐热的旗号。

尚婢婢出身于显赫的没庐氏家族，在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算是一个亲唐派，吐蕃内乱爆发后，他并不支持雅砻政权的朗德峨松抑或是逻些政权的赤德云丹，而是主张投靠唐廷。面对论恐热的来势，尚婢婢看得很清楚：名为起义，实为篡国，论恐热这是要建立自己的势力。果不其然，论恐热击破尚思罗后便雄心勃勃地准备杀往逻些。然而尚婢婢的存在始终是个威胁，论恐热决定讨伐尚婢婢，拔掉自己后方的这枚钉子。

在论恐热眼中，尚婢婢不过是个读了些书的文化人，不会打仗。于是调集辖区内各路人马，汇集在大夏川，准备向鄯州的尚婢婢发起决战。张议潮在沙州看到的吐蕃军大举集结的景象，正是沙州的吐蕃驻军受到了论恐热的征召，紧急开拔出征。吐蕃大军前去交战，沙州一带城池空虚，这也让张议潮加紧了准备，他借家族的影响四处招募豪杰壮士，图谋着夺占沙州城的计划。

一个月后，惊人的消息传到了沙州。论恐热麾下大军在河州（今甘肃临夏）遭到尚婢婢的伏击，论恐热军大败，战场伏尸五十余里，论恐热孤身一人逃走。

在河州被尚婢婢击溃的军队中，沙州领主所派出的兵马也在其中，此外还有甘州、凉州等地的吐蕃兵马。经此一战，吐蕃人在河西的统治出现了松动，汉人与吐蕃人的力量对比正悄然改变着。但是，张议潮明白，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他招募的豪杰再多，在沙州城里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黑帮而已，无法和占据州城的吐蕃领主相抗衡。

为此，他决定去找一个人。

沙州城外的莫高窟是一处佛门胜地。自北魏以来，历代僧人在城外山间建洞修禅，由此形成了千余个洞窟的奇观。吐蕃占据沙州后，由于崇信佛法，莫高窟便更加兴盛。张议潮骑马来到莫高窟，径直来到法华无垢塔前的一座名叫“七佛堂”的僧院，向门前的知客僧行礼，要找住在这里的都教授吴和尚。

张议潮走进七佛堂，这是一座巨大而华丽的洞窟，高大的拱券下，洞窟墙面中画着团花与千佛，左右两壁设有佛坛，供奉着七尊巨大的禅定佛像。在佛堂里，张议潮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吴和尚。这位名叫吴洪辩的老僧就坐定在佛堂的中央。他是沙州最有声望的僧人，多年来佛海泛舟，潜心修炼，晨钟暮鼓。吴洪辩三学并进，五乘俱晓，八藏该通，终成一代名僧。十几年来，吴洪辩被吐蕃赞普任命为释门都法律，深受僧俗两众的敬爱。在几乎全民信佛的沙州敦煌，吴洪辩是真正的一方法主。

然而张议潮知道，吴洪辩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大唐上柱国吴绪芝的后人。

吴绪芝是沙州最后的守将，坚守孤城二十年。德宗贞元年间，河西、陇右尽数被吐蕃攻陷，困守沙州的唐军被迫投降。投降吐蕃后，吴绪芝没有再接受吐蕃的官职，而是离群幽居，做着大唐的遗民。吴洪辩自小受到父亲的教育，作为忠良之后，长大后虽然出家，心中炽热的家国情怀却从未改变。这些年来，吴洪辩也在暗中积蓄着力量，依靠他管理的僧团组织，建立起了足可以撼动沙州城的力量。

此时的沙州总人口只有十几万，僧人却有数千名，城内外十七座寺院名下有大片的庄园地产，这样的势力恐怕连沙州城的吐蕃领主都望尘莫及。而吴洪辩作为所有僧众的领袖，合情合理地拥有庞大的僧团武装。和吴洪辩组织的僧团武装相比，张议潮家族聚拢的那些黑帮豪杰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面对这位高僧，张议潮将论恐热河州惨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希望能和吴洪辩一同起事。

听了张议潮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吴洪辩没有说什么，带领张议潮来到了某处人迹罕至的洞窟。吴洪辩揭开洞窟中尘封的布幔，只见下面藏着的，尽是森然的铠甲与兵刃。

铠甲是官府严厉管控的军用物资，普通百姓私藏铠甲会予以重罚。吴洪辩在这里储藏的铠甲足以武装一支军队。也许从吴洪辩的父亲吴绪芝开始，就已经在为将来做准备了，卧薪尝胆，枕戈待旦，暗中蛰伏，只为有朝一日再度光复沙州，将大唐的旗帜重新插上城头。

吴洪辩很欣赏张议潮这个年轻人，决定倾力支持他的起义计划，只是吴洪辩并没有同意张议潮即刻起兵的想法。

沙州陷落于吐蕃已经有六十多年，河西走廊的其他城池陷落的时间更长。六十年时间，足以改变一片土地上的人民。那些经历过大唐统治的汉人们早已经去世，新一代的河西人民开始逐步接受了吐蕃的文化、吐蕃的习俗，对大唐已经没有当年那样的眷恋之情了。吐蕃人在河西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这一点军事失利，并不足以撼动吐蕃人的统治。就算他们占领了沙州城，也未必有力量抵挡整个河湟地区吐蕃人的反攻。他们需要等待时机，等待局势彻底扭转。

事情正如张议潮和吴洪辩所希望的那样，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开启了收复河湟的计划，派遣刘蒙为巡边使，在唐蕃边境训练士卒，修整军械，储备粮草钱帛，筹备收复之事。同时，派人潜入吐蕃后方，向河湟地区的汉人势力寻求联系。只是沙州距离大唐本土实在太远了，张议潮并没有得到大唐密使的只言片语，只从河西汉人之间流传的话里，听说了唐廷将要大举收复河湟的情报。

但这一点点只言片语足以让张议潮热泪盈眶——六十多年过去了，沙州与大唐音讯不通，张议潮甚至不知道此时大唐的年号。但大唐依然没有忘记他们，天子依然没有忘记他们！

而另一边，论恐热与尚婢婢的交战仍在继续。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十二月，尚婢婢在招降论恐热部将后，又一次大败论恐热的攻击，并向河湟地区各地发出檄文。檄文历数了论恐热的残暴，号召这一地区的落蕃唐人后裔揭竿而起：“汝辈本为唐人，如今吐蕃没有了真正的赞普，那便一起投归大唐，不要做论恐热的鹰犬狐兔！”

尚婢婢的檄文犹如一针催化剂，让原本就人心逐渐涣散的论恐热阵营愈发崩坏，吐蕃在河西地区的安抚使们开始人心浮动。不仅是汉人、吐蕃人，还有回鹘汗国灭亡后南迁到河西的回鹘部落，纷纷各自为政，河西真正变成了一盘散沙。

张议潮也积极响应，与尚婢婢结成了对抗论恐热的同盟。

河西吐蕃不再是铁板一块，如今又有了尚婢婢这个外援，沙州起义的条件便更加成熟了。一边有张议潮和兄弟们四处联络，结纳汉人与回鹘部落，一边有吴洪辩这根定海神针，统领沙州乃至整个河西的僧团，起义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旦等到大唐天子一声令下，王师西征收复河湟，沙州等地便可以群起响应，赶走吐蕃人，迎接王师到来。

可是这一等，就又等了三年。

沙州与大唐道路不通，只有穿越吐蕃军队驻守的防区，绕到河套、朔方一带，才能与大唐取得联系。这条路凶险无比，沿途到处都是恶劣的风沙、凶狠的吐蕃驻军、狡猾的拦路劫匪，充满了变数。张议潮接连派出使者，却始终石沉大海。后来张议潮才知道，原本雄心勃勃地计划着收复河湟的唐武宗已经驾崩，新即位的天子是武宗皇帝的叔叔光王，改元大中，今年不是会昌八年，而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新任天子似乎并没有收复河湟的意思，据说连武宗皇帝为筹备出征军资而特别设立的“备边库”都取消了，原本看起来指日可待的西征安排也被无限期推迟。

可举义之事，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是大唐的王师不出兵，他们便自己干！

在一如寻常的一天，沙州城一如既往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这时，只听得隐隐的轰响由远及近，那是大队兵马逼近的声音。吐蕃守兵慌忙从城门上眺望，只见以张议潮为首的一队人马已经来到了沙州城门之下。张议潮的身后，是成百上千名全副武装的武士和僧人，他们身穿的铠甲、手持的利刃，都在日光下反射着肃杀的寒芒。

“是唐人，便一起出来，夺占州城！”张议潮开口，朗声吼叫。

身后的豪杰与僧兵们跟着鼓噪，大声叫嚷：“夺占州城！”

城中的街巷间，早已准备好接应的好汉们也一起跟着响应：“夺占州城！”

一时间，喧哗与叫喊声响彻整个沙州城。城中的唐人像是商量好了一般，一起加入到暴动的队伍中。城外的兵马也动了起来，张议潮身后的僧兵们趁着守军无备，喊杀着冲入城中，四处寻找吐蕃人穿着的兵丁。

吐蕃守将碰到这场动乱，早就惊骇地逃走了。在张议潮、吴洪辩等人的联手下，唐人成功夺占了这座城池。他们在城头上拔去吐蕃的旗帜，插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红色旗帜。那是唐人的大旗，时隔六十年，大唐的日月旗终于重新在河西上空飘扬。

河西光复！

张议潮、吴洪辩领导的唐人僧俗义军夺占了沙州城，随后击退吐蕃军的攻击，进而攻取了与沙州相距不远的瓜州。他们废除了吐蕃人留下的部落制度，重新恢复了大唐的州县和里坊，设置官吏、府衙，整理户口、登记土地，一如六十多年前的模样。

这场起义，论前前后后的功劳，贡献最大的自当属张议潮和吴洪辩二人，其中更以吴洪辩为最。若是没有吴洪辩带领的强大僧兵和私藏的铠甲军械，义军只不过是不成气候的黑帮而已。但吴洪辩并没有与张议潮争夺军队首领地位的意思，而是继续飘然世外，做他的得道高僧。张议潮于是成了唐人部众的首领，统率沙州、瓜州的僧俗兵众。

但吴洪辩对于沙州的影响仍然是举足轻重。张议潮尊吴洪辩为都僧统，统领境内所有佛寺僧人。

在沙州站稳脚跟后，张议潮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向河西其他州县发布通告，告诉这些地方的唐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他的理想，是光复整个河湟。

这个理想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梦。吐蕃在河湟的统治已经濒临崩溃，这正是上天赐予大唐、赐予张议潮等人的良机，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行动起来！为了让唐廷知晓沙州的消息，同时向唐廷争取更多的支持，一个僧俗部众组成的联合进京代表团在攻占沙州不久后成立了。由吴洪辩的弟子悟真、张议潮的心腹武将高进达等人组成联合使团，前往大唐的国都长安投诚。

这趟从沙州到长安的旅程，一走就走了三年。由于携带着张议潮等沙州首领们联名签署的归降奏表，还有河西州县地图册目等贵重物品，这趟行程走得尤其小心。为了避开河西凶险的战场，一行人全副武装，取道北庭，走相对安全的回纥道，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长安正北的天德军（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天德军防御使李丕接见了悟真一行后，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向唐廷汇报。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正月，悟真和尚等人的使团终于安全抵达了长安城。出发时他们有十队人马，抵达时只剩下了七人。在长安，悟真和尚受到了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此时天子李忱已经结束了武宗时代的毁佛政策，恢复了佛寺僧侣的地位，悟真到来后，立刻成了长安城佛僧中的明星。

一个出家人，毫无利己动机，把光复河西、回归大唐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忠诚体国的爱国精神，这是慈悲主义的精神，每一个长安的出家人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天子李忱敕授悟真和尚在京城临坛大德，赐下紫色僧衣。

同时，唐廷还封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镇守瓜沙二州。张议潮也成了唐廷经略河湟地区的重要策应。

悟真前往长安的这三年，河湟地区的局势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吐蕃内部的混战中，一直被尚婢婢追着吊打的论恐热被逼到了极限，忽然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他趁尚婢婢大军内部管理松散之际，吸引尚婢婢的部将们主动出击，终于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反攻，大败尚婢婢所部，尚婢婢被迫逃回了鄯州。经过近八年的战争，鄯州的后勤补给已经透支，无法再支撑更多的军队了。尚婢婢只能留下部将拓跋怀光留守，自己向西撤往甘州，寻求补给，同时向沙州的张议潮寻求接应。论恐热趁势一路追击，一直打到瓜州，碰上张议潮的援军才停下进军的步伐。沿途在鄯州到河西各州的路上大肆烧杀抢掠，屠杀当地丁壮，连妇女和小孩都不放过。

大火在河湟大地上熊熊燃烧，五千里的河西走廊沦为一片焦土。

论恐热与尚婢婢的交战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陇右地区的吐蕃军队无所适从，不敢贸然站队，索性就选最粗的大腿投靠。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吐蕃治下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原州（今宁夏固原）、安乐州（今宁夏同心），以及石门关等七座边防要塞全都归降了大唐。

对于继位以来就被朝野暗自非议“得国不正”的天子李忱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自从在宦官们的拥立下登上皇位，李忱就一直千方百计地要为他从侄子武宗那里继承到的皇位披上合法的外衣。李忱高调地宣称自己是父亲宪宗皇帝的继承者，任用元和一朝宰相们的后代当新朝的宰相，事事都要显示出自己在延续宪宗时代的政策。

宪宗生前在平定叛乱藩镇后，正要准备收复河湟的失地，可是李忱继位后注意力全放在巩固权位上，哪里有心去做收复河湟的事情？谁曾想，他不收河湟，河湟倒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在李忱的指示下，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军区派出军队开入陇右，接管了三州七关的土地。吐蕃“三州七关”的归降，正是一块从天而降的肥肉，李忱把功劳归在自己身上——毕竟是他所施展的仁政感化了三州七关的将士和百姓，让他们诚心来投。这恰恰说明了当今天子是宪宗皇帝天命的继承者，实现了宪宗皇帝的未了遗愿。

可是没有人提出，李忱之所以能及时出兵，要归功于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就开始在灵武等地进行的整训和操练；出兵所需的粮草，也仰赖武宗当年囤积的军粮资财；甚至三州七关的降顺，也和武宗当年在边境地区做的种种工作有关。而李忱只字不提武宗以及他深恶痛绝的李德裕当年的成就，一股脑儿全归功于自己。

只字不提的还有，李忱即位后唐廷在吐蕃的情报网变得一塌糊涂，连沙州被唐人张议潮夺占这种大事都毫不知情，直到悟真一行抵达长安时方才如梦初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八月，新收复的“三州七关”地区推选出的士绅代表在唐廷的组织下，来到长安拜见天子。李忱在延喜门楼上会见了这些父老乡亲们。李忱一番致辞后，这些陇右父老欢呼雀跃，纷纷脱下身上的胡服，换回了大唐士民所穿的冠带。一起围观的长安群众大为鼓舞，高呼万岁。这场盛大的作秀，在一片祥和欢快的气氛下圆满成功。

这样的氛围，李忱必须要好好利用。他随即下诏，招募百姓前往陇右开荒耕种，朝廷免除陇右新开辟边疆的五年租税。这也是一道动员令，唐廷号召西部边疆各道、各镇，积极收复边境地区陷落于吐蕃的国土。

一时间，全国的氛围都被带动了起来。朝廷号召开拓“新边疆”的诏书让整个帝国都大受鼓

舞，一股春风袭来，帝国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

从德宗年间李泌定下封锁吐蕃的外交战略以来，吐蕃的国势终于不可遏止地走向了毁灭。逻些的赤德云丹和雅砻的朗德峨松之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吐蕃在境内各个地区的统治。墙倒众人推，不仅河西的唐人揭竿而起，吐蕃境内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当地民族的反抗，从川西的康区到安西的于阗，各地的起义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

论恐热在河西残暴的行径也让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为此论恐热不得不向唐廷请降，请求入朝觐见。但入朝之后，论恐热态度倨傲，还想请唐廷封他为河渭节度使。这个请求唐廷自然不会答应，论恐热只得怏怏不乐地回归廓州（今青海化隆）。

论恐热降而复叛，进退失据，明眼人都能看出，吐蕃在河湟地区的统治已经全面崩溃。

而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河西地区的回归，也让这股收复失地的东风卷起了新高潮。

高僧吴洪辩在担任沙州僧统之后不久便圆寂了，但他为张议潮留下了一支精锐的僧兵、一大批精干的部将、参谋。有了这支僧兵打底，张议潮组建的沙州军军纪严明，一时在河西所向无敌。短短几年时间，张议潮趁着吐蕃内部动荡，论恐热众叛亲离之际，发兵攻略河西诸州。论恐热叛离大唐回到廓州之后不久，张议潮的大军便浩浩荡荡地杀来，如风卷残云一般席卷了整片河西地区。从玉门关到青海湖，张议潮大军所到之处，河西唐人和回鹘、吐谷浑部落便群起响应，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州尽数被张议潮收入囊中。只剩下凉州（今甘肃武威）、渭州（今甘肃陇西）等少数几个据点仍在吐蕃手中。

沙州通往长安的路已经被打通。

就在悟真、高进达奉表归降之后不久的大中五年（851年）十月，又一批来自沙州的使节来到了长安。这次他们不用绕一个大圈兜兜转转地走了，而是直接经由刚刚被光复的河西走廊，光明正大地前往长安。这支使团规格更高，由张议潮的哥哥张议潭带队，向天子敬献了瓜、沙等十一州的图籍，并代表弟弟张议潮将河西十一州归入大唐版图。

时隔上百年，河西走廊这一战略要地再度归入大唐，这实在是难得的功勋。天子李忱下令，在这归顺的河西十一州设置一个新的节镇，取名为“归义军”，封张议潮为兵部尚书、归义军节度使，全权掌管这十一州的行政军务。而张议潭此后留在了长安，既负责维持唐廷与归义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充当归义军留在长安的人质。

这样的安排，也折射出了归义军与唐廷之间微妙的关系。

对唐廷的君臣们来说，张议潮的势力与朝廷唯一的相通之处，就是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了。河西地区被吐蕃同化多年，风俗、文化已经与大唐内地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隔阂。张议潮再忠心，终究也是个不习王化的武人，能与河朔藩镇相比较，已经是再抬举不过了。既然唐廷不遗余力地防着河朔藩镇，自然更要提起十二颗心，防着归义军的张议潮。

唐廷对张议潮的任命充满了玄机：没有任命张议潮为“河西节度使”，而是任命为新设的“归义军节度使”，意思就是张议潮归义军的权力仅限于河西十一州的范围内，要是超出这个范围，到了尚在吐蕃人手里的河西重镇渭州、凉州，便不属于张议潮的归义军，唐廷

另有安排。一句话，唐廷不希望归义军继续扩张，妨碍唐廷自己的“收复河湟大计”。

经历了中央与藩镇一百年的钩心斗角，唐廷已经不再对藩镇军人有真正的信任了，哪怕对方是不辞千里回归中土的归义军，是拯救了河湟数十万百姓的英雄，唐廷依旧对归义军有着千百般的顾虑。唐廷与归义军之间，就像是人质关系，相互裹挟，又相互掣肘，一旦撕破脸面，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沙州，张议潮没有理会唐廷葫芦里做的这些文章，他早已下定决心，要用尽全力夺占吐蕃人控制下的凉州，完全光复河西州县，然后是安西、北庭，马不停蹄，直到完全恢复昔日盛唐的旧疆！

这一决定，近乎于孤注一掷。打下凉州的困难远比想象中要大，吐蕃帝国灭亡后，各路残余势力纷纷溃散到了凉州，和凉州本地的各类蕃族一起盘踞城中。而归义军的内部，真正的主力其实只有瓜沙二州的汉家儿郎。张议潮将归义军的全部主力聚集起来，凑出七千兵马，全都押在了凉州。

河西的战争还在继续，归义军衣不解带，马不释鞍，将军百战死，战争一打就又过了一个十年。自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开始，张议潮派遣侄子张淮深东征凉州。由于人数不占优势，与吐蕃军队整整经历了三年的拉锯战。凉州集结了大批的吐蕃军队，这七千汉家儿郎浴血奋战，其赫赫兵威所到之处，归义军的战歌震动寰宇。

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

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

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三月，归义军终于攻克凉州，彻底将吐蕃赶出了河湟。

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又一封捷报从河西一路传到了长安：张议潮已令麾下的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等城，收复了大唐失去一百余年的北庭疆域。同年十月，张议潮又大败吐蕃军，斩杀论恐热，传首京师。

论恐热的死标志着不可一世的吐蕃帝国从此衰亡。大唐与吐蕃打了两百年，这场百年战争终究还是大唐笑到了最后。此时陇右、河西、北庭等昔日失去的国土，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再度被大唐收复。

至少是形式上的收复。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自沙州举义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归义军交给侄子张淮深，自己亲身入朝，觐见天子。

这个决定当然也是在归义军内部复杂的情势下做出的。侄儿张淮深是张议潮留在长安做人质的哥哥张议潭的儿子。当初张议潭入朝前，与张议潮之间也许就有过一番承诺，此后张淮深隐然是归义军中的二把手，被作为继承人培养。随着归义军的壮大，张淮深的影响力渐渐有了盖过张议潮本人的势头。不久之前张议潭在长安去世，张议潮便顺水推舟申请入朝，接替哥哥担任归义军在长安的人质，这也是避免内部矛盾进一步升级的无奈之举。

尽管如此，张议潮选择入朝为官的这个念头，也来源于他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愿望——离开

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河西，去长安看一看。

长安，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听了无数遍的地方，不知汇聚了多少荡气回肠、波澜壮阔的传奇。他已经快七十岁了，在人生中最后这段岁月里，他要实现儿时起就深藏在心中的梦想，去看一眼那座伟大的城市，看一眼那座辉煌的大明宫。

这一年，张议潮委任张淮深为节度留后，动身出发。他一行穿过生机复苏的河西走廊，进入肥沃的关中平原，抵达了长安。在这里，张议潮受到了唐廷君臣的热烈欢迎，随后被授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宅，加官为司徒。

五年后，已经七十四岁的张议潮在长安安然去世，走完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直到千年以后，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还留下了他的身影，铭记着他与沙州豪杰们所创下的丰功伟绩。

这些功业最终也随着时代随风而去，随着大唐的彻底衰落，归义军将在四面八方蕃族势力的侵犯下沦陷，但历史却依然记得，这是属于大唐的荣耀。

长安的黄昏

李忱是一位好皇帝，即位后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宵衣旰食。从前朝到后宫，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大中皇帝真乃是一位明君啊！

他们称大中皇帝为“小太宗”。不仅朝廷内外这么称赞，李忱自己也在努力仿效太宗皇帝的施政方略。为了不让天下人非议自己“得位不正”，李忱立志励精图治，证明自己登位名正言顺。他从记载太宗时期君臣言行的《贞观政要》中摘出好词好句，写在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并且一丝不苟地学习书中太宗皇帝的一言一行。

要当一个“明君”，说难也难，说容易其实也很容易，那就是不得罪人，尽可能地让所有人高兴。

或者说，尽可能地让所有发得出声音的人高兴。

李忱的前任唐武宗李炎是个明君吗？自然是的，他一扫大唐二十年的颓势，富国强兵，平定泽潞，差一点重振盛唐时的景象。可在当世的风评之中却被贬得近乎一文不值，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武宗大力打压寺院，得罪了佛寺僧人们嘛！僧人在大唐社会中是既得利益者，与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压僧人就是和僧人的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网过不去。所以大量僧人愤懑不平，咒骂朝政。各种各样诋毁武宗的小道故事也开始甚嚣尘上，把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刻画成一个刻薄寡恩、小肚鸡肠的暴君。

相比于到处得罪人的武宗皇帝，李忱的做法讨巧得很。对于那些原本被取缔的僧人，李忱下令重新授予他们度牒，恢复合法的僧人身份；之前武宗时期收归公有的寺院、田产也一概恢复，交给僧人们。这道政令之下，李忱成了全天下僧人们心目中的“活菩萨”，佛家弟子无不夸赞李忱宅心仁厚，诚心向佛。更有僧人编出了新的故事，说当年就是武宗嫉恨还是皇叔的大中皇帝，以至于大中皇帝遭受迫害，被迫出家为僧，武宗到处追查大中皇帝的下落，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捣毁寺院。所幸大中皇帝吉人自有天相，最终逃过一劫，最后成功登上皇位。

故事实在荒诞不经，但是却被僧人们流传得煞有介事，相信的大有人在。李忱在民间又多出了一层苦情色彩。

而对于势力强大的宦官集团，李忱也一改往日武宗分而治之、拉一派打压另一派的做法，对宦官们极尽优待。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李忱自己就是宦官扶持上位的——从宪宗以来，哪位皇帝不是靠宦官的帮助才登位的？可每一朝皇帝借助宦官的力量上位后，往往转手便将威胁皇权的宦官头子给除掉，连昔日不可一世的仇士良，也在武宗治下黯然退休。原因没有别的，保持皇帝权威，必定容忍不了宦官权力过大，绿叶盖过鲜花。但李忱则不然，他像是在兑现即位前的什么许诺一般，无条件地容忍、袒护着强大的宦官们。

因为把宦官们像恩人一般对待，李忱自然在宫中积下了良好的口碑。而那“小太宗”的称号，也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传扬开来。再加上大中初年，恰逢吐蕃内乱，唐廷成功收复了河湟，这又成了一项伟大功绩，大唐一下子感觉又有了贞观时的武功。

就这样，一个个精心打造出的“人设”添加在了李忱的名片上：宪宗皇帝的继承者、励精图治打造“贞观遗风”的明君、全国万千佛僧的庇佑者，等等等等。

当然，李忱最在意的，还是文官士族们对自己的态度。因为治理天下靠的是这帮读书人，把他的功绩写在史书里的，还是这帮读书人。

对于朝中的大臣们，李忱收服他们方式，是恐惧。

在大臣们面前，李忱恩威难测，群臣捉摸不透皇帝的想法，自然战战兢兢，对皇帝生出敬畏之情。李忱原本就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对自己都如此严格，对别人就更是如此。他对群臣用法严格，往往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奖赏或是惩罚大臣。有时候，他会因为外出打猎时碰见几位百姓赞扬某位官员，而由此对这位官员大加提拔；有时候，他因为看见大臣写了一句“青山三杯不厌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诗，就认为这大臣不务正业，若非有宰相解释说这只是托兴之辞，文人为了押韵平仄什么都写得出来，李忱可能真的会为此而惩罚写诗之人，彻底断了这位官员的升迁之路。

为了标榜自己像太宗一样纳谏入流，李忱特意选拔了贞观名臣魏徵的后代魏谟。魏谟开始积极地找各种话题劝谏，只不过魏谟的水平和他的先祖魏徵相比差得太远，他所提的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建议，对朝政的改进基本没有什么帮助，表演性质大过了实质。而李忱其实也只需要这样的效果，做出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君臣之间在朝堂上飙戏，表演出了一段段君臣佳话。

一日早朝时，李忱临朝理政，神情威严，群臣不敢仰视，按照固定顺序一一汇报情况。规定程序走完后，一直没有露出过丝毫倦容的李忱忽然展颜一笑，对群臣说道：“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一起聊聊闲事了！”随后同殿中大臣们聊起了街头巷尾的琐事，还有宫中的游玩宴饮，无所不谈，亲切而随意。就这样聊了一刻钟的功夫，李忱忽然又变了个脸色，严肃地对群臣说道：“卿等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我的厚望。要是卿等出了事，那以后彼此便只能不复相见了。”

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彼此不复相见”，透露出了十足的警告意味。前一秒钟还在高谈阔论的大臣们听了这句话，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回想方才说过的话，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李忱说完这句话，便拍拍屁股走人，回了后宫。留下殿中的群臣面面相觑，心中五味杂陈。宰相令狐绹下了班，对人说道：“我秉政十几年，深受皇上宠任，但是每次临朝，都不免汗湿沾背，后怕不已。”

连宰相都这么说，满朝文武更是胆战心惊、压力倍增，生怕自己一旦做错了什么，就会不明不白地触动皇帝的逆鳞，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朝臣们能做的只有赞美了，赞美皇帝的英明，赞美大中的盛世，同时迎合皇帝要做“明君直臣”的喜好，提一些不痛不痒的谏言，就这样皆大欢喜，满朝文武陶醉在一片祥和的喜乐中。

而危机就埋藏在这片被粉饰出的太平景象之下。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七月，江淮地区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宣州（今安徽宣城）都将康全泰驱逐宣州军政主官，引兵作乱，并驱逐了宣歙观察使郑薰。这场叛乱很快被淮南节度使崔铉发兵平定，康全泰及其同党四百余人被悉数斩杀。康全泰的这次反叛就如同扔进湖水中的石子，翻起了一圈涟漪，随后便归于平静。富饶的江淮地区

又恢复了往日景象，这场叛乱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但是，如果仔细探究这场叛乱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整个帝国的腐败已经在此暴露无遗了。

康全泰叛乱只是一处溃疡，这处溃疡只是人体表面的症状，真正的病灶在身体内部，在开始逐步扩散的癌细胞。

康全泰只是宣歙藩镇军中的一个小将，和帝国其他的南方藩镇一样，宣歙军军纪涣散，是一群毫无训练的流氓。这些地方军人，素日就与当地的土豪大户勾结在一起，横行乡里，自行开设市场，牟取暴利，变成了整个宣歙地区的黑社会网络。他们为何反叛？其实就是因为宣歙观察使郑薰想要有所作为，要搞“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试图打击康全泰与当地土豪大户织起的这张黑色网络。

土豪大户，也就是地方实力派，成了近年来江淮地区商业大发展的受益者，他们的经济版图包揽了本地区的方方面面，甚至截留税赋，坐收巨额盈利。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在东南地区的财政命脉。郑薰作为大中皇帝的亲信，必须要搞这场“扫黑”行动，保证帝国在这里能收取稳定的税赋。

但是郑薰低估了这张网络的强大程度。当地土豪大户的势力早已渗透进了地方政府的方方面面，甚至他的藩府中，诸如押衙、讨击使这些关键职务，也被当地土豪子弟所占据。当郑薰加紧整治本地土豪的黑色交易时，土豪子弟与康全泰这批军人勾结在一起，聚众哗变，最终赶走了这位帝国在此设置的最高军政长官。

康全泰这批叛乱军人，最后死于朝廷严厉的惩罚。但康全泰幕后的江淮土豪大户势力却依旧完好无损。相反还变得更加强大了，因为他们在这场叛乱中意识到，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武装，要团结起来对抗朝廷的统治。于是，江淮地区的地方土豪势力开始收纳流氓人员，形成自己的庄兵。他们还收买附近的绿林好汉为自己所用。渐渐地，江淮的私盐盐贩、山大王多了起来，这群人表面上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实际上却是土豪暗中扶持的党羽。有些贩私盐的盗匪甚至就是地主豪强本人。

宣州的兵变只是整个局面的冰山一角。像宣州这样，由地方土豪势力与底层军人、流寇匪帮勾连而结成的黑恶势力，已经不止千千万万。它们遍布在帝国一向安定的南方各州，逐步蚕食着大唐的底层政权。

帝国的秩序，就这样从最基层开始渐渐崩溃。

在金陵城，夜晚的秦淮河依旧一片繁华，秦楼楚馆莺莺燕燕，酒肆商馆欢声笑语。

一条秦淮河，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图景。

大唐实施宵禁，城池之内，入夜之后便禁止上街出行，所有人必须在漏夜之后进入里坊安歇。所有的商业活动都被限制在固定的市场之内，比如长安的东西二市，洛阳的南北二市，这就是自古相承的“坊市制”。但是随着商业的飞速发展，原本的“坊市制”已经无法满足市民的需要了。到了大中年间，随着帝国各项制度的废弛，坊市制也被扫入了垃圾堆，商店、酒肆开到了马路边、河道边，长此以往，秦淮河变成了烟花地，金陵城变成了销金

窟。

当诗人杜牧夜泊秦淮之时，曾有诗感慨：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那时的杜牧，已经感觉到了正在帝国的各个地方悄然发生着的变革。杜牧虽然一生都不得志，最后只能流连于声色犬马，“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但不可否认，他是那个时代眼光最为毒辣的思想者。

大唐士人身上那股刚毅豪迈的气象消失了，代之以绮丽淫靡的文弱之气。过去但凡是个身体健康的士人，甚至是女子，也习惯于骑马出行，坐马车是会被嘲笑的。没有什么文臣与武将的区别，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士子们都兼具了文质彬彬和刚毅自强的精神特质，像那个时代的李靖、李勣、姚崇、宋璟，都是既可以领兵出战又可以治国理政的文武全才。可是这一百年来，大臣们开始分出了文官和武将，士大夫们坐上了肩舆软轿，宰相、高官们甚至还坐着肩舆出入办公场所。以好逸恶劳为荣，以身体力行为耻，社会的荣辱观已经调了个个儿。

当初诗书传家、出将入相的士族门阀，如今愈发地腐化奢靡，昔日精英荟萃的世族再也不能为帝国输送优秀的人才，那些世家子弟们一个个尸位素餐，成了啃食社会财富的寄生虫。公卿贵族、僧人宦官，都在歌颂着“大中盛世”，歌颂着天子是一代明君，自顾自地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没有人注意普通的百姓们究竟过着怎样一种困苦的日子。

不止朝廷腐朽了，天下藩镇也都走向了腐朽。连历来与唐廷打得有来有回的河朔藩镇，也变得日益朽迈。那些河北的骄兵悍将们甚至不再在乎管理自己的是藩帅还是朝廷，只会唯利是图，谁给他们钱多，他们就支持拥护谁。要是有人多占了他们一分一厘，哪怕是皇帝、节度使，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推翻。

大中皇帝李忱的晚年，同样沉迷于丹药，终于在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病入膏肓，一命呜呼，享年五十岁，庙号“宣宗”。虽然号称“小太宗”，享受了十三年的明君之梦，唐宣宗李忱最终还是没能如愿将皇位交给他所希望继承的儿子。宦官集团再度违逆了皇帝的意愿，自己挑选了帝国的继承人。在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矫诏之下，皇长子李漼被拥立为太子，登上了皇位。并在次年改元咸通。

后世被称为“唐懿宗”的李漼是个喜好享乐的皇帝，对上朝的热情明显不如饮酒作乐。他的爱好是听宫廷交响乐，养了一支五百多人的乐团，整日载歌载舞。天下就这样沉湎在最后的繁华里，奢侈之风刮遍了整个大唐。整个官场也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没有人在乎生民之多艰和王朝将尽的气运。

这个无数人努力要振兴的大唐，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再多的改革都难以让它恢复昔日的气象。等待着这个帝国的，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是一轮风卷残云的扫除，是一次彻彻底底的雪崩。

当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让我们最后看一眼长安城最让人心醉的时刻吧。

那个傍晚，诗人李商隐心情烦闷，无法排解。也许是因为自己潦倒的处境，也许是因为危机四伏的时局。忽而一个念想让他灵光乍现，他决定出城，登高望远，疏解一下郁闷的内心。于是他驱车出坊，一路直奔长安城东南边的乐游原。

乐游原是长安城内的最高处，登上乐游原，整座辽阔的长安城正安静地俯卧在淡橘色的暮霭中，城中炊烟四起，袅袅地弥散在上空，如同一袭薄如蝉翼的纱罩。天边的火烧云红彤彤的，将霞光撒满了眼前的城池。乐游原南边的大雁塔巍峨而静默，远方的秦岭连绵而广博，黄昏时分，大慈恩寺的钟声敲响，宣告着夜晚的到来。接着，长安城数十座寺庙的晚钟暮鼓不约而同地响起，银铛声中，更显长安城的美好与祥和。

这是大唐最后一点安宁的岁月了，这座城池里的居民像以往一样准备安寝，一如他们的父辈、祖辈。数百年来，长安城日复一日地延续着它的伟大和繁荣，仿佛这样的光辉荣耀会永远继续下去，最终成就一座不朽之城。但是越美好的东西，到了毁灭之时，往往就越让人心碎。长安城的百姓们丝毫不知道，几年之后，这一切的美好都将被无情地毁灭。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第八章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起义带来的平地惊雷

崩溃的前夜

大唐帝国的第一声丧钟，敲响在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

这个炎热的七月，在帝国遥远的南方，一群从徐州来的戍卒发动了哗变，昭示着一场崩溃的开端。

宣宗时代开始，随着吐蕃帝国灭亡，大唐西南的南诏国趁机膨胀，开始迅速崛起。南诏收降了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后，发起了对唐廷的战争，先后攻陷了邕州（今广西南宁）、交州（今越南河内），占据了大唐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此时南方的兵力薄弱，为了遏制南诏的扩张，唐廷在北方招募了两千劲卒，驰援安南。其中就有一支来自徐州的部队，驻守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防备南诏的来袭。上百年的藩镇交战中徐州都是四战之地，因此民风彪悍，多出精兵强卒，调徐州兵来岭南守城，也是唐廷围剿南诏的其中一环。

按照规定，这支徐州兵将守边三年，随后由下一批兵卒接替轮岗。但是由于管理混乱、费用紧张，这支徐州兵迟迟等不到接替他们的部队，所以只能这样无限期地继续驻守下去。到了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士兵们已经足足在湿热的南方守了六年时间。当这群士兵接到命令发现还是不能回乡时，愤怒值终于达到了临界点。

明明说好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又三年后还有三年，何时是个头？

既然朝廷不让他们回老家，那他们就自己回去！在军头庞勋的带领下，这支八百人的徐州兵终于哗变了。他们杀死领军的都将，造起反来。随后八百人一路北上，取道湖南、浙西，径自返回徐州。他们沿途一边行军，一边劫掠，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队伍不减反增，等到抵达并攻克了徐州时，已经壮大成了上十万人的大军。

这一番动乱，直接掀开了大唐朝廷最后的遮羞布。

庞勋这伙人为何一路畅行无阻，吃着火锅唱着歌就到了徐州？那是因为，从湖南到徐州的各地藩镇们几乎没有一个想要专门对付叛军。大大小小的节度使、观察使，想的只是本州县的利益，只要保住本境不被贼兵攻陷，实力不受损失，其他事情都不在乎。就这样，庞勋这伙人翻山越岭，穿越无数险关岩阻，竟然毫发无损，最后一头扎入了平坦开阔的华北大平原，如困龙入大海，一发不可收拾。

庞勋的徐州兵又为何越来越多，越打越强？那是因为，随着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加上水旱灾荒频仍，大江南北的百姓们都破产了。大量原本过着安定生活的良民、顺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只能为了活下去投靠作乱的庞勋。

从宣宗大中年间以来，唐廷的君臣们都沉迷在太平之世的幻梦里。从士族、官宦，到僧侣、文人，都一个劲儿地歌颂皇帝的英明和大唐的繁荣，四海一片升平，到处都是欢乐的赞歌。可这些都是有资格被朝廷听见、有资格撰写史书之人所说的话，而那些没有资格开口的人，始终不能开口，痛苦地沉默着。

他们是农民、商贩、劳工、佃户，他们默默忍受着社会的不公，经历着豪强兼并、社会瓦解所带来的时代的阵痛。他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没有人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事实证明，这无声的沉默之下，是日积月累的愤怒，当他们忍受不了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会砸烂阻挡他们开口的一切桎梏，用血与火来回敬这片黑暗的重压！

在河南的长垣县，一个叫王仙芝的人看到了机会。

王仙芝是一位土豪，也就是势力强大的草根一族。早年间，王仙芝贩卖私盐，积累下了一笔不菲的财富。贩私盐其实就是行走江湖，需要纠集一伙人，结成帮派来行动，既是为了方便拉运货物，也是为了武装抵抗打劫的匪徒，甚至可以打退执法的官兵。王仙芝就这样在江湖上混出了名堂，做了一大帮绿林豪杰的老大。后世有《水浒传》说尽了草莽英雄故事，王仙芝的江湖地位，就像是东溪村的托塔天王晁盖一般，路见不平一声吼，整个江湖抖三抖。

庞勋带领着乌泱泱的叛军队伍转战在淮泗之间的数千里地域，朝廷时而围剿，时而安抚，却总是平定不了这伙人。而朝廷的孱弱和腐朽，也在一次次招安和平叛中一览无遗。这场变乱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唐廷不得不发动了诸道兵马，还带上沙陀族的朱邪赤心等蕃兵联合围剿，总算是在咸通十年（869年）扑灭了这场叛乱。庞勋也在沙陀骑兵的围追堵截下突围失败战死。

可庞勋虽然败死，却实实在在地让当权者们感受到，庶人一怒，究竟是血溅五步，还是伏尸百万。

而那十万部下也不可能都跟着庞勋一起共赴黄泉。不少人马逃了出来，流窜于江湖之中。上万人落草为寇，这可不是小事，对中原黑社会来说是一次大洗牌。王仙芝便趁机抓住了这次洗牌的机会，收纳了不少落草的庞勋旧部，一时间，王仙芝在长垣的势力暴涨到了数千人，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黑社会大头领了，隐然间有着绿林盟主的地位。

有了这点实力，王仙芝自然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干他一笔大生意！

而天下最好的生意是什么呢？自然是造反了。开局一把刀，混得好便是身价暴涨，甚至有机会问鼎中原，混不好大不了就一死了之。王仙芝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等待时机，随时起兵，先攻他几个州县！

这时的大唐帝国，政局日益黑暗。

咸通皇帝李漼并不像后世评价的那样，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有中等才能的君王。他未必不想有什么作为。他在位期间通过积极地调度，使得唐廷成功打赢了与南诏的战争，收复了安南地区，将南诏死死按在东南亚的内陆地区，不使其掌握出海口。在政治上，李漼也实现了朝局的稳定，牢牢地把控住了朝政。

可是，他终究无法改变大唐江河日下的趋势。

对于逐渐瓦解的基层统治、日益强大的地方土豪、愈发离心的藩镇节帅、全面走向崩盘的经济形势，咸通皇帝李漼没有丝毫的办法。他只能像平定庞勋之乱那样，东拼西凑地填补帝国四处露出的窟窿。可是整间屋子已经千疮百孔，他这一个裱糊匠就算修补再多的窗户

纸，又怎能修好这四处漏风的屋墙？

晚年的李湛似乎也放弃了对大唐的治疗，他开始消极怠政，沉迷享乐，游宴无度，崇佞佛教，花大把大把的钱迎接佛骨舍利，安放在法门寺。在位十四年后，李湛开始病重，并在今年七月病逝，享年四十岁，庙号为“懿宗”。

宦官田令孜、刘行深等人拥立十二岁的普王李儇为皇太子，两天后，在懿宗皇帝的灵柩前登位，次年改元乾符。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小陪伴李儇玩耍的宦官田令孜成了新的朝廷红人。小皇帝连青春期都没有步入，还是个懵懂的孩子，生长在孤独的深宫，抚养他长大的宦官田令孜就是他最大的依靠。他称呼田令孜为“阿父”，登位以后，凡是要他来决定的国家大事，自然都依赖这位半是仆人、半是慈父的田令孜。

小皇帝李儇有自己的爱好。他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健将，在毬场上英姿勃发，斗鸡、赌鹅、骑射、剑槊、法算、音乐、围棋、赌博等才艺爱好样样精通。他在肆意的放飞中纪念着自己的少年时代，丝毫不知道此时的大唐，在经过了庞勋的叛乱后，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

从庞勋之乱平定，到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那场浩大的动乱来临前的这五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又像是一场盛大演出的开幕，所有演员在后台悉数就位。

各路大军用血腥手段平定庞勋之乱后，各自回到各自的属地。在这场平叛中，从代北的云州（今山西大同）赶来的沙陀部立下了大功。沙陀部是西突厥别部，归顺唐廷七十余年，在屡次作战中表现优异，尤其这次平叛更是成了击破庞勋的主力。唐廷特地为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加封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名“李国昌”，入了皇室谱牒。

在返回代北的路上，一个年轻人志得意满。他被沙陀部的将士们称作“鸦儿”，是朱邪赤心（也就是赐名后的李国昌）的儿子。刚刚结束的这场平叛中，他冲锋陷阵均在众将领之前，军中视他为“飞虎子”，他也因此随着他的父亲晋升为云中牙将。

此时的他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但日后却将威震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名字叫——李克用。

长安城又到了秋天时节，一年一度的科考放榜依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科举制是唐廷网罗天下人才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京城官场百态的一个缩影。当政治清明时，自然群贤毕至，殿试之中尽是各地精英；可若是朝政昏暗、人人腐败的世态，科场也一样是藏污纳垢，黑臭难闻。每一场科举，都有不知多少走后门进入官场的举子。就在此时的科举考试中，主考官、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崔沆公然作弊，录用了亲族崔濯，一时舆论哗然，骂他们是“沆濯一气”。而像这样靠裙带关系一举登科的世族子弟，又何止沆濯二人？看看满朝公卿，除了崔卢王郑、韦柳裴薛这样的世族门阀之外，还有多少职位留给寒窗苦读的普通子弟？

观看放榜的举子中，有一个叫黄巢的年轻人，他查遍了榜文，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沮丧地明白，自己又一次名落孙山了。

黄巢从小就有诗才，五岁侍奉祖父时便可对诗。周围的人都说，这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前途。可是黄巢考了几次，每一次都不幸没有考上。这说明什么？自然不是自己的水平或是

文才有限，一定是体制有问题！那些走后门的考生挤占了他的名额！

他的家族只是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地头蛇、大土豪，不像长安城的世族门阀那样有通天的门路。多少年来，老黄家就出了他这么一个读书的苗子，背负着家族几代人从良的愿望。可是这么一点愿望，也因为黑暗的时局而化为了泡影。

沮丧渐渐转化为愤怒，黄巢独自一人留在破旧简陋的寓所，望着门前的菊花盆栽发呆。已经临近重阳佳节，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节，欢声笑语从左右邻里屋中传来，更显出他孤单一人的样子凄凉无比。此时的气氛仿佛全世界都将他抛弃了。

是的，他们老黄家虽然有几个钱，但和关东郡姓、关陇望族这些高门大户比起来，根本什么都不是。人家这些家族几百年、几代人积累下的人脉、资源、知识、背景，黄巢寒窗苦读十余年就想走在同一条赛道上，凭什么？

他配吗？

可难道他不配吗？？

黄巢想反问这些高高在上的门阀们一句，就因为门第背景不同，普通人家的子弟再无金榜题名的机会，这一切又凭什么！

黄巢的心中只有无比的戾气，他愤而作诗一首：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写完之后，笔掷于地。黄巢动身返回曹州老家（今山东菏泽），他已经做好了决定，既然科举入仕这条路走不通，他自有别的门路，他可以作奸犯科，贩卖私盐，甚至武装起义，推翻官府，他照样可以一鸣惊人！

从此之后，大唐少了一个热衷功名的勤奋学子，江湖上却多了一个叱咤风云的枭雄。

多年以后，史官在书中留下一句话：“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桂林之祸，就是那起庞勋之乱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庞勋之乱直接暴露出了帝国积攒已久的沉疴，暴露出了帝国统治者们的贪婪、愚蠢、迟钝、以及傲慢，大唐就此走上了崩溃的快车道。最终，底层积攒的怨恨和怒火通过黄巢彻底爆发，推翻了整个大唐帝国的统治。

乱世中叱咤风云的枭雄们，也在此之后逐渐在时代的熔炉里被锤炼成钢铁，终于成长为豪杰。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动乱的前夜，私盐贩子王仙芝发出英雄帖，斥责唐朝官吏贪赋重税，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号令天下豪杰起兵响应。英雄帖发出后，远近的绿林豪杰们争相来投，向着长垣聚集。

而此时此刻，数百里外的砀山县午沟里，一个名叫朱温的二十三岁青年，也是未来的后梁太祖皇帝正在仰头沉思。那双如鹰视、如狼顾的狠厉双目仰望着空中唳转的飞鹰，正在缥缈难测的宿命中等待乱世的到来。

庶民的愤怒

广撒英雄帖、大声振臂一呼后，王仙芝有如托塔天王晁盖一般，成了坐上第一把交椅的群豪首领，带领各路群豪攻城略地，攻陷了濮州（今河南濮阳）。

而黄巢，就像是呼保义宋江。

他是群豪当中离体制最近的人，要不是几次落榜，他差一点就考入体制内成了朝廷命官。虽然后来放弃了科举入仕的念头，转而继承家族几代传承的黑社会走私业务，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私盐盐贩兼黑帮头子，黄巢依然是群豪中为数不多的了解这个帝国运行机制的草寇。

蠹贼不可怕，就怕蠹贼有文化。既了解官府的套路，又熟悉黑社会的逻辑，黄巢因此成了帝国最危险的蠹贼。跨入这一行后，黄巢才知道，落草为寇这份工作就像是为他专门量身定做的一般，完美地贴合了他的各项优势与爱好。黄巢身上几乎聚集了所谓“乱臣贼子”的所有特性。黄巢生性喜欢动乱，又有着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具有一种煽动力，让人想跟随他一起造反。

这世上，有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有人是治世之庸才，乱世之草包。黄巢仿佛是为了乱世而生的，他本人就代表混乱的极致。

当王仙芝率领群豪杀到曹州时，黄巢当即拉起义旗，在附近招募了数千之众。这些部众里，有绿林豪杰、庞勋余党、盐贩武装以及不堪重负的破产农户，甚至还有武宗会昌年间一直被官府迫害的摩尼教徒，这些人全都跑来响应黄巢的号召。黄巢带领数千人与王仙芝的数千豪杰胜利会师，转战于山东地区，几个月的时间，队伍已经达到了数万人。

《水浒传》里，宋江入伙梁山，靠什么坐上第二把交椅？自然不是靠武力值，甚至不是靠江湖地位，而是靠宋江从江州带来一起入伙梁山泊的一大群好汉们。正因为有带来的人马，宋江才不是应聘入职的打工仔，而是带资入股的合伙人。黄巢也是这样，他带来的队伍就是他立足的资本，黄巢也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了群豪当中仅次于王仙芝的第二号人物。

此前在山东各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这话多半是黄巢的手笔，看歌谣的文风，怎么看都与黄巢当初那句“满城尽带黄金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句歌谣的造势之下，周围的州县更加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地担心着天下大乱的到来。

朝廷也加紧了围剿。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十二月，朝廷任命淄青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统御河南各路官军围剿王仙芝、黄巢的部队，朝廷还特派了禁军三千人、甲骑五百骑，调拨给宋威指挥。

在大唐两百多年来历次的战争中，平定民变与流寇的战斗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基本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无聊，无聊至极。

且不说像安史之乱那样东北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之间的强强对决，后来的平定藩镇战争，

也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之间的战斗，双方各自都有一整套的进攻与防御战术，打得是智计百出、精彩绝伦；而唐廷曾经打败的突厥、高句丽、吐蕃军，虽然战术素养比大唐正规军弱了不少，但在唐军这样军事水平领先时代的祖师爷的调教下，照样也展现出了很高的战术能力，与唐军的战斗表现可圈可点，虽败犹荣。而绿林草寇就是草寇，他们不是军人，大都没有接受过军事化训练，所以每每有民变发生，流贼横行，动不动就有几万草寇啸聚一方，可遇上数千官军，往往一触即溃，轻易就被朝廷平定。

原因无他，玩票的碰上内行的，业余的碰上专业的，那就只有被“降维打击”的份。

然而事情发展到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这支群豪部队时，情况出现了变化。庞勋之乱引发了连锁效应，牵连了不少淮泗一带藩镇治下的镇兵。这些镇兵都是职业军人，因为庞勋之乱的牵连流亡在江湖无所事事，此时听到王仙芝、黄巢举义的号召，立刻摩拳擦掌，兴奋地前去加入。此后王仙芝和黄巢的麾下都有了一支堪比职业军团的精锐部队。

一支军队的综合训练度、纪律性和整体战术配合能力决定了这支队伍的上限；而军队中的中坚力量、核心骨干成员的能力则决定了这支队伍的下限。有那些职业军人作为中坚力量，这群草莽流寇的能力下限就有了质的飞跃。

至少，他们不再一触即溃了。

群豪攻城略地，趁着庞勋之乱后淮泗地区力量空虚，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乾符三年（公元876年），群豪大军杀到沂州城下（今山东临沂），遇上了调兵赶来的招讨草贼使宋威。在河南诸镇调集的正规军面前，群豪大军终于被彻底击溃，王仙芝、黄巢等人抱头鼠窜。

尽管被官军打得惨败，群豪中的这群军人终究发挥了作用，他们没有像其他草寇一样作鸟兽散，反而败而不崩，溃而不散，紧跟王仙芝、黄巢等指挥官，迅速地离开沂州，躲入了豫东、鲁西的连绵山区之中。

草寇们不见了踪影，沂州的宋威也承担不起驻扎在这里的河南诸镇军队的粮草供应了。于是向朝廷报告王仙芝已死，草寇已经被歼灭，就此停止了对王仙芝残部的追剿。王仙芝、黄巢也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蛰伏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头扎进河南地区，迅速攻占了河南地区的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县城，然后又攻陷汝州，生擒刺史王镣。

朝廷又一次调集兵马，兴师动众地围攻王仙芝。不出所料，群豪再一次被官军毫无悬念地击败。可王仙芝、黄巢再次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坚挺地撑了下去，掉头逃入邓州、汝州之间的桐柏山区，继续打起了游击。

关东各州县大多畏惧王仙芝、黄巢这波草寇，都坚守城池，紧闭城门，躲在城里不敢出来。王仙芝、黄巢率军在河南、湖北一带四处游击，专门往朝廷官军薄弱的地方钻。十月攻打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十一月继续南进，一举攻占郢州（今湖北京山）、复州（今湖北沔阳）；十二月攻随州（今湖北随县）。这一路转战，群豪肆意倾泻着他们对朝廷的愤怒，于所过之处大肆烧杀抢掠。

人类最原始的愤怒被激发了出来。长期被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欺瞒压迫的农民、流氓加入了流寇队伍，他们对豪绅们多年来积攒的愤怒转化为血腥的杀戮。当初夺取他们的田地，

他们现在便烧了地主的老宅！当初强占他们的儿女，他们现在便强暴地主的妻子！跟随着大军，人们闯入地主豪绅的家宅，疯狂地烧杀抢掠，那些小姐姐、少奶奶们的牙床上，他们也要踏上去，滚一滚。

淮河与长江之间，群豪所过之处，几乎断绝了人烟。

就在群豪们一路转战、到处放火，官军们追着草寇们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的时候，《水浒传》里的情节又一次提前上演了——草寇的首领考虑起了接受朝廷招安的问题。

只不过这回想要接受朝廷招安的，不是群豪中的“宋江”，偏偏是那位“晁盖”。

当群豪抵达蕲州（今湖北黄冈）时，蕲州裴渥不能抵抗，打开城门迎接王仙芝入城。但裴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若是接受招安，他可以以河东裴氏的名誉担保，为王仙芝上表求官。而这个要求正中王仙芝下怀。

王仙芝考虑投降朝廷，其实也是在为这支队伍的未来做打算。

自古以来，落草为寇者都被视为朝廷要犯、流窜盗匪，一般的下场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被平定、剿灭，被朝廷官军堆起来做成京观，或者把人头挂在城墙上，比如几年前的裘甫、庞勋；另一个便是接受招安，成为正规军，吃朝廷的俸禄，做朝廷的官。大多数草寇的下场都是第一个，后面这一条路要是走通了，那就是祖坟冒青烟，极为难得。像大唐开国时的瓦岗寨群豪，一部分死在了战场上，另一部分比如李勣、程知节、秦叔宝等人，则成功投靠了初生的大唐，随后出将入相，画像挂在太极宫凌烟阁上，享受着世代的敬仰。

王仙芝带着队伍从黄河边的曹州一路兜兜转转，打到了长江边的蕲州，美其名曰“转战”，其实是被官军追着打，队伍越打越少，从最盛时的数万人减少为五千人，全靠一部分中坚力量的支持，才没有被打散建制。一年多了，他们一没有根据地，二没有稳定的补给，实在可以用朝不保夕来形容。至于这支队伍的未来，明眼人都感到悲观，不被剿灭已经是老天保佑了。指望这支流寇队伍打出一片江山来，那几乎就是痴人说梦。

所以，王仙芝踌躇了一会儿，答应了下来。不久之后，裴渥的上表得到了朝廷的积极回应，朝廷特批，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其实就是把这五千草寇收编到皇帝直属的神策军麾下。

前一天还是流寇，转眼变成了吃天下最高档皇粮的禁军，这样的待遇不能说不好。王仙芝自然非常满意。只是大当家“晁盖”答应了，问过二当家“宋江”的意思了吗？

当王仙芝召集众头领、降官商议时，被俘的朝廷官员王镣、裴渥纷纷道贺。可黄巢看着朝廷的文书，从头到尾就只看到王仙芝的名字，却对黄巢的人事任命安排只字不提。这让黄巢心中气愤不平。他当即对王仙芝说：“当初我们曾共同立下誓言，要横扫天下，现在唯独你去神策左军当官儿了，让我们这五千多人回到哪里去？”

这一句话挑动起了众头领的情绪。众头领的心态爆炸了，一下子对王仙芝破口大骂。借着群情激愤，怒不可遏的黄巢趁机一个耳光打在王仙芝脸上。王仙芝脸上赫然现出五指红印，另一半脸青一阵白一阵，又尴尬又气恼，拂袖而走，招安之事便就此搁浅，无人再来问津。

平心而论，黄巢这番话其实是偷换了概念。朝廷虽然只任命了王仙芝为左神策押牙，但其实已经包含了其他众头领和小喽啰们的安排。神策军是禁军，昔日曾有极强的战斗力，但是近年来士气、训练度下降得厉害，渐渐变成了少爷兵。朝廷也许想借收编王仙芝的队伍来增强神策军的战斗力，这样的情况也有先例可循，过去的许多叛乱队伍，朝廷都将其改编为神策军，作为禁军的外围力量，到现在也都过得好好的。群豪们接受了招安，便是有编制、领工资军饷的禁军将士，那可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黄巢却有着自己的私心，他不甘心接受招安，他要做的可不是神策军中的一员小小将领，而是挾伐天下的大魔王。谁说落草为寇的下场只有两条路？不要忘了，周隋帝国是怎么起来的？李唐皇室是怎么起家的？对于流寇们来说，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一条自古以来就罕有人走通，可一旦走通就是惊天动地的道路，那就是像当年的武川豪杰那样，趁着六镇之乱起兵，然后自己成就一番大业！

如果没有黄巢插上一手，王仙芝之乱也许就像庞勋之乱一样，在朝廷妥协与镇压的组合拳之下草草结束了。而关键时刻黄巢推出的这一手，把这支草寇队伍乃至整个大唐天下，推向了最为混沌未知的结局。

蕲州城里，群豪队伍开始大肆剽掠，他们挨家挨户逼问索要财物，若是不愿意，便放火烧他们的家宅。城中登时大乱，抢劫演变成了屠杀，一半人逃到了城外，剩下的百姓们则免不了被乱军残杀。到了这时，已经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是因为王仙芝不接受朝廷委任而发动劫掠，还是黄巢故意驱使部下屠城，倒逼王仙芝拒绝朝廷的委任。

至此，群豪队伍彻底分裂了。黄巢带领两千余名部众北上，脱离了队伍。蕲州已是一片焦土，不是久留之地，王仙芝只好带着其余三千人，转战其他地区。

王仙芝、黄巢两军分道扬镳之后，旧日的战友情自然不会马上断绝，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也让双方不得不继续保持合作。两军后来还一起合攻过宋州（今河南商丘），但这场行动由于寡不敌众，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这群草寇只能打一打那些兵备薄弱的州县，一旦碰上坚城高垒或者遭遇真正的正规军，那就只有吃瘪的份。

宋州城下的会面，是黄巢与王仙芝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他们便各自为战，再也没有会师。而后两军继续分开行军，王仙芝率部向西南前进，攻略唐州、襄州；而黄巢则向东南方向探索，继续往蕲州、黄州一带盘桓。他们相背而行，各走各的路。

黄巢率军继续攻城掠地，却发现自己的力量已经弱小到连一座城池都攻克不下了。在黄州打了惨败的一仗后，便掉了个头，折而向北，回到他们起家的濮州一带继续寻找机会。

王仙芝南下之后，开始与官军秘密联系，再次写了降表，派遣心腹前往官军那里请降。但是王仙芝的升官发财梦终究是落空了，他没有想到的是，招讨草贼使宋威不想让招安之功给别人占了，便悄悄派兵截杀了王仙芝派出前往长安的使者，还声称是自己大破草寇。王仙芝没有办法，只好率军继续南下。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二月，王仙芝左右转战，终于被官军重重包围在了黄梅县。一番大战，数万群豪被一网打尽，在官军的重重围困之中被歼灭。王仙芝也在突围中战死，部下星散，重新逃遁到江湖之中。

这场起兵终于开始陷入低潮。

此时的黄巢也在亳州城外久攻不下。王仙芝的一些残部在部下尚让的率领下前来投奔，与黄巢合兵一处。群豪共推黄巢为盟主，号称“冲天大将军”。

相比于王仙芝，黄巢究竟是读过书的人，他下令改年号为王霸，设置官职属僚，俨然一副小朝廷的样子，暗暗地有了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经过这几年的流窜，黄巢慢慢地失去了必胜的信心，不得不思索起“群豪往哪里去”的问题，也开始渐渐地接受了招安的想法。他其实从来都不忌讳招安之事，只是忌讳招安的名单里没有他黄巢的名字而已。黄巢给唐天平节度使张杨写了一封求信降，请求张杨帮他向朝廷说一说好话。朝廷也急于解决流寇问题，于是下诏任命黄巢为右卫将军，命令黄巢率部众到郢州解除武装。

这个条件开得比王仙芝当时要高多了。可对于黄巢来说，谁能确保朝廷的命令是否有诈？权衡之下，黄巢最终没有从命，也没有动身去郢州。

自从王仙芝死后，恐惧和绝望像是病菌一样传染了整个队伍。他们在中原大地上流窜了三年，至今仍是一事无成，队伍士气越来越低落，整支部队仿佛随时都会就地崩溃。心事重重的黄巢也每日都在思索着他们要怎么走的问题。王仙芝的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要是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直到有一天，一个消息辗转从江南传来：这里风景独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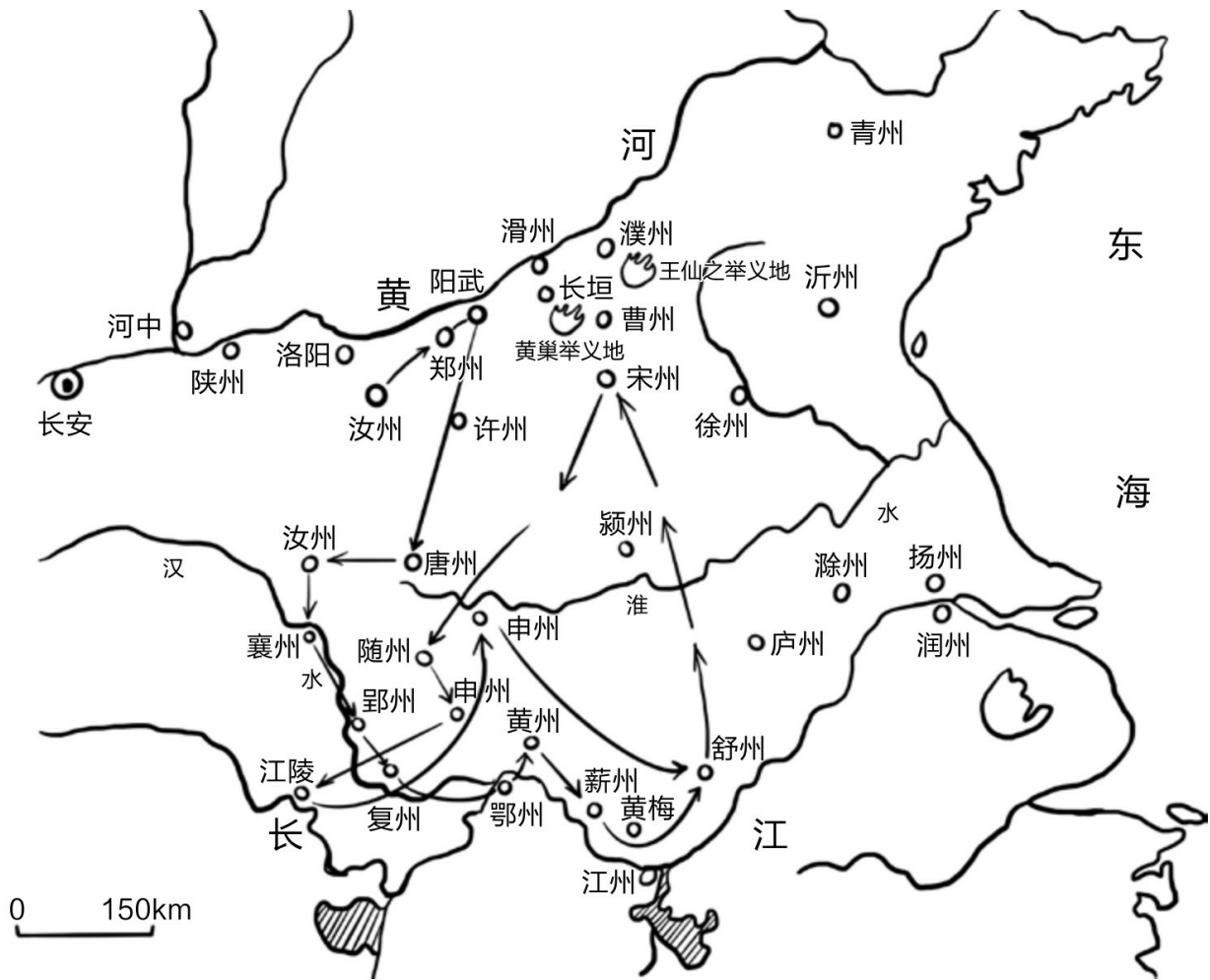
听闻消息，黄巢灵光乍现——对，就去江南！

江南是帝国两百年来经济的大后方，为帝国源源不断地输送钱粮财帛。为了防止江南出现像河朔那样的割据藩镇，朝廷一直有意识地削弱这里的军事力量，还派遣不懂军事的文臣坐镇，就为了能牢牢控制这一处命脉之地。而对黄巢来说，这恰恰是他的机会，黄巢意识到，江南地区是帝国的薄弱地带，没有强敌，却有富饶的财富与物资，正是他们施展拳脚的地方。

而且东南地区对于黄巢来说也是熟门熟路。当初他和其他私盐贩子常常来往于东南沿海与内地之间，将私产的大盐倒卖到内地。从黄淮到两浙，这一大片地区的山头势力、地下社团，也都和黄巢这一帮私盐贩子要好得很。有了那边地头蛇的接应，群豪南下不会担心人生地不熟的问题。王仙芝的一部分残部就逃往了江南，在这里适应得非常好。

所以，黄巢当机立断，下令大军南下，向着江南进发！

谁能想到，阴差阳错之间，这个决断竟然让群豪队伍如困龙游入大海，起死回生。



王仙芝行动路线

万里大转战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三月，黄巢从濮州出发，向着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进军，做出一副要进攻东都洛阳的样子。朝廷抽调兵马，紧急在洛阳周边布置防线。谁知这只是黄巢虚晃出的一枪，等到官军都集中到洛阳时，黄巢一个急转身，马不停蹄地直扑黄州、蕲州，沿途抢劫百姓粮食作为补给，如同一团乌泱泱的蝗群。他们一直向南，三月底到达长江北岸，找来一批船只横渡长江，终于到达了江南的地界。

大唐立国两百五十多年，江南地区罕有战火。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也只有浙西、宣歙等地的零星叛乱，而且被朝廷迅速平定。所以两浙、江西、宣歙地区在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之下，已经成为天下最为富庶的一片地区。

兵弱钱多，黄巢大军来到江南之后，就像水浒好汉进入梁山泊，轻易地横扫了江西诸州县，一路畅行无阻。

直到他们遇上了那位“高太尉”——高骈。

从此之后，高骈就成了这群草莽群豪的噩梦，后来高骈还因为镇压黄巢有功，被加封为“检校太尉”，人称“高太尉”。他出身将门世家，乃宪宗时的名将高崇文之孙，是同辈人中最优秀的将领，且没有之一。当初宣宗年间诱降吐蕃将领尚延心、收复陇右的河州、渭州，就是出自时任秦州守将的高骈的手笔。

十年前的懿宗咸通年间，南诏发动战争，侵略大唐的安南地区，高骈临危受命，担任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随后的几年，高骈先在安南大破南诏军，将南诏军赶回老巢；调任西川后，又在大渡河再次大胜，差点率领六万唐军直捣黄龙，将南诏一举灭国。后来虽然因为后勤问题而退兵，可一度盛气凌人的南诏国就此一蹶不振。南诏军十万大军都折损在高骈手里，百年积蓄的国力一朝尽丧，最后窘迫到了妇女负责种地、幼童被迫从军的地步，不得不向唐朝屈词请和，从此再难为患。

打败西南少数民族政权相比于击破吐蕃、回鹘、契丹的功劳，虽然看起来要逊色一些，但是高骈如此赫赫的战绩，也足以步入大唐历代将领“名人堂”，为大唐数百年的荣耀再次添上光辉的一笔了。

重创南诏也可以称得上是大唐最后的荣光。就在南诏被击破的同一年，王仙芝、黄巢之乱爆发了，高骈也在不久后离开西川，调任为荆南节度使，开始与王仙芝、黄巢的先头部队正面交锋。

面对日益猖獗的“巢贼”（黄巢一伙贼人），朝廷调兵遣将总是慢一步，情急之下下了两个命令。

其一，命令各州县乡里自行招募兵马，组建团练民兵，抵御巢贼。

团练兵其实过去也有，只是练兵、指挥的大权全都由地方州县官府掌握，为的是防止兵权进一步下放，把士兵牢牢控制在官府手里。可这次的命令不同，要求进一步组建团练民

兵，越多越好，不管是官府组织还是民间自筹自办。这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原本就面临着地主豪强崛起问题的江淮、江南地区，现在彻底不管这事了，都按照中央朝廷的指示，任由地主豪强组建起自己的民兵队伍。

朝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江淮的防御实在是太弱了。如果没有地主豪强们自己编练的民团，那黄巢的大军就真的要把整个江南都搅动起来了。虽然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可这鸩酒，朝廷却是不得不喝。

其二，任命高骈为浙西观察使，前往浙西围剿黄巢的大军。这一任命，既是因为高骈的个人能力，同时也因为高骈曾经担任天平军节度使，而黄巢大军中已成为中坚力量的那些退伍军人，很多都出自天平军这个藩镇。高骈接到命令后，领兵前往浙西就任。随后，朝廷还授予高骈为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使，等于任命高骈为各路平贼大军的都统帅，同时还负责江淮钱粮盐铁等战略物资的调配，活脱脱地军政财权一把抓。

当高骈率军抵达江西时，正碰上黄巢大军沿江西进，高骈立刻派遣大将张璘、梁缙进行阻击。作为诸道兵马都统，高骈麾下的这支军队汇集了西川、天平、荆南等数个藩镇的精锐兵马，人数虽少，战斗力却达到了一流水平。

这一战，高骈大破黄巢，降服其将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打得黄巢和群豪们抱头鼠窜。黄巢不得不放弃在江西、浙西一带经营的计划，继续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在官军的一路追击下，黄巢带着自己的部下们“千里大逃亡”，沿着东南沿海地区一路向南，翻越五岭之一的大庾岭，一直逃到了岭南地区。

胜利的天平再次向朝廷一方倾斜。可正当高骈筹备兵马粮草，准备继续乘胜追击的时候，朝廷这边又开始作妖了：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四月，朝廷命令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将统帅之权从高骈转移到王铎，由王铎来江陵组织兵马，调集两湖、两广地区的兵马围剿黄巢。高骈原本的平贼计划再次被全数搁置。

其实，江南的局势也时刻关系到朝堂上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

皇帝李僖年少，治国经验并不丰富，军国大事的决定权自然就落在了宰相的南衙和宦官掌控的北司这里。如今掌权的宦官，是自小与皇帝作伴游玩的枢密使田令孜，田令孜与宰相卢携联手把持了朝政要务。而高骈则是卢携在朝廷之外的重要羽翼，之前高骈就任诸道兵马都统，就是卢携一力扶持的结果。

但是，朝中以宰相郑畋、王铎为首的另一派清流派官员则有别的意见。当高骈统帅江南各路大军、对黄巢穷追不舍时，他们心中的顾虑也越来越多。

高骈是武将，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当武将权力过大时，就有可能拥兵自重，成为新的安全隐患。所以从宣宗时代以来，朝廷任用边镇节度使就越来越向文官倾斜，避免任用武将。尤其在这个堪称帝国财政支柱的江南，要是真的出现拥兵自重的藩镇，那就太要命了。就算高骈号称“儒将”，写得一手好诗，还是神策军出身，背景、能力、关系都是朝廷信得过的将领，但对于朝廷的文官们来说，他一样是五大三粗的武人，一样不值得信任。

所以，宰相王铎主动请缨，要求坐镇荆南指挥作战，其实就是要分高骈的权力，将南方的

军政财权重新归拢到朝廷手里。

可王铎来到江陵后，适应工作、兵马调度都需要一个过程，追剿的大军迟迟没能发动，彻底平叛的绝佳机会，就这样白白地丧失了。

而这也成了宰相卢携与郑畋矛盾激化的一条导火索。

不久之后，在长安城的中书省，卢携与郑畋又一次为了平叛问题争论起来，卢携终于勃然大怒，拂衣而起，衣袖拂起桌上的砚台，溅得满是墨痕。卢携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气，甩开污迹斑斑的衣袖，直接拿起砚台对着喋喋不休的郑畋投掷过去，一方砚台被摔得粉碎。从此之后，南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点就爆。又一次朝议时，两位宰相再一次为了黄巢之事大动干戈，御座上的皇帝李僖终于受不了了，一声令下，将两位宰相贬为太子宾客了事。

堂堂帝国朝堂，最为严肃庄重的地方，居然成了一个相互对骂的菜市场。帝国两三百年的尊严，也就这样消耗在了无尽的内斗中。

在岭南的黄巢趁朝廷内斗的间隙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机。休整舒服之后，黄巢率领精力充沛的群豪大军包围了广州城，让城中守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写信给朝廷，要求朝廷册封他为天平军节度使。

天平镇乃是中原重镇，朝廷自然不能答应。黄巢便再次提要求，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

此时的广州是岭南重要的贸易口岸，商贾云集，船舶林立，繁华程度丝毫不输于江浙的金陵、扬州，而且广州与朝廷路途遥远，倒省了不少中央的盘剥，所以一样成了多方财富汇聚、富得流油的地方。黄巢要拿广州，朝廷自然同样不能答应。可黄巢已经兵临广州城下，好歹得给他个交代，所以朝廷只能犹豫地封了黄巢一个“率府率”。

率府率是什么？其实就是宫门的宿卫队长，开国初年曾是作为一个荣誉赏赐给一些有功将领的。黄巢可不管这些弯弯绕绕，他要的是做一方诸侯，而朝廷竟然要他做一个看门的大爷？他将诏书撕得粉碎，大骂朝中宰相，下令对广州发动攻城。

一天时间，广州城便宣告沦陷。

随后的几天是广州城有史以来最血腥黑暗的日子。群豪攻陷广州，生擒节度使李迢后在全城尽情抢劫。不出意外地，这场抢劫渐渐地又演变成了屠杀。这座岭南最为繁华的城市，一时间血流成河。

群豪抢劫杀戮的重点，就是聚集在广州蕃坊的外国商贾们。

大唐的市舶港口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数百年间，广州成了整个欧亚大陆冒险家的天堂，汇聚了无数的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祆教徒，堪比二十世纪初的旧上海。在这些番邦旅人们眼里，大唐是最适宜居住的地方，甚至比大食、天竺这些大国更为干净、文明。尤其是大食帝国的商人们，常年在广州经商、囤货。其中不少人更是世代居住在广州，繁衍、生活、开枝散叶，广州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但是，相比于大唐百姓，这些番邦旅人不受朝廷保护，和外界没有太多的社会关系，所以成了最佳的抢劫对象。群豪冲进蕃坊，到处杀人越货，肆意抢夺番邦商人们的家财。整个蕃坊弥漫着一片片的惨叫和哀嚎。

抢得盆满钵满之后，黄巢与群豪们做起了长住广州的打算。毕竟这里天高皇帝远，背靠大海、春暖花开，倒还真是一个适合裂土割据的地方。

但是，黄巢终究没料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气候。

群豪们都是北方人，对岭南潮湿闷热的天气实在无法适应。农历九月的广州依然闷热，屠城后留下的尸首得不到及时处理，迅速地腐烂发臭，整座城市尸臭弥漫。而尸体腐烂后滋生的病菌、虫蝇，又成了新的卫生问题。一场疫病随之流行起来，不少人染上了疫病，从中原跟着南下的这帮老兄弟们，竟然有十分之三四都染病而死。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黄巢不得不承认，广州不适合他们，再待下去也难以持久。下面只剩下一条可以选择的路了，那就是杀回中原。

占领广州的一个多月后，黄巢率军离开广州，向着西北行进，攻占了桂州。他下令编制了数十张巨大的木筏，乘着秋冬时节的暴雨，沿湘江顺流而下，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攻克了湖南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进逼江陵。

江陵城里，黄巢大军北上的消息搅动了满城的风雨。

据说当年名将李晟的后人李系守潭州，五万精兵再次驻守，面对巢贼却毫无还手之力。

据说黄巢下令杀死了潭州所有守军，还将尸体抛入湘江，尸体一路漂往岳阳、武昌，遮蔽了整片江面。

据说巢贼之后继续进军，规模达到了五十万，已经逼近了江陵。

此时荆南、湖南的各路人马还部署在外，根本来不及调度别路的兵马回防江陵。为江陵的安危提心吊胆了几天后，驻守在江陵的宰相王铎打起了退堂鼓。他留下部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率军撤往襄阳。

连主帅都逃了，江陵城更加人心惶惶。部将刘汉宏自然不愿意领导走了之后，自己独自为国捐躯，于是一番大肆劫掠后带人弃城而走。几天后，黄巢率领大军，兵不血刃便进入了江陵城。随后黄巢兵锋继续推进，准备在唐军完成调度以前吃下襄阳城，打开通往中原的门户。

唐军两百多年的武德到底还没有丧失得一干二净。当黄巢率军北上襄阳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淄州刺史曹全晷谋划了一场伏击行动。他们屯兵于荆门，然后定下了阻击的策略。在小树林里，刘巨容设下了一道伏击圈。黄巢大军杀来后，迎战的是曹全晷的淄青轻骑，一阵交战，曹全晷缓缓败退，逐渐将黄巢军诱入到伏击圈中。志得意满的黄巢根本没想到官军能组织什么有效的反击，没有丝毫的防备。这时，早已等待许久的伏兵们万箭齐发，箭雨和刀光登时将黄巢手下的群豪们吞噬殆尽。

这场惨败让黄巢大军损失大半，一路溃败，曹全晷率领轻骑掩杀，一路追杀到江陵城，顺

势收复了这座大城。黄巢还是没有止住部下败退的步伐，在部将尚让的组织下，他们收集余众渡过长江，沿着长江向东转移。

就在黄巢一路向东狂奔，眼看就要被官军追上继续掩杀的时候，刘巨容下令停下了追击的步伐。

有人劝说刘巨容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举平定黄巢，可是刘巨容摇了摇头。比起在战场上立功，刘巨容更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利弊。

朝廷这些年对武将越来越提防，越来越蔑视。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名将，危急时就抚存将士，不惜赏官予人，事情平定下来就将武将抛弃于一边，有的人甚至因功得罪。这样的朝廷，还怎么让人放心地在前线拼杀？所以刘巨容打定主意，要“养寇自重”，只要一天能留住黄巢，朝廷就一天不得不倚仗他们这些武将，他们这些武将也就有了数不清的荣华富贵。

于是，刘巨容的山南东道军留在了江陵，不再提追击黄巢之事。而控制另一支部队的曹全晟虽然渡过了长江继续追击，可朝廷的任命恰好在此时送达，曹全晟不再担任招讨使，换了一位新官来就任。曹全晟于是也停止了追击，任由黄巢带领队伍在前面一溜烟地继续向东小跑，重新回到了江南地界。

乾符六年（公元879年）隆冬，新年即将到来，唐廷在新春之际改元，新的一年，便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了。

正当大唐的官民们欢度春节的时候，黄巢的大军也在转掠江西，一路攻陷饶州（今江西鄱阳）、信州（今江西上饶）、池州、宣州、歙州（今安徽黄山）、杭州等十五州之地，元气再度恢复，部众达到了二十万人。防御的责任重新回到了帝国的东南方，朝廷重新启用之前因为御前斗殴而贬官的卢携为宰相，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调集北方的昭义、感化、义武等藩镇军队南下，围剿黄巢大军。

高骈不愧为一方名将，早就发下榜文招募丁壮，将新募士兵、地方团练民兵、各路援军加以整编、整训，形成了一支七万人的雄师。随后，高骈命令麾下大将张璘率军出击，接连击败了势头正盛的黄巢大军。张璘一路凯歌，接连攻克黄巢控制的多个据点，一路打到了信州城外。

眼看中原藩镇的兵马就要赶到战场，困守信州的群豪大有被围歼之势。黄巢再一次故伎重演，向高骈请求投降。

在外人眼里，黄巢的请降是再明显不过的缓兵之计，是想缓一缓形势，寻求别的办法。但是高骈竟然答应了，还许诺在受降之后，为黄巢表奏朝廷，任命他为一方节度使。同时高骈还写信给朝廷，上奏说：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不劳烦诸道援军南下，请朝廷下令，让援军们各自回境。

此时的高骈携着恩宠与威望，再加上卢携、田令孜的支持，一时风光无限。朝廷自然尊重高骈的要求，遣散了诸道援军。

诸道援军走在半路上，忽然被告知不用前往江南了，其中的怒气可想而知。用脚指头想都

能想到，定是高骈不想诸道援军分了他平定黄巢的功劳，故意不让援军南下。

其实对于高骈来说，接受黄巢投降、遣散诸道援军是如今唯一的选择。德宗以来这么多年，所谓的“诸道援军”是什么德性，难道高骈不清楚？不就是一些为了领取朝廷的出界粮之类的赏赐，表面装作积极、实为磨洋工的一群人么？高骈虽然名为“诸道行营都统”，可实际上的指挥、后勤，全都是援军所在的藩镇节度使说了算，高骈还真不一定“都统”得了。既然黄巢准备投降，又何苦请来这些出工不出力的兵油子们白白吃淮南、江南的米粮呢？直接接受黄巢投降，收编黄巢麾下兵马，难道不是更香吗？

然而，高骈和吐蕃、南诏这些敌人纠缠了这么久，没怎么和黄巢这种人打过交道。他高估了黄巢的诚信度，也高估了自己对局势的把控能力。

打听到诸道援军解散返回，黄巢“腾”地变了脸色，反手就是一封绝交信送到了高骈手中，态度强硬，语气不逊，彻底激怒了高骈。高骈一代名将，如何受得了黄巢这般糊弄？下令张璘，全军出击！

这场战斗打响在信州城外，黄巢大军是背水一战。结果大败官军，当场斩杀了大将张璘。

自从调任江南以来，高骈屡战屡胜，几乎保持了不败的纪录，可信州一战的惨败，抹去了高骈之前的一切战果。张璘手中是高骈的精锐主力，他南征北战就靠张璘的这支中坚部队，但是这支部队却在信州城外遭到重创，连同大将张璘一起灰飞烟灭了。

张璘一败，淮南、浙西、江西战场就只剩下了一些不成气候的团练民兵武装，高骈手中再也没有可以抵御黄巢的力量。黄巢声势复振，于这年七月秋高气爽的时节，在采石矶横渡长江。

高骈唯一能做的只有一边收拾残部，在淮南、浙西等地龟缩驻守，一边写信给朝廷，向朝廷告急。

长安城，告急的文书一封封如同催命符，接连送到了中书省宰相的案前。朝廷想继续征调诸道援军南下增援，而中原藩镇你推我，我推你，就是没有出兵的意思。宰相卢携精神恍惚，喃喃自语着，像是在抱怨高骈，又像是在哀叹王朝的命运。不久之后，卢携便在心力交瘁之下中风了，从此不理政事。

留下一个惊惶无措的帝国，在风雨中徘徊。

卢携中风的消息传出后不久，高骈也声称患上了风瘫病，回到扬州城里按兵不动，只下令各州县严加守御。

可是各州县早已吓破了胆，如何能够抵御？黄巢大军继续北上，所过州县望风而降，一路畅通无阻。在淮河防线上，官军一片风声鹤唳，黄巢还没到，驻守在此的徐州兵就与淮南兵搞起了内讧，淮河防线全面崩溃。

东都洛阳的大门就此敞开，原本是一支流寇的黄巢集团，已经有了与大唐帝国逐鹿中原的力量。

帝都的陷落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一场特殊的马球比赛在长安大明宫内的毬场举行。

马球是长安贵族们都喜欢玩的游戏，大唐士人刚毅而豪迈，自强而不息，最是推崇马球这种马背上的游戏。只是世风日下，马球逐渐变成了贵族们淫靡的玩物。这场球赛不像后世的足球、蹴鞠那样，左右两方组队用球杖将球击入对方的球门，而采用更为自由的赛制。球场上单设一个球洞，谁先击球入洞，或者击入的球多，谁就是胜者。

清思殿前，随着皇帝李僮一声开球令下，球赛开始了。四名骑手手持球杖，策马奔驰在球场上，你来我往地抢球，一时间难解难分。

这四名骑手可是大有名堂，分别是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还有牛勣、罗元杲，也都是禁军中的高官。他们在球场上争夺的，不止是这小小的马球，还有蜀中三镇的节度使大权。

这四位禁军将领，都是大宦官田令孜的党羽。此时黄巢在淮南已经大破高骈，局势糜烂，田令孜需要有自己的人去巴蜀的西川、东川还有山南西道，稳定那里的局面，同时也为将来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留好退路。对这位“阿父”的意见，小皇帝李僮自然听从，可问题来了，禁军将领中，该由谁来担任巴蜀三镇的节度使，尤其是最富足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是田令孜的哥哥，田令孜自然想让他坐镇最重要的西川，可田令孜在宦官集团中的死对头神策中尉杨复恭的亲戚杨师立，也在竞争西川的位置。究竟让谁赴任，目前还没有定论。

对于这个僵局，到底是小皇帝李僮有主意。他提议，以马球赌三川，谁先拔得头筹，就将西川节度使之位交给他。

这在大唐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堂堂一方大员的任命，在这个不懂事的少年皇帝眼里，竟然是一个和马球一样的儿戏。

马球场上赛事激烈，最终，陈敬瑄率先将球击入球洞，顺利拔得了头筹，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西川节度使这个美差。杨师立、牛勣随后进球，分别获封了东川节度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喜滋滋地上任了。

谁也没想到，西川竟然真的成了大唐最后的避难所。

这年十一月，黄巢率领大军渡过淮河，自称“天补大将军”，向各地藩镇将领发出通牒，要他们各守本境，不要听从朝廷命令妄图抵抗他的大军。他黄巢要吊民伐罪，入京师向李家问罪，一切与众人无干。这一通牒，既是威胁，也是安抚，正好掐中了藩镇们的软肋，黄巢吃准了藩镇将领们只求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想法，这样一来，中原藩镇全都保持着观望态势，而东都洛阳则忽然陷入了孤立中。

十一月十七日，黄巢率领大军攻下东都洛阳。黄巢也信守了入城前的承诺，这群一向军纪败坏的草寇们受到黄巢的严厉约束，入城之后，秩序井然。

随后，黄巢继续以地图上肉眼可见的速度向长安行军，逐渐朝潼关逼近。

潼关告急，帝国的首都长安一片紧张。

大明宫中，又一场延英奏对紧急召开，南衙与北司的主官们要为抵御黄巢之事商量出个对策。时局已经危如累卵，长安虽有潼关天险，但自德宗以来上百年未曾有过战事，早已经武备废弛，城墙残破，军械物资储备不足，仅有一万名饥饿瘦弱的戍卒在此屯守，如何能抵抗黄巢的数十万大军？十八岁的皇帝李僮想要询问对策，开口没说两句就哭出了声。

见到天子急哭了，宰相们也忍不住抹起眼泪。

田令孜看了看，站出来启奏道：“大敌当前，请皇上选左右神策军中的弓弩手去守潼关，臣愿意亲自任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前去拒敌。”

李僮哭了一会儿，停下说道：“禁军侍卫将士久不习征战，恐怕未必能派上用场吧。”

这个玩性未脱的小皇帝虽然行事荒唐、治国理政经验不足，心里对形势的认识却是清清楚楚。连他都知道，昔年威震天下的神策军已经腐蚀堕落得不成样子了，军中全是靠关系进来混吃皇粮的京城纨绔子弟，平时别说是打仗了，就连训练都不会，完全就是一群衣甲光鲜亮丽的绣花枕头。这样的兵，如何能打得过刀山血海里滚出来的黄巢大军？

“过去安禄山叛乱时，玄宗皇帝曾驾幸四川避难，皇上这次也未尝不可考虑。”田令孜只得提出了他第二个意见。

这时，宰相崔沆也道：“确实，当初安禄山只有五万人，和这次的黄巢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言下之意就是，去四川避难不丢脸。

“昔年安禄山时，有哥舒翰十五万人守潼关，尚且不能守住。如今三川守将都是田军容（田令孜官职为观军容使）的心腹，比之当年玄宗时要有准备得多啊！”豆卢瑑也附和着。

宰相们你一言，我一语，话里话外，仿佛南迁四川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却没发现少年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这些南衙北司的高官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端坐着就把事情给商量定了，可谁来担当这丢失长安的责任？宰相、宦官们不用负责，听起来倒像是在未雨绸缪，反而是有功之臣，最后要负责的，还不是李僮这个皇帝嘛！

自黄巢乱起，不管是宦官、宰相，还是地方军政大员，都是清一色地向皇帝报捷。这一回大败贼军，杀敌数万；下一天又是大胜贼军，杀敌数万，胜利的功劳全让官军占了。可黄巢若是真的像报告里写的这样一败再败，又怎会千里“流窜”，渡过长江淮河，攻克东都，逼近到潼关来了？继位七年来，李僮听到的都是太平颂词，所以他安于享乐，想像父亲一样做个清闲的皇帝。可是到头来，直到东都被黄巢攻下，纸包不住火了，大臣们才来告诉李僮，大唐已经大难临头了！

只见李僮眼含热泪，一字一顿对田令孜说道：“请你且为朕调兵，去守潼关！”语气惊世少有人地严厉，似乎不容拒绝。

在延英奏对这个最高决策会议上，李僮力排众议，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这一天，李儼来到左神策军军营，亲自视察将士。在神策军营，田令孜为李儼引荐了三位大将——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神策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神策军兵马使赵珂。李儼召见三人，嘘寒问暖后问他们有没有把握守住潼关。三位大将拍着胸脯，保证绝对能守住！随后李儼任命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王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赵珂为勾当寨栅使，率领京畿的神策军开往潼关，赶赴战场。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凛冽的隆冬寒风中，张承范率领两千八百名神策弓弩手开拔出城，通往城东章信门的街上挤满了送行的父老，一时间哭声四起。

这些神策军士兵都是长安富家子弟，之前贿赂宦官挂名于军籍，以为从此就能吃上待遇优厚的“铁饭碗”。他们平时华服上街，快马疾驰，气焰素来嚣张无比，却从未参加过战阵。这时皇帝一声令下，要求他们立刻扛枪上前线，让这些京中子弟们慌了手脚。一时间，父子相聚抱头大哭，许多人花重金雇佣居住在病坊的贫苦人代行，没钱雇人的，就只能硬着头皮出门了，可不管是替身还是本尊，这些人大多都是不能操持兵器的草包。

章信门上，皇帝李儼站在城楼上为将士们送行，不发一言。包括李儼在内，所有人都知道这支队伍就是去潼关送死的。而让他们去送死的命令就来自这位年少的帝王。

面对这样的形势，之前信誓旦旦的张承范也憋不住了，向李儼陈说形势的危急。李儼只是回答：“你们先行一步，随后援兵将至！”

从长安到潼关，张承范率领神策军行了五天，沿途的华州空无一人，从官员到百姓，全都逃到了华山的山沟沟里避难。军队没有补给，州库只剩下尘埃鼠迹，幸运的是粮仓中仍有一千余斛米，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上征程。十二月一日，队伍进入潼关，只看见城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守军，早已毫无斗志。

潼关的补给仰赖关东的漕运，可关东已经陷落，再没有一粒米从江淮运来，潼关早就吃光了存粮。

就在张承范刚刚下令开始拉石块、取水、修筑城防工事的时候，一支大军已经从东方抵达了潼关城外。大地在颤动，大军举满了白旗，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际。居中一面大旗，上书“天补大将军”。大军齐声呐喊，数万人的吼声震动天地，在黄河与华山之间回荡。

黄巢大军与神策军在同一天到达了潼关。随后黄巢军发动了攻击。

潼关分南城和北城（详见本书第一部），南城是潼关旧城，道路不便，如今人马大多从北城通过。潼关北城建在黄河与华山之间的滩头上，号称“山河表里”，险峻异常，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黄巢军刚刚抵达，没有攻城器械，而官军在关城据险而守，兵力不足，只能苦苦抵御。从中午杀到入夜，黄巢军才放弃了攻城，回去安营扎寨。

这时，关城中的士卒们又饿又冷，张承范带来的两千余神策军倒还好，那些原本驻守在潼关的一万士卒早已濒临极限。他们呼喊喧闹着烧毁了营寨，溃散而去。

潼关城边有山谷，平时禁止人在谷中往来，以便榷征商税，人们称此谷为“禁坑”。黄巢大军来得仓促，官军猝不及防，溃兵自山谷入禁坑，里面灌木长藤茂密犹如蜘蛛网，一夕之

间，这些灌木丛都被踏成了一条条平坦的大道。

城中只剩下了张承范的两千士卒，这些少爷兵们虽然不中用，但还守点军纪，居然大多数都留了下来。张承范知道，此时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将粮食辎重以及自己的私财全都分发给士卒们，告诉手下的将士：他决定不退！死守潼关！且问神策将士是走是留？

士兵们的回答是：留下！死守！

张承范把最后的话写成了信，让人交给皇帝：“启奏天子：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粮饷一粒没到。当我军到达潼关之日，黄巢巨寇已来关下，我以二千余人抗拒六十万敌众。原来的守军已经因饥饿而溃散，踏开禁坑。臣若失守，就算是投身油锅也心甘情愿；但是朝廷宰相谋臣，羞愧之颜又寄托于何处！我敢在战死之前，以尚存一刻的身躯，大胆说几句冒死的话，希望陛下与近臣及宰相深思熟虑，紧急征兵来救援潼关的关防，如果潼关能守，我大唐高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或许还可以扶持，黄巢也可以步安禄山的后尘而灭亡。苟若如此，微臣纵然战死，也胜于哥舒翰那样苟且偷生！”

新一天的黎明还没到来之际，黄巢大军对潼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他们趁着寅时的黑夜发动了强攻，如蚂蚁一般攀上城头。面对强敌，面对绝境，城中这些素来没有打过仗的神策兵士，居然展现出了十足的血性。他们举起弓弩，向着城下发动箭矢。

这场战斗一直打了六个时辰，天黑之时，城头所有的箭矢都用光了，神策将士们丢掉弓弩，开始向城下扔石头。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黄巢大军的攻击。

半夜时分，一阵火箭袭来，潼关城上的木质城楼被点燃，大火熊熊燃烧，照亮了半个天际。在火光中，张承范忽然发现不远处的禁坑上，似乎有人马走动的影子。他情知不妙，要是黄巢派人过了禁坑，绕到潼关后面，那关城就会遭到敌军的腹背夹击了。于是紧急命令王师会率领八百士卒前去阻断禁坑。

但是为时已晚。王师会的八百人赶到时，黄巢军派出的突击队早已通过禁坑，绕到了潼关的西面。

次日，十二月初三日，黎明的旭日缓缓升起，却也昭示着这座铜墙铁壁般的关隘即将陷落。黄巢大军从东西两面对潼关进行攻击，关城的守军终于全面崩溃。

这群临时拼凑的神策军坚守到了最后时刻。几天之前，他们还是长安城里人见人嫌的无赖、流氓、乞丐、恶少年，没有人指望他们能有多好的表现，连朝廷也把他们当作炮灰，遣去潼关拖住黄巢几天，等待各路增援到来。可是他们在关键时刻竟然做出了英雄的行为，力战不屈，大部分人壮烈战死，无愧于神策军一百多年的军魂。

他们没守住潼关，没有改变战争的结局，但是他们在英勇奋战的那一刻，就是天下一等一的英雄。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神策军将卫伯玉率领一千余名神策军出潼关，赴难中原，参加平定安庆绪的相州之战，开启了这支军队一百二十年的辉煌。而此时，依旧是潼关，两千神策军战死在这里，宣告了神策军辉煌的终结。

从此以后，虽然后续还有一些神策军被组建、出现在战场，但是神策军的荣耀已经随着潼

关之战的失败随风逝去了。

战败之后，张承范身穿便服，率领残余士兵逃脱回到长安，行至野狐泉，遇到了相继到来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当援军向张承范询问潼关的情况时，张承范只是苦笑了一下：“你们来晚了啊！”

若是他们早一天，哪怕是早几个时辰到达，形势都会大不一样，可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不会为特定的人早上一分、一秒。

奉天军退回到了长安。而博野镇、凤翔镇等地的援军，此时也才姗姗来迟，听闻潼关失陷，也退回到长安城外的渭桥。朝廷命各军在长安城外布防，并派遣新招募的新军一同出城协防。

然而关东漕运切断后，国库已经捉襟见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赏赐给边军将士了。当博野、凤翔的士兵们看到身着皮裘，光鲜亮丽的新军士兵时，他们的愤怒爆发了：“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样好的衣裳，我们殊死拼战反倒受冻挨饿！”这些边军起着哄，对新军一阵抢劫，然后叛逃到黄巢大军处，成了黄巢的向导。

再没有什么军队可以防卫长安城了，这座伟大的帝国都城就像是被剥得一丝不挂的妇女，即将任由黄巢大军蹂躏。

那是十二月初五的早上，长安城的居民们才刚刚醒来。闺阁的妇女还在对着镜子懒懒地梳头。忽然，街道上一阵混乱，尘土飞扬，鼓声隆隆，一个流言在百姓之中疯狂流传着：皇上已经跑了，黄巢大军即将入城！

这个消息太惊人了，连刚刚上朝回来的官员们都大惑不解——他们方才还在含元殿开会，见到天子好端端地坐着，怎么刚回来就乱起来了呢？可是街上兵荒马乱，有人匆忙奔走，有人失魂落魄，有人开始发动抢劫。

后来他们才知道事情的经过：皇帝开完朝会，在大宦官田令孜的护送下，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及几个妃嫔，在五百卫士的护送下匆忙离开了长安。而百官竟然无人知晓，不知皇帝去向。

长安城乱了一天，皇城里起火了，城中十二条大街烟火升腾，夕阳西下，只见残阳如血。

傍晚之际，黄巢大军终于入城了，白旗插满了整个皇城。第二天，黄巢坐着用黄金装饰的轿子，其部下全都披着头发，身穿红色锦绣衣裳，手持兵器跟从着，铁甲骑兵行如流水，辎重车辆塞满道路，大军延绵千里络绎不绝。长安居民夹道聚观，只听得军士们发布公告，大声宣谕说：“我黄王起兵，本为了百姓！不像唐朝李氏皇帝不爱尔等！尔等只管安居乐业，不要恐慌！”

黄巢没有住进皇宫，而是暂住在田令孜的家中。一切看起来都很温和，似乎长安城经过了和平交接，百姓们能免于一场灾难。

但是平静了几几天，随后的剧情变成了一场浩劫。黄巢无法约束手下的盗贼们，当他们看到富足的长安时，人性深处的兽性爆发了，他们开始出来大肆抢劫，挨家挨户地搜刮财物。搜到财物后，男的看心情或杀或放，而那些有点姿色的妇人便被盗贼们强占，成了他们任

意凌辱的性奴。

坊市被点燃，到处都在杀人，到处都是死尸。

而这一切，黄巢都无法禁止。黄巢试图约束他的部下们，却被部下反怼：“你做你的皇上，我抢我的钱财，井水不犯河水，为何要多事？”

局势彻底失控了。

整个长安都在经历一场噩梦。

黄巢入城的当天，宰相卢携因为惧怕被黄巢报复，服毒自尽。

卢携是幸运的。其他几位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谔等人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二话不说便乱刀砍死。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拒不投降，举家自杀。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被杀。

抢劫开始后，素来仇恨朝廷官吏的群豪盗匪开始到处寻找朝廷高官，抓住一个杀一个。他们还冲入那些官宦门阀的家宅，到处烧杀抢掠。

而长安城中的李唐皇室，也纷纷成了群豪刀下的亡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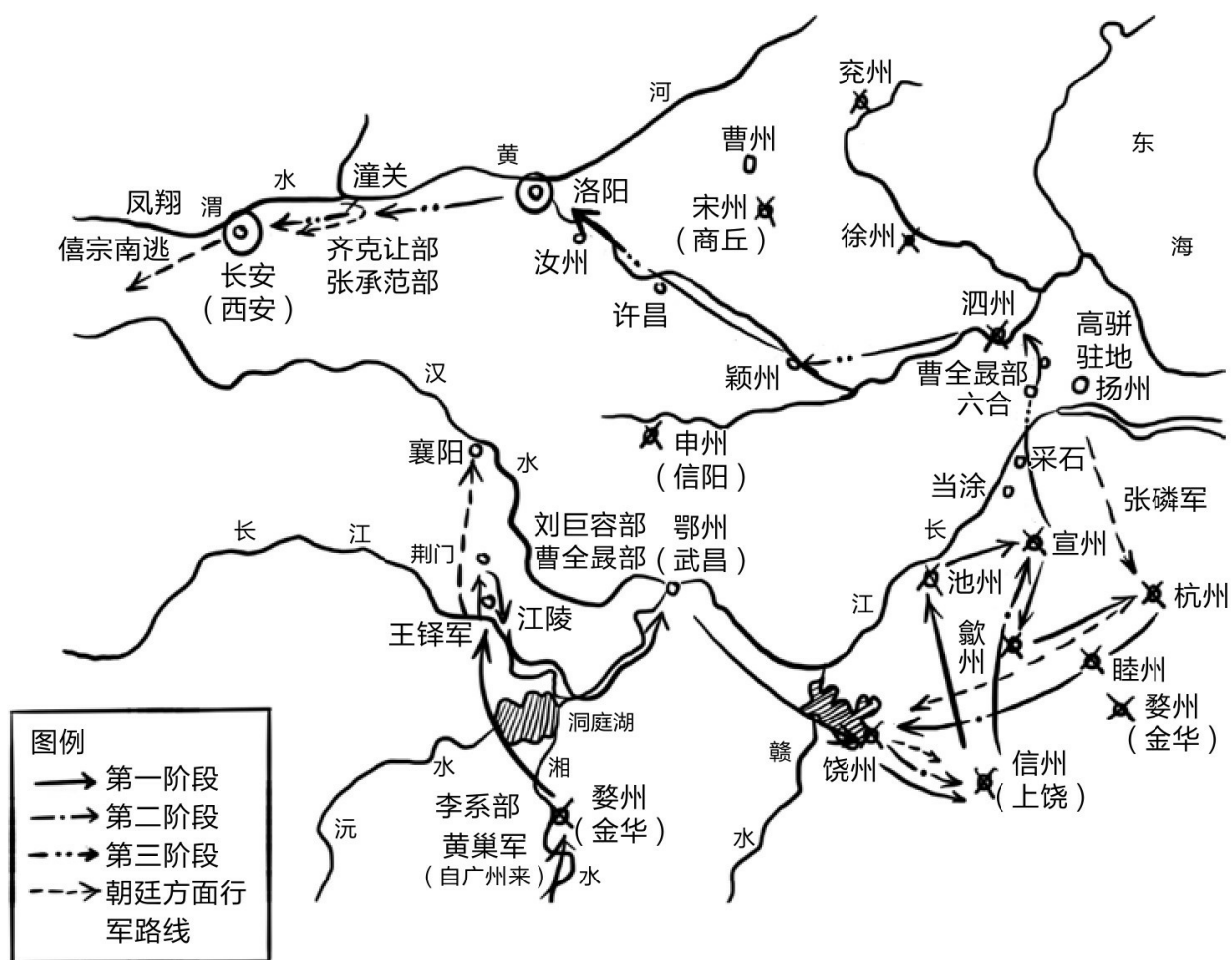
这座伟大的帝都在经历着一场血洗，精美的琼楼玉宇，还有文人荟萃数百年的公卿士族，全都在这场大清洗中化成了血水与飞灰。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黄巢夺取两京之战

天街踏尽公卿骨

长安沦陷后，天子李僮在田令孜和神策军卫队的护送下，沿着唐玄宗当年南逃的道路，昼夜不停地向四川仓皇奔逃。一个从来没有吃过苦的九重天子，就这样风尘仆仆，失魂落魄地赶往群山环绕的巴蜀之地。

这是大唐的帝都第四次被攻陷了，和以前三次不一样，这次没有所谓的狐媚妖妃惑主，没有强大的邻国进攻，甚至没有什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叛军。攻下长安的，是一群一年前还在广州啃甘蔗的草寇。当年天俾万国的昭昭大唐，脸面都被丢尽了。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局势为何会这样急转直下，糜烂到家？原因不是大唐的军队不行——唐军不久之前才刚刚南破南诏，北逐契丹，难道契丹的正规军战力还不如那些草寇？真正的原因，是大唐统治的根基已经千疮百孔了！在帝国的各个州县、乡村，朝廷的统治早已经分崩离析了，说话算数的不是州府县衙的朝廷命官，而是那些越来越强大的地主豪强们。朝廷早已无力控制这个帝国，从中枢到藩镇、州县，到处都是欺上瞒下的行径，一级瞒一级。帝国如同一个被白蚁蛀虫啃食得千疮百孔的高楼，而当黄巢像一头失控的野牛冲进房子里，开始横冲直撞时，这栋高楼终于瞬间垮塌。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正月，李僮抵达了成都，随后向淮南的高骈、关中的郑畋等各地大员们发出了一道诏令：

令天下发兵收复京师！

同时由于四川蜀道不便，高骈等诸道藩镇、州刺史可以便宜行事，用墨敕来任命讨贼有功的将士，先任命然后再向朝廷奏报。

这道允许“墨敕除官”的诏令，固然是李僮急于收复长安，因此将临时的处置权下放给地方军政官员，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可这对大唐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它意味着朝廷已经将它所能给的权力，包括军权、财权，甚至是人事任免权，全都交给了地方政府。国都攻陷，天子出奔，丢了面子；允许地方官员墨敕除权，失了里子。面子与里子，大唐朝廷全都没有了。

不妨如此说：大唐帝国崩溃于广明二年（公元881年）的正月。

在长安，黄巢已经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齐”。

此时皇帝下落不明，各地藩镇不知皇帝李僮已经逃到成都。目睹了帝国崩溃的事实，又听说黄巢称帝，便纷纷投靠这个新兴的“大齐政权”以求自保。短短几个月时间，从长安周边的鄜坊、夏绥、邠宁，到关东地区的陕虢、天平、河中，天下藩镇竟然有一半开始与黄巢势力半推半就地联系，二十余个藩镇都准备向“大齐”投诚。

其中，更有许多耐不住寂寞的藩镇小将，将这个机会当作自己的晋升之阶。比如牙将秦宗

权就趁机杀死蔡州刺史，自己当上了老板，响应黄巢成了一方军阀。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投诚藩镇只是表面上臣服于黄巢，实际上都在各自打各自的算盘。黄巢数量庞大的军队局限在狭小的长安附近区域。东南漕运供应的米粮已经断了，这么多人聚集在长安城，其实是在坐吃山空，平白消耗原本就不多的粮食库存。再这样继续下去，只怕黄巢的政权还没步入正轨，大军就要因为缺粮而崩溃了。

占领长安之后，黄巢又是称帝，又是建国，满心都是取唐朝而代之的想法。攻占长安之前，黄巢四处流窜，占尽了机动性的优势，官军疲于应对；可攻占长安后，黄巢不得不在长安做起了长久的打算，在关中四面防御，应对从各地赶来的唐军。

不知不觉间，攻守之势悄然改变了。

占领长安后不久，黄巢派出了他的得力干将率军攻打东南的邓州（今河南南阳境内），从而打通长安通往荆襄地区的路线，控制帝国的东南方向。

这位得力干将，就是随同黄巢南征北战的亲信——朱温。

自从黄巢起兵后，朱温就加入了黄巢的队伍，随同黄巢转战大江南北。这时将东南战场交给朱温来指挥，黄巢很放心。而朱温也不负众望，在邓州取得大胜。

而在长安西边，挂名凤翔节度使的宰相郑畋也在纠集兵马，时刻准备着反攻长安。黄巢派了他另一位心腹干将尚让率军五万出击。这一路军队人马众多，照理说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没想到，这路军队在龙尾陂遭到了郑畋的迎头痛击，大败而回。

这场战役中，一个叫宋文通的军将崭露头角。是他率领唐军大破尚让的主力。宋文通在之后将会成为帝国西北的一颗巨星，他得到天子的赐姓，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李茂贞。

龙尾陂之败让整个关中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关中地区原本向黄巢低头的藩镇开始转变态度，重新回到了唐廷的阵营。郑畋整合泾原、邠宁、鄜坊等地的各路军队，开始向长安进军。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四月，各路唐军逼近了长安城。黄巢的“齐军”似乎抵挡不住，开始向长安东边撤退。

最先入城的，是唐将程宗楚率领的泾原军。他们从延秋门趁夜入城，随后是朔方军、兴元军。听说唐军入城，经受了黄巢四个月洗劫的长安百姓们欢呼雀跃起来，纷纷出门箪食壶浆地欢迎王师归来。有的百姓还爬上房顶，用瓦砾丢向败退“齐军”的屁股，有的则在地上收拾箭头，提供给官军。

但是，入城之后的唐军没有继续乘胜追击，也没有向总指挥官郑畋报告，他们径自丢下武器，开始冲入居民宅邸，抢夺金帛，掠取妓妾，四处搜刮黄巢留下的战利品。千疮百孔的长安城重新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城中诸路官军互不联系，就这样乱糟糟地在城中四处乱窜。这种混乱的场面，郑畋没有任何能力控制。他虽然名为各军的总指挥，但实际上除了他手下的凤翔军，根本无法节

制其他藩镇的军队。

这时，黄色的旗帜重新出现在了长安城。退出长安后屯兵于灊上的黄巢打听到城中官军的乱象，再次率军大举入城，从各个城门分别进入。

长安城的各个坊市，成了唐军与“齐军”短兵相接的战场，他们在城门下交战，在街坊间交战，在菜市场交战。官军士兵由于抢劫物资太多，人人身上重得走不动路，被“齐军”毫无预兆地杀了个回马枪，最终被杀得大败。混乱之中，官军向城门逃去，却挤成一团，根本来不及逃走。绝大多数的唐军都死在混乱的踩踏中，唐将程宗楚等人也在乱军中被杀。

不少唐军化装成普通百姓，躲入了民宅里。黄巢痛恨城中百姓协助唐军，于是下令“洗城”，凡是长得像唐军将士的，格杀勿论。

一片哀嚎声中，长安城再度血流成河。

唐军反攻长安的作战失败了，郑畋也在不久之后被迫将凤翔军权交给逼宫夺权的凤翔司马李昌言，离开了关中，不久之后郁郁而终。

唐军和“齐军”在关中相持了两年时间，双方在长安周围展开拉锯战，唐军阵营的诸镇联军全力围攻。长安城中情况愈发艰难，由于缺乏粮秣补给，粮价已经飙升到了三万钱一斗。虽然黄巢死战不退，始终坚持在长安城中，但是情势对于黄巢阵营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利。

当一艘大船即将沉没，最先知道的是船上的耗子。当同州防御使朱温又一次被唐军击败后，心里打定了主意，准备投降唐廷。朱温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当初他作为一个教书先生的儿子投身黄巢军中，就是一次投机。他赌的就是天下大乱，他可以借此从一个小小草民鲤鱼跃龙门。事实证明，朱温赌对了，他在黄巢军中平步青云，已经成了镇守一方的大将。而这一次，朱温同样要赌一把，不同的是，这次朱温赌的是大唐气数未尽，在黄巢之乱中命不该绝。

如果打一个比方，天下像一场盛宴，皇帝就像是坐在宴席当中酣睡的主人，各地方藩镇豪强围坐一块，想趁机瓜分桌上的美食。但主人威严尚在，吃席的客人们相互顾忌，都不敢放手抢夺。这时候，黄巢来了，像是贸然闯进的野蛮人，将主人痛殴一顿，准备取代主人，自己坐上主席之位，主导这场盛宴。对于桌前的食客们来说，他们暗地里早就想把主人撵出去了，更不希望门口的野蛮人将主人之位取而代之。这时的藩镇与豪强们，最想做的是齐心协力地赶走这个野蛮人，然后趁主人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堂而皇之地享受瓜分盛宴。

朱温不想继续做野蛮人了，他要加入这群食客，一起瓜分主人的宴席！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九月，朱温同身旁心腹计议，杀了黄巢的监军使严实，率领全军投降唐廷。这一次，朱温又一次赌对了。唐廷对朱温来降大为欣喜，立刻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河中行营招讨副使，为了表彰朱温迷途知返的行为，皇帝李僖特地为他赐名“朱全忠”。

“朱全忠”的忠心到底怎么样？这可真的难以准确回答，因为谁也不能评价一个根本不存在

的东西。

朱全忠真正忠心的，其实只有自己的利益而已。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十二月，正当朱全忠归降唐廷不久，忽然外面来报，一支数万人的大军已经抵达了同州。

朱全忠在高处往下望，只见这支军队规模庞大，竟有四万人之众，所有人黑衣黑甲，精锐无比；骑兵皆是高头大马，威武异常。而这支黑甲军队的统帅也出现在眼前，那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异族武将，满面虬髯，容光焕发，他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独眼却是神采奕奕，不怒自威。朱全忠心里嘀咕了一句：“鸦儿军来了。”

这支大军，就是从雁门南下支援的沙陀人李克用所部。所谓“鸦儿军”，既是因为李克用的诨名叫“李鸦儿”，也是因为李克用所部都身穿黑衣，如同一群令人恐惧生厌的乌鸦。

这是朱全忠和李克用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并没有好好地打上照面，大概是因为他们两人心中都是看不起对方的。朱全忠鄙视李克用是沙陀蛮族，李克用则鄙夷朱全忠草寇出身，而且还卖主求荣。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两人将成为彼此最重要的对手、最棘手的敌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李克用率领四万沙陀军南下，极大改变了唐军与“齐军”之间脆弱的平衡。得知李克用从同州进入关中，黄巢和手下们都紧张地说：“鸦儿军来了，我们还是避其锋芒吧！”此后，在梁田陂、零口、东渭桥三场大战中，李克用三战三捷，斩杀和俘虏不可胜计。李克用将“齐军”阵亡士卒的尸体聚敛在一起，筑成京观，震慑长安城中的剩余“齐军”士卒。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李克用杀到了渭水南岸的长安城外，眼看就要进入光泰门了，黄巢自知已经无法继续在长安城待下去，出城向东南方向退走。

长安城燃起了大火，所有的宫殿、官署、亭台楼阁，都陷入了一片火海。人们也分不清，这把火究竟是撤离的黄巢所燃，还是进入城中的官军所放。都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破城之后，官军再次在长安城中掀起了粗暴的抢掠。然而经历了几次大战，城中已经不剩多少完整的房屋、完整的百姓了。

秦妇之吟

又是一年春天，洛阳城外，梨花如雪，又到了东都最美的时节。

在黄巢之乱中，东都洛阳是幸运的，黄巢只是把洛阳作为他通往长安的其中一站，攻下这里后，稍作停留，便马不停蹄地奔向长安。这时的黄巢军还有些军纪，在严格约束下并没有对城中的秩序造成太多破坏。随后中原藩镇援军到来，洛阳很快就重新被唐廷掌握在手中。

其实从客观上说，黄巢并非只有攻打长安这一项选择。他大可以以洛阳为根据地，依托河南、淮泗这块起家之地继续发展，也未尝不能占据大半个山河，与唐廷分庭抗礼。只是黄巢似乎对长安有着病态的执念，这里曾是黄巢屡试不中、泪洒当场的伤心地，所以他拼尽全力也要打下这里，向所有人证明他当年许下的那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誓言。

而这时的洛阳，另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衣着褴褛，满面风尘，手捧一卷长诗，正在城中达官显贵门前拜谒。

这个秀才名叫韦庄，出身于京兆韦氏的名门，三年前长安城破，他是城中没能离开的几十万人中的一员。不久之前，黄巢的“齐军”全力应战李克用大军，韦庄终于得到间隙，成功逃离了长安，一路风餐露宿，辗转流落到了洛阳，想要寻人投奔。可乱世之中，人人都自顾不暇，纵然韦庄是名门之后，也未必愿意照顾。穷困之际，韦庄只能写下一首长诗《秦妇吟》，作为干谒之资，希望能凭此诗被人看重，从而找份体面的工作。

眼前的贵人拿起韦庄的诗卷，只觉纸张粗粝，不忍卒翻，看这标题像是一个妇人的故事，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都说韦庄以花间诗成名，善于写那些风花雪月、闺阁情爱，可是天下大乱之际，谁还愿意去看言情？更何况这是干谒，不会有人傻到拿着一本言情故事四处求职吧？

但是一字一句读下去之后，这位贵人略带不耐的神色开始变得严肃而凝重起来。

韦庄这首《秦妇吟》，讲的不是闺阁情爱，而是这个血腥的乱世。这个乱世故事的主角，是长安城中一个再渺小不过的小妇人。

三年前，黄巢大军进入长安，小妇人在兵荒马乱中目睹了那一幕幕人间地狱般的情形。

她南边的邻居，是一个刚刚出嫁，走路端庄得不发出半点声音，温柔得像水一样的女人，可是转眼之间，她就被闯入家宅的军人一刀砍死，身首分离。她的姐妹们眼看也要受辱，相拥着一起跳入了井中。

她北边的邻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少妇。见乱兵到来，连忙紧锁房门躲了起来。乱兵敲不开门，索性一把火把家给点了，不一会儿，家中火光冲天。烟火之中她大声呼救，却无济于事，最终悬梁自尽，在火中化成了飞灰。

而故事主角的这位小妇人，在城破不久后就被黄巢手下将士强占，沦为了一位将军的奴

婢。这倒让她得以保全性命，成了不幸中的万幸。在长安的三年是她毕生的噩梦。家家户户，流血如泉沸；街头巷尾，怨声动地。黄巢在城中待了一段时间之后，长安城没有粮食了，人们一批批地饿死，遍地都是饿殍、僵尸。她委身在刀枪剑戟之间，看到“齐军”将官也只能吃一些树皮草根。据说连黄巢要吃肉，也只能吃死尸身上割下的人肉。

后来官军四面围攻，她逃出了长安，一路经过华山、潼关，前往洛阳。

官军收复了这些区域，但是这里的百姓却过得更为困苦。她在新安城外见到一个面如土色、枯槁瘦弱的老人，弱弱地躲藏在芦花堆里。一问才知道，他原是这里的大户，有良田二百廛，家中储粮万箱，本应是最为衣食无忧的富人。黄巢来了，他家的储粮被抢夺了一半。这倒还好，可是自从官军到来，便日日夜夜有巡逻游骑前来骚扰，他家就这样被抢得精光，到现在只能骨肉离散，老无所依。

面对这位老人，她没有任何力量帮助他，只能向他告别。如今她只想前往江南，据说江南的高骈高太尉坐镇扬州，境内百姓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她在洛阳梨花飘雪的季节遇见了韦庄，向韦庄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贵人读完这篇长诗，沉默许久，然后赞了一句“好诗”。有了这篇《秦妇吟》，韦庄从此就不用发愁找不到好工作了。贵人不经意间问起：“真的有这位妇人么？她后来如何了？”

韦庄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忍不住一行清泪留下，他闭上眼，长安城里人吃人的景象一帧一帧地浮现在眼前。

该如何解释，这首诗说的不是这位小妇人，而是他韦庄在这乱世中的命运和遭际呢？

他把在长安经历的一切都写进了诗里，当然，还有没写下的东西。

黄巢离开长安一年后被平定了，死在自己叛变的侄子手中。退出长安后，黄巢一路经由蓝田前往河南，想要继续在旧日的根据地发展，为此还收服了蔡州的秦宗权，实力有所恢复。但是经过陈州时，黄巢被城中顽强的抵抗激怒了，下令强攻陈州。黄巢没想到，陈州虽然缺兵少粮，却宁死不降，硬是把他的脚步拖住了三百天。最终，陈州等到了李克用纠集的诸镇联军。黄巢抵挡不住，只能撤走。

这三百天里，更有无数惨剧发生着。中原战乱多年，加上天灾频仍，不少地方颗粒无收。不管是官军还是黄巢，都在四处搜刮百姓的余粮。

据说黄巢军找不到余粮，便把人作为军粮。“齐军”军中有一个“舂磨寨”，里面有好几百个巨大的石椎石磨。抓到周围百姓，便把人活活扔到石椎下捣碎，或者放进石磨里面去磨，制作成骨肉相连的肉饼，“齐军”士卒会把这些肉饼连皮带骨头一起吃掉。这虽然是人们夸大其词的说法，为了添油加醋地形容“巢贼”的残忍，可韦庄是从长安城里逃出来的，他见过人吃人的景象，如果不吃人肉，他也未必能在那样一个长安城中幸存。只有韦庄这样的人才切身知道，所谓“人相食”绝不是一行字那么简单。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黄巢率领残部撤退到了泰山，最终遭到了李克用、朱全忠等各路唐军的合围。在狼虎谷中，侄子林言砍下了黄巢的脑袋。这个有史以来最为骁勇的草寇终于在历史舞台上谢幕了。在晚唐的历史上，黄巢就像是象征着混乱与灾祸的巨兽，

扫荡了大半个天下，将帝国的旧秩序如摧枯拉朽一般地毁去。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士族门阀，也在这场灾祸中一同走向毁灭。

然而，是什么滋养出这样的巨兽，这样的天灾？不是别的，恰恰是愚蠢腐朽的统治阶级，是这日益僵化的旧秩序。

黄巢之乱平定了，韦庄后来也靠这首《秦妇吟》干谒成功，在镇海节度使麾下有了一份工作，也算是衣食无忧。但是，乱世远没有停止，战争的灾祸还将继续肆虐于天下，带来无数妻离子散的悲剧。

最后一位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高骈曾有好多次拯救大唐的机会，但是都被他错过了。

第一次，是在黄巢渡过淮河之前。高骈本可以拼尽全力与黄巢一战，将黄巢阻挡在淮河防线上。但是高骈自觉兵力不足，只能被动消极防御，就这样任由黄巢北上，肆虐于大唐的两京。

第二次，是在黄巢攻克长安，皇帝李僮南逃之后。皇帝最初的目的地是四川，但是四川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绝非适合中央朝廷久留的地方。当年安史之乱时玄宗来到成都，就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权。高骈曾经建议，让朝廷搬迁到物资更为充足、交通更为方便的江南。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当初西晋动乱，皇室就南迁建康，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国祚，几次差点重新恢复中原的疆土。如今江南经济更加发达，人口更加富庶，唐廷大可以以江南为基地，重新恢复天下的控制权。只是这个建议，朝廷依旧没有答应。原因固然是担心皇帝从西向东沿途的安全问题，但更多是因为宦官田令孜不愿意前往他控制不了的江南，而宁愿留在四川。

第三次，则是在后来的平叛阶段。朝廷对高骈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出兵北上，一起打败盘踞长安的黄巢。朝廷还特许了高骈的“墨敕除官”之权，并给高骈加官为东面都统、指挥京西京北神策诸道节度兵马制置等使，等于是将名义上的各路兵马指挥大权统统交给了这位“高太尉”。而高骈也积极准备，发动辖区兵马八万人，战船两千艘整装待发。

但是几个月后，高骈依旧迟迟不能发兵。原因十分复杂，而最重要的是：高骈实在是过不来。

从高骈所在的淮南前往洛阳、潼关，沿途从运河走水路，要经过宣武、河阳、天平、东都等好几个藩镇。高骈八万大军准备北上时，发现这些北方藩镇一片警惕，陈兵淮南边境，对高骈的到来如临大敌，生怕高骈这次另有它意，想要借此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高骈两次组织出兵，都因为徐州、宣歙、浙西等藩镇暗中联合，在高骈行军路上处处设防，甚至还爆发冲突，致使高骈最终不能成行。

另一边，高骈还要留下兵力在江南，保证“朝廷粮仓”的稳定，让东南的物资能顺利地运往皇帝所在的四川。东南地区实在太重要了，当此乱世，只有这里还在开足马力搞生产种植，要是这里也乱起来，那天下人都要饿肚子，大唐的局势也就全完了。

由于高骈迟迟没有出兵，唐廷与高骈之间的误会也越来越深。从朝廷到地方，到处都有人指责高骈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甚至有传言说，高骈已经与黄巢勾结。当高骈屡次上表，建议皇帝驾幸江南时，众人又开始怀疑高骈这是另有图谋，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

最终，朝廷失去了对高骈的信任，撤掉了高骈各路“诸道都统”的职位，还罢免了高骈的盐铁转运使，不让他继续分管物资转运的工作。高骈接连失去了东南的兵权与财权，只剩下一个淮南节度使之职。高骈颜面尽失，最终和朝廷全面决裂，给朝廷写了一封又一封的

信，诉说“是陛下辜负了高骈，不是高骈辜负了陛下”，语气里尽是幽怨与愤懑。

就算高骈与朝廷闹到这分上，还是没有忘记按时交皇粮，将淮南本境的钱粮物资转运给四川的朝廷。

到了这时，帝国的秩序已经彻底瓦解了。

黄巢乱前，各地藩镇的人、财、物至少还受朝廷的管控，可随着皇帝允许藩镇“墨敕除权”之后，藩镇节帅们可以自行定赏定罚，等于彻底拥有了自主权。纵使朝廷后来下诏取消了这项权力，可权力一经皇帝放出，若是不靠武力强迫，就再也没有节度使重新交权的道理。此后的藩镇节帅俨然是无冕之王，诸如李克用占据河东镇，朱全忠占据宣武镇（今河南开封），在藩镇之中生杀予夺，朝廷再难干涉。

高骈在其中倒像一个异类，他依旧恪守着一个大唐节度使的职责和规矩。他虽然按照“墨敕除官”之令，私自封赏了不少部下，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封赏之后，高骈还不忘写奏本给朝廷，陈说“墨敕除官”的危害。平时在淮南的种种理政举措，也都同时向朝廷汇报。

然而这样的节度使，已经不适合在这个时代继续存在了。

随着高骈被解除了“诸道都统”职务，高骈的部下们开始渐渐地离心。他麾下的中坚力量，主要是当初在西南迎战南诏时训练出的那批身经百战的川兵、湘兵。在平叛黄巢期间，这些川兵、湘兵依旧跟随高骈留在淮南。但是黄巢之乱结束后，帝国的分崩离析已经势不可当，这群川兵、湘兵担心四川、湖南老家的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遵循军令跟着高骈留在淮南了。士兵的这种离心离德最终演变成了士卒逃散，大量川兵、湘兵开始哗变，跟着他们的军将脱离队伍。

留在高骈麾下的，渐渐只剩下了淮南本地军队。可这些本地军队，要么是从地主豪强组编训练的团练民兵发展而来，要么就是从起义的绿林草寇里收降安置的。这些军队的军将们想的都是如何割据自立，壮大自己，与高骈从一开始就没穿过同一条裤子。高骈连他一手带出来的川兵、湘兵都控制不住，又怎么能控制得住这些匪气横秋、野心勃勃的地方军将们？

在和州，刺史秦彦趁着皖南的宣歙地区防御空虚，袭取宣歙并自称节度使。这意味着淮南州县彻底与他们的节度使高骈撕破了脸皮，开始各自为战。淮南内部的滁州、寿州、楚州，到处都是州县军阀之间的混战，整个淮南乱起来了。

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一个叫杨行愍的普通牙将发起了暴动，杀死州中都将，控制了庐州各军。这种“以下克上”的行径在这个时代已经司空见惯了，朝廷对此见怪不怪，高骈自己也无力镇压，只能顺水推舟地封杨行愍为庐州刺史。高骈宣布要为杨行愍改名为“杨行密”，在表面上宣示他与杨行愍之间的主从关系，而其余之事，只能放任自流。

人心已散，队伍已经完全没法带了。

晚年的高骈疾病缠身，无心再应对淮南州县的乱局。他安坐在扬州城里，不再出去征战。毕竟扬州烟花盛景甲于天下，在富足的扬州，高骈过着如同帝王一般富有奢侈的生活。

然而高骈的心中是痛苦的。他做了一辈子的帝国柱石、大唐忠臣，却在自己的晚年与天

子、与朝廷交恶，成了舆论唾弃的乱臣贼子。难道他高骈不是忠臣么？现下的江南地区，到处都是抗命不遵、自立为帅的情况，只剩他一个朝廷命官孤守于淮南。若是没有高骈，整个帝国的东南都将不复为大唐所有。难道这不能证明高骈一身的清正么？这些高骈想不通，也不愿想通。

旧部星散，往日辉煌景象一去不复返，这些事情都让他心中极为苦闷。他开始迷恋道术，宠信一位叫作吕用之的道人，将他作为自己新的左膀右臂。

高骈决定打造一支新的精锐部队，作为自己直属的亲军，同时克制气焰日益嚣张的州县军将们。他把这项重任交给了吕用之来完成。吕用之的表现也让他满意，几天之内，招募到了士卒两万人。吕用之为这支军队取了一个十分具有神秘感的名字——左右莫邪都。

吕用之专断独行，排挤高骈麾下为数不多的旧将们，多名旧将都因反对吕用之被杀。高骈的这项决定最终让藩镇陷入了对他无限的猜疑之中。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担任淮南镇都知兵马使的黄巢降将毕师铎与吕用之的矛盾终于爆发。毕师铎率领部下从防御秦宗权南侵的前线一路返回扬州，开始向扬州城发动攻击。毕师铎还请来了担任宣歙节度使不久的秦彦率军助阵。

在毕师铎和秦彦的合力反攻之下，扬州城很快就被攻陷。高骈和他的族人一起被毕师铎关入囚道院，形同囚禁。

这时，杨行密的大军从庐州赶来了。原来，吕用之在扬州城破前夕伪造了高骈手令，向庐州的杨行密求救。野心勃勃的杨行密一直惦记着扬州这块香饽饽，抵达之后立即包围了扬州，准备攻城。杨行密似乎并没有顾忌高骈的安全，丝毫没有投鼠忌器的意思，对扬州的猛攻一日比一日激烈。

事到如今，扬州这场大战早已演变成了地方豪强代表杨行密与黄巢旧部降将秦彦之间的较量。没有人在乎高骈的生死，这时的高骈只是一块招牌，一块老字号招牌。在秩序崩塌的时代，老字号招牌也不再具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扬州城破前夕，高骈被秦彦杀死在了囚道院。

这也意味着，大唐在东南任命的最后一位节度使被杀了。

说到底，不管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是谁，最终出现在淮南的，只可能是一位新的军阀。最终，杨行密为高骈戴孝发丧，随后攻占了扬州城。攻占扬州城就像是杨行密的一场加冕典礼，从此以后，他占据着这个东南地区最富庶、最具实力的藩镇，成了东南最强大的藩镇军阀。

在浙江，一个叫钱镠的盐贩发家了，他跟随地方豪强董昌驱逐了这里的观察使，雄踞于越州（今浙江绍兴）。而钱镠在董昌的授意下攻占了杭州，此后，这里将会成为钱镠的大本营、十多年后的“吴越国”的都城。

在汴梁，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有了新的动作。他率领大军以“奉诏讨贼”为名，攻打盘踞在蔡州的黄巢降将秦宗权。他一路凯歌高奏，将秦宗权打得落花流水，河南的大片州县全都被他收入囊中。借此，朱全忠从一个普通藩镇将领，一跃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割据军阀。

在太原，陇西郡王李克用的沙陀大军盘踞于此。作为平定黄巢的最高功臣，李克用在藩镇中享受着极高的威望。而此时的一切都是凭实力说话，李克用的沙陀军无敌于天下，足以让他成为军阀中的霸主。

在西至巴蜀，东到大海的广袤区域里，动乱一次次地轮番上演着。乱世中的豪杰们从尸山血海中杀出，走到了舞台中央。

历史步入唐朝末年，曾经一度威震中原，与朝廷做了一百年欢喜冤家的河朔三镇，也随着大唐的衰落一同衰落了。

自武宗时代平定泽潞以后，成德镇大受震撼，听奉朝廷号令逐渐变得越来越恭顺，除了节度使之位依循“河朔故事”自行继承之外，其余的情况几乎与其他中原藩镇并无二致。王庭凑以来的六十年间，成德的军权在他的家族内部相互因袭，到了王庭凑曾孙王景崇担任成德节度使时，已经是第四代了。

王景崇是寿安公主的嫡孙，一向全心全意拥护朝廷的统治。当他听说黄巢攻破长安时，甚至还为此每每痛苦流泪。但是不再图谋割据的成德，也渐渐习惯安定的环境，失去了往日的锐气，安于守着眼前的亩三分地过日子，从节度使到军将，大多沉醉于佛、道信仰中，或者穿着漂亮的衣服与河北的纨绔子弟们一起游玩。

而当年因为拥有河北最精锐骑兵而称雄一方的成德军，也变成了一群缺乏训练，不善野战的少爷兵，再也没有与其他割据势力一决高下的勇气了。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成德节度使王景崇逝世，年仅十岁的儿子王镕依循“河朔故事”继位。而此时，称霸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对成德镇早已虎视眈眈。王镕所能做的，最多只有保境安民，然后向强权低头。李克用强，那就做李克用的马仔；汴梁的朱温崛起了，就转而服事朱温，却再也不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了。

魏博镇的情况则更糟一些。

和成德这种节度使与军将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局面不同，决定魏博命运的，既不是节度使，也不是军将，而是那群比大爷还大爷的牙兵们。过去的那些魏博节度使，大多都是因牙兵心生不满而哗变，这才被赶走或者谋害。所以，被牙兵们推选上来的节度使，平时的第一要务就是服务好、伺候好这群牙兵。要是给牙兵降了待遇或者少了赏赐，牙兵们往往会立刻跳起来推翻之，换上他们喜欢的新统帅。

光启四年（公元888年）春天，魏博牙兵再次发动兵变，赶走了节度使乐彦桞。像以往那样，牙兵们准备再推选一位他们信得过的人来继任节度使之位。

魏博牙兵驱逐节帅，这已经不是什么大新闻了，这么多年，魏博的牙兵就没有消停过，不知有多少任节度使被牙兵赶走。这一次出事，就是因为乐彦桞怕了这群牙兵，想要在牙兵之外另外组建一支效忠自己的军队，结果不慎玩脱，引发了牙兵们的疑虑。

只是这一回，牙兵们不像以前那样选择推选他们的将领担任领导。而是选择了一个叫罗弘信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军官。原因荒唐无比——罗弘信自称曾有个白须老翁对他说，他将要担任新的节度使。牙兵们信了，直接把罗弘信从一个小芝麻官推到了节度留后之位。

对于牙兵们来说，罗弘信说的那个白须老翁的故事是真是假不重要，罗弘信是不是有威望也不重要，他们在乎的只有选出的节度使能不能代表牙兵们的利益，仅此而已。

这一百年来，以重装步兵为核心的牙兵是魏博绝对的战争主力，也拥有过往无数的光辉战绩。但是，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魏博牙兵也无力再与周围的势力抗衡了，因为他们的实力已经消耗在了无休止的内乱中。罗弘信主掌魏博后，魏博只能成为夹在李克用和朱温两大军阀之间的小小配角。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朱温击败后，罗弘信只能卑辞地向朱温求和，从此向他臣服。

在幽州，类似的动乱也在重现。

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又一场暴乱发生，范阳军将刘仁恭成了这一次的主角，在将士们的拥戴下就任新一届的幽州节度使。

和其他两个河朔藩镇不同，幽州、卢龙地区位于帝国最遥远的东北地区，百年间基本没有受到帝国的直接管理，也很少与朝廷有直接的联系甚至交锋。对于幽燕之地的百姓来说，大唐的皇帝过于遥远了，仿佛是天上的星星，虽然让人尊敬，但是没了它，百姓们也没什么感觉。

有些细微的改变，正悄然发生在幽燕百姓的心中。形式上的国土分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变化。一代又一代的幽燕少年长大了，他们开始不再认为自己是大唐的子民，不再是中央帝国的臣属。要是有人告诉他们，五十年后幽燕之地将会成为帝国边界之外的化外之地，这些幽燕少年一定也不会太过吃惊。

冬天的寒风已经起了，它来自北方的契丹，大唐帝国所羁縻的松漠都督府。在风刮来的方向，原本的林地小部族正在逐步吞并周边的部族，成长为农牧结合的庞大势力。一个叫耶律阿保机的少年正在长大，他将在几年后建立起契丹人的帝国。

这一切，都要靠将来的历史来见证。

第九章

汉苑唐宫世已空，莫将兴废语东风

——大唐帝国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是明主又如何？

光启四年（公元888年），多年在外颠沛流离的生活摧垮了身体，二十八岁的皇帝李僖在心力交瘁中驾崩了，世称“唐僖宗”。

“僖宗”是个很差的谥号，大唐两百多年来没有比这更难听的了，这也不怪那些给李僖上庙号的文臣们。大唐在李僖在位年间国势急转直下，法令不行，皇室声威不振，如果要有一个人为此负责的话，那自然是身居最高位的皇帝了。更何况李僖年少时确实也沉迷享乐，将国家大事全都委托给田令孜，不指责李僖是“昏君”的话，还有谁能为帝国体制的崩溃负责？

在平定黄巢后，僖宗其实也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回到长安后，朝廷在一片狼藉的长安城里修修补补，重新开张，那时的情况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大多数藩镇连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根本不听从朝廷的命令。僖宗李僖先是解决钱的问题，将河中的解盐盐池经营权收归中央所有；再解决人的问题，重整神策军，并出兵修理一些关中附近的小军阀。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僖宗派遣武定节度使李茂贞攻取了举兵对抗中央的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将这块重镇重新收入囊中，取得了一场不小的胜利。

可这对于扭转帝国的命运已经无济于事了。大唐帝国全方位地垮掉了，从人心到制度，跨得彻彻底底。唐朝廷无力控制各地日益强大的藩镇军阀，这回派李茂贞攻灭了李昌符，后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李昌符冒出来与朝廷叫板，而攻灭了李昌符的李茂贞转头就自己占据了凤翔这一重镇，成了新的割据大军阀。

历史学中有“塔西佗陷阱”的说法：“一旦皇帝成了人民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同样会引起人民对他的厌恶。”在黄巢之乱后唐廷所遇到的现象，不妨称其为“唐僖宗陷阱”：一旦帝国的固有秩序崩溃瓦解，那帝国政府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加速秩序的崩溃。

正如唐僖宗不管有没有派遣李茂贞攻占凤翔，都可能导致凤翔脱离朝廷控制，成为又一个割据政权。大唐皇帝最好的选择就是躺着别动，任由时代的车轮碾过。如果皇帝继续专心打球、骑马，各地军阀闹翻了天都别管，大唐好歹能借着残存的天子名号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兴许还能像东周的天子、日本的天皇那样，再延续几百年的国祚。

只是苟延残喘不是大唐天子的风格，与其做一个傀儡，不如再奋起一搏，至少还能在九泉之下向列祖列宗证明，太宗皇帝的子孙，没有一个愿意躺平！

唐僖宗的悲剧就在于，他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他尝试过收回关中藩镇的权力，却遭到了周围藩镇凶猛的反扑，他只能狼狈地再一次出逃。他重新组建了神策军，花费无数钱粮，可新编制的神策军却在战场上被轻而易举地击溃，血本无归。他决心要励精图治，重振唐威，但一切为时已晚，唐王朝已经支离破碎，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了。

二十岁以前，他不知忧患为何物；二十岁以后，他却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直到生命的最终，僖宗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英武的一笔，历史所记住的，只有一个贪玩又草包

的昏君。

继承皇位的，是僖宗的弟弟寿王李晔。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八日，寿王李晔在僖宗的灵柩前继位，时年二十二岁。初登大宝的新皇帝李晔体貌明粹，饶有英气，是兼具了美貌与才干的好皇帝。只是他还不知道，此时距离大唐灭亡，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了。李晔正值弱冠之年，自然想要有一番作为，虽然未必能让大唐重新强大，但也要重振一点当年的雄风。

此时唐廷所面对的，是三百年未有的大残局。藩镇、宦官、党争是消耗大唐国力的三个毒瘤，李晔继位后，这些毒瘤已经进一步恶化。

朝廷之内，大宦官杨复恭取代了田令孜成为宦官集团之首，把持军权，在长安城说一不二。李晔是在杨复恭的支持下被拥立为帝的，但他并不甘心成为杨复恭的傀儡，早已下定决心，要等待机会将杨复恭一举铲除。

朝廷之外，西有李茂贞占据凤翔，东有李克用、朱全忠两大军阀分别占据河东和河南，虎视眈眈；另外还有河北、淮南、江南、西南的大大小的军阀不可胜数。

宦官问题暂且放在一边，李晔现在急于要重振朝廷的威望，所以他把目光放在了割据的藩镇上。

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李晔即位的第二年，朱全忠在蔡州大获全胜，生擒了秦宗权，将其送到京师。在皇城西南的独柳树下，李晔下令将秦宗权在这里斩首示众。这位在黄巢之乱中杀人无数、吃人无数的梟雄，就这样死在了神策卫士的刀下。

虽然秦宗权是朱全忠抓的，秦宗权的土地兵马也让朱全忠给吞并了，但斩杀秦宗权这件事，还是给了唐廷上下很大的鼓舞。当年大唐四处开疆拓土，把叛将逆贼抓到独柳树下砍了的光辉事迹又一次在长安军民的心中浮现。低落已久的人心和士气再次有所提振，谈论“大唐复兴”这个话题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

李晔决定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他开始积极地考察贤臣良将，搜集可以富国强兵的各项建议，意图中兴大唐，号令天下。

而今朝中正有一位“麒麟才子”，此人叫作张潜。

在芸芸众臣中，兵部侍郎张潜最有权谋之才，曾自比为谢安、裴度。十年前，张潜前往山东征调淄青节度使王敬武起兵勤王，可王敬武已经接受了黄巢官爵，归顺了“大齐”政权。张潜据理力争，靠着一根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王敬武，最终带领淄青军救援长安。这份功劳一时间轰动全国。李晔久闻张潜的大名，于是立刻将他提拔为宰相，引为股肱之臣。

古有刘备得诸葛亮后，如鱼得水，李晔有了张潜这位大才，同样如虎添翼。有了张潜等宰相的支持，李晔渐渐地不再一边倒地依赖宦官杨复恭的支持。张潜也时时给出建议，提醒李晔借鉴宣宗年间的做法，抑制宦官权力。他们在延英奏对一起讨论前代的政治得失，谋划着中兴大业。延英殿中，张潜劝谏道：“陛下正当壮年，英明睿智，却受制于宦官、藩镇。臣每思及此，都痛心泣血。”

“那张卿以为，如今的国家，何事最急？”

张濬正色答道：“最急莫过于强兵，兵强而天下服！”

君臣二人一拍即合。在张濬主持下，唐廷整合了僖宗时期编练的神策军，在关中之地大规模招募丁壮，迅速地组织起了一支十万人的大军。

这十万人主要是长安附近的无业游民。经过屡次战火，遍地都是饿殍群氓，普通人家也不免饿肚子，一听说“从军，管饭”，周围的人口自然是一呼百应，踊跃参军。至于这支军队的战斗力，那就难以保证了。孔子曾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唐廷目前最急的事情其实不是强兵，而是足食。德宗继位以后，就清清楚楚地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改革税制，扩大收入上。现在的唐廷没有了东南的税赋，钱粮来源只局限于关中附近的狭小区域。

这新募的十万人吃的饭从哪里来，用的军械从哪里来，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可张濬多多益善，对十万人照单全收，似乎也没考虑过募兵之后的后勤保障问题。要知道，当初唐军无敌于天下，靠的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唐军将士拿着一手武装到牙齿的“神装备”，自然披荆斩棘，就算敌人十倍于己也不带犯怵的。

不过，唐廷好歹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下一步就是如何出兵的问题了——太宗皇帝从马上得天下，作为太宗的子孙，李晔也可以带兵把天下重新再打一遍！

唐廷以长安为大本营，其实有着很好的地缘优势。武宗、宣宗时，一直困扰着大唐的吐蕃、回鹘崩溃了，河西走廊上有沙州的归义军坐镇，唐廷此时基本没有什么边患的困扰。大唐朝廷的威望、关中四塞的边防，都是祖宗馈赠给李晔的优势。而从长安如何打遍天下无敌手，翻一翻历史书也能琢磨出一套“操作指南”了。如今的唐廷大可以像秦朝、西汉还有北周那样，第一步，先征服关中各镇，彻底控制潼关以西的节镇；第二步，南占四川，获得巴蜀之地的稳定财税；第三步，挥兵向东，攻打河南、河东，进图整个中原。

然而可惜的是，执政了两年，张濬一直没能给出一个像诸葛亮“隆中对”那样的系统战略规划。在此期间，唐廷出兵讨伐了四川的陈敬瑄，结果陈敬瑄虽然被赶出了四川，参与讨伐的本地军阀王建却又趁机扩充实力，占据了刚刚打下的四川，在成都开枝散叶，成了事实上的蜀中之王。

张濬似乎只是在等一个时机，可以介入藩镇局势，一炮打响大唐的声威。

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唐廷一直等待的机会似乎来了：李克用和朱全忠，关东最强的两大军阀的矛盾激化，终于闹到了要相互打起来的地步。

自从八年前同州一遇，李克用与朱全忠两人就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成了一对宿敌。在讨伐黄巢期间，李克用曾带兵在朱全忠的汴梁驻扎，朱全忠热情邀请李克用进城休息。那时的朱全忠就已经对李克用起了杀心，准备趁李克用熟睡之际将其暗杀。幸亏李克用提前得到消息，连夜翻城墙跑回了城外的沙陀军大营。至此两人彻底交恶。这几年，李克用作为藩镇之间的“国际警察”，到处痛扁不服从他的小弟，引发了一众藩镇的公愤。云州防御使（也就是山西大同的司令官）赫连铎、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一起上表唐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而一边的朱全忠也看热闹不嫌事大，坚决表示：如果朝廷出兵，那他也愿意率领本部兵马，再加上河朔三镇一起参战。

面对关东这么多藩镇一起请求，李晔不由得怦然心动。李克用这人虽然在一众军阀里算是对朝廷态度不错的，但脾气实在太太，一直恃强凌弱，仗着自己实力强，对朝廷指指点点，是该好好教训一下了。同时，要是真的能率领各路藩镇一起灭了李克用，那唐廷便可以再度一战立威，慑服天下群雄了。

虽然唐廷至今都没有确立完整的攻伐战略，但若要选一个对手，也确实可以对最肥的这个开刀，联合一千弱小军阀，把最强的打趴下，维持关东军阀中的平衡。

出兵的计划，李晔与张濬在心里拿定了主意。不过这毕竟不是小事，李晔召集四品以上官员一起开了个大会，商议是否出兵讨伐李克用。

出乎李晔和张濬意料的是，参会大臣们一大半都反对出兵的议题。理由也很简单：朝廷如今有多少实力，新募禁军有几斤几两，大臣们自然知道。李克用的沙陀兵是关东战场上最强的军队，朝廷出兵自然是凶多吉少。但是，张濬依然坚持出兵之议，说若是这次错失机会，后悔都来不及了。

宦官杨复恭则劝道：“先帝流离迁徙，虽然是藩镇骄横跋扈造成的，但也要归咎于朝中大臣举止不当、措施不力。现在朝廷刚刚安定下来，实在不宜再兴起新的战端了。”

这句话，别人说到还好，杨复恭说出来，李晔是一万个听不进去。这老宦官说朝中大臣举止不当，这话他就不爱听了。大臣举止不当，难道宦官集团的举止便妥当了？还没等杨复恭说完，李晔便冷冷地问道：“李克用有打败黄巢、收复京城的大功，现在趁着他处于困境而去攻打，天下会怎样议论朕？”一句话问出，仿佛丝毫不理会杨复恭方才说了什么。

支持出兵的宰相孔纬借机答应道：“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濬说的，是万世之利！臣之前计算过，如今朝中的财政积蓄可以供大军出征两年，还请陛下当机立断！”

张濬和孔纬一唱一和，其余朝臣们只能沉默以对。李晔思索了一阵后说道：“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二人去办，不要给朕丢脸！”

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五月，唐廷下令削去李克用的官职、爵位及皇室属籍身份，任命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由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以及镇国节度使韩建（即同华节度使，占据同州、华州），分别从东南西北四边向李克用发起攻击。而张濬自己率领五万神策军，从长安出发，向河东进军。

开拔之日，李晔亲自在城东的安喜门上为大军饯行。张濬此时完全不似往日的儒臣打扮，一身亮堂堂的明光铠甲，显得威武又气派。

君臣二人宾退左右，李晔为张濬斟酒，祝他凯旋。

有天子如此礼遇，张濬感动无比。他眼含热泪说道：“陛下处处为贼臣所掣肘，主忧臣辱，臣自当誓死报答陛下，先消灭外忧，然后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那一日在安喜门上，他们俩都喝高了，彼此说了一些肝胆相照的话。然后张濬再拜下楼，

开拔出兵。这也许是李晔一生中最为荡气回肠的日子，而此后的日子里，他所有的梦想与骄傲，都将一点一点被打碎。

张潜率军行出数里，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坂上，遇见了早已等待在此的杨复恭。

“张相公，方才是圣人钱行，如今也让我为相公践行吧！”杨复恭笑着说道。斟了一杯酒，捧在手中。

当年杨复恭对张潜有恩，可张潜见杨复恭被田令孜排挤，毅然决然地与杨复恭划清了界线，这件事一直让两人耿耿于怀。隔墙有耳，方才张潜在安喜门楼上对天子说的话，已被杨复恭得悉。如今再为张潜钱行，已然是他能给出的最大诚意了。

然而张潜冷淡地回答：“方才已经喝醉，不能再饮酒了。”

杨复恭神色依旧，语气却尖刻起来：“相公有节钺在身，便故作姿态了耶？”

“等我平贼之后，再让杨军容见一见我故作姿态的样子！”说完之后，再不停留，撇下杨复恭，挥手领兵继续前行。

滚滚烟尘中，老宦官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冷厉。

太原城里，李克用很快就得到了张潜率领大军出发的消息。唐廷调集了关中、关东七八个藩镇的兵马一起讨伐河东，来势汹汹。可是久经沙场的李克用丝毫不觉得慌张，相反还觉得有点好笑。

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朝廷这帮人还这么天真，觉得只要拉上一帮子看热闹的，弄出十几万大军的排场，就可以敲锣打鼓、轻而易举地把一个藩镇给平定了？当初张潜当上宰相时，李克用曾发话：“这位张先生喜好空谈，不务实际，显然是个倾覆天下之人。他日乱天下的，必定就是此人。”

今时今日，到底被李克用言中了。

几路大军看似声势浩大，李克用却早就把每一路的方向给安排妥了。

河朔的成德、魏博原本就依赖李克用的庇护，只要派个使者好生安抚，必定不会出兵。

汴梁的朱全忠看似是讨伐河东的急先锋，是他攒了这个局，可是朱全忠鬼精鬼精的一个人，肯定不愿意自己卖力，便宜了别人。所以目前他一定不会全力进攻，只要守住基本防线，再击退其余几路，朱全忠看捞不到便宜，自然第一个撤军。

最应该重视的，其实是赫连铎、李匡威两军，李克用决定把他们作为重点防守对象，亲自率军抵御。

至于带着凤翔、镇国、邠宁等一大批关中藩镇联军，浩浩荡荡地打来的张潜的中央军，李克用觉得不必担心。那五万神策军人数虽多，可是训练、后勤、装备水平低得吓人，都是一帮废物点心。只需遣一上将，就可以镇住来犯之兵！

一切都在李克用的计划下进行着。

张濬率军抵达汾州时，朱全忠发来消息，说他已经攻克了潞州，请朝廷派兵接应。潞州是昭义镇的重镇，张濬知道它的重要性，于是派遣副将孙揆分兵前往。此时的他丝毫不知道，李克用派来的沙陀精锐也在前往潞州的路上。领军的大将，是被誉为“河东第一猛将”的李存孝。

在前往潞州的山谷中，孙揆急速行军，却不知不觉进入了李存孝的伏击圈。沙陀军万箭齐发，一路追击，将孙揆所部全数歼灭。孙揆也在之后被李存孝处决。

当张濬的主力在与李存孝相持之际，李克用已经率领沙陀主力在雁门全力击败了赫连铎、李匡威的联军，回师南下了。李克用大军赶到战场后，张濬才知道什么叫作绝对实力的碾压。

三场大战，朝廷军次次惨败。每次神策军都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邠宁、凤翔等军一见风向不好，立刻撤到了黄河西岸。只剩下张濬和镇国节度使韩建的一万残部困守在晋州城内。最后还是李存孝觉得俘虏朝廷宰相舆论影响不好，这才网开一面，让张濬、韩建找了个机会，灰溜溜地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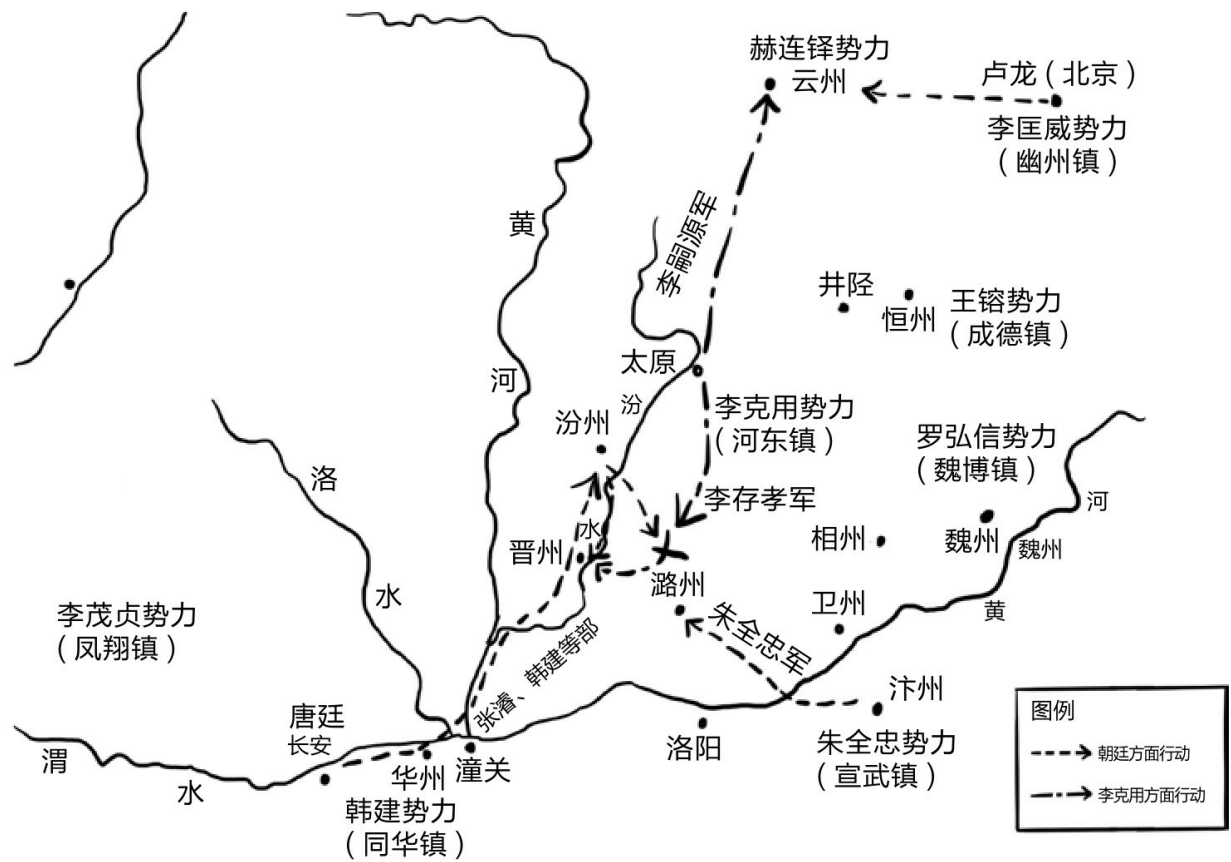
张濬兵败的消息连同李克用附带的书信，一同送到了长安城。朝中群臣闻讯，一片恐慌，又一次回忆起了当初被黄巢一度支配的恐惧。李晔拿着李克用的表章，半晌说不出话来。

李克用的这份表章写得很客气，字里行间都没有与唐廷决裂的意思，但是态度却很坚决，说若是唐廷不给他恢复名誉、处理张濬的话，那他就率领汉兵、蕃兵五十万，杀入潼关，与张濬决一死战。

面对如此形势，李晔只能选择妥协了。如今的朝廷，哪里还有足够的兵力与李克用决一死战？

半年前，五万禁军从长安出发，如今跟着张濬回来的却寥寥无几。帝国几年来勒紧裤腰带积攒下的这点兵马家底，一夕之间，精华损失殆尽。他即位后为削藩所做的所有努力，通通付之东流了。

大唐也失去了最后一次复兴的希望。



唐廷讨伐李克用战争示意图

必败的抗争

一场声势浩大的削藩战争，最后竟以惨败收场，这不仅让皇帝颜面无光，群臣人心惶惶，更让唐廷的威望损失殆尽，成了天下割据藩镇的笑柄。原本还愿意跟着唐廷一起凑热闹出征的凤翔、镇国、邠宁等藩镇，一下子认清了唐廷的虚弱，逐渐也不再听话，越来越藐视这个衰落的朝廷。

大唐就这样在“唐僖宗陷阱”中越陷越深，李晔越是努力想要兴复这个帝国，结果就越是惨不忍睹。

一日日励精图治，结果却让局势日益败坏。李晔不想接受这个事实，也不愿意接受。他开始染上了酗酒的毛病，终日郁郁不乐，喜怒无常。同时，李晔也将失败的责任归咎到宦官杨复恭身上，认为他是导致出兵失败的罪魁祸首。他所信任的南衙宰相们也有意无意地传递出这个观点，认为是杨复恭这个观军容使故意不配合，才导致了张濬出兵进退失据，最终酿成惨败。

由此，李晔开始愈发地憎恶杨复恭。

宦官专权，从德宗时代开始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到此时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出于对身体残缺的阉宦们的一种天然的憎恶，文官和士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大唐衰落的责任归咎于宦官们身上，认为是他们专权乱政、残害忠良，才导致朝政黑暗，君权旁落，最后闹得天下大乱。但是，除了身体上少一个部位以外，宦官们究竟比寻常的士大夫差在哪里？人们却回答不上来。

舞弊于科场，大搞裙带关系，导致寒门庶族晋升无门，这是宦官的责任？

整个统治阶级纸醉金迷、奢靡享乐、尸位素餐、愚蠢透顶，这是宦官的责任？

治理无能，导致各地群盗蜂起，最终逼反了王仙芝、黄巢，难道这也是宦官的责任？

承担责任的，本应是这日益腐朽的世族门阀阶级，但他们掌控着话语权，决定了舆论的风向，所以天下人责备的是宦官。而世族门阀中的人物，则美其名曰“清流”，俨然是一位位翩翩浊世佳公子，享受着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

大宦官田令孜，在世人的谤议下不得不自动请辞，将工作转交给杨复恭，自己前往四川的侄子陈敬瑄那里躲避。但田令孜有何罪？人们指责田令孜的，不外乎是跋扈地对待儒臣，抢夺解盐池的经营权等等。这都是砸人饭碗的事情，都是为了维持朝廷权柄不得不做的，而田令孜为此一个人扛下了恶人之名。

如今的杨复恭也是这样。他接替田令孜，成了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控制着守卫京师的禁军，恃宠专制朝政。相比于黄门小宦官出身的田令孜，杨复恭的背景更硬，势力更大，他出身于一个根基深厚的宦官家族，党羽众多。成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后，杨复恭还将所收养子六百人派往各地担任监军。这种专制朝政的所为，看起来神憎鬼泣，然而杨复恭同样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那些被派往各地担任监军的干儿子们，其

实是唐廷对各州郡能施加影响的最后手段了。

但是，此时的李晔仿佛患上了“权力不足恐惧症”，只想着尽可能抓住他所能控制的权力。在藩镇军阀手中夺权处处碰壁后，李晔便想从自己的家奴这里捞回一点仅剩的权威。杨复恭成了挡在李晔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李晔只有扳倒杨复恭，才能些许安慰一下他对于权力的渴望。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八月，皇帝李晔下令，解除杨复恭手中兵权，调离京城，到凤翔去当监军。

杨复恭接到命令，气得牙痒痒。到那个阴阳怪气、阴险狡诈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那里去做监军，不是被李茂贞膈应死就是被他暗害。但皇帝下了命令，强硬抗命总是不对的，于是声称自己年老体衰，无法去凤翔赴任，请求退休致仕。

这其实是一个托辞。杨复恭在宦官集团根深蒂固，怎么可能轻易退休。他这是为皇帝设计了一个台阶，方便他借坡下驴，收回成命。可是李晔想了十几天后，批准了杨复恭的请求，准许杨复恭以神策上将军这个职位退休。李晔还派人贴心地赏赐了杨复恭一根拐杖，以示敬重。

不仅逼他退休，还送拐杖恶心他，杨复恭怎么受得了这种气。使者颁发完诏令返回，杨复恭暗中派遣心腹将使者刺杀泄愤。

可无能狂怒、杀人泄愤之后，杨复恭照样还是乖乖退休了。

这其实也证明在晚唐的时局下，宦官真的是皇帝最可靠的仆人了。尽管杨复恭如此权势，皇帝一份诏令下来，也只能听话地交出职位。要是皇帝发诏令给藩镇军阀令其退休，藩镇军阀把诏令撕成碎片那算是态度端正的，要是哪位跋扈一点，就直接带兵来长安劝皇帝好好做人了。而皇帝如果下诏让南衙的某位权臣退休，权臣恐怕当天晚上就联络好京城各界，第二天便拥立别的皇室子弟荣登大宝了。

李晔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想明白这个道理，此时的他，已经被对宦官的仇恨冲昏了头脑。

借着杨复恭退休一事，李晔开始了另一番安排。杨复恭权力过大，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朝廷让宦官掌握禁军，这使得宦官集团的首领担任神策中尉、枢密使之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内廷，让天子受其摆布。所以李晔想要从根本上结束宦官掌兵的制度。他开始尝试让自己的兄弟子侄以亲王身份进入军队，做军队的领袖，逐步掌控兵权。

太阳底下终究没有新鲜事。唐廷花了一百年时间，用宦官的力量夺走宗室亲王的兵权，防止大唐前期血腥的宫廷斗争再度重演。可是一百多年过去，这一代的李唐天子似乎已经不记得当初宗室之间曾经斗得何等残酷了。兜兜转转，权力运行的规则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里。

杨复恭退休后，住在长安城东南的昭化坊。每日相安无事，只是退休后社会关系仍在，每日都有一些孝顺的干儿子们前来拜见。一个月后，有人向李晔告发：玉山大营军使杨守信频频拜访杨复恭，在密谋叛乱！

玉山大营是神策军在长安城东的重要基地，屯戍着不少野战军，是整个长安城防御体系中

的重要一环。杨守信是杨复恭的干儿子，杨复恭因为被强制退休而心怀怨念，自然影响了杨守信的忠诚度。如今神策军中不知还有多少杨复恭的亲信，要是杨守信带领玉山营造反，带动其他神策军加入，那局势就不堪设想了。

不管这个举报是真是假，李晔认为，杨复恭此人断不能留！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九月八日，又是一个满城菊花盛开的日子。李晔亲自来长安皇城的安喜门楼坐镇，随着他一声令下，天威军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领兵马冲出安喜门，将昭化坊内的杨复恭宅围得水泄不通。

见到禁军攻来，杨复恭宅中的亲信家丁奋力抵抗。这些家丁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高手，人数虽少，战斗力却不是禁军里的这些绣花枕头可以比的。这时，杨守信听闻干爹被围攻，也带着亲兵们赶来援助。禁军围攻了一天，愣是没有把杨复恭宅邸攻下来。

城中又见刀兵之声，长安百姓又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

第二天，皇城宿卫兵加入了战斗。杨复恭的家丁们眼看寡不敌众，便掩护杨复恭杀出重围。在勇悍的家丁们一路呼喝砍杀下，竟冲出了一条血路，杨复恭、杨守信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城，一路往兴元（今陕西汉中）而去。

那里由杨复恭侄子兴元节度使杨守亮驻守。一场城内的小型执法行动搞砸了，演变成了杨复恭依附兴元节度使引兵叛乱。而唐廷才刚刚经历了河东的惨败，根本没有能力再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杨复恭、杨守亮的叛乱在李晔眼里是一场失败，在别人眼里却是一场生意。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对兴元垂涎已久，立刻联络镇国节度使韩建等其他四个关中藩镇军阀，一同上书：杨守亮藏匿逆臣杨复恭，请朝廷批准发兵攻打兴元。当然，末尾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那就是由李茂贞来担任联军的总指挥。

这一次，唐廷君臣们长了心眼，不愿意再便宜李茂贞了。李茂贞之心，路人皆知，要是让他占据兴元，就等于从长安西、南两面包围了长安，将成为唐廷的心腹大患。所以唐廷回信给李茂贞等人，劝他们与杨守亮和解。

但是这么一大块肥肉摆在眼前，李茂贞如何愿意听从？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二月，杨复恭逃到兴元三个月后，李茂贞率军大举攻打兴元。凤翔军勇悍，杨守亮、杨复恭不是对手，抵抗了半年时间后，兴元最终被李茂贞攻占。杨复恭四处奔逃，最后落入了韩建的手中，被羞辱一番后，处决在了华山脚下。

而李茂贞也趁势占据了兴元，势力迅速膨胀。唐廷想要遏制李茂贞的势力，便改封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原来的凤翔节度使则委任给宰相徐彦若。可凤翔这样的战略要地，李茂贞如何肯让出？他拒不交权，率军阻挡前去凤翔交接的徐彦若，又写了一封措辞傲慢的信，将唐廷君臣前前后后嘲讽奚落了一番：

“陛下万乘之尊，却不能诛杀杨复恭这一个小小阉人。如今我这个臣子出来主动为陛下分忧，朝廷却要给我如此待遇，究竟为何？依我看，现在朝廷只看强弱与否，从来不计议是非曲直。惩罚弱者，庇护强者，处事之时，不过是视其轻重而斤斤计较，看人权衡利害，

仰人鼻息罢了。如今兵荒马乱，我要留在凤翔和兴元，明明是为了朝廷考虑。若再如此昏暗不明的话，不知道皇帝流离迁徙，今后还能到哪里去！”

这封信送到李晔手上，整个延英殿都回荡着皇帝愤怒的咆哮。

狂怒之下，李晔要求宰相杜让能领兵讨伐李茂贞。

杜让能看了看皇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心地劝道：“陛下刚刚即位不久，国家的命运还不平安，凤翔的李茂贞离京师长安这样近，我认为不应当与他结下怨仇，万一不能消灭他，那么后悔也来不及了。”

话还没说完，皇帝的目光如同火焰瞪向了杜让能：“如此之际，朕怎能甘心做一个软弱可欺的君主，每日只是混着日子，坐在这里看着别人来欺侮？”他看了看杜让能惶恐的脸，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杜卿只管为朕调动军队粮草，朕会亲自委派宗室亲王统领军队，不论成败与否，都不会追究杜卿的责任。”

“这……”杜让能迟疑了一下，“陛下若定要兴兵讨伐李茂贞，那么朝廷内外的大臣都应当齐心协力效助陛下实现宏图大志，唯独任用臣一人恐怕不合适。”

这句话激怒了李晔。到了这样的时候，杜让能还在说场面话，搪塞天子，推卸责任，大唐的宰相竟然庸碌无为到了这种程度！他脸色铁青地说道：“杜卿位居宰相之首，与朕应当同甘共苦，不应遇事躲避！”

看着杜让能流泪领命的样子，李晔心中也是翻江倒海。

将如此重任交给杜让能一个人，实在是无奈之举。李茂贞虽坐镇凤翔，关系网却早已渗透进了朝堂的上上下下。满朝文武，不知有多少收了李茂贞的钱。将重任错付到不适合的人身上，李晔尝过苦头。当初他那么信赖张濬，觉得张濬就是他的诸葛亮，结果惨遭现实打脸，张濬不过是一个说话漂亮的庸人。而现在宰相之中李晔能信任的实在不多了，他只能将这个任务交给杜让能。

其实李晔心里也知道，打败李茂贞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与其慢慢在温水里被煮熟，还不如奋起一搏。他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赌上大唐最后的国运，向死而生。

从杜让能着手准备兵马钱粮时开始，中书省的官员们就将唐廷的动作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凤翔的李茂贞。唐廷的内部运作对于李茂贞来说基本就是透明的。长安城的百姓们听说皇帝要讨伐李茂贞，也知道这是必败的一战，不少人收拾细软，逃到长安城外的山谷中躲藏。就算官府严加禁止，也阻止不住长安百姓的外逃。

景福二年（公元893年）九月，覃王李嗣周率领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前往凤翔就任。行到半路，听说李茂贞率领凤翔、邠宁联军六万人，正在向唐军逼近。禁军多是市井少年，而凤翔军、邠宁军都是经历过上百次战斗的老兵。两军还没有交锋，胜负就已经注定了。三万禁军闻风逃散，李茂贞等乘胜追击，抵达长安城外的渭水三桥，气势汹汹地向朝廷兴师问罪。

京师震动。

听说李茂贞在城外要求皇帝诛杀主导讨伐的杜让能，李晔在宫中陷入了踌躇。他贵为天子，竟然连保住一个他信赖的臣子都无能为力了。当杜让能入宫拜见，说他愿意接受惩处来结束这场战事时，李晔痛哭流涕，不能自己。

“只能与卿在此永诀了！”李晔流泪说道。

当天，杜让能贬职为梧州刺史。李晔下诏，承认自己错误地固执己见，导致藩镇受到挑衅，给军阀添了麻烦。语气卑微至极。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让李茂贞消气。李晔只能在第二天来到宫门口，下令再将杜让能贬为雷州司户，向围城的李茂贞央求留一条性命，随后斩杀了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段翊三位掌兵宦官，给李茂贞消气。

可李茂贞依旧不依不饶地包围着长安城，表示只有朝廷杀掉杜让能才能返回。李晔最终只有长叹一声，赐杜让能自尽，并下诏历数杜让能的罪行。一字一句，犹如鞭尸。

从此之后，朝臣们与皇帝渐行渐远，再无一个朝臣愿意真心为皇帝效劳。人都是聪明的，朝臣们知道，如果自己的后台是李茂贞，抑或是李克用、朱全忠，那才是安全的，出了事情，自有后台大佬来庇护；可如果自己是皇上的人，出了事没人来保，就真的离死期不远了。

李茂贞解除了长安之围，但是他的党羽依旧控制着长安。

这场风波之后，李晔的复兴之梦算是彻底破灭了。他没有能力重新打一次天下，也做不成代宗、德宗这样的中兴之主，他明白靠自己的力量再也无法翻盘。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就此放弃，也不愿意从此低头苟活，只要有任何一根稻草，他都要死命抓住，等待翻盘的机会。

当不成汉昭烈帝刘备，当一当汉献帝刘协也是可以的。

不要看不起汉献帝，在同样兵荒马乱的汉末，汉献帝带着自己的小朝廷委身于曹操。在曹丞相的四处征战下，北方大都已经平定。而汉献帝也暗中谋划了不少事情，如果不是最后失败了，那曹操打下的江山，也未尝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汉家手上。李晔也可以这么做，他要放弃长安，投奔一个有能力平定天下，而且安分守己的军阀，借助他的力量，重新稳定这个帝国。

至于到时候这个帝国是否还属于他，也许已经不重要了。

谁来做李晔的曹操呢？环顾天下，最适合的人应该就是河东的李克用了。第一，他实力最强，最有可能平定天下；第二，在众多军阀中，李克用确实是对唐廷最客气的一位，去他那里会少受一点气；第三，原因可能就更隐秘一些了。李克用虽然是沙陀朱邪氏，但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就赐姓李氏，入了李唐宗室谱牒，算是皇室里郑王一脉的传人。要是到时候李克用真的有篡位之心，形式上还能保留李唐的壳。

李唐皇室原本就有胡人血统，李克用虽然是沙陀人，倒也没太大毛病。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长安再次乱了起来。李茂贞与唐廷及各路军阀的矛盾激化，于

是再次移师长安。唐廷刚刚重新招募的禁军，又一次在李茂贞兵锋下作鸟兽散。李晔下定决心，他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下令由宗室诸王统领剩余禁军，前往河东寻求李克用的庇护。

然而，大队人马行至半路，遇上了镇国节度使韩建的阻拦。

韩建在李晔面前苦苦劝说銮驾留下，一副声泪俱下的样子。其实手下的军队早已控扼住了同州、华州前往河东的所有通道。皇帝是去是留，都掌握在韩建的手中。

李晔看了看自己身旁的侍臣们，这些侍臣也是表情复杂。他们在长安根深蒂固，原本不愿意抛下长安的一切，跟着李晔前往河东贴李克用的冷屁股。这一刻，李晔仿佛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他长叹一声，听从了韩建的“劝告”。从此之后，他就留在了韩建控制的华州，名为“停驻”，实为软禁。

这一停，就停了三年。直到三年后，朱全忠占领东都洛阳，韩建感觉受到威胁，这才和李茂贞一起对皇帝客气起来，将他礼送回了长安。

可是长安城已经在李茂贞手中被破坏。宫殿楼台多被焚毁，自黄巢之乱以来重新修缮得有些起色的长安城，再度沦为一片焦土。

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七月，华州城十六王宅，一队兵马悄然围住了这里。

宅中住着的，是李唐宗室的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陈王、覃王、延王、丹王，按照玄宗时传下的祖制，宗室诸王合群而居，以保证皇帝能对他们进行日常的监视和管理，防止宗王像玄宗当初那样图谋不轨。只不过到了晚唐之际，大唐名存实亡，皇帝朝不保夕，宗室诸王也不再有理由反叛了。皇帝李晔还将兵权交给覃王、延王等宗室，分割宦官的兵权。

而给这些宗室诸王带来灭顶之灾的，正是他们手中的兵权。

镇国节度使韩建早就对这些宗王的兵权忌惮不已，于是在确认了河东李克用无暇顾及之后，率领镇国军向十六王宅发动了猛攻。

听闻外面兵戈之声，宗王们从睡梦中惊醒。衣衫凌乱，披头散发地奔逃，寻找逃生之路。可是十六王宅的四面八方都已经被韩建派兵堵死，没有留下任何逃生通道。情急之下，宗王们有的攀上墙头，有的登上屋顶，有的爬到树上，拼死呼救：“皇上，救救孩儿们！”

回应他们的，只有华州城黑暗而沉默的夜色。

在韩建身旁站着一个宦官打扮的身影，火光照得他的脸庞一明一暗。这个人，就是枢密使刘季述。在诛灭宗室诸王这件事上，刘季述与韩建站在一起，共同策划了这场阴谋。之所以这么做，既是为了从宗室手中夺回本属于宦官集团的兵权，也是为了报杨复恭的一箭之仇。

他要让天子也尝尝骨肉手足被屠的滋味。

宗室子弟们求天告地，却毫无办法，被韩建驱赶到了城西的石堤谷，杀得一干二净。整个

山谷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而报告给皇帝李晔的，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宗室们谋反，故而杀之”。不管皇上信不信，反正韩建自己是信了。

大唐天子就此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大家一起抢皇帝

从华州返回长安后，皇帝李晔开始变得越来越抑郁，酗酒的毛病也愈发严重。他明白自己不管做什么，对大唐都无济于事。他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想象自己仍是一国之君，四方之主。但每当酒醒，冰冷的现实摆在眼前，他又愤懑无比。

华州城外的石堤谷中，宗室被屠杀时流出的鲜血还没洗刷干净呢！

夜半之时，有哭声如泣如诉，那是李晔兄弟子侄们的冤魂！

他开始变得阴郁多疑，怀疑身边的宦官、臣子，臆想着他们都是军阀们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这种被迫害臆想症发作的时候，甚至动辄斩杀他怀疑的宦官、宫女。昔日那个温厚儒雅的皇帝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

他尤其痛恨身边的宦官们，看到这些没有胡子的阉人，就想起当初他们也是一起谋杀宗王们的帮凶。他甚至想要杀死宫内宫外的所有宦官，为宗室报仇，为此还时常与宰相崔胤在小房间里商议。虽然进行这些密谋时都摒退了宦官，可宫中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流言在宦官、宫人中流传着。皇宫之中一时间人人自危，气氛紧张可怖。

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十一月，李晔在禁苑里打了一场畅快淋漓的猎，只觉浑身舒爽，便摆了酒，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大醉而归。回宫的路上，李晔又借着酒意亲手杀了几个他一直怀疑是奸细的宫女和小黄门，丢下他们血淋淋的尸首，进入乞巧楼呼呼大睡。

李晔不知道的是，宦官们的忍耐终于达到了顶点。

第二天日上三竿，李晔仍在睡着懒觉，忽然被一阵喧哗声惊醒，一睁眼才发现，大队禁军士兵已经冲入了寝殿。李晔心中一惊，不由得跌落到床下。一个念头在心中狂叫：不好了，宫人生变了！他跌落在地，连忙起身，想要逃走，却见宦官刘季述、王仲先闯了进来，他们一人拉着李晔的一只胳膊，将他架回到了胡床上。

宿醉过后，李晔头痛欲裂，但眼前这一幕更令他胆寒。他意识到，宦官又一次背叛了他，要将他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他只有不住地喘息，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这时，殿中宫人把消息传给皇后，皇后闻讯匆匆赶来，看见了李晔被一千人按定在床上的一幕。刘季述手持一柄明晃晃的银骨朵儿，场面极为骇人。皇后还算冷静，上前向刘季述敛衽行礼，温声细语求道：“刘军容勿要惊扰了宅家（即皇帝），有事但凭刘军容商量着来便是。”

皇后向宦官行礼，过去是闻所未闻。刘季述也不敢过于造次，从袖中拿出一份状文，对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帝位，内外群情希望太子监国，请陛下在东宫颐养天年吧！”

他手上的是一份宰相崔胤以下一众朝臣签字要求李晔下台、太子监国的请愿状。签字的墨迹还未干透，是方才刘季述逼着崔胤和百官一一签字的。李晔不知这一番曲直，只知道南街北司的百官竟然全部要求他下台，如坠冰窟，颤声道：“昨天与卿等玩乐饮酒，不觉喝

得太多。怎么能弄到这种地步？”

刘季述见李晔的表情，知道他是信了这份请愿，便回答说：“这事情不是我等做的，是南衙的百官们群情激昂，我们没办法，才代为陈情。请陛下暂且前去东宫，等到事情稍微安定，再迎陛下回归正宫便了。”语气里却没有丝毫的歉意。他随意地把玩着手中的银骨朵儿，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一挝挥下，将李晔挝得脑浆迸裂。

这样强逼退位，李晔就算是被一刀砍了也不会甘心的。可是刘季述今日势在必得，不给李晔任何转圜的余地。皇后小声对李晔道：“事到如今，宅家快依从了吧！”说着，从内殿取来传国玉玺，交给了宦官们。

刘季述看着手中的玉玺，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随即将皇帝、皇后还有少数几位嫔妃带进少阳院，挑了寥寥十来个侍女进去服侍，随后将少阳院的大门轰然关上，用一柄大锁将皇帝皇后等人锁在了院中。刘季述站在院门之前，手中银骨朵儿划地，发出刺耳的噪音。他一边走，一边咒骂着：

“某年月日，宅家酒后乱性，杀死我的孩儿一名。”

“某年月日，宅家听信奸臣谗言，与我们暗生嫌隙……”

他一口气历数了几十通罪名，说累了之后，刘季述挥手示意，让手下们将铁水熔入锁芯，由禁军严密看管，皇帝等人再也难以出来。只在墙上开了一个小小的门洞，每日有人送入饮食，也只供应饮食，连纸币、书册都不提供。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少阳院中缺少冬衣、被衾，妃嫔、公主们就只能冻着，哭声从紧锁的院子里传出，但是刘季述无动于衷。十一月十日，刘季述拥立太子继位，李晔和皇后变成了太上皇和皇太后。

南衙与北司之间争权夺利已有多多年，此时刘季述的宦官集团终于占据了上风，控制了长安城。

汴梁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匆匆赶回。

汴军朱全忠与沙陀军李克用的战争仍在继续。这一年，两军在沙河、洺州一线胶着着，相持不下。朱全忠和李克用都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将才，也是最强大的军阀，都想要战胜对方，获得绝对的优势。朱全忠打仗凶狠，汴军依托汴梁的漕运之利，装备精良；而李克用的沙陀军则依靠着强大的骑兵优势，屡屡占据上风。朱全忠每次攻占河北、河东的州县，总是被李克用派遣的援军迅速收复。

由于这场战事，李克用和朱全忠都无暇顾及关中发生的混乱。所以天子李晔想要投奔河东，李克用也无法兼顾。

不久之前，朱全忠集中主力围攻洺州，沙陀军领兵将领李嗣昭败走，逃至青山口，遇汴军伏兵，李嗣昭大败。这年秋季，朱全忠随后攻打镇、定两州，击败了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等各路大军，终于逼得依附于李克用的成德节度使王镕归降，河朔藩镇终于全部向朱全忠低头，因而朱全忠也在与李克用的竞争中取得了上风。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季述发动宫变、囚禁天子的消息传到了朱全忠军中。朱全忠连忙离开定州大营，回到汴梁，思考应对之策。

长安有两拨人同时找到了朱全忠。

第一拨，是宦官刘季述派来的养子刘希度，带着宦官集团的殷切愿望，请朱全忠前去长安主持工作。刘希度还出示了“太上皇”李晔的诰命，证明李晔是“真心实意”想要退位的。

第二拨，则是宰相崔胤派来的使者，将崔胤亲笔秘信送上，希望朱全忠发兵长安，拨乱反正。朱全忠是崔胤在京外的靠山，他利用与崔胤的合作，得以在汴梁就能知道朝堂上的一举一动。刘季述发动宫变以来曾数次想要杀死崔胤，正因为崔胤有朱全忠这个后台，才不敢乱动。

从这两拨人的描述中，朱全忠基本可以判断出一个大概了，随即便召集心腹们商议讨论如何处理。

此时汴军与李克用的争斗仍在继续，汴军虽然占据上风，却仍没有产生压倒性的优势。顾虑着李克用的威胁，大部分人都主张静观其变。朝堂的水太深了，一件小事情就可能牵动各个藩镇的利益，实在没必要花费这么大精力置身其中。

唯独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当去！他说道：“王室有难，那是成就霸业的机会！如今做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的机会就摆在主公面前，要是主公不能出兵讨伐刘季述，那就等于把机会白白送人了！”

这一席话点醒了朱全忠。这么多年来，朱全忠想的主要是抢地盘、抢人头，倒还真没有仔细把大唐朝廷放在自己的棋盘上想过。如今幡然醒悟，朱全忠终于意识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来了，唐廷已经弱小到需要向外求援才能免遭毁灭，难道不正是一个强势介入，左右朝政的大好时机？

从这一刻起，一代枭雄朱全忠走上了他的篡位之路。

朱全忠随即下令囚禁刘希度。其他部将们说得也对，汴军主力还在定州盯着李克用的动向，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领兵进京，但朱全忠还是派了李振前往长安，刺探情况，同时部署解救皇帝的事情。

作为此时的最强藩镇，朱全忠能享受的特权就是——他就算是在汴梁放一个屁，远在关中的朝廷、藩镇都得受着。

朱全忠的使者来到长安后，立刻拜访了宰相崔胤，明确表达了朱全忠的意思：全力支持崔胤扳倒刘季述。随后，在李振和崔胤的策划下，他们成功策反了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订立了营救计划。

除夕之夜过后，新春正月第一天，宦官们入朝觐见“天子”，孙德昭突然出现，斩杀了枢密使王仲先，刘季述等其余宦官首领也相继被擒。孙德昭率军毁掉少阳院的大门，将被困一个多月的皇帝李晔迎了出来。

李晔终于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新鲜空气，他下令改元“天复”，象征自己重新复位。并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晋升崔胤为司徒，其余有功之人，一律加以封赏。连闻讯来朝见的李茂贞也加封为岐王。

然而这所谓的自由空气，只是李晔心中的假想罢了。他自从登基以来，没有一秒钟是自由的。

诛灭刘季述、王仲先等宦官后，崔胤趁机建议：一切祸乱都是因为宦官掌兵，不如从此改由文臣领军，崔胤和另一位宰相陆扆分别掌管左右神策军。这其实也是李晔一直想要做的，宗室诸王既然已经团灭，他也只能利用文臣来取代掌兵的宦官。可是神策军将领们听说这个动议，表示坚决反对。像在这次平乱中立下大功的孙德昭，就是反对声中喊得最响的一个。神策军由宦官统领了一百年，军将和宦官之间已经有了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葛。贸然将兵权转交给宰相，李晔也担不起这个风险，只得悻悻作罢。

左右神策军依旧交给宦官统领。新任神策左军中尉是韩全诲，也就是前任凤翔监军。李茂贞趁这次宦官内部大洗牌，成功地将依附于他的韩全诲捧到了宦官集团首领之位。李茂贞自己拜见完李晔便返回了凤翔，而他的三千军队却留在了长安，继续为他控制朝堂上的局势。

经过了这些年的屡次变故，南衙与北司已经势同水火，崔胤和韩全诲，两边都想要置对方于死地。崔胤虽然抱着朱全忠这样一条大腿，可远水难救近火，终究不及韩全诲的靠山李茂贞管用。在李茂贞的支持下，原本由崔胤掌管的朝廷财权被夺走了，转而归属了韩全诲的北司。

在南衙与北司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李晔能做的就只是干看着。他心里自然是偏向于崔胤这一边的，可朝政已经不由他说了算，一言九鼎的是远在凤翔的岐王李茂贞。

刘季述之乱改变了很多事情，朱全忠和李茂贞仿佛都意识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朱全忠想要请李晔移驾东都，李茂贞则希望李晔驻蹕凤翔。而在李茂贞和宦官们联手营造的舆论氛围之下，前往凤翔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只等李茂贞提出奏表，朝中便会冒出不知多少张嘴巴，一起劝说皇帝去凤翔。

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六月，崔胤独自坐在案前，借着室内的一豆烛火，写下了一封密信，信的上款是东平王朱全忠。

“事情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程度，请朱公迅速领兵入关，迎接天子车驾！”崔胤擦了擦汗，叹了口气。不久前，宦官们竟然鼓动军人发难，集体声讨宰相崔胤，指责他吞没军人衣物。天子不得已，罢去了崔胤的相位。崔胤意识到，再不向朱全忠求救，他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写下了这封书信，“当初恢复皇上君位，都是朱公的妙计，可是李茂贞先一步入朝，夺去朱公的功劳。这次朱公再不立即来京，岂止功劳为他人所有，朱公自己都要变成有罪之人，被大举征讨了！”

撇去那些冠冕堂皇的客套，信中剩下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快来抢皇帝啊！再不抢就来不及了！

十月的汴梁城，朱全忠终于完成了最后的调度，七万汴军从这里开拔，向着关中进军。

这次西征，汴军出动了几乎所有的精锐。四个月前，朱全忠收到崔胤的信，急忙回到汴梁，开始了对辖区内的总动员。在朱全忠的命令下，召集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的嫡系部队，这支部队不仅是朱全忠的贴身精锐，这些年还跟随朱全忠久历战阵。对于这

次出征，朱全忠前所未有地重视，因为这次他要争夺的不是一城一池的领地，而是大唐天下。

十天之后，朱全忠大军抵达河中，随后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地界。眼前就是韩建所领的同州、华州，是李茂贞势力的前哨。而韩建十分识趣，没有做多大抵抗就乖乖投降了朱全忠，关中门户终于向朱全忠敞开了。

长安城里，听闻汴军大举西征，整个宦官集团慌了手脚。他们匆忙一合计，决定逃出长安，前往凤翔投奔李茂贞。

宦官们知道朱全忠行军速度极快，出逃因此显得更加匆忙。宫中的皇帝李晔不愿意离开长安，韩全海便带着长剑登上李晔所住的乞巧楼，硬生生地把李晔拽了出来。李晔走出来没多久，禁军军将便一把火烧了皇帝的寝殿，断了李晔要留在宫中的念想。

禁军再次疯狂地在长安城抢劫，想抢一些装备、粮食以供路上使用。可屡遭战火的长安百姓如何有余粮供他们抢？于是士兵们便开始抢衣服、抢财物，长安百姓再次惨遭洗劫，严寒之中缺衣少穿。

丢下南衙的宰相，丢下皇城的朝官，宦官们的神策军护送着李晔一家匆忙地奔逃。李茂贞从凤翔向东，接到了李晔一行。十一月十四日，李晔在韩全海的护送下抵达了凤翔。

也就在这一天，长安城外的长乐坡上，宰相崔胤带着文武百官列好长队，做好了欢迎的准备。远处渐渐传来震天动地的金鼓声、军号声、脚步声、呐喊声，那是数万大军一齐行军的声音。一支大军从地平线上现身了，这支部队击败过李克用的禁军，击败过魏博、成德、幽州的河朔军，如今已是无敌于天下，而他们此时的任务，是先夺长安，再占凤翔，活捉李茂贞，迎回小皇帝。

朱全忠的大军，终于抵达了长安。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朱全忠围困凤翔的日子里，凤翔城中的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

凤翔军在关中横行数十年，击败神策军如砍瓜切菜，对其他关中军阀也都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在作战勇悍、装备精良的汴军面前，竟然一败涂地，一路被撵进了凤翔城中。随后，汴军一边在凤翔围困李茂贞残部，一边横行于关中各镇，将凤翔以东的那些原本依附于李茂贞的州县一个一个地拔去。李茂贞虽然几次想要援救，却无济于事，只能徒劳地以皇帝的名义给朱全忠下诏要求退兵，并下令天下诸道藩镇来凤翔勤王。

事实证明，“挟天子”若没有实力的支撑，根本就没有“令诸侯”的本事。各路藩镇知道这所谓的“皇帝诏令”只是李茂贞的矫诏，又害怕强大的汴军，大多没有反应。

四川的军阀王建反倒趁机北上，攻打李茂贞占据的兴元、东川，扩大自己的地盘。

朱全忠就这样气定神闲，把李茂贞拿捏得死死的。他甚至还有空分出兵马，前往河东把蠢蠢欲动的李克用胖揍了一顿。李克用在此战中损失惨重，此后再也无力对朱全忠造成什么像样的威胁了。

凤翔这一围，就围了一年时间。汴军围绕凤翔城建造了十余个营寨，营寨之间以战壕相连，在战壕前布置了铃铛、狼狗，一旦有城中人经过，就有狼狗示警、铃铛作响。就这样，凤翔被天罗地网一般封得死死的。朱全忠还下令，将凤翔城外的茅草也通通割掉，不给凤翔军任何钻空子的机会。

一年时间过去，城中的存粮吃光了，军人、百姓，全都已经饥不择食。不断有人饿死，也不断有人开始吃人肉。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的冬天，又是一场大雪，无数人在城中冻饿交加，有的人僵卧在路旁还没死去，就有饿得眼睛发绿的人们拿着刀上来，刮去未死之人身上的皮肉充饥。街市上有人开始叫卖人肉，一斤人肉只要一百个钱，而一斤狗肉则卖五百个钱。

可城中哪有这么多狗肉？街市上叫卖的狗肉真的是狗肉么？这些事情，细思恐极。

凤翔行宫中，皇帝李晔的御膳也简化成了稀粥。天子自然还是要吃肉的，只是能供应的只有不入流的狗肉、猪肉。看着这些来历不明、性质可疑的“狗肉”，李晔不免陷入沉思。可不吃是会饿死的，李晔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吃下。

对于九五之尊的大唐天子，李茂贞好歹算是保证他衣食无忧，可对于跟着天子来到凤翔的宗室诸王、妃嫔皇子们，可就没那么多存粮可以招待了。诸王以下的宗室皇亲，每天都有好几人不幸饿死。连亲王、妃嫔、公主们，也只能一天喝稀粥，一天吃汤饼（也就是面条），每日供应量少得可怜，最多保证他们不会饿死而已。

而城外的汴军则每天夜里击鼓吹号，作出要攻城的样子。城中“咚咚咚”地，每晚都像是地震一般。凤翔军只能夜不能寐地守城，守到最后，所有人都已经濒临崩溃。

李茂贞的心理防线也在一天一天地破碎。坚持到现在，完全是因为凤翔军士卒战斗意志强，勉强支撑着没有哗变而已。事已至此，李茂贞也开始有了悔意，当初要是没有听从韩全诲这些宦官的建议，把天子劫到凤翔，也不会走到如今这样濒临败亡的地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是他实力不够，皇帝握在手中，还真是一块烫手山芋。如果重新让他选，他只想保全自己的实力，再也不让别人骗他做什么号令天下的春秋大梦了。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正月，李茂贞终于下决心服软了。他派遣使者前往汴军大营，向朱全忠请求和解。

对于李茂贞的请求，朱全忠答应得很爽快。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交出天子、惩治宦官，除此以外没有对李茂贞提出别的领土要求。李茂贞大喜过望，立刻与天子李晔商议（与其说是商议，不如说是通知），随后派遣凤翔兵卒，将韩全诲等宦官首脑全部收押并斩首。当晚，李茂贞又处死李继药、李继诲、李彦弼及内诸司使韦处廷等十六人。

当韩全诲等二十余名宦官首领的首级被送到凤翔城外朱全忠的大营时，朱全忠仍然没有解围的意思。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宦官什么的他根本不在乎，只要皇帝一天不到手，他就一天不撤兵。

李茂贞被团团围住，还不知道朱全忠大后方所发生的变故。他山穷水尽，再无办法，终于在正月二十二日开了城门，将皇帝李晔一行放出了凤翔。

在李晔面前，朱全忠的态度十分恭顺。他穿上白色衣服，以谢罪的姿态迎接李晔的车驾。李晔让朱全忠换上紫袍，当面宽释了他的罪过。朱全忠来到李晔面前叩谢，二人相对而泣。这君臣相谐的样子，丝毫看不出跪在地上的这位军阀，竟然是围城一年，造成无数人吃人惨剧的大魔头。

当天，朱全忠便撤去围城，烧掉营寨，护送皇帝返回了长安。

回到长安后的第二天，一场“猎阉行动”开始了。

太极宫中，大大小小所有宦官在朱全忠派遣的汴军的驱赶下，集中到了内侍省。此时韩全诲等宦官首领均已被杀，皇帝入城前，所有已退休、未退休的高阶宦官也悉数被宰相崔胤和汴军联手处决。剩下的宦官中，地位最高的第五可范只是一个中阶宦官。第五可范以下七百人都被集中在内侍省的空旷场地，宦官之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么兴师动众的阵势，又有哪位宦官要遭殃了。

忽然，内侍省的大门被关上，一个将官宣读了皇帝的诏令：宦官夺权，蠹害朝政，朝廷衰败，皆因于此，着令尽除宦官，立即赐死！

命令宣布之后，所有宦官尽皆哗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次朱全忠和崔胤不是要杀某几位宦官，而是要置所有宦官于死地！然而此时他们想要自救已经来不及了，汴军弯弓搭箭，乱箭齐发，数百名宦官尽皆被杀于当场。

随后，唐廷又传令各地，宦官中有出使外地，包括在地方担任监军的，由所在藩镇立时收监，格杀勿论。

命令发出，各地掀起了一场杀戮宦官的狂欢。各个藩镇、州府都设置了宦官担任的监军，

起着监督地方政府、贯彻朝廷政令的作用。节度使和刺史们早就嫌这些监军们碍手碍脚了，这时得到朝廷的官方指令，立刻将监军宦官杀得一干二净。

到了最后，从地方到中央，宦官势力被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清除了出去。朱全忠只留下了三十个年幼体弱的黄门小宦官，在宫里负责日常的洒扫卫生。朝中宦官们原来的军权、财权，全都交回给了崔胤所在的南衙。

到此为止，盘踞唐廷并掌控军权近一百二十年的宦官集团终于宣告覆灭了。但朝廷上下，无人为之喝彩，只留下一片兔死狐悲的叹息。皇帝李晔也不忍心看到整个宦官集团的覆灭，可在汴军的利刃下又无可奈何，只能作诗为他们哀悼。宦官们虽然有时跋扈，有时自私自利，但谁也不能否认，宦官集团其实也是大唐天子最得用的仆人。没了宦官集团，光靠天子和文臣们的力量，根本不是那些桀骜不驯的军阀们的对手。

处理完宦官的事情后，朱全忠晋爵为梁王，充天下兵马副元帅。他在长安留下一万兵马，随后匆忙向东，赶回了汴梁。

就在李茂贞龟缩在凤翔，被汴军重重围困的时候，朱全忠的后方竟然起了火。淄青节度使王师范起兵了，他派出大量间谍，潜入了朱全忠占据的汴州、徐州、兖州等地，甚至极其靠近长安的陕虢、河中、华州都有王师范的部下潜入。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正月初四日，正当凤翔城里人吃人时，淄青军在各地突然发难，向朱全忠占据的州郡发动了攻击。

汴梁告急，山东告急！朱全忠在凤翔城外心忧如焚，却不敢声张，只能继续硬着头皮留在凤翔围城，另一边分兵赶回关东，抵御王师范的淄青军。幸好李茂贞在城中音信隔绝，朱全忠掩盖后方变乱的消息，硬顶着压力坚持到了最后，终于，李茂贞放出皇帝，开门求和，朱全忠获得了最终胜利。

如果不是王师范在淄青起兵，威胁朱全忠的大本营，朱全忠如何愿意轻易放过几乎全军覆没的李茂贞？

三月，朱全忠紧急回到汴梁，指挥对王师范作战。王师范和部将们作战虽勇，却失去了击溃朱全忠最好的时机，最终被汴军击败，不得不向朱全忠投降。一百多年间实力雄厚，屡次对抗唐廷的淄青镇，最终也被朱全忠吞并，并入他的军事版图。从此之后，中原大地上再也没有哪个军阀可以挑战朱全忠的权威，朱全忠成了天下实际的霸主。

大唐帝国的灭亡，也正式进入倒计时。

宰相崔胤最终死在了天复四年（公元904年）的新春，罪名是：专权乱国，离间君臣。

祸乱了什么？自然是朱全忠在长安的统治。

离间了谁？自然是皇帝与梁王朱全忠亲密无间的友谊了。

崔胤与朱全忠的合作，最初的原因是要共同翦除宦官势力。当宦官势力被连根拔除后，他们的合作也宣告结束了。崔胤虽然自私、贪恋权势，但心中依然还是大唐的忠臣，他眼看唐廷越来越衰微，同样心急如焚。朱全忠返回关东与王师范作战期间，崔胤想要重建禁军，让这弱小的唐廷积攒一点家底。可是老谋深算的朱全忠，可不是跋扈却无远略的李茂贞可比的，他虽然忙着应付王师范的淄青军，却一眼看破了崔胤的这点小心思。他也不急

着点破，只是分出一部分汴军兵士乔装改扮，混入应征的队伍，成为汴军在禁军中的卧底。

当朱全忠吞并淄青之后，终于有精力处理唐廷的问题了，于是率领汴军再次大举杀向京城。

当皇帝李晔还在庆祝新春佳节之际，朱全忠的奏章传来，李晔看后大惊失色。原来，朱全忠在奏表中明确了崔胤的罪名，请求诛杀这个“权臣”。梁王既然有要求，李晔纵然是皇帝，也无法阻止。在长安留守的汴军随后杀入崔胤宅邸，与崔胤招募到的汴军卧底里应外合，轻而易举地擒住了崔胤。

在大唐最后的岁月里，崔胤是为数不多的抗争者。却没有人感激崔胤，只是埋怨他引狼入室，将朱全忠这样的小人引入了朝廷。直到崔胤被杀后，长安百姓依旧咒骂着：“贼臣崔胤召朱温前来颠覆社稷，使我们颠沛流离至此！”

崔胤也许到死还在疑惑，自己究竟哪一步做错了。他的父亲是宰相，爷爷也是宰相，从他入仕为官开始，就以为治国、为相是他血液中自然流淌的天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谁能想到，他一肚子经纶济世的志向，最终却成了帝国的埋葬者；他一心想要振兴大唐，却为大唐的灭亡献出了不可或缺的助攻。

崔胤死后，再也没有谁能阻止朱全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了。当月，朱全忠便上奏皇帝李晔，请皇帝迁都到朱全忠更容易控制的东都洛阳。

朱全忠的奏表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命令。皇帝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李晔还没有同意，朱全忠便下令启动迁都之事，将长安城的官员、百姓全部迁往洛阳。同时征发河南、河北各镇民夫工匠数万人，命令东都留后张全义建造东都宫室。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二十六日，李晔与唐廷群臣离开了太极宫，动身东行。在他们的身后，汴军在朱全忠的指令下正动手拆除各处宫殿楼台。汴军拆掉长安的宫室、官署、民宅，将木料抛入渭河之中，顺黄河漂浮东下，流到洛阳，作为洛阳兴造宫殿房屋的用料。

伟大的隋唐长安城，兴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关中大地上屹立了三百二十二年，至此成了一片废墟。

两天后，天子车驾抵达了华州城，百姓夹道高呼万岁。看着百姓热切的样子，李晔不由得潸然泪下，哭着对父老们说：“不要呼万岁，朕不再是你们的君王了！”

这天夜晚，李晔住在华州的行宫里，此处行宫是他几年前被韩建软禁时所住的地方，是他的伤心之地。睹物思人，李晔对待臣说：“俗语说：‘乾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如今四处漂泊，真不知道最后会流落到哪里！”他又一次伤心地痛哭起来，任由泪水濡湿了衣襟。

长安到洛阳只有不到八百里的路程，快马只需一天一夜，正常旅行也只有大约十二天的路程。可是李晔前往洛阳，却在路上停了三个多月。其中固然是为了等待洛阳宫室修建完成，但更多是因为李晔仍旧存着一个幻想，希望他托人传出的消息能被各路诸侯知晓，最

终会有诸侯前来救驾。

但是，李晔的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洛阳的朱全忠不耐烦李晔磨蹭，直接派兵将他从路上架到了洛阳。

此时，唐廷的兵马已经解散殆尽，李晔的身边只有击毬供奉、内园小儿拢共二百余人。朱全忠对此仍不放心，暗中派人将这些小伙子们全部悄悄缢杀，代之以朱全忠选来的形貌、年龄相似的亲信服侍李晔。李晔一开始还没注意，等到他幡然醒悟之时，才发现自己身边全是朱全忠的眼线，已经没有一个亲信了。

迁都洛阳后，朝廷改元天祐。但是此时的大唐，恐怕再也不会会有上天的护佑了。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八月十一日的夜晚，李晔又是一场大醉，宿在何皇后的寝殿里。突然门外敲门声狂响，枢密使蒋玄晖启奏说有紧急军情需要向皇帝奏报。

裴夫人打开殿门，却看见门外一百多名牙兵正森然而立。“有急事奏报，为何要带这么多兵士？”裴夫人疑惑地问道，但是回答她的，只有一闪而过的寒芒。

龙武牙官史太走上前，一刀结果了裴夫人的性命。

蒋玄晖走入殿中，高声问道：“至尊何在？”

昭仪李渐荣在窗前看见这一幕，惊慌地呼喊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宅家！”

声音吵醒了酩酊而醉的李晔，他登时惊出一身冷汗，急忙起来，披上一件衣服，四处寻找逃命的路。但是蒋玄晖已经带兵扑入，李晔走投无路，只能绕着柱子逃跑。但这都是些徒劳的挣扎，史太又一步抢上，挥刀结果了李晔的性命。

大唐皇帝李晔，就这样衣不蔽体、浑身是血地惨死在宫中。

人们追尊李晔的庙号是“昭宗”。他确实曾经努力过，想要和自己的父祖一样，让大唐重新恢复光辉与荣耀，他没有辜负自己列祖列宗的荣耀，也曾想提三尺剑征战天下，一生奋武，然而不管是否能力有限，此时的大唐早已无力回天了。他最终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悲催的身影，以及无数惆怅的叹息。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九代君臣不懈努力，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振兴大唐，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走向成功，可如今，一切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继承皇帝之位的，是昭宗李晔年幼的儿子辉王李祚，年仅十三岁，即位之后改名为李柷。年幼的李柷不过是朱全忠的傀儡，一切政事都由朱全忠做主。

此时阻挡在朱全忠篡位之路上的，只有那些跟随朝廷来到洛阳的士大夫了。

他们被称为“清流”，实际上是这个帝国残存秩序最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士族门阀的子弟，是关陇贵族的后人，是清河的崔，河东的裴。他们的祖先曾经文采奕奕，武功赫赫，但此时的这些“清流”，仅仅依靠祖上积累下来的财富，坚持着最后的骄傲。他们还留着那些关于昨日世界的记忆，还坚守着贵族的雍容、士族的清高。

他们天生不与朱全忠这样的军阀为伍，所以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的弃儿。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洛阳城外黄河边的白马驿，以宰相裴枢为首的残存门阀子弟被尽数杀死。主导这次屠杀的是朱全忠的得力谋士李振，他是昔年名将李抱真的曾孙，却屡试不第，仇恨这些故作清高的门阀士族。李振对朱全忠说：“此辈常自称是清流，应当投入黄河，使之变为浊流！”

朱全忠大笑，立即命人把这些尸体投入滚滚黄河中。

宗室、宦官、文臣、士族……那些维系着大唐帝国往日秩序的人物、势力，就此全部毁灭在军阀的屠刀和铁蹄之下。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尾声

残唐的旧梦

一切旧秩序的残留都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荡去。历史浩浩汤汤，无情地涤荡着一切阻碍其前进的人和事。

大唐帝国最终灭亡在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末代皇帝李祝在朱全忠的逼迫下，将皇位“禅让”给了他。朱全忠更名朱晃，改国号为“梁”。对于这个篡位得来的王朝，历史称之为“后梁”。

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也在此刻画上了一个句号。

成为皇帝后的朱全忠宴请亲眷家属，在皇宫内开怀畅饮。大殿之内，这些新晋的皇亲国戚们欢庆着自己从草民到亲王的“阶级跃升”，他们宴饮戏博，酒酣面赤，忽然，朱全忠的哥哥朱全昱将手中的骰子用力掷在盆中，玉石做的骰子被掷得粉碎。大殿上骤然安静，朱全昱眯眼斜视着“大梁皇帝”朱全忠说道：“朱三，你本来是碭山的一介平民，跟随黄巢做强盗，天子任用你为四镇节度使，富贵已极，奈何要灭了唐家三百年的社稷，自称帝王！我们眼看着就要灭族，还有什么心情玩博戏！”

洛阳殿中一片沉默，无人应答。

923年是后梁的龙德三年。但对于晋王李存勖来说，依然是大唐天祐二十年。虽然末代皇帝李祝在十七年前就已经将皇位禅让给了后梁皇帝朱温，但在海内的很多州县，依旧奉着大唐的正朔，沿用着大唐的年号。比如李存勖依然是大唐的晋王。

他是李克用的儿子，李克用屡次被朱温击败，最后在太原愤懑而逝。为了给父亲李克用报仇，晋王李存勖振臂一呼，昭告天下，开始起兵反抗梁廷的统治，并取得了节节的胜利。这一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公元923年），仍用大唐的国号。他虽然是沙陀人，但已经入了李唐宗室谱牒，原本就在宗法上拥有对大唐皇位的继承权。如今登基，理所当然可以延续李唐的国祚。

几个月后，李存勖率领大军杀入了后梁国都汴梁，后梁宣告灭亡。大唐的旗帜再次飘扬在汴梁和洛阳的上空。不少人为此喜极而泣，以为大唐就此光复了。

原来大唐那伟岸巍峨的影子，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

然而，李存勖的唐最终只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它推翻了后梁的统治，却不能给天下建立新的秩序。短短几年时间，李存勖兵败身死，他建立的唐也转瞬便被取代。

历史下了定论，李存勖的这个唐，注定是“后唐”。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天下继续大乱，又有不知多少人打着唐的旗帜起兵，最终在乱糟糟的时局下消亡。这是一个后来被称为“五代十国”的时期，政权如走马灯一般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扰扰五十秋。

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大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的春夏之交，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在宅中凭栏而望，回忆往事，泪洒两行。他的南唐国在大宋的兵锋下被灭、破亡。此时距离大唐毁灭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最后一个以“唐”为国号的政权也灭亡了，从此以后，大唐彻底成了历史，目光所见都是大宋的江山。

南唐的灭亡，标志着五代十国结束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宋统一全国的步伐。又一个帝国如同朝阳一般冉冉升起了，这个帝国终于建立起了新的秩序，尽管这个新秩序其实只是修补了故唐的旧秩序，同时打上了一点补丁而已。

李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仍在故国，仍在金陵的王城，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切宛如昨日。可是梦醒时分，一切都如泡沫一般消散，只有耳边淅淅沥沥的雨声，伴随他度过这漫漫的长夜。风吹动帘幕，带来清冷的凉意。李煜在半梦半醒之间看见了自己的命运，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大宋的天子容不得他，这个时代不需要他，连他自己都不愿意再看见自己这样消沉而颓唐的模样。他明白自己终究会像流水与落花那样，随着残留的春意一同逝去，大唐的气象与韵律也将逐渐从世人的记忆中淡出。而关于大唐的记忆和印象早已化成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自此而后血脉相传。

这个从武川镇开始，到白马驿毁灭的帝国永远都不会再重现了，大唐是属于这个民族最青春朝气的展现，这个民族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此激烈地迸发的机会，正如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炽热奔放的青春。这个在苦难中奋力行进的民族已经走过了她的青春期，变得愈发地成熟而雍容，她注定会踏上一条别人从没有走过的路，并在筚路蓝缕、枕戈待旦中去探寻一个全新的未来。

（全书完）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
-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
-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
-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
-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
- [唐]赵元一等《奉天录》
-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
-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
- [唐]张鷟《朝野僉载》
-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
- [清]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輿纪要》
-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
-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
-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 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
-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 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
- 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唐代财政史稿》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

方积六《黄巢起义考》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军事科学院主编《唐代军事史》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

蔡帆《朝廷、藩镇、土豪——唐后期江淮地域政治与社会秩序》

附表

唐代后期大事年表

唐肃宗李亨（756—762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756 年	至德元载	安禄山占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 潼关守将哥舒翰在朝廷逼迫下出兵，最终惨败。 安禄山军占领长安，玄宗出逃巴蜀。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是为肃宗
757 年	至德二载	玄宗回到长安。 安庆绪杀死安禄山，自立为帝。 香积寺之战后，唐军收复长安、洛阳。 张巡、许远在雍丘、睢阳抗击叛军一年多后，城破而亡
759 年	乾元二年	史思明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帝。 安史叛军与唐军在相州展开激战，唐军大败
762 年	宝应元年	玄宗病逝，肃宗病重。 张良娣密谋另立储君，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发动政变。 肃宗病逝，太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 回纥南下，在仆固怀恩劝说下协助唐军，击败史朝义

唐代宗李豫（762—779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763 年	广德元年	元载担任宰相。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 史朝义被杀，河朔四镇投降，安史之乱平息。 吐蕃侵入长安，代宗东逃陕州

续表

公元	年号	事件
764 年	广德二年	仆固怀恩叛归灵州，联合回纥、吐蕃攻入关陇
765 年	永泰元年	仆固怀恩再诱胡兵入寇，死于路上。 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大营，说服回纥联合
775 年	大历十年	魏博田承嗣并吞昭义军，唐廷令命诸道兵共讨田承嗣，最终无功而返
777 年	大历十二年	代宗下令诛杀元载
779 年	大历十四年	代宗病逝，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德宗。 田承嗣去世，传位于侄子田悦，开启藩镇世袭的先例

唐德宗李适（780—805年在位）、唐顺宗李诵（805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780 年	建中元年	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
781 年	建中二年	成德、淄青、魏博三镇节度使反叛
783 年	建中四年	“泾原兵变”爆发，叛乱的泾原军占据长安，李适出逃奉天
787 年	贞元三年	吐蕃平凉劫盟，唐蕃关系恶化
805 年	贞元二十一年	德宗病逝，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 顺宗任用王叔文、王伾等人推行新政，最终失败。 顺宗逊位，太子李纯在宦官拥立下继位，是为宪宗

唐宪宗李纯（805—820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806 年	元和元年	已经是太上皇的顺宗暴病而崩。 西川节度使刘辟进行叛乱，被宪宗平定
815 年	元和十年	淮西吴元济叛乱，宪宗发兵征讨。 宰相武元衡遭到刺杀
817 年	元和十二年	李愬雪夜入蔡州，俘虏吴元济。此后反叛藩镇被悉数平定
819 年	元和十四年	淄青节度使李师中被平定后，唐廷形式上再度统一天下
820 年	元和十五年	宪宗病逝，太子李恒继位，是为穆宗

唐穆宗李恒（820—824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821 年	长庆元年	幽州军乱，张弘靖被驱逐。成德军乱，田弘正被杀
824 年	长庆四年	敬宗丹毒发作而逝，太子李湛继位，是为敬宗

唐敬宗李湛（824—826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825 年	宝历元年	武昭事件案发，裴度、李逢吉等均受牵连
826 年	宝历二年	敬宗暴崩，弟李昂继位，是为文宗

唐文宗李昂（826—840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831 年	大和五年	吐蕃将领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牛僧孺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被吐蕃官吏尽杀于维州城下
835 年	大和九年	甘露之变爆发，宦官仇士良控制朝政
840 年	开成五年	文宗病逝，弟李炎继位，是为武宗

唐武宗李炎（840—846年在位）

公元	年号	事件
841 年	会昌元年	李德裕入朝为相
843 年	会昌三年	唐军大破回鹘残部，回鹘汗国灭亡。唐廷发兵攻打泽潞镇
845 年	会昌五年	唐军攻破潞州，泽潞之役胜利。武宗下诏毁佛寺，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大量寺院土地
846 年	会昌六年	武宗病逝，光王李忱登位，是为宣宗

唐宣宗李忱（846—859年）

公元	年号	事件
848 年	大中二年	张议潮率众在沙州发动起义，驱逐吐蕃守军
851 年	大中五年	吐蕃将领论恐热被尚婢婢击败后投靠唐朝，求做河渭节度使，宣宗不许，再叛唐
859 年	大中十三年	宣宗病逝，子李漼继位，是为懿宗。 浙东人裘甫聚众起义

唐懿宗李漼（859—873年）

公元	年号	事件
860 年	咸通元年	南诏攻陷邕州、交趾，随后被唐将高骈击败
868 年	咸通九年	桂州戍卒公推庞勋为首，发动反唐起义
873 年	咸通十四年	懿宗病逝，普王李儇继位，是为僖宗

唐僖宗李儇（873—888年）

公元	年号	事件
875 年	乾符二年	盐贩王仙芝、黄巢等发动起义
880 年	广明元年	黄巢军连克洛阳、长安，僖宗出逃
883 年	中和三年	淮南军乱，高骈被杀，杨行密占据扬州
884 年	中和四年	李克用率军击败黄巢。黄巢转战山东，随后败死
885 年	光启元年	僖宗返回长安，不久王重荣进逼长安，僖宗再次出逃
888 年	光启四年	僖宗返回长安，不久病逝，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

唐昭宗李晔（888—904年）、唐哀帝李柷（904—907年）

公元	年号	事件
890 年	大顺元年	昭宗下令征讨李克用，被李克用击败，京师震恐
896 年	乾宁三年	昭宗在李茂贞凌逼下被迫出奔，被韩建留下，停留于华州

续表

公元	年号	事件
901 年	天复元年	昭宗被宦官刘季述囚禁，一个月后才被解救。 李茂贞将昭宗迎至凤翔，随后朱温大举进入关中，围困凤翔
903 年	天复三年	李茂贞向朱温求和，放昭宗返回长安。朱温大举屠杀宦官
904 年	天祐元年	朱温将昭宗迁至洛阳，并毁坏长安城。 昭宗被朱温弑杀，子李祝继位，是为哀帝
905 年	天祐二年	朱温在谋臣李振鼓动下，在滑州白马驿一夕间杀死被贬大臣约三十余人，并就地抛尸黄河
907 年	天祐四年	哀帝在逼迫下把皇位禅让给朱全忠（朱温），唐朝就此灭亡。 五代十国至此开启

跋

今宵酒醒何处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这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的一首诗。他写下这首诗时，距离唐朝灭亡已经过去了一百七十年。

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王安石没有见到贞观、开元之治时的盛世风貌，关于盛唐的一切都只是他的一番想象。但这不妨碍王安石与其他人一样，时常在梦中去见识、经历那个盛唐。

往后的大宋，有着汴京的清明上河，扬州的春风十里，但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眼里，一切繁华若是与当年的盛唐相比，会霎时间逊色。如果能有选择，王安石可以抛下自己在大宋朝立下的所有功业，只为了能成为生在贞观、开元年间的一个普通人，像五陵少年一般在长安飞鹰走狗，无灾无难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新的王朝终将建立，新的秩序总会形成。经过乱世的冲刷，天下人心中的尘埃永远无法洗去，昨日的世界不能重现，中央王朝再也不复唐朝这样的包容与自信，大气与谦和。正因为那个盛唐太过炽热，以至于人们不敢再拿自己与大唐相比拟。后来的朝代中，有无数人被封或自称为“秦王”“汉王”“晋王”，但名号叫作“唐王”的，却是少之又少。

大唐已经成了这片土地上每个人心中的符号，一念及此，就想到辉煌盛世，就想到万国来朝。不知不觉间，人们衡量一个时代是否是盛世的标准，变成了“它是否可以比过唐朝”。古代百姓的心中有把标尺，而这把标尺的刻度，就是“唐”。

写这本书，是一个酣畅淋漓的过程。多少个难眠的长夜，我与冷酒为伴，在浅浅的醉意中置身于沙场的金戈铁马以及朝堂的血雨腥风之中。思路不畅时，终日也写不了几个字；而有时伏案饮酒，灵感乍现，那就洋洋洒洒，文思不可遏止。是以不少章节，都是在微醺之时写就的。

有唐史下酒，不失为一件人生之快意事。

为了这本书，我翻阅的文史资料估计能有上百斤重，为了基于尽可能完整的历史线索，带入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中，走入一位位历史人物的内心里。这段时间里，我时而心潮澎湃，时而悲痛万分，时而怒火满腔，时而怡然神往，我随着历史与人物的情绪波动着，情不自禁地和他们一同体味喜怒哀乐。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远比那些戏说等编的故事来得精彩，又远比那些枯燥的历史教科书来得鲜活。

我把大唐开国的故事，想象成一部热血的英雄战记，来自武川的英雄们从黎明的洪荒中走来，奋武而前，然后开创了一个延绵万里的王朝；初唐的故事，是一段明艳而血腥的古希腊式悲剧，多少人求而不得，背离了自己年少时的志向。残酷的宫廷斗争如同一个噩梦，困扰着几代李唐帝王，但在这无数人破碎的梦想中，帝国迂回曲折地走向极盛；盛唐的历史，是一段如同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般的回忆录，历史将古典世界最为梦幻的盛世呈献给了诗圣杜甫这一代人，但又在他们正值壮年之时将它残忍地摧毁，留下无限的惆怅与回忆；而唐朝后期的历史，则更是让人意难平，它像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复兴故事，又带着一点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一代又一代的君臣不停地拼搏奋斗，想要再现昔日的盛唐，可是每当基业搭起，却又转眼消逝，历史人物难以感受时代的变化，昔日的帝国在社会变迁中变得不合时宜，最终轰然倒塌，留下后人感慨的一声叹息。

前前后后，一段长达四百年的兴衰史，伴随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缘起缘灭。

当然，这样的阐释，只是作者个人且夹杂偏爱的一家之见。其实历史本身是无法展现那个时代的真正面貌的，它必然夹杂着解说者个人的范式。我只是尽量为读者们对众说纷纭的史料进行判断，梳理出我认为最合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那些鲜活而生动的历史画面。

这些画面进入每个人的心中，人们自然会有一个自己所向往的大唐。

而那时的大唐，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

无数人梦回大唐，总会有不同的想象。那个万国来朝，四海升平的时代，是一幅绚烂浓艳的画卷。秦汉以来的千百年历史，也就只有一个大唐。

它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豪迈壮阔。

它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清高孤傲。

它是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泣下的独立苍茫。

它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激扬旷达。

每当华夏动荡，强敌来临，民族陷入生死关头，不少人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仍旧在抗争的人们只要再回忆一下那个名叫大唐的时代，便会油然而生一股刚毅雄健的豪气，支撑着他们继续抗争。

今宵酒醒何处？梦里回到唐朝。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1·群星闪耀时

自序 人间一股英雄气

第一章 豪杰应运业方兴——小小武川镇走出的英雄们

第二章 隋文混一朔南暨——帝王的心魔

第三章 长城窟边多马骨——隋炀帝的梦碎

第四章 一时人物尽鹰扬——关东群雄兴衰史

第五章 白旄黄钺定两京——桃李子，起晋阳

第六章 何事昏迷还至此——群雄的混战

第七章 争言社稷要灵长——次子继位之路

第八章 收取关山五十州——这就是“天策上将”

第九章 大壑何由起蜃龙——河北的至暗时刻

第十章 勒马擒王须李靖——红拂夜奔之后

第十一章 宫府相图势不收——暴风雨中的天策府

尾声 业已弯弓肯罢休——玄武门的十二时辰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2·唐宫的盛宴

楔子 玄武门的诅咒

第一章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李世民的贞观长歌

第二章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乘风破浪的巨唐

第三章 何意萧墙内，阴谋中构倾——贞观朝的宫斗大戏

第四章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绕不开的帝国坟场

第五章 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从感业寺到紫宸殿

第六章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进取的初唐气象

第七章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日月当空的革命

第八章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妖艳而血腥的神都

第九章 南向翊大君，西宫朝圣母——又见大唐赤帟

第十章 万骑齐呼左右分，将军夜披玄武门——临淄王的反杀

尾声 跳出玄武门的魔咒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附表1 唐初大事年表

附录2 唐-官制表

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3·盛世的天启

楔子 昨日的盛唐

第一章 公主当年欲占春——先天元年，长安城的漫天淫雨

第二章 忆昔开元全盛日——走向开元盛世

第三章 万里长征人未还——汗国，雪域与天朝

第四章 庙堂宴安渐鸩毒——大明宫的阴霾

第五章 武皇开边意未已——最后的黄金时代

第六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来自塞上的惊天巨变

第七章 天与一城为国蔽——帝国最黑暗的日子

第八章 万国兵前草木风——帝国反击战
第九章 剑外忽传收蓟北——重建一个大唐！
第十章 征西车马羽书驰——大唐往何处去？
尾声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附表 唐代前期大事年表

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4·帝国的挽歌

楔子 梦里回到唐朝

第一章 可怜诸侯春不贡，河朔使者日相望——一个理想主义帝王的理想破灭史

第二章 衣白山人再造唐，谋家议国虑深长——一个出家人拯救了大唐

第三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贞元二十一年的革新

第四章 生灵苏息到元和，上将功成自执戈——重新统一大唐！

第五章 唐家不靖自牛李，党籍何劳口舌争——牛李两党的政治风暴

第六章 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君臣合力的中兴

第七章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帝国最后的荣耀

第八章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起义带来的平地惊雷

第九章 汉苑唐宫世已空，莫将兴废语东风——大唐帝国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尾声 残唐的旧梦

本书部分参考书目

附表 唐代后期大事年表

跋 今宵酒醒何处